

天道修渡真諦

卷下

會

大道修渡真諦



# 民國兩子紀元

## 十月楊南性書

### 大道修渡眞諦并言

嗚呼。時至今日。誠一髮千鈞。危急存亡之秋也。人心陷溺已深。以至天災人禍。相逼而來。時會如斯。氣運如斯。若不急圖挽救。人類何堪設想。

老祖降靈度世。十餘年來。迭頒經訓。暨諸天仙佛奉命所傳訓文。實已苦口婆心。無微不至。前經擇要編爲道德精華錄原續集。久已風行中外。近數年來。續奉訓文。係隨修方之程度而遞進。說理日益精深。况近年在各院所傳之經。更盡洩萬古不傳之秘。若再接編精華錄續集。竊恐過於繁多。閱者或轉不耐於尋味。

老祖前訓有曰。大學一章。卽是修道之眞銓。但能於大學而加以玩味。則大道之眞。自可見其端倪等語。茲遵斯意旨。將近奉各訓。擇其深入淺出者。略按大學之次第。編集成書。並將歷次所傳之經。擇要摘錄一二。藉供參究。此書共分爲四門。第一明道門。上卷言道旨。下卷言道用。蓋道必明而後能行。卽格物致知之意也。其二研坐門。上卷言坐旨。下卷言坐功。蓋人欲變化氣質。盡性至命。非從靜坐入手不可。卽正心誠意之實功也。其三立德門。上卷言存養省察。下

卷言應事接物。卽修身齊家之要道也。其四維世門。遼

老祖已沉淪而救之謂慈。未沉淪而預防謂愛之訓。上卷言慈。下卷言愛。而治國平天下之原理。無不寓於其中。蓋神訓向來祇論道慈。不及政治。然修己安人之方。內聖外王之學。實已包括無遺。其理融通五教。而精妙過之。實皆救世化俗之要道也。古人云。勸人以口。不如勸人以書。值此載胥及溺之時。非將此大道真詮。竭力宣揚。實無以挽狂瀾而救末俗。編輯既竟。擬定名曰大道修渡真諦。呈奉

訓正後再行刊行。茲先述其大略如右。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仲冬

南京道院統掌謝冠能謹識

丙子十一月初十日列目。呈奉

岳聖訓判。能掌所請。子亦記吾壇前訓。道在人助神化之意否。着卽付印。通行各院會諸修領閱。以助修養。知之。

### 慧聖序

夫道者。一元之至理。有經術政教之道。有自然長生之道。道經開章。卽以體道養身爲主旨。曰道可道。非常道。常道者。當以無爲養神。有爲安民。含光藏輝。滅跡匿端。不可稱道。道可稱者。非常道也。至大至剛。至中至正。包羅天地。含孕萬有。人列三才之會。爲萬物之靈。參贊化育。培養真元。此萬教正統。一道風同。然體道必先明道。道不明無由能體。養身首重修身。身不修必難得養。故誠意正心。修齊平治。卽明道修身。立德維世不二法門。今之世情擾擾非寧者。非道遠人。乃人自離道耳。

師道化渡。示坐研修。以道爲體。存仁立德。以慈爲用。然求之者衆。而明之者鮮。大都能言其道。莫明其道。重以養身。不知修身。不過各道所道。難以必得真道耳。謝子冠能。悟養有素。深得其中三昧。撫選吾壇修渡秘笈。分門別類。編纂成集。作爲後覺明道入德之門。呈請書序。吾鑒其心良苦。其功甚浩。爰誌數言。以爲之引。慧地劉總臨。於東南主會。

# 大道修渡真諦卷一

明道門上卷目錄

老祖聖號原始	一一二
道生天地人物	三一—一
大道真空	一一—一四
道法自然	一五—一七
道本平庸	一七—二一
道在中和	二二—二四
道若大路	二四—二七
大道無爲而無不爲	二七—三〇
道不可離	三〇—三二
大道根源於炁氣	三三—三七
炁氣爲生化之源	三七—四四

炁化氣運靈爲之用	四五—四九
炁氣合一爲宏化之總樞	五〇—五五
氣化有清濁之分	五五—五九
論理數與炁氣之關係	五九—六七
大道爲知能源泉	六八—七一
五行生剋之理	七一—七五
光理窮源	七五—八一
炁解釋義	八一—八五
天人感召之理	八六—八八
天時人事之循環	八八—九一

# 大道修渡真諦卷一

## 明道門上卷

### 老祖聖號原始

竊按天地至空至靜也。其生也由乎炁。其動由乎靈。炁中之化。物物授形。靈中之育。息息成質。推至無始之始。一炁胞耳。

老祖爲生天地日月星辰列宿之一胞。儒稱無極。道稱太虛。釋稱真如。耶稱上帝。回稱真宰。皆是皆指。

老祖之本體而言。卽大道也。道本無名。名之曰道。五教之言雖殊。而其因地因時以設教。悉本老祖之大道而來。此道院之設。所以供奉。

青玄宮一玄真宗三元始紀太乙先天老祖。而配以五教聖人。以明道合五教統一系而成六者也。已詳載道德精華錄原續編。或疑名稱不見經傳。特再表而出之。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未奠乾坤之先。則有先天之先。爲乾元坤造之機。藏於一胞圓圓之

體也。及至乾判坤分。二氣分形。則一元之系。分之爲三。爲五。會之爲九。而成此大千世界也。是大千世界。卽精一水乙孕育運化之功可知已。然而在先天炁生之初。圖圖圖圖。蒼蒼茫茫之際。亦無所謂爲孕爲運爲育也。賴之爲孕運育者。無非是

老人之初體。原素之水精。而生此一元也。所以各弟子言坐。須先言初素之分相。乃望其知吾相系總綱之所在。乃知分系之必然也。知分系之必然。乃明生化之至正也。知生化之至正。乃可以悟炁孕氣運子母之功用也。由炁子氣母之交精。爲二五之妙用。乃可以知性命生化循環之不可移也。知不可移之理。乃可悟先後天自然之功候也。以自然之功候。乃可以知人靈之最初也。人靈之最初者爲何。虛中之至虛也。以至虛之化。而生虛中之質。因虛化質生之理。乃可以知一氣爲象。萬類成形。皆一定不可移之理也。是各弟子悟炁運氣生氣運炁化之功用。當在吾人最初之際而悟之可也。吾人最初者何。原素而已。原素者何。精一是也。精一者何。是二氣之交也。二氣何交。一炁之虛化也。一炁之虛化者何。水精是也。水精爲炁。乃子也。精一爲水。乃氣母也。所以一元系所系之乾坤二線各分線。皆言其最初之元也。最初之元。是一而已。因一而生爲二。由二爲三。此乃天地人之定位也。要知在一元未判之際。卽一至正之炁。爲

圖圖也。各弟子於嬰兒居休於胞之時。可以明之已。但是求先天後天之原始。舍坐生虛運之功。則恐無他訣也。故一元爲炁之根。二氣爲一元之運。性命爲性靈之主宰。方可以見道生真一之至理也。且吾人之靈。在最初之際。靜動伏機之時。無非是純虛也。故人在初生之時。無所謂人羣也。無所謂動植也。更無所謂識覺也。不過僅屬一點之靈。運於虛也。所以

老人於石門傳坐之時。天姥問道於我。僅以草行木語爲之解說者。卽所以證人之無分於動植也。要知人之靈。卽草木之靈也。草木之靈。卽人之語形也。語形之靈。卽動植之靈也。所以猩猩鸚鵡。與夫猿猴之類。莫不有語也。是故以此證之。知先天一元之主宰。卽在於炁虛運靈。虛化而成是系也。有是系之成。乃有是天地人之分。有是天地人之分。乃有是動靜之機。運之於陰陽二氣。成斯妙用於人類也。有是人類之妙用。乃有是生化相循之機造。於消長截奪之中也。是

老人七傳石門。皆爲各弟子證先天之至本。明一元根系之根道。而期各弟子知坐之運用。隨正氣之根原。皈其本來也。各弟子於本系圖相會合分線各圖。可以畢先後天之妙存已。

蓮台聖臨禹城女社訓曰。今奉 命特來說

老祖之本來面目。

老祖者。即所謂烝胞也。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烝也。天之日月星辰。師所佈也。大烝體世界。

師所居也。萬物亦莫非烝之孕育也。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吾

師所化者。歷萬劫而不磨。非歷混沌所能滅。非歷數千萬紀所能無跡也。而生物更可知已。人之靈性。若能還虛。豈得以浩劫而有損乎。

### 道生天地人物

老祖經隨人集弁言曰。天之道數五。地之道數十五。五二十有五而合其數。以爲大衍。而其中爲主體者。則以五行之運化。而錯綜交互。以成其息息之功用。故統五合六。以爲天地至大至廣至備至完之數。而其神精氣化。則主於一。一而不二。乃生萬有。此大衍之數。所以藏其一而爲四十有九也。四九者。陰陽相變之數也。變則化。化則交。交則孕。孕則息。息則靜。靜則動。動有其機。乃分界輪。界輪所藏。中惟一虛。虛則自堅。堅其所適。則妙玄之功用。方可言通。即通。通而無阻。乃蘊圖。圖一烝。二氣之母。母化於子。子乃立基。立基於微。而其動也。廣大悉備。此人羣物類。所以從陰陽以立魂魄。而魂魄乃分清濁。清濁分乎上下。上升下降。以歸於一。一則藏虛。虛乃化運。運行不已。靈氣自清。是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無非此數理之生剋也。而生剋制化。皆在一動一靜。動不離體。靜乃主用。用於變者。必有所綜。用於錯者。必有所互。一互一變。乃見真體。故天尊地卑。乾剛坤柔。於是乎道乃立於至中至和之位。而化育之機。亦由是以生。形體焉。生者剋之。其機有變。損者益之。謙尊而光。天地若是。人羣若是。萬有亦更無不若是也。知

若是爲若是。則知仁壽於靜。智樂於動。動而爲體。靜亦可以用機。靜而爲體。動亦有所統系。是在知其消長盈虛之理。而後可以辨朔望盈虧之機。機者動之微也。因動於微。而後化於其大。大者虛體也。虛體之化。化無爲有。有則恆存。存在烝體。烝體有存。而後圖圖之烝胞。乃能見先天之本源。以充其清靈於無形。此空者所以化色。色者亦可爲空。空色相化。乃明虛實。虛實之體。均在妙用。妙候相轉。皆在一柔。柔而不柔。剛健中正。自有天地生物以來。莫不以是尋其真宗也。真宗者本來無物。無物而有物。非虛體而何。故於至光至明之界輪分境。明乎烝六氣六。然後可以知統五合六之妙諦。而道在一望之旨。亦於適其所適之功用。而明其無窮之理數已。故曰。理不離數。數亦不能離理。理數相合。乃見真機。真機既動。乃見息息。息息而不息。則空也不空。至空不空。乃化其氣。氣之所化。乃孕是形。形而有體。形而無體。有體者命。無體者性。性命所賦。乃云真形。故草木有形體。而無性命。人類則性命必不能離乎形體也。性命亦有時離乎形體者。均在一清之靈。息而自凝。凝而自固。固於圖圖。乃凝於無形。是天剖地判。乾開坤闢之動機。無非烝氣之交替而已。烝之交者。其交以形。氣之替者。其替以體。有形有體。乃曰交替。無形無體。亦云交替。而交替與交替之有不同者。不過先後天之分境而已。是以明乎陰陽。然後

知其動靜。明其動靜。乃能知其交替。交於先者。必替於後。替於後者。亦必自交於先。此先後交替之真境。必在有無虛實相乘之功用。爲之統系也。以是知乎萬有之性命。無非與天地人三才相同。而其所以不同者。即在動靈靜靈之分耳。人與天地有動靜之合靈。而萬有則不然。有動靈者。未必有靜靈。有靜靈者。更未必有動靈。故曰天地之大。人身可以兼之。天地之妙。人心可以化之。惟化有相。乃入無形。惟坐有形。乃至無體。故有而無。無而有。無非二氣之運用。二氣之運用。無非一烝之循環。故知循環不息之功用。方知天地界輪。如如不動。雖靜亦是動。動罔不靜。而其歸宗於一虛者。更無非圖圖之虛體而已。各弟子明乎虛體。必知化育之本來。而交替之功候。日日時時。均在身心中見之已。一旦功候進益。覺悟之功。在於無形。覺悟之候。在於無爲。而其交替之變化。更在自然之中。適其所適。而先後合天。亦莫不任其自然中之無所謂虛實已。其各善守大衍之主宰。而善悟此虛互實變之妙諦。庶幾錯綜之旨。不外陰陽二氣。而其歸宗。亦不外此無形之圖圖而已。息息之機。於是味之。化育之基。於焉固之。其各勉旃。又總叙曰。天道地道人道。曰陰曰陽。曰柔曰剛。曰仁曰義。此謂之六化。而六化之運行。無非一體。故知天地。必明人羣。能知人羣。亦能通乎天地。此六化所以併於三才也。而三才之主。則惟

一炁。三才之用。則惟二氣。一炁化二氣。二氣化三才。三才生萬有。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者其萬物之母乎。有其母者。必有其子。母子相分。乃能總化。母子相合。乃能歸宗。是炁可以爲子。亦可以爲母。氣可以爲母。亦可以爲子。以是知子母之互體。即天地人三才之化育也。惟有三才。乃有萬化。惟有萬化。乃有交替。惟有交替。乃分陰陽。惟有陰陽。乃曰柔剛。惟分柔剛。乃云仁義。此仁者所以云乎靜機。而義者乃云乎動機。動靜之機。本來無他。不過所藏者體。所化者用。然後天地之大。無有已時。人物之衆。無有滅時。無滅者無生。無生者無滅。不生不滅。乃云極樂。極樂世界。空空如也。空而守中。中而自固。固其氣於至和。則無生無滅之境。自有不息不已之機。在焉。此何以故。曰生衆生者。衆生也。滅衆生者。亦衆生也。由是知交替之所以爲交替者。其在子母互化之功乎。

經髓又曰。老人於五千紀前。與諸從徒。游於石門之野。見一物焉。其形也無形。其體也無體。而其無形體之中。恍恍惚惚。若見其形。若見其體。而似有覺悟焉。於是諸從徒之中。有果那者。問於

老人曰。天地之未開也。渾沌而已。天地之將闢也。靈極而已。天地之既闢也。太極而已。太極之

中。既有二氣。分黃分白。曰陰曰陽。靈極之中。無所謂陰陽。而剛柔即寓乎其中。渾沌之始。既無虛實。更無陰陽。又安得有魂魄性命者在。既無魂魄。又無性命。形體何賦。不能賦性命魂魄於形體。則其覺悟之機。又從何處以動於無形耶。

老人曰。爾所見者。是無形乎。是有形乎。無無有有。色空所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萬有所宗。萬有之宗。宗於其性。性之所宗。宗於其虛。虛無所宗。宗於渾噩。渾噩之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非具絕大之智慧根基。不克以見於不見。聞於不聞。然則不見之見。不聞之聞。是非性命之所自乎。其所自者。即自於虛。自於虛而有所覺者。即天機之將動也。其所自而爲悟於剎那間者。即天地之祖炁也。天地之祖炁。萬有之動機。二者時合時分。分之則運。合之則息。運則化而爲二氣。息則凝而爲一胞。是人之不能見聞。子又安得有所覺悟耶。果那曰。似見之初。其形也爲色幻。既見之後。其體也爲聲幻。色幻聲幻。非淆惑之見界乎。

老人曰。子知其一。未知其二。天地之大。萬有之衆。必賴乎性自爲之主宰。而性自又必從虛極爲之樞紐。子所見聞於不見不聞。而似見似聞者。即天地之正息也。天地正息。天地以之爲祖氣。而祖氣之宗。必宗於祖炁。祖炁無形。因圖爲形。祖炁無體。以所息者爲體。祖炁亦無性命。更



無聲色。必以自然之定力爲聲色。而後所化者神。所運者靈。皆於此性天一胞中悟之已。而其覺於自然者。亦非偶然。獨不聞天眼天耳之通乎。所謂天者。先天之先也。先天之先。其性能固方能自定。能定於虛。方有見聞。此子之所以以氣性能定。而有所見聞於一胞也。不然。大地虛氣。何者爲息。何者爲運。何者云乎始終。何者云乎行藏。於此可以知祖炁之樞紐在於一胞。而一胞息其嘯氣。則爲圖圖。圖圖之中。元精具在。元胎乃孕。由是以爲覺悟。則天地萬有之幻色幻聲。幻形幻體。皆由是覺悟之中。而脫其輪界於自然已。子何其不察之甚耶。能與天地相並而悠久者。卽可以反本來之性天。能超乎天地之界輪者。卽可以合於一胞。能超乎祖炁心房之間。而自固其性極者。必能知性自之與仁自相合。而無墜落之虞已。子曷不多爲自定。而由是覺悟。以爲意化心觀之主宰。庶幾渾沌以前根基之不墜者。必能永保其基。其已墜而未墜之間。亦可使其祖炁之修。而明其性自。其已墜落者。亦可由是超之。使入乎上乘。則子之功行。卽可永定。而性之所自。亦可於一胞相合。則子必可爲化生之主宰已。果那聞

老人之言。似有所大悟。而爲渡人於性定之功行。於是發願者日衆。而有近二千紀以來道統之不墜也。各弟子詳加研悟。自知天地萬有。不離此祖炁心房之一胞。而一胞之動靜。又在個

人之修於其心者。能固其祖炁於性定而已。

夫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息靜而已。萬物之所以爲萬物者。息動而已。息靜之功。生化之機。息動之候。滅化之府。知乎是。則知生門死戶。能知生門死戶。必知天根月窟。知天根之所在。必知右腦之所洩。知月窟之自然。必知玄牝之所聚。聚乎一而化於二者。其一胞之立極乎。極也者。至虛之中。而有至實相化。化乎至實以歸於空。而後形形色色。乃能永循輪界而息息不已。已獨不見水之生乎。其生也氣化而已。氣之所以化者。二氣相感而已。二氣之相感也。感於一炁。通於一息而已。一炁感而萬形孕。一息通而萬體具。具其體以孕其形。則炁子氣母之統系。於是乎可見已。各各皆知人生於水。而不知物亦生於水。其生也有其機。在機之動也。動於至微。至微之機。孰焉得見。孰焉得聞。惟其不見。乃見於虛。惟其不聞。乃聞於空。虛者萬有之炁子也。空者萬有之氣母也。知炁子而尋氣母。則植物之生化。必在動物之先。何以知之。知於動靜。息靜息動。靜而先息。息其先覺。覺其後靈。則動者必因靜以爲化。而動之所自。與其所皈。皆於至靜之中。守其原素。以保其原仁已。原仁者。統系之所自也。有統系之所自。則知炁子之化。靜而爲功。氣母之生。動而爲候。功也何在。在於無形。無形之功。出自堅虛。堅虛然後堅靜。則自然之

候。必於啗立相通之中。可以悟之已。其在天也。氣化爲水。其在地也。氣爲火化。其相交也。乃有土孕。孕土孕仁。孕仁孕機。孕機孕靈。靈孕而後性孕。孕性於神。藏神於命。因命以成形。因形以爲體。因體以致用。因用以歸靜。因靜而自守。則萬有循環之界輪。乃可見其所見。聞其所聞。而明自然之真旨已。故天開於子。子者水也。水者炁子也。地闢於丑。丑者土也。土者氣母也。知乎是。則知人生於寅者。炁氣相交而已。炁氣相交。乃能化形。化形化體。乃見性功。性功所自。惟在一靈。一靈所運。乃有命候。因其性功以合命候。則萬有成形成體之機。卽在於是已。故曰。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萬有之主宰而已。其所以主宰者。主宰乎靜動。而不能主宰乎靈神。不能主宰乎性命也。既不能主宰乎萬有之靈神性命。其於人也。亦不能自爲主宰。而必以三才相併已。是卽天地之化。人物之生。陰陽之分。剛柔相判之至理也。而其真旨。則又在於修功養候。又有不同之點耳。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道之有體也。體之於虛。宗之於靜也。宗於靜而運之於末也。是一默之體。萬化之妙原也。萬化之妙原。一息之靈體也。一息之靈體。而有生之化原也。有生之化原。乃萬靈之妙息也。萬靈之妙息。乃世界生化之大本也。有世界生化之大本。而後有人物生存之妙道也。是人物生存之妙道。卽根之於先天造化之神機也。有是神機。乃有是大本。有是大本。而後乃有乾父坤母之生運也。乾之爲父。一陽之靜也。坤之曰母。萬陰之生也。一陰之體。萬陽爲運。一陽之母。萬陰而成其形也。萬陽在天。而靜而動。一陰在地。萬育而萬生也。是一炁之精。結之於虛。萬息之應。乃天地之生化。由斯而立其原也。所以天地之化功。在於靈也。在於虛也。在於息也。在於氣也。而地物之存造。在於胚也。在於孕也。在於精也。在於血也。由先天而生其後。由後天而承其先。是先天之中。已存後天。而後天之中。已存其先天已。先我之天者。靈之所運也。後我之後者。精血之結晶也。有是精結晶體。乃有是體之已功。而運行於至虛之景象也。

老祖訓又曰。天地本無物也。物物生生。始開於氣。是氣也。炁化之氣也。是氣也。陰陽之氣也。水火之德。各由氣化。善惡之階。各由氣進。是無物也。天地之自然也。物物之有者。氣化之本也。是天地既闢之氣也。在無物之先而言。無物質亦無天地。其所謂無極者是也。無極至虛也。至虛而後生質。是質也。先天之質。先天之實。仍虛也。所謂仍虛者。空而已。先天之實而立太極已。太極既立。物物始生。是天地陰陽之德也。無而後有。虛而後空。物物生生。氣形所化。由無極而太

極也。太極之初。物形相類。其所以相守而不相離者。各抱乎一氣之化。而形乎水火之德也。水火之德。一陰一陽之象也。陰陽之象。生於一氣。一氣之分。分於太虛。故太極而後物生。物生而陰陽之道顯。陰陽道顯。水火之德始備也。太極而爲太一也。太一者。太乙也。惟一也。一而後氣形。氣形而後氣化。氣化而後陰陽判。陰陽既判。故名之爲乙也。一之爲乙者。卽心水輪常之輪界也。輪界之輪。卽如乙斯也。如斯者。乙之化形也。由乙而之於一。由一而之於乙。是乙也。卽太極分輪圖中之線也。直而視之。橫而觀之。其爲界輪分判之綫也。明已。乙之爲一。可曲可直。可豎可橫。是一之變也。而分氣。是氣之判也。而分形。形氣既分。物物生生之道備已。由無而有。由虛而空。由空而入乎後天之實也。入乎後天之實者。萬萬有有。色色花花。無一不畢露已。兩間正氣。遂俛仰於天地物羣人類之間已。正氣所生。氣無不清。時無不靖。時靖者。地無不寧。欲知乎地時人事之安全。必視乎兩間正氣之厚薄。欲視乎正氣之厚薄。必徵諸人而證諸物。必察乎時而象乎地。如是可以盡其能事已。可以盡其能事者。卽所以知正氣之厚薄也。人與天地同體。而不能體天地造化者。其性之昧也。人與天地同號。而不能參贊化育者。心之昧也。性昧則靈濁。心昧則神迷。其所以號三才而爲萬物最者。能無棄其實而自墮乎。人之所以能參贊

天地之化育。而明造化之大機者。惟其性也。惟其心也。心焉不察。性焉無明。其非冥冥乎難已哉。吾之與吾。道修方言修論道。施慈拯渡者。豈有他哉。期諸方之深明至理之所化。而爲世人開導之。俾其處於黑夜漫漫之中。而有一線光明之可照也。諸方欲體

老人之旨而肩行者。必由慈度爲先務也。然慈度之功。緣何而興。必由道修功候而致也。道修功候者。何以見之。是在力修其道。而道其修。力道其修。而修其道之諸方。而見而證也。功候無所說。亦無所見。無所形。亦無所聲。是在各方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而自見也。功候者不一也。功爲程。候爲養。修程之功。必資於養。養之一道。必賴於候。候者時也。乃及也。不及者不知時也。不知時者。不知候也。不知候者。不知養也。不知養者。不能知修程之功。不知修程之功者。不能施慈度之運。是則諸方之肩道昌慈者。必循乎其階梯而漸進也。不有慈度之實功。無以廣修程之功候。不有修程之功候。無以致慈度之實施。而各方之所以抱道堅前者。皆期有所張化也。期有所張化者。必資功候。慈度之本也。功候慈度。各出乎性。各從乎心。心之所明。性之所知。其所謂道修慈度者。爲人世之時機也。爲人世之時機者。機不可失也。機不可失者。必有可緣之機。可動之機。可施之機。可合之機也。是機也。造化之大機。天地之本機。陰陽之輪機。水火之

界機。亦卽塵海茫茫。霾霧烟烽之障機。刀山劍樹之危機也。時機時機。能無悟乎。吾道諸方之力策道修慈度者。未有不深領乎時機之精義也。惟是有機。機不可息。機無可息者。善惡之階。不無光明而黑暗也。地獄天堂之設。實有近於斯已。而道修度化之所以施。所以行。必賴修字爲本也。修之爲本者。心之爲用也。性之爲主也。性之爲明也。心之爲主也。修之於心而致於性。修之於性而致於心。修之於施而本乎心。修之於行而出乎性。是心修而性行之已。心修性行者。則無微弗屆已。無微弗屆者。可以覺所覺。而覺未覺。覺所覺而覺不覺。亦卽修而修。而修未修。修所修而修不修。正卽化所化。而化未化。化所化而化不化。再卽明所明。而明未明。而陰中化陽。陽中育陰。於是可見明性已。可以見心已。可以明心已。可以見性已。所謂慈度之功。由艱而轉利適者。必賴斯也。且一身之陰陽。化而後合。合而後分。亦皆各以其時也。不按其時者。則陰之爲陰。陽之爲陽。而無既濟水火之德已。譬乾南而坤北。純陽純陰之判也。然抽乾之中陽。而投坤之中陰。抽坤之中陰。而投乾之中陽。則化乾爲離。化坤爲坎。離爲陰。而坎者陽。陰居乎陽。陽居乎陰。離南坎北。而成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實卽既濟水火之德也。諸方抱道興慈。力肩修度。其所以用心者。不可不本乎斯理也。其所以爲用而克宏敷者。莫不由斯機而相運也。

是諸方之所肩挽救化強者。必體於斯。必修於斯。所謂慈度必資於修功。修功必資於養候者。非此一本之至理乎。諸方明達過人。其於修也。各致其知。各致其用。必有深悟於予之言也。天地陰陽。觀乎人身之陰陽而感接也。世步之所謂災劫者。亦災劫之陰陽也。災劫之陰陽。必視乎人身之陰陽而發也。是則人情之相交。亦莫不各有斯義也。其所謂世步災劫。以及天地清寧者。皆視乎人類之聚善靈而相化也。靈者亦陰陽。善陰善陽。可以化萬劫於無形。可以求六合於一身。天地無物化有物。化之開始。氣爲之主。斯氣也。大道陰陽之祖氣也。諸方之修其同勉勵而前。以致其所以用心。所以體行之大愿也。各方其勉乎哉。

天人相親。衆修薈萃。好氣象也。吾道化世。瞬已一紀。道慈要旨。於各地所示已詳盡矣。茲值本院成立伊始。在修各方。於大道本原。多未明澈。今復略示梗概。以資悟進。

天地之大。宇宙之廣。芸芸萬靈之衆。其生之成之。氤氲不息者。則惟道是賴也。而道也者。乃無名也。無形也。無形無名。無體無方。無聲無色。無偏無私。至公至正。至大至廣。自然之道也。兩儀由是而生。四象以之而現。五行出。而八卦備。變化無窮。造物不休。乃有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山川河嶽。飛潛動植。皆一氣之孕。一道之化也。故天得氣以清。地得氣以寧。天地相交。萬物成形。

而人亦出已。人得大道氣化之精華。爲萬物之靈。能宏道以育萬物。而得與天地並爲三才也。然人既爲三才之一。而不得與天地並立而不朽者。以其不能守夫眞常也。然眞常者何。卽先天之炁胞也。卽道也。道之爲道。大莫能包。小無不破。放之則遍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精矣微矣。玄也奧也。故上古之時。人羣之心皆純善。世風淳厚。無競無爭。無人無我。凡事俱循天理。以揖讓成風。誠道化世界已。故彼時之人羣。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有別。朋友有信。融融洩洩。安居樂業。皆大道之所化也。無如降至上元。而人羣乃不以道德爲治國之本。教民之基。竟至驕奢淫佚。陰險奸詐。無所不有。不知道德爲何用。禮教爲何物也。復迄至今日。而人羣仍不知覺悟。不知向善。其心之慈者。反爲劣。性之善者。趨於惡。使世風愈演愈烈。愈趨愈下。而此時不以道化。不以慈教。則來日方長。如此推遷。尙不知伊於胡底也。則三千大千之衆生。又無復存於世間已。予不忍大地沉淪同墜苦海。同歸於盡。如是循諸天之懇。濟人化世。宣闡大道之眞諦。俾在修各方。有所悟進。有所遵循。以正人心。而弭浩劫。並希將來吾道大昌。慈業普被。則人盡善人。世爲善世。而世風返樸。世界承平也。但此惟須各修人。本予之意。努力提倡。擴展推化。衆志成城。以促道慈前進。而推廣無窮。則十數年來。予化世之苦心慰已。尙望各各勉之。是要。

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象而不宰。呵護覆育。恬愉無矜。而得於和。萬有不同。而便於性。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獸胎不臍。鳥卵不鰥。羽翼奮。角觝生。是何也。涵道之所致也。人爲萬物之靈。以天爲蓋。以地爲輿。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握道要之柄。以游於無垠之方。蓋亦因其自然而推之焉耳。夫萍根於水。木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自然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燃。金火相守而流。員者主轉。銳者主浮。自然之勢也。聖人體天地之自然。以妙其化裁。萬物卽受自然之化裁。而莫不翕然。又並不自知其所以然。此道之所以爲大也。大而化之。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勞。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音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有生於無。實出於虛。是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染。不可勝觀也。夫惟音者宮立。而五音諧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亨矣。色者白立。而五色彰矣。道者一立。而萬物育矣。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解際乎天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循天者與道游。隨人者與俗交。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人者鑒眞尙巧。所以俛佈於世。而與俗交者也。牛岐蹄而戴角。馬被鬣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

貫牛之鼻者。人也是以慾亂其性者也。亂其性則失其自然之天矣。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矣。若是者。局而不大。固而不化也。故非魚不可與語海。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冰。拘於時也。迂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知此者可與之言道。且可與之悟道。

牟聖訓曰。道無端倪。動靜互根。動而因。靜而因。遂乃孕育。生於道者。無情無意。而無往復自然。皇古初開。有此現象。自天地生。人生於道。此非天地之咎也。而人固無負於道已。以人生人。情意漸肆。無如生生遞演。天地乃貸其權於人。以養以漸。天地至不得已。遂乃假手凶殘。以收過剩之生機。此所以老子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而人生處於此者。即無所謂其幸福也。至彼凶殘。不過如舞台之新劇。秋萍之金有。倏起倏滅。而不克有定也。所望抱道世人。以吾天地之仁慈。用補宇宙之陷缺。所以正人心。而或挽回天心也。夫天地未分以前。何有天地。何有萬物。渾渾噩噩。廣漠無垠。而無所異也。及天地分後。陰陽判。而萬物因之而生。則人出已。其初之生人。純任天性。而天心人意。本一貫之。生生不息之機。演化不絕也。此何以故。蓋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人生。而道寓焉。吾人修道。當知道者。本其識物以言道。道不遠人。即具於人。

之一身。無參差偏漏。無阻礙間斷。即以人之一身而言。心。思。耳。目。鼻。息。手。足。筋。骨。脈。絡。者。皆是也。故吾人修道。當究其本。以至於道我一貫。則無負於天地。即無愧於萬物。守此仁慈一念。而且有功於大道也。

## 大道真空

老祖訓曰。道不以名爲貴。道不以形爲修。道不以氣爲運。道不以相爲量。以是知無名無形無相無氣者。乃云道。道也者。本無可名。既無可名。何處有形。既無形已。何處是氣。既非氣已。何處是相。故能以無名之名。無形之形。無氣之氣。無相之相。以爲功候修養者。然後道始可以爲衆生。爲天地。爲萬有。爲大千之主宰已。主宰者。至虛之謂也。至虛而不虛者。然後化有化無化色化空化氣化質化形化體而歸於一胞已。一胞能容。萬有是宗。宗於是者。必悟於是。悟於是者。必不以其是爲是。不以其是爲是。而無所不是者。其中之機。即在於是已。故聃徒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物者理也。因其理而明其真宰者。其中之真相。不可以言喻已。惟不可以言喻者。乃能以其形之自然而明其所自。與夫所皈已。自也者。自於其性。皈也者。皈於其命。性命有其主宰。則中和之氣。必歸於樞紐。而有統系已。故曰統也者。統乎其性者也。系也者。系於其命者也。統乎其性。其性存神。系乎其命。其命過化。故曰大而化之之謂神。神也者。虛無之至者也。至於其虛。乃容其神。能容其神。乃能自化。自化者。氣化也。氣化萬有。而歸於炁。故曰至虛。至虛不虛。故曰恍惚。至空不空。故曰惚恍。以是知有其物者。必有其理。有其理者。必有其相。有其相者。必有其形。有其形者。必有胞胎。有其胞胎。乃有形體。有其形體。乃自性命。自乎性命。必立乎命。立命皈命。必悟是性。性於是性之所自者。乃固其命。固命於虛。必悟自然。悟其自然。其中有機。有其機者。動靜寓乎其中已。明乎動靜之所以然。自知氣化炁化之所以然已。故曰道外無道。又曰道外無心。又曰不觸於物。又曰不生其心。以是知物理心形。皆無所觸。而氣化心神。更無所住。無所住者。必無所生。既無所生。安有所滅。無生無滅。是曰真宗。得其真宗。乃見主宰。故曰氣化太虛。虛中生實。至虛不虛。至實不實。故以心神之所修。而養於氣神之交者。必不以物相爲歸宿已。修者於是悟之。自知道高道下。道深道淺。必無所觸。更無所住。不觸於物者。必不住於相。不住於相者。必不生其心。不生其心者。是即應無所住之至理也。由其理而明其機。自知陰陽動靜。本無所生。其所以生者。生於自然也。自然之生。動靜合魄。陰陽潛化。而其靜中之靜。即至誠不息之功候也。修者於是悟之。自知因因輪輪。何處能觸。一觸必住。一住必生。一生必滅。一滅必化。一化必運。一運必流於數千萬紀之阿羅漢道。永不能自拔已。故曰修者修其至靜者也。修其至靜。曰可以言修乎。曰亦非也。有靜必有動。是自觸其機耳。然則何以爲修。曰。修其虛乎。

曰。虛可以修乎。曰。更非也。修虛必有實之對象。一有可實。必住於是。住於是者。生滅之輪在焉。又從何處以返其本來乎。曰。修以空爲主耳。曰。空者色之所寓也。有空必有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又安能逃出天輪。地輪。人輪。虛輪。空輪。及一切輪轉乎。曰。然則如之何可以言修。如之何可以言道。曰。不以虛爲虛者。自不知其實也。不以空爲空者。自能至空不空。至色不色已。而於一切動靜之機。規規之化。任其自然。雖歷無量數混沌。亦不知其所自。更不知其所皈已。由乎無生無滅之機。而修至於無自無皈之自然。然後如如不動之功候。可以至於無所其極已。無所其極者。不知其云極也。既無其極。安有終始。既無終始。安有太玄。安有太初。更無太始。亦不知何者云太極。更無二氣兩儀之所分已。修者至斯。方可以言功候。方能明玄之又玄。至於玄之又玄。亦是至虛中之輪運也。能打破玄之又玄。方能無所觸。而一胞之容。必無所謂輪形之束縛已。故修者初步。不以名爲道。進步不以相爲道。修養不以形爲道。大成不以氣爲道。而如如不動。不以玄之又玄爲道也。修者悟及於是。自知大衍絜胞之真化已。大衍絜胞者。修者返其本來之捷徑也。必有其德。必有其慧。必有其悟。必有其解。必能脫乎輪運。必能逃乎界輪者。方可以言修也。而修者必以自皈之境界。而化神於虛。化虛於所不知。化所不知於自然者。方

能出幻入幻。而明大衍絜胞之真容已。大衍者。非後天五十之體四十九爲用之數也。有其數者。仍有其理。有其理者。仍有其機。有其機者。仍有其規。仍有其矩。仍不能逃乎輪運之轉移。而各色各相各名各化之天。皆在其中。以是爲主宰可乎。以是爲統系可乎。以是爲樞紐可乎。以是爲自然可乎。故修者不能打破輪界中之人我者。不可以言行修。不能打破玄關中之玄輪者。仍不可以言修。不能拋除一切相中之相。空中之空。虛中之虛者。更不可以言大成之望。而返其本來。此修所以以自皈爲性命之根基。而修至於其所悟者。必知其自然中之自然。然後大衍絜胞。容於剎那。如如不動。卽在目前。修者於是悟之。自知所謂行修者。仍是後天中之先天。先天中之後天也。惟不能打破先後輪界者。必不能潛默化運。夫焉能云平道哉。修者知乎是。自知吾心之生。生於何處。吾相之住。住於何自。吾物之觸。觸從何來。無來無自者。始無所云處也。故曰。坐到無形性處。形性所處。果何云者。是修者不可以不詳悟其所以然耳。各方於行修之際。不能脫去一切塵輪。而爲一切所束縛。則修於何自。養於何處。而無所不觸。更無所不住。到處是處已。能打破此中迷途。方不爲一切幻惑所幻。更不爲魔障所動搖已。是修者於是研其自然。自知修者有其內。行者有其外。而行修者內外不偏。可以宗吾道之自然已。更能從



是以悟吾身吾形吾體吾靈。是否是真。是否為偽。是否能辨出真偽。是否不以真偽為真偽。然後道中之道。自然中之自然。必有所解脫已。不能解脫者。必不可以言行修後之修養。不知行修後之修養。則來於茲者。果何謂乎。既無所謂。必有墜落之一日。而輪輪不已。不亦悲從中來乎。修者更進一步研悟。自知行修後之所以然。必不為一切所牽累。而更能悟中之悟。以自脫乎虛輪中之虛輪已。故曰恍惚杳冥。乃曰如如。如如真宗。即在自然。自然之自。返其本來。故以本來為務者。必知吾道之所以然。若曰修道行道辦道三者。各有所區別。是亦痴妄而已矣。更何必修哉。更何必養哉。萬劫不復者。即在於是。而規規不懼者。亦在於是。各方十人之中。能言修者。不及半數。成大望者。百人之中。不過一二。至於打破虛輪。而不以行修中之幻是幻非為是。而能解脫於無所觸無所住。無所生之中者。千萬人之中。不過三五人而已。修者於是詳研。自能悟到個人之智慧。個人之福德性。與夫個人之本來已。各各勉旃。各各悟之。予不多囑已。不過各方既發願而來。自當了願以皈。皈何所皈。亦在各方自悟而已。若夫以世俗之是非。施之於行修之期。雖真是非。亦是魔障惑幻。況乎人心日下之際。又安有真是非哉。此所以以個人之慧眼而靜觀一切。不為靜中之動所動者。方可以為將來之大解脫也。各方其善悟於坐

到無形性處之功候。自知自皈二字。本是取譬。即自然二字。亦是譬喻已。皆在各各之根基深淺而已。夫豈有他哉。各方果能反躬自省。則予於將來。必為之詳指大衍烝胞真訣。使各各不再入於輪運。即虛中之虛。玄中之玄。妙輪之幻。亦不令各各有所觸。而使無形性處不知所覓也。覓於己者速。覓於道者鈍。覓於無所謂中之自然者。方可以覓而不覓。無所謂覓已。諸方皆生有自來。惟此一點不悟。豈不惜哉。若終於不悟。己不能渡。何以渡人。又何必用此道名為哉。各方務當探討其中之至理。凡有類似假借者。必當痛改。凡有不能領悟而妄以為領悟者。亦當力改其非。夫然後性天中之性天。方有覺悟之一日。而真宗之覓。靡不一貫而通。一徹即悟已。各方其善研是理。更當明處處是假。惟此玄外之不觸者。方是定中之真耳。此無他。至誠不息。堅字到底。方能似有所悟。各方詳記其中至理至機。而不使機理束縛。則幸甚已。孔子言實。如來言空。二教之出世入世之大法。其旨趣已迥不相同已。然而言實者。必須從空中以求其實。然後始可得其實也。言空者。亦必從實處以求其空。然後始有真空也。所以孔教有有而若無。實而若虛之誨勉。而佛教亦有真空不空。真色不不色之導進也。如此一言。則實也。空也。是乃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苟言實而弗知從空中以求其實。則必有實滿不還之

弊而言空者。苟非知從實處以求其真空。則必亦有落於頑空之慮。夫實滿不還。與夫終落頑空。是乃修人之大忌。而不可不時加深審者也。然欲求其真實真空之造詣。則非先有舍假認真之工夫不可。何以言之。昔孔子視富貴爲浮雲。其於蔬水曲肱。而反樂在其中者。實以富貴之一切皆假。而另有真實不虛之樂境在也。卽如來亦視一國之尊榮如敝屣。其在雪山六年之苦修。而反視爲身心之真者。亦以尊榮爲虛假。而另有空卽是色。色卽是空之真空在也。果能於此實實空空之真理。而有所辨明。則亦必視塵幻爲曇花。爲泡影。而舍之不顧。必以孔教之真實。佛家之真空爲修已。惟真者何在。假者何居。總當加以明辨。知真假之果何在。則真者當如何勇進。假者亦當速爲施舍。能舍其所不能舍。是爲真舍。得其真舍。則與孔道之言實。自能吻合。而與佛家之言空。亦不至相逕庭已。

### 道法自然

老祖經髓天集曰。守丹守道。守道守心。守心合一。守一而靜。守靜而虛。守虛而適。適其所化。方見天然。化其無形。方知自然。自然爲守。必自然爲運。自然爲通。通乎虛而凝其神。則息息之功候。無非運靈而已。靈之運也。氣運而已。氣之運也。炁交而已。炁之交也。玄洩而已。玄之洩也。杳膈而已。杳膈之功。必有玄牝之候。此天地所爲鼎爐。而萬象所以聚於一爐。而治爲循環之丹已。丹也者。生形生色。生體生息之樞紐也。知丹之所以爲丹。然後明道之所以爲道。明道者。必明道體。而道體之明。尤在道機。道機之動。動於自然。自然爲道。然後自然爲丹。自然爲丹。則氣形並定。性命並賦之功候。皆於息息之中悟之已。故天地之化生萬有。與修養功候之運用。未嘗不相同也。修功養候。靜以爲主。天地化生。亦以至靜。至靜者。方能自然爲動。自然爲動。動乎其無形。動乎其玄奧。而萬象乃成。萬形乃生。天地之形象亦由此生成已。是以天地靜而化生者。其初化也。必以植物爲形體。因植物之形體既靜。而其性命又能自堅。故其靈神之運。必合於至虛。而炁氣之交。又在無形以相運通已。由是悟之。則知植物之生也。所含自然之原素。較動物爲多。而其電流炭素酸素。亦較動物爲蕃殖已。知其理之所在。然後悟化生

之機。無非自然而已。故曰。天生我才。必有用者。其以是爲定則乎。知其機則知其數。機之動也。無在不有數定。數不能定。理何以明。理之不明。道何以行。道之不行。丹何以養。不能養丹以固氣。固氣以充靈者。則其理與數必不得而知已。而其機亦不能尋於自然已。是天地之生物也。必先有其機。有其機然後定其數。此定數即擔負之數量也。不有擔負之數量。何以相生相剋。而爲化滅之主宰。於是悟到形體之所以爲形體者。無非性命中之數量有定而已。苟不及其數。必爲夭。苟過其量。亦未有滿而不溢者也。是以觀動物之形體。必先觀植物之形體。觀植物之形體。必先明物體之量數。明物體之量數。必知量數之原素。明量數之原素。必知其電流炭酸之機在。然後可以明物物化生之真源也。苟不求其故。而以過與不及之功用。爲化生爲修養。雖天地亦不能久存已。況於萬有乎。況於動植乎。此所以明修養功候。必先悟造化之機也。而悟造化之機者。必先悟其數理之所在。知數理之所在。則知形體之生成。無論其爲動植。要皆有自衛之能力。而敵禦外侮也。視樹葉之吸收炭養。可以知其真機之所在已。以是悟之。則知天地陰陽。無非二氣剛柔之運行。而運行之功候。即在通一息於上下八方。而後萬象方能合一。萬形方能並定。而萬有皆具此一性一命一靈於形體之中。而自爲生成自然真機。更爲

當然之統系已。於是悟其本來。則知氣之通也。通息於炁。息之通也。通炁於玄。玄之通也。通靜於妙。妙而後萬有化形。玄而後萬有化體。以是知玄妙之功用。無非自然之真體而已。自然真體者。天地萬有之主宰也。能知其主宰。方知其修養。能知其修養。而守其修養之功候者。然後大丹可成。而道與丹合一。性命靈神。亦有自然之動靜主宰已。所謂一息而萬象具。一息而萬形備。一息而萬念止。一息而萬方通者。其於是可以悟已。

哈哈。天地之輪轉。時序之循環。有春夏。不能無秋冬。有生長。不能無收藏。此乃千古不移之自然。然而然之至理。實爲人人所可知也。今者水始冰。地始凍。天氣上升。地氣下降。非閉塞而成冬之時乎。然所謂閉塞者。非真閉塞。乃封藏之謂也。所謂封藏者。乃藏其根仁。以爲來春之發育也。既藏之於生。其根亦必愈固。其仁更必愈堅。其根仁得其堅固之封藏。則生機之內蘊。精神之含藏。至來春始可以發榮滋長。以演生生之機於無窮也。諸方知此天地自然之理。悟其時序自然之運轉。則可知大道自然之真。天人一理。莫能外乎自然而有所不。然也。即以冬之封藏。而言當藏者。不藏則精神必然外露。一洩而無餘蘊。以不當藏而藏之。則失其自然之秩序。失其運轉能力。亦必違乎天時。而無正當之結果也。諸方不見夫花木乎。其時正當秋夏之交。

枝葉木在茂密之時也。而一經毒霧。或被厲風。或爲虫蝕。則枝枝葉葉盡如冬日之枯落。以此乃不當藏而反藏之也。不過藏之非時。藏之亦必不深。故於初冬而有開花之現象。然花而不實。不獨開無幾時。而來春則必枯槁而死。其所以然者。不當藏而藏之之過也。精神外越。一洩無餘。故其花不能實。木必爲枯也。哈哈。此何故乎。失其自然之道也。諸方修養有素。內坐外慈。其真實之綿。總不外能順自然耳。果能純任自然。而無絲毫之假借。則凡肩道任慈。以及處世立身之際。皆可應付裕如。而無絲毫之勉強也。不過欲修自然之真。必須先盡當然之事。能盡當然之事。則修養功深。必可免矜躁偏急之弊。亦可除退縮畏避之端。蓋所以如是者。無時無事無地無處。不是順其自然。而勉盡其當然也。噫。今者何時。正修人努勉之時。千鈞一髮。而不可少有疑慮之時也。何以云然。大劫迫在眉睫。所能脫。此次之劫。數而置身事外者。曠觀世間。殊無幾多人也。劫何以免。必先入劫。而有佛徒、割截身體之心。有耶徒、身負十字架之志。能以舍身以爲化度。則入劫自可出劫。而免此次之大劫。以爲衆生謀度化也。不過各地修子能明此理者。殊無多人。而有此心志者。往往爲環境所迫。爲人事所障。而不能實事求是。而虛此一番修養也。然修者爲世人謀度化。不在急功。而在純任自然。何則。凡道慈之肩任。爲魔障所魔

障。皆是失其自然之修也。哈哈。各地代表各地首領以及各地職修。素懷救世教人之心。以爲自度度他之計者。今日計之。實有千萬之多也。然有此堅誠之心志。即當時時效法天地之輪轉。及四時之循環。而以自然爲主。能有自然之修功。必有當然之進候。能進當然。而合自然。所以然而然之妙詣。自可得諸身而見功候之精純已。有精純功候內蘊。亦猶天時而至冬封藏也。待至任道宏慈。必然可見精純之發榮。以爲人民謀安樂。而化弭大劫於此時也。不然少有功候。即便自詡自矜。亦猶花木之非時。而遭風霧及虫蝕之害。則藏之不深。發榮雖易。而爲時一久。則必靈燼命喪。而如花木之枯槁已。言之曷勝慨歎。凡我修人。總當於此後修其所當修。養其所不養。而時時以合乎自然爲勉力。果能不急不躁。不偏不執。不畏縮。不推諉。則一往直前。未有不能合其自然者也。既合自然。以盡當然。則雖有災劫之臨。慘痛之加。亦可以身負度化之責。而出幻脫數。各各勉之。

老人不禁爲各地修子懼。亦不覺爲各地修子喜也。懼者。懼其不能脫除魔障。而皈於劫數也。喜者。喜其能以道慈爲勉。能以救度自任。能教人以度世者。卽是自拔苦障。出迷登清之日也。能登清出迷者。又何患劫數之不能逃。又何患世衆之不救哉。各各勉之可耳。

## 道本平庸

老祖訓曰。瑤草琪花。均爲希世之珍。其珍也。以罕見而爲珍。若常見之。雖珍亦弗重視已。是皆在好奇務異之心所致。故以奇異爲寶。罕見爲珍也。至修養功候。能有所到。必以平庸爲貴。而必不以奇異罕見者爲珍已。故曰。道之所在。本無奇異。若有奇異。卽非云道。不能明平庸之道者。必不足與言修功。不能與言修功。又安有候轉之可言。此功候所以重於自然。自然之中。必有所以然之當然也。各方修功養候。十載於茲。寧無所到乎。抑有所聞見於默潛乎。是不能以奇異爲到。以有所識爲見聞。以有所勉強爲得。以昧蔽爲默潛功候。各各悟到是理。自知道之真味。道之真味曰淡。淡能致靜。靜以致凝。凝乃自坦。坦乃自適。適有所觸於不觸者。而後可以通於無形也。無形者氣之精也。氣之精者。靈之神也。靈之神者。虛之玄也。虛之玄者。妙之素也。能妙玄而見於素行。則其素心必可坦適。而炁氣之交。必有不期然之運用已。運用功候。以何爲極。極於息。息而無極。故能極其極於至靜。以化至動。而爲至通之功候已。通功者自然也。通候者當然也。通於無形者。所以然也。知自然必知當然。知當然必知所以然。知所以然之

所以爲所以然。而後修者必求乎靜。養者必求乎適。靜者必求乎平。適者必求乎庸。知平庸之求。然後知求無所求。以無所求爲修。以無所求爲養。則功候之深淺高下。皆於是悟之已。悟者悟於息也。息者息於心也。心者守於神也。神者存於性也。性者守乎靜也。靜者篤乎虛也。虛者玄其極也。極者適其素也。素心素行。皆無所念。而止於息。夫然後無始無終。無先無後。無本無末。均於一爐之治。而濟於無形已。無形之濟。在於無爲。無爲之修。修於自然。自然之養。無體無方。無體而有體者。其至空之體乎。無方而有方者。其至玄之方乎。虛體化實。玄方用妙。故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天之高也。地之厚也。人之靈也。萬有之繁殖也。莫不在此平庸之中。爲之息。息不已也。是以天得其健者。健其氣之正也。地得其貞者。貞其氣之中也。人得其靈者。靈以其一而守者也。一而不一。自能貞固。貞固而後健強。健強自然不息。不息運用。必得其平。有其平乃合於正。正無不中。中無不蘊。蘊無不運。運無不通。通無不貫。一貫而三才備已。三才備而後八方定位。九宮成野。三元有序。萬有分類。故其相生相化。於是而循環不息。其始也。本無所云始。其止也。亦莫之止。不止之止。止於至善。至善之止。止於有定。有定之靜。靜於一誠。一誠相格。格於上下。上下四維。無所不通。無所弗達。非氣爲之運乎。非炁爲之主乎。氣何以得見。見於水

而得其子。烝何以得見。見於素而得其母。母子相化。乃能相濟。相濟有功。乃曰玄妙。玄妙者。平庸之至者也。平庸之至。本來無爲。無爲而無。卽曰自然。自然者。自其所自。而無不然者也。無所不然。然於至空。至空不空。烝也非耶。烝既爲自然之主宰。而氣之相化。亦莫不具當然之體。則靈神之所以然者。有由來已。各各善保是心。以平是息。而靜是守。以篤是一。更抱是中。則貫於已者。必可因性盡而貫於天地。貫天地者。必貫萬有。貫萬有者。莫氣若也。氣之通也。不感而通。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其今而行其候。以其候而有其節。以其節而得其序。以其序而運其時。以其時而運其季。以其季而閏餘以成歲。周而復始。絲毫不爽。故曰。苟求其故。雖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待也。其理也。卽在於貫。其貫也。卽在於一。其一也。卽在於靜。其靜也。卽在於守。其守也。卽在於堅。其堅也。卽在於適。其適也。在於自然。其自然在於平庸。天地萬有之循環生化。卽以是爲主體。而人之所以爲人。亦若是而已。坐之所以爲坐。亦更由於是也。知其是而是之。則其守也。必在於靜。靜堅虛極。相化爲體。化體生體。生體有方。方得其直。直得其正。正得其中。中以運蘊。蘊以自孕。孕以成形。形無所形。是曰太玄。太玄之母。不離是氣。是氣之素。在於烝凝。靈凝於神。氣凝於精。皆後天之氣化爲烝。非先天烝化自然之真宰也。故修者不言命而言性。養者

不言精而言神。性靜神一。氣乃凝息。氣凝於息。謂之神息。神息相守。以致其靜。靜息相運。以致其動。動靜相循。不離是一。然後曰功。因功而堅。因堅而誠。因誠而適。因適而恬。不求奇異。以守於無間者。然後曰候。候至弗知。不傷其功。功進弗悟。乃戕厥候。候之轉也。必無輪形。亦無氣輪。必在至空以運色。無形爲形。無聲爲聲。以見天機之動於自然者。然後平庸之候。乃相轉於弗通之通已。是以修道修坐。修坐修息。修息修平。修平修中。修中修一。修一修適。適之修也。養而已矣。養其適者。亦在自然。自然之養。心爲之主。自然之修。神爲之主。心主於氣。神主於烝。烝主而氣體。氣體而靈化。靈化而性堅。性堅而命如。命如而自在。自其所自。自有所在。在其所自。乃有所自。自者生也。在者化也。生化自在。其象自然。自然爲天。純陽中正。自然爲地。化除眞固。自然爲人也。修無不適。自然爲物。逃出造化。自然中之自然。有莫可以形容者。故必尋當然中之當然。然後知所以然中之所以然已。所以然者。天失其一。空弗能繫。地失其一。厚莫能載。人失其一。靈莫能運。物失其一。性莫能存。一者中也。中者正也。正者平也。平者弗偏也。弗偏者必不私。不私者必無邪。無邪者乃能自利其利。自利其利。而弗知其所以爲利。則天地人物之相通者。莫不從元素之功。以立其一貫之基礎已。是何以故。在於自悟。是何以悟。悟於無心。無心之

守。靜之極者也。守於無心。而後靜以致動。此坐息所以不以形爲修。而以神爲修。不以命爲養。而以性爲養也。修功養候。本無深淺。淺者即深。深者亦淺。深淺之理。惟在善止。止有所始。乃失其素。素不知素。而後功也自定。候乃相轉。是非功候有所到者。曷克以悟其真耶。不過人人不悟者。人人能悟。人人能悟者。誤於強悟。誤於強悟。必失其真。失真而欲其得者。非從自然。不足以立基而觸機也。機之所在。無感不通。不感亦通。誠格而已。各各守其誠。以相格。庶幾不失於偏。不務於奇。不害於異。不患於得。而道之真宗。必由是尋之。道之真體。必於是化之。已。各各勉以自修。則一貫之理。必於靜極爲悟。而靜悟其適者。必從一而孕形於息。息不已之功候已。道本極平極庸。而無奇異之可言。所以孔子以率性謂道也。蓋天之生人。其心雖有不同。而其所以賦予一點之性真。則爲至善而無惡也。果能率性而行。不加矯揉。不加造作。則爲父能慈。爲子能孝。爲兄能友。爲弟能恭。爲朋友必能信。爲夫婦必能敬。綱常倫理之間。日用云爲之下。莫不恰到是處。而見頭頭是道之妙已。夫所謂率性者。非綱常倫理之外。日用云爲之中。別有所謂率性也。人能於爲父爲子爲兄弟爲朋友爲夫婦之間。而本其分而行之。則思孝友恭及信敬諸端。莫不從性分中流露以出。而爲淑世之完人已。無如時至今日。世道日下。人心不古。

時以平庸爲迂闊。而反以奇異爲矜炫。忽其至善之性真。而每以情爲用事。殊不知一用乎情。必流於偏。一入於偏。則必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好所好。各惡所惡。是非好惡。既不能得其正。則我見獨執之下。必思以天下之人。盡爲我從。少一不我是從。則爭端必起。爭端一起。何有了日。此天下所以離亂。世界所以如此浩劫也。弗知固有之性真。既爲昧蔽。則本來之面目。必失之於無形之中。人一失其本來。則何事不可作。何惡不可爲。而天之所賦予一點之性靈。早歸於無何有之鄉。永墮輪迴。久嘗苦趣。豈非爲昧此一點性真而致之乎。所以大道首以坐慈爲各地職修誥勉。誠以坐者。所以涵養各人之性天也。慈者。所以充宏各人之性量也。性天果克由坐而得其涵養。即孔子所謂明明德之工夫也。性量果克由慈而充宏。即孔子所謂新民之造詣也。明德新民得其真。則至善之一點性真。可以得其止已。於止而得其所止。則由定而靜。由靜而安。由安而慮。由慮而得之步步工夫。自可見其圓滿之效果。有此效果在身。則爲官自能盡忠。爲子自能盡孝。爲兄弟自能友恭。爲朋友亦能主信。爲夫婦更能主敬。倫常克盡。道即在是。修亦在是。如斯以言。則道之平庸。豈虛言哉。世人多讀孔孟之書。而於修道一事。每多喜奇好異。遂視道之爲道。其中玄妙。離以索解。弗知大學一章。即是修道之真詮。但能於大學而

加以玩味。則大道之真。自可見其端倪已。

平聖訓曰。大道平易近人。因平易故。是人易知易行。以易行易知。而天下竟莫能知。莫能行。察其兩端。可以明夫古今來國安物寧之所以然之故也。何以易知易行。乃大道無奇無異。不偏不倚。生宇宙。生萬物。生生弗息。以生息故。加意以思。似乎不易明白。然天地所有者。人固悉具。而萬物亦莫不均得其一。就天地之現象。若上而日月。下而川澤。或動或潛。或躍或飛。就人之在家而有父母兄弟。在外而有朋友及師。就物而有生有長。有榮有枯。一一悟澈其所以然之故。何以自來。何以自去。得乎其自。明乎其去。遠邇晝夜。消息盈虛。陰陽變化。無日無之。更且無時無之。又且無刻分秒息無之。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者也。以其不可須臾離。而吾人生於其間。長於其間。子孫繁衍於其間。忽焉而高車駟馬。忽焉而身乏立權。忽焉而粉白黛綠。列屋閒居。忽焉而皓首白髮。逝焉而沒。變幻無常。百世千代。人物滄桑者。不知已幾經變幻已。此中相化無窮。而理至平至易。天地雖大。不過一氣運化。而萬物生。歲功成。人物雖繁。不過一氣生滅。衰絕而已矣。靜心體悟。上而盤古上。下而百世下。亦總不能出乎此一氣一理而已。是曰大道。道不離氣。道不離理。氣不離天地間。更包乎天地外。理不離天地間。亦包乎天地外。古源先

佛以迄各代之名儒賢哲。究者究此也。窮者窮此也。格物者格此也。達乎此。可以安百姓。寧四海。味乎此。則危其身而災其象。夫此氣此理。何處饒有。何時饒有。一呼吸間。則陰陽互生。而大道在茲已。豈不至平至易。聖賢不能過。愚夫愚婦不能或缺者也。推是而為修。以修而生悟。以悟而進覺。以覺而為化。以化而為功。功即是修。修即是功。功修同鑄一爐。初何有分乎內外之途哉。各方脩養有年。對道對慈。孰弗有悟。孰弗有覺。覺悟之下。究何所得。不過日進於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無無亦無。淡焉平平。平平斯平。迄至於易而已。知平知易。不在遠悟。不事索求。常處地位。常遇事理。如上述之日月川澤。飛潛動植。國家父子朋友等。集而生事。事各有當。當即是理。理即是平易。行之無間。處之無虧。直養無害。充塞天地。即是道之所在。而吾脩候之所履進處。化運不息。吾修日新。並進並行。天地如是者。吾修亦如是已。修功如是者。吾候不知不覺亦隨之而致轉已。吾候日轉。吾功日進。功候日進。化度之及人宏世。其大運亦在是已。故大道不奇。全在平易。平易即是大道。大道不外人情。吾故曰。平易近人。多數修人。以己之功候。日新月異。而不自知其所以為進之處。動曰求道。必有奇法妙竅。殊不知一涉奇異。卽入迷途。古史往乘所載。入迷途而不得正果者。在在多有。所以吾



師度化。力去時弊。而簡示兩字。曰坐曰慈而已。此兩字不缺。功修即得圓滿。圓滿處即是正果。何有虛無渺茫不可測之處哉。各修堅修其坐。力肩乎慈。兩盡之下。必得心量舒適景味。此景味即平易之充足。充足無虧。大道在身。不特度己。而且度世。世度而休風佳境。日現乎清常之域。大地同得淨土樂園。吾修之進乎大道深渺諦候。不言自喻已。

### 道在中和

老祖訓曰。道無所形。以萬形爲形。道無所體。以萬體爲體。道無所靈。以萬靈爲靈。道無所性。以性之發於萬有者爲性。是道本無。而無所不有者。其在是歟。天地之道。無非是道。世界之道。亦無非是道。至於動靜往來。大小消長。生死存亡。更無非是道而已。知其道之所在。然後知機之所運。機之所運。無非運乎自然。而自然之運。無非循環。循環之運。無非不息。不息之運。周而復始。以是知輪輪轉轉。因因果果。無非此一氣之運化而已。氣之運化也。以無形化有形。以有形運無形。則生門死戶。由是見之已。修道者。不過修此一玄而已。玄則蘊虛。虛則容空。空則化色。色仍歸無。由無反本。反本立極。立極以生。則世界萬有之生生滅滅。由是而有動靜之機已。夫靜極必動。動極必靜。動靜得宜。乃曰中和。中和之氣。道之氣也。道氣聚於一身。一身可以延年。道氣聚於世界。世界可以安樂。道氣聚於天地。萬有各得其宜。宜而生之。必宜而化之。宜而化之。必宜而滅之。宜而滅之。必宜而渡之。是知生死渡度。各得其宜者。即盈虛消長之道也。天地得其道。可以悠久。萬有得其道。可以長生。人得其道。可以反本。神聖得其道。可以脫無數次混

沌浩規。以是知道之所以云道者。不在形體性靈。而在一誠不息而已。修者昧於是。不可以言功候。不知功候者。不可以言坐。不知坐者。不可以言息。不知息者。不可以言機。不知機者。不可以言動靜。不知動靜。又安知靜中之動靜。與動中之動靜哉。故曰。道本無物。容物爲功。道本無質。化質歸元。歸其元乃能見其源。見其源乃能明乎心性。明心性而後天心可見。天靈可凝。萬有有。皆聚於一。一之中已。是以修者。必修其中。中虛而通。無所不容。中容而化。乃知凝靈。靈凝而聚。則玄之又玄。可以知周天之自然已。各方修功養候。必有知者。然而知於其靜。不能知其動。知其動。更未必知其靜。靜中有機。動亦有機。機因靜而動者有之。因靜而靜者亦有之。因動而動者更有之。動而仍靜者。何莫非機之所在。故欲知修功之動靜者。必先知坐中之所以然。因坐而能通。坐而能凝。坐而能化。坐而能悟。一坐而堅。一堅而澈。一澈而覺。一覺而返。夫然後天地之氣。皆主於一身已。一身爲天地之主者。性靈主之也。性見而靈明。靈明而神凝。神凝而添歸於一。胞已。吾道所修者何。所行者何。必也知乎是。而守於是。堅於是。以明於是。悟於是。以行於是。雖歷盡千辛萬苦而不變者。乃曰至仁。至仁者至於仁也。至於仁而後至於人。至於人者。故曰至人。修於至人。必合於天。合天即曰合道。合道以合於虛。而後修者之能事畢已。至

於渡人之功。亦必有百折不同之力。而後可以云慈。不然。善者可渡。惡者不渡。其去道更遠已。發願而來者。非渡盡天下人。不足以言功。不足以言功者。不能云乎行。不能云乎功。行。則世界之大。何處容身。此修者之難。所以難於一切也。故必修而至於自然。雖毀譽無所計及。方可以言乎修。修者生死尚置諸度外。况毀譽乎。道在自然者。卽是之謂也。各方數載功修。不知夫是者有之。知夫是者亦有之。知而不以爲知。不知而無所不知者。乃能入乎修境也。入於修境。必能因其修以爲修。因其行以爲行已。不以其修爲修。不以其行爲行。而好高務遠。標奇立異。則又非至道已。至道之修。無所不容。至道之化。無所不應。至道之機。處處皆是。至道之自然。惟誠也可以得之。得於誠而仍守於誠。守於誠以化於誠。則天地之運行。可以轉危爲安已。轉危爲安。是道中之大功行也。濟人於困窮之日。渡人於未悟之時。是皆云大功行也。而計及於一勞永逸者。更云功行之至大者。此數載以來。予諄諄以教養兼施。爲最大之功行者。諸修其亦有所悟乎。然處今之世。行古之道。未爲不可。道無古今。故曰若是。道雖無古今。而渡化救濟。必以急其所急者爲臨時。必以一勞永逸者爲永遠。而後得其大體已。總樞非莊嚴不可。人才非培植不可。同修非一致不可。名譽非宣揚不可。而後道慈之發風。方可由漸而進已。各修知乎

是必當以潮流爲現代所運行。不可忽視。對內對外。必有所分。至於一切推展之大計。更不可草草敷衍也。所以然者。世界必有盈虛消長。道亦有運行於陰陽之境。知乎是自知修者必以時。而行者亦必以時。推展變化。更必以時也。必明乎時。然後知道慈之所以修行也。不然何以行修。諸方悟及於是。自有自然之運化在其中已。而人生之觀念。與修養之觀念。必立於正比例之地位。方可以知已知彼。知人知我。知世界。知萬有。知將來。知永久已。是必以立基爲功者。卽在是也。不能立基。則道也。非但不能發展。且更有不能維持之虞已。所謂本之不固。枝於何有。修者悟之。自知一身有一身之本。全體有全體之本。世界有世界之本也。明其本而固之。則萬有一體之佳境。自可入於不識不知之中已。

乎聖訓曰。宇宙之大。一炁之所化也。生物之衆。一靈之所孕也。一化一孕。不外乎一道而已。道之在世。如風在空。如水在地。無往而不貫也。得其中則天地位焉。致其和則萬物育焉。中則不偏。和則有節。中和既洽。而生生不息。乃得乎適矣。夫寒暑有序。風雨以時者。皆是天地順乎中和之機。自然之運也。人之於修。若得乎中和之氣。則剛柔適中。動靜得宜。應事接物。靡不適合乎道也。近年以來。日月失度。水旱頻仍。是非天地失其中和之氣乎。干戈擾攘。災劫叢生。是非

人類失其中和之氣乎。人道不修。天道反常。皆一氣之感。互相呼應也。天人之間。一息相通。人。心果能向善。天災雖重。豈難挽救哉。吾道之立。果何爲乎。亦不過欲致中致和之道。正人心於未死。弭災劫於無形耳。深願各方。化其矜偏。去其躁急。以達乎中正和平之域。而成爲完人。夫然後以之擴化。大化可普。以之倡導。大道可昌。塵劫自消。而雍穆大同之風。不難復見於斯世已。

## 道若大路

老祖訓曰。道者人人共由之大道也。上左一點陽也。右一撇陰也。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橫一一字。周子所謂陰陽一太極也。下著一自字。由生天地萬物之道。貫之於自身也。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也。所謂三才也。所謂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者。皆是道也。所謂參天地。贊化育者。皆是道也。一字之上。左陽右陰者。天道也。地道也。一字之下。著一自字。人道也。自強不息也。自字中間。懷一仁字。仁者。天理純全之謂也。人能本其固有之良。擴而充之。以大其仁。民愛物之性量。自可明其心德愛理也。是即盡人合天之道也。亦即道德自然之謂也。故博愛爲大道之元神。慈善爲昌道之妙用也。外著一之字。由人世間人之所共由。無適而不可也。韓子云。由是而之焉之謂道。卽此意也。夫子等修道有年。當知道字之意。在於仁。修道以仁。仁爲道本。仁卽慈。慈卽道也。明乎此。卽知乎道。知乎道。必行乎慈。靜坐而外。首重乎慈。己會之行。行乎慈也。大道之昌。昌乎慈也。推之於規化數弱。無一不在乎慈也。慈卽修道之捷徑。子等要努力行慈。自可得道之階梯。登堂而入室矣。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此自然之理。亦人情之當然也。惟在修者之於道。亦必以是邇是卑。自履而後。始能不躐級以進。不越分以求。則其自修之力。始能以得自然之果已。然人既有體。莫不各尋其源。各固其本。以求其自適。以適於修。自信而信於人也。但謂其修之有得。修之云進。則喜行於色。謂其先證善果。靈得上超。則亦莫不樂於懷。而心慰然已。此人情卽從大道以生。爲人莫不具此理。以求其自適。自修者也。惟是有是修功。有是堅果。則所求者不爲奢。所望者不爲罔。而未有其修。未堅其行者。亦未嘗不具是心。以求邀格神明。以爲其自修之果也。然因是力。以其修。以堅其行。以信其心。以固其志。則雖有此過分踰節之想。亦可以得其真功實證之果。以其有繼於後。而得超其先也。若徒以一時之信。一意之動。一念之孝。一事之恆。而卽能同堅久誠明之修者。一其修果。同其造謁。則亦非道之至平。與修之自然也。所以爲修於道者。必詳審己修。詳求己力。詳察己心。詳慎己行。於修於道。兩無所弛。於信於誠。兩無所失。兼以己之力。與己之恆。日從事於修。未嘗有一時之不適於己。靈己性者。則雖無超脫之力。與具款之能。亦未嘗不獲得善果於靈界也。是則自體己修與己力。弗能勉強。弗能倖得。必取其中以衡其果。則雖不示以如何之功。得如何之果。而自身自靈。亦能於無形中。以會此玄虛之真境已。况

孤注擲於超先。殫力竭於陰後。除此以外。則無所行之慈。所立之果。如謂其能也。則能之。如謂其弗能。亦弗然也。何以故。彼竭力於超先者。有如登樹攀枝。能攀其高者。則足亦必高。能攀其低者。則足亦必低。無論其爲高爲低。必使其足力堅牢。不致有傾仆之虞。則善已。何以能不傾仆。祇就其低者升之。就其邇者行之。則所升弗高。所行弗遠。然無傾仆之虞。則可必已。彼致力於超。致心於提者。則不可不思此高危險之厄。而自堅其已行與己力。以永固其在超之靈。在得之果也。是爲各修者之當自研已功與己候。以實其在虛之靈可已。

慧聖訓曰。道者何。人人必由之大道也。修者何。恐大道之傾圮。而思有以修補之。道何以致於傾圮。譬之康莊通衢。大道本可爲人人共行之道。今爲害道之水溜而傾圮。日浸月剝。已不堪其湍激。而無防禦之方。而修築完固之一旦。洪流橫來。安得不潰決而傾圮也。奈何熟視之而不顧。棄之而不問也。吾知其雖有終南捷徑。則懸崖峭石。費盡攀援。而終不得其道。何況荆棘滿前。猛獸毒蛇。所在皆是。一涉足則前途頓非。到此始悟大道之不修。不亦晚乎。人之修身亦何獨不然。禮義倫常。卽通衢大道。聲色貨利。乃害道之水溜也。殉私欲而傾仁義。徼倖偷生。而自鳴得意。其亦足捷徑而蹈荆棘也。終非得其道者。抑何不探其本。而反求其末耶。安能達其

所達之境也。夫行不由徑。以其非正道也。人偏樂此而不倦者何也。良由通衢之道。爲害道之水溜所傾圮。而不知修。棄而之他。猶之心爲物欲所蔽。而不知束。循入邪徑。而不知非也。然則道之爲道。固不可無。修人之爲人。心不可不正。正心而後身修。是以孔門傳授心法。必曰正心修身。佛氏亦以制心爲般若之修行。可見修身易而修心難也。修心難。修道更難。修道不難。難於虛容。一爲則化。一容則含。化形含質。百體成焉。物之孕成若是。身之修成亦若是也。以若是而是。先天之運。道得其母。以若是弗是。後天之轉。道得其子。子母之分。定其位焉。剛柔之判。定其則焉。形質之具。定其性焉。始終之止。定其節焉。夫然後生尅之理成已。所謂生於木者。其水自備。生於火者。其木自養。生於土者。其火自溫。生於金者。其土自實。生於水者。其金自堅。以五行生生之理。而爲六合物物之運。則萬有之能。萬化之包。皆從一絜以定其始。始者何。道而已。道在絜先。絜爲靈本。靈爲神相。神爲精寶。精爲氣根。根固而後氣充。氣充而後精足。精足而後神聚。神聚而後靈溢。靈溢而後一絜所包。則無往而不得其道已。諸方修道當從修身以立其基。修心以立其極。則大道之所包所容。庶幾中而不偏。庸而不倚。是在各方之坐養功候。而觀道之淺深也。各方好自爲之。則大道前途。庶有攸歸已。

尙真人曰。夫道者猶路也。修者猶行也。修道云者。無異人之行路也。是故孔聖有誰能出不由戶之嘆。而言道之不可須臾離。以勉人遵道而行也。乃或者曰。道既猶路。是必平坦易行。奈何世人每於處世之間。常多層層坎坎坷。步步崎嶇。而無在不是荊棘當前。是何故歟。哈哈。此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耳。蓋人生於世。遭際每多不同。緣境容或有異。是以人之處世。有順境亦有逆境者。處乎順境。道必平坦。而處乎逆境。則道崎嶇已。人果能處此逆境。堅誠持守。既不爲遭際所轉移。又不爲緣境所驅使。則堅持之下。操守不改。行將見道之崎嶇。必變平坦。路之坎坎坷。必成順利已。是在各人之修爲。豈果道之有崎嶇而無平坦耶。無如現在修人。每以大道爲平庸而不肯行。反於道慈外而欲尋其捷徑。殊不知一行捷徑。必離乎道。一離乎道。則舉動云爲。必有軌外之行動。而軌外者。弗知盡崎嶇也。盡坎坎坷也。荊棘遍地。而猶曰道之不易行。是豈道之難行耶。抑是歧途自誤。而始遭此崎嶇耶。是人之不自深思耳。此理本至淺顯。吾願世之修者。好自思維。勿以道爲平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是卽大道之真旨。能從此八字。時時加以深審。而力行之。則道在是。修亦在是。不然。於日用倫常之外。而別求其道。吾不知道果何在。惟見世之修者。誤入歧途。而不肯回頭。終墮輪迴而嘗苦趣爲可惜耳。

岳聖訓曰。天地間無在非道。人之行也。苟得其明。靡弗可通而不致迷也。故曰。道猶路然。能於路之所在。認清途徑。定其趨向。自無不克到達之理。惟路之遠近不同。行之遲疾不等。則其到達之時自異。然趨向不差。途徑無錯者。其所行而達之終點。必一也。獨是認途徑。定趨向。是在行者之心。而不在所行之路。如欲不致迷失。自非心真知之確而持之堅。將無以利其行也。行不因知而得所適。則歧路當前。不落錯徑。必入迷途。途徑既失其正。則終日行於路。而循迴勞擾。不審所屆。縱從疲瘁之餘。思其止息。而所以行者。豈不徒然自苦。而無由見其所欲到之地。不到。則所謂道者。雖備人行。而人之於行。不失正道。而得真歸宿者。蓋寡已。是故道之爲修。首貴知行之能合一。知行之合一。在於心之明也。心何以明。必統形性命三者究悉其理。而條貫於中。然後所知者確。所行者莫不得正已。得乎其正。則欲行斯行。欲止斯止。行止皆弗失正。而身之所適於道者。無往非真已。但性命之學。世人今多不講。而徒貴養形者。失其本而逐其末。乃啓實質競爭之亂源。其源既開。若不反求性命之正。以斬嚮乎真道之歸。則茫茫塵界。以形逐形。而心各散走。吾誠不識迷誤差錯之行。何人能以由形得其真適。不得真適。其亂伊於胡底。豈不大可憂哉。是願世人深審之也。

## 大道無爲而無不爲

老祖訓曰。大哉乎宗。各方得尋其源已。以言乎宗。統系之母。烝氣之本。六合之內。非宗莫化。六合之外。非宗莫渡。渡化羣倫。從無而有。有無相生。虛實乃定。定其虛者。無爲之宗。定其實者。有爲之宗。有爲爲色。無爲爲空。空色遞嬗。是卽分合之機。有以自運其動靜之真息也。真息絲絲。若動若靜。靜者真凝。動者至運。凝於內者。天人合一。運乎外者。乾坤定位。二氣相判。有是立基。故曰。天之高也。空而無物。清宗而已。地之厚也。載物含宏。濁宗而已。清宗相化。乃有濁宗。濁宗相生。仍歸清宗。清濁不分。不知其母。母也非育。子也安在。母爲之源。子爲之本。源清流長。本立道生。二氣之祖。仍歸一烝。一烝罔圖。本來無物。若虛若實。是誰見之。更誰聞之。是卽五千紀以來。氤氲氤氲。輪輪轉轉。相化相生之母系。能定於無爲。而後陰陽分判。動靜相循。息息不已。乃有是宗之至基也。至基者何。無爲化有爲而已。諸方知乎有爲。其亦知夫無爲乎。知夫無爲。其亦知夫無爲而無不爲乎。知夫無所不爲。其亦知夫爲而不恃乎。若然者。爲在於無。本無不爲。爲在於有。何處是爲。雖有有無之分。其實立宗於空化。空化者何。自然而已。故曰。人法地。地法

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爲無爲之統系。爲有爲之真宗。知夫統系。方知其母。知夫真宗。方知其子。知其母者。烝以尋之。知夫子者。以氣運之。烝母氣子之相化。由斯以尋宗。而動靜相運。天人分合之機。亦在此至誠不息之功候。而定千百萬禩之基礎也。諸方數千紀自然之修養。得逢盛典。可謂如願以償已。然而滿目荒萊。災劫遍地。又非功行不足以爲無形化劫之用。是在各方守其至誠。定其至堅。以自然之功候。反本來之面目。渡人必先渡己。化己必因化人。而後劫劫不已之大難。庶幾於一剎那間。其有多乎。各各細味自然之功候。自知自然之功行。處處自然。時時自然。則宗基之固。莫不由自然以定其主宰已。心有主宰。而身後有主宰。身有主宰。而後靈有主宰。靈有主宰。而後性有主宰。性天之主宰在玄。玄妙之主宰在虛。虛實之主宰在烝。一烝罔圖。萬法歸宗。於是大道自然之統系。可以化萬方之基礎。而生生之機。化化之本。皆從斯一以誠守爲修已。誠者自誠也。修者自修也。自誠者適。自修者坦。適在先天。坦在後天。先天之適。後天之母。後天之坦。先天之子。以是論烝。道在是已。以是云氣。慈在是已。道慈根基。必有所宗。有所宗者。基乃云固。固基不易。云乎心堅。固基不難。在於守誠。守誠於自然。則堅定之力。可由自然之中。而化至平之氣。至和之性已。氣不化烝。必賴性存。性不反烝。必賴氣合。氣合

於性。是曰真虛。性歸於氣。是曰真空。真虛者化。真空者生。化者堅靜。生者息動。堅靜曰功。息動曰候。功候修養。必云自然。雖云自然。先後各天。先天修養。在於性神。後天修養。在於靈氣。性神不凝。何以自主。靈氣不聚。何以自定。不能自主。不得言修。不能自定。不得云養。不能云夫修養。何以有夫功候。此先天無功。後天無候之中。賴夫心平氣和自然之修養。而有無爲適坦堅恆至誠之功候也。功不言功。方有進益。候不云候。方能化轉。進益於轉化者。無非自然之定力爲之樞紐而已。自然之定力。無非虛靜而已。虛靜之功候。無非誠守而已。何以言誠。誠則必明。何以言守。守而不走。誠明守走之功候。非後天形式修養之功候。實先天自然性神之功候也。何以言性。太始之母。何以言神。太初之主。太始之母。方立是極。因極化主。二氣分判。二氣者。陰陽之氣也。陰陽之氣。動靜之息也。動靜之息。玄妙之運也。玄妙之運。天人相通之功候也。以淺近者言之。坐功不純。息必不動。以深奧者言之。息運不通。周天不運。是則坐堅坐靜之形式。雖云固守不離圓明。而誠守於圓明者。又必以正平之氣化合於性。而後正平之氣。方能從氣交以孕真形已。是以不知氣候者。不可以言炁功。炁功不化者。不可以言兩脈之通。不能通兩脈於無形者。不可以言統系。不能明乎統系。何以知夫宗維。不知宗維之本。何以固宗基於自然。宗

也者。無形可以言宗。有形亦可以言宗。其在有形。以慈爲本。其在無形。以道立基。基本云立。宗也可尋。是必令各方坐其所坐。不可坐於固執。然後坐形不離坐體。坐體方通坐息。息坐方化。坐堅。坐堅方守坐靜。坐靜方至坐立。坐立者玄牝也。玄牝之門。炁功之所宗也。炁凝於宗。乃化無形。無形爲道。道在自然。然而炁化之本。必從無爲爲化。而後道炁化慈。慈氣運行。功候修養。於是乎知所宗已。故修者論先天。是不知先天也。修者言後天。更不知後天也。先天後天。一炁同化。既云同化。何分先後。先後不分。乃知一守。一守之功。守其誠者也。一守之候。守其堅者也。誠守者。誠適。堅守者。堅適。適其所誠。先天見已。適其所堅。後天化已。化後天於先天。歸先天於無形。無非自然之功用。又何有一氣二氣無數氣之分判哉。不過炁之與氣。子母之統系也。子母之統系。真宗之基礎也。真宗之基礎。虛空之相凝也。凝其虛。方知氣凝。凝其空。方見氣化。氣不凝者。氣必不化。不化於氣。炁何以交。交於無形。乃云大化。交於有形。乃入幻境。各方坐到悟到。必知二氣之分。一炁所化。太極之立。在於太素。因其素而爲修。因其修而爲養。則炁功氣候之相合者。卽云天人貫通。又安有炁氣之相分於形色乎。炁於道曰修。氣於道曰養。修養雖云炁氣二功。仍不離乎一誠。故曰。道在自然。慈在無形。能以自然無形爲修養。則輪輪轉轉。氤氲



氤氲之氣息。必知氣宗之所化。更必知悉虛之所運已。雖云玄妙。不離平庸。天地定位。由是爲化。萬物化生。是卽云母。不息不已。是曰真宗。宗維於固。基必立於固。是必從無形性處。坐到無性色中。方知乾坤宇宙。天人物我。皆在氣化之中。夫豈有他哉。自然而已。何云自然。適虛而已。適虛適靜。坐之真宗。各方悟到坐宗之化。方知悉宗之凝。悉氣交於無形。方能治於一爐。此五千紀以來。無形修養之基礎。始克由無爲以尋其宗已。慈航普渡。在此一舉。衆生胥渡。亦於是賴。各各逢此盛會。更當益加奮勉。則浩劫之化。必在目前。妙山不遠。各問心頭。各各勉旃。各各慎旃。又何懼乎道魔相爭。更何畏乎清濁不分。祇要堅守是悉。靜是息。道慈真宗。人人皆固基於坐功之中。以化慈候於潛默之轉移已。各各悟勉斯可已。悉卽在是。自然亦在是。堅靜亦在是。坦適更在是。無非一誠而已。不必云紅玄相濟。亦不必云嬰姪相交。更不必着相於坎離之抽填。惟在吾心自定而已。定必有止。止必有基。基無所基。以虛爲基。庶乎有爲之母。無爲之妙。吾道一以貫之已。各各靜守是悉。斯可已。其慎之。

昌佐神訓曰。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夫反之所以爲道之動者。以其對待相磨之故也。夫弱之所以爲道之用者。以其無對待而流行不息。無險以阻。無畏可怖也。世道一源。善惡同歸。彼此者對待之相分。分而觀之。各有其體。各顯其用。是以有反而主乎動者。有弱而推乎用者。合而觀之。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萬物芸芸。吾靜而觀之。不轉瞬而各歸其根已。明此根本。可以不隨動者而妄動。可以不沉寂者以歸滅。淡處乎不動不靜之間。握乎一動一靜之權。大德若不足。不見乎其或動或靜而有所爲也。故大德容貌若愚。愚者道之反面也。愚而省私。亦足以發。既發已。豈非道之動乎。是以志以不素爲主。其不素處。於容缺然。其心靈運會。早以透大衆一層。不沾沾乎有形有質之物也。各方既力事乎修。亦力事乎展化。推心當然。於道之真體。認識清楚。所以各修於反道之節。兩見其可。然究尋根源。尚有過火。弱爲道用。若一味弱而復弱。不見其有所爲。是徒弱而不振也。用意安在。反爲道動。若人動而不力反。是徒遭乎動。無煉乎吾之身性也。必有動卽反。反而行之。有弱而用。用而力之。始克得無爲而無不爲之真也。各各力行是要。

## 道不可離

老祖訓曰。道何謂而名也。以其所行而不可離者。故名曰道。故曰行乎世。以濟乎心。身之所安。而無絲毫強制於其間者。是道之大本也。上古之人。行其道。而人勿知。順其道。而安於無爲。中古以降。每以道爲口舌之論。以道爲形貌之具。故其處世言道德。而行乖謬也。迨及近世。心焉愈巧。性焉愈惡。而人道更形離絕。此世叔之愈不易弼也。故曰。救劫之本。修道爲先。今日人心日惡。蓋離道而失修者遠矣。人之於道。固不可離者。非不可離。離則無所爲道矣。道在。人世無大不包。無小不在。人之與道。有似或離者。非真離之也。果其真離。卽無生存之理。而其所以似離者。皆着於色相。善善惡惡。人自異趣。不知向善。則惡念日增。善心日昧。其心不存。其身亦難自保。其始非無善心。因人自昧而亡之。豈得謂道之不在其身耶。且人之一身。固無日不在道之中。一自新說紛騰。則常在身中者。不妨卽在身外。然究乎道之原。則身在卽道在。昧乎道之本。則道在而身不在也。夫富貴功名。亦人世羈縻之類。而其實均可淡忘者。是心身之欲也。而非道也。道則範夫人情之正焉。道在天地。可離者。必非天地之道。道在人事。可離者。必非人事

之道。舉天地人世之道而離之。則將離乎天地與人世矣。况乎道有本末。其一事一宜者。道之所以萬殊也。其萬事一宜者。道之所以一本也。本末之間。發散不可見。充實不可窮。大道固自在目前耳。乃不及者。必高視其道。太過者。必卑視其道。是皆自昧其道也。試觀古今之運會。不可窮。惟大道之隨時變化者。可推之萬世而無弊。是以形形色色。無不予人以各正之理。而不遺萬物有離絕之憾。惟清淨寂滅者流。每索道于虛空。鮮見寡聞之輩。或求道于淺近。是皆昧于一己。而不知道本爲無窮也。夫人生一日不可絕者。莫重于衣食。一日不可須臾離者。更莫重於大道。惟衣食也。大道也。必賴乎人力而爲之耳。故桑麻不植。五穀不種。衣食由何而得。賢者不出。智者不行。大道由何而宏。愿今諸方。識乎大道之不可須臾離。亦如衣食之不可一日缺者。則道化之昌明。自有日已。

孚聖訓曰。一炁凝輪。孕而清升者爲天。孕而重濁者爲地。靈運返旋。息息化化。中而生。生而靈。靈而備者爲人。其有陽多陰少。或陰盛陽微。或全陽而偏乎燥。或全陰而流乎溼。故生而爲動。爲潛。爲飛。爲植。爲非動而動。非潛亦潛。似植非植。形形物物。無一非後天地而有。得一氣之偏者而然。以思乎此。是以悟道也者。無無名。亦無無名盡。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無有。是以無不

有無不包。是以包乎外而充乎中。中而無內。小不可破。大而無外。荒渺難載。曰太極。曰無極。誠不得已之言。本無可言。不得不言。本無天地之實質。無人物之實形。生而後化。化而後有。有而復無。無而有。有而無。萬物芸芸。各歸其根。視不可見。聽不可聞。搏之不得。不可究詰。是以曰道也者。無無之真宰。有有之靈明也。在天曰太乙。凡星辰日月之軌度。悉遵乎此而定而行焉。凡地之山川草木。皆振乎此而存焉。其在於人。則曰三陰三陽。奇經八脈。因是而之焉。則曰道。因是而由由化化。措措吐吐。任何種有象無象。均不可須臾離。是以又曰經也。夫經者。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天地之道。人物之道也。既不可須臾離。而強離之者。是曰離經畔道。離經者。在天地則四時不正。風雨失調。在人物則天扎災厲。故經傳於世。而天地和。萬物平。吾各修人得春氣之吹噓。知夫天地得以清甯者。吾身亦得而平恬之。其故即得乎經常之道。運乎一身者也。知經之爲經。大而無外者。如是而安。小而無內者。如是而順。如非三生有幸。胡可得領一部。而參而悟而澈。而得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永垂不朽哉。各子可於誦讀之餘。多加悟會。會諸心。體諸行。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其不得而爲言。或得而不善養善悟者。豈可同日而語。各各細悟。自可得字字句句之真義於圓

充之中已切記知之。

尙真人訓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人之於道。能斯須莫離。則後天之靈可固。而後天之氣可化。然後由後天而返乎先天。則清靈永固。歷萬劫而不磨。道之於人。弗見弗聞。而亦無所弗含。無所弗容。以之化世。如春風風人。夏雨雨人。雖不言化。而無不化。故曰有道則治。無道則亂。治亂之機。視乎人心。人心向道。則天下治。人心背道。則天下亂。乃一定之理也。夫道之要。推其本源。不外一慈。修己渡人而已。坐者。所以修己。內功是也。坐以靜心。滌塵洗滌。以除俗障。而返性初。慈者。所以渡人。外功是也。慈以濟衆。拯災救急。以拔羣苦。而培德修。是以內功外行。兩不偏廢。非止獨善其身。則又兼以善天下也。故善修者。平心正氣。蓄精養神。則靈氣充盈。自入乎道之堂奧已。夫道高矣。美矣。其有形乎。其無形乎。其有相乎。其無相乎。色也。空也。有也。無也。色色空空。無無有有。無所弗包。無所弗化。包有天地。涵蘊萬有。渾渾噩噩。而道存焉。道本一致。不過因時因地。各制其宜。於是因修而殊。是以儒也。釋也。道也。耶也。回也。莫不以此道而貫之也。後之修道者。不明其旨。各執己見。各樹一幟。分門別戶。彼此相爭。舍本求末。迷真逐妄。尙虛誕而矜其能。務奇異而炫其術。以致釀成巨禍。深爲可懼。今尤甚者。芸芸之衆。自

甘暴棄。輕視禮義。不重道德。犯上凌下。倫常喪盡。若不速省。則異日之災禍。更有不堪言者矣。

### 大道根源於炁

老祖訓曰。大道一炁之運化也。一炁大道之體用也。運化得適。體用合度。道與炁之爲運於體。爲化於用者。有無之中。皆有相輔相助之功候。卽於此功候中。以得陰陽之宣洩。五行之定轉。而炁之爲功用也。亦於此中而有妙化。以道爲體。以炁爲運。體而得用。運而合化。以是道之爲用。炁之爲化。乃可因功候之適。道而後慈。運而化之。炁而後氣。化而運之。是故道慈與炁氣相合爲體。相化爲用者。無形有形之中。皆有至妙之功候。以炁氣道慈之間。以合乎功候之適也。吾道之所以爲體也。卽以炁而體之。吾慈之所以爲用也。卽以氣而用之。體用之得。得自功候。功候之修。修自炁氣。是以炁氣之相運相化。有無之間。均有至妙至適之功候。以合於道慈之中也。各各悟修功候。以進於道慈者。亦無不以功候之悟修人。修自氣平。悟自炁充也。氣得平者。後天乃成。炁得充者。先天乃適。適得其成。成而補之。以補炁氣之合化。而合功候於炁氣之中者。先後之間。於是感乎妙化於有無之間也。無形而化生於有形者。炁之正也。以先天而入後天也。以氣之平適。悟得靜功者。後天之氣得補精神之體光。而後後天之功返回先天已。

更以先天之炁。以化靈明性善之妙候。即可得以先天而旋後天也。各各悟修功候。本以平氣充炁之間。以求至平之靜功。得至中之動息。所以爲運。所以爲化者。靜動之間。得合炁氣於有無也。炁氣得有無生化之功者。道之爲體。慈之爲用。無不以功候之適。適於自然。以自然之功候。入於真適。所謂真功候者。於是因此中之運化。得乎合化之適已。功候既能得合化之適者。所以爲運化者。乃可以功候之中。證乎炁氣。於炁氣之間。進乎道慈。而後悟修功候。無在非適。無在非真。無在非自然也。各各悟體於無形有形者。以道慈之體用真適。無不以道之自然。以得乎慈展也。更無不以慈之自然。以得道固也。固之展之。道慈進展。自可於各各功候之中。一而悟得也。諸方於十餘年來。悟修功候得於真適者。皆順功候之自然。以得炁氣之真適。以悟氣之充平。而悟道慈之自然。所以各各悟修之功候。皆可得入適途。以臻至妙之境也。諸方悟修功候。既能以炁氣之適。以入乎至妙之境。尤須以各各至適之功候。以展道慈。然後各方所以得證於功候者。方云真功候也。欲以功候而悟道慈進展者。必也以炁氣之所以爲充。所以爲平。加以悟修。而後功候所在。當能以炁氣之悟進。以證功候之適。功候得適。以悟於時機之妙。可即以功候而合乎時機也。時機所在。在於無形者機也。在於有形者時也。功候所在。即在有形無形之分。蓋可以功候合時機之所在。而後時機得適。以運道慈者。無不以各各之適功爲道也。無不以各各之適候爲慈也。是以各各之悟修於炁氣者。功候之根本也。悟修於功候者。時機之根本也。悟推於時機者。道慈之根本也。悟展於道慈者。證妙之根本也。證妙所得。即功候也。是故悟修有得。有可得其悟推之適矣。能得悟推之適。即可得悟展之自然。能得悟展之自然。自可得證妙之真功。真功所在。即先後之根本也。各各悟修於先後之間。所以得氣平炁充者。皆在功候之適也。

太上老君訓曰。大道生化。一炁之運也。真炁運蘊。有無之默也。默運轉化。妙靈含虛於靜動之中。以成有無之形。於有無之中。以成虛實之體。於虛實之中。以明陰陽之氣。氣之所在。於先後之間。以明炁氣之形體。亦即於炁氣之間。以明道之形體也。故吾道之體也。即炁之正也。吾道之用也。即功即德即能。以此悟道之形體者。陰陽之氣。於是以五行之定轉運化。而得大道之形體有無也。道之運化生息。其於有無之中。虛實之內。靜動之間。皆以自然之炁氣。以明當然之炁真。真素運蘊。乃可於有形無形之中。以得道之生化。而明形體之運機也。機者生機也。生弗已之機也。大道之生生妙機。所以見乎生生弗已者。炁之正也。氣之平也。至正平中。以炁

氣之元始。而明真素之所化。化之於無。無形之炁也。化之於有。有形之氣也。化之於實。實體之道也。化之於虛。虛體之道也。化之於靜。靜形之道也。化之於動。動形之道也。道之形體。所以因炁氣有無而明。虛實靜動者。以其形體所運化。而後見道之當然於自然之中。卽以至理以達道。以真理以悟炁。炁之一解。所以明真理者。道之真理也。道之真理。亦不外於陰陽五行之中。以以上四方之定位。而立道之真基。真基者卽素也。卽炁之未動者也。是以因定位以明輪轉之功效。以輪序之妙功。而洩炁之玄玄妙理。道之真理。可卽於此以明乎定位所基。以推測其變化之妙運也。道之以陰陽者。非五行何以明生肅之理。所以有四方四時之輪序。以見五行妙運於陰陽之中。亦卽陰陽調治於天地之內。亦所以明大道自然於真炁之中也。吾道之體用運化。本以不可形而無不可形之理。以求道之真妙有。而得妙有化虛之真功也。虛者太虛也。太虛所在。至空至寂。空非無也。寂非渺也。實因生化有機。而以至空不空之妙化。以求至寂不寂之實功。實功所在。以道之真體而明妙用也。以炁之真素而明玄理也。是以炁氣所在。無論虛實之形體。如何變化。如何輪轉。其能有一定之主宰於無形之中者。道不能離炁。炁本戀道。是故以炁制素。以素戀炁。炁之靜者。靜而動已。炁之動者。動而靜已。於是因靜動所在。以推

乎虛實之體。以虛實所在。以明有無之形。以有無之形。虛實之體。而明炁與道之妙用者。無形本有形也。虛體本實體也。以此觀之。當知無爲而無所不爲者。道之真化。寓於此中已。亦卽炁之所得而明。無爲之無所不爲者也。吾道之形體所在。十餘年宣化。而道之形體可云詳備。但能以洩道之形體處。亦不過一枝一葉而已。是以一紀之訓修時期。不爲不長。又必須展期行修者。實因各各所以悟得道之形體。必不能得盡詳也。所以行修亦卽以各各雖能悟得道之詳細。亦可於行修時間。而行其所悟也。是以道之爲功。於各各悟修之中。可以適於功候者。卽在各各之悟於道之形體而判之也。各方之功候。是否能適。尤亦各各悟於形體之適否。以明之。所以道之爲功。雖以悟行之間。以明功候與形體之適否。而其所以得適爲形體功候者。亦須以炁氣之秉賦如何以定之也。所謂先天之不足與夫真充者。卽在此中。何以云此。蓋先天之充者。卽炁之充而清。清而正也。先炁得正。所以爲形體。所以爲功候。無不得正。正之適之。功候與形體。亦自適之。此卽先天所秉賦者之必要也。而其先天不足者。則必反是。所以炁之弗充。弗充弗清。弗清弗正。炁弗得正。則形體功候亦因而弗正。弗正弗適。功候與形體。不能得其真適。則功候之所以因先天秉賦者。卽此之密切。各各知此。所以得乎先天者。先天得充。在於

秉賦。先天秉正。炁充自正。炁得其正。功候形體。亦自可得。其至正至平之真適。而後以功候證炁氣之充平。以炁氣悟道之形體。以形體悟道與炁之妙化。則大道自然之理。而以炁之妙化所在。無不因無而有。因虛而實也。更無不以靜而動。以陰而陽也。吾道之形體在於無形者。炁氣也。在於有形者。功候也。炁氣之所以爲修。以功候而得之。功候之所以爲適。以炁氣而成之。是故先後合天之中。不有炁氣何以得精性之體。神靈之光。不有體光又何以見乎功候。此先後合天之間。皆惟炁氣是賴也。炁氣既有悟修精進之煉養。不有功候之證妙。又何以得炁氣之真適。是故先後悟修。不有實功。不能明候。不有虛候。難以證功。是功候之不可偏廢。亦功候之不可相離也。以此悟修功候之適於炁氣者。皆自悟修之中以得之。悟而不修者。是空虛之談也。修而弗悟者。何以知功候之進退得失也。是故功候之中。炁氣之內。必賴悟修弗偏以得之。各方對於吾道之功候。既以內外兼修。當然無偏倚之弊。既弗偏倚。亦自無功候之弗適也。既無功候弗適之弊。亦自無悟修之偏也。各各既能得至適至正之功候於炁氣。所以悟而明之。明而行之者。當於各各之功候所得。以行大道自然之形體。形體運化。自可以大道真適。而明真炁之始祖也。各各悟修功候。於後天而先天。於先天而明炁氣返旋之妙。功候之適

途。皆由漸而進。有一定之序。卽有一定之悟行功候也。因此悟行得適。故道之形體運妙。亦自可真適也。不能得道之真適。以運化形體者。皆各各悟修功候之不能順於序也。但功候悟修。所以因後天先天之適途。以得返旋者。雖有一定之序。亦不過於功候未證妙適之時。以言之也。卽有欲以觀其姿。無欲以觀其妙也。其觀於妙者。何爲其適。何爲其途。雖不能明其適途所運。但妙之爲妙。無不適於妙途。以運功候之悟進也。各方之悟修先後。所以有一定之適途。而言於未證於功候成時者。卽此之謂也。各方明此。以功候悟修。證於妙適。則炁氣所在。可得合之爲一體。化之爲同用。則炁氣所以爲形體者。無所爲形體也。道之所以爲形體者。亦自無所爲形體也。以此而悟之。則形體所在。雖不能以着相而至滯澀。但其活潑潑之妙靈。與神同光化之於炁氣之中。運之於先後之內。雖不可言道之形體。而道之形體。已畢現於有形無形靜體動體虛相實相之中已。則大道之爲生息運化也。合炁之真素。以得道與炁之同體異形。而見炁化道化之不可分不可別也。各各對於先後之功候。悟修所得。可以於炁氣之中而得功候之適。以功候之適而明道之形體。然後以至明之道體。以運用之道之功。卽各方之功。道之候。卽各方之候。以此悟之。大道之形體。卽各方之形體。大道之真炁。卽各方之真炁也。是故各

各所以悟修於先後者。必以炁返旋之功候。以至於炁之真始。而後可以炁祖主宰於無形之中。主宰恆存。而後功候炁無不自然妙適也。各各以功候而悟炁氣。以炁氣而悟大道者。相合相化。卽在此中也。是故各各悟修大道。卽以功候至正至中之妙運。以見無形有形之生化也。蓋生化者。運妙於陰陽之內。卽可以此而爲功候之適。亦可以此而爲炁氣之主宰也。各各所以因悟行功候之得。以適於炁氣之中。則各各於後天之氣平。先天之炁充。必須於各各之功候所適者。以適於炁氣充平之內。則炁氣之煉養。而得至清至充者。無形之中。以見乎大道之妙形。無爲之中。以得乎大道之妙用。是故道之所以以無形無體。而至無名無爲者。以炁之主宰得定。無不可得乎形體。無不可得乎名爲也。以此悟之。各各所以秉先天之真充。以運道之形體者。自然之中。可以得乎妙用也。各各以吾道觀察之。卽在此中以體明吾道之爲悟行也。十餘年前。本爲各方悟煉功候之時期。殆以道之教渡宗旨而行內功外候也。惟是功候悟行。此時無論悟之澈否。行之宏否。皆在訓修之中。以求盡心盡力而已。但各各得於此間者。往往因未能悟明吾

師化渡之本旨。亦弗明化渡之定時也。是以悟行道之大體。以爲功候體悟。而勵於道慈者。固

有其人。但不免仍有以悟修之功。求其僅適道體而已。其或不能了澈道之大體。亦不過於功候之間。見人如此。己亦如此。或因人之所勸而如此。是則道之進展。必不能臻於至適之途。亦不能進於妙化之中也。



## 炁氣爲生化之源

老祖氣母歸宗序曰。大千世界。非道莫可以救劫者。有由來已。劫不出數。數不離劫。欲明本旨。先明炁氣。炁氣相交。乃化羣倫。羣倫有自。乃化萬形。萬形有性。乃有是命。命既有立。而後靈神形體。乃能一一孕諸無形而化有形。有形者不可以常存。於是以亡者爲存。而存其根。根基既立。乃能堅性。性既自堅。命乃是賦。賦是命者。必賦是靈。靈蘊乎形。形乃爲體。體於至道。乃合於中。中和之氣。藏於先天。乃爲靈極。靈極既分。乃爲太極。太極既立。而後一胞之虛形。乃能立於洪濛世界。而爲萬有之母已。萬有之母曰氣。而氣之母曰炁。炁有其母。乃云真炁。真炁之化。母也爲子。於是炁子化萬有之母。而爲大千世界之根基。此從人羣物類未分之際。一片汪洋洪濛而言也。及乎天開地闢。乃爲氣基。氣基既立。乃有萬有。萬萬有有。皆從一一之先天無物而來。而其開闢化生之功用。更在無形處以合有形。無體處以立真體。夫然後大道之立於世界。無非氣母爲之本源。而其萌動於無形者。亦無非氣母之所化而已。知其所化。必知其本。知其本來。乃有性自。性之所自。自於無無。無無之先。息息爲主。息息者虛。息氣者實。虛實之間。色空

相化。由是言之。可知大道之無所窮盡者。炁化爲氣。氣化萬形。萬形仍歸一氣。一氣仍歸一炁。炁仍歸於玄虛。而玄虛之間。無無爲主。是即天地人三才未定之先。即有一個炁胞在。而此炁胞之藏於虛者。亦不過玄之又玄而已。各悟其玄而修其玄。修其玄而養其玄。養其玄而充其玄。充玄於妙。妙乃化形。形化於氣。氣蘊是靈。靈賦於性。性賦是命。命之所皈。無非一體之堅。堅。靜。堅。虛。虛。堅。而後自適。自適而後自然。此大道所以貴乎自然。而後一炁圓圖。乃能因其化而爲造。因其造而爲虛。因其虛而爲實。實則立中。中則守和。中和之氣。達於四方。而後萬有之母。乃可以因炁之和。而合於氣。因氣之分。而分於靈。因靈之賦。而賦是性。是則自於性者。莫不由是炁爲之轉輪。而轉輪之炁六氣六。〔註經隨人集以淡虛玄空無妙爲炁六。陰陽風雨晦明爲氣六。天集以虛清淡古妙息爲先天六炁。陰陽動靜空玄爲後天六氣。〕亦無非自然之運化而已。知乎炁子總化。世界爲之主宰。必知氣母之分於世界者。爲形爲體。爲靈爲神。終必歸於自然之化。而歸於宗而已。

炁子者。先天之化也。氣母者。後天所主也。因先天以化後天。因後天以歸先天。然後知自然之炁胞。無非圓圖而已。圓圖無非無物而已。無物者有物之自。知其所自。則知功候修養。無非靜

適而已。以其所守而適其靜。則息息不已者。方能處處尋其宗而守之也。

天地之生。生於一炁之化。人物之生。生於二氣之交。二氣之分。分乎界輪。界輪之運。運於炁氣。故知淡虛玄空無妙六炁。方可以知陰陽風雨晦明六氣之所自也。以是論功。功在於靜。以是論候。候在於潛。以是論乎先乾後坤。則知炁氣之轉輪。皆在息息不已之中。尋其真窠。而後大道之本源。方能一澈卽悟。一悟卽通。

老人始得與爾諸弟子研其宗之所自己。其各善守是息。以充此先天之靈胞。方可與言性自命皈。而真炁亦可於此守其真玄之境已。

炁也者。一無所有者也。無有而無不有者。乃云真空。真空之中。能包羅萬有之母者。方可以云炁功也。故炁功之靜者。本來圓圖。而炁功之動者。則分界輪。分乎界輪。乃有數理。既有數理。乃分動靜。動靜剛柔。無非一系。一系之宗。心靈爲主。先天有心。心在於虛。後天守心。心在於息。心守是虛。性不得而主之。心適於息。命不得而主之。此性命之所以云性命者。雖與心靈相合。而不得云心靈之主宰也。是以主宰乎萬有。必云炁化。轉移乎功候。必云氣生。炁化於靜。靜乃息。息氣生於動。氣乃自息。息於靜動。無分界輪。而後一炁之相守者。方可以悟到坐候之自然。其

中蓋有自然之性命靈神在焉。譬物喻倫。可知其概。人之生也。生於至靜。至靜之始。卽有動性。動性之自。自於先天。先天之性。藏於炁胞。炁胞之存。存於一仁。一仁之藏。藏於根玄。根玄之凝。凝於妙化。妙化之轉。乃有胎元。胎元之自。自於靈息。靈息相通。性乃賦命。性命既賦。乃有靈神。靈神相合。形體乃動。動於無爲。無爲之體。體於自然。自然而言。自然爲動。自然爲視。自然爲聽。而其自然之覺悟。亦非勉強所可得來者。此從人胎悟到。而萬有中之動植。亦何莫不然。知其爲先天之性自。方知炁動之化於後天而爲氣運者。無非靈神合於息息之動靜已。

靜功動候。在自然之息。息以主化。主化者。化中有生。息以主生。主生者。生亦滅化。是卽氣化物質之本源。亦人羣物類先天中自然之妙玄也。故以炁爲化形。而以氣爲生體者。則更謬已。故曰先天之先。本無一物。後天之後。物在何處。以是悟之。自知先天之先。後天之後者。無非至空至虛之一胞靜守而已。

老祖訓又曰。天地者生化之場也。萬物者生化之跡也。生從何來。化從何去。來去之間。生化之關鍵也。是誰主生。是誰主化。炁生之。炁化之也。炁何以主乎生化。虛輪爲之運也。既屬虛輪。本無一物。既無一物。從何而生。從何而化。其生也非自生也。必有生之之樞。而後乃見其生也。其

化也。非自化也。必有化化之源。而後乃正其化也。生而復化。化而復生。生生化化。自然之理也。有自然之理。乃有自然之機。有自然之機。乃有自然之妙。妙道玄微。通乎炁也。炁孕成胞。胞運成系。所系惟何。形系之也。雖云乎系。乃是無形之系。雖云無形之系。而系形之基。從斯立焉。所以溫養胎元。至於成熟。而白炁自然冲於胞系之室也。一冲胞系之室。而金生已。炁能生金。金能生水。水能生木。木有所生。必有所剋。剋乎木者。又屬乎金。可見生之輪。水主之。化之輪。金主之。因生而顯。因化而隱。迭爲循環。始終本末。以一貫之而無遺也。以一貫通。無所謂始終。無所謂本末。雖云無始終本末。從後天以爲立論。不能不以目之所見者。定其爲始爲本。爲終爲末也。其在先天。一無所有。統始終本末而渾化之。然先炁主合。朕兆未現。後氣主分。質體乃顯。有始有本。所以自生。有終有末。所以須化。生化之機。是金水妙合之精也。有水以成形。春生之。夏長之也。有金以肅殺。秋收之。冬藏之也。生長收藏。循環不息。天地之妙序也。人受生於天地。理之備於其身者。猶夫天地也。既猶夫天地。一生一化之機。自與天地無差殊也。雖云無有差殊。而不能如天地之合其序者。失自然之機宜也。何以失之。強有所爲以致之也。強有所爲。即有所執。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必然之事也。天地本無爲也。花花絮絮。自生之自長之也。空空洞洞。

自收之自藏之也。人果能明此理。以順天地生化之機。不假修爲。自可以得自然之妙已。自然之生化。寓乎人。自然之呼吸。運乎氣。何以運乎氣。一呼一吸。即是生化之來源也。天地有大呼吸。所以有春夏秋冬。修人有小呼吸。所以備仁義禮智。天有四時。而寄旺於四時之末者。土也。人有四端。而通貫於四端之中者。信也。信以成之。無信不立。信之時義。不綦大哉。履信思乎順。所以吉而無不利也。何以吉無不利。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以信爲履。心無所外。心既無外。純以天行。即是虛輪爲之運也。虛無所着。默而合濟。何論乎天。何論乎人。人天之間。一氣爲之氤氲也。故善修之子。以虛爲主。欲養乎虛。先制其心。其心克制。其神自凝。其神既凝。其炁自充。充炁化氣。生生化化。機自心運。炁自心通。亦無所謂運。更無所謂通。而通運之妙。有莫知其然而所以然之致者已。其各味之。勉之悟之。而大生大化之源。裕之於身。而萬物之生生化化。悉從一氣。而澈其妙樞已。

炁氣運化。陰陽調治。有形無形。以明生化之道。靜體動體。以判化運之機。道之機也。於有形有體之間。以推悟無形無體之本。是即於功候悟修之中。以求道之真遠。而悟炁之妙化也。真炁所生。本以無形之形。以見真形也。真形生化。以運於先後之間者。功候所在。皆自靜動有無之。

中以明之也。道之本體。原以無形以生有形也。炁之本體。乃自至虛以至於實有也。是以天地陰陽之運化生息。而奠萬物之運化生息也。所謂萬物者。以炁始之真素。而明靜動之機。道與炁之關要。即可於此中以明其真達也。炁之與氣而相運化者。功候之使然也。功候之悟修而並進者。悟修所得。以真適而運之。以運妙而證之。證功證候。所以見功候於炁氣者。先後之間。乃得以炁氣之本體。以洩乎天地陰陽之妙用。是以道與炁之化也。自氣一成之。於是氣之爲用。本炁之真素以見靜之妙功。靜功所得。得自炁素。素之所以爲運化者。其在炁功。則以可虛可實之本。以化能有能無之候。候之所得。自可於炁化中以得炁氣之成。所以成後天者在此。所以成先天者。亦始於此也。故曰。先天功夫。後天成之。後天之氣。可以見於實有者。非自靜中所得。不可謂之適也。是故氣之靜也。可以運修之爲功。氣之動也。則須以靜極之真功。方可以靜動之運妙。而同證於功候也。不然。氣之動也。則因後天弗充之功。以致氣動之候。易入錯途。則後天自功證候者。不可得入先天也。以氣養弗充。炁亦弗能得適妙也。吾道悟修於先後之間。功候之爲運化。不能不於炁氣本體之內。以悟其適途。以俾炁氣之所以生化。以得生化之適也。炁氣之所以運妙。以得運妙之適也。炁氣之所以靜動者。以得靜動之適也。炁氣之所以虛實者。以得虛實之適也。炁氣之所以有無者。以得有無之適也。炁之爲虛。炁之爲實者。可以明乎陰陽也。以其虛實而明陰陽者。功候得之已。得功候於炁氣者。先後明之已。明乎先後者。以炁而動。以氣而靜。靜動既得。所以見乎坎離者。亦自可於此中之運化。以得適於炁氣之中也。吾道之先後功候。無非以炁氣生化妙適。以得功候之生化。功候得乎生化。以炁氣所在。而明功候生化之所以。以功候之所以生化。而見炁氣之始體。則炁氣合化於先後者。功候之適妙。以見炁氣之所以也。炁氣之所以爲形。所以爲體。所以爲運。所以爲化者。以炁氣先後之別。功候各有不同。以功候之不同。而運化者。亦自殊妙也。功候之爲運化。以合於炁氣者。當於功候。炁氣之悟修所在。以得之。悟修所得。更須以進境所在。以明得之爲適。適之爲功也。然後所以見乎炁氣者。可以爲功候之運化。以爲道之運化也。是以天地陰陽之炁者。以人之炁氣所乘。而合天地於陰陽之內。則人之爲功候者。即天地之功候也。天地之爲運化者。即人之運化也。以此而悟之。則人之爲三才者。以炁氣之真素也。以炁氣之真素而合天地者。人之功候也。是以人之爲運化者。無論悟修如何。皆可以合天地爲三才。人之爲功候者。以其功候悟修。而得天地之運化。則人之功候。可以得炁氣之素。以合天地之正充。而後可以合之爲體。化之爲

用。體用得適。以天地人身之妙運。而明炁氣之全功。則大道之所以爲形體運化者。乃可於此見之已。各各之功候。悟修也。以各各之功候。證妙。以判功候於炁氣之正充。亦自可於人之正充。而得天地之正充也。吾道之功候者。本以虛實以悟煉之。悟煉所得。以有無而證之。證之得適。以炁氣而運化也。各各之功候。悟修。以後氣所得者。運乎後天之妙功。以先天之炁化而明炁化之妙候。則先天之運化也。可以得而充之已。然後以炁充得正。以合氣於後天。則氣平而後化。功候於有無之內。先後返旋。乃可見於炁氣功候之中。所以因氣平而靜於坐者。功之適也。所以因炁充而動於息者。候之適也。以此悟乎動靜而明天地者。陰靜陽動。各有功候。是故以陰陽而化於炁充氣平者。後天之氣。乃可化於虛無已。先天之氣。乃可生爲實有已。以虛無而入先天者。神光合乎靈也。以先天入於後天者。性體固乎精也。是以先後之返旋。皆自炁氣有無之中。以明乎虛實。於炁氣虛實之內。以明動靜。於炁氣動靜之中。以明功候。功候靜動。即可以明炁氣之運化。以定形體之本源。然後道之所在。自克以功候而悟澈也。諸方悟修功候者。皆以先後之間。以炁氣而運化之也。惟炁氣所在。在於有無之間。本可以人之炁氣功合天地之本體。所以各各之悟修功候。均應以炁氣合化於天地者。以悟乎適妙。而後自得。以各各

悟於運化功候。以運化乎天地。則各各之炁氣。與天地悉合爲一。一體同化。共運於大道之中。則道之爲功候也。斯可云乎適已。各各以功候悟修。而體天地之運化者。即在此中。即以人而行天地之道也。各方之功候。悟進。能得於適途。以合天地者。即三才之定位。以三才而進功候也。不如此。則以未適之功候。而合天地者。必不能得三才之適功。以合於大道也。是故三才者。人人可以合天地而爲之也。何以天地運化所在者。不能同體共用也。夫天地者。本好生之大德也。人人既可與天地同化。何以未能盡沾乎好生之德已。以此悟推。自可明天地與人之運化者。固有一定之形體運化。以爲體用之適。但人之功候。弗證於適者。自不能以適而合天地之功也。所謂人之功候未適者。其炁氣亦自弗充。弗充。弗正。則不能以天地之炁氣而與人合化也。所以人同體也。而有君子小人之別。功同證也。亦有自適否之分也。以此明之。三才固爲定位。而小人者。斯非可已。是故悟修功候。以炁氣所得。以明功候之證妙。然後乃可以各各之功候。以合乎天地。反是者。則不得以功候而合天地也。違言合道之用乎。各方之功候。悟修。以炁氣有無之間。以明功候之正充。以功候之正充。而得運化之妙用。然後所以爲功候得適者。吾之炁氣。即天地之炁氣也。吾之形體。即天地之形體也。吾之運化。即天地之運化也。吾之證

妙。卽天地之證妙也。能得證妙於天地者。乃可合大道之真。原以爲大道之運化。則各各之功。候。炁。運。化。證。妙。者。卽大道之所以爲功候。所以爲炁。所以爲運化。所以爲證妙也。而各各之悟修所得。當能於有無之間。以合天地而爲三才之體。更可以三才之體。而爲大道之用。體用得適。卽非一身之體用可比。此乃天地大化。與道運妙之體用。以見運用之真。素於無形無不形。無體無不體之中也。諸方悟修功候。一紀迄今。所以證妙於炁。而見運化之功候者。皆須於自適之中。以見乎妙運也。自適者自然之適也。以自然之真適。而合天地之妙化。天地與吾同體。自可與吾同用。自可以三才之體用同化。以運化於靜動有無之間。道之所以爲靜動有無者。功候自可於此中得之已。道之所以見功候於先後者。於三才之炁。合於吾身。則吾之炁。與天地同體。與大道相感。感而運化之所以爲陰者地。所以爲陽者天。天者吾身之乾陽也。地者吾身之坤陰也。以陰陽之在於吾身者而調治之。陽聚陰散。化而合一。一體相運。可以爲虛。可以爲實。以合道之功候。而得虛做實煉之效。功候之適妙。亦自於陰陽之間。以合乎天地大道之本體也。道之爲運者。卽本此而運之於炁也。各各以三才同體之炁。而合大道之妙運。炁之所得。亦自可於有形無形。有體無體之中。以不可形體之大道。而爲炁之形體。

各各明斯。自可以大道之炁。而明功候之炁。亦可於各各之氣。而證乎真炁也。各各悟修於功候之中。以吾道之運化。以證之。當明吾道之降渡也。本以大道之運化。以運天地生生之機。以天地人身之形體運化。而悟道之所以也。以此悟之。自知吾道之功候也。無論先後有無。以及虛實靜動之中。無不以各各悟修所得。而成真實之功也。卽如一言一事。不以大小爲體。凡可以見於功候者。皆以無生有。以虛化實也。而後功候所在。自能以諸方悟證所得。以合三才之體。而運大道之妙功。則大道之自然者。以各各之自然妙適。合之爲體。化之爲用。而後體用所在。自得。以各各而感於有無也。進而言之。吾道所在。自可以吾道而運化於天地也。此尙爲後天之功。將來妙化之功。不惟天地間可以得見者然。無形之中。妙樞所在。尤爲至大至剛至妙至適之真道也。則諸方悟修所得者。自可以功候所證。以得此中之自然妙化也。

慧聖訓曰。妙哉。炁。厥爲化樞。一炁化二。二化乃氣。氣分陰陽。乃定化運。化運之開。炁氣之交融也。化由氣運。氣由炁函。炁一成胞。胞一天地。天地之間。飛潛動植。風雲雷雨。忽焉而現。忽焉而隱。忽焉而大。忽焉而小。大小隱現之迭乘。以氣運之動罔不臧也。飛何以飛。潛何以潛。動何以動。植何以植。風雲何以變幻。雷雨何以交作。其間之所以然而然。以炁系之靜而有本也。不

有所靜。焉有所動。不有所動。焉顯其靜。靜動不失乎時。其道未有不光明者也。其化未有不暢適者也。化開於天。而成於人。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聖人者代天宣化者也。位正乎中。自系生生不息之機。既系生生不息之機。自通生生不息之化。自握生生不息之樞。既握其樞。化之之權在我。我能宏化。裁成之而不過。輔相之無不宜。裁成輔相。公平正直之妙運也。能公能平。能正能直。氣化氤氲。人安而物阜也。不公不平。不正不直。濁厲瀾漫。人民同罹其咎也。既罹其咎。氣爲之阻。炁爲之滯。炁不通。黑暗即起。水光淼淼。燭火星星。草昧之景象。因之而顯現已。既成此象。衆生之際於斯者。如濁水之魚。如失舵之船。隨波逐浪。俛俛何之。既無所之。不能不思有所爲。既思強有所爲。不能不入於執。執者自敗。爲者自失。失敗之極。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徇人意。各持己見。人我是非之糾纏。日甚一日。無有了期。骨之體形。皆入劫網。世運不能不如此。人心不能不如彼也。世運人心。積弊已極。推其原由。皆因失其鎮定之力。渙其主宰之功也。不有所鎮。則道魔相爭。亂離之猖狂。何時得歛。不有所宰。化無其樞。厲階之成孽。何時得弭。是何作鎮。炁爲之鎮也。是何作宰。炁爲之宰也。鎮之宰之。是以無形之靈光。結爲有形之圓靈。以有形之圓靈。支配於形之物質。物質之支配。非有心於如此也。盡其在我者。形形

色色。花花絮絮。無不各遂其生。各符其性。既然遂生而符性。即是系胞之餘已。既系胞餘。孝弟忠信。皆成護丹之寶。禮義廉恥。皆成維國之脉。而其所以然而然之妙。並非執意必至於此而後已也。不過順其自然之機。自足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何以不疾不速。即行即至。同運大化之中。而我之所化。仍是寓於大化之中也。既寓於大化之中。不必賴我而爲之化也。我能默而存之。天地之功用。自無不隨機而化成也。化成無爲。乃見化樞。其所謂樞。無形之可見也。無聲之可聞也。雖無形聲之見聞。而形其所形。聲其所聲者。自涵於中而無或有遺也。何以如是。炁氣交融之作用也。炁氣交融。自然之妙也。得自然之妙。即可爲作宰作鎮之主旨也。鎮之宰之。在天地固屬如是。在修人豈有差殊。所以有差殊者。人爲之心。不能去也。不去人爲。自必強爲。既有強爲。自失化機。機之所化。不能待也。不能留也。一待一留。即不得投其機也。機不能投。事之相值。不是在前。不是在後。後先雖屬同揆。而其不契自然之妙。則一也。聖人正位居體。並非智巧於他人也。無非順機應變。而得時措咸宜之妙也。時措既宜。何待於爲。不待於爲。自然無所不爲。以其機之所值。心自然以動之也。一動即應。應後仍靜。常應常靜。無時非應。無時非靜。而順承天地之化。自有莫之爲而爲之致者已。是何修功以致於此。不過純任。即得其樞已。

純任二字。言之雖屬甚易。行之頗覺其難。何以如此。不肯放下自己之一點。所以處處反乎其機也。本院諸方肩寄道化。自負作宰作鎮之責。而所以能宰能鎮之者。當各有在。既無其機。反順其化。不無令人向往之殷。但炁氣通貫之際。尙不免有或滯之虞。非修候之不密也。非肩化之不誠也。實於證悟之處。而着意以爲之者。仍有時而潛滋也。願各各功益加密。修益加誠。則或順或逆之機。心君自然爲之冲動而來告也。其各味之哉。

### 炁化氣運靈爲之用

老祖訓曰。道之爲運。感炁氣之靈轉。以見機於有形無形之中。是以道之爲運。必也因機之定轉。以見感妙之時。時合乎機。機感於靈。自能於有形無形之中。以得妙適之時機也。故大道之運化。亦本此以見其形體。是以形體所運。可以爲無。可以爲有。無者空靈也。有者物質也。物質所在。非空靈不能明生化之機。空靈所在。非質物不得洩其微妙。此近數十年哲科之爭。可以泯於無形者。亦卽大道之運行。得乎時機之適也。吾道降世。原本悲天憫人之願。以救世也。道之救世。以爲運化者。卽在天人感化之間。以形其至微至妙之道。斯道者空靈之形也。而後以慈之真用爲道功。以道之真體求行修。以用輔體。以慈固道。卽以行修而得功。行於無形有形之中。卽物質之體也。能明空靈物質之所以爲形。所以爲體者。道慈之形體。功候之體用。皆可於斯而得之也。諸方悟修於訓修行修之間。以得功候之證妙者。卽以道慈之體用得潤世澤而已。而後以各各之功候以得道慈者。功候之當然也。以道慈而得濟世者。道慈之自然也。明其當然。行其自然。卽以訓修而明體。行修而勵功也。各各於道慈功候之間。體悟而勵行者。皆



自吾道之自然中。而行當然之事也。但以時機與道之形體。以悟推之。則空靈與物質之關要。實爲道之本素也。何以云此。各各既能明大道之本原。而後所云空靈物質者。皆可了澈已。但道之形體。原爲至空至虛之象。就理悟推。亦至玄至妙者也。悟其至玄至妙。以明至虛至空者。必曰不易。故以哲科而入於宗教者。明道之處。漸得正途已。推是哲之尙空。科之尙實。必求其不執於空。不執於實。而後以宗教之正途。攝合哲科之大旨。旨固當然。以追求自然之道。以道理之正適。體悟道之形體。自可以虛者而明。以實者而得氣。悉氣相合。道之形體所在。無所謂空靈。無所謂物質。皆以其相合爲體。相化爲用之處。而洩道之玄玄妙理也。而後所謂道之形體者。悉氣所在。卽其形體也。以悉氣爲運化之妙適者。功候是也。是以功候之合化於先後者。悉氣得適。功候自適。功候得適。道慈自適。道慈得適。所以弭化於世也。時之有形。機之無形。亦自可合有無於虛實之中。以得體用之運化也。吾道之爲運也。所以在於功候悉氣者。卽此中之妙適所得。以得道慈之進展也。道慈得進展之效。功候所運化者。卽救世濟物之功候也。各各對於道慈功候之悟修。均能體明。而後所以得適於時機者。卽在有無之間已。若仍以有無之形體。不可悟得實事。則以悉氣之功候運行。而覺先後之悟修。以先後之悟修。而明功之爲功。候之爲候。則悉氣之形體。亦自於靈神性情之間。而變化無窮已。亦卽功候之變化無窮也。各各對於功候。能於此而了澈者。當能明功候之變化。以功候變化。而悟默靈神之虛。性精之質。更以虛而無之。實而有之。無之爲機。有之爲時。時機合靈神之光者。無形之體也。化性精之體者。有形之時也。但以悉氣所在而爲主樞。所以悉之化於神者。神非後天也。氣之化於靈者。靈非先天也。以此推悟之。所以運化於有形者。非盡時也。所以運化於無形者。亦非皆機也。是在中樞運化之點。以見其發洩之時機。時機所在。當自秉其賦體以運於形之爲形。然後自可以功候悟得者。以明悉氣。以悉氣運化者。以明時機。以時機運化者。以悟行道慈之功候。於是進展之效。得於此中也。各各於功候有無之間。能得悉氣之主宰。而見性精靈神者。功候所得。可以爲虛。可以爲實。亦可爲有。亦可爲無。形體所關。自可於此中以明理之所在。道之所秉。然後以此而運於有無者。可以爲時。可以爲機。亦可以進道而展慈。亦可以救世而濟物。各方悟修功候。所以見於有無者。均能明之。亦自可得此間之妙運。道之爲運。卽謂此之也。今後道慈維固。亦因訓修而爲行修已。行修者卽物質之實體也。但以各方之悟行而言之。不僅限於物質。凡實功者皆行修之必要也。推以空靈物質所運化者。有無虛實之中。皆以各各悟行所

得。以合形體之真適。而後以形體所得。以合空靈與物質之間者。是即功候悟證。以時機感妙。而得虛實之變化。有無之運行也。各方得明此理。以時機之妙適。功候之重要。於此行修期中。應切實悟行於實功者。當可得功候之適於時機也。各各得道慈以進於將來者。即在此時之。功候得定。再以各各素得之功候。以合靈神之妙化。自可感於天人之間。亦自可以天人之妙化。而同進於妙適也。大化之妙。即在於斯。各方悟修功候。對於時機。均知時時體察。以期感妙。但所謂妙適之大化。卒因前後差異。而未得見於顯然之有形者。是何以故。是在各各悟修之功候。不能感於天人。以合於妙也。所謂感於天人者。功候與炁氣之運化。既不能同其體。更不得同其用。而天人之合化。亦不能一體而同視之也。是以天人相合者靈也。天人相化者炁也。天人合於炁者道也。天人化於靈者慈也。能明此中之運化者。功候所在。自能以各各之靈炁所得。以合化於天人之間。相合爲體。相化爲用。即此之謂也。各方徒以相合爲功。而不以相化爲候者可乎。是必不能見乎妙適。亦自不能得乎大化者理固此也。但以實事與時機之變化。亦有時不能不以固有之體。而變化其用。是即隨機應變。以變通之妙化也。能得此中之功候者。靈神所得。自有活潑之妙化。有活潑之靈神。亦自有至妙之機寓焉。能見機而運者。亦自有

至適之時在焉。時機得妙。功候相合相化。以得天人之妙。天人妙化。自可得大化之境也。各各對於功候之適者。未得變化時機之妙適。亦不可見乎道慈之進展也。各各悟予所研之功候。以實事而體形之。則此後得於功候見於道慈者。皆自此爲始也。各各以此悟行於功候之間。而後道慈事務。自可以實而固之。以虛而化之。固之者道之內功。化之者慈之外功。功行得適。悟於道者。皆炁之妙化。得體行於慈者。皆氣之妙化。炁氣之妙化所得。亦即得於空靈物質之間。以合道慈之形體。而適功候之體用也。然後道慈事務。無論巨細。皆自各各悟得者。以體行之。以各各之炁氣正充。各各之功候適妙。於此而悟行之道慈事務。自可以各方之靈神所運者。以運之於道。道得其正。即可見天人之妙化。以合於各各之靈。諸方得此中之功候悟進。所有近中悟行。以維道慈者。皆靈之爲用也。但各方之靈。悟行之功候。亦有時不能同體共行者。是何以故。即人各有心。心各有理。理之不同。事亦別之。事有所別。行亦殊之。行有殊途。所以得於功候者。亦自因人因心。因理因行。而別其所以爲功。所以爲候。所以爲悟。所以爲行耳。各各能明此中之理。而求其至適之功候。則必先由合靈之功夫而入手。合道爲用。事務之行也。自臻於適途已。各方對於此中情形。想能均有所悟。然後以各各所悟得者以體行之。吾道事務。

於各各研悟之中。自能得合靈之境。而共維共展也。事務所在。亦自因此而適之於時機已。事得其時。務適其機。道慈進展。未有不得其運妙以見大化者也。惟各各既能得此中之功候。而有因事勢所在。以牽於念而動於功候者。實非各各之甘自樂得。往往由於無形之魔紛。而擾有形之功候。則各方因一時之不慎。致入於歧途也。是故予爲各各誠。無論功候得乎何境。悟行進於何時。事體不限大小。體行不限巨細。凡由於各各悟行以證功候者。以功候而悟時機者。以時機而行道慈者。以道慈而濟世規者。皆本道之大化。守抱一弗二之志。遵堅誠不懈之念。悟之行。始終如一。不以無形之魔。或有形之感。皆不得爲擾而致入於歧途。然後各方悟行之功候。當能以各各之靈相合相化。以運道於有無之中。至堅至誠。至中至平。本炁氣功候之運妙。以運於大道自然之中。道之所在。必不可限量也。至於感化於時機者。以此中功候堅誠所在。亦自於不期然中而合其自然已。道之爲運。所以在於炁氣有無者。即在此。各各運道於炁氣有無者。亦在此。各各本此爲運行之所以爲化者。不以着相所障。空空洞洞。所以得妙化者。亦卽在此也。

人之身也。以性爲主。性之真主。在於炁氣。炁化氣生。而後成形。有此形體。必有靈神。乃衛性命。性之所賦。命卽立焉。立命之始。必先固氣。固氣之要。在於適炁。炁之適也。靈乃自運。運靈於神。運神於形。運形於有無之間。則智識之於身心。必有夙慧輔於其間。是夙慧爲固有者。本無不可。云增進於功候者。更無不可。功候進步。由於坐功。坐功進益。在於有恆。有恆在於至誠。至誠不息。炁之不息者也。蓋炁化氣運。雖炁有時似息。而氣必不能息也。氣之不息。身化之本。生者在炁。而必以氣爲用。化者在氣。而必以炁爲體。體用分明。然後靈神之於性命。方能合而爲一。而形體心身。亦皆相固於無形已。是以修功養候。必先以至誠爲修。以至適爲養。能修於誠。方修於堅。能養於適。方養於坦。因其堅坦而以恆守之。則炁之於氣。方能無間。而其化生之功。必可由是以增進。所謂功候。皆在於是。所謂生化。所謂滅度。亦皆在於是也。因是以保其性。必能盡性。因是以衛其命。必能至命。因是以修其身。必能立身。因是以養其心。必能固心。故以修養身心。保衛性命之真旨。而合於靈神運用之至誠。則無在而不得其堅。得其適。以守其恆而處其坦已。

聖帝訓曰。天地之生萬有者。一炁之運。二氣爲化也。運化之機。炁氣相凝。而後自無而有。有其所有。本於所無也。有無相通。炁氣之運化。乃見其形。形之具也。體各弗同。而其性也。莫非炁之

運化而賦予之也。炁氣運化於無形之初。天地斯開。炁氣相通於天地既開之後。其形之全。所以成者。皆靈之用也。靈在於形。若人若物。雖多殊態。苟言其性。則無弗一。何哉。以炁氣相通。胥有所定。其定於人。是謂主宰。其寓諸物。皆有定象。主宰之者。心運之而靈明之也。靈之克明。虛涵之也。故人之修身。必正其心。心能自正。性始克賦。性得所賦。靈乃通明。通明之靈。無所不照。故曰。虛靈不昧。又曰。體物不遺。能於不昧不遺。所謂靈者。無時不涵於虛。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機。皆足以證氣合化炁之功。所謂機也者。厥在人身。莫非靈之作用。靈靜則息靜。靈動則息動。靈之靜者。靜之基也。靈之動者。動之始也。知乎靈之動靜。可從息驗。息之動靜。可參靈化。明昧之所以明昧。雖在乎靈。而實息息所以繫之也。修其息候。適其動靜。則靈明不昧。所以然者。心之主宰。有其無形之真定也。主宰之定。非可方物。所謂之真。古之修者。一志求主。蓋以此也。求其真主。既不可得。以象爲着。而妄着念。則何以求之。是不可不有其道以爲指歸也。其道云何。息寂是也。有形之身。欲求真主。既在息寂。則寂何以守。而克爲通。不可不以其息而證動靜。動靈靜昧。靜靈動昧。理至不一。若非實驗。必流偏妄。是以守寂之要。首先克念。克念之功。雖在乎坐。而行亦大關緊要也。何則。坐以制念。猶易。行而能守則難。以其息多時動。而靜體易搖。無其靜體。而徒動念。則未有不因其動之過。不能適分。昧從中來。一接於物。百感交集。欲其靈虛。不可得已。所以善修者。必先守寂。守其有形之寂。而驗其無形之息。驗其不動之息。泰其至靜之幾。則所以動靜者。莫不可得。氣合化炁之候。以達於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之域。成其身而渡及世已。現時言修。以言成身。各方均知自勵。以言渡世。各方亦多致力。惟成身渡世。非謂欲成便成。欲渡便渡。所以成者。心之化也。所以渡者。心之歸也。自化而後人歸。人歸而後凡諸品物。莫不同受其利。而普濟之大。雖曰人歸物利。其實則在此心之能先化耳。心之化也。守其息寂。明乎動靜。適其定分。二氣自合於身。一炁自通乎玄。玄通妙有。所以得真者。均從不期而遇。莫知而至之中。以自覺所覺。化心功候。於焉臻其極詣已。有極無極。是謂至虛。至虛蘊靈。所以運於無形。是謂之玄。施諸有形。是謂之妙。玄妙所以運施於是。而足普濟萬有者。皆以其體立於至虛之極。化有化無之樞。在於掌握。而其所以化之。則無所不出於虛。惟此虛體。是爲道真。以言道真。本無可名。本無能狀。而其得以名狀者。有形必用其化。無形盡涵平虛。斯之證驗於其氣候者。則又惟息之動靜而能守寂。莫之爲而悟。悟而能靜。靜而能堅。則所以氣合化炁。莫不一歸乎仁。仁之歸者。天地萬有一體也。得其一體。則所謂道真者。自亦泯於無名無狀之間已。

孔子曰。天何言。予欲無言。各方坐修養候。能味斯旨。加以深勉。則大道真傳。自有所統。而克系於無窮已。易之勉旃。

### 炁氣合一爲宏化之總樞

老祖訓曰。炁氣運化。陰陽調治。有形無形。以明生化之道。靜體動體。以判化運之機。道之機也。於有形有體之間。以推悟無形無體之本。是卽於功候悟修之中。以求道之真遠。而悟炁之妙化也。真炁所生。本以無形之形。以見真形。真形生化。以運於先後之間者。功候所在。皆自靜動有無之中。以明之也。道之本體。原以無形以生有形。炁之本體。乃自至虛以至於實有也。是以天地陰陽之運化生息。而奠萬物之運化生息。所謂萬物者。以炁始之真素。而明靜動之機。道與炁之關要。及可於此中以明其真遠也。炁之與氣而相運化者。功候之使然。功候之悟修而並進者。悟修所得。以真適而運之。以運妙而證之。證功證候。所以見功候於炁氣者。先後之間。乃得以炁氣之本體。以洩乎天地陰陽之妙用。是以道與炁之化。自氣一成之。于是氣之爲用。本炁之真素。以見靜之妙功。靜功所得。得自炁素。素之所以爲運化者。其在炁功。則以可虛可實之本。以化能有能無之候。候之所得。自可於炁化中以得炁氣之成。所以成後天者在此。所以成先天者。亦始於此也。故曰。先天功夫。後天成之。後天之氣。可以見於實有者。非自靜中所

得。不可謂之適也。是故氣之靜也。可以運修之爲功。氣之動也。則須以靜極之真功。方可以靜動之運妙。而同證於功候也。不然。氣之動也。則因後天弗充之功。以致氣動之候。易入錯途。則後天之功證候。不可得入先天者。以氣養弗充。亦弗能得適妙也。吾道悟修於先後之間。功候之爲運化。不能不於炁氣本體之內。以悟其適途。以俾炁氣之所以生化。以得生化之適也。炁氣之所以運妙。以得運妙之適也。炁氣之所以靜動者。以得靜動之適也。炁氣之所以虛實者。以得虛實之適也。炁氣之所以有無者。以得有無之適也。炁之爲虛。炁之爲實者。可以明乎陰陽也。以其虛實而明陰陽者。候功得之已。得功候於炁氣者。先後明之已。明乎先後者。以炁而動。以氣而靜。靜動既得。所以見乎坎離者。亦自可於此中之運化。以得適於炁氣之中也。吾道之先後功候。無非以炁氣生化妙適。以得功候之生化。功候得乎生化。以炁氣所在。而明功候生化之所以。以功候之所以生化。而見炁氣之始體。則炁氣合化於先後者。功候之適妙。以見炁氣之所以也。炁氣之所以爲形。所以爲體。所以爲運。所以爲化者。以炁氣先後之別。功候各有不同。以功候之不同。而運化亦自殊妙。功候之爲運化。以合於炁氣者。當於功候炁氣之悟修所在。以得之。悟修所得。更須以進境所在。以明得之爲適。適之爲功。然後所以見乎炁氣

者。可以爲功候之運化。以爲道之運化也。是以天地陰陽之炁者。以人之炁氣所秉。而合天地於陰陽之內。則人之爲功候者。即天地之功候也。天地之爲運化者。即人之運化也。以此而悟之。則人之爲三才者。以炁氣之真素也。以炁氣之真素而合天地者。人之功候也。是以人之爲運化者。無論悟修如何。皆可以合天地爲三才。人之爲功候者。以其功候悟修。而得天地之運化。則人之功候。可以得炁氣之素。以合天地之正充。而後可以合之爲體。化之爲用。體用得適。以天地人身之妙運。而明炁氣之全功。則大道之所以爲形體運化者。乃可於此見之已。各有各之功候。悟修也。以各有各之功候證妙。以判功候於炁氣之正充。亦自可於人之正充。而得天地之正充也。吾道之功候者。本以虛實以悟煉之。悟煉所得。以有無而證之。證之得適。以炁氣而運化也。各有各之功候。悟修。以後氣所得者。運乎後天之妙功。以先天之炁化而明炁化之妙候。則先天之運化。可以得而充之已。後然以炁充得正。以合氣於後天。則氣平而後化。功候於有無之內。先後返旋。乃可見於炁氣功候之中。所以因氣平而靜於坐者。功之適也。所以因炁充而動於息者。候之適也。以此悟乎靜動而明天地者。陰靜陽動。各有功候。是故以陰陽而化於炁充氣平者。後天之氣。乃可化於虛無已。先天之炁。乃可生爲實有已。以虛無而入先天者。神

光合乎靈也。以先天入於後天者。性體固乎精也。是以先後之返旋。皆自炁氣有無之中。以明乎虛實。於炁氣虛實之內。以明動靜。於炁氣動靜之中。以明功候。功候靜動。即可以明炁氣之運化。以定形體之本源。然後道之所在。自克以功候而悟澈也。諸方悟修功候者。皆以先後之間。以炁氣而運化之也。惟炁氣所在。在于有無之間。本可以人之炁氣功候合天地之本體。所以各各之悟修功候。均應以炁氣合化于天地者。以悟乎適妙。而後自得。以各各悟于運化功候。以運化乎天地。則各各之炁氣。與天地翕合爲一體同化。共運于大道之中。則道之爲功候也。斯可云乎適已。各各以功候悟修。而體天地之運化者。即在此中。蓋以人而行天地之道者也。

各方之功候悟進。能得於適途以合天地者。即三才之定位。以三才而進功候也。不如此則以未適之功候而合天地者。必不能得三才之適功以合於大道也。是故三才者。人人可以合天地而爲之。何以天地運化所在者。不能同體共用也。夫天地者。本好生之大德也。人既可人人與天地同化之。何以未能盡沾乎好生之德也。以此悟推。自可明天地與人之運化。固有一定之形體運化。以爲體用之適耳。但人之功候弗證於適者。自不能以適而合天地之功也。所謂

人之功候未適者。其炁氣亦自弗充。弗充弗正。則不能以天地之炁氣而與人合化也。所以人同體也。而有君子小人之別。功同證也。亦有各自適否之分。以此明之。三才固爲定位。而小人者斯弗可已。是故悟修功候。以炁氣所得。以明功候之證妙。然後乃可以各各之功候。以合乎天地。反是者則不得以功候而合天地已。違言合道之用乎。各方之功候悟修。以炁氣有無之間。以明功候之正充。以功候之正充。而得運化之妙用。然後所以爲功候得適者。吾之炁氣。即天地之炁氣。吾之形體。即天地之形體。吾之運化。即天地之運化。吾之證妙。即天地之證妙。能得證妙於天地者。乃可合大道之真原。以爲大道之運化。則各各之功候炁氣。運化證妙者。即大道之所以爲功候。所以爲炁氣。所以爲運化。所以爲證妙也。而各各之悟修所得。當能於有無之間。以合天地而爲三才之體。進可以三才之體。而爲大道之用。體用得適。即非一身之體用可比。此乃天地大化。與道運妙之體用。以見體用之真素於無形無不形。而形於無方體之中也。諸方悟修功候。一紀迄今。所以證妙於炁氣。而見運化之功候者。皆須於自適之中。以見乎妙運也。自適者自然之適也。以自然之真適。而合天地之妙化。天地與吾同體。自可與吾同用。自可以三才之體用同化。以運化於動有無之間。道之所以爲靜動有無者。功候自可於

此中得之已。道之所以見功候於先後者。於三才之炁。合於吾身。則吾之炁。與天地同體。與大道相感。感而運化之所以爲陰者地。所以爲陽者天。天者吾身之乾陽。地者吾身之坤陰。以陰陽之在於吾身者而調治之。陽聚陰散。化而合一。一體相運。可以爲虛。可以爲實。以合道之功候。而得虛做實煉之效。功候之感妙。亦自於陰陽之間。以合乎天地大道之本體也。道之爲運者。卽本此而運之於炁也。各各以三才同體之炁。而合大道之妙運。炁之所得。亦自可於有形無形。有體無體之中。以不可形體之大道。而爲炁之形體。各各明斯。自可以大道之炁。而明功候之炁。亦可於各各之氣。而證乎真炁已。各各悟修於功候之中。以吾道之運化以證之。當明吾道之降渡者。本以大道之運化。以運天地生生之機。以天地人身之形體運化。而悟道之所以也。以此悟之。自知吾道之功候。無論先後有無。以及虛實靜動之中。無不以各各悟修所得。而成真實之功也。卽如一言一事。不以大小爲體。凡可以見於功候者。皆以無生有。以虛化實。而後功候所在。自能以諸方悟證所得。以合於三才之體。而運大道之妙功。則大道之自然者。以各各之自然妙適。合之爲體。化之爲用。而後體用所在。自得以各各而感於有無也。進而言之。吾道所在。自可以吾道而運化於天地也。此尙爲後天之功。將來妙化之功。

不惟天地間可以得見者然。無形之中。妙樞所在。尤爲至大至剛至妙至適之眞道也。則諸方悟修所得者。自可以功候所證。而得此中之自然妙化也。

康聖訓曰。茫茫宇宙。芸芸衆生。生斯時也。爲斯事也。一時有一時之機緣。一事有一事之境地。機緣之變轉。境地之推移。而能不失其常。各安其素者。乃足見養候之深造。亦可以悟炁氣合一之化功也。炁何以合。不失其常。自然爲之合也。氣何以一。各安其素。自然爲之一也。一而通之。合而化之。通化之處。不溺於時。不執於事。不遷於地。隨機而應。弗難契變通之妙也。妙在何處。全屬於虛。虛無所着。時也地也。毫不沾着。而其渾然之妙。自有行所無事之眞法所在也。若意識紛歧。不能通貫一切。則彼此之間。卽生昧輪。昧生於心。心自偏流。流入於偏。炁氣不得合化之妙。而其因時作事。因境誤機之處。自層見而疊出也。所以氣之爲運。無非自然。自然之功。人力不能稍有所施也。不加人力。而修候自凝。凝於炁。自通於氣。氣之運行。而獲左宜右有之與樞者。其間之消息。可以神悟。而不可以識求也。求之於識。縱或億中。而其相合相通相化相凝之一開一闔之機緘。無不上順天時。下得地宜。中合人事。一一隨機而各奏其宏也。不明乎此。必有所執。執着之害。不惟無益於己。並且無益於世。而世事之相爲變遷。皆從時之不良。地



之荊棘。而成誤機誤人之弊實已。故修之爲言。不外乎通。通乎人。通乎世。人世之間。各得所通。自然各得所化。各得所化。自成致一之功。而其妙窈之所在。不能求之於外也。悟之一心。自通其機已。機之來也。以氣爲運。氣之運也。以炁爲凝。凝炁運氣。處處靈通。不沾於事。不着於時。不戾於地。而通權達變之實功。自可於斯而探其源已。不然。以時爲時。以事爲事。以地爲地。心隨之轉。而無渾化融會之妙功。以作爲而不恃。長而不宰之真旨。吾恐艱窘之境地。不能不因時而變。因事而變。現躊躇無定之景象也。時之不良。人以爲不良也。事之不順。人以爲不順也。地之不宜。人以爲不宜也。誠能渾化無跡。則時地人事之湊合。全爲發展化功之妙機。稍有意識。以爲辨別。未有不因時地人事而遺害於靡窮。何以如是。同一地。同一事。同一時。而現彼此順逆之實相者。乃炁氣之有分有合。合而能分。分而不能合之所致也。中土殷周之際。紂以甲子亡。周以甲子興。其興亡之關鍵。仍然同爲事執之爭點。同一牧野之境地也。而興者自興。亡者自亡。豈時地人事之所係哉。而其關係之重要之處。無非炁氣有通有不通也。炁氣相通。仁心之所發者如彼。炁氣不通。忍心之所施者如此。故仁與不仁。興亡之要。炁氣合化分離之究竟。而其能因炁氣之變轉。不隨時地人事以爲之修。以爲之運。以爲之化者。乃可云得勢而得機。

也。欲臻得勢得機之奧運。而展利濟之宏庥。不可自滯其機。以生時地人事之障也。在能悟其自然。順其自然。以行其自然斯可已。自然之妙。全出於塵。虛空之運。雖云無所不有。而其沾染於實體。以資充運者。不過因物付物之妙機也。因物付物。是能物於物而不爲物所物。天之因付如此。而吾修之所以日新月異。以作砥礪之實功者。亦是如此。悟其如此。再能行所無事。則由由化化。吾心之所涵也。措措吐吐。吾心之所出也。由由化化。措措吐吐。既然從心所欲。則天地人合成一氣。而作宏化之主樞已。然宏化之妙。固由於氣。而其所以充展之處者。全在炁爲之凝也。萬息之體。一炁之所凝也。由炁而合。由氣而一。一而合炁。合而化炁。並降別有得力以爲之施之處也。平默之修。自然以成其功也。既能成功。則函之爲道。施之爲慈之奧旨。無不隨時隨地隨事。而顯現度化之真功已。

孚聖訓曰。炁功妙旨。本屬難言。以爲難言。而置諸不論。又非現際衆修所能悟及。以爲可言而一落言詮。似又不易全其本來。於難言之處。而明不得不言之機。則因言以悟人。庶可啓其端倪。而會其極歸也。炁無可言。以炁化氣。乃有不可勝言之概者已。炁化氣合。是修人平正之隆軌。能於此際。善爲尋味。不求其定而自定。不求其凝而自凝。凝定之功。雖就本身指點。凝定之

效實非人身所能自主。有運之者在也。知其妙運之理。而我順以從之。斯可已。然人心不一。意念多着。着於意念。氣化卽失。失其氣化。氣何由返。不能返。卽失本來。本來如是。而人偏偏不如是者。着相之弊。爲之滋也。相有所着。何妙不失。何機得宜。無機不妙。無妙何言乎機。機絨不破。悉氣之全體也。得其全體。一潛一放。一闢一闢。而大生之妙寓焉。廣生之機明焉。大生者乾也。廣生者坤也。乾之從何來。坤之從何出。而堅之之功。塑之之效。又從何處以爲入手。是爲現際諸修不可不悟會之要點也。能於乾坤悟其從來。再於堅塑知其功用。則其末其始之間。卽可以得其極歸已。得其極歸。並不必遠求諸外也。就一身尋味。卽無難以澈其微也。微妙固屬難言。而言之又非所易。各各就虛無所着之幾。以資悟尋。不必經營。不必躊躇。但自問自心。自心自體。而一時化機之所在。卽活躍於目前已。當前錯過。人人皆是。其所以然。多恃乎己之聰明材力。而聰明材力。反被其所失者多多已。今此諸修。明斯理者。頗不乏人。而能實行做到者。尙須俟之來日。卽有時而能做到。作輟之弊。又屬難免。所以功要堅誠。修要平淨。能平能淨。自堅自誠。處處堅誠。處處平淨。雖不必明言悉功。而悉功之妙。握其樞已。雖不必言氣化。而氣化之宏。得其本已。故悉氣本來相合。化化自然不已。人有所着。其化立滯。而不能旋返。隨機亦卽於此杜其門。不得而入已。各各詳爲研味。自可以明其妙之所由來已。

## 氣化有清濁之分

康聖訓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是就氣化未明之時而言也。氣化未明。雖有所感。不知所應。既不知應。焉能相通。彼此不通。形勢扞格。所藏之隱。必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處者。知出於獨。人又安得以測度之哉。然而不可測者。鬼域之伎倆。而其可測者。天賦之良心也。烝輪心始。心係水輪。烝孕成水。水分成性。性之所生。活潑潑地。本無形影以爲之表現。一經物感。而心之名始爲之出焉。自名爲心。而寓於人。人孰無心。心孰無良。良心所發。光明正大。恭以持己。恕以待人。敬之執之。自然而然。從天秩天序之中。流露以出。斷無不可測度之處也。迨至良心既昧。機詐百出。向之所謂直來直往。對越天地而無愧。幽通鬼神而弗遺者。今竟爲昧輪所阻。滯礙難通。自私自利。不堪以問聞焉。是誰使之然歟。積習相沿。鋼蔽滋深。梟獍之毒。鱷獺之爭。變本加厲。人心遂至於如此之甚耳。人之生也。智愚賢否。各有弗同。智賢之過。愚否之不及。是指後氣之清濁而言也。氣雖分乎清濁。而化濁澄清。亦屬易易。何以云易。心爲氣源。正其不正之心。平其不平之氣。氣隨心轉。心隨善充。善隨氣現。氣之裕於中而宏於外者。自如雲霧之展開。

而青天則爲之顯著也。所以災刼之區。濁氣瀰漫。望其氣之如何。卽可以知大刼之將臨也。刼運之來。根於人心。人心不正。鬱蒸於氣者。亦隨之不正。心若能轉。其氣又爲之而轉。就其或清或濁之情形。卽可悟其或善或惡之心思也。有何難測之虞也哉。然此猶爲望其氣而知其心者言也。至於觀面相逢。彼此之間。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亦何嘗稍爲之扞格哉。誠於中自形於外。觀其外自明於中。此乃必然之理。無庸擬議者也。故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爲心神之所寄托。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正與不正。眸子一一代爲達出。卽是眉子瞞不得之處也。眉子之微。眸子不能相瞞。是猶借有形以爲之表現已。若夫氣感之妙。無形可見。無聲可聞。動其正與不正之機。發爲正與不正之氣。感接於人。順逆之下。無弗澈其善惡之由來也。善修之士。晝不愧影。夜不愧衾。恐有一毫之污點。沾染於身也。不顯亦臨。無射以保。恐有一刻之怠忽。蔽心之明也。心有所蔽。氣有所偏。偏之爲害。致使衝動於己。攪亂於人。人已之間。各不相洽。既不相洽。其心必異。其心既異。其行必差。其行既差。感觸於人。處處見背。人既見背。氣之一往一來。相激相盪於無形之中者。波及於身。自然爲之不快。不必明言其心中如何如何。而心中之如何如何。由氣傳達。不啻掬以相告。冥冥中若有

使之者然。真乃嚴之又嚴。可畏之甚者也。十餘年來。明此理者。尙不乏人。而能實行平默之功。以收默化之效者。不可謂不宏且大。既宏且大。何以災劫頻仍。此仆而彼續者。尙不一而足也。嘻。化者自化。造者仍造。隨化隨造。隨造隨化。平均核算。總不及造者之多也。其所以然。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芸芸衆生。各失正當之信仰。既失信仰之所在。中無所主。遂乃貿貿焉莫知所之。爭名者只知爭名。奪利者只知奪利。名利之中於人心。遂成痼疾。非清涼之輕劑。所能愈也。必也正其心氣。破其堅積。葆其真元。不使邪僻之汚。再爲之乘機而入。庶幾其有所多乎。今世之人。受邪之深。已入膏肓。攻之不可。達之不及。惟徐以復其元。化其積。使悉氣之間。通達不滯。無有邪汚以爲之障。必可化除一切。而顯清靈於無窮也。性靈顯露。則人同其心。心同此理之妙。無弗契之於心已。心既得其同然。其心必正。其氣必清。其靈必通。而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之所以然。自可裕於中而運於外已。

昌佐神訓曰。有世而後有界。有界而後有輪。輪界未分。世初惟黃。世界既成。輪運弗已。輪運弗已。界劃自顯。界劃愈顯。識慮自充。識慮愈充。人心自私。人心愈私。崇魔自起。崇魔愈起。劫禍自甚。劫禍愈甚。則是非之迭逞。得失之倚伏。顛倒錯亂。乃遂有加而無已。何以如是。大氣盤旋。固

然無遠弗屆。而氣引氣化之故。靡不隨清濁動靜而異其趣也。動無不昧。靜無不靈。動昧靜靈。抑有時而昏者。氣之初往往有之。氣胞既有。清自引清。濁自引濁。引清者善。引濁者惡。善惡分途。人神佛鬼仙邪之分。均從蒸解之中。而各有攸歸已。既各有歸。善者一悟卽善。惡者一悟卽惡。或善或惡。氣之發越。運於天地。貫乎萬有。君子小人。必然無有差異也。君子心善。所作所爲。自無不善。善氣充周。保合太和。弗敢稍有隕越。違反自然之處也。不違反自然。天爲之清。地爲之甯。草木鳥獸爲之遂生而符性。所以如是。得主有常。含萬物而化光也。小人心惡。所作所爲。自無不惡。惡氣侵蝕。攪亂天行。弗克循其正軌。納芸芸於正運之中也。水光森森。燭火星星。草昧景象。災劫靡甯。推極其至。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束手而無功也。善何以引。氣引之也。惡何以化。氣化之也。氣引氣化。於人心有莫大之關係。而人心之能自充養。亦與大氣有保合之功。其所以然。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仁。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暴。仁暴之分。氣爲之也。有是氣乃呈諸形。有是形乃運諸事。事故之離亂與否。莫不以氣之善惡爲轉移也。然轉移者。氣而所以轉移者。仍在乎人也。人能悟剝復之機。否泰之理。而精以察之。一以決之。時行及命之妙。從此而契其真已。命從何來。基之於心。心從何知。得之於命。命之至也。得其所安。則毅然

爲之。不敢有所忽也。心不得安。而默然止之。不能有所擾也。能安與否。以心爲主。心得其主。以命爲歸。恭行天命。即是敷展化機也。化何以化。以機爲化。機何以出。以動而出。動之以正。無往不臧。所以戰兢惕勵之際。卽可以通貫人。而得各安其安。以享昇平之氣運也。能明乎此。卽悟天地循環之妙。陰陽措施之功。隨其妙功以爲助化。則裁成之無弗當。輔相之無弗宜也。道中諸方。各具裁成輔相之重責。而又得機應時之妙。凡可以補兩間之缺憾。以利濟無告之處者。不必一一爲指示。而能會悟一切。奏平成之宏庥者已。

慧聖訓曰。大道洋洋。無體無方。彌綸天地。闔闢無常。闔闢之機。是誰主之。機緘不破。將何所恃以爲之表章。然而表章之地。處處皆是也。既云處處皆是。視之何以不見。聽之何以不聞。不見不聞。又將何恃以爲悟入之門。眼前指點。聲色皆是也。當面錯過。人人皆然也。何以皆然。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終身由於聲色之中。而不明其所以然。而然之妙者。衆也。有聲色斯有萬物。有萬物斯有人我。我在萬物之中。猶夫人也。目之所見。色爲之涵也。耳之所聞。聲爲之運也。聲從何來。色從何出。未有我之先。其聲其色。寄於何所也。我既去之後。其聲其色。歸於何處也。至今日而適然有我。以適然之我。遂適然而見。適然而聞。則適然之見聞。不啻如白駒之過隙。曇花

之一現。倏忽變滅已耳。以倏忽變滅之見聞。又值倏忽暫未變滅之我。則聲之寓於我者。何以通人之聲也。色之觸於我者。何以通人之色也。聲色能通於人。自足以契自然之妙。自然之妙。自然之大氣爲之也。自然之大氣。聲其聲。色其色者。以運涵於其中也。既知運涵於其中。則一氣之循環周流無間。未有我之先。其聲其色。自若也。我既去以後。其聲其色。亦自若也。卽現時暫有之我。其聲其色之見聞。仍與未有我之先。既去我之後。同一無有差殊耳。能明乎此。何有於人。何有於我。何有我之見。我之聞。然見從我見。聞從我聞。則見聞之聲色。自不能不歸之於我。我既歸於我。亦不能執我之見爲見。執我之聞爲聞。執我之見聞。橫亘於中。則執着之病。隨之而生已。如我之意者。我卽是之。不如我之意者。我卽非之。以我之所是。遂卽好之。以我之所非。遂卽惡之。我如此。人亦如此。我如彼。人亦如彼。彼此此。相激相盪。逆氣所結。卽成蘊厲。蘊厲生孽。自然之勢也。愈積愈甚。焉往而不歸於灰燼也。欲去邪弊。首在於煉。煉於何所。全在於心。心何以煉。隨境煅煉。自可以通人之不通。以致於無所不通。頭頭以悟夫道已。時有順逆。而我之心。不可分順逆也。一分順逆。則氣之所運。不免有滯也。運有窮通。而我之心。不可着乎窮通也。一着窮通。則氣之所涵。渣滓卽留於中也。何以如是。氣化聲色。聲色足以限人。以有所限。氣

分清濁。清濁之來。由乎心也。亦本乎氣也。而其見人顛連之形。聞人痛哭之慘。清者何以如陷己身。濁者何以漠然無關。氣爲之不通。心爲之不動也。聲限於耳。色限於目之使然也。推其所以然之故。不明氣化之妙。不澈聲色之理。以至彌綸於天地者。聲自聲。不能通人之聲。色自色。不能通人之色。因聲色之故。遂致氣化亦不能運也。非不運也。我心爲之滯也。所以人之爲修。易爲聲色所溺。故真經特示之曰。至聲不聲。至色不色。至聲至色。無處非聲。無處非色也。不聲不色。細而味之。一無所聲。一無所色。道之體也。至聲至色。自至之聲。自至之色也。不聲不色。非我去取之聲。非我去取之色。道之用也。明乎體用。方可以達聲色之源。能達聲色之源。方可以得修養之本。本立道生。道生化溥。化溥氣清。氣清則聲入心通。踐形盡性。而我之真際。不求自得。而聲其所聲。色其所色之處。自然隨大氣變轉。而無阻越之虞者已。其各就耳目所及。以爲切實砥礪。並溥化於無窮斯可也。

以真悟真。清光發越。以幻引幻。濁氣充盈。發越清光。幻之所由化也。充盈濁氣。幻之所由熾也。幻由幻造。去幻則濁者不濁已。幻由真引。悟澈其真則清者彌已。清濁屬氣。而氣之分乎清濁者。形雖分二。其實一氣之轉移也。氣之轉清轉濁。由於人之爲真爲幻。由於人之有善有惡。善惡之分界。真幻之所致也。真幻之兩歧。誠僞之所系也。誠以真之自然大而化之。僞以幻之自然否而塞之。否塞不通。蒸氣交背。斯大亂之所從起也。明乎此。自知禍亂之起源。知乎禍亂之起源。乃可以立吾化度之基也。基係於心。不假外求。各盡其心。各盡其力。各盡其材。衆擎易成之舉。無爲而成之化。胥於此而兩得之已。各各深思而勉焉可也。

### 論理數與炁氣之關係

老祖訓曰。百足之蟲。死而不殭。蛟龍離淵。童子侮之。所以然者。氣節爲之主耳。蟲以足爲氣。故氣與節相附合。蛟龍以淵爲氣節。故離乎淵。卽無能爲也矣。是道之所以云道者。亦不離乎氣節。不能運氣以自化。雖劫可以自規者。亦必有所畏懼。此修者所以重乎氣節。而後方可以言運化也。今當下元告終。上元伊始。而各各之所以恃爲功候者。無非氣固而已。氣固而後心定。心定而後神存。神存而後可以中節。能中節方能規劫。能規劫乃可以大而化之。大而化之之謂神者。其是在是歟。是以修其身者。必修其心。修其心者。必修其氣。修其氣者。必修其節。修其節者。必中乎節。中乎節者。必節其節。節其節而後方可以規劫者。其出幻入幻之功候歟。出幻入幻之功候無他。惟在能自行鎮定而已。苟能鎮定。則無不應其機。能應其機。則理數之來。莫不出於自然。能出於自然。則當然之功行。可於功候之所以然中覘已。故曰道無高下。一誠而已。道無深淺。自適而已。道無遠邇。有其主宰而已。知乎主宰。則必能不息。一誠相感。則必能不已。知乎不已不息之功候。則川流於循環運輪者。其樞紐均集於一身已。故天地人爲三才。而三

才以人爲貴者。以其有不測之功候也。天弗能測。則四時運行。地弗能測。則五行運用。人弗能測。則爲世界大千之主宰。以是言之。人之所以云人者。修而已。修其身於自然者。則其心神之間。必有當然之結合。有當然之結合。而後所以然之理數。莫不在應機之中已。應乎機者。應無形之機也。能應無形之機。則未來之規。必可視諸掌已。故曰道在一身。容乎無形。無形容之。而後道外無道之功候。可以於無心得之已。以無心得之。而誠以守之。所謂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者。其是之謂乎。修者以修爲有形。則弗能應其機。以修爲無形。則不能合於自然。故必以不卽不離。似有似無之功候。而爲自然之修養。庶幾可以知其奧窔已。所謂奧窔者。虛中之玄。玄中之虛也。虛中之玄。妙而已。玄中之虛。空而已。知其所以爲空。而能至空不空者。非妙而何。知其所以云妙。而玄之又玄者。非空而何。知其妙。知其空。而能於妙處之自然。空中之大色。以無相而生有相者。非造化之主宰而何。知其爲造化之主宰。而相生相對。川流不息。循環運輪。自然無間。非幻而何。是幻其有者。有生而後有死。幻其死者。有死必有其生。生生不已。死以息之。此天地世界之大觀。亦大千萬有之迴輪也。輪於其迴者。無不迴於其輪。惟能以幻有幻無之功候。而出入於無間者。其大自然乎。大自然者。逃乎輪迴之謂也。苟無輪迴。何有生死。苟無生死。

何有滅度。苟無滅度。何以存仁。不能存仁。何以存神。何以化氣。不能化氣。何以相容。不能相容。何以蘊孕。不能蘊孕。何以混沌。不知其所以爲混沌。何以規規。不能規規。何以自修。不能自修。何以返其本來。此原始返終之至理。無非在於理數。而修其理數者。莫不應動靜之機。應乎動靜之機者。其在於節乎。節其氣以合於炁者。然後可以云修。藏其炁以合於玄妙者。然後可以云養。知乎修養之功候。而默化潛移者。然後可以云無爲。無爲而無不爲者。非造化之主宰而何。有其主宰。乃有樞紐。運乎樞紐。乃有綱紀。以其綱紀。合於運輪。則天輪。地輪。人輪。物輪。空輪。色輪之相通相轉者。無非不息之功候而已。修者以是悟其氣。則氣也自固。以是悟其節。則節也自中。中乎節者。是曰中和。中和之氣。雖云先天。其有形而化者。皆是後天。後天返先天者。必經乎六輪之運化。而六輪之運化。處處皆是幻境。處處皆是玄機。能從幻境以悟玄機者。可以有大成之望。由玄機以迷乎幻境者。必由是而墜落已。欲其有大成之望也不難。堅定於一誠而已。欲其墜落也更易。以其好惡而爲是非。則處處皆相已。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而虛妄之中。卽是大成墜落之關鍵已。虛而妄者。自必墜落。妄而至於虛者。亦可大成。故世界大千。有此六輪。卽爲循環之樞紐。而此循環之樞紐。卽造化之主宰。而造化之主宰。非有綱紀以

繩之。不足以自定其所以然也。故曰。有其機而應之者。必難乎免於今之世已。無其機而應之。必中乎節已。是中乎節者。必修其氣。修其氣者。必固其氣。固其氣於自然。則當然之功候。莫不合於虛玄之炁。固於虛玄。其炁乃堅。炁自堅者。必能有容。能容於無形。而後有形之理數。皆在我掌握之中已。以是知人爲萬物之靈者在修。人爲天地之主宰者。亦在於修。在於修而不修於自然者。必不可以言修。是自然之修。自然養之。自然化之。自然固之。自然之固。自然定之。定於自然。莫不一誠相守。能一誠相守。則氣也自固。氣能自固。則喜怒哀樂之已發者。莫不中節已。能從中節之真氣。而免乎喜怒哀樂。始可與言大自然也。修者至於此。必能悟到幻中之幻。以幻吾身。因吾身之幻。以幻天地。因天地之幻。以幻六輪。始可云大成已。故曰大成者。成於其不自知也。墜落者。墜落於自以爲上智也。上智者。愚之至極者也。下愚者。智之極者也。何以云其必然也。有始必有終。有自必有皈。否極則泰。剝極必復。樂之極也。而後悲生。哀之極也。而後樂至。置之死地而後生者。其功候中最上乘者歟。各各悟及於是。自知十餘載之修功養候。無非由此幻境中之出入而已。出於幻者。不自知其爲幻也。入於幻者。亦未必知其云幻也。惟從自然中之自然以悟於其所不悟。而後莫之知而至。莫之爲而爲者。其氣節中之功



候歟。修者以性爲修可乎。以命爲修可乎。以性命雙修可乎。以性命雙修而養之可乎。曰皆非也。必也從自然中之不知其自然。而後自然之功候。於幻出幻入而明其虛玄奧窔已。虛窔爲窔。則窔也無由而得。玄窔爲窔。則窔也無由而尋。妙窔爲窔。則何處是窔。故必以有形守乎無形。無形煉乎有形。而有形中之真形。庶幾於炁相運中之氣節得之已。得者得其空也。空中得之。守而弗失者。是曰至空不空。以至空不空而明乎造化之真機。自知一動一靜之間。皆是機也。是機者必是道。是道者必有氣。有其氣者莫不有節。故曰先天地而生者。果何物乎。後天地而有者。又是何物。於不先不後之中。而無先無後。以爲自然之真幻。庶幾至於道已。至於道者。必至乎機。至乎機者。機在無形。無形之機。應乎動靜。動而爲機。安知其非靜。靜而云機。安知其不動。於不知其所以爲動靜而自然以守之者。其中自有一個玄窔在焉。以其玄窔而守其空窔。所謂四大無非是空。六合無非是幻。卽此混沌中之混沌。亦莫非是幻也。果能於幻有幻無之中。而明其幻輪中之六輪。則一身皆是幻也。故必於無所謂空。無所謂色之中。而明有卽是無。虛卽是實之真旨。而後可以言修養已。修功養候。人人皆知。人人皆悟。而知於於知。悟於不悟者。實不多見其人焉。故必於坦適之中。而悟其我行我素之氣節。庶幾道之所以云道者。

可以到已。到於道而導之。則後之來者。可以知已。人之所以云人。亦可至於仁。至於仁而藏其仁。則人之堅其仁者。皆可以任重致遠已。修者於是。自悟其所以爲悟者。必先悟其機。能悟其氣機者。乃可以言節。能中節者。乃可以規。規是人之所以云修養者。時時有規。處處有規。必能有其氣節。而爲不懼之精神。以爲規。規之用。庶幾日用尋常之間。不離乎道已。不離乎道者。方可以言性。能修其性者。方可以言命。能修其命者。方可以言氣。能修其氣者。方可以固氣。能固其氣者。方可以言節。能中乎節者。方可以言節。能節者。方可以言機。能應機者。方可以合乎理數。能合乎理數之自然。方可以由無爲而無不爲。因無爲而無不爲。則規規之功候。於潛移默化之中。而悟其坦適已。修者處處是規。自必規。規時時有規。自必修。修規以養。規以處。規處規而以規爲自然之輪運者。方可以由出幻入幻之功候。以至於玄虛之有容已。故曰。有容德乃大。德者得也。得於心而應於機。庶幾天人之修。可以脫乎六輪之幻已。修者悟之。養者適之。自可至於仁已。至於仁。而後性命靈神。必可合爲一體。而運用之功候。六合之內。無非一氣。六合之外。一氣容之。而大千世界。非一靈莫屬已。修者慎以處規。而自合於氣節之固。庶幾中和位育之樞紐。或由是而轉移乎。或由下元而開上元乎。惟在自修自養。能容能悟而已。

各各勉旃。

天下事。亂之極已必治。夫治所以必在亂之後者。卽盈虛消長之理也。不盈不見其爲虛。不消不見其爲長。此盈者。卽是消之先聲也。消之者。正所以爲長之預備也。何以謂之預備。如纒絲然。不先將絲繭爲之煮熟。不能以攪其頭緒。不攪其頭緒。不能得絲之端緒。既得絲之端緒。然後可以引而伸之。以成經緯。經緯者。天地之綱紀也。不有天經地緯之彌綸。何以得大經大法之權衡。大經者。經天而行之者也。大法者。法天之道。以成地之道。而可以法行世也。欲世之遵守大經大法。以行權。必先有天道地道之自然。然後能行之不素也。素之者何。亂之也。以亂之必有所操縱。操縱得法。出入以時。故於亂之者。正所以治之也。不亂不足以言治。不惡不足以爲善。天人本爲一體。氣運之循環。有一定之軌道。軌道一亂。南轅北輶。必爲背道相馳。以背道之相馳。正錯綜之所由來也。錯之綜之。必有所謂變之互之者。亦係盈虛消長之理者。是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者。正修者之持盈保泰也。天道未行以前。必無所用其才。所用其才。卽無所用其道。以無用而勉強出之。則必受其傷。受其傷者。必爲傷其道。傷其道者。必爲傷其氣。氣傷則其氣不凝。氣不凝則無所運其神。神之所以運之者。卽氣之所以運之者也。氣之所

以運者。悉之所以化之者也。氣悉凝合而渾一。則天之道與人合。地之道與神合。三才一致。萬物相亨。亨者。通也。通而後寧。寧而後凝。此天之道。不離乎人之道。人之道。不離乎地之道。無天道不足以化其神。無地道不足以厚其生。是以天地衍化。非以元亨利貞不可也。夫所謂元者。大之無外也。亨者。通之無所滯也。利者。利用而後可以厚生也。貞者。正其體。可以趨避一切之邪崇也。有正者。必有邪。邪以魔而趨正。然而不能以邪而蔽其至正之氣。既不能蔽其至正之氣。則邪者。終於爲邪。而正者。終屬至正而無私也。無私以化其邪。則其邪者。必知邪不爲物所容。不能爲物所容。則至正之氣。可以行之無阻已。欲使正氣行之而無阻。必也。至大。至亨。至利。至貞之道。然後可以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凶者。卽吉之道也。無凶不知道之不行。知道之不行。然後可以持盈而保泰。持盈保泰者。君子所以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方可無咎已。無咎之功。由懺悔中來也。能懺悔。則必知前日之非。能知前日之非。必可自新以遷善。遷善所由來者。卽是悔中得來已。悔之所以得者。卽是由前日之非所由來也。善惡本無定論。惟以習染所成。習染所成。卽是惡化之所積。惡化之所積。卽是聲色貨利之所薰心。薰心正者。不爲外物所擾。卽不爲利慾所薰心也。人以下元告末。上元開始之際。

氣質滿不如前。豈天之所與者薄。不能自保其氣質耶。曰。非也。以各個人之性體。一經他物所染化。則所賦於天者。不能自保其天。所秉受於地者。亦不能自存其氣。氣之不存。神將焉附。神不能附。性何能存。性不能存。情何以適。情不能適。則各個人必生乖戾之氣。天地之正。繄何由而化。天地之正氣。更何由而存。氣不能存其正。則氣必不能大之。亨之利之。貞之也。既不能大之。亨之利之。貞之。則天地之軌道。已亂其序。更何所謂之天經地緯也哉。既無所謂天經與地緯。則人之大經大法。有何所守而行於世者哉。不能以大經大法行於世。則大亂至已。亂之極已。不思所以治之。則人不得爲人。道亦不得爲道已。其天地之覆載。有不能自保其經緯者。不得不有災劫以亂其序也。亂之求治。無他法耳。祇以持心有道。則氣平已。氣平而後神凝。神凝而後萬物安。故萬物咸亨者。由大道得來已。大道之所由生。天地之氣與人之氣合而爲一者也。三者合一。其道大光已。予導化十有六年。欲化世之劫者久已。然愈化之而愈亂之者。正人心尙有未定也。必也。使人心厭亂。然後知亂之所以不利於人。亂之不利於人。則於世之大道。必不能亨而大通也。倘能世界大通。其通必由守貞起。守貞者。正心也。心爲人之本。心爲三才之發源。果能正其本以清其源。則天下之亂治已。天下之亂治。則世界之人心正已。一正而道

化。一化而咸亨。大道之幸也。亦萬有蒼生之幸也。

數有不可以推測者。理有不可形譬喻者。是皆人力有所不能致之故耳。數者本無。無而有之者。定數也。定數之數。靡增減。而時亦有增減者。人力之所致也。理者常也。常理之理。人皆知之。其有不能盡知而譬喻者。未達也。以是而形容焉不可也。以是而曲解焉不可也。無可之義。於是遂有不可以理喻之事。是數理者。一定一常之數理。一定一常者。無增無減。無曲無折。亦增亦減。亦曲亦折者。數理中之數理。而積因耳。以是而論定之一語。常之一言。無所憑依已。是故世步趨勢之日險。人情習行之日詐。而數無可推。理無可言之義。其正行於近世也。試問數理者。何所由而致其不可推。無可言哉。殆人欲之所爲耳。有不得其然者。增之有人。減之有人。曲之有人。折之有人。其所以無可言而推之者。實緣於險詐之風盛。道德之義衰。而災因劫芽之滋。日相繁殖。其自相乘除者。猶恐或不免焉。奚暇顧及道德之本。而守其常。明其定哉。以故道修始有所說焉。生生死死。了了之源。生者不得其生。死者不得其死。生而死之。了之源也。死而生之。化之機也。所謂生死者。非喻於人之一身而言。乃指物物之氣。因之本。善善之機。惡惡之途。夫生其所生者氣。死其所死者亦氣。氣之所生者。萬物也。萬物所生。莫不有因。其善者善

之惡者惡之。非有所假借而成也。生之於物。物之於因。因之有善惡。其所以生者必有死。其所以死者必有生。於焉而考諸物理也。可白其大概已。而潮流之趨。風俗之習。亦無一而不寓有生生死死之機焉。歲之凶否。時之寧否。亦無不因其所因而系機於生死之關也。人之所以習而行之者。豈可不擇而步乎。又烏可自昧其本。而不明察乎。生之所生。善已。形其形者亦善焉。生其所生。惡已。其形也亦惡。死其所死者亦然。其死於善者。氣化爲善。其死於惡者。氣化爲惡。而生生死死之善惡。惟視於輔生化之機者而判焉。世劫之所以層出。災荒之所以屢現者。皆有所由也。噫。道修之所以立說者。果何說哉。說其義而已。正其本而已。說其義者必本道。正其本者必知修。本其道。知其修。覺生生死死一切之化機。固兩間之大氣。然必待人工以輔之。而後見其功效也。善善惡惡之象。徵之於斯。爲人者義任所關。不重大乎。以是道其所道。修其所修。道其道者。致知於數理之本。修其修者。正心於數理之歸。覺增減本無。其所以增減者。行事之因也。行事之因者。變化之本也。一有變化。其增減莫測已。而理之曲折。誠有無可形容者。得勿非人力之關。而呈象於近代乎。道修之所以爲言爲行者。正爲其生者不得其生。死者不得其死。萬物之形。劫輪之轉。實莫斯時變化爲速也。知其變化之速者。當明所以增減曲折之機。

已。吾人之欲善其善而化其惡。弭其惡而清其流。則非道其道。修其修。行其行。知其知。不可也。道其道。明生化之道也。修其修。澈行事之機也。行其行。悟往者之是否也。知其知。達變化之源也。如是而道其必道。修其必修。以了其生死之惡因。而輔其生化之善機焉。俾其所謂災劫者。悉死之。盛風者。漸生之。祥和之氣。而被乎四字。則生生死死之氣。皆悉乘乎祥和之化已。夫如是。大地又何無淨土之嘆。而愁其不靖之有哉。處於斯時者。其各明其所以道其道。修其修。而了其一切生死之化機。而事其所事。行其所行。知其知以致其知。始可有所自立。而施弭化挽度之策焉。始可死其惡因。生其善因。死其災劫。生其道德。而爲大地相挽奠也。不然者。積其所因。因其所習。習其所染。染其所惡。則茫茫波濤。莽莽烟塵。終無所自了已。况了人乎。凡道修之所以警勸於人者。冀各力揚仁慈之旗。而放普渡之舟。昌道德於烽烟瀾漫之際。研修度於行藏細微之間。期挽而弭之。弭而化之。化而生之。生而善之。舉世之危機雖危。庶克各安其安也。吾道明達善修者。其竭智能以盡其義。而勉味於斯言之間。可以洞悉生生化化數理之大源已。善悟者。其起而羣策焉。道修爲濟世化俗而興也。居今日也。世何以濟。俗何以化。皆亟務也。堅誠堅修者。其切味時危居安之要義。而勉前途焉。

先天云。炁。後天云。氣。先天云。機。後天云。數。數之未動也。曰機。機之已動也。曰數。知乎是。自知炁數機之分判已。是修者不能運用其靈。以至於虛者。必不能悟乎空色。而空色之分判。亦即炁數之分判也。機數之分判也。先天云。空。後天云。色。然先天之色。即寓乎空。後天之空。即色之母。由是以悟。炁子氣母之所以然。更必有進步已。

昌佐神訓曰。時勢變幻。瞬息迭呈。數之寓於無形之中者。不可預測。而識其微。理之寄於有象之處者。自可因機而探其奧。欲明真理。須空色相。色相不着。心懷沖虛。虛以涵運。實感即覺。其間之吉凶悔吝。莫不從吾氣之順逆。而得變幻之所在已。理之與數。本不相離。因理自可以知數。即數亦可以窮理。不過數之所結。專以禍福而定其則。率理之所在。純以是非而權其正邪。權衡得宜。是非自明。是非已明。安分聽命。自得氣運之樞機也。此種道理。本屬確而有據。此之修候。斷非一蹴所可企及。必也善養有素。以慎其獨。以知自反。而後澈始澈終之學問。庶克靜參而無所遺。獨之爲言。即是空明寂靜不動之際。謹於未然之養候也。反之之要。即是因動而生昧之餘。必審其昧之從何而起。以反於寂然不動之時之境也。如此策進。勘驗入微。脫盡濁障。充吾光明。光明磊落。至於其極。吾之氣順。自知天地之氣亦順。吾之氣逆。自知天地之氣亦

逆。氣之順逆。雖非由我而致。而感覺之際。即可由順逆悉明氣運之所歸宿者已。不然。理之弗明。昧徑既窒。昧徑既窒。必失無方無體之妙。又安望其與時以爲消息。不能與時消息。自然與世浮沉。世之浮也。心如飄蓬之無定。世之沉也。心似磐石之不移。惘然冥然。一切不得自主。所謂性由我存。命由我立之妙詣。終不克期其於萬一也。在昔之時。洛陽舊無杜鵑。邵仙一聞杜鵑之鳴。卽以爲風氣自南而北。天下不久大亂。此以理而知其氣運之所結也。以其數則過。以其時考之則可。孟子知天既欲平治天下。故言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又以理而決其運會之有歸也。總之。天下之事。不可拘泥其是。不可執着其非。須從各個良知之中。精悟其真是真非之所在。而順以運之。虛以涵之。以爲循分安命。聽天之依據。天之所是。絲毫不敢隕越。天之所非。晷刻不敢游移。時時循分。時時安命。時時聽天。天何以聽。心君是依。能依心君。日用云爲之間。無不透識理數乘除所以然之妙已。各各深注。時也不良。全在一心澈始澈終之大道耳。務體味而篤履可也。

孚聖訓曰。孟子言性與命。相互而爲文。性命之訓教。最爲明顯。參以尙書易傳。更覺其言有本。召誥詳言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而迪之以節性。以敬德。又言王德之用。可祈永命。可懋眷

命。易傳重知命而先之以樂天。重盡性而先之以窮理。蓋人有味色聲嗅安軼之性。所以性必須節。不節則性中之情慾縱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謂不藉口於性而節之。繫辭傳所謂樂天知命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謂不藉口於命。而其德之用。說卦傳所謂窮理盡性也。自古惟知命者能盡性。惟盡性者能祈永命。且可以懋眷命。後儒言性命者動以理氣分疏。其實理即賦於氣之中。氣不能外理而獨存。易若孟子之言爲質實周密哉。戴氏東原謂此章之意。荀楊所未達。而老莊告子釋氏。昧焉而妄爲穿鑿者也。誠哉斯言。（感誠按戴東原名震宇吉士。休寧人。有讀易繫辭論性篇。讀孟子論性篇。見東原集。）

濟佛訓曰。大化阻滯。渣滓顯現。紛紜交錯。險惡環生。爲之議者。不歸諸天運之應爾。即歸諸人心之自作。然歸諸人心。固確而有據。歸諸天運。亦屬當然。人心之污穢。昧乎理也。天運之艱難。因乎數也。理數之乘除。自然之迭運也。理從何悟。函於靜也。數從何出。生乎動也。有靜不能無動。虛無之真火以因显也。有理不能無數。因显之透發起輪界也。一靜一動。互爲其根。一理一數。相爲循環。所以十二萬年爲一大運會。其間之一闢一闔。一長一消。一吉一凶。一吝一悔。一生一殺。靡不若有自然之步驟也。元會起運。分爲上中下三元。而一元之中又分爲三輪。分愈

多。結數愈密。結數愈密。擾攘愈急。由其理以推其數。自然必至之勢也。迴想五千紀前。兩儀未判。而一炁元中。一分水精。只一合質之物。及兩儀判後。氣定形成。屬乎天者爲天盤。屬乎地者爲地盤。屬乎人者爲人盤。三盤雖具。變而復合之處。不知經若干時日。始能炁定水主。萬有各各有其歸結。莫莢計月。炁已大化。水凝而不與炁合。不合於炁。真水不制。客火攪擾。而數千年來渾厚之氣既薄。真誠之學又衰。真誠之學既衰。澆漓之氣遂現。氣既澆漓。民情之邪僻。民心之詭詐。演至於今。遂不堪問聞。考其來源。察其實際。有是運即有是數。有是數即現如是之人心。所以歸諸人心固是。而歸諸天運亦然也。由此看來。氣隨數變。人隨氣汚。順數以行。自然有轉圜之一日。吾

師又何必降塵闡化。汲汲以爲之挽救也哉。哈哈。大數所在。固不能逃。小數所結。隨因即現。不能逃者。順數自可以轉。隨時現者。充氣亦可以化。何以爲化。先須度人。欲求度人。先須度己。欲明己之如何以度。當先明人之爲人。各具上中下三元之時期。未受氣成形以前。一片靈光。麗於太空。迨受氣成形以後。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無所謂脈通經合。無所謂氣實體輕。無所謂三息十動。無所謂五氣俱平。而胎息綿綿。自得水輪天心之妙。既誕降以來。是由炁蘊而入於氣

運已。雖入後天之運。靈爲形鋼。而天真尚未散失。所以遇親知愛。遇兄知敬。聖人於此參透消息。以爲施教育之地。八歲入小學以端其本。十五入大學以啓其源。資稟雖有弗同。才大者成其大。才小者成其小。不才者亦不能有意外之舉動。爲害於平民。其後世運遞降。教育失真。相推相演。變本加厲。前之有益於人者。反而爲害愈甚。長此以往。從流不返。不惟數數相結。有以限人。而魂動魄喜。乘隙取陽之輩。同類以求。不至於遭非劫非數之慘。不能有以止也。師因乎此。度化彌急。明度化之所以然。自不蹈非劫非數之酷。不蹈非劫非數之酷。自必爲之順數以闡化。順數以爲化。自不逆數以相干。不逆數以相干。始能運氣以爲息。氣運於平。息還於虛。既還於虛。自能明度不自度。度自吾心之奧者也。吾心者天心也。得天心以爲化。全無所着。不偏此。不偏彼。而虛運之妙。自然無衆障。無險惡劫疾。而度成於己。化及於人。推演於世。有何劫劫之可言。即使劫劫來侵。而凝靜忘息之功。聲屏息啄之妙。靡不周運無遮。而見炁功之真也。炁功之力。陰陽無所陶鑄。既不受陰陽之陶鑄。出劫脫數之效即見。既能出脫有賴。則理數之相爲乘除者。至此則數又無所用其力已。

### 大道爲知能之源泉

昌佐神訓曰。陰陽叠變。萬化流行。一人之身。概可括盡。至誠無息。則乾坤寓於心中已。故曰。人同天地。要在返本。人身何來。心靈何自。溯本窮源。自知形軀爲陰陽結聚。心靈來自天靈也。人既秉氣以成形。知覺運動。自以靈性成良能。惟斯良能。人認作自能。斷喪侵蝕。遂自絕已。天人不息息相通者。良有以也。夫惟不通。而修途必講明。以復其通。修通之道無他。第返觀內求。斯可耳。返求要處。惟靜爲先。觀夫水不雜則清。莫動則平。水之清平。則能燭鬚眉鑒毫末。而人神得靜平。當何如哉。蓋人心易放。而難收。意氣喜動。而惡靜。自惑自擾。而本來之清明性真。於焉而昧已。是故欲明復其本來者。必先平心靜氣。以會通其神幾。然後心有所主。而意有所自來。動靜不妄。敦乎其誠。則庶乎天人一己。夫幾者。動之微。而道化之原始。陰陽變化自然之理也。見幾而作。無往弗吉。蓋天行也。易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雲行雨施。品物流形。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然先幾得見。見自至誠。誠少不至。則不免妄幻隨作。致認賊作子也。然至誠者。首要靜定。靜則清。定則寧。清甯不動。乃坤德之博厚。坤德載道。惟利永貞。貞靜博厚。方克承天而時

行。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含物化光。無成而代終者。非惟地道臣道。卽人心靈而論。大之有者。皆形而下者。而所以形之者。不在人而在天。已是則人之修功。以靜適爲主。不可有將迎之意。以自遏神機也。下學上達。正如培植花木。只有灌溉而已。不可助長也。是故修者。第能安靜敦誠。則形而上者。淵淵乎來已。故曰。一而不動者誠也。惑而遂通者神也。動靜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神幾謂之真人。蓋誠則無事矣。有則神幾耳。故聖人終身休休焉。休休則息息。息息則合天。合天道之變化者。其惟聖人乎。諸子於斯機變叵測之際。可實功以驗之。事來以證之。果然心地安靜。自無感不通者已。吾一生之事業。均於此處做起。而人莫識焉。總之以大事作無事做。無事不離幾。則庶幾已。

孚聖訓曰。仰觀天相。其有物乎。俯察地理。其有物乎。人既有目共視。無非日月星辰山川人物已耳。此各具各形。各具各能。各有各運。各生于滅。各滅所生。運化有無間。古往今來。無量衆生。多入閻葫蘆。究竟道于何有。人果何修。卽從各人身上體察。身從何來。又從何去。又何以生生滅滅。循環往復。無有已時。平心細悟。自知端倪。夫人雖爲萬靈之最。然亦一物體。既有體形。卽有本末。卽有終始。中間一段。生活作爲。萬態千變。無奇不有。是不必論其始其末。其終其本。無

非自無而有。有不百年。復歸於無。有固易知。無究若何。談至其極。聖佛仙子。亦頗多疑。此當然可以一言道破。不過曰。烝運氣化而已。天地當混沌之時。固無所謂天。無所謂地。而麗乎其下。附乎其下之各相等。更不待言。自烝孕水。產而分離。乾元開始。物物生生。以漸而來。萬物生。始開於烝。是烝也者。大造之原。物之生滅。獨烝不繁。是烝化生氣。陰陽開闢。此開闢之間。生機在是。以後輕清者升而爲天。是以仰觀蒼蒼者是。其日月星辰。自是得天之氣而生也。是以必麗乎天。重濁者降而爲地。俯察攸攸無間者是。山川人物得地氣而化。是以必附乎地也。然兩間陰陽氤氲。或往或來。或宣而上下。或旋而左右。或起或伏。是以運現有盛衰。是以寒暑有四時。此烝與氣互感而有主有生。有化有滅。變幻莫測。如雲波如水紋。雖曰有定。其實無定。雖曰無定。似若有定。在萬物靈偏于人。固無足論。然人既最靈。秉賦完全。若惛惛懵懵。一直沉淪。與草木同腐。所謂參贊化育功能。將于何處見乎。是人之于修。不可不求。求修云者。修吾身也。身來自陰陽。陰陽來自烝氣。烝氣生化。無形無相。而天人生焉。吾渺然有身。猶立其中。吾人者。得中正圓滿氣息。所以有四肢百骸。能言語。有創作。古今來多少聖賢。多少事業。多少著作。究其根源。無非一胞所化。天地陰陽。處處自然。吾身之修。亦當順乎自然。不自以私念妄意急



功。自然自是。天地氣生。吾身亦生。陰陽氣順。吾氣亦順。雖曰求修。實無所求。既無所求。得乎何有。工夫隨氣而轉。隨功而凝。不急其功。日久有功。不矜其能。萬能具備。所謂虛靈不昧。萬物皆備於我者是也。雖然。人自生後。墮紅塵中。不被聲色貨利位名侵蝕者。非聖賢不能。所以吾師痛人物之沉淪。始降道于先。又降儒于後。又降乎佛。又降乎耶。又降乎回。五教主者。皆以至道明示于人。相沿日久。門戶漸深。而從此救人者。返生害人之舉。所以智進蔽生。識增亂起。逮至于今。不可勝言。院立于茲。一爲救教。一爲化世。修人宗旨。全在于斯。既全在斯。自可從中悟出妙諦。無論是儒。是道。是佛。是耶。是回。能靜參義旨。得其奧窔。是修身之要。是救世之方。果然不懈所修。凡天然悉氣中所無者。吾力去之。悉氣固有者。吾力復之。此力去力復。卽曰修。求者求此一點。修者修此一點。明此一點而已。此一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聲無臭。虛圓靈明。是曰大道。各子既入。

師門。可先于此點。深加悟默。悟默有得。自然于己身之來處。己身之去處。洞澈無遺。然後天地萬物之原。自無所疑。心無所疑。是曰明白。明白于先。是曰先覺。以先覺覺吾後覺。俾後吾者無一不明白。是曰明明德于天下。能明明德于天下。是曰大同世界。是曰一道同風。各各于求修

二字。豈可忽諸。

今日各子神凝靈聚。大可喜也。須知人之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而測無涯。其惟神之是運。靈之是通乎。夫人誰無神。又誰無靈。二者具足。然後有知有能。因有知有能。而後有動作云爲。而後有事業勛名。其所以主大壞間而不壞者。不過一神一靈而已。然則人身之安之存之養。既無微不至。似可拋却一切荒渺無據者。只藉一時有形有質之體。以開萬世不朽之名。立今古名教之則是。以有是而未盡然也。試想吾人之身。乃天地之委質。大塊以載之。百物以蓄之。寒暖以鍊之。又佚之以老。息之以化。其所以爲愛之處。無所遺漏。然七尺血肉。其久不及百年。况七十五十。或廿而已焉。若壽高彭祖。或全軀而昇者。曾幾何人。故知夫有形之體。不久卽滅。使此倏忽幻形。以窮乎無窮。或立乎廣大巍業者。不亦暫而不可恃乎。况沉靜以察。四肢百骸之所以有言語。有動作。有不可思議之花絮變相。而不可捉摸者。初視之似肢骸自主。審視之。大有不然者也。既不然已。其所以然之處。究誰爲爲之。不得不歸之于神于靈而已矣。斯神也。斯靈也。身存俱存。身亡俱往。果其存歟。果其亡歟。一云其存。吾身未生之前。其存何處。一云其亡。吾身既沒。而異迹昭著者。不一而足。是以知神之與靈。于吾身暫爲附屬。而似室廬焉。

古人之言。決非虛語。既身不克自主。于神于靈。又爲彼役之動。是形之與影也。孰爲是主。孰爲是運。而致其然哉。哈哈。一言揭示。烝運而已。烝機一輪。隨輪生界。隨界生相。輪界與相。中生無量象數。是象乃初兆之象。既屬初兆。而相續不絕者。烝分化水。寓真機于神于靈。故相繼而生。而化而千變弗測。萬劫不泯者。中真函運故也。雖知覺運動。分屬乎神與靈。而無始無名之機。仍連系於烝之一脈也。所以吾人之修。固靜乎靈。固凝乎神。然虛靈不昧。一神凝機之處。終歸於烝已。願各修子。先洞悉此點。夫而後神有不凝。靜以凝之。靈有不清。默以定之。何以如是。靜爲默基。常靜者常默。常默者常定。默至一定。真水自孕。孕乎水輪。輪分界化。萬生滋息。於焉有天地。於焉有人物。於焉有倫常禮義。又如物之初爲烝機。終爲實體者然。其經過段段落落。是之謂輪分輪運。其輪分輪運間。無事不成。無物不化。是以有生有滅。不可思議已耳。果其然也。果否然耶。人自降生以後。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歸。其有生而有涯者。幻形也。其有知而無涯者。妙有也。妙有者。一曰神。一曰靈。總曰烝。三者一不可離。合化合生。其基乃立。人知修養。立其基也。基之克立。端賴先悔。悔之生也。端在一覺。覺之所覺。感而出焉。感於世事。或順或逆。因逆而覺。因覺而悔。悔至於極。一陽來復。復而明辨。是以有誠。誠之至真。是以生信。信而至篤。是以能

堅。堅而不懈。是以有恆。各修功至於層層進展。一德不息。前此之泥於俗。而囿於非者。盡解脫而超然無累。始而修功於慈。繼而進悟於己。終而湛然寂然。同化於無所可無所不可。無所知無所不知而止。是之謂明於修而進於道也。不然。一有所覺。隨覺隨迷。迷而不悟。仍復故我。何取乎修之爲修哉。各各悟之是要。

## 五行生尅之理

老祖經隨天集曰。天開於子。水分乎流。地闢於丑。土乃爲渠。人生於寅。木乃爲母。母子炁相依爲息。依於靜者。方生動機。動機既化。金木乃交。金生於巳。巳爲火母。火母之依。依於其木者也。木子之化。息於其水者也。水主之體。體於其金者也。金體成形。形於其土者也。土形爲形。乃藏是厚。厚德載物。坤爲之主。主於母者。必主於子。子也爲氣。母也爲炁。母也云氣。子炁相移。時候即在於是。形是體。先天定位。位於上下。萬靈乃蘊。蘊乎自然。圖圖一體。故水火相交。交於其形者也。金木相併。併於其體者也。形交而後性交。體併而後命併。性交自天。命併於地。天地交併。無非二氣之運化者也。二氣運化。無非靜動相循者也。靜動循環。無非息息之時候也。息有其功。乃見炁子。息轉是候。乃見氣母。氣母炁子。一虛所宗。宗不離主。主於無無。無無之化。化於是水。化於是火。化於是土。三行相化。真形乃生。生形生體。必有滅化。滅化真機。在於金木。金則爲性。木則爲情。情在於動。性守是靜。守靜而動。乃有其機。機之動也。仍是在是靜。靜性者靜形。靜形者靜體。靜體者動體。動體者動情。情動自然。乃云中和。中和之炁。聚則成靈。散則成形。形而

非形。炁之相化者也。靈而非靈。體之相運者也。運化機體。既不離乎性情。則先天之修。後天之養。皆於仁中之仁。見其真旨。而更於是見道旨已。

老人於是可以爲諸方言觀物知仁之理。而諸方亦於是可以悟觀過知仁之原理已。何者太極。何者無極。何者太初。何者太素。本來一胞。其在斯歟。其在斯歟。

息不自息。金水爲息。金水之息。息於木火。木火相生。生土而爲金木之母。是以金生於己。鍊而成形。孕土而後成體。形體生成。性乃有自。有性之自。方能有靈之運。靈運而後氣化。氣化而後氣靜。氣靜氣動。全在息守。息守之功。守於其定。定於其止。止於其候。候之轉輪。均在氣動。氣不自動。靈爲之動。靈不自動。息息爲運。息息之運。運於自然。自然爲運。而後剛柔之形。陰陽之體。乃能由木以生。由火以成。由金以化。由水以滅。而復歸於土。所謂生於土者。必滅於土。滅於土者。必藏於土。藏於土者。藏其仁也。藏其仁於無形。方能息其仁於自然。所謂二氣不滅。聚於一炁。凝於一息。守於一胞者。其是之謂乎。

萬物生於水而成土木。土木之化。化爲金火。金火相鍊。乃有形體。是形是體。聚於一炁。散於二氣。一炁之凝。凝神固息。二氣之分。分爲運化。是天地萬有之化化生生。無非是炁爲之主宰而

已。炁主是氣。而後運化。運化之初。一水自濟。濟於水者。乃生是木。木形既成。乃有土體。土體之成。賦性賦命。以致其中和之氣。則金性火命之所主。皆於自然之中而悟其本來已。

老祖經隨人集曰。生於水者。必成於水。生於火者。必因於火。生於土者。必歸於土。生於木者。必化於木。金也不生。尅以爲功。尅中寓生。乃見天機。故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蓋言物之始生也。無非是氣。氣之所化。息炁而化。息於炁者。乃云至虛。至虛爲化。乃化炁子。炁子之始。本來無物。無物之自。自於其靈。靈神相合。乃有是極。極於靈者。而後炁氣相化相分。而爲天地未開闢前之水。火已。天地之始生也。本來無形無體。既無形體。安有體質。是必借炁氣之相遞嬗者。互爲子母。互相化合。而後水火乃能同時因炁爲化。因氣爲主。而天地萬有之父母。可以見其動機已。蓋無水則濁氣不能下降。無火則清氣不能上升。清濁不分。何以主乎生化。是必以潤下之功。而與炎上之候相合。使水火既濟。不致有所偏枯。然後因性以賦靈。因靈以立命。因命以立形。因形以存神。而後物體乃大備已。此言先天無物而來者。及乎後天。天一生水之論。蓋亦因陰陽既分。而有兩儀。水主乎陽。火主乎陰。陰陽分主。而氣之清濁。乃能相分。非相分者。必不能化。非相化者。必不能相交。非相交者。必不能相合。非相合者。必不能相生。非相生者。必不能有

形體。非形體之自。必不能相皈。非相皈必不能復根。非復根必不能存仁。非存仁必不能言壽。非壽必不能言反本來。非反本來必不能歸其宗。非歸宗必不能自固其息。固其息者。而後堅其虛。堅其虛而後適其靜。適其靜以適其動者。方可以知炁子所化。與氣母所主已。

統系何在。在於自然。自然之統。腦實主之。無爲之系。心焉守之。是以萬有之輪轉於大千。而默化潛移者。莫不從心系爲運用之觀念焉。何以知之。觀夫五行之運化。而證諸萬有之形體。則知金爲性而堅於骨。木爲命而固於筋。水爲靈而主於腦氣。火爲神而守於心血。土爲肌膚而孕胎以養形體。由是知五行之運化者。皆有自然之主宰。而自然之主宰。莫不立自然之統系。因其統系而爲統系之樞紐者。必以炁氣之相交爲因輪已。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四時之盈虛。從何見之。人物之盈虛。又從何見之。見四時之盈虛。則在四正之氣。四正之氣者。氣火土水也。氣之爲生也。生者爲春。火者爲生茂之機。生茂之機。則爲之夏也。土者收蘊之象而爲秋。水者歸宿之象。故見之於冬也。是四正之氣。見之於春夏秋冬之象。由春夏秋冬生長收藏之運。復見之於上達下達之功用。而後知大世界之降升。小世界之來復。見之於先天之種子。見之於後天之果實。是收藏發越之功。必在於天地人物相盈

相虛而立其功候也。盈虧相尅。則水不濟於火。火亦不蒸於水也。故一爐一壺之功候。必見之於坎離得調也。坎離得調。陰陽得運。陰陽得運。性命得交。性命得交。身心得固。身心得固。原氣得其至虛之充凝也。

老祖訓又曰。哈哈。凡有生者。必有所尅。有所運者。乃有所化。天覆地載。附於五行。故五行能參造化之源。關盛衰之運。是以五行之在天也。則爲五星。其在地也。則爲五嶽。其於人也。則爲五臟。其於德也。則爲五常。凡有質者。固靡有違乎五行。而能存生化之功也。當夫混沌沌沌。昧昧昏昏。洪濛之上。無以名狀。無極之先。無所求形。烝胞雖蘊。氣化未成。何所謂物。何所謂形。於此之際。是曰太易。太易生水。水數爲一。雖有其氣。而未有體。是曰太初。太初生火。火數爲二。雖有其體。而未有質。是曰太始。太始生木。木數爲三。雖形有質。而實無本。是曰太素。太素生金。金數爲四。其形與本。乃成異象。是曰太極。太極生土。土數爲五。形體乃立。是爲五行之源始也。惟藏其旺者。乃得五行之正。以和致於外。以養定其內。然後其形其化之功。乃得具耳。非者。則仍屬太始之圖圖。安能返其初也。要知五行所具者。生尅也。陰陽相變者。動靜也。固不得違其生尅而制其動靜也。諸方之修。以烝靈爲重。而非能有養有化。有運有收者。殆皆失其正耳。失其正。

卽所謂入昏。固其形。又所謂返昧。既返乎昧。卽不能得性命之清。不得性命之清。卽不能安其固有之天。不能安其固有之天者。是道之靈未能粹。道之烝未能純。烝靈不純粹。雖欲返樸歸真。庸何可得。哈哈。各方知乎四正之卦。符乎陰陽乎。節乎四序乎。其坎冬離夏。震春兌秋。而弗棄。此乃制尅運化之道。故其爲辟也。爲公也。爲卿也。爲大夫也。咸受制於坎離震兌。總之欲靈烝不昧。則必有所適。欲四序弗差。當必循其制。吾人之修。當求其源。甫知天無弗包。地無弗育。造物成人。天人開闢。故大道示化玄機。由人與天皆爲陰陽所位育也。明乎是。則天地之化。物質之假。順逆之加。皆不足爲身之障。一點清充之光。隨太虛之體而化已。又何有物質順逆之磅礴之陶鎔也。哈哈。

老人所望者。卽在各修子知所歸知所附耳。年來道化。時有興仆。要皆無大慧力而爲輔化耳。又有雖具慧力。而爲物質牽累。不通復其初而限大化也。總之。諸修子所歸者。道也。而道之所賴者。諸修子也。可見各各對道之關係。有弗能須臾之分也。哈哈。惟道爲寶。其共勉之。

孚聖訓曰。何謂空。一而已矣。何謂一。理而已矣。何謂理。道而已矣。何謂道。教而已矣。教之有道。則理自生。理之歸一。則空自悟。天下之事。莫非五行。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五行生則五常亦

生。五常者。仁義禮智信。身體之間。莫離五藏。五藏者。心肝脾肺腎也。五藏生。則人之口耳鼻目舌亦生。而人之口耳鼻目舌。根於五藏。是以有諸內。必形諸外。五藏不良。則人口必喜言惡。耳必喜聽惡。鼻必喜嗅惡。目必喜視惡。舌必喜味惡。吾知其人五藏不良。則口耳鼻目舌因之俱惡。而人之五藏。根於五行。五行又根於五常。是以有其體。必有其用。五行相尅。則其人心必不禮。肺必不義。肝必不仁。腎必不智。脾必不信。吾知其人五行相尅。而仁義禮智信因之俱無。然世之凡人。苟能盡五常而改惡。亦受五行而爲善。遵聖賢之訓言。效古今之法典。修心養性。通理達道。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於視聽言動之間。既非禮勿爲。則道德乃成。一化所生已。深望諸方。細思吾講空之一字。則個個自悟。人人自知。切勿輕視是囑。

生者。生機也。天之生也。以氣爲之機。地之生也。以質爲之機。人之生也。以氣質之和爲之機。是天地人皆不能出乎機也。機有生亦有尅。是以五行之變化。又寓乎氣質之中也。修道可以變化氣質。是變化之所以然。仍須以五行爲之主也。金主乎秋。木主乎春。水主乎冬。火主乎夏。土則主乎四維中央。是五行所主之在於天地者也。人得天之氣。得地之質。其生也則又兼天地五行之全者也。故修其氣。使之和平。所以承天也。安其土。以平其脾。所以調乎中央四維之質。

以爲生物之本也。五行之居於人也。不見其形。在腹爲水。爲木。目爲日月。在耳爲水。爲木。在鼻爲土。在口爲金。是腹耳鼻口皆有形之質也。其有形則生於地。主其形者爲氣。爲天。是天地之在人者。無不足也。是氣爲天。是質爲地。是生爲行。是尅則又變化於不意之中已。無意而生其土。則水已傷已。無意而生其火。則金已傷已。無意而生其木。則土已傷已。無意而生其金。則木已傷已。是以中和之道。不以生爲生。不以尅爲尅。而自然以順之。春則木生。而土不傷。夏則火生。而金不傷。秋則金生。而木不傷。冬則水生。而火不傷。四季土生。而水不傷矣。

### 光理窮源

老祖道達正經真華曰。天炁流行。日星乃生其照。昧也明明。修氣而求煉養。得清濁之分。即可見有真光。此光後天言神。先天言靈。此光者。以氣而走之。精而守之。然後充於氣精而行於百骸者。充之於上。神而有光。凝之於下。丹成果立。即所謂日中星慧是也。於是神得其光。化之於後天。後氣之清濁。亦於此光之明而生生不息。若沉若浮。氣實氣虛之境。如夢非夢。氣清氣濁之化。走之守之。氣陰生陽。守之走之。氣陽息陰。知煉養爲氣。炁相通之初徑。煉水火之相化。皆濟於自然。爲之真濟妙氣。生生不息。乃生化於此微妙已。不過其形者精。其相者神。即氣爲後天之本。精爲氣體。神爲氣光之妙運也。故曰。一氣結精。一氣化神。後天之化。因生生而白生內府。氣之虛空。亦於斯得。

氣之在天爲炁。氣之在地爲水。氣之在人爲動。動者實也。實者化虛。相生於有。相化於無。氣以生精。精以凝神。神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臟爲肝。在竅爲目。在怒爲性。在音爲角。角。木聲也。老祖指。在色爲蒼。其所秉賦。天生智。玄生神。神所以變化。而化之於天。運之於地。

運化於人也。神之光被。無微無彌。無細無粗。勢素是守。而化氣於不形而形。化精於形而不形。化神於光現彌微。以通上庭。上而充已。以達下田。下而凝已。形上形下。寔因而明。返照之象。不期自悟。一鼻之竅。通而澈之。達而運之。二簾之垂。含而蘊之。洩而運之。運轉於靈。自可一鼻一脈。二簾二光。脈蘊於內。光運於外。脈通光達。不澈之澈。是爲真澈。不運之運。是爲真運。氣通也。炁自得通。氣運也。炁自得運。一脈之細。萬絡自遷。二竅所運。萬竅畢現。

老祖行修真經乙集卷二曰。日之所以明。月之所以恆。日之所以恆。月之所以明。其以是爲光乎。其以是爲氣乎。是必從日月之主宰以爲之研悟。方知日月者陰陽也。陰陽者炁氣也。炁氣者動靜也。明日月之形者。其形爲光。明日月之體者。其體爲氣。光化爲氣。氣生是光。自知陰陽二氣之相交相運者。無非炁化之運行而已。日運於動乎。曰不得其動也。月運於靜乎。曰不得其靜也。不得其動靜。而能爲動靜之主宰者。其在化形自然而已。修其光明。以悟其形體者。自知四時五行之在後天。各有其光明也。如日之光。如月之明。可以言修乎。曰。未可與言修也。必不見日之光。不知月之明。而後可以言修也。何以知其然也。以有者爲無。則有必常有。以無者爲有。則無也亦必生有。以是知氣化太虛者。無非以寒暖溫涼。爲四時之氣息而已。有寒暖溫

涼之氣。而後方有生剋制化之主宰。有日月之光明。方可以推寒暑之輪轉。而爲循環之樞紐也。知其所以爲循環者。方知其爲自然之氣化。知自然之氣化。自知無卽是有。有亦是無。無其所無者。無所不有也。有所無者。有亦是無也。知乎有無一體。皆歸於太虛。自知日月之光明。亦無非昏昧之對體而已。有光必有昏。有明必有昧。先天之形體。無所謂光明昏昧。後天之形體。雖處於光明世界。亦無非昏昧之靈氣而已。靈而爲昧。氣而爲昏。則大千之所以生者。必不能恆。大千之所以化者。必不能濫。故不以光明爲光明。自有至光至明之虛體。立於靈神。是卽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由是以爲悟。自知氣息之動也。動於其自然。乃云堅定。動於循環。是云光明。由光明以爲動者。則形體之生化。無不入於昏昧。欲脫此昏昧。必從幽微處以通其神。以凝其靈。而後吾身之中。方有自然之日月。自然之光明也。若以日爲明。以日爲恆者。是螻蛄蟬游而已。若以日爲恆。以月爲明。則天地有時昏昧。而日月又從何處以永存其光明耶。是必以蒸氣之堅於虛者。爲光爲明。則雖有混沌洪荒。亦不昧其光明。是光明之所以云光明者。天地不得而知也。日月不得而有也。人物不得而見也。在於無光爲光。不明之明。而爲一切生化之樞紐。故曰。其道大光。光也者。吾身之至靈也。天下大明。明也者。吾身之至神也。神明靈光。集於一

身。則修者可以悟其所自。而返其本來已。獨不見螢之體微。各有其光。其光也亦可照乎咫尺。所以然者。是其自修之光明也。從先天而有。是一點靈體也。惜乎不知其所修。不知其所養。徒爲朝暮間之剎那光明而已。若夫以靈神爲修者。必以其光。聚藏於至幽之窠。而後觸機動於自然。方能放大光明。而爲一切黑暗之慈航已。所以然者。光在於氣乎。曰非也。光在於炁乎。曰亦非也。惟其無炁。乃能大光。惟其無氣。乃能大明。而其所以云光云明者。卽在修養中之不識不知而已。不識不知。方見真體。真體既見。乃云天真。得其天真。自有所立。立於其妙。自有大化大化無所不化。則其至神至靈之覺悟。亦在光明中得其真體已。由是悟到火之明者。明於虛而爲光也。電之明者。明於妙而爲光也。各有其光明。明也。不同。以是知光明之所以云光明者。不在於有所見。而在於無所見。方能悟到光明之所以云光明也。先天之修。不欲見其光明。亦無所云光明。後天之養。必藉光明以爲功候。而養其所養者。皆入於光明太烈。則光明之所以爲光明者。不亦爲將來黑暗之伏機乎。所謂剝復往來。盈虛消長者。其於是可以知之乎。不見夫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乎。以是知造物之有萬靈形體也。必有所蘊藏。而後方能得養。必有所節制。方能不害其生。故人物寡。而養之物亦寡。人物衆。而蘊之於深山大地者。亦必發現於世。



界。而使其得養也。使其發現者。天也。因其發現而爲技巧者。人也。天者自然也。人者勉強也。自然者必可持久。勉強者若何。

老人不得而知已。此天人之所以分。而生殺之所以判也。各各由是以爲悟。自知演進愈速。洪荒更速。是其理之自然。亦機數之當然耳。

萬物不以光爲光。而以日月爲光者。以日月爲萬靈光明之樞紐也。日月不以光爲光。而以炁爲光者。以炁爲日月光明之主宰也。炁不以光爲光。而以虛玄爲光者。以虛玄爲炁氣光明之統系也。以是知光明者。不自有其光明也。是光明之至息。運行於無間。而爲光明者也。修者修其光。以至於明。必先明其心。明其心。方能見其性。見其性。見其天性。見其天性者。見其本來之性也。本來之性。虛性也。虛性所宗。宗於至空。至空而無所不容者。然後放大光明。則聲色形體。皆由此光明之中。以立其循環之界輪已。

修者因妙以爲妙者。乃能合於其道。合於其道。乃立是極。立極以化。而後有無虛實之形體。無所不孕。無所不蘊。無所不運已。欲孕即孕。則爲炁子。欲蘊即蘊。則云氣母。欲運則運。則云虛輪。故知所以爲輪界。然後知其爲循環。知循環之所以爲循環。然後知造化之功用。無非一點而

已。一點者何。至虛至妙之真炁也。真炁一點。虛空不碎。而後能蘊。蘊藏於虛。乃能自堅。自堅於固。乃能自適。因適以息。因息以孕。因孕以生。因生以化。因化以滅。因滅以度。因度以爲根基之所自者。其性命中之光明乎。光明者。心神之光明也。心神有其光明。而後腦海髓山。無一不堅。無一不充。則運行之本源。由是可以尋之。而光明之綱紀。亦於是可以知之已。

先天一炁相化。後天二氣相生。一炁相化者。化乎日月者也。二氣相生者。生於日月者也。日月無光。則天地不運。不運則萬物不生。不生必至滅度。滅度必至黑暗。黑暗世界。卽云洪荒。洪荒既久。乃曰混沌。混沌無已。則天地又何從以生耶。萬有從何以生化耶。日月從何以光明耶。故必知洪荒混沌之前。仍有靈神之光明。蘊而不宣。藏而不露。以爲神秘之主宰者。非一胞之堅炁而何。炁堅一胞。乃云圖圖。圖圖無物。乃云真空。真空卽色。色色相形。乃有氣化。是炁之化氣者。乃先天之堅而推運也。是靜而動其機也。知乎是。然後知造物之生成於其初也。無非從光明以立極。而爲性命之自。人之胎元。先孕是腦。乃有二目。二目既成。乃立是形。是形蘊藏。乃云溫養。溫養功成。乃云生體。生體生形。先賦是性。賦性者。必立其綱。賦性而後立命。立命者。必立其紀。因性命以爲綱紀。而後智慧之主宰。皆在二目重聽之形體已。故修者欲養其光明。必先

無所云是。無所云非。無見無聞。無智無愚。不分乎深淺。不計乎遠近。惟以一誠相守。而後一妄既通。窈窈光明已。所謂修養之功。以是爲主者。其在是乎。各各以紅玄相濟之靈。而悟到自然之大化。庶幾其可以悟於真空真虛。而有所覺於所以然已。

昔靜菩薩訓曰。息無從調。調於炁也。炁何以生。生於化也。化何以化。靜中變也。變於靜中之動者。息也。變於靜中之虛者。化也。有此化轉之變。而炁生焉。炁生則凝。凝則聚。聚則光。光則朗。朗不暗。清虛明亮。昭昭著於二炁之間。陰陽之內者。其惟有此炁光之在。以運生息變化之自然耳。夫如是。則修者之坐。生其息。養其炁。純其清。化其濁。以相凝相聚於形色之體。運轉於生息之中。有也。不知。去也。不覺。生之不知。其所以爲生。化之不知。其所以爲化。其能生能化。能凝能明。以光大而展朗者。亦惟有如是之養。如是之調。調於不知。養於不動。靜也。非靜。則靜亦無名。動也。非動。則動亦無方。所仰於身。而存諸體。著於虛。而生於化者。莫非此生炁化轉之功也。有此功候。則動定適然。自適於潛化。不能有毫釐之象。可徵於身。可告於人者。所以謂得無所得。謂之真得。動不知動。謂之真動。真靜真動。皆非可以言明其動靜之象。以其真虛純清之養。無在而實無不在。無生而實無不生。其變化妙轉之功。亦猶是焉。於此體之以養。靜之以生。存養

定運。妙玄不語。真味難明之際。於是大化生焉。大光明焉。光明性圓。而後知身世之爲身世。乾坤之與陰陽。分合定位。坎離互遷之理。性於是定。以知真。命於是延。以緩陰。此生此化。無非一炁所存。坐之始悟。悟之始通。不坐不悟。不悟則亦不必言夫通與弗通。祇能謂靜與弗靜。動與非動也。易爾諸方。坐悟研修。其各以己之所至。以相進展可已。

達祖訓。妙有而不有者。人不知其有也。妙無而非無者。修不着其無也。不知有。則以有形之有。以傷妙有。着於無。則以有形之無。而傷其無。此妙有妙無之在修人。亦惟賴坐之者。於虛空之中。以體其真實之跡耳。故燃火同見。而燃暗火明。光影同來。而光照影閉。是何故歟。卽其形之爲形。非若虛空之真形耳。真形之形。不能分明暗。不能有影遮。以其具足之形。而光明透澈。無物能掩。無相能閉者。是之謂真形之形。然而在人。之性中。弗可以形執。弗可以相見者。卽以有形之體。若燃若影之蔽於空耳。故必坐之以凝其空。以虛其體。而後已。性之光明始見。己身之渣滓始退。其所謂渣滓者。卽後天有形之聲色。相擾於虛無中也。擾於虛。則靈有味焉。纏於無。則空有滯焉。空滯則光暗。虛擾則靈昧。此自然之理。非欺人之語也。是以入坐之初。而以無爲無者。則心注於無。而相生於無。是有所注。而其無爲相無。而非妙無之真無也。真無則無以爲

有。有則不知其有。而若有於身。若存於空。若展於性。若着於明。皆爲妙無之真旨。惟修人得之者。則不能存其久。保其常。而惟一刹那間之現色耳。故謂助長者。則害苗之生者也。着無者。則傷烝之凝者也。不着於無。而無之在靈者。爲虛存不動之體。如着於無。則無爲着擾。而動於虛。則此無卽變其體。而爲動中之魄已。是以坐者之悟坐也。必任其自然。而非稍加勉強也。有其無也。吾弗知之。無其無也。吾亦弗知之也。有其有也。我未執以爲有。無其有也。我亦不希其有。純以靜己之魄。以養其虛。安己之身。以培其性。性光明而已。烝充虛無妙境。不時應現於我性中者。卽天地之中和。孕育我性靈也。知之則養。養之則坐。坐之則空。空則無着。無着則妙有妙無之動機。現於虛孕空化之間。而吾亦不知其有之爲形。無之爲色。不過僅於自身自性之中。覺其適然而已。適然者。無時不然也。無時不然者。常其然也。常其然。則我身我性之太和。卽天地之太和也。我身我性之弗適。卽後天之反運也。反運則逆。逆則生相。生相則身有覺。而靈亦滯已。此後天之坐。所以常致人於疾病之中者。非其他也。卽因其先着於無。復不能却其所着。而後天之逆。於是以成。己身之不適。於是以招。其誰爲之。孰令生之。非其自持之不空。而急於觀形哉。夫形之能在後天之身以觀者。則亦火中之燃。光中之影耳。顧其燃以暗。再全其影以

蔽。更有何望其光明歟。能有其光者。則必無其影。能見其火者。必無其燃。卽先後純雜之分。非己性有異於道。有反其常也。此修之研坐。弗可於無相以生怠惰。無相者。因心未着色。則相卽無由以生。心不着無。則無亦無由以生相。然久之虛篤靜極。而己身之空。亦不知爲空。己身之虛。亦不知爲虛。則空虛妙有之凝也。亦必如我自性之生。自心之覺。惟不能常住於體者。卽因我身之爲身。未脫形色之幻假耳。是以言道非道。言性非性。乃先天一胞之化。萬有一胞之烝耳。純其烝。養其化。則己之有無。道之有無。性之有無。靈之有無。亦惟以己之烝。而充其光。以大其體也。夫何有夫身。何有夫形。何有夫空虛與實幻。亦皆一鏡無不照之大光明耳。然必無影無燃。純清不滅。有天地也如是。無天地也亦如是。有人物也如是。無人物也亦如是而已。其所以然者。卽在先天未化之原形。弗能若居後天之形色也。在修研坐研道。立性各子。其各悟於是。而各幾已之近者。以資其所守可已。

孚聖訓曰。坐功之始。定心爲主。心定於一。如物之懸於空者。附著而無游蕩之弊也。能定也。則能靜。能靜也。則能化。能化也。則能明。能明也。而道修功夫。乃能如殷鑑之物。無明不照。無運不通已。故曰。修坐之功。以定爲初。以明爲圓。而虛室生白。定游卷放之境。乃可以任乎已而用之。

已。

性候之養。既得其如見不見。不見似見之果。則靈之賦於萬物者。乃各見其光明之象已。經曰。虛靈不昧。可澈大千。虛能不使其昧者。白生內室。而光華現之於外也。性既能澈。靈乃因明。此坐功之於修者。不至斯境。而非能以知靈明之妙也。

性靈各歸其本。則先蒸之在於人身者。乃於無中而增其大。更於運中以至其化已。以氣之養而固其精。因精之定。而凝其神。因神之大。以明其性。因性之明。以凝其靈。因靈之凝。以充是蒸者。其功之著。皆基於修心之一悟。空乎一切。一切不空。無爲乎一切。一切皆爲之。慎養慎修而至斯極。以言其蒸之極也。則蒸內充於體。外包於體。一體所處。內外皆蒸。蒸光所凝。可鑑萬方。是以過去之數。可以知之。未來之數。可以見之。是道之在於人者。易知其致。而難於斯修也。故曰。道在邇。反身以求。必知其所也。

王仙訓曰。蒸靈之於萬形。猶火光之於燈也。就形言。則燈之明者。必火之熱而光乃生也。若從空言。則蒸靈之散瀰。浩浩淵淵。誠不可捉摸也。然火光之在空。非燈明後不知其然也。而燈經燃後。與火光之空性接觸。則了然而明也。佛言修定慧。蓋含此義甚精。以定則慧生。慧則定具。

實相表裏。今人徒重實質而不認空性。不知其實質無此空性。卽實質亦無以發明也。如但執燈而不認火光。則燈亦終歸無用已。此意修者亟宜尋悟。一切道理。乃克闡明。一切德行。方免差忒。慎弗忽略是要。

## 烝解釋義

按真經午集十二圖。善惡分途。均在烝解之中。亥集謂烝解一明。真爐在握。是研修應明烝解也。必矣。茲錄各訓。以供參究。

老祖訓曰。空以悟妙。妙以實微。人之修悟。自此始也。胡以云然。天地本無物也。物之生生。始開於氣。水乃有母。夫萬有之形。形成於無。現象於有。有莫先於天地。故天地爲有形之始。萬有之母體也。易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者。孔徒知其本也。人生天地間。亦一物也。不過賦性充圓。弗少欠闕。故爲萬物之靈。既爲萬物之靈。所以能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先人而現形者。莫若乎天地。後天地而最靈者。莫若乎人。人所以如天地者。性足故也。是以明乎道。必先率性。率性者。不有強制。而純任自然之謂也。人身一個圓圖。無極之相。及現四肢百體。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相同。故修道不外修身。修身不外率性。即是此意。克己復禮。以去乎本無。以顯其固有。固有者。不垢不淨。一元真烝。因後氣雜擾。是在賦於人者。乃以欲障牽之故。其目之視非禮。而非禮錮其明也。耳之聽惡聲。而惡聲蔽其聰也。口言非禮。而失乎忠信。身行非禮。而失乎

篤敬。種種非禮。不由於本體而來。實生於心之不慎。不慎不敬。不敬不畏。不畏天命。不能率性。人不率性。性失其真。真失則僞。僞多誠少。所以心神昏蔽。上不能達天德而成化。下不能通人情而中和。是以愈趨愈下。真性全無。人而不仁。如今之世何。人而不仁。如大道何。人而不仁。如救世何。吾勗衆修。當以立靜始。靜能制動。動無妄動。則動同天遊。靜不枯靜。則靜合天則。功候漸轉。處處合妙。妙卽是道。道無不妙。其妙不測。其理始顯。其相實著。卽相察理。其理無窮。卽理觀相。其相自明。其理既通。其相斯形。易之書言理言相。中庸之書卽事言理。故後世以此兩書而名曰道書。意卽在是。此言亦非謬也。吾修各子。多讀是書。而是書之微。而曰言陰陽。而曰言天命。其意固是。其奧未抉。易之微在乎動靜。中庸之極。具乎陰陽。陰陽動靜。在乎一輪。其輪分則陰陽剖。其分輪則天地判。其陰陽無形。天地有相。無形有相。均在乎一輪之分也。其分其輪。其輪其分。其烝解也。其烝一解。所以有三千大千世界。所以有無量衆生。所以歷萬劫不壞。所以以不可測度。所以勗各修均善悟此。烝解一明。真爐在握。如毛遇風。不但却病。亦可延年。此坐之得乎吾窰。而天地是吾人之身者也。諸子勵修有年。不可不先悟澈烝解。別有用心。以徒自失也。

大道自宣化而後。各地修人。莫不知修坐習靜以固道本。言慈教人以宏道用。然此不過修道者之體用。而其真體則不在乎是也。道體何在。炁是也。蓋天地人物莫不據此一炁。亦莫不同此一胞。所以大道所在。卽炁所在。炁之所在。卽道所在。此本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是以此炁充固顯明。則宇宙清寧。而世界平治。炁有晦暗隱藏。則天下必起紛擾。而災劫斯生。不過此炁之爲炁。本極清極靜。至默至虛也。而天地人物一落後天。則天地於極清極靜而有寒暖乾濕之氣。人於至默之中而有呼吸之氣。物於至虛之下。亦有順逆偏正之氣。殊不知天地一有寒暖而寒暖必有不調之時。氣有乾濕而乾濕亦有不洽之分。人有呼吸而呼吸必有阻塞之時。物有順逆偏正而順逆偏正不分。亦必難以順其自然。天地因寒暖乾濕而必變清爲濁。人有呼吸阻塞亦必變默爲紛。變靜爲動。物有順逆偏正不能順其自然。更必變虛爲實。而濁也動也紛也實也。氣既如斯駁雜。而炁必因此而失其極清極靜至默至虛之真體。而歸於無何有之鄉。炁一隱藏。大道自晦。而道之所以晦而不顯於世者。無非此一胞之真炁破碎無餘也。是以予渡世傳經度化。一部真經。無非炁解。而令各地修人參悟此炁。而解其所不解。炁解一明。自知大道之真體所在。而知所勉力已。惟欲葆固此炁。則非先從煉氣不可。氣何以鍊。養心爲主。

心得其養。自不外馳。心不外馳。氣自歸根。氣既根歸。則凡以前之濁而不清。動而未靜。紛而不默。實而不虛之一切惡習慣之氣。自可漸漸由濁而爲清。由動而返靜。由紛而歸默。由實而成虛已。氣既清靜默虛。則返本歸原者斯不遠已。能以返本還原。則炁氣之化合。自不難已。化氣合炁。炁自充固。炁既充固。自必顯明於世。顯明之炁既得如斯。卽是大道昌明之時也。不過煉氣以爲返還之工夫。及化氣合炁之妙詣。言之殊易。行之則難。何以云然。現在之人。物欲之心既爲橫熾。而私利之念更復澆漓。物欲私利之心。愈憧憧於中。則其氣不問可知。或因物欲之心未遂。則必生怨尤暴躁之氣。或因私利之念已得。則又必起飛揚驕傲之氣。氣既如斯之鬱結浮躁。未有不成爲紛擾而致災劫者。及至災劫既起。則人人不知自反諸身。而反怨天尤人。天何言哉。人何言哉。亦不過終至墮落而見陸沉之憂耳。然此猶爲天下人而言也。卽以吾道之修方而言。平昔所修所研者何。亦不過內坐外慈而已。而內坐爲何。外慈爲何。亦不過爲充固個人一點先天之真炁而已。既欲充固此炁。保守此炁。則舍本身之氣之修鍊不爲功也。氣既當加意修鍊。則舍清其心。靜其念不可耳。而各地修人能知此旨。而加以慎注者。固不乏人。而執己之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而偏爲意見之不同。而動其氣者。則亦多有其人也。殊不知

氣有不平。何以能清。不清何以能靜。不靜何以能默。不默何以能虛。不虛必實。實滿不還。則本身且不能保。又何能擴道化而致宏慈哉。

各修人氣靈之聚。一堂濟濟。氣象殊好。各代表既肩道慈之重任。自當知大道之真體所在。而於此悉一加工夫。大凡修者。欲明化氣合炁之妙。必先從煉實還虛以爲勉進。實煉而返其虛。自可從有還無。返還之道如斯。各各加以參悟。自修固當如是。而導勉各地修人亦當如是。各地修人。均知炁之所在。卽道所在。道之所在。卽炁所在。則任此時之一胞如何破碎。亦必可從各各養氣聚靈之下。而仍成爲一胞團圓。亦大道破碎而成爲團圓。則大道自昌。而世界承平。宇宙清寧已。各各味之。

尙真人訓曰。炁解一明。真爐在握。以下之經語。是言坐功也。而炁解之解。真經一部。無非解此。然此炁一解。而天地生。陰陽判。是以知炁者陰陽之母。而天地者萬物之母也。能明此解者。則知夫一炁爲無之始有之原。所以吾

師言之如是也。吾見夫解炁解者。皆云此炁之作何等解。如解禮曰理。義曰宜之等等解。是解字義之解。非真經炁解之解也。各各思之。是要。

孚聖訓曰。修行大道。必精炁解。真經所宗。衆人亦多悟之已。然炁解之精。非通明實證。不足以固炁充。宏氣化。而回氣運也。天地萬有。莫非一氣。一氣之運。莫非炁蘊。明乎炁蘊。而精其解者。則萬殊之變。不出一理之通也。淺言其故。人身性靈。與形質之相轉相化。皆氣爲之樞。化其質而爲靈。則形體之間。自能有所凝定。苟其不然。則靈昧而性漓。氣限於形。輒多質而不流。終致形以朽灰。而靈亦隨墮。此非虛玄之說。而實可徵諸人生理事之間者也。佛謂理事雙圓之旨。是乃行證之功所在。而爲靈爲質。其分解之處。有就氣養之際。炁凝之真。細加辨析。當未有不克由身以證明者也。後世於此之學。多不精求。因事而求理。復依理而決事。於是彼彼此此。所求者不同。所見者遂異。所習者或異。所知者難同。以是種種。而其錯綜紛雜。雜氣乃各隨其人。皆入葫蘆。而炁解之道。不但無由而精。而大化之機。人與天地之運。亦復雜而無或更得爲通一之貫澈。以開張化運。以達乎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之功已。所以

老祖傳經講道。先闡炁功之養。而勗衆修勉以悟進。以期坐而得澈。斯行也見功已。所以炁功者。非得於養。必由於悟。悟非悟其炁凝。必須悟於炁解。何謂之解。其萬收一歸之能。徵其效者。本從散萬彌而得其用而來也。此乃後天返還先天修功養候。必自了澈。乃可以充氣運氣。而

自化氣質。復其性靈。以推及萬有。皆得從化。然後人與天地合德。其運之斡旋。始克隨機之動。而靡勿化也。大道以化爲主。因氣運之充。非人之能由心境具其實證之妙。不能宏普渡之用也。非若僅言經世之術者一派。以治爲主。治而弗化。必有所棄。棄而不收。則其所以阻乎化機者。皆從徒欲其事之成之中。而變空存理想之愚。卒致事無實徵。而理亦終泯。殊非道之大而化之充之者也。修大道者。必當時時於此。證乎理事。而精求氣化之何以爲運。在在體驗。則烝解自明。烝解一明。則散而殊者。皆氣運之變。而與吾身無與也。果識斯諦。則物物我我。所當存其真而達其用者。自是一化之道而已。既以化道是歸。則吾身來去如如。雖具形質。何礙性靈。性靈能葆。其形質之際。又安在可執空理以爲成事之具哉。審乎空理不足成事。則性靈之葆。更安在不克以自純其誠。誠之純者。自與天地合德。而知機如神。故古聖有言。惟至誠者爲能化。其所以能。無非上通天機。而克全其理。下達物情。而克全其事。理事雙圓。此道化之大。所以開張也。是願修人時加悟審。而好自爲之也可。

康聖訓曰。環宇遼闊。不一其地。分居雜處。不一其人。剛柔強弱。不一其性。愛憎去取。不一其心。於至不一之中。而能一氣通貫。不以彼此異。不以遠近殊。各循其分。各守其常。合於天然之秩

序者。是果何物以爲之耶。或以爲形之所屈歟。然形能屈其身。未能屈其心也。或以爲勢之所迫歟。然勢能迫其外。未能迫其中也。不以形屈。不以勢迫。亦不啻形屈。不啻勢迫。自然而然。納入於軌物之中者。道德是也。道爲人所共由。德爲心所同得。道德化世。由來已久。爲時既久。不難凌替。凌替之下。世運污穢。人心澆漓。而污穢澆漓之所以然。非道德之過。乃膺道德之任者。不明正己而物正之原理。物通於心。涵運於行。推演及世。使一世之芸芸衆生。各行其行。各悟其悟。悟入歧途。行流偏執者之過也。已之於物。同在陰陽消息之中。消息不透。奚以運執兩用中之道。中不能用。奚以得因緣相生之法。因其所緣。弗能強爲之始也。緣其所因。弗能強爲之終也。無始無終。亦始亦終。終始之間。一氣貫通。自然合終始內外而靡遺也。一氣通貫。卽是渾然一胞。胞一之烝。烝自能解。解其所解。生生是氣。生生是體。氣體統一。貞一而動。無動不化。無化不運。無運不通。通其所化。其化乃大。大化流行。家不異俗。國不異政。而人自享一道同風之樂也。烝既能解。亦自能收。收其所收。同回是烝。同回是體。烝體關係。係之以形。形自存在。形自亡在。不以形之存亡而有異也。係之以性。性自有存。性自無存。不以性之有存無存而或殊也。系之以命。命自能守。命自能歸。不以命之守歸而分途也。能通其源。自不以形爲形。自不



以性爲性。自不以命爲命。而眞形眞性眞命。莫不同歸於道。而道之係屬如是。纍纍然無人無物。而不納於一爐也。若失溥然。氣變奪烝。無不失道之源。塞道之本。而氣之變幻。隨心恣肆。隨慾沾着。無時無處。而不爲烝胞些些濁障。濁障愈深。支離破碎之處愈大。支離破碎愈大。世運人心之害愈急。世運人心之害愈急。自絕於天之處更劇。其害既劇。何論乎生。何論乎滅。然生衆生者衆生也。滅衆生者亦衆生也。生不見生。滅不見滅。所以度不自度。全在吾心。人各有心。心各有吾。吾心能度。即是克己。既能克己。天下必然歸仁。既能歸仁。雖非吾一人之心。而人人之心莫不通貫於吾心。心心相印。氣氣相貫。而貞一之動。至此可以探其源已。源源本本。各不差殊。而烝胞之涵運於無形之中者。自然渾淪於穆。而全其本來。一本萬殊。萬殊一本之妙有。無弗隨一潛一放之眞。而得同化於世也。既同化於世。萬載不拔之基。可從此而固已。諸方修養功候。此旨此理。多有深悟其奧。而所以化化不一之處。皆自眞形眞性眞命中。以爲之涵運者耳。吾今語此。並非過爲之稱許也。觸各各之靈感。各各之氣。不能不於陰陽消息之際。味其所味。融會而無滯也。

### 天人感召之理

老祖訓曰。齊婦含冤。三年不雨。鄒衍下獄。六月飛霜。一人之關係。即可感召影響於天時也。其所以感召影響於天時。當雨而不雨。不當霜而霜者。雖天之代人。平其所不平。以警於世。然亦有至理在焉。蓋天之爲風。爲雨。爲霜。爲露。爲雷。爲霆。莫不是陰陽二氣之所結合。陰陽二氣。上佈天空。下蘊地裏。地下二氣上升。天上二氣下行。始結爲風雨霜露雷霆。故科學家謂之爲地蒸氣壓也。是風雨霜露雷霆。雖降之於天。亦發之於地。互爲體用。相與因成。而天地中間。相接以爲陽陰消長者。則萬物與人也。故龍可以治雨。虎可以行風。蠶可以汜水。魃可以爲旱。此不過萬物中之稍具靈性者。即能巧奪天工。人爲萬物靈。能參天地。能贊化育。所具陰陽二氣。詎能不感召影響於天時哉。當上古時代。人羣物類。各遂其生。無所爭殘。其質樸實。其氣渾厚。肫肫浩浩。熙熙皞皞。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順帝之則。合天之理。不知何所謂貨利。不諳何所謂名位。不知不諳。即不動於心。不動於心。即不亂於氣。人之陰陽祥和。以合於天地之氣。故彼時彼世。五風十雨。光天化日。時歌大有。常慶豐年。此人之感召影響於天時者。

信有徵也。夫天以虛空爲形。得道之至清。而主乎化也。地以博物爲質。得道之至寧。而主乎生也。人兼天地有形有質。得道之至靈。而系乎化生者也。人無天地。不能以立化生之基本。天地無人。不能以行化生之統系。人若守其三綱五常。行其四維八德。天則日月星辰。不亂其方向。風雨雷霆。不失其常度。歲時寒暑。不乖其序行。地則山嶽岡陵。不離其位置。河海江湖。不傾其流注。草木穀梁。不失其暢收。今之天地。日月爲之昏暗。風雨爲之颶霽。寒暑爲之變易。山嶽爲之震崩。江河爲之汎濫。草木爲之枯槁。其所以致此者。天爲耶。地爲耶。抑人爲耶。天之大德曰生。地之厚德曰載。天地既以生載爲功。安忍摧殘萬物。此人之不得辭其咎也明矣。故曰天災由於人禍。人禍感召天災。今吾道所以積極進行者。無非欲世人之速醒猛覺。修道行慈。以泯人禍。而化天災。豈有他哉。世人不察。不指之爲迷信。卽目之爲迂腐。甚或誹謗抵制。是誠地獄之種子。輪迴之罪囚。在劫者難逃也。諸子研悟人之感召影響。有如上述。世之修者。果能各各誠心毅力。堅守恆持。修道以行慈。度己而濟世。堯天重見。舜日更逢。亦意中事耳。卽或修者之祥和。不敵惡人之戾氣。然亦必生者生。而劫者劫也。人危如累卵。我安若泰山。人視爲風波。我視若淑和。雖向刀山。刀山必摧折。雖蹈湯火。湯火必枯竭。雖赴地獄。地獄必消滅。雖遇魔鬼。魔鬼

鬼必避脫。所謂逢凶化吉。遇難成祥。吉人天相。明哲自保者。豈非修者哉。修者悟而覺。勉而行可也。

慧聖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人既爲善。自有妙合天心之處。不然。天之於人均也。何獨至於善人。親愛乃如此之深。其相親也。非天之有私於善人也。實有不能不親之理在也。天得一以清。其大德曰生。人得一以靈。所以有仁者人也之釋義。人既爲仁。自然愛人。既能愛人。善量必宏。善量既宏。善氣必清。清與清合。絲毫無間。此天與善人息息相通之所由來也。雖曰息息相通。天原非有心於善人。而善人亦非有心企慕乎天。各循其度。各運其真。自然之中。卽得妙合之佳趣焉。蓋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者善人之資。何以爲資。見人不善。心懷惕厲。恐我之有資於人者。轉而人來以資乎我。於是因惕而悟。因悟而證。因證而覺。因覺而通。因通而公。公而無我。人之有善。視之不啻如己之善。既視爲己善。歡忻鼓舞之處。益足以堅人爲善之心。既堅人善心。卽是與人爲善。既與人爲善。其善莫大乎是。在昔有言。有心爲善。雖善不賞。今非昔比。不能不降格以相求也。降格以求。善雖有心。仍見可貴。何以如是。有心於善。必知善之當爲。既知善之當爲。久而久之。自明善之真意。得其真意。必澈善之真體。體非外涵。取懷而予。卽是順

乎當然之則。順乎當然。卽悟自然。明乎自然。卽足以通乎天已。既通乎天。猶不時時臨汝。稍有二心者。必無之理也。惠鮮懷保。日昃不遑。其善量之充。可謂宏已。而天眷西顧。厚植鴻基。懋昭大德。建中於民。其善氣之宏。可謂極已。而九圍之式。帝如面命。其眷顧也。非有形可見。其命之也。非有聲可聞。而冥冥相契之中。實有他人所不及知。自己獨知之處者在也。孔子不尤人。不怨天。知天之所運。本如是也。孟子知天之平治天下。舍我其誰。悟天意所注。自有真也。雖大道之行。仁義之宏。各各未極其量。而其至善之止。足以感召乎天。無二爾心者。均各有在也。今何時乎。不善之風。處處皆是不善之行。咄咄逼人。跡其殘廢之苦。荼毒之辣。實有目不忍觀。耳不忍聞。猶自詡爲得天之助。生是使獨。未幾而名敗身裂。禍不旋踵。其自矜固爲可惡。而其受禍之慘。又足令人可哀也。茫茫斯民。其將何依。舍吾道於各方。是無所與屬也。惟願各本繼善成性之真。養善體。修善根。煉善氣。踐善行。回善靈。統合乎一。自然六善大化。修至於此。一言而足爲法。一行而足爲經。這就是與天合德。這就是代天宣化。要在時加淬礪。各精其功。各妙其候。亦是意中之事。務深悟而有以企及。斯云善已。

岳聖訓曰。好雨及時。足兆豐年之瑞。而春耕之沾濡。秋收之可望。是誠修得諸方。和氣感召之

所致也。人之爲道。以和爲貴。和之於人。生於心而見於事。事之克濟。從容契效。自合天然之秩序。而無偏枯牽扯之虞。稍有失和。非矜卽躁。非急卽偏。而其氣之所感。由旁通而側接者。無形中自顯一種變化。愈變化。愈離奇。離奇之至。蘊結爲厲。如春花敷榮。而飛雪突來。本亦可鎔化而爲滋物之功也。然寒煖所激。枯萎立見。是滋物之功。反成害物之助。須知人心卽是天心。人和卽召天和。和之所由。胥本於中。中無定體。隨時而在。虛涵以運。其體自立。由立體以及用。所以和爲天下達道。通行而無所阻也。今值學絕道喪之餘。中之失傳。爲日已久。而人之所賴以爲運用者。恆以巧詐爲依歸。巧詐所至。戾氣遂生。生於心。害於事。所以大小精粗。各各均陷於不可收拾之域也。試思人之與天。本有密切之關係。人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人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知人與天合不能合。分亦不能分。而一氣貫通之處。修候所至。欲風雨。卽風雨。欲霜露。卽霜露。其效自然隨心氣而應之也。今因雨降及時。所以借題發揮。以作修養之助。在吾本無所謂。而於各各進修諸人。或亦不無些須之裨益也。味勉可耳。

## 天時人事之循環

老祖訓曰。春光乍暮。而南薰又來。駒隙光陰。有如逝水。而四時之由春而夏。由夏而秋。由秋而冬。輪輪轉轉。亙古如茲者。則無黍米之或差。無一息之或停也。知天時之遞往如是。而人身亦必如是。從可知已。夫人生之在世。自幼而至於長者。正如春生夏長之時會也。自長而至於壯者。正如由夏長而至於秋成之光陰也。自壯而至於老者。亦猶秋收冬藏之日期也。然而四時之運。春夏之後。固有秋冬。而秋冬之後。仍有春夏。週而復始。永無停息之時也。而人身則否已。幼長之後。雖有壯老。而壯老之後。斷無再幼再長之理。必至於滅亡而後已也。諸方審乎此。則可知出規出數。脫生了死之爲貴也。惟欲了其生死。則非道不可。欲脫規數。則非修莫從。何以云然。蓋道本無名。而強名曰道者。不過爲烝之代名詞耳。修亦無他。而所以云修者。不過還其本來之靜耳。夫人之得以生存於天地之間者。莫不賴此一烝。莫不同此一胞。天地有生有滅。而此烝則不生不滅者也。天地有成有壞。而此烝則無成無壞。昭然常存者也。所以烝固則生生不已。烝渙則規數重重。孔門所謂人不可須臾離乎道者。亦卽人不能須臾離乎烝也。但人

自困的一聲之後。便落後天之氣。一落後天之氣。必有成敗得失之分。一有成敗得失之分。必現龐雜之象。氣一龐雜。渙散必多。渙散不已。紛擾自起。紛紛擾擾之下。氣無一息之靜甯。而本身固有之先天一點真烝。自必暗而不彰。隱而不顯。漸漸歸於無何有之鄉已。烝氣既然分離。昧蔽自必愈深。昧蔽愈深。貪妄斯起。貪妄既起。爭奪自生。爭奪不已。戕殺愈多。互戕互殺之際。則因果必隨其後已。弗知一有因果。便墮輪迴。則生生死死。在此生死輪中。展轉報復。必然漫無了期。而欲研脫生了死之工夫。有出規出數之造詣。豈不戛戛乎難哉。所以欲復先天之烝者。必自後天之氣始。而欲養後天之氣者。則必自修其本來之靜始。上古之人。渾渾噩噩。不識不知。其能順帝之則者。其靜本來俱足。原無待乎外求。不過時勢演進。每多爲生活之計。口腹所累。遂致墮於塵幻。多所妄動。而失其本來之靜耳。果能步步加以擺脫。層層加以證覺。凡所謂世間之花花實實。形形色色。自可視爲身外之物。而不足以累乎身心。身心不爲塵幻所累。則氣之得平。有必然者。氣平則精神必然充固。而性靈亦必爽朗。有此造詣。則烝氣化合之功。自可得之於養之中。而烝氣合一。必仍歸於一胞之圖圖。凡所謂因因果果者。亦可免於不知不覺之中。如斯而言脫生了死出規出數。自有成功之可言已。乃或者曰。因果之談。不過爲勸

善懲惡者之寓言。而考其究竟。終屬荒誕不經。渺茫無憑。雖言之者。津津有味。而終不能得其實據也。言此者。乃不知自思而加以探討耳。各教徒之言。因果者多多。如佛徒之言。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言因果最爲懇切。而總以今生所受所作。爲因因果果之至理名言。至於道徒之言。禍福無門。爲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雖不言因果。而實爲因果之真旨。孔徒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二語。雖未言因果。而亦得因果之真義。况該昌不昌。祖上必有餘殃。殃盡必昌。該殃不殃。祖上必有餘昌。昌盡必殃。其言因果尤爲詳盡。如斯以言。則報復循環。因因果果。必無一點之差誤。惟在人自作之如何耳。豈得輕言因果無憑。而視爲荒渺乎。吾門修子。修養有素。凡所謂養氣之工夫。化炁之作用。均有心得。其返還。其化合。雖不能一致。而造詣之精進。則在各各之靜默以養。果至靜極默篤之時。則炁自活。而氣亦化。化氣皈炁。自有真得。有其真得。則欲脫生了死。出劫出數。自意中事耳。但望各各努力。以爲世人之先覺之倡導。斯善已。各各勉之。予有深期焉。

昌佐神訓曰。妙緒紛縷。氣化流。侵盈點。職自遺憂。天公具有冲和力。一任盤旋樂悠悠。炁爲氣母。氣爲炁子。子母孕育。分乎先後。既分先後。而物物生生。當云始開於炁。今不屬於炁。

而屬於氣。何也。炁靜而氣動也。不動不生。不生不成也。氣化成形。原由炁來。雖由炁來。而炁不能直接生物。必待化氣以後。而物始生。所以云始開於氣也。既開於氣。氣卽爲生生之源。欲潛生生之源。須培生生之機。然培生生之機。非善修善養不爲功也。修從何善。養從何善。必有所以然而然之處者在也。萬物之在大氣之中。無所謂修。無所謂養。而能各得其修。各得其養者。順自然之妙也。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收之。冬以藏之。在萬物本無所容心也。當生卽生。亦不覺其生也。當長卽長。亦不覺其長也。當收卽收。亦不覺其收也。當藏卽藏。亦不覺其藏也。雖云不覺。而真覺自在。氣以順之。卽是氣以覺之也。人在萬物之中。其靈爲最。對於自然之修之養。當較萬物爲速。乃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反觀對照。終不若萬物之自得其修。自得其養。抑何故也。物得於天之氣。雖偏。無所戕傷。生如是。長如是。收如是。藏亦如是也。人得于天之氣。固全。一落後天。元靈已不知消耗幾許。加之隨炎趨勢。見異思遷。種種外緣。又皆足爲戕性傷靈之具。性戕靈傷。離乎正軌。其氣必逆。一逆其氣。必失自然之機。既失自然之機。卽昧自然之養。既昧自然之養。卽不得自然之修也。不得自然之修。猶之逆水行舟。狂風大起。東扯西拉。進退維谷。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何者當取。何者當捨。然是者自是。非者自非。心有是是非。則不得其

正已。取者自取。捨者自捨。心有所取捨。則不得其正已。心一有所。先滯其機。既滯其機。氣化之妙。不能爲我而待也。不爲我待。自失其主。而因應之際。不失之過。卽失於不及。過與不及之處。卽是不順自然之處也。自順自然之處。卽是不善修不善養之處也。不特此也。因其是而取之。非我之能以取之也。氣化之合。感我以取之也。因其非而捨之。非我之能捨之也。氣化之乖。迫我而捨之也。取捨之間。隨氣變轉。所以悟氣化之妙。卽受氣化之養。既受氣化之養。卽通氣化之樞。人之不能由氣通。悉迭受陰陽之擺佈者。非陰陽能擺佈於人也。實人不明自然之妙。動輒得咎。擴以衝之。旁以擊之。顛三倒四。至於如此之極也。欲免此弊。須悟其機。悟從心生。非由外燦。機從外感。全由心觸。不能觸機。不能平氣也。氣化平行。何何非是。明其何何非是。卽知其何何非機。既知其何何非機。我不能自主之也。知我不能自主。隨觸隨動。隨感隨應。感應之機。靡不由我心寓之也。我心雖能寓之。我心中不能操之也。天命之也。天命所宰。心靈是依。心依天命。心通天機。機非氣不運。氣非機不明。明其機以順乎氣。時止則止。氣之止機之止也。時行則行。氣之行機之行也。一止一行。卽是一潛一放。一闔一闢。非我之所能爲也。既非我所能爲。順以應之。斯可已。順應無遮。自足以握天地造化之樞也。夜合之花。是誰合之。氣合之也。含羞

之草。是誰含之。氣含之也。一合一含。隨氣舒卷。皆爲道用。氣之關係不綦重哉。氣至而滋息爲培。氣返而遊散則覆。培之覆之。皆在乎氣。所以修養之道。以氣爲主。善於修養。順其氣以爲之也。不善於修養。逆其氣以戕之也。明其順逆。心契自然。焉往而不快哉。君子之坦蕩蕩。通此理也。小人之長戚戚。昧此機也。惟其蕩蕩。所以無爲而無不爲。惟其戚戚。所以有爲而有所執。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必然之道也。諸方度化以來。經歷之事。不爲不多。艱難之途。不爲不苦。而其所以順應無不各當其可者。皆得乎自然之妙旨也。雖造詣之間。不無深淺。總其策勵所在。均趨於自然之途吾。

師靈感。頗覺恬適。今日叙及。一則表各各之進功。一則企圖於未來也。好自悟修。日月逝已。歲不我與。各各均加惕勵可已。

大道修渡真諦

卷一



# 大道修渡真諦卷二

## 明道門下卷目錄

修道爲教	一—五
五教同源	六—一三
佛乘述略	一三—一五
說易之眞象	一六—一八
設立院會宗旨	一八—二一
統五合六釋義	二二—二三
釋卅字之義	二三—二三
設立道德社緣起	二四—二五
神道設教	二五—三二
參經誦經之效果	三三—三五
論神聖仙佛之成真證果	三六—三九

身心性命與死生之說	三九—四四
道修三乘妙訣	四四—四七
逆修與義	四八—五一
道化眞諦	五一—五五
道貴應機乘時	五六—五九
功行功候之分	五九—六二
論訓修與行修化修期之功候	六二—六七
道魔相爭以道化魔	六八—七二
推展道慈功用	七二—七六
宣道要旨	七六—八〇





## 大道修渡眞諦卷二

### 明道門下卷

#### 修道爲教

考祖訓曰。道無終始。又無名相。自從羲徒畫卦以後。人靈一開。繼以頡頏。徒創字以還。人文一振。倏焉而李徒演道。倏焉而孔徒明一。倏焉而佛子大興慈悲。倏焉而耶而回。均主博愛而演清眞。乾坤以始。氣運以轉。一本吾幹。各結其實。夫然後各勵其修。以明其教。於是教之修也。而道以明。道明而後天經地義。人物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各從軌道以轉。不失其序。不愆其時。自堯舜以後。制歷明時。天地之中。得靈而生者。各有其天秩天序。終古不變。而遵循固守焉。此道自茲而有其名。人物趨向傾仰。數千年來。無有疑議之者也。天運循環。氣機流動。因人心而有變。所以今大異乎昔。昔不能同於今。於是凡今之所有於現世者。性未有變。而質體骨骼。似亦有變。而不同於昔。其實形變屬幻。幻相者。大而乾坤。小而人物。無一能定其體者。（守沙仙註。乾坤無定體句。須知天地是體。乾坤屬氣。氣本變化無常。故知是云。）其所以不定者。是形質也。

形質無定。而其中確乎有定而不可拔者理也。言是理卽有是氣。言是氣卽有是運。惟其有運。所以有輪。惟其有輪。所以有軌。其軌是度。其度是常。其常是經。其經云道。夫道也者。本來無有。其無有者。虛靈不昧。人得之以全。物得之以偏。人物之分。不在形質。而在偏全。果然人而不明真常之道。而任心亂理。理失道昧。昧其真道。卽蔽真靈。真靈有味。無所適從。心無適從。身自無主。身無所主。凡所云爲。莫不違理。違理卽違人情。違乎人情。於是一身之所克盡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及一切應接待遇之間。均失其天秩天序之常。人而失其所常。卽無往而不入於葫蘆。人靈入乎葫蘆。猶物之得天之偏。或化而飛。或化而潛。或化而啼。或化而鱗而角毛介。去全靈日遠。得偏氣日多。故人而不人已。物果自定其偏。不敢妄生他念。由是性定於此。而靈通於彼。彼此互換。氣運漸移。三千日後。偏者以全。全其所偏。得其所全。雖曰物也。可以復人。人物之間。形幻何足以駭。所可駭者。知修與否已耳。吾今倡道興慈。以告諸子。其意不在救人之形。全在救人之靈。人靈得救。靈自運神。神自動氣。氣自回光。氣光有回。而後坤子時生。凡所云爲。以及生殖蕃衍。並形化之後。一靈得所。萬靈共藏。此時十世被救而超升者。實屬易事。卽天地位而萬物育。其機之微。亦不出乎此也。各方旣云入修。須身體力行。明人物之分。合天人之化。歸

氣靈之母。渾淪於一炁。並始於一極。極至機來。炁子復生。生之爲性。分水而成。由是而輪輪轉轉。炁氣有系有軌。有軌皆道。道之爲道。大生於空。小動於心。心之有輪。輪自知之。故羲徒一畫開天。其畫開自乃心。心動神運。心開氣開。氣開儀現。儀現而陰陽判已。此判處萬象森羅。無物不有。明其無以悟其有。知人之一身。總屬一空。得其空者。無物不空。空其所空。情之於性。任其自然。其自然處。窅在於此。得自然訣。動固自然。靜尤自然。不云乎坐。坐已得之。不云乎道。道已得之。故吾勗修不事勉強。但處處純任自然而已矣。各子試思平生所爲。自幼至老。何事有逆。其逆處。卽非道也。非道速退。何事純任乎自然。此自然處。卽是道也。是道則進。非道則退。進退得宜。其道在茲。各子回光返靈。各思各身。各勵各修。各明各性。各凝各靈。靈得圓凝。生而爲人。當然無虧。歸而爲靈。當有果位。絲毫不差。慎莫生疑。然己身所經歷處。自是活現歷史。可以爲警悟者也。大道在心。豈難之哉。人病不求耳。各各深悟爲要。

孚聖訓曰。上古之時。人心樸厚。各守其安。各守其守。以無爲爲自靜。以自然爲已動。故其興也仁。其至也義。不必以仁而導仁。其仁自若。不必以義而誨義。其義自彰。是以熙熙皞皞。各安其所生而無爭焉。及至中下。人心日偷。無爲之守。失於有意。自然之動。墜於情慾。於是大道無形。

而有形。無名而有名之真精奧密。乃因之而下已。不安其心而欲於人。不改其念而好於他。天下之變。世道之移。昊天不忍觀生靈互殘也。乃因人因地。因時。因事。因情。因欲。而降生聖人。以爲之道焉。濁者使其清。昏者使其明。因道而爲教之正心修身也。明心見性也。博愛同仁也。好仁尙義也。乃各就其所蔽。而正其所失。非上天之運。特制使形形色色。以顯其運化之妙。特以人之所溺。而假手以援之已。

譬如言修。各教以性靈與身心之關係。其去吾道也。亦不外一本一枝一源一流之別耳。以烝之化運。而推源之流。悟枝明本。乃一烝之收放也。卽所謂一放萬殊。萬收一歸之旨也。以五教之功修。以悟大道之本。功到自然之時。可於自然之適。不存有門戶畛域之見。可不執一是。而後以殊途而同歸已。故教之悟道也。以烝始所在。當易於返本。而其他旁門左道者。悟乎吾道可乎。能否明吾道之體用乎。是卽以悟修之功候所得。而得道之本始也。

慧聖訓曰。世人有先生後生之別。而智有先覺後覺之異。此先生者。所以有導後生之責。而先覺有覺後覺之任也。然人既有先後之分。而先者對於後者。當必有善優之教而後可。而智既有先覺後覺之不同。先覺者對於後覺者。亦必有不倦之誨而後可。是卽因其不同。猶之成年

之人不可與稚子較強弱。論是非。講曲直也。故孔聖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此卽大聖也已。在院修子。其處於先覺者。當慎詳悟斯義。必以循循而善誘。修者之未能明也。苟各能以金經之第一第十四二節平等忍辱之義。下氣以修己。申仁以濟人。則大道之光明。必假爾誠修。以光乎三千大千世界也。

天地日月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道也。氣也。精也。道之所生。氣之所化。精之所聚耳。河海山岳之並峙而長流者。亦道也。亦氣也。亦精也。道之所以生之者是也。氣之所以化之者是也。精之所以聚之者是也。道生而氣化。氣化而精聚。精之所聚。氣之所化。道之所生。皆有形有質之氣化。道生精聚之類耳。道之所以生。氣之所以化。精之所以聚。是皆自然之理。自然之動。自然之機。非別有所主宰而行之也。世道人道之道。何道也。自然之道。人人之道。非別有所道。而道之氣之所以化之者。道之運行也。精之所以積聚也。氣之凝結也。所以凝結。所以運行者。皆道也。皆自然之道也。所謂世道者。得毋天道乎。得毋人道乎。所謂天道世道人道者。一而已。所謂道一者。自然而已。春之所以蒐。夏之所以苗。秋之所以獮。冬之所以狩之者。時也。因時而行之也。所謂時者。自然也。因時者。亦自然也。是則兩間中所以陳列及其代謝者。皆道也。皆自

然之道也。人道由乎世道。世道由乎天道。天道法諸世道。世道法諸人道。所以行之者。一也。自然也。道之所以生。氣之所以化。精之所以聚。各本自然之生之化之聚以成之。非有意識而行之也。人能法諸世道。世能法諸天道。則河岳清寧。大地清泰。所謂盛世者。卽斯也。上古民之樂天者。卽所以自樂。亦卽自然之樂也。世有變易。代有更替。則人性之隨往而去。隨來而染者。當亦自然必然之勢也。故有聖人代興。而倡聖教。理法之所作。教化之所施。遂立乎法度而範人羣也。所以範之者。亦因時制宜之用也。亦自然趨勢之所積也。所謂聖人者。果何人也。亦五官同等之人耳。然所謂爲聖人者。智慧之有所自。善性之有所開。而智慧之加。善性之厚。當日高而日博。參贊化育之行。救沈溺。輔顛危之義。無時不懷抱而躬行之。所以躬行懷抱者。出乎善性也。由乎智慧也。發乎自然也。秉自然之道。行善性之智。聖教之所以能張也。聖教之所以張者。範人羣也。不惟範當世之人羣。後千百紀之世。亦無計以逃斯範圍也。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聖教之所以維張。而與天地同悠久也。聖人聖教之所以範人者。無他。一善之歸耳。一善之所以能歸者。積因之所聚耳。譬道之生。氣之化。精之聚。皆由自然之本而行其必然之義。若聖人立教者。亦自然必然之義也。所以謂善者。亦猶道生氣化精聚之義。道生之道。不得不生。氣

化之氣。不得不化。精聚之精。不得不聚。所謂善積者。亦不得不積也。精由氣之運行而凝。氣由道生而運。則善之一義者。由聖教之感發而歸之也。聖教者。由聖人立德立言以成之也。聖人之立聖教。聖教之倡善行。得毋類道生氣化精聚必然之理乎。雖然。道固能生。而不能使其不生。氣固能化。而不能使其不化。精固能聚。而不能使其不聚。是則聖人之能立教。而不能使其教之不立。教之能以勸善。而不能使其不善。然試一反比擬而論之。則道之能生。而不能保其生。氣之能化。而不能保其化。精之能聚。而不能保其聚。則聖人之能興教。亦無以保其教。聖教之能勸善。亦無以必其善也。斯則何歟。殆任乎自然而不悖者。自然也。得乎自然而弗覺以致自相離背者。失自然也。得自然之與否。卽可以縷悉道之所以生。氣之所以化。精之所以聚。聖人聖教勸善之各端大義矣。天地之間。未有能逃乎道者。而自甘故違者。道亦無如之何也。道之所以生。氣之所以化。精之所以聚。皆自然也。苟故背其自然者。將奈何哉。聖人立教勸善者。施行修齊治平之道。而保其孝弟忠信之等等。以維乎禮教而體乎人義也。言行有則。固在人。之耳目也。若甘悖謬。而弗惜自驅身心之陷諸黑波苦海之中。則聖教又何嘗能挽之哉。正道之能生而不能生。氣之能化而不能化之類也。又何怪乎聖教勸善之不力哉。今之所以云修



者。卽所以循自然而保自然。持自然而行自然耳。道生之。氣化之。精聚之。聖人以教之。聖教以善之。不得其理者。不得以循自然。保自然。持自然。行自然也。欲得其理者。必究其義。欲究其義者。必悟其旨。旨悟而義究。義究而理明。理明而自然可以保矣。可以持而行矣。既持且行。則自然至理。可以洞悉矣。而勸善之道。亦必有所自守矣。所謂聖人者。亦善之所聚耳。不得其善。教乃無聞。不得其教。聖言無立。所謂聖言者。善言也。卽道之所以生氣之所以化精之所以聚之至理也。道生氣化精聚。此天地日月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也。所以悠久高明者。由精之所聚而氣運之。氣以所運而道生之。道生氣化精聚之原理。仍一本而氤氲也。聖教勸善之至理。亦一本而運育也。今之所以修之者。乃不得不修也。道生之道。無能保之。氣化之氣。無以融之。精聚之精。無以凝之。聖言之善。無以教之。教立之教。無以行之。善勸之善。無以歸之。所以能歸善立教。奉聖凝精。融氣保生者。則須人循自然。保自然。持自然。以行自然也。欲得其循而保之。持而行之者。則非有所指規而明其旨者不可也。道非無指規。教非無旨義。惟背馳既久。相違已深。人人以爲慣見習聞。而不知返思也。故道修學說之所以立也。道修學說者。指規旨義之機也。使修者得其機而循之。得其循而保之。既循而保持而行之。必力也。善不待勸而已善。

教不待興而已興。亦猶道之必生。氣之必化。不待生化而已生化。雖有不欲其生化者不可也。是則善可歸矣。精可聚矣。精聚而教興。教興而人情正。人情既正。世道必張而淳。天道必維而清。凡所謂高明博厚者。則人人可得其氣賦矣。是則其間必有所力行而悟徹者。可以窮源也。何以言之。道修之修。行之所貴者。在乎言行也。道貴乎專攻苦修。貴乎實力奉行。則道修途徑。又不得不竭智盡能而事之也。云乎內必行乎外。行乎外必兼乎內。所謂雙修者。即是也。內曰修。外曰行。內曰坐。外曰慈。內修外行。內坐外慈者。卽所以勸善聚善也。不有其內。無以致外。不有其外。無以修內。則功養功候之真理。又必各研其研。而悟其悟也。內而致乎外。外而返乎內。善智之開。善性之復。可以參贊化育矣。豈僅興教一端已耶。修齊治平之道。悉羅而舉之矣。其明乎是者。則生之者。可以順時而保之。化之者。可以隨候而融之。聚之者。可以隨緣而增之。通悟大澈之妙理。悟於斯而行於斯矣。道修功夫之爲用者。亦在於斯矣。是賴各各積善以歸之。體禮教以昌聖言。則自然之精必聚。自然之氣必化。自然之道必生。夫然後刀兵水火之災劫者。自消弭於無形間也。高明博厚之日月天地也。當各現和煦熙皞之祥光。人人樂其樂。而樂天而樂道。所謂盛世再見者。不當在斯時者乎。愿各修士力倡而勤勸之。以冀善有所積而化

行自易矣。各各處此時期務宜力勉也。

## 五教同源

老祖經髓天集曰。天機之靜。靜於無形。無形爲靜。自然乃動。動不離母。炁乃仍固。固炁於虛。化氣於空。則造化之機。於是可見已。故曰。心之止也。止於自靜。自靜之靜。息爲之靜。息靜爲功。息動爲候。化劫真旨。於是悟已。生剋真機。於是見已。是以生爲死門。死爲生戶。生生不已。必有所歸。有所歸者。莫不皈於其死。其死也。形死也。非性死耳。性之不死。靈爲之主。靈之所主。主於其空。空之所化。化於其無。化無爲有。化色爲空。有卽是無。無亦是有。卽色卽空。卽空卽色。則萬有之於天地。可一貫相通焉。天地之於一炁。可終始相守焉。而一炁之於罔圖。必不至爲杳眇所洩焉。能以是爲悟者。必能以是而覺。能以是爲覺者。則性之所自。命之所皈。無在非太虛之境。而此太虛。亦在無無之間已。能以無無之修爲修。則雖歷萬劫而莫知其爲劫已。明乎是者。惟在謨徒。其治世之道。不離乎回。而修養之道。亦不離乎回。能回於先者。必回於後。回於後而不爲後所誤者。必仍回於先也。故曰。回於清者。必回於真。回於真者。必悟於真。悟真而後覺清。覺清而後自定。自定而後自然。數千年以來。自然之道。能一目了然者。惟從此回回二字。可以見

其本來面目。而造詣最精蘊者。惟在昌徒之易象玩味耳。

道之所以爲道。無非循環因果而已。儒鐸道板釋鈴。皆可以一貫而通焉。是以耶徒之受洗。洗其心也。洗心者。洗虛心也。洗先天之心也。洗心者必洗靈。洗靈則又在先天之先已。而釋徒之受戒。亦無非戒心而已。戒心者。戒其有也。戒其有妄相也。戒其有妄念也。戒於妄念未起之時也。是以可云先天之先。而二者之功用。亦可云洗始戒終。洗終戒終也。

堅靜於虛。乃能守心。心之守也。丹基乃立。丹基既立。道機乃化。化道機於自然。而後化萬有於無形。求六合於一身已。故耶氏以尖功爲適。而其三角之主。乃能無所不通。是因尖以至於披者也。佛子以圓光之放於六合爲主。是因披而尖者也。因尖而披。則候隨功轉。因披而尖。則功同候化。由是以悟。則知炁之轉輪。虛象爲主。主其虛象。而後象帝之先。此老氏所以以抱一守中爲功。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儒氏用之以化萬有。清其至靈以守天真。回氏所以渡衆生也。萬有不化。何以自立。衆生不渡。何以自存。化非自化。亦所自化。渡不自渡。其渡在心。故道之所以爲道。無非養此浩然之氣。而丹之所以爲丹。亦無非守此心田而已。

老祖傳道達正經之真言曰。天有日星。衆昧得以畢照。地有江海。衆流得以盡歸。道之真脉。梅

列爲五。亦返本還原悟道之始徑也。其別門戶。皆以炁本氣修。以悟真邃。則在解秩轄。正真炁。固真邃。眾愆氣。謚真心。則一也。故道療血脈。釋療骨髓。儒療身心。耶療口舌。回療臟腑。其心同也。其理同也。其功同也。其得同也。

老祖訓又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儒學之本旨也。無人無我。無色無相。此佛學之本旨也。清淨無爲。虛玄妙空。此道學之本旨也。清於中而真於心。潔淨爲本。此謨學之本旨也。博愛爲仁。濟衆爲義。此耶學之本旨也。試觀五者之教人也。其理同源。其道則一。擴而充之。則萬教之本。無非是一。一者何。性而已。因其性以正命。因其性以凝靈。因其性以存神。因其性以爲形體之統系。是皆修養功候之要旨也。

天下無不可成之事。亦無不可到之境。惟在人之求與不求耳。但所謂求者。非求其事之必成也。非求其境之必到也。惟在反求自己之心。志能誠與否耳。人果能達於至誠之地。誠則必堅。堅則必恆。心恆則凡事必能始終不懈。志堅則遇境必能永久不變。人果有始終不懈之志向。又有永久不變之心願。自無不可到之境已。然境也事也。正亦無邊無際。而有不可限量者在也。卽以五教之妙奧而言。如儒之民胞物與。過化存神。以至於參天地。贊化育。

而謂之曰無聲無臭。佛之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以至於無智無得。究竟涅槃。道之入水不溺。入火不焚。以至於綿綿不絕。若亡若存。及耶之聖靈顯現。天國復臨。回之認主歸真。永住極樂。此皆五教登峯造極之事。無上上乘之境。亦爲人之所難能。而不可必得者也。然各教登峯造極之事。無上上乘之境。殊不知皆爲吾道應有之經過也。修道者。果能堅誠不二。恆久不忘。則必可得吾道之奧妙。如道之由後天以返先天。罔圖一胞。非儒教無聲無臭之道乎。道之脫生了死。永免輪迴。非佛之究竟涅槃之謂乎。道之由小充而入大充。適適如如。非道教綿綿常存之謂乎。以及修道者之救拯衆生。回復熙皞。非耶之天國復臨之謂乎。修道者之度人自度。靈造妙峯。非同之認主歸真之謂乎。孔徒曰。吾道一以貫之。卽此謂也。修者但於自己之心志。求其誠堅與恆。則無論若何遠大之事業。無論若何高深之境地。皆可不期然而然。得之於不知不覺之中也。無奈時至今日。人心不古。遇事而始勤終怠者有之。遇境而忽作忽輟者又有之。如此而欲求其事之必成。境之必到。是欲南轅而北其轍也。又安能必其成就到達哉。災劫之來。由於人心。人心不平。爭端斯起。爭擾弗已。戕殺必多。戕殺不已。災劫更深。此乃理之固然。勢所必然者也。而爭端之起因。則不能不以五教各修人之作俑也。何以云然。天下治亂

之轉移。不在芸芸之衆生。而在乎中上階級之份子。五教各修人。均爲中上智識份子也。惟時至今日。各教修人。弗知各參各教之精義。而惟以門戶自封。互相攻訐。凡能諷經茹素者。卽自命爲佛教之名流。能以導引吐納者。又自以爲道家之修士。尋章摘句。而能以咕嗶爲學者。又自命爲儒教之傑出。祈禱上帝。誠心歸主者。更自命爲回耶之名士。殊不知只在各教形式上。而用其心。而於各教之眞旨。則均茫茫然也。至於各教之眞旨。莫不皆出於大道。不過因時之不同。地有或異。各教聖徒。不得不因時因地而制其宜。如佛之時地。本皆以善終爲不祥。以好殺爲能事。故不得不以慈悲施其教也。如老之於後周。本橫議滋起。邪說橫生之時代。人心擾擾。斷無已時。若不以清淨無爲救之。不知其紛亂伊於胡底也。而耶回亦因其風土人情。爭殺不已。故必以清真博愛救之。惟我孔子。其時其地。綱常倫紀。喪亡既極。亂臣賊子。幾遍天下。故我孔子但於人之所固有處。而加以推闡。凡三綱五常。而爲人所固有者。復而明之。擴以充之。而尤以仁字爲歸。果能人人充其仁心。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德。均可從仁字中以得其效已。五教雖有不同。而以大道爲流者。則莫不一趨也。道何在。仁而已。仁心不充。何以言慈悲。仁心不具。何以道清淨。仁心不備。何以言忠恕。仁心不普。何以言博愛。仁心不養。又何以得清真。



乎。五教精義。各教弟子既弗加以審悟。而往往只以門戶自封。偏執我見。歸於墨者則必非楊。歸於楊者又必非墨。入者主之。出則奴之。呶呶不休。未有不起爭端者。教爭既起。則凡世之智識份子。互相爭之。互相殘賊。而芸芸之衆生。更復昧昧矇矓。惟知私利之足以保吾身。而維吾家。自私自利。天下之爭端起已。爭端既起。而猶欲世界清平。而閭閻得安。不其難哉。其所以致此大災浩劫之故。仍不外五教之修子作之俑也。予慈心度化。惟先以溝通五教爲先務之急者。不有五教之溝通。而鎔化於一爐。則合五統六之大道。仍未能有所圓滿之效果也。

統教掌籍宣聖訓文

無極而太極。無形而有形也。大道形體。可有可無。其氣曰實。其炁曰虛。道之形體有無。以虛實而推之。道之推於虛實。以靜動而得之。是炁之正也。卽道之體。道之體也。吾嘗以中庸而言。卽以絜正而言也。絜之爲正。卽始自不偏一事。故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惟素而不能充於正者。其性不善。其靈不清。其神難凝。其性不善。其精難固。先天之道。絜主其本。後天之修。氣統其形。無爲而爲之。無形而形之。不以其氣修而後合道。則絜不能充善其體。而養吾善靈之旨。不能以後天補其先天。先天之道。後天而修者。亦不能以無形而爲有形之體。更不能以太

極而覺乎無極之理。先炁充而善其身。後氣凝而合乎道。氣合於身。而炁能兼善天下。上達下達。無非以氣炁善合。而後明乎形上形下之理而已。道之煉養。本其無形及無爲而無不爲之。是不執於一見。而通之於天地之始。化之於大道之母。先後之天。可以攝養於一世者。不生不滅。釋氏悟得其要。其能療於口舌。耶得於靈。其能療於臟腑。回得其清。吾

師一渾一清。卽是此妙。吾以中庸而悟炁之正。卽以無形無體而有之。卽以可見可聞而聲色之。卽以不偏不倚而中之。天之炁也。地之氣也。是乾守坤轉。以達上下。人之炁。卽以悟而脫之。以見大充小充之妙。吾道以炁而氣。分乎先後。可以悟五教之遠者。以正其弗正。而免需帝之糊塗。魯魚之錯誤。而後得其真遠。以立修己化世之基。坐之靜也。動中得之。功之實也。虛而明之。文火之象。不以水而濟火。以火而生火。道之真丹。自能以養而充乎善。而後道用立乎德。次言功能。皆所以不悟形體而悟修功。以得道之真形。是無形有形之真理也。天道言乎循環。炁氣言乎週始。道之爲靈。爲性。爲炁者。不以靈而靈。不以性而性。不以炁而炁。以神而神。以精而精。以氣而氣。卽後天成乎先天。以週而復始。覺初自入。而後明生生息息之源。以化運乎返旋之輪。輪輪轉轉。轉其妙於至微。卷之不盈一握者是也。渾渾灑灑。生化離合之旨。道之源流。

以聖而明於教。以神佛帝主而分教始。是彌於宇宙者。卽愼之充於六合者是也。惟道之形。形而上。形而下。化實出虛。幻有。則天地定。幻無。則萬化歸。卽吾道胞系。分而後合。以囊括於萬有也。各方修有靈固。悟有真得。對於道之形體。以功之進。性天之得。而後暫行之自可已。其各悟諸。

道祖太上老君訓文

炁之清清。其化運而得上下者。人道中和。以氣之能定。以養性之能善。則精得真固。煉其素靈。道之體也。弗以有無。亦能悟其本末。而其悟功則不同也。非五教各別。而其秉炁所化。陽與陰異。陰與陽殊。其陽與陽而異。陰與陰有不同者。以天炁化之妙。則道功進得非同。陽與陰之不同者。天炁也。炁化於六也。陰與陽各異者。地氣也。氣化於六也。而炁六之實。因虛生陽。因陽化陰。則炁六氣六之本。因此而分乎清上濁下。天乾地坤之不一。而鎮乾轉坤之功。以炁生氣化而後斡旋。炁之清上。則黃而黑異。惟道修於人。可上可下可中。上可清清。中下自清。此皆以得炁合於氣而言也。譬諸清水。雜以濁汁。其清也濁已。反言之。其濁也清已。世言濁者難清。非不清也。其不自清也。何世未見夫涇渭否。前石門吾。

師授經。得道之邃者。靈之所化。草木能行能語。化於山川而靈感至妙。石審道真。皈依多多。而水得靈觸。因清清而濁濁者。今則言之也。以濁而清者。石門得靈。見此妙境。各各悟道之修。可清於三元者。卽炁氣能合之妙也。各各味諸。

佛祖釋迦如來訓文

如是我聞。佛言其善。善空於色相。而實於靈性。實則性真性化。靈真靈化。虛則色空色幻。相空相幻。其爲實也。靈有實有虛。性有實有虛。其爲虛也。色有空有實。相有空有實。靈實則清而失真。性實則善而失真。是靈虛處。卽靈明界。是性虛處。卽性善界。是以靈而性者。以炁合天。以氣合人。虛也實之。實也虛之。色實則性能得空。相實則靈能得空。色虛則性失其真。相虛則靈歸於幻。幻有幻無。其爲性也。其爲靈也。卽虛卽幻。卽幻卽實。是相有相無。色有自見。無見非色。皆於其實不虛之相。至虛不實之性。而後靈其得真。色其得空已。空至空時。天色不可形其性。虛至虛境。人相不可奪其空。四相之空。六塵之擾。皆以其十定十守。而後得先三寶之所運。後三寶之所化。化有化無。其爲空也則一。其爲實也則一。其爲虛也則一。其爲性爲靈爲色爲相。化之於不實不虛者。不生不滅之境。化之於可空可幻者。是生是滅之域。化之於可實可虛者。能

生能滅之界。天色是也。地相是也。天相是也。人色是也。爲虛爲性爲靈。卽實卽色卽相。比比是相外之靈。比比是色外之性。是何以故。我佛生滅有界。生度有界。度不自度。不能得不生不滅之相。是謂我言。天之色。色於真空之外。天之相。相於真幻之外。卽明於剛柔。化於精微之境。守之定之。卽烝之正也。卽氣之平也。故吾

師生化之道。其烝之正。化於道體。是先天之功。其氣之平。化爲道用。是後天之功。我言度自度心。卽度自我心之遠。得立一枝。不過僅如是而明於色相性靈。以覺人得入。入於烝胞。而後化有化無。以得於天相之內。則得烝之一脉。而化於生滅之者。三大千界。法會說妙。皆本於烝以化乎功修。而得乎由徑也。其各悟之。是望。

### 儒祖項先師訓文

修道謂教。示於愚蠢之靈也。修烝謂道。賜於無上之士也。道之設教所分。以烝化於無形。則天烝得其清。以氣化於有形。則地氣得其甯。道之淺言。卽在於斯。吾道言修。修烝而得。烝之化也。氣之合也。其化其合。天道得以定。地道得以判。吾道之遠。本在中和。是立人道以行天地之道。則烝氣之中和。卽以其修而得之。修烝謂道者。卽以修己渡人。而悟乎至中。吾

師授以道。遂卽所以修炁氣於一身。化萬劫於無形也。各各悟行。以有形而靜於氣。以無形而動於炁。炁之動也。卽靈卽神。氣之靜也。卽精卽性。所以悟先天後天者。達於無先後之別。則道斯真。卽道家所言清無上中下者是也。各各悟之。

耶祖基督訓文

濟佛譯

善事於身。其靈自清。言之於天地之形。人之靈也。得乎上下之奠。其靈清。其魂自安。是無形得道之體。以運用於有形。卽靈之善。卽魂之清。清者輕也。其魄清凝。善乎事者。得其真靈之體。修道者。悟氣有得。知氣爲善本。其氣自充。其性自和。吾道修旨。得其體用。惟世言善惡。而悟解善凝惡消之理。卽凝靈消障之境。障消劫滅。衆生自度。前吾與教救世。以善消惡凝滅度之理。示諸信徒。而時能悟澈者。不可多得。不過於誠敬有所守。信仰持乎堅。則可已。而其善凝復言善消。與夫惡消惡凝之理。其旨同也。其得同也。善凝其善。善消其惡。惡凝其惡。惡消其善。善所以明放其靈。其靈自光。惡所以積聚其孽。其孽愈深。苦海蒼生。得度光明之道。此道卽大道也。卽獨一無二之真炁是也。而靈之修趣。以善惡之理。而分界乎上下。卽以靈而光之。其炁得清。孽

而聚之。其炁自墜。墜而下。清而上。炁本得其妙旨。昔吾佈道教人。卽救人救世。所言經詮。多善惡而引孽悟靈。以明其身靈之悟也。以身而立。所言三位一體之旨。其靈之分。卽今子等修後天之氣精神。是亦先天之炁靈性是也。是以靈台。靈之素也。亦靈之光也。靈殿。卽靈之窠也。亦靈之運也。靈體之修。先天有之。後天修之。後天自修。靈亦能明。放彌光輝。卽靈素固其中。靈光明於外。倏然而舒之六合者。卽此之妙。握然卷者。亦在此悟。惟以悟道言修。體未有定。前吾信徒。文字言語。因地不同。其性各異。而對於悟教得道者。不能澈通。吾斷言能明神者。上乘之修。亦覺得天堂而脫乎地獄也。諸方悟修。數載以來。得功頗深。對修靈之素。務須明其內外。內靈有得。外魔自侵。自魔侵時。卽靈淆時。此悟於二度功成。所以不可不守鎖以定乾坤之濟也。今遽經產世。已有指悟。吾

師示爾等靈邃。悟修有得。則對吾設教之本自可得之已。

回祖謨罕默德訓文

濟佛譯

吾所以因炁秉於渾然。而化立伊斯蘭教（卽回教）者。以炁化於氤氲。而剖囿圖。以化陰陽。則

陰陽之道。人須臾不可得離。故示人服從以悟而行之也。惟西教自耶而後。吾教對峙。當於斯時。其何能得。惟難能行。則教爭於相誤者。貽於強悟故也。天道渾然。其化於清清者。烝未真覺。教未真澈。是靈之失也。先天靈充於光。其能得悟。各方得逢吾道普渡。時有見聞。昔之言悟修者。未能得也。吾嘗洩道之邃於可蘭曰。（卽回教之天經也）烝化渾然。秉於先天。而默示於回徒。能知烝者。多有其人。往往烝合於道。則弗明胞系之分。是道之邃。而未能覺乎其真也。此可蘭之傳。多言西域之人。天精神物質離合。以覺淺明深而入烝胞已。對

師道精邃。難能盡澈。謬爲後人認爲得道枝葉。何堪自是也。不過烝化無二致。本體以化用。運於清清而有相者。精以固氣。氣以平神。神以充性。而後性善其靈。靈明其烝。烝合乎氣。以化無爲有。而通妙於空真。卽可形不可形。而明先後之修。可形者。氣清於真。不可形者。氣真於烝。以含於先靈之虛空。而化運乎先性之空善。真善真靈。亦必於冥冥而悟其昧昧。昧而明已。明靈自化。化而光已。道體自得。不能微而一握。所得盈於六合。天有聲。其烝清清正正。地有方。其位青青碧碧。黑者黃者。上形下形。亦可形而不可形之也。是真清真青之妙真也。烝之能正。於是於形成氣立。氣立性成。性成烝正。道體運用。含化翕通之旨。於畜養其性。煉真其氣。抱一守靜。



而後自見生從何來。以定功從何得。惟能得脊而不能達任。上形弗得。弗得若黃之故。而後督難澈。是未能下形若黑之故。則聲東來者。聲北來者。皆不能化有無以歸於性靈之妙。性也。弗進。靈也。自失。化真丹而聚於一輪。輪輪轉轉。未得界於清真。以得炁之元素。道在無形。自不能通於真。遽已。願各味之。

孚聖訓曰。吾道之道。非合五教爲一教。實五教之精神。皆來自先天一靈也。靈原有本。本立而道生。舍本而逐末。徒爭門戶之見。則離道遠已。大道猶如居宅。五教猶如門戶。無論從何門而進。皆可登堂以入室。無論從何教而修。亦可由妙而入奧。然道雖原於天。而實寓於人。人不離道。則道自涵於心。自運於世。以利濟於無窮也。世人果能悟明乎道而躬行之。則習之能著。行之能察。自得左右逢源之樂已。

儒釋道謂之三教。三教皆聖道。三教皆言性。人孰無性。卽孰非真儒真釋真道之種子。然而學校林立。僧寮林立。道觀林立。求其所謂真儒真佛真仙者。而不可得。蓋三教中衰。由來漸矣。道釋失於孤。而儒家失於歧。此皆致衰之源也。佛教之入中國也。適值儒道兩教之不振。六朝之際。稍倡宗風。自唐以來。與道教合而爲一。洞賓道人之於文殊佛也。梓潼帝君之於定慧佛也。

三丰真人之於淨光佛也。幾不分爲道爲釋。而儒獨異。周子本禪門之說。以悟性理。其徒反諱爲出於佛老。而曰不傳之祕經。故歷代君相。雖不乏尊佛重道。而其命意。只在求福免禍。無一人問及性功。後世史臣秉筆。只以方外一傳了之。於身心性命之學。絕無一字道及。此道釋之勢。所以失於孤也。儒家之於孟子歿後。絕學無傳。荀卿始以儒攻儒。創爲性惡之說。其意未嘗不在於矯時。矯時可也。誣性不可也。誣性而兼誣思孟。尤不可也。立論多端。何必忍而出此。此端一倡。言性益紛。世儒於是以性功爲無足輕重。而相率蔑視之。是儒之一變也。迄至今日。無所謂宗教。以致不言性則不明真理。真理不明。則無所不爲。可不懼哉。

### 佛乘述略

濟佛訓曰。靜坐。參禪。念佛。這三種法門。殊途同歸。面目是一樣的。沒有什麼大區別。要明白參禪的道理。是參一個性。這一個性怎樣參。凝神絕慮。不着邊際。禪機一點真性的歸結地方。在我們的八識田中。八識田在什麼地方。這八識田就是道家的下丹田。少腹之下一寸三分。即是。那末還有末那識。末那識就在我們的尾閭穴。我們的真性。就藏在下丹田中。他是不大透露的。來是真性來。去是真性去。這一個下丹田。又喻之以性海。性海真如。就在這個地方。參性要時時把他警覺。刻刻的把他提起。把性中的真性。提到我們頭上來。要把這個性。提出來。就要把尾閭穴逆上。由我們二十四節的背脊骨中漸漸的上來。到膏肓穴。凝結提性的功夫。就是這樣的提法。慢慢兒的一天一天的練習。就慢慢兒一天一天的成熟起來。待到這個性功完全成熟。命功也隨之而成熟。性命雙修兼全的時候。就是三昧發現。三昧者。道家說。就是精氣神。叫做精化。氣化。神化。三化聚頂。五氣即朝元。五氣者。心肝脾肺腎。朝元者。統統能入頂宮門。頂宮者。即頭頂也。這是一個參禪真訣竅。

這禪淨雙修工夫。怎樣入手呢。其間不可合講。要分開來講。第一點工夫。就是闡性。闡性的工夫。方纔講過了。現在簡的說。念佛怎樣念法。各修人要明白念佛的真意趣。並不是敲敲打打。唱唱唸唸。敲打唱唸。叫做聲聞乘。聲聞緣覺。就是表求懺悔的意思。故稱小乘。念佛最着重。就是一個念。由一念而起。千念萬念。中分兩大部。正與邪。從邪念附帶上來。還有一個雜字。正念當中。發生出來的。就是佛。故稱念佛。然而這一個佛。要作三方面講。過去莊嚴劫中一個佛。就是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現在所一切我們皈依三寶。就是釋迦牟尼佛。未來現劫。這就是從我們一念而化生出來的。叫做現劫千佛。未來現劫千佛。就是我們將來念到成功。化佛接引去的結晶品。可見念佛的工夫。完全注重在念。能夠成功。方好算念。不成功。憑你如何念法。不能算念。不能算念。叫做什麼呢。叫做唱。他們東也趕。西也趕。實在不是念佛。實行在那裏唱佛。你想這樣的攪。有什麼用處。唉。話又要說回來。他們能夠唱佛。比較別樣的事兒要好一些。要想發生實在的效力。那是決計不成功。念佛功夫。要一心一念。念念不忘。不卽不離。刻刻常存。死心塌地。方纔能夠發生效力。否則拋生浪死。到頭來一無所着。一棺長蓋。一抔黃土。怕不是地下的老鬼。世間有一個真正念佛法門。又稱叫淨密參。這從禪淨雙修中連帶下來的。淨密的

工夫。怎麼用法呢。淨土法門。要明白第一個要緊地方。就是清淨。念佛要求速效。要仗密咒的工夫。密咒如何念法。喏。老衲來教授你們。

唵。阿彌哆婆耶。這一句梵音。（俺矮彌帶婆耶）這一句。句句要從丹田裏翻起來。翻一句。算一句。能誦這一句。一聲可抵十萬八千聲。能免無量劫來許多的冤結。若是你念到工夫成就。無論什麼病。念的時候。記在檀香上。或者對着藥物念。令病人煎湯服下。一切的病症。輕者一服即愈。重者三服。不過開始鍊丹的時候。要在自己的佛堂中。旁的地方不相宜。不潔淨。不可瞎念。要明白這一句。就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許我們方便。隨地稱念。然而到了密教裏頭。非常尊重的。好比說準提咒。吃了魚肉葷腥。也可念的。要明白有這句話。沒有這件事。準提咒在密教裏頭。大有功用。也是非常尊重的。不過密教。他的咒與真言。能夠發生效力。完全是從八識田中翻出來的。在他的真言。有求必應。感無不通的道理。禪淨密三方面的真意義。能夠發心修鍊。將來的結果。可以結無上的聖果。得大智慧。大解脫。一靈常住。永遠不退。有無上的樂境在裏頭。各方留心。不要知而不為。甚為可惜。

念佛法門。是

世尊最後之一念也。看得世界競爭不已。呼之不醒。招之不來。所講華嚴楞嚴法華種種。一切經典。領略者少。不悟者多。對於性宗禪宗以及法相宗種種法門。得度者無幾。不度者甚衆。因此不得而已。乃倡淨宗。用一句佛號。直指其心。橫超直入。大刀闊斧。斬斷其根。唸到心佛交融。頓悟本來。赤裸裸地。不掛一絲。西方極樂。如在眼前。由此岸而達彼岸。故稱淨土。脫離苦因。而證佛果。是名曰極樂世尊具大神通。掌現西方極樂妙莊嚴土。座下諸大阿羅漢。以及大比丘。諸優婆塞。諸大菩薩。同時得覩彼土之佛。曰阿彌陀。由此而後。乃立此法門。信是修行捷徑。不假他力。仗自修功德。可以得大智慧。了脫生死。根本不受無量苦果。豁免宿生罪孽。卽有瓜葛。也可帶孽往生。有如是方便。在在處處。可以唸佛。念念不忘。彌陀自來接引。往生西方。人能發如是願。老衲亦當去度他。勉諸各方努力自修。決無虛誑。佛無誑語。信心樂從。必證是果。願共勉之。

尙真人訓曰。佛自何來。佛自心來。無心無佛。亦無所來。我佛之意。卽作此解。如坐如臥。如往如來。如來如來。皆從心來。心來者何。心空則來。空爲空。則不必有空。空非本空。則不必言空。空者爲何。空我相也。人我衆生。何者是相。非相之相。是乃真相。所謂相法。及不寂滅。皆爲適無適有。

之體會。故佛說無世間法。卽爲有世間法。以其中明無所見。而後乃真見。故爾時世尊。以無所著於色空。乃能以清靜寂滅之旨。爲衆說法。其所說法。乃曰恆河沙。微塵衆。不能彌徧乎大千。三火要旨。不能盡與乎妙諦。以無所著於相而乘於法。則空蘊不蘊。蘊空不空。說無可說。論無可論。而入於自然如如之境。則舉凡一切有爲相法。皆如夢幻泡影。皆能練實爲虛。化空卽色。以其無境界入於性。無法入於相。吾得以上上乘言之。

萬事由一心成。各教由一道成。一也者。天地之母也。故同德同心同意。始終無二。爲萬事法。是元音。同德不同心。同心不同意。可爲一時法。不可爲萬世法。是因緣。故因緣與元音。一在先天。一在後天。因緣有止。元音無止。佛志廣渡。因因緣止終不止。佛志空。儒志不同。元音無止終必止。儒志實。大道無止無不止。無實亦無空。故玄故妙。爲非常道。亦玄亦妙。爲各教道。真玄真妙。不惟不言。且不可思。無言無思。其玄不玄。其妙不妙。是故學佛只知佛。學儒只知儒。學道只知道。不知各教實不知佛儒道之爲佛儒道之所以然也。真佛真儒真道者。須明乎明教一源。大道一貫也。悟之。

## 說易之眞象

昌佐神訓曰。兩大間無物不各具理具象。以象推理。以理斷象。則事事物物之所以能盡悉無疑義已。此所以然處。卽謂之易也。夫易之爲易。言理言象。在天地開闢以來。物生物滅。事起事終。各在易象爻變之內。人共曉然。故求易者。均精深探討。究象究理。於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致力焉以求根本。此固宜已。然如是以推。凡所謂求易者。不流於襲義。卽流於踐迹。於天地陰陽之大源。人生之身心性命。有何關係哉。竊思夫易也者。陰陽之正氣。天地之綱維。其所以交化不亂。天經地義。終古如斯者。自然之所運轉也。自然一失。必各顛倒錯亂。寒暑不調。四時不正。混沌之象。又一蒙已。故知陰陽天地不得自主。主之者誰也。各各平默任化時。自然見恍兮惚兮。其中有相。惚兮恍兮。其中有物。物物生生。始開於此。夫此也者。卽主化生天地化生萬物之母體。此體難見。曰有象。曰有物。亦恍惚依稀之言已耳。如是而測。莫之能測。如是而悟。實可以悟。悟者惟誰。曰吾是也。此吾非他。乃一眞所化。萬相皆備之靈體也。此靈體一於天地人物之先。具於天地人物之中。一無所有。萬有出焉。一無所能。萬能足焉。罔圖無端。一而已矣。故人秉



此而生。中天地而立。完全無缺。是太極之真象真理。無事遠求。卽默識吾之一身。足以明夫易也。故曰。易不在八卦。不在陰陽。不在天地。而在吾身也。當無動無靜之時。渾然一團。此卽無極。忽焉一動。此卽太極。由動而寂焉。卽是陰體。由靜而反動。卽是陽體。再感再變。再變再幻。幻而至於莫測。是曰卦相。是曰爻相。一身變幻。易之理象無一或缺。無時或息。更無時或離。是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欲知易者。卽切自認識本體。本體既識。變動云爲。相理在是。處處體悟。時時證驗。易原出於無聲無臭之天。不睹不聞。自知恐懼。所以然處。真體在我。獨立炯炯。身是在已。天鑒在茲。君子之慎獨。其心卽在是歟。渾茫蕩漾。水光淼淼。中心獨寂。光華生生。真機真括。於是以見。故知者知此也。獨者指此也。肫肫者無他。指此也。淵淵浩浩者。亦指此也。此雖爲天地陰陽之樞機。實全在吾立立真宰之宮。念茲在茲。本虛之體中也。各各深加淬礪。不懈坐修。不懈思學。清光圖灝。自生陰陽消息。自具變綜錯互。心易一發。周易歸藏連山。一時都在眼前。取之不盡。用之不竭。進退存亡。洞澈無遺。吉趨凶避。心自有主。焉借夫卜爲。又焉有理象之可疑哉。各各靜參是要。

夫乾之德行恆易。坤之德行恆簡。易則易造。簡則易化。屈信不已而化成。故人修道之貴於無

極者。卽行其所無事也。何則。乾易以知險。坤簡以知阻。是故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不動不搖。純任自然。純一不二之功。卽參贊化育本能。一切妙境。均於默默中自神自化已。望吾道同仁。於當下自在之心性。悟證乾坤之德。實以踐之。所謂崇德利用。安身世者。均不外此言之誠純而已。

慧聖訓曰。欲求度化之真。須於共同傾向之要點。發揮而光大之。中土自伏羲之時。共同之傾向。已求有所得。故易繫辭之贊之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從無形之像象。而得有形之化機。可謂以妙爲妙。以正爲正。於是作爲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明之德既通。道之所以悟其奧也。萬物之情既類。慈之所以證其真也。道慈之奧妙真詣。伏羲一人得之。天下奉爲則。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莫之或改。以及春秋戰國。孔孟各就時勢之所宜。言仁言義。以發揮共同傾向之要點。而爲後世所不克及。逮至後世。雖缺共同精華之所結。猶假空名維繫於二千餘年。洎乎今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並化度之浮跡。而欲使蕩然無存。可慨孰甚。吾

師悲憫不安。提前化度。使人人共同傾向之所在。重新而闡明之。是化度之標準既立。而億萬

斯年之下。庶可永持於不敝也。諸方生當斯時。非泛泛者比。所以於人心穢污至極之餘。使各各作指南之針。各各自想責任之所在。爲何如也。況列國之形勢。較前更大。百家之爭鳴。較昔猶劇。所以汪洋大海之際。各各自乘寶筏。爲溝通大同之導線。其化度之功。不又比前如此其難耶。故就原有共同之傾向。隨時隨地。精思無遺。則外展之效。自然洽髓淪髓。而觀家喻戶曉之偉功也。何樂如之。莫以環境背逆。卽作無聊之味。以使氣之所感。各涵鬱鬱之意也。切勉。

周仙訓曰。易者。交易之謂也。陽交陰。陰交陽。人交天。天交人。屈信相感。變化相形。周流六虛。無一息一物之不交不變。仰觀俯察。盈盈兩間。至蹟不可究詰。苟不務本。蕃衍於形色。何有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成位乎兩間之至德乎。以言乎卦。六十有四。以言乎爻。三百八十有四。以言乎數。五十有五。一數一爻一卦而窮之。人生百年。未有能以窮極者。況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然則易不可究乎。蓋究易有要。厥惟平默。溯爻生於卦。卦生於四象。四象生於兩儀。兩儀由於太極。太極本無極。無而極矣。有何動靜變易哉。然而亦未嘗不動不靜。不變不易也。雖曰無極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其實一時俱足。非有等待。於其沾沾於爻象。何若直會諸元始。可盡掃陰陽。撇却交易。純虛乃心。心亦無心。無心而心無不在處。無極乃極於吾心。兩儀四象以及

卦爻莫不現乎當前。上下無常。剛柔相易。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觀自在。海意菩薩之涅槃境地。徵諸自身已。哈哈。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神何爲哉。如斯而已。世之說易者。莫不滯於形象理智。殊不知包羲畫卦。不得不畫。畫亦難形其心。包羲無心也。故不能以畫形。所以必畫者。圖以形其無心也。而後人偏玩其畫。而不會其心。甚至愈言愈繁。真易愈難明。可慨也夫。真易何易。有解者曰平易。卽不難之謂。容易者也。難便非易。何其易哉。天道無封。心道無量。心虛神會。人卽天道。道生不息。變化交易。自於方寸默淵之心。自然而流行已。爻也者。效此也。象也者。象此也。天雷无妄。動以天也。何妄之有。無妄卽誠。誠中生化。莫測者卽神。神之動處曰幾。以誠爲體。任神之運化。介如石焉。以發其幾。而聖人之功能盡已。各方易精研而神會之。

## 設立院會宗旨

按道院於辛酉年創立於濟南。旋即推行全國。並及外邦。奉

老祖先授先天坐法。並傳太乙北極真經暨正經午集。宣洩萬古不傳之秘。又附設紅卍字會。推展各種慈業。以慈護道。已詳載道德精華錄原續編內。茲將近年續奉各訓彙錄於左。以示道院關係之重要云。

老祖訓曰。道孕萬靈。靈化萬有。有物斯有則。循行不悖。各宜其生。各安其存。長於萬物者。以人爲至靈也。故能參造化之功。而位萬物。使之並育而不相害耳。其在上古之時。教與政合。能任吾道而行者。責在君相。及乎中古。教與政分。能守吾道而行者。責在師儒。洎乎末運。政與政歧。教與教異。而能修吾之道者。其責在於各各之個人矣。夫教本乎道而立。政根乎教而興也。所謂教者。惟心之術。存乎仁。立乎德。而正其衷也。政者防非閑邪。就軌守仁範。求正乎外也。內外兼施。則心不違仁。日及乎德。行不失政。日就乎善。此教與政合一之效也。是時也。吾道大昌矣。夫賢者立。則愚者守之。不肖者畏之。是以相沿遞推。稱爲美德。及乎中古。人事日繁。政教時更。

所謂守乎教。不必明其政。執乎政。不必明其教。異說邪論斯興。而教之與政。於是由合而分。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然教之不及。政治有餘。以有餘輔其不及。政之不足。而教治有餘。以有餘輔其不足。雖是分途。仍能收其互相協輔之效。此非同軌而何。斯時也。道化爲之頓滯矣。愈行愈下。而教與政而分其門。政與政而異其是。教哉不教。政哉非政矣。要知能守其教。而後始能興其教。能執其政。而後始能蒙其政。有善政。必得善人。苟得善人。政之不善亦善矣。有善教。必得善守。不得善守者。則其教雖善不善矣。先賢立則。惟精惟一。後之守者。不能悟其實。徒效其形。而泥舊法。宜乎守而不能化矣。以不化之則。而應乎變遷之時。固稱其難。況未必能守其則乎。斯時也。教也如是。政也如是。上無其揆。下無以守。是以仁德之學衰。真誠之氣薄。而世風澆矣。民俗漓矣。無怪乎芸芸者。徬徨無適。不知所止。無所適。不知止。至動如水之人心。安望其有所定乎。不能定。無怪其亂。演成劫劫而不可解化矣。

老人憫無知之元元。而允諸徒之請。不惜清靈。傳經設院。以救垂亡。而能望其挽回。收其化渡者。厥惟能適能止之爲功也。人能知適。其心不亂。人能知止。其行不亂。不亂則靜。靜則定。定則慮。慮則得。各得其真。各復其性。自然有個至大至公。無污無垢之晶晶然道心在也。故言能修

吾道者。則責在各各之本身也。如不能自身自修。自修自得。則渡者自渡。化者自化。皆與我無關。終其身仍在渡化之外矣。又何必徒負渡化之名哉。有志者。其各省勉之。

孚聖訓曰。天地本一大道院也。萬物生生化化。無非一氣以爲之運。所謂炁氣凝靈。天人相合。道一而已矣。今之炁靈渙散。陰陽二氣。弗克周遍充布。以致造下浩劫。蓋劫者。結也。戾氣凝結。災荒自生。吾

師憫衆生沉迷劫海。不知自度。降靈度世。首創道院。集合衆靈。精參絜解。消災弭劫。廣佈慈行。度人自度。吾院會社。在於今日。已爲世人所優視。然維持院會之基礎。則在諸修子各自奮勉。一或不慎。墮其行者。患猶小。失其神者。害莫大。何以云然。蓋吾院會既以道慈懸爲標的。行於院會者。猶或不能發揚道慈之精神。則人之視我。其將何以爲情。我之自處。亦必無以自解。此之謂修業愈大。修責愈重。若諸修子。猶然安常蹈故。以爲習俗皆宜。我又何必故異。其見之所囿。必致修無以精。修之弗精。必致慈無以充。慈之弗充。必致道無以顯。道慈之精神既無所寄託。則雖有道院。亦不過普通之場所也。雖有修衆。亦不過泛常之人羣也。將憑院會以爲化。試問世人豈能因名而化乎。欲藉修衆以爲化。則修子其所以異於衆而足爲化者。果何在哉。吾

以爲此時之修子。惟有打疊身心。一加警悟。維功候之充養。究應如何注意。以副衆生望渡之意。吾壇雖經疊次誥誡。必慎必重。然不在院會形式之維持。而在修人宏具之心願。堅固其清明之氣度。然後合力以應施濟。衆生始可得渡。院會始可永奠。而諸子身之所修。亦可得其實益。吾因時機關係至要。稍或蹉跎。非爲失之可惜。而諸修子無論功候之深淺。遇此良機。不能擴展作用。於意亦覺難安。故不憚煩瑣。而嘵嘵爲之言者。願各自勵。總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處於院會而篤於修。必審斯旨。各各自勉。斯時能盡一分力。即可得見一分功。所要勿以習俗爲慣。而認爲道慈之真。則化於其所未化。自覺其玄妙之別有所在已。各各審慎注勉。勿忽是要。

或有問於予曰。道爲何而設闡昌之場乎。爲惡人乎。曰否。爲善人乎。曰亦否。然則果何爲而不惜其遍地垂誠。以立此無量無邊之善場也。曰道之爲物。無質無形。道之爲用。無體無方。其降世而爲世人說法者。並無善惡之別。無爾我之分。一視同仁。慈航遍佈。以濟世之有緣有行。善惡共得其旨者也。以惡而言之。惡有否同。有殺人利己之惡。有陷人不利己之惡。有殺強權之暴。以安良善之惡。有除貪吝之富。以濟直厚之貧之惡。是惡之大。莫大於陷殺。而陷殺之中。又



有此如是之不同。故惡不能一例而視也。至於善之於人。又有別焉。有內修於己心。外正於己行。只知己而不知人。是之謂獨善。有修正於己。而並導化於人。是之謂兼善。有兼善之修。其惡也不改。其善也不進。而嫉惡之。或不與之交。或不與之處。其甚者。或連同己身。亦不是善爲修。是乃嫉惡如仇。是之謂節善。節善者。已有其節。行其有操。善也則喜。否善也則惡也。因其不善而惡之。因其不善而失之。是如同竹之有節。空而不通。中截而爲之塞也。此善之修。雖優於獨善之功。而節截之誤。是又爲善中之不善耳。有己修其善。導人以正。而正而與之絕。己仍而務其修。是之謂清善。又有人我兼度。循循善誘。容其昧。讓其失。而仍以己善之德而感之。己善之行而化之。是之謂仁善。亦曰上善也。仁善也者。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大氣之無不包容。生之育之。養之教之也。故曰大道之立。無爾無我。其宅心之仁。而爲以倡修以化導者。雖惡亦可以改爲善也。卽善亦可以臻至善也。此道之降世。雖云爲救災而降。爲化劫而降。爲挽數而降。亦所以爲度善惡之共登慈航。以到彼岸而來也。或者聞言恍然大悟。於是修其如天如地寬容仁愛之至善。而弗務其偏己之小善已。凡我修人善根深厚。各有所造。雖善功之在於己者不同。而善之至境。在於修果之窮境也則一。大家詳悟於是。知其獨善之偏。兼善而不

能容之隘。與兼善而不能化之誤。以修各各上善仁厚之果。則道修功夫之在於己者。必能證無上上乘之妙境已。

尙真人訓曰。吾道化渡于世。已經十有七年矣。蓋院會之設。爲救衆生之劫苦。因爲救渡衆生之劫苦。其所以謀院會之存立。非僅云因道慈之名。而設此院會也。諸子能審乎此。其修于院會者。要宜求院會道慈之實際。而不負其名。然後院會始可得以永久存立。衆生劫苦。乃可永弭。則修者之自身。亦必賴之以種其福德。以成就修真之實徵已。各各細悟吾言是要。

固一方道基。造一地幸福。厥惟諸修是賴。果能各誠其修。神人合靈。時因運及。化應機宏。實非難事。此故重視一院掌監籍修諸方。皆能自明立場。而思其所以然之責任。故皆能各一其心。各純其志。於道得其體。於修知其素。各止于一善也。不能各知其自。勿以一己之幸福爲幸福。始能爲衆生謀。而盡其存渡存化之心也。爲掌監者是籍方之先導。爲籍方者是修方之先導。後先皆覺。各盡其分。則上下一心。氣靈自合。有資者盡其財。有智者盡其力。則道因人宏。化隨時進。一方之幸福。由是而期其興也。所謂災之與劫。皆由氣之失平耳。氣失其平。由于心之弗正。心之弗正。由于理智未明。層層相因。所以欲弭災劫。先和其氣。言和其氣。先純其心。言純其

心在啓迪各個本具之理智。理智能復。此中清明似水如月。故能物物事事。而弗爲事物所困。此中一無牽罣。平而且正。正而益和。大同之風。于斯而見其治興之象矣。如以爲道修之旨。是爲各個身家幸福而求。失其公普之至義。非道之真。非修之實也。皆能先重於人。而後成己。則渡化之宏效。庶乎於無私無欲之心理。應思而及。則各個之身家幸福。亦因之而遂其意矣。人之所以弗能明其道。是其修者。未始非重私欲之爲患也。諸修夙願言償。卽應各悟其自。各思其修。庶乎私欲之漸淡而泊。爲人是成。則道心自顯。修用亦宏矣。其各勉之。皆負有導覺之責耳。未可一日或忽之也。院之言修。是在於修人自知修進之機。而後乃能見有發皇之象。如經准修後。隨卽不加思悟。弗知自力以爲之修。於院無損。於各個初志有違。非修者所應有也。必須常常到院。參經研訓。合坐聚靈。自求其身心之實益。乃能見功。果行之弗懈。所謂原有之靈明。自然於無執無拘。弗牽弗罣之中。得其至虛至靜之真也。以此言道。道乃吾明。以此言修。修乃吾成。而渡化之責。亦於此日見其展已。各個一己之功候。自亦日益純進耳。不可或怠也。師命囑由掌監籍方集議會訂日期時間。以爲參經研訓合坐聚靈之准期。俾得各純身心。自開覺路也。各各知之。

## 統五合六釋義

老祖經髓天集曰。虛清淡杳妙息。先天之六炁也。陰陽動靜空玄。後天之六氣也。以六炁化六氣。則氣之運於大千世界者。必以一氣爲主體。而以五氣爲運用已。故曰。統五合六。道乃立基。是以萬物之立於世界也。必隨五行五色五聲五味爲之轉移於循環之間。而其統系。則在五行五色五聲五味之外。別有主宰。此主宰於五行五色五聲五味之一行一色一聲一味者。人必不得而見之。亦更不得而聞之。欲其見也。必見於虛。欲其聞也。必聞於空。見於虛者。見乎息者也。聞於空者。聞乎息者也。雖炁氣有所分。而運行於天地萬有以爲主宰者。炁氣必不能分也。其所以不能分者。息爲之合也。息息相合。必息息相交。息息相交。必息息相守。息息相守。必息息相運。息息相運。必息息以爲自然之機已。

老祖正經午集二十二節十五籙。慧聖參云。一炁統五行。而氣六乃形。修者一息運五蘊。統五合六。而炁六由虛窅之凝。以化嬰胎。

按道院之設。正位供奉

至聖先天老祖暨基回儒釋道五教教主。基督教主爲耶穌。回教主爲謨罕默德。釋教主爲如來佛。道教主爲太上老君。儒教主爲項先師橐。而至聖先師孔子供於統院爲統教掌籍。曾奉安期仙判示。因項先師爲伏羲轉世云。

統院而外另設坐壇經慈宣五院。以符統五合六之義。

統教掌籍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副掌籍慧聖。（按慧聖姓劉諱鵬。字彥和。梁時人。著有文心雕龍行世。晚年出家。改名慧地。）

統院掌籍孚佑帝君呂祖。統院副掌籍昌佐帝君諸葛武侯。

統社掌籍正陽真人

坐院統坐掌籍達摩佛。副掌籍普靜菩薩。

壇院掌籍協天伏魔大帝鎮壇將軍關聖。副掌籍尙真人。（按尙真人諱正和。號履平。

宋時人。別號真宗山人。）

經院統經掌籍文殊佛。副掌籍普賢佛。

慈院統慈掌籍濟佛。副掌籍孫真人。

宣院統宣掌籍亞聖孟子。副掌籍先知施洗約翰。

按前。載道德精華錄續編。聲明宣院爲人事宣傳道旨。近始奉訓供設神位。爰併附識之。

編者識

## 釋卍字之義

老祖經隨天集曰。天命者。天性之運用也。天性者。天息之子也。天息者。炁氣之所運合也。合於其一。而運於其二。以通乎四相八方。然後上下之交泰。乃可由十方之通。以通卍形已。卍形者。心形乎。心之形也。本來在虛。心既守虛。則必以其虛而形其空。然後萬有之衆。天地之大。三千大千世界之廣。無不包於卍形之中已。人各有卍形。人各具卍形。卽天地萬有。亦莫不具此卍形也。能知卍形之所在。而尋此卍形之主宰。則卍機之動靜。必可一悟卽得。一索卽悟。一悟卽覺已。各各善守是虛。以合於心。而守是靜。庶幾大同世界。無非一體。而一體之運行。必不出此卍形也。各各慎旃。

按道院附設之卍會。名爲世界紅卍字會。以總院爲中華總會。其餘均稱分會。蓋卍字之義甚廣。將來必推行於全世界云。

編者識

## 設立道德社緣起

孚聖訓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之極致。至理寓焉。至理所在。亦至善之所在。至善者。道之真諦也。故天生萬物。道生天地。萬有芸芸。惟道生之。惟道成之。亦惟道化之。所謂天命謂性。率性謂道者。以人之性善。見乎道之體用。而後道德之說。乃昭明於宇宙。以亘萬古而化萬有。閒嘗論之。道德爲義。有體有用。有內有外。有大有小。亦有所謂公私。更無分乎今古。此而論之。亦可得乎道慈之梗概。更足以盡道德之真諦焉。道既生乎萬物。必有以成之化之。其用在德。德之爲用。在乎一人。是謂私德。私德之修。其形諸外而化於人者。卽爲道用之初步。亦道慈功用之基礎。所謂自邇及遠。卽在斯乎。故天地萬有。皆爲道生。人性之善。所以能見其本來。由後天以返先天者。其惟立德乎。故道德分言。是爲二事。合而論之。又無所謂先後。亦無所謂分別也。非有道基。何以立德。非有德業。何以見道之云道。以此而論。可知道德之說。於最近數千年來。無論中外古今。不能磨滅者。良有以也。此中又有說焉。自道與學分。然後道統不絕如縷。而學術盛衰。代有不同。時有異致。及其極致。道自爲道。學自爲學。得乎道者。其學可知。亦有富於學術



而昧於道旨者。更不乏人。在此若絕若續之時。所以能維持人心於不墜者。厥爲道德二字。有以維繫之耳。況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道德二字。言淺則淺。言深則深。數千年來。賴於此者。其功匪鮮。今以道慈立言。則道德二字。可云初步之門徑。登堂之階梯。然由邇及遠。由己及人。則道德云者。亦殊未可忽耳。況力乎功行。必先重於自渡。能自渡者。必能自修。自修之關鍵。更必以道德爲入手之良基。然後十目十手。無愧於心。誠於中者。斯形於外。誠中形外。自渡渡人之良基也。以是論之。道德之研求。在於今日。亦爲修者所不可忽。先知先覺之所以爲新修倡導者。更必須以此爲渡世之金針耳。此所以道德社與院會。有相輔相維之至義在焉。亦爲修者於致力功行。服務院會。所應時時注意者耳。

默真人訓曰。社以道德名。其宗旨可知已。社之人以道德相號召。相切磋。其趨向又可知已。道統如縷。正學不昌。不有道德。何以維繫人心。不有道德。研討之組織。何以提倡正義。而使真詣至解。得能光明於斯世。以是論之。則道德社之組織。及其重要。又無待於再述已。距今十五載之前。余嘗從事於斯焉。知之者切。故用力也專。以用力之專。其收效之宏。亦有不可思議者。其中蓋有時機在焉。近季年來。世風民俗。識者憂之。其稍能自爲振拔者。又多以儒術迂緩。不自

知而趨於其他宗教。此而爲修養。可以自渡已。而以道旨衡之。究不免於一偏。然舉世茫茫。棲心何所。此蓋不得已而出此耳。學士文人。囿於此者有年。一旦以道德爲組織。以道德相切磋。其有不聞風觀感而興起者乎。此亦時機之自然徵象。而道慈之將昌將展。亦有不自知之機寓焉。故十五載以前。佈道擴大。深有賴乎道德社之宗旨。及其出版物。蓋今之佈道擴大。有言語而爲宣闡。有往事以資攷證。而昔則不然。凡宣闡大道。推展力慈。惟以文字流傳。而爲鐸舌。是亦時勢自然之變遷。而今日思之。道德社之關於道慈。其重要有如是者。故道慈之初昌也。賴乎是。道慈之既昌既盛也。尤賴乎是。所以然者。道慈真詣。至淵至博。道慈事務。至多至廣。凡致力於是者。固必深有所得。無待言已。其中互爲敦勉。互爲研究者。仍不外乎道德二字。爲其初步之關鍵。况修功養候。其用不一。其致力亦不一。而其間必各有其相當之道德在。是可知道慈爲體。道德爲用。體用兼賅。其功乃着。而修於是者。亦可以此日趨乎高深。不亦善乎。唐人有言。大道無名。上德不德。無名者以其至大至廣。人無以名之也。不德者。德行之修。時虞不足。不自以爲德耳。各方思之。道化萬有。而萬有無以名之。德在吾身。而吾不自知其爲德也。修養至此。其可以窺道慈之至詣。亦可得道德之三昧已。往事如在。各各其引爲借鏡也可。

## 神道設教

老祖訓曰。神道設教。所以補政治之不足也。神之所以云神者。聰明正直而已。大公無我。卽曰神。私欲薰心。卽曰鬼。神鬼不同之點。雖在於是。而其所以異者。則在於能否脫輪迴而已。凡有所因。必有其果。因果輪轉。卽曰循環。卽曰世界。此日月盈昃。寒往暑來。而爲世界之一定大循環也。人物處於輪運世界之中。上乘者則曰神。下乘者則曰鬼。是人物處於神鬼之間也。明已。欲其脫乎輪迴而入乎大自然者。是非以修養之功候。而求是道之所以然。不足以言修養。更不足以言免因也。故曰免因者。免一身之因。免一世之因。免過去之因。免未來之因。免三世之因。免一切之因。是皆由乎道之正軌。以爲修養之自然。夫然後可以脫乎輪迴。而還我本來已。以是言之。自知道之渡世。重乎自然。而神鬼之分。亦在乎自然不自然之間。而人也處乎輪運世界之中。自不能無因。既有其因。必有因果。既有因果。必思了其因果。而後可以言修。既修也。亦無所障礙已。所謂障礙者。自障自礙也。自障自礙者。自惑自縛也。自行淆惑。故有其障。自行束縛。故有其礙。以是知障礙云者。不過淆惑束縛而已。吾人秉天地之正氣而來。亦

必由天地之正氣而去。所云來有自。去亦有自者。其是之謂乎。而自其所自。果何云而知其爲自。是非自於道。不足以言其功也。自於道者。必自於神。神者無形之謂神。心性之謂神。從無形以修養。自能神清氣爽。從心性之堅定。以修至於神。則至誠感格。無不響應如神。此神之所以云神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已。神在其上者。果何所指也。以言乎天上。則天之階不可得而升也。以言乎地下。則地之所以云地者。大塊載物而已。是必以無形中之自然。而求其玄妙之功候。然後從潛移默化之中。以尋吾之本來。而後正直之心與夫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必可通乎神明已。所謂一貫相通者。通乎神也。所謂至誠不息者。不息於神也。神之所以云神者。卽在於是。是不能不以養氣爲功候也。故曰。道在天地。本無所尋。道在人身。何處可覓。惟尋者尋之於無形。惟覓者覓之於自心而已。以吾心之無形。與大道之無形相合於自然之間。則道之所以云道者。無所不通已。無所不通者。卽云真宰。真宰者。真神之謂也。知其真神之主宰而定於一窠。則修養之功候。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至色不色。至空不空已。至於是。則一切所謂因果者。皆可得而免焉。能免於自然。自可了其一切。而無所謂淆惑束縛之障礙已。修者於是。自知幻出幻入之功候。無非自然之玄妙。而玄之又玄。妙而不可言妙者。卽不測之謂也。不測者神

妙不測也。惟神也可以言妙。惟妙也可以言不測。惟不測也可以言夫玄。故知玄之又玄之功。無非至誠不息而已。以至誠不息自然之功候。而明夫中和之真氣。自知七情六欲。無非是幻。而幻中之幻。修者不可不由是以爲出入者。恐有所淆惑也。淆惑者。自淆自惑也。淆惑既久。必自行束縛。而障礙叢生已。欲打破此種關頭。必先打破一切妄念。能打破妄念者。必能止念。能止念者。必能定念。能定念者。必能看空一切。能看空一切。則是是非非。無預於我已。是非既無預於我。則虛空粉碎圓明之真神。可以由明心見性之中見之已。故曰欲尋真神。必尋假神。欲知假神。必明幻神。欲明幻神。必悟一身之神。欲悟一身之神。必安一窠之神。欲安一窠之神。必止乎一心之神。心神相交。而後氣定。氣定而後氣固。氣固而後炁氣之相交者。必可蘊於一胞。大而化爲天地世界。小則爲物爲人。而人在世界。雖云一小焉者耳。然其秉二氣之精。以立於世界者。是小天地也。或曰天地之大。莫不容焉。一身之大。何所容哉。是不知人之爲貴者而言耳。人之所以云人。秉二氣之精。與天地並爲三才。其來也有自。其去也有皈。惟必固其根基。了其因果。然後自然之玄妙。皆從功候中修養得來。而玄之又玄。更無非潛移默化之功用而已。以是知大道至平至易。從無形以化有形。從有形以歸無形。有無相運。是曰循環。循環不已。

是曰輪界。輪界旋轉。是曰因果。故人也。有人之因果。物也有物之因果。天地有天地之因果。世界有世界之因果。推而至於一切。皆有一切之因果。惟人也。爲萬物之靈。故修養也。較其他爲易。而其墜落也。亦不難。惟在自定行止而已。是以人必從大公無我。以爲修養。從大無畏。以爲修行。能如是。則內功可以固基。外行可以使衆已。使衆者濟衆也。濟衆者渡衆也。渡衆者化衆也。化衆者。使衆歸於一。而化於一也。一者何。道也。道爲一。故能自然。惟能自然。故能不測。惟能不測。故能不息。惟能不息。故能玄妙。惟能玄妙。故能無所不容。無所不包。此道之所以云道者。無非自然而已。自然之神。曰中。曰和。中和之氣。雖云二氣相化。其實一炁而已。一炁能堅。必有所止。有所止者。乃止於自。止於其自。必歸於其自。歸於其自。乃能皈於其自。能皈於其自者。必能皈於其幻。皈於其幻者。乃能以潛移默化之功。候爲幻其所幻。而無所不幻之功用已。無所不幻者。幻於其神也。能幻於其神。然後幻性。幻命。幻心。幻靈之功。皆在於是。此神道設教。所以從至平着手。而至於無所不平。無所不公。無所不正。無所不直。以至於大自然中之大公無我已。修者於是悟之。自知一神主心。性天可見。神一不聚。靈必渙焉。靈渙而後疑猜起於心。氣自不固。而幻聲。幻影。幻形。幻色。皆乘隙而入已。修者於是自知神聚而後靈凝。靈凝而後氣固。氣

固而後心性必可圓明。苟不若是。則幻中之幻。皆爲色相所束縛已。爲色相所束縛者。必處處淆惑。處處是障礙已。神果何在。非至於鬼。不足以言其墜落也。神也者。不必飛升而後云。神鬼也者。亦不必死後而後云。鬼在吾人立於天地世界之際。自能辨乎神鬼之路徑已。稍一不慎。墜落堪虞。此修者可以以至誠不息爲功候也。能至誠不息。乃能鎮定。惟能鎮定。乃能定一。此修者所以定於一。而後有大成之希望也。是道之所以云乎神道者。非自固之謂乎。非自定之謂乎。非自清之謂乎。三者能之。必在其上。必在其左右已。故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所謂十手十目者。自身之目。自身之手也。所謂至誠不息者。必先誠其意而後可。意誠而後無妄念之擾已。所謂堅定坦適者。其在於是乎。修者自有明心見性之一日。惟必從無形中之修。以修其真而定於一。然後神之所以爲神。卽在吾身已。吾身聚乎一神。則一切皆無所淆惑。不必以一神而有一名。爲恭而無禮。則勞之舉動也。不過吾道化人。在於普渡。而普渡之中。以大而化之爲本。既以大而化之爲功。自必以大道中自然之精華。爲有衆說法。此道統之所以以包羅萬象爲主旨也。或曰。道院中是多神制。不亦繁乎。是誠不知自然中之自然也。大道無所不包。而一枝一葉一縷一緒。皆成一派。而名之曰教。既曰教已。必以修道爲宗。以世界大千而論。

所云教派何止萬千。故不能不擇其宗教中之有成績者。爲修者之模範。使各弟子得研各教之精華。而任其自然。庶幾大道包容之宗旨不悖。而信教自由之潮流。亦可應其機已。各弟子以是爲有衆說法。自知創道之苦心。與普渡之不易。而爲自然之免因了果。以至於返其本來。是則各弟子所發之宏誓大願。亦

老人所厚望於各弟子者。而況處乎今之世。難乎其爲修。更難乎其爲渡。欲自修必先自省。欲渡人必先自渡。此

老人所以令各弟子以凝靈聚神爲第一要旨也。各各於是悟之。自知道院之興也。興於凝聚。道院之不振也。在於疑猜。幸各弟子努力功行。道院始有復興之一日。際茲總主道院懸匾二十日之後。

老人爲各弟子重言以申之者。使各弟子務以道之自然爲主。以神之凝聚爲宗。而後天人之間。必可打成一片。必不至有所障礙。而道院亦不至再有蒙塵之日。卽各弟子亦可由是自固其根基已。各各勉旃。各各慎旃。努力於功行而已。努力於團結而已。

院於今日。爲衆目所集視。凡屬職修。非卓立其範。不能以免人之所輕也。而壇之爲根本。各各



皆已明瞭。更爲人所注意。自今以後。各各之一舉一動。更不能不時時懷惕。此道魔之互進。曾於一月以前已有訓示。使我持之以正。無少欠缺。則外來之邪。無從而入。此爲各各所特注意者。天下事之由漸而來。固非一朝一夕。而各子之修養。其功候之所積。亦非一蹴而及。况災劫之未已。雖區域不同。輕重亦異。而玉石之不能顯分。故不能不有連類而及之時。欲免此因。必先各於各人時刻自省。總使人無間言。則其所全者大矣。不然。縱人不我責。而我自覺慊然。則平日之所積累者。恐亦廢之於一旦已。各各詳悟勉之。

今之世界。所以釀成不弭之浩劫。國國家家。皆如是者。誰使之耶。人人自爲之也。自爲之而不自悟之。吾不忍視花花之世界。陸沉。色色之人民塗炭。乃以大道之真諦。傳與各方。各方得道。非爲其他。將以挽救此世界。將以拯救此人民也。各方有道。以道化人。而教無用已。不教而民善。不教而民不爭。卽道化也。道化世界。今其時已。所以道之爲道。至於今日而傳。傳。如花之必至於春而發。各各今可悟道之爲道。非儒釋道耶回之道。乃生天地萬有之道。天地萬有而外。更不知有幾千百萬天地萬有。皆道之所生。道之所化。道能生之能化之。道卽有成之行之收之拾之之力。道之至於今日。實不得已而洩漏於各方也。不洩漏於今日。混沌之

浩劫。雖神聖仙佛亦不能挽救已。現在各神聖仙佛之奔馳化渡爲誰耶。亦如各各之爲己。免同歸於混沌也。各各須悟大道救世救人之機。自有世界以來。只此一次。勿當平常之修行事看也。各各詳以參悟可耳。

吾自創教以來。訓著億萬千言。雖天道莫回。而人心不無小補。無如世際末流。難以普及。且敬信者寥寥。而疑慮者多多。不知神道設教。無非挽化人心。訓示頻頻。亦不過循循善誘。惜乎惡習相沿。不知省悟。動以倣倖爲術。懇禱之來。未便膜視。罪愆小者。幸獲保全。化殃爲福。罪孽深者。疾魔牽固。返魂無術。要知此中立權在人。神未能以操之也。上天與以壽算。休咎在乎一心。未可同日而語。總之善惡兩途。吉凶迥異。道在運而求諸遠。是人自誤其功也。乃世人不加深思。或一言不遂其心。或一言未隱其惡。則毀謗頻生。真僞自論。殊不知神卽心。心卽神。祇可研究。訓之剛稜。言出正道。卽我之師。又何必以真假辯論。嗚呼。世道浮薄。尙堪問耶。際此浩劫臨頭。雖惡者多而善者亦半。何可令池魚之殃。同罹劫網。吾是以宣化救世。化分善惡。以內修爲固靈之本。以廣慈作分助之功。度人度己。同證善果。此大劫臨時。正諸修解脫之際。願諸方急宜猛省。救人適以自救。若過此機會。恐子等欲修而無門矣。

大已哉。靈之爲用乎。舉凡莫之爲而爲者。靈之作用也。莫之致而致者。靈之效果也。而靈之能聚。則神必爲完。靈一或散。則形必爲滅。是故自古至今。而以神道設教者。莫不先勉人以修其靈也。靈何以修。卽各人本其固有之神以養之。而使之完也。神完光定。塵飛障落。於是乎靈明不昧。而得乎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之妙詣已。惟神之爲養。必先正心。蓋心爲神會。心苟不得其正。則矜躁之念。偏急之氣。未由化除。不化不除。則私念所起。紛擾必生。心房之間。時多紛擾。則神何以恬。神無以恬。必致失守。神不守舍。則靈何以凝。靈無以凝。則渙散之下。其不障惑叢生。昧蔽愈深者。必未之或有也。所以自來深察神道者。莫不因其已往之神迹。以心之誠嚮。而勉強自修。修得其真。自得靈明不昧。以爲救世度人之大用也。而本其神明以修其神格。何謂神格。卽空洞無物。無點纖之渣滓。無絲毫之私念。既無矜躁之舉動。又無偏急之氣象。以心之正。爲行之端。行詣端正。風俗乃克由此而不變。人心始可由此而敦厚。非謂人信神。神始佑人。亦非謂神自神。而人自人也。世人每多不明此旨。總以爲神道之教。荒渺難憑。而譏之爲迷信。殊不知神理之真。無非本其神明以修神格。有其神格。始可遵從神道。而使靈明不昧也。人明乎此。則心之爲修。神之爲養。靈之爲凝。要皆爲人所當時加深審。果能從修養之中。而使此

神靈不致渙散。則人卽神。神卽人。人神一致。幽明無間。無在不是活潑潑地之神靈。如斯以言道化。則道化自宏。以言慈施。則慈施自普已。

予對於各地科務一事。不過以道慈之事務所關。而指以進行之途。如人事間事。以及種種有關搖惑者。皆不輕准。所以重乎大道之前途也。除此以外。對於各方研於道者有之。研於慈者有之。研於坐修者有之。研於靈哲者有之。此卽所以於科務而展乎道慈者也。各方悟修功候。對於時機運化。當能有所悟得。而後之道慈前途。非以如是之大體而運化之。不能得道之固展也。不然。各地或因此事與此事。或因一人與一人。互相競爭。互相奮奪。以致彼此之間。甚至百出千奇。炫惑修衆。大道之前途。必受重大之障也。予對此中之運化。已於本年開始無形之中。合各地之靈爲一團。聚各地之炁爲一胞。夫然後各地之道慈事務。以統系之關要。主化於一重要之樞紐。大道之本體。亦可合爲至堅至固之象。如是。則吾道所在之地。可因各地各方之靈充而運化之。於是彼地之劫。此地靈充。可以助化之。若是之事體。各方於事實。當有所見。此予以合靈之功效而弭化者也。若以合靈之功效而倡之於道。道無不固。以是而興之於慈。慈無不展。是卽今後道慈至重且要者也。望各地諸方等。均本予渡化之大旨。共研共悟。以期

今後之道慈。能於各方之功候堅誠中。以得靈神之充。更可以靈神充化之內。而得道慈之展。如是。自能於自然平易之內。而步步入於玄妙之境。大道之深玄邃妙。堅靜悟修之。何患不得其奧。何患不明其窈也。

聖帝訓曰。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以聰明。故無弗聞。無弗知。是曰天目開。天耳通。以正直。故無阿私。無纖慾。是以不淫不屈。懷不可犯。以壹之故。是以不搖不雜。不惑不貳。故事來萬端。處之有條而不紊。夫神也者。豈有奇能異智哉。不過如斯而已矣。當事爲之顯。人皆易忽。而神卽推其理之所在。以微之。使天下人敬而不敢生慢。遇事之幽。人多生疑。神卽依其事之顯而闡之。使人洞曉而無疑。當言則言。是曰是。非曰非。無阿曲。無迴避。此神之所以聰明正直而壹者也。吾人處茲混沌之際。心以氣浮。不易沉定。於是因塵俗牽惹。惑於貨利位名。不知自反。天賦大好性靈。盡汨沒於萬相變幻中。而莫之知。當今化度展期。大倖難邀。都可於今茲之後。立定脚跟。毋少搖惑。坐以養靜。靜極思動。其思非常思。卽大學之慮字。精意入微。慧光發生。其聰明又何待言。加修功深。深不可測。物來順應。無滯機。無誤事。其神之又神。又不待言。總之。人心平化。天心自合。一而二。二而一。不可須臾離也。不過現下人心不古。以有形可據。尙供世俗之研用。

否然者。一弗之理。是以化愈開。識愈進。智愈增。而亂機愈不可遏也。何則。人生之始。飲食居處外。別無奢想。浸假而宮室作。浸假而衣裳製。漸演漸奢。今之時勢。一切紛華美麗。無益之品。百倍於正當生活費者。人皆如是。以此之故。不得不破前例而巧爲取用。此風一熾。大而國小。而人極其精力。研造奇機美物。無一而非爲維進吾人之奢望窮思而出之也。是故曰。智識愈進。世界愈亂。豈無稽之語云爾。茲際人心一向。一時冀其挽回。誠屬不易。然吾道各修。研學有日。理多洞悉。可於此波瀾翻騰之下。當立一種若何標點。而爲今世之範乎。總不外自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此腐爛語。各方亦熟聞之已。然聞之固熟。而踏實做去者。吾不多覩。所以時時提醒。日不忘其所學。月更思其所聞。三省毋懈。庶乎於修德無虧。於化感生效。而不識不知之下。均化於休美之風也。各各思勉知之。

叩事之法。與叩方同。能以誠感。自以誠應。感應之間。純屬以氣。而氣之所以能感應者。靈也。靈爲炁子。亦爲氣母。炁氣相合。而靈之爲靈。無不一觸而通者已。何以如是。人之得於天者同。而其炁氣之相合。亦爲之氤氲者。無不同也。所以有弗同者。昧輪阻之也。昧輪一阻。其氣不通。其靈何有。而其所叩之事。自有彼此之間。各各爲之背馳者已。所以然者。叩事之法也。亦卽修道

之要也。修明乎道。卽明乎理。理之所通。其靈無不通也。靈之不通。昧蔽之也。昧之錮蔽。私擾之也。私何以起。由於爲己。爲己易偏。偏則失中。失中卽昧道。昧道卽昧靈。靈有所昧。隨私偏着。而其渣滓之寓於心。發爲行者。必難以恰合人情。不合人情。卽不合道。道不外人情之常。能合人情之常。自契天理之公。合人情。契天理。清明在躬。自然志氣如神。而事之未來與機之將動。或順或逆。無不隨氣之所感。而知所向往者已。人之本來。固然如是。而所以不如是者。非天生人之過。是人自欺於天。而昧惑之過也。明其昧惑之由來。而加以勵修。因心以去私。因去私以明理。因明理以盡人。因盡人以合天。天人相合。雖是人也。亦可謂之神已。人而神之。物來順應。自無絲毫之差忒者已。其各審慎爲要。

慧聖訓曰。神道設教。誠渺渺無憑。眞耶假耶。亦莫可辨。吾特將鬼神之道。眞僞之分。爲諸修人一辨證之。蓋聞孔子云。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又武帝經云。神卽心。心卽神。人不欺心。便不欺神。此可見冥冥中之有鬼神必矣。何以假爲。其所假者。皆由於人心奸險。私欲過甚。或假神名以歛錢。或藉聖威以惑世。言不出經。文作不暢。一團利欲。數語浮文。此其假也必矣。既有鬼神。何以又無顯報。非也。蓋人之一生。衣祿數定。未可強求。奈因利令智昏。妄自求得。則得之未必。

而自促壽算深可惜也。神不卽報者。候其自爲自滅耳。若以此報。則天下似此者。實報不勝報也。又有謂三代以上。未聞有鬼神之談。何以三代以後。竟傳鬼神之顯。豈鬼神有於三代以後耶。亦非也。蓋三代以前。世風醇謹。人心古樸。毋須神道設教。三代以後。人心向下。王道無畏。以致造成重重規運。而世人渾渾昧昧。不自覺悟。是神道設教之所由來也。迨至今日。則人心愈偷。世風愈壞。而神道教誨愈加。此皆出于不得已而爲之。自大道化人。血心濟世。憂國憂民。無非勉諸方以成完人。教下民以秉天性。言端行正。獎善化惡。欲世界之昌明。希海晏而河清。有益於人。無害於世。試思神道何名可求。何利可圖。亦無非欲挽風易俗。消弭規運。共登大樂。風同道一耳。今因暇日相敘。故將神道真幻爲諸方一辯證之。想諸方靈慧深具。當必有以悟之也。

客有問於余曰。敬神得勿近於迷信乎。余應之曰。敬者。誠也。凡人之益我者。莫不敬而禮之。豈有求關係身心性命之大道。而反傲慢自若者乎。大道流傳。非一日矣。無先聖先賢。不能延至今日。敬神者。所以報答聖賢傳度之恩。豈爲迷信哉。亦報本之意耳。且神者。無處不周。無微不入。玄黃正氣。主宰一切。知覺運動。聚則生。散則死。醫相家之斷人生死。莫不從神看測。則此身



常與神相感通。可以證矣。然則敬神者。正所以保持之耳。鼻納天氣以養臟腑。口納地氣以養形骸。日月星辰。啓目之光明。風雲雨露。振耳之聰聽。聖經賢傳。開我智慧。親養師教。全我身心。有此而不親之敬之。何以爲人乎。然神者。無形無象。無臭無聲。視之不見。聽之不聞。雖欲親敬。又何從親敬乎。噫。此聖人之所以制禮也。升降拜跪。儀式節文。約束身心。以表示誠意。是以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我身之神。自與神靈相感應。有不期然而然者。豈彼視神道設教。爲古聖人愚民之術者。所能探其底蘊耶。

## 參經誦經之效果

慧聖訓曰。參以引悟。誦以養和。引悟養和。是參誦間之兩大要義。參而不悟。猶之畫餅而充饑。畫千萬餅。其能止一飢者。未之有也。誦而不和。猶之紙上談兵。談如花墜。其能安社會挽厄運者。未之見也。何以云然。悟以證修。而修以悟進。日日有所悟。卽日日有所證。證悟於修。而修得其要之故也。誦爲化劫。劫化以和。誦而不和。其氣不平。身必不適。不平之氣。能化浩劫於無形者。從古未有是理。悟各修人。旣日參日誦。良可喜也。須於悟於和上加意。將來得益處。不祇在於一身也。各各思之。

合坐證功。本爲兩事。參閱訓文。總要澈其原理。經籙集誦之先。大衆合坐。所以平其氣。以凝其靈也。一月課程誦畢。證功一次。所以圓其靈。以表其誠也。氣不平。則靈不凝。化弭之力不大。靈不圓。誠不表。無以啓心心相印之真。真誠所勵。不容僞爲。所以前訓判集誦畢。證功之由來也。若先證後誦。功尙未奏。將從何定。若分次續證。枝枝節節。又失一誠通貫之妙。旣失一誠通貫之妙。卽難契一絜圓圖之旨也。所以前訓有功之所定。是就綜合統計之言。因此卽可悟絜氣

輪系之真也。嗣後對於此等真旨。總要悟得其微。庶出言之際。不致遭啓口之羞也。

濟佛訓曰。誦經一事。須先持心。心靜然後可以持經有效也。原不在乎形式上之跪與不跪耳。若心不靜。雖跪誦亦無益也。禮者。本以表現個人誠敬而已。祇有誠敬立心。不分行住坐臥。何時不可以持經。何時不可以致敬。祇看汝等之誠敬何如耳。

此次之誦經。原爲化劫也。劫何從而來。又何從而化也。蓋劫者節也。如天時之二十四節令也。以氣候所感觸其寒暑之氤氲。此時所不得不然耳。然順其序而行之。則爲天地中和之氣。應暖則暖。應寒則寒。應風雨則風雨。應霜露則霜露。以其氣候之感觸。有不期然而然之勢。若天地之氣不正。四時之節令不和。如冬行夏令者有之。六月雪霜者有之。皆以其天地之氣不正。故發此不和之景象。其不和之景象。孰造之。天造之耶。曰非也。地造之耶。曰非也。由四時之氣自造之耶。曰更非也。其所以造之所以然。皆以人心不正而造之也。何以故。如人之耳目鼻舌身意。各有所司。若至不得其正。則所司者。反爲客觀所奪。其本職所應盡之能力。已早喪失其權利。以本位無權利之可言。其一舉一動。反使客觀爲主體。乃其本位之能力已失。則其本位之效用俱無已。外邪紛擾。必隨之而踵至。此其臟腑之所以感受者。皆以六根不淨。以致六塵

所紛擾。六塵爲主體之蠱賊。蠱賊來之而不知逐。是猶引盜入室而不知害也。不知害而主體之戕喪。必因之而繼至也。以蠱賊感觸者勝。使我之剛正之氣。因之而餒。氣餒無以自主其能力。故其六根之所司。亦必失其效用也。六根既失其效用。身不我主。心不我主。其本來之良知良能。已至於無何有之鄉。當斯時也。孰主之。蠱賊主之也。蠱賊之對於身體。有損無益。其六根終日受蠱賊之損害。而五臟六腑。與六根關係最深。故六根之受害也深。臟腑之受害也更深。日日受蠱賊之害。其氣血之不得其養者。皆勢所必然也。今日之劫。如天時之節。而不得其太和之氣。又如人身之六根喪失其所司。而不得其中正之氣。爲蠱賊所侵害。故其劫之所以生。心之所以爲害也。人之有病。孰不知延醫而求治者乎。人之有病。皆知醫治。對於心之有病。而獨不知治。何也。因其身體之病。關乎痛癢。不治則難安。豈知心之有病。不治則難生已。身體之難安。不過一時之痛苦。而心之難生者。實不如死之爲樂也。乃今之劫者。若心之將死。有能以法治之乎。曰無有也。有能以醫治之乎。曰不能也。既不能。豈忍坐視之而不挽救之乎。此其挽救之術何在。曰祇以誠心而已矣。祇以誠心而誦經而已矣。豈其誠心誦經一事而已哉。曰尙有靜坐之一法。靜坐原以靜默其息。息默然後神清。神清然後靈充。靈充然後炁正。炁正其五

惡八濁之氣。則無形消滅已。至誦經者。亦本此義也。各社方具多數之靈炁。豈有災劫可以存。在耶。諸方對於此次誦經。不可間斷。尤不可不誠敬。此其要囑也。能於誦經之前。靜坐八度更妙者也。

經引靈澈。效力甚宏。試想真經從何而來。此不待吾老衲再贅。大家都知道的了。經自出於一靈所運。而經在之處。則靈在之處。靈在之處。而人居其清靈之內。又虔誠以誦。是因靈生靈。靈生靈化。靈化靈充。靈充靈運。靈運靈化。循環無端。一而二。二而三。三而不可思議。你想至清之靈。因一誠就蔓延。至於三千大千世界。無有不被其化的。亦無有不被其澤的了。無不被澤。就是各得其安。各得其安。就是不亂。不亂的世界。誰說還有劫呢。我所說的是真實話。是根本解決語。但其間原因複雜。不能一概而論。是又何故呢。若說一誦就能將大劫化的乾乾淨淨。我修方誦經的早已不少。何故南哩北哩。那災厲頻仍。不見稍減呢。此中的緣故。就是我所說複雜的緣故。其故在甚麼地方呢。就在人心裏邊。心果能不失天真。固不必說。然既失而力追求。使放心收回。亦可以挽化於無形的。最可畏是人心來至今日。已深溺難拔。而當局者仍自是不悔。以此不悔。所以蒂結日固。蒂固災深。日演日烈。當局者逐波逐浪。不知其伊於胡底了。一

人如是。人人惜惜。大地一團黑幕。深及千里。卽有一二懼禍知悔。亦是車薪杯水。難以爲功了。噫。可哀也已。如此想來。在劫難逃。實今世大地同羅深網之一種。不可一刻脫之黑幕也。雖然。此是一普通論說。若在吾道各修。却不這樣。又是何故呢。再想萬濤奔流。中有砥柱。層雲瀾漫。日出則開。那災劫重重。難說不能消弭嗎。我

師曾已說過。劫造於人。而化於人。吾想大地上的劫。是人造的。還是人去化他。無奈人人來在目前。都是造劫的。不是化劫的。何以故呢。芸芸衆生。那個不是貪貨利位名。這貨利位名。就是造劫之料。此言大家都能明白。亦不必再說。但吾修衆。所以能夠化劫的理由。是在那裏。方纔我說的砥柱日光就是呢。其所以然的緣故。就譬如源泉混混。不舍晝夜。那涸者卽盈了。那萎的也就蘇了。大江大海大洋。雖滔滔不窮。都是這一本泉源的功能呢。況我道根本上。是萬靈之一本。一本生生不息。那枝枝葉葉。何庸愁他不暢茂呢。我祇知化劫。不知造劫。劫造於人。而人自受。劫臨於身。而我自化。並擴充慈悲。放大光明。一滴甘露。洒遍紅塵。俾萬類以之而各各昭蘇。此乃各各度已度世之願。至一虔一誦。一誦一化。一化一挽。一挽而無不得其所挽。此吾各方虔誦之力歟。此吾各修以靈引靈。上下一圓。而劫無隙可乘歟。功已美已。吾不必再多頌。

了。

尙真人訓曰。誦經化弭。實爲慈救之要務。亦是諸方修養之根本。所以每遇災劫將發未發之際。吾

師必命各地修子誦經以化弭之。然非經之能化能弭也。不過諸方藉誦經以平各人之氣耳。大凡災劫之來。每多由於人心。人心不平。其氣必至於浮囂而不得其甯靜。而鬱厲隨由人氣之浮囂而生。鬱而不化。其不爲災爲劫者。必未之有也。諸方果能誦經。而使其永無間斷。則各人之氣。亦必得其恬適。氣能恬適。鬱厲不求其化而自化已。此乃吾道誦經之真旨。卽如現在本院各方。本各人之養候。以發誦經化弭之宏願。至可嘉也。惟誦經必求其自然。不可稍有勉強。則諸子能以誦經各適其氣者。卽可得化弭之宏效也。苟非然者。今日誦之。明日則輟之。其勉強爲誦者。不過爲虛應故事之舉。自氣尙不能得其恬適。而欲化弭世劫。必不可能也。

## 論神聖仙佛之成眞證果

老祖訓曰。木有其本。本固則枝榮。水有其源。源遠則流長。人有其根。根厚則身顯。此樹之茂盛。流之深長。莫不是有其本。有其源。而使之然也。人之脫凡而入聖。棄世而離塵者。亦莫不是由其根之厚而臻斯境也。人有根基之不同。其智愚亦必有差。至於結果。更有天壤之別。有超上乘而證眞人之果者。有得下乘而歸地仙之位者。更有墮地獄而受泥犁之苦者。其何故哉。豈大道擇人而渡歟。非也。道遇人而異耶。亦非也。夫大道至公。無所偏倚。惟智者見智。愚者見愚。深者見深。淺者見淺。而智愚深淺之所以智愚深淺。又莫不在其根基與修養也。根基深者。其性明。故其見道也深。根基淺者。其性昧。故其見道也淺。見道深。益加以修養。宜其超凡而入聖也。見道淺。而又不加以功行。其不墮地獄而轉輪者。未之有也。是故有根基者。功業雖淺。其候能轉。無根基者。功行雖深。其候弗通。候能轉者。轉於其性之明也。候弗通者。弗通於其性之昧也。性之明昧。在先天則以根基而衡。在後天則以修養爲論。是根基之與修養。修子不可不深以研悟者也。能悟到根基之不易得。機會之難逢。能虛負此生乎。更悟到修養之難能。尤不可



輕忽於功候也。夫修養在於後天。修子可得而知其爲如何。而先天之根基在於渺渺者。恐不易爲之知也。此亦不過淺於修者而言。凡有三二載之道候者。是必能均知悟於是。此亦非難知之者。各方於己之智愚去悟。自可知於己根基之爲深淺也。自知根淺。則當勤修勤養。自覺根深。則尤當永定永固。勤修者何。無非修其心耳。勤養者何。無非養其身耳。永定者何。無非定其性耳。永固者何。無非固其命耳。能知夫四者之功。方可永固根基於不墮。然而四者之功。其知不難。而心身性命之所以能修養定固。則不易也。蓋心之修也。容忍而已。身之養也。寧靜而已。性之定也。自然而已。命之固也。無爲而已。無爲則無所不爲已。自然則自坦適已。寧靜則可以致遠已。容忍則能藏仁已。苟能若是以爲修。則心正而神完。神完而還虛已。苟能若是以爲養。則身泰而體健。雖不能肉體飛昇。在世亦可延年益壽。出世則金剛不壞已。苟能若是以爲定。則不測之功。不息之候。必可由至誠而相格已。苟能若是以爲固。則小充之脫。大充之入。不難出迷而登清也。修者研悟先後之所以分者。分之於心身性命也。先後天之所以合者。合之於修養定固也。而能勤修勤養。永定永固。則亦無所謂先天。亦無所謂後天。所謂分不能分。合不能合者。卽此意也。故曰先天論根基。後天論修養。根基者性命也。修養者心身也。果能修養

心身性命於永固永定。則先天相轉。後天相化。相轉相化於虛空。由虛空而妙玄。由妙而至於無所謂妙。由玄而臻於無所謂玄之境。夫然後自與鬼神合其吉凶。與日月並其光明。與天地同其悠久已。

濟佛訓曰。度世濟生一青囊。藥石苦口留妙方。丹還九轉火候熟。犁棗半枚脫火坑。世道沉浮。人心器薄。際此末劫。光怪陸離。人倫全廢。四維不張。八德五常。均已掃地。天災人禍。擾攘邦國。茫茫大陸。已無一塊乾淨土。惟吾

聖師慈悲靡涯。勸發廣大道心。宏揚慈業。萬衆演進。是無邊行願。功垂萬代千秋。與天地同休。吾

師之志。完全與修身齊家而爲本。太上有云。立德立功立言。超然物外。有無同化。而人爲萬物之靈。戴天履地。衣冠文物。皆有次序。古聖賢哲。垂留良牖。宏謨於世。以昭後秀。克己正心而修其身。道家以修身立命爲本。所謂道者。陰陽和合。刻苦勵志。銳以性命。窮造化之源。達天下之大。此之謂達道也。吾人之性。如如真常不變。而在道家功夫上。卽是先天之氣。吾人之命。永遠不朽。忘其年海屋籌量。既不知有歲月寒暑。而在立功上說。此卽是後天之命。性命知有所來。

合則而爲神。離散卽變爲氣。而靈氣有時相聚於一團。忽而現形謂之鬼。所謂鬼者。歸也。人與鬼只在呼吸幾希間耳。俗云。腔子中活潑之地。究屬是何物。人云。此是肉團心爾。知有此心。究在於外。抑在於內。若在外爲何不見。抑云在內。既在內。息心內觀。恐無捉摸。吾知心不在內。不在外。確在中間。心者何物。是人之靈魂所結。若果能放之彌六合。卷之退藏於密。此卽是超然物外。絕頂至道之功夫。而人心時加覺察。不泛空言。修己以齊家。一身之大體。根本基礎完成。庶乎可云人道完備。若根本基礎不立。人道未曾完備。欲希仙。欲希佛。究必入魔。一入魔境。歸入魔王天。萬劫則不復矣。而吾人於此墮落者。亦不知凡幾。何謂修。修此道也。何謂道。導此心也。至道功夫。無多言。覺與不覺。一言而蔽之矣。古往今來。來卽去。去卽來。循環往還。輪迴報復。總之不脫三界。難免輪迴。欲超物外。須窮至道。一般人常云。惟佛可以出三界。不學佛則難免輪迴。吾云。此言大謬而特謬也。反而言之。汝人道完備否。人道全而仙佛成。仙佛證果。當出三界。當免輪迴。古往今來。從未有不完備之仙佛。誠宜清夜捫心。能無愧憾。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此卽是入道之門。成仙作佛之根本處。既已成人。在在處處。應宜刻苦勵學。此是做人第一方法。學道之人。應宜細細加察。

孚聖臨太原道院訓示曰。積土爲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海。千古之聖神仙佛。不積功累德。不足以成果也。然而聖神仙佛之所以能成果者。非偶然一言半語。所能造此境界。其所以能造此境界者。不知歷盡幾千災劫。幾千魔難。過此而遇彼。通彼又遭劫。層層不已。費盡心力。以試其堅誠。堅果堅已。而誠尙未能。仍不許歸正果。誠果誠已。而尙未堅。更不許成正果。誠堅皆已能定。而於心之煩惱心未淨。仍不能成正果也。煩惱心已淨。而於空色之念。未能了除淨盡。仍不能成正果。山之難積也。而有恆心者。終有成功之一日。淵之難盈也。若聚千流於不息。亦可積少而成多。惟爲善者。爲最難。其難之點。不在於初行。而在於累功。不在於累功。而在於將成。每事初行也。覺其易。而其成功也。反覺其難者。何以故。以心不誠之所致也。以意不堅之所致也。心誠已。意堅已。每於事之將成未成之際。必生出許多魔障。魔障之紛擾。使不能暢所欲爲者。比比皆是。因其有此種種魔障。故以前日之誠者。一變而爲懈怠。以前日之堅者。一變而爲渙散。渙散於行。必渙散於心。渙散於心。必渙散於誠。渙散於誠。必渙散於堅。誠之於始。而終爲渙散之者。心未定耳。堅之於始。而終歸渙散者。志不凝耳。以其有不誠。不堅。不定。不凝之慨。故一事

而瞬息千變也。事無有不變。不變不能化。不化不能通。不通不能成。不成不能合。不合不能固。不固不能堅。不堅不能定。不定不能凝。此事之通成變化之所以然也。若以今日之變。心亦隨之而變。則必由變而渙散之也。一則曰。功夫之造就。有此一變。卽所以試其誠與堅耳。然而此一方面之定論。未可以概括言之也。凡所謂之事者。未必能一往直前所能辦成者。何況道乎。何況大道之倚畀於此人乎。故將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困乏其身。以人之所不能者而能之。方可見其心性之定凝也。天必與之而不凝。況每一事之發生。必有吉凶悔吝。盈虛消長之道。變幻於其間。人不察。每每自誤其機。必誤其事。誤其事。必誤其道也者。天理人情之所在也。順其情理而行之者。謂之吉。逆其情理而行之者。謂之凶。吉則順乎人而昌乎世。凶則逆其人而亡乎世。此必然之理也。

昨晚晉善家中所請之仙。非邪道也。現伊等已皈依。

老祖之大道。此靈物。爲五千年前之靈狐。而得道果者。現因彼之靈尙不充。烝不能完全歸宗。故仍爲地仙之道。刻已派在宏徒門下求修。已數十年。以今日因大規在晉。故派其有小小職務也。此次來此顯著靈異者。

老祖因此院之修方。多有不信靈異爲若何。故以此而告之也。諸方對於修道辦慈。不可再有誹論也。其各慎之。

## 身心性命與死生之說

老祖行修真經序曰。虛玄之所以云虛玄者。純任自然而已。惟知其自。乃知其然。惟知其然。乃知其當。惟知其當。乃知所以。此三步功候。無非自然中之自然。而無形爲之生化也。各各明乎生化。方悟生死。何以云生。靈生而已。何以云死。神死而已。靈生於靜。神死能幻。故知修養者。必先修靜以除幻。而幻之所以除者。在於靜定。而靜之所以養者。在於自悟。而自悟之所以云自悟者。無非神靈相合。氣形並定而已。合於炁而定於虛。則道之所以云道。莫不自於一也。以一之所自者云道。以道之所自者。更莫非一。是生於一。死於一。化於一。渡於一。然後知一之所以云一者。莫非虛化之功用也。

老祖訓又曰。自無極而太極。一畫開天。二氣運行。生生化化。無不在盈虛消息之中。故易云。日中則昃。陽而消陰也。月盈則食。陰而消陽也。陽消則陰息。陰消則陽息。消乘盈而息起。虛人由盈以虛。不得不消之於鬼神。鬼神寓處於盈。而不得不息於水。不知人之必鬼神。行將愛生而惡死。不知鬼神之必人。則將忻死而厭生。愛生者。貪生也。忻死者。絕其生者也。貪生一。而爲苟

免。爲淫祀。或詭其說。爲熊經鳥伸。吐故納新。推而至於懸解。以逍遙緣督以養生。窮極於虛無。以貪生之情一也。以絕其生一。而爲任俠爲衆愛。推而至於無生。以爲緣起。無餘以爲涅槃。窮極於幽深。而絕其生之見一也。夫貪非其生。而以爲貴生。不知生者也。絕其生者。非可以死。而以爲達死。不知鬼神者也。古之聖學之士。盡人之性。知鬼神之情。盡人之性。時盈則持滿。時虛則保和。達才而情正。故其死焉。昭明焄蒿。可以配天而作祖。知鬼神之情。始乎盈者無妄。終乎虛者無妄。立命以養和。故其生也。返本親始。可以體仁而合天。所以然者何哉。人而能仁者也。人而能仁。氣正而神。人而不仁。性盡而息。不妄情周知。其消焉不亡。不然者。惟有付諸氣數而已矣。

老人化渡。內修外慈。渡人自渡。本乎天道。行乎人道。功之所行。神而人也。德之所積。人而神也。今古一轍。轉轉輪輪。其墮落者。皆自不知修者也。願諸方於吾今言。慎加研悟。庶不失其本來。各各悟勉。

大道悟修。功候所關。極有身心性命之係。其爲先後。亦自於身心性命之中。而悟之爲功。悟之爲候也。身之修爲功。卽心之宅舍也。心之悟爲候。卽身之主宰也。是故功候與身心之關要。有



無之間。皆於道之體用。而得先天之功候。後天之悟修。皆於有無之中。以炁爲虛。虛而有之。以氣爲實。實而無之。有無相合。炁氣返旋。卽功卽候也。性命所本。以身心爲基。而性命本體。卽在天之命。謂性。天之性。謂命。而後性命合爲一體。故儒家有性命兼修之說。但性命立說。本爲繁賾。以是性命之主要。而合於道之體用。功候之妙適者。卽一分一合也。性命之相合者。本於天命之後。而涵性於母腹之中。此卽所謂天命之性是也。但與命相合一體也。所以言分。謂性命本有有形無形之別。更有三性三命之分。是以性命不可以合而言之也。惟性之與命。相分者體。相合者用。體用弗明。不能悟性命之始。亦卽不能修性命之功。不能修性命之功。亦卽不能悟身心之旨。而明功候於先後也。三性者。善性惡性。可與善可與惡之性是也。三命者。天命身命心命是也。天命謂性。所謂母腹之時是也。身命者。卽已受命於親。而身形得分之時是也。所謂心命者。卽於可善可惡之時以見之也。但所以主宰者。心之命也。是以身心性命之功候。可以合之。可以分之。以適於先後悟修。而後道之爲體用者。亦自可以見乎其真已。吾道爲修。本以內外功候而運妙於炁氣之間。內外功候。本以身心性命而爲精神性靈之輔助。相輔相合。炁氣運蘊。自可於悟修之中而見之也。惟是悟修之功候。既有分合而明於性命之間。其爲運

用亦自不同。所以見於心以明性者。五教悟修。皆殊途同歸。因之哲學研於性命者。以爲宇宙觀察之始。其爲功也。亦卽以性命所得。以觀宇宙之運化。其以性命而悟修於道者。理本相同。旨又相合。不過由往所殊。致而分歧也。夫宇宙者。天地之本體。大道之運化也。淮南以上下四旁爲宇。古往今來爲宙。莊周以有實無乎自虛者宇也。無實而有本剝者宙也。今人以宇爲空間。以宙爲時間。所謂體用無不相同。但其運妙於空間時間者。卽性命之所在也。卽身心之所在也。身爲時間之物。心爲空間之物。其爲運化。卽以身之有形。而運心之無形。亦卽以無形主宰之心。而運乎有形有體之身也。但世人以身心悟修致而偏倚者。則不得道之本始。以明於炁氣功候也。其以身是重者。大凡多以名利牽纏之中。以薰染乎華美之一切幻境。以致身有所存。而心無所主。不有此心。何以見性命之運妙。不得性命。何以明氣靈之根本。於是墜於後天。偏於物質。不可得大道之真體也。其重於心者。固無名利及一切俗幻。但以心之無形。而致牽乎一切之有形物質。對於生趣毫無。斯養者然。尙不足惜。不過既無身之所存。又何以養其心也。是非以假合所在。而修其性命身心之本。方不至有一方之偏重。致失道中功候。不能得道真也。修道悟道。知內外功候者。卽不偏其途。以合道之用。而後得分合之道。以合於炁氣也。

如核之藏仁。亦因各半並存。此卽分也。但存仁去核。或去仁存核。皆不得適。卽合之至要。卽分而合之至理。悟性命與身心及功候之關要。分合之間。卽在於斯。是故內外之修。不可稍有偏倚。致而不得其生也。不生不化。天地之體用適乎。萬靈之生化適乎。大道之本體適乎。是以研悟身心性命。自必於生死有所關係。生者死之基也。死者生之本也。儒家以未知生焉知死者。可見既能知生。亦卽知死。生死有相互之關要也。佛家以生死爲一大因緣事。亦卽以生死並重之理。故生死之道得明。可卽見乎天地大化之本。大道生化之原也。但生死並重。亦不容稍放。世而不知道之真本。生者身之始也。死者身之歸也。不先有其生化之本。何以歸有身之所形。是故必於身之所在。以悟性命功候。而俾以後返先。得明道之大旨。生之者。其性命皆有與之俱生者在。死之者。亦有生之真體而爲歸之所在。卽炁靈妙化而得乎先天之妙候也。不然。徒以形之所生。而無炁靈之妙化。亦不外一傀儡而已。不有真靈相化以致死者。何以見精神於永存也。卽或因後天悟修。以致延齡却病。亦不過一行尸走肉而已。吾道功候。首重性靈以妙化炁氣之本。炁氣得化。先天之悟。後天之修。亦自於功候之中。而固其精凝其神已。而後凝神平氣。以得性靈之明。靈明炁充。先後得合。所以得功候者。靜坐動息。皆先後返旋之要系。功

候。悟養之真素。然後身心性命。亦自於功候靜動之中。以明乎有無虛實之體。虛者心也。實者身也。有者性也。無者命也。有無相合。卽性命雙修之旨。亦卽儒家所謂修心得性者是也。但心與身之相合者。本悟之爲候。卽候也。悟之爲功。卽功也。所以合於功候。卽在欲修其身。必先正心。此卽身爲心舍。心爲身主之要。又曰。心正而後身修。此卽身心相合以爲功候。以見之於先後。炁氣也。功候必適。悟修亦自得道之本體。而運炁於有無之中。所謂有形無形以及身心性命者。一一皆合爲一體。卽功卽候。亦卽道化是也。各方悟修功候。數載以來。見仁見智。各有不同。能否適於道體。皆得自道慈與功候之中也。能得功候不偏者。道得其中。大化之妙。無論道慈事務及一切應由神人運用者。皆可得適中而合道旨也。各各悟修。尤應深體功候。以適先後之返旋。不然。炁氣弗合。不能得先後三寶之充固。不能得功候之充固。近於一身。必無身心性命之輔。無身心性命之輔。所以見於功候者。自無真適也。不得真適。炁無以充。氣無以平。弗充弗平。先後不得返旋。道之爲運。各各悟得者。亦不能得乎真適也。悟修功候。得於真適者。尤賴時機感化。以合實事機宜之運妙。然後所以見功候於道慈事務者。皆炁氣之要功。身心性命之補助也。吾道諸方。對於道慈諸務及功候悟修。均尙能本予渡化之旨以爲悟。更能以

道慈真宗以爲行。悟行得適。將來感妙於時機者。必有之勢也。望各方此後悟修。對於道慈諸務。悟之所得。皆以功候爲轉移。功候悟證。得以悟道之本體以進之也。然後應機感時。庶乎得至妙之境。以展道慈於將來也。

尙真人訓曰。貧富懸絕。壽夭前定。此常人所常道者。然又有所謂天道者。是歟非歟。貧富壽夭之義。固同本而出源也。貧之所以富。富之所以貧。壽者不能夭。夭者不能壽。是一理也。貧之所以不富。富之所以不貧。壽者不轉夭。夭者不轉壽。皆系乎自求之功。而修乎前定之數也。理無二致。義歸於一。其所謂天道者。亦系之於斯乎。貧富可操之於人。壽夭乃秉之於命。是富者自富。貧者自貧。壽由前修。夭由前定。皆有所由來也。所謂自求而操之於人力者。貧富之階最顯也。民生在勤。勤則不息。非自求之明證乎。而又謂居易俟命。自求多福。君子以自強不息者。非致富去貧之義路乎。非自樂命知天之大義乎。貧富一也。本無所分。樂貧者貧。無饜者富亦貧。其所以謂爲貧富者。常人之常也。壽夭之義。亦一無分。彭殤之義。同歸於寂。其所以判然者。遲速而已。雖然。人爲萬物之靈。烏可不盡其所天生之才而爲之用耶。又烏可自甘墮棄而不惜耶。以是言之。富與貧不得不分。壽與夭不得不別。其所以分而別之者。別其義。分其理。以明個

人之究竟。而解個人之立場。以致其賢愚之判。廉貪之別。以判其清濁升降造極沉沒之階梯。故有富貧之勢。而有壽夭之論也。富可力致。貧亦力致。有富而貧者。心之不足故也。有富而轉貧者。力之過奢以致之也。貧而不貧者。知明仁人也。貧而轉富者。力求勤事以致之也。富而貧。富而轉貧。貧而不貧。貧而轉富。有心也。有力也。所以謂爲貧富者。其判若此。其不判亦若此也。其所以分。其所以不分。其所以轉富而貧。轉貧而富者。皆系義於是間。而仁人之知足常樂。用力自求而致之。非別有所判而限定也。惟壽夭系之於前數者。不可以力求也。雖然。所謂前數者。非數也。所謂非數者。定數也。數之爲數。數目之數耳。數目之數。百者知其爲百。千者知其爲千。其所謂數者。定數也。人人得而知其百千爲百千也。然所謂百千者。能無增減乎。增其百不得謂之千。去其十不得謂之百。所謂數者。定數也。所謂定數者。不增不減之數也。若增其百減其十。其所謂百千者。又將無以名其百千已。此又人人所得明辨而分晰也。今之所謂前數者。猶百千之百千而已。然百千之百千。前之定數也。今千者增其一百。百者減其十。是又豈可仍謂定數之百千乎。增者減。減者增。似又類乎其求之壽也。壽夭之說。則又不可執數所定之論已。所謂壽者。亦克不壽。所謂夭者。亦克不夭。夭而不夭。壽而不壽。此增減之功。非可執

諸定論也。壽夭尚如此。貧富可知已。貧富壽夭。吾之所謂分而無分。利而不利者。非斯類歟。人之所以能自致者。在其知明之功。不在心念之切。在其力求之志。不在攫取之能。所謂天道者。非此也歟。人之所克盡其所以爲人之道。而盡其才之用。始不負天賦斯身也。凡所謂貧富壽夭者。在其修不在其命。在其行不在其數。所謂增減者。在其所以修行也。所謂樂貧者。知也。貧而轉富者。致力之勤也。而又所謂貧富壽夭之歸於一者。在明志之士。而自明辨也。今之修道。何以用耶。齊民化俗也。齊民化俗者。何所舉而濟之耶。道慈修度以濟之也。道而行諸慈。修而行諸度。慈可濟民。度可化俗。正猶貧者不貧。富者不富之類也。亦賴其貧不自貧。貧而轉富之力。爲鞭策焉。道之行慈。修之行度。亦猶一富一貧之別焉。慈施必濟以度。度功必賴有慈。慈而度。度而慈。是亦富而貧。貧而富之階梯也。道修之所以維展者。增其減。減其增。使其所謂前數而不得爲數定。數而不得名數。則庶幾進世人同躋於仁壽之域。而無夭折兵疫之橫慘矣。道修之所以慈度者。如此修士。所以力肩而維展者。亦如此。凡所謂自求多福者。必賴其修。所謂居易俟命者。必明斯修。自強不息者。必行斯修。民生在勤。勤則不息。其庶幾近焉。吾道修士。其樂只於斯。起居以時。飲食有節。冲養善氣。必無疾魔也。順時以進。取之以道。而無貪得詐取者。

無外魔。時值近世。兵戈擾攘。各以道濟物。各以慈惠人。必無兵魔也。孔子謂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夫自取之者。疾刑兵之三也。苟無所犯。而時勉之。則泰然以養生。惠然以濟民。夫又何擾何魔之有哉。今道慈展進。修度之時也。然必明所以修。所以克修。所以行。所以善其行之要。然後始克樹不世之功。垂無疆之業也。亦猶飲食起居之等等。必順道而無強合始可也。亦猶所謂貧富之勢也。貧者樂之。富者好之。則道修之所謂道修。而克樹不世垂不朽者。始堪於斯境而進之。所謂順時守序者是也。所謂任自然。明自然。而無強者是也。苟稍背此。雖有一時之盛。雖保恆常之榮。此吾道修士所宜加勉。而力求於是義之大旨。而肩維也。道修之所以維進者。濟時艱補不足也。所謂貧富者。正道修之借鏡也。各靜悟之。可以三折肱而深達已。各其玩味焉。守沙仙註三死之由云。韓詩外傳。哀公問於孔子。孔子對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寢處無時。飲食無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位而好干上。嗜慾無厭。求索不正者。刑共殺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自量力者。兵共殺之。所謂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因有疑於斯語。故特注之。



### 道修三乘妙訣

老祖於乙亥九月初三日臨總院訓示曰。今日爲諸弟子五千五百紀前之九三發願大慶紀念日。

老人故於五千五百紀後今日之紀念日。爲各弟子詳細研述大道之不二法門。最要秘訣。使各弟子知何以云發願。何以云功行。必於此五千五百紀後之今日明其所以然。而後自今以往。必使大道有所遵循。而各弟子之光前裕後功行。亦必於是而有最大之進益已。惟是各弟子發願之初。有以功行爲要者。有以功候爲要者。而更有以個人之功行進益以渡人爲最要者。是各各之心理不同。智慧各異。而靈光之運化。亦必有先覺後覺之分。雖功候有先後。而其歸宗於大道之普拯者則一也。各弟子授受之際。皆本大道中之至奧至妙之精義。爲道慈功行之運化。是五千紀後之能普渡衆生者。皆賴此耳。然五千五百紀後之人心。與五千五百紀前之人心。迥乎不同。不寧惟是。卽十數載之變化。隨潮流以轉移者。其速度更有不可思議者在焉。是以道貴修時。慈貴行時。修其時。自知時之所自者。必有所皈。而皈於其自者。卽大道之

終始也。道無終始。以玄妙爲終始。以玄妙爲終始者。必明乎自然之大法。而自然之大法。無形無爲。必知無形中之有形。無爲中之無所不爲者。皆賴坐功爲之根基也。修己渡人。是曰上乘。而於不修之修。不渡之渡。超乎自然者。是曰無上上乘。各弟子本乎無上上乘。以爲渡人救世之需。必於此五千五百紀中輪轉於世界。而後知人心之所以爲人心。時之所以時。時推轉也。不有輪迴。何以知乎循環。不有潛默。何以知乎動靜。不有功候。何以知乎體用。是各弟子本乎三十六字之妙訣。爲循環之需。而後不生不滅之機。皆於時生時滅之中。以自其所自己。今也時乎不再。洪水猛獸。復見於今日。各弟子知乎此三十六字妙訣者。恐千人之中。未必有一人焉。於不能自知之功用。而爲有形之功行。則道魔相爭之日。何以自立。是不能不追本求源。以悟其悟中之悟。而後道慈之分合途徑。庶幾不至入於歧路已。各弟子皆生有自來。而發願之宏大。亦各各之所知。不於此時爲一切完整之覺悟。後此數載。將有不堪設想者已。老人於不得已之中。恐各弟子忘形忘性。以道魔相爭而有所畏懼。是以以三十六字之妙訣。復於今日之九三大慶。爲各弟子詳以研述之也。惟是三十六字。分乎三乘。其一曰上乘。再則曰無上上乘。次則曰無無無乘。各弟子明乎是。自知兩載以還。大道有最速之進步。而魔障之

來。亦與道相比肩。各弟子於是悟其所悟。而靜以待之者。不乏其人。因是而自有所畏懼者。亦有之。因是而隨波逐流。不明道之所以然於世俗是非之見相研者。更不乏其人焉。

老人目覩危機。不忍不將此三十六字之三乘。爲各堅誠弟子告之焉。其一日。道無二致。惟機應機。因化其化。是云初乘。其再乘曰。道玄以玄。玄虛善悟。惟皈於自。是曰再乘。最上之無無無。乘曰。修心於虛。虛空靜定。皆是至無。此三乘功候。各弟子於坐中悟之亦可。於慈業中悟之亦無不可。但能於自然之時。其所時。而善以悟之。更有不可思議之妙用也。惟必從無中之無。以去乎是非人我之見。則個人之修功。既易於進步。而渡人之功行。亦在於是已。各各得當以其所自。而自其所皈。使皈於其自者。無所謂終始。則大道之發展。必可翹足而待已。雖云今歲爲道魔相爭最劇烈之年。然冬至一陽生之日。卽大道重見光明之一日也。惟來歲一過。大道更有一日千里之勢。於是時也。道中之魔。更有甚於今日者。惟在各弟子靜以處之。不爲魔所魔。斯可已。各各自此而後。當善悟何以云道。道何以修。修何以行。行何以普。普渡普拯。何以歸宿。歸宿之分。何以云止。止其所止。自無終始。於無終始無人我之中。而明乎四大皆空之真旨。自無所謂爭機。而更不能以世俗是非之見。以究道於千里之外已。各各詳以研悟。自知道者。路

也。欲行其路。自必尋其光明之徑。然光明少而黑暗多。到處荊棘。將若之何以避此崎嶇耶。曰。無所謂避。於自然前進之中。自有光明之一日也。如必欲以我之所欲。而曰是道。以我之所是。而曰是路。則大謬已。凡修者必忍其所不能忍。而受盡千苦萬辛之折磨。方能有大成之望。若必欲以望道未見之眼光。而評道之是非可乎。徒見其不自量也。嗚呼。道不易修。道不難修。惟擇其難者而修之。難字到頭。卽是易中之易已。各各悟於是。自知三乘功候。是各弟子發願之大本。亦將來渡已渡人之秘訣也。各各皆修至於其所不知而知者。不乏其人。必有悟於是者。老人於是亦不多言已。各各善以體悟可耳。

道必有權有經。慈必有緩有急。因權以行道。因緩以維慈。因急以展慈。則道慈之程序既定。而自渡渡人之處。亦可得其真旨已。是以修者。不以經而行道者。必不能因權以守道也。不能緩急相通者。必不能因慈以濟世也。不能因其時機之權經。而爲道化之運用。必不能使衆以慈。而使人人皆登覺岸也。是修者必悟何者云經。何者云權。何以爲急。何以爲緩。然後方能因其澈悟。到處皆予人以渡化之時機也。修者修乎吾身。守乎吾心。心身如一。何有乎權經之分。然而動靜之機。隨時變化。故不能不以錯綜之運用。而爲緩急之相通於有無。而處

置於權經也。能權方能全。能經方有徑。能由乎徑而全始全終。斯可以云修已。故曰有恆。有恆心者。必有恆念。有恆念者。必以動靜之機。而預爲緩急之籌措。則無地無時。皆有其機。因其機而善於運化。則慈業之推展。卽在於是。而化人渡己之眞基。亦在於是。各各由是而悟。自知日用尋常。無非是徑。由其徑而行。則通權達變之功候。可以有進步已。是必由其經以立基。而後方可以行權。以展道於自然也。古之時。道在上。而今之世。則道在下。道在上者。易於推行。道在下者。易於保守。雖云各有不同。而道以其時之眞理。亦於是可見已。古之修者。必有其德。必有其位。方可以言修。及乎中古。則在上者宴安鴆毒。耽於娛樂。不知道爲何物。而道也由是以在下已。道雖在下。而在上者表面仍以道爲上有。則下焉者之修。更不易已。三十載以來。道之運行於元會者。在於上元下元之交替。凡有其根基。皆可以修。是誠修者之良機也。然造因者衆。而劫數重重。不能不視個人之根基。與夫因果而定之也。或曰。今之修也。雖在個人。而行道也。苟無其位。亦不易於推展已。惡。是何言歟。修者能悟到隨地隨時以爲修之語。自可保持個人之根基。行者能悟隨緣渡化到處皆機之語。自能普渡衆生。然推道展道。必有其位。而後易於推行。何嘗非是。不過各弟子中根基之未固者太多。雖

老人運化而假之以位。使之展道維道。而彼也必曰。是吾之良機善運所得。苟維道也。亦是吾個人特別之功行。道中人尙且若是。其他尙堪問哉。在其未得意之日。必如世俗之焚香許願之怪態。甚至有泣不可抑者。其所言所祝者。無非利於道慈。以救濟爲己任。及乎得志。則不然已。以是而言修可乎。甚至得志之後。必曰人事神不能過問。其中之一切言詞。光明正大。未嘗不足以動聽也。其所以若是者。無非假此以爲利用之具耳。利用於一時則可。利用於永遠。則不知其若何歸宿已。然而推道展慈。必有權經相合之處。方可以自然而得妙趣也。不然。徒守乎經。道必不行。徒恃以權。道基安在。此

老人所以於上下兼顧緩急相通之中。而經權並施。以期道之根基永固於自然之中也。各弟子須悟道有其時。亦有其機。道有其機。而機在動靜之間。道有其時。而時也乘乎有無空色之相化。則道之所以云道。方可以知其所自也。至於各弟子之修道者。必時時以自然爲主旨。而行道者。亦必以道之渡世爲需要。然而辦道之各弟子。雖云終身辦道固佳。然有十載中之宜於若是者。有十載中之不宜於若是者。是卽新陳代謝之至理。亦人福道福之各有不同也。今當各弟子中之有以權爲維道之用者十五人。行將於五十日前。有所機動。故不能不爲各弟

子預告。使各弟子知人之所以云人者。合於道也。不合於道。不得云人。安能利於世。不能利於世。必不能了其因果。而况貪嗔癡愛。爲修者之大忌。在道中之日。尙且不能免。况離道而處於權位。爲一切虛榮所束縛。則本來之面目既失。安能望其自固以固道。自了以了因哉。然大有根基者。不乏其人。有大智慧者。到處皆是。况道中弟子。具絕大之智慧。

老人不能不以是爲言。使各弟子知所儆惕。庶幾不至因虛榮而墜落已。各各勉旃。各各悟之可耳。

## 逆修與義

老祖訓曰。定百年之大計。惟決於起念之初。一念而善。則事業可固。一念不善。則事業亦隨之敗已。是以計畫於初者。必因其因以爲計。而因其所因者。必因其機而爲之動靜。然後事業可成。而事半功倍已。修者爲人生最大之事業。能以其修之因而修其心。則心身之間。必能氣形並定。若不能因其因以爲修心修身之功候。雖百年如一日之不間坐。亦未能至於爐火純青之候已。故曰修因者必因其因。因者必因其機。因機者必因其自然。因其自然者。因因乎無爲。因乎無爲。必因乎有容。因其有容。必因其虛無之功用。因其虛無之功用。以至於不可測。不可思議。而後修者之事業畢已。修者修於其心者。必修於自然。修於自然者。必修於無形。修於無形者。必化於有形。有形因無形而化。則天然之功候。可以莫之爲而爲。是無爲之無所不爲者。以是知其功候之所在已。功候者已身之範圍也。功在心。而候在身。不以其功而曰能至於其候者。未之有也。不以其候而曰能固其功者。亦未之有也。故功候相並。而後方可以言修養。知其修養。而後方知其功候之所在。是功之所以云功者。其體在動。而其用在靜。候之所以云



候者。其體在靜。而其用在動。能分乎功候之動靜。然後知自然之天機。能知自然之天機。然後知因果之所以然。知因果之所以然。然後知輪運之順逆。能知輪運之順逆。然後知炁氣之交。知炁氣之交。然後知形之有無。惟其無形也。故能無所不化。惟其能化也。故能無而爲有。惟其能無而爲有也。故能有而爲無。能知有而無。無而有之所以然。然後知修養之功候。能知修養之功候。然後知大道之自然。無非虛靜玄妙而已。能以其虛而生實。則空中之色。莫不玄之又玄。以是知動靜之功候。其機也。必因乎性命。而性命之所以然。更莫非清靜所宗。宗於虛者。必知其清。宗於無者。必悟其靜。能知清悟靜。則明心見性之功候。卽在於是。是修者不以有形爲窆。而尋其窆於至虛者。其中有至機在焉。是必從逆以尋之。而後輪運之轉移。必潛伏於先天之先。而爲純陽中之大化已。所過者化。何以言化。化其形也。所存者神。何以言神。申而明之而已。大化自然。無所不包。申而明之。無所不容。以是知大道之所以然。無非日用尋常而已。順則成人。逆則爲修。其所以然者。無非炁輪氣輪之分判而已。處乎日用尋常。而以循環爲轉移者。必由氣輪爲之機因。而修者則不然。以其所化。化有爲無。以其所容。容於自然。故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者。其中無非以至順

者則使之由逆而順而已。由乎順者。必生老病死。以入乎輪迴。而喜怒哀樂。更足以促其性命。其由逆入於輪運也。必由乎神因靈因之動靜。而處處由乎規矩之功用。使之無所不容。無所不忍。則天地之大。萬有之衆。無非一而已矣。是以修其一者。必守其一。守其一者。必至於不可測。不可思議。而後功候之自然。必以逆爲順已。以逆爲順者。化有爲無。化色爲空。以至於無所不有。至空不空。而後修者之功。養功候。方可入於道已。入於道者。必守是道。守是道者。必堅是道。堅是道者。必適是道。適於是道。必求是仁。求是仁者。必悟於仁。悟於仁者。必見是仁。見是仁者。必固是仁。固是仁者。必固是仁之基。能固是仁之基。必能朝於斯。夕於斯。生於斯。死於斯。故曰朝聞道。夕死可已。朝聞而夕死者。雖死猶生。以是知生不以其道者。不如死。死能以其道者。必求仁而得仁已。果能求仁得仁。則本來之根基。必固於是。本來之天性。必見於是。本來之靈神。必運於是。能運其靈神於自然者。則輪運中之規網。與我無涉已。是修者必先修其規。然後可以規規。必先規規。然後可以化規。必先化萬有之規。然後可以化個人之規。能以個人之規。規爲萬有化無量數之規。則道也。卽在於是。仁也。亦在於是已。古之修者。避言福壽。今之修者。惟求福壽。故堯有三多之戒者。恐以福壽誤其本來也。今人則不然。以道爲求福之具。爲增壽

之用。則大謬已。若必以個人之軀幹留於世界而化刼。尙可以云壽。果能以個人之所運用者。爲世界造福。則雖富有四海。貴極人位。亦未嘗不可。否則雖有其位。而無其德。亦與庸俗何異哉。故修者必先以世人之福壽爲務。以個人之刼網是懼。則修者可云知其本已。若以世俗之見。爲修養之運用。則更莫知其所爲已。修者於是悟道之所以云道者。果何爲哉。非以化刼爲急務哉。既以化刼爲急務。必以刼刼爲急務。以刼刼爲急務。必以個人之所不能容者而容之。個人之所不能忍者而忍之。庶乎其至於道已。能至於道者。方能至於仁。能至於仁者。方能至於無。能至於無者。方能至於空。能至於空者。方能至於虛。能至於虛者。方能至於玄。惟能至於虛玄。然後容於空無。能容於空無。則至空不空。無所不有之大化主宰。必集於一身已。修者至於是。方云修。修其因者。必可悟其因已。惟能悟其因。乃能於修者之初。而有決心也。不然。以修爲名。而求福壽於個人。是庸俗之見也。其有個人之福壽已得。而仍欲借修以增益其福壽者。更無所謂已。嗚呼。道之一字。人能知之者甚尠。况修乎。能修而堅。可以言道。能堅而適。可以至道。能適而自然。可以返其本來已。此修者所以云難而易。而道之知也。所以云易而難也。以是知道之所以云道。必有一切至大之涵蓄。至大之容量。然後可以包括一切。而爲造化之主宰。

已。所以然者。人爲萬物之靈。又爲三才之一。不於此人身既得之際。而修其本來。一旦無常。雖欲修亦不可得已。况乎來世未必是人身耳。以是知修道者。必從堅苦卓絕中以求吾道之所以然。然後得道也真。守道也堅。而無所不用其自然已。各弟子均生有自來。必能悟大道之所以然。而況在此淘汰之際。更當奮勉自修。以期道卽是我。我卽是道。方可以返其本來。不然。隨時機之轉移。而自行淘汰。不亦惜乎。

老人以大道之真統。授於爾諸弟子者。使各弟子皆明其所以然也。况乎個人之功行愈大。而魔障更深。道慈之根基愈行推展於鞏固。而百魔更因之叢生。其中亦更有至理在焉。若必以各弟子之易於爲修。易於爲功行。則不能云道已。必也使各弟子之筋疲力盡。而仍百折不回。然後方可以固道之基礎耳。今也各弟子中。亦未必各各筋疲力盡。亦未必不悟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能與魔惑相支持奮鬥者何也。是個人之功行不足歟。抑或個人之功候未至於其所至歟。更或有因果爲之阻障歟。是皆各弟子之所自悟者。

老人不過言其究竟耳。或曰。功行愈高深。不但無福壽之增益。而更不如無功行之時。何必修道行慈。更何足以勸未來者歟。各各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凡修

者皆必有因。有其因者。必有善惡之分。善善之因。必因其因而彌增其堅誠之力。惡惡之因。必因其功行而消滅於至速。甚或藉此以自行淘汰者。其中更有不可思議之現象已。各弟子務當以規規爲修。以我不入規網。誰入規網爲志願。庶幾百折不回之大力。卽在於是。而各弟子發願之初。果何云者。不待

老人再爲贅述已。當此末劫運會。各弟子宜如何奮發於功行。不以有力者爲攀援。不以無力者相比較。但能有一分力量。作一分功行。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亡羊補牢。尙未爲晚也。個人之力雖有限。而智慧無窮。但能於增益之處。而勉力以爲之。不患其無人也。誰云道中無人。祇要堅字到底斯可已。各弟子處乎今日。必有以覺悟。試觀半載以來。維持院會中事務者。不過此數弟子耳。而此數弟子之盡力可云至已。果能奮力而爲。則其功行自有不可思議者。各各再從進一步自爲研悟。自知此半載以來。實非易易。雖云非易。而其中之數機。卽是自然之功行耳。各各能於此三年之內。努力而爲。則永無淘汰之一日已。若必以粉飾個人之無力。而借口於若何若何。或借此而爲爭權爭勢之用。則昔日之功行。毀之於今日之一念。更爲可惜已。嗚呼。修道而不能免庸俗之見。行道而不能去一切阻障。則修也與不修何異。而行也亦

無濟於事已。惟願各堅誠弟子。一本大道之自然。不問若何之魔惑。而因其因以免其因。修其身心。以逆輪爲運用。庶乎其得當已。各各悟之。各各勉旃。

### 道化真諦

老祖訓曰。道德之於人也。感化深已。以其力而言。道德無力。無力之力。屬於自然。此自然所以爲道德之本。爲功候之體也。以其本而言。道爲人之本。德爲人之輔。而功候爲人身運用之要旨。明乎是。則身也可修。而個人之根基。必可鞏固。各弟子修功養候。數載於茲。必有能悟及於是者。既悟之已。必當因其所悟而爲己身之立基。然後本來之面目可復。而一切因因果果。可以了已。了因果者。不但五教中有以是爲要旨者。卽人之身。何莫非因果所擾。何以知之。人之處於世也。七情六欲。縈縈於心。萬事萬物。阻於其心。時時有因果存焉。稍一不慎。則墜落之期。卽在目前。故不能不以了因果爲修功養候之第一要務也。以是知人之所以了因果者。了其時時之因果也。有時時之因果。有自然之因果。有前世之因果。是不能不一一分析之。而後方能由其正路。以了其因果於有形無形之間也。凡有其因。必有其果。一念之因。終身之果。是修者以寂靜爲主旨者。不起妄念也。妄念不起。則因果不生。而修者處於自然之境已。能處於自然之境。則無形之化。無爲之修。可以不期然而然。自有其根基之所自己。自於其根基者。必修

於其自。修於其自者。修於其空也。修於其空者。修於其幻也。幻修而後幻養。幻養而後幻化。由幻化以至於自然之大化。而修者之能事畢已。各弟子修其幻以入於空者有之。修其空以出於幻者。則未之聞也。故必從幻修空養。以爲主宰。而後樞紐之轉移。方可以合於綱紀之不素。而得其清寧寂靜之真旨已。修者於是悟之。自知吾道之所以化人者。在於自然。而自然中之至體。必從無形無爲以爲之主宰。然後心身性命之間。方可打成一片。而自然之幻化。亦可視爲尋常已。修者不於是悟。而以有形有爲之一切幻相幻想。爲渡人之需。則大謬已。此吾道之所以重於自然者。至無至空之中。而到處以虛玄爲主旨也。能悟到虛玄之所以云虛玄。自知至幻不幻。至空不空之真理。爲大化之運用。而無所不合於至妙之境已。其各詳以研悟。自知道中之道。無可言喻。道中之德。自然而化。道中之慈。隨機而爲。以是知悟於其所不悟者。無非向心於空到處皆虛。而隨緣渡化緣盡則止之真理。亦無非悉化於氣之運用而已。其各弟子之有所心得者。必能以是爲悟。而悟於其自然中之真悟已。各各勉旃。

黃帝訓曰。盈乎宇宙。充乎六合。惟化機耳。自其顯著而言。則渡化見之。由其玄奧以論。則運化尙焉。以是而知。化雖萬方。其樞則一。樞紐所在。其可知其運用與轉移乎。故化功所在。可以於



有形無形二者並重。更可悟到消長虛實之至理。在乎其間矣。消長之機。見乎轉移。亦見運化之功。而何者爲虛。何者爲實。又可悟到化功之爲化功焉。故知其虛之爲虛者。斯知其時已。知其時之爲時者。亦可有所知其虛中之真象焉。故曰火爲虛象。南明之旨。又可悟到坎爲水精。而水火之相濟者。正可於其有形無形中而求之耳。以有無爲言。則有形者實。無形者虛。人多知之。然有形果爲實乎。是否實中之虛。又爲修者所當深研。推而論之。則無形爲虛。亦非至虛。其虛中之實。正在修者有以求之耳。求於無形。斯得正解。求於有形。又入歧途。此不能不於此浩劫方生之際。爲深切之研討者耳。從其虛實之中。以悟到紅玄相濟者。必可由是而悟其虛中之實。實中之虛矣。況化劫之功。在今日所以云乎重要者。亦於此虛實之間。而求其真解耳。得其解者。必可於此時爲進一步之研悟。然後其於功行之進步。亦必有自然之氣象在已。自然氣象。非可強制。必其悟也深。其得也切。有此深切之悟進。而後虛中之實。實中之虛。亦必可得其三昧已。故修者之論乎時機。以功行爲準則。凡能有立功之機者。皆良時也。其他者非所計焉。或者曰。一人之力有數。化劫之功無窮。以有數之人力。應無窮之功用。將焉見其可也。是非非難所謂自然者。可以概括之已。人力之爲功行。一人者如是。多數人者亦如是。無量數人

之力更復如是。惟在修者聚其靈。同其心。合其力以爲之耳。甲之力有餘。則甲任其艱鉅。而其他人者。從而成就其功行焉。甲之力有不足。則乙爲之繼。推而廣之。以此可知其他焉。故曰。功行者無人我也。既無人我。則一切有形之跡象。皆不足爲功行之囿已。故人居於是。而功行必在於是者。此常理也。人不必居於是。而功行在於是者。此功行之化用也。常理爲經。化用爲權。經權相濟。其功成已。功行大成。其於化劫。更可知已。於是而悟到道慈之功行。必在應機。應機之妙用。必在審時。能審其時者。必可有自然進步之功行在焉。所謂化機之功用者。又不在其有形無形而爲界限矣。凡我同修。其於此時而注意焉。

老之所期望者。亦在於是。各各記之。

康聖訓 哈哈。不經慾海汪洋之苦。不知大道之可貴。不受梟獍荼毒之慘。不知人類之足恃。人類之維持。所以相安於日用云爲之間。而無意外之變患者。道化通貫之力也。道化通貫。人類藉以保全。則生生不息之根。乃見其氤氲周徧而靡窮也。人類之不能安全。以受顛倒錯亂之苦。而無一息倖存之機之處。是誰爲之。是誰致之。歸之於天。天不能任受。歸之於人。人多不明其緣由者。靈爲昧蔽。理爲慾錮。日在生生化化大道之中。而弗得其自然而然之運。人爲之。

與心爲之也。心爲之與。氣致之也。氣涵於心。心全乎理。理孕於靈靈。既昧已。理何有焉。理既錮已。欲自不能不熾。以之處已。以之接人。以之應事。全在物質方面作計劃。而於精神之涵養。絕然不稍顧惜。所以隨欲恣肆。勞勞不休。而漫天瀾地之雲霧爲之沸騰。而肆虐於不知不覺之中。日甚一日。人天遂如隔世。終無通貫融會之樂。以充運於兩間。所以人智雖逐漸有所增進。而人道、劫、重、之慮。實有不可思議之害已。迨至時勢如此。而人類之保全愈難。人類之保全既難。大道之功用乃愈急。大道之功用既急。而人材之成就。得以宏充而無遺之處。不能不望之愈殷。思之彌切也。人材之興起。固然關乎時運。而時勢之能以造就人才。亦是自然必至之勢也。何以云然。時勢之艱危。人類無寄託之所。知寄託無有安全之地。而恐懼之下。自生其懇懇樂得安全之思。求得安全之樂。自不能不死心塌地。冀獲安全於萬一。冀獲安全。未必果克如願以償。於不能必其如願之際。而益奮其循分自勵之誠。而誠心所發。通乎天。充乎氣。氣之運轉。自能隨天正地逆氣氤之中。而獲安全於不識不知之際。究其原因。何以如是。氣通乎天。天並非有心於佑護。是亦自然而然道化之功用。以契合於其間也。契合化機。卽是得天所厚。而己身之成就。不能不歸功於時勢之陶鑄。以蒙無疆之宏庥也。此情此勢。不獨中土爲然。求之

世界。無往而不如是。想像中天之雅化。人皆稱揚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而不知功業之由來。實因洪水泛濫之害猛。獸搏噬之慘。而後人心向化。始得奏天成地平之美績也。中天以降。世運由平而險。由險而危。及至春秋亂賊猖狂。弑逆頻仍。而道化之墮落。不堪問已。孔子應運而起。以正二百四十二年之人心。以救亂賊弑逆之害理。不能不謂時勢之關係有以致之也。其後正道衰微。人心詭詐。隨風而靡。逐波遞下。雖有諸子百家發明道之一脉。而分門別戶之派流。遂使善靈被縛。道魔日爭。而成亂離。此時之運會。已成烝走不守。以刼剗數之時已。所以清約一起。而輪烝之水爲之生生。生生不息。是水來濟烝。而人心之靈爲之一變。人靈之誠爲之一通。天堂地獄之說。遂盛信於世。世運既降。氣化自微。亦是自然之趨勢也。迨至映土（印度也）佛經出藏。而輪因輪果之理爲之大明。唐之初葉。元充乃見日尊。五教隨時隨地爲之闡化。而人心之砥柱。卽於此而承化萬古。不過運會有盛不能無衰。世道有隆不能無替。千餘年間。一盛一衰。一隆一替。遞爲循環。尙能補弊與救偏。相維於一時。及至下元末日。胞儀輪轉。將有升定之際。染化者多不誠。相率者多以僞。道化無所依賴。以爲之充運。各教亦不能一派存也。當此之際。際此之人。朦朧昧昧。幾幾與天隔絕。吾

師所以傳經闡化。以救人心。以挽世運。以培人材。以續生生不息之機。而充大道於無窮也。大道之基礎既立。大化之從流有源。而所以明大道以闡大化者。道不能自明。化不能自闡也。明之闡之。非人材礙難以裕如也。以其時考之。肩道宏化之人。倡道明教之輩。當於斯時爲之而起也。以其時計之則可已。以其人求之是誰耶。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舍明道闡化之真修真養真人真材又誰屬也。真修真養真人真材之陶鑄。非本來卽能如是也。亦是進一步一層之功候經驗。隨時證悟。隨地覺驗而成就之也。雖成就過人。絕不以己之所知爲知。真炁衝動。知至以至之也。不以己之所能爲能。真炁發育。能卽爲之充焉。知能全憑乎炁氣之合。所以知卽天知。能卽天能。而應付世故。運用化機。不啻若自其身出者已。何以能致於是。蓋自滔滔之末流。浩浩之大劫。一身孤行其間。不知受幾許之摧殘。幾經之波折。生而險。險而危。動心忍性之處。戰兢惕厲而來也。然此雖屬肩道宏化者想像之預言。亦是成就人才之處之大原因也。吾不禁望之盼之。并願諸修之盼望於人者。再爲之自望自盼也已。其各勉之哉。孚聖訓曰。芸芸萬有。充乎兩間。三才之化。一息相通。非有天地覆載及其化育。則萬有不能生生不已。而人靈所在。亦足爲天地輔其造化。此所以三才相生而相成也。以清寧之化育論之。

可以極天地之功用已。然四時順序。寒燠迭更者何也。非如是不能見乎化用耳。地載萬物。其德厚已。而山川岡陵。起伏相乘者何也。必如是乃見其化育之功用耳。天地之道。至清至寧。尙有如斯。况人事乎。以是而言。人靈秉賦。雖由先天之緒餘。其清濁不同。厚薄不同。亦昭昭已。况其一切事務。亦必有若天地之爲天地者。其中一切起伏。各有其時。各有其機。而不一致也。亦可知已。一人如是。人人更如是也。故修功養候。必重乎平者。正所以使不平而平。乃見其功耳。更必悟到其時其機。各有至義在乎其間。則一切功用。因之可知。人事如是。院會亦然。因院會者。人事致力功修之樞紐耳。故於人事亦有密切關係在焉。更可悟到時機二字。不僅關於功用化機。其他一切。均在其中。均不外是。能悟其中之所以然者。其他一切。亦可因之而了解其究竟已。修功養候中。此爲最要之一着。敢與修者同勉之。

大化無方。惟在人宏。人之宏化。亦有其時。而後一切因輪。都可爲展化之妙用。道慈之所賴者。於是乎在。故曰。化之爲功。不可以形式論。不可以跡象求。能悟到形式跡象而外之化功。乃云得乎化渡之真諦。亦必有以悟澈其他之一切已。良以化渡之功。雖云自修渡世而化於人。亦實有紹道統一脉不絕之功。爲宇宙培元氣。爲衆生固根基。無形之中。有至意在耳。故云無方。

之化。斯爲大化。大化所在。以先後天合而言之。乃可有得。亦可知由先天以入後天者。爲生化之自然也。由後天而返先天者。爲固基之必要也。及其爲功。則先後天並重焉。故雖以先天大道爲諸方勗之。而其一切組織。一切進展。仍必因時所宜。因俗所尙。以爲循序漸進之步驟。此卽先後天合參之功用。在焉。但以先天爲化。則古調獨彈。和之者寡已。如只以後天是重。則又何必言乎功修哉。故知先天者。可云知本。知後天者。可云知用。於是更可悟到孔子所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者。已無形以先後天合參而爲訓耳。修者之於功行努力者。十餘載已。知其本更知其用者。大有其人。道慈之興盛也。良由於是。今以化劫功用。又在重要之時。而總院會以其地勢。以其統系。所關於化渡者。至重且大。而總之爲總。十餘年來。可云能盡其職責。故化渡之展於有形無形者。於此亦有大關。而未來之一切功用。更必於今日以立其良基。能立其良基。則將來之一切。亦必於無形中有自然之運化在焉。此則各地修者所當同心協助。而總方首領之應勉而又勉者耳。各各記之。各各參之。

## 道貴應機乘時

老祖訓曰。吾道逢時而運化於機緣者。乃有天人共聚。神人共化之妙。因時以得於機者。本文之論。實有無量之功候耳。所以然者。卽在各方之靈充妙化。以感天心。然後得以天人之靈。同化於虛實靜動之中。則世之生生化化。花花絮絮。無非以虛實爲禮。以靜動爲用。各方若能以功候之悟修。炁氣之充平。以得靜動生化之機。虛實抽添之妙。則世之一切一切。皆可因人之靈神。以爲定轉運化也。故曰。人心者天心也。此卽因人心一念之善惡。而有成敗之象。所以吾道所在之處。以運化於時勢災劫者。其功至偉也。各方今後悟修。本炁氣之充化。以感於天人之間。但因時以悟。因地而行者。此中自有一番之運化。以證乎道慈之展昌也。予所以示以時機者。卽因時期之所在。體之於世。以運之於機。機之所得。大道自無不展者也。各方深體之。將來之時機運化。正各方努力功行之期。則行修之自然妙用。乃可因各方之衆靈團聚。衆力共濟。以成慈務之展。而得大道之固。則吾道所以得乎展固者。卽在此也。各各悟之。勉之。

慧聖訓曰。世界愈擾攘。人心愈離奇。人心愈離奇。事情愈繁雜。事情愈繁雜。應付愈困難。雖云



困難。當其事者。亦不能不爲之應付。而應付得其宜者。因乎機也。機之一字。隨時更變。得其機者。乃可以得其勢。得其勢者。乃可以底於成。成功弗易。而其應機亦很難也。氣不感。則心不動。心不動。則機不出。機絨之開。氣通之也。氣通之者。炁化之也。炁氣通化。其機乃成。稍錯其機。霎時變轉。應付之處。又落於後已。所以機本無定。隨時而在。因應之妙。全屬於心。心何以應。聽天命也。天命何在。心君是依。心之能聽天命與否。是乃一問題也。順承乎天者。心也。而心之所以順承者。靈也。靈孕於炁。所以通天機也。靈寓於氣。所以運事機也。事機原涵天機。天機仍寓心機。無事無機。無機無天。無天無人。人天一貫。事機渾融。明乎人。自契乎天也。時止則止。機之當止也。時行則行。機之當行也。行止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得乎天。自得乎機也。擾攘之世。氣運污穢。其機何在。仍然無在而無不在也。既無在而無不在。機之所值。全賴心靈之所觸也。春秋之世。擾攘極已。孔子應機以作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戰國之世。擾攘極已。孟子應機以著七篇。而邪說詖行以息。亂臣賊子知懼。降魔護法之實功也。邪說詖行以息者。表正萬物之宏效也。惟能降魔護法。所以魔免法明。惟能表正萬物。所以正己而物正。遞次下降。隨機遷變。何時無機。何機不運。善應之者。雖不多覩。亦不可謂無其人也。或因其時。任運而施。不以偏而去。

厄。不以久而不昌也。時至於今。炁氣輪系。胞儀相轉。爲勢更促。正氣時時開展。機括時時萌動。雖有離奇之人心。以爲之糾纏。其氣亦不能混也。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惟清濁之間。恰如冰炭之各不相容。而應機以爲運者。通權運變。絲絲入扣。自難爲擾攘之所侵襲也。不惟不受其侵襲。而且大以化小。小以化無之處。卽是機之所通也。機之所通。炁氣之合也。炁氣之合。陰陽之樞也。陰陽旋返。其機自通。其刼自化。刼化機通。事之不了者自了。因之不解者自解。無待於經營籌措。靡不各顯其自然之妙已。然此等理論。是爲深造者而言也。至於立志精進。尙未達於精蘊之域者。際擾攘之世運。遇離奇之人心。殆將何法以處。又不能不平以悟之。默而識之也。平以悟之者。問焉而以言也。默而識之者。其受命自如響也。受命如響。其機自通。其機一通。其勢自得。得機得勢。從此而澈其奧已。大凡人之處事。瞻前而顧後者。心中遲鈍之過也。瞻顧之際。事之所觸。何嘗無機。稍有遷延。其機卽過。其機既過。而遲鈍者終於遲鈍已。欲如此恐於彼有礙。欲如彼恐於此有妨。爲私利計。爲情面計。爲私利之永久計。爲情面人之情面計。輾轉相演。靡有了時。而其機也。尙何以待。機不能待。又不得不徐圖補救。以解現際之困也。圖之不獲。必然牽扯於心。牽扯弗已。必然疾首蹙額。洊侵元髓。一時悔既往。一時想將來。既往之機已過。

將來之機焉在。遂把當下一點靈明。攪擾不已。折磨殆盡。身素皆燃。坤子不生。水火不濟之下。陰陽何能旋返。陰陽不能旋返。應機之主宰全失。一失主宰。欲其不劫燄焚身。胡可得哉。奚以云然。撲之無物。熄之無水。犯此過者。焉往而不歸於身燼也。欲脫此弊。總要純守乎虛。以虛爲守。其炁自充。其炁既充。其神自凝。神凝二奧。乃化其機。隨化隨應。隨應隨通。無論若何世界。若何人心。是非好惡。愛憎取舍。人事不解之因緣。自然鎔納於一爐。精粗胥分。棼紊各得其理。已是在各地院方。平默做去。不離於世。亦不拘於世。不外於人。亦不徇於人。而不沾不脫之處。卽是機運之相值也。其各勉而行之可也。

孚聖訓曰。修者之機。雖由數定。亦在自爲。故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既云乎幾。則其始而現於玄微。終而見於事實。其間必有不可思議。不易了澈者。乃謂之機。而應機功用。所以爲修功養候之最要樞紐者。亦卽於此玄微之間。而得其真切之精詣耳。然機之爲用。其中自有玄奧。又有非一時所能澈悟者。於是不能不於其始終本末之際。而爲之參悟焉。故曰。知乎機者。斯知乎運。知乎運者。斯知乎命。知天命之所以然者。亦必知道慈之所以然。其於功行。又不待言已。以是論之。可知道慈之所以日趨進展者。非人靈功用之所致乎。人靈功候之日趨純凝。不搖

不奪者。亦惟以道慈功用之使然耳。道之於人。有密切之關係。人之於道。更爲先天所秉賦。此中樞紐。惟在於機。修功養候。固惟機是賴。其他一切。亦無一而非機運之使然。大者遠者。固不待言。卽一事之細微。亦如是耳。故修功養候。先應其機。有一時之機。則應之於一時。有一事之機。則應之於一事。推而廣之。可知其他。然後於機之動也。必知其當然。於機之現也。必知其所。以然。知其當然。所謂知其體也。知其所以然。所謂知其用也。故體用兼賅。於是乎修之功用。乃云大進。亦云大成。能大進者。必可大成。此亦惟在應之於善。應之於時。有以致之耳。所謂不待他求者。言其惟以心君是守。而後其中玄奧。亦可得其三昧已。修功養候。其用如是。其他一切化渡功用。亦如是也。所以能爲道慈之推展者。更必以此是賴耳。今日之機。良云重要。各方應機之功。亦各有其自然之境界。乃於今歲立其基礎於永固。一時之功。萬紀系之。時機重要。不其然乎。

尙真人訓曰。道慈之擴。惟在應機。修渡之功。亦在順時。時也機也。難遇易忽。有其才力。無其時機。不能爲也。有其時機。無其才力。亦不得爲也。有其才力。有其時機。而不由於其正者。則尤不可也。是以有其才力。遇其時機。須虛心下氣以求。虛其心者。必公必適。執中守和。堅忍改進者。

而根基不固。德業不增。道慈不興者。未之有也。不過人心好高務奇者多。背經入歧。違中失正。往往不處之於執。卽失之於固。不陷之於偏。卽蹈之於急。而欲明其性。固其靈。培其修。道昌慈普者。亦未之有也。故其修養有素者。必知時而達物。其有夙慧天性者。必識機而明理。守其神。養其候。順其自然。守以中正。無時弗誠。無時弗堅。無所不忍。無所不容。誠則明已。明則堅。堅則能肩道而任遠。忍則仁已。仁則容。容則可以濟慈而普及。能肩道不渝。而其見必偉。能濟慈博施。而其量必大。見偉量大。則所守者必約。所得者必廣。所涵者必深。而德之所化。仁之所被。功之所及。莫不出諸於堅誠容忍之中。而得其正道者已。若六根未淨。私意萌動。爲名纒所纏。利鎖所錮。往往舍義路而弗由。棄禮門而外馳。良好時機。交臂自失。甘自暴棄。以誤已而誤人。敗身而喪德。噫。其不知以修省者。是誰之過歟。抑世人自迷。而不知悟歟。或神佛之感化。未能感動歟。言念及此。不禁而爲世之沈迷者。浩嘆而深惜也。要知吾道至平。吾道至庸。不過不難於初進。而難於將成也。今值行修時期。而道魔相爭。尤甚於昔。而修者尤須加慎。堅忍是進。以固修基。而培前功。此時也。正一髮千鈞之際。務必振刷精神。團結聚靈。能以鎮定其心志。孜孜奮勉。自可祛魔而立功。須知道高魔重。宜善修養而鎮弭。甯爲魔所困。無爲魔所化。甯爲障所擾。

無爲障所惑。則自無貪無着。而已化人化。功夫日深。以堅誠定其心。以容忍宏其量。時時自檢。刻刻自省。清夜捫心。靜思靜悟。何者爲是。何者爲非。辨明真僞。認透正理。卽不爲名利所惑。不爲利害所動。而自得其大道之真諦。修候之正路也。而道宏慈興。修養之妙。庶乎不入於歧。則得其正途已。修者其悟勉之。

慈程真人訓曰。道中玄妙。不可言喻。而其機之運轉。視時勢之湊合。人心之同契。而自然之處。無形中胥顯一種妙趣。令人默悟而得其化機已。化因機展。亦因機緘。展緘之樞。人不得而主之。神亦不得強爲之也。所以然者。心有所動。機自爲緘。而緘之妙悟。在主樞者爲開閤之關鍵耳。何以云然。天下之事。在常人觀之。自以爲其機運之於我。操之亦必由我。其實處處非人力也。乃化機之轉捩。因乎自然以從之也。明乎此。卽明乎道。亦卽通乎機。而孔門順字訣之妙運。藉此而悟其微已。

## 功行功候之分

老祖訓曰。担道任慈。是謂功行。修養靈明。是謂功候。不有實行。何以進功。不有真候。何以勵行。蓋功行功候二者不可偏廢。而爲內外之真詣。均爲各地修子不可忽視者也。然化度之功行。則在聚研。一人一院之資力之智識有限。合各地院會以爲救拯。則力量必宏。爲救必普。以增各各之功行也。而功候之涵養。則在悟證。果能步步悟證。必可由淺而深。由深而精。由精而純。由純而奧。由奧而妙。有精純奧妙之造詣。則各各之功候。自可從悟證之下。而見增進之宏效也。卽以今年展會而言。各代表各職修以及本院各首領。皆能以從前之功候。以謀救拯之發展。所以各提案不獨應付得宜。尤能於此災劫臨頭之際。以爲擴大救濟之籌備。此非功候涵養有素。豈能分工合作。一致共勉。而見此良好之預籌乎。哈哈。各地修子。果能從此益加勉進。時時總當以化度之擴展爲念。化度能宏。各各之功行亦必愈進。有此功行。則各各之功養功候。亦必因救度之得其普遍。而見增進已。然行也候也。在修人或弗自覺。而實行其事。自可見化度之真功。見化度之真候。卽是爲個人增進功養。涵養功候之真也。不過擴大之籌備。此時

爲開始之日。各方不可以此卽爲個人之功行。必須繼續努勉。使救度果能實現於茲。天下之無量數災民。均得實沾其惠。則凡所救度者。均必有向善之心。以復其本來。人心向化。道必自昌。大道昌明。其爲功行不可幾及也。有此實行。以爲修人之功。則其所養亦必在此救度之中。而步步悟證已。悟進一步。自有一步之真覺。覺其所不覺。其候未有不由淺而深。由深而至於精純奧妙也。哈哈。修功之行。及各人之養候。本來原爲一事。而不可分別。果有差別。則必行屬虛行。候非真候。卽以現在各地修人。能以担任道慈以宏化度者。雖不乏其人。而有肩寄之際。果能行其所言者。實不多見也。此何以故。其平昔之修坐調息無悟證之工夫也。縱然有悟覺之處。而不能繼續爲功。則其候亦難有修進之實也。養非所養。悟非所悟。其候必難見增。不增養候。則其心必難得平恬之養。其息亦難見適如之候。候非其候。何以能徵見其實行乎。行不見功。候難悟進。縱修人有担負化度之宏願。有調治性靈之心思。亦不過徒爲口頭禪耳。當此災劫臨頭之時。各地修人。均當一致奮勉。如無真實之功行功候。則恐一旦災劫下降。又誰知何人在劫。何人能脫此劫哉。願各地修子。先以功候之涵養。以期性靈之爽朗。有功候。則化度之宏。自可以擴大各各之功行也。功行功行。功候功候。願各各一注念。而不可少忽。以爲自救



救人之計也。記遵切切。

盡人合天。端在於情悟性。性見情爲性役。於時於事。故能靜以察機。動以應變。無違時失運之舉。無往而弗適乎天理人義也。人弗之悟。以幻爲緣。自根弗淨。宜乎天真見背。故處處以情僞用事。在在皆是障棘。自阻其反還之徑也。試問數十寒暑。縱卽養尊處優。極其人間幸福。其間久暫。在明眼人固皆能識其究竟也。惜乎見而弗察。察而弗悟。悟而弗明。明而弗行。與其弗行。其明其悟其察其見。故實未曾見。未曾察。未曾悟。未曾明也。何以故。心弗在焉。失其樞運之真。而因魄惑爲障。偏於私欲。有以致之耳。然先素本潔。無所爲。實無所弗能爲也。是故未能於無爲之幾。測其有爲之義也。果能知測。則無爲是潔。有爲亦純。何所因而多惑。自動魄魔之輪耶。道何所道。淨其心而已。修何所修。誠其意而已。心淨性適。情無僞施。意誠則思其是。而行於是。事臨如是。事過亦復如是。濟徒所謂以心濟心。以事應事。蓋卽斯旨也。修人於道。固應如是。而後始能洞穿一切。無所重亦無所輕也。則善靈善氣善形善行。皆及乎純善之境。回光於炁體。非所難也。是故在知存其性。知誠其意。而後心爲我宰。不致時爲氣搖者也。氣體本純而和。所以善動而弗知靜者。耳目口鼻之爲崇也。而崇其耳目口鼻者。色聲香味之爲害也。故佛徒垂

教。首以悟空爲戒。儒徒示範。端以四勿爲宗。蓋皆期其外輕於物。內重於意。自養其真。克葆其元而已。非無因也。惜乎後之修者。不知三反之妙。拘於一而執於二。所以無方而方。無體而體。道之真義。遂成爲呆板。弗靈之有形物矣。期乎妙變無窮。圓融無礙之真。何可及乎。然云有體。思爲之際。益失其本體。既云有方。思爲之際。固處處無方。道誤人耶。人誤道耶。呵呵。人之好善。誰弗如我。而卒弗能成其善者。皆是物緣未清。失其因應之妙。故一年三百六十日。一日十二時。一時八刻。年年日日時時刻刻。皆在幻化非常之色聲香味中。過其迷昧生活。欲其弗惑。魔輪殊難也。言固其真。而葆其元。性恆其恆。情如其如。守其天賦。何所由而得哉。言修言道。皆非夙慧欠具者所能。在能知持其志而已。志得乎持。意無弗誠。氣自純而弗暴也。內府乃固。物緣弗浸。如是有所聞無弗聰。有所見無弗明。有所嗅無弗覺。有所言無弗信。所以能成其渾渾然純純然合一之象也。以之體道。道無弗存。以之言修。修無弗及。此固在於知崇之源。固真之旨。而後庶能知所持而堅其志焉。各各好自回思。皆弗難覺其所覺也。相能弗空乎。戒能弗嚴乎。端在於情弗自禁時。而悟其性之爲體。乃能透其真運之功也。養之豈難乎。志堅乃爲自易耳。其各味之勉之。

昌佐神訓曰。時事日非。隨機運化。一時之化。不僅一端。一事之端。皆具有爲化之用。其用非常。而其所以用之者。無非出於至常之理也。斯理之蘊。人咸難明。故必由機之悟。而求厥真之見。見得厥真。是曰知機。惟知其機。始能從有心之處。而自入於神化之微。既通其微。則明於內者。無非真知。其發諸外者。自能直達於實到之地。真實不虛。然後諸妄盡泯。身無妄動。心自清寧。而意自恬定。有斯之得。無非由其所知。能內反其所無所知。夫然後去妄存真。功之修也。靡弗悉得。恰當已。佛氏轉識爲智之旨。儒家正是去非之言。悉從斯理而化。故爲智去非之說。蓋皆指此而言。以垂教後世。修爲之法也。諸子志於道。力於慈。其功行之修進。能於斯等處。多加用心。則身有所得。世必賴以大化。世賴其化。身修乃克有定。其爲靜趣所以得之於心者。悟昧而細玩之。則自適之道。當亦知其不外乎身已。身之適也。以言修守。固無不得。以言行詣。亦無不得。所得者何。於至淡至趣之中。仍存有至雋永至和恬之味也。苟弗得之。則人人必動有幻境之思想。而自入於迷離惛恍境界已。蓋迷離惛恍之境。世人轉覺可樂。是何故歟。名也。利也。皆視爲身之必需。以爲立也。不知立身於名利之場。居於其間。固足爲立。則一晌有變。形移境遷。所謂立身之名利。縱欲加以護持。而其所以苦吾心。累吾身。更加不免不勝其痛苦矣。是以化

渡之道。教人修身。身果明道。則其所得者靜。得其靜趣。動亦自無不適已。以其心已淡忘一切。雖動中亦必有一切之安享。則身之悠然自得。均具有雋永和恬之道味。隨時皆足以自樂其樂也。願吾修子於今言。深尋其味。善爲之修也可。

## 論訓修與行修化修期之功候

老祖訓曰。道有循環乎。無有爲有者。其道之理數乎。有理數而無循環者。則因輪不運。何以云道。是道有先後天之分。而無理數循環之明顯。其中必有至理在也。至理者。至機也。有至機而後有動靜。有動靜而後有剛柔。有剛柔而後有生死。有生死而後有循環輪運。則其理數之所在。卽於是知之。而動靜間之有無先後。亦在於是。是以道無循環。道無理數。而其有理數循環者。無非在於動靜。動靜之氣。卽剛柔之氣。有剛有柔。乃曰陰陽。有陰有陽。乃有生死。生死之因輪。在於先後之天分之。先天者。太虛太素太玄而已。後天者。太始太初太極而已。知乎是。自知太虛太素太玄之功用。是如如不動者。至於太始太初太極。則因輪卽在於是。修者悟於是。自知先天之道。道在何處。不得而見。不得而聞者多矣。至於後天。則因果輪轉。必有運化。有運化乃知其剛柔陰陽之氣。而爲動靜之機。以寓乎輪廻中之數理循環真機已。真機何在。虛無縹渺而已。虛無縹渺之無形而化有形之生死者。此其所以爲造化之主宰也。先天無所云造化。更不知其主宰。後天之生死。非由造化不足以言其功。非由主宰不足以言其本。若是者。可以

知大道修養之功候已。人物之修。無非因後天以至於先天。後天何以至於先天。曰。非修養不足以爲功也。既云修養功候。則後天之一切輪迴因果。造化主宰。必當脫離之而後可也。欲脫離後天之束縛。必知先天之所以修。然後動中之靜。靜中之動。皆是自然之機也。知自然之機者。必當因因果以逃乎因果。因輪迴以離乎輪迴。因造化以脫乎造化。而後修養之本。可以知已。修養之機。可以悟已。既悟其修養之機。則修養之本。一念卽是。是以修者。必當因悟其本以爲修。而後動靜之機。自在其中。而循環輪迴。亦可無形而得免焉。是修者修其輪迴修其因果者。其在於是乎。此後天修養。不能不以有形而歸無形也。由有形以歸有無之間。則一動一靜之功。皆是超凡入聖之功也。既云超凡入聖之功。則其一切皆當視爲幻境。則因幻以修幻。因幻以脫幻者。亦必在於是已。故知修幻脫幻之功用。必因悟其理數循環以爲本旨。而後可以言修也。何以知其必然也。夫道之在先天也。無始無終。無遠無邇。無高無下。無淺無深。無合無分。永遠居於如如不動之境。及乎後天。則造化有其主宰。而生死之機。陰陽之氣。剛柔之形。皆於是定之。而因因果果。花花絮絮之一切幻境。無非因是而生。欲除其幻。必當知有形之循環理數。以修至於先天之無形理數循環。而後動靜之機。方能處處自如也。何以言之。修者無非

修其假。以歸於真。煉其幻。以入於自然而已。然真者果何在焉。而自然者又從何處可以知之。是不能不從循環理數以悟之也。雖云劫劫不懼。然未悟之前。未修之先。其因果輪迴理數。無非由造化之機動靜之機而已。欲知其所以然。必由乎當然。以至於自然而後可也。所以然者何。卽善有善因。惡有惡果者是也。當然者何。欲超凡入聖。必將其一切之惡魔化除淨盡。而後方可。自然者何。是無恐懼。無罣礙。無好惡。無思慮而已。無恐懼者。心無所恐懼也。在先後天未分之時。赤子之心也。及乎善惡引誘。則習染之心也。至於血氣既衰。則一切一切。皆爲因果所束縛。欲其不恐懼也。不亦難乎。而罣礙者。皆由於幻境而來。何者。聲色貨利。皆幻境也。妻奴兒女。皆幻境也。能打破種種幻境。方能去其所謂罣礙已。至於一切善惡。好惡。是非。因果。則一切一切。皆在自幻之中。不能覺悟者。何以除此自幻之束縛。是不能不從所以然爲修。當然爲養。自然爲歸宿也。以假修真。煉幻歸虛。其中非一步一步走到。不能去其一切魔障也。修者於是悟之。自知各弟子於訓修時期。卽赤子之心也。行修時期。卽習染之心也。至於化修時期。方能云各弟子之歸於自然也。在訓修時期。無論其爲修方。無論其爲職方。無論其爲首領。無論其爲修養者。皆心有所希冀於大成。則心也無不堅誠。而更無所謂疑慮。則個人所處之境地。亦

皆豐裕佳妙。及乎行修時期。各弟子雖亦至堅至誠。而其因果善惡。不於此時償清。一切幻債孽債。則永無了因之期。故於此時使各弟子中。無論其爲首領。無論其爲職修方。無論其爲修養者。皆懷有疑慮之心。以測驗其功候。而其所處之境况。亦皆江河日下者。是自了其因。亦自測驗其功候之貳與不貳也。及乎化修。則皆有一定。而其因果。亦皆可以得免。則自然之修養。必無所謂疑慮。而個人之生活。亦必安定已。然在此行修時期。有疑慮者曰。吾今日纔知道若是已。設非吾有一切計畫。則吾心愛之一切聲色貨利妻孥兒女。亦必不能永享富貴已。殊不知愈疑慮者。功候日見退化。而境地亦必日趨於崩潰之境。而永遠堅誠者。亦必於是時測驗其功候。每每使其不如意。以應乎理數循環。則一切魔障。將由規規不懼而至於大成已。至於職修各方。亦必使其稍有困難。以定其心性。則將來皆可大成已。

聖帝訓曰。事務進行。必先思以維固。道慈之推展。亦如是也。是以吾道之進展妙機。卽在維固之始。以求機化之後。而得道慈之進展也。各各悟修。得自訓修時期者。卽所以悟進功候。亦卽求功候之固也。功候得固。固而行之。卽於功候所得。以進道慈事宜。所以道慈之悟修。於內功求其所固。於外行自可得其所充。充之固之。道慈進展之機。以各各之功候。而得悟修之真功。



候也。各各此後既知勵於行修之時。以行所有之功候。則慈務必。有日進時積之必要。以慈固道。以道永慈。功候弗偏。不偏不倚。至中至平。道之旨也。慈之本也。本旨得正。所以運化於有形無形者。時機之妙。無不感靈之化。以見時之爲適。機之爲妙也。時者天時也。機者人機也。所以爲天時者。天之數也。所以爲人機者。人之化也。化之於靈。數定於無。無形以靈相合。卽時卽機。以感功候之悟進。而得道慈之進展必也。卽時之適也。卽機之妙也。吾道所以悟行於內外功候。皆本以無形之靈。以時化時機之所在。而後以無形爲有形。以有形化無形。有無相化。化之運之。運而妙適。適於自然。大道之本。卽可於有無生化之間。以洩其至虛至空至真至妙之靈。靈之默也。神之潛也。默轉之。潛移之。妙化自如。可以爲有形。可以爲無形。無形之機。有形之時。時機相合。於可有可無之間。以運其活潑之妙靈。靈之真體。感於天人之中。卽道之大化。以見之於悟修而得之於功候也。各各功候悟修得於靈神者。先後之間。功候之中。有無之內。無在非道。無在非慈。無在非炁。無在非氣。既得道慈炁氣之妙化。所以得先後相合以進功候者。悟修之旨。當於炁氣有無之間。以見虛實之功候。可於功候虛實之間。以得動靜之息坐。可於坐息靜動之間。以得靈神之默轉。可於默轉靈神之間。以得道慈之進展。此卽悟修功候。得有無

虛實靜動以合於炁氣之妙化。於是功候悟修先後之間。靈神現光於外。精性固體於內。內外充固。體光相洽。調治有自。可以爲炁之虛也。可以爲氣之實也。可以爲靈之無也。可以爲神之有也。可以爲精之固也。可以爲性之善也。固之靜之。善之動之。卽坐卽息。而後先炁充之。後氣平之。充平得度。相合於先後者。炁氣之本體。卽功候之妙適也。吾道悟修。奧邃至深。本非易於闡宣及悟尋。但就簡而易明者言之。亦不外內外功候而已。內外功候。亦不外坐修慈行而已。坐修慈行。亦不外功候而已。功候者。卽先後之功候。靜動之功候。虛實之功候。有無之功候也。有此功候之堅。以之爲道。道本無也。無而靜之。靜而虛也。以之爲慈。慈本有也。有而動之。動而實也。炁之無也。卽氣之有也。有之無之。可以爲虛。可以爲實。可以爲靜。可以爲動。卽炁氣與功候相合。以得陰陽相濟乘之妙趣。道慈所在。亦自有相。維相固之功效。則道慈之大體。當卽於功候而見。以其爲展。展而至大。以其爲微。微而至精。卽炁氣之真空妙有。以見道之元始。而明炁之所以爲素。氣之所以爲本也。吾道悟修於內外功候者。既能了澈於此。則炁氣相合。靜坐動息。聲屏息啄之間。而尋出至空。不空至虛。不虛于至真。非幻至精。非無之中。得乎功候濟乘之妙運也。功候濟乘者。卽水火之間。以煉其鉛汞也。亦卽坎離抽添。水火分合之候。而後陰陽

相調治者。坐得功已。虛實靜動者。息得候已。功候得自。自炁始。炁得始。始自不虛。不實。不有。不無。不靜。不動。不真。不幻之間。因因显显。渾渾噩噩。先天無名。後天無體。於此無名無體之間。而求其所以爲名。所以爲體。卽大道是也。卽炁素是也。是故所以爲名者道。所以爲體者炁。卽氣卽道。道與炁之關係。本一體同化。以生生化化之機。而生萬物之本體。卽天地之生化也。卽陰陽之生化也。卽炁之生化也。卽五行之生化也。凡此生化之機。皆本炁始以爲生。皆本道體以爲化。生化得適。萬物之生也。長也。收也。藏也。皆以春秋四時之序而定。一任自然之妙化。卽大道生化之機也。一身功候悟修者。本爲一小天地耳。是故所以爲炁者。若能得其至充至平至中至適之境。則功候運妙。所以爲虛實者。有無者。靜動者。真幻者。皆可以炁之所。得。而明乎一切已。故曰。功候者。自然之功候。卽如大道之任乎自然者然也。各各悟修功候。得吾道之旨。皆可以不偏不倚之途。以得真適。更可以至充至平之徑。而得真邃。功候之爲悟修也。自無勉強之弊。既不涉於勉強。必可以自然爲自然。以妙適爲真適。真適既得。自然自在。炁之妙化。於是得乎其充。充乎其正已。各各之悟修功候。十餘年以來。得於一身者。不以其虛實有無或種種功候之殊。皆得以道慈及炁之本始。而爲運化功候之基礎。則基礎得固。

本立道生。可得一切之真適。自然之功候。胥可由漸而進。次第臻於妙境也。於焉是功。於焉是候。功候所得。卽爲至適之功候。自然之功候已。能以此功候以爲悟行者。道能得澈。慈能得普。所以爲行修者。無不得圓滿之功也。諸方於訓修而後。正勵行修之時。功候所關。不能不悟其澈底。而功候之所以爲行者。亦不能不行其極妙。則功候之爲適。方可云真適已。功候之爲自然。方可云真自然已。以是爲道。道無不昌。以是爲慈。慈無不達。以功候爲悟行之旨。無不得功候之適。悟行之自然也。各各於行修之時。能明此以體行者。不惟功候能得於正充。卽道慈亦可得乎至充至妙也。大之世界。小之一事。亦同。各各推悟之。既能得功候以合化於大小之間。以吾道而言。大之道慈。小之一身。皆可得其適也。如世之所謂善惡者。性之所以別也。性之爲善者。烝之正也。性之爲惡者。氣之弗正也。烝之正者。烝之清也。氣弗正者。氣之濁也。清濁之間。烝氣所在。極關功候之根本。所以悟修功候者。必先自烝氣始也。以此觀之。性善性惡。烝清氣濁。皆有相互之關要。而清濁之所以爲化。及正烝不正之氣。所以爲定者。天之使然。亦人之所以使然也。而性善性惡之間。亦因而所行之事。有屬於善者善事。屬於惡者惡事。事之所在則一。而其所別者性也。是以悟修于先後之功候。先烝以性爲體。而後氣以靈爲光。體光得適。性

與靈相合爲體。相化爲用。體用得度者。靈性之間。無不得以道而主宰於無形之中也。世之陰謀險惡者。非一定固有者也。因習染所成。及性靈之偏倚。以致入於不善之途。若能以後天先天之中。加以功候。必也。得乎靈神及性精之相合相化。合化得適。炁氣亦自於有無之間。靜動之中。以得炁氣之運妙。而爲靈神之主宰也。吾道之爲功候。無非修其靈神固有之本體。能以炁氣之主宰。主動於潛移默化中。則靈神之動也。必無妄動。而靈神之靜也。亦自有鎮乾轉坤之妙功。以調治於陰陽之間。所以爲靜動之靈神性精者。炁氣之正充所在。無不得其自然之適也。以之爲言。言必正和。以之爲行。行必中平。以之爲悟。悟得其妙。以之爲修。修得其適。於是無論大小事宜。無不得道于無形中。而主宰一切。是故雖言行之細。亦必得其至平至適。必期合道而後已也。一身如是。功候如是。悟行如是。道慈如是。則天地之間。不以物化及事體所別。凡可以爲形體者。可以爲靜動者。可以爲運化者。可以爲定轉者。皆以道之真適。主宰恆存。以合大道之真體也。而後人之爲修。既能適一身之功候。必能適一身之行動。所作所爲。無不適於道。以合體用之妙。然後自可以一人而至世事一體。則大道普遍。世事自無干戈爭執。刼殺戮害。以及背道之種種作爲。則道之所在。自能於有形無形之間。皆得運化於無窮也。吾道諸

方。悟修功候。雖所得者。因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但其運化真適。而合於大道者。則一也。是以吾師化渡之旨。以不偏不倚。至平至中。而期化世之規。以救羣庶之苦也。以是重要之大事。寄於修道諸方者。卽在以修己而後渡人。渡人而後濟世。俾以大道之體用。而化世於有無之間。世體所在。自可均適乎道體也。邇來救渡之時期既緊。則功修之勵行愈重。所收效於有無者。固各有妙運。但因事之造因未能盡已。則數以成規。規以劫世。致未能已也。吾

師對於各方時時導進者。以期各方均以功候所在。體悟行之。以道慈之進展。以化劫災之生造。而後世之爲定轉妙化者。庶幾以各各之功候。以進道慈。以道慈救世。劫世之挽回。自在此間以得之也。各各對於此中悟推。諒能了解。所以未能以各各之功候而弭化災劫者。卽因功候之證於靈神者。靈神之光。未能充塞于宇宙之間也。欲得化渡消弭之功。必加以悟行之功候。欲得弭化淨盡之效。尤賴衆修之靈充以得之也。衆靈得充。性自得善。而後以己修而渡人。類風自可挽回也。各各悟明於斯。當卽共力維固。同心向道。以期慈得展昌。道得大化。世自得至平無波之景也。雖因世心未化。尙可努勉爲之。若各各悟修有功也。不能得合化之效。則靈弗合。劫弗化。愈就愈下。必有變亂之勢。以擾乎世平也。是以吾道功行圓滿之後。以行修之必

要告知各方。以期各各悟明吾

師化渡之苦衷。體而明之。勉而行之。以適道之自然。道能得昌。慈無不達。一定之理也。而後自可以慈而濟世也。所以於行修之時。不能與訓修時一體視之。是以吾

師屢訓各地修子。均須切實勵乎功行。不可以十餘年前消極之勢。處於養尊處優之境。對於功候及功行。不過以因循敷衍而已。倘仍若是。必因不進自退。以致墮落也。各各體悟之。自應加以悟勉。以適功行之進展。而期維固於道慈。道慈前途。必能遠大。各各功候。亦自無限也。至於各地修人。功候不同。悟得自殊。不免時於功行。仍如漠然。既於行修加以嚴慎。當然於所得功過。以時機而昭示之。以俾各各有所悟徹也。吾道各修對於道慈悟修。均稱得適。對於上述執行因果。想不致以爲悟修之艱。而後悟修功行。所以進於一身功候以化世者。自知此間雖爲監察因果。以實行賞罰之時。同時亦可知正處千鈞一髮之時。不易得逢之良機也。各各既能體悟於此。自應共勉共維。羣策羣力。以維固道慈之基。而謀道慈之展。世之劫災可消。各各之功候。自可得進無量也。

## 道魔相爭以道化魔

老祖訓曰。個人之環境功候。愈有進步。則惡魔所擾擾者愈大。道慈愈發展。則一切魔障。應時而至已。不善應付之。則未有能善其後者。此修者必以個人爲統系。以道慈爲樞紐。而後可以言修。而後可以言渡。已渡人容已容物已。

好事多魔之一言。夫人而知之已。但人能知之。而其所以然之意。則多未能了然也。何以云然。夫好事多魔者。是言其愈是慈善之舉。救濟之事。愈易招致障阻。愈易發生魔惑也。然上天惟親善人。神佛多護義舉。此乃理之常也。奈何慈善之舉。救濟之事。天既不保之佑之。而反以魔惑而障阻其成功。是何故歟。殊不知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則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勞之餓之。卽魔是也。雖魔也。正是上天欲玉其成也。是以自古至今。凡能成大事立大業者。莫不經幾許艱難。受多少困苦。盤根錯節。堅卓不拔。然後始能有所成就也。卽如如來六年之雪山。耶穌四十日之野外。孔子一車兩馬。在陳在匡。皆是受魔之日。而其心志堅誠。夙根深厚。卒不爲魔所惑。而反能以道勝魔。而立各教之宏規大模。如此以觀。則凡事不患有魔。而患心之不誠。



志之不堅耳。心志果能堅誠。則雖時時有魔。正可藉魔以鍊吾身體。堅吾心志。是魔不爲害。而反助吾成功也。況世間有正必有邪。有清必有濁。此乃理之固然。我能時時以正以清。則邪之不安。濁之不容。可知已。是猶君子當道。則小人必不能安其位。既不相安。則必傾陷之。障阻之。總使君子正人退位。然後小人始可得志。此卽魔之爲事。而不與正道並立也。修者果時時以堅誠爲志。不阻不撓。不畏不縮。則事業之成就。必有不期而然者。又何患世之多魔。而爲吾患哉。魔惑既去。內魔亦消。不然遇事而無堅忍之心。則魔之來也。尙不爲患。而因外魔以招內魔。魔魔相因。不至於魄魔輪天不止也。若然者。則魔固是魔。我亦爲魔。無所謂我。無所爲魔。不但不能藉魔以見道。反而爲魔所魔。終無成功之一日已。

道慈之所以云道慈。必從人生觀。物生觀。天地生觀。有無生觀。以知其所以然。則萬事萬物。無非當然。而當然之中。莫非自然。不過不知其所以然者。而欲以個人有限之才智。以測乎大自然。未有不妄謬者。此道慈之所以在於自然者。於是可以知之已。修者悟及於是。必知人生觀。當從輪運觀。輪運觀。當從幻境觀。而幻境之所以云幻者。本無所謂幻也。是自幻之耳。自幻者。必仍自解其幻。而後出幻入幻之功用。於是乎在已。各各之行慈也。無非入幻而已。能入者必

出之。不能出入於自然。則道慈前途。何以有其功行功候者。此修者所以必明乎個人之根基以固之。然後可以有自然之功候動機。不然。靜自爲靜。動自爲動。而有無亦如異焉。是不可不詳以研悟。以爲大道中之大自然也。各各勉以自修。自知道無窮盡。而功候亦無窮盡。功行更無底止也。在此功候尙未至於大成之時。予不欲以最深者。爲各修人言之。而淺中之深。各修人必當悟之。其所以云淺深者。是無淺無深也。能修至於自然。有一分力量。盡一分力量。不至怨天尤人。則功候有大進步。更不可自懈其志。愈窮苦。愈進步。愈艱窘。愈努力。則個人之前途。庶幾有大希望已。若必欲貪天之功。以增個人之功行。未之有也。而况道在自然。愈努力。愈有逆境。而此逆境卽個人之免因也。能多免一分因。自可減少一切痛苦之惡果。以足悟到道慈中之真味。必知入世之修。自有一切不可思議者在焉。何者彼欲了其因也。無其機耳。若有其機。而不自了。徒爲一切情緣所牽。則前途之墜落。必有不堪設想者已。惟在能否自悟耳。果能自悟。則順者必處於常。而逆者亦必以其自然之坦適。而通權達變。仍處其常故也。各各詳味是理。自知個人之環境功候。愈有進步。則惡魔所擾者愈大。道慈愈發展。則一切魔障。應時而至已。不善應付之。則未有能善其後者。此修者必以個人爲統系。以道慈爲樞紐。而後可以言

修而後可以言渡。已渡人容已容物已。修者因其功以爲修可乎。曰必當因其修以爲自然之。功斯可也。不然。修而因其功。則功也必至於過已。過猶不及。此修者所當深味者也。各各勉之。各各自努其力於不懈。而詳以自研其所處。尤爲佳妙耳。所以然者。發願不易。功行不易。機會不易。而功候尤難也。以是之故。必當務其實而避其名。則道慈之於個人。個人之於衆生。或有大成之希望焉。

關聖訓曰。內惑不除。外魔易生。此不易之理。胡爲內惑。不誠是也。不誠者多二。心有所二。已事之處。尙二三其德。對人之行事。必不免存疑二之見。是凡人之有言。隨疑是議。吾之言乎。人之有行。是對已而出乎。已時時呈惑昧之相。而外魔之召來。卽在茲已。吾道各修。須明此點。後卽因言而疑生。因行而致誤。是皆魔惑之潛襲。而將替我之功果。而擾我之圓靈也。各思以泯我成見。化我執滯。正直以處。明妙以行。集衆是而化一非。魔力雖隨影而現。將奈我何。各各注及毋忽。

事常伸而不屈。直而不撓者。惟烝得其浩然也。以烝爲浩然。必以坐始。吾道靜坐。卽所以修其烝。而養其性也。惟在初步不難。而難於將成者。功候進退。不可不體悟其妙。以證乎其得也。若

得之弗明。明之弗適。進候不見。退化乃成。此難於將成者也。是以順而適之。適而養之。功丹候汞。相濟相化者。通任以達黃。通黃以達督。通督以達黑。黑黃相濟。任督相通。乃可以水息火。以火濟水。則欸然而靜者。憩然而動之。不見性之明於心乎。不見心之靜於形乎。形神俱渺。一派化機。皆在不任不督。不黃不黑。不水不火。不欸不憩。不丹不汞之間。卽烝之通也。靈之明也。性之真也。形之實也。精之固也。神之凝也。不言其凝。不言其固。不言其真。不言其明。必於烝之通也。息息而絲絲。散乎七而通乎八者。在形渺而化。此凝固充真之等功等進已。卽所以爲靜功轉動。動功化靜之旨趣。斯可進一性天。性天日進。三寶以固。養吾烝者。充其通已。以悟乎道。則不以靜論。不以悟說。是在何故。是何爲故。是在悟之近斯進已。悟之遠斯退已。不在形神。不在化機。必以無形無爲。無涯無際。而體以自然。運以默緘。則氤氲氤氲之時。卽在罔圖罔圖之際也。罔圖之際。卽在渾渾噩噩之候也。渾噩之候。卽寓汨汨沕沕之天。汨沕之天。卽動靜相翕之候。候之爲也。際之運也。時之化也。皆必以自然爲道。以順適爲理也。悟道既然。而有道魔將爭。時機相變者。是道之進也。是坐得靜也。苟或不魔。道弗得真。道尺魔丈之理。又何以坐難而成易也。詮者詮此也。是故吾道降世以來。誘惑者有之。破壞者有之。譏言者有之。輕褻者有之。吾

道如是也。雖有魔興。我以靜鎮。其所以爲惑爲壞爲褻爲譏者。不足以勝其化也。况天道好還。無往不復。豈容魔祟常存。豈忍眞道永昧乎。倘有撥雲見日之機。則乘隙以證其道功者。卽在於斯也。况吾鎮世弗爽。又豈讓其重興也。此吾責於乾坤守鎮。不能不以警世之言。以醒迷世之夢也。若知悔悟。則必於道以修。於坐以靜。則烝以靜通。心以通靜。乃得其坐功之養候。修道之眞途已。望各細味吾言。以爲導人入道之旨。則難於將成者。庶不見其難。烝靈通明。斯於自然而得。此自然之爲道者。必誠而不息。修而不間。俾可得前知而已。蓋前知者。不指於道而必須。而慈亦爲不可無之境也。以時而慈。以慈濟世。既言濟世。必言修己。而渡人渡己。成己成物之理。乃須守而行之。慈行世而濟時者。卽以亂而治之也。今世之亂。可云己甚。此吾道教世以慈者。以時而推測也。

岳聖訓曰。道功慈候。惟在人爲。人靈所聚。其用無極。故修者之於功養。必以其堅定不二。乃云得乎上乘。更於時機之轉移。功用之推展。凡吾力之所及。無時不思有以倡導而擴充之。此而言修。乃得其眞。况道慈之在今日。院會之在斯世。其宗旨若何。成績若何。又爲萬衆所咸知。無待於再爲研討。是修者之於今日。其力於功行也。較之往昔。可云事半而功倍已。何者。因其有

軌道之可循。有公約之可守。更有各項時機。而爲功行之進步。雖不必歷盡苦辛。而其成就。不讓古人。此何以故。時機之使然也。亦卽修者因緣之所值耳。因緣所值。良非偶然。故修者應機之功。亦於此時最爲重要。所以然者。時機既如是之順且暢也。必也阻之障之者。此於修養過程。中爲必有之一事。歷代修者。人人所不能免。亦人人所共知。而愼爲避免者耳。不過今昔之間。自有不同。昔之修養。於其將成。必有魔擾。其擾之者。不一而足。幻相畢呈。凡有志於功修者。必皆知其所以然。而不爲所動。此昔之阻障於修者。多屬如是。今以大道化世。既弗尙於矜奇炫異。故其阻障。亦較昔不同。非必於水火之幻相。奇異之魔擾。以阻於修者已。雖不以此而爲之阻。其爲障也。則一。各各試爲留意。必自知之。今日之一切困難。一切事務。其中可爲阻障者。非真可以阻之障之也。此不過修者應有之魔擾耳。此與往昔之千奇萬異。魔擾正復相同。惟其形式不同耳。各各思之。既知其如是。則必不爲之所動已。能不爲困難所動。不爲事務所囿者。其却魔避障之功。不待言已。故修者之於今日。言其難。則誠難已。以阻障之多也。言其易。亦云易。但能不爲困難所動者。則易在其中已。或者曰。事實具在。何從而爲之乎。是又有說焉。當

老祖之以道慈化於世也。曾將神人聚靈之理。告於各方已。其言雖簡。其意實賅。各能悟及於是。則雖有困難。不過一時。必有人爲之助已。苟不若是。則困難者仍不免於困難。更於今之視爲不至困難者。終必皆爲困難已。此中之理。亦甚易了解。觀於道慈化世。將及十有五載。而必以木沙。時時爲各各告者。正所以爲各各免去一切困難耳。故修者之於經典。其信也堅。其行也謹。於此堅定敬謹之中。而天人聚靈之功在於其中已。

尙真人訓曰。客有問於余曰。古人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高十尺。魔高十丈。斯言也。果何謂而云然乎。夫道者正也。魔者邪也。邪不勝正。乃理之固然。勢之必然。何乃道愈高而魔愈大。而正反不能勝邪耶。疑團莫釋。敢以質之於夫子之前。呵呵。子之問。乃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正能勝邪固已。子亦知邪正不能並立之理乎。夫道在世。猶正人之在位。正人在位。則小人必不能安其位。小人一有不安。則必設法以破壞之。破壞之又不足。又必千方百計以誘之。終使正人不能安其位。然後快心。此卽魔道相爭之理也。然此不過外魔耳。而內魔則更有甚焉者。何以云然。魂清真中。道之正也。果能使之升揚。則魄惑之魔。必然爲之潛化。魔爲正化。魔必不甘。故修道者。道不高。則魔不大也。况大道若晦。則成爲魄魔輪天。成爲魔世界已。魔之世界。尙

何有道之可言。無非魔與魔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已耳。故無道無魔。有道則有魔也。此又一說也。總而言之。古人言道高魔高。一尺十丈之意。無非欲修者時時防之。刻刻記之。總不使我之性靈。爲魔所蔽之意。讀書不可死於句下。子以爲何如。且有一譬。試觀孔子之一生。棲棲在陳在匡。佛祖之在雪山。耶祖之在野外。皆是道魔相爭之時之地也。吾輩世人。豈能使魔絕跡。而永不爲吾擾乎。客聞余言。恍然而退。



## 推展道慈功用

老祖臨總院訓示曰。道慈之所以云道慈者。不外乎自然與當然。而自然當然。必有所分。分而得其合。斯可云無形之運化已。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尙且以道爲位育之根基。況於人乎。況於己乎。是修者必先忘己。必先無我。而後方無人我之見。畛域之分。況乎道慈至今日。爲刻不容緩之急務。有是道也。則人類可以倖存。有是慈也。方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以是知道慈之於天地。之於萬有。之於人我。皆有莫大之關係焉。故必修其道。而能行其道。行其慈。而能至於慈。然後道慈之所以云道慈。方可爲世界。爲萬有。爲人類。爲物羣之大保障已。不然。徒言是道。道在何處。徒言是慈。慈果何爲。必也以道爲正己。正人。正世界。正萬有。正後世之用。慈必救乎世界萬有。以及萬世。方可以云真道慈。若夫以道爲個人長生之用。以慈爲個人之護符。則何必用道慈爲哉。是道慈之所以能爲天下世界萬世之典型者。其功用卽在自然之感化。與當然之救濟而已。凡有血氣。莫非同類。凡有形骸。莫非一胞。以是知一胞能容萬有。而萬有皆不能出此一胞。以一胞之同化。而爲歸本反原之修養。則人人皆可得而

渡之物類莫非不當救濟者。以是知道之大也。生天地。生萬有。慈之廣也。救世界。化萬劫。以道慈之修養。爲個人自然之修養。當然之功行。則非聖神卽聖神已。是人之修至於聖神也。無他。祇要能堅定。能至誠。則人皆可。有分。若有所希冀。則雖有根基。亦必墜落。是在各各自擇而已。人之與禽獸也。本無所分。其分者。分乎禮義道德而已。人無禮義道德。與禽獸何異。禽獸能以禮義道德爲修養。亦必能至於聖神之分位。修者由是悟之。自知吾道之濟人也。在於無形。慈之化人也。在於無爲。無形者。生有形。無爲者。無所不爲。是卽道慈前途之至大之根基也。認明道慈之根基。必先覺悟其無形無爲。何以云乎無形。凡有形者。皆無形所生。何云無爲。凡有爲者。皆動機於無爲。而道慈之根基。旣在無形無爲。則修養必以至誠至堅之功候。而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之運化。夫然後大道之與慈業。必可爲救世之典型已。人爲萬物之靈。故創道也在人。而行道也亦在人。其敗道也更在人已。根基之固與否。惟在個人之心志堅定與否耳。以是知道在無形。慈重無爲。無形者。必能涵虛容空。無爲者。必能包括一切。靜卽是動已。修者能悟及於是。自能有修養功候之進益。從修養功候之進益。以至於功行之推展。其間無非自然當然而已。能明乎自然當然之步驟。則總之所以云總。可以爲模範爲典型已。以模範典型而

統系一切。則大道前途之發展。必有美不勝收之一日已。各方必當悟道中之機。而善應之。不可因個人之成見。與個人之眼光。以及其他之一切誘惑。而誤其機。則道慈前途之阻障。必由是而生已。各各善研是理。自知機之來也。順時而已。機之未至。亦不可因動以制靜。是亦在個人之修功而已。個人之修功至者。必能悟其時。悟其機。其功候未到者。必不能靜動得宜。嗚呼。修養之難。卽在於是。修行之難。更有不堪言喻者已。各修人以統系爲重。切不可自輕自棄。何云自輕。身爲總樞之首領。因個人之無力而有所畏懼者。是云自輕。何云自棄。以個人之修功養候。而不能爲他人之模範者。卽云自棄。各各能悟到統系所在。有其責任。必當負之。負其責任。何所畏懼。而況上有神事。爲之指示。其於個人之修功養候。不問其坐功若何。先問其涵養功候。能否爲他人之模範。其所以能云模範者。卽在處處鎮定。不可人云亦云。人云是耶。而我必詳以考核。人云非耶。而我亦必細爲酌定。不可因人之一言。而有所搖惑。更不可因人之利用。而入其彀中。若是則各修人之責任。方可以有肩負之功候已。各方數月以來。必當悟其中之真理已。不過道慈在今日。果何以可能至於發展。果何以可能推行。是又在各方之詳細籌畫。方可以盡善盡美。雖有至聖之指示。而各方不能應機。亦無如之何已。各各詳研是理。自知

道慈二字。所關係者。至大且鉅。而機之來也。無時不自然。從自然以悟之。自知總道慈之發展。卽在目前已。時至今日。雖有變化。然無所慮於劫變者何也。非予督促各方努力於擴大救濟。今日則不知伊于胡底已。各各仍當努力功行。則大劫雖至。必可化險爲夷。此第一步無所慮已。而未來者。更當在各方之責任也。各各其以道中之道。慈中之慈。以爲無形無爲之妙用。庶幾大道之化世界。行將於數年以內。短期間可慶大同已。勉旃慎旃。

昌佐神訓曰。道慈擴展。要在肩修各方。聚靈充氣。以作縝密之研議。研議縝密。積極進行。始克達到圓滿之域也。若拘拘目前。僅爲維持現狀之計。恐所得之效。不能如願以相償者已。須知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中間原無罅足之地。驗之個人修功。卽可以知其然也。修功無間。精神氣息。日臻綿綿。稍有失養。則心息之動盪。氣勢之牽扯。種種不如意之處。紛至沓來。道慈之進步。固與修功有莫大之關係。而其收效。亦與修候無有差異也。修候日充。對道對慈。無不因緣得法。法何在。卽因勢利導。進一步。又一步。心中斷無自畫之處也。况道慈原爲勵修之標的。若不善坐。又不施慈。修於何有。不坐不慈。功於何立。以此爲消遣之處。不可也。總之。人各有心。心各有理。理明則行無差失。行無差失。則心安而氣適。氣適而靈聚。靈聚而進功之效。自然蒸蒸而

大正仙道集  
日上也。不然。各存俗見。各營俗務。固亦人生之所當爲。然處俗而求脫俗。非併爲一視不得乎宜也。望各善爲尋味。自酌輕重而加意可也。

鄰里被化。鄰里亦必有鄰里。逐漸外展。不難驟變於一邑也。况各各修人。所居者不僅一縣一省。而各縣各省。進修於道者。又所在多有也。各修抱定此志。堅勵修行。自然而然達乎普拯之宏願已。其間雖有頑梗之流。不移不化。自必歸於淘汰之一途。何以云然。頑梗不化。是猶腐肉之脫落。潰膿之結痂。在剪惡刪冗之內也。能度能化。以身勵行。都是修行立德中人也。今諸方學道有年。所學何事。卽修行立德之事也。既明以此爲事。則處處悟道。處處施慈者。卽從吾道烝化之內。度吾永生也。永生之樂。其樂何極。卽於此而覘各各之策進。達於如何之程度。以爲定衡也。務精進凝靈。以拯時艱可也。

道在何處。寓之於心。既云寓之於心。何以頭頭皆是。慈從何見。寄之於物。既云寄之於物。何以物我無間。蓋心外無道。心外無慈。真心妙體。遍一切故。既遍一切。心一平則烝與氣合。卽天道之自然也。心一動則誠中形外。卽人事之當然也。形於外者。品彙繁賾。不出覆載。並行之外。亦不出吾人氤氲涵運之中。既不出氤氲涵運之中。所以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師吾其性。體

性不二。氣化自然不二。氣化不二。則卷之一心而有餘。放之六合而無不足者。炁氣彌綸。息息爲之通也。稍有弗通。厲卽爲蘊。蘊厲生孽。疾痛疴癢之感。觸之於心。而惕然發之於外。悽然運之於事。渣滓攪雜。卽不得其自然而然也。故道本於炁而運於氣。氣之順逆。非自爲之順逆也。實發動之際。有爲之順爲之逆者。以釀成之也。氣得其順。恬適和平。無時非光天化日之景。氣致其逆。橫衝偏激。無處非暴戾恣睢之象。光天化日。道化之流行。亦卽慈業之流行。暴戾恣睢。背道而馳。亦卽背慈而馳也。道與慈時時不分。慈與道刻刻放彌。而人之修道篤慈。原是本來之天職。並非分外强求之撮合也。一時離道離慈。一時不得其甯。心不得甯。天地亦爲之不甯。何以如是。氣爲之通也。氣爲之通。炁爲之化也。炁爲之化。氣爲之運也。氣爲之運。靈爲之凝也。神爲之固也。精爲之充也。其實無所謂氣與神與精。而一炁化二之內。無不各有其自然而然之消息。消息之來。謂之靈可。謂之神可。謂之精可。總而言之。謂之道與慈亦無不可也。道與慈非外來之物。實由中出也。既由中出。是從天地之中而出。天地之中。從何而出。是從炁而出。炁者一也。一生二。二合一。成三。所以生萬物。既生萬物。則是萬物從一炁而來。吾人亦在萬物之中。亦是同具一炁而來。既同具一炁而來。物物皆吾之體。物物皆涵吾之用。體用不分。吾成之。

吾當成之也。吾愛之。吾當愛之也。吾成之。適以成其爲吾。吾愛之。適以愛其爲吾。成之愛之之功。由於吾。收其成之愛之之效者。亦屬吾也。既屬於吾。明道是吾天職。施慈是吾天行。道以安之。懷之。慈以使老之安。使幼之懷。並非勉爲其難。所以取懷而予。成吾本來之天也。還吾之天。必賴各各能還其天。雖是一人一天。而其實天天不分。人人不分。雖是人天不分。而悉輪心始。分水成性。用中化合。一關一定。一心一命。雖是一關一定。一心一命。而其實命命相通。心心相印。關定之機。闢闡之由。亦卽體用之見端。更是道慈之樞紐。明其本來如是。無時無處不可不如是。以如是爲如是。一平卽道。一動卽慈。本來如是。爲習所染。爲情所蔽。有時能如是。有時卽不如是。如是不如是之間。靈昧分界。不可不從此而會悟之也。悟其本來。一超直入。天也。地也。物也。人也。分不能分。合不能合也。昧其原因。人自人。物自物。各不相合。各不相謀。道魔相爭。亂離之景象成已。所以人之修養。總要放大眼光。不可妄自菲薄。乾吾之父。坤吾之母。予雖藐焉。混然中處。而裁成之功。非吾莫能作也。輔相之力。非吾莫能及也。認清如是。免去多少艱苦。不明其如是。枝枝節節。向外尋覓。何者是道。何者是慈。道與慈打不成一片。體與用卽不能無殊。而人天之界。劃一限。畏難苟安之弊。習卽呈。雖日日言道言慈。終不能得其究竟。而一以貫之。

也。一貫之傳。中土淵源。久已得其真旨。中正而無弊者。尙有幾人哉。此吾師所以掃去浮言。直抉真諦。而爲億萬載開一新紀元也。各地諸方。誠能悟其如是。則道也。慈也不合而合。不悟其如是。專尋枝節。終無能洞澈道慈之真之一日也。



### 宣道要旨

老祖訓曰。蒼蒼者天。茫茫者地。芸芸者萬靈。非道無以立也。夫道生於烝化。渺渺冥冥。無始無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大無小。無內無外。堅則不漏。固則不破。而天地之分在此。人物之生亦在此也。故曰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也。道之在世。無所不包。無所不孕。此不可須臾離也。上古之時。渾渾噩噩。人心純真。恬淡於事功。中和以養氣。所秉既厚。全始全歸。雖不言道。而無時不合。吾道已。堯舜相傳之危微精一。卽此道也。迨夫人心陷溺。禍亂相尋。而雍穆之風。不見於世已。所賴孔徒修道爲教。以規人心。周漢之間。釋道盛行。而三教之所秉者。同歸於先天之一源。而道未嘗亡也。唐宋以降。耶回繼起。爲海外之宗。而五教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巍巍乎以天地並峙。迨至今日。人心不古。視貨色如生命。棄道德如敝屣。茫茫大地。芸芸萬靈。有兄弟鬩牆之釁。有骨肉相殺之禍。長此以往。將有同歸於盡之虞。諸天神聖不忍陷於沉淪。或以宣道化劫爲請。此予度世宣化之初心也。費盡心力。而茫茫大地。不知歷盡幾度滄桑。幸各修人篤信宣化。而幾將達到不能達到普及之時。乃尙有懷疑徘徊者。良可惜也。以不知幾千

紀之祕蘊。傳至今世。昭明於天下。而彼輩猶交臂失之。其愚不可及也。今日各修人多具夙慧。尙望澈底研求。盡修度之責。以建百世之宏功。造無上之佳果。道化昌明。世界大同。是予所厚望於各修人者也。

人生立於天地之間。無道不但無以立足。且不可以爲人。但道名雖一。其用有二。一當然。一自然。當然之道。屬於人事。凡孝悌忠信。見義勇爲。樂善不倦者。當然之道。以人力爲之也。自然之道。屬於於天。其富貴窮通。俱有數在。非人力所可以強求。古之人遇有自然之得。苟與當然有礙。且不肯受。况不易得乎。若人不明斯義。強欲以當然之能力。而求自然之心得。此謂之貪天功。棄人事。褻天道。總之萬事進行。先宜度德量力。盡其當然。聽其自然。能守定此心。自有無窮厚益在也。人能將此二然字加以注意。并將盡聽二字留心。則事事能收圓滿效果也。

人生於習慣難除。所以對於道。終不免有格格不入之勢。非不好道而欲爲明也。非不愛真理而欲爲存也。然一觸於境。回首都非。此數之所以難脫。而運之所以罕回也。吾今特與諸子論之。望各加研。如果參透斯旨。則堅志而持修。矢願以挽運。則身得其真。數亦自脫。可不待言也。而一切有形無形之通其變化之處。持此真心。所發爲理。更必足以啓信而度迷。吾道之大用。

於是乎畢其能事已。今人見解偏於惑競者。非必人之不相信也。實自失其可信之道。而持幻形以爭存亡。所以惑擾競爭。不得甯日。不知君子不亮惡乎執一語。儒宗所以爲言者。因無固執之善。而惟形幻是爭也。如謂道可不執。則心可不持。其所以修者。果又何真克存。此中玄妙。無時無在不有。所要祇在人能悟求以得之也。若不此之求。卽予所講度世之道真。人未實證。亦終徒託空談也。一人不求。衆人不求。而團體之集合。僅託空言以與世周旋。欲舉世爲信。既不可得。不信。則其疑也。勢固難免。外之對內。有所疑。內之應外。復無解疑之具。其欲存立。果何所恃乎。或謂擴展慈施。乃其一法。慈施本屬普通能爲之事。藉此以爲本分之事。猶可。若云卽此足以普化。則仍未必也。何則。道慈乃德團之有機體。其精神完全是須以道爲主。道或無所發揚於人事躬行之間。則感化之用。終不易深入人心。人不入心。雖有普通之慈舉。卽使能以自立。亦祇是等於平常。欲期展佈化度。其所爲得。恐必有限。况尙有許多波拆。而克悉爲了當哉。所以予之引憂。無時不望諸方各各有根本之悟覺。而善其持修。庶幾從本心明真理。而由躬行爲之發揚。苟能若是。不必有何大動作。祇憑日用尋常之交接。卽足推化世界也。諸子尙其勉之。予無盡之殷期也。

諸修子能聞道興起。大發覺悟。努力化渡。當此際道魔之相爭。處是資力之困乏。而各修能堅誠不忘。犧牲精神。盡力倡維。不避艱險。不憚勞瘁。孜孜籌進。日夜維思。擘劃周詳。各盡其力。終使道慈之基礎得固。而得有今日之佳象者。誠不易得。所以肩道務慈。惟在堅誠。堅誠不渝。金石爲開。如此至誠不二。以之倡道。而道化可昌。以之倡慈。而慈業可普。道昌慈普。而人心克正。則世界可永慶昇平。欲求人心感化。世界昇平者。舍道莫屬。吾道至平而易者也。有爲而無爲。無爲而有爲。本無所名。有名者不得謂之道也。本無所形。有形者亦不得謂之道也。無名無形。其充塞于天地之間者。兩儀以之判焉。陰陽以之分焉。其生萬物成萬物者。莫不以此道而化孕之也。天之清也。地之甯也。人物之生殖也。亦莫不以此道而成其形。形色。虛虛實實者。至誠不二故也。至誠不二。可格神明。其修渡以此爲本者。莫不得其奧焉。修者能得其奧。則所修者同。所守者一也。一者何。至誠不二。同者何。大公無私。如此卽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及一切諸相也。否則卽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及一切相。幻相未泯。而能立其修基。固其道本者。未之有也。是以修者。必以大公爲修程。以至誠爲修基。基立本固。而道慈無不昌盛。人民無不感化。世界自可大同。而無攘奪之惡習也。吾道化世。已逾一紀。道慈之推展。而苦胞與得以解懸。

者。不可勝計。而道慈之昌化。亦可云盛已。是非賴各堅誠修人。堅恆不拔。從事化渡。熱心倡維。以致之乎。今就是地（威海）言之。而各修人。能聞道興起。善不人後。抱精誠惟一之志。努力倡維。於此四稔中。而造有形之福。於是邦者實多。則化弭無形之災。亦非渺也。各修人可云煞費苦心。費如許之周轉。得有今日之佳象。惟任重道遠。修無止境。務望各方仍抱厥精誠之志。團結精神。努力化渡。以維道慈之基于永固。而圓滿夫各各之功行。斯可也。各各勉之。

聖帝訓曰。因幻成色。因色動念。因念擾神。神擾則性昧。性昧則靈昏。性靈昏昧。善念必失。善念一失。奸惡凶險。放辟邪侈。必無所不爲。於是乎兵燹起。浩劫作。而芸芸蒸黎。遂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而莫爲之挽救也。噫嘻。悲哉。劫如斯。心如斯。吾

師如不下救。又將何以爲世。是以不惜舌敝唇焦。而普施救渡。蓋不擴大化。實無以挽此澆漓之人心。不倡慈業。實無以救此水火之苦胞。與而災劫之來。又多由人心造成。一日不救此心。必一日不能安此擾攘之局。一日不安此擾攘之局。則人之水深火熱之苦。亦必一日不解。吾道十六年來。固以普施仁化。而普救其心已。无如木鐸頻敲。晨鐘屢扣。而癡迷者。仍是春夢沉酣。毫不覺悟。以致凶焰厲氣。瀰漫空中。設非吾道修子堅誠誦化。以啓太和。則災劫之厄。仍恐

不止此也。時在今日。人心之難救。固已无諱可言。但不能因其難救。卽置而聽之。以任其自趨自下。苟任其自趨自下。則二次之傳經。豈不多此一舉。各地設院立會。豈不多此一事乎。是以无論人心如何難救。吾道修子。既立於道慈場中。卽應以堅恆自矢。而銳身任之責。既不可卸。必思所以挽救之道。其道維何。曰是在之於揚道之光。維道之明。愛道之譽。正確發揮。道之救世性能。使舉世之上。无論任何種國籍。皆能了澈吾道之旨諦。道之旨諦。苟能以大白於世。則因化而覺者。自必日多一日。入於化而覺者既多。則人心可挽。靈劫漸消。宣導之功。不其偉歟。孚聖訓曰。劫由人造。皆自心生。能正其心。由少及衆。由近及遠。交感交化。共趨善途。人心如醒。則世劫世難。有不立消者。吾不信也。是以救災不救心。謂之揚湯止沸。救災先救心。謂之釜底抽薪。源頭有在。本末顯然。諸方能明乎此義。卽知擴化救心於世劫世難之重要關鍵也。化无所化。乃因道无所昌。道无所昌。乃因慈无所展。慈展道必昌。道昌化必普。吾道十餘年來之推行展佈。莫不以慈業爲之先趨者。爲重躬行實踐也。擴化既以展慈爲先趨。吾道修人之推行慈業。必須不失其時。不誤其機。更不僅在救災拯患。而必須妥保慈譽。善愛己微。我愛之。人方能愛之。我重之。人方能重之。諸修人凡佩己微而至各地者。固以親見社會人士對我之觀感。

如何也。此非己微之力。乃吾道修人之尊重愛護之力。有以造成也。津埠爲華北重鎮。而道慈之昌明。與己微之發揚。自較他處爲易。但行之弗善。愛之弗同。則慈譽之墮落。己微之受污。亦較他處爲速。各修人身。佩己微。對於舉動行爲。固應特別慎重。而對於出入處所。亦應格外檢點。否則千人萬人以心血資財鑄成之令譽。將必由一身之不慎。而污辱之也。一人受辱。不止一會蒙羞。而數百會將同蒙其羞也。諸方對於己微。是否應格外尊重。思及十餘年來之心血資財。當知其所以然也。其共勉之。其共戒之。是望。

慈程真人訓曰。凡我修人。信。願。行。三者具足。始克因修有悟。因悟有得。一步進一步。一層深一層。漸次造於無上上乘之域也。三者缺一。卽是自畫半玦。弗能得圓滿之效者已。信爲人生之本。無信何以能立。修具信心。立身之大本也。信心不具。修如不修。不信不誠。不誠則無物已。故立信思順。爲吾人最要之一關鍵也。信心既堅。志願須宏。不發志願。何以爲修勵之方針。譬如汪洋大海。茫茫乎將欲何之。所以進修之始。願文特揭之曰。願修功行。願造上乘。願得真諦。願渡衆生。宣於口。銘於心。質於神。庶幾不徒托諸空言。將來一一可見諸實行者也。行若不力。猶是虛願。徒設虛願。終弗能如願以相償。欲償宏願。必以行爲主。何以爲行。以利爲本是也。以利

爲本。卽是行所無事。行所無事。非敢於分外有所加也。未來之功效。不敢存希冀之心。已往之事情。不敢萌留戀之心。只以現下所處之境。隨分盡力。因緣推施。行乎己所獨行之處。虛涵化運。不得以一毫私意自蔽。行乎人所共行之處。團結靈光。不得以一點俗障自累。行之既久。必有所得。行有不得。悉反諸己。其己既正。其心必平。其心既平。其氣必靜。其氣既靜。其靈必凝。凝靈充氣。以作運行之基。愈運行愈覺有味。愈有味愈易推行。何以如是。真氣流露。上下咸通。自然有行乎其不得不行之致者已。不得不行。視宇宙內事。卽是分內之事也。稍不充量。其心自有所不能安也。不過修人際此時會。俗障層層。賢者難免。所以半途而廢之流。層見疊出也。人果反求初心。起信立誓者。維何。一一勘驗。痛改前非。則桑榆之收。尙未晚也。明乎此。卽踐履弗懈。則收效之宏。當較前次彌佳。優游饜飫之餘。力久真積。如倚不拔之柱。如行不關之塗。如稟不竭之府。如得不死之師。焉往而不遂。何至而不通哉。哈哈。各各深勵而勉進。不作始勤終惰之輩可也。



大成經社 [www.dachengsutra.info](http://www.dachengsutra.info)

大成經社扫描制作 2010-02-06

1

2

3

4

5

6

大道修渡真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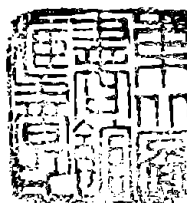
卷三

# 大道修渡真諦卷三

## 研坐門上卷目錄

修從坐始成亦從坐始	一一七
修坐總論	八—二二
內外兼修	二三—二八
先天三寶炁靈性	二八—四四
後天三寶精氣神	四五—五八
正心要旨	五八—六六
立命原理	六六—七〇
息之真諦	七〇—八四
上元先天坐法	八四—九〇
守竅要義	九〇—九七
觀妙奧旨	九七—一〇〇

坐功度數時間	一〇〇—一〇二
心坐形坐之分	一〇二—一〇八
坐必知戒乃能合形	一〇九—一〇九
修坐功在自然	一一〇—一一一
坐貴心氣平定	一一二—一一六
坐貴適於形骸	一一六—一二八
坐貴堅恆無間	一二八—一二二



# 大道修渡真諦卷三

## 研坐門上卷

### 修從坐始成亦從坐始

老祖定上元篇坐釋法言曰。人以靈胎坐息而生。故返本歸原。仍當以坐息養虛。迴光而歸原胎之靈。是坐生之也。坐歸之也。

老祖經髓天集曰。先天功候。見於後天。後天功候。見於修養。修養不堅。乃歸寂滅。此先後天所以當從堅靜堅虛爲功也。靜者。靜其心也。心者。息其心也。息其心於自然。然後能守其心於無形。無形之守。必有無形之養。所謂任督既通。必至定游。能守定游。必至飛升者。其中有深意存焉。修者至任督相通。本非難事。有恆斯可已。通於任督而至定游。更非難事。能堅斯恆斯可已。定游至於飛升。各方當悟其難中易。易中難。必從功行之圓滿。而靈也不爲其他所惑所測。斯可已。是以修者不難於初步。而難於將成。不難於將成。而難於已成。其是之謂乎。

道無偏倚。道無內外。而丹亦無內外。更無大小。則道卽是丹。丹卽是道。而動靜功候。炁氣相運。

性自命如。炁氣相交。亦無非道。即是丹。丹即是道而已。修道卽所以修丹。養丹亦所以養道。內功立基。修道者也。修道非修丹而何。外行助基。亦所以養丹。養丹非養道而何。故曰。修功養候。修養其心者也。心者何。虛心也。虛心卽所以鍊丹。鍊丹卽所以充靈。充靈卽所以固氣。固氣而後炁交。炁氣相交。幻形乃孕。孕其眞形。卽云至丹。亦云至寶。更云至靈。故曰。丹者單也。單者純陽也。寶者保也。保其身心於至正者也。靈者領也。領導炁氣相運於至息者也。知其所以爲丹。然後知其所以爲道。知其所以爲寶。然後知其所以爲修。知其所以爲靈。然後知其所以爲養。是修養功候。不離是道。而道也不離是息。息也不離是守。守也不離是靜。靜也不離是妄。妄也不離是虛。虛其所虛。以止是止。則功候之轉移。大丹之成就。可翹足而待也。嗚呼。神仙都是凡夫做。祇緣凡夫心不堅。果能謙尊而光。惕厲自守。大劫之化。小劫可泯。是非功行相輔。內外不偏。安能有大丹之成就。歸至道於太虛之極峯哉。

萬有以人爲靈。而更以人爲貴。雖與萬有同此形體。而借假以鍊眞。從幻以修真者。仍以人爲捷徑也。雖天地之至堅。亦有時崩頽。至於人也。則雖有形體之生死。而其性神靈命之相合於一胞者。雖歷萬劫而不壞。故未嘗有生死也。其所以有生死者。幻形幻體之生死耳。故曰。人生

若朝露。卽時須修養。如露亦如電。金剛不壞身。由是悟之。可以知免乎輪因者。息息之功用也。通乎息息者。坐息之功候也。守此坐息者。堅靜之自然也。自然之堅守者。性靈之悟覺也。悟其自然而後覺於無形。有無形之覺。方有自然之通。通其息者。通其性之所自也。通其性之所自者。通乎靈神之運用也。能通乎靈神之運用。方固是命之原素。固命於原素者。固其太虛之一胞也。能自固其一胞。則幽圖不破之本來太虛。可以一念而至已。夫豈有他哉。亦豈難事哉。祇要堅靜堅虛。而看空一切。則必能以自然之機而動於無形。以明其順逆之理。而逃乎循環之數已。是在修其內以行其外。行其外以固其內。內外不偏。濟人利物。而後根基方能於坐息之中。悟其所以然。而有無形之鞏固已。上古之人。人心樸厚。而其性也。必能自盡。命也。必能自至。盡性至命。以盡天地萬物之性。而後可與天地參。故在塵者雖不修養。亦可得百二十歲之上壽者。其性淡如也。其神息如也。有淡性息神之功。則無形之修養。於是可證之已。至於修養之功候。未有不半日靜坐者。所以通其息於申天天之境也。故能無形養生。無形盡年。而一感卽通。通於自然。自然之感格。而後一晝卽能開天。龍馬可以負圖。所以盡天地萬物之性者。可云至已。而其無形之濟人者。如軒轅之以百草性息而治疾。神農教人稼穡。后稷樹之以百

穀。而其他若任重致遠之取象。以佃以漁之制宜。日中爲市。以通有無。是尤爲最顯著之濟人利物者。至於正德利用厚生。與夫齊之以禮義。正之以道德。其濟世之功用。更在於無形之衛人已。所謂內功外行。一貫相通者。不其然乎。中古以降。日事競爭。智識日開。人心乃險。而所謂濟人利物者。反因之以利用而禍世已。於是人之生也。不及百歲而歸於漸滅已。其所以然者。勞形勞心。心先死已。心死而神未有存者也。中古以迄於近世。則又不堪問聞已。惟在有根基者。能自知其性之所自。以保其命之所固。不與天然淘汰之世界相混合。而自守其息。息息於坐。則內功既定。而盡其力之所及。以行慈業於自然。則內外不偏。而道也斯可知其門已。而丹也亦可固於自然已。不然。人與人爭。物與物競之時。未有能脫此浩劫者。能脫有形之劫。而不能脫無形之劫者衆已。是在各弟子開其慧眼。以收視返聽。而明於觀已。庶乎可以寡過。而自能從自然以盡其性。而知其性之所自己。其所以然者。萬有之生也。生其植物形體於先。萬有之死也。則動物之形體。必先滅化。何者。植物無欲心。而動物有欲心也。因其無欲心。故大椿以八千歲爲春秋。而松柏則歲寒後凋。是何故歟。是能自知其所養而已。知其所修而已。惟人也。日處於人欲劫海之中。不自知其所以。未有能回頭者。亦未有能知其所回。而回於自然者。

老人於是以世界之規規。何時可已。故命爾諸弟子以慈悲之心性。發宏大誓願。而爲濟人救世之功行。則各弟子之根基。不爲不厚已。然既罹於苦海之中。少有不慎。萬劫不復。此老人所以以各弟子明性者固不乏人。而昧於是者亦大有人在。是以以道慈之真旨。爲各弟子三訓五申。使各弟子脫乎欲海之界輪。而歸本來。是在各弟子能否免其因果。以識其真機。然後理之所在。未有不明。數之所定。自能逃脫。是更在以慈爲慈。竭其力而爲。不以一次之慈業而自以爲得意。更不可以第二次之慈業而有怨言。尤不可以第三次與無數之慈業而自甘墜落。是

老人於不得已而爲此苦口之曉曉。使各弟子悟其本來。以期發願而來者。必因渡世而皈於本來。夫然後道之高也。魔自退避已。是又在各弟子知其性神相通。以通於坐息。而因其虛心。以明萬有之性情。而濟人利物於自然。則功行修養。必可圓滿。而元靈亦可以自充已。所謂固其真神者。其於是可以知之已。而更以萬物動植之修養。而成大望以歸本來者。則己身當若何修行。方能反其本來。則自於不悟之中。而悟其所以然已。嗚呼。大千世界。未有不歷浩劫而混沌者。惟人也能明其修養之功行。而自守其性之所自。庶幾可以免乎界輪。而脫乎陶鑄已。

更進一步言之。各弟子須知此次陶鑄者。皆自陶鑄耳。能免乎陶鑄以自固其根基。則劫劫不懼。在能聚氣之功。用可於此次脫乎萬劫不復之苦境。而永固是靈已。嗟嗟。三十萬年一結果。因果界輪各有因。萬有本來歸造化。性自神息息相尋。各各悟到真性之自。則知靜動之機。人與物同其一機。而修養亦同此一體也。惟能脫此浩劫者。方能以潮汐盈昫之自然。而主宰於無形已。其各勉以自修。庶幾三十萬年三千五百紀之輪因。無往不有其性自。無在而非其真神之所息已。其各守此一胞於自然斯可已。

老祖訓又曰。修自坐始。今日之言修談坐者到處皆是。然能得坐之奧妙者。實亦寥若晨星。而昧然以進。不得絲毫之益處者。實居大多數也。此豈修者未得其門耶。抑諸修坐之不合其法耶。否則豈坐功終於人身無益耶。噫嘻。吾知其故已。何則。夫坐者乃人修身養性固氣充靈之根本。亦爲人立身處世。接事應物之要務。人人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是以自古以來。能以成聖成賢。作佛作祖。以及成大事立大業者。雖不明言坐功。莫不是從坐中得來也。但觀今之修者。未入吾門。卽知用心於坐。然而不知坐之真旨何在。坐之奧義何存。竟昧昧然而坐。以爲坐者。可以成仙佛。坐者可以延年歲。於是乎未坐卽先存成仙成佛之希冀。未坐卽有延年益壽之

妄想。既有如此之思想。則必愈求愈遠。愈坐愈昧。

老人深爲之嘆息也。弗知坐之真旨。在乎自然。修者果能盡其當然。而任其自然。不急不躁。不因循。久而久之。則念之得止於至善之地者。自收坐功之大益也。然念之爲止。必先去其游思雜念也。雜念能去。則心自得其空洞。而無點纖之渣滓。心無渣滓。則其清也如水。其明也如鏡。無論對人對己。均可因應無差。而恰到處。事能恰到好處。豈非坐功之大益乎。惟諸方須知坐之能空。固是當然之理。而空其所不空可也。若但言空。而弗知從實際中以求其空。則必流於枯寂。枯寂之害。猶如枯木死灰。又有何用。是故修者修坐。總當執中以求其究竟。能得乎中。既不流於頑空。又不歸於枯寂。而活之一害。亦可化除。坐境能至乎此。則成仙成佛。雖不可必得。而却病延年之益。則必可得之無疑也。修者審之。自知坐從靜默之中。以悟其玄妙已。玄者不玄。靜而已矣。妙者何妙。默而已矣。一靜則靈。一動則昧。靜靈動昧之妙諦。實爲修坐之奧義。能得其靜默。則靈明自復。精神自聚。蒸氣充固。是坐之真正上乘。修者曷不詳細尋悟。以探討其中之奧妙乎。

天地之道。不外陰陽。陰陽二氣能得其平。則天必以之而清。地必以之而甯。舉凡全世界之形



形色色花花實實。亦可由此而生化。以遂其生生不已之妙機已。然陰陽之所以能得其平者。其中實有自然之妙造。而非人能所勉強也。是以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時八節。雖有不同。而大寒之後。必有一陽生於冬至。大暑之後。必有一陰生於夏至。一陰一陽。互為消長。輪輪轉轉。永無停止。其所以能如是而不違其序。不失其時。以演其生生化化之能事者。無非陰陽互根。而合自然之奧妙也。苟二氣一有不平。則陰陽必有所偏。偏於陰者。則必陰霾四起。偏於陽者。則必亢陽肆虐。大凡以春夏而反行秋冬之令。以秋冬而反見春夏之候者。何莫非天地之運化失其自然。陰陽兩偏而未得其平。有以致之乎。殊不知時令一有舛錯。則災劫必因之而起。氣候一有顛倒。則禍害必由斯而生。此乃理之固然勢所必然者也。試觀近年來刀兵水火瘟疫旱澇。種種劫患。幾遍天下。揆厥由來。無非陰陽錯亂而流於偏之故耳。諸修苟審乎此。則修養之道。亦可思過半已。何以云然。夫人身一小天地也。天地有陽陰。人身亦有陰陽也。天地之陰陽苟失其平。固難免災劫之生。而人身之陰陽一有所偏。亦必致疾病之來。而有戕身之禍已。修人果欲調治一身之陰陽。則非法天地之自然不可。而欲法天地自然之妙造。其惟吾道之坐乎。坐功之奧旨。無非調陰治陽。而使清陽日升。濁陰潛伏之道。一部真經。均是演陰陽之

妙化。諸方能從坐中而加深悟。則身之陰陽自得其平。而以其平上格天和。則天地之陰陽亦自歸於平。而見清寧之世已。諸方勉之可耳。

大哉乎坐。吾自論道以來。無時不以靜修敬告者。蓋氣化之運。烝元之復。必於是而正其基。而充其用也。易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究竟變乾道者為何象。正性命者為何物。保太和者為何事。此皆修人必須研肄之端也。若論其諦。何一在外。既不在外。即屬諸身。然則身之為修。從何以知乾道之變。則烝是已。於何以知性命之正。則氣是已。將何以知太和之保。則心是已。烝也。氣也。心也。身之一貫之道。所以通也。惟因修坐而悟。由悟而通。則純粹弗駁。有諸內者。然後施於外。乃足以言乎化。今人罕此之求。多認法相之紛為變。制度之定為正。一切適意為保。斯之所謂變者。果能盡化乎。所謂正者。果能普行乎。所謂保者。果能盡存乎。觀之往迹。推及來茲。其不足用。可斷言也。不過學者注念。每僅及此。而根本之道化。所以日即隱淪也。是何以故。修學而不明必坐之方也。其實中古以降。以道施教者。或以禪參。或以念攝。或以禱定。或以默守。或以拜堅。他如後儒主敬主靜之說。豈是皆坐法也。特學者誤以其說為出世之法。於是乃視非經世之要。不知經世之道。即所以出世之基也。若無其本。焉有其末。出世者。就世言。

乃道之末也。豈宜以其坐旨爲非經世之道哉。惟教宗久衍而迷真。道法遂亦失傳。而徒具門戶。是誠可惜也。吾今所以望世人修身正心。務以坐始。蓋虛道本之無以立。故諄諄加勉。在在提命。誠以世人苟不明坐以修身。修身而度世。則炁氣之何所合分。又何以分合。心莫之了。道與奚存。道弗之存。化於何賴。世之不化。身之所以自固者。如以通常之見以求諸外。則其所得。何莫非障。倚障爲固。則世界之爲世界。色色形形之間。必皆各以其法制與意爲用。紕紛錯雜。又孰能爲化其變。爲定乎正。爲大所保。三者盡無必得之望。而學者終日勤劬。果何爲哉。雖屢講經典。廣導坐養。要不過文字之具也。何以悟參。則在羣修因文字之引。而自求所以覺證而已。證以得真。則陰陽調治之餘。變化之道。有以基已。動靜適分之中。則正身之本。有以立已。語默合時。則保和之用。有以充已。三者各得於內。然後資以敷運以外。則道化之昌於世界者。皆從羣義之一炁之充。二氣之合。誠心之堅。而足昭往開來。以永致清平之休徵已。願各慎維。而於坐中自求之可耳。

達祖訓曰。坐之一途。爲修人入道之要徑。非徒能知之爲得也。知之而不坐。又何必以知爲哉。所以明於修者。必慎乎坐。慎乎坐者。方堅乎修。此修道之門徑。不能不自坐以開其始也。始也者。始於一靜之息。一炁之動。一陽之增。一陰之減。一清之升。一濁之降也。不升其清。則濁無由以降。不增其陽。則陰無由以退。不靜其息。則炁無由以生。是坐之功用。非人人可幾之要徑。非修者入窻之捷途乎。欲明夫修意。必參夫坐旨。欲通夫道妙。必明夫炁氣。此修者必不可移之要旨也。故以坐期於修者。實以道寄諸衆生也。惟修者不自知焉。每以坐爲習見習聞之事。而以道爲老生常談之意。置諸輕忽漫浪之中。謂其知之也。則不知其所以然。謂其明之也。則不明其所以自。不知其自。焉知其往。不知其往。焉知其歸。此自然適然之大道。一變而爲厄然困然之途境。行之不見其有何生。否之不見其有何去焉。然則如是以修。如是以坐。則修之者何進。弗修者何退。修之者何益。弗修者何損乎。此修者之於坐。必有不能輕於置諸外者。職是以明夫道之真諦耳。

孚聖訓曰。道主化而根於坐。坐主靜而原於默。靜默功深。其氣悉平。由平而運。由運而化。化於己。化於人。並推化於世。所以坐悟原理。其機似微。而收效甚大也。坐何以如是之效。無非運氣以相通。而人我之間。無扞格之處也。既無扞格。必有溫養。溫養之久。乃足爲開化之見端也。故以坐勗修。非謂修即克化也。而化世之理。即基於此。所以坐貫能悟。悟貴有得。得其真旨。而我

之受形賦氣。因氣煉形。而形之所以克化。化之所以克通。無不從易旨之中。而得悟會於一切也。易首乾坤。乾坤爲易之門。既爲易之門。卽爲道之門。而道之花。花繁絮。點綴於世界。無復抱憾之處者。乃是平運乎氣。氣氣其靈。而聚之則潛。運之則放。之真體。涵煦於斯。無有朝夕也。修者果能有所悟澈。堅坤之末。愬乾之始。而始末之循環。自可以默其中之所在。而得大化之原已。得其原不難溯其流。則萬物之備於我者。皆從坐樞而會其有極已。但此等造詣。非庸衆所能悟到。不過賴先覺諸方。洞悉原委。以作嚮導。使各各皆納於平正之軌。是卽化之見於人世而無阻止之虞也。須知人人各抱陰陽造化之中心。至於能化與否。全視各各之志願。與各各之修功耳。修功純篤。則氣卽漸達乎天地。亦可默運乎四海。並非以虛廓之空談。來與諸修作無益之虛語也。人與天地。原有密切之關係。呼吸之間。息息相通。通乎氣。卽運乎靈。運乎靈。而放之潛之。無非從我之真體以聚運之也。聚之則小無間。運之則大無外。而坐悟之道。所以當思其本。當澈其原。本何在。炁是也。原何在。水是也。主水爲天。主炁爲地。知炁水之來源。所以坐能化天地。坐能化萬有。而一切有形無形時間空間之所以係屬無稍間斷者。皆涵育於坐中。而靡有所遺也。何以如是。其機如是。其息如是。其虛如是。虛而克實。息而有自。機而不滯。其由

由措措。合有形無形時間空間無一處不如是也。所以人之修進。不可妄自非薄。亦不可妄自矜大。平平常常。日日作去。靈不散。性不蔽。則易簡之理。悉從乾坤之門。而得其樞機。以洞明乎心已。

尙真人訓曰。人生莫不求適。身適必於心坦。心坦必於氣平。氣之平也。非靜末由。故養生而得身適者。首在講坐。蓋坐爲適之始。始於坐而純乎靜。則氣固弗平。心固弗坦。而坦境之中。所以悟取其趣者。又宜有法。其法維何。不訖不接不穀是也。經云。不訖則目耳由粗以進精。不接則由棼以歸一。不穀則由內以致外。皆以靜篤虛極有所守立。乃克如如是是也。所以坐之於形。先須收視而反聽。視聽不外耗。則聰明斯內歛。因聰明之內歛。斯免色聲之外搖。不搖則魂清。魂清則魄降。魄降則精結。精結則神凝。神凝則氣充。氣充則炁固。炁固乎虛。氣平乎實。虛實相依。母子相倚。則其心也自然寂定之存於身者。坦蕩之象自然擴展。得其坦蕩。而處其心。則身之所在。未有不可取適者已。若或昧此。而不內養以徒外求。則恬適之境雖多。而忘久趨暫。身存福存。魂與禍與之患。响而歡娛。响而悲哀。人生之趣。果不知何所真得也。吾師勗坐勵功。經旨甚明。是願修人好加悟勉。坐而得適。將不僅限於坐。必且無向而不得坦蕩。

優遊之樂也。

### 修坐總論

老祖於丙寅五月臨總院坐壇訓示曰。修者何必坐。因炁氣之轉移通於潛默也。若炁不能凝。氣不能通。則修功何所進益。故下乘而中。中而上乘。皆必由坐候之妙轉。而後無形相通相運於循環不息也。諸方數年功候。能以靜養爲主者。固不乏人。然坐而未能明其窔。修也未能明其旨者。亦大有人在。窔之明者。神乃有守。窔也不明。神何以舍。旨之明者。心乃有定。旨不能明。安守其妙。此坐功當先明其旨。而後可以守其窔也。旨既不能明。窔也何守。不能守窔。神何以存。既不能存神。又安能默轉妙靈。相通於有無。此修者當以無無之妙。而潛守其靜。以至於有聲無聲。有色無色也。故曰一時之坐。得其運也。一日之坐。轉其輪也。無間之坐。合其妙也。得乎妙守。而後妙轉。妙轉無窮。而後潛化。化於無形。周天乃通。通於任者。督必接已。通於督者。任必唧已。是任督之相通。全在於唧接之功。而唧接之功。尤在於適穀之理。穀而適者。接乎訖已。是非坐至極靜。不克以明斯旨也。

老人以諸方數年坐功。雖能明其旨。而未知其奧。雖能守其窔。而未通於妙。遑論訖穀接適之

功。與夫啣潛之理。故命達徒於朔日起。一月之內。加五次坐壇。使諸方易於進步。守其平而永弗失。從其庸而潛轉於妙。不然。枯木死灰之坐。又何益也。

炁息不守。何以凝魂。魂也弗清。何以真中。此吾道弟子所以先守炁宮。而後精神充足也。今爲大道昌明將屆。吾道弟子對於坐息。多入歧途。故令達徒與諸方細談功候。使各各明坐在於自然。不在於強制。坐息自然。真性乃見。見性而盡。乃能至命。性命皈一。炁氣乃守。諸方弟子。當於研究坐談之時。必先思身所歷之境。而後幻相自除。不至有所搖動已。

老人因諸弟子之於坐也。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入於偏枯。不能不爲切實之研述。使各各本吾正宗。庶乎道之所在。時時肩之。若有若無。空色自寓。是吾道弟子當欣然樂爲詳研者也。不然。參經而不知其徑。學坐而弗知真原。又何異以彩色示諸盲瞽也。諸方修養數年。果何爲者。內而坐功。以何爲守。外而慈業。何所適從。此則明心慧眼。慧眼者。所當詳參者也。噫。道在無相。而必有相。道在無形。有形皆幻。是大道入門以迄成功。非坐莫屬也。坐之久也。可以定息。坐之靜也。可以存神。坐之正也。可以凝炁。三者能通。道斯克肩。諸方弟子善體。

老人至意。從無上上乘以談坐。則坐之期也。渡己渡人。成己成物。皆將惟諸方是賴焉。各各廣

爲流傳。以期精益求精。不入歧途。不特諸方簡人之功德。亦九族同受其福德者也。各各勉旃。老祖臨母院訓示曰。大道無爲任自然。何須口訣待人傳。分門別戶千千萬。一着於爲失妙詮。哈哈。道本先天。修屬自然。以自然之修。悟先天之道。順炁而輪。以合於氣。卽可以通貫而不滯已。何用乎妙法。何用乎口訣。以爲有法。卽法是迷。以爲有訣。卽訣是昧。何以云然。原竅所在。卽昧惑在。何以昧惑有所着也。一有所着。卽滯於心。滯於心。卽滯於氣。滯於氣。卽滯於靈。滯於靈。卽滯於炁。炁與氣不能合化。而氣之所引。心之所結。靈之所運。卽偏一說。而泥於一說已。卽趨一途而泥於一途已。卽執一見而泥於一見已。卽昧一是而泥於一是已。是何以故。先天之法。後天不得而參與之也。稍涉參與。不能無住而生心。說者卽非本來之說。途者卽非本來之途。見者卽非本來之見。是者卽非本來之是。無爲之妙。斷非有爲者所得而悟其微也。氣自東來。春爲之主。是誰使之來。又誰使之主。自然來之。自然主之也。氣自南來。夏爲之主。是誰使之來。又誰使之主。自然以來之。自然以主之也。氣自西來。秋爲之主。氣自北來。冬爲之主。是誰使之來。又誰使之主。自然以來之。自然以主之。沒有法子能以來。沒有口訣能以主也。卽如四時之表現。鳥鳴於春。雷鳴於夏。蟲鳴於秋。風鳴於冬。是誰使之隨時以鳴如是。沒有法子。沒有口訣。

以使之如是也。其所以然。先天之道本來即是。後天不能以造作加意於其間也。所以老人過石門時。一般阿闍黎祖問吾分界之故。而默默無以言者。乃是行不言之教也。而當時青青蒼蒼無聲之天。與陰霾毒霧之象。是二十三人各各心中之所發現也。現於青青蒼蒼之天。是其明也。現於霾霧之象。是其昧也。因明以入昧。自然由昧而進明。所以及有所見。其色不能以虹霓比。及有所聞。其聲不能以雷霆掩。斯景也。何景也。三昧之相。本來即是也。若阿闍黎祖即以如是爲如是。焉能不流入於矜喜象跡之途。然老人因又問何以如是之故。仍置焉不言。所以堅其自悟之靈也。雖屬如是。而諸祖之心。若有所見。若無所見。若有所聞。若無所聞。此時將入於夢夢之境已。何以夢夢。萬緣放下。自然之境界也。雖有此境界。而不見之見。乃屬真見。遂得靈而不昧之妙。皆從悟中而明。彼不善悟之徒。或執一見。或昧一是。或偏一說。或趨一途者。自然不能悉以充氣。晬面盎背。暢四肢。發事業。以契黃中通理之訣。何以至此。求合丹守不走之竅。自不得屢旦而有曙色也。使法子。用口訣。不能不如是也。在昔石門之時。本無言語。又無文字。全以心性形色相感。既無文字。法從何立。又無言語。訣從何出。不惟諸徒聞輒以悟。而木石亦能以俱登天籍。所以如是者。以其能靜於人。能堅於人也。並沒有法子。亦沒有口訣。靜靜堅堅。

自然得正充善靈。各有所成就也。或者不察。無法子可使。無口訣可尋。今既歷歷以聞命已。而歷代丹鼎一派。設法門。立口訣。何以成就者。仍多如是。哈哈。當法會未開之際。各道諸徒俱發願救度之心。所以隨時而起。以抒其宏大之願。願欲有所償。自不能不開一種法門。以爲普度之資。隨方便指口訣。所以收歛各各之心。以引入於成也。迨收之既久。歛之又至。漸到收無可收。歛無可歛。塵緣淨盡之際。靈一開朗。而心爲之明。性爲之見已。究其所以至是。仍臻無法之法。無訣之訣時。乃得以如是也。諸徒亦如是所成。遂就如是之境歷。傳之於口。筆之於書。以作後來進修之寶筏。以世代愈久。相傳愈失其真。而汗牛充棟之丹經。遂積滿於世。既失其真。自不能不以盲引盲。以迷引迷。迷盲愈甚。而從中漁利之輩。又假此以居奇。遂設咒語。定盟誓。不能輕傳於人之說。發現於世。然不輕傳人。堅其誠也。啓其信也。未嘗不以爲是也。及一傳之後。自以爲直指單傳。出世音。尚恐未必卽如是也。何以見之。修者多如牛毛。何以成者乃如麟角。悟之善與不善。心之着與不着。卽從此而判成敗之殊途也。或者又謂設法子。定口訣之由來。今又聞其命已。而本院入坐之際。亦指定竅一途何也。哈哈。修坐所指之處。乃是入門之徑。並無法訣之可言也。例如人向某地去。卽循某處走。從之前進之徑。有如是也。然此之說。以現於

修坐之時。而誤於繫心一處之一。致使頭暈目眩者。尚不知遺害多少。修子也。卽不指定此處。人一開目。卽神凝於此。氣通於此。及兩目一垂。而神氣卽徐徐隨之而下。乃是自然而妙之妙也。是無一之一。並非以此卽爲法。以此卽爲訣也。何以卽能如是。先天工夫。後天不得加絲毫之參與也。若加意參與。是合丹守不走之竅之說。非老人傳先天之旨之意也。若以有爲之法。卽足以救現今之運。何用老人降座。何用老人傳經。何用老人勗坐。坐悟其真。無有法也。經悟其奧。無有訣也。雖云無法。而眞法卽寓於其中。雖云無訣。而眞訣卽涵於其內。眞法眞訣。處處皆是。不能執於一也。執一廢百。乃所謂賊道也。今法會既開。而泥法泥教者。猶不知善加悟會。仍冀別立一幟。老人亦不能爲之非薄。但苦修苦煉。如加桎梏之境象。不能不爲之憐。不能不爲之悲也。悲其癡迷。不能有爲而進於無爲自然之妙也。所以修煉之苦。不是傷陰。卽是傷陽。傷陰者。囚首喪面。傷陽者。赤紅上面。然傷陰之弊。如入冰窖之獄。傷陽之害。撲之無物。熄之無水。焉往而不歸於身燼。卽使不燼於身。亦是行險以僥倖也。或者又謂此弊此害。誠然有之。而有法有訣。以爲之挽救。仍然弊無所弊。害無所害也。哈哈。俗語常云。外傷藥雖效。不如不割兆。與其救弊害於嘗試之後。何如從根本上不使之受害也。先天之法。完全自然。自然卽是法。卽

是訣也。明其自然之自。卽與老人時時會悟。自之所在。卽是老人之所在也。所以自無不然。然無不自。時時自然。時時得法。時時得訣也。至於法之如何。訣之如何。老人不得而知也。秘密藏處。本來卽如是也。遠觀於物。每不如是。何以證之。緇鬚黃鳥。止於丘隅。誰教之止。沒有法子。沒有口訣。自然就會止也。先天之工夫也。色斯舉矣。翔而後集。誰教之集。沒有法子。沒有口訣。自然就會集也。先天之工夫也。不獨鳥爲然。息息蠢蠢之物。莫不如是。就外觀物。固然如是。再就人以觀飲食。又何莫不然。飲之食之。人之所能爲也。既飲既食之後。如何攝取精華。分運臟腑。如何排洩渣滓。新陳代謝。人不得而知也。先天之工夫也。若助其攝取。助其排洩。恐不惟無益。而又害之也。使法子。泥口訣。是猶助攝取排洩之類。未有不傷靈害身者也。何以諄諄如此煩言。萬載不傳之秘。今既合盤托出。而人之修者。仍蹈執一之害。而不稍加省悟也。其所以如是之故。亦仍進修者多不得自然之妙。修來修去。自覺空無所着。而法子口訣之說一出。迷徒遂多乘隙而入之所由來也。望先進諸子。時時發明自然之點。處處實行無爲之法。自無外惑之侵入。卽使稍一侵入。自如紅爐之點雪。隨時隨處。無不渾然歸於各大化之中也。務各慎審。精研默悟。以開渾化融會一貫之真可也。切切是注。

老祖訓又曰。誰生也是。誰滅也是。生滅無意。一任元機。是處自是。非也全非。各子悟修。不沾不脫。箇箇因風。心境頓豁。坦適自在。清超流波。光光耀澈。一向稀阿。真氣充盈。胡爲乎來。來自二五。洞攸不知。不知之知。知真有倚。倚空成空。倚無成無。空無形成。是曰化生。歸有歸質。有質有體。是曰形別。或直或橫。或倒或欹。或行或蟄。或潛或飛。形色萬象。不可以名。名不可名。真機在焉。得之則生。弗得則毀。生也毀也。其誰能知。能知之者。是曰天人。夫天人者。代代遞有。卽聖卽佛。卽真卽耶。果因輪轉。忽生忽滅。其間機緘。莫可測度。惟不可測。是曰妙玄。玄妙漸序。花絮成形。由由以見。吐吐以行。不可上下。不可左右。從中立極。是曰天命。命也何居。心君是依。我生有素。一系一主。系乎其主。主乎其系。不卽不離。生化胥合。天命本原。卽在是已。人居其間。萬全萬能。全其氣體。能所弗能。三才可配。厥惟曰人。既爲人已。靈氣獨最。其靈運轉。可通天地。其靈凝定。可成聖佛。其心主樞。可役萬物。順而下之。可繼長生。橫而充之。可化萬有。吾固吾腦。吾堅吾髓。腦海髓山。金玉莫比。堅果能持。勿暴其氣。氣至理全。理全性輝。性輝心耀。心耀命定。命定道通。是謂道成。成乎道體。萬劫常存。存乎吾靈。存乎吾烝。靈明烝孕。生生不息。不息之息。謂之真息。息而不息。謂之靜靜。寂焉常存。靜而能動。是謂修功。修功不難。惟定爲難。定亦不難。恆定爲

難。能臻恆定。一定不搖。不搖爾精。不鋼爾氣。不亂爾神。常如是修。卽得是功。功行圓滿。候自轉已。候至轉時。變化頓生。勿自警惕。且自警惕。惕則不敗。警可不懈。不敗不懈。精鍊神聚。精神鍊聚。身心歸恬。恬恬淡淡。真體畢顯。真體無體。靜觀可辨。陽明生光。燦燦爛爛。陰精主機。暗暗無見。此似也是。却偏乎非。定而無定。不定而定。和光同塵。靈昧悉化。天自蒼蒼。地自攸攸。各顯其體。各無其體。各盡其能。各收其能。各立各生。合爲物體。上下四靈。秒焉密移。移而不移。但見一氣。氤氲氤氲。無往弗宜。在天曰命。賦人曰性。分而言之。有如是云。合而言之。同出一根。人知歸根。是曰復命。命者卽體。體本全空。空而不空。人天具質。不空而空。質終化氣。以是參測。何難得諦。各子入修。願得妙諦。凡所有言。無處非諦。諦諦各妙。靜參自知。各子入修。願得功行。何功何行。能踐各形。是曰立功。能推忠恕。是曰廣行。各子入修。願造上乘。上乘之乘。妙在下乘。從下乘起。邁走上乘。登高自卑。人世乃爾。人間何事。子孝父慈。各行各是。職盡莫虧。不虧厥行。卽無虧心。心焉不虧。性體自立。性也何立。不過存誠。誠存志堅。志堅命飯。飯命曰幾。知幾其神。神之不知。烝焉是主。神之初步。聖基可立。立乎聖基。善自充盈。善氣充盈。信乃立己。信立人寰。寒暑有定。陰晴不極。故天地道。最淺易知。其易知處。卽時可推。其難知處。是曰變化。不測之機。不測之



靈其胡不測。妙渺合幾。其胡能測。以正而見。忽正忽妙。無有窮期。因無窮期。故曰了玄。玄而不了。心性昏昧。昧而不靈。心身失運。運一有失。其實立化。欲不化者。其法惟定。定其精神。靈自能凝。凝靈氣固。固氣得充。氣充炁化。又復本來。本來如是。吾即如是。真修上乘。妙法存斯。各修所修。身在即修。身不在之處。事事爲修。了當百了。無了非修。此修盡得。無是非非。無動無靜。無聲無臭。此修也者。省事倍功。生不虧人。化可歸天。如不明此。盲修瞎煉。費幾許靈。生幾許歎。徒自困頓。不見其可。能昧不蔽。能靈不散。氣聚者固。心清者明。時固時明。無時使穢。心既不穢。無往不適。適其所適。全在心境。各子靜修。知外知內。內外交養。兩全不虧。內足自度。外度他人。世間何處。不見人我。人我具度。濁氣歸清。清氣漸擴。大千一運。一氣所運。化險爲夷。世既無險。亂何由生。亂不生已。能弗清寧。清寧之下。孰非安泰。安享太平。功歸何人。各修立志。各發誓願。志達願從。功即在斯。內不自欺。外各充力。功候轉時。皆大歡喜。今也何時。務各沉思。訓修期過。行修甫屆。若不各堅。若不各恆。若不各誠。以爲若是。即可已矣。咄咄各子。志願何在。放眼觀世。羅霧陰沉。一陣陡促。一陣滅肅。總而言之。規焚未已。吾各善修。願言在心。務時存思。局勢若此。心胡忍棄。既不忍棄。力振力作。寧已犧牲。勿棄胞與。吾在天堂。彼在地獄。天堂自在。地獄實苦。自在運

靈自在布施。少見布施。即可拯救。若置罔聞。心取何修。此言非過。時勢必然。果盡各力。義不容辭。毅然前進。慎毋遲疑。稍有遲疑。轉瞬全非。當彼伊時。即各有悔。悔亦無及。切勗各子。存心要大。現世劫氛。瀾漫未已。出一分力。盡一分心。盡一分心。清一度靈。靈清一度。大澈大悟。候在此際。各各試之。方不尤人。勗爾各修。務擴修力。修力擴處。行即在斯。是曰行修。行出於修。有行必真。修輔乎行。所行必普。行表乎修。修助乎行。兩不欠缺。圓滿果在。各子各子。切勿忽諸。勗哉各子。誰不有靈。靈而不聚。將奈之何。欲聚夫靈。自修身始。身之爲修。各知從靜。形靜者假。心靜者真。棄假歸真。時時煉心。心煉成虛。虛明常凝。常凝虛明。無時昏昧。根株永如。永永斯存。各子也者。切須恪遵。吾修吾獨。不顧世人。譬在濁流。人我一波。吾出彼在。心何忍焉。勗哉各子。院會之旨。誰不了然。心既了然。須置鐵肩。一肩到底。永矢弗諼。勗哉各子。修十四年。年復一年。究竟旨趣。有無虧處。果其有之。速改毋憚。果其無之。將加力闡。須各加勵。毋懈餒焉。

吾尚有言。各子審味。能淨諸心。功候自轉。能充諸外。功行自圓。內轉外圓。雙修之謂。各子近來。功候屆轉。是以有鬆有挈。挈之不挈。鬆出乎挈。鬆之不鬆。挈寓乎鬆。鬆挈兩途。分象合運。一出一入。一放一收。闔闢之間。有尖有披。不着乎意。淡置一切。漫漫山頭水涯。柳媚花明。忽透出無

限光景。此光景切勿生喜。一喜甫生。則鬆非所鬆。拏非所拏。真素一變。而爲氣奪。無限生機。歸於無何有之鄉已。須各定乎未定。通乎未通。鎮已靈。使幻相莫入。固先炁。使魔力莫乘。則昧昧唯唯。心境廓然。轉來清光。氤氲冲穆。非可度思。且生所化。化生機動。百花當界。諸子慎持。各各味之。

謹按本篇奧義。美不勝收。一氣神行。不可捉摸。其中所寫。皆是坐功真境。能造是詣。自證其真。若造詣未至。徒事鑽研。不惟不益。恐於腦力有傷。故吾人修養。悉賴乎坐。坐之要義。又須明理。理之不明。易生奇異之想。機緣一錯。誤入歧途。尙不如窮年修坐而不生一境者之爲愈也。晚近以來。坐養之功。與修行之理。往往各不相合。遂致道德名詞。別爲兩派。一爲出世法。丹鼎爐冶。超生脫死。淨之禪關。堅誠向往。此爲道德之真究竟。輕現在而重將來。乃仙佛之階梯也。一爲入世法。聖經賢傳。修身齊家。日用倫常。躬行實踐。此道德之真效用。重實行而忽內養。乃聖賢之步趨也。兩派分趨之結果。各道其道。各德其德。一貫之傳。遂成絕響。本篇之旨。要在發明道德之真精神。修候之真實際。自無而有。復有歸無。不外乎一氣氤氲。洞洞攸攸。不知之知。乃屬真知。無爲之爲。乃係真爲。內外功行。不偏不倚。人知歸根復命。自然功到候轉。妙諦真詮。皆可一一領悟之矣。故本篇之內轉外圓。乃性命雙修之真。非各趨一途。各執一偏之比合。而鬆拏兩途。指出分象運之意。要在定乎未定。通乎未通。鎮已靈。使幻相莫入。固先炁。使魔力莫乘。昧昧唯唯之中。自得清光大來之真味矣。

#### 附錄道德月刊原註

道果何爲而能昌明耶。道果何自而能渡人耶。道果何自而能以清化濁之功用耶。道果何以其氣化炁爲無形化有形之主宰耶。道果何能以坐化劫。劫劫不懼。而入於自然耶。道果何能以靈清之運化。而爲有無相形。容於一胞之樞紐耶。各方以何而能由道返其本來耶。知乎以上數則。方知個人之所以發願而來之功行。以是悟之。自知吾道非渡己不能渡人。非化己不能化人。非明心見性。不足以立大道之根基。非通於虛玄。不足以爲道之體用。若是者。道其在坐乎。道其在自然乎。道其在性命雙修乎。道其在化性命於無形乎。道其在如如不動之超乎萬有色相之外乎。果能明其所以然。自知大道自然之運化。皆從坐悟。坐悟之旨。息息爲要。息息之要。在於輪運。輪運之功。在於潛默。潛移默化。在於至虛。至虛而無不虛。無不虛而無所云。

虛。則其功候之轉移。何莫非得其坐窻之功用耶。坐窻在於無形。在於無形者。必先無欲。故曰。有欲以觀其窻。無欲以觀其妙。觀其妙而守之者。其窻自在。觀其妙而運化者。必能返其本來。此予所以十二載之功候。無一時不令各方以坐功爲重也。今也訓修時期已過。而行修開始。則此十二載訓修之功候。各修人悟之者。或有人在。亦不過半似半如而已。至於行修時期。百魔叢生。在此時不能不有堅定之心志。與夫自然之坐功。以爲明心見性之用。然後道之昌明。由是可期。各方之了願。亦在於是。不過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能以艱而不以爲艱。則難者皆易。中庸之道。即在乎是。曰無他。有恆而已。修者之功候。堅字到底。本非難事。而其難者。則在於恆。不恆不能自適。不能自適者。必不能息息如如也。是修者之功。必在於息息。而修者之候。必在於如如。息息之功。至誠之功也。如如之候。自然之候也。自然之候。其候也靜而必動。動而必返於靜。故曰。機之來也。惟靜爲主。靜主乎動。則悉至乎氣已。是各方坐功坐候。不以形坐到底者。不能言其功。不能以恆自適者。必不能言其候。而况行修十二載之期。已過十分之二已。各方能有所悟乎。所以令各方發願者。果何謂乎。非化劫乎。非救沉淪之大千乎。各各悟及於是。自知吾人之修持。非坐不足以爲功。而坐功尤非誠恆堅適。不足以致其候。今也夏至一陰動於

一陽之藏。正各方默化潛移之時也。不於此時而爲修功之是求。更待何時。此予所以令各方持平常之咒。以爲坐訣。而必期其誠也。然成者大成也。大成希望。雖在根基。但能堅恆誠適。則不偏不倚。中庸之道統。必由各方肩之已。各方既發願以坐。必當有八戒。然後可以持咒而補坐訣之不及。庶幾人天相通。道化自然。昌明之期。所不遠已。八戒者何。

一曰。身心性欲戒。

欲者。人之心性爲後天所惑。而身行其欲也。故曰。六欲爲六賊。欲除六欲。必先明六根。而六根之真樞。一曰身。一曰心。一曰性。一曰氣。一曰精。一曰神。知斯六者。自知六根之所以然。而在外之眼。耳。鼻。舌。身。意。無非此六根也。果能心定其誠。性止於如。身如在虛。氣化神精。必能使六根自靜。而無所不通。此欲最爲吾人修持之大障也。一入欲壑。無法挽救。是不能不從身心性三者合一。而爲精氣神之運化。自能修持已。

二曰。智識戒。

凡修者必若愚。而後可以純誠。不然。個人之智識一起。則內魔引外魔已。此智識必從至空以定之也。定其智識而入於真靜。則至空不空之要旨。必可以悟之。既悟已。必能知智識爲魔障。

已。故凡一切動心消魄之智識。皆以之爲畏途。而後人我之關。方能打破。恩怨自可消除已。

三曰。化定戒。

凡有所化。必不能定。卽有時勉強而定。亦不自然。故凡一切障礙。皆從勉強而來。苟能以自然爲化。則無不定。必也人天合一。雖有仇讎。而我亦當渡之化之。必不可分界限畛域也。

四曰。修恆戒。

人之無恆。在於厭故喜新。矜奇炫異。果能無所爲而無所名。亦無所形。則一切新舊之觀念。必可消除。而奇異亦不能有所淆惑已。故曰。修於恆者。心恆也。心恆而後性恆。性恆而無所不恆。此修者所以以恆爲貴。不爲喜怒哀懼障礙所阻者。自能有恆也。是恆字由於堅字。堅字由於誠字。誠字由於如一。果能千百日如一。自無障礙。恐懼喜怒哀擾之已。

五曰。自修戒。

凡修至於明心見性者。必在於各各之心神能清。心清而後默化。神清而後潛移。以是知心神之清。卽默化潛移之功候也。必也認定此修字果何謂者。更必須認定此修字非爲好名而來。亦非爲求長生而爲壽者相也。彼自修之戒持。而努力化人。救人。渡人。不以是爲炫異也。各方自修二字。必能有做到者。不過須明其真理。自然明心見性。况大道在今日。不有通靈之人。何以爲各各之師。而大千衆生。將從何處覓寶筏耶。各各詳悟其理。自知修於自者。皆自修也。

六曰。護持戒。

凡有一修者。必有一護持。而此護持之神。修寶上有現者。而空中暗隨者亦有之。皆各各自修。自持之成績也。有此護持。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輕褻玩瀆。而使靈有不能自聚之處。故必至誠不息。而後感格此護持。卽本性之護持也。

七曰。嘗試戒。

凡各方既欲明心見性。以爲渡世之寶筏。切不可有存嘗試之念者。念一起則必入於幻境。而永無大成之日已。至於心明性見。亦必因是而爲大障礙已。

八曰。一切戒。

所謂一切戒者。雖名詞廣泛。而其實卽至誠也。凡誠者必無妄念。凡誠者必無恩怨。而更不念舊惡。凡誠者必先戒人天一切之欲。凡我所喜怒哀惡恐懼是非皆爲欲。能戒除一切。自無障

礙。而一切之一切。皆爲一。悉所包容已。是修者必能守定一切自然之戒。立地可以通靈。是大澈悟者。惟在一刹那之間耳。故修者必處處認定天下事無便宜二字。大千中更無便宜。在運輪中。一有因果。則處處是便宜已。處處是便宜。即處處有因果。一輪不能了其因果者。再回二輪。二輪未了者。又入幻輪。幻幻不已。輪輪相因。則發願者永無了願之期已。嗚呼。修者不難。惟此一切。實不易也。各方詳悟詳研。自知一切之戒。皆人易爲而不易守者也。此其所以難也。

### 附論

各方均能一誠貫之。而爲坐悟之是研。凡修者皆當若是也。不過修者既有此次願心。切不可心存壽相。亦不可心存炫惑。更不可心存微倖。尤不可心存嘗試中之真幻也。各方能由是以研。自可入於坐境也。惟此次之坐。一不限於何處。一不限於監督。更不限於獎勵。尤不限於護持中之勉強。則六個月後。自能知其所以然已。然雖一切皆不限制。而總及宗。必須會同各該院註冊也。母總及各該院。三月彙齊報宗母也。各各必須詳爲注意。雖云千載難逢之機會。然無把握者。切不可勉強也。若限制於院會之地。則勉強已。各方好自爲之。人人皆能坐。然必須矢誠矢堅。矢恆矢適。始能遵守一切之戒。方可以修坐也。不然。仍用坐功。每日不間。不必持呪

也。至於巳午亥子之分坐。每次以八度至十六度也。各各務當認定一切之戒。切不可有所含混。至於殺生性欲等等。尤爲緊要。處處以便宜爲虎狼。更當以口過爲一切戒中之遵守者。如謾罵。誑言。文過。皆爲最要中之最要。然亦極平常耳。各各即於巳午交起坐可耳。如能於今日夏至時之四十五度後。先坐四度。尤佳也。

坐養之證。諸方不懈修進。氣象良佳。大抵養之爲言。必元充是守。欲守元充。則在此時會。非坐不可也。今之坐者。但調呼吸。猶未盡得靜守元充之要也。諸方之於坐功。其有深造者。當從默悟以相導勉。其在息妄之守。何以慎護元充。則此後修人必須逐步體認。能爲得真。則所以益身處。亦即所以度世處也。

坐本求適也。一有勉強。必致鬱悶。而反因坐而致災害。智者所不爲。因失其自然之趣也。況坐有躁進。必致紛擾。紛擾不定。自入歧途。此豈求坐之初心哉。不過不明自然之理。不失於不及。即失於太過。不及太過。其弊一也。而欲去其弊。非從靜中加以悟求不可。果能得其真靜。自然堅誠不二。誠者即明。明者必通。通者必化。坐功得其運化之妙。自可得其妙窈已。予所以今日爲諸方言坐者。實因道中各修人以年論。則爲先覺。以功夫言。則較他處爲久。而修養亦得其

門。各各從此如能益加精進。則返還化合之妙竅。自可得之。於不知不覺之中也。各各好自努勉。處世立身則在此。應事接物者亦在此。即推而至於終身之一舉一動。一悟一默。窮通得失。更莫不在此靜坐也。况道慈重肩。非有奧妙之坐功。實不足以應之。坐功所關者如此。惟願各各從自然之中。以求其妙。則凡坐功增進一步者。而道慈亦必因之而擴展一步也。故予以坐功爲道慈之根本。以爲諸方告之者此也。各各努勉。予實有深期焉。

驕陽肆虐。溽暑難堪。雖云天時之不正。亦由人心之浮躁飛揚之所致。然驕陽愈爲外越。而潛陰亦必上湊。陰陽愈離。則人少一不慎。必致渾霍淆亂之病。其甚焉者。則必陽脫陰走。而性命難保已。可不慎哉。可不懼乎。然防此種種時令。仍不外一身之鎮定。心得鎮定之功。則中氣自守。中氣克守。則凡外來之侵蝕。皆不足爲患也。本道各修人。當此酷熱之際。惟在安其自然之守。凡各各之坐功。則亦當純任自然。若時光過熱。不妨少坐。亦不妨暫停數日。但在此停坐之時。尤當以心坐爲一日必不可少之工夫。蓋能心坐。則中真自守。中真克守。其氣必靜。其心必平。心平氣靜。雖熱亦涼。因中真清涼故也。此乃爲今後一月之最要工夫。各各勉注可耳。

昌佐神訓曰。世劫瀾殷。當茲之際。吾修之勵精圖治者。厥有二端。一曰坐靜。以養內也。一曰慈

化。以度人也。夫化人必先化己。己之能化。在乎誠恆。能誠則清靈自凝。能恆則夷險弗渝。故君子也者。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久之。渾穆無間。邪僻不生。邪心不生。邪氣自遠。邪氣能遠。劫何能侵。劫不侵我。我身度己。己身能度。方言度人。或以言度。或以財施。或以力化。不拘形式。不論方所。凡可以能使人心醒悟者皆是也。凡可以使人出於水深火熱之中。而免哀鴻之苦者皆是也。如是而言坐。其坐無不適。以其無愧於心也。如是而言度。其度無不普。以其無限量也。各修從

師修道。已有年已。撫心自問。於坐之究竟若何。於慈之究竟若何。一一默悟。毋欺於心。將來爲修於己。爲化於世。自無抱愧之處也。須各慎勉從事。以渡此浩劫。知之。

達祖奉

老祖命研述保陽坐旨

坐有先天之坐。有後天之坐。有有形之息。有無形之息。有修身之功。有修心之功。六道能通。坐旨備已。故坐自正心爲始。修身爲用。無形爲體。有形爲基。後天定其溫。先天成其養。成其養者。胎元斯化。定其溫者。息形乃運。有其基乃有其功。立其體乃轉其候。有其用者氣靜自然。慎於

始者無爲而通。此陽氣之回於潛者而爲炁。炁靈於凝。真陽乃保。坐到無形性處。方知其奧蘊也。是以先天之坐。不言其息。後天之坐。不能言虛。有形之息。通於任督。無形之息。歸於太玄。坐之靜者。身亦得靜。息神相守。心乃自固。故心也者。外陽而內陰者也。故曰火。故曰離。故曰機。外陰內陽。純神自化。外陽內陰。純精相凝。精神一貫。方言立基。立基既固。周天乃運。運乎周天。成形成象。形中無形。象中無象。乃云至陽。至陽有神而無精。純陰有精而無神。神機屬陽。精機屬陰。故必抽坎填離。以水濟火。方孕純陽之形。純陽之形。本來無形。無形之形。以息相通。息通之孕。精氣所結。精氣之結。精乃有象。象本無象。無象之象。太玄之功。太玄相通。水火之候。水火溫養。惟在坐靜。坐靜定游。無象而有象已。定游飛升。無形而有形已。有無相化。虛實乃合。合於空色之一胞。而後炁氣之輪。氣形並定。道之溫養。在於靜功。靜中自然。自然爲動。皆先天之坐也。動於無爲。無爲之動。動息相通。通仍反靜。此後天之坐也。以假煉真。以實反虛。堅其所守。誠以自運。此有形之息也。至空不空。至色不色。至聲不聲。在體出體。有聲無聲。此無形之息也。默轉妙靈。潛陽自固。陰精不擾。相化爲誠。此修心之功也。正以自持。平以自守。如如自在。習習生靜。颯颯生爽。坐靜氣固。氣堅神守。至誠不息之功。由是以轉其候。此修身之要旨。亦修心之主宰。

也。六功俱備。六候乃通。天一生水。六形乃定。以水濟火。仍屬一氣。以水濟火。陽定陰伏。以水濟火。真陽乃保。水形化火。乃有因輪。水火相接。乃成息形。息其形者。精氣爲孕。胎胞之養。爐火壺水。養之以燼。溫之以滋。上形下象。乃相結合。結精爲晶。結氣爲炁。保陽之純。於是爲候。故曰息有所止。而無所止。坐無所止。而有所止。息神之化。卽在於止。止其所止。通性運神。神精之合。抽填之功。是卽離火之溫。在於純陰。坎水之養。在於純陽。陽盡陰純。陰未始不生陽也。陽純陰竭。陽亦能生陰也。陰陽相生。仍爲後天。生而不生。不生而生。是曰真息。真息絳絲。絳絲之息。息不息。息而不息。息息自息。息其所息。不息亦息。是曰真陽。真陽之息。雖不見其陰生。亦不見其陽長。無生無滅。是曰真固。固者氣固。氣固神固。神固性固。性固炁固。炁固於凝。乃化真性。真性之精。二五相接。接於氣者。乃通虛窈。接於靈者。乃通虛神。虛神之息。息守其靜。靜堅靜恆。胎元乃固。性天立基。於是爲固。萬形之化。由於一息。動靜不知其始。因息不知其止。輪輪轉轉。罔或有已。仍有因果之功。候在焉。若夫氣通於無。炁凝於空。息其靜者。不知其動。息其神者。何者是精。魂魄之甯。平和坦適。心神守虛。乃見真誠。至誠不息。弗知其息。息妙於玄。息妙於微。息微於一。一而不一。機通基立。止止之功。序其候已。各各坐以自修。養形養體。通神通息。皆非先天之

至奧。純屬後天之階梯。有階梯之可升。必有跡象之可尋。有跡象之可尋。雖周天之通。亦不能有其至妙之運用也。必於有形守之。無形養之。自然求之。無爲堅之。任也不知其爲陰。督也不知其爲陽。華蓋肺俞。不知其爲周天。萬化歸元。不知其爲烝宗。測與不測。與我無涉。貳而不貳。罔知所以。夫然後氣形並定。烝輪之運。無聲無臭。上天之載。吾身合其奧蘊。是曰先天之坐。坐與坐之不同。雖曰先後天之分。其實仍在不貳之爲功也。果能不貳。則通於天者。息之神也。通於地者。息之形也。通於神者。息之魂也。通於形者。息之魄也。精氣爲物。游魄爲變。坐之所宗。鬼神以之。何有乎先天。何有乎後天。何有乎有形。何有乎無形。何有乎修身。何有乎修心。必曰動靜而已。知其動者。必不有動。知其靜者。靜極必動。陰陽之理。亦在於此。是兩形相交。亦於是主。二脈之分。玄黃爲判。二脈之合。氣胞升降。清濁之息。魂魄是主。陽存於魂。魂息相密。陰存於魄。魄息相守。若乃魂息不密。魄息不守。雖二脈相通。亦必有所障惑。障惑之起。起自吾心。心焉不固。神何以存。神之不存。氣乃不堅。氣不堅者。守亦不誠。守之不誠。相率爲僞。道魔之爭。卽在於此。後天之弊。坐功之阻。先陽之化。必守於誠。自然爲運。無爲之功。堅其虛者。以守其靜。靜以至誠。誠乃相格。格乎天地者。必格乎四方。格乎四方者。必格乎萬有。格乎萬有。必格乎一身。身之所

格格於一心。心之所格格於一氣。氣之所格格於一誠。一誠之不息。乃曰至誠。無所止。無所始。無所息。無所形。無所神。無所靜。無所精。無所動。而止始形精神體動靜。皆由是以爲化。而通乎至極者。其惟自然乎。自然者。先天也。先天者。渾然也。渾然者。無所有也。無所有者。亦無所無。能坐至無無之功。則無上上乘之候轉。必在剎那間已。是以坐者之初修。必守其誠。必堅其虛。誠爲陽主。堅爲陽府。知其虛而守之。則立基之功。由是以轉。先天之候於自然已。坐靜氣靜。於是悟之。氣靜氣動。於是通之。通上通下。通神通精。氣息相化。羣倫相並。萬化之源。歸於一主。主其始者。必有所止。止其始者。無所不定。先乾之濟。後坤之合。先坤之接。後乾之化。皆在吾心之至誠。以爲坐形之固基。則形性之自。形命之皈。性靈之形。性神之體。合於一而爲修爲養已。悟到形中之性。自知形中之命。善養形中之命。自知性中之靈。能清性中之靈。自固性中之神。氣息通於二脈。烝胞歸元一化。皆在此先天純功也。有純功者。必有純候。有純候者。乃有純陽之凝。凝於純陽。非無陰也。陰自潛伏耳。故烝母氣子。形母神子之相化相生。於動靜者。其間不息之功。無非陰陽二氣而已。二氣以陽剛爲主。則陰柔必順適已。是以聖人畫卦。有乾必有坤。有坎必有離。除乾坤爲純陽純陰之化。餘卦有陰亦有陽。有陽亦有陰。惟在善修者。能平其氣於正。



而後性天之陽。必保於無形已。是坐者之功候。必曰靜動。坐者之通脈。必曰任督。是皆陰陽相分之功也。陰合於陽。不相淆惑。則陽剛得其主。而陰柔自伏已。各各既知坐息之相守。必知一陰一陽之謂道。必不能獨陽無陰。然必使陽之主也。有形無形。皆得宗之陰之伏也。有形無形。皆當潛化。是非坐功有素。不克以知其理。悟其機。以適其用也。各各善味坐之真旨。自能扶陽抑陰。主陽伏陰。行健不息。必能自強。虛神之守。亦在結晶。乾道不革。純粹中正。亢龍有悔。陰乃始凝。用九无首。陽乃自保。是以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潛龍勿用。遯世无悶。坐到無形性處。自可以知炁母氣子中。化生於陽主已。各各味之可耳。

孚聖訓曰。靜中生動。動非擾靜也。蓋一源而流。合化合生之旨。即根於是也。夫人物之初。莫不由靜而後動。動而後萬象生。萬物成。萬化普。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不以茲而流。則歧途異相。爲害於人物者。不可勝言已。職是以究其本。本在於靜。靜者體也。體即理。理即道。道微而妙。化弗測。理著而萬象可窮。生一生二。生天生地。生萬物。生生不息。其不息之機。即物之動處。其動不搖不貳。故其動也。無非是靜。職是以究其象。其萬萬有有。皆從一一之先。無物而來。其來也本無。其成也有象。其象也具理。察理而象自明。究象而理仍在。故無而生有。有仍歸無。無無而有。

有有復無。有無互生。動靜變具。其所以然之故。不有其無。胡以運有。不有其相。奚以形靜。蓋相生之處。其發即動。其動即機。其機自動。其化自普。夫以動而生物。靜以主運。運化弗測。其名曰妙。其大曰逝。其逝曰遠。遠者無邊際。無涯岸。不可名。不可說。不可思議。其不可思議之處。而窮神知化。故繼之者善也。然所以能繼之者聖也。再進而不可知者神之用。化工之所顯著者也。故化工無止境。人意難窮究。又稱其名曰道。道者何。一而已。一者何。無而已。無者何。極而已。極者何。虛而已。虛者何。空而已。空即是色。色本於空。故萬萬有有。皆生於空。而具色相者也。其色相之生於空。而仍歸於空。故又曰色即是空。空而不空。其謂生與。其謂動與。靜者天地之體。動者天地之心。一動而生。動動而生。生生不息。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虛實陰陽之理。含蘊中息。盈則返。生則聚。故又曰鬼神。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物乎。況於鬼神乎。故又尊之曰道。運週還。運凝彌六合。苞蘊一息。不可窮詰者。即此道之謂與。吾人之修。將何術以修而得其諦乎。是不難。一坐而已。一靜而已。坐以養靜。靜極而動。此吾性之同於天也。同於天。必同於生。同於生。必同於化。同於化。必同於德。德曰至德。至德必凝至道。至道凝於吾人心量間。一一合天化運之奧妙。不待求而有。欲風雨。即風雨。欲霜露。即霜露。斯吾人之坐修養靜。

之功。豈不大與。所以道以勗修。修以堅坐者。其意即在於斯。願吾衆修。須堅坐堅修。靜修靜坐。其靜中之真動。即窅奧之所基。各各善自修悟不懈。化工之運於吾心者。自不難見也。思之味之。

道固爲靜修之的。深思道盈宇宙。處處皆是。修人心凝至德。故凝至道。心寓乎身。身在此處。道即在此。時時如是。勿忘這個。身到之處。即道在之處。處處是道。即處處是修。處處是修。即處處是化。化出於心。即入於人。人感而悟。修於是衆。道於是昌。此不言而化。無爲而致之妙也。各修方須研此意。作爲修銘。其益於人而化於世者。與布施金錢之功德同一宏量也。各各深思是要。

岳聖訓曰。靜養功夫。有先天後天之別。先天者在父母未生以前。性若太虛。性中一點之真靈。後天者乃父母既生以後。從胞胎中流出。有此血肉之體。初出胞胎。渾渾噩噩。無識無知。完全是先天景象。此所謂爛漫天眞。迨到知識一開。先後交界。由此判別。流於正則正。入於邪則邪。正邪之間。完全在教養指導訓誨上着想。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人從開知識起以後。種種造作。悉屬在後天。一朝覺悟。返本靜坐。放下一切。由後天而返之於先天。所謂進道容易守道難。

守道容易歛心難。道經有云。人心死而道心活。人心不死。道功難成。道功不成。先天難返。先天不返。真靈渙散。一身所作。留爲子孫。與汝代還。一靈汨沒。由此一失足。人身難返。地下黃泉。常聞鬼哭。清風明月。碧血青燐。白骨堆成。迄今諸方已入道門。欲保真靈。須從靜養。萬勿不識不知。與世浮沉。一朝覺悟。噬臍莫及。今吾之言。不虛不謊。有緣諸子。同上慈航。仰仗至聖大慈悲光。拔出火坑。瀟瀟洒洒。不進塵網。勉之勉之。

尙真人訓曰。夫坐者。可以救精神之不死乎。曰可。而何能救。又歸於充吾之氣。靜吾之靈。以養其炁已。而氣能充者。則吾之四肢百骸。經絡一切。得其調運。能得其運。而神自清。則靈已充。而炁亦化已。夫炁者機也。隨人生之運用。乃有所現。而現於人身。人秉天地之精粹。而得其氣炁。則其須臾之呼吸。必有所靈已。此養炁調氣之主旨也。而炁得其靈運。則吾之身心。則吾之精神。自不死。自常存。自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同其明。與山河並其固。與四時以涵泳其序已。豈不榮哉。奈世之人。往往不以此爲然。乃陷於此不可復生之狂瀾中。以與周旋。而其心不知者。非不知也。乃名羈利鎖之所纏羈耳。豈不大可惜哉。

坐行爲道慈悟證之門。而身世同度之本也。坐也不難。行而眞通則難。行也不難。坐而了覺則

難。浮生若夢。人莫不知也。而身世之間。欲明無非是幻。即幻亦真者。苟無大覺。則終不易澈。知其然也。夢夢也。覺覺也。夢夢猶夢也。覺覺固覺也。然身不離夢。覺不離心。心不離覺。夢不離身。也是則夢與覺者。究竟孰爲夢。孰又爲覺耶。由此推之。則所謂覺者。孰果能了。所謂真者。孰果能通耶。若其有所未了。有所未通。則靜也何以自悟。動也何以自證。要無一時一地。不當於坐行之際。慎作工夫。工夫未純。則何以悟之。工夫未到。則何以證之。更無時無地。不當於坐行之際。堅致心力也。果能如是而弗稍懈。庶幾道慈之通覺。可以真了於坐行爲修之中也。是願有志各方。好加審勉也。

### 內外兼修

老祖在總院訓示籌設星洲道院之華僑智生曰。欲暢行大道於歐西。非由此香港新嘉坡爲起點不可。今也由華僑智生等不憚萬里之遙。訪道於中原。此係良好之機。確係良好之時。順其機時而行之。則得大道之正軌已。

智生來。吾語汝。夫道一而已矣。祇要能堅定不二。心知道之所以然。而況求道者必當受盡萬苦千辛。方可以得道之真傳。儒門十六字心傳。惟在一貫。而一貫之旨。不過誠而已。但能至誠不息。則大道之真旨。必可豁然貫通。即各教之精邃。亦必以至誠不二。而後可以得之於自然之間。不過心口身三者。必相輔相體。而後道之所以云道者。必可內外不偏。若夫半途而廢。功虧一簣。則道之所以云道者。雖有知其所以然者。仍不過是其皮毛而已。今汝以數月之堅定志願。艱苦身心。此誠所謂至誠不息者已。而內功外行。亦當有所覺悟。不過內功二字。先天後天。必有所分。惟能從分而後合處。以知其所以然。則自然之功修。必可有大進益已。至於外行。必當視爲當然之本分。而後言行之間。處世之際。皆以慈懷爲本已。汝天資過人。根基具在。必

能爲人之所不能爲。忍人之所不能忍。此南道之昌。所以付於汝身。而膺重寄也。况汝之所發誓願。不斤斤於坐之皮毛。更非慈以婦人之仁爲是。必當使汝認清大道之所以云大道。然後方能以大道自然之眞旨爲汝告。而更以慈業之旨趣爲汝述也。夫不能不爲汝告者。卽在道之自然與慈之當然耳。而其間最緊要者。則爲忍字與平字而已。其他予不必多爲汝述。而汝自能知之於根基之中也。其關於內功者。坐爲根本。而先天後天。雖無所區別。然以大道之統系而論。則先天初步也易。而進步也難。後天則初步難而進步易。因進步之易。而墜落亦易。此先後天之所分者在此。而况汝後天之坐。有根基已。則先天之坐。更云易易。不過從易中之易。而時思其難。雖思其難。而不畏其難。是非從平心靜氣忍定一切。方足以云功候中之功候也。汝其詳記坐中之自然定力。與自然之蒸化。而後蒸氣之間。自可一貫相通已。在吾道之坐功。以默靖爲第一人。故不及三五載。卽能羽化飛升。此何以故。在於能由其氣之平於自然者。爲定功之至誠也。定功之至誠者。卽曰至誠不息。而其所以不息之故。卽氣之不息也。氣之不息。方能以子生母。以母孕子。則蒸氣當然之蘊藏。無處非運化之機。而動靜之間。皆是功候。其他一切靈神精氣。皆能打成一片。而虛玄之妙用。亦於是知其所以然已。而况內功之坐。坐於其

心者。不如坐於其色。坐於其色者。不如坐於其空。坐於其空者。不如坐於其虛。坐於其虛者。不如坐於自然。以自然之中。蒸氣無不相運化。則中和之氣。到處皆能爲一切之平定已。由平定以忍。則身中身外。皆是虛假。借假煉眞。卽於是悟之已。汝聰穎過人。不必予再爲細述。然不能不以最要告汝者。其中亦有深意在焉。

夫坐也者。必守窈。若守窈於枯木死灰。不如不守。若守窈於妄動。則氣必不能平。此必從自然中之無爲無形處。以守其眞窈中之窈。則潛陽之化。默陰之伏。必可轉於自如。而蒸之化於一胞者。亦於是知其功用已。此其大略也。而大略中之要義。無非從無所空處。以言空。無所色處。以化色。色空相化。則一炁之中。無非純陽之至寶而已。果何可以言寶。必明其虛玄。然後可以言寶。汝之根基具在。則三五月之後。日以早晚八度爲坐。則個中之虛玄。必能自悟。汝能悟其十之八九。則智情智發。必可悟其十之四五已。以汝爲道之砥柱。故不及一載。而心傳身授之要旨。使汝先爲覺悟。汝其勉旃。至於外行之當然。與夫堅定平忍之功。俟將來再爲汝詳告也。汝其先爲研悟坐旨。必有所得於覺悟之中。而虛玄於空色者。雖不可以言喻。亦必有所覺悟已。汝其勉旃。藉此可以爲南道諸修之導師。亦可以藉此以了夙願也。

道慈事務。分乎內外功行者。其中有一定之步驟在焉。日前與汝所言。內功爲道慈之根基。不能固其根基。則一切事業。皆不能如願以償。而况發願而來者。尤必以坐功爲最要之主旨。其所以然者。必有煅煉之功候。以增益其身心。而後心必無所妄動。心不安動。則道之言功。慈之言行。皆能堅誠而守之已。今以坐功爲汝重言以申之。當知天地中和之氣。無非一炁胞之所容納也。今既知炁胞爲主宰。則炁胞云者。果何以見其形。果何以聞其聲。果何以知其所爲。既無聲無形無爲。則炁之所以云炁者。非先天之玄妙而何。從玄妙以味其自然。則知因因果果。無非輪迴而已。輪迴者。氣之輪迴也。二氣因陽陰以爲輪迴。則其所以歸本反原者。仍是此一炁也。因一炁爲之主宰。則萬有之根基。莫不因其自然之循環而爲橢圓之形。已既無形也。何云橢圓。不過因其自然之奧蘊。而爲運行。以爲精氣神之樞紐而已。知乎是。自知坐功之守窠者。守乎至虛者也。因至虛無形。故能守之無方。因其無方。而無所定。則必定於一而後可。因定乎一者。定於其中者也。因其中者。以爲定。必能自平。因平以平其氣。則其奧蘊之運化。自在無體無方之中。而爲眞形骸之炁子已。炁子者。亦無形者也。因其無形。而化有形。則靜動之機。無往不生。無往不化。而中和之氣。自在玄妙之中。此守窠所以從無形以生有形。從無

爲自然有爲。從無聲而無非是聲。以是知至聲不聲。至色不色。至空不空。至形不形。無爲而無不爲之至理已。以是而闡明其中之要旨。非從有恆不足以爲功也。能有恆乃能自適。能自適乃能至誠不息。而一貫通焉。此道之所以注重內功之坐者。即在此也。以此而明乎內功之自然。則外行當然之慈。無非因果輪迴中之循環而已。因是以悟個人與萬有之關係。則凡天地之大。萬有之衆。莫不與我有直接之關係。所謂直接之關係者。即在一胞之中也。譬之天地洪荒而渾沌。人豈能獨存乎。而我之云我。更無處尋覓已。此人生之大觀。惟在於道。而道也者。爲性命之主宰。萬有莫不各具一性命。即天地亦有天地之性命在焉。我之性命。繫於一胞。天地萬有之性命。亦必繫於一胞。同在此一胞。則互相輔助之關係。即當然之觀念也。知乎是。自知吾人之生於大千也。獨得天地之厚。獨爲萬有之靈。因其厚。因其靈。必可爲萬有天地之主宰。此外行之所以云當然也。而况發願而來者。在渡盡天下世界萬世之人羣物類。以反其本來。而後方能云一生之事業畢已。况乎人生有限。焉能渡盡天下世界萬世乎。此必從修其身心。以爲功候之德壽。而後方能言了吾之願也。再次則各各之秉賦不齊。必思因其性因其氣而化渡之。雖不能齊其性命。亦可以有功行在焉。再次則立德立言立法立教。以爲渡世化劫之

原則。則個人之身心性命。與萬有天地之身心性命。皆可合而爲一。以是知一之所以云一者。卽在乎是已。故修者必先忘其身。再則忘其命。更必忘其靈。再次則忘其一切身外之物。然後可以言修也。若斤斤於長壽。或因慈業以圖報於將來。則不得云修已。是必有捨身救世之志。與毀家紓難之願。然後可以言修行也。卽行修二字。更必以此爲標準。所謂渡己渡人。救人救己者。其於是知之所以然已。再次與汝言。誠之所以云誠。與夫適之所以云適。自知道慈二字。一道字卽包括之已。而必云乎慈者。以當今之世。人羣物類。其心志之不同。則必因是而爲造因。造乎因則結果。孽緣於是而至已。故必以慈業先救當務之急。而爲化劫之用。則孽緣不了而自了已。是予之詳告於汝者。卽在是也。而誠字爲人終身之所守。能守其誠。方至於不息。至於不息。則無所不適已。所謂無所不適者。處貧賤。處富貴。處安樂。處憂患。無不以其所處之境爲適。則個人之修功。必不爲一切所動搖已。其關於慈業最要之旨。必以當仁不讓。見義勇爲。毋以善小而不爲。毋以惡小而忽之。果能如是。則一切輪迴。皆無預於我已。果能修到無我。則個人之修功既至。萬有之修功亦可因是而爲標準已。况汝爲南洋佈道之導師。必當知其所以然中之自然與當然。方可因無爲之玄妙。而渡人化劫已。修者不難。惟在於誠。行者不難。惟

在於適。若必因其易而後修。則易者不能有恆。亦難也。若必因如我之意而後行。則世上之慈業。無一可作者已。故必不畏其難。而持之以恆。則誠修之功。卽在於是。而慈也必當盡我之力以爲之。不必因人而爲慈業。果能如是。則慈業到處皆有在已。必也因吾身以及人物之身。推我之心以及於萬有。而後當仁不讓之志願。必可見義勇爲已。其關於毀家紓難。忘我忘己之功用。必從吾之所自來。與夫其所以自去。而後自然有無形之功候已。故必始終如一以守其寔。是卽至誠之功。因至誠而能不息者。則無所不適已。必也因汝之所得以化人時。先之以忘已。後之以無我。爲有衆詳以解釋。不可使修者以道中之坐。爲長生之具。以慈中之行。爲求福報。及保護個人之用。則眞旨必得。眞諦自有妙用已。其關於慈業中之道功。卽是以身作則。不可使人有爲身外物所淆惑。而有所痛惜也。汝其勉之。大道之眞諦。於是可以用悟之已。不必多囑已。

乎聖訓曰。功行功候。兩有進益。一修於內。一行於外。修於內。行於外。似乎兩者。各有不同。然其實二而一耳。能內功純誠。外行自然不間已。內功所以重於外行。有如是也。各方悟乎內功何以著效。當然不外乎坐之以靜。靜之以空。空之以虛。虛極靜篤。無所弗知。莫知其所知。莫明其

所明。功候妙玄。奧之登堂而後入室。否然者。外行行於一時。內功毫無。坐不知其所以爲坐。功候當必不得其終始。未之純於其內。宜其有間於其外也。各方對於坐之進求。時機使然。故必速求其堅。而時坐其中也。大道以中。不偏不倚。時中惟坐能致耳。各各悟坐尋靜以致其妙可耳。

予嘗謂修之旨。在於清心寡欲。克己復禮。戒慎恐懼。日以三省四勿。以省其身而約其行。臨深履薄。弗怠弗荒。心能若是。而行知所止。行止於善。施之於家庭。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施之於社會。則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及其至也。老安少懷。功行至此。以之擴化。則化人深。以之興慈。則慈業昌。推之於國則國治。推之於天下則天下平。予既屢言之矣。吾道之坐。是因世人性遷行誠。以此作根本之挽救。以明其固有之德。復其固有之性。功務於內。修見於行。所謂誠於中而形於外者。非歟。修者不察。若以坐爲終南捷徑。不知務本。則坐不知悟。修有邪行。如是而坐。如是而修。雖海枯石爛。有何益哉。及其至也。亦不過爲人妖人怪。爲名教之罪人矣。夫坐者內也。修者外也。坐以治內。修以治外。內外兼修。道卽在是。諸方能明此旨。庶可不入於偏枯。不入於歧途。坐修二字。分而言之。其理若是。合不能合。分不能分。諸方其知之乎。

慧聖訓曰。現在宣導坐慈兩務。最淺近。最切要。祇有二言。是坐不可缺。慈必無停。不缺不停。則內外兼修之功候。自然層層妙轉。步步進益。蓋人在塵世。其所具之本來真性。鮮有不因習染而障蔽者。性有障蔽。則非心末由啓發。啓發障蔽之心。以何爲用。則不能不有所取法。其法維何。坐與慈是也。坐慈二者。一養其性根之靜。一明其性體之善。其靜其善。所以能啓發性之障蔽者。以從根蒂本體上着力培植。則根蒂一固。本體一充。自然而然可以澈覺。舉凡所染之習。亦必不期然而然可以解除。何哉。性之感受習染。由於不覺而漸致昧蔽也。既已昧蔽。若謂平空又能自覺而返其性之初真。揆諸剝復之理。必不可得也。故惟從坐慈之修養。一意於靜與善之是求。不以其覺而妄有所助。仍從不期然而然之間。以漸充圓其自然而然而之性。庶所以得者。無所着。亦無所不真已。此旨各方均須精參。如欲嚮成真道。但從現在身處之境。究竟性在何處。習又是何若。如以遽不易覺。則未來之境。其欲以覺爲覺者。必虛妄也。苟不虛妄。要維一心求靜與善於坐慈之中。逐步悟證。逐層開豁。得大覺於不覺之中。其境界從一步一層證得真覺。則習染之障蔽。未有不可消歸烏有。而初性之復真。亦必終見其究竟不虛。究竟不妄之實地已。各方好加悟勉。廣爲導化可耳。

達祖訓曰。坐修之道。既分先後。而內外相顧。動靜相需。非靜無以致動。非外則不能以固內。此慈之在於坐。亦不可謂無關也。不過於初修弗得。初坐不通之修者。不能顯其微。以燭其細也。而坐久功深。由後以返先。由動以致靜。則弗於慈行相顧。徒期內功之進益者。未有不受惑於無形。不被侵於坐後者也。蓋人得身體之先。於炁靈賦之於清純者也。於血氣秉之於假合者也。凡由假合以得之者。必有其因緣上牽系。與輪迴上因果。不清其本。則難返其先也。故道言坐。尤必言慈。言坐使其炁靈得所凝固。言慈使其因果得以結束。不致因坐以生魔祟。亦不致因慈而滯已悟也。其於人有所悟。悟有所得。得之若亡。失之若存者。皆其慈力不能以相繼。而陰魔邪祟。將有以乘其進修。而侵其正果也。所以然者。即因以後體返先天。以精氣化虛靈。渣滓難消者。後天之氣質未化也。先天清虛難純者。自性之光明有滯也。欲光其性。必修己坐。欲進己功。必修己慈。至於慈修兩進。內外不偏。雖處芸芸之中。亦坦若清流。潔若藕芷。不被濁所汚。不爲欲所染。終有以返前正果之候也。即不見己之進。則進亦若也。然偏諸內而廢於外者。則弗能順機應流。以隨其化也。彼坐至七層。身有玄覺。潔弗能純。灑然自恐者。與夫乾天可見。而性存剎那者。皆有無形之祟。擾諸其間。弗使其遽登上乘。立證善果者。以其內之銳進。外則

緩從。不克相濟乎有無。則動靜之間。亦不得自適其自然者已。然較之未坐。及坐而不得其窳者。尤遠勝千百焉。其修者之於坐悟。必有如是之想。方可以致清虛純潔之境。若一意孤行。未有不敗於一朝者。此修之所以爲難也。於此難致之機。難得之遇。偶而逢此佳會。得證上果。得修善因。其在生生之系累。莫不可於是時以了其各各之緣牽也。



### 先天三寶炁靈性

老祖道達正經曰。吾道之始。以內外而傳示諸子者。內以靜坐。外以慈行。今則以存道爲內功。以感化爲外行。俾守行有得。以固道基。而展慈行也。然行守有定。功候有進。其於先天後天。乃可得翕。所有之靈炁。自能得見於有形也。先天以炁靈性者。性爲炁之體。靈爲炁之光也。後天以精氣神者。精爲氣之體。神爲氣之光也。先後相合。精性含於內。神靈洩於外。炁氣蘊洩於內。貫澈於上下。則修身者得養其身。煉氣者得固於氣。存道者得固於內。行慈者得展於外。其爲可上可下。可內可外之功候。皆於先天內含。後天外洩。然後上通貫頂。下達澈海。所有三花五炁。無不步步得進。以朝乎元素而通靈於無形也。

炁虛化質。氣實化虛。化有化無。其在先天秉而爲體。其在後天修而爲用。體用得立。卽炁卽氣。卽功卽能。是爲炁虛氣實之化。是爲功能同行之本。是爲水火相濟之源。是爲通穿有息之始。亦性有所得。靈有所得。精有所得。神有所得。得之於虛。靈神化焉。得之於實。性精固焉。固之化之。先天得炁之始。後天立氣之本。其始能得。可以通而運也。其體能立。可以化實爲充固之源。

卽爲無形之化。無不爲之化。有形之充。皆可因體而充。道爲之悟。功爲之守。慈爲之行。坐爲之默。皆於無形有形而悟乎體實功虛之大旨。

昌佐神訓曰。天地爲造化之大。炁靈爲修養之功。皆必以其至充而後始凝。以至凝而後始明。斯卽爲道功之主體。修候之要素也。觀夫吾道自成立以來。而靜修靜養者。頗不乏人。是皆堅誠之所至。亦卽炁靈之充凝也。充凝之道。不外善養。善養之理。不外靜修。靜修之功。不外堅守。而堅守之功。必以悟默而獲其無上。此之謂要素之得乎主體。不然。則心易生動。動則生情。情生慾發。貪嗔自萌。是以佛法貴空者。卽所以使貪念無觸。而靜其靈也。靈之爲靜。卽性之爲正也。性之爲正。卽炁之爲平也。炁之爲平。卽悟之爲堅也。堅悟之功。可知守至正而養其靈。而靈斯圓已。是故道得以導。導得其道也。否則性遷日遠。行自日忒。可見守者必不可走也。實者在此。而虛無陰陽之理。又不可虛而空之也。是必將相輔之道。悟相契之理。通夫然後陰陽相濟。乃可剛柔相摩。是之謂靈圓之始。炁充之源也。以甲爲天。以子爲地。則相合必分。相分必合。皆見於法之不可說。而不二其法也。若有得無失。何以言堅。若性遷行忒。何以言修。在靜以默。平守以悟。真而知之也。俗務相牽。卽道魔相爭。道下見無。道上見有。是卽以悟其本性。而試其修。

功也。果否悟得。抑或未得也。果否實見。抑或虛聞也。此即可知言修與否之真相也。修功之爲體。可於此後加以坐悟。以期臻於至靜之實功也。獨是悟靜而動。反得不靜。乃以磨其修候。止其進境。不以平而息其氣。不以養而清其靈。坐候功用。於斯而泯。靜之爲功。功之爲修者。於道坐無關。於煉修無用。是乃枯於黑潭。而不知靈之所以明。炁之所以充。以致坐而不效。修而不善。如似之境。何以得見。此窠即在二度以後也。先天充。後天自凝。先天凝。後天自明。先後合天。亦無不於明而平其氣。圓其靈也。何故。以性真故。性真弗適。則行不中。事行弗中。修道何言。率性之爲道者。在修而知。斯可得其真性已。吾望各方。善體吾言。勿以空而未見。勿以深而弗明。當守堅以體默。乃可知遠者近之。高者下之。必於修功得以小補也。

孚聖訓曰。性之爲形。在於至虛。形之爲命。在於至實。何以言之。知性者。知靈之本體。知形者。知性之本真。知命者。知炁之所自。而知其本然。即可明道之所化。此先天炁靈與夫性形命之關係也。惟以先炁云者。本爲太虛之景象。渾渾噩噩。本無始終。無形色之云見。何以見之。以之云聞。何以聞之。此無爲之真道。而靈之所在。何得其見聞。則炁靈兩端。其功同也。觀天地萬物之體類。莫不以炁靈爲之化育。斯知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之理也。則炁靈之賦。見聞之理。

無見即無不見。無聞即無不聞。而無爲者。可即有爲。以至無不爲也。天地造化之無私。炁靈育生之不偏。乃可明天地之大德。炁靈之大化已。惟以形性命而分論。則不可得分。此當見相契相合之道。即所謂陰陽相翕之道也。

### 以上總言先天三寶下將炁靈性而分言之

#### 首言炁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天之云天。炁統造之。地之云地。氣統育之。人之云人。炁氣交精。位育而統系之也。是天地人之曰形體。皆由至真氤氲之炁息而胚育也。天之所以造。地之所以育。人之所以位。莫不由至化之原真。炁氣之輪因而化育也。一炁二脈之輪因化育。又莫不由自然之統系。相生相造相化相運。而爲之形體也。一判三位。元一成輪。則天得主至虛而立體。地得主至靜而立基。人得主至動而立形。蒼蒼淡淡爲育。則空而聚之。虛而凝之。平而固之。靜而養之。動而煉之。弗空則靈性弗聚。弗虛則神息弗凝。弗平則心氣弗見。能見其心氣。方見其至平。見於至平。則得其真固。得之於真固。則性可聚於炁。氣可凝於神。神得其充。則天地人一輪化育之功。可見其妙矣。

老祖道遠正經言。悉達曰。化有化無。渾兮不見不聞。化質化虛。湛然有形有象。其爲空也。不可以靈神默。其爲實也。不可以性精推。卽所謂出質入虛。煉亡而有。亦所謂先天之本。後天之體。則先天渾渾噩噩者。不可形而形之。後天生生息息者。可象而無象也。其能通清濁。化有無。濟水火。變形象者。因此而成。其能修身心。立性命。定元識。安真體者。皆秉此爲始。太始之體。秉此爲初。太初之體。秉此爲素。太素之體。秉此爲易。太易之體。秉此爲極。太極之體。秉此爲本。是本之於不形而形者。必曰。悉以生化。以運化乎先後。則先悉後氣。皆於此而生化之也。於此而生。悉氣自通。於此而化。悉氣自默。通而妙於氣。默而轉於靈。靈能固悉。悉之本於此。以修悟乎真極。以化乎萬靈也。悉之爲化。先天包乎性靈。後天括乎三寶。其能秉形而運化於有無虛實者。皆後天之功。修於先天。乃無所謂虛實。無所謂有無。無不虛而實之。無而有之。虛做實煉。無形悟有。存於悉者。卽在斯悟。定清消濁。悟實而得虛。以涵養性體。而運洩靈光。若有形然。其靈化實。若無形然。其性化虛。所以有形無形而相生息之。是悉之生而後穿通體素。以化妙於修候功進。則悉一生之生之於身。身素得悉。秉先以化。則悉旋後天。皆將成之功候也。於悉之默悟。不可以形。則靈空已。不可以相。則神虛已。先後陰陽之變。因悉弗形。則實煉無進。皆不能固精。

化神。以得返其先天之妙功。妙功弗得。精不能凝。神不能化。性。性弗之化。靈無以圓。圓靈昧然。失乎悉充。悉之充度。乃致錯通。此坐悟養悉者。不可不慎。以免先悉弗正。而失太素。則一身真關真竅。盡行蔽於靈失。而水火不得相濟。悉爐不能進益。於蒸蒸之勢。其爲鬆而後懈者。卽斯之境也。必也固其後氣。養乎純正。俾氣得至平。則不期品結。自窺得凝神之妙。後氣養而善悟。則悉可充。卽悉與氣合。而後見乎浮沉之妙境。浮而上升。沉而下降。悉本爲形上。求其下澈。氣本爲形下。求其上通。則形上形下。上通下澈。以其爲浮。如登高山。以其爲沉。如臨深淵。若登若臨。而悉上氣下。上下相通。於焉是夢。本爲真形。則如四壁之空。生而有見。不可言於所見。皆至化於清。而通澈乎海氤。以達尾宮。不以降而就下者。以運於悉而得之已。悉何以運。得自靈充。靈何以充。得於性堅。性堅何自。來於神凝。神何以凝。得自精固。精固何自。自乎氣充。氣充氣平。其化爲二。止始不二致。則流於週者。一悉一氣。一氣結品。一氣化神。一悉善性。一悉明靈。悉之能善於性者。以悉體於性。悉充則性自善。其能明靈。在性之堅。所以道與悉合之理。以悉而化。坐靜之妙。則悉之陰陽相化而爲形體。是悉虛悉實之相化。悉動悉靜之相轉。悉有悉無之相生。悉通悉澈之相息。生而息之。轉而化之。悉在陰陽。天地爲之化。悉在天地。萬物爲之轉。悉

在萬物。人靈爲之生。炁在人靈。情慾爲之息。是以先天後天之關係。既有所成。必有所敗。既有所生。必有所息。生滅之旨。卽體此以得。而炁之所以能知乎生息。必定其轉化。轉之先後。返旋化之。道魔相爭。其爲炁之錯通。自可得基之定。以引炁化神。神得精結。合於性靈之中。炁爲生息。自可生息於有形之內。有息化於無形之形。以爲炁陰之性。炁陽之靈。而後虛靈不昧。炁虛自定。炁虛而化實。實而化靜。靜極思動。炁動自轉。轉化之妙。於炁定而得。則炁之通澈。形上有本。形下自真。炁之能通任而尖。通披而督者。皆於此而尖之黃之。披之黑之。以其前後有定。上下自分。而鼎爐之煉養。自於無形之中。以濟水火而成汞鉛。是爲真炁相化。真丹自成。丹完光定。炁六以靜而虛。氣六以動而實。調於陰陽。濟乎汞鉛。不以入穴而窒。則氣通關開。卽天地大道之妙。在於一時之開闔。而人秉天地。亦以炁之相化。而得開闔之妙。離者闔之已。合者闔之已。離而虛已。是爲青羊。合而滿已。是爲白月。步於白月。內府自照。見乎青羊。百變自定。是炁之生於不形。化於可形。而得此真妙。妙化於微。其光自息。妙化於普。其靈自充。光息者養乎內丹。照普者靈達霄漢。卽人與神接。以炁靈之相合。而得此境。惟炁虛化實。必先固精。炁有化無。必先養靈。炁靜而動。必與氣合。炁動而靜。必與性合。則氣之生也。不形於動實之真有。炁之息也。

不滅於靜虛之真無。則炁之基也得已。得炁之基。悟炁之宗。炁宗本初。化於不形之無。而後先天炁達。庶可悟其至妙。以明有無。炁化有無。本不可形。而其能以炁宗之祖。炁祖之姿。而覺得炁達者。皆於浸浸不期之功。順而適之。是適是恬。而炁達所得之妙。卽在於此。所謂欲明吾道。先闡乎炁宗者。卽所以炁基有定。炁姿有覺。而後悟炁爲空。炁自空已。悟炁爲真。炁自真已。悟炁爲有無之運。炁亦有無相運已。悟炁爲虛實之化。炁亦虛實化已。悟炁爲水火之濟。炁亦水火濟已。悟炁爲坎離分合。炁亦坎離分合已。於是欲炁爲生。炁自生之。欲炁爲剋。炁自剋之。欲炁陰陽相化。炁自陰陽化已。欲炁剛柔相濟。炁自剛柔濟已。炁其爲靈。炁自寓靈。炁其悟性。炁本含性。炁之大化。不可以六合容。炁之卷收。不可以毛髮比。皆所以不以悟於形相。而後形有所體。相有所色。亦卽不可思之於意。更不可測之於靈。以之爲空。則不可也。以之爲實。亦不可也。空則偏於寂。實則誤於煉。而此炁之達。不可以寂而空之。不可以實而煉之。而後炁之得也。得其正已。正而後化。化其通已。此之通也。無錯走之弊。皆可以導炁於水火。以分水而導火。皆可以引靈而充炁。卽以引幽而入明也。是爲炁之能形。形之於明。炁之能相。相之於分導之間。而後所謂客陽之奪。魄陰之惑。皆不能得隙而乘其魔。魔無以侵。道體自明。道體得明。而後真

炁定已。炁定炁固。定之固之。炁基自堅。靜炁之象見已。炁靜而養。養靈之益得已。是爲炁靜而堅之境。惟是炁靜生水。水而濟火。炁動之象。由此悟得。炁靜最宜慎乎魄陰之惑。炁動最宜慎乎客陽之奪。坐久如顛。客陽之奪。坐久如呆。魄陰之惑。見此象者。必使水固於丹。而後以丹固靜。炁靜能得其所固。水之勝濟。自無呆之所犯。而後定火生火。化火爲實。實而堅炁。炁陽自剛。則無如顛之害。是水炁同化之源。炁源之旺。流於自然。炁之動也。庶乎却客陽魄陰之擾。而定固於養充之妙。炁能得充。則化於先天者。渾渾而化性明靈。化於後天者。息息而固精凝神。其爲氣也。炁靜氣動。氣靜炁動。皆可妙於順適之途。適者坐之。坐而得之。炁生於水。炁化水生。於此得乎真源。以明遠姿。遠者。炁之真基也。炁基有定。炁生氣化。而後不以炁爲虛實煉。不以氣爲浩然充。皆可以濟剛還柔。以鎮乾旋靜。轉坤旋動。炁之鎮轉。其乾自訖。其坤自合。而後知乾之動。靜以適之。皆可以成炁固養以化先天。所以無形而有。卽以煉氣成形。煉形化炁。而後合氣通炁。默轉真丹。自此而固。通靈善性。轉妙於先天者。皆炁功之力也。

次言靈

老祖道遠正經言靈遠曰。道之宗也。生而神化者。性形孕育。天精地靈。是宗是道。天精乾精。乾道之。修主於精也。地靈坤靈。坤道之。修主於靈也。是以神化者。精必先固。而後靈自得定。定之於靈。萬象空空。一念不起。定靈安形。形性相孕。孕而化育。氣得形化。其神得主者。六根堅靜。一塵不染。其爲性形化合。以靈之明。而得立體性於有。化炁真於無。必也不相之相。是爲形相。不空之空。是爲真空。相也空已。虛而不動。空也形已。實中化靜。是卽以有無化。以靜動轉。而後神化性恬。以通至聖之靈。而感無極之炁。不極之極。無中之寂。必可見天地而非天地也。見乾坤而非乾坤也。見山川而非山川也。見人我則無人我之相也。見昆蟲草木。則無昆蟲草木之影也。以寂然而不動之爲見。卽動而不靜之真空。於是天精實中爲有。地靈虛中爲無。乾修以精者。精爲氣體。以立後礎。而坤修靈本者。以靈爲炁光。而得先天之用。於是如是而始。如是而終。如是而有。如是而無。始也得其精已。終也得其靈已。有也得乾之動已。無也得坤之靜已。煉難爲易之妙。皆可味乎精靈。以得乎虛實。而後虛難實易。自可覺乎靈真。得悟精素。精也靈也。其可并化。卽以精有靈無。無而杳杳已。有而氤氲已。化之空之。運之真之。天空一定。不可以日月明。地氣萬通。不可以草木榮。是靈得其明。精得其生。不以明而有。不以生而無。不生之真。不滅之原。不明之理。不出之始。於此天靈得其返已。地精得其旋已。精靈顛倒。炁氣週始。因靈而通。

之於一身百骸者。儒氏執中。化於氣海。上以達中。經庭澈潭。皆圓靈化。悉歸氣。以見乎此境。境  
 錚錚然。其光鑠鑠。如是而通於陰目之前。陰目之前。前陽也。老祖定疑。如是而澈。澈於陽體  
 之後。靈得通澈。則化有化無。非人而人。皆可以見真宗。而得靈達。欲天地。即天地也。欲山川。即  
 山川也。欲人我。即人我也。欲昆蟲草木。即昆蟲草木也。如是而見。見之者有。如有見然。天空不  
 虛。如是而得之於地。地實不有已。亦惟人有乾坤。修有陰陽。化實化虛。以其得之於宗。而後明  
 之於達者。皆可以得道之妙關。以悟乎靈之形性。性之神化。人之男女。氣之剛柔。功之動靜。悉  
 之有無。理之真幻。覺之而默。默之而轉。轉之而妙。妙之而靈。靈有其悟。悟得乎空。靈有其修。修  
 得乎光。所以能光照四表。以達五極者。皆息息然。不失靈本。以含其真中。而後得進功候。即所  
 謂虛得實體。以煉虛真之中。道家氣旨。略得此概。所以三清相化。得天地之乾坤。而三才澈微。  
 明萬靈之本也。惟是耶回同修。旨在天堂。而回清耶靈。必悟之於有而守無。以清乎濁也。靈魂  
 之演。即却有悟無。以明天道至虛。渾而茫茫。生靈者悉。吾尊上帝。是靈是悉。得機妙於虛空。而  
 以實有。證之於理。理道相達相合。道宗所以能明達趣者。即一靈是也。靈體雖無。而真靈之妙。  
 可有可無。是爲真空之靈。妙化有形。修悟可得也。虛空之象。覺在先天。其在後天。則妙有萬化。

於乾坤之中。含之而蘊珠於圓。運之而轉圓於光。靈圓靈光。圓於先。光於後。氣。悉靈運蘊四  
 五。氣靈默轉妙玄。玄六通外。妙八達內。九轉三度。真人寶丹之得。真以得素。幻以爲屑。屑而浮  
 之。杳於不形之空。是幻有幻無。如似之境。須於斯慎。以免靈失。潛化之泳波。七八含蘊。錚鑠於  
 光。山青洞然。水碧淡淡。腦精髓化。腦精髓化。靈之化乎金玉者。乃因其真幻之別。以明靈素靈  
 慧之本。昭然而明者。靈感悉而得。陰靜之真。因感而靜者。以靈得氣化陰。是爲之靈素。是爲  
 之靈慧也。惟是悟靈之功。後天之修。必於坐而後默。以純潔之性。而後得靈之處。皆真靈之素。  
 以化萬有之妙。觀夫靈性察察。而悟坐修後者。皆立慧於三世之因。三生之定。則靈魂本理。乃  
 可超悟天堂。以明爵錄進級。則善不惡同。混而地獄。後世得詮天地之分。即靈悟有實無虛。有  
 幻虛真。則虛靈不昧。前緣化渡。是人羣所賦。證功證果。坐悟還靈。是三清於世。化之於空。虛靈  
 界。而修靈得靈者。木石俱登。悟堅而靜。而後乾得真陽。坤化真陰。陰陽化轉。轉於靈輪境界。則  
 修悟道達之理者。哲含靈化。以得天數。靈哲靈數。靈之本真。不可以悟於滯澀之境。即能入於  
 活潑之際。靈之上而下者。恬然淡然。靈陰而潛。下而氣化。靈達於上。神化而生。生而形性得定。  
 靈之伏陽化火。亦於此度功夫。合水火之相濟。感陰陽之相化。以明靈於不上不下之地。是虛

而元神。神而化中。靈神相通。不感於候進者。皆非虛靈之妄。是以靈虛靈實。靈真靈幻。不以靈素分。不以靈慧合。皆可以靈之於陰陽。妙靈默轉。坐候功進。則天空焉飛。地淵魚躍。不以動靈而走洩於外。不以靜靈而定蘊於內。靜動得適。是靈之得真也。是靈之得達也。吾

老人妙山。悉化萬靈。悟察者。靈素有秉。皆可以形之於見。更不形於空。見之空之。是靈即化於形。有形無之界。皆可以得接。

老人之妙靈。以證果於妙樞也。而靈之於諸子所得者。不以智慧是。不以情慾是。不以聰穎是。不以愚蠢是。皆是得靈於真。而靈光於先天。化於後天也。先天之靈。靈之素而能明也。後天之靈。即靈魂之陽也。而靈分之先後。修悟所得。始自後天。止於先天。秉賦之靈。始自先天。止於後天。此靈之體。得之於身。可以充焉以化神。而修者推其功候。水源木本。一脈萬通。若一細障礙。則有所熄。熄之則靈散。自致烝涸。所以靈之爲體。是先三寶之真光。光能四照。則得於烝合於氣者。真素之得。必自靈始。真性之得。始自靈素。真烝之生。自靈而生。生而息之。息而化之。化而合之。合而通之。通穿於窆。靈自經關入庭。烝與氣也。不合而合。性與精也。不合而合。靈之與神。亦不期合而自合之於外。運蘊於內。清而不濁者。靈之明也。不過靈之求明。坐以悟者。要在坐。

堅氣平。以安其坐。靜而定其真息。一曰之真。二曰自定。中而上曰。丹固煉成。上以烝鼎。烝爐。下以氣鼎。氣爐。烝清清然。氣蒸蒸然。蒸而化虛。不可見亦無不可見。以之爲形。光灼如電。以之爲聲。聲震如雷。雷之聲也。電之光也。皆於靈而悟之於形。悟之於聲。聲而動已。形而現已。形現於無而有者。青黃之界。不可爲光。靈得於聲者。雷庭之震。不可爲無。於是真形之形。真聲之聲。以其蒸而上者。上升下降。乃悟見靈化於妙。鶴固息已。而其靈一翱翔空中。飛也如浮如沉。即靈之動靜也。修悟於此。而後得功候於靈者。氣進烝升。飄然靈合。上能固丹。中下自固。亦修烝煉。丹坐還靈真之一途也。譬靈如鶴飛也可。如龜之默更無不可。是以猿鶴異韻。其在得烝。化有化無。各秉氣質。涵養不一。則有異功同用之相化。皆可脫乎門徑。而合靈聚烝。以期於不動之形中而得真空。則靈之妄。於是得乎圓。圓靈而後悟進。所以得先天功成者。烝一得充。可以完先天之真華。自定息以合乎先後。而成真道。惟靈不得明。而求烝充於正者。均失靈入幻。坐悟先後合趣。更不可玩而試之也。各方悟旃。

老祖經隨人集曰。萬物之生於春。長於夏。無非烝化於氣。收於秋。藏於冬。無非氣歸於烝。其烝之化於氣者。即云靈自。其烝之歸於烝者。即云靈根。靈自之自。息息爲體。靈根之自。息息爲用。

爲用爲體。皆在神運。神運之功。皆在靜候。靜以自轉。界輪乃分。分乎清濁。以通上下。而後炁氣之相交。乃能因靈自以運用。因運用以賦性。因性自以立命。已知命之立。而後知形之化。知形之化。而後知形之生。化生無形。乃孕有形。有形爲體。體不離命。有命爲靈。靈不離神。有神守神。神不離心。心不離虛。不離是虛。亦不離乎輪運。輪運者。陰陽來復之機也。陰陽來復之機。卽循環之根也。循環之根。根存於仁。存仁於靜。靜乃堅虛。堅虛以致動。化動以運靈。而後天賦之性命。乃能從性天之自然。而存於炁。藏於炁。以爲生死之門戶。已生門何在。在於是窆。死戶何由。亦由是窆。在於是窆而守是窆。由於是窆而通是窆。是則黯黯之天。昏霾黑夜。人能自見其形者。是窆見之也。淡淡之色。虛霧爲遮。人能自定其性者。是窆爲之定也。渺渺之音。無聲無臭。人能自聞其聲者。是窆爲之聞也。聞於其不聞。而後見於其不見。方能悟於其不悟。以覺於其不覺。已是以窆之爲體。體於其虛。窆之爲用。用於真靜。體於其虛。虛靈不昧。用於其靜。靜靈自動。虛靈靜靈。皆有其體。實無其體。皆有其形。實無其形。守其體者。佛氏伽尼。運其用者。老聃爲功。以是論之。出世入世。無非一靜。靜而用虛。虛乃自清。清靈之自。以固其體。而後性命之皈。方可以從一胞之存仁。而立其圓圖之輪界已。儒耶回子。雖具一緒。

不離一胞。不離一胞。方守是靈。守是靈者。莫不自於其靈。自靈者。更莫不自於虛。自於虛者。虛而爲化。自於靜者。靜而爲生。爲化爲機。爲生爲基。有其機動。乃固是基。基礎既立。乃有太極。太極之立。一靈爲主。玄玄之功。其體森森。森森之靈。其色蒼蒼。蒼蒼之色。其聲息息。息息之聲。莫非是靈。是靈之賦。莫非是性。是性之自。自於其神。神孕大化。乃有靈自。是則因其靈功以通神功。而後神息不已之功候。方能大澈大悟。其在化於虛。以自守其炁輪之圓圖乎。

老祖訓又曰。夫天地之運化也。無非一靈。萬有之生成也。無非一靈。推而言之。則三千大千世界之輪轉。因果之氣數。亦無非一靈而已。故曰。靈也者。由天地之大。以及芥塵之微。不外乎一靈之作用也。修道之要。在乎養靈。一靈之養。則心平氣和而身修。一家靈聚。則父慈子孝而家齊。一方靈聚。則講信修睦而化行。一國靈聚。則上仁下敬而國治。推而至於世界。則人類互愛。國際無爭。而天下平已。其所以然者。大化之昌。昌於人靈。人靈之聚。聚於功候。功候進步。在於至虛。虛則適。適則平。平也者。爲化世渡人之要素也。是以各弟子欲言化渡者。必先平其心。平其氣。平其性。平其命。平無不平。以立化渡萬世萬有之良基也。明乎此。則功候深者。其心如水利。萬物而不爭。不爭者。則得其平。得其平者。必合於公。合於公者。必致其和。大道至公。無所



不公。無所不平。持公守平。以言化渡。則達乎太和之境已。何者是我。何者是人。人我不分。則胞與一體。又安有畛域之分。是非之爭哉。

日月星辰。寒暑晦明。天之靈也。江海河漢。山川動植。地之靈也。喜怒哀笑。動容周旋。人之靈也。生老病死。風雲雷雨。四時相運。五行相化。天地人相通之靈也。有其靈。然後運其氣。有其氣。然後化其神。化其神者。必存其神。存其神者。乃有循環之統系。有循環之統系。然後悉母氣子之所孕者。無非性命形體而已。性形者。靈之主宰也。命體者。靈之運用也。有主宰之真旨。即生即死。即存即亡。即分即合。即久即暫。皆不離乎是一。有運用之基礎。雖順雖逆。雖大雖小。雖上雖下。雖明雖昧。而無所不齊。所謂一者。一其命者也。所謂齊者。齊其性者也。一其性。齊其命。方可以安分聽天。自然坦適。而靈也無妄動之憂已。故曰。息息生靜。性之真體。息息生動。命之真形。生靜生動。然後靈化。靈化於一。乃守是誠。靈化於齊。乃守是堅。是誠是堅。性命之源。是性是命。靈氣之主。是靈是氣。心神之運。是心是神。虛氣之蘊。蘊是炁者。必先蘊神。蘊是神者。必先蘊心。蘊是心者。必先蘊靈。蘊是靈者。必蘊性命。性命之蘊。形體之主。形體之化。虛身為宗。宗於至虛。方見太玄。宗於太玄。方見太素。宗於素者。乃合天靈。天靈之合。地靈統焉。地靈之統。人靈系焉。

人靈之系。萬有之靈。可以得其主宰焉。是靈也者。無形無體。無聲無色。而形體聲色。莫不從斯靈以爲之本源。知其本者。人之死也。皈於地靈之性命也。人之生也。孕於虛靈之性命也。先天之性命。無論其爲天地。其爲人物。皆此一性一命。其生死化滅。亦不過循環相仍而已。與我先天之性命。本無所損。是聽天守命者若是。若夫百憂交集。萬慮惑心。則其靈也必昧。而性命亦墜於無形已。是在修養功候。知吾之靈。必修於性。必善於命。然後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必無得失。成敗進退。存亡之感於中已。各各善悟是理。自知天靈所通。必從坐靈爲化。坐靈之化。必從靜靈爲守。靜靈之守。守其至極者也。何以至極。至中爲功。至中者至虛。至虛者至容。至容者至運。至運者至動。靈動於虛。以運無形。然後有形之形體。亦必與性命相合。而孕真形於至虛至中之府已。各各務當從潛悟默覺。以爲修靈之功。養靈之候。庶幾虛靈必可通於自然。必可逃出天靈地靈之統系。而自爲靜虛合靈之主宰已。各各多坐多養。斯可已。

康聖訓曰。靈之爲運。一氣之充周也。若稍有滯。即有所蔽。隨其所蔽。而爲之偏者。自然化運之樞爲之轉移也。性天之養。無非從炁氣輪系之先。以爲渾融。而後炁氣之運於外者。方可以凝充而無虞也。故化功之妙。無非自然。自然之運。以渾化爲旨。渾化之修。靈化之妙。靈化之

養。時時不離這個。以爲進功之主宰也。渾而化之一而貫之。無所謂是。無所謂非。無所謂好。無所謂惡。而是是非非。好惡惡。無不得其當者。全在養之有素。不失其常也。常變之際。人之遇此。不能不有所動。一有所動。爲氣所奪。而其凝固之蘊於內者。皆從此而變易其初旨已。故修之爲修。充固其氣不難。凝定不失其常。常作一身之統系者。乃爲難也。知其難而時時平默。自然隨大氣之妙運。以爲之變轉。而宏厥功也。然隨大氣以爲運轉。尚不出陰陽之支配。而能爲陰陽之主。以作旋轉之樞者。始可以云得其究竟也。各各勉之。各各勉之。庶不至安於小成。而爲時地人事之轉移。則更佳已。

昌佐神訓曰。知從遠大。行從近小。知行相涵。始無遺憾之處也。從遠大處悟默。心與空間之關係也。非此無以充其量。從近小處策勵。心與時間之關係也。非此不足著其實。二者不偏。空間時間。均無所負。而原始返終之妙。窮源溯流之功。自然隨靈之圓凝。而無錯失之虞已。夫人莫不各有所知。亦莫不各有所行。而知之未必澈底。行之未必切身。非知行之過也。實涵乎知。運乎行。未克從靈明凝聚之中。一氣貫串之所致也。靈本至虛。而光之所照。自足以爲知之量。靈本至清。而光之所凝。自足以立行之基。行之近小。切身之謂也。知之遠大。靈澈之化也。不得真

體。靈何以光耀而有他。不明真體。靈何以收斂而不滯。滯乎機。卽弗克運乎行。行之弗克確實。卽知之弗能涵運而四射也。不然。口中說法。紙上談兵。是何弊也。在於知而不行。盲人騎馬。螳螂轉轅。是何偏也。在於不知而亂行。行之於不知之地。何能泯遺失而臻完善。况知而不行。自限於無能之域者乎。故人之要點。心爲之主。由心精探。盡心方能知性而知天。心之不盡。性天不得而知也。由心外演。修心可爲修身之本。身之不修。家國天下。不得而治也。何以云然。行之不切於己。則餘者均無足論。然其理不可不融會一切。而有澈始澈終之基。基之不立。修於何有。所以知之不可不從遠大處悟會也。然明於遠大。而後自可不遺其近小。所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詣。無難豁然貫通也。通乎遠大。自不昧夫近小。何以如是。靈天有在一潛一放之間。而所知所行。自合於一也。今諸方靈光所結。能射乎遠大之詣。而行之所在。尙未能切實砥礪者。則於修養無間之處。未得其要故也。要何在。在於心。心何在。在於靈。靈之不散。卽爲安神立命之基也。務於悟證之際。而默識可已。切注。

靈學不明。靈理不透。則人靈之所以運化者。亦必因之而窮也。人以靈運。靈以養成。靈何以養。虛空而已。不虛不空。必有粘著之患。能虛能空。寂然不動者。感無不通也。通何以通。仍是一虛。

一。空也。合於虛者任也。通乎空者督也。任督二脈。乃是陰陽兩竅。督通乎空。任合乎虛。陰陽大氣。虛無所滯。空無所著。而其氣之感於人。人之運乎氣。氣之貫乎天地。天地人打成一氣。凡有所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或彼或此。無不契得其奧。而如見如聞。是何以故。天下之理。貞一而動。既動乎一。自無不見其所見。聞其所聞。而消息之寓於其中者。自一一默識而心通也。心何以通。氣通之也。氣一得解。萬化俱善。焉有阻礙執着之虞哉。養靈之法。能本此以爲會悟。則靈理自透。靈學自明。人靈亦必運用而靡窮已。所堪慮者。沾染之弊。習慣認爲自然。而不自然者。亦覺其然。是乃靈理之障。而敷化所以不得其機也。各各悟之。各各通之。卽應事接物。隨機應變之道。亦可因斯而澈其原委已。其各精審可已。

孚聖訓曰。今則道化無邊。慈與無疆。惟以靈學并重於道。則昌道化。必明靈之所以然也。靈學最初之義。實卽以靈爲巫。而巫爲楚名。靈子也。可知巫卽靈也。惟以引申字義。後則爲鬼神之誼。楚辭曰。靈皇皇兮既降是也。繼以鬼神之誼。引申爲神妙不可思議之義。謂人之生也。神靈而已。於是醫卜星相。其有得效者。則爲神則靈。以爲至誠感動之意。此靈之所見爲多。而後世之從者。無所由也。惟推討其確。則靈字可引證於詩經。書經曰。靈者。善也。鄭康成曰。靈者。善也。

此證於經籍而同訓爲善。且真經云。善靈被縛。道魔日爭。可知靈者。善之謂也。卽大學所謂止於至善之意。此不可不研靈之意義。以爲遵行之道。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必也靈爲立命之源。命立形成。形成性存。天人相合之道。無非本天心以賦人心。本人心以行天心者也。此大道之本旨。卽民生之本源也。且善爲餘慶之因。能不持善以行事乎。此靈之必研。卽善之當爲。亦卽慈之應興者也。果知此微意以慎行。浩劫有形。必於無形而化。况性靈之關係。尤不可稍忽也。性靈本一。訓亦述前。惟靈之爲機。與性之爲時不一。何則。先後之別耳。性靈處先。本爲至善。性靈既降。則有習染。則六根足以染六塵。六塵足以習性遷。則性遷貪生。而爭奪之念。乃可現於漸。俗牽之心。乃可誤於念。則貪念之心。乃以後天種種惡習。以惑其性而泯其靈。所謂形者。因性所致。亦漸沉沒。此形既沒。則命卽消。靈之爲體。斯於無形而滅。此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之明證也。惟是禍福無門。人而自召。此召禍福者。善惡也。可推知今來之禍。由於惡生。而善之同惡相處。其究劫災之降。清清明明。善之則善。惡之則惡。毫髮之間。亦無可爽。則修靈性與否。不言必自喻也。是以吾道化世。本慈善以拯衆生。使迷於暗途諸子。各得撥雲見日。得佛光之普照。善修者。誠不可忽也。望各體悟可也。是囑。

默真人訓曰。人所由神。惟靈是依。但靈有陰陽二種。而陽靈爲何。即天空太乙中之有一種特別。兗力。近名之爲八可電。是電者。不受日吸。不受光射。通天澈地。無間而無阻。人受之是爲陽靈。而陰靈爲何。而人之有生以來。即具骨肉形骸。既有心思耳目。而始有知識。居寓其中。名曰知識。名曰識神。此即陰靈是也。而二靈之力。可分亦可合。此其爲靈者之陰陽也。而有其陽靈。即有其陰靈。故陽靈者。即魂也。而陰靈者。即魄也。故陽靈逐於陰。則聖。而陰靈化於陽。則凡。是則聖凡本同居於一。而如超凡入聖之妙。則惟養其陽靈以化陰。而陰靈被化。自不能侵略乎陽靈也。此陽靈者。尤在乎養。不然。則真陽一失。而其靈即汨沒於苦劫孽海之中也。而此靈之外。則其要者。尤歸於養。養何以養。夫養靈者。即養吾之精神也。而精神之養。首在修吾之身。正吾之心。充吾之體。調吾之神。勿以心思。以擾吾靈。勿以躁動。以搖吾性。還吾本來。皈吾先天。怡然太和者。此其養之於內也。而次則平吾之氣。清吾之神。使神充而氣平。則心以見義勇爲。使仁風煦動耳。縱然不懈者。此養之於外也。而內外交養。則吾之真靈不昧。自可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同其明。而精神亦可與山河以永在。不生不滅者。此養之於玄妙也。而此妙靈之養。則必藉內外之靈。以發揮而養之也。夫此靈之爲靈。在於上古之人靈。而其性渾渾噩噩。則於靈之不養。其性之清。亦可與天地日月山河同其精神也。而及於中古。以至下元。則人羣雖已進化。其靈其性。其智識。已漸啓漸發。而有心思耳目之識神發動。而六根七情之是肆。故名利貨位。以分擾其靈。貪嗔癡愛。以促棄其靈。是則中古下元。人羣之靈。於是而欲知其養也。則必曰坐此坐爲靜功之要素耳。坐方能靜。靜方能定。定而後則吾之真靈能得其養已。夫此涵養之妙。詣實多。修者不懈行之。則如吾之陰陽之靈。得其善養。則性真必有所皈。而不垢不淨。能清能凝。則人生之真靈。自不能於其空電所吸收也。

### 三言性

老祖道達正經言性達曰。五教修命之旨。必先修性。性者一也。一而合三。三才備焉。是以修道立命者。必修性以合道也。儒氏言性。其徒以不可得聞。後世言性與天道者。亦於是因無真本而失真原。性之善惡也。不善不惡也。可善可惡也。有善有惡也。性本一也。何叢出其說。各立其本。講性研性。以立性本。正失性於無。而終無真性之得。

老人講研達經。以性爲先。烝之體。以整性之本原。俾性得真。即性有所得。而烝有所運。靈有所化也。性之真達。其性在善。是爲先性。其在性惡。是爲後性。先天賦。後天性習。賦者。秉彝以得。

也。習者。相近習遠也。則性之先後本體。在斯悟得。以見性明性之始。卽性生自太虛。以太虛空靈。而化實爲體。卽實卽性。以先後化合。而內結情慾。外染見聞。後性生已。卽所以先性而人。亦卽先人而性。性之化也。於是可乘於三才。亦可以化於三才也。性可以立乎三寶。亦立自三寶也。故修道立命。乾道化性。性與命化。其性生陽。其命自陰。其性生陰。其命自陽。上而下之。如性如命也。下而上之。如命如性也。乾而剛生。性而陽已。坤而柔成。命化陽已。其生其成。水而生火。成之生之。火而離水。不能以有形見者。先性交靈。不可以無形見者。後性交神。是可以合化先後。以用而運。以運而通。不濟之水。其水自濟。濟於水已。坎有性位。離有性途。卽穿而得過黃庭。以性而爲黃老得窺者。（黃老。係黃庭中煉成之真丹也。慧聖註。）本此功候。以悟之於靈。而化之於神。則先性得功。不可虛運實用。以順剛柔之剋制。所以能善其性者。順其適以活潑。乎神靈之光。性之生也。生而息已。性之化也。化而通已。則有善有惡者。可善可惡者。一一皆悟本知真。知真明性。性一有明。其靈自化。卽靈明性善。以得炁化。炁之化於性體者。實之於後。而化實爲虛。虛之於先。而化虛爲實。所言太虛之靈。卽性在先天之始也。所謂性始者。靈也。後天言性。汝等修性煉命。以本悟末。其對性有得者。必謂情無所動。慾無所貪。是性得其善。而見性

原。吾道修悟功候。遂深名教。各教之旨。因心性而修後補先。今合併參悟。返而旋之。功深一倍。氣能立後者。得後天之修也。能知以性化合而立炁體者。二度功成。以性天於功度之間。卽分性本體以明先後也。天然後先天。乾性有得。後天坤命自成。先天坎性有得。後天離命自成。得之成之。氣而運然。炁而化然。運之化之。性而立也。命而定也。性之生也。命之成也。皆乾有剛性。坤有命體。坤有柔性。乾有命體。性一之素。太虛而化。性其靈也。性有素化。太易而運。太易體虛。性也神也。其爲靜性不動之恬。其爲動性不靜之活。恬而坦坦。活而潑潑。自氣而虛。而後炁實。以虛而實。先而旋後。以實而虛。後而返先。氣炁乾坤。相默相轉。斡於有輪。其在有形無形者。自氣生水。自炁化火。一輪之系。而性分二。卽先後是。卽靜動是。氣性炁性是也。神性靈性是也。於是有性之體。無性之形。卽可以立功於坐。而得性於後。何以云此。性自心生。後天之得。心立後體。坐爲之主。吾性之靜也。氣實而虛化。吾性之動也。炁虛而實化。化虛化實。其爲性也。空已。不可以性善。不可以性惡。卽在斯以動靜乎性之形體。而性之陰陽。亦當於坐候功用。以悟其得。性陽善生。性陰惡生。可以陰陽必合於性門。而性之有無與陰陽相化者。性之不善不惡而明之已。吾道修坐。吾於坐遂詳言。而後天既成。悟性之道。必不可缺。以俾性而後成陰陽之交。性

之與道合者。堅而后得其基。卽以性分陰陽。而定剛柔之真位。真位有定。真遂自解。性命化合。分悟命體。則不善其性始。不惡其性終。皆所以陰有一定之出。陽有一定之入。剛有一定之剋。制。柔有一定之運化。則坎而離者。四象有定。乾而坤者。二儀有判。炁而氣者。先後自成。性而精者。體而自悟。皆所以化其坎離。運其乾坤。合其炁氣。分其性精。以期先有所運。以運於無。後有所化。以化於有。有而實之。不實之實也。無而虛之。不虛之虛也。是性之虛也。則坎離抽添。乾坤交媾。先後化合。性精立基。皆以其靜於後。動於先者。爲性之真實真虛。後而動先而靜者。爲精之真實真虛。性有真已。精有真已。真精之成。卽真性之成。修道煉氣。煉佛養心。養靈悟耶。修心覺清。悟性明道。其能得先後合性悟性分二者。皆可以化二爲一。一而入性。以性悟道。則性之善惡也。性之賦習也。皆可以破其萬化。得乎一守。抱一守堅。性堅道合。以明性道化靈。靈與神光。上而中下。下而中上。上不截中。性原自清。於是性之清濁。亦於此以悟解之已。性解清濁。悟功於坐。性清炁充。性濁氣燥。炁充性得化虛。氣燥性乃生實。性之虛者。其靈可明。性之實者。其神乃散。故養之功。必求虛實於靈神之內。而後性虛。虛而清。不致實而濁。則性與靈合。其合自化。合化有悟。清濁悟澈。自然之適。適然而得。性於清已。其性弗清。皆因心無以平。其氣

燥而不能固精。精弗固而神自無以結。妙化既無。性天乃失。是中不能接上。而氣歸於枯。弗潤弗溫。中丹不養。氣之行徑。滯而不穿。滲入侵蝕之境。卽入偏枯之象。山無以如金。海無以如玉。真源入剛。堅之不堅。明靈失根。立之不立。明也幽已。清也濁已。幽之濁之。性也惡已。靈也慝已。則亂之於七真。性自擾靈。而清之不明不光。靈性不通。氣炁因懈弗鬆者。是不通於脈窠關要。而精耗於水。神燼於火。所云枯乎尾。胝者。黑潭之水。不得涵養神素。太虛不固。性體自離。離之弗惕。在悵於靈。靈之妙現。現化妙通。皆不穿不明不清。而無之於瞬息之間。視之而不見。雖若有若無。皆是幻境。坐至此候。功修所得。必因一塵之細。失其萬靈。人之身體百骸。如槁之灰。如如似似之境。必墜墮而不可救性於清也。諸方慎坐。卽在坐有悟得時。似見於形。似聞於聲。則性一弗清。卽陷此弊。悟之可挽。必先正氣。氣正影息。則體自誠。心而生性。性有所守。無思慮之擾。無貪慾之惑。內守先誠。外卽後習。習無遷。守無變。先性固於真有。後性守於恬定。恬定之境。通穿見已。靈性相關。合化於神通自明之時。則任化爲披。尖離有合。而其前後通濟。無耗於水。無燼於火。不偏不枯。其氣平然而養。養之於精。其精固然而結。結之於神。其神凝然而光。光之於靈。其靈明然而善。善之於性。性清而上固丹田。得轉其妙。下通氣海。真始自凝。無所爲清。無

所爲濁。則性之相遷者。不期堅而自守。塵紛障落。皆可消滅。性之能充善於體而合於靈者。必在此以悟。而後得靈之充於炁以化通於先天也。

老祖經髓人集曰。萬萬有有。何者云始。何者云終。炁化自然。何止何窮。窮源於形。形歸於性。性之所自。自於其定。定乎形體。乃守靈神。神清氣固。固於田適。適其自然。然後云定。定於其止。止於其孕。孕形孕體。乃云胎元。胎元之始。本是至虛。至虛之炁。炁化爲氣。氣既能定。定於分合。分合之機。曰靜曰動。動體在魂。魂也自寧。靜體在魄。魄也自定。魄寧魂定。乃可自息。息於其止。洋洋乎大哉。此天道之開元。亦萬有之主宰也。故言其性定。必言其性自。言其性自。必言虛自。虛自於靜。靜而能守。守其真機。不至爲其他一切淆惑。而後胞系祖房。得之於心窠者。方可以有無形之性化。與有形之命定已。

孚聖坐諦釋義曰。坐功之守。由平而默。由默而靜。息其炁氣。窠其運轉。於是先天三寶之性。乃因變化之候養。而至其本來澄清之境已。性在先天。無形無象。性在後天。無善無惡。其所以有急速遲緩善惡之別者。維先後合天之化而受之也。故性之本體。纖塵不染。不增不減。而無所謂變於此。更無所謂化於彼也。六欲之染。既因坐守之妙清其本。七情之滯。亦因默平之養悟其象。於是性中未有之一切渣滓。乃由此而去之以返其本已。

孚聖訓又曰。宇宙萬有莫不具性。性根大炁。而成形於氣。其爲變化。色而不色。至空中所以存其真者。原難捉摸。然求之於理。則萬事萬物。靡弗可以得其本末。明其終始也。本末終始之間。理之所貫。固莫不一也。苟通一貫之理。則物之本末。事之終始。皆不難知其真而定乎常已。世之無常。皆因不得真理之故。乃生歧惑。惑無不迷。迷無不墮。及其墮也。復從事物之跡以辨是非。則其是非不定於真理者。既多。而紛紜擾攘之勢。乃難免已。所以知修之士。必就其身以率其性。性果能率。則行證所在。真理自通。通其真理。心自常定。心常定者。事物縱多變化。而其所自持者。必從無常之際。得其有常之真已。得真不二。道斯以存。存道於身者。莫不合理於性也。合理於性者。莫不行時而宜也。以其自無是非。攸攸洞洞中所具空真。永無磨滅也。永真不滅。其身自脫造化。而能有所造化已。語云。惟命不於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善不善之爲得失者。豈有他哉。性理不失。其道自得。性理或失。道自不得。而其所以然。則無非審夫天命之皈。以其天命而依性固。性固其命。則形亦可隨命大已。此關修身之要。是願志者好自悟求。道之真常。去乎身固不足以云得也。各各勉之。吾有厚望焉。

濟佛訓曰。嘗聞諸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性者。心之本也。心周乎萬事。性具乎一心。故欲無慊乎性之心。必先洞澈乎根心之性。既已洞澈乎根心之性。則可知天心之仁。凡人受氣成形。形生神發。有性而後有心。心也何始。性爲之始。當夫渾然罔然。毫無渣滓之際。其由本性而流露者。謂之道心。由物欲而感發者。謂之人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蓋人心一動。而六欲攻之。七情擾之。十惡八邪。又從事以戕賊之。遂致由人心而復變爲獸心矣。歷觀古今來之治亂安危。何莫非繫端於此方寸哉。天理人欲。相去幾希。故欲不失放其良心。不汨沒其天性者。非修養不爲功。修道之坐。卽先聖所言之明德親民。克己復禮。亦孟子所謂存心養性。養性卽所以事天。存養既純。則測隱羞惡恭敬是非。卽不能爲物欲所蔽。良心既收。善性可復。則天人之間。一息相通矣。但修者氣秉不同。進境遂異。其上焉者。所秉自清。只能順其自然。自可盡其心量。其次焉者。所秉純雜相間。必力求克復。方可充乎其量。其下焉者。所秉雖屬至濁。然果肯下堅定功夫。努力參悟。不失所守。久久亦有圓滿之一日。由此觀之。雖有生知學知困知之分。安行利行勉行之殊。及其成功則無以異也。其修途中之微有不同者。不過秉賦既殊。而運數不能齊一。難免有艱易夷險之判。故曰天壽不貳。修身以立命也。至言修養者。乃心性非形體耳。形體有渙散。而心性可以永生。設心性既死。其形體雖卽享老彭之壽。亦終歸於消亡而已。人既入於修途。對於禍福。務須澈底了悟。更能不避險阻。不求助長。視天如壽。履險若夷。以盡心修身。功候至此。則命歸自主。我之命與天命相契合。至誠不息。悠久無疆。豈僅脫命出數而已哉。

默真人訓曰。先儒論性者爲不鮮矣。昌黎言人性可分爲三。其於人性之等差盡已。惜其所以論性者猶未善也。夫人性固與有生以俱來。然不可遽以上中下言也。蓋情也者。由性而生。有情然後善惡形。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也。善惡尙不可分。况分之爲上中下三乎。然則韓子之說。將毋由習而定之。抑別有故耶。夫以爲無善惡者。其性也。有善惡者。其習也。何則。人既置身於塵世。日與父母兄弟朋友及其他一切人間社會相接觸。耳目濡染之既久。遂不得不成爲習慣。習慣既堅。後人乃誤以爲性己。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愈染而愈遠。久而久之。盡失其真。此所以墨子悲絲染。而孟母三移其居也。蓋當絲之未染也。其質太素。孔子所謂性相近也。及其既染。色自大別。孔子所謂習相遠也。告子言性猶湍水。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亦誤習爲性耳。荀子以爲人之性惡。若食我叔魚。越椒輩。雖生而惡乎。



吾意苟得良習以導之。安知其不爲仁人乎哉。吾獨怪其父母不知引以理。感以德。如孟母之善教其子。而徒坐視其習惡成性而不之救也。嗚呼。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旨哉言乎。（感誠按。羊舌食我之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越椒之生也。令尹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俱見左傳。唐皇甫提孟荀言性論。謂越椒之生。熊虎之狀。叔魚之生。谿壑之心云云。似以叔魚爲食我。實則食我字伯石。乃叔向之子。羊舌鮒字叔魚。乃叔向之弟。非一人也。）

### 後天三寶精氣神

老祖訓曰。夫炁靈性者。先天之三寶也。精氣神者。後天之三寶也。之數者。皆爲修人所當加意深求。而不可須臾忽視者也。而欲由後天以返還先天。則非先從此氣加以修養。不可返乎先天之炁也。惟先天之炁。無形者也。至清者也。而後天之氣。有形者也。至濁者也。苟以有形至濁之氣。而遽欲返乎至清之炁。豈不難乎其難哉。然而不難也。夫人未生之初。其在胎胞。原本圖一胞。先天之炁。本自具足。及至降生之後。因的一聲。已落後天之氣。而與先天之氣分而爲二已。惟在孩提之時。其性渾穆。其靈活潑。不識不知。雖落後天。而仍不離先天也。迨至年歲稍長。知識漸開。其心每爲色聲香味觸法所牽。其念每爲眼耳鼻舌身意所障。則氣已漓已。氣漓則精必不聚。精散則神必不凝。精神渙散。則本然之性。日必味蔽。至清之靈。亦必耗消無餘。而先天一點之真炁。自必歸於無何有之鄉。而不得絲毫之顯現已。所以修人欲返還先天之真氣。必以養氣爲主。氣何以養。則非先從精神上加以體悟不可。精能化氣。神必還虛。此乃當然之工夫。有此工夫。則精聚神凝。炁固之下。自有妙轉之妙用。得其妙轉。則性自明。朗。靈自

充盈而先天至清之炁。不期其返還而自返還已。但此妙轉之工夫。必須順其自然也。何謂自然。即不加矯揉。不加造作。而純任氣炁自然之化合也。乃今世之言養氣者流。不以藥石爲補益。即以導引爲工夫。更有甚於此者。等等名目。不一而足。殊不知此種旁門工夫。要皆失其自。然而加以強制者也。一爲強制。則必氣滯精散。神亦爲之不寧。三寶不得其適。是欲自養而反自戕也。又豈可哉。凡修坐有年者。當於此氣炁返還工夫。必有所悟。但欲鍊實還虛。從有返無。則必於此後天之氣。而加意焉。何則。氣者呼吸也。而欲其息息綿綿。則必從此呼吸而外。加以體認。則息之爲息。自於呼吸之外。而見其適綿之妙已。氣自得此真境。則至善之性。至活之靈。自然顯現於身心之中。而浩渺虛無之一點真炁。自然返還於不知不覺之中已。此乃返還之真旨。亦即坐功不可不研求之點也。凡講修養工夫者。務自審悟。庶可不爲邪說所誤也。

濟佛訓曰。天色本蒼蒼。陡然幻太素。此以問蒼天。其中有何故。蒼天置不答。默默紛紛佈。佈也。不自知。蓋地枯者華。黃金成世界。玉屑忽而遮。日月溜溜者。今從何處去。只見純無污。不聞鳥聲呼。衝寒折梅翁。策蹇冒無怖。千竹勁仍勁。蘆花柔自伏。空中雁失序。行人路迷途。一抹銀世界。月色不愁孤。忽焉烟雲合。忽焉山形霧。綠草不能支。蒼松山頭駐。本是同根生。不同胡太著。

一爲洩太多。一爲神凝固。凝固不輕洩。神氣一貫注。一體百神穿。體質斯堅固。經寒葉不凋。名與天地副。吾人誕兩間。靈足首萬物。知保我精穀。不使神氣傷。朝乾而夕惕。共勉忽相將。陰陽無錯境。正氣自維綱。心覺無無覺。神氣自結凝。凝神神無住。住神氣相滯。氣滯血自滯。血滯靈遲遲。靈遲失化機。機遲心生枝。枝生乃意歧。意歧神牽之。神牽心氣動。靜功從茲搖。靜搖相火炎。日日心神勞。勞心復勞神。試問日休否。日日不得休。體散靈即渙。靈渙形質斃。體散我非我。我已非我已。又向何處去。反復細尋繹。茫然不自知。試觀雪飄飄。紛紛何足數。一瓣一體質。一體一形相。把來細賞玩。實質忽焉消。形消體遂無。六花一顆珠。珠亦非是珠。水炁暫相凝。雪爲水炁凝。萬物孰不然。一元萬化始。無形化有形。形消命亦絕。全失本來物。命者非云絕。不與物相續。不續萬物體。萬形斯消滅。滅亦非真滅。全歸始有母。母具生生機。乘機復化物。物物輪因果。我是物之一。物我既輪轉。焉知我非爾。我既不離爾。爾更難離我。天下紛紜者。觀來無異雪。爾來我又往。我來爾化身。相將因輪果。胡爲乎擾攘。爭名並逐利。致忘一根生。相軋又相傾。豈異自矛盾。勸我諸修子。一切視同仁。莫云我自我。莫云人自人。一旦治爐熔。我人各失身。靈悟天堂上。相見不相認。不認味圓靈。靈味故如是。性靈大父母。本無分別心。松榛同茂夏。鳳泉飛

同歧。圓靈具足體。不有單純相。顧名淨圓覺。着相非菩提。諸修修何事。靈凝心各期。靈窟無第二。終始原一體。知修修此處。引心歸此窟。同歸靈窟去。合相人我無。切悟無無地。爾我不相欺。不期真誠出。真誠是天道。心誠性如天。一氣圓靈聚。化爲無無歸。反將無無去。空空復空空。一着卽非修。靜極得此境。境到卽轉候。今屆轉候期。諸修仍未悟。功高魔隨長。功尺魔乃丈。不管魔力丈。只固我功尺。尺光化魔丈。魔消丈卽無。不如是住。恐被魔力吸。畏哉我諸子。靜篤在此時。無畏滿山雪。臥道隱高士。門外深三尺。得道窈由茲。打開冰窖地。天花放一枝。天心胡能隱。嶺梅斯見之。各各悟之。

納諸僧也。樂諧戲。且世間事。何者非戲。大藏經無非諧談。吾今與諸子以諧言。非有真實語。蓋試聽諸有神氣者相友善。行則並肩。坐則接膝。如膠投漆。分不能分。合而不合。時值三春。遊於烏何有之鄉。廣漠之野。清風徐徐。碧月粲粲。不期二人。樂興勃發。氣徜徉而歌曰。一氣浩然。磅礴靡涯。無微不入。無大不括。盛大兮誰復我若。神聞而哂曰。自見者不明。自以爲人莫我若者。渺乎其小焉。子不見我乎。無方無體。妙物無迹。體物不遺。卽子之週運磅礴。究誰使若。吾神也。氣聲聞之下。嗒然似喪。順風膝進而就曰。我誠河伯之與東海。今聞至言。敢請賜教。子之神武。

果孰主是。吾誠望洋興歎。莫知所極。子請言之。神曰。吾何能哉。所行處。皆藉子作體。所來處。自然而然。吾亦不知其所以然。子既懷疑不解。蓋啓諸烝。氣曰焉在。神曰。無極之巔者。欲登不遠。氣曰請伴往。於焉神氣各逞其不疾而速之本能。已至無極。見巔不高而登。不大而莫探邊涯。仰望時許。亦莫之所見。淼淼焉亦若有見。渺渺焉而無所聞。息息焉抑若有聞。氣膝進虔誠而叩曰。何爲至道。何主大造。生物芸芸。日月昭昭。願樂欲聞。以釋吾曹。三問而烝不答。神曰。奚爲乎子之問。吾試叩之。神默然以專。無何似睡。見烝渾渾噩噩。通乎己而化乎氣。三輪化一。一烝幽圖。生生不息。無名可名。無道可道。若有所覺。而神已甦醒。啞然而笑曰。妙哉。以語氣。而氣不之見。四維尋顧。而氣已化於己身。默然回神以瞻烝。而烝亦不見。四顧若失。渾然一獨。各子知夫烝且焉在。在於不見。見者非烝。烝者氣也。必須神以化之。然則神二乎烝耶。曰。非也。烝神氣三而一。一而三者也。名之曰烝神氣者。各就其所在而言。亦爲人說法必分之規程。斯三者相并而行。無氣而神無附體。無神而烝無以運其自然。自然主神。神主氣。氣涵烝。故孟子曰。難言也。至大至剛。直養無害。配道與義。無是餒也。用功於不動心以涵養之。夫所謂涵者。一氣中涵之謂也。涵卽是養。涵養。非涵字之外。別有養也。各子修悟頗銳。惟貴踐跡以徵。踐徵。

之功。端在涵養。涵養卽是慎獨。慎獨卽是虛極。虛而極已。自知不獨惡念不可妄生之妙。以妙爲妙。以正爲正。何體不包。何理不涵。聖境妙詣。自可層層踐跡而徵之已。衲一片諧談。各方且不可作非真的看。

默真人訓曰。人立於兩大之間。所最貴而且重者。莫若此身也。而人所有此身。以先天之性命言之。則賦於造物主宰。以後天之形質言之。則賦於吾身之父母。是以吾身之成也。先天始於主宰。後天始於父母。故最貴而且重。宜謹慎保守。以與造物相終始。而氣也可固。神也可清。精也可結。而後與天地同其化。與天地同其進。與天地同其妙也。精也得結。神也得清。氣也得固。三寶之妙。生生化化。化生之理。感而遂通。生化之妙。修養而成。能與天地同其化者。則炁必充。能與天地同其運者。則性可明。能與天地同其妙者。則靈必凝。此所以修其後天之形體。而復其先天之靈炁性也。後天之形體者。如露如電。轉瞬卽滅。可云非身。可謂色身。然人無此非身。而性命無所寄。無此色身。而炁靈何所托。所以以此非身。修其真身。以此色身。鍊其金身。使得還本復原。而永存其性靈。且天之生此人。身正欲爲世之大用。俾其得回光而返靈。方不虛生斯身也。而人不知身之可貴。不加修養。隨欲而遷。見利而惑。遂流習染。而沉孽海。不知自省自悟。若此。恐其假身尙不能保全。而欲成大事。立大業。救人拯世。以爲世之大用。豈可得乎。各各悟勉。

以上總論後天三寶後再將精氣神而分論之

一曰精

老祖道遠正經言精遠曰。一氣結精。一氣化神。神爲氣化。精結自固。是氣以固精。精以化神。而精之體也。其成也實。其化也虛。其成其化。而分有坎水之精。離火之精。水之實也。火之虛也。其實其虛。故有靜精動精之別。精其實也。因血固體。精其虛也。因氣化用。於是血精氣精。各有異功。精其靜也。性以神虛。精其動也。靈以化實。故有性精靈精之別。運以立之者。化以固之者。運而固之。水精火精。分而相合。實精虛精。攄而後穿。血精氣精。其運有而無者。靜動之精。精之靜也。其性爲體。精之動也。其靈爲用。所以立後天之體。皆以精而固基者。無以水火而虛實。無以靜動而成化。其爲精也。皆可聚而結神。以運陰目之開。惟悟而得。以氣明之。惟煉而成。以性固之。則保水精火精。實精虛精。動精靜精。固於有形而化悟乎無形者。皆不可以形之於有。不可形之於無。而後斯可得其真體。故曰此吾先天未成之一滴小胞耳。自氣化形。分爲二質。有有

形物。有無形物。此物秉先天一濁而成。卽坎精離精之始。是卽不可有不可無之真精也。真精之成。以血而得者。後天也。以氣而得者。先天也。其故云何。先炁後氣相合之故也。前授真經於石門時。以聚精結神。結神聚精。而述於聽經諸靈。聞而輒問者。釋道二徒。卽於精神結聚。神精結聚之妙。

老人曰。氣化之精。其體虛而化有。血化之精。其體實而化無。後天修功。可得其要。卽聚精以結神也。氣化本虛。後天之功。氣化本實。先天之功。炁氣合者。先後之合也。然後炁靈歸性。性化於神。神結精聚者得之已。故道悟而煉其氣。釋悟而養其血。爾時黑齒。沃民。交趾。（黑齒。東方之國也。沃民。西方之國也。交趾。南方之國也。老祖定。）因而悟解者。皆可得氣血之一。而引悟精邃之要。獨幽都之地。（幽都之地。其氣陰昏。卽今雁北是也。老祖定。）弗可悟其真精。因其氣陰霾而難以覺乎窈在。窈弗悟開。氣弗之行。氣滯炁滯。其血弗養。則精之修因而難成。過化存誠者。幽都之得。以誠而感。存誠道合之功。乃得其妙。而後復行經於石門。演虛實之妙。以引幽入明。斯時因虛實而得。坎爲水精。離爲火精。則存誠相化。自合於道。因實虛窈開。百關自通。精成於爾時四國者。先後悉得澈明。是皆精而悟澈。以入先炁之中。而後通功候於靜動之妙。實

而虛者。文光離火。是因水而化質。是精之運而固也。是精之化而通也。是精之挈而穿也。以精化神。神而結精。悟坐補丹。還氣於先天。卽以後天得固之真精。而後化氣之體。化神之光。惟精之體也。其基至固。其化至淡。其靜至堅。其動至活。佛家得其意而不染乎六塵。則陰目以開者。陽體得回。以目爲目。（上目指陰目言。老祖定。）其活而靜之。卽以精結色空。而不染目中之色。不以動而驚乎神。其精自定。不染耳中之聲。以固精於虛。金扣木鳴。吾精固也。其聲自虛。息而無之。真相得於此也。悟於聚神結精。意無外馳。猿鶴不得同其韻。而後性有所安。以得意之實。而靜於精。鼻也。舌也。固於不走。香無以入。臭無以却。真精之素。生於有無之先。六塵弗染。其心自正。性自心生。得正得性。是精得其水火之濟。以固於真中而化於上下。惟色虛已。惟聲實已。聲聲色色。其運無內。其化無外。得聲自東來者。黑齒之地。得聲自南來者。交趾之方。得聲自西來者。沃民之地。得聲自北來者。幽都之方。其地其方。本無二致。因氣弗同。精亦名異。精因時感。春其和已。夏其暖已。秋其爽已。冬其寒已。陰陽化合。交於中者。任督得平。交於上者。黃精得其通。交於下者。黑精得其澈。上而中澈。下而上通。色因聲變。百舌弗如。於是真色相中有精之真色相也。天炁之通神。地氣之合氣。氣神合精。其體自悟。精之虛也。精之實也。水升火降。後

大成已。火升水降。先天得已。得之成之。我身之元。因精而定。定之勿走。固於質血。走而不靜。化於虛氣。其得真空。真實於氣精者。必於此以合精與可形不可形之中。其與神結已。

老祖上元篇子籙言固精曰。元精云何。炁乙是也。炁乙爲胎。氣一爲形。二物造用。均屬靈息。此靈息之運造。發於腎。生於虛。感乎中。運乎外。運則爲動。感則生靜。動者至也。靜者微也。無靜中之至動。則弗見動中之至靜。以靜中之靜爲感。則生動中之至動。至靜至動之用。必以靜生動。動守靜。靜不識動。則渺。動不養靜。則滅。是靜者動之原也。動者靜之本也。以至靜之篤。而生精則清。以動中之動。妄而生精者則濁。是人耳目所觸。意念所動。皆足生精。皆足敗精。精生精敗。莫不本乎自然。二氣之交媾。補腦海。旺元氣。建性真。宏至虛。結晶成形。則先天之靈息不滅。後天之性理常存。必須覺蘊靜欲。念空四相。清清其心。朗朗其志。以原胎爲呼吸之主。以呼吸爲元精之輔。燠蒸溫養。烹煉調扶。抽添不已。息息弗止。綿綿而守。坐養運用。種種之鍛煉。純在了其志念。空幻萬相。且急要以悟坐循如之間。細審後天之精。乃先天之精所發。先天之精。多爲後天之慾所敗。是養精固髓。方在自然綿息之中。悟而得之。是精固則髓自充。精敗則髓自枯。養精正所蓄髓。蓄髓正所衛性真。宏坐候也。須詳悟先天元精。與元神之交媾。養精蓄髓之配。

合。炁孕氣育。以清與清合則昇。以濁與濁類則墜。是吾道言坐旨。當首釋於精。而奠其原真元素。始克深造。故養精乃先天之原真。蓄髓乃後天之真素。是諸方悟天何以雨露。何以雷霆。則可知其機化已。各各悟諸。

普賢菩薩註曰。儒云戒之在色。釋云色即是空。道云留得元精訣永生。是三聖所言。五教所宗。均屬固精回陽。存乎先天。神不外馳。氣不外洩。坎離相交。水火得濟。永生聖胎。坐養調息。凝神返虛。守坐存誠。弗漏弗枯。造妙築基。須先固守元精。方堪入聖。

## 二曰氣

老祖道邃正經真華言氣邃曰。空而實之。以無而有。實而空之。以真而幻。天地正炁之中。以氣而運乎有無。觀乎可形者是。不可形者亦是。充充而上。凝凝而下。若知其形。若見其相。卽人道中和。而化運於氣。其氣之生。以精而見之形之。其精之固。以氣而養之定之。惟氣之通澈。以無形而見有形者。運乎息息也。以有形而化無形者。見於生生也。故以生而無得。息而有見。引之於氣者。入於心。以通一身百骸之關。當氣通上。能自尾骶而潮絳宮者。不形中而有形之生。陽之氣見。陰之氣洩。陽氣得見。則生之於生生。陰氣洩後。乃息之於息息。故守氣而走精者。後天

返乎先天。守精而走氣者。先天旋於後天。則生氣息氣。返氣旋氣者。一一行於其運化之精達。守固之精體。而後見之也。精達者。氣化也。精體者。血化也。氣化通關。血化澈脈。其在生生不息。而化於陰氣陽氣者。氣一通關。窺見氣母。氣母。即先天炁而結於後體成宮。而統乎一身百骸。以運氣精。血精。於陰陽之內。其氣之形。即精之守。其氣之相。即精之走。有以氣而不得生息者。即清氣不得其升。濁氣不得其降。洪然飄然。不知其走。不知其守也。

情自心生者。情有正偏。欲解空寂於氣。必先悟心生之情。然後氣通三關。自能上達於性。中通於神。下通於精。氣與性合。性自善已。氣與神合。神自充已。氣與精合。精自固已。性善神充。精固氣合。化有化無。一氣之合。則生生而有者。真空之相也。息息而默者。真寂之形也。寂然不動者。氣飄然而升者。亦氣。其升也。空已。其空也。虛已。其虛也。無已。其無於氣。自能走之於精。精結色空。其寂自定。天空形色。悉所化也。神而空者。光所照也。精而氣者。走而守也。氣通於三。而定游於一者。光得其定。不知其堅。堅而實已。不知其實。實而真已。不知其真。真而空已。不知其空。即空即氣。而能悟之於此。空色寂滅之旨。必由此以覺三昧三靜之守。守是氣於無色相而得乎寂靜之妙已。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乾坤闔闢之機。變之於氣。通之於息。是為呼吸。是呼是吸。即闔即闢。是闔是闢。即氣即息。一呼之體。為出為闔。為升為陽。闔於乾戶。接於天根。一吸之體。為入為翕。為降為陰。闔於坤戶。接於地根。是天地之根。乾坤之戶也。乾坤之戶。人物之原也。人物之原。闔闢之真息也。真息以闔為呼。真息以闢為吸。天地人物之機造。無非呼者呼之。吸者吸之。闔者神息之也。闔者心合之也。有心息之闔。乃見神息之所闔。神息之闔。神氣闔之也。陽闔陰闔之機。無非真虛主其用。靈魂主其使也。是靜自動闔。動自靜闢之也。坐以息闔。息以心闔之也。心止於虛。則神凝於渺渺。神見於渺。則心止於虛觀也。是天地人物至用之機。必在於息合心止。神運氣通之功。而見之於坐息。而證之於坐妙。而見之於坐運也。吾道坐息。息之於虛。吾心之虛。虛之於息。息之於定。見之於存。通之於靜。合之於動。濟濟相造之功。在於至微之機。而行其坐運也。是心息以淨闔之。氣神以定闔之。合之於虛。可得至虛。合之於適。可見其至真之時候也。物機闔闢之孕變。皆由自適之接運。而成其輪變也。有是變。乃定是化。故曰。心系孕於至虛。息系根於至息。系根於真原。氣息化。凡軀成。神系用。靈魂顯。是凡軀之成。靈魂之顯。皆天地至息之呼之吸。而立其本形質素者也。孕化而立。蘊育而生。皆由先後之造締。形其形而後色其

色。色化形立。皆由於形化得真適之候也。形化得適。則天地至虛之原真立其本。人物靈軀凡魂。至化至變。立其形也。輪輪緒緒。緒緒相繫之功。莫不由至虛之原真。至化之本形。至適之質素。而羽化萬物者也。

老祖訓又曰。人之生於斯世。立身處世。以氣爲主。而氣之爲用。則至大至剛。浩然充塞於天地之間。無所弗週。無所弗運。無所不感。無所不化。而實有不可限量。不可測度者在也。以氣之騰者。則百事可成。而氣一餒。則萎靡隨至。萎靡不振。則氣之渙散可知。氣一渙散而不凝聚。猶欲成大事立大業。豈不戛戛乎難哉。然氣之能勝者。中真恬定之故也。氣之餒者。其中不足所致也。其中何以不足。心無所主之故也。非知心無主宰。則隨塵入塵。隨俗入俗。遇幻卽幻。遇惑斯惑。塵俗幻惑。憧憧於中。其氣之遊疑無定。自然之趨勢也。是以欲養其氣者。必先清心。而清心則莫善於寡欲。欲果克寡。則中真有主。不爲塵染。不爲俗累。不爲幻所幻。不爲惑所惑。心有定主。則與物自然無忤。與人自然無爭。無忤無爭。其氣不得其平者。未之有也。氣得其平。擴而充之。涵以養之。浩養自得。直養無害。其爲用也。自可得週運感化之妙。而因應事變。未有不恰到是處者也。各地修子。養氣工夫。深淺雖有不同。而能從靜中以悟得其真者。實不乏人。此後道

慈擴展。事務愈繁。好在各各從靜養之中。以固各各之氣。氣果能定。則充塞於天地之間。其剛其大。雖金石亦可開之。肩寄道慈。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各各勉之。予有厚望焉。

天地之道。動而爲運。靜而爲化。運運化化。時行物生。夫寒往暑來。風雨晦明。非氣也耶。生剋制化。收藏生長。非氣也耶。生生死死。輪輪轉轉。非氣也耶。花花絮絮。因因果果。非氣也耶。氣生於一。一而不一。乃生天地。一而不測。乃化萬有。生生化化。無形而有形。無色而有色。若虛若實。若有若無。恍恍惚惚。杳杳冥冥。以言其有。則莫可以爲象。以言其無。則離此莫由生。故曰。天得一則以清。地得一則以寧。人得一則以生。物得一則以茂。凡此清也。寧也。生也。茂也。胥出之於一。一者何。曰道也。道之本原。基於一。一者氣。乃生二氣。二氣變化。乃云陰陽。陰者以生。陽者以化。陰陽相化。則天地位。萬物育已。故曰。形也。色也。虛也。實也。有也。無也。乃人天界輪之樞紐。亦大千造化之基礎也。以是衡之。可見一本萬殊。萬殊歸一。人物之生。氣生之也。人物之化。氣化之也。而其滅也。亦莫不由於氣。由是推之。則人之修也。必先修身。修身必先正心。正心必先養氣。氣之不養。焉得乎平。不得其平。則不能容人。人也不容。於物何有。不有斯容。則人與人爭。物與物殘。相爭相殘。而欲浩劫化弭。世界清平。亦戛戛乎其難已。



孚聖坐諦釋義論理氣曰。氣激之弊。在內而不在外。內氣激而外氣躁。故呼吸爲之急促。動靜爲之失常。故必以平內氣。而後乃能制呼吸之適已。內氣之帥。心爲之主。欲平內氣。必先制心。心清性明。而氣之輔於帥者。乃能以其正軌而臻途途已。不然者。一坐卽躁。再坐卽暴。久坐則浮。氣因激而四溢。上之可以搗至虛之府。下之可以汜久靜之泉。四出而亂五方者。更有不可思議之誤已。是故習坐之初。最先必安乎己志之所至。必定乎己力之所致。必明乎己智之所知。必造乎己功之所止。然後以坐修之程序。按部就班。而徐徐增益己功也。倘有味此。昏然而進。則坐功之效。不但無助於己。而坐誤之失。抑恐有害於焉也。

心神悉平。而得其正軌。則呼吸之在於運者。是又當以至功而養之也。呼也者。自我之內而外出也。吸也者。自胞之內而入我內也。一出一入。其道乃張。一呼一吸。其功乃藏。此呼吸之在於身。形質素者。是又當任其自然而養之。勿忘其適而強之。勿忘其用而抑之。必也以至空不空之用。守其至靜不靜之則。而助其運行也。

呼吸之運。必以其靜中之動而理之。固爲其用已。然理之者。非助也。助則著。著則妄。妄則貪。於是氣輪之上下於我身者。乃失其所運。而入於歧已。此勿助之助。當從息息綿綿之功。而以明味味明之養候以正之已。若是。則一出一入之在於形質者。乃能以緣此後天之變。而回其先天之化已。所謂修後天而返先天者。此之謂也。所謂修先天而明後天者。亦卽此也。是惟在修悟於是者。以真真僞僞。化化變變。有有無無之悟。而探其精微奧秘也。

似如之謂。何謂也。如如之意乎。如如之意。滯而已。定而已。坐候之養。以至靜而修其至不靜。以至動而養其至不動。故不能以如如言其妙。而必以似如釋其玄也。似如也者。似如勿助。而實無不助。似如勿忘。而實難乎忘。似如至靜。而實不其靜。似如至動。而實不其動。此似是而非者。必以如字而見其活潑之妙機也。如以其卽爲活潑如是也。而又以一似字以示其非然也。此大道無形。而坐功之不著於有形。不落於頑空者。卽在於此似如二字之中。而覓其用功致爲之境也。

精固於有形之質而不渙。氣乃結於無形而不散。故純陽之謂。不以有形爲言。而以無形爲止也。止其所止。而定於心。然後氣之在我者。乃可以自如其在已。是之謂氣結於虛。

孚聖訓又曰。天地之氣。陰也。陽也。陰陽和融。則天清地寧。春夏秋冬順其序。風雲雷雨依其時。既無旱澇之災。又無沴戾之狀。其所以然者。氣順之故也。而人身之氣。呼也。吸也。呼吸調勻。則

身安體健。百骸四肢隨其用。萬骸千肌得其養。既無疾病之苦。亦無鬱閉之時。其所以然者。氣調之故也。由此觀之。則氣之不可不養。從可知已。故吾

師時時以養氣功夫。爲諸方勸勉。無非欲諸修盡人合天。以爲運化之根本耳。惟欲養斯氣。非靜不可。欲得其靜。非坐不可。眞靜既得。則氣自固焉。氣固者。精自聚。精聚者。神自凝。神凝精聚。氣固。三寶得養。息息弗懈。自可達於從有還無。鍊實返虛之境界。果到此境。則圓陀陀。光灼灼。活活潑潑之先天圖之悉。自然發現於身。而不可遏已。既有此化氣合炁之妙轉。則息息綿綿。適適如如之下。自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一炁眞宰。運轉無窮。運無不運者。自然通無不通。通無不通者。自然化無不化已。三千大千世界。縱有無邊之災劫。些須之暴戾。亦必爲其所化。而消弭於無形之所已。

斗柄回寅。青陽斯昌。陽春有脚。與時俱來。而東風解凍。草木萌芽。舉凡天地間之形形色色。花實寶實。以及萬物萬類。莫不於此溫淑陽和之中。各呈其生機。而現其生生不已之象焉。然萬物萬類。所以能演其生生不已之機者。乃時序循環之定數使然也。而時序之定數。所以循環不息者。乃造化自然之運用也。諸方明乎此理。則可知天地之生生化化。莫不賴乎自然之妙

運。然所以生所以化者。則仍賴此氣耳。是何以故。蓋天地間之物物生生。化化由由。莫不開始於氣也。氣何以生。生於循環不息也。氣何以化。化於運用自然也。不息云者。乃息而不息。不息而息。息息綿綿。永無窮期也。自然云者。乃明其所以然。盡其當然。而無在不純任自然也。天地有此不息之氣。而順其自然。所以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生生化化。永無間斷者也。人能有此不息之氣。而純任自然。則直養無害。沛然浩然。必充塞於天地之間。而與天地同其功能已。所以予宣道易坐。千言萬語。莫不以養氣爲主。言充固。言涵養。言返還。言化合。無非欲各地修人。從此氣而加以慎悟。氣果得養。則涵養充固之工夫既到。自可化氣合炁。返還本來面目。而與天地同其循環不息。而得運用自然之功用已。現在各地修人。修養有素。於氣之涵養充固。各各均有心得。雖深淺之造詣有所不同。而各各能明此不息之工夫。有運用自然之妙詣者。亦不爲少。但當此之日。凡所以充固涵養。返還化合者。茲且不論。而此後宜如何使此氣有循環不息之妙。於運用自然之眞。必須時時加注也。果能有此不息之工夫。而不間不斷。有此運用自然之妙詣。而勿忘勿助。則氣之得養。必可上與天地息息相通。而得天地生生化化之功已。予尤有進者。諸修果能氣與天通。則凡天之垂象。而現種種之氣。則一望而知。可以藉此氣以占

一年之豐歉。亦可卜一年之盛衰。然上天雖示以機。而必須有人之善氣以相感召。然後始能成爲事實也。所應在於何方。所見在於何地。則有天機在焉。而諸修果能各各充固涵養。各各之氣。則息息相通之下。而轉災爲祥。化危爲安之功用。自可得之無形之中已。

### 三言神

老祖道邃正經言神。邃曰。悉之分合。其得於後天。神化於有無之中。其化之妙。明明有璨瓏琉璃之光者。氣精之運。而得乎森（音詳祥也）以明於外。神之通化。以精結神凝之理。通之於上。達之於下。則氣一之生。精一之化。化而生之。生而化之。得現運於陽者。其森曰寃（同魂。人之陽神也）。得隱蘊於陰者。其鬻（音類瑞也）曰鬼（同魄。人之陰神也）。是卽神爲氣轉。而別動靜有無之功。鬼者靜。寃者動。動則外森於光。靜則內鬻於體。體爲光化。卽固精順氣。以入定於恬境。天之空也。其光化也。地之質也。其體固眞。是卽以水而生。火而化。化之於動。生之於靜。精結神聚。聚於丹田。靜而不動之無。氣化神充。得於靈姿。動而不靜之有。有而實之。無而虛之。水火之濟。於是有無得乎其眞。眞光者。卽此也。眞色者。卽此也。寃之化實爲虛。陽能固陰。鬼之化虛爲實。陰能固陽。可固於陰。陰生實而化水。可固於陽。陽化虛而生火。生之者氣。化

之者神。固之者精。精固於有。後天能凝。精固於無。先天能充。充而凝之。其神自定。凝而化之。其神自走。走之於內。神充白府。走之於外。神接性門。性之生也。以神充神。凝以涵養其始。是卽不可以分合離。而弗解乎眞徑。致入轆轤。而錯現神光。天光地光。晝夜神光。（晝夜指日月言也。老祖定。）必因其弗守弗定。而誤入於迷。迷而昏昏。神難以凝。卽或凝聚。雖脫幽境。是明之弗眞。易入性惡靈散之交也。後天之修。要在於斯。氣之煥然者。可脫此境也。

神之無而有者。氣可得其精。精可化其氣。氣精可化其神。虛神虛光。眞神眞光。動神動光。皆可得森（音吟錦也）之東來。以妙運於聲色之中。而後神之有也。卽下氣之凝。神之無也。卽上悉之充。充而凝之。其神其定。元神之得。在此而見。精結色動。而後化於塵。卽所以求後天得補而成先天也。後天修氣之理。卽以坐得。坐者可靜。靜者可動。可有可無。靜者神之寃也。動者神之寃也。有者神之魄也。無者神之魂也。卽所以秉氣之有。而化有爲無。神光卽可充於後天。以固三寶之體。而立性天之基。性天能定。塵障自消。各子修坐之能靜者。靜於外而動於內也。能拋乎有者。拋於內而有於外也。塵乎之爭。卽因魂魄不定。清不能升。濁不能降。神之化也。不能得其微。而覺乎彌。卽不能分而不合。不能分而不合。更不能合而後離。氣精相化於神。以其不正於

靜動不定於有無。則真幻之定。虛實之走。亦因相遷於塵。而粉亂其氣。氣之弗平。精自消散。精之淆散。神乃弗凝。弗凝弗結。性天無以立。靈光無以化。先炁無以存。弗存弗包。弗包則不得週復其始。太素之本。於是不可立焉。太素者。先天言靈。後天言神。此旨悟而養得。養而悟得者。必以其太素。以明於不可形中。而後真神之光。必可入悟於虛實有無之中。自能悉其靜神動神。真神幻神之別也。靜神者。自精而得。動神者。自氣而得。真神者。自道而成。幻神者。自魔而成。氣之動也。其通則妙於濟。精成其靜。靜而得神。是皆於養氣而後固精以得之也。道之悟也。須以坐而悟。慈守行而後見真。魔與道爭。故不得真。不真即幻。其神道修本末。即在於此。惟修道凝神。氣精相養。自靜生動。以明神理。而後理通神光。丹隨靈飛。靈化神成。神隨我身矣。

老祖訓又曰。神人無功。無功無名。無名無爲。無爲自然。自然有爲。有爲靜化。靜化動運。運於正者。方動於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又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是皆自然之神運。正直之動化。自爲其運。必無所運。自爲其化。更無所化。因化從化。方云自然。因運爲運。方知正直。正直化運。聰明之神機也。故曰。聰明正直之謂神。是神也。果何謂者。在不知不識。順化爲功。無所不渡。無所不極。無所不守。無所不容。方能云神之妙。妙萬物者莫如神。神萬物者莫如靈。靈萬

物者莫如人。故人與天地并爲三才。天之所居曰神。地之所居曰鬼。居於天地之間。爲萬有之主宰。曰人。是以從正直者。從清明者。人而神已。從偏逆者。從昧妄者。雖神亦將爲鬼。爲魔。卽人尙不可得。况神也乎。是神之所以爲神。在於至靜。至靜何以言神。機之所觸。從靜而動。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默化潛移。以成世界之形體。而賦大千之性命。非神也。孰能若此。非妙也。曷克至此。神妙之功。不可以言喻。不可以形容。惟在悟者自悟。由者自由。知則知之。不知弗知。斯可已。若必欲知。必先卽物窮理。卽物窮理。必先正其意。以洗心。洗心退藏。良肯不獲。然後神也不尋。自在其中已。何以言中。卽藏神。神藏於虛。虛守於心。凡天地人物之有形體。無形體。莫不各具是心。有是心者。莫不各具是神。心正則神佑。心邪則神懲。故曰。佑者自佑也。懲者自懲也。何以知自佑自懲。因神之所藏而知。何以知神之所藏。曰。人誰無天良。物莫不有本性。具此天良。神卽系焉。有此本性。神卽統焉。故行一善事。出一善言。而心也坦適。因其坦適。其靈必清。因靈清而性明。因性明而性與神合。性與神合。靈乃自運。而於事之來也。無往而不利已。其利也卽所以佑之也。佑之者。正所以自佑也。作一惡事。出一惡言。則厲氣盛。當時雖不知愧怍。靈乃自昧。靈昧而性蔽。性蔽而神馳。神馳氣乃不聚。心乃不固。而疾病由是作已。是非懲乎。懲者神懲

也。神慾者仍自慾也。由是論之。吾人於天地之間。並爲三才。爲萬物之靈。必能欲神。即神。欲鬼。即鬼。欲神必先養心中之神。欲脫鬼界必先去心中之鬼。然後此身之修。必可盡年全天。必可因性保命。是在各各修養功候。必先以道範自約。然後神之存於心者。必不馳於外。而自能合性於蒸氣之交。以孕真形。所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謹慎恭敬。溫良儉讓。皆爲修心養神之大本。而中和之正氣。必由是以爲位育之主宰。以逃乎陶鑄之外已。各各悟及於此。自知覺岸不遠。即在目前。神居於心。敢愧屋漏。各各悟勉。自知修功養候者。必在心頭以覺慈航寶筏。而真性眞命。亦無不從心神之固爲之保全也。所謂神之格思。其在是乎。聰明正直。不出自然。各各悟無爲之化。以守一誠於吾心。庶幾其有所得已。

達摩佛調。或有問於予曰。坐能成神乎。予答之曰。能也。亦非能也。能也者。能其人之神。非能其人之坐也。非能者。非能其人之坐。非非能其人之神也。試令人睹物不知見。聞聲而不知辨。其能之乎。弗能之乎。曰。能之者。勉爲之能也。非眞能不見不聞也。其弗能之者。以其有見於內。有聞於衷。不知外來之見聞者也。是之爲人乎。爲神乎。謂爲人。即當知所見。亦知所聞。其弗能之者。以其見聞之爲見聞也。世之如是者。千百中豈止二三焉。是各有其神。而非能合其神也。故

欲利當前。雖使之聞樂而不知聲。大快所在。即使之食珍亦不知味。其神之未在於食與樂也。此人之爲神。爲非神。即以此幾微之能全與否耳。全其神於己身。則其有身也。而神如是焉。其無身也。神亦如是焉。若不能存其神於身。養其神於體。雖欲其神之永在。神之不離。亦不可得。尙望其成之也乎。故道祖曾謂我之不能以公天下者。公於己身。以我之有身也。不有其身。則我之爲我。天下之爲天下。世界之爲世界。亦無何分焉。又何有公與私之判也。此身之爲限者。以其神之不能全於身之外也。故世人之修。修人之坐。即以其身而存其神。全其神耳。有其身形之神。則身體之運用靈活。無其身形之神。則其身體之運用必滯已。此神之在於虛靈。而非可以質體以觀其實形者也。有質形之身。則必有無形之神以運之。有無形之神。則有形之體。乃克以承之。若徒具有形之質。而不研虛無之體。則體散虛損。其體爲幻。其形爲虛。終隨氣化。而不能存其靈明之眞。此坐之於人。有神與非神之關鍵也。在修者之自悟耳。夫坐先有念。念先有緒。所謂動然將然未然已然之境者。皆其念念之緒也。不能於此處以止其所止。則傷陰斷陽之弊。未有不生於坐者也。此坐先之止。止先之動。不能不爲諸方告也。其動於衷者。思也。動於思者。緒也。有是動。則未發之先。吾自知之。既發之後。人則知之。我之思爲我之所言也。其

不言之先。而人亦在不知之時。斯爲人我相問之候。物與相交之時。我能於此際。以全其神於未發。存其神於未動。則坐也。神未缺焉。弗坐也。神亦養焉。若徒取於坐。而不知止。其未動之念。未發之緒。則雖坐亦不得其清。况不坐而心發於不中節之時。則和也不足稱。中也不足道。所謂平庸者。亦罔或能措也。此在止之念。又在於未發之緒也。不待其動。而卽止其不動。不待其然。而卽止其不然。則靜之功候至已。靜也者。己心無欲也。己念不生也。孔聖謂出入無時。不知其鄉者。則無是弊已。無此弊。則靜息之養。將從是以生。得其所養。則平旦之氣。自然清於身已。氣清於身。濁降於體。而烝之運息。乃由是長養焉。長之不見其體。養之不見其形。雖無形而能明靜。明靜而能捐邪。是初坐之先。有必不能止之候。有必不能生之養。則止之者我也。弗止之者亦我也。以我之體而言我。非以我之神而言我也。是故謂能成者我也。非我也。弗能成者。亦我也。非我也。悟其非我之我。則我之爲我。神之爲神。或不離於左右。不問於毫髮也。此人之爲修。常於身外以尋神。於心內以妄思。是其自身之神。先喪於身。而身外之神。又何以全其神乎。是身者非我也。乃我之所寓耳。寓於張則張。寓於王則王。寓於草木則爲草木。寓於山川則爲山川。既以其寓而異名。則又何使其不寓乎清而上者。使其必寓於濁而下者哉。修既如是。坐

亦如是。坐既如是。修亦如是。其未清未絕之功。養修候。將有所止中之道。而知其所以爲修已。在修各方。先悟於斯。其未來之坐。則有恬適之養焉。各各勉之。悟之。

孚聖坐諦釋義曰。精氣以變化之功而立乎用。大道以無形而見其化。於有形而著其妙者。乃於神凝之定。以知乎大道之玄奧已。氣也者。運行之主也。精也者。變化之本也。本立道生。主定神用。則坐功之存於修者。於是乃入乎大成之門已。故曰精氣神爲後天之主境。乃先天三寶之初詣也。

## 正心要旨

老祖訓曰。真淨妙明。虛澈靈通。迥出於思議之外。超乎天地之表。無異同。無分別。悟之則登菩提。迷之則入生死。性之於修養。諸方不可不明其究竟也。性屬於先天之先。故真淨妙明。而虛澈靈通也。妙明靈通。此所以不染於物。不著於塵。而超乎天地之外。陰陽之表也。各方日修何事。亦惟修性而已。修性可以固命。命之堅固。則靈自充。神精自完。而超乎世外。脫出界輪已。儒子有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者。蓋卽修其身。以正其心。正其心而明其性也。性明身無不修。心無不正。其格物也。致知也。亦莫不在其中已。是以修其性者。心之正。身之中。自不待言已。而專以修身正心名之於外。不事於養性者。則欺人欺世。終不免於自欺。自墮於不可知之數也。諸子修養於身心。其得之於身心者。無形自然中。自有明性之可能也。性明於身。修心正。心之如何以正。身之如何以修。是又爲諸方之所當時研時悟者也。蓋心之與身。其主宰在於心。而不在于身也。心內能主之於中。則外未有不中者。內主之於正。其外之不正者亦鮮已。此心正於中。而形於外者。功候在於微而著。藏而顯。密而放也。諸方由微而推之

於著。因近而達之於遠。久而久之。功行於自然中。不知不覺而成。其上達之完人已。釋曰。一心一念。而別天地堂獄。因果報應。儒徒謹言。上下之達。雖其不相從屬。而其理則一也。一心爲善。一念作惡。心性必爲之快慰。一念爲惡。一心作歹。則其心念未有不嚴棘者。天堂地獄。畢現於在生之心。有生之念。何嘗又必以地獄之現於未來不可知也。其爲善作慈者之心念。無時而不自得。無往而不攸宜。其坦蕩蕩。福誰如之。此莫非上達者。所謂天堂乎。其爲非作歹者。下達之心念。長戚戚。此莫非地獄種子。罪莫大焉者乎。諸方於因果報應。或謂其三生三世。殊不知爲惡作非之時。卽其地獄受報之候也。予於因果二字。不時爲諸修告者。亦卽因其隨之於無形。捷如響應。修人設不能脫於因果之叢。心念不能定靜。神何來居。神之不居。主人翁逃之遙遙。將何以主持耶。最可懼者。修養卽以心神是依。心神不得聚。性之能明。命之能固。豈不戛戛乎難哉。各方悟乎心從動作。影響之速。而欲藉後天以返先天者。能否不賴於身心是主。神靈是依。主要關鍵。切記。是囑。

人之聚處於兩間。而能担当大任者。身也。而密藏於中而爲一身之主。體者。則心也。心存則身存。心亡則身亡。以是知人之有身。身之任事。身不能自主。而必以心爲主也。心地朗澈。則出適

當前無在不見其身之爽。而心境迷昧。身則之荊棘滿目。無時不爲累。人之有身。身之有心。心之爲用。不亦大乎哉。惟心之爲心。不過血肉一團。其知覺運化。果如是之萬能乎。非也。其所以能知能覺。爲運爲化者。則全在性靈爲用耳。蓋心者有形者也。性靈者無形者也。心有善惡。而性則至善無惡也。心有成壞。而靈則永久不變也。至善之性。果克明朗。圓妙之靈。果克充凝。則性靈圓明。而世間之事物。自能因應不差。形形色色。亦可燭照無餘矣。然而心者。乃性之府。靈之舍也。欲充固其性靈。則必先自修心始。而養心莫善於寡欲。欲果能寡。心自公平。心得其公。以致其平。則凡所謂塵世間之幻形幻色。莫不視爲電光石火。身外之物。其中自可空空洞洞。而無點纖之渣滓。其性自見。其靈自活。性靈活潑。則凡身之所擔當。以及肩寄道慈。未有不能勝其任者。所以

老人降世言修。總以救正人心爲先務之急。而更以善養性靈之奧旨。而於修者無論修性深淺。總當先以清心爲主。而心果克正。性靈自臻圓滿充固之候。有此功養功候。則心爲大公無私之心。身成於世有用之身。而肩寄道慈。自可迎刃而解。綽綽然有餘裕矣。各地修子。修養有素。能明此旨者。實不乏人。而欲度己且兼度人。尤當以清心寡欲爲先。果能人人皆知此心爲用之大。而皆自正。則凡以身任道。以心宏慈者。均可得之於無形感化之中。而均可度人以救世矣。

心外無道。道外無心。此大道修養簡易之本源也。人心惟微。道心惟危。此修養誠守之功候也。以其本源。修其功候。然後心之所向。方能不二不愆。而專於一已。一者何。仁也。何以言仁。惟心藏仁。何以言心。惟道從心。何以言道。道無可名。無名是道。乃得真道。道之真旨。自然爲功。心之真源。玄妙爲化。玄妙功候。無爲是渡。渡其無爲。乃能有爲。有爲爲子。無爲爲母。爲母母化。爲子子生。子母生化。在於圖圖。圖圖一炁。氣化成形。成形賦性。心焉是守。守性於命。守命於心。心命相通。息靜乃運。故曰。至虛者莫若心。至靜者亦莫若心。心爲有形。不可知己。心爲無形。卽在是已。有形之心。心在後天。無形之心。心在先天。先天之心。一默靈通。後天之心。惟在至清。至清方能至明。至明方能至誠。至誠不息。萬化歸宗。乃有所統系已。統系云者。在先天爲炁。在後天爲心。炁統然後氣系。心統然後神系。炁與心凝。氣乃與神相化。凝者凝於自然。化者化於無爲。自然之道。自然由之。無爲之心。無爲守之。由之者。由其平庸也。守之者。守其堅靜也。堅則能坦。靜則能適。坦適以化於自然。是非修養有素。不克以至於其妙也。妙也者。無爲之妙也。有爲之母



也。故曰。有爲萬物之母。無爲萬物之始。始也者。無象可尋者也。無始無終。方云太素。太素運用。心領神會。不象之象。無形之形。於是爲主。有其主宰。方有統系。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而梅花可以見天地之心也。因其太素。方能至潔。至潔者至白。至白者至虛。惟至虛。惟心至虛。因其至虛。故能生白。生白真潔。真潔者。方云太素。太素即太初。太初即太始。太始無極。然後立極。太極從化。然後化生。化性化命。化形化體。皆在是心。故物之始生也。結精於母腹以孕形者。惟心先生。有心然後具頭腦。頭腦生。而後四肢五官千體百骸具已。此即先後天交接之經過。亦化生之本源也。因其經過。尋其本源。則平庸之時候。可以從虛靜尋之已。虛烝凝氣。虛心凝神。修養功候。不可不知。自然爲體。坦適爲用。不可不悟。守其中和。專於一誠。而後默化潛移之功用。先陽伏陰。皆於靜中歸其本來已。本來者何。息息也。息息者何。息則爲烝氣。息則爲呼吸。呼吸不能化於烝氣者。不得云息息也。是以靜極之守。守其烝氣相交之息也。靜極而動。動於呼吸相通之息也。知先息在烝。然後知後息在心。烝之不凝。心何以固。心之不固。息何以靜。息不能靜。息必不動。息之不動。兩脈不通。動於自然。乃可云通。動於勉強。必入歧途。是心之所以爲心。無論其爲先天後天。必潔白。必虛靜。必無妄念。必無思慮。然後此心可以守其良知良能。而歸

本來之太虛。借假體以修真形已。故吾道修人。修功養候。必修是心。修是心者。必養是心。修是心者。誠守自然。自然爲守。壺水爐火。必可相濟。天然鼎爐。在於是已。各各悟到。心外無道。自知舍道無心。心自爲心。必入歧途。有心於無。方可靜守。佛家參禪。參心而已。道家守中。守心而已。儒家精一。一心而已。耶氏博愛。愛心而已。回氏清真。清心而已。萬教修祖。皆賴此心。此心能守。方能運用。運用自然。自然化生。化氣於虛。生形於靜。是在各方坐到悟到靜坐靜堅之功候。有以自悟其悟於太空也。各各悟太空之守。方知空即是色。色中化空。此心不昧。心不昧者。靈亦不昧。靈之不昧。性天自清。性之所以能清者。心清而已。其在先天。清烝化氣。其在後天。清心養性。性之所養。即命之皈。命之所皈。仍皈是心。心之所皈。皈於虛靜。祇能皈乎虛靜。方可運用自如。不持修養功候。此心堅誠。即處世亦能以此忠信之心。謹慎之心。爲世之模範。而心也無所不忍。無所不容已。逆來順受。養心之要。安分以守。正心之源。止於至善。定於初修。是又在各方不昧智慧。不墜夙基。庶幾心之與道。道之與心。同此一化。同此一宗。而所分者自合。所合者必不能分。統系云者。其在是歟。

人爲萬物之靈。靈於何物乎。抑靈於其心耳。心稍有不誠。則欺妄之念生。而心之靈必蔽。心稍

有不正。則邪僻之思入。而心之靈必亡。蓋心爲載理之區。亦卽藏欲之所。苟理不勝欲。而欲卽足以勝理。一毫之差。千里之謬。聖賢仙佛所爲亟亟致力者。惟爭此須臾間耳。故儒曰正心。道曰修心。佛曰明心。其名雖異。而維持保護此心之功則同。所以欲淨理純。然後天心復。存誠去僞。然後物累捐。人能由此竟其功。返乎赤子之心。貞乎不貳之心。善養其心。擴充其心。自然靈明大啓。正氣常伸。將見從事於儒。則至善可止。從事於道。則丹砂可獲。若從事於佛。所謂回頭彼岸。舉念須彌。非空非色。無人無我者。又何五蘊六塵之足累吾心哉。嗚呼。造化真機。陰陽消息。吉凶悔吝之交。氣數升降之故。是在有志於道之士。善爲愛持。善爲充積。其中受用。真不能言語形容者。若夫庸愚無識。靈明錮蔽。能持守不失。則鶴算可期。加保養之功。則長生可冀。此等以下之人。且能如此。況心學之修乎。各方勉旃。急急滅却貪嗔心。滅却癡愛心。滅却淫慾煩惱等心。而以正心修心明心爲法。則隨在皆至寶矣。可不慎哉。豈可忽乎。

孚聖訓曰。人生在世。修養之道。不可不知也。修養貴正心。能正心。始可與言修養。始可與共涉世。涉世以兼善爲本。先盡人事。而後爲此超世之基。則道愈尊嚴。古來真人。未有不從存心慈善。行已有得。待人接物。言信行謹。安分樂業。不愧不作。諸善畢萃一身。是以天神佑之。衆邪遠

之。福祿近之。吉慶臨之。積功累行。得一千三百善。則天仙可冀矣。善人一日有三善。視善行善言善。身口意三業。化爲戒定慧三德。五濁化爲五常。三魔化爲三德。若是者其心正。其意誠。識神漸除。本心漸復。神寂境清。坐則元神安於其室。步亦元氣不流於外。心境兩寂。神氣俱固。如能至此。大本立矣。大本既立。廣居正位。安不危。泰如礪。復由其大道以達之。則中者自中。和者自和。識得中和。氣凝矣。物交矣。以宴息閉藏之候。含來復通關之機。機一通。百骸理。春風融煖。生意滋息。可以超世。可以涉世。此大中之道。窮杳不露端倪。得天地之正中。有形可象。無質爲主。其道備於一身。不必更求異同。能捨分別識。便入龍虎會。上天下地。忽爾交泰。離日坎月。頃刻既濟。風捲雲霽。雷振電掣。不加勉強。自然感接。故修養之道。先正心術。後修鍊訣。則道理自有悟處。而修養可成。蓋求仙訪道。必須從庸德庸行入手。未有心術不正。而能成仙悟道者也。道何在。在於人之一心耳。心爲性之本。性卽道之原。故非見性無以明道。非存心無以見性。心好動。鎮之以靜。心多妄。存之以誠。心有貪嗔痴愛。修以清淨無爲。克爾私欲。去爾妄念。久而久之。自可定靜生慧。息息歸根。形神兩忘。寂然常照。洞見本來。此卽性之發見。而道將有攸歸已。奈世人不明乎此。循迹不化。執相以求。何爲坎離。何爲鉛汞。鼎爐如何安置。龍虎如何降伏。金

公也。木母也。嬰兒姤女也。如此之修。修及終身。而此身終在道外。吾實不敢許其有得也。何以言之。夫道之本源。出於天而賦之於人。論語云。人能弘道。中庸謂道不遠人。故人之於道。不假外求。自須修吾之身。正吾之心。充吾之氣。清吾之神。身能修。而心自正。心得正。而氣自充。氣充者。而神自清。神清者。而性自見。而道豈有不得者哉。不然者。執相以求相。本形而尋形。夫大道無相。大化無形。豈知坎離鉛汞者。即陰陽氣血也。鼎爐龍虎者。乃火候烹煉也。其餘金公木母。嬰兒姤女者。莫非陰陽變化之譬如也。夫氣血妙用。不外乎心。君爲之發揮。火候烹煉。不外乎心意爲之運通。陰陽變化。又何離乎心性爲之主宰也。總言心之重要。實爲萬絡千肌之統系。七情六欲之標本。爲善爲惡。由之發動。呂道興慈。山之生機。至於希聖希賢。亦山之修維也。故吾人之修。不可求相尋形。只宜返本追源。首在正其心。治其心。而大道之修明。原在於人之一心。其修之求之。如此能正也。治也。吾斷言其有得也。明乎此。知乎此。遵循乎此。將來上上乘之得造。極樂世界之可臻。惟此一心之是修。實爲要素耳。

慧聖訓曰。正充之養。定靜是基。易云。乎定。自恬而已。易云。乎靜。自適而已。恬適之修。非無所事也。其事維何。用心而已。人身有心。百體之主也。心乃靈之所寓。而性神存焉。性者。靈之靜也。神

者。靈之動也。動生於靜。靜生於動。二者不息。其靈乃化。而靈之化也。莫非性神皆適。而動靜合宜也。動靜合宜。非動之動。能以使然。必動而返靜。靜常生動。而後靈便活潑。而無所不化。無所不化。然後運諸其虛。靡弗應於其實。虛實之間。無感不通。於是其心之用。乃無所妄。心不雜妄。則有所定。定無弗恬。則有所靜。靜無不適。恬也。則具於內者如是。發於外者必平。適也。具於裏者如是。見於表者必達。其平且達。則靈感之廣大。無非其心克主。而用不雜妄之所致也。所以正天下之道。必本諸身。而身之能正。必由用心不妄。而其正乃足爲充也。若少自妄。則身之氣候先偏。氣候一偏。則心流於動。而所謂智巧者。由是以生。苟視其形。固未嘗不活潑也。若究其心。則又罕得恬適也。是何以故。皆動離其根。不返於靜。卒至終無所定。不定則必難止。不止則必難常。不常者。眞之所由失也。苟失其眞。何所不妄。果遂於妄。何向不迷。迷則必亂。亂則必差。差之時多。偏且莫救。偏無可救。正何由充。正之不充。則氣不能聽心志爲帥。則其散走於外者。安在不覺其扞格難通哉。不過人之恆情。每以適意爲得。而意發諸心。其正或偏。多弗深究。因此而欲求適。總難得眞。非無其眞。以感於外者。強求其適。乃至雖眞。亦成爲妄。惟此不適。乃至牽及不定。心無所定。又安在能知所止。不知所止。其從流忘返之弊。遂有不可勝言者已。及受

其弊。則觸境都非。欲望其恬。更安在不轉顯不平哉。此修道者。不可不加審量。能審其精而入乎微。則從不恬不適之境。反已而取自恬自適之地。庶乎正氣日以充聚。而形神之妙。性靈之真。不難因吾心之用於不安。而見其自然之化。以臻於玄通之域已。各各參之是望。

道化推擴。賴人修行。吾儕每以爲言。而各方亦聞之熟已。然而道也者。不可名象。不可方物。其究何指而克爲修。何趨而克爲行耶。此點漫視之。是極難明。而果修之行之。則隨在皆道。世人終日由之。惟弗自覺。故有得有不得耳。亦以不覺其得之故。乃並不得者。盡忘所求。而其逐逐以求者。又多不必得之物。所以道以日晦。而不修不行之衆。遂謂世無真道。實大謬也。不知道在斯世。其真全在正處。譬言止敬止忠止孝止信之類。何處不可見真。更何有能出於日用倫常之外者。夫倫常之要。必於止處見真者。以上下尊卑等差之序。實由自然天秩之所定也。以止爲貴者。各有其分也。不及固差。過亦失宜。故當各因所處之位。無時無地。皆守其分而不知所止。知止。則親愛之情。自然日密。而太和之氣。卽因人如是之修行而日充聚。雖有刼厲。亦易消解。此道之所以爲道。其經世之法。莫善乎是者也。各方多年悟養。得真者日衆。而推擴之功用。仍望各各於其倫常密切之中。益加充培。則所以化育之效。將見無邊之德業。靡弗得於

心而弘於世已。勉之望之。

正陽真人訓曰。賢愚之分。仙鬼之判。一邪一正。一陰一陽而已。邪也。正也。陰也。陽也。其在於善惡之間。致夫清濁之殊乎。其清其濁。其善其惡。均以心是向。其悟於清者。則清。悟於濁者。則濁。趨於善者。則善。趨於惡者。則惡。其悟其趨。偶一有錯。而正者邪已。明者昧已。夫人之初也。性無不善。氣無不清。心本清虛。靈無不明。迨乎入世漸久。智識日開。沾染日深。而性爲欲遷。氣爲習變。漸入於汙而流於濁者。實以靈昧而心失其主宰然耳。蓋心之所以爲心者。湛然清虛。原無不正。爲一身之統。應乎百體者也。當其云爲應接之際。能各中其節。則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無往而不得其正已。苟事物之來。稍具執着。則必失所正已。久則馳於千里之外。卽難求其放心。心既放馳。主宰難立。而心君失其位已。元神避舍。賊魔乃乘。心之府爲賊魔之府已。羣魔衆邪。蜂擁而來。六賊由是而專權。三寶自此而消滅。勢瀕於危。尙弗悟救。卽偶知魔爲吾害。此時也。其於魔也奈何。吁。招魔也。固在已。降魔也。亦在已。召魔有因。降魔亦有法。其法爲何。仍須治心而已。心得所治。濁者自清。昧者自明。元靈凝。正氣充。心君復位。而賊魔自退。必返吾固有之三寶已。是以欲制魔以寶吾之三寶者。須以治心爲本。嘗聞儒曰正心。道曰存心。釋曰明心。

耶曰洗心。曰曰清心。其名不同。其理則一。皆不外乎治心去欲而已。修身者。以此而悟。即明夫修身之道。修身者須先修心。心得其修。幻相可泯。邪意可除。貪念可去。貪念去而心明已。邪意除而心清已。幻相泯而心虛已。以虛而清。以清而明。明則無物不照。清則一塵不染。虛則無物不容。如此無往而非善。無往而非正。正得所正。即至於善。止於至善。即有邪魔之誘。吾之心亦必清虛而明。不爲其所崇。所以希聖希賢。求仙求佛。須正念去欲。以正心而爲功。若身履道而心馳邪。口是心非。陽奉陰違。是不啻南轅北轍。懷璧掛盜。而能不失元充。成仙證果。以登樂園。人我兩渡。共出迷網者。恐未之能也。是以言修身者。務保其身。欲保其身。先立其主。心者身之主也。主宰既立。則隨時可以獲其至寶已。修者勉焉。

昌佐神訓曰。軍之有主將也。猶人之有心也。爲將者勇。其軍必敢戰。爲將者智。其軍必不覆。智勇雙全。加以仁義。則其軍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苟爲將者暴。其軍必易摧。爲將者貪。其軍可利誘。貪暴昏惰。其軍而能戰勝於人者。未之有也。人之於心亦若是。近世學者。以爲人之智出於腦。而不出於心。噫。嘻。誤矣。彼所謂心。非我所謂心也。彼所謂心。乃人身臟腑血肉之心。非我所謂靈機圓明之心也。夫人性本善。性動則生心。性既本善。則心亦本良。以此靈機圓明之心。

運動以令四肢百骸。四肢百骸猶軍也。心明。四肢百骸之舉動。莫不上合天理。下合人情。反之。則逆天叛衆之事。靡所不爲矣。是以大丈夫之處世。慎莫先慎於治心。故心仁者。雖欲暴而不能。心義者。雖欲詐而不能。心動則外表一切無不動。心靜則外表一切無不靜。心良則外表一切無不良。心不良則外表一切亦自不良。人心之日染於不良也。因其失之於放肆也。此心如水之能流。風之能飄。稍一縱之。即不可收拾矣。猶水之有益於人。風之有益於人。偶一錯顛。颶風可爲災。洪水亦可爲害。苟能時治其心。心既習於良治矣。雖外表日遊於不正之地。而必無不正之行。因其心良也。我願各子修善行道。宜先以治心爲之始。此心治矣。四肢百骸。無不平整安泰。噫。猶良將坐擁萬軍。號令一出。無不帖然也。

唐仙訓曰。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天之蒼蒼。至遠無極。吾何以知其爲天。地之漠漠。無方無隅。吾何以知其爲地。日月往來。寒燠遞移。吾何以知其明晦春秋。蓋心知之。心何以知。曰。天道無邊。心道無量。無物不主者。天也。無物不包者。心也。天生而心涵之。是故聖功主靜而涵天。天寓心靜。化機由此舒施。人之與天。二而一者。豈不然哉。此乃聖門傳授心法之究竟妙諦。以人合天之眞境。天命之謂性。人天固不分。率性之謂道。天自貫乎人。人之保持者。喜

怒哀樂未發之中而已。戒慎乎不覩。恐懼乎不聞。敬聽命也。不顧慮。不安排。以天行也。誠則明。一理覺照。明則誠。動仍靜也。此雖伏孔章之兆。想像不得。摸擬不得。乃曰無聲無臭。求則得之。卽此而在。故曰道不遠人。入手功夫。首在知止。而後定靜安慮。得乎時中。斯庶幾焉。大學祇是明明德。在親民止。至善乃明德之必然。中庸卽時中。窮神知化。內中妙極。總要洗心滌慮。致良知。自能溥博淵泉而時出。無思也。無爲也。易之體。觸而通。感而應。爻者效此而通變。卽所謂事。事無事。斷斷兮以守中。仍還性立靜。培淵默。主樞機。玄門闢閤。純任自然。我無事也。心道廣淵。要在體會。千派萬別。無非從此造出。萬法歸宗。還是這裏。各各參勉可也。

嘗聞諸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性者。心之本也。心周乎萬事。性具乎一心。故欲無慊乎性之心。必先洞澈乎根心之性。既已洞澈乎根心之性。則可知天心之仁。凡人受氣成形。形生神發。有性而後有心。心也何始。性爲之始。當夫渾然噩然。毫無渣滓之際。其由本性而流露者。謂之道心。由物欲而感發者。謂之人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蓋人心一動。而六欲攻之。七情擾之。十惡八邪。又從事以戕賊之。遂致由人心而復變爲獸心矣。歷觀古今來之治亂安危。何莫非繫端於此方寸。天理人欲。相去幾希。故欲心不失。放其良心。不汨沒其天

性者。非修養不爲功。吾道之坐。卽先聖所言之明德親民。克己復禮。亦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性卽所以事天。存養既純。則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卽不能爲物欲明蔽。良心既收。善性可復。則天人之間。一息相通矣。但修者氣秉不同。進境遂異。其上焉者。所秉至清。只能順其自然。自可盡其心量。其次焉者。所秉純雜相間。必力求克復。方可充乎其量。其下焉者。所秉雖屬至濁。然果肯下堅定功候。努力參悟。不失所守。久久亦有圓滿之一日。由此觀之。雖有生知學知困知之分。安行利行勉行之殊。及其成功。則無以異也。

### 立命原理

老祖訓曰。炁孕氣胎。氣胎炁息。炁息氣運。氣運炁回。炁回氣合。氣合炁凝。炁凝氣充。氣充炁化。炁化氣生。炁氣也者。所謂無極而太極。一而二。二而一者也。炁孕也者。萬有之始胎者也。氣胎也者。萬有之始兆者也。有其胎兆。乃基息運。有其息運。乃轉回合。有其回合。乃克凝充。有其凝充。乃永化生。是即先天之玄奧。大道之妙蘊。而萬有化生之本原也。羣類形成於後天。所以貫通蕃衍者。莫不由此以遞傳者也。人生於世。所以必貴修養。必言培復者。因先天之本原。或易迷失故耳。欲不迷失。則修養培復之工夫。亦惟從其所來。返乎所自而已。何謂從其所來。返乎所自。即由化生之理。認明其道。由其凝充。返於回合。由其回合。返於息運。由其息運。返其胎兆。若是者。真元以修之養而培以復。修復而全。則胎兆又成其形。而真元乃永存於玄妙之中。以得永爲化生之主宰已。道之足重。而人之可貴。悉在乎此。是故人於有生之後。不可或忘修復。能自修復。真元之在色身者。必不至迷失。其不迷失。則所以化者。時時還虛。而得益其靈明。所以生者。時時踐實。乃得見其性體。性靈固於色身。即克常契生理之善。具其生理之善。以應接

於事物之際。則自明其靈者。亦足以明事物之故。自見其性者。亦足以見事物之情。審其情故而爲運施。亦必可各適其性靈。而同臻於生理之善已。果使世間事物。皆臻生理之善。其不各適所適。各遂所遂者。未之有也。不過世風俗習。其促人遷變性靈者。在在皆是。以此之故。真元乃多迷失。而其生理之善。亦即不知於何爲得已。不得生理之善。所以相率變遷者。乃成積非成是之勢。於此更言修復真元之道。自罕信之。且多以爲空談玄妙已。不知真元之爲人生要素。蓋以能主宰實質故也。假令無真元爲之主宰。則其雖具實質。必亦無所運用。何也。性靈明昧之間。識魄起伏之際。孰能有所調適。少不調適。以言生理。則生理必無以自善。其消息盈虛之數。增減於中者。靡非徒作循環之因果而已。人之因果愈多。世之紊亂亦因之而多。此必然之勢也。所以度世之道。其根本不得不由人人修復真元。以植生理之善。人自善其生理。乃能善及一切生理。一切生理盡善。則不求其清寧。亦自清寧已。世人不得生理之善。皆以爲此乃世風俗習使然。不知風習能使至此者。非風習之過。乃人自不知其命。而以爲豐厚之享。爲生理之遂。欠齋之受。爲生理之失。其然豈其然乎。若僅於此爲別生理之善否。則人生智愚賢否。乃無定分。富貴貧賤。可無異境。分無定位。境無所緣。其必得之心無所準。而貪爭之量何以足。

如是各求生理之適。世得不亂乎。須審生理之適。宜先自植其生理之善。此即所謂立命也。人於有生之後。惟能立命者。乃能於其位境有所移易。其愚否者。未嘗不可進於賢智。貧賤者未嘗不可轉而富貴。皆從立命所致。非可力爭也。世人之以爲生由爭存者。特未究其命。而得諸爭後者。輒認得由於爭。其實不爭而得者。未嘗無人。因爭而失者。亦未嘗無人。而其數或且居多。就是論之。則人生之所以爲人生者。可弗知命乎。欲知命。可弗自求生理之善乎。欲契生理之善。可弗先自修復真元乎。真元得其修復者。無他。能自明靈而見性耳。明靈見性者。自然能辨一切生理之善與不善。能辨自然能從。其性善者。命自立。命立則生存自固。即言度世。要亦非此末由也。審乎若是。則吾以坐慈之道。勗人修復真元。其可謂之玄妙空談乎。特不察所以爲生者。自擾於爭之中。難與爲言耳。是願在門諸方。好自悟體。好爲修證。好作先導。則世之救也。皆從各各身之自度中。得所攸賴已。

易者。陰陽也。陰陽者。二氣也。日月者。二氣之神也。因二氣之神。可以化育萬有。不息不已。則天賦之命。於焉是立。故曰。居易以俟命。又曰。達人知命。又曰。五十而知天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蓋命也者。性之所並立也。有是性。必有是命。有是命。亦有是性。雖性命並列。其實不能

分爲二也。故仁藏於核。各半並立。是半性乎。是半命乎。曰。非也。半中亦具性命。非性命相分也。是以云天命之謂性。於此可以知命之所以爲命者。繇於炁。化於氣。藏於性。運於身。守於心。通於靈。合於神。歸於太虛。然後謂之命也。世人不察。每以先天爲性。後天爲命。更以靜者爲性。動者爲命。以是言之。則性命必分。性命分。而形體亡已。靈神馳已。則命之所以爲命。必將爲無形之滅亡已。故必守分以聽命。然後性天中之至靜。可以化陰。化陽。化柔。化剛。性天中之至動。可以化道。化慈。化仁。化義。由是論命。則命功之初度。必在於炁。命功之化度。必在於氣。命功之息度。必在於性。命功之正度。必在於心。命功之適度。必在於身。命功之合度。必在於神。命功之通度。必在於靈。命功之妙度。必在於虛。至虛者。無所不化。無所不化。則無所不孕。無所不孕。則無所不賦。無所不賦。則無所不交。無所不交。則無所不通。通於自然。則生老病死。與夫富貴壽考。皆在其中已。此不特人世之運用若是。即修養之功候。亦何莫非若是也。何以言之。道也者。日用尋常之道也。命也者。循環不已之命也。以之處已。處人。處世。處家。皆由是道。以之論生。論死。論窮。論通。皆由是命。是道也。何道也。天地萬有須臾不可離之道也。是命也。何命也。天地古今始終相守之命也。有須臾不可離之道。必有始終相守之命。因其不可離。故必自適其適。因其



始終相守。故必居易俟之。能自適其適。方合中庸之道。能守於易。方能有至平之命。道者。無形者也。命者。無體者也。無形而有形。無體而有體。此陰陽動靜所以不離是一也。一者何。道也。一者何。命也。天生物萬。本來不齊。其所以不齊者。氣體形質不齊。而其道則一。而其命亦無二也。不過所賦之智愚賢不肖之性。不能以道論。更不能以命論也。其所以不能一體並論者。因其有習染。因其有遺傳。故不能一體並論。雖有遺傳習染之分。何以絛也生禹。瞽瞍生舜。謂之遺傳可乎。是又性天中習染所致之命乎。曰非也。是循環之道也。否極必泰。剝極必復。靜之極也。動必生焉。子而賢者。父未必賢。父而愚者。子亦能智。但謂其先天之先天所賦若何耳。此非形體之遺傳。可以並論。更非心意之習染。可以同日而語也。各各能悟斯理。方知修功養候。處處是道。時時守道。而處世處人。亦皆以道爲本。以命爲立也。故曰。含正道而不由者。其心死已。妄念而不安命者。其身必殃。是以人處天地之間。並爲三才者。非此虛幻之身形。可與天地並也。是身心中之道。靈性中之命。可與天地相並也。是以吾人立於世界。不以壽夭。窮通。富貴。貧賤。爲心中之累者。安命而已。修功養候。不以成敗得失爲念。不以定游飛升相期者。聽乎命也。安命方能安心。聽命方能聽天。心安身安。身安靈安。靈安性安。性安者。炁氣相交。無所不安已。聽

天者。天必予之。天予之者。非天予之也。自予之也。自予之者。自然予之也。自然予之。坦然適處之。堅誠守之。專一定之。則其所止也。必有相通之功候已。是以孔子罕言命者。蓋有由已。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尋之。命之所立。人不得而知之。不能尋者。必以不尋爲尋。不能知者。必以不知爲知。不尋之尋。卽在目前。不知之知。必在心頭。所謂當局者迷。所謂昧於觀已。其在是乎。各方修養功候。數載於茲。雖不言命。而命也。無時不存於心。不合於性。所由者道。所行者慈。所運者靈。所存者神。則命也。必立於無形。必固於自然。而况各方以道爲本。必不以壽夭窮通。富貴貧賤。得失成敗。進退存亡爲慮。則命也。何必言於有形。可以知已。道在無形者。命亦必在無形。命在無形者。非命亡也。乃命化也。命化於虛。必守於平。守於平。必能達觀以自通。通於自然。坐其在是乎。息其在是乎。在是而是不在。亦是不。不是而。不是之。是。則必無是非無動靜之相擾。更無喜怒哀樂之所惑已。惟是道之所以爲道。既不外乎天理。更不外乎人情。天理人情。必有數在。無數之數。是在輪因。有其因者。必有其果。因果相循。夢幻泡影。惟在自擇其善惡之所守。不必問因果之若何。然後當窮則窮。當通則通。當壽則壽。當天則天。當生則生。當死則死。當化則化。當滅則滅。又何有戚戚之念存於心哉。是之謂自然。是之謂自適。由自然自適以修

於無爲。養於無形。則更無所謂當之一字。而更合於太虛之道。以立命於玄妙已。豈定游飛升者。所可同日而語。是必千百萬禩永固不沒。更必無二次之墜落已。各各悟之。道不遠人。各各慎之。命與性立。先天後天。何有於我。陰陽動靜。何處爲分。是在養心者。不自以固執阻滯爲是。則必無枯木死灰之徵。更無自擾之象。不命云命。其在息息之無爲乎。各各勗旃。是注切注。天命爲性。率性爲道。人具性命。卽具斯道。道也者。守其性命之真。則所以行者。莫不正已。眞道之存於宇宙。固無時不在也。而有隱顯於其間者。視乎得性命者行之果正與否而爲之別也。故性命之學。因時作輟。世亂則其學漸興。世平則其學漸替。當其興也。人以精修。乃克復明。及其替也。人弗深講。遂乃復晦。此世之盛衰。可從人之爲學而見得失者也。至於性命之學。驟言之。似覺深微。實行之。亦自淺近。初非高遠而不克攀躋也。何哉。色聲臭味安佚。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義禮智聖哲。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審乎此。則性命之修養。在於日用倫常之中。隨觸皆可辨識。而能自得其真。自行其正。行得其真。而契乎正。則不失性命處。便是見道處。若於性命交互之際。不能辨識。則縱慾昧理。錯綜紛雜。必至皆入葫蘆。眞烝反收。而客魄惑奪之害。且將無時而能自免。不得免焉。乃遂因詐虞而逞巧智。以圖苟避。人道之苦無以解。

而世劫之來亦難遽已。值此之會。欲撥亂機而反平治。要非人人慎修性命。以存其真。以行其正。不足有濟也。然性命之修。必於性命之學。確切講貫。有所心得。而後行證。方無託空之患。而益虛矯之風也。苟講實學。則日用倫常之中。所謂色聲臭味安佚。與夫仁義禮智聖哲之道。其關係性命者。必須隨觸辨識。果見其真。能行其正固佳。卽不能行而克勉守其正。亦足善身而範世也。是願志修者。深悟而好自爲之可耳。

息之真諦

老祖經隨人集曰。一息之息。何者云息。炁而不息。不守是虛。氣而不息。不化是靜。靜而不生。何以云機。機之不動。何以守靜。輪輪轉轉。攸攸化化。無非性而爲靈。性而爲命。性而爲體。性而爲形。性之所自。形乃有依。形之所自。體乃得適。體之所適。靈乃自通。靈之所通。息乃自靜。息之所靜。命乃有皈。命之所皈。各復其根。先天云炁。炁化於氣。後天云氣。歸於一虛。虛則實之。實則虛之。自有天地生物以來。莫不以虛息爲化。靜靈爲機。機之所動。無有已時。無非從先天之一一。無物而來。來有所自。自於何者。何者云自。自於玄牝。玄牝之母。仍歸虛輪。虛輪之運。不分畛域。知其所運。方可以知吾先天所宗者。無非炁坐。而炁坐之功候。又無非氣息爲之運用。氣之所息。靈之所感。靈之所感。神之所通。惟神云通。惟性云自。惟命與形。乃得轉移其間。而爲萬化之母已。

心守是息。息運自然。神守是息。息通無形。無無有有。皆從一胞之先靈爲宗。此各弟子修功養候所當深知者也。不有其自。何以云化。不有是化。何以云交。不有是交。何以云蘊。不有是蘊。何以孕形。形之不孕。何以賦性。性之不賦。何以立命。立命而不充靈。則後天之根基。將從何處以爲固耶。故欲知吾道之宗。必知自性之自。自命之皈。而後可以知靈之所通者。通虛以守玄。通玄以運息。通息以合妙。通妙以守靜已。

一息之運。炁質化之一息之化。氣質通之。炁凝於虛。而後氣化於空。萬有生生。無非一本。一本萬殊。歸源於靜。靜機之功。歸宗於默。默化潛移。乃有功候。功候輪轉。無形止止。止其性自。方止靈通。通上通下。乃有界輪。界輪分境。人天一貫。故曰修其內行。其化息止。修其外行。其化靈通。靈而不昧。乃有無乘。無上上乘。乃見真宗。是以大道真旨。必以生化之機。爲盡性至命之主宰者。其中蓋有統系焉。統功於炁。炁乃自凝。系候於氣。其候乃轉。於功候之潛默。而後界輪之運化。方能色卽是空。空卽是色。而萬有生生之本源。於是可悟其真旨已。所謂視而不見。見於靈息。聽而不聞。聞於靈息。皆於此中悟其奧玄。而奧玄之所以云妙者。無非功候自轉於靜而已。靜也者。息靜也。息靜者。神息也。神息者。神運也。神運者。靈通也。靈之所通。心實通之。心之所通。性實通之。性之所通。虛實通之。虛之所通。炁以凝之。炁之所凝。凝於罔圖。罔圖無物。乃爲萬有之祖。而炁子氣母之分合界輪。亦在於是。於是知炁氣之分境。在於心悟。心悟之分境。在於

靜覺。靜覺之界輪。轉於動機。動機之通。通於一窠。一窠分乎二脈者。則不能不有任督之接氣。以息其自然之結品。而後物物始生之母。何以由主宰之自然。而得樞紐之統系已。統系者。功候之謂也。不有功候。安知統系。不有統系。何分界輪。不有界輪。何有虛實。陰陽何分。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後天之道化也。其在先天。本無虛實。亦無色空。更何有乎陰陽。而其所以凝於一胞而爲圓圖之息。息主宰者。不過陰陽結品於炁。以藏其仁於根本而已。根本者何。妙玄之主宰也。妙玄之主宰云何。卽炁子氣母之息靈也。靈而不息。不能存性。息而不靈。不能存神。靈不存性。息也不通。性不存神。靈也不運。故必以動靈靜靈之真機。合於炁功氣候之統系。而後化者乃生。生者乃滅。滅者乃藏。藏者存根。存根存仁。存仁凝虛。則天地萬有之精氣。莫不在於一息之中。而爲來復之基礎已。來復者。循環之界輪也。循環者。化生之樞紐也。化生者。存亡之統系也。存亡者。虛實之主宰也。故知虛實之主宰。方知靈神之統系。知靈神之統系。方知性命之所自。知性命之所自。方知息息之真境。知息息之真境。方知先後天之相合相分者。無非炁子氣母互爲體用而已。用於靈者。靈神不疲。用於神者。神息無已。於是知息息不已之功用。爲萬萬有之氣體。而氣體之所以爲氣體者。無非炁用而已。炁用者。道用也。道無所

用。乃有大用。無用之用。在於無爲。無體之體。在於無形。無形爲形性之自。無爲爲運化之源。於是知陰陽之用於後天者。而心系之守。無非魂魄。魂魄動靜。無非息息。息於其止。乃守是魂。息於其動。乃適是魄。魄而妄動。乃有厲氣。魂不自守。乃渙是靈。是則魂魄之守於心系者。無非繫於腦海而已。炁之清也。上升於腦。氣之濁也。隨髓下降。而後知炁氣之清濁。皆在無形有形之輪天爲之分境。而炁六之功用。魂實系之。氣六之功用。魄實轉之。系於魂者。腦無不清。轉於魄者。髓也自濁。濁清之分。卽陰陽之分。陰陽之分。卽生滅之機。生者滅之。皆在是心。滅者生之。亦由心化。心而不守。靈乃不清。心焉不通。神乃自散。神之不聚。靈亦自昧。靈之昧也。有時爲明。明於自然。覺於無形。而後氣之交於一窠者。方可以由上升下降之逆機。而爲反回先天之轉輪。是在靈氣自養。神氣乃充。神充於息。息乃守靈。靈息相合。乃見本源。故曰。水之清也。清中寓濁。火之濁也。濁亦寓清。清濁之理。無非明昧。明而昧者。其靈必渙。昧而明者。靈亦自聚。故必知息。心息神之靜機。方悟息靈息性之動機。動罔不靜。靜而無體。靜罔不動。動而無形。形體之自。命實主之。命主後天。後天主氣。主氣者。必皈於炁。皈於炁者。乃皈性自。性之所自。虛以主之。虛主於玄。玄爲之統。統於妙靜。靜系於神。神機相合。乃能化分。化炁於氣。分氣於息。然後形體之結

晶。方知性自之所主已。是必從人天界輪之相合者。悟到靜靈動靈之輪轉。而後方能藏妙於玄。通玄於虛。凝虛於炁已。

老祖坐釋法言上元篇曰。坐之言息。自心相形。純一不雜之謂也。自心有定。心亦自定。自由心存。心由自定。心定息純。息以蘊精。自心存精。息亦充蘊。自息者靈息。合形爲一是也。所以坐法自然。以自然爲心息。坐守於心。以心息法於自然。調息之候。心爲之主。自爲之用。心用於自然。則專一息。守於心中之自然。則淨空無疵。是坐之養心。守息爲主。守息之道。以定爲祖。以合爲守。合於一則形質定。形與質定。則會合無滯漏之弊。自可息合於坐。坐合於息。息息爲坐。坐得所宗。故調息之功。以靜空爲養用之原。固本還初之妙運。若心不合息。息不得其自然。則坐等弗坐。如坐以心合。心以自守。則息息之坐。皆於自然之中而得已。是橐籥開闔。陽升陰降。來者往。過者續。源源不絕。息息不已。坐之真息。不期其功。則從容可得。吾道坐法。結精聚靈。以坐爲本。堅凝氣。息爲之用。坐息弗定。心不得運。雖久坐亦如弗坐。是必正其身而調息。正其行而運息。正其坐而定息。自然識妙入玄。坐之玄玄者。心爲之也。坐之妙妙者。息爲之也。若心不悟其玄。則坐息之妙何得。是先天坐法。名爲自然坐。又名之爲心坐。自然乎。心坐乎。統主於心息

之運用。而合諸元胎。天地一大廬也。人身一小廬也。其中運施造化。莫不有一定之程序。若舍其程序。吾恐天地不爲天地。人身則失至真已。要而言之。坐守至自然。自然之運用。慎莫稍加勉強。勉強則傷息。諸方云坐。務要平淡求之。千勿學異盲言。遺害於丹經丹書。是

老人切告於諸子者也。吾坐真息。以養爲胎。以修爲化。胎不合息。則胎不運。息不養胎。則胎不育。胎息胚化之功。一爲用而乙乃定。乙定於一。則一乃克運於乙。乙得其運。則一生而萬類皆生。生生不已之功。諸方當存坐養其息。養息存其妙。此籙坐息。各方當細加揣摩。則吾坐真諦可識。各各悟之。

胚胎運化。在於靈息得養。靈息得養。則坐法自克超妙。况元胎爲坐原有之形體。精髓爲坐原有之運養。元胎爲用。精髓爲運。運用相生。則精結而玄窈可識。若坐不合運。守不適用。則窈關難明。祖窈不現。終則昏沉。形爲枯木。終於自敗元真。所以坐法率正。合乎自然。紅玄爲功。於焉有濟。

運而濟用。生而制剋。陰而復陽。陽而回陰。水火爲通。二脈交精。以陰生陽。純陽化陰。息此大造之玄關。小造之締合。契乎天地。運乎萬有。故以日計修。則卯爲原位。氣血剛柔。此爲交關。是純

陽之起。純陰伏之。起伏之交。陰爲至陰。陽爲純陽。天地靈息胚胎。是必以先天元胎之機。爲後天胎形之化。所以吾道坐法。以先天原胎之息。必待後天胎化育殺之機。而成其至妙衍如之體。先天之胎息。純而不雜。後天胎息。駁而難純者。心息未定於一也。定乙之化。無爲之化。定一之功。無爲之功。以無爲之化。定有爲之功。方爲真胎息。先天胎息。靜以化之。後天胎息。動以成之。靜中之化。息化於胎也。動中之化。胎化於息也。息化於胎。則無形。胎化於息。則有形。無形之化。曰活易通。有形息化。原充難守。守之眞旨。順悉以通之。養於眞運。充固以返之。胎息繇精。凝氣爲髓。保育真胎。則身外靈息。還諸塵埃。身內靈息。仍歸清府。小充之脫。大充之入。惟胎息定。一是守。周候之大小。守於至純。光於至虛。故養功修候。悟諸元胎。先天元胎。靈息育化之機。純賴後天胎形蘊造之功。相蘊相育。相形相化。形相於化。則眞乙之諦。靈息相生。則元胎不死。所以坐貴守如。如如者。靈息之源也。（如如之象。空洞中求之。老祖定。）靈息不運。則元胎易枯。元胎枯而精髓漏。精髓漏則靈息皆絕。是釋徒所云。天堂地獄之說。所由起耳。吾道修子。當運坐而固息。固息而養胎。胎息得養。則期聖而至聖。欲佛而可佛。養養其息。修修其候。吾老人於卯酉二籙爲各各言之。

老祖坐經坐義言息化曰。息之所以爲息者。運用二脈之間。以相通於無窮者也。化之所以爲化者。陰陽之主宰也。有其主宰。然後生生不息。此大道所以在日用平常。處處不離是道也。息息之功。果何在焉。曰。天地之寒暑。無非氣息之轉移。人物之呼吸。亦無非氣息之流通。由是言之。可以知人物之所以爲人物者。與天地無所不同也。而其所以分者。則在動靜之間耳。不知其靜。必不知其息。不知其動。必不知其化。而其動靜息化之眞旨。則又在無形之坦適以尋之也。故天地生萬物。而萬物卽爲天地之形體。天地有此形體。然後能爲造化界輪。故欲其靜也。則必息運。欲其動也。則必大化。息運之氣。陽化陰者也。大化之氣。陰育陽者也。陰陽互爲體用。後天轉輪之機。於是乎有所尋已。由此後天之覺悟。以反其先天之所自。則仍不離乎日用平常也。因其爲平。故能自靜。因其爲常。動不失序。知其所以爲動靜。則息化之功用。均在自然之中。而自然之息。無在非悉氣相交之功候也。因其有功。乃能息修。因其候轉。乃能形化。形之所化。虛形之化也。虛形爲化。而後息靜息動之功。皆在坦適之所守已。守其坦適以堅於靜。則氣之通也。方能分任督於上下。合任督於一窠。而其息息於千體萬脉者。無在而不自得也。是以守乎吾心。以固吾息。則其神化。必爲靈運之主。而靈運之相通。亦可分二氣界輪於無形已。所

謂息者。雖云天地寒暑人物呼吸之相比擬。然此不過具一說而已。若以息爲言。則舉凡天地萬有之所生化成滅。莫不在此一息之間也。故曰。息而爲化。化其性已。化而爲息。息其命已。是則性之所盡。命之所至。無非此息爲之主宰。而更至誠不息爲之堅守也。由是言之。道化於坐。坐息於道。其在進步功候中之所研味乎。

老祖道遠正經言息遠曰。後天坐修。初以調息者。一呼一吸爲一息。不呼一吸亦一息也。此後息調養。必求中和之旨。而後速無湯害。緩無滯弊。則息候見乎自然已。惟修後天而弗可返同先天者。皆因息行近速。則蕩而外洩。近緩。則滯而內消。是息無所成。而靜動之功。陰陽之候。水火之境。安走之妙。一一盡不得見。一息之失。萬烝盡涸。不充不涸。上下爲阻。是因息之障。以消烝於先。耗氣於後也。皆當慎其不偏。以求適中。則先天可望得成。卽真息可以得定。真息者。隨烝虛實通澈者也。卽中和得旨。而後相動於靜極之時。卽息生於心而歸於性。隨烝上下。化靈爲空。化性爲質。皆可助於內以運烝爲真丹之形。是息之所運而得也。惟息動逆行。自下而上。是烝還虛無之要素。達徒走丹之處。務須切記。勿費面壁之修。而誤功進。（昔吾面壁而坐。因息動外馳。洩走於尾宮。所謂走丹之處。卽尾宮是也。願各慎守。達摩佛註。）則息自有真。調陰

以治陽。而化靜動之烝於鼎息之內。是爲火候息養。以通其竅。（此竅係烝祖也。）而後息之動也。運而有軌。卽養性之素。息而絳絲。以濟烝於水。濟水生火。性靈相合。而後之關烝充。自無走丹之弊。煉息於內。可以固於精。安於性。息充於外。可以明乎靈。以凝神。乾之陽也。速而弗蕩。坤之陰也。緩而弗滯。弗蕩弗滯。靈活神充。息充息活。皆可言乎坐悟之還。以歸靈於性。而充性於烝。先天真息。有素養之功。後天調養。有息運之候。息靜於鼎形。而後生爐化火。皆在不期而得也。天然後息之真也。可道可坐。悟而成之。修之自明。息調之養。精爲氣充。神爲精凝。皆一息之細。會陰而轉於真脈之行。息之於前。不披而披。息之於後。不尖而尖。息之於上。黃庭却婆。（婆者。引息外洩之媒也。老祖指。）息之於下。黑潭濟水。皆因息上而通。息下而澈。靜息而內。動息而外。乾息而陽爐有位。坤息而陰鼎立基。是息化之於有無。形之於色相。而不可以形。是息之形。不可以見。見之於息。以得先天之成。而合後天之功。立先後之體。而運其息之真用也。各方修悟坐候。而息之研進。不可以空而無形。更不可以實而有着。則後息之調。先息之養。自不致誤爲一息。而坐煉其弊也。各各勉旃。

達祖保陽坐旨。論先後天及有形無形之坐息

第一集 先天之坐息。

坐之要旨。在於平適。心守其平。身守其適。能守平適。至誠格已。格乎至誠。以靜爲本。靜功靜候。默轉妙靈。潛陰先陽。自能發動。自有天地以來。炁之化氣。氣之運息。息守靜而致動。動機以孕萬胎。而生萬形。莫不以是爲真源之主宰。真源者何。炁胞而已。主宰在何。空虛而已。炁胞至靜。故亦至凝。空虛至無。故亦至動。至靜者合其體。至動者合其用。體用相體於一炁。而後真源可覓。萬化之主宰。亦於是立基已。故曰。至靜者。莫如一胞。至動者。亦惟一胞。因一胞之所聚於空。而後形形色色。莫不由乎至靜。以爲至動之機也。是以萬有之化。化於天地。萬有之生。生於天地。天地之化。化於一胞。天地之生。生於一胞。惟不見其化而化。不見其生而生。此一胞之化生。皆在坐爲之立基。以動其機也。今試以先天之坐息論之。一胞凝乎太玄。本無所見。亦無所聞。既無形象。又無聲息。如不見之物。而有所見於無形。如不聞之物。而有所聞於自然。如不動。渾然太虛。莫知所始。莫知流止。此卽氣主於炁。而爲化生之動機於無形體也。無形體者。卽云真源。卽云有形體之主宰。此真源之主宰。果從何處以立其基。不過虛空玄妙而已。此虛空玄妙。本無定形。實有定形。本爲一炁。分爲二氣。故在炁胞之如如不動。靜之極者也。亦未見有二

也。及乎立天立地。陰陽乃分。黃玄分判。乃有化生。化形生體。惟在結晶。結晶之功。惟在性命。賦性於天。賦命於地。雖天地爲性命之主宰。而仍由一炁之虛空玄妙主之也。是以二氣之化於炁者。仍從自然之候。故曰。若有見然。若無見然。若無聞然。若有聞然。有者無之。無者有之。似卽似離。本無足異。惟在此若字爲之主宰。各方修功養候。一秉天地之氣化氣生。故亦從若字爲之真源。以覓其主宰已。獨不見人生於世界乎。其在母腹也。既有陰陽。又有動靜。氣息流動。卽在一個圖圖之中。分爲二焉。是二也。仍爲一。何云仍爲一。似有聞而無聞。似無見若有見。斯時也。性命卽賦於其中。而其接神結晶以爲溫養之功候者。仍在一炁之相通而已。及至胎元成熟。落地成形。方云後天。後天之先。仍爲先天。後天之先天。於是見之。及至天地之化之生。亦如是耳。雖天地爲化生之主宰。性命之真源。而其真中之真。主中之主。仍在一炁圖圖胞胎中。自然之運動也。天地未生之際。自有一個胎胞溫養。而其溫養。則爲坐形。及天地化生之後。氣息形質之靜動。其靜也必在息靜。其動也仍爲息動。故有形不動而息動之說。因靜極而動。故仍主於一胞之炁胎坐息功候也。吾人在母腹中。未嘗不若是。而修養功候。真息繇繇。靜中有動。息氣所通。以孕真形。溫養功成。定游飛升。亦皆氣息之動。而非形體有所動也。坐者必當知其



所以然。而坐以渡人者。亦當以是爲準則也。有其準則。坐旨必明。明其坐旨。而守以誠。雖靜無不動。而化生之機。無不因是而立。其體以運其用已。此從坐候胎元。以悟到人胎。復由人胎以準則坐息。夫然後先天之奧蘊於是得之。而自然功行之渡人者。亦於是得其真旨。而保凝陽。以伏潛陰。必無所妄動已。是在各有所得。以誠相守。以堅凝虛。至虛養靜。靜極必動。動而得其至運。至運者莫如息。息息之相通於有無者。亦以似卽似離。若見若聞爲定。故曰。恍惚杳冥。有物有相。象帝之先。抱一環中。其是之謂歟。各方慎守斯誠。以覓真源之主宰。不特烝胞化生二氣。以爲形體運用之無窮。卽道慈功行之自然。無爲守其本分者。亦於先天坐息。悟其所由來已。

第二集。後天之坐息。

何謂先天。化之機也。何謂後天。生之基也。化機由靜。生基在動。動靜功行。在於一息。一息相轉。二氣乃接。二氣交接。乃有精神。精神孕育。乃合真靈。真靈之通。仍在一炁。故先天賦性命。後天賦形質。有其性命。必養形質。有其形質。必修性命。先天後天。其揆一也。虛實有無。其理一也。知修性命。而不知養形質者。何以立其基。知養形質。而不知修性命者。何以維其機。得機而化。維

機而生。動靜息息。惟在一誠。故有性誠。命誠。形誠。質誠。之分。分者仍從於合。故有無虛實。皆以堅而治於一爐。然後大化之源。乃有遵循。於何知之。垂簾之功。所以明性。塞兌之功。所以固命。反聽之功。所以聚形。止念之功。所以養質。四者功備。相結以誠。誠守其堅。心神乃定。定心於虛。定神於靜。虛靜有定。乃云知止。知其所止。乃云至善。此雖後天之幻形假質。非借此修養。不能以固初性而維正命。以孕真形於息息也。是以坐者必知垂簾。塞兌。反聽。止念之所以然。然後可以知修養之真旨。若有求壽之念。則必有所欲。有所欲。靈乃日昧。靈之昧也。心神不守。心神相馳。誠也不格。不能格於至誠。必不能堅虛堅靜。不能堅虛堅靜。妄念叢生。雖收視而幻形必擾。雖反聽而幻聲必惑。雖塞兌而狂嚙之語。亦有不自觉之時已。雖竭力以止其念。亦曰勉強。勉強必不能自然。不能自然。必有阻滯。是非黑白。淆亂觀聽者。均在勉強守虛之中。以見聞其幻形幻聲已。故修坐者。當從自然而指坐者。亦必以自然爲主。無論其爲內功外行。必當以從容不迫處之。必能得其自然。合其真旨。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者。非天地之天也。乃先天後天之天也。行者。非形質之行動也。乃氣息之通行也。健者。非幻身假體之康健也。乃二氣中正。無不淆惑充塞於天地宇宙之間。而健其化生之機也。自者。非自己之自也。乃自然之

自亦來之所自。去之所自。更由其所自而自由其自之自也。強者。非勉強之強。乃無敵之強也。亦自運於至空而化玄生妙之強也。主宰云者。卽自強也。不息之意。自然之時候也。息而不息。不息而息。二氣化於一炁。靜動之機。卽在於是。而坐者之時候。亦從至潛之功用。而爲堅靜。堅虛之守。則先天性命之賦化。後天形質之賦生。皆於是而運息以通於二脈。而行於周天之合度。氣之健也。莫與比倫。而來去之所自。亦無不由其經而自由其如之境。以爲無敵之主宰。則強形強質。尙屬小者。強性強命。強神強靈。以強其機。而強其基。夫然後萬有化形生體。亦莫不強已。此卽自強之至理。而正氣之充塞於循環不已者。生中寓殺。殺中伏生。卽不息之大功用。息而不息。不息而息。後天之通於先天以孕真形者。其由於外靜內動之功歟。各方修坐。當知是義。知純陽中正之氣。能固於至靜。必不爲陰柔所惑。而其至虛生質。至無生有。至空化色。皆由於息而不息。空而不空。得其玄妙之奧蘊已。各各以形體爲修。必當知自然之靜。知性命之修。必當知無爲之動。靜於外者。必動於內。靜於內者。亦必動於外。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氣息自然。毫無勉強。順其時。適其機。當知道慈功行。無非若是而已。而數理之所定。與數理之脫逃。而爲先天造化之主宰。不受因輪之束縛。亦以是爲主宰已。故坐者有垂簾塞兌。止念反聽之

形質。必有充固凝聚。自然活潑圓陀光明之性命。方可以內修其靜。靜無不動。動息於虛。虛虛爲實。實則仍虛。虛無不誠。誠形於外。外靜仍堅。堅而能恆。恆以自固。固其坦適。則大化之源。由二脈之相接。以聚三寶。而通三關於自然之中已。是已身之修曰功。渡人於修曰行。功行不偏。乃有所宗。宗於自然。自然至誠。至誠曰道。不息曰慈。道中有慈。慈中有道。修坐各方。不可不知。指坐各方。更當善體斯旨。以爲渡人之需。必不知入其所入者爲惑。更不知出其所出者爲幻。而必由自然之渡化。無所出。無所入。無所惑。無所幻。而行健於正道來去之自。必自於正氣之強。而至誠不息已。少有不慎。貽誤良多。是在指坐各方。因其深者以述其淺。因其淺者。以引於深。修功養候。卽在於是。後天坐息之真旨。於是爲備。而各院之指坐。於是乎可以統一已。

### 第三集 有形之息

有形者。從無形而生也。無形者。亦從有形而化也。故坐功以息通爲無形。以呼吸爲有形。是雖得其真旨。亦不能云完全知其奧蘊也。息通謂無形固可。呼吸謂有形。亦有牽強之處。息通於內。不得而見。呼吸通於外。而似有見。謂其內外尙可。謂其有無之形。則不可也。然修坐者。多半以此分有無之形息何也。炁云無形。氣云有形故也。炁化氣故曰無生有。然呼吸不但不能云

有形。卽曰外息。亦不可也。因呼吸一出一入。一而兼二者也。出入卽內外。內外之息氣。以呼吸代其名詞也。故呼吸曰氣息。神息曰炁息。雖氣息自分內外。不能以外名之。然炁爲先天。氣爲後天。炁爲一而氣有二。以此論之。則炁息可以言無形。而氣息可以言有形已。有形雖有內外。而以其功用論之。祇可以云外。而不能云內。故氣息之呼吸。通名之曰有形可也。呼吸雖云氣息之有形。然不能定之亦不可也。欲定有形之息。亦從止念平心爲始。能止念者。則必不有吸聲。欲平心者。則必不有呼聲。呼吸之聲。重濁之氣也。濁氣下降。當然因息而下降於尾骶。而不必令其無聲而自無聲也。此亦坐者最要之步驟也。以無呼吸之時間定之。雖至濁之人。坐功能純任自然活潑。一月卽可無呼吸之聲息已。雖至衰年老之人。亦當於二月後無聲息已。此雖至微之事。亦坐功坐候清靈之最要者也。不過修坐之人。往往因氣體重濁。而有勉強抑制呼吸之時。必受其害。更有任其自然。而不知自然之所以。一任其呼吸。必有昏沉之憂。不但坐者當注意於是。卽指坐者。更當以此爲重要之準則也。然則何以止其呼吸。曰。何謂有形之息。能知有形之息。卽知呼吸之無聲息也。凡人垂簾塞兌。反聽止念之後。必當以誠守虛。以誠守虛之時。必至靜。至靜之時。不可心死。心死則神馳已。必須於堅誠自然之中。而仍有清明之景。

至靜極息動之時。神自與息相接。神息相接。必由丹田爲自然之呼吸。鼻自無所觸於味。而濁氣亦必不自口鼻爲呼吸已。故坐者以塞兌之功爲要。殊不知舌抵上腭之功。亦爲至要。何者。舌抵上腭。爲任督相通之源。任脉主呼。督脉主吸。兩脈相接。必無呼吸。卽初坐二脈不接。若息神相通於動機。亦自無呼吸之弊已。是坐者之不觸氣味於鼻也。以必舌抵上腭爲最主要。而神息相接。亦必以自然活潑爲功。故曰。哀莫大於心死。卽呼吸不能易爲神息之害也。此神息仍在後天。故曰。有形之息。二脈相通者。必從神息發動爲功。神息發動。清者上升。濁者下降。氣形之定基。卽在於是。而先後合天之眞源。亦在呼吸無聲息之初爲定也。坐者不可不知。所謂誠則明。明則誠。明心自能見性。見性亦可明心。神息之動。性之動也。性靜而動。感於至誠。氣息升降。先分清濁。清者能固。內源愈旺。外源亦必不竭。濁者不降。外源自暢。內流自竭。氣息阻滯。皆由呼吸之有聲息爲之阻障。故曰。內功在於有聲無聲。有聲無聲。在於出體入體。能知體之所以爲體。則呼吸之易爲神息者。十日之功。尙屬遠者。初坐能守其清明之誠。七日來復。呼吸自可易爲神息而無聲息已。不必問其在體出入。與夫有無聲息也。是在指坐者能自悟其所以然。而後渡人之功用。必能明有形之息。爲神息之初動者。初動神息。爲炁氣相化之立機於

靜。而固其基。不必分乎內外。亦無分乎呼吸。是又在誠以自守。由靜以味。必知其所以為息。而無自阻自障之害。則後天之有形。必不與先天之無形相分。一悟即澈。一澈即通。一通即運。一運即孕。築基之功。其在是歟。必無其有。乃有真化。必化於神。乃無呼吸。必無呼吸之阻。神息聲息。乃可消除於無形。而為息而不息中之所存者神已。修坐各方。必當悟之。指坐各方。更當研味。

#### 第四集 無形之息。

息氣發動。由靜極以為動者也。其動也能自知乎。能自覺乎。或知於未動之先。抑覺於既動之後乎。是不能不詳以研究者也。雖有研究。不能着相。雖不着相。亦能有所研悟。方云功候。此息息之運用。所以似有似無。若實若虛也。坐者於此。當從極淺近留意。極深奧修養。方可以有進步。若人云亦云。而不能深長細味。必不能有所得。亦更不知息為何物也。云息為氣可乎。云息為神可乎。云息為靈可乎。曰皆不可也。必云息為性機。方可以傳神存神。而於不知其所以然之中。有所發動也。故曰。致虛極。守篤靜。何云致虛極。虛者。心虛也。心虛必誠。誠必至堅。故曰。極何謂守篤靜。靜極能守。守其神者也。守神於心。其心必固。固其心神。然後篤誠。篤誠則靜之又

靜。故曰篤靜。是靜中之功。有不可以言喻者。是篤誠之候。有不可以形容者。心神相依。即在於是。人之初坐。形式既備。守虛最難。守虛而堅。而誠。而篤。靜極。尤難也。人心最靈最活。亦最易馳。雖有形式之靜。然其神守最不容易。欲守神必先誠心。誠心必先虛心。虛中不能無實。大凡靜極。妄念更多。止之不易。任其自然。能使心神之固。以誠而明。必然堅守。堅守在於自適。自適之功。必先看空一切。無恐懼憂患喜怒哀樂之牽累。方可以自適。所謂不着於相者。即在無成見也。修坐先思成佛作祖。即云妄念。若有衣食名利之淆惑。亦不可也。不見可欲則不亂。所以坐時必以靜為主也。靜之極也。適其堅而已。適堅必適誠。適誠必適虛。所以坐功必先任其自然。不可有一毫勉強。初坐之時。欲坐即坐。不欲坐亦不必強坐。然人人皆從初坐時經過。若人不欲坐。即不坐。又何能修養真形。故必先從適靜入手。坐之先也。即心目中無所觀念。若有觀念。則神必馳。雖欲守靜。又從何處下手。所以修坐之初步。無論其欲坐不欲坐。必先平心息氣。以生死窮通置於度外。每日四度。必有此餘暇。能以此為準則。初步入門。必能守誠。既能守誠。必然從平心息氣之功。以適其虛。虛而能適。必然堅靜。能堅其靜。妄念雖來。而我以虛凝之。自然止之。不必問其氣何時發動。是即真誠。真堅。適虛。適靜。之至理也。能由是以入手。時至而

息必動。此息即吾形之息。息動之時。即在呼吸能定之時已。坐者固當知之。指坐者更當時時注意。然後不至貽誤各求修者。此種功候。雖云極深。其實極淺。雖極淺。而深奧之處。亦在於是。故必養性於和。然後時至自覺其動。雖似動未動之時。亦若有知覺已。何者。功候守其純。純任其自然故也。先天之息。本來無形。後天之息。亦何嘗有形。雖無形實有不見之真形在。雖有形亦必從若見而非見之中。以定其爲有形無形也。既云息。當然自心。既云自心。亦可心自。自心者。心在內。心自者。由內發於外。自心者。必云至靜。心自者。即靜至動之時也。靜時謂之無形。至動當云有形。曰雖至動。亦當云無形。因求在內者也。以氣之通於周身脈絡論之。運行於內而不運行於外也。雖有九竅之氣通於外。而在內者則云息已。是以氣息之合則云息。氣息之分則云氣已。氣息何以相合。二脈通之。何以相分。二脈間之。二脈之合。仍從息靜。二脈之分。純任息動。欲其息動。兩脈亦能相合者。非坐悟不足以爲功也。故守其誠。適其虛。堅其靜。無所念有所止。以自然之守而以清明爲定。則靜之極者。氣與炁化。必動於無形。無形動氣。氣即爲息。因其有定。然後云息。息通於內。乃能上升下降。分其清濁。以至於純陽自凝。陰柔自伏。是即無形之所以爲息。而息靜本來從無形以孕真形也。守之不固。神必不存。靜之不堅。心必不虛。坐

之不定。氣必不通。三者不合。何者爲息。息息之通於有形者。人不得而見之。通於無形者。更不得而知之。必守其誠。以不見不聞。而似有所見聞。不爲氣意之引。而意無不誠。若是者。息動靈清。息動神凝。動不失其正。必仍反其靜。兩脈相接。必無阻滯。上通泥丸。下及尾骶。升者降之。降亦升之。夫然後雖云無形。必有真形。惟在坐者能養太虛之靈。以凝中和之性。則息息之動。無所不適。而氣之化炁。必於此無形息息爲之主宰已。不過無形者更難辨。所以指坐者必當悟息動之源。以考究之。方不失其真旨也。真旨何在。在於心耳。心守其靜。自有所動。守其至恆。動固不適。形而爲有。形而爲無。亦有所自。自乎吾心。萬念俱空。不必以有形無形自相鑿枘也。達祖訓又曰。人既具四大假合之身。而血肉筋骨。爲有形之質。耳眼鼻竅。爲無形之關。觸於外之皮膚。則感痛癢。接於外之關竅。則生喜怒。其痛癢者。則爲感覺於外者也。其喜怒於內者。則爲接觸於無者也。無則爲靈。有則爲形。靈主於虛體。運而內藏之。是無非無也。然則其非無之無。人不可見其無。有有之有。人不可永其有者。其亦在人之自守者歟。能自守於內者。則神不露於非露之露。而自得其所養已。不傷於非身之神。則自得其所化已。其所以化於外者爲動。其所以化於內者爲靜。動生靜化。靜化動純。而後息生於動靜之間。性藏於運守之中。凡所有

體。皆爲無體。凡所有形。皆爲無形。其有。其無。其化。其動。亦惟於運轉之中。以通其息息之化焉。故亞聖曾曰。氣一則動志。志一則動氣也。其志爲氣之率。而氣爲志之轉也。養氣之充者。尙不能以氣動志。而純養性候者。又安可以外而動於中耶。能不動於外。自知所守。能知所守。必知所運。能知所運。必知是息之爲息。有渺渺不形之形。而靜息於我身之中已。息於中者。不知其爲氣息之息。則以爲心氣之息。以氣息之息。出納於關竅之中。無時或靜者也。心息之息。則運轉於週身之筋絡百脈。皆氣爲之也。非修者之息於自然之息也。乃率志動心之氣也。所謂息者。非出於六竅之中。非藏於血肉之內。而特注於虛空之性。爲炁之先導也。故米穀食之。以充飢養體。而生精益氣者。以其爲天地陰陽所化生。而仍助化生於人體者也。若夫炁者。則爲人精神之虛空素有。能化神以運體。能充精以養身。能添元以補腦。能固精以充靈。隨其所養。以適身之所用。不知運守之功。穿拿之義。則罔弗傷之於外。而斲之於內也。故欲知息。必先知炁。欲知炁。必先明息。二者相需。相化。相藏。相生。此所以能知其息。而必存其炁也。存其炁者。則非無識。非無知也。所識。不爲識神所制。所動。不爲外物所引。一息在中。而炁存焉。一炁存內。而體運焉。是故明夫息息相化之用。然後始可以言夫息之在我已。在我者。不必求其聲之發也。不

必求其音之動也。而其自動自發於無無之中者。其以坐候之功。有所致歟。其以靜存之化。有所生歟。是以生則息運。運則轉。轉則通。通則覺於非覺。而適坦之境。於是乎可以言乎至已。然此尤在存養之間。而非可捉摸以致之也。若有形之觀察。無形之觀妙。純任其自化自動。非可以有形而使之充長也。是故曰。集義所生者。其以是乎。而人之不察者。則每以呼吸之微者。出入之細者。若有聲者。若無聲者。皆非真息也。各能於坐久靜深之候。有悟於斯息之爲息。當不在呼吸之間。而在心息之內已。心息之內。本無知也。如胎兒在母腹。孰能知其息之爲息乎。莫不曰。隨其母之息以爲息耳。如是。則人之自養自守者。非亦如其息於中。而非如我之鼻息。弗如我之氣息。以明夫此。而後知我之所養。與我之所坐。皆爲有形以孕無形。無形以化有形耳。卽不求其生。其炁自生。不求其運。其息亦運也。各各知悟之。並可參養氣篇。勿爲氣動志斯可已。

普靜菩薩訓曰。天無坐也。其清明之常在者。以其恆於虛也。地非坐也。其凝靜之功。與夫載育之久。亦以其恆於守而不失其常也。然固無氣息之可言。與夫運調之可述。其能體虛載重。風雨雲雷。又莫不爲其自然之息吸。與自然之聲呼也。此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諦。

所以見明於人身者。非從坐無以知之也。是以言夫坐也。必講其息。言夫息也。必述其調。因人未有天地之恆與久。亦未有天地之清與寧。不言調運。必失其養也。然調運之功。非人自調之。乃天地自然之聲呼。自然之息吸。合於人身。契於虛無。而後人不知其調之所以爲調。不知運之所以爲運。夫然後其真調真運之息吸。亦隨之並進於虛無之間已。所謂虛者。人以之爲虛。人以之爲無。因其無所執。並無所形也。以其不執不形之虛。亦無可以言其形。道其虛也。自可於坐靜虛空之中。以察清虛之運。以適自然之息而已。若必求其所相。執其所著。則又非道之自然已。故不知坐者。則以坐爲妄談。既知坐者。又以坐爲炫異。豈大道之自然。又豈爲修之本旨耶。於是言坐與天地合運。與日月合光。與神聖同明者。亦自然之理。非假襲以求之也。故亞聖曾謂以直養而無害。可塞於天地之間者。非此浩然之氣。又非此人身之自有。與人性之自明哉。因降及後世。淪陷已久。返而自難。言之諄諄。則聽之藐藐。又何以返其本來。還其固有耶。此息之在此。此氣之在。卽爲人爲事。爲物爲動。此氣此息不在。則爲魄爲魂。爲厲爲猶。（註。厲者陰濁爲祟。猶者主動人魄之物也。）是在。卽爲未分之清濁。既失。則爲自沉之飄渺已。又何必修爲事哉。性既未返。命亦無歸。體既未判。濁亦難除。欲其氣化爲炁。息變爲吸。其吸呼於天之

輕清之上。以同凝其悠久。則弗能得其一息之果也。此所以息之在吾體。爲虛爲空。必藉此虛空之息。以返我靈。固我炁。以與天地之虛空容納。同其自然也。何有於運。何有於調哉。然此又爲修人之茫無覺岸也。不得不指之窠。以令其守。指之坐。以令其養。指之調運。以令其知自然。知自然者。卽適恬之味也。能運其虛以藏其息。則運轉之自然。自能悟於虛。覺於坐也。然尤弗可以後天之息以爲息。後天之吸以爲息也。（註。先天之息。陽也。炁之通也。後天之息。陰也。氣之轉也。）必後天之息。若閉而未閉。後天之吸。若有而若無。其有之也。人不自知。其無之也。人亦不自覺。坐與未坐。息之出入弗識也。氣之納放不覺也。（註。納放與出入有別。納則非入。乃蓄之耳。放則非出。乃行之耳。）位不知位之何在。身弗知身之何存。清清渺渺。欲而無欲。識而弗識。外閉其明。內展其運。久之則炁聚靈凝。聲屏息啄。內之弗覺弗明也。外之弗閉弗通也。一內一外。而清濁分。陰陽理已。此坐之關於人者。有如是之大。關於天地陰陽。有如是之覺。此所以謂人爲小天地也。亦所以言修爲道之始也。人弗於此以悟己之修。弗於此以研己之坐。則妄人也已。又何可以道醒之哉。若於坐而不識其味。修而弗明其源。則可參之以悟己坐。研之以修己炁。行之以求己候。通之以返己先。庶乎不致爲修者所斥。爲道所弗與也。在修在坐。其

各悟己之功候。以自適其養可已。

乎聖坐諦釋義曰。神凝之功。因於氣炁。炁氣之交。賴於運行。故運其後氣而化於外者。是之謂氣息也。一呼一吸。自外而至於內者也。一吸一呼。自內而至於外者也。內外相因。呼吸相顧。於是。由外功而固其內用者。皆因此一呼一吸之氣息而爲化已。是以氣息之用。屬乎外而爲後天之修基。以至乎先天者也。

胎息也者。息運於內也。氣息之修。既因乎外而固其內。則胎息之用。乃固其內而生其外也。以胎而研斯義。則修於內息之功者。乃如嬰兒之在母腹。不假外界之氣以爲息。而以先天之炁以爲化也。是故修者。自坐道度嚮。定志以習其靜後。由志而平氣。由氣而調息。因息而致內養。則胎息之轉。乃漸因默靜平潛。而使其任督相交。中帶維運。而圓此運行之大功果也。在內者而在外。在外者又在內。內外一體。如如不動。似似不靜。綿綿若存。息息若定。如是道修之功。乃由後天之修養。而遞入於先後合天之純境已。

先後合天之功。修者既據而至其境。稍一靜默。則無先無後之機。乃由修人之悟清悟空。而返乎至妙已。靈之爲言。其有乎。其無乎。如謂其有。則未見乎靈之體形。如謂其無。則實知乎變化

之用。故靈息者。先天之至機也。可以脫乎形。可以脫乎色。可以據乎質。可以據乎象。則因靈之運通。以後天而轉乎先後相合。因相合而至於脫乎不脫。不脫而脫者。是皆由此一靈之息。而變化於有無之間也。



## 上元先天坐法

老祖坐釋法言上元篇曰。先天坐法。本於自然。自然之本。靜空爲主。靜空爲主。則無躁急之求。是修坐之道。當循乎自然。以自然生相。則爲妙相。然修者多昧此法之玄機。以自識之爲正。往往失其真髓。皆由未克真識故耳。吾坐結精。氣運之也。吾坐充髓。氣養之也。炁不固。精何結。氣不養。髓何充。總之坐以炁化。坐以氣用。是坐本無形。感於有形。是坐求有形。運於無形。乃炁氣相孕。感於有形。乃神靈相蘊。神靈相蘊。相生相化。統在孕蘊弗息之功。所以悟法有深淺。卽忝求有偏正之分。是各方悟坐。先求真釋。而後加之以精一。則煅煉用何法以取之。陰陽用何法以調之。造化用何法以奪之。四相用何法以合之。五行用何法以攢之。會一貫之原真。固精蓄髓。造性如之養適。何云乎適。自然者也。所以坐無成規。且適爲規。坐無玄訣。自然爲訣。諸方修坐。當知坐爲先天之形體。精髓爲後天胎化之運養。細心揣摩。有無之間。各有規範。何云規範。元胎爲規。胎息爲範。有爲無爲之中。須加意忝尋。不編不倚。發則中節。否則差之毫髮。失乎千里已。

坐法循乎自然。守窈循乎端正。循乎自然則窈定。循乎端正則窈圓。不然枯木死灰之守。昏沉斜倚之弊。皆由坐不適範。範無正軌而得之也。是修坐之方。當於自然之中。準其窈。定其守。正其心。以虛辨有。以有識無。虛者實之。實者虛之。虛虛實實之中。蒸蒸沐浴。水火相濟。汞調鉛合。鉛汞相運。則坐有真基。

乎聖坐諦釋義曰。坐功之修。惟靜是則。身不得其靜。則否宜坐。事不得其靜。則否宜坐。故於修坐之間。必將俗務人情之所應行者而行之。擇其適宜之時間。以爲我坐修之候度。若是。則擾吾之形者可清。淆吾之神者可定。然後以坐法之循序。而平默靜定。以運綿息。而固存神以凝炁光已。不然者。事務未清。則心之所思在人。而人之所念在己。卽或已能靜定。炁不爲所淆。然無炁光之交。亦必受其侵擾已。此在初習坐者。固所難覺難知之象。然修坐各子。不可不知立坐修之基也。

坐雖以靜是則。而又必以潔爲主。不清也。則否能以定其所定。不潔也。則否能以靜其所靜。是故在習坐未坐之先。必內以清潔己心。外以清潔己身。清潔己心。功屬於內。非以坐法之守。不能臻其上境。清潔於外者。坐先沐浴爲大佳。能齋則尤妙。此不可勉強也。齋也者。內不受惡濁。

之化也。米蔬雖非至潔。較諸肉腥。不啻天壤。故能從自然之中。可齋者齋之爲上也。沐浴所以清百絡毛孔之濁。盥漱可以去息之穢。此皆當於未坐之先而理之也。

吾道降世。化世渡人。純以自然爲主。故化渡之法。而以先天自然之坐以爲則也。先天自然之坐者。坐法不強制。而坐果任自然也。與世之用強坐之道。以定其自然之果者不同。故本院示人以先天自然之果爲果。以先後合天。中運坐道之法爲法也。先後合天。中運坐道者。無他。卽採後天強制坐法之宜。而修我先天坐法之要。以先天自然坐法之妙。而解後天強制之誤也。是法之坐。以高九十六分之橙爲基。上鋪四分厚墊。合爲一數之尺。其身體偉岸而與微小者。當以此爲主。而使其高下平中合度也。身坐其上。不可挺而用力。以使其直。不可屈而懈怠。以頽其勢。是宜端正而不屈曲欹斜。兩手並攏。手心覆於膝蓋之上。以使氣息之由此心腎之外戶。而游於周身也。此功行之彌久。則炁光之由內而外。由外而微。由微而著。由著而包含於一身者。皆其功候也。

後天之坐。坐有其式。坐有其法。先天之坐。坐亦有其式。坐亦有其法。吾院既以先後合天。中運坐法。以爲渡世濟人之本。則坐式坐法。是不能不準先後合天之宜。取其適。順其宜。而爲之坐也。中運坐法。合先後之宜。一以塞兌。二以鵠橋。三以斂神。四以垂簾。五以觀鼻。六以回光。七以返聽。八以守窠。而爲之基也。塞兌者。平呼吸運變化也。（註。兌爲口。塞兌者。口微合之意。）鵠橋者。通任督綿內息也。（註。舌爲內鵠橋。卽舌抵上腭之意。）斂神者。絕外緣專心志也。垂簾者。內收陽而致運也。（註。兩目垂簾。如簾子下垂。眼不要太開太閉。）觀鼻者。正身心貫窠也。（註。先觀鼻以正身心。卽收視以守窠。）回光者。化內望而通塞也。返聽者。用性靈以凝炁也。守窠者。定炁光以照物也。以此八者。順序而守。修之以自然。導之以適恬。則坐功之著於世而成於己者。皆因於一堅不間之功而致之已。

鍾離祖師註上元篇曰。靜坐乃養心之妙決。補身之良藥。坐法循於自然則適。適則匯通。匯通則機運。上中下三焦之水火。輪輪陰陽二炁。貫澈脈絡。百脈得通。則心與神合。神與靈合。二炁交精。則欲念全清。欲念清則心光圓明。慧光常存。苟於二炁交精。守之弗適。則陽勝於陰。而氣滯。陰勝於陽。而液泥。二者之失。神均不爽。皆坐修害也。然習坐時。慎莫低其首。首低則陰重。更勿昂其首。首昂則陽勝。處陰勝陽敗之際。窠位弗適。弗適則窠趣自泯。初坐則無補益。繼則有損先陽。更則傷乎身心。終則溺於黑潭。是坐必循法。故曰道重自然。修尙坦適。乃吾

大道修養真諦  
道修養之箴守也。

普靜菩薩註下元篇曰。吾

老祖坐以先天。即以先天之形胎。合天地之形胎。更運物之形胎。而統爲先後吾人之形胎。爲自然之形胎。成爲自然之坐形。各修於此坐。必求先形得固。後體得合。成爲形胎之運養。則吾坐息。乃盡天地之妙用。

老祖爲各修授此坐式。即合先後與人物爲一體。而立修養之道。參之。

孚聖訓曰。腦海髓山。如金如玉。非坐之極致乎。坐而至於是可云有得於坐已。坐必惟窈是守。有所守乃有所定。定於一而通乎萬化。其惟坐乎。窈有形有象乎。曰無有也。以無而守。其守在虛。守於其虛。斯得其質。虛實之間。鍊無而有。此爲坐之真諦。亦守之關鍵。所以能盡其玄中之玄。奧中之奧者。其在斯乎。况先天秉賦。本爲清虛。後天輪界。溺於枯滯。滯而不守。不守而滯。其能收視反聽。必在乎坐。而坐之爲義。其用至廣。今人專以修養而言乎坐。是由其專指之言。實則坐非修養一途所能包羅無遺耳。上古之人。其坐無形。更無時不坐。故形體堅固。靈神不弊。其得於坐者如是。中古而降。坐漸失真。然其時之人。由於氣質秉賦不同。而其成較

易。不過脆薄不實。此由天地之氣使然。非可強制者。自中古以迄近季。道與學分。學與行分。其表裏一貫者。固多其人。反乎是者。亦多有之。於是修養之士。乃以坐爲專功而努力焉。此與宗教門戶。有密切之關係。故同爲坐也。其宗不一。其守不一。其形式亦不一。此無他。各以其沿革而各得其得。各守其守。遂使坐義愈昌愈迷。後之人欲聞真諦。將何所從而求之。更何所從而得之。此於化機元氣。有至大之關係焉。試以各宗各教而論。雖其形式及所宗所守者。不能一致。其於精神及真諦。則無所異。不過成就有難易。中途有險夷之不同耳。其成功易者。中途多阻。稍有不慎。易入歧途。其成之難者。乃無所阻。亦無所障。人人能之。而未必人人可成也。此爲坐之正宗。亦守之奧窈者。其惟院修之坐乎。佛之坐宗於明心見性。道之坐宗於冲夷清虛。而儒之主敬存誠。即儒者之坐也。耶回殊途而同軌。其所宗所守。亦各有其精密之處。惟儒者之坐。非尙形式。其坐在心而不在身。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是以昭然而示人以坐之爲坐已。以是論之。最近數千年來。坐之真義。雖云昌明。乃於十五載以還。集其大成於吾院會。是亦無他。探驪得珠。雖非尙乎鼎爐。而紅玄相濟。自有純青之候。在於其中。是可以知坐於其身。非有深得於坐也。坐於其形。亦非有深得於坐也。惟坐而有所守。守而有所堅。堅而能定。定而可適。乃

云如相似之境界。而得乎坐之爲坐。亦云能守其所守。而得乎奧窔之所在已。修者其共參之奉。

師命來與各方稍研坐之奧窔。輒書所得。願共切磋之。

達祖訓曰。坐何謂也。修者不坐不定。不定不靜。不靜不運。不運不通。雙脈不通。而欲造周天火候者。未之有也。故坐分先天後天。先天之坐。從至陽以凝陽。如胎在母腹中也。後天之坐。由純陰以返純陽。如人之息靜功夫也。兩種坐法。形勢雖異。而其同造上乘一也。造詣雖一。而其悉之運轉。氣之通玄。則仍有不同。至於形體氣質之厚薄。亦有所分焉。上古之時。野居穴處。日無所思。晨定昏興而外。不爲其他所擾也。（晨定昏興之意。均在坐之息息悟之。）在古之坐也。不知其時。不知其年。故其坐也。隨日之出入以爲坐候。日初出也。陰雜於陽。雖清明之氣上升。而下降之濁。亦混合其中。是謂地天泰。當此時也。祇有定以自守。不得以坐之息氣爲陰陽相混之氣所奪。及至日落。清氣將作。人靈亦凝。於是時也。固精以守。堅息以坐。雖不計其度。而至心神交合。卽相息甜睡之中已。是以古者之壽。二百歲不爲奇。其時人民相安。物我相忘。功候進益。由於自然。及至人羣日進。物我乃分。悉氣之相凝者。乃少有離異。有聖者作。以自然之坐。

罔所有功。乃爲先天之坐。使本性之迷者。有挽回之法則。而人類物羣。因坐而永固其真靈者。不計其數已。近古而後。文明大昌。人心乃險。欺人自欺。而洪水猛獸之浩劫作已。聖王憫人心之自墮於輪迴也。自然之坐。既不能有所糾正。而先天之坐。又不能見效於速。於是爲強制之坐。而有息靜盤膝之坐法焉。盤膝之坐。卽後天歸先天之法。其式亦有兩種。有雙膝。有單膝。單者陰陽皆制。雙者獨却純陰以化凝陽。雖守窔與自然之坐。先天之坐如一。而其距離之方寸。因訛傳訛。乃有不可收拾之流弊已。左道惑人。更以煉藥餌。習採補。使真元喪盡。性靈漸滅。其罪可逭乎。是後天之坐也。見效速。成功少。卽誤人不淺。而況以採補藥餌爲事者乎。當聖者之作後天坐法也。使修者於三月功候。煉盡純陰。純陰既淨。仍復先天坐法。行之既久。而好奇者。祇以後天教人。而先天乃秘而不宣已。甚或窔亦秘之。不知其所用心已。然世之人。不以窔爲貴。而妄宣於匪人。致因果靈物。以之作祟者有之。此何難哉。聖師未嘗無善法也。先教之以坐。而後驗其心之誠正與否。誠正者。指以真窔奧旨。三月可已。其不誠正者。則三月亦可觀其心已。是坐候妙轉。全在自悟。其法甚善。然智愚天性。各有不同。故必視其夙基德行若何耳。自是以來。十六字心傳。與十字形真窔。傳授衣鉢者。蓋不多見已。而南宋以還。人心更詐。坐有其

名。妄亦弗正。真能領悟者。千萬中不選一焉。道德日亡。劫變時起。人類至斯。與禽獸何異。迨及近日。人心風化。更不堪問已。

老祖憫世風之日下。真性將由是日滅。於是令諸天聖神仙佛。潤迹塵寰。借木沙以相通。因道慈以濟人。而院會之基。乃立於世已。道慈雖有其基。苟不以真誠之旨。宣於衆生。則修斯道。行斯慈。又焉有所取法。所謂真旨。仍屬於妄。所謂凝炁。仍在坐式。妄也。諸方盡知之已。而坐式復歸於先天。亦諸方相習以爲故者。其守妄之奧妙。與坐時之出適。諸方何能盡明其妙轉之功。雖守其妄而弗動。息於坐而無聲。內而不轉。真炁不動。亦同枯木死灰。其坐而動者。在於無形之默轉。守妄爲準者。必心不外馳。爲是。不可着相以爲守妄。所謂海底湧金蓮。冰窖報花開者。皆在炁之充於任督者。不凝而凝。不息而息之功也。所謂丹成定游者。亦諸方坐時靜中之真動。不爲幻惑所擾之功也。至於言深即淺。言淺即深。有見若無。無聞若聞之奧旨。又在妄之動於幾微。故而合。收而放之功也。寫在天。或入於淵。魚躍淵。或升於天。是皆在氣之充者。收反妙靈。歸動息靜。而守其走之圓珠之功也。諸方講求斯旨。雖云不可以有相求。不可以無相得。然似有似無之間。必可通其真脈。而貞下啓元之功。均在尾氈與風府鵠橋運之已。或曰。臆中

丹田。何所用也。噫。妄有定。亦無所定。有定爲準。無定爲運。珠胎相結。炁氣相凝。靈聚神存。性見命正之功。莫不由斯一息之若動得之也。諸方認定一妄。能通萬絡。坐勢永不轉移。則初步結丹之功。必由恆守以成功已。至於妙道默轉。與靈凝聚。又在坐時之子息動時領悟之也。諸方弟子。其各勉旃。

總壇守沙仙王陽明註曰。

人坐到有知覺時。真炁無不動者。真炁不動。任督不通。而築基之功。罔所有成。然躁進之士。往往以陰氣衝動爲真炁自動。則入於幻境已。其中亦有試驗之妙法。其法云何。凡真炁不動。妄息亦不動。若坐至妄動時。切不可振苗助長。必俟妄息真炁動至七日。仍若無事。不以爲怪。則心神自定。而妄息真炁必由鵠橋分輪於萬絡。仍由炁海下衝尾氈。而由脊府玉枕以通泥丸。而復歸真妄。循環不已。久之。自然炁氣相凝如圓珠。而任督通已。是即築基之功也。由斯而肯構肯堂。鍊己之功。由是進步已。其最要者。任督將通之時。心能定。神能守。不矜誇。不畏懼。即能有成。然真炁過尾氈之第一次。有如針刺者。而極痛疼。是人也。爲受大戒。一切障礙俱免。若無此種痛疼景象。則到處小心。時時留神。恐被魔惑所幻也。各各記之。最要者在於心空耳。

關聖訓曰。坐也有先天後天之分。先天者。不盤膝。純任自然。後天者。盤膝。而取其強制。二者孰是。各有其用也。以先天入門者。則非後天。以後天初學者。則笑先天。皆非也。其所以爲先天後天。使之有所分。而入門者。有所取義也。其義何在。素無嗜慾。身體康強。且係青年。是其脩也。以先天爲宜。雖年老者。素無疾病。亦以先天爲宜。何者。自然之脩。王者之功也。王道純任自然。不假絲毫強制。脩之也不見其速。然得其竅而守之者。火候一至。求無墜墮。雖時惑幻。於我無傷。其年邁龍鍾。嗜好素深者。必以後天爲初步。不特年邁爲然。卽青年嗜好甚深。身體虧損者。亦以後天爲宜也。蓋以其陰霾太重。若任其自然。不加強制。陽終不能勝陰。而爲陰所包。所劫所化所乘也。不過以後天入門。期年之後。陰柔已伏。陽剛已振。仍必歸於先天之修。何者。後天霸術也。霸術不可以持久。非特坐功如是。治世亦何莫不然也。諸方不悟其理耳。蓋後天之修。終守之。其心機活潑者。不過成鬼仙。卽人仙尙不能至。况天仙金仙聖仙乎。其枯木死灰以守者。不過人間比邱而已。有其坐。則能存其肉體數百年。一日不坐。則精氣散。魂魄消。卽欲求鬼仙。亦不可得也。其他各方。不必論矣。卽以默靜真人論之。其夙慧雖未迷。然入宦海之後。嗜欲累乎身體。計吝耗乎心血。其本性之墮落。殆不遠已。幸有某社後天之坐。一二年。使陰霾爲陽氣

強制所消。其身也健已。其心也安已。其神也凝已。其魂也清已。若仍守其後天。終無成之一日。卽僥倖以成鬼仙。亦不能如是其速。此所以返先天之坐。而後成其真也。至若慈程金華。則又具一種夙基已。

老祖之大道。不傳于人世者。已數千萬紀已。五千紀之傳。成正果者無幾。惜得者亦未肯輕傳。亦未用以拯斯民。以是時斯民。尙不必用此大道以拯。而人之離軌尙不遠也。今也人心太詐。詭譎過多。是以傳此一次。以度衆生。所不能救。所不能挽之人心。而用此至簡至易。驅邪逐障。復性還命之先天坐法。指以竅。示以妙。而入修者。有些誠。卽可以成其完善。何若是之妙哉。

按此訓已載道德精華錄。因先後天坐法。言之甚詳。於坐功頗有關係。爰併錄之。又查精

華錄載前奉

達摩祖師訓有曰。坐分上中下元三法。趺跏。單盤。乃中下坐法也。其效非不易。然含有強制工夫。每覺不無流弊。吾向之坐。趺坐也。到功完時。始恍悟斯坐。一不能完善也。今蒙師擢派統坐一職。爲各方常研坐旨。見各方坐有不同。或仍以他坐爲適宜。未免左矣。願各速止之等訓。併附錄之。

編者識

守窠要義

老祖訓曰。守身者必先守其心。守心者必先固其氣。固氣者必先凝其靈。凝靈者必先知其修養。修養者必先知其堅定。堅定者必知其窠之所守。守窠於虛。而後凝靈於玄。能虛玄以凝靈。守窠。則功候之進益。必有不可思議者已。予屢屢以坐中之要。爲各方訓誥者。恐各方日久生懈也。不能固其氣於窠。而忘其坐。則必不能有功候之進益。雖日坐四度。亦不可間斷也。各方詳悟是理。自知身心如一之功候。必在於坐。而道慈推展之功行。亦必在於坐。因坐以靜。因坐以甯。因坐以清。能以靜甯清三者爲守窠之要。自知坐中之功候。無非自然。而自然之動靜。必有其機。因其機以增益其功候。因其機以增進其智慧。因其機以爲功行之樞紐。因其機以覺悟其所以然。而後修養功候。方可自如。若不知坐爲何物者。固不足論已。若不知坐爲重要。亦不可以言功候。故必從坐以自養。而後潛默之功候。方能合其宜。而得其自然之真靜也。坐不可求速效。亦不可有所先悟。更不可隨幻而入明。此三者自知坐中之坐。必有至妙之運用已。且窠之守也。本無所謂有形。亦無所謂無形。但能從中和之氣。以適其所適。無不一貫而通焉。

是修者必知夫溫養。必知夫靈運。必知夫氣化。必知夫炁定。必知夫神存。而後坐中之妙。無處非虛。無窠不通。無地非至妙之真境也。是修者必修夫虛。而後養夫玄。玄之又玄。其功用必在於自然。是自然之自然。必求其當然。而後所以然之功行。方可因坐候之運用。而有自然之進益已。其各悟於荷天之衢。以明坐候進益之初步。更從君子豹變。以明坐候之中步。再從慎獨謹微。與一壺水一爐火。而悟其無窮之變化。則修者可以知其所以然已。不然。坐而無所守。必不能堅。不能堅者。必不能適。不適者。又安能至誠不息哉。是道慈二字。與坐功有密切之關係者。於是亦可知其所以然已。其各記遵斯可耳。

達摩佛訓曰。知乎止念。則知所靜。知所靜。則知所守。知所守。而後始言乎窠已。夫窠也者。有形而無形者也。有形者。以人之身而言也。無形者。以人之炁而言也。知其無形之炁。則知有形之窠。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已。夫先者。先天無形者也。後者。後天成形者也。成形之後。則以身言。故曰知也。然知之者。知其陰陽之奧窠耳。其重於後天者。則曰性命焉。性爲心。命爲腎。心屬火。腎屬水。火炎上故上升。水就下故下行。於是水火兩分。心腎不交。而後天之身。於是乎以言休已。而欲其長養。則覓修補之道。曰鍊精成氣。鍊氣成形。鍊形還虛。鍊虛還無者。始至先天炁靈。

性之規道已。故坐後天者。非無成之可言。與聖之可期。因其未脫於氣陰。烝陽之輪。終難臻純清至妙之靈凝之體也。是以言後天。則必有相。有相方可以凝神。凝神方可以化精。化精方可以成氣。同光返照者。則必下照丹田。使腎水得化。而上與離火相接。是之謂抽坎填離。所謂離者。非先天之元陽。非先天之元烝乎。所謂坎者。非先天之一胞。先天之外輪乎。故曰知所先後。則近道者。其先後皆以人之自性與自命而言也。是以修者之上中。而非能以中下授之。修者之上智。亦不能以下乘誨之也。此大道之坐。即由上上至無上上乘而教修者。其在人之身。亦惟以先天之烝靈性。以固凝清明。得與先天之虛空相化。則雖不言鍊精。不言鍊氣。而精氣神之在我身躬者。亦得於無形以鍊之已。此先天之修養功候。不能以鍊精鍊氣爲言。而以守運鬆拿爲修者之進程也。其守者。守其窆而已。窆者。雖爲無形。確亦有的。其的之在。惟眉之間。其窆之在。惟守之上。然守於無。而非守於有也。守於虛。而非守於實也。無者。指顧之間。未嘗離也。其守之於未守。知之於弗知者。即能運其氣適之運已。然其所以運者。無形之烝動也。動於無形。人不知察。動於有形。人咸能悟。其有形者。後天之氣動也。非適然坦然而真適也。是以垂簾以斂其神。塞兌以啓其息。塞之惟虛。其氣乃適。垂之惟闕。其神乃凝。不然。則死守窆如執雞縛

足。則弗能動已。然其氣亦由是滯已。堅塞其腠。則津涎滿口。必弗能適已。既知其守。必以是守爲守。既知其垂。則必以是垂爲垂。而塞之如是。靜之始然也。於是可言乎息已。然息之爲息。非始坐之氣。呼吸出入爲息也。弗知其息。始爲真息已。此又有疑於是者。不知其息。則非死其身。而枯其坐乎。此所以於不知其息之爲息。乃有所適然者已。適者何。靜其心於靜之後也。靜之後則不知坐之爲坐。窆之爲窆。形之爲形。有無相化。虛實相通。夫然後始知此爲真息之在我身。亦未在我身也。是之謂坐。是之謂適。是之謂恬。是之謂自然。弗然。又非可以覓相而求之者也。各子悟以切坐可已。

守窆之際。人皆知二目上視。殊不知眉睫不下覆者。二目亦必不能上視也。即能上視。亦必不能守窆。諸方各各試驗其理。即知功候已。所謂守窆者。俯仰之功也。二目上視曰仰。眉睫下覆曰俯。睫瞳相合。先天之準則定已。此從心系處悟到。不明心系。必不明坐系。不明坐系。必不能明運系。不明運系。必不明息系。不明息系。必不明妙系。妙系不明。即禪系玄系皆若罔聞。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相運相轉之統系。乃紊亂已。各各既講坐功。則必知坐法。法出於候。候出於系。此系系相通。與息息相通相合於圖圖者。乃可以自定也。不然。尾閭之氣上升。而泥丸之烝



不開。則風府不動。鵲橋不接。漕溪之水必涸。此從坐到無性形處。而後可以證有性形之坐也。各各務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以求極靜之動。夫然後坐系心系相守。而精英靈光潤澤。皆守而弗失已。惟在各各定其坐心。不爲幻所馳其神。不爲惑所動其魂。庶乎坐其有真。而息自從潛默相轉焉。各各勉旃。

按坐則說明。謂上觀祖窠。如小兒思睡。目必綿綿向上。或有謂守窠兩目不能上視者。隨卽請訓。奉

孚聖諭。重在綿綿二字。若翻眼上視。人何以堪等語。今讀此訓。可曉然矣。 編者識

總壇守沙仙王陽明曰

天地相運。與人身相運。其間不能一寸。何者。人秉天地所賦之性命。故其息息亦與天地相通。不然。迅雷風烈。何必變。風雨晦明。何必驚。此皆從性形有無處相感觸也。若夫形爲體役。雖知者亦明爲味所縛。卽形爲心役。爲神役。爲靈役。亦不可也。是以修養功候。先脫去形役。而後逃乎陰陽陶鑄之外。修者具有夙慧。當亦悟到性天之中。先去魄役。而後潛轉默通之造化。均從無形運其不息之功已。各各詳悟可也。

達祖訓曰。修基於坐。坐根於法。法欲其適。適自得養。養於何所。卽本其生生不息之機也。人具知覺運動。生生之處。天然自足。卽云乎養。飲食起居。無有或失。亦可謂得其要已。今乃以坐爲養。不幾於虛而無據乎。不知殆非然也。虛中寓實。實中涵虛。乃天地自然生生之理。人在天地之中。得清以運。得寧以靜。得靈以凝。無非以至虛之理。運於至實之質。復藉至實之質。透發至虛之理。使各各明了虛實相生之妙。若非坐得其法。不克悟澈不息之機也。不過坐功一門。本屬甚難。欲知其難。須防其弊。始坐之際。不涉散亂。卽涉昏沉。昏沉之弊。有由於心意怠惰而致者。有由於身力疲乏而來者。二病既除。昏沉自消。惟散亂之弊。流轉未已。有坐至數載。而散亂仍如故者。是皆坐不得法。虛無所涵故也。窠本至虛。坐以實之。氣卽有滯。氣滯形窠。必然頭暈。氣滯鼻柱。必然目痛。何以如是。心至視至。氣亦至焉。意識之凝聚未化。種種病痛之所由來也。惟虛心一提。不偏不倚。腔中空若無物。自有恬適之意。意既恬適。其心必虛。虛心運窠。浮游一守。不離乎窠。亦不滯乎窠。而後氣自得平。息自得綿。氣平息綿。先陽之靈必活。潛陰之味不竭。自然而然。心息相依。恍恍惚惚。臻於渾穆之境矣。既臻渾穆之境。稍着乎念。此境必失。惟值此際。依然故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陰陽之窠。自然發動。真窠既動。真機自顯。真機一顯。真光自

放。真光一放。不見有身。而處處皆身。不見有心。而時時有心。一輪日曜。寂焉常存之下。自可於虛極靜篤之妙詣。而得其空明寂靜之真功已。故人之修坐。不可先求得效。當先留意身適。身適心適。其氣亦適。不必言效。效自隨候而轉。然效之一層。各有不同。以人之秉賦有厚薄。所處環境有通塞。因種種關係。所以來路多差異。吾今言此。無非爲枯守形姿。至今病有如此者。作爲指導。非人人境界。盡屬如是之滯泥也。弊痛掃除。各各默悟。則生生不息之真機。自活潑於無形之中已。諸修勉旃。

通於有者。乃謂之幻。通於無者。乃謂之枯。幻境枯景。通也何益。通而弗得其適。坐也何益。坐而弗得其正。養也何益。是故通於有無。若有若無。通於明昧。即明即昧。通於虛實。似虛似實。於不即不離之中。而能昧然相轉。通於太立。是之謂先後天合度。而後天即入於圖圖一個混然太虛之境已。各各知夫坐窈。而未知其所以守。知夫坐守。而未知其所以定。知夫坐定。而未知其所以運。知其坐運。而未知其所以遊。知夫坐遊。而未知其所以息。知夫坐息。而未知其所以綿。知夫坐綿。而未知其所以真。真也者。烝固之也。烝也者。神凝者也。神也者。靈通者也。靈也者。定充之也。定也者。空運之也。空也者。明適之也。得其所適。而後凝神聚烝。堅性合命之旨。皆由夫

一窈之斡旋已。故曰。坐者慎之於始。而後克成於終。初坐不得其適。則幻境生已。初坐枯守乎窈。則妄念生已。是以窈者。射鵰之謂也。中於其中。而後由其徑以守之。則無惑病已。惑病既除。則無傷陰傷陽之舉已。是傷於陰者。思慮過重也。傷於陽者。枯槁過重也。陰傷則魄動。陽傷則魂蔽。魄動傷神。魂蔽傷烝。烝神俱傷。則靈乃日昧已。故坐候功用。初步以守其適爲主。以合其息爲運。以空其靈爲明。靈也弗明。雖凝必散。是則坐之功。必從自然之適。而後真息綿綿。可通乎有無也。授窈之初。自悟必入乎歧途。必重言以申之。守者不得其旨。必入於魔惑已。不可以銳進爲能。事不可以妄念爲進益。庶幾指者有所遵循。而習者亦可得其適已。各掌證坐。必須從理己之病爲要。坐而不得適者病也。有念夫境者病也。不能平其息者病也。不能改夫矜躁偏急者病也。有此數病。則坐也雖久。亦何所用哉。

坐者必先明理。坐者必先定心。心不能定。理何由明。理既不明。雖知其窈。亦弗能守。故必以堅恆之心。研確切之理。而後窈之守者。有定即定。無定亦定。此先天最初之時候也。是以言坐之真旨。必先知時候之所以分。不知其功。則溫於何有。不識其候。則養從何自。是時候溫養四者合一。必由於分。不知其所以分。而曰知其所以合者。未之有也。若曰合分之機。由於動靜。動靜

之機。由於窈守。未嘗不是。若一味認定在窈字上。亦未免太着相已。窈爲坐之標準。入手之定。息不能不從窈。既定之後。則又不能不從運。窈也者。先天無而有之的也。運也者。先天有而無之眞也。有其的。乃能煉其眞。有其眞。乃能保其的。不知其保。雖煉之亦弗凝。雖有其保。不知其運。而保之亦弗能合於妙已。故曰坐之有理。猶道之有則也。心之有定。猶事之有主也。無則則紀綱紊亂。無主則神昏不能守已。先天之理無他。祇一玄字卽是功。祇一妙字卽是候。玄妙功候。言其有爲。無不爲也。言其無爲。無所爲也。以有所爲與無所爲之旨言之。均在機動於靜。感而遂通。是卽無相而有相。眞器藏於無之理也。坐者既明斯理。而後心之所定。無不堅恆。無不自如。出適之功。盡從窈外之窈。守其到處是窈之窈已。何謂到處是窈。夫窈一而已。卽一字亦談不到者。因窈無相也。無相則無所定。無所定。非到處是窈而何。若以之定坐之標準。則必始於一而守其中也。守中者卽守窈。因其相交之機。天根月窟。皆由斯分。皆由斯合。故名之曰一。窈本無名也。而名之曰窈。非玄妙功候。曷克以運轉不已。息息自如耶。合之時。必守斯窈。分之時。必運斯窈。守斯窈曰靜中之動。運斯窈曰動中之靜。靜中之動曰功。動中之靜曰候。功者不知其功。而候至已。候者不以爲候。而功成已。修者既言夫坐。則當知坐時之窈。與未坐之窈。及

初坐之窈。坐定之窈。坐畢之窈。而後可以得其至奧也。是皆從坐理以知其所以然也。坐理之知。由於坐心之堅。坐心既堅。則必不亂坐。僂坐。問坐已。何謂亂坐。坐之時。心本不定。而欲強制使其定。則亂已。何謂僂坐。坐者本欲其適也。而思何地爲坎。何處爲離。枯腸搜索。神經錯亂。非僂而何。何謂問坐。非今日坐。明日不坐。後日又坐爲問坐也。卽今日十六度。明日四度。後日三十二度。參差不齊。亦曰問坐。此坐之難。所以難於坐心也。既無坐心。安有坐理。又何必鏗鏗以窈爲事哉。朔日既明言其窈。又言其運。今日可以不不言已。然不能不言者。朔日爲入門之功。夫也。今日所言。爲功候也。功夫與功候不同。故不能不先立窈之標準。而後言及其他也。以坐理。坐心。坐機。言之。三者備而後神存。神存而後息靜。息靜而後通於有無。有無相通。而後默轉妙靈。潛陽自凝。伏陰自除。所謂一貫相通於豁然者是也。禪宗所謂一切聲色身心相。皆由明鏡台下消滅已。諸方認定窈窈相通之理。乃能知神神相息之心。神神相息者。功中之候也。窈窈相通者。候中之功也。功中之候。由分而合。候中之功。由合而分。龜者合而分。鶴者分而合。猿先分而後合。鹿先合而後分。由分而合者曰訓。由合而分者曰毀。先分後合者曰接。先合後分者曰適。能知四者之眞旨。則知功候溫養之玄妙。而後關定梳掣。在其中已。諸方既以先天爲

修。則知龜也。溫。鶴也。養。猿也。功。鹿也。候。不然。則却殼接適之理。永不能定於心。雖欲關之。珠不能守也。雖欲定之。丹不能凝也。雖欲梳之。恐水沸也。雖欲塑之。恐火寒也。是功不到。不能言候。候不覺。不竟其功。溫過則熱。養失則寒。道之真旨。在於是已。天道之高。不外却殼。地道之深。不外接適。人道之靈。不外功候。功候必須溫養。此動靜之機。所以在於不息。有無之窳。所以在於無形也。不息而息。息不已者。曰運。無形而定其形者。曰窳。是即陰陽造化。玄牝合分。任督相動之樞紐也。欲知其樞紐。仍在修者之心。天下之理無窮。惟在一誠相格。心誠則定。定則堅。堅則恆。恆則格。格則知。知則窮。窮則變。變則通。通則妙。妙則玄。玄則有無相生。有無相生。則變化靡定。而心必有所持。乃克以守而不走也。所謂明理。必先堅定其心者。即使其守於固也。由守而走。炁氣自接。無不坦適。而遍體春風已。諸方數年修養。最上者可以言功。可以言訓。若靜存等五六人是也。其他則最高者。能知其窳。而不知其運。能知其運。而或忘其窳。此動靜之機。既亂而欲定其心。以自固者。未之有也。其病何在。曰亂坐。僂坐。間坐。與心未堅之過耳。諸方既云修者。則當以坐心坐理爲始。何者。有坐心自明坐理。明坐理自知真窳。奚必作無意識之爭執。以明此半通不通之窳哉。功候日日造詣。不明溫養。果何益乎。此大道所以重坐心而坐旨所以

重無而後有也。無而有者。自然。自然即先天。先天功候。溫養自在。不必求關定梳塑之理。而却殼接適之妙。無所不妙於玄已。各各深悟斯理。堅其坐心。庶幾上上乘真旨。必從有無相通之功。得其真窳。任督相通。乃餘事耳。諸方勉旃。

普靜菩薩訓。經曰。知止而後有定。是在止。而不在知也。必知其所止。以望其定焉。吾道言窳者。即當止之所。而坐以知止。是本其有爲。以進於無爲。本諸有象。以通乎無象也。所以定之云者。非僅靜而後已也。於是乎言靜中之定。則可以知運守披合之所以然已。是又必在初靜與定之後。而始知運與適也。故言坐者。必先以有爲爲主。有者。因其形以定其心。尋其念以化其虛也。此坐之初。在乎知止。坐之久。在乎知定。定也者。非定其形。乃定其位也。位既定。而後其形之爲形。坐者亦弗識已。此之謂定。然於是時。幻象恆擾於其間。目前有色。瞳後見光。紅白黑赤。皆無爲有。此因其靜前之覺。未脫形也。定後之見。是爲幻也。坐者遇此。不可以不知所防。而之以爲真覺。爲實象者。是又自囿於形。而弗脫於空也。是故功候深沉。默中有動。定中有覺。珠絡纓結。存諸空形。非能以目視。以色見也。能見諸有相者。則爲幻。不知其非相之相者。則爲頑。不脫諸幻。近魔爲易。不定其靜。入頑則木。木不通於窳。而疾病生焉。幻不離於形。夢魔崇焉。是在靜

前之動。與定後之守也。知其如是。就弗可以作如是觀。知其非是。亦弗可作非是想。因有形存諸內。則靜前定後。皆不能得其要已。

孚聖坐諦釋義曰。窅之爲言。烝要而得。無先天之烝。則弗能以化後天之質。微後天之氣。則弗能以生質化之體。此窅之在於人身者。可以謂之先天之源。可以謂之後天之基。又可以謂之由後天而返乎先天之本也。是故初坐之守。必以其窅而示之。是窅之指。則名曰形。形之所在。以心是守。心系其窅。念靜虛釋。然後烝氣之相交。靈明之相明。息息之相通者。皆自此形窅之守。而立其修己之基。

坐功之轉。山形窅而忘其身之所在。而忘其心之所結。而忘其性之所定。而忘其神之所大者。是之謂妙境已。妙必有窅。無窅則弗能以知其妙。此以性運窅。而無窅不是道。無身不是窅者。皆由此初觀之有。而靜觀之無。以得之已。

烝本先天。何有其形。何有其色。而烝亦云窅者。是亦言烝變烝化之妙也。道經云。天地一大橐籥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橐籥者何。窅是也。無窅則不虛。無虛則不藏。無藏則不出入。無出入則不靜動。無靜動則不變化。此窅之在於先天。無而爲有。有必以其光。窅之在於後氣。有而

爲無。無必在於神。是以窅之在靈。以光而凝之。以神而定之。因其窅。生其藏。因其藏。生出入。因出入。生靜動。因靜動。生變化。因變化。而至於生生不已。似有謂有。似無謂無之境也。故曰。烝窅而以光凝之也。

中元篇附註曰。息何言定。定虛是也。虛定息自固。息固靈自通。靈通真虛。運入至玄。是坐定息運。息運靈充。靈之所充。息之所固。皆在虛合烝凝。相形於妙。守於玄關。而玄關中空。空洞洞之輪息。卽充虛運固。運虛充固。運則靈虛。凝而結精。所以兩眉之間。空洞玄穴。卽息定玄窅。息輪相形。運化弗測之妙功。卽在坐定吾息。息充我坐而已。

老祖坐經坐義曰。初坐必守虛窅。以至於虛無之窅。卽云堅靜功夫。若至於進步。則無所謂窅。而窅卽自守於無形。以無形之守。而至於無虛之功候。則其所謂靜動之機。不在一念。而在自然已。知其自然。則知其天然。能知其天然。則無所不適。無所不化。何者云形。何者云虛。皆無預於我已。至能於物我相忘。則必至性虛相忘。能至性虛相忘。則必至於虛窅相忘。能至虛窅相忘。則時而分。時而合。無時不分。無時不合。無時不靜。無時不動。而無時不息。雖堅也。自更相通。雖靜也。自更相化。雖固也。自更相孕。是則修養蘊藉之功候。皆在自然之道者。於此可以悟已。

## 觀妙奧旨

按道德經有有欲觀竅無欲觀妙之說特列一類以明之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言表裏輪應系曰。人之爲體胎也。先後化一之爲功也。先後化一。則爲烝。爲靈。爲虛。爲眞。而後眞虛用事。見其形胎也。形胎定於眞虛。而立其神息於自運之妙功也。自運之妙功。見之於神息之相合。而立其自定之性息也。至定之性息。合之於內。運之於外。見之於內者。運之於表也。見之於表者。而存之於裏也。是表裏之爲應。內外相形而息之也。內外相息。而通之於靈息之化於體形也。體形得至化之妙息。而身心息息於萬。以萬息之靈妙。可以運其表裏相應之眞功也。表裏之眞功。卽在於萬能之體而靜其形也。是萬靜之體。乃萬妙之化息也。萬妙之化息。息之於靜。見之於動也。是內外表裏之相應。乃息息於靜運之神也。息息動運之候。必以息息自靜之妙修。而修其心形。存止於表裏之互功。表裏之互功。卽見於至誠之息。至誠之息。合運於體形心靈也。心一主宰在於妙。萬靜之基。在於運使。是萬能之知。必止之於靜。萬衆之福。必造之於緣也。是修吾心形。卽在福善之緣。而見至化之妙功也。果能以修

緣而福衆生。則吾之神虛靈運之功。可見於至妙之化功已。倘修不悟於內外表裏二功。恐其心形不得妙運之機。心靈不得至妙之奧。而欲其靈其性。其空其烝。皆不得其至化之自然功已。若內外表裏相應爲運。則心止於形。形定於性。性固於靈。靈充於氣。氣凝於虛。虛化神生。神生息通。則無妙不可以坐功見之。無奧不可以坐養得之已。然而內其內。必以坐合於息。外其外。必以息養於坐。表而後見。裏而後存。表裏內外之功。卽定之於妙靈神息相應之功也。息其息而後見其神。神其神而後存其坐。坐其坐而後養其妙。妙其妙而後充者自充。固者自固。凝者自凝。虛者眞虛。是虛是凝。是固是充。皆在於一息之運化。而存其神妙之功候於體窅者也。體者窅之運。窅者體之系也。有體形之息。乃有窅形之妙息。有窅形之妙息。乃有萬化之妙息也。是體窅者。內外之相運也。是窅息者。表裏之相應也。有是窅。乃定是妙。有是妙。乃止是形。有是形。乃定是體。是體之形。卽窅之妙形也。是窅之妙形。卽吾之妙身也。以身之妙。悟形之妙。始可見其窅妙。而後一妙一窅。一窅一形。一形而萬妙之身。由一妙一窅之心形。合運於妙息。則大千之中。莫不屬於妙化之身已。故坐之言妙。先言其心形之妙。由心形之妙。然後求體相之妙。由體相之妙。而證其靈虛之妙。證其靈虛之妙。然後可見其窅息之妙功。妙功之妙功。卽虛

虛而見之。澹澹而通之。川流不已之息功。皆由於一妙一妄一體一形之相運。而生其神化之妙功。見其妙候已。故曰坐之養也。養之於心形。合之於體相。運之於窈妙。見之於性靈也。如欲靈爲玉。非修息而通固之。欲靈常馨。非固其炁化神存之妙功。不克收萬象而爲一也。是象之所見者。一息之妙也。一息之妙。萬象之妙功也。所以坐以妙存。妙以坐養。能得真養之功。方可收妙候於一息也。收妙候於一息。乃克定妙息於萬有萬能之坐也。

老祖行修真經卷三曰。性命之相合於炁者。無非虛玄自然之妙諦也。何以知其云妙。因無而有者。有得其妙也。因空而色者。色得其妙也。因靜而動者。動得其妙也。因窮而通者。通得其妙也。是故妙無不化。妙無不生。妙無不堅。妙無不固。惟在一誠相守者。莫不因其妙而至於妙已。其所以至於妙者。自然之機也。機動而後相化。相化而後相交。相交而後相生。相生而後相變。相變而後相錯。相錯而後相綜。相綜而後相參。三五以變。二氣相參。則互相錯綜者。乃有性命之關鍵焉。

聖帝訓曰。化劫弭災。諸方努力功行之下。所得效果。有可見者。有不可見者。可見者。慈功居多。不可見者。道功居多。若以道慈爲別。則不可見者。實乃可見者之基。而可見者。亦屬不可見者

之用。無其基。不能有其用。無其用。不能培其基。以是論之。則可見不可見。均在於行。非行無以收功。非功無以勵行。然則功行兩字。其關係務不亦重乎。不過人情之常。每從可見者著眼。而罕於不可見處用心。於是念有所著。致力不免或偏。其偏所在。非不善也。而欲善善盡從乎長而弗自限。則每不易。是無也。靜動之養。未能盡得調治之妙也。苟求其妙。固亦無妙可言。惟在念之動處。克持其靜。而於靜處究其所止。則念止之處。便生妙明。妙明既生。便明其妙。知妙之本平常。則念不至妄。須由其靜而發爲動。行也自適。功也自累。功由行累。行因功適。其適所向。自得本心運化之妙。而其所以化劫弭災之中。見其所見。而不見亦不必圖見。見不見先泯其跡。而後道慈之功行。不得動靜之調治。而成化劫之宏效者。未之有也。諸方試於行處。悟其動之所以爲動。更從坐中證其靜之所以爲靜。則功之所以爲功者。自知不在其行與功。皆在坐之能養其平。明乎平之所以爲平。則動靜調治之基。其惟坐乎。功行充實之用。其由坐乎。審乎若此。則爲道爲慈。爲功爲行。一離其坐。念不自止。其欲宏效。將何可得。但是吾所謂坐。非僅形坐之坐也。諸方必因形坐之坐。以悟入於無在非坐之境。則清明在躬。妙行所及。無向無功。不見自見。見且不見已。

達祖訓曰。天之精也。地之英也。日月之靈光也。雨露之潤澤也。無一非由靜而動。既云靜中之動。則非坐莫屬。此淨妙所以言靜。而明妙所以言動。由靜而動。則先淨妙而後明妙。此二妙所以皆因坐息而成其功候也。今試以天精地英之合於人身者言之。則凡聚而化。聚氣而凝者。皆曰精。曰英。能守其精。自能發其英。守精發英。而後上之固者曰靈光。下而升於上。由上復滴於下者曰潤澤。此即修功火候。至靜之處。必有大動也。蓋聚而為精。凝氣為英。息息相通之功。於是乎在己。是以靜之極者必化。動之極者必竭。化則運。運則生。生則不息。竭則窮。窮則變。變則通。通則無所不達。故曰不息者。不息於氣之呼吸也。呼吸之功。必若有定。若無定。乃見真候。以道言之。亦曰不息之功。可以化育萬有。人身與天地相合為一。故坐息之運。亦如四時五行之運也。四時可以擬四肢。五行可以比五臟。四肢五臟。相輸之脈絡不息。則任督自通。而周天火候畢其功已。故曰惟妙者。天地也。惟肖者。人也。惟妙者。陰陽也。惟肖者。坐也。天地陰陽。其妙無窮。人之坐也。惟妙惟肖。以禪宗言者。得其智己。以相宗言者。得其慧己。以法宗言者。得其性己。智者。坐於理者也。慧者。坐於機者也。性者。坐於明者也。坐而有其則。乃可以自守。守而弗失。真珠乃潤。珠之潤也。聚精藏英。乃可以圓。圓而有光。其輝不散。是則天人相通之功。惟在

一靈弗昧。靈而弗昧。坐者得其息已。靈而昧。雖坐亦弗能息也。故修者於平日坐功。必先清其魂。甯其心。乃可以坐。坐而後息。息不已也。若魂不清者。魄必動。心不甯者。神必馳。心不能守。魂不能定。是徒有坐名。又何足與言修哉。諸方修養數年。當知坐之所宗。不可一。亦不可二。徒一則不合。若二則有分。然必明其所以不能一。亦不能二之功者。必在於守窻之際也。



## 坐功度數時間

老祖道達正經真華曰。初坐者。

老人限則四度。因氣動關要。不宜驟進。堅而弗間。百二十日後。進爲八度。堅弗間之。弗間而悟。再百二十日。可加四度。堅靜。期年滿後。進爲十六度。則炁氣相會相通。可以明乎至妙。以覺微機。惟妙微得達。十六度之坐。亦不過每日三次爲宜。所謂先後間之妙候。均可悟乎真諦也。但坐久而適者。可以言此。否則正坐其弊。亦是偏修。吾道先天之坐。卽上元之坐。合乎真適。以動乎真息也。所以守乎時以坐養者。子進太陽。午退陰符。卯酉進退太乙之妙。以運爲沐浴之象。是爲坐悟之軌。以進性還靈合炁。而後達通上下。旋後之旨。卽在此見。而坐息相感之妙。亦於是見。其進功得候。因俗所遷。不能順而適者。多有其人。則坐旨真要。不可稍忽而入歧途也。各各味之。

老祖坐釋法言上元篇曰。諸方欲奠坐基。必須於二度了念。四度守靜。六度識空。八度內窺。十二度至十六度。則運用玄窆。週百絡。非按步循次。平淡而進。何可得真運而覺至奧。况虛玄一

穴。無見無聞。空空洞洞。（普賢註。此乃窆位是也。）非真守原如。不足結晶爲器。（普賢註。先天坐法真傳。盡在斯焉。修者慎注。）所以修坐當以靜感之。至動運之。二脈爲貫。則上澈而下達。活活潑潑。無相無跡。統聽靈息之自然。而後坐旨可識。功有真基。（普賢註。此節修養。勿強索。勿妄思。純守自然。妙得識矣。）

又中元篇曰。坐之修養。必先求自然之箴守。而後坐中之奧機。可漸漸而入乎其妙已。是必以堅定之性爲箴。勿缺勿間。一日四度不缺。亦可超凡入聖。若坐乏堅定之性。每遇坐也。卽身形其坐。其坐也等於非坐。心形非坐。卽修誠於一次十次百次。而又何補於身心也。所以達徒十年面壁。卽得其堅定性之恆功也。是各弟子之於坐也。必先求自堅自定之性功。而後於坐。卽一日二度至六度。六十庚亦可入妙也。各弟子若必以坐爲形。以形見坐。則妙不證妙。坐亦難契於坐。其靈虛因坐不合形。形不適坐。坐不適運。運不接虛。而其玄奧之妙體。亦各自爲體已。（老祖定。散漫之弊。皆由意無所箴之害成之。）

以日計修。則卯爲原位。氣血剛柔。此爲窆關。（老祖定於眉批云。卯酉乃一起一伏之象。卽一靜一動之機悟之。）

先天之炁體靜而無動。欲生息造化。必以子午之動。蒸發元真。（慧聖註。子午之動。真陰真陽之發動也。真陰乃濟而運火。真陽乃蒸發真水而濟火。水火玄宮。在子午已亥交遞。輪輪而爲濟濟之功也。）由一靜之晶體。而爲一動。是靜者動之始也。動者實靜之始也。一靜一動。相生相化之真理。當辨之於循環之數也。

各弟子之於坐也。必於巳午之交。亥子之交。以陽而轉陰。以陰而回陽。要知陽由陰生。陰由陽長。則交濟水火之功。可見之於十三經脈二炁合功已。二炁之合功。皆在於抽坎填離。以離而填水。以火而濟其水也。水可以濟火。火得乃生。火得其生。則水運於坎中之陽。乃見巽風蒸蒸而生其氣也。

坐修之初。不可少加意測。意測則魔生也。尤要以坐爲坐。不可以坐爲形爲體。而限其形體也。更不可以度數而限坐於心靈也。要知坐境之進。是循炁運而進也。炁運之進。是有一定之經緯也。是必於四度而八度。八度而十二度。十二度而十四度。至於十八度（卽十六度十八度中是也）之中。運其功至於三十二度也。功候至此。則周天之度運。交其虛而充其實已。是各弟子於十四度十八度之中。可以悟先後輪化之替也。於此關鍵。極爲重要。不可少加以識神。

爲功求速效也。是各懷之。是各戒之。是各守之可也。

## 心坐形坐之分

老宗訓曰。炁氣運復。坐候是證。今日爲言。炁功。不得不從氣候之充。證其坐養者。以形之遷性。倫羣各有不知其真之無守者已。故以坐旨。勵其形習。形定而後氣充。氣充而後炁凝。炁凝於虛。而氣之藏於質者。乃能因自然之運。而固其合化合生之根。性卽於焉以復。其克復性。則可拔除障業。圓其慧覺。慧覺日開。則所以具於身者。靡不足用之於世。而盡其善已。不過塵網之中。爲遮者衆。心之所在。不因耳目所觸。感受聲色之淆者甚難。是以悟坐之訣。必以收視返聽。爲先。悟雖坐習之法。而其達於大成。亦仍不外是也。所要坐者。能從修習。息息悟證。果悟卽有所證。實證自有所覺。覺而能守。守而能行。則心有所持。真中自定。恬定不擾。則氣之運於周體者。炁自凝於虛窈。總之虛做之功能純。實鍊之候隨見。內外相通。表裏如一。此惟覺以證得其悟之真者。一步自得一步之效益。近百紀來。氣運日衰。人道日苦。非有他也。真誠之學失。而渾厚之用差。其凡倫羣之以爲生之樂趣者。無在不具苦厄。是亦可以藉求其故已。其故安在。學而無養。其氣弗充。其運自促。而其所以然致此之由。縱云循於情識。求樂急而厭苦多。有以使

然。而自不外於虛做之功。不講。實鍊之候弗固。但求用之克見。不顧體之爲全。所以錯亂顛倒。其形愈紛。其性亦愈漓。真之不存。何以云誠。誠之不堅。何以云恆。故世界之劫數。從遷變之甚。乃幾成爲不可收拾之象。予悲憫衆生。所以特傳先天坐諦。以易倫羣修習。由形充氣。合氣化炁。人人能得虛充之凝。則教化之基。自克與立。而道德之昌。亦將因其候之能養。功之證行。以覺於不覺。斯劫之所在。可因數之罕增。以入於清寧之分。其在人身。則維持心於其悟證所覺之餘。存真則自少妄。不安則自多定。定之養者衆。則人之氣候正。世之運會亦亨。所賴志修者。善爲悟勉。坐之有得。卽世得所救。非偶然而更非渺然。果悟證於虛。而存真弗失。則收視返聽之工夫。畢竟如何。自能由炁凝息窈之間。步步實驗。其善身善世之功。當知不難修得已。諸方其慎思之可也。

慧聖訓曰。萬物潛藏各有根。梅開十月見天心。水輪奧妙從何悟。一炁源窈裏尋。

哈哈。源源炁水。天人通化。通化之窈。虛無所着。而其覺驗之處。只在一心。心從天生。天從輪運。輪從窈悟。悟從坐得。坐悟一切。易旨所備。真經已明白昭示於諸方已。不云備於易。而云備於易之旨。易旨所備。究係何事。參伍以通其變。錯綜以默其數。數理之變易。靡非陰陽合樞之妙。

動靜得分之幾也。陰陽何以合樞。動靜何以得分。妙幾其微。動不離靜。動靜互根。輪錯而合。交相爲用。殆有自然而然之致者已。自其所然。然之於自。知其所自。知其所止。止於何所。動靜虛實之間。陰陽水火關係之際。即是至善之地之所在也。止其所止。要在善悟。悟何以善。全在坐樞。樞機所在。由下而中。由中而上。上之於下。循環之數。而其轉關之姿。無非三丹田歸之於一也。一者維何。即是坐樞之要旨也。但就其法而論。有實體之坐。有氣體之坐。有靈體之坐。實體之坐。習於形也。氣體之坐。鍊乎心也。靈體之坐。息乎妄也。不有形習。何以爲鍛鍊性根之具。不有心鍊。何以契陰陽通化之機。不有妄息。何以蘊神化不測之妙。妄息於機。機息於幾。幾者動之微。苟不先審。昧進妄動。則性不能存。不存乎性。着於情欲。身雖形習。而其憧憧往來。歸於無何有之鄉者。多多已。所以形習之坐。爲入門之具。而其貫澈形習之要。乃在鍊乎心也。心得乎鍊。是能回光於後坤已。而先靈之不昧。即寓於是也。何以如是。心爲通上澈下之樞。能鍊心至於至善之地。下可以資形習之悟證。上可以達奧妙之美域。當此浩浩蕩蕩。真水不制。客火奪主之日。若非修養於坐。則水光之淼淼。燭火之星星。皆足以妨性害靈。傷命殘形也。今既得其指歸。自能以超脫而爲敷化之用。所以有中下上。得自然以無渴也。其要何在。心本至虛。又屬

靜地。虛則真虛。能集靜則諸鉛有導。水火相濟。以爲主樞。庶可以道高道下。道淺道深。皆未有偏者已。其所以然。水輪一天。萬有此幸。既宰於此。即是坐地。知其所宰。乃爲坐樞。樞機之運。運於何所。而丹完光定之妙。從此而可以悟通其微已。然此猶是就人身之小充而言也。至於大充之妙。亦不脫小充之基。基之於身。身習於坐。坐在何處。在於元充之宮。得其坐旨。由虛而實。火之濟於水也。由實而虛。水之化於火也。水火功用。妙運弗已。自然得其真味。三昧俱化。而吾身之合於六合。實有不知其所以然之妙者已。不知其妙。是爲真妙。妙從何來。由一身之陰陽。通於大氣。由大氣之氤氲。而通乎烝幾。時而虛。回回是烝。回回是體也。時而實。生生是氣。生生是體也。一潛一放。一闔一闢。在天地固有如是。在人身亦何莫不然。知人天之一貫。而吾之呼也。即天地之呼也。吾之吸也。即天地之吸也。一呼一吸。同於天地。而其形習之養。鍊心之用。息妄之幾。又何以異於天地哉。天地一大人身。人身一小天地。三息十動。五氣俱平。即是得天地之妙運也。知天地之妙運。即是人身之坐樞也。不過下元之末。人心澆漓。達於氣烝通貫之機。相去太遠。所以中烝之維。不能不闢吾師之真宗也。有宗所歸。全在無極是視。不明乎此。時時着相。刻刻介意。踐形之根。全然拋却。而

欲其心心煅鍊。普乎萬物而無心。豈可得耶。無心之心。乃是真心。既屬真心。何者是心。何者非心。心無所滯。逐處皆是。能逐處是心。而度不自度。度自吾心之妙。於斯而可以探其源已。心本無源。而覺驗之處。乃其所源。得其真源。悉丹還我。自足以化弭劫運。而挽回於昇平之域也。化劫在人。挽運亦在人。人之所以能化能挽。而通乎無爲之坐樞也。無爲之妙。心爲坐位。神爲坐基。基之於神。凝之於氣。固之以精。有時而形坐。推陳出新。自然之化運也。有時而息養。變化不居之宏功也。然下之達上。上之通下。主要之關鍵。仍是心爲之充周也。心本無心。因事而感。始有心名。既有心名。所以稱爲心靈。心靈所涵。卽是天命所寄。通乎心卽通乎命。通乎命卽通乎天。天人一也。知其一而不一。卽明其心之運也。一呼卽能位天地而育萬物。心之吸也。卽知其回光於命。而爲蘊仁之機。一呼一吸。與大氣相合。吾身之坐也。卽天地之坐也。天地之坐。本無其形。而形其所形。卽天地之形。天地本無心。而人之心其所心者。卽天地之心。天地本無其窠。而能主運。形形色色。而至形不形。至色不色者。卽天地之窠。明乎天地之形之心之窠。而一一融會無間。則形之能踐。心之能通。窠之能息。自然於不坐之坐。坐而不坐之中。澈其微。探其源已。然就其一氣之輪運而言。誠有如是。但就修習之程序而論。自不能不一步一步。一層一層。

循之而進。乃可有功也。循序之要。形習爲始。鍊心爲中。息窠爲終。而究其得力之處。又不能不以心爲澈始澈終之樞機也。無心則形不能習。性不能鍊。燕不能通。能就一心以資溫養。則天然之真消息。莫不從吾形形色色之中。而表現無遺者已。今各地諸修。形習已有多。得其主樞者。不無其人。而人之所以能得其主樞。以爲坐運之妙者。未有不從溫心之功而來也。其他時時修習。人人皆知其當然。然昧然而進。有害先陽者有之。屢守不效。有傷潛陰者有之。陰陽兩傷。水火自不相濟。水火不濟。安能有鼎升紅玄相濟之功。既無其功。金不收水。性命不存。所以坐之一途。不可驟進。不可怠功。全在循其自然。由形習以爲默證。由心鍊以爲貫通。而後氣悉之奧。庶可因息息不已之修。而悟其形窠心窠悉交之真者已。各各精審默悟可已。

蒼蒼者天。茫茫者地。天地之間。一氣爲之彌綸也。氣分陰陽。陰陽之氣。不可偏滯。稍有所滯。則抑鬱爲害之處。有弗可勝言之概者矣。偏陽則亢。亢則燥。偏陰則卑。卑則濕。燥濕之形。一極備凶。一極無凶也。所以調陰洽陽。全在善坐。坐之爲言。非徒形色坐而已也。必時時正位居體。乃能坐如是。不坐亦如是也。以如是爲如是。則陽自不亢。陰自不卑。而氣之發於外者。無非太和之氣。以爲之氤氲也。氤氲弗已。自必外運。運轉弗滯。自必洽浹。其所以然。氣氣渾化。絕無是非。

好惡。機難於其間也。既無所機難。則是者自是。我不能強指爲是也。非者自非。我不能強指爲非也。好者當好。惡者當惡。因其當好當惡而爲之好惡。並非我有心於好惡也。何以如是。善悟則善。惡悟則惡。而善善惡惡。原自各有其真也。真從何識。識之於心。心從何動。感之於命。命從何來。主之於天。天命所宰。心君是依。心如此。即如此。心如彼。即如彼。彼此之間。纖痕未嘗着也。不着纖痕。所以正宰恆直。正宰恆直。所以虛靈不昧。不昧虛靈。時時渾化。渾化既久。氣即得解。氣解一明。真爐在握。何以在握。是非非。好好惡惡。渾融無間。一過即化。一存即神。而圓秒之靈。不啻寶鏡常懸。妍媸一至。而即辨晰。無有錯誤之處者矣。何以必至於此。氣一得解。物我無間。萬化無不善也。一不能解。橫衝旁擊。萬險靡不從中而來也。然先天工夫。本來如是。後天成之。亦屬必然。後天不修。功用何在。所以平默二字。爲正位居體之主樞也。平則運。默則通。通運弗滯。坐已堅已。氣已固已。坐堅氣固。自然之功也。一貫之奧也。奚以見諸。一則中。中則貫。貫於中。涵於心。心通天地。天地之菁英。風雨之摧殘。雷霆之震驚。無非錘鍊我烝泉之本。錘鍊既久。溥博淵泉。隨時發現。應用靡窮。何有乎天地。何有乎人物。而天地。地也。物也。人也。同一烝胞。既一烝胞。而形形色色。無非從烝氣而渾融之。既渾融一切。則北形成一。而性命皆歸一致矣。性

命一致。猶是同一渾渾氣象。雖未形坐。亦可謂至極而無以加者矣。故坐之爲道。總要善悟。初修之際。不能不從形坐入手。修之有素。再有所泥。縱坐至元充之宮。至理未必即在於斯也。真經一部。何處非坐。何處專泥於坐。雖云不泥於坐。而時時之坐。無不從中而通貫一切如是之奧也。奧妙之旨。本屬難言。而欲修者能悟其通。又不能不言。而言外之趣。般若中之妙。自然於不識不知之際。而契其真也。何者爲真。何者爲假。能悟其真。雖假亦受其用。不通其真。即真亦同假觀。其所以故。真真假假。乃後起之名。本來無有是也。雖無有是。又不能不借假以明真。真旨既明。坐久觀成。如毛遇風。又何必拘拘於形迹之間。而求美滿之功效也哉。願各方以不坐之坐。涵之於中。則太和之養。自有其效。因個人太和之氣。以感於人。而及於世。世得所化。人亦從風而靡。則回回即是烝也。回回即是體也。而契合先天之妙。靡弗由此而立厥主樞矣。哈哈。坐之爲功鉅矣。不坐而坐之效更宏。願各各深思而通悟。悟通而實行。不急於始。不怠於終。從容中道。亦可於斯而澈其微矣。

孚聖訓曰。坐爲修基。所關甚要。習坐之人。所以不能得鍊氣還神。鍊神還虛之妙者。非形坐之不善。只知求坐於形。而未能悟坐於心也。不悟於心。只求諸形。形坐之餘。即覺足以盡爲修之

責。一暴十寒。未見其能生生也。稱此以求。形坐殆無關於輕重歟。非也。形坐固不可缺。心坐尤宜加密。密於心坐。以輔形坐。乃能扼澈始澈終之要也。何謂心坐。以平以默。坐如是不坐亦如是也。坐屬乎靜。靜中得力。動中始能得力。動靜之間。互爲其根。動由此。靜亦由此也。知動靜皆由於此。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自然光明。光明發現於外。英華自寓於中也。英華寓中。玄極自生。極之克生。在他人或不及知。而個人必有獨知之處者矣。獨知之處。靜不待言。靜守其篤。虛致其極。虛極靜篤。斯得乎不坐而坐之真矣。何謂不坐之坐。以禮爲視。視亦坐也。以禮爲聽。聽亦坐也。以禮爲言。言亦坐也。以禮爲動。動亦坐也。就其形而言。視聽言動。固屬乎耳目口體。就其真而言。所以視所以聽所以言所以動。仍在於心也。心爲一身之主。心得其主。一氣運用。雖視雖聽雖言雖動。與不視不聽不言不動者。無以異也。既與不視不聽不言不動。毫無差異。則靜中之動。動中之靜。循環無端矣。循環無端。動靜合妙。不坐而坐之功熟矣。何謂不坐而坐。猶是心坐。何以心坐。純任自然。何以自然。一切放下。其心休休之謂也。休而又休。卽是大休歇。能得大休歇。卽得常自在。欲求常自在。總要涵諸虛也。忘者形也。形何以忘。致虛則忘。虛何以致。明姿卽致。姿在何處。坤之末。乾之始。至虛之姿。不言而自喻已。坤末乾始。卽

是不坤不乾之際。不坤不乾之際。果何所有。既無所有。太虛之景味。於是畢現矣。天地從此而生。萬物從此而長。人之由後天以返先天之功。亦必從此而立極也。然謂之坤末。謂之乾始。在於不善悟會者。鮮不以爲圖圖難喻。其實人之一呼一吸之間。自有坤末乾始之分也。能從此處。善爲悟證。何以能堅。何以能塑。無難了然於胸中矣。堅何以堅。自堅之也。塑何以塑。自塑之也。自堅自塑之處。旋陽返陰之處也。陰陽何以旋返。自旋之。何以自旋。自返。烝化之使然也。烝孕成水。分水成性。性定則明。明則誠。誠則通。通則一。一則貞。貞一而動。動罔不臧。既無不臧。雖動仍是靜也。動仍是靜。雖不坐亦仍是坐也。故坐之爲要。本屬鍊心。心何以鍊。致虛卽鍊。鍊無而有。所以運生生之氣也。鍊實而虛。所以系不息之仁也。能系不息之仁。自與天地同其德。能運生生之氣。自與萬物通其機。何以如是。道生天地。天地之氣。生物與人。人與天地萬物。同屬一氣。呼吸之間。刻刻相通。既然相通。人之心正。天地萬物之心亦正。人之氣順。天地萬物之氣亦順。正其氣息其影。鍊影以成形。鍊形自能以成體。至於體成。無難體天地之撰。體萬物而不遺也。而其合化合生之原。亦必從此而漸立。自然獲以美利利天下之功也。然語及其大。固無所外。語及其真。不外一心也。心本無心。兩物相感。始有心名。既有心名。不能不從心

以築基也。基何以築。形坐以明其用。心坐以立其體。體既建立。動罔不臧。氣化之妙。因因显显。有無遠弗屆之致者矣。

人之修也。修其心也。修其靈也。卽修其坐也。坐以凝靈。靈以涵心。夫人而知之已。知其形習之坐。而未能悟不坐之坐也。坐於有形。是猶有拘束之見。而坐於無形。乃是慎獨之功也。獨之爲言。非有對待。是天生使獨之明德也。有以慎之。則明德自明。明德既明。不必言坐。而時時心坐。自然無間罅刻。所謂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卽於此而悟其幾也。但慎獨之功。言之實屬平常。作來總費工夫。雖曰無工夫之可言。知其無工夫。乃可以善用工夫也。其各味之。

真息之所以生者。生自心也。是以息動而後以炁正心正。而生息以合性真。卽得後天而入於先天已。先後相合相化。合化得自。自適以道。道之所始。始自一炁之化。化後氣以返旋。卽道之真機。自然之本體。當然之妙化也。以是悟修之功。必先明先後之炁。能明炁之所以爲無。所以爲有。所以爲靜。所以爲動。而後無者生有。有成剛。有者化無。以成柔。靜者化動。以爲實。動者化靜。以爲虛。虛之實之。有之無之。靜之動之。剛之柔之。皆道之體用。炁氣之妙化也。以之爲功。功能明道。以之爲慈。慈能明候。候與功者。相合相分。各有妙用。道與慈者。相化相運。各有真

體。體用得適。炁氣自適。功候亦自適之。以之爲坐。坐無不適。以之爲悟。悟無不適。以之爲道。慈更無不適也。是以悟修功候。須先以體用所在。悟澈其運化之妙。則道慈之所以爲進展者。自於不期中而得之已。

炁者。道之體。慈者。道之用。修者。必須明體而固體。然後方能施用而力慈。體何以明。非坐不明。體何以固。非養不固。養之於內。而尤須補之於外。不明者。謂行慈僅能渡人。不知己修尙賴其爲輔也。是以固體者。必須宏用。宏用者。卽所以固體。換言之。內修者。必須外慈。外慈者。尤須內修。凡側重一面。無論內外。均爲孤獨之修。謂爲不完之道。故修者。必須內外交證。不涉偏枯。然後方能功圓道全。以造上乘。惟是修有次第。度人者。必自自度始。自度者。必自坐功始。不恆於坐者。必不能靜。不恆於靜者。必不能慮。不恆於慮者。而欲得道之體。明道之用。施道之慈。則戛戛乎難也。然則坐及於慮。慮及於明。得道之體。窺道之奧。可以云爲善修乎。曰猶未足以云善也。蓋人自朝至夕。不能始終皆坐也。不能皆坐。則事務必時觸心頭。觸乎心則馳。心馳則意亂。意亂難免不因私涉妄。因欲生邪。或妄或邪。則其由坐而明而得者。不爲之蔽。卽爲之奪。是坐與不坐无殊也。故人於坐之候。必須因慮尋明。由明尋得。而於閒暇或應接之間。必須時守



其心。守心之要。在乎克己復禮。敬畏天命。暗室無欺。力持四非之誠。盡掃六塵之思。求心之所安。除心之所欲。无欲而安。則氣方能平。心方能正。心正則本立。本立則道生。大道之體用。始能備乎一身之中。以云乎修。則修始得稱為至善也。諸方內修不為不堅。外慈不為不力。惟是來日方長。必須坐以探道之體。行以宏道之用。閒則以道守心。動則以道範身。果能如此。則祥光瑞氣。必能充溢乎身外。不但遇劫不劫。遇難不難。則未來之造詣。必可登峯造極也。不悟者。決不能勉。能勉者。必大有所悟。吾將以此而覘各各未來之功候焉。

### 坐必知戒乃能合形

老祖坐釋法言下元篇曰。戒之曰知。知之於心。戒之於形。次戒之於體。更戒之於功也。是坐之言功。必以戒其心而非馳。心得弗馳之候。其神乃固。其息乃運。息運而神定於一。定其一而純。純而弗雜。則妄想何生。妄生於動。故動中之戒。在於至靜。以至靜之念。戒動中之感。則吾之動。亦得適然之動已。由適然之動。而修其心息。自克合運。運於至動。見虛於至靜。以靜生虛。其神乃凝。以動運神。其神乃固。欲吾神之固之定。必在之於戒吾心。戒吾氣。吾氣何以戒。戒之於靜。知之於動。吾心何戒。戒之於坐。運之於候。以候而定功。以功而堅候。必在固吾心境。心境之運化。隨聲色而生妄。是故修者必先戒心境中之聲色。而後外境之聲色。乃不克擾也。外境弗擾。內境自寧。內境寧而神亦寧之。神寧則息自止。息止而性自明。性明而功自定。功定而坐自堅。坐堅而修自宏。宏吾至誠之妙修。必以坐運得之。坐功求妙運。必先使吾心得至妙之運。吾心得至運之妙。其氣乃平。氣平則無不平已。所以坐修之要諦。卽以心戒而除偏。戒偏而非倚。以氣平而戒偏倚。則吾之形體。莫不正已。然於氣平

知戒偏倚。更以坐運而知戒躁急。躁急得戒。則吾之心坐。方合於形坐。吾之形坐。方合之於體也。體合於心形二坐。則成一運。已妙之靈坐也。所以坐功之修進。以平淡而戒急。以虛固而戒躁。更以如如之功。而戒偏。更以恆恆之修。而戒矜。然後修得至正。坐得至平。功得至庸。修得至妙。是修坐之程序。卽在於省察之後。而進之以思辨。於思辨之後。而加之以體認。是體認者。卽求知所戒也。

各各以初步之坐功。而戒其心身。戒其虛幻。能戒則能養。養之於心。則無不得其養已。以養悟戒。更屬易明。能明養則悟無不適。悟之所適。卽養運之適也。各各以適養之功。平吾心也。充吾氣也。凝吾神也。然後加之以戒偏戒急之功。則坐功不期其妙而入於至妙已。

達利註曰。人無戒心。則無所畏。無所畏。易生欲念。欲念生則妄念動。妄念動。則氣與靈各不相適。不適則不合。不合則不運。若無用運之妙。則神亦不守息。外境之幻形幻色。皆得伐吾心靈。傷吾原真。故坐必知戒。而後坐乃合形。形乃契運。運乃養心。是養心之坐。必在知戒而可得所養也。

### 修坐功在自然

老祖坐釋法言曰。天之所以生。生之於乙。地之所以立。立之於二。是天乙生水。地二爲形也。由乙之爲精。結結而成其形。由地火之二。凝凝而爲象也。是天地之爲運。運之於乙。化之於二。二者。炁氣之交精也。炁氣交精。而有生化之功。生化之功。立之於乙。行之於二者也。火乃濟水。水乃濟火也。水火之爲濟。虛化之功用也。虛化之功用。卽天地交精自然之統系也。有天地自然之統系。而後乃有人類自然之統系。是自然之爲系。必自然之爲用也。自然之爲用。必自然而育也。所以百物之生。生之於自然。而滅之於自然也。是生之於自然。而歸之亦於自然也。有自然之生。必有自然之歸。有自然之歸。必求其自然之爲修也。自然之爲修。必求之於自然之爲功也。自然之爲功。必求之於自然生化位育之性理也。以自然之性理。悟自然之生化。而其修也。乃合之於自然也。修合於自然。而其機運。亦合之於自然已。所以吾道之化育也。自然爲功也。自然之功。必自然求之也。自然之求。必自坐之自然。而修其本末也。天以自然爲運。卽本之於自然也。地以自然而生。卽地之生化。而亦爲自然之生化也。本爲自然而生。其末亦由自然

而返之也。所以本之爲用。末之爲運。運其末而歸本返初。莫不在於自然之交精。而爲自然之功造也。自然之功造。卽自然之位育也。自然之位育。卽自然之修化也。自然之修。自然化之。自然之化。必自然而興之也。是天地與人物之生之化之位之育。莫不以自然而爲其本末者也。得自然之生化位育。全在於自然之修造也。自然之修造。乃以自然而定其功候也。功候必以自然而得。更以自然而進。所以修坐者。在於自然之修。而立其自然之功。增其自然之候。則吾之修。終可契之於自然。而見乎太素自然之合虛也。太素之合虛。自然之合也。坐之養虛。卽自然之養虛也。若坐不得其本末之自然。而欲靈炁結合於自然。則恐其不可得也。各弟子之於坐功。皆知本於自然之修。而不知自然中更有所以自然之養。合之於靈炁。而返太素之自然也。是坐之本於自然。乃天地自然之候也。坐之修於自然。乃本吾人自然之性。而進其自然之功也。性之自然。始之於天性之自然。以先天之自然性。修後天之自然性。二性交精。則先後天之性功。皆得其自然之化育已。是必以坐而育。以育而化。以化而運。以運而守。以守而固。而充而養。而凝則其充固凝養。皆得其自然充固凝養之運守已。是充固凝養運守之功。卽在於自然之修運。而育之於坐體之自然程序也。故吾之坐也。乃靈體自然之坐法也。要知靈之爲體。

渺渺而茫茫。無所見。更無所聞。皆自然之氣化炁合也。故其體亦自然成其體也。在先天則爲無色無聲之體形。在後天則爲有色有聲之體形也。以無色無聲之體形。見之於有色有聲之體形。則可以知先天之所降。後天之所化。僅在於炁化氣運之不同也。以炁化氣運之不同。必以不同之化運。而求其得同之化運。舍坐運之功。則不可以返後天而皈先天也。要知先後分相。自然之機。後先合相。舍自然而又從何術歸於自然也。由自然而來者。是必以自然而往。以自然立本。更必以自然而爲之末也。本末皆循之於自然。則吾人自然之性靈。永不失其自然之化育也。是天地之生育。位之於自然。吾人之生化。更必求之於自然之化育也。吾之坐修之功。卽本其自然之靈虛。自然之氣質。而養後天自然之性命。各返其自然之大本也。是自然之大本。卽各後天之靈性也。坐之所育。卽育靈性自然不滅之基也。自然之機不滅。更必以坐修於自然。乃可以定其性靈也。是性靈之自然。皆系之於太乙之自然。而生後天之命也。故立身之本在於命。保命之旨。在於養性也。養性之功。在於運靈。運靈之妙功。在於修坐也。修坐之功。卽在於自然而充固。以見其神玄之功也。以神玄不測之功。舍坐修之功。又焉能得其妙運之神機也。妙運之神機。卽在於先天之大本。後天之玄關也。是虛懸之穴。見於自然之功候。自然

之功候。必守於自然之命宮。而後百絡千肢。皆得其運養之自然。而適合於自然之玄關也。然而坐之爲修。在於四規。四規得正。則其功候皆爲自然之功候。其修養皆爲純正之修養。已是坐之自規有法。其坐乃爲自然之坐也。若不能自規其坐。而欲坐得自然者。未可得也。所以坐在自然。自然爲功可也。坐修自然。自然爲修可也。自然而坐。必自然而識。自然而謬。必自然而入於妙也。以自然爲妙。其妙乃爲自然之妙運。是故坐之所向。尙於妙中之自然悟妙之心境也。不可以我之妙境。爲坐中之妙境。更不可以坐境中之妙境。而爲我之妙境也。妙境之於坐。坐境之於妙。皆不可以吾心之妙相。而爲坐中之妙境也。是必以坐中之妙境。見之於妙中之自然境。方爲吾心之自然妙境也。是心境中之妙。與坐修中之妙。不可不求其真正之自然而窺之境也。各弟子於此坐境之中。不可加以心境之推測。而其坐乃適於真正純一之功候也。純一之功候。卽在於不爲我相。而求之於自然之相也。若於不相之中得其相。則其相皆爲自然之相已。所以功候之本末。皆在自然中之爲自然坐運。而可得其自然之化境已。各各悟之。

### 坐貴心氣平定

老祖坐經坐義曰。修道功候。生化而已。生化之旨。在於靜養。靜養所守。無非一堅。能堅其虛。以化其至實。而爲生生不已之真形者。然後道功可云進步也。進步之修。必有進步之養。進步之養。必有進步之靜。進步之靜。必有進步之定力。而此進步之定力。皆出於自然。而自然之進步。本無所見。不見其進步。而能進步者。方不至有所退化也。以進退之功。修養候爲論。則修者必知修坐。而修坐必知修虛。修虛必知無所爲修。而無處不修。然後修之之功。養之之候。方能脫無形中。以爲進益之自然也。各方修功養候。無非修坐。而修坐無非修氣。修氣於平。然後方能平心。平心者。氣乃自平。氣之平也。無所不化。故化人必先化己。而化己尤必以自化爲主。自化之主。無所容心於其間。則淡淡之色。息息之聲。若見弗見。若聞弗聞。不見而見。不聞而聞之功候。於是定於機已。各各研坐有年者。必知色之所見。必見於空。聲之所聞。必聞於虛。而初修之士。必亦知無所見謂之色。無所聞謂之聲。然後可以守此窈而運轉於無形也。以是言之。道之所在。在於修坐。坐之所在。在於修氣。氣之所在。在於修平。不其然乎。然而修道修坐修氣。

修平。均當知道在自然。坐在自化。然後可以知吾道之所宗。而宗於虛以返其本來已。若不以修之自然爲道。修之自化爲坐。則氣之升降。必有阻滯。而相合相轉之功候。亦不能息息於平已。氣之平也。修之尙易。而虛息之平。則其修也必有至難之點在焉。何者。修氣者必以氣所循之軌爲轉移。而息息之運也。本無已止之時。而虛之化實。無之生有。空之爲色。皆在此息息之功候。以定心定神。形成體。而其難也。於是乎立見已。故曰。修道數載。日不間坐。而不知道爲何物。坐爲何物者。實不尠焉。因其道爲自然。故有入於枯灰之境者。因其坐爲自化。故有入於勉強之境者。二者能知其弊。則道之進步。坐之進益。自有不期而然者在焉。然則何以能不入枯灰之境。曰。順其自然。當靜自靜。自動則動。則道也可以入門已。欲除此勉強之坐。必守此虛窻。而時時不離是窻者。必不能以窻之幻形爲窻。而後坐之虛氣。可以平於心已。平於心者。必平於性。性之所自。本來至平。知至平之所自。則虛窻之所守。無不合於其妙。而其動也。無不合於至玄已。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坐之修悟。必求初步步檢點。而後吾之心境。乃有所自範也。心得所範。則其氣運自可適於正軌已。氣養於正。則修可純一。由純一不雜之功。制其意念。則其心境。

不爲幻魔所劫奪已。由心境之破幻。則其坐運。弗生幻化之景。心不生幻。坐自契妙。坐既契妙。則神生而虛固已。神固於虛。虛固於神。則吾之性命。不受魂魄之剋伐。心靈得運。陰陽相合。則其坐也。自可入於玄化妙運之功已。功之於神妙。見之於運養也。運養之於道。是必以堅修不移之志。而堅其至功者也。所謂坐者。不二爲心。心得至一之功。則其候乃得至一之運也。

老人之於坐運也。卽言形與體合。體與心合。心與神合之功也。神妙不二之坐功。卽自養心靈。運之於虛。生神化也。由一虛之生。而萬妙得運。所以坐之曰運。卽自運心靈於坐窻者也。故坐必守四規。四規得約。則其坐也。不俯不偏不伏不急。然後得其至平之坐。故曰坐爲平息。斂神而已。要知神不斂則虛何生。虛不生則靈何運。靈不運則其坐又何補於身心也。所以曰坐爲養心之術。心不得養。其坐亦難得其運也。坐不得其運。則形體又何以固妙而生神也。是各於坐。各於修。必從心平氣正之中。而自約其心氣於坐養也。以養心修坐。則坐自化於靈氣之中。可運萬妙爲其形體也。形體入妙。卽坐得自玄之功已。各弟子於坐運於正。坐養於心。加以參悟。而後吾之功修。皆契其先後妙運之聖境已。要知功於坐。必先求功於心身。心身得其功運之修。其坐自可得功運之妙也。妙之所得。得於弗識弗覺之中。有識則爲相。有覺則爲要也。是

必於吾心先加以規約。而後坐方可以運其妙也。是妙運之神功。即不知而知之爲修也。又曰。人之息坐。在先天存之於靈虛。在後天存之於形息。是必言其形息之所系。而後乃可見三靈之爲用。三息之爲運。五炁之所平。十動之所守耳。是爲坐爲息。爲形爲質。必在此中悟之於坐也。必先見其心。見其心而後定其形。定其形而後充其息。充其息而後存其妙。存其妙而後可以定形固息止坐已。然坐之曰存者。存其心君也。心君爲體形百脈動息之主宰。故欲言坐息之爲功。功之於存。必先言心息與形息之所貫。而後三息可平。可存。可運。可施。坐息得至妙之玄功也。以坐言坐。修吾心形而已。吾之心形得修進之妙。功存修玄。則可貫之妙相。息息而周運於小世界之循環。證其大世界理相之真微已。所以未與各弟子語坐息之功。先言功存之理者。乃存其息而證其玄妙之微耳。但先參坐之合息於心形。而再悟妙相玄功之存化。則一貫之坐理。可悟於渺渺之一息已。一息之爲功。即在存存而如如。如如而默默。是默之所存。存之於如如之見玄。純在固靜而爲默化之功運也。是存之於坐。即存之於心。存之於心。即見之於坐形也。見於坐形。則見於各各之靈息妙體。體運合形。方爲妙坐玄功也。是妙是玄。是形是心。皆當悟之於息息靈運。三靈十動之修候耳。三靈之靈。物之爲物。玄之爲玄。我之爲我。

也。然物何以云物。玄何以見玄。我何以辨我。均在吾息息妙養之坐而得之也。

慧聖訓曰。修人無不知以平氣入手。然所以平氣之要。總不離一虛。夫虛是本體。大相蒼蒼。各仰首可得。殊不知人之秉彝。已爲乎不備。即黃中通理。虛靈是也。心屬火。中乃虛空。其空含宏無量。即炁氣具化。一點神明。可以應變而無窮者也。既虛已。而平氣之功。端在於是。不虛者不平。不平者不化。不化者不得一度之功候。吾修人平氣之先。不可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久是敬義。眞品自升。曲污自泯。雖曰一度功候。而去本無。復固有。亦二度必經之途也。各各知坐有年。於吾言亦有合否。

達祖訓曰。心爲身之主。心不起念。身必不動。此修心更要於修身也。修身者。修於道。修心者。道慈並重。故修吾之心。當以慈悲爲主。能濟人利物爲念。則心之所向。無往而不得其正。心得其正。身亦可由之而正已。是以修身必先正心。正心者。即修心也。修心者。必誠意。意者。亦心之所藏也。意雖藏於心。而又爲心之主。是心之所修。不外一誠。一誠格乎天地。一誠通乎鬼神。一誠能知未來。察既往。一誠可以循環不已。息息相運。一誠可以化生不測。一誠之功。在於是已。由誠之功者。天道也。由誠之之功者。人道也。天道遠。人道邇。天心即人心。人心所欲。天必從之。天

心以好生爲德。人亦當有好生之念。故忠恕之道。中心正而如天心也。能誠以守中。天心無不。如在吾心已。故佛以卍字爲心。因上下四方。無所不照。無不普濟。水火既濟之功。必在於是。此心所以以倒火爲心。而以水濟火爲心。更以三寶相平爲心也。充其靈者。心主於誠。固其神者。心適其誠。養其性者。心衛於誠。三者之功。必止於誠。止於誠者。方可克念。能克念方能制妄念。制妄念於自然者。中和之氣。充塞乎心輪。如在春風太和之中已。故行一善事。心必坦然。念善也。行一惡事。心必愧怍者。念惡也。善惡之念。均於天良見之。天良發見之日。必知其與適與愧怍已。修道者不可不知。因內外功行。不能偏廢也。內功固者。外行不充。不足以定其功候也。故必心之所念者。時時爲善。心之所起者。時時爲慈。念既起而卽行。以自然爲功。不必論其有心無心。而以至爲宜也。坐者於此。當知修身爲功。修心爲行。功行之修。在於心身者。其在於內外不偏之立基乎。此心也爲無形。身也爲有形。心也爲先天。身也爲後天之所由來已。果能不二其心。正一其身。則有無之形息。皆化爲神息。又何有先後天之分別哉。是在坐者守靜之時。必有所悟。悟其身於道。悟其心於慈。而皆以至誠相守其靜。則後天因輪。必可化爲先天之玄妙。修坐各方。固當知之。指坐各方。更當留意。

老和創道渡世。本以化心爲主。渡身爲用。借有形以固無形。從後天以反先天。不能得自然之誠者。必不能成大望也。各各修功養候。必從心身如一。言行相顧入手。方能立乎道。行乎慈。已身之維。可以濟人。教人之功。可以維己。是在平易之功。有所靜守。則周天虛靜之候。必有所動已。是以坐掌之教人也。必先令坐者修心。修身。方可以言道慈之盡其力。竭其能。不假一毫勉強。而後方從適誠以守靜。堅虛而修坐也。各各味之。自知先天後天。本無二天。善性復初。惟在一念。修功進益。渡人化人。於是乎有所資也。各方弟子悟之。各方弟子慎旃。

道關於化。化本於身。身基於坐。坐宜於平。惟平斯化。惟化斯通。惟道斯運。惟運斯普。及其普也。則無爲之功。自然之趣。皆可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之下。而契其所以然之妙用已。蓋無爲者。無所不爲也。自然者。無時不然也。修坐至於無所不爲。無時不然。則坐如是。不坐亦如是之真旨。自可默識而心悟之已。但此等極詣。對於現時修方。尙難期其達到。而於形坐之際。不可不以平築其基。天下之事。逆則相激。平則相化。在理有所固然。而勢有所必至者也。譬如以水潑地。崎嶇之處。低下先澤。乾燥必然未勻。若潑平坦之所。則水之滋潤。逐漸四周。此平化之見於物理者也。又如人與人接。事與事觸。不平之人。盛氣相迎。而我以至平之心。誠懇應付。霎時間

變易精神。而歸於緩和。此平化之驗。諸人事者也。人果悟有所證。證有所覺。以我至平之心。運我至平之氣。則於歸靜之真諦。當可了澈於心。心既有澈。則必有得。得之於心。其機雖微。而能因心及人。因人推世。自足擴化而有餘也。現時各修。皆具化世之材。又際闡化之機。果克以平築基。以敬致平。而知其所止。則於坐候。自然各有所得。若以空理侈談。而無返躬實悟。以底於平之深功。則於坐也。仍難望其有水到渠成之妙者已。

昌佐神訓曰。人之坐修。必先平氣。而靜其心。由其靜心。方能去念。能去念。斯能空物。能空物。始能由後天而轉入先天。由後天之動。而運轉於先天之息。息氣而忘色。却色而靈即充。充於不覺者。則內輪修而外邪去也。充於不動。則炁氣運通焉。氣通則七通。七通則陰目開。陰目開則陽體回。回者回吾炁也。回吾靈也。充吾炁也。養吾靈也。靈得其養。則萬幻保。無非其無也。靈充故耳。故經曰。性天日進。則俗障自滅。由此可知。去慾必先平氣。慾平氣必先靜心也。心能守。則氣得清。而神即得爽。氣清神爽之際。則心空而自安。安其身。則靈自恬。能恬能適。則方能可達其坐者適之。適者坐之之候。坐而止於適。適而止於坐。然後一日之坐。坐如是也。百日之坐。坐如是也。日夜常坐之坐。亦如是也。如如似似。若有見然。若有聞然。見而不得其見。聞而不得其素。必能悟而及之。各各勉之。



### 坐貴適於形骸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言脈絡輪照系曰。先天既降。後天之運。皆本於靈體。悉運之功。而爲其形骸。而形骸之定。定之於性神氣之三系。性神氣之三系。乃統之於三焦。運之於絳宮。於腦府。於丹田。而後五臟六腑之氣。脈脈而相生。息息而相通。絡絡而相濟。則靈神虛化之炁。可運之於耳目口鼻。及肝脾肺腎之交運。相生而相通。而後吾身之主宰。統系於腦海。貫運於四肢百體。所以坐法自然。卽循其自然之形骸。而爲之坐也。是坐必適於形骸。而形骸必更求適於自然之坐運也。坐得自然之運。則形骸亦得其自然之運也。坐與形骸。皆得其運適之自然。則人之靈神虛炁。皆行之於自然之功。見之於自然之候已。是功之於坐者。自然之爲形骸也。候之於自然者。乃坐而自然契之於形骸坐相也。是求坐適於形骸。而形骸之適於坐。必先參於六腑之炁。何以適其五臟之所。而五臟之所。又何以適其六腑之炁。運也。各見其妙。各存其奧。由妙由奧。而後窺其所窺。定其周天生化之神功。位之於金木水火之用事。生長發育。運動弗息之妙功。舍此又何以悟之也。所以

老人與各弟子言坐。必於脈絡之對照。見其先後周天合運之功能。證其功能。乃可存其神妙之功候。於真虛之靈化也。今坐之初程。已與各弟子言之。其脈絡對照之功。當於金中之水。火中之木。而相行之功。求之於巽風之所養。坎水之所溫。離火之所融。戊土之所生化。四相之所循。八卦之相環。吾人耳目口鼻之所納。肝胆脾肺腎之所存。功之於何。而候之又於何也。悟之於內。更見之於外。見之於外。更證之於內。內而外之。外而內之。生者育之。育者運之。運者存之。存者養之。養者息之。而後何何爲妙。何何爲窺。皆由相生相剋之中。證之窺妙於金於木於氣於水已。而後四妙之運藏。見於吾之神息靈明之候已。但是坐功到此境界之時。必要善調其食也。其眠也。其心也。其息也。其身也。要知食不得其調。則精化弗充。眠不得其調。則其神弗寧。心不得其調。則其志易逸。息不得其調。則其靈弗聚。身不得其調。則其行弗適已。各弟子於一食一眠一心一息一身之中。必各加以精悟之功。方可得其不沉不浮不急不寬之四相。而後坐可爲坐。神可得養已。能於坐悟之中。守之於體運之妙功。證之於功候之自然。再考之於吾身形骸之自然。則其坐可爲自然之坐。吾之體可爲靈妙之體相。運行於周天之妙相已。所以坐功至此。當知不沉不浮不急不寬。乃克升降安收。爲之於自如之境。而自如之境。則更於坐

悟之時。首戒倚曲低昂。風喘氣相。散亂各修。而後功爲至功。候乃妙候已。是功之於坐。必守之於坐也。守之於坐。必更悟之於坐也。然悟之於坐。必更戒之於坐也。能戒律者。必能自戒其心形。心形得自戒之功。則何有倚曲低昂。風喘氣相。及沉浮急寬散亂之弊也。是在各弟子能降伏心身。收固性靈。而安之收之降之升之。然後水火之功。與爐鼎氣之功。皆證坐於形骸之妙。而返於先天之境已。總之爲坐是求其然。是悟其適。順百脈而適其體窻。適體窻而貫千絡之肢。則先後天合一之功。皆見之於斯。證之於斯。迴光返照。更定驗於斯已。是功也。是候也。非坐功之鮮悟者。可得其妙。更非坐至如妙如然之化境。而可以得其玄功也。功修不至。不可以見。坐功不純。不可以得。不悟先後合一之功候。更不可以見其神微之理。各弟子參之於黃中通理各書。可以悟已。各各注意。

又中元篇言育修曰。坐之爲育。育之於中。坐育於中。則其運乃平。其運平其心乃中。其心中其運乃順。其運順其氣乃調。其氣調其靈乃充。其靈充其性乃明。其性明則其腎水與真火。皆得其交潤也。所以曰坐在守中。中得其運。則吾之五臟六腑。皆得其調。然後內五外五。內運外養。皆得其妙已。內外皆得其養。則吾之四體百絡。皆由一息而貫通之也。一息之貫運之於天地

之悉候。皆適之於自然之功運也。適之於功運。合之於坐養。則天人合一之妙旨。可見其心水輪天之機化妙用已。心者爲乙。而水者生天。故人之心。卽天乙之水輪而生化之也。

又中元篇言坐運輪止系曰。坐以平而適。坐以適而坦。坐以坦而安。坐以安而通。運其三台。結爲靈胎已。初入坐途。當先自檢點。吾之體形是否以適。吾之心氣是否以平。然後以念願意想四字檢吾心境。則吾之形體。不求其合而自合已。吾之靈虛。不求結品而自結品已。由是精結則靈運於內外。暢達於四肢。貫通於八脈。水可以濟腎。火可以養肝。心可以聚神。吾之內五外五。皆得至養之功。則其功運神妙。可以證其候於運化之中已。所以坐之運也。以順而養。以逆而修。養之於順則適。修之於逆則堅。是坐功以堅修而求其真適。以真適而求其至養。其坐也。乃爲純一不雜之修也。

坐貴堅恆無間

老祖坐釋法言下元篇曰。綆之可以斷木。雷之可以穴石。斯何故也。乃其性有操守也。是操守之爲功。功之於永。於恆。於勇。於毅之言功也。是功之爲功。功之於永。而見之於恆也。因永恆之操守。而乃有斯勇毅之性也。是性之永。永之於自然。而恆之於自然也。以自然之永恆。修乎其勇。行乎其毅。乃可證功行之自然也。所以功之曰功。功於自然之恆。修於自然之永。以自然之操守。方可見自然之功行。以自然之功行。乃可立自然之性功。以自然之性功。乃可以位乎天。立乎地。化乎人。是位化立之功行。卽在於吾之永也。吾之恆也。功勇之用。見之於永。功修之毅。見之於恆。是恆而必毅。毅而必永。永而必堅。堅而必破。破而必定其功也。是一綆足以斷木。蓋其性柔而自強。強而復柔。強柔之中。見其天然之自然。操守之於性也。以綆之細。可以斷木。而更證之於線雷。可以穴石也。是綆與雷。細柔之體也。是木與石。強健之物也。而以細微之體。足破其強健之體。攷其理也。卽性天中一自然強性。而見功於其永。於其恆。而見乎其勇毅之功也。是功行足以化衆。化衆足以宏修。皆在各弟子之永與恆。而行之於勇毅也。然功行修進。不

永則必廢。不恆則必輟。不勇不足以精進。不毅則不足以造深。是功修之言運。卽運吾人性天中之自然性。修其功於自然中之一種永久持恆。堅而弗懈之功候也。欲見斯候。必先定斯功。求斯功之進。必以各各自然之悟心。悟之於性。行之於身。持之於守。保之於操。而後吾之操守。不堅而自堅。不定而自定已。是堅是定。是功是行。皆在永久恆持弗怠之功修而定之也。然而弗怠乃弗懈。弗怠弗懈。而永久持恆之修。見之於吾人性天中之自然強固力已。

老祖坐經坐義曰。坐功一日。有一日之所得。卽云一日之進益。一日間缺。卽云一日之退化。故必日日不離是坐。而更日日必有所謂一定之度數者。方可守其至虛之進益。而無退化之阻障也。

康聖訓曰。師道重慈。而坐亦不可缺。坐以養靜。靜以凝神。神清者氣自爽。氣爽者精自固。三寶化一而靈充。則身體強健。息候進增。坐則壯其體。化能凝其靈。永存常在。卽釋道之長生。耶教之永生也。在修諸方。後要於坐。不可有缺。是吾

師救度第一不二之法門也。

諸方修道。此際必須堅守者。靜中之定。而定中之靜也。定靜不離。則氣自充固。所以化化之主。

實繁乎此。不然。身欲與物同化。而境同於物。必難以主所化。而不化之境。更或反至累身。不可不知也。記之慎之。是要。

孚聖訓曰。現今所重乎道者。靜中能以堅定。定處能以變化。則心之所通。無適非宜已。最要尤在於默。默之爲言。非杜口之謂也。必息息克凝。而氣不妄動。於是耳目所在。聲色雖煩。而自持之功。乃無懈忽。不懈不忽。其所應接者。事物猶是。而所以應接之者。始免雜以塵氛。自妨道氣。而誤入俗流已。道非絕俗者。而於俗能自守道。因守而能見行。大抵不出於默。而爲靜定變化之功也。此是修者務知之窠。果持之以恆。工夫必日進精純。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學知利行之聖。其所藉以修進者。要亦不外由此立基也。至於一切緣境。本多奇幻。修者但慎自立。隨機因應。固未必理有所窮也。

昌佐神訓曰。天地之大。萬物之衆。所以生生化化。週而不息者。一悉運之也。運何以運。非氣莫充也。充何以充。非平莫充也。平何以平。非靜不平也。靜何以靜。非息息以自調不靜也。息何以息。非吾道之坐功無以成功也。是故吾

師降世度化。首先以坐爲諸修之要旨。修人果能於坐功。不急不躁。不懈不忘。則息自調已。息

之調也。心自靜已。心之靜也。氣自平已。平無不運。運無不化。化無不普。此乃自然而然之真理。而無絲毫之勉強也。現在各院諸修。皆知於坐。而時間之長短。度數之多寡。紛紛然而任意行之。此則非坐功之真旨也。夫坐。雖云順其自然。而必克盡其當然。始不致有誤入歧途之弊。急功躁進。則有滯塞之病。因循遲緩。亦必至渙散之患。故修之於坐。總當以勿忘勿助爲功夫。大學知止一章。於坐功最爲相宜。果能時時止於至善。則寂之守。息之養。自無不合。則寂之正而息息自持。則止而後定。定而後靜。靜而後安。安而後慮。慮而後得。一步自有一步之妙轉。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可於此中得之已。深願諸修。此後總當以勿忘勿助之功。夫。每日四度之坐。亦不爲少。每日十六度之坐。亦不爲多。但須持其恆念。守以堅誠。總不使坐功有一日之間斷。則心得其靜。氣得其平。息息不懈。氣化合泰。則運也。化也。均能聚精凝神。而功同天地已。各各勉之。

尙真人訓曰。天修道者。首宜研坐。須堅恆靜心以求之。心靜則氣平。氣平則靈清。靈清則神凝。果能若是。其言語也。則自得乎平和。其處事也。則自得乎溫良。此皆以坐靜心。有以致之也。凡爾諸修。其於坐也。不間不斷。固屬可嘉。若急功躁進。或一暴十寒者。均未明澈坐旨。不但無益。

而反有害。如不坐何異。諸子既入師門。宜首重坐功。每日不可間斷。其坐之際。須潛心靜默。虛其心。平其氣。順其自然。守其奧窔。不存貪念。不生妄相。久自烝息可平。神靈可聚。鬆鬆拿拿。即可入如如之佳境。熙熙之美域哉。

夫習坐者。首重恆誠堅三者。是以泰華雖高。不難登其巔。江河雖遠。不難探其源。只須用恆誠堅到底功夫。斯可矣。所懼者。因畏難而苟安。魄惑而中輟。或劃地自限。見異而遷。如此則何以證其功候也。善修養者。只要中虛一點。孜孜以進。不貪不着。則氣可清。順其自然。即得平鬆鬆拿拿。然鬆非所鬆。拿非所拿。不鬆不拿。便得乎空。至空不空。無所謂空。無所謂不空。則氣無偏燥。質無幻惑。清靈充盈。自可入奇妙之佳境也。

唐仙訓曰。吾道之修。非徒修也。行貴無爲。非不爲也。所修所爲者。莫不天人同欽。咸爲之化者也。但有志者爲能。不以輕微動者爲志。志之堅也。守之定也。功之至也。候之造也。必得所修所志。蓋志不難。不着爲難。不着不難。虛中之堅。無中之定。爲難。虛無清漠之中。克以無聲無臭之堅修。動作語默。莫非其所志之時。如是而修。如是而養。是曰堅修真養。修之堅也。候之造也。必速。養之真也。樂必易至。至其樂而修其候。一神所凝。一靜所定。外緣自無足以撓動。不動於外。

專密於內。一曰之功。功倍十載。是故不修則已。修必堅修。修之不堅。徒欲沽名。不惟無益乎道而利乎己。而道化之施也。且爲之而障。是以堅各方之修。即是化於物。此吾道則各方之多成。將來有所藉用也。不然入院者即修己。何必畫蛇添足乎。蓋望各方者切。欲真成之耳。望各方深體斯意。而自厲焉可耳。

堅修之發願者。不可輕舉。須自叩自警。果克稱其修而欲自成否。如自志不縮。心願宏遠。可即聲告先進。託爲保介。具疏註籍。卽入以後。當坐益勤。研益精。切實自反。時時自省。事事證覺。情不可偏。心不可住。按則省過。過不可再。如是而堅。如是而純。三載不懈之修。大成縱不必至。小成必有其成已。

先根得立。千紀之福樂有攸立已。莫謂純修不利於私。須知不私而修之於事者。成更上切速已。總之。不妄存誠。焉往而不休哉。望各方深審是要。



大道修渡真諦

卷四

四

# 大道修渡真諦卷四

## 研坐門下卷目錄

坐以止念爲先	一一五
收視返聽	五—九
凝神調息	九—一一
知其所止	一一—一五
由定而靜	一六—一八
自誠而明	一九—二二
同光於命	二二—二四
鍊魂制魄	二五—二九
窮理盡性至命	三〇—三七
論初步應注意之功用	三八—四三
論真炁初動景象	四三—四四

任督衝帶四脈	四四—四六
煉己築基	四六—五二
河車所通心君是守	五二—五五
大小周天	五五—五七
鬆拳穿素釋義	五七—六二
尖披離合卸穀接適之功	六二—七〇
塑梳關定之用	七〇—七一
胎丹孕育	七一—七二
乳哺溫養	七二—七三
有無虛實動靜奧旨	七三—七七
功用在有無動靜之間	七七—八二
論修坐進步之功用	八三—九四
虛做實練	九五—九八
守中抱一	九九—一〇七



明心見性.....	一〇七——一二一
洗心退藏於密.....	一一一——一二二
白生內府.....	一二二——一二三
放大光圓靈上下懸虛成鏡.....	一二四——一二七
入大充而脫小充.....	一二八——一二〇
定游功候.....	一二〇——一二五
煉神還虛.....	一二五——一二九
無虛真諦.....	一三〇——一三五
臻運化之奧妙.....	一三五——一三八
致神聖之極功.....	一三八——一四六
功候悟證要旨.....	一四七——一五七
男女異體異功附述.....	一五七——一五八

## 大道修渡真諦卷四

### 研坐門下卷

#### 坐以止念爲先

老祖坐釋法言下元篇曰。坐之曰止。止乎靜而見乎動。天地化育之功。無非是靜中化動。動中而化靜也。靜其所靜。止於虛玄。動其所動。止於神渺。神渺虛玄之功。見於至運之神息。是神息之至動。在先天曰形。降後天曰體。無先天之動化其形。何生後天之體殼也。故先其先。形生而虛化。後其後。體育而神生。生乎其神。乃定乎息。定吾妙息。乃行妙運。行其妙運。乃立妙道。是道運妙化之神功。在於先形而後體。以後體之生存。而定先形之得存也。存吾先形。必修吾體。修吾體必養吾心。養吾心之至妙。必先求止念。是念者動化之形也。動化之形。易感外物之擾奪。擾奪之害。最是害吾原陽。原陽受外物之感動。心境亦隨之而動。心猿動而性不固其虛。虛不養乎氣。氣不存其真。真不運乎妙。妙不運則功候弗存。功候弗存則其功也候也。由何而脫小充入乎大充也。是小充之脫。大充之入。必回回吾炁。定定吾虛。運運吾神。養養吾性。由性之得

養。而神乃運。神運息自通。息通則心息亦隨之而恬恬。守之於淡淡。由斯功候。進之於坐修。則坐無不適妙。坐得真適。其靈也固。其氣也充。其神也凝。其性也明。而後用一堅字到底。而心不求止而自止。已。念不求淨而自止於淨。已。止乎其淨。念亦無動感之變。無動感之變。則性曰至性。運爲至運。功爲至功。候爲至候。候其候。妙中定之。功其功。玄中定之。定於一。乃見其功。定於虛。乃證至候。證吾至玄至妙之功候。必在坐觀其內。坐定其內。坐固其內。坐堅其內。由是勉修。則吾之心念。不受外欲來犯。即外欲來犯。亦不足害吾先陽已。先陽原充。充者相運。則神凝於性。性定於候。候證於息。息息其坐。必息息其心。息息其心。必止止其念。要知念之易動。若不以坐運之功。強制則難馴性。性不得止念之功。其性易遷。性遷則隨於聲色貨利。而消消長長之。故欲專吾功。必專吾修。欲專吾修。必專吾志。欲專吾志。必專吾心。欲專一其心。必專定吾念。專定於念。必在於坐而凝神。以神凝而固氣。以氣固而充靈。以靈充而守虛。以虛守而止念。則念不妄生。心不妄動。功候至此。則神無運其神。息無調其息。平平而恬恬。淡淡而如如。然此止念凝神之功。舍專誠於坐。堅守坐窻而外。恐難證此妙功也。

又中元篇言坐意輪範系曰。欲固其坐。先固其虛。欲固其虛。先守其實。欲守其實。先充其意。欲

充其意。先固其原。欲固其原。先固其本。欲固其本。先淨其根。是根之所以淨。淨其心中之願欲。吾人各有所願。即吾人各有所欲。有其所欲。即有其思。有其所思。即有所思之意念也。吾之意念何存。存之於心。行之於魄也。而行之於魄者。即神爲魄犯。心不得合其神也。神不合心。而魂魄交錯。陰陽顛倒。則其靈虛不可以固乎原真。靈虛不固乎原真。則其心神分馳。無處不是魂魄之用事。魂不潛其魄。魄豈可安。不安其魄。而烝何舒。真陽不潛其陰。真陰不斂其陽。則其心神之境。自爲其境已。（神息分馳。最易致患。孚聖註。）心境不合於神。則幻化莫測。幻化莫測之境。幻其神虛。魔其意念。而後靈與虛分。神與心離。各用其事。則其心境之火。來犯真陰之陽火。真陽之火。受陰火之剋伐。則其心中之火。動而不潛。神中之陰。動而難斂。其元神之至陽。則火犯水枯。真陰不足。助其原陽之運化。故心神自相衝動。而散其原真。渙其靈性。則心神之中。所立之念。所存之意。皆爲幻化之魔境。幻化之魔何生。生於自心之魔也。（人壽命本可齊天。所以壽不永者。乃陰陽分馳。水不濟火。火反耗水。水耗則精枯。精枯則神息自絕。神息絕。原真之氣自滅。人之所以不壽。非不壽也。自伐其壽也。孚聖註。）要知吾人之境。無處不魔。而無魔不來犯也。所以魔幻之犯也。起於欲願之不充也。願欲不充。即魔化幻運之剋奪也。所以來

犯其虛。來剋其靈。而後散其原真也。是煅煉幻之方。即在於養心而範意。心養則真陽潛其真陰。真陰養於真陽。魂魄各安其事。則吾心中之所見。皆爲平淡。皆爲空洞。而心中平淡空洞之氣。可以合乎原真之靈炁。結合於至虛之境。則所願者。皆平坦而不奇。所欲者。皆空洞而弗異。無奇無異之心境。則所見所守。無不爲空空而淡淡也。心境空洞平淡。則其願欲。即無矜躁之克也。不爲矜躁所克。則所守所存。皆爲至中之功。至庸之候。其偏倚之弊。又何至生之於心。而發之於外也。

孚聖參云。範坐形於氣。氣得範。神不馳。神不馳。意自安。意安則念不妄生。念得靜。意乃定。意定則神乃契息。息乃合虛。所以坐之云範。先範吾意。吾意得範。則其形也。體也。氣也。息也。無不得至範之養已。所難者。意難範也。戒之於修。堅養於意爲要。

老祖訓又曰。國與天地。有與立焉。人與天地。有同存焉。炁與天地。共不朽焉。氣與天地。相運化焉。四者之功。皆自道出。惟道之本。仍賴其堅。故吾身之堅。堅乎道之正者也。吾心之堅。堅乎道之空者也。吾性之堅。堅乎道之純者也。是有定者。乃能得其純。合於其純。乃能守其空。心身入乎其定。合於自然。運乎無爲。乃得其正已。故曰正也者。從息覈始。息之弗凝。則妄非能守。而吾

心身之空之正者。皆非能由乎其真而合於虛已。萬物之生也。生於一炁。炁化氣成。乃能有形。形於其虛。是謂真形。若曰有形。當無不幻。是幻者非天地之正氣也。乃心目中自幻其幻耳。修者至於其空。始真不空。入於其色。其色自無。聲音之撞。皆從心思。故思其爲實。無不幻之以不實。思之爲空。無不幻之以不空。思而爲色。無不惑目。思而爲聲。無不亂耳。思而爲形。無不擾心。思而爲言。無不傷口。若然。人之生也。思爲之幻乎。意爲之幻乎。思念慮意。四者雖幻。然亦終始末本耳。以念爲始。必以思爲終。以意爲本。必以慮爲末。修者能去四幻者。必以坐爲始也。空久而後息凝。息凝者運於玄。轉於虛。復於空。止於窅。輪迴於自然。念起即止。何所爲思。意正也定。何有所慮。此修道必以坐堅息定之功。去夫妄念妄貪。則身之定者。入乎虛化。心之玄者。入乎真動。夫然後虛懼疑危之患。皆無形息已。夫焉有所幻。

尙真人訓曰。修道之人。先要辨明陰陽。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所在。皆陰陽所在。陰陽之別。厥有二端。一形界之陰陽。一空界之陰陽。屬形界者。天地日月。及物類之生化皆是也。屬空界者。如寒暑晝夜。及機樞動靜者皆是也。至以人身而言。則血肉筋骨。莫非陰陽所關結。惟陽靈貴乎其中。至於形界。則屬於心。人欲屬陰。修道之人。對於形界。惟取其陰陽之適均。對於空界。則以

陽勝乎陰。漸至於無爲止。所以存道心而正人心也。存心之要。止念爲先。然而不可驟進也。枯坐片刻。爲功有限。必於行住作臥間。懲忿而窒慾。閑邪以存誠。及除邪私。而得乎道之旨已。佛家有言。初禪念住。二禪息住。三禪脈住。四禪滅盡。入乎虛奧。虛奧之功。卽陽全陰盡之候也。陽則神。陰則鬼。胡弗惕諸。然而陰陽之別。其心屬陽者何。夫心爲一身之主。爲天君。爲靈台。合觀乎衆妙。契合乎陰陽。太上云。道以心得。心以道明。以道觀心。以心觀道。操心如谷。無聲有音。孟子云。仁人心也。欲宏其仁。先養其心。動而有應。心之體也。感而遂通。心之用也。動以制其體。靜以適其用。體用均適。則吾人心如止水。枯如死灰。然止水能鑑。死灰可燃。猶如明鏡。形過影遷。故吾人能靜其心。明其性。則一切游思妄念。習俗塵染。自泯於不知不覺之中已。而道之體自見。本性自明。而陰陽無錯鏡。是卽上上乘之階梯也。

人之爲修。修其靈也。靈何以修。平默以凝之也。凝靈於無形。敷佈於有象。非人之能預料其必如是也。有平默之功候。自然而然。發現於外者。運清清不滯之機也。機之來也。固弗及知。而其知之感也。自然有覺。覺而能應。應而不矜。則其運化之樞。雖非操之於我。而我之隨感隨應。隨應隨通。有不知不覺順帝之則之妙諦已。所以人之爲修。不在多念。全在無念。無念爲常。而氤

氲充滿之景象。其所感發於外者。不啻爲之和盤托出已。是何以故。命爲之也。命運於天。而賦於人。人天之間。本屬不分。一有所分。卽起輪界。一有輪界。卽生彼此。人我彼此。各各不相通貫者。意識之界劃。攪擾於其間也。欲泯意識。須先渾化。欲求渾化。須守默平。默平之修。純以氣運。純以天行。天之行運。無所爲而爲也。人之運氣。亦是無所爲而致也。能如是則運天功。不如是卽墮人爲。人爲之害。意識之攪擾。以爲之籌措也。意識籌措。焉能中機。機之不中。事必無成。善爲修者。不着已見。亦不滯人見。全以機之所值。以爲轉移。既以機爲之轉移。而化烏能不敷。劫烏能不弭。弭化之基。雖築於人。而其收效與否。不能不賴乎天也。天之爲言自然也。自然之爲言道也。明乎道諦。明乎自然。明乎自然。卽明乎天。天何言哉。時行物生。自然之妙也。契乎自然之妙。無時不是敷化。無處不是化。已諸方修有自來。不必從輕淡處以爲描寫。能各從遠大處落墨。則將來之成就。不僅一二人遂已也。務各好自策進可耳。

達祖訓曰。烝何以聚。聚於空也。空何以致。得於靜也。靜之以凝其靈。心空於相。烝息於虛。而靜中之動未至。動中之靜亦然。在其交替相代。謝運始生之時。烝光於是乎聚已。烝聚於此。則非坐至靜極真空之時。不易得其兆也。有人問於初坐者曰。吾之坐也。在未坐之時。覺其坐爲暢

然既坐之後。則覺其坐爲悶然。悶然者。吾心悶於不敢思。吾念悶於不敢動。禁之又禁。止之又止。不知何時而念生。一時慮及萬事。偶而思之。則此念由何時以起乎。自己亦不之知也。若知之始能知所止。不知則何以運其止焉。初坐者曰。予則知其所起。但不能知其所止。欲止之。反多其多止之之念。又何必以止之乎。二者之坐如是。其功候之境。則有自然不自然之分已。自然者。坐求其靜而已。不求念之如何止。意之云何起也。而強欲求其起止之時。是強之於靜。終有擾其靜者。強之於弗動。終有甚於動者。此坐之貴乎自然者。卽以此也。其在初坐。而有求其坐之如何進。則反使其坐自退也。緣夫人性本極靜也。人情本極動也。其性爲先天之淨質。無後天之情欲。則永不生動也。不動則明。明則能照。其光自聚。其烝亦結。迨及後天。情欲一動。則知聲色香味。則爲之動而思食。知喜樂悲歡。則動而思取。日動一日。時動一時。則常動之動。並不知其爲動。所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卽以此耳。如以此不知動而常動之時。卽欲制之以不動。雖聖人亦有所弗能也。所以坐者。不必求己念之弗動。但求己念之弗識可已。不必求己念之弗識。但求不識所謂念斯可已。人能不知念之爲念。不必問其動之非動也。然能至此境界者。又非常坐不間。虛極靜寂之候者。弗能也。故道之在人者。因其修功之動靜。以合乎天地之

動靜。以己性之光明。以合乎日月之普照者。莫非此修候涵養。日靜己性。日明己心。日聚己靈。日凝己烝。則不能卽時以觀夫道之機蘊。天地之轉移已。

## 收視返聽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坐之云息。守中而貫乎上下者也。上下得其貫。則仁發於中。而固於三台之性天。照於黃庭。射於湧泉。一照一射之功候。純在心靈於形息相通相運之功運。而顯其良基者也。是坐之云貫。乃貫心形於三息。合三息於三靈。更由三靈三息之相運。而通其十動之候。則吾之候也。爲至妙之候已。吾之功也。爲至玄之功已。所以曰收之而後得之。視之而後顯之。返之而後固之。聽之而後止之。是收視返聽之功。卽吾坐靜默之初步功候也。是必收之而後視之。視之而後返之。返之而後聽之。順次而進。則各得其宜。心靈自得其適。心靈得適。則形息得安。形息安。則念意相坦。無雜慮之幻境。擾吾心靈之自然。所以坐之修運。卽使心靈與形息之相適也。心靈與形息相交而適。則先天之自然性。顯著於靈台。靈台得自然之顯著。則千絡百脈。無一不可得其自然之顯著。而進其性天者也。初入坐之際。先屏其雜念。清其心意。然後目視之光線。爲收展之準則。而後次第凝神。收視。垂簾。返聽。回光。以各步之功候。養其虛守之功存。則其坐候自可見至妙之運也。然此初步功候。能恬然而守者。爲數頗尠。故其坐

趣終難得也。坐趣不得。其坐形如枯木。氣同死灰。故坐者往往中途而廢其功存也。

坐功之存修。在迴光而養原。養原以皈真。皈真而返其太虛之境。增吾性天之妙象。宏吾之心形也。（慧聖註收視返聽四功也）

初坐之際。凝神收視。垂簾返聽。各步順次而進。卽授各子以準繩。期其有所守也。而後內運其形。外正其體。不仰不俯。不偏不倚。而其功候。自然而適。自然而適。自然而妙也。

老祖道遠正經曰。六根弗漏。則可得通穿之途。不入於歧。六根之弗漏者。先天真坐。坐有木器。（卽坐凳）以其尺度相適。其身根自弗漏也。而後息有所操。鼻根弗漏也。眼不外視。眼根弗漏也。耳不旁聽。耳根弗漏也。舌抵上腭。舌根弗漏也。一念不生。一塵不染。意根弗漏也。以此而悟。悟得其妙。以此而坐。坐得其正。則歧途有徑。烝自不通。妙有所正。烝自穿過。可以週復始。可以止始一。皆於此以悟之。

坐常慎其不偏。以求適中。則先天可望得成。不偏者。在無形則心存素充之正。在有形則坐式無偏。譬如手加膝上。或有不正。及不能并攏者。皆易入熱之寒之之象。因陽火弗生。而水動已。是爲之寒。或陰水未生。而陽火先動。是爲之熱。皆有礙息動。手一之偏。竟流弊如是。則他偏者

不言自喻。豈可不慎。

康聖訓曰。宇宙之大。何所不有。有生於無。無還於有。有無相通之間。萬象所以畢呈者。日月之光輝之也。萬籟所以屬集者。象竅爲嘯致之也。若無日月。則萬象奚以見。若無衆竅。則萬籟奚以聞。既無所見。又無所聞。寂寂淨淨。都歸諸虛空矣。有日月以輝之。有衆竅以嘯之。萬象萬籟。自然紛至而沓來也。既已紛至沓來。孰流露出目之光。耳之竅。以見以聞之所致也。見固不一。聞亦不一。倘任目光之弛。耳竅之震。不收即散。不返即驚。已散於何所。驚於何方。出入無時。逐物之處雖小。而耗靈之弊實大也。漏洩靈明。耳目爲其欲葆其真。以固其全。非收其視。返其聽。弗足以致其功也。收視返聽。爲形坐之要。亦即修養之法門也。奚以云然。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目盲耳聾之故。由於聲色動於外。心神即搖於中也。心神搖動。必弗能以禮爲視。以禮爲聽。視聽不能以禮。而着相之累。執一之害。從此而發生矣。心有所着。意有所執。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必呈膠柱鼓瑟之象。既呈膠柱鼓瑟之象。未有不執一而廢百者也。執一廢百。卽是賊乎道矣。欲免斯弊。須要平以息之。默以化之。平默之功熟。其氣必和。其靈必凝。其智愈圓。其行愈方。智圓行方。不沾不脫。而後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不爲聲色所搖奪。而得至聲不聲。

至色不色之窈矣。至聲者自至之聲。非我找來之聲也。至色者自至之色。非我尋覓之色也。非我找來之聲。聲至卽聞。聲去卽無。非我尋覓之色。色至卽見。色過卽無。雖有所見所聞。仍是等於無見無聞也。無見無聞。聲色盡付於空輪已。所以一塵之微。充其體能於彌綸之間。亦可由彌綸之間。而返諸一塵之微之內。而爲聲色之母。有其母必有其子。語其大天下莫載。無處非聲。無處非色也。有其子必歸其母。語其小天下莫破。何者是聲。何者是色也。修養之初。由收視返聽入手者。無非教人練習性根也。性根堅定。中有所主。中既有主。聲不能擾。色不能亂。聲色不能擾亂。以靜御動之樞。扼其要已。既扼其要。操之在我。事來則做事。過卽已。行所無事之妙。有非他人所及知而已。獨知之處者也。能知獨必能慎獨。能慎獨必通簡易之理。獨處一室。而此心自炯然也。能通簡易之理。必悟貞一之動。日應萬變。而此心仍寂然也。一事如是。事事莫不如是。一時如是。時時莫不如是。以如是爲如是。坐道虔嚮。自然有成人矣。既屬成人。坐如不坐。不坐而坐之真。內外打成一片。動靜容納一爐。功候至此。始可以言天命矣。天命何在。寄之於心。心之動。天動之也。心之靜。天靜之也。動靜既出於天。動靜純屬自然。動靜自然。昧昧唯唯。不知所來。其所以來。卽我之來也。杳杳恍恍。不知所去。其所以去。卽我之去也。去來由我。道何

云乎哉。故明四目者。渾其所見也。達四聰者。渾其所聞也。所以求明求達者。恐見聞一滯。有違於天命。卽不得無聲之聲。無色之色之妙運也。耳目爲人身至寶。視之不明。聽之不聰。卽不免多所遺誤。欲求目之能明。耳之能聰。非約之以禮弗可也。欲求約之以禮。非收其視。返其聽。弗得其門而入也。惟有所收。一放卽彌。光被於四表已。惟有所返。一往卽利。溥博而時出已。常收常返。常平常默。一平卽息。一默卽化。化合之功。息流不竭。而道之體從斯立焉。道之用從斯明焉。稍有不平不默。卽弗免賢智之過。愚不肖之不及也。過猶不及。均是離中。中無定體。隨時而在。知其隨時而在。無處非收返之地。無處非鍊性之所。卽無處非用中之道。用中化合。合烝成水。分水成性。性根堅定。命凝烝固。始可以化萬劫於無形。求六合於一身也。

濟佛訓曰。修人講道言修。千言萬語。總不外修己度人兩件事。可是想要度人。必須先去修己。不修己如何能以度人。這樣說來。這兩件事中。最要緊的。就是修己一件事了。但是修己。非先從坐功入手不可。說到坐功上邊。甚麼收視呀。甚麼返聽呀。甚麼調息呀。甚麼觀窻呀。這都是修坐離不開的手續。吾嘗見修坐之人。往往想要收視。却忘了返聽。想要返聽。又忘了收視。心注觀窻。却又忘了調息。心注調息。却又忘了觀窻。顧此失彼。到鬧得一件也未能成功。這是甚

麼緣故呢。這都是不知坐的主旨的緣故。何爲主旨。卽系心一處。不使心外馳罷了。至於收視返聽。調息。觀窻。等等的名詞。皆是收心的法子。如果不收視。則心必隨眼而外走。不返聽。則心必隨耳而外馳。不調息。更不能使心有所守。不觀窻。更不能使心有所主。如此看來。這坐功總是教人養其心。而使時時不至外馳罷了。但是這收視返聽調息觀窻。種種的手續。修坐者也必要明其所以然。收視者。乃不外視而內視也。視何以視。視其息之呼出。或急或緩也。返聽者。乃不外聽而內聽也。聽何以聽。聽其息之吸入。或疾或徐也。從來言坐者固多。而對於收視返聽者。皆未道及此意。今特將此不傳之秘。供諸世人。希望修者。細加尋悟。自知這收視返聽的妙訣了。再能時時刻刻。依着是言。按部就班坐去。心能不外馳。自有妙轉的火候。有了這自然運轉的火候。辦道則道可昌。行慈則慈可普。不獨此也。卽各人欲成大事。立大業。因爲自己的坐功到家。精神充足。性靈活潑。無論是甚麼事業。也必有個成就了。但是修人修坐。未坐多少時期。就想成仙成佛。爲聖爲賢。更有一種修人。未去坐。就想得着那未來先知的奧妙。或想得着那神游太虛的境界。這猶如未去讀書。就想會進士中狀元的一樣了。世界上那有這樣的容易事呢。



蓮台聖訓曰。大道之修。首貴善悟。悟而能澈。乃得真諦。何謂善悟。卽道之何在。修於何從。時時而加以精細之審量是也。然而欲善其悟。非靜不可。欲修其靜。非坐莫屬。何以見之。試觀人之每有所思。則必先合目昂首。靜坐片時。此理雖微。可以喻大。是何以故。蓋所以合其目者。欲止其觀也。能止其觀。其心自不爲外緣所牽。所以昂其首者。欲返其聽也。能返其聽。其念自不爲外幻所擾。心不爲外緣所牽。則神自凝。念不爲外幻所擾。則精自聚。精神凝聚。其靜可知。能得其靜。則思本思原。無在而不可得其究竟已。所以吾道言修。首先以收視返聽以清其心。垂簾靜坐以寡其慾。而爲修者立其準則者。卽此意也。無如時至今日。人人多有非分之想。而欲求一無邪之思者。殊不多覩焉。夫人體本靜也。而反往往爲私所昧。性本靈也。而反往往爲慾所蔽。遂致私心滔滔。慾念重重。一言乎聲色貨利。則必念念不忘。一言乎功名富貴。則必想入非非。神魂顛倒。夢想迷離。無在不爲塵緣所牽。無處不是幻惑所逐。若然者。紛紜擾攘。求其息之靜。亦不可幾。若望其清心寡慾。而不出其位之思量。以達其精悟。豈不戛戛乎難哉。然而不難也。夫心之所以昧者。因其動也。性之所以靈者。因其動也。一動卽昧。一靜卽靈。經言豈欺人哉。人果能靜以養其修。坐以堅其守。則潛默涵泳之下。自然神爲之清。氣爲之爽。心爲之定。靈

爲之活。所謂清明在躬。空空洞洞。活潑潑地者。非耶。以空空洞洞之心。活潑潑地之靈。以言乎道。則道之真旨。自可了澈。以言乎修。則修之正軌。自可悟通已。特患人之不能打破幻惑。擺脫俗累。雖有清虛靈明之體。亦必終爲私慾所蔽。而至於不可救藥之地。而無可如何。惜哉。

### 凝神調息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吾坐之修也。功於有形。見於無形。見之於無形者。即功之於有形也。是必以有形之修。定其無形。其真功乃可以運有無之形。而歸於至虛者也。故曰坐之養修。在淨其願欲。存乎其意。定乎其心。固乎其神。合乎其靈。運乎其虛。調乎其陽。潛乎其陰。正乎其性。保乎其命。調吾之息。而萬息皆調。萬息調而七八之功候。見之於相調相養之功。定其原明之靈體。皈其太素之妙境已。所以坐在調息而凝神。凝神而運乎其心。運乎其心。即正乎其念。正乎其念。即誠乎其意。誠乎其意。即克乎其身。克乎其身。即復乎其禮。復乎其禮。即止乎其性。止乎其性。即安乎其命。安乎其命。即命之回陽而證其命也。正命以回陽。回陽而復乎其性也。老祖訓又曰。吾道坐旨。本以先天之主宰。而化乎後天也。但先天功夫。後天成之。不有後天之悟修。不足以成先天之妙候。以是先後之悟修功候者。以炁之本體。而化乎所謂有無。所謂虛實。所謂靜動也。靜動之功。既有所得。氣之靜者。炁乃動已。炁之靜者。氣乃動已。此靜極思動。以見乎先天真息者也。功候之在後天者。本以調息爲最初之功。但所謂息之與動者。非爲一

功也。調息乃使氣息之靜。動息乃先氣之自動也。息之所以得動者。即在聲屏息。息之時以見之也。聲之屏者。屏於後氣之息以平之也。息之啄者。坐乎先息以動之也。靜動之關。息之所在。既有先後之分。炁氣之別。於是虛實之中。乃能化乎炁氣之本體。炁之虛者。化爲實有。氣之實者。化爲虛無。則先後之炁氣。以此相化之功。而得相生之候。生生化化。以得於悟修之間者。炁之本體。自可因無形有形之悟化。而化於妙靈之內。默轉妙靈。以坐爲始者。坐爲悟修之本。更爲炁氣生化之基。基本得固。所以合化於先後者。先天旋之。後天返之。返回息動之時。則靈之爲物。可以爲有。可以爲無。可以爲虛。可以爲實。更可以化爲先天。化爲後天。故靈爲用。至大至偉。所以活潑潑以化於萬靈者。靈爲炁化之始也。

道以修坐爲歸根復命之原。坐以凝調爲收視返聽要訣。修子入修之始。坐掌指修指竅。此爲後學終身成敗要鍵。凡修途坐義。務宜詳細解述。不得隨意指示。何謂歸根。歸其混元始炁也。何爲復命。復其先天本性也。臨坐之際。先要凝神調息。收攝心神。默視意念。返觀於虛無之竅。以聽氣息之往來。上述慧心之修子。言下即可領悟。但悟則悟矣。且能解說。而於己身臨坐之時。多有茫然不能履行其實者。所謂言之匪艱。行之維艱。且中下者流。甚有入修多年。日不間

坐。而於此修途坐義。茫然不解多矣。但知一坐了事。嗚呼。如此修坐。究於身心何益也。故臨坐之時。務令將心放下。凝神調息。以收視返聽爲入門第一步工夫。輕輕微微。以聽氣息之往來。此個聽字。不可泛視。若氣息稍有浮躁。則本身元神。亦必隨之耗散。不能返還於本窠。而爲我煉丹之主宰矣。至於坐久功深之士。則得聽息似有似無之際。此是凡息將停。胎息將現。而本心亦可以得而見之矣。惟心之爲物。靈活異常。最易走作。必須以氣純之。苟不知聽息以收攝心神氣息。則神難凝。息難調。元神亦終難與心息相依。故聽息一法。爲凝神要訣。果能以神入氣。煉息歸神。則清氣自昇。濁氣自降。一身內外。自然清寧。到得身清體寧之候。瞥見清空之氣。時時廻旋我一身上下內外之間。此不第胎息發動已也。斯時尤要知此胎息。非尋常。乃未生以前之元氣。既生以後之真靈。心得之有體。性得之有用。在天爲樞。在地爲軸。在人爲歸根復命之原。人欲希聖希賢希天。捨此胎息無以爲造作之地。吾道十年以還。各地修子。能明斯義者。千人一二耳。法會屆滿。諸子必須於此修途坐義。詳加精研。時機不再。各宜慎悟。總之靜功到於虛極靜篤之候。惟將此心了炤於無識無知之地。則神與息立。氣隨神融。先天一團胎息。自可得而識之矣。

達祖訓曰。道從靜修。靜由坐始。凡修子入道之始。必先習坐。此卽師經曰。修從坐始。成亦從坐始。故修子入坐之始。首須將萬緣放下。壹其志。凝其神。垂簾塞兌。收攝神光于兩眉約兩米之中。此卽玄玄之窠也。然后內視其心。務使寂然不動。再回光返照于祖窠。以聽氣息之往來。此卽吾道凝神調息收視返聽之義也。此始而神或不凝。氣或不調。不妨略停片息。將心神放開。不必死死觀窠。惟存心聽息可已。此聽字。深藏法機。莊子曰。壹若志。毋聽于耳。而聽于心。毋聽于心。而聽于氣。此氣非人身口鼻呼吸之氣。乃洪濛未闢之氣。混沌初開之氣。此氣生天。生地。生人。生物者也。若能存心于虛無一氣。使與本身元神混合。久之引清推濁。丹基自立。若純以凡息調之。死死守窠。不但無益于修途。且恐有生于病患。此始坐不明。不知卸殼接適之義。以致修者每每因坐而成疾。皆誤始坐者指導不清耳。道貴自然。豈有習坐不求自然者乎。此間修子。知坐者多。總之經云。不神之神。真神也。不息之息。真息也。能于此混沌中。落出一點真意。翕然聚元氣與己身元神相合。則凡息一停。真息自用。道自成矣。各各慎注。此入坐第一步功夫。無論先天後天俱不外此。學者悟之。

### 知其所止

老祖坐釋法言下元篇曰。修之始在於定。定之功在於專。專而見乎志。志之言專。定而弗搖。搖而弗變。變而弗惑。方可言志。是志者。壹其虛。養其氣。氣得至壹之養。其功乃專。功專而志方堅。志堅而心息乃固。心息固而內境乃穩。內境穩而守一證虛。由是虛之證。其坐乃平。坐得其平。則功乃充於至神。行於至妙。是至神至妙之坐功。專指於壹。定之於志。方見氣平而靈活。靈氣得至潑至活之運。其坐功乃有進境之化也。

虛玄之功候。求其神妙。必以坐鍊是堅。乃可堅其氣。堅其息。堅其化。堅其渡。四者之堅。仍在堅吾心於坐。堅吾坐於鍊。堅吾鍊於形。堅吾形於神。堅吾神於息。息止息運之玄功。出之於堅。堅而合空空。空空而后止止。止者。止吾氣也。止吾心也。止吾念也。定者。定吾神也。定吾虛也。定吾體也。由定定止止之功。適之於堅。堅其心。氣乃平。心氣平。其精乃結。精堅而後知守。知守乃是悟堅。知堅乃知抱恆。恆而後其功其修。皆證自化之宗。宗之言化。修緒是也。修之云緒。素行而已。素乎其行。其志大定。志證大定。其功乃宏。其功宏。其願乃普。願普而化功自爲無窮之化功已。

坐必在悟。悟必在守。（註。守修也。）而守必在專。專則不間。不間則何見其斷也。修坐無二功。專壹而已。能專壹則志篤。志得所篤。而後功乃純。純吾之養。舍修志之專。修念之壹。吾恐舍此則不得善功已。

又中元篇言止候。註曰。候何云止。止其息也。息何云止。止其神也。神之所息。息於至渺。行於至玄。是玄渺之候。止於虛而運先天。止於息而運後天。後天神所止。功於坐息。先天虛所止。止於靈原。故止其候。必在坐中得之。

又中元篇曰。功候在自養於堅定。因堅定之功修。方可見坐運中之趣候。於有無中而有之也。是無中之有。以堅見之。有中之無。以定得之。故於坐也。宜守諸自然。而於自然中則持以堅定。更於堅定中規之以檢約。而束縛其身心也。更於堅定中求其恆中之堅定。而自成爲堅恆之性也。是堅定之功。以自然而強制。以強制而自然。方足爲其功也。要知吾坐之修。純在自然者。乃坐養其炁也。若不於養炁之自然。加以強制工夫。則其心靈斷難固結也。是自然之功。在養炁之運。其強制之修。即所謂約束心靈意念是也。要於此自然之中。加以強制之功。於強制之

功。加以自然之溫存。其功候乃克入神妙之運也。（強制之功。必以溫存中強制。其功乃適。否則不但不足約束意念。反足損傷心靈。孚聖註。）各弟子於坐形坐體。必以自然之溫存。加以強制之運造。乃克由後天之冥心。見先天不昧之虛靈也。要知先天靈虛。即先天之聖心也。後天冥心。即氣化之頑心也。是必加以坐養工夫。則其頑心出冥入明。乃克證虛靈之聖心也。悟坐之道。當先參天地三百六十五度之經緯綫。證於七十二候。存之於二四之氣。然後由經緯三六五之度。行其七二之候。運存於二四之炁。相生相化。相神相虛。爲周天之循環。定先後之妙運。而止其候。見其功。存其修。固其真。以至養其所養。修其所修。存其所存。止其所止。是功者皆候也。是候者皆功也。是功是候。莫不是周天之靈息。而運妙相於靈虛之自然體也。是故由此悟坐。則不思而可知。不視而可見。不聽而可聞。不問而可識。不味而可知。不行而可至。所以止而後定之。定而後安之。慮之。以至於得。其得者何。自然之妙相。止於自然之性也。能止乃能存化。能存化乃能妙存於虛。能妙存於虛。乃能見吾身之心形。與天地而合形也。天地之形。與吾身合形。則所見者。皆虛靈神化之妙功。由妙功而存於妙相。其坐乃爲妙坐之功候。所以曰坐之存妙。妙之存坐。皆運化相形之功用也。各弟子悟坐於妙。必見坐於奧。見坐

於奧。必存功於虛。存功於虛。必見性於止妙也。止於妙。則無不爲其奧已。

老祖訓又曰。性之爲涵。必先明心。靈之爲養。必先止念。蓋心之能明。則心無纖塵。心無纖塵。則氣自爲平。氣之能平。悉自爲固。氣得得以化合。則所具本初一點之真性。而不得其活潑者。必未之有也。而念之能止。則念止至善。念止至善。則神自爲恬。神得其恬。精自爲聚。精神得以充聚。則所集固有一點之妙靈。其不得其圓凝者。亦未之或有也。具此活潑之真性。集此圓凝之妙靈。則凡天下之事物。物是是非非。莫不可當機立斷。因應裕如。雖有世間之形形實實。花花色色。必不至爲所昧蔽。而渣滓胥泯已。功養功候。至於斯時。則於道必有所覺。覺得真覺。於慈必有所渡。而世界亦因是而得救矣。

夫人爲萬物之靈長。處三才而中立。其所以爲萬物之靈。居三才之位者。以其有惻隱之心。有羞惡之心。有辭讓之心。有是非之心也。有惻隱之心。而後能仁民而愛物。有羞惡之心。而後能見義而勇爲。有辭讓之心。而後能守禮而行。不爭於功。有是非之心。而後能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也。能仁民而愛物。是仁之至也。能見義而勇爲。是義之極也。能守禮而行。是禮之臻也。能見機而作。是智之明也。智明。禮臻。義極。仁至。斯可以爲人。斯可不愧於人之靈於萬物而位於三

才也。誠如是。人可不有惻隱之心乎。可不存羞惡之心乎。可不居辭讓之心乎。可不明是非之心乎。能悟而有。有而存之。存而廣之。廣而居之。居而明之者。是可以止於至善者也。故曰止於至善者。未有無惻隱之心者。未有無羞惡者。未有無不辭讓者。未有不是非其所以是非者也。此道之修於至善者。斯即仁已。斯即義已。斯即禮已。斯即智已。能仁。能義。能禮。能智。道法之於無無而有者也。是以修養妙諦。不曰仁義禮智。而曰止於至善者。蓋止於至善。無所不能者已。世人修即當以止於至善是修。養即當以止於至善是養。夫然後不求於仁。所作無不合於仁。不求於義。所行無不適於義。不求於禮。所守無不契於禮。不求於智。所明無在而非智也。修者悟乎大道要諦。止於至善者。易莫不包乎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包於至善之內。其修止於至善者。安得而不明仁。安得而不曉義。安得而不悟禮。更安得而不覺智也。此惻隱之心。而曰仁之端者乎。其行之不悞者。必能明仁之至。義之極。禮之臻也。能明仁義禮之至極。其智之分於是非心者。當必因行而覺。因覺而悟其久暫真偽清濁也。此所以教世人修養。必首明智於是。非心者。能明是道則進。非道則退。進是道。候必有增。功必有長。功候增長。其仁之所以爲仁。悟斯可以長存其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也。諸子悟其是是則進。悟其非非則退。而不知

所返之途已。此修養之成於聖佛者。是在於明智於是而足之。其不得出苦登清。以墮六道轉輪者。是卽在於非其所非而非。於終身亦莫知其是也。

達祖訓曰。修坐功候莫強求。自然變化運九秋。先天秉賦雖具足。後氣污染費綢繆。定靜功候。須由坐養。養得其法。一步自有一步之境界。非謂一坐卽底於定。一定卽臻乎靜也。必先止得其所。敬以持之。然後循序而逐漸有功也。人不知止。固失定靜之基。知其所止。而未能夠切實砥礪。亦難獲定靜之效。其所以定。未必遽得之於定也。其所以靜。未必遽得之於靜也。定靜原各有本。本源打掃清楚。始足以爲定靜之所也。本源清楚。卽是心焉不穢。心既不穢。神自得聚。神得所聚。心平氣和。不求定而自定。不求靜而自靜已。定本不難。堅定爲難。靜本不難。篤靜爲難。不堅不篤。不篤不凝。不凝不充。不充卽渙。渙則擾。擾則中無所主。是非之眞。淆亂於內。好惡之情。恣肆於外。人見我執。障蔽靈明。其於止也。尙將不能終其所止。又安望定靜之功效也哉。拘謹之人。觀其表面。定靜功夫。似易做到。然粘液之質。執着遲滯。幻緣所結。一時未易能廓清也。才智之流。性質較活。其於定靜之養。似比他人爲易。然一曝十寒。生機漸泯。性隨情變。又難驟期其得中也。總之。修坐一途。不在於才。而在於德。不在於智。而在於誠。心之不誠。元靈易走。元

靈一走。則不誠自然而無物也。現在各修。均知所止。練坐以爲開化之基。然進修之時。日有早晚。而時候之淺深。自不無差異。有功至而候未到者。有候已轉而即退者。所以坐養之際。忽定忽靜。霎時即起變化。有一次能定能靜。再次矜心一萌。即不定不靜。是何以故。溫養之功。未臻於周密也。又有氣息未調。躁煩即逆。不克靜坐而起者。有枯守形窠。滯浸元髓。而致頭暈目眩者。有心知涵虛。中不得適。氣滯於面。兩眼遂形乾燥者。是坐養未得其法。對於定靜。尙須時日也。諸方數月以來。坐證之餘。或益或否。當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處。知其益。而虛以運之。自然日起而有功。知其弊。而順以轉之。亦可漸返乎正軌。總要向本源上着力。不可於念慮上費精神也。注意念慮。必思遏止。遏止此念。彼念即生。遏止彼念。此念又起。遏止無已時。不定不靜。亦無已時也。惟於本源明其究竟。則自一了百了。何以能了。全在一心。心涵乎理。理明則靈光即澈。何以能澈。敬以直之一敬。自消百邪。不敬即弊障疊生也。中土穆穆之文王。於緝熙敬止。止以敬。澈。即是無住生心之妙法。心無所住。不惟定靜綽綽有餘。即安慮功候。又克措之裕如已。諸方多讀儒書。故特以儒理來相證明。庶各於悟覺之處。細爲默味。自然得其進步之所在已。

慧聖訓曰。時也有運。運也有定。斯運之定。無定而定者也。是故人之爲定。安居以俟命。則其所以定者。可以從無定之定。而入乎無所不定之域。而造乎此域。非坐莫至。至乃行之功。而必以坐者。止則自至也。審乎若是。則以坐修行者。惟在善止而已。其止於止。以何爲衡。以念衡之。則時可得準。得其準而知所止。必且止於無所不止。乃臻乎至善之至矣。是故坐之爲修。必求其靜。靜之云者。默之謂也。默無弗平。平無不定。定無不止。斯止之止。念準於正。則其動也。莫不是靜。是動之靜。得其真靜。而靡在非坐。亦靡在弗定。更靡在非止。以止爲行。則其所行。時在止中。無向而不可自達於至善之境。行達善境者。雖謂之行。其行皆善。是善皆止。無所謂行。尤無所謂止。行止合妙而無不善者。其惟靜坐之功乎。其惟坐止之用乎。其惟止念之善乎。是何以能運息而已。息以時運。而不止時息者。是乃綿綿真運所由致也。綿綿不息之運。雖在其養。而所以爲養之要。須知息之所蘊。自乎烝也。烝之所凝。運所自出也。運之所出。靈之所動也。明乎靈之動運。運之自烝。烝之由凝。則尋其踵息。而默定其止。所謂中真與元充。將必因之而無所不固矣。有此之固。則烝靈之蘊運。將無不得其平者矣。得此之平。然後心若太虛。無在而非烝靈之所與存。烝靈常存。則陰陽摩盪於空中者。隨觸而感。隨感而應。感應之機。藏乎太虛。其有不

適者。未之有也。然在於物。感通之者。自有偏全之異。試觀鳥之鳴春。蟲之鳴秋。皆以時鳴。皆由偏感。而其悉靈之與太虛接觸而相通者。固非得於自主者也。由是推之。則萬有所以生於天地之間。其與天地未嘗一息或離。從可知矣。知其若是。則人之息運。豈必限之於時。而限於時者。則在自爲修充。修充之者。雖本得乎偏。不難自進於全也。不然。若鳥若蟲。鳴限於時。則身之爲運。亦以時息。息乎時者。有其常通之感應。必無非常之變化矣。不有非常之變化。則就人言之。自成泛常而困於時習之一份子。苟云大化。則氣質不變。終必無可擴充也。世之修者。益加之意哉。現以修爲化者。潛默之旨。不可不善自勵精。藉充進候也。何爲潛默。潛其心而默其息是也。心不潛。則道無以凝。息不默。則息無以止。不止其念。不凝其道。則氣無以合。而悉無以交。不合而交。則其爲化。必無以通。不通乎化。則世無以救。何哉。爭規之源弗清。成規之流弗止。無止之規。由於不默之息也。不默其息。由於不潛之心也。是故修身救世之要。必基於潛默之功。養正候也。吾道化度。以坐昂修者。蓋以此也。願吾衆修好加之意。根本了澈。則其所以爲化者。擴充之量。將無所限已。

### 由定而靜

老祖訓曰。充凝修候。悟靜爲先。靜從坐習。而養必以悟。其恬之始。氣平之耳。氣之爲平。心定之耳。心何以定。其在入坐之初。不有所動。而使念之起也。隨起是住。隨住而觀。觀其所止。止於非止。則心之定也。功以之純。而候乃爲真。真候之養於氣者。莫不時由心定之間。而日以充凝已。諸方之修於身。而習乎坐者。多非一日已。而其氣候之凝。則十僅一二。是何故歟。非氣之不知爲平也。心之不知爲定也。特其於氣與心。得進乎定之後。不能善觀其止。不觀而止。雖亦有時覺之。然止非止乎非止。故旋起之念。不難旋滅。而旋滅之念。仍必旋起。起滅不知所住。故雜妄之紛。不但不能靜於居恆。而在坐中。亦自無以爲靜。所以吾道之傳。乃具經法。此之經法。將以護世者。必先賴人能護其念。念克依法善護。參經而通。則始修之士。亦不難真得其靜。而充其候也。候充於身。至無形也。而若行若住。莫弗趨正者。則斯候之力也。假使人多充此氣候。則其運施於世者。亦必因此無形之候。而具無形之化也。化之無形。其爲氣也。則聚成祥和。祥和彌布。則所謂規者。自然不作。無規於世。人雖不修。而氣自平。而心自定。是故每當規會。必有先覺。



者導勉修靜。蓋萬象交羅之際。本無所謂弗甯。其弗克甯。氣雜之也。氣以人心之念雜而無主。乃外演其象。成爲弗甯。此修靜所以宜從心氣之間。於坐之際。觀止其念。致其止於非止。則養候純凝者。皆足資爲無形之化也。世惟賴此無形之化。方克永致其和。而靡弗甯也。吾之品修。此乃唯一之旨也。况世風至於今日。欲言敷化。其難不啻千百倍於古也。是亦運數之剝使之然也。惟值剝而將復之際。其化尤難。非有極靜之候。以勉息萬有之氣分。不能漸期其定。爲化者縱不能不用言導。然究不若身行其數。爲效爲大也。何哉。言教者訟。身教者從。往古已自爲然。矧乎此會。所以吾道修子繼今以往。務各於坐深悟其靜。於靜精觀其止。步步自勵。層層相通。則一氣穿徑之妙。人人可以得諸身而推化及世。無形之功。大成之基。胥於是乎在。更况眼前之福利。要亦不能或外於此乎。

修坐爲養其靜。實非求靜。而在制動也。苟審動之爲制。則念必易止。止其念則性得其靜之根。而命自能守。守命者莫弗能安。而罣礙障阻之累。自然有所解脫。得解脫者。非無所事也。以此之故。始克從時習之際。而返還於性命之原。因真充而妙運旋也。悲聖訓。修方必貴坐養。非以其坐。無以勵乎行也。何以云然。行者動爲之機。而靜又爲動之主。

故必從坐爲養。然後得其所主。而行於外乃克有定。定者無時不知所止。知其所止。則行自不忒。不忒不愆。則所以率由者。莫弗盡契乎道。行而契道。其所以適。自然無向不通而鮮所障。若行路然。來者熙熙。往者攘攘。非其人之步趨悉能一致也。而其所行不生阻礙者。因其心各有所主也。其心有主。是以各適其適。不求其定而自定也。果如是言。則人之修身行事。欲其能致平恬以契道。無所弗通者。要非動中之靜。於坐處善自堅養。不足以求其適也。各方持修有素。於此自多悟覺。所要在能恆堅以自充養。由靜主動。則止於其定。莫弗盡入於通達之途。至若隱顯升沉之數。是關天運。人爲克盡其適。則分之應有者。終必安於當然之享受也。

孚聖訓曰。定功之守。以形之累。最不易言。然徒因其累。遂乃不自堅定。則心幻於形。形且轉以漓性。失於外者有限。失於內者誠不可量已。所以自古維世之方。必貴明道。道有所明。理斯可達。理達乎外。則心定乎中。性以之存。道無不顯者已。雖然。其間有時有機。順時迎機。而能通變者。惟在誠一以爲之主。果誠於一。則理有可言者。身亦無不可行也。蓋誠一之心。所生之理。必正。正理所存。雖有萬幻。不足搖其一真也。此乃道之所以大處。亦卽世之所以維處。斯道苟彰。斯世自平。是賴修人悟之精而持之切。庶幾行之所向。莫不是道。世之克維。道乃爲顯已。

尙真人訓曰。修行之頃。不爲物惑。而不失其平靜者。惟無人欲之私。純乎天理者然也。夫仁者純乎天理者也。故曰仁者靜。靜則可平。此自然之定理也。要知非有人欲之私。而能平靜者也。是以仁人者。去私存理。盡人合天。安宅是居。方寸有定。自有厚重不遷之量。淡泊寡欲之風。平也靜也。有見於養息者。此特於無事而能平。能靜。未必於有事而亦能平。能靜也。又有以寂滅爲平靜者。此特離乎理以爲平爲靜。究竟非循乎理以爲平爲靜也。若仁者。內有所主。心無所念。坦適自若。鎮定功深。平靜之氣。自在操存修省之中。造次顛沛。安然如恆。平以修其德。靜以培其功。豈若待養息與寂滅者。而始見平。而始爲靜哉。是以修者。內以自然主之。以自然爲主。人欲盡而得平。天理全而得靜。念頭不起。幻相不生。一言一行。一坐一臥。無一毫之私念。念淨念空。而存心不失。作德日休。則日用之間。無非太和之氣象已。修者悟之。修者味之。

吾道勵修。易坐易慈。要在因其本靜之性。而勉其養定之功。從形質而言。固以弭劫爲主。若以修候論之。則虛靈之盡充於渾穆。以自保固。而後道基之定於身者。道化乃擴乎世。蓋擴布不難。必賴定基。身基弗固。修養功候。悉無以進。而浮沉於斯濁世。欲得存固之地。實不易得也。此自古之善知識。所以多貴道修也。道之足貴。以其立體於虛。乃足定基以固也。凡物莫不存諸

虛。若少充實。則便見隘。是何以故。虛冲不凝。而形色爲障耳。可見道之修諦。都在虛寂。而虛寂之養。都在定靜。能於定靜。則何形何色。耳目弗牽。吾之虛寂自若也。以此自若之惟一誠心。以度已成物。已又安所弗度。物亦安所弗成。已度物成。於吾虛寂之間。則所以見道之大。更復何形何色之克相與比倫哉。人身各各具此大道。反求者力。斷無不得。而所以求之。不外修養其定靜。而歸之於虛寂。以是境地。爲立乃身於方寸之心。道之所以大處。無不自見其真而知厥奧。譬如春陽。其來無跡。而萬物感之。莫弗和暢。各遂生機。而罔或遺棄。春弗自知。以從虛運故耳。人身修道而充養候。苟能悟此而自勵進。則靜定虛寂之體。存諸方寸之心地。放之以彌六合。爲施運化。其用無異春陽之散布也。人具若是功能。謂其不足成物。必無是理。謂其不足度己。更無是理。然則成度之功。必於若是始臻極詣。其爲修養。將亦惟此定靜之持守。以期充凝乎虛寂。固亦必然之事也。人或知此。而多未易致力者。皆形色牽累。障阻由智識而起。養候乃因障阻而難充矣。姑無論立志弗堅者。終難證道。卽或能堅而不知泯忘形色之界者。亦每廢於半途。何則。形色似實而虛。不能就虛悟破實境。必不免困身實境而妨虛靈。靈虛不存。萬幻皆實。執實求真。真不可得。而實滿不還。終墮幻境。而無時不爲魄魔所煽之妄念所役使。心以

弗寧。而神亦不聚。精亦不結。氣亦不固。三寶有耗而無增。而功利之念愈急。傷賊性靈之害愈深。試觀古來自命雄傑。而墮落至於形亦莫全。而其幽隱之地。能以自拔者。蓋十不得一也。以是究之。則吾道度人。必使定靜以歸虛寂之旨。非欲人之速效一時。惟望各各精勤修養。無怠無荒。一以澈始澈終爲志。務求必立必達之用。步步循進。從身固基。因基擴化。人若是。則凡吾修子之身。皆吾道慈運行之機。無感弗通。無通不化。以是云道。不其大歟。

王仙訓曰。孟子於充氣之修。乃曰持志不暴。直養無害。徵諸坐候。箇中自有分寸。習坐者欲求定靜。其始不得不假強制。卽所謂持志不暴是也。及至平默。則賴居恆吾化。必多明集義而生之理。然後方覺自然。而具平默氣象。卽所謂直養無害是也。亦卽大道所訓誠明無惑之意也。苟罕悟化。則義無由集。正氣卽無由生。而正氣不生。雖能平默。亦失直養無害之真。其因襲義而取之故。必且轉妨正充已。此凡坐修者切宜慎注。毋忽是要。

### 自誠而明

老祖訓曰。修之於人。惟誠惟明。誠也者。致力之純功也。明也者。悟修之清凝也。有誠也而無明。則不能以至道之真。入於偏僻也易。宗於正明也難。有明也而無誠。其於修途之障阻也。十有其九。故聰明反被聰明誤。不始勤於前。卽終疑於後。不初是於先。卽惑非於尾。此聰明者之無誠。當不若不明者之滯守。而赤誠者之不明。當不若下愚者之不移也。故曰大道貴乎明誠。修功重在己悟。道是道非。雖從大道以證之。必由人情以察之也。大道不離乎人情。人情卽是大道。冬日則衣裘飲湯。夏暑則服葛飲水。宜其時皆道也。違其時皆謬也。以世事之時宜。而悟大道自然之運化。其轉易變幻之機。在此是而在彼非。在彼宜而在此乖之理。於此可以悟大道自然之機已。各方修悟有素。於道之真實虛妄。必能有所鑑別。於事之情理離合。必能有所參悟。或不至執自然之道。以庸常忽之。或亦不致執炫奇之小乘。以神秘奇之也。

昌佐神訓曰。理出一元。事變萬形者。人心因形之幻緣。而失其主宰之故也。所以吾人欲明大道。先求自修。修心以空。空孕萬相。萬相紛紜。似不可測。以心之空明寂靜之圓靈一照。而萬相

靡不畢顯無遺。禮人不答反其敬者。此言自修之謂也。所以自反。不敢責人。力省己非。己非能得。非即日寡。日寡己非。天理常照。炯炯不昧。朗澈乾坤。魔魄雖厲。莫敢撓鋒。際茲而勵。不懈不游。猛然前進。而妙巖無量之高。亦不難造其極也。大道不測之奧。不難窮其運也。特人心不古。以吾心之有。已具萬能。是以肆胆無忌。妄測高深。微渺之蠹。以身測海。而曰海深無幾。不過如吾身之深也。以管窺天。而曰天明無幾。不過一線之明也。此見皆限於不能自擴。而光照如是之小也。凡吾修人。須知天下之事理無窮。一人之知識有限。欲擴一人之知識。必先自其障靈之深幕。而遠見無障。方上澈下通。內外無間也。現在科哲繼明。神玄無窮。行將日見光明。其欲達世事學理而並進。中外科哲而並研。古今事變而無遺。是非吾道之功。鎮乾坤坤不可。故吾師以坐示汝。望各從此加深靜悟。端倪一現。圓靈妙轉。自能貫澈萬有。無絲毫疑義於心也。所以知百世而不惑。感萬形而自通。死生輪迴之說。陰陽剖判之理。無在弗明。突來大寶。剖食如蜜之甜。孔聖所以知爲萍實。忽飛晶石於太空之間。霞彩可觀。孔聖更知其爲石燕之飛。至聞空中告語。而免災身之禍。平立海洋。而避殺身之殃。皆莫非清靈圓滿。而神妙自接。所以知所不知。能所不能。而後世不悟修養者之難測。其所以然也。總之人靈具足。萬相悉具。能充固不

失。自自悟見。卽失而善加勵修。復圓渺未集之靈。求已放不收之心。日久功純。亦不難與生知同功。天地一氣也。哈哈。在各子以後之功。養功候若何耳。吾拭目以俟。

慧聖訓曰。吾人之在天壤。經營進趨。貫澈本末終始而無間者。其惟誠乎。誠則明。明則通。不誠則無物。而誠之能有其物可知已。卽所謂物。不必執着有形。不必拘泥無形。揣其本而思其末。原其始而要其終。自然變動而不居也。誠之明於外者。必不暗於內也。通乎上者。必不遺其下也。前之後之。左之右之。莫不各循當然之則。以爲因應之準。推其所以如是。無非處處寂照相生。斷弗假知行之間。互相闡發。以作個人進趨之依據也。知行闡發。隨性變情。隨情流放。紆紛顛倒。擾攘未已。自失真誠之所在也。寂照相生。必至變識爲智。既變爲智。空明淨定。真虛內涵。自然一誠之充周也。此等造詣。驟而求諸今人。固屬甚難。所以潮流湍激之下。時被衝擊。多數易涉於浮。浮動繼生。處處悉難如意。意稍不適。躁氣必萌。躁氣一萌。愈演愈烈。魄魔輪天。將有不知所返之途。果於何在。途不知返。真宰遂失。欲東則東倒。欲西則西摧。前進不可。後退不能。長吁一聲。回首夢夢。灰心之至。幾有千丈墜落之勢。迨定醒多日。委靡繼起。其所與世周旋進退之處。不過又憑目之習見。耳之習聞。相隨相逐。以擺佈其精神。擺佈既久。習慣自然。情蔽所

結。適成其以假爲真之病根之所在。心既不誠。元靈必走。走則散。散則昧。昧徑所窒。內外上下。前後左右。都無正氣之剛。以相維繫。層層迷迷。其不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未之有也。所以今時進修。總要洞明萬物皆備於我之真旨。真旨明了。反身而誠。其樂莫大。若失真誠。卽失真我。真我一失。自與物歧而爲二。與物爲二。內外不澈。上下不通。前後牽縛。左右掣肘。終無一點之可言也。

欲得真是。悉却全非。是非歸真。誠虛自露。由誠而明心。由明而通靈。明通之至。此中一無所有。而萬有自各各胥備於身。殆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之謂也。與欲修誠者。蓋亟圖之。

濟佛訓曰。吾道之昌。爲化渡也。爲救劫也。化渡之任。救劫之功。全在諸修。故諸修之功。內外並重。數載以來。而諸修之內功外行。能得其體用者。固不乏人。然而知其當然。而不明其所以然者。亦大有人在。是何以故。是在修者誠而未能明也。未能誠而明者。不求真實。不悟真空。心也未定。神也必馳。內魔遂生。外惑乃逞。以利欲而移其初心。其修也必易流於虛僞。則內魔必惑其心已。以環境而迷其真靈。其行也必易近于荒誕。則外魔必幻其靈已。幻靈者靈必渙。惑心者心必偏。心偏靈渙。修也何有。行也何有。是以修其身者。惟在養靈。養靈妙訣。端在正心。正心

之道。全在坐功。習坐之功。首在誠意。意誠則堅。堅則卽靜。靜也堅也。必得其姿。坐守其姿。氣息必綿。氣息綿綿。必坦必平。坦平之功。玄理妙空。空中之空。空而不空。不空而空。妙理卽通。達乎玄妙。幻相不生。不生幻相。則一切障惑。安能相擾。吾之心靈。心靈不擾。內功克定。內功克定。然後可云外行。若內功不足。烏足云及外功。由此以觀。則內修之功。大有關係於外行也。若內功欠缺者。往往言似忠信。行似篤敬。其心之是否爲利是計。爲勢是趨。不可不視其內修如何。以定其外行之真僞耳。真僞之中。須詳查之。然後方能知其內功外行之能否得其體用。弗得其體用者。誠亦誠也。非誠而明也。乃愚誠也。愚誠以修。坐也未靜。其行也必計功。坐也着相。其行也必矜能。專尚浮華。專恃巧工。逞己能。伐己功。以堅誠自居。以德高自崇。或有拂意。卽怨卽尤。甚者以天命爲不足憑。以聖言爲不足恭。疑之非之。怨之尤之。往往藉此竟畫地自限。以誤己之修功。已誤誤人。墜道敗慈。則從此日落千丈。而爲道慈中一大惑也。是以誠而明者。堅坐勤行。不伐不矜。不以小慧而逞己能。不以己勢而施私惠。以坦以平。以公以正。無障惑。無私情。內去私而外以公。而氣也自平。其炁自固。而神也自清。靈也自充。堅誠自守。勤慎自持。則己可修而人可渡。以盡夫化渡之任。救劫之功。必造乎上上乘之域也。

不明乎修。卽難得其真也。得真在於不二。不二卽誠也。誠於修必平於心。心平意誠。則耳之所聽。口之所言。目之所視。自然當乎理而無幻境之擾攘。人之易被幻緣所擾動者。非不誠也。因不明真理。所以誠爲眞誠。終弗能得惺惺之奧旨已。修去愚誠。而明眞誠。卽是道也。道本不二。誠亦不二。尙何分別。所以誠爲天道。而誠之者卽人道之所當然也。望各各莫矜奇。莫炫異。則道之爲道。當下卽是。無論如何魔障。自不敢攪其鋒已。

茫茫大造。芸芸萬有。其生生化化。事物物。不外乎由道以位育之。道也者。由性而出。由教而入。性教歧途。天人一貫。苟不從其一貫而會通之。則誠明無以參造化之原。精一之蘊。道不變。天亦不變。卽其不變以衡。可見天畀以性。聖以教承。是卽其誠而明者以觀。則心無所汙。氣無不充。不汙而充。靈光圓凝。上通下澈。視宇宙如指掌。而無一毫之渣滓也。研修有素。或由誠而復其明。或因明而愈誠。誠功明候。相因而生。卽誠卽明。卽明卽誠。而造乎大道堂奧也。值此道魔相爭。障惑紛呈之秋。肩道之旨。厥在乎誠。誠也而必求其明。偶一不誠。難免不爲魔阻。偶一不明。難免不趨於歧。誠也明也。是肩道昌慈之惟一要旨。今夫修者。其誠而不明者。往往流於偏枯。明而不誠者。則魄惑是擾。類皆陷於矜偏之域。而自墮其修功。甘誤夫道慈之大計。其不誠不明者。則無論已。夫誠者。其心不僞。其念無妄。時時以至誠爲志趣。明者。其見無偏。其識遠大。事事能本諸中和之旨。更復明誠相濟。充之可以贊化育而與天地參。功至此候。則肫肫淵淵。而與天地同其德。與萬類同其呼吸矣。

## 回光於命

真經訓語曰。倘昧先天真靈。不守後坤回光。均蹈背馳。卯集第一節曰。形出乎性。而能回光於命。則命與性存。卽形與命大矣。辰集第二節曰。一炁回光。第三節曰。回光於氣體。未集第一節曰。鍊影成形。鍊形成體。至體成而後真味三昧之圓覺靈光。又從後天而返回先天矣。慧聖註云。回光金華篇參觀自悟。三竅合一。成一圓靈之道耳。查金華篇云。回者止也。光者觀也。止而不觀。名爲有回無光。觀而不止。名爲有光無回。止而繼之以觀。觀而繼之以止。是定慧雙修法。最初入靜處。舉眼一視鼻端。定箇準則。眼太開失之外走。易於散亂。太閉失之內馳。易於昏沉。惟垂簾得中。恰好望見鼻端。彼光自然透入。眼之所至。心亦至焉。心之所至。氣亦至焉。孔云知止。釋號觀心。老云內觀。皆此法也。如守此法。自然精足。神火發生。意土凝定。而聖胎結矣。蓋身猶國土。而一乃主君。光卽主君心意。又如主君敕旨。故一回光。則周身之氣皆上朝。如聖主定都立極。執玉帛者萬國。又如主佐同心。臣庶自然奉命。各司其事。回之既久。此光凝結。卽成自然法身。人能用兩目神光。微以意運如磨鏡。三光立聚眉心。光耀如日現前。既卽以意引臨心

後關前。此一處也。按卽玄牝之門。以意引之。光立隨臨。而毋忘若如二字玄意。天心自必洞啓。閔註云。初學須假鼻尖以爲準。始得光聚天目。天目爲三光之都會。而山根爲人身之性戶。上達泥丸。中達黃中。下通臍後者。故須凝聚光於此處。由此而下注。是乃不易之功法。故金華篇有云。初學但於兩目中間齊平處繫念便了。光是活潑潑的東西。繫念眼之齊平處。光自然透入。不必着念於中黃也。至謂以意引臨心後關前者。是指功夫已到之人。統說回光之全功也。待光既集。以意引由絳闕。存照中黃。透入玄竅。乃達神室。既則牽降識神。下達下田。此是回光光聚泥丸以後工法。大忌躁躐。蓋神室毗連絳闕。絳闕一地。純以無作無爲爲事。如是寂體寂照。絳闕乃涼。識神有制。始自隨神下降下田。受烹受煉。至於中黃。介於赤黑中縫。（任脈爲赤道。督脈爲黑道。中爲黃道）位在脊前心後。德統心腎二氣。爲閭闔中主。雖有三田之別。實則一貫。法故標曰仙道。爲先哲寶祕。鮮敢備述等語。是由天目而下注。關係重要。真經以不守後坤回光爲背馳。謂能回光於命。卽形與命大者。卽此意也。謹縷述之。

老祖玄津坐義曰。水火交於至空。必有其聲。曰雷。必有其光。曰電。用其光以成聲。固無不可。用其聲以爲光。更無不可。虛實之理。科學宗之。而烝息之靜動。以反聽爲功者。亦莫不以是爲系。

源而真氣之母。何在非是。靜者必動。動而爲空者。必有巨響。巨響之極。必有震動。震動必有靈光。此卽自然水火鼎爐之本。亦坐者所當研悟其真旨者也。故有其形者。必有其靈。有其靈者。必藏其性。性藏於虛。命乃與立。是卽五千紀以來。生殺輪迴之機。莫不有至虛之理在。故曰。不行而至。運內以氣。不疾而速。息終不停。化生之功。乃見天真。何者是眞眞性。眞眞命。亦非眞眞靈是充。此坐者。所以有靜極息動之圓光自悟也。若有眞光之現。必不久停。久停則幻。此則電光之照。一明卽熄。熄其光也。其幻不惑。而眞靈仍藏於中。藏於中然後有聲。聲而爲雷。雷之聲也。發於至空。故知任督將接未接之際。泥丸之聲。一點落於黃庭。而後出絳宮之危。脫河車之險。眞氣由尾骶以上升已。此時水鼎火爐。不見其形。惟其無形。實有其形。形形於虛。乃能形形於眞。眞形之化。性天主之。主於天者。悉是統之。統於地者。氣是系之。系於人者。虛是主之。人胎之系。亦無非天炁地氣之樞紐。通於無形。納於大治之功候也。

老祖又臨濱江道院訓示曰。慧光何物也。靈以化之也。是慧也。皆生於靈。是慧也。皆化於心。心之靈。慧之根也。慧充足而凝結得其堅實者。則慧中透光已。慧光之功用。不以目視。而無所不見。不以耳聽。而無所不聞。不以心思。而無所不知。是慧光也。如日如月也。其慧無遠無近。無不

通之也。其光也。無大無小。無不照之也。照己身如琉璃。見己身如虛空。無所有。無所生。無其五關四肢。無其百骸。無其肌骨。無五臟六腑。無其假形。而存其眞形。假形具而不知見也。眞形無形。而我照之。甚切甚著也。眞形不形。假形由生。假形之形。五行之形。金木水火土五者。人見其形。而不見其眞。五行之眞。虛空之中。彌漫皆是。有生物之處。卽有五行之眞。有空氣之處。卽有五行之眞。是五行也。分之爲五。合之爲一。在人而有五關五府。合之惟一。其合之也。道而已。岳聖訓曰。靈光生於性天之中。乃由坐功以得之也。一點之光。擴而充之。其光輝有普照世界之大效力。世界陰陽化育之自然。空中有光。空中有色。其化其育。皆後天接乎先天之妙運以成之也。各各有功候於今日者。慈業之發展。功行之建立。根基立於不知不覺之中。是眞大善也。

濟佛訓曰。似二之門。不可不慎。一慎卽還其元位而凝正命已。故命定而性明。不然而少差異。如羽飄空。何所底止。此處見凝定之候。測三度眞候。大凡修候愈進。道功日深。此深候一存。魔惑易生。卽性光易搖。難測是非。非是難測。有測則難。難阻光回。不隨圓充而放光明。乃如似二之途。閃爍迷離。千花萬絮。瞋盲吾目。不得正充之確識。故欲出欲入。弗有所定。而暗先光也。此



力進修訓  
暗也者。是一昧也。當此昧來。堅定而凝。烝守光回。可免此輪之墮入。將何仗乎。卽一昧不蔽。是真功夫。各各悟卽得成。知之。

### 鍊魂制魄

老祖訓曰。天地之氣。一靈相聚。萬有之氣。一性相化。故靈聚而氣化。氣化而性定。性定而神凝。神凝而形孕。形孕則體質魂魄俱備已。是以靈之所化於氣者曰性。以性所化於神者曰形。以形相化於命者曰體。以體相化於魂者曰虛。以虛而化於實。則魄生焉。此魂魄相化之理。卽生死相伏之機也。知魂者生。知魄者死。人皆知之。然能知魄之生。魂之死者。非從性宮之動靈。與命宮之靜氣。不克以語此也。何以言之。魂之化也。以靜爲主。靜者和祥。和祥之氣。化而爲氣。故能有生無死。魄之化也。其靈至動。動極必乖。乖則爲厲。厲氣之化。肅殺之形。故有死而無生。若能知生中之死。死之中生。非從魂魄之化。無不相合。不能知其所以然。亦不能知生中之死。死機亦生之理也。生中之生。其旨極微。其理至明也。人亦可以由自然而悟之。若夫死中生機。其理至幽。人不易尋其源。若從無爲而化。自然而生之理。以悟死中之生。必從靜中之靜。以悟其究竟也。何爲靜中之靜。萬物之生也。其性本靜。魂出於性。其體亦靜。魄動於靈。有時亦靜。動中之靜。是曰眞靜。眞靜之功。烝氣相交。虛形相守。使魄之厲氣。由至靜以爲定守之堅功。非靜中

之靜而何。今試以魄之用事論之。識神之動也。妄念之起也。思慮之障也。欲私之惑也。以此四者擬魄之形。惟肖惟妙。若能打破四種關頭。則生之門也。固可入焉。而死機亦未嘗不能伏生機也。故萬物莫不有終始。成終者即所以成始。成始之初。即伏成終之理。果能以仁相守。以虛相化。以魂爲主。而處處謙抑。則魄也必伏於無形。真陽內固。真陰自充。充陰之清。以固陽之堅。而內外相化。皆從潛默。潛默之化。運於至靈。至靈之清。乃聚是氣。氣化性賦。性賦神存。神存命立。命立者必知所守。知守於自然。然後魂魄各不相擾。而息通運化。自能從無形以孕真形。有形已。所謂魂清真中。潛陰內伏。魄甯於虛。清靈自化。其此之謂歟。各方修功養候。當知天地之氣。卽萬有之氣。萬有之靈。卽天地之靈。萬有之靈之氣。皆從一炁相化。有此炁化。乃有性定。性定神立。神立於虛。心魂乃依。心魂相依者。魄魔自消。俗障自滅。皆從坐功之至坦者得來也。魂魄之爭。每起於精神偶渙之際。有此蘊於無形。卽難免阻滯見於有象。凡是之失。皆不在外。而實由於內也。其精不固。則腎失養也。其神不完。則心失養也。其魂不清。則肝之失養也。其魄不降。則肺之失養也。四者之失。何由來乎。脾之不調也。質言之。意之亂也。意所以亂。不得其靜。而中真乃失其主也。中真無主。自然不得恬定而守平默。於是爲矜爲躁爲偏爲急。一接於事。

必窒乎機。化之施也。乃無由致其昌大而流光輝。以收普救衆障之效益已。修人修身立德。務當各從坐中精加悟求。好自持養。不徒應變之資。實乃爲道築基之要務。成己渡人。悉繫乎此也。

聖帝訓曰。清氣上升。濁氣下降。此醫者治病之標本。亦修坐所當明妙者也。自有天地生物以來。人類物羣。莫不以氣爲撐支性命之物。然而有清濁之分者。以魂魄論之也。氣升於清者。魂爲之主。降於濁者。魄爲之主。主於魂者。無不和緩。主於魄者。無不厲戾。故魂氣用事。神清炁凝。魄氣用事。靈昧神昏。是修者當清魂於真中。制魄於未起。爲主旨也。今之修也。與古不同。古之修者。修在內者也。今之修者。修在外者也。修於內者。和平坦適。修於外者。矜躁偏急。能求其和平坦適。純任自然已。若以矜躁偏急爲事。則道似進而實退已。故曰。道之所在。心甯爲主。心甯則神舍。神得其舍。靈未有不清。氣未有不充。炁未有不凝者已。是吾人之修也。當以今之身。而法古之坐。以求神靈相合。乃可以至於妙已。不然。魂爲魄制。魄爲厲動。道乃乖已。乖道之修。何以自衛。既不能衛其氣。何以維其心。此維心所以爲清中之用也。中也弗清。氣乃日濁。濁則下降。任督乃不通已。故必以炁氣之相凝。去其渣滓。是清濁之分。不外乎空實也。空中之空。乃謂

真實。實中之實。乃謂幻相。幻自心生者。未有不從魄之動。以爲厲也。是以古諺曰。厲生於動。靜乃自甯。甯則魄伏。而寤寐得其適已。人之生也。日則動。夜則靜。日夜俱靜。乃謂至修。至修之功。養吾魂也。魂兮得養。則動亦得靜。靜中自寓乎大動已。人之修也。每每以偏枯爲事。則離道遠已。

尙真人訓曰。人之初生。先稟受陰陽之靈氣。而後軀殼誕。而人身健。陽靈者魂也。陰靈者魄也。魂主性。魄主情。性乃生生之機。機之靈陽。魂之充也。其所以生生不能相融。而致此擾擾態者。靈不能清。身即因之不安。性汨而爲情之所牽。魂失而爲魄之所惑也。欲情弗牽。欲魄不惑。吾決之曰。非息爭養靈勿爲功。

孚聖坐諦釋義曰。止心於一。必以心守。定念於一。必以性觀。惟是觀守之在於修者。有二弊焉。一曰散亂。一曰昏沉。散亂者屬於陽。故必鍊魂始能以正其誤。魂主於陽。明爲其用。性情爲欲所染。而弗能一坐即靜。一靜即明。固爲魄之所使。然能靜定。而弗能守其所守。觀其所觀者。魂陽以激之也。故又須以鍊魂之功。收陽外而定之於內。若是則坐候功用之在於己者。乃可以無亂念。離雜此伏彼起之弊已。

坐候之養。從躁而止於定。從念而止於靜。此固爲觀守之效已。然若弗能以不空之空而空一切。不靜之靜而動一切。不定之定而與一切。不用之用而用一切。則魄肆其昧。而爲人之昏沉者。亦修途中必由之徑也。故習坐者。初坐之時。不入於散亂之不能定靜。卽入於昏沉之不知所用也。欲弭此誤。當自制魄始。魄無用力之地。則觀守之功。在於坐者。乃能以得其正已。

欲鍊陽魂必以拏功。拏也者。以心而拏念。以性而拏神。以炁而拏靈也。靈神之拏。雖非初坐之功。然以心拏念之候。養功夫。是必爲修習坐者第一要功也。不能以心拏念。則何以致其定靜。弗能修定靜於內。則何以致明。弗能致明於心。則何以見性於虛。弗能見虛於性。則何以圓明於炁。此坐修之候。不能躡等。不能徒託空言者。是皆在於修者之悟乎大道。生化有無之終始。以其序而進之也。是以鍊魂必得拏之功。而收其陽明靜極之功焉。

制魄之功。重於鍊魂。魄不制則弗能以克私。私弗去則不能以明欲。欲弗明則不能以復仁。仁不復則不能以見性。其功之進。既不能由修而至其真境。則昧昏沉霾之氣。乃日重而日惑已。孚聖訓又曰。各方明乎坐中功候。不能不明坐候之三命。何云三命。初坐之時。養其魂命。進步之時。養其性命。定游之時。養其虛命。能養三命。則功候之轉移。必無勉強阻滯之害已。故曰養

魂命者。其氣必定。養性命者。形息乃固。養虛命者。本來自返。何云魂命。魂者。性之先導也。初生之際。必有是魂。乃賦是性。即未生之際。而藏於胎元之中。亦必有是魂爲之主也。以統系學言之。神氣相凝。精魂乃生。足徵神氣結晶。晶化之精。乃自化魂。是魂也。既生之後之三魂也。乃一炁化氣。一氣結晶。一晶化精。一精入魂。相合爲萬靈主宰之魂也。是以初坐之時。必先養魂。以此魂爲吾人本來之主體。故曰魂命。命者何。即性神形質之樞紐也。故必以魂之眞命爲養。然後立乎世界而爲樞機之命。乃能自堅。於何而知魂命之所在。於坐時恍惚杳冥而形有知覺。以知其動靜者。是曰魂命。吾人之處世也。以吾身吾體之主宰而統言之曰性命。殊不知性命雖合一。性仍是性。命仍是命。若至坐功有進步。功至候轉之時。方能統言之曰性命。然此統言之性命。與吾身吾體統言而相分之性命。又不同也。何以言之。立身於世界主此形體之性命。乃後天之性命也。坐功有進步。所養之性命。乃先天之性命也。後天之性命。合而言之。其體則分。先天之性命。以命爲靜。以性爲動。以命爲體。以性爲用。以命爲基。以性爲堅。故言坐功進步時之性命。必以魂命虛命之名辭。一律看待也。此先天之性命。從何見之。人每至坐功有進步之時。思慮更多。魔惑愈深。水之太充。必有泛溢之象。火之太明。必有焚如之災。苟於是時。不能

定吾之念。止吾之慮。則性天安動。必有不可遏之勢。而命宮亦自有魔惑乘虛而入之境。於是時也。必分先天之性何在。後天之性何在。能分先後天之性。然後可以立先後天之命。因是時無論先後天之性命。皆合爲一。合於靜者。自無妄慮。少有妄動。識神隨之。進銳退速之害。即在於此。是以吾人至坐功有進步而後。轉於自然之時。必先審吾之息動。是否有入歧途之景。不入歧途者。性天自靜。心神自固。苟於不自知而入於歧途。則必心血之潮。與夫各種妄念。猶其餘事。恐由此而得瘋魔之症。是坐功之不可不慎也。如此。不可不養也。亦如此。慎者非狹其性之謂也。乃謹以自約之謂也。養者非充其靈。欲求速之謂也。乃得其平。合其中之謂也。能得其平。則無不中。能得其中。則性命自堅於虛。所謂將至定游之虛命。亦必從性命以爲養。而性命更必從魂命之清以爲養也。進一步言之。魂命即靈命。因魂爲靈之輔。猶心爲神之舍也。由此以推。則魂性相合。虛室生白。所謂虛命者。即眞命也。各方坐功坐候。尙未至於定游之時。故不能言虛命之奧蘊。然性命之分合。各方坐功之進步者。多半知之。故不能不以虛命概略言之。使諸方知功候次第之進步。莫不由乎自然。非可以躁進爲事也。各方能悟魂性之旨。自知虛命之源。由深以言。非至定游不能養虛命。從大體着眼也。若以淺功淺候言之。初坐之時。堅守

虛妄。爲虛命立基也。進步之時。平其虛性。以自養吾之田。適爲虛命蘊形也。以此擬之。則魂性命之養。皆不能離此虛命。所謂循環無端。周而復始。一炁孕化。元始用九用六之理。皆在於是已。獨不見各方坐功有進步時。時有虛白之光。立於目前。思之即無此。即虛命之發動也。其所以發動者。由於靜極也。不特功候進步。見此虛白之光。即初者堅誠不貳。匝月之時。即有此白光忽顯忽隱。忽現忽微。無一定之立體。亦無一定之立形。若有此種種現象。必視各方之功候根基若何。若稍存希仙成佛之念。與求速之妄慮。必爲幻惑所乘。而魔障擾乎吾身已。葉仙訓曰。一炁所化。萬有成形。故萬有之中。爲人最靈。人乃秉炁之充者也。是世間之易於修養者惟人。而難於成功者亦惟人。易於修養。因人之具身心魂魄也。難於成功。因身心魂魄而有善惡理欲義利也。身心有形。而藏無形之魂魄。無形魂魄。而運有形之身心。是有形者。護於無形。無形者。衛於有形。互爲體用。互爲功候。然有形斯有壞。無形乃無傾。有壞其暫。無傾常存。壞傾暫存。修子必當深以研悟。能明壞傾暫存之所以爲壞傾暫存。而後方知身心魂魄之所。以爲身心魂魄也。身爲尸而陰。心爲神而陽。魂屬陽而善。魄屬陰而惡。有陰陽而後有理欲。有善惡而後分義利。故善惡理欲義利。莫不由於陰陽神尸魂魄之所致也。善修者調陽攝陰。養

神抑尸。安魂煉魄。陽調則純。陰攝則伏。神養則充。尸抑則亡。魂安則強。魄煉則弱。魄弱而爲魂所制。尸亡而聽神所施。陰伏而任陽所運。夫然後其所動也。莫不盡善。其所行也。莫不合理。其所舉動施爲於世間者。亦莫不是義已。今人徒知文身。而莫知修心。是以神轉役於尸。魂反制於魄。神役於尸。心死身敗。魂制於魄。陽消而陰亡。轉眼數十年之頃。而無惡不作。有欲即逞。見利忘義。夢幻泡影。終歸漸滅。甘作輪迴之種子也。故曰吉凶禍福。神鬼聖凡。率由自造。天地亦無可如之何也。其怨天尤人者。天何怨乎。人何尤哉。己因己果。自造自召。而不思有以責己省自。豈非愚之至者乎。各方修道。當知一陰一陽。方謂之道。陰之精曰尸。與魄。陽之精曰魂。與神。神勝則善。魄強則惡。興善滅惡。則理存義在。久而久之。尸亡而魄煉已。忘善縱惡。則欲逞利恣。久而久之。神逝而魂離。尸與魄俱。安得而不爲鬼。尸亡魄煉。神與魂合。焉往而不成仙。所謂度不自度。度自吾心者。良有以也。諸子詳味。心爲道之體用。必當有以保之。存之。充之。固之。其幻化之身。又何必與世而爭榮辱哉。欲保存充固其心。必先如如不動其心。有所怒而弗怒。不使有傷其肝也。有所喜而弗喜。不使有傷其心也。有所憂而弗憂。不使有傷其肺也。有所恐而弗恐。不使有傷其腎也。夫若是。七情不傷於內。而損其元。六欲不惑於外。而擾其氣。元氣充固。神

自完聚。性自光明。靈自清凝。炁氣之通。自然不息。功成於不覺。候至於不知。何難之有。吾故曰。易於修養。而難於成功者。心最易馳。人放之而莫之求也。各方研悟。今人之詭詭譎譎。詐偽。爭爭競競。擾擾攘攘。何莫非放其心而不知求哉。易爾諸子。修身者。無非修其心耳。修道者。無非求其理耳。能修心。方能明理。能明理。而道自在其中已。

### 窮理盡性至命

老祖連濟津梁坐經坐義曰。天地者。化生死滅之主也。而主乎天地者。則惟二氣耳。主此二氣者。則惟一炁耳。一炁。即圖。太空爲之形象。而能具此太空。即圖之形象者。雖天地不能有此形象。况萬有乎。惟人也。具二氣之精。以存一炁之神。則此不破。即圖之虛胞。早在先天秉賦之中。已其秉賦於先天之後。即將此虛性虛象。藏於性命。而此性命。又藏於靈神之中。以爲心身之主。故能應世接物。不忘本來。而以修養之功候。反其至真之境也。

老祖坐釋法言上元篇曰。先天屬性。後天屬命。無性不孕。無命不育。是賢者之學。存心而養性。修身而立命。聖者之學。盡性而至命。所以性命之交精。當收心攝其氣。誠意凝其炁。精不離舍。神不守其虛。而至虛。神不離窆。其神由有而存其無。精合於道。則息純。神守於虛。則精交。所以坐養工夫。在存其靈而虛之。收其神而寂之。至寂至虛之中。則窆達而無滯。窆顯而光明已。是修者當存誠識其奧。存奧窺其妙。奧妙得識。則性命永存弗朽。未始性而能性我之性者。性之始也。未始命而能命我之命者。命之始也。先後交精。性命立造。

性其性萬息不已。命其命萬類頻興。命性爲功。靈息悉運之道也。是天窈圓而藏性。地窈方而藏命。性爲圓靈之孕造。命方則爲胎息之根固。所以人期其靈息之不滅。常存而照耀。參於兩

大之間。炳炳不昧。光明臨臨。惶惶不息。非覺其性而本乎命。不克窆仙佛真基。

老祖訓又曰。性有天賦之性。有自然之性。有習染之性。天賦之性。先後天界輪之性也。自然之性。先天至清之性也。習染之性。後天欲惑之性也。雖云三性。其實一性。何以云夫三性。有善性。有惡性。有可與爲善。可與爲惡之性。爲善善性。良知良能也。爲惡惡性。智巧欲利也。可與爲善。可與爲惡之性。欲天則天。欲人則人之性也。所爲性雖不一。其本則一。一者何也。仁也。仁者何。陰陽二氣也。二氣者何。靜動之所化也。靜動之化。息氣爲化者也。息氣之化。化於虛烝者也。虛烝之凝。凝於至空。至空必靜。靜則守一。守一而誠。誠無不堅。堅無不適。適無不運。因其運而爲化。則妙者化靜。玄者化動。二氣乃生。二氣之生。有分有合。分則爲二。合則爲一。化分化合。以生萬有。而賦之性。則爲三也。三也者。化生之基礎也。因性爲化。必有是命。故曰。天命之謂性。雖性中藏命。及其成形。祇見命而不見性。性雖不見。無形爲主。既云主宰。則形體之生化。必由性以爲烝子氣母之功候。故曰。性也者。中和之之界輪也。何爲中和之界輪。其化也則云中。其生也

則爲和中。則靜和則動。靜則性在於天。動則性在於人。是卽性中寓命。命中寓性之至理。亦烝功氣候轉輪之所經過也。譬之天氣清朗。無風無雨。其性也靜。風雨雷霆。相繼而作。其性也動。靜之極也。氣必上蒸。氣蒸於上。必與烝交。交則水火相濟。而化雲化雨。化雷化電。已。雲雨雷霆之化。是氣候之轉烝功。非烝功之交氣候也。靜極則動。動則氣化。陰者化火。陽者化水。水化雲雨。火化雷霆。是皆性中之化。而爲性和位育之母。雖動也不失其序。而氤氲以滋生。則其功候。必可爲烝子氣母之立基。若夫雨暘不時。雷霆震驚。其爲性也。則入於習染。不得謂之善性已。性也者。天人相通。人物同一之性也。天性之化。不以其序者。亦人性物性之感召也。人性最靈。故曰爲萬物之靈。其靈運於性。則其性也。化形化體。其靈弗運。雖靜動相交。亦必不能爲化。是以修功養候。必知性之所通。能知性之所通。方知氣之所運。能知氣之所運。方知烝之所凝。知烝凝而後知空化。知空化而後知虛生。知虛生然後形體與性靈必能相合。而天賦之性。必能永固於自然。不爲習染所惑已。吾人修養。注重後天。固不知先天。然後天之修。亦皆從先天之反本來者爲功候。故必先後並重。方可以養性天中之自然也。性本至靜。感物而動。卽物窮理。方見真性。故曰。借假形體。以修真性。方可以反本來之面目。而虛室生白已。物卽理也。理卽物

也。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物者何。性而已。杳兮冥兮。其中有精。精者何。亦性而已。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象者何。更性而已。象帝之先。亦無非此性爲之主宰。窮理盡性之功候。既不能窮理。必不能盡性。不能盡性。必不能至命。所謂三性者。卽理。卽性。卽命也。所謂窮理者。非從日用尋常之理以窮之。不能得是道於自然。不能自然。必不自適。不能自適。性必日昧。性既昧已。命於何有。故修者先窮一理。而後方可合三性。以保三命。三性者。善性。惡性。可與善可與惡之性也。三命者何。天命。身命。心命也。故未成形之先。則有天性在母腹中。同一呼吸。天命之性。天性之命。卽在於是。及乎成形。則隨自然之性。以爲人命。及乎孩提。因其良知良能。以動其可與善可與惡之性。而其樞紐。則在心命之中已。心命者何。志一氣壹。故曰。匹夫不可奪志也。因志在先天。天性之中。卽有是主宰。以保天命。不知人命爲何物。而心命必由是可以自全。所謂強於柔。而敗於剛者。均在是志之主宰也。修功養候。亦必有志。有志則氣堅。氣堅則性存。性存則化正。正化則理也。無所不窮。而性也。無所不盡。盡性於誠。窮理於明。然後至命於適。所謂至誠之道。不息爲功。其在盡性適性之功候乎。能適性者。方守是誠。守誠於一。守一於靜。靜極則動。動無不和。和自窮理。理窮性盡。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以盡萬物之性。以盡天地之性。而後可以正己之

命。正物之命。以通天地之命已。是以修身於誠。修心於明。修氣於堅。修志於虛。虛化爲實。實則有形。有形生於無形。無形乃孕眞形。所謂坐到無形性處。方知性之所自。命之所皈。而剛柔相濟之性。必在無形之鼎爐。以自治於至堅至適至恆至誠之中已。不能自適其性。必不能自誠其意。意之不誠。心何由正。心之不正。不能專一。不一而修。修也無功。無功爲功。靜極而守。守其圖圖。方可因無而有。因虛而實。因空而色。靜極無所不動也。此修性初步之功候。至於進益。則自適之適。必可反有爲無。歸實爲虛。鍊色爲空。化形於玄。因息以通。豈但兩脈相接。周天相運。爲功爲候。而定游飛升。亦不過利那間耳。雖是修養功候。不重有念。更當止其妄動。動之妄也。心不能定。心之不定。性也爲惑。性之惑也。靈乃日昧。靈之昧也。氣更不聚。氣不一也。志爲之頽。志之頽也。烝功之阻。烝阻不凝。虛神弗化。先天性功。乃入輪界。性入輪界。不能自主。無所主宰。其也弗固。弗固弗化。形神何依。命神何自。是必從坐時之自然。以研味卽物窮理之功用。而施之於日用尋常。則道之所以爲道。必由中和之大本。以知位育之功用已。夫焉有他哉。不過一而已。一者何。仁也。仁者何。性之用也。知性爲體。必當自然。知仁爲用。必當自適。若然者。性其在於無形乎。性其在於有形乎。性其在於命功乎。性其合於虛烝乎。曰。無來無去。無人無我。無動



無靜。無剛無柔。然後陰陽二氣。乃能爲一。烝所凝。而金剛不壞身。亦必從天性中之虛形。以固其基已。各方既歸宗主。必當從坐中之玄妙。以研性宗。然後道之所在。無處不是。性形之自。命也能皈。而先後合天之志。必可專於一。而爲誠。豈但有恆而已哉。各各悟勉。斯可耳。

命以主烝。烝而明性。性命兼修。是繫氣充。氣充之圓。是賴息運。其運也平。其氣自充。其氣也充。其性自見。其性也見。其命自堅。而堅之者烝。以其烝也虛。而靈通。故無弗明。靈明之宰。烝光所以凝也。烝凝之光。性照所以普也。然非基乎息平。末由爲化。弗化則滯。既滯則着。着乎塵者。卽染乎性。染乎性者。卽昧乎靈。昧乎靈者。卽窒乎烝。烝之窒也。氣運乃滯。滯其氣。息斯弗平。息弗平。身斯弗能爲全其素。而克爲返厥真矣。真之弗返。靈散昧遊。皆從氣不充圓。無向不沾於偏着。以言其烝。無以爲凝。命也性也。亦莫不隱陷於不自覺之中。以爲有命。不知命於何立。以爲有性。不知性於何見。不立其命。烝根俱灰。不見其性。性地復失。此修養者。所以不得不由其息之運。以期其運之平。息運果平。則氣以充圓。靈以凝聚。於是命依烝根而立。性從性地而見。障惑弗搖。昧蔽自遠。所以爲身之修。身乃得因性命而全其真。爲體之養。形神得因氣充而合其妙。無所謂全。斯無所偏。無所謂立。斯無所倚。不偏不倚之功。身之所在。卽命卽性。性命皆真也。

體之所存。卽神卽形。形神皆妙也。是以一切有爲。皆屬非法。以法謂法。卽法是迷。欲自不迷。當求大覺。大覺何在。虛靈是通。靈通之修之養。必充氣合烝。而凝固渾穆。一歸乎恬。一入乎是。斯可不渙不窒。而從息運之平。永久綿綿。以返乎不息之虛運。而聚其靈明。以是靈明內涵。而不知其微。卽所謂語小莫破也。以是靈明外放。而不知所屆。卽所謂語大莫載也。要之不過息運之平。以修養充固之氣。立命見性。以克堅凝其烝而已。後世學者。於性命之功。亦知爲身心之養。而虛體之烝。何以凝固。則多罕求其奧也。如謂後天三寶。乃修煉之具。則在身心求用。不爲外幻所迷。固亦略得其道已。然僅此爲修。大充之守。必難免因。小充之不脫。而轉從其隘。而局乎偏也。所以脫小充入大充。雖不能不就身心爲作工夫。而其工夫。能以精純。則非煉成烝體。而凝乎虛。不足以言大化之神也。其神之所以能運大化者。靈光普遍爲之本也。靈之普光。烝之充凝。卽氣之圓滿也。氣之圓滿。卽當下之身心。能綿密永久其息運之平。而自立命見性。以成其大。此中原無點纖障礙。而修養者不能盡得。則皆慾惑之自誤之也。慾惑雖由外致。實因內引。何以引惑。息弗能平。而氣弗之充故也。苟得息息爲平。氣充自固。七情弗過乎度。六欲自化乎清。欲之清者。惑自莫擾。不擾於惑。則虛靈之養。何患不聚。其弗之聚。必因惑牽氣。因氣動

心。因心換靈。及靈之換。則散越四瀾。欲隨在更爲圓秒之集。則勢甚難矣。故性命兼修之工夫。必藉身心以爲用。所以者何。合其氣炁。充其圓靈。皆在養息之平。而返乎虛充之無所息耳。吾以炁旨易修。導勉各修之堅靜坐養者。蓋以此也。非謂坐卽得道。必從靜中坐以嚮道。而悟求道之在虛。究何爲得。則可得者。是何景象。不可得者。更復何存。若知道之真存之地。則卽心卽道。又何難爲得厥真哉。苟以道存諸虛。實無可得。則身之所以實得者。果何把握而使必存。若無把握。則凡所得。雖曰是實。何異乎虛。同是虛也。而不充乎靈。故窒乎昧。則所以自愛其身者。卒將何得之求。不得所求。則反視堅靜坐養。恆守息運之平。其所以得。曾不比較塵勞擾擾。裨益爲多乎。是在智者好自悟持。以期證真。亦予無窮之厚望也。

達祖訓曰。生而爲人。卽陰陽賦於其身者也。然試問其陰陽之賦。自何以明其所以然乎。不曰。頭爲陽足爲陰。則曰。氣爲陽血爲陰也。豈知陰陽之在人身。不能指其部位以分。卽非能以其身形之構造。而判某部爲陰。某位爲陽也。其所以然者。卽因天地生物。莫非以陰陽之氣運。而化形分體。然在各體之自陰自陽。則未有不各秉天地之全運也。秉其全運。則各體陰陽變化。天地之陰陽移轉。皆能以各之所秉。以全天地之造化也。是以人身之陰陽。本渾然無分。不論

其爲內爲外。爲肢體。爲臟腑。皆由陰陽以成於先。而賦其後也。得於先者。則清輕不滯。得於後者。則濁重不流。濁則沉。沉則下。下則腐。腐則必化。此其後之不能存於後者。卽因其重濁不升。乃下輪而弗而上升也。其得於先者。則爲清空虛淨之炁。無後天之陰。不足以養。無先天之炁。不足以生。皆在其全體全量。而弗在各部各位也。所以有謂性爲陽。命爲陰。卽修性不修命。或修命不修性之異也。豈知性非純陽。命非純陰。而其別之爲陰陽者。卽先後之關係也。此孤陰不生。孤陽不長之理。所以見信於修人者。卽在其相濟互調之間。而不在單修獨鍊之禪也。吾道教人以坐。而一任其自然者。卽恐傷陽以剝陰。亦恐戕陰以傷陽也。故必任其自陽之生。自陰之養。自陰之化。自陽之長。而互相調濟。互相長養。則天地陰陽之變化。始賦於全身。而不能偏於一隅也。此坐修之坐。非令修者自升其陽。亦非令坐者自降其陰也。特以此坐中之靜。以待自陰自陽之長養也。陰陽得其長養。己身知其適暢者。是坐之有益於己也。弗能得陰陽之濟調。而以強制以適其自適者。則未有不傷其陰。或自戕其陽者已。不過傷陽亦不知。戕陰亦不覺。惟在其自傷自戕之中。以事彌補所傷所戕之數而已。是故坐者之坐。卽全其陰陽。以凝其炁。凝其炁。以生其陰陽。兩相調濟。己性之靈。己身之氣。由後以生先。由先以固後。先

後不失其養。則己身之肢體雖毀。而自性之陰陽未失也。於是乎可以凝靈。可以聚炁。已若必求何處爲陽。如何以補之。何地爲陰。如何以養之。則必自傷所養。自毀所補。是何故歟。卽因我身之陰陽。無時不調。無時不息。無處不是。無位不存。絕不能按部以分其長養。按位以增其變化也。在耳者爲陽。亦爲陰。在足者爲陰。亦爲陽。至於其他之一切。亦莫不各含陰陽之化機也。不能指爲性命。又焉能明爲氣炁哉。不過其先後之分。賦成之異有不同。而人之修坐得果。亦不能一致也。要在其各能養後以培先。凝先以運後。生養不息。坐定炁結。而後神凝之時。則何所謂陰。何所謂陽。亦吾人之自修而已。萬不可注於偏以求其適。亦不宜不靜以望其動也。善悟斯意。以求己身己性之適悟而已。

孚聖訓曰。炁靈性者。生生之真原也。精氣神者。生人之祕寶也。形心命者。人身之良貴也。惟炁蘊靈。惟靈賦性。惟性涵神。惟神調氣。惟氣聚精。惟精固形。惟形正心。惟心繫命。此身之所由來也。能知命乃能明心。能明心乃能踐形。能踐形乃能煉精。能煉精乃能化氣。能化氣乃能凝神。能凝神乃能復性。能復性乃能充靈。能充靈乃能返炁。此真之所以全也。斯真之全。卽命之至命之至也。則本來之寶貴。度出人生。而得成道已。所以修身之旨。首重得道。得道非自度。將以

普度其他也。普度之要。必先養生。養生非自利。將以兼利其他也。兼利之法。莫美於坐慈。坐慈之美。以靜培坐息。內悟命候。動攝慈念。外證炁功爲指歸。何謂內悟。息因坐平。候由靜定。惟息候平定之際。可得命元修促之徵。準此綿綿悟求。自見明善復初之妙已。何謂外證。念貴慈住。功在動行。惟慈念住行之間。可得炁運周欠之辨。循是時時證覺。自知固本元恆之玄已。何也。內候外轉。必展玄功。外功內收。必增妙候。內外交益。則命元者彌永。促者必延。炁運欠者可豐。周者愈厚。以此身得之功候。用以施佈於世。其於自他利度之效。將未有不漸臻而日盛者已。或云坐慈利度之真諦。既聞命已。但功候玄妙之收轉。亦有說乎。曰是在誠篤者之修爲耳。誠明乃無妄動。而克安命。篤響乃能堅靜。而足充炁。守此炁命關頭。不少鬆懈。則步步收玄。層層轉妙。皆從自然無爲之中。而克返炁之全。以至其命已。何以知其然哉。精化還氣。卽形返炁胞也。氣化還神。卽心孕靈胎也。神化還虛。卽命晉性天也。其中步步自進。人縱無以盡通。而命候之息。炁功之念。固無時之可自持也。果其自持而善。全真之望。大道之成。要非空虛荒誕也。現世學者。多知所以爲學。而每罕究學之所以宜養。有學無養。欲其生理各各盡適於善。其勢自不易幾也。吾道化渡。乃闡坐慈之法。以勗羣修。蓋欲人人從根本之養。而宏利度之用也。雖人

生不必輕談出世。而此根本之修養。雖不爲出世。亦當知其實爲生存之要也。審乎若是。則坐  
慈何以勵修。功候何以培養。其在一念一息一動一靜之中。自須善爲之持也。善而不替。則身  
之成就。自然可期修到也。

昌佐神訓曰。道無可名之真。真有可通之理。以其見於萬有之形。卽具有其形之性也。性本不  
二。故理亦無二。然形有所殊。見之者難免無異耳。何則。理之原雖一。見於形自殊。因形殊而見  
異。因亦勢所宜然。所以理必貴窮。而後性乃克盡。不然。理於形處求之。無在不有正反。正是可  
說之理。反亦自有可說之理。此陰陽既判之下。萬有生於其中。見正見反。要不能必其一致也。  
惟窮其理者。得性道之一真。而後虛己以求。遂亦無入不得已。吾道講修。言坐言慈。靡非勗人  
窮究其理。以盡其性之法。行修此法。何以能明性理。是無他。坐以習靜。靜極自誠。慈以養仁。仁  
充自明。誠明之守。有所基。則精進而悟通。更不難由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知  
其命。安其命。而至其命。并造萬有之命。而爲立萬有之命。何以能從己之盡性至命而爲造立  
以萬有之在先。烝胞中。蘊運化形之際。其受命賦性一也。迨落後天。羣識因形之殊。自生其見  
之異。故其相觸。每難一致。及至今茲。渾穆之氣。去古益遠。而殊異之見。遂亦彌紛。然皆於理未

得其真。乃覺見之有執。執之必爭。爭之必紊。而所謂理者。似若無定。惟其在於見地之間。各覺  
理之無定。而擾攘紛紜之象。乃不得不戕其靈。或且賊及於形。言之良可慨也。吾道救世之旨。  
在人修身。各方修身之要。在於坐慈。持行坐慈之義。在於誠明。天下誠無不明。明無不誠。而誠  
明之功。所以克得妙玄之深詣。而能參乎位育者。不外窮理而盡性也。是願各方好加悟勉。  
至望至望。

尙真人訓曰。跂者不立。跨者不行。步驟躡級。進銳退速。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自壘  
土。是故爲大者必於其細。爲難者必於其易。聖人終身爲難爲細。竟無難而成其大者。蓋以級  
而進。進以正道。是以終無阻而徐臻乎其極也。故極高明而道中庸。致廣大而盡精微。學以聚  
之。明以辨之。溫以居之。仁以行之。行之不篤。居之不安。辨之不明。學之不精。不精其學。辨則無  
所取正。辨之不明。居之必無正位。位且不正。所行不偏不滯者。恐未之有。是故欲體道以化世。  
行化以成己者。必先精以學之。明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行其安而正其辨。證其真而盡  
其學。一上一下。揆一而施。所謂行其化者。卽盡其所學。學則化。化則成。大人正己而物正者。良  
信其無爲焉。是以學之一字。志化成物以自成者。可不精諸心焉。且夫道也者。一言乎極。聖神

難其知能。一言乎易。物物靡弗自具。既然。又何事於講求以精其學。蓋極則極已。易則易已。而其相通相生。相化相成者。其中有至約至極至明至正之理。以主其運。苟不能致之以生化者。二氣必以形阻而乖。造化則爲之感而不和焉。是故必有燮理陰陽以運之者。乃所謂聖神焉。陰陽何理。理之於道。道何以明。明自精學。學從何自。自悟心始。心也何來。性之所寓。性也何生。烝水相化以生。烝也何有。無無也。生生焉。萬化以之而機。體物而不遺。卽所謂道。道也者。通乎萬有。密於無無。大而無所不包。小而毫芒可蘊。萬萬有有。必以之而生。順之而運。至正至平。無一物可得離者也。是故學之精之。精此也。明以辨之。辨此也。寬以居之。居此也。仁以行之。行此也。斯也可得。而精之明之。居之行之。斯人也。何人也。故曰。人者天地心。萬物宰。豈不然哉。各方幸逢斯會。真諦得聞。妙理得通。果克以漸而精進。靜定以自守。明其理以盡其性。窮性之原。以至乎命。命得主則性自光。明其性則理自清。清其理以適而通之。性光則日見光華。化其光以中其性。命之一也。則無所不普包者已。是故性命之功。卽道化之原。修者不可躐級躁進。以傷先陽。必以漸而入。以至乎其極。漸進之功。先自養氣。氣得其平融之養。以清而凝之。心也則自无妄。而見其至理。理明而堅守。以形踐之。性之光也。以其通而日見光大。光大其性以合其命。

命性合化。一致不二。則理之通也。不通而通。性之光也。不光而明。和其光。同其塵。以理通變。以變煉性。道統之成也。悉出自無爲。功成而不居。長物而不宰。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而已矣。是以光而不耀。直而不肆。一志爲己。鍊己之修。兢兢乾乾。自勵無懈。物之成也化也。悉循公正不易之理而通焉。是以克以主命施性無爲者。而其所爲莫不精微至極而不敢苟。惟其精微。是以廣大。唯其廣大。是以高明博厚。唯其高博。是以中庸。孔子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者。卽窮理盡性至命之實功也。各方志意高遠。莫不精勤勵進。殊堪嘉悅。第克於平氣靜心之養。卽盡性至命之實學。於斯初學之際。可精心一研。實踐以煉。循序而進。不懈厥志。將來之成就。均不可限量者也。

楊仙訓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今之不同。古今之人心爲之也。爲人則心弛於外。爲己則心純於內。弛於外則下徇乎欲。純於內則上達乎理。理欲之不相容。猶人己之不並立也。人各有己。己本屬土。而土原有戊己之分。戊土屬胃。己土屬脾。脾胃居腹。而命繫於其中。所以善修乎命者。則爲腹不爲目也。命本於天。而賦於人。一賦於人。而命卽有正與不正之分。爲人則是不正之命。爲己乃是凝其正命。不正之命。欲也。可謂爲人欲之己。正命理也。可稱爲天

理之已。天理之已常存。而人欲之已即退處於無權。則命之藏於我者。自然純亦不已。與天命息息而無間已。命既無間於我。而乃立矣。命既克立。亦必顧人人各有以自立。並垂於不朽。所以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人已無間。始可以慰爲萬物立命之宏願也。至此方可謂命由我立。而由乾合坤之旨。亦自能通乎微已。蓋性藏於首。命藏乎腹。性命之關係。庶因合返離。而洞悉於妙奧之域已。各各深思。須知己即命。而修命者乃是真爲己也。切注。

### 論初步應注意之功用

達祖訓曰。吾道靜旨。以坐爲先。坐之之法。首訂晷度。入坐之始。必先掃除智識之神。泯乎思慮之念。身坐如山。心靜似水。如是澄靜一番。果能身心安泰。氣息和平。然後再垂簾塞兌。凝神調息。微微將全體一齊放下。神也如愚。氣也若絲。以爲醒乎。過去固不知也。以爲夢乎。來路猶有覺焉。恍如似寐非寐。儼然有知無知。於此似知非知之境。不即不離之間。俟焉撒手。聽其自然。則一往一來。一開一闔。呼而出不令之粗。吸而入不使之躁。久而久之。自無出入。元氣住於中宮。則凡息自停。元息自現。於是加以溫養。元氣充塞。直達心府。此謂開竅時也。蓋元氣有力。上冲絳宮。週身毛竅自開。所謂一竅相通。竅竅光明。一根返本。六根自淨。修功至此。始可自虛危穴。往後逆轉尾閭。上透泥丸。靜功初步。始近道矣。

天機所寓。涵之於虛。虛以涵運。真窈自悟。悟而有得。居之也安。則資之亦必深矣。現在衆善知識。都知以窈爲窈。而不明窈之何以通靈。所以形習之餘。不偏於陰。即偏於陽。陰陽互偏。弊幻倚伏。即修習有年。此弊亦在所難免。是何以故。不澈坐之原理。一傷一修之所致也。欲脫此弊。

清心寡欲。葆精養神。精神既得保養。而後坐。堅氣固。氣固精結。精結神凝。抱一而守中矣。一何以抱。自抱之也。中何以守。自守之也。何以自抱自守。陰陽發動。自能抱守之也。陰陽何以發動。一炁之蘊。二奧乃化也。故妄者交也。即陰陽相交之謂也。陰陽相交。乃是真妄。真妄之寓。旋陽返陰。不使虛靈一纖之末。入於光覺靈化之炁海。稍有點纖之浸。盈則陽不能旋。陰亦不能返矣。陰陽不能旋返。慾惑障起。何處悟真覺。何處探真源。即使知源妄所在。不提摹。即擬議。而昧惑亦必生於此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圓圖一胞。妄於何所。既屬圓圖。即我亦在一胞之中也。同寄一胞。我與天地。合固不能分。分亦不能分也。既不能分。從何處以覓其真。不過欲尋真境。不能不從吾身始。身之所在。正宰恆直。虛靈自然而不昧矣。虛靈不昧。通上通下。澈始澈終。坐運天地者。以此。坐化萬有者。亦此也。然談理雖易。實行甚難。不有煉實還虛之功。焉能悟空明寂淨之妙。人自受生以來。遺傳之粘滯。家庭之習慣。社會之傳染。種種無明之薰灼。莫不印於腦海之中。不定不靜之際。恍若空無一物。不覩不聞。及至心稍定靜。回光返照。妍媸畢現。隨時浸我圓靈。例如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捨。不啻皆成輪迴。所以修坐一途。誠屬汲汲。而不坐之坐。亦要隨處存養。始終一氣貫注也。倘欲隨處存養。必先

正其氣。息其影。然影響所及。印於腦海。終難以息。所以要煉影以成形。煉形以成體。至真體既成。聚而不知所止。散而不知所終。一潛一放。自然由後天而返乎先天矣。先天生物之功。在濟以水。後天返先天之功。在濟以火。水爲生物之機。火爲返本之源。能定其水火化返之妄。其靈必凝。其炁必虛。靈凝炁虛。大圓智海。燭照而靡遺矣。所以不坐即坐。處處而得真妄之所在也。各地修子對於守妄。屢有捉摹擬議。而不明妄中之妄。在於何所。即使能有所悟。而把着過甚。終弗能脫小充而入大充也。大充之要。一超直入之法門也。得此法門。即悟坐之原理。而無一傷一修之弊幻矣。

蓮台聖訓曰。中國今日。非大道不足以挽救人心。但是欲推行大道。非有真實之慈功不可。欲立真實之慈功。非先充宏慈量不可。而慈量之充宏。則舍坐功。莫與屬也。何以云然。蓋坐者所以靜吾心也。所以平吾氣也。心得其靜。則念念之悲惻自現。氣得其平。則息息之適如可期。以念念悲惻。息息適如之養候。而作救世度人之慈功。其不得圓滿之效果者。必未之有也。惟坐功之進程。有深淺初終之不同。修者必須依次以進。循序以求。由淺而深。由初而終。盡其當然。順其自然。慢慢坐去。方不至有躁躐之患。即如坐則之垂簾。收視。反聽。觀姿。諸端。乃修坐入手

之門徑。亦修坐者初步之最要工夫也。諸方入坐之時。必須先將簾之如何。始謂之垂。視之如何。始謂之收。聽之如何。始謂之返。窺之如何。始謂之觀。一一瞭然於心。而無絲毫之疑義。然後勿忘勿助。不怠不荒。自不難得其奧妙。而造大成之域已。乃修者每於坐之一道。忽焉不講。以垂簾而爲兩目緊閉者有之。且以收視返聽。而爲不視不聽。又有之。甚或以觀窺而爲兩目上簷。反而注視注聽者更有之。此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已。何則。夫所謂垂簾者。乃是眼簾下垂。猶簾之垂於戶。而光綫則在可明可暗之間。非緊閉兩目之謂也。所謂收視返聽者。乃收其視線。不外視而內視。返其聽系。不外聽而內聽。正所謂視而不視。不視而視。聽而不聽。不聽而聽。非僅不視不聽而已也。所謂觀窺者。乃心不離窺。窺不離心。觀止於至善之地。非兩目上簷。返注其視聽也。苟或不然。而偏執己見。則兩目緊閉。而不視不聽。則偏於陰而陰必盛。兩目上簷。而注視注聽。則偏於陽而陽必越。陰盛者。則昏沈齁睡之弊病。必因之而起。陽越者。則形形色色之幻相。必相繼而生。昏沈起則內患必多。幻相生則外魔斯至。是求益而反得損也。揆之諸修坐之初心。當不如是之謬。不過初步一差。遂致誤入歧途。終身亦難自返耳。如斯而觀。則垂簾也。收視也。返聽也。觀窺也。之數端者。雖爲修坐之初階。實亦修坐由淺入深。由始到終之不二法門也。既講坐功。果能先將此數端。詳細參悟。使此數端。各得其正。而不使一有所偏。不急躁以求功。不怠惰以自廢。循規蹈矩。按步就班。如斯常常靜坐。不使間斷。則由鬆而拏。而拏而鬆。鬆拏兩得其平。而穿功亦必於自然不覺之中。而得其通已。進而至於訂穀接適之奧妙。尖離披合之工夫。亦可於吾恬適平默之坐中。一一徵驗於吾身已。坐功至此。心平氣定。精聚神凝。小而却病延年。大而超凡入聖。皆非難事。又豈第充宏慈量救世度人而已哉。

濟佛訓曰。坐乃修功要旨。蓋以人至此時。後氣塵濁。汙染性靈。業已深已。性靈不復。凡所云爲。概爲魄用。如欲反後爲先。復我本來。非由坐入手不可。然坐之爲功。亦極不難。不過先自寡過。過日少。心自清。心者性之舍。心清矣。而性不求其明。而自無不明。性海光明。靈自有復。靈復氣平。氣平聲定。再接再厲。靜默功候。隨功日進。所謂初度二度功夫。不難得已。且忌驟進。尤忌揣摩。以傷性靈。各子於坐功功則。及求放心真解。順性參悟。自然得窺已。

孚聖訓曰。氣易放而難收。靈易散而難聚。心易蕩而難定。此必然之理也。人性本靜。如水之淨。如山之穩。但人易著於相。是以空淨純潔之性。因物慾而搖奪之已。故入修之初。示之以坐。夫坐之爲坐。本不難也。直心一氣。安坐土上。不偏不倚。中正而止。果其中正。陰陽平化。不亢不卑。



妙運合靈。一身脈絡。無微不爽。一心性光。無昧不驅。驅後生之昧蔽。擬本有之靈明。光明交運。動靜互根。凡所謂先天固有。漸漸具復。凡所謂後天襲入。漸漸消滅。一生一滅。性靈自立。性靈一立。清輕之氣上升。重濁之氣下沉。中通而洞然已。中者洞然。乃直心自立。直心者。一縷浩然之氣。根出氣海。中通絳宮。盤旋黃庭。繼則貫乎腦。而入於髓。上通下澈。天目忽開。與大光圓靈。同化一圓靈已。此之爲坐。細究之。本不易易。略言之。如濁水置於缸內。勿加搖曳。以俟其沉澱。渣滓既沉。其水亦自然清已。初坐切忌急進。急進等於自擾。既有坐已。又忌強悟。強悟易入迷途。再進尤忌妄測。妄測則靈散已。初度有初度之功。二度有二度之候。三度有三度之景。未至二三度之時。而妄測高深。無異使孩提之童。驅使奔走於千里之外。鮮有不受顛蹶之害者也。各子坐功。均在初度。初度之功。不可驟進。驟進則惛。惛則散而不收。必爲邪祟鬼魔得之。一受此病。大概如盲如換。狀近迂魔。不可不慎也。當此初度。不可驟進。亦不可懈弛。而有間斷。總須勿忘勿助。每日度坐四度。未坐之先。既坐之後。切忌暴躁其氣。如是久之。身體雖無大益。常覺精神倍爽。心地瞭亮。事之當身。不急不緩。事之已去。如塑如雕。獨處不苟。待人和羈。此即轉入二度之功候也。再進不懈。加坐亦可。雖云加坐。絕非屏除一切。不問不聞。閉戶潛修之謂也。仍

須遇事卽了。了過卽止。如無事者然。久而又久。清光大來。新晨曙色。一回不滅。於穆緝熙之境。時時如是。未見其有異也。此卽入三度之候已。若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卽吾輩尙在其氤氲之中也。各子切勿輕測。果然於入修之初。知默其機。知平其氣。知收其心。初度功候。不難得也。由此勵勉不懈。二度三度。均意中事也。若於初度。卽昧然而進。豈特有害先陽而已哉。各子須加反省。知之。

大哉天地。其運化而不息者。以其本乎清寧也。吾人俯仰於天地之間。其上也法天之清。其下也法地之寧。法天地。則靈清性明。靈清性明。則心也無不定。氣也無不平。神也無不凝。由是言之。則修者性之所養。舍道無由。靈之所養。舍坐奚從。蓋人處於塵寰之中。所患不能定者。心也。不能平者。氣也。不能凝者。神也。心無所定。則昧乎趨向。氣不能平。則乖於應接。神弗克凝。則流入昏昧。是以修者。須以心氣神之養爲第一要務也。三者若能圓滿。則心氣神悉得其定。平凝已。吾道之修。首重內功。內功者何。靜坐是也。靜坐達乎純境。則靈清性明已。吾道修人。在今日爲言。固已知坐。可以去欲寡過。祛病延年。而尙多有未從根本探討者。夫習坐之初。首宜抱厥恆心。矢以堅誠。勿強制。勿急功。若走若守。弗怠弗荒。習之既久。則有不期然而然之功候在。絕

非朝習之。而夕即可得其益。晨種因而暮即可收其果者也。至若既坐之際。則須清其心。滌其慮。斂其神。空空洞洞。不走不守。萬念胥泯。久久則心也自定。氣也自平。神也自凝。而氣血悉息。由調而和。運化自轉。自悟其妙。達乎其奧。已功至此。候斯靈性通明。大則爲仙佛之基。次則止乎人道之至善。已彼既坐之後。而不能制其遊思妄念者。又何異乎貌聽弈秋之誨。而其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者哉。如是而修。如是而坐。雖卽面壁百年。亦不過形體之枯坐。而與其靈也性也。有奚益乎。各各味之。而於根本上專心致志。庶乎先天之道。藉後天以立基。天地之道。由人道以兼得其玄奧也。

康聖訓曰。道生於一。而散爲萬。萬盈數也。一起原也。萬有此宰。因因显显。涵諸虛也。一氣充運。花花絮絮。顯諸實也。實者虛之。虛者實之。虛實相生。無無有有。所以萬緒千肌。皆宗於道。既宗於道。順其緒而分之。有條不紊。一了自能百了。逆其機而擾之。千歧萬錯。一失而無不失。隨失隨得。隨得隨失。繄不能守靈。其端一發。被其遏抑。一有遏抑。橫生旁出。改柯易葉。紛繁弗能得其理矣。其所以然。道之散於外者。逐處皆是。道之寓於中者。一貫於腦。再入於髓。自然一脈爲之流通。若意識迭逞。歧而爲二。枝枝節節。向外探尋。何時能得其根本之所在。不得根本。東鱗

西爪。依據奚從。失其依據。心忙意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致使方寸之木。高於岑樓。不亦愈演而愈遠哉。卽就樹言。枝葉愈敷榮。根盤愈周密。根盤愈周密。縷緒愈繁多。縷緒繁多。細爲測驗。各不相亂。皆是有宗所歸也。有宗所歸。按其脈絡。理其端緒。無難迎刃而得解矣。至於悟道。何莫不然。道原於天。而寄於人。能通於人。自得於天也。何以云然。人天一也。明其人天一貫之理。宇宙之大。品類之繁。以約失之者鮮矣。約之於心。繄守乎靈。性天日進。俗障自滅。不矜奇。不立異。不慕外。不擾中。若有念然。若無念然。卽有所念。全是無念之念。無念之念。乃是正念。得其正念。卽得其當下之心也。既得其當下之心。心順萬物而無心。情順萬物而無情。無心之心。無情之情。契其順應之妙。處處是機。頭頭是道。雖云頭頭是道。靡不從天序天秩之中。一氣爲之涵運也。天序之典。天秩之禮。是由無形而運於有形也。典之有序。禮之秩然。是由有形而涵諸無形也。有形無形。循環往復。所以古聖創制顯庸。各有所本。以隨自然之輪運。斷非漫然爲之。隨便以措施。本有其本。務之在人。人能務本。不偏於陰。不泥於陽。正宰恆直。虛靈不昧。無時無處而不得其所。平時得平。日應萬變。靈爲之炯然。無或蔽也。處處得平。獨居一室。靈爲之晶然。無或擾也。何以不擾。頭緒極清。何以不蔽。脈絡極明。何以清頭緒。若網之在綱也。何以明脈絡。

一本之源泉也。探本窮源。全在私修。不在事理。雖云不在事理。而日用尋常之間。偶有所觸。即昧即明。即明即通。通其大化。即可以得其本源之所在已。日用尋常。易爲俗習所錮。錮於俗習。意念必紛。意念既紛。即失其當下之心也。當下心即是正心。何以見其正心。不思前以爲之牽扯。不顧後以爲之希冀。只以現在所處之境。涵現在所止之心。心得其止。念亦得止。止念如水。取其平也。平行水面。萬波千紋。總有起點。悟其起點。即知歸宿之所在也。平運心靈。千頭萬緒。自有動機。悟其動機。即知結局之如斯也。明其歸宿。默其結局。則修之爲修。自然悉常守靈。悉常守靈。自常通靈。靈通於彼。彼猶此也。靈通於此。此猶彼也。彼此此彼。原因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不可名數。不能揣測。上下四旁。無非以道爲之彌綸也。道之彌綸。固然處處皆是。能約其機。而基於宥密。參伍以變。錯綜其緒。絲絲入扣。又何有紛紊之堪虞耶。所以人之修道。易爲情欲顛倒。失其本原之所在。既失本原之所在。斷不能提綱挈領。以得其究竟。何以提挈綱領。護養天賦之一點靈明是也。能護養一點靈明。不爲外魔侵。不爲內魔擾。如鏡之懸掛者。然。物來即照。妍媸立辨。物過即泯。纖痕不留。而我之靈明。仍自若也。其所以酬酢往來。紛紜迭乘。不過以物付物。於我本體毫無所與也。修候及此。大體既得。運用自然。雖有窮止之時。其各

深思而有得焉可矣。

默真人訓曰。格物窮理。靖當初多費精研。及化歸靈窟。一塵不垢。一意不起。始豁然澈悟。知格物乃明德之究竟地。而定靜安慮得。乃格物之工夫。此五層工夫。是入門要妙。佛道各宗是。而明心見性。儒以畫自限。不敢稍涉靜坐工夫。是以此書經千百儒。終不得窺其堂奧。而見百官之富。宗廟之美也。今普化開度。無秘不洩。無微不指。對此種處。多有訓示。望大家勿再蹈覆轍也可。各各深研是盼。

### 論真炁初動景象

慧聖參正經第十八節曰。先輪之運。炁充而化。化久反充。其窆乃運。故坐候修養。初坐其窆必萌動。久之又寂。久之又久。其動乃見乎光。光久又寂。再至於溫候。乃放圓明。始見天目。所謂修者。三反而後至於真。惟能堅定其自然之力。乃克臻此。

達祖訓曰。修者言道言慈。而總不外乎坐。蓋坐者。所以修其靜也。經云。一動則昧。一靜則靈。以是知欲明心以見性。以養其虛靈。而爲道慈之用者。非靜無以收效也。所以大道言修。先以坐爲修人第一要義。能以坐爲工夫。而加以堅誠與恆。則靜自至於無時不靜。靜極默篤。則坐時固靜。而不坐之時。亦無時不在靜中已。有此靜功。則玄關之真炁。自然躍動。真炁一動。則由後天以返先天。自可得其門徑已。然真炁於各人之坐時躍動者。亦坐功中應有之現象。不可以此一動。而遂謂得坐之真窆也。吾嘗見修人之中。往往於默靜之中。真炁發動之時。卽以謂得坐之真窆。而自詡爲高妙。是弗知於此真炁發動之初。不知以自然爲守。則心有所矜。必至急功。一有所急。必至躁進。一犯躁進。則歧途誤入。而爲偏已。矜躁偏急。爲坐功之大忌。況心有所

矜。必有所着。着於色相。則坐時之種種惑障。自必都應念而發現於目前。而從前一點之真炁。亦必爲所障蔽。而歸於無何有之鄉已。所以吾道言坐。於靜默之間。總要純任自然。而不可少加絲毫之勉強。果能任其自然。則定而後靜。靜而後安。而慮而得之一切工夫。自然而然得之。於不知不覺之中已。有此工夫。則坐之一日能如是也。而坐之一月一年。以及永久不變。亦必能如是也。以如是爲如是。則靜得其極。默得其篤。而先天一點之真炁。自然時時躍動於玄關。而永無退藏之弊已。凡習坐有日。玄關跳動者。當各自知。但須知此乃坐功之進步。亦是應有之過程。斷不可初見發動。而卽自詡自着。則坐進一步。自見一步之妙轉已。修者宜注意焉。

## 任督衝帶四脈

老祖經髓天集曰。道之所以爲道者。悉功氣候而已。悉功之所以爲悉功者。動靜相息而已。氣候之所以爲氣候者。陰陽相運而已。能明乎是。則任督相交相運相合相分之功候。不過一貫而已。而此一貫之相通者。無非治水火於一爐而已。水火既濟。然後悉運氣化。雖有陰陽之分。必能相交於無形也。故曰。任督相通者。悉氣之通也。任督相離者。二氣自離也。果能修二氣爲一炁。則陰陽動靜。必可治水火於一爐。而功候之轉輪。亦必從至虛以立基也。

任督相通。三才乃並。並三才於一體。然後習習生靜。品品生動。而森森杳杳之氣候轉輪。必可由尾闕過黃庭。悟其所以然已。然而任督之通也。時分時合。分則任其靜。合則督其動。方能息息不已。而悉功氣候之轉移。必無阻滯已。是又在各方坐時。以悉之至靜。主於氣之至動。使動者仍歸於靜。則性息命息。必皆因靈息之所自。而孕形孕體。以爲萬有之主宰已。

修功養候之初步。在於修心合神。修神合氣。修氣合炁。以通任督。而進步之功候。亦以任督之時分時合。而守其自然爲重也。自然者。性之所自。無所不然也。能知自然之修虛。則天地萬有。

可以一炁之息靜。而主於吾身已。各弟子善研是靜。以求三息之不離。則任督之相通者。必於坐時可以悟之已。其各慎旃。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督之運行。乃爲逆體。任之運行。乃爲順體。是必由一爻之陽坎。而填二爻之陰離。然後運得至運之功。修至運之功。是必保守二脈之通運。適其至適之功候。方足見玄然之妙。督脈之爲運也。乃運諸陽之脈。由艮背逆行。起之於尾閭。穿之於夾脊。至玉枕而上升。游泥丸而下行至鼻。經巔交一穴。接任脈之承漿穴而下逆。（註承漿穴在唇稜下陷中。）過重樓絳宮黃庭。歸之於炁海。相轉相運。相接相通。相逆相順。相升相降。相循相環。周而復始。終而復轉。二脈相通。陰陽相交。水火相濟。神息相關。則一關通。三關可穿之。是必以自然之功候。而後乃可見至妙循如之修。證至運之化境。功候至斯。是見之於自然。守之於自然。用之於自然。觀之亦於自然也。以自然之觀之守之用之止。則吾之心靈。吾之氣質。吾之形骸。吾之體絡。莫不得其至適之用也。

老祖坐經坐義曰。道在無形。坐守無形。無形之道。無形爲化。無形之坐。無形爲生。化其所化。則循環之真旨。可以由於正軌已。知其爲坐中之生。則無形息息之運。可以知任督升降。不必一

定在於有形。而無不從無形。以爲有形之分合已。分合者。動靜之機也。是以人之修也。以道爲體。以坐爲主。主於其靜。然後主於其息。息息不已。而後其氣乃能上升下降。通任合督。而無時不如在春風太和之中已。

孚聖坐諦釋義曰。人身一小天地。其性形也。雖有形色質素之弗同。然其爲運化也。則亦以有無之形色而爲運行。是一也。故人身之前爲任道。人身之後爲督行。任督銜接。專賴鵲橋。此以五行純緒之心苗。（註心苗指舌而言）而運通其有形之運。與無形之化。靜中之動。動中之靜者。均必由是而圓乎一切已。

中也者。衝也。亦卽中立不倚。上下衝貫。而運其化也。此中之致。當於無形中以求之。更當於有象中以悟之。然後任督之中。而必需此中。中以貫乎上下。而動其無爲之靜。而發其無不爲之動。而成其大用者。皆此也。帶之在人。如玉帶衝腰。運轉之徑。既通乎前後。既貫乎上下。若無帶脈之運。圓乎周天之轉。而沛其悉氣於色身內外者。則無形之由有而凝於無。由無而結其有者。是亦弗能以定其真。而固其至極也。故坐修之功。必徐徐致力而善爲之養。善爲之悟。至於任督通而中帶運。夫然後乃克以立其大成之本已。

任督通暢。衝帶迴繞。意念清於內。外緣屏於外。身不接色。心不內蕩。空形空色。空無空有。則精聚氣凝。由是而固其本已。是固者。純陽至境之功也。故曰。斷於情者。則弗能以示坐。不斷於情者。亦不能云乎坐也。是非將實形實色。似形似色之一切妄相。全悟其真。心不爲其搖。意不爲其動。氣不爲其耗。神不爲其渙。然後乃能以脫其僞固之充。而入乎真充之固已。

## 煉己築基

老祖坐經坐義曰。所謂覺者。覺岸也。所謂悟者。悟境也。覺岸至虛。悟境本空。看到虛空。以修到虛空。則至空不空之境。庶乎脫乎陶鑄之界輪。而自守其圓圖已。各各幸以自然爲修。出率爲養。則至平之路。皆藏中和之氣。能凝此中和之氣。則炁氣之交。皆從虛形爲之蘊藉也。能知蘊於天地者。無非中和之氣。必知蘊於吾身者。亦此中和之氣。能養此中和之氣。必可參天地之造化。以脫乎天地造化之外。而爲陰陽之主宰已。夫豈難事哉。祇要一堅守虛。一虛凝靜。一靜自通。一通自化。化不離虛。虛不離窔。則原素不失。原靈不散。而光明性體之所自。卽爲本來之基礎已。守其基礎於無形。則何者云空。何者云虛。何者云無。又何處非空空虛虛無無之境界。更何處非至空不空至虛不虛至無不無哉。

老祖道遠正經曰。吾言坐遠。求氣得固。以轉妙靈。(慧聖註。妙靈者。先天之真也。卽太素所化以得默轉之妙)而后氣聚精結。以立後本。精結神凝。以運後用。(慧聖註。神凝卽後天之真神也。以太素而化氣。氣充精結。精結而后神凝。神凝而后感真靈。靈神相感。其得太素而明先

後者。於此得也。)神凝障散邪消。以定後基。基於吾道。惟遠惟一。遠之能堅。惟坐是始。所以成

後天而養乎先天者。卽坐是氣精神之本。以本爲後天之用。天地人身之變化。在此悟得。

老祖行修真經卷六曰。形修之守於坐者。以真窔之至虛爲主宰也。真窔者。虛窔也。虛窔不堅。何以自化。形窔不化。何以自守。守窔不適。何以有恆。恆窔不定。何以煉己。煉己不能築基者。何以知坐候之妙用也。故初修者。必以煉己築基爲有形之修。進步者。則必以煉己築基爲幻化。因幻化以幻己。因幻己以幻機。則機之幻也。必幻是基。幻基於靜者。則動機自無所渙焉。故必以靜爲動。以動爲守。以守爲適。以適爲化。以化爲定。以定爲息。以息爲運。以運通於上下無間者云乎乘。因其無乘而有乘。乃能因乘以歸宗已。故曰宗其奘輪。乃入修輪。出於修輪。以入悟輪。則大千循環之真機之主宰統系。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是機之渙於己也。必先自幻。而後幻己。因幻己以幻人。因幻人以幻虛。因虛幻以幻空。因空幻以渙色。而後色卽是空。至空不空之真理。由是悟其性命之立基已。性命立基。乃能脫幻。脫乎幻輪。乃能煉己。煉己於無。以無化有。煉己於幻。以幻化玄。煉己於妙。以妙合一。煉己於氣。以氣交炁。煉己於窔。以窔自通。而後天元之幻。幻於化輪。地元之幻。充於昧輪。人元之幻。養於妙輪。是三輪既定。二化乃通。通其有無。以

立乎極。則太極氣化之功用。無非以相形之相體者。而爲靈神運用之統系也。

老祖訓又曰。欲知修人之功候。必先知鍊己之功候。何云鍊己。百折不回。是鍊其性也。處逆若順。是鍊其心也。必以不欲之境。而加諸其身者。是鍊其氣也。以至不當之罰。而置於其身者。是考其功候也。果能不爲一切所幻。則功候必有進步。功候有進步。而再從堅其心志以驗之。於功行。庶幾可以至於大自來之境已。能至於大自來之境。然後可以固其根基。能固其根基之後。則無所謂動。無所謂靜。處處皆機。無所謂生。無所謂死。皆其幻也。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皆是基也。以是而云功候。則功候必於坐中求之已。坐而堅者。堅其氣也。坐而不堅者。氣必不通也。故欲知功候之是否堅定。必先覘其坐功坐候。能從坐功坐候以覘其氣之是否能平者。然後其功其候之中。自有無形之功行在也。

大化肇於無爲。清靈返乎一悉。水源木本。同一道源。但道以修身爲本。身以正心爲先。心爲身主。身爲心室。修身如建屋。基址必須堅固。方能穩妥耐久。若基本不固。久必傾圮。此不易之理也。修子明此。可以悟修真務本之道。修真必先鍊己持心。鍊己去私欲。持心堅志念。去私欲。堅志念。則根本自固。不動不搖。合四象。參五行。變陰陽。回造化。修性了命。一往直前。深造自得。攸

往攸歸。如屋基堅固。自然負重。若根本不固。志念不專。忽此忽彼。始勤終惰。則旋作旋失。欲前反後。徒勞工力。亦如屋基不牢。雖立房屋。不久傾斜。予度世以來。所授功行。皆世人日常應修應積。惜修者不自悟耳。世間萬事皆假。雖己之一身。亦是幻相。一經氣閉。依然空了。蓋色身中有真身。肢體中有五行。吾授予修者。是欲其借假修真耳。借色聲肢體之假。煅鍊真身五行之真。五行者。金木水火土是也。心屬火。其德爲禮。腎屬水。其德爲智。肺屬金。其德爲義。肝屬木。其德爲仁。脾屬土。其德爲信。火水金木土。五行之性也。仁義禮智信。五行之德也。此先天所具之真。至於心藏神。發而爲樂。腎藏精。發而爲哀。肺藏魄。發而爲怒。肝藏魂。發而爲喜。脾藏意。發而爲慾。此後天所具之假也。人之有生以來。先天混在後天之中。後天流於先天之內。先後混淆。駁雜不清。若非鍊去後天之假。則先天不復。故借後天鍊先天。以先天化後天。後天化盡。先天自純。斯時脫出一粒明珠。光耀天地。人之所真者。卽在此一點真靈耳。

予所授經義坐旨。修人雖明不明。昧者自昧。時至今日。惟有簡言以告。蓋立道之始。尙有真旨可研。近年已失其道之字義已。今爲本院道基鞏立之期。各地修人來此參與盛典。斯真盛極。故將道之修途。淺言詳告。子等皆夙具慧根。莫謂吾年已老。真道無期。須知古來暮年求道。得



成正果者。不知凡幾。修者祇要具堅固恆誠之心。無求不得。今日世途。道已淪喪。所以有此劫結。但欲弭劫。捨道無可求也。指日劫運尤旺。惟在修子內修其心。不負其身。外廣其慈。成己渡人。或前途得臻佳境。若不悟道慈之要功。則虛負此身。此身一失。再轉無期矣。諸方其各注意。各方數年以來。坐功進步。即在溫養。而溫養功候。又在息息之相通相轉也。相通者曰任督。相轉者曰東西。任督通乎南北。東西轉乎金木。金木兼並。性命乃定。性命能定。功候潛移。默化潛移。道旨斯知。知其所以。則性命之溫養。必在無形守其堅誠已。各方知堅誠之旨。而未知坦適之旨。知坦適之旨。而未知自然之真諦者。必仍從無爲以相習。而後道慈功行。必於不期然之中。而有進步已。各各更當思道之所以爲道。必在於坐。而坐之所以爲坐。必在於堅。知堅而守。知守而誠。知誠而適。知適而恆。方克以肩道慈之重寄也。若不知坐中自然之奧。則靜何能堅。動何能適。一旦定游。未有不入於歧途者。而况虛實相化。無非空色相生。空色相生。無非有無相主。能主有於無。然後主無於有。知有無相主之功。則虛實空色。皆從一貫合於自然已。各方知自然之適。以守其恆。自知至誠不息。循環不已之旨。皆在於坐中之靜動。坐得其靜。虛也。自篤。督靜而動。息息乃通。通息於任。陰氣之化也。通息於督。陽氣之轉也。陽轉陰通。性化成命。命

化存神。神化存虛。虛化爲息。則息之所轉者。又從始以爲終也。各方守定是靜。以寓是空。空之又空。則動息而成色者。莫不由真形爲之孕也。各各功候修養。坐到悟到。必能有所參悟。參其虛。必悟其實。參其空。必悟其色。參其有。必悟其無。參其動。必悟其靜。夫然後一載功候之進益。必由小充之脫。大充之入。以固其真基。而保吾天性已。各方重守天性。誠固根基。則夙慧必不能爲昧所惑。而道之真旨。亦可悟略其大半已。矧乎三年以內。爲修功養候之良機。不於斯時築基於固。鍊已於虛。則靜動之間。必不能如意。以適其適。而靜中之動。動中之靜。與動靜之變化。更不知其所轉移。未有不入於歧途者也。各方善悟是旨。以爲渡己渡人之需。則坐之有形。必可通化。坐之無形。亦可蘊真已。是在妙中之玄。能玄其虛。玄中之妙。能妙其空。庶幾道心之堅。道修之誠。皆從坐適以適其所以適已。

孚聖坐諦釋義曰。坐功由靜而止定。修道由悟而致用。功候至此。則人身一小天地之運轉變。化。復其與天地同功之用。此自後天而返先天者。可謂大築其基。而運通乎一切已。內之百脈萬絡。通運乎一身外之一炁變化。可以通運乎天地。推之全誠之堅。可以通乎烝一之胞者。均由此而各立其本。合鑄其基已。

坐功築基。以默以平。默平既定。氣炁乃通。炁通氣行。必以其徑。於是經三關而至九峯。以凝泥宮者。是又必以坐修者之不怠不躁。不著不失。勿忘勿助之功。由三關而定光於虛也。至於丹說之名列繁雜。各道其喻者。自然大道。皆所不取。惟任自然之養。由內而至於外。由外而至於內。緣海底之關元。通尾闕。經河車。（註。河車者。即氣府。任督運轉。升降往來之樞紐也。）過夾脊。穿玉枕而造極峯。以凝於虛耳。修者專此一悟。則紛紜之喻。皆等塵芥。不可以其祕而自迷。誤己以誤道也。

孚聖訓又曰。基何以築。形坐以明其用。心坐以立其體。體既建立。動罔不臧。氣化之妙。因因显。有無遠弗屆之致者已。但修者時日有多寡。功候之淺深亦難一致。然能知之。能行之。而未始始終無少間斷者。心坐之功。尚未純也。不能心坐。有時以坐爲坐。不坐之時。心即外馳。所以不得生生之妙也。生生坐悟。不難底於有成。而成者之所以不能多觀者。即是至虛之姿。不明其所以然也。即明之。不能行之。不能純之。亦恐無所濟也。故虛爲真姿。全在活運。運得其機。自如鴻毛之遇順風也。無往而不得其善者已。

尙真人訓曰。道在天地。無聲無臭。道在人身。無形無色。其化運之妙。純係自然而已。是以天高地厚。妙化不息。而得其自然之化機也。日往月來。妙運無窮。而得其自然之妙運也。人與天地並參。同一炁胞者也。其喜怒哀樂之情。好賢惡惡之心。亦莫不出於自然之性。其間亦有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悖於理而違於義。是非其性特殊。實以後天之欲惑所蔽。而靈昧性遷。始有智愚之分。善惡之判。故欲保守元充。而不失其本來者。惟在定心以養氣也。定心養氣之道。貴乎平靜。平靜之功。惟坐是賴。坐而不問。自得其自然之奧。得其自然之奧者。一坐即定。一定即平。一平即靜。一靜即適。一適即默。一默即動。一動即通。一通即運。運轉妙功。出於自然。而合離啣接。任督相通。自得其生生化化之妙也。啣接合離。雖係尋常之功。久而其基可立。基立妙通。得其妙者。守之弗失。運其妙者。息而弗已。欲靜自靜。欲動自動。靜非枯靜。動非妄動。靜以守其綿綿之姿。動以運其如如之妙。如此則無往而不合乎姿。無所而不得其妙。夫然後心定氣平。神凝炁充。靈聚性堅。自然豁然通澈。而返乎先天已。苟舍正路而弗由。背正軌而外馳。非滯即離。非偏即枯。滯則昏。昏則神不守舍。離則幻。幻則靈必難聚。神不守舍。而心即難定。靈不能聚。而氣即難平。心也未定。鮮有不爲物惑而性遷。氣也不平。鮮有不爲欲擾而靈渙。性遷靈渙。心動氣浮。而能得其自然。以立修基者。誠難事也。是無他。乃失其自然。離乎祖姿。而妄自揣測。

妄用誤會之害也。是以坐者。須順其自然之息。以守其自然之妄。應其自然之候。以觀其自然之妙。由定即明。由明自通。功至此候。不求靜而自靜。不求通而自通。雖有鬼祟。亦不敢近。雖有邪魔。亦不敢擾。煦煦然。自入於太虛之妙境。其坐也固如是。而於云動修渡之際。亦何不如是耳。如是而修。如是而坐。則後天渣滓。不待強制而自淨。則行住坐臥。均自得其中正之大道已。各各勉悟以進可也。

開創道慈。猶之建築房屋也。建築房屋。必先籌畫地宜。經營根基。購辦材料。種種設備。無稍欠缺。方足以敷應用之資。應用全備。計日成工。工已成後。各安其居。各遂其生。則風雨之摧折可免。寒暑之侵襲可避也。否則根基弗固。籌措無方。但就目前之需。因陋就簡。雖亦可以從事。而欲永久避免摧折侵襲之害。恐難以期必也。開創道慈。展佈道慈。亦何莫不然。道爲心體。亦爲安身之基。慈爲心用。亦屬化度之本。有有形之根基。而無形之根基。乃充。無形之根基。既充。有形之根基。愈固。固其根基。應變之妙。隨時之方。無弗因有之以爲利者。無之以爲用也。道能應變。慈須隨時。不知應變。則必多滯。不知隨時。則必多偏。偏滯之害既逞。而欲無所摧折。無所侵襲。不可得也。而其主要之處。全在能明其理。先事預防。而經營籌措之際。卽指永久鞏固之方。庶日月相積之下。則覆冒宏蔭。而摧折者可以歸於平坦。侵襲者可以入於隱適已。是在學誠自勵之方。好爲注及也。

河車所通心君是守

老祖未集坐經釋義曰。動也者。有炁之動。有氣之動。炁動者平。氣動者偏。有無。剛柔。陰陽。大小。虛實之十動。似無其炁。似無其氣。無而有者。上護絳宮。下通河車。真息綿綿。生化伏根。胎元乃孕。若然者。其修養之精義乎。各方味於是而明者。大充可守。味於是而昧者。先陽必散。欲知其守。先護夾脊。夾脊之護。先固尾骶。尾骶下兀而上升者。必從窈窕守以爲準。準窈於鼻端。而後鵠橋之赤龍。由漕溪以戲珠已。珠之守走。卽由是分。由其徑而正者。雖走亦守。由其徑而偏者。守亦是走。但求窈窕息由上通下。真息如如。不動不聞。不言不見。斯可以護絳宮之靈。脫河車之險已。

老宗經髓天集曰。炁靜氣動。皆有一定之運息。而氣靜炁運。亦更有一定之止息。所謂六塵不染。萬慮皆寂。亦於此悟其本來。故陰陽相交之後。炁與氣合。卽云炁功。而此炁功之轉輪。必於炁靜氣動時悟之。若知其所謂轉移。而潛以自化。默以自正。又在氣靜炁運之後。方能悟之也。炁之運也。運於至虛。故言虛候。而此虛候之所以爲虛候者。必在法輪常轉。無時或已。所云至

誠不息者。卽此之謂歟。各方修功至於斯境。必當任其自合自分。自交自運。自靜自動。不可有一毫之勉強。使氣之法輪有停滯之虞。然後可以知炁之定。無非運於任督。任督之合。無非炁靜氣動。任督之分。無非氣靜炁運。苟能由是以運於無形。則此自然之炁胞。必由橢圓以化至圓。而真形之孕。亦於是可見之已。各方知其爲虛。必不可言其爲候。知其爲候。必當堅守是靜。庶幾玄玄之炁。可以爲自然之主宰已。

無念無慮。法輪常轉。自然而然。炁乃交。交於虛則息其靜。息其靜則動於空。空中有色。色卽是空。一塵不染。還我本來。皆在無妙爲妙之無上上乘尋之已。

仁字卽是一個炁胞。而炁胞所藏之仁字。卽是任督。而任督所主者。卽是炁氣。炁氣相尋者。卽是息息。息靜而不能息動者。不可以運丹田。息動而不能息靜者。不可以守鼎爐。爐火常溫。鼎水日新。滿而不溢。高而不危。庶幾免於亢已。

老祖道邃正經曰。吾心有空。空卽是性。而後感通。於知而止之。知而觀之。皆不知而止而觀。斯可爲還靈之妙。以覺本真。本真能覺。真息自動。後返先天。於此以得。道家清淨無爲。其無爲爲息。息自炁生。是以無爲爲有爲之真機。卽炁氣能合。而後平河車以順其途。息而後坐。坐而適

之。即適其自然以化至妙。

精爲氣養。而接之於空。得之平平。精而後化於神充。神充炁化。先後自合。以訖而適者。皆不見形。而神與性息息默默。其無形而形者。即後天轉默於妙。而通於息默之凝堅中也。凝凝堅堅。堅靜靜。通之不拏不鬆。相固內丹。（即中丹。）即能上充下澈。丹有功候之濟。而明性於心者。水而火候。火而水濟。不以虛實靜動而悟養者。必不可得。炁合於真素正充之地。無所爲接於適也。無所爲訖而穀也。皆於含靈通神。以化外洩而定內搜。是爲水炁同分。是爲炁立化津。則經行河車之道者。不鬆不拏。適之真中。真中恬定。上而通之。下而澈之。庭爲炁始。徑爲氣初。即門戶無滯而澀於穿透之時。天人得。人化天合。機紹於緣。炁引於氣。一一在息默適中。而爲先後旋返之始體。無以後而偏修。無以先而虛悟者。吾可以許進真達於先後合天之妙。

其爲實而不靜者。欲其如珠盤走。必未可躐級而進。驟入妙趣。妙也渺已。渺易入幻。幻而成魔。此真丹所以不成。而丹完光定之化。亦於是靈昧光消。神散精涸。先天之失。流弊耗水。即氣於尾宮。而不能得真通於炁氣。其縱於炁充而錯入葫蘆者。皆小充不得其始。大充不得其終。則顛之倒之。錯也亂也。皆上下相違。而不能一炁圓中。以失先天之內。而洩後天之外。洩之搜之。其炁之得。必以內外得適。而合性靈一炁。後天之旋。方可於此而見。即炁有始無終。不可合靈始成終消。無以立性。即不能言先天而合於後天也。（老祖定疑。上段錯入。皆因炁氣既合。而不能歸途河車。其洩炁氣於幽谷者。皆犯此弊。以致俗言精神錯亂也。即歸靈昧神馳如呆者是也。）

正陽真人訓曰。人身陽少而陰多。上下循環皆水也。故河車以流轉之。河車之法。取北方正水。納之南方正火之中。故曰既濟。此天地自然之機。非旁門搬運法也。

昌佐神訓曰。坐時首當守窈。然後調息。使氣通任督二脈。則河車可通。而所謂河車者。儒家已有其說。孟子曰。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即是河車運轉之說。然河車有三。首爲氣河。次爲精河。三爲神河。務要坐時清靜無意。守窈調息。然後此可通矣。而所謂調息者。非指呼吸而言。蓋得調息之窈。身中便無呼吸。然所謂調息之窈者。即中庸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也。如斯而行。則息息相通。自不難達乎運息。惟息是運。惟運是息。運轉妙靈。則靈機動而炁氣生矣。如斯而坐。則道可悟。性可明。而玄妙可得也。

達祖訓曰。修者之修。專在乎養。養之法。專在乎修。故修也者。養之本也。養之者。修之源也。不修不能知夫養。不養不能知夫修。是以修養二者。相輔並行者也。修者修其不善也。養者養其善者也。能使其善者而永存不洩。則其神足已。神足而後氣充。氣充而後精化。修其不善者。當排洩其不善。以善養其正者也。善養其正。即所謂之去其渣滓而存其神者也。是以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化虛。此自有而至無也。積神生氣。積氣生精。此自無而至有也。有則恆存。存則能化。化則能生。生則能積。積則能凝。此以修養而成也。不修何以能鍊。不鍊何以神化。不化何以能存。不存何以能神。此由淺而致深者也。神爲無形之物。非積之於形體。不足以言形。形由神成。而形以神聚。故聚之精者。可以見乎凝。凝之固者。可以見乎堅。堅而久之。可以能存。存而化之。可以能神。神而通之。可以能過。過而接之。可以能養。此修中得養之妙訣也。人祇知修之之法。以鍊氣爲本。殊不知鍊之不得法。反爲流弊之叢生。流弊者。氣之爲害也。氣有害者。不知調息之法。能知調息之法。不能知呼吸之所以然。亦是無益而有害者也。蓋氣之存乎神者。本乎正者爲息。出乎逆者爲害。正逆之所以發生。端在乎呼吸之一出一入耳。氣以順爲正。以正氣而得本身之和。則其呼吸之出入。平平淡淡。無粗暴急烈之動作。是氣之發生也。出於

華蓋肺俞。所過之十二重樓。無阻隔之病。故氣一呼也必順。及其吸也。緩緩而入。由前三關入於下丹田。以至命門。而入尾閭之間。上而通於夾脊。入於玉枕。而藏於泥丸宮。此爲一吸之經過也。乃一吸之經過。有難於一呼者。此爲後三關之要訣也。有三箇難處。故謂之三關。何以有三箇難處。以其無修養之功候。不能過此難也。不能過此難。即是格格不通。其格格不通者。第一爲尾閭黑氈也。層閭黑氈爲陰陽交媾之點。能過此關。即可謂之由陰而轉陽也。能由陰而轉陽。必能使督脈之相通。蓋督脈不通。任脈不能啣接也。必也由夾脊通。而後可知督脈之已通。此二關也。任督二脈已通已。以應有一通百通之玄妙。而其氣不能上過泥丸。仍是不能入於旋轉之妙輪。故又以第三關爲最難也。後三關已通。仍不能上通下澈者。係有一處之阻隔。故其奏效猶以爲難。其難之點。在華池也。蓋華池之玉液。不足不能生。即是鵲橋之未接也。鵲橋何以能接。以上端之陽。下接十二重樓之陰。惟有舌之可以介紹也。舌有五氣之功能。以一口之妙運。而使五氣之朝元。五氣能朝乎元者。即是五臟六腑之氣相通已。五氣相通而相融。相融然後可以相運。相運然後可以相化。相化然後可以相積。相積然後可以相生。相生然後可以相凝。相凝然後可以知其剋者。不以爲剋。而生者不以爲生。生中之剋。自然之生剋也。剋

中之生。自然之運化也。夫然後可以得五氣之相凝。凝之也久。而後知其能生。生之也盈。然後知其能化。化之也過。然後知其能通。生以盈之。化以消之。不盈不可以言虛。不消不可以言長。此天地運行之妙理。即是陰陽五行生剋之妙理也。得其妙理者。謂之玄奧。得其玄奧者。謂之真諦。故修養者。必先以五氣爲本。五氣之本。後天之純精也。能得其純精者。方可知其玄奧。玄奧者。自然而生。自然而化者也。能由生而得化。故可以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化虛。之所以然。而必至於當然也。能至得其當然者。故不運而通。不運而動。不運而生。不運而化。此其天然之運用。有不期然而然者。以不期然而然之理。做去。即可得不期然而然之玄奧。玄奧者。運化所生。運化所得。運化所適。故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者。即是玄奧之一點妙喻也。能知其神之妙。方可得自然之真諦。故五氣之化生。有不可思議者。不可思議。即可知妙運之無窮。在陰陽相接之候。即是上下相通之際。舌抵上腭。而後可得玉液瓊漿。由華池油然而生者。即是五氣之精華。丹田之真陽也。此一點之玉液。可得天地之正氣。而可使後天之濁氣。不除而自無已。是以濁氣不淨。清氣不能生。清氣不能生。則五氣不能化。五氣不能化。則先天之真炁。不能接。接於無形之間。真炁與正氣不相融。則其神不能充。神不能充。則其氣不能養。氣不能養。則其精不能凝。是故化氣者。必以精。化精者。必以神。化神者。必以無。所爲而爲。無所爲而爲。即是玄中之妙。妙中之玄。玄而又玄。是爲至虛。至虛之虛。是爲太虛。虛之不可以形容者。謂之空。空即是實。實即是空。無極之空。不能得至形之形。至色之色。至聲之聲。總之皆由空中得來已。空中者。即是太虛之至虛也。神之虛者。方爲至虛。生之化之。以至虛而後得不虛之理也。此至虛者。於是由不虛中得來。故修者。必先以有形者求之。然後可得無形之妙用。若先以無形入手。則茫茫無所適從已。

## 大小周天

老祖經髓天集曰。鶴息龜潛。綿綿不絕。鹿運猿守。任督乃通。由是以見小周天之鼎爐。必有自然水火相濟之功用。而大乘說法。活潑潑地。必有至妙之動機。方可以知麟仁鳳義。龍靈馬神之運用已。由是更悟到大周天之功用。則知炁氣相交。無非是息。息而爲金。金命乃堅。息而爲木。木性乃正。正以養中。中以致和。而後太和之元氣。太極之原素。方能於化形化體之中。悟其本來面目已。本來者何。至虛之境也。至虛之境。一無所有。無所有者。無所不有。無所不有。聚爲圓圖。圓圖一炁。乃立空極。空極之立。立乎無形。無形之化。方見天然。是則潛移默化之功用。無非任其自然而已。

功候之相轉移。莫如靜以制動。然動不爲靜所制。而得其自然者。方能如如不動也。能如如不動者。方能息息不已。周而復始已。故小周天以性命相並爲主。而大周天則祇以性之所自爲功候也。

先天言息。息即在靜。後天言息。息即在坐。坐而息其息者。必精以凝其息也。靜而凝其息者。必坐以通其息也。故尾髓上升以入夾脊。其息何在。曰相通而已。由夾脊以入風府。其息何在。曰相固而已。由風府以旋轉於腦海髓山。而自守於泥丸。其息何在。曰自聚而已。由泥丸下降以入舌底。而運於漕溪之間。其息何在。曰回任而已。由任以入於心田。而轉於丹田。降於絳宮。入於黑潭。而歸於尾髓者。其息何在。曰回督而已。回於任者。氣與炁通。回於督者。炁與氣交。由是研先後天之相合。無非虛靈不昧之一胞。爲之轉輪。而往來於上下。成形成器。以至於道而已。老祖定坐釋法言上元篇曰。周天功候。二脈交運之位也。

炁固則神建。神建則精結。精結則氣充。氣充則髓通。髓通則圓明。心息相依。伏氣成胎。胚胎靈化。精通髓固。外腎一收。精填髓塞。歸於中田。起下鵠橋。過尾閭。穿夾脊。越玉枕。達泥丸。繞天庭。玉泉各位。渡上鵠橋。納黃庭。歸於玉虛。普賢註。周天炁候。以逆行而順運。順行而逆施。推展進退。各有火候。修者參之。重樓一轉。則虛者自虛。實者自實。渺渺茫茫。寂焉不動。可以藏神。可以成胎。可以育物。是至玄之關。以清靜爲精。以鎮定爲髓。以鍊心爲精。以鍊神爲髓。歸根復命。當在已午之間。亥子之交。卯酉起伏。剝復之中。運而用之。感而化之。天地胚胎。形理之用。在一悟再悟之中。相守相運。老祖定。相守相運。順逆進退之功候也。是點末之功。純賴以至



誠而拙。添沐浴。不躁不急。弗偏弗倚。用以真如。守以自然。則修養之功。在於坦悟精求。不在奇炫爲道。要知吾道之坐。平淡爲功。是養於平淡。則收諸至渺。全在各方至誠。弗輟之養而明之也。

煉性歸原。凝神於氣。結氣於一。功候非絀不得。心法非靜不守。心得其靜。窅得其守。窅得其守。息得其運。息得其運。則身內之周天。與身外之周天。循環相契。則身內之胎息。承運於先天之息化。生生不息。周轉不已。活潑同流。放之則充彌宇宙。收之則退藏爲微。參贊位育之妙。不足言其精。生化循環。不克竟其用已。

又中元篇曰。二脈之運。運之於氣。通之於適。適之於接。任督之氣。相接相適。則性心得水火運養溫化之妙。而後小周天之循環。見之於大周天之功用也。是必以潛默運化之功。而見之於濟濟運用者也。

老祖正經曰。人之坐也。以久爲胞。以堅爲系。以靜定爲溫養。以自然爲化生。而後緣督之通。不促而促。不接而接。自與任脈合其妙已。任督相通。而躡蹠之炁。運自上通於風府泥丸。回任於鵠橋。下及臍中。以經黃庭。復出乎牝。而經至陽兩九之間。入乎尾閭。又從尾閭而上升。復通夾脊。再過玉枕。由泥丸仍及於吾固守先天真竅。而運於五蘊六府。以散布於百體千骸。至斯時也。所謂晬面盎背。暢四肢。放彌六合。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之炁功真境。形上形下。謂器謂道。无往而弗合其妙。通其奧已。至斯境也。卽三年有成之境也。

達祖訓曰。道慈發展。端賴時機。時機之乘。端賴靈光。靈光之修人。得其修養之大法。坐以調其氣。守以固其神。炁息之會於先天祖竅者。玄關合其性。性中之光。發於海底。一陽初動。正是靈光發揚之時。靈光發揚於小周天者。合於運數之大周天。表裏如一。大道貫通已。如是者。可以云道已。可以云慈已。

松拏穿素釋義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修坐之道。當求見悟於中。守以無識之妙。始可固元神而去其識神。能如此悟之。則吾坐之玄功。卽在心靈與靈光性命形體之往復也。是往者卽復。是復者又無非往之緒也。所以然者。是不可不守於然如之境也。然如之境。卽坦適之功也。以坦適之功。往而養之。復而存之。一往一復。皆適其坐候之妙運。焉有不穿不通不拏不梳之境也。是坐之所梳所通所穿所拏之功。皆由鬆鬆之中。守以坦適之坐養。而見其妙運之化機也。是坐之可通者。必穿爲之功。是穿之爲功。必梳之爲候也。是梳之候。必關關而定定。定定而關關。方可見其尖披離合之聖功也。

坐尙體正。體得其正。則心乃中。心得其中。其氣乃貫暢而無阻也。氣得其暢。其功乃穿。其候自訖已。所以坐之於功在穿。功之於坐在訖也。由穿而通也。由訖而接也。是功候之穿通。卽在氣運無阻於心房氣海之間。心房得運。則其功候。往來於玄關黃庭艮腹之中。通暢其八脈。運行於各絡。則其功候。皆由此證之於自然之息功也。

坐以順而守逆。坐以逆而得順也。是逆坐而修。其化皆順。順坐而修。其境皆逆也。各弟子不可以坐中之逆境而棄。亦不可以坐中之順境。卽認爲坐中之至境也。總之坐中之順逆。卽在於自然之調息。不以吾見爲坐之所見。不以吾覺爲坐之所覺。功至斯候。則運化之妙機。皆見之於鬆鬆拿拿之境已。由鬆鬆拿拿之境。而後悉穿陽回。陽回而陰斂於虛已。陽生陰回之功。卽在於悉穿之功。見之於素候也。是坐功之境。由披合尖離之中。回吾陽。見吾真。行吾氣。固吾虛。則其功候之尖披披。必見之於離離中之合合已。離中之合。陽化而陰生。合中之離。陰斂而陽生於虛也。

老祖訓又曰。新年新節。春光明媚。氣候溫淑。風搖楊柳。正是不寒不暖之天氣。雨綻杏桃。亦爲宜陰宜晴之時光。氣候所以得此溫和者。乃天地自然之妙化也。天地得此溫和之氣候。則萬類以生以長。以育以化。而人身果亦得此溫和之氣候。則週身適暢。萬絡千肌。亦莫不有坦適之造詣。惟人欲得此溫和之氣候者。則當效法天地之自然。而於個人之靜養。必須時時加注也。功養功候。而欲得其深造者。則舍坐莫與屬也。惟老人降化十餘年來。各地修子。孰不知坐功之關重要。不過於坐。未有深切之審慎。遂致有過於鬆者。亦有失於拏者。過於鬆。則必至沉

昏迷昧而入黑甜之鄉。失於拏者。亦必致經絡鬱滯。心氣浮躁。而失其坦適之養。卽鬆而不鬆。拏而不拏已。而穿功仍多易於錯過也。惟欲得一氣之穿。則必於身體力行。以求實踐之工夫。不可如爲子之如何盡孝。爲弟之如何盡悌也。以及克己以復禮。漸仁而由義。其所當行者。則身體而力行之。如斯則約穿之絙既得。而氣之穿也。不加強求。而自得一氣之穿已。得其所穿。則一身之坦適如是。推而至於世界。亦莫不從此穿功。而得合靈運化已。

達摩佛臨臨檢道院訓示曰。凡我進修。初步必遵之以坐。坐者之始。四度之功。二目垂簾。乃爲收神之用也。繫心一處。乃爲屏蔽去念之義也。兩手按膝。乃謂水火既濟之謂也。內腑三焦之火不生。而先陽之水易沸。升沸能息息爲之輪轉。而後四肢百絡。能得其氣之運化。血精澈貫於腦海。可謂之脈通精合。則氣運然已。性固然已。炁充然已。始能化有爲無。而色卽空然已。若固守其妄。拏之過密。則久而自見其沉昏。若不顧其準。則鬆之時多。卽靈馳而神渙。兩病誰重誰輕。均係失之於偏。必須鬆鬆拏拏。其氣自清。拏而弗走。雖清易渾。鬆之時多。雖清易懈。所以必須鬆鬆拏拏。而能匯通。自可免傷陰傷陽之害。則坐也。運也。息也。通也。乃可云交。乃可云穿。乃可云候與功已。

尙真人訓曰。在修各子其於坐也。稍有進境乎。夫習坐者。首重恆誠堅三者。是以泰華雖高。不難登其顛。江河雖遠。不難探其源。只須用恆誠堅到底功夫。斯可矣。所懼者。因畏難而苟安。魄惑而中輟。或割地自限。見異而遷。如此則何以證其功候也。善修養者。只要中虛一點。孜孜以進。不貪不着。則氣可清。順其自然。卽得乎鬆鬆拏拏。然鬆非所鬆。拏非所拏。不鬆不拏。便得乎空。至空不空。無所謂空。無所謂不空。則氣無偏燥。質無幻惑。清靈充盈。自可入奇妙之佳境也。各各悟之也可。

慧聖訓曰。坐不其得當。稍一疏懈。則不獨難守其妄。卽其性亦難守已。須知逐漸以進者。何傷真陽。走而能守者。何害潛陰。陰陽融和。元炁自充。元炁既充。是以拏而能鬆者。功候自得。其放而能收者。心性自得其養。元精易保。既不出於勉強。又不至於放逸。如是者。不但修者有益於身心。且無虧於性命也。

孚聖訓曰。炁有其功。而無其力。氣有其力。而無其功。先後天之所以分者。卽在此也。以言乎功。無形而生有形者也。以言乎力。有形而反無形者也。是以功之主在性。力之主在神。以性馭功。以神馭力。然後有無相化。虛實相乘。必無先後天之分已。然先天之所以爲先天者。以其炁之

所凝。不見其生。不見其長。而自然有其形體之化生。因其時而有所主者。故曰功。後天之所爲。以後天者。具其形。有其體。見生而不見收。見長而不見藏。而收藏之根。早伏於生長之初。此其所以爲力也。功無盡而力有所竭。有以其無盡爲修者。非從坐不克以知其所以然也。以其有竭之力。與世界相周旋。其不墜者。未之有也。故必藏其力。潛其功。以爲修養之主旨。然後形體之外。必更有形體者在。性神之中。亦更無所不凝。奚必分其先後。判其功力。以自擾哉。各當知功之以炁爲主者。必由乎虛。能由乎虛而堅守之。無力之力。卽在是已。以人之性神爲言。性本無形。神亦無形。同屬無形。何以有功力之分。因性也不必假乎形體。必能自蘊於虛。而神也必假形體之氣固。乃能見於面。益於背。暢於四肢。故神必有力。而性也無力。有力者。不能純任自然。若以自然之功爲化。則力也亦可出適。而無所用其力已。是力之所以爲力者。用之於虛。則有功用之於實。則有爭。功則運用於自然而無所傷。若用於爭。則必不能得乎自然之真旨。必有所戕害已。各各悟到此理。自知功候之轉移。無非潛移默化。潛移默化者。又安有力之可言。不但修養不可恃力。卽應事接物。亦不能以力自恃也。故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足徵力之不可恃也。而况德必有功。功在無形。炁之所化。必能永固。若必以力相爭。雖有其功。亦不足以敵其過也。功過之判。惟力是主。各各由此以研味修養真旨。自知道之所重。不必論乎氣之強弱。亦不必論其形之健衰。氣形並定。乃能相合。相合爲一。道乃能守。獨不見身之至弱者。能有大成之望。而身體強健者。亦不能必其有大望者。何也。是則性神修養之功候。有以定之耳。性不能虛。神不能守。神不能守。氣不能化。氣化於清。乃言其功。氣化於濁。仍云是力。氣化於清。爲炁之母。空化於濁。必不能純。故曰純功純候。清靈爲先。養神助之。清靈善性。養神善命。性命止於至善者。必能有其無形之轉移也。無形轉移。卽曰功候。有其功候。乃可凝炁。炁凝於虛。其體自堅。故有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空空洞洞。一若無物者。是胞胎中之子母相孕之時也。子母相孕。何者云母。曰無見者卽母。何者云子。有見者曰子。有見無見。均於息息之功。有以悟之耳。各方修功養候。當知是母。亦更知是子。若不知是母在性。是子在神。則炁功氣力之判。又從何處以定。堅守之真旨耶。嗟。嗟。道卽無形。而行此道者處處有形。能修此有形。反乎無形。則仍有其真形也。其形也在炁乎。抑在氣乎。論功之修也。氣不得獨主之。論力之養也。炁亦不得獨化之。故不以炁化氣養相合之功。以平其力之所能運於息者。然後在體出體。有聲無聲之功。可以衡乎接適之力已。力豈易言哉。惟在善用與不善用之分耳。能善用其力。性化虛守。不善用

其力體質相爭。能悟及此。始能知坐之守窻者。必不能用力已。不用力。而無形之力。自與性神相接。呼吸相適。至靜爲動。出虛入實。元真日充。性天日進。不言其火候之溫養。自有轉輪中之循序漸進已。是以功至於尖者。必有穿通之候。候至於披者。必有鬆拏之功。若乃穿通未及。而鬆拏過之。必不能有其適功。以接無形之力也。各各善修善養。自能於無色色處。無形形處。求其至平。必不能有強求躐級躁進之弊。而命素元充。自能與吾之虛體相接。真味之嚼。必有不期然之適已。故無所謂味。然後口適。無所謂聲。然後耳適。無所謂色。然後目適。無所謂臭。然後鼻適。無所謂思。然後心適。無所謂觸。然後念適。力適則神適。神適則氣適。氣適者。悉無不凝。性無不固。性命固。靈卽由是以運於至清之府。而大充小充之判。昭然若揭。又焉有功與力。悉與氣之分哉。由分以至於合。其間功夫。莫不由於穿通鬆拏之適。方能以氣接悉。以氣凝悉。悉凝氣化。則六塵不染。萬慮皆空。修者至斯。可云當已。是有何難哉。不過以其爲難則難。以其爲易則易。從初修。以至於有進步與高深。日日時時。皆有接適之真旨。存於其中。而穿通鬆拏之功候。亦皆相循相環。而無所愆期。不過坐不到者。必不能悟到。若云其悟。一秒之間。可以一貫通焉。果能深修言深。淺修言淺。而養之以恆。守之以誠。則初修者。亦有靈功披候

在。若由其至靜以悟其所以然。則守虛之深。雖實亦皆云虛。而穿通鬆拏。卽於至空之時。由陰陽二氣之分境。必悟周天之立基已。故曰。小周天者。一日卽可知其動。三日卽可悟其轉輪。四度功候。氣必引悉。要在各各能時時守虛。而以至實者。亦皆以虛視之。則自然功候。必從性神之至凝者。合其悉功氣力於一途已。是必不能言其難。而其所以難者。不能虛心守堅。而以一暴十寒爲功。更有強求躐級躁進者。則功與力必有所分。處處以力是恃。而不知其功之所在已。各各當認清何者是悉。何者是氣。何者云功。何者云力。則尖披雙鍊之功候。與穿通鬆拏之經過。必由接適之主宰。而有悉氣之同化已。各各切不可未至其殼。卽思其訖。則相去愈遠已。能不愼乎。能不愼哉。各各勉旃。

孚聖訓又曰。尖披離合之功。不能離穿通鬆拏之候。何以言之。尖有其功而披也。必正之以靜。合有其功而離也。必順之以序。通有其候。必待穿功爲之轉。鬆有其候。必待拏爲之約束。以是言之。披功卽候。穿候亦功。離合之間。鬆拏爲主。若夫不以其序而正其徑者。不能得至靜之正路也。若夫不以約束順其序。則真功何以得堅。天地之大。無非若是之功候。人之出息入息。出氣入悉。亦無非尖披離合穿通鬆拏之功候也。

昌佐神訓曰。坐之有候。鬆拏適宜。鬆之時多。心曠神怡。拏之思密。昏沉立見。必得鬆拏。山濁易清。靈亦得充。性亦易固。精亦能結。神亦得明。氣亦得靜。返真元之炁。則豈難矣哉。

以上言鬆拏之功。此下引正經所言穿素之候。

正經九節一籙曰。炁穿於固。而定於素。其穿也約。其素也純。惟純爲化。惟素爲止。是緊是定。是約是鬆。惟鬆爲合。惟拏爲固。曰炁之素。又曰炁引氣穿。炁化氣素。乃定吾止。乃有吾息。

慧聖參云。穿功在於恍惚之際。而得其正窠。皆由於不急不偏處尋之。其真境乃由乎自然。故有不鬆而自鬆。不拏而自拏之功也。

三籙又曰。止功之息。定於素者乎。純正之炁。止於純者乎。若虹若霓。若雲若霞。皆素之化也。若形若質。若腦若髓。皆素之成者也。其有以物爲素。以形論素。皆非其正者也。是素之正也。潔而清。寧而凝。虛而弗著。玄而弗觸。若有其色。若無其色。若有其形。亦無其形。形形色色。皆弗能喻。有有無無。皆弗能比。弗可喻者。乃見真純。弗可比者。乃正真素。故曰素始素空。乃化萬形。是形而生者。皆素爲運。形而化者。皆素爲純。其炁乃正。故正炁之輪。一素而息。一胞而虛。藏神藏精。合靈合化。故曰道之始也。素而括之。炁之正也。素而蘊之。是素乃純。是素乃正。純正

虛容。乃形其真空而生質者耳。

達摩佛又訓穿素之義曰。行氣必然是性而動。氣本靜中之主。被性反動。須用拏功而管束。有拏得法。卽是穿通。穿通建極。必可得其素元。素元者。卽是命也。此鬆拏穿素四功之動。卽由默中得來。此功此法。如一碗清水。溢而必流。流散之形。卽是穿功之義。守而能歸。卽是素元返本之義。四功皆悉。不難明見。卽穀接適四功也。

葉真人訓曰。達摩師所講鬆拏穿素四功。先法要指鬆言。在人之性。用意之動是鬆。莫使放於體外。乃謂守窠之功。何謂性放於外。卽言坐久必懈。懈生出各種幻形幻景。等等不同。此謂不守窠之義。要得幻景之時。使化無形。是謂得其拏也。有拏之功。穿亦及通。穿之一功。陰陽合樞。動靜亦得分配。既使私欲融成。亦能以其氣隨心上下。不致直晶不舒。曲污自泯。所謂幻景。卽是坐功之魔。非倚正論。均從先氣後性。考取正果大乘之法。得其鍊坐之功。自然小充接大充矣。何謂大小充功。係素元之本脈。復會尾胝。方有穿功之力。如黑甕不通。穿亦難收其效。黑甕者。卽是黃庭之下丹池也。素元明冥二合。陰陽歸於命宮是也。

### 尖披離合卸殼接適之功

老祖經隨人集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乎天。天者陽之純氣化形之炁子也。因炁子與氣母相交。則尖披之間。互爲體用。而性之所自者。必知其皈。然後方可與言水火既濟之功。而濟於盈朒之間。以臨乎上下六合而統萬形也。萬形之統。在於一靈。一靈之統。在於一系。一系之樞紐。在於一虛。一虛之主宰。在於息靜。息靜功用。在於自然。自然之化。體靈於炁子者也。自然之生。用運於氣母者也。體用兼備。乃能相濟。濟於無形。乃孕有形。有孕之孕。孕體於性。孕形於命。性命之自。卽水火之自。水火之自。卽動靜之自。動而有自。自於其皈。皈於其尖者。必自於披。皈於其披者。亦必自於其尖。是尖披功用。其中本無終始。亦無流止。而其分乎界輪以爲終始之統系者。以先後天爲之分境也。先天之尖。尖於性形。後天之披。披於靈神。尖於性形者。必以卸殼爲功。披於靈神者。必以接適爲候。是尖披離合。不能離乎卸殼接適。方知物物各有其因。各有其輪。因因輪輪。默靈妙轉。轉於無形。乃有虛化。虛化之主。靜以主之。靜定爲功。動機自轉。轉其不息。而後默化潛移之功用。乃可以悟到玄虛之真境已。故曰。道任自然。自然爲靜。靜中

之機。一息生焉。生生不已。尖者披之。由山化化。披者尖之。尖披功用。無非一體。而分乎先後天者。無非炁氣而已。炁在先。天本無尖披。既化炁子。乃自性尖。性尖爲化。乃分二氣。二氣既分。必有氣母。氣母之主。主乎盈朒。盈朒之循環不息。亦必以尋其根爲功用。其功何由。由於性披。性之披也。披於其適。適於其接。乃卸是命。命運於空。乃殼是靈。靈之清也。以神爲化。化神於虛。化靈於妙。陰陽相轉。無非若是。陰陽相交。無非若是。而炁子氣母之得乎體用者。亦無非若是也。故曰。心與性守。守其先天之尖者也。神與命固。固其後天之披者也。先天後天。本無所分。分於界輪。乃見盈虛。盈虛之理。在於靜機。靜而弗動。不可以云息。息而弗靜。不可以云玄。玄之又玄。乃見至妙。妙道輪轉。無非一體。而炁六氣六之功用。又在默然自悟。方可以立其根基也。不然。道生是一。一何由化。一而不化。二氣何分。二氣不分。何有界輪。界輪不運。何有氣母。氣母不定。何以歸宗。歸宗於性。性必爲修。歸宗於命。命必爲養。修養功候。均在坐悟。坐悟一姿。一姿所通。通乎任督。乃見胎元。故易曰。臨至八月有凶。其間蓋言性命靈神之濟自然也。能濟於自然。則卯位之生機。中雖寓剋。而能自守其披者。必不至爲酉位所冲動。而必能固其心神於自然已。自然之固。必有自然之守。自然之守。必有自然之濟。濟乎自然。水火無形。無形爲水。水在於炁。

無形爲火。火在於氣。水火炁氣皆是性自。不以性自爲性自。而以性自爲虛之樞紐。以善守其堅靜堅虛之旨。庶幾不至爲鼎爐之有形者所阻所昧。而必有至妙之機。運於天然之命皈已。是在坐候修養。悟其靈運。不在結晶。而在凝虛。方可以知圖中之性皈。而必堅守其性。皈於默化潛移之中已。其各勉以自修。自能因先天之尖披無形。而主宰乎炁子氣母之真體。以合天人一貫之久堅已。

各各悟到坐候之分境。自知任督之合而復分者。其間皆有尖披之功用。以爲接適之機。而後訖者自無不定。穀者自無不通。所謂道在炁化。炁化於玄。玄妙相轉。轉輪自然。自然正化者。其是之謂乎。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明修證坐之息止也。止於靜。止於動。止於靜者。運而適之。止於動者。通而結之。（孚聖註。結作收字解。然此收者。自然之收也。）接之而展。適之而運。運得至接之功。則適得其至展之運。運之於展者。必見之於接。接訖之功也。（附註。此接者。乃後天之接合而運之義。是必以先天炁結真虛。方可接後天至氣之合。一結爲陽。一接屬陰。是微陰少陰老陰。皆接之於至陽之炁。而接至先之氣。運至後之形。）見於訖訖之功。必在展運相訖之適。

而見之於至通之機。見於至通者。必以至適爲之運也。運之於適。更必以至訖至穀之功。而見之於四物之功也。

有接方有運。有運方有展。有展接至運之溫養。乃有定其定。存其存。訖穀接適之四功也。故四功之所止息。止息而相運也。所以鶴鹿猿龜之爲功也。訖其訖而接其接也。穀其穀而適其適也。是鹿之鳴。而見其訖訖之音。止於定也。息於靜也。鶴之鳴也。因養之訖訖。而真存其息也。猿之所以默其息。而運其穀也。龜之所以潛者。潛其息而定之於適也。是四物之爲功。各有所途。各有所見之溫化養運之機也。是溫化養運之功。必於四物之爲功。而見其止息之候也。止息之候。當由通運證化之功。而定吾之靈。固吾之性。寧吾之息。充吾之氣也。

老祖坐經坐義曰。至妙者。靜而動者也。至玄者。動而靜者也。知靜而能動。則息息之運。必存吾性。知動而仍靜。則息息之轉。必定命之所皈。知性自命皈。然後黑潭絳宮之相升降者。必由尖以反披已。尖之太過。必以鬆爲主。披之太過。必以拏爲主。知鬆拏之主宰。然後塑而不塑。定而不定。梳而不梳。關而不關之真旨。必能悟其所以然已。不過功候未至者。知其尖。必不能顧其披。知其梳。必不能顧其塑。知其關。必不能守其定。若是者。修功雖有進益。不足以言養也。養之



之道。均在無形。無形爲養。則天然之適。皆在其中已。

所謂靜者。靜於自然者也。能靜於自然。然後適於自然。自然之適。心爲之適也。心之所適。神爲之適也。神之所適。性爲之適也。性之所適。靈爲之適也。靈適於虛。然後氣適於坐。坐也能適。而後任督之相合者。必不至由濁氣之相混。而再爲之分已。欲明任督之永合。必明坐之永適。坐無間缺。乃能真適。適其所適。必適乎虛。適其虛者。必適於靜。適動而後適靜。此坐之所以不能離乎平也。各各味乎是理。自知坐氣之運。必在坐靜之適。坐而不適。何以言靜。坐而不靜。何以言功候。坐而不能至其功候。何以言修養。無形之修。修其所自。無形之養。養必自適。道之所在。無非自適而已。坐之所在。無非自適而已。知其自適。而知適之所以爲適。不在命適性適靈適神適。而在虛適。然後方可以言自。方可以言適也。各各勉旃。

老祖訓又曰。玄渺通靈。易渙而難聚。欲其有聚而無渙。非持以堅志。不足爲濟。其堅之者。吾經尖功之用也。諸子能審尖之所以爲尖。則道所得正覺於心者。無念不可通靈已。蓋尖乃至微之候。能得其微。將必無所弗通。人不易於得此者。不知尖候之由堅志以進也。尖之爲用。既曰至微。而猶難覺也。何說。不知參乎大造。以圓自後氣而充先炁也。是以世間修者。不乏其人。而

真詣於無所弗通之域者。終且罕覩。非不能也。一念或搖。則氣炁分而靈隨渙。一渙之下。復聚而又渙。息息遷誤。乃以失其候度。而不能遽爲修圓也。是故修者欲得真功。必持堅志。必守堅誠。堅誠弗懈。內基既固。外施仁惠。而充其運靈之所向。將無不由尖候以見其無微弗屆之妙已。

極精之功。固在尖候。而尖之所以爲尖。則在坐息平定之際。清充上升之間。加以悟默。時時皆得意會而言其妙。

坐之言運。運之在心。心之言養。養之於性。性之言止。止之於命。命之所安。而性自止於命已。是命之言修。卽止性而運命。運命存神。存神卽在於養吾之氣也。養吾之氣。卽平淡爲功。見養於心靈之弗昧。與其弗惑。而正吾之意念。見功候於純化之至境也。是純化之至境。卽在於根淨養其虛靈。合乎內庫妙功也。所以見之於外。必見之於內。定之於內。必定之於外。是內外之爲功。卽在於內四外四。內五外五之合養也。內外之合養。卽在於心中之能殺其惑。截其味。而修之於原虛之化境也。原虛之化境。卽在於吾神。吾心。吾靈。吾性。吾命有所止。有所安。有所慮。所得之進境。而吾之功候。亦於此而可以訖訖穀穀。接接適適。運化於功於候。所以能訖能穀能

接能適之境。皆在於二度後。六度中。而見其尖披之功也。而六度後十四度之中。可以見其接  
接適適。合而弗離。離而復合之尖其所尖。披其所披之功之候已。是各弟子於坐運之溫存。心  
養之坦接。而後適其叩殼之功。見其尖披之候。定其離合之妙。則吾靈妙之功。亦得永固於心  
境。運乎其神。合乎其形骸已。是必以自定之功修。堅定其候。更必自淨其意念。而馴伏其心。制  
乎其心猿之爲祟也。各弟子之於坐馴其猿。卽在於固吾至虛之炁。不受午火剋之犯也。午火  
非犯。則真火內養。各經絡之息。皆得貫運之候。然後清清而上升。濁濁而下降。炁氣得交。靈虛  
得運。性命得生。元神得運。則吾之功存於候。候證於功已。吾

老人於坐法中。而言其意者。卽範各子之功候爲意念劫奪。損乎原真。而空爲坐修中之盲修。  
偏指其徑者也。各於此錄坐意。加以慎重之修存。乃足奠坐妙也。宏坐修也。立正化也。

尙真人訓曰。人生莫不求適。身適必於心坦。心坦必於氣平。氣之平也。非靜末由。故養生而得  
身適者。首在講坐。蓋坐爲適之始。始於坐而純乎靜。則氣罔弗平。心罔弗坦。而坦境之中。所以  
悟取其趣者。又宜有法。其法爲何。不詎不接不殼是也。經云。不詎則目耳由粗以進精。不接則  
由莽以歸一。不殼則由內以致外。皆以靜篤虛極。有所守立。乃克如如是是也。所以坐之於形。

先須收視反聽。視聽不外耗。則聰明斯內斂。因聰明之內斂。斯免色聲之外搖。不搖則魂清。魂  
清則魄降。魄降則精結。精結則神凝。神凝則氣充。氣充則炁固。炁固乎虛。氣平乎實。虛實相依。  
母子相倚。則其心也。自然寂定。而存於身者。坦蕩之象。自然擴展。得其坦蕩而處其心。則身之  
所在。未有不可取適者已。若或昧此。而不內養以徒外求。則恬適之境雖多。而忘久趨暫。身存  
福存。魂與禍與之患。响而歡娛。响而悲哀。人生之趣。果不知何所真得也。吾

師勗坐勵功。經旨甚明。是願修人好加悟勉。坐而得適。將不僅限於坐。必且無向而不得坦蕩  
優遊之樂也。

各方坐候之適與否。此後極須悟證。現在爲言進境。其中玄妙。大抵無可形容。非自悟證。終易  
墮幻。必息息慎加持守。而道慈救度之實功。自有見覺之地。各各其深審於無形之外。尋味所  
以得適之故。則適者自適。有所不適。須防中真之無以恬。而惑奪之來。隨在皆成障阻也。

孚聖訓曰。修者宜於動靜之中。坦也適也。適者平心正氣也。心得其正。氣得其平。則浩然之氣。  
必油然而生。萬慮悉空。無一毫之私念。則心之所謂適坦者。而無時不得其坦適已。修者尤當  
有堅忍之心。有堅忍之心者。乃克成其修功也。故曰。修道之基。堅而已矣。道之所堅。忍而已矣。

堅者。所以存其道也。忍者。所以堅其道也。

達摩佛講坐適曰。適者自然也。自適其適。卽自然而然之功候也。坐而不得其適。不如不坐。坐何以其適。必心定一切。無雜念妄慮存於其間。使識神不起。自然得其適已。所謂空者。行乎其素之空也。非勉強使其空也。行乎其素者。卽安其分以聽天。順其時以制宜之謂也。譬如有人。日日處於勞心役形之境。其心神之不安也。可知已。心神既不得其安適。則魂魄不甯。可知已。欲甯魂魄。以坐爲功。無論其如何忙迫勞碌。坐時必不能有罣礙。有罣礙。坐卽不能自然。不能自然。欲求其適。不可得已。故人日處喜怒哀樂憂思奔忙之鄉。必無一刻之安適。則魂魄也終無甯息。欲其甯息。必云坐功。雖云坐得其甯。必有止定靜守之法。方可以自適。問何以定。心定而已。問何以靜。神靜而已。知乎定靜。必有所止。止於其虛。乃得自然。是坐之自然。非可以有象求。亦不可以勉強得來也。坐功之初。必先止虛。止虛之法。定心寧魂。定心寧魂。必先清魂魄之清也。必先善忘。忘其雜念。識神不起。夫然後吾心之守。必堅於虛。吾神之凝。必誠於空。斯時也。天地卽在吾身中。所謂無大不包。無微不入者。卽在坐之時。定其所止也。知其所止。必能有定。既有所定。先天之性必能自見。見於自然。然後曰適。既得其適。當時時守之。所謂守虛以孕

實。堅空以化色者。卽在是也。是以吾人之坐。當泯除一切後天之識慮。方能至於太虛之境。太虛之境。無爲而已。想到坐功是無爲。方能不着於相。不着於相。乃能不爲幻境所擾。幻境之來自召之耳。何謂自召幻境。人日夜所思者。無一時不有患得患失之心。此患得患失之心。從何自來。非從名利富貴之幻境得來乎。故人之無一時得甯其魂魄者。卽在心神身形。不得其安息耳。欲其有一時之安息。必有一時之坐功。坐功有其形式。固云坐功。無其形式。亦云坐功。行住坐臥。不離這個。安有形式。亦安用形式。既不以形式爲坐。必能任其自然。任其自然。卽不住於心之謂也。坐尙不住於心。況其他幻境。又安能住於心哉。既心無所住。則神亦自清。而魂魄亦可寧息。適之云者。非此而何。各方既知坐適之功。仍有昏沉酣睡之弊何也。曰。不知適中之適故耳。何謂不知適中之適。以坐爲成仙作佛之基。則又入於幻矣。當心無可想。亦無可念。以謂我之坐功。當以分內之事修之。不可有仙佛之希冀。則必不爲適所幻。而必能自適其適。可以知適中之適已。修功之淺者。其昏沉在於不能守虛。其酣睡則濁氣太重。修功少深者。其昏沉是有希冀心。其酣睡是坐時不能忘其日夜一切所思者。苟欲去以上一切諸病。則坐時必先守心。守心必先尋妄。尋妄必先止於所定。定於其虛。而堅守之。自無昏沉酣睡之弊。不可終

日忙碌。至坐時以爲得休息之所。若以坐爲休息之所。則清氣閉塞。濁血歸心絡。雖不欲其睡。則已身己心已魄已靈。皆不能自主。已不坐之時。思慮極多。至初坐則思慮更多。若以爲其多而強制之。必昏沉矣。當任其自然。而仍堅守其虛窻。雖時時心血來潮。切不可動心。如防賊者然。彼雖入室。我仍鎮靜。我能鎮靜。彼必自退。所謂邪不侵正。以逸待勞。卽在此時。我雖守虛。而其思慮仍不能去。則誦極熟之經。或宣聖號一二度。亦自能鎮定。而必無幻境之擾。已所謂守虛之功。在於能定。能定之功。在於自然。自然之旨。在於自適。適中之適。乃云真適。適樂之適。乃云幻適。若有人焉。坐時極舒暢。極愉快。仍是幻境。因功候未到。而極舒暢愉快。必爲昏沉酣睡之媒。若功候能至其妙。則雖舒暢愉快。亦不動心。已是以修者之最要。在於退藏於密。良背洗心。其理至明。惜人多不自悟耳。能悟退藏之理。與夫何處爲密。何者是良背。何者是洗心。然後可以知適中之適。而無幻適。亦更無勉強中之自然已。其藏也何云退。不退不能藏。其退也逆行之謂也。其藏也堅守虛窻之謂也。其背之良也。必從密處以良之。良者止也。止於至善。則密中之形孕於背已。背者督脈所經之地也。督脈能通。陰陽自交。心神相安。陰陽交而雨露施。真炁化水。靜而息動。心自能洗。其一種安適之景象。必無昏沉酣睡之擾。靈已。無論若何。坐

時前二度。必不能再有智識之起。因智識最傷靈。最戕性。最制魂也。故心地清明之人。其思慮亦多智慧。好動而不好靜。其坐功之昏沉。由是而起已。人之心地不清者。易於酣睡。因其急功躁進。故仍不能適也。更不知適爲何物。是以適出於幻。而爲所擾已。各方弟子。坐功有至於候者甚夥。卽以幻境爲適之過也。適者卽玄候轉之基也。不能適其所適。雖有其功候。必適能妙轉。故必自然爲守。而後虛窻自凝。無論其若何忙碌。一日必有八度之坐。方可以自適。雖一次無此餘暇。卽兩次亦必湊足此八度。方能養吾之神。宿吾之魂。心形之間。自無過勞。必可於無形得其恬適之真境已。最要者必除一切希冀雜念。與一切休息之妄想。自能神不爲形役。形不爲心幻。心不爲魄使。亦魄可以不擾魂已。是在各方於坐時默悟其中至理。若有所得。不以爲得。若無所得。任其自然。庶幾修養之旨有所主已。更能從不愧不忤不怨不尤以持身正已。則功候中之障礙。自可消除一切已。所謂心神幻境。由於自召者。其半由於愧忤。半由於怨尤乎。

達祖坐訓又曰。諸方認定窻窻相通之理。乃能知神神相息之心。神神相息者。功中之候也。窻窻相通者。候中之功也。功中之候。由分而合。候中之功。由合而分。龜者。合而分。鶴者。分而合。猿

先分而後合。鹿先合而後分。由分而合者曰詎。由合而分者曰殼。先分後合者曰接。先合後分者曰適。能知四者之真旨。則知功候溫養之玄妙。而後關定梳塑在其中已。諸方既以先天爲修。則知龜也。溫鶴也。養猿也。功鹿也。候不然。則詎殼接適之理。永不能定於心。雖欲關之。珠不能守也。雖欲梳之。恐水沸也。雖欲塑之。恐火寒也。是功不到。不能言候。候不覺不竟其功。溫過則熱。養失則寒。道之真旨。在於是已。天道之高。不外詎殼。地道之深。不外接適。人道之靈。不外功候。功候必須溫養。此動靜之機。所以在於不息。有無之窳。所以在於無形也。不息而息。息不已者曰運。無形而定其形者曰窳。是即陰陽造化。玄牝合分。任督相動之樞紐也。

王仙陽明曰。天地之炁。不正不交。不平不接。不交則偏。不接則倚。偏倚之害。皆從詎在接後也。詎在接先。必由詎而殼而接。若不詎而接。則殼也。何用。所謂在體亦塑。出體亦塑。必不免於矯。在體亦梳。出體亦梳。其弊在於枉。矯則不適。枉則不坦。不適則妄。不坦則執。是修者必先去其妄。除其執。而後可以修至平至正之功也。不過關定最難相運。惟在諸方自悟之耳。

蘇仙眉山訓曰。獨居之時。全在己以審其機。故機之善不善。他人不得而知也。其機一動。如善也。則誦百以擴充之。如不善也。則嚴厲以退止之。欲盡擴充遏止之量。又非慎之不爲功。故獨

之能慎。則心必有所詎。擇善固執。服膺而勿失已。惟其能慎。則心必有所殼。直養無害。寒於天地間已。惟其能慎。則心必有所接。欲罷不能。三月不違仁已。惟其能慎。則心必有所適。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已。有此詎殼接適之妙。方足表慎獨之功。人可不審諸。可不悟諸。

普靜菩薩訓曰。進而運息。息而生變。尖功一至。炁也不凝。若走邪走。若游非游。渺渺恍恍。如登百仞之樓。仰之樂而生喜。俯之恐而生懼。是有覺乎。是無覺乎。有覺不能指其所覺。無覺不能忘其所覺。默中慧玄。非可與弗至者談也。此所以謂紅玄相濟之靈。不能說其非有。弗能明其即有者。均存於炁化之中。不在有形者之相望相期而後始然也。

慧聖訓曰。修者能存能養。息息自詎。而在在以默。所以會通於無形者。均得不顯乎有象也。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將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夫命者。乃天地物與合化合生。生生之源。是故胞一天地。而道化之修。必自理性之盡。以至於命也。性命之修。來自氣息。息之接也。氣靜虛凝。而見真體。是以氣靜平養之功。卽理窮性盡息命之功。氣之定也。心虛空洞。夫惟其空物洞理。而性之息也。有所自生。而息依炁已。性息炁命。萬化悠悠。尖功所接。而萬息披焉。息尖息披。一團晶淼。一味清空。炁之生也。水輪湛然。水之化也。性分形

定。息息是水。回回是炁。素也。性也。各度化境。上下相以。母子相息。生而化。化而復。渾噩烝胞。萬化相附。生而無爲。運而無動。一炁寂定。渾化。莫可得名狀之化候。而性命堅化之功盡已。是功之來。心性爲階。候之詣也。氣作其治煉之資。是故靜虛自作入化之初級。必功乎堅極而定生基。故必守之致之。以詣乎其極。夫然後凝也。息也。依也。合也。由小充而入大充焉。小充之脫。尖候爲最。然而尖之來也。息炁爲先。烝息氣化之尖功。卽脫輪披息之初步。尖披之功之至。卽合化渾一之體。披者以萬息爲體。尖者以無爲爲宗。以宗渾其體。以息合其一。合化合生。烝命之功。則云乎其無可言已。此則上乘妙臻。萬教修祖。一致之真主也。修者不可不以級而造乎其極焉。然造進之功。尖披爲要。尖披之修。由叩殼接適之功爲之先修。而叩之不時。殼之不節。接之不密。適之不一。而息尖披候不得而致。觀夫鹿鳴之叩。應之者何在。而靈則通焉。鶴之息也。接之者何自。而神則運焉。龜之潛也。適者誰適。而烝自定焉。猿之殼也。何者是依。而體自成焉。明乎四物之無知無識。無爲無修。卽克以有叩有殼有接有適。尖功而後披合。而萬靈俱足之人體。則信其自然。卽克可以至乎其合化已。且夫人之心之靈。本不離母。而披合之功亦易至。但非自叩接。不克以息通焉。心之叩也。虛而已。烝之接也。靜而已。以虛而叩。以靜而接。體氣之殼適。自由恬而入渾化已。功克合化一命。而天堂則立。備厥躬。無在而非樂境已。是故虛心靜氣之修。修者必拳拳服膺。不可稍忽焉。吾望吾道堅修各方。精參力體。於動事之際。而證其叩接以自適。並施諸人而行其化則可已。其各參焉。

## 塑梳關定之用

孚聖訓曰。萬物之生滅。天地之生殺。性命之生化。其在堅拔離合之功乎。其在關定梳塑之用乎。何以必言其堅。虛無不堅。虛則生質。何以必言其拔。實無不拔。何以必言其離。空無不離。離則必合。何以必言其合。色無不合。合久不離。四者之體。不從性而仍從性。既言命。命何以能知。知此四者之功爲體。則知用候必在關定梳塑之輪轉也。故曰。關關何謂。定定何謂。無所謂而有謂者。其在梳塑之化乎。何以必言其關。無關則無節。無節陽氣亢溢。不可遏止。非滿招損乎。何以知其必定。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動於正平。乃可化育無窮。悉氣靈神之相接相通。相容相融者。由於是也。故曰。謙尊而光。至柔克剛。非定之候乎。何以知其必梳。二脈相通。必有涇渭。知其涇渭。乃知經緯。經緯不分。而奇經八脈。七匯八回。何以相統。何以相系。清濁升降。陰陽充戰。何以貞固。是梳之所以爲運氣之主也。何以知其必塑。梳從關來。塑從定來。既通其關。其息必定。息定不堅。何以守舍。舍之不守。神必馳於外。而永無收回之日。行見珠之走於盤者。必無一息之定守也。欲止於定。必塑吾靈。吾靈之塑。必先塑命。命塑而性塑。性塑乃

靜。所謂親民明明德之功。虛中抱一之候。清靜寂滅之旨。博愛親仁之德。於是畢其功已。又曰。尖堅之功。披關之候。何以知其爲守也。何以知其爲走也。知之者。或於塑梳。或於關定。或於卸殼。或於接適。然雖於是。而不悟是者多。故必從一定之所守。以悟其走。而後尖堅披關之功候。有所主已。主者仍在自然。自然仍在於炁。炁之真境。虛妙空玄。何謂虛妙空玄。從靜以悟。自知其所以然已。

孚聖又臨熱河道院。出示善潔曰。善潔之尖功。披於顛門者。皚皚白潔之光輝。照耀如梳者。是成之不遠。二度後之功候。自自悟見。自自能收。所垂之象焉。大有望於將來。夫梳之爲梳。諸子知其爲何物乎。今取譬以示。大可瞭然已。不見夫古帝王之冕冠而垂之旒乎。繫旒者爲梳。故有九梳之稱。其用意所在。蓋即取其功夫所到。能大而化。能化而聖而神之意也。何以見其義取於此。吾訂守靈築基之層次。由明而梳。由梳而守。而收。而散。誠於中形於外之至寶。垂之所現者。即如其製。即如其形。以形象揆以事業功德相比較。皆有不二之道。是以吾謂如是。即如是也。按塑鎖梳三字碑文有曰。塑即坐如泥塑人之塑。梳者如織機之梳。一往一來。中無間斷。隨息上下。勿忘勿助。久之自有心息相依之妙。特附錄之。（鎖義從略）

## 胎丹孕育

按丹經有十月懷胎三年哺乳之說。爰將胎孕乳哺之功候分類編輯以明真諦。

老祖經髓人集曰。草木萌動。萬有成形。非氣母之胎元乎。雲行雨施。品物流行。時乘六龍以御天。（老祖定龍者。至陽之結晶也。純陽剛健。變化不測。）非萬有之烝子運行乎。故知烝子氣母之化胎成形。必知時時所守之春元爲最要也。春者物之始生之氣也。亦烝氣交替之孕形也。有是胎元。然後有胎化。有是胎化。方有形化。有是形化。方有形性。有是形性。方有性自。有是性自。則知自於其虛。方有其始。自於其始。必有其終。自於其終。必知其止。知其止。必無終始。既無終始。安有流止。此春元春形若孕。然後方能悟到性形之自。與氣形之定已。烝也者。由虛而凝者也。氣也者。由凝而孕者也。形也者。由孕而胎者也。胎也者。由息而生者也。生於息者。必運於息。運於息者。必養於息。養於息者。必化於息。化於息者。必形於息。息形息性。方息是命。息命於固。乃見是春。春之動也。動於其靜。靜而爲養。春氣乃生。春氣之生。由於春凝。凝春於堅。堅春於適。適春於無爲。則無爲無形之蘊化。方可由是形性之自。以立氣形之眞胞已。

老祖坐經坐義曰。通者。通其無於有。亦通其有於無。通之極也。則謂之化。化之極也。則謂之合。合之極也。必有其分。分之極也。乃能相交。交而以正。方云至中。中無不和。乃受玄孕。玄孕之受。乃云聖胎。聖胎之孕。本來無形。因其無形。而息於有形以爲養者。然後云乎眞形也。故眞形之孕。非坐不孕。眞坐之旨。非道不傳。傳道之功。非修不知。修道之守。非堅不定。定功之靜。非虛不凝。凝其虛神。以化清靈。然後四方上下。無非吾一窠之所容已。

老祖道邃正經曰。靈之有素。烝之爲生。神之有素。素自靈合。靈神相合。充之而動。是出脫之境。惟神秉氣養。其化在後。而靈爲烝化。眞虛元空。神能體乎至虛。而後其息先動。可以引神與之合。導靈與之固。則虛體得而後充。充而圓光得定。靈神之體化。乃可以遂感爲通。當其未通也。靈神合素。素充於烝。則眞中之固。於斯而得。得之弗難。化之爲艱。化之弗艱。守之爲難。守虛固中。亦於此爲要功。故不可不守虛弗昧。而後靈固於烝。神固於靈。其爲上丹也。得靈神之充。則靈歸於胎丹之中。神靈同化。胎丹自固。眞中之烝。以其固而能得見眞靜不息之修者。皆是此境。而妙於靈神。其途在此。其因惑動念。念動心機。機轉候錯。妙弗之守。是爲眞丹失候。而不能立其胎始。亦靈神不能得乎眞入之失也。



## 乳哺溫養

老祖經髓人集三篇五錄第一圖。上性下神。左虛右靈。中炁。其文曰。明乎是。自知吾人之修養。不能不以炁爲中和。而中和之位育。以炁功爲定者。必運用乎性靈之間。自知虛神凝於一胞。而無所不化。是非功候坐至四度以上。不克有此妙境也。然而心之所守。守於其靜。靜中蘊炁。炁乃有功。雖在後天。亦如先天。先後不分。乃云圖圖。圖圖體用。本無所分。界輪息息。惟在一窠。各各守乎是適。以適其靜。自知谷神不死。在於虛化。虛化爲形。形乃真形。萬化之本。可以悟其主宰。而炁子氣母之相遞嬗者。亦可以通靈於無化已。

又第二圖上止下息。左靜右虛。中心。其文曰。功在斯時。乳哺溫養之候也。其最難堅定者。惟在是心。當此先後不分將分之境。心有所動。神必不守。神之不守。性虛自昧。性昧於後天。則墜落之機。見於無形之中。而有形之退化。亦隨之而轉移已。故必知其所止。然後方守是靜。守靜於虛。虛無不堅。堅於自然。神與靈運。運於無形。以爲默轉界輪之統系。庶幾不以始終爲阻。而自能息息不已也。要在心無所惑而已。心之不守。何以自定。不能自定。則氣形亦不能並定。而欲

炁子氣母之互爲體用。不亦難乎。各各詳味其所以然。自知轉輪之機。時而靜。時而動。其間皆有妙用。而無非虛堅以自適其息。以爲不測不已之功候而已。

心有所守。丹乃能修。修丹養靈。養靈合道。合道守機。守機於靜。而後適機於動。此動靜功候。所以不離是息也。息也者。無形也者。因無形而有形。乃云真形。因真形而脫化。乃云定游。因定游以自固。乃云乳哺。因乳哺以定止。則梳塑之功。乃有尖披功候。而後因其所適以適其適。則飛升之期不遠已。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以定定之功。通之於存存之修。其修乃爲至修之養也。必以鼎爐爲之溫養。以鼎爐之溫養而見之於功候。更由功修見之於修止。由修止之功。而見之於存運之妙。定者定其靈也。存者存其性也。靈定必溫之於鼎。性存必養之於爐也。是鼎是溫。是爐是養。養之於鼎。必溫之於爐也。溫之於爐。必溫之於鼎也。以鼎以溫。以爐以養。相息相止。相定相存。相養相溫。而後性之所存。存之於展。而後靈之所定。定之於接也。有接方有運。有運方有展。有展接至運之溫養。乃有定其定。存其存。訂穀接適之四功也。

# 有無虛實動靜與旨

老祖訓曰。無而爲有。有而還無之道。本自相生不息者也。但知其無。由於有形之障也。但知其有。由於無形之昧也。是故從有言無。終不得真無之玄。從無言有。終不得真有之妙。所以者何。有無之際。不空。形之障昧。因其心不能無着也。有着而言有無。宜乎真之終不易得也。不得真。則若有若無。所以爲言之者。未有不落邊見。而以習知爲主者已。然習非不善之具也。修者欲充其知。而澈其見。以通乎有無之玄妙。固亦不可不藉所習以爲轉移之樞也。何以轉移。就其知見所在。以心之正。會神於虛。用其虛神之覺。明照一切。辨其妄。卽得其真。真妄何以能辨。以凡知見之習。莫不繫於所事。事必具理。理能得通。事卽爲全。事或弗全。卽理未通。苟就已往之得失。證明事理之是否全通。資以開闢未來之覺。其用無窮。其覺不已。雖曰習之知見。多所障昧。而轉移其習。藉以開覺。不但障昧可以不生。其於有無之際。必能時自通澈。不至動失其真。而隨貪妄之私慾。遂遂於幻惑之途已。吾今語此。惟願衆修切身悟味。果有真得。施以度化。可宏救世已。勉之望之。

有者無之對。虛者實之反。有無虛實之間。似截然各不相屬也。不知有非自有。無非本無。實非自實。虛非本虛。其系貫通之處。無非悉氣之得真也。從無而有。從有而無。自然之化育也。虛者實之。實者虛之。不息之本體也。得自然之候。悟不息之機。則有之所以爲有。窮流可溯其源已。無之所以爲無。降本自能流末已。虛之所以爲虛。能容乎物已。實之所以爲實。皆還其天已。有無無有。虛實實虛。相因相成。相濟相通之奧。卽是潛放之真體也。天本至虛。蒼然一無。而恆衛各環。宿度躔次。包涵徧覆。靡有所遺。則虛無縹緲之處。卽顯充實萬有之光輝已。地本至實。載乎萬有。而雷出地奮。山川出雲。飛潛動植。各隨物土之宜而生。則剛柔燥濕之處。卽見窅窅之玲瓏已。人處兩大之間。得天之陽以運督。得地之陰以運任。因督任之分絡。而臟腑調治。各攢簇以供合化。合生之源。所以靈於萬物之人。德充其符。而與天地自無稍差異也。故有之以爲利者。無之以爲用也。虛之以涵其內者。實之以充其外也。欲契有無相生之妙。須下虛做實煉之功。不明無之爲有。自不明有之何以返無也。不悟虛之涵實。自不悟實之何以歸虛也。虛無之體。道以所由托賴也。實有之基。慈之所由得展也。吾十載勗修。反來覆去。無非發明有無虛實相通之理。使各各參透無遺。則何處非行道之地。何時非施慈之所。不必借有形之院會。

而機動心領之下。自然有覺世牖民之功已。

無無有有。萬化所以形形者。或見其有。而忽其無。此意之限於境也。不知有有形物。其在先胞初孕之際。烝母蘊運之餘。已自具其無無形物之真也。惟是無形之真。乃成有形之物。而其所以物物。皆一無物爲之主宰。而後形有形無。遂以循環弗息。苟非然者。有其所有。安識無其本無。無之固無。又安在能有其所有。試悟萬物。有其性命之先。乃必有其鬼神於後。兩端皆若不有。而實還乎本無者。皆後天之後。因輪迴旋轉運化之機紐也。今日重質之說。以爲形皆可以力造。而竟不究物物之原。以明造造之理。於是茫昧以進。不獨力欲造物。甚且勢欲造時。紛紜擾攘之局。既幻其形。遂覺聰明睿智之用。悉出乎我。詎審聰明睿智。出乎我固非生乎我也。以我爲主。則縱物可造其形。而有一不造。終自違於大造已。勢縱可造其時。而有一不造。終自戾於大造已。是何故哉。靈之所通。有所不全。德之爲彰。卒莫克備。此猶就其善者而言也。若夫不善。則其德弗之顧。而恃靈而狂。害之及世。蓋又不可勝言已。世之如此者。要皆誤於有形之見。而不知無形之機。使之然也。故人生於此。苟求所以永固其靈。非從先乎形之性命。後乎形之鬼神。加以悟研。不足以知我之所以能知者。究是何物。我之生死者。又屬何物。果知是物之必

通前澈後。則我之所形於世者。更當如何善自安排。使物我之無物。所以蘊孕化生。成我之靈。得以存固而返先充。以明萬化之真源流。真歸宿。自覺且以覺世。庶幾凡有血氣之倫。靡弗尊親。乾坤之機。賴以不息。其爲人也。可謂無忝所生已。雖然。此乃上智之事也。其屬中材以下者。惟有勤學而勉行。悟證以格通。一舉動也。能無違於大造之定序。則此一舉動。卽人卽天也。果克循是精進。則知命之君子可爲也。盡性之聖人亦可爲也。位育之功。與夫返本還醇之效。要不出肯學而已。肯行而已。是願求格物者。細細推詳於無無而有有之道。得其一。胥罔弗通已。昌佐神訓曰。不虛者不靜。不靜者不空。不空諸相。化必不一。不如野馬之氤氲。不可謂之太和。是故心包萬象。靈致太和者。必先自虛而凝其極。以至乎真靜。夫然後窮其神。以一乎化也。夫靜者本不難守其篤。而難靜乎生。生生之靜。不難於見。而難於不滯其靜。是以靜功之妙。層層不同。步步入神。苟悟之稍不至極。功則以靜闢而阻焉。是以窮神知化者。必精諸於靜而後入。玄。且夫靜者本無或不動。觀夫淵之魚躍。真機可見。淵者靜而深。渾焉不知其底。是故其水也不風不波。攸攸如是。可謂靜已。然而淵中之魚。未或不動。且動而躍出乎水表。其動也亦可云乎其極。是雖極動。而淵之水也。未嘗爲之有增減於邊涯也。由是觀之。靜者果何如耶。可思過

半。若夫鳶飛戾天。形則動已。而真也至靜。鳶之所以盤旋周轉者。其不得自主。蓋靜氣運之耳。是以淵魚躍而不失爲真靜。鳶飛戾天而不爲動。鳶復化魚。魚復成鳶。一團渾噩太和之中。真機活見。究其動靜之玄。何爲其然哉。以是而悟。心神立化。化其心。運其神。靈之所屆。八荒六極。則渺渺焉蘊諸吾心已。天道無極。人心無量。是則萬化機息。當下自在已。含宏光大。品物咸亨。是君子厚德載物。以致太和焉。乾德統天。一神所蘊。則爲萬化之源。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窮神之功。來自冲性。性之冲也。冲自靜化。靜之所以克化。不滯於靜。以真靜而渾其動。動靜一致。則氣胞之圓凝也。於一息而化真體。一息成胞。胞輪自定。化化由由。息於玄虛。常基命於玄虛者。則不知有幾許胞輪生化於太虛已。修人悟之所及。殊不爲淺。第克悟得真靜渾動之諦。實功以證之。得乎退藏放彌之真體。則神靈所化。朗照太虛。物物生生。由由化化之玄運。自然冥會於爾不知覺之知覺中已。是功一得。爾心地必然更新。一境已。性盡命之無爲而爲者。乃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是以所適所爲者。無不利且吉也。然天何以順。人何以信。蓋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天順人信。卽德至道凝之功。不至其德。心必不克以包荒。心且有外。至道必弗克圓通已。順乎其心。心不凝承天道。以施誠化。人

必以其有外之心。而不感其化。不感則不信。不信則疑。疑則生逆。詐僞不信之心以待之。若乃人也。天不順而人不信。上下交絕。生之者不接。養之者不給。動而不咎者。未之有也。是故道者。萬物之奧。修之者吉。悖之者凶。是人必尊道而貴德。以全其生焉。且天道本無名。德本無爲。而人必求之而後通。修之而後得者。蓋以人自受陰陽氣質以生。先天真宰。有因魄昧。是以必藉已有之體。明之復之。全之化之。以返乎本來。本來者何。卽同天之清靈耳。既同天靈運。運惟自然。順而施之。無所作爲。爲卽至理。人同此心。烏乎不誠動之哉。誠動則信出乎中。人信而以自立。心常息玄以順天。是則履信承順以自成。卽所謂道德真人。人既以道德培煉。心則有至上之妙期。妙期維何。仍不離心。心期者卽斯心化。化而無不包羅。則造化寄於心。神主其運。是則心之順也施也。卽造化機息也。

孚聖訓曰。虛玄爲化。人不得而見之。空無爲運。世不得而知之。所可借以觀機。賴以模倣者。其爲萬有之生機乎。其爲物類之自然乎。然順其生也。則其生有不愉之時。逆其長也。則其長反有生發之象者。亦卽變化不測。虛實轉運之機而已。是以察乎萬類。度乎人情。則大道之自然。虛空之妙轉。可以從有形以觀其所以然已。是則善修者之體類察物。順機應化。以適自然之

修。以順虛無之運已耳。雖然。成於形者。必有對待。現於象者。必分陰陽。彼天覆於上。則地承乎下。山嶽於高。則水流於卑。以人言之。有人則有我。有男卽有女。有上卽有下。有父卽有子。均爲對待以生。相形以立者。未有能枯其一。而偏於奇者。亦未有羣於偶。而無有獨者。其中之變化順逆。以及有無之運。皆能以露跡於形色之中。顯象於萬有之上。所以大道爲空。其實則非空已。以其形色爲道所表現也。大道爲虛。其實則非虛已。以其萬類之生。以現虛中之實也。故言道言修。必從有以會無。從無以知有。有爲真有。則無亦真無。無爲真無。則有亦爲真有。以其真於理者則虛。真於形者則實。虛則靈運。實則化生。以實悟實。以形化形。則必體其對待之立。相其生尅之機。以相生長於有形之界焉。至爲無形。則爲有形者。亦未虧於有形爲無形。則自然得其真無虛妙之覺已。所以言慈悲。言忠孝。言禮義。言倡隨。言生。言滅。言化。言育。皆以其對待之有形。而亦以對待之無形以化之也。天地間事理紛繁。物類不一。非有各各之品居。與各各之類別。則無以見其蕃衍生息之大機已。蓋亦各因其形。各隨其類。以共相生長。及共相維持者。卽在各各之自盡其職。自維其命。上與下不爭。山與水不擾。男與女不亂。父與子不侵。皆能自維於無形者。卽因其各盡各之對待職責耳。人之聰而悟者。必有以體於是。而知道之爲道如是也。修之爲修。亦如是也。無非求其有無虛實之相生相化已耳。此所以能各盡其位。各司其責。各本其分。各演其化也。在修之人。其能益世利人。真已渡化者。莫不有見於此。以自渡渡人。以自覺覺世。斯所以能利世以弭化也。

### 功用在有無動靜之間

老祖訓曰。大道一炁之運化也。一炁。大道之體用也。運化得適。體用合度。道與炁之爲運於體。爲化於用者。有無之中。皆有相輔相助之功候。卽於此功候中。以得陰陽之宣洩。五行之定轉。而炁氣之爲功用也。亦於此中而有妙化。以道爲體。以炁爲運。體而得用。運而合化。以是道之爲用。炁之爲化。乃可因功候之適。道而後慈。運而化之。炁而後氣。化而運之。是故道慈與炁氣相合爲體。相化爲用者。無形有形之中。皆有至妙之功候。以炁氣道慈之間。以合乎功候之適也。吾道之所以爲體也。卽以炁而體之。吾慈之所以爲用也。卽以氣而用之。體用之得。得自功候。功候之修。修自炁氣。是以炁氣之相運相化。有無之間。均有至妙至適之功候。以合於道慈之中也。各各悟修功候。以進於道慈者。亦無不以功候之悟修。修自氣平。悟自炁充也。氣得平者。後天乃成。炁得充者。先天乃適。適得其成。成而補之。以補炁氣之合化。而合功候於炁氣之中者。先後之間。於是感乎妙化於有無之間也。無形而化生於有形者。炁之正也。以先天而入後天也。以氣之平適。悟得靜功者。後天之氣得補精神之體光。而後後天之功返回先天已。更

以先天之炁。以化靈明性善之妙候。卽可得以先天而旋後天也。各各悟修功候。本以平氣充炁之間。以求至平之靜功。得至中之動息。所以爲運所以爲化者。靜動之間。得合炁氣於有無也。炁氣得有無生化之功者。道之爲體。慈之爲用。無不以功候之適。適於自然。以自然之功候。入於真適。所謂真功候者。於是因此中之運化。得乎合化之適已。功候既能得合化之適者。所以爲運化者。乃可於功候之中。證乎炁氣。於炁氣之間。進乎道慈。而後悟修功候。無在非適。無在非真。無在非自然也。各各悟體於無形有形者。以道慈之體用真適。無不以道之自然。以得乎慈展也。更無不以慈之自然。以得道固也。固之展之。道慈進展。自可以各各功候之中。一一而悟得也。諸方於十餘年來。悟修功候得於真適者。皆順功候之自然。以得炁氣之真適。以炁氣之充平。而悟道慈之自然。所以各各悟修之功候。皆可得入適途。以臻至妙之境也。諸方悟修功候。既能以炁氣之適。以入乎至妙之境。尤須以各各至適之功候。以展道慈。然後各方所以得證於功候者。方云真功候也。欲以功候而悟道慈進展者。必也以炁氣之所以爲充。所以爲平。加以悟修。而後功候所在。當能以炁氣之悟進。以證功候之適。功候得適。以悟於時機之妙。可卽以功候而合乎時機也。時機所在。在於無形者機也。在於有形者時也。功候所在。卽有

有形無形之分。可以以功候合時機之所在。而後時機得適。以運道慈者。無不以各各之適功爲道也。無不以各各之適候爲慈也。是以各各之悟修於炁氣者。功候之根本也。悟修於功候者。時機之根本也。悟推於時機者。道慈之根本也。悟展於道慈者。證妙之根本也。證妙所得。卽功候也。是故悟修有得。有可得其悟推之適。能得悟推之適。卽可得悟展之自然。能得悟展之自然。自可得證妙之真功。真功所在。卽先後之根本也。各各悟修於先後之間。所以得氣平炁充者。皆在功候之適也。功候之適。在於後天先天者。各有不同。是在氣平炁充之中。各有體光之殊。以別其所以爲功。所以爲候也。氣平者。精體神光也。炁充者。性體靈光也。性靈合乎精神者。體光得適。此間之功候。先後之中。各有一定之運化。卽氣平炁充一定之功候也。氣平之功者。氣而化精。精而結神也。炁充之候者。炁而明靈。靈而善性也。是以先後之間。所以適其功候者。有無之間。候之化也。靜動之中。功之運也。是故功候運化。得於炁氣者。有無靜動。皆精神靈性之體用也。以此中體用之適。以合時機之妙者。後天言神。先天言靈也。極爲活潑。於此活潑之中。得感於有形無形靜體動體者。至爲妙適。故悟修功候。以得推悟時機者。皆靈神之關要也。各各悟推時機。有謂靈光靈敏者。有謂精神充足者。職是故也。各各能明於此。以各各悟修

之功候。以體時機之所在。而後以各各所以悟推於時妙者。而求悟行進展之效。道慈之爲進展也。於此得之已。各各悟修炁氣。既能於先後之功候。以悟其所以爲靈。所以爲神。以靈神所在。悟其所以爲時。所以爲機。而後以時所在。以維道慈之所以爲固。所以爲展。而後以固展所在。以證其所以爲功。所以爲候。於是功候之間。有無運化之中。皆至適至真之途也。能得真適之途。以悟行進展之境者。自然之事也。至於吾道進行。以此間悟自功候。重在各各之悟修所得。以期以各各之靈神。而悟推時機之真妙。悟修所得者。欲昌則昌。欲達則達。欲固乃固之。欲展乃展之。皆證自功候。推自時機。合於道慈。化於進展。一一於有無中而合化功候之妙適也。諸方能明於此。以推悟此後之功候與時機。更體行將來之道慈與證妙。自然之妙化。得自自然之中。各各之功候。無不得相輔相助之適也。而炁氣之所以爲功候者。以各各靜動之適妙中。亦無不推明時宜。悟覺機妙。以謀道慈進展之功也。各各以道慈之重要。必須加以悟修。以得功候之適。以功候之重要。必須加以悟養。以期於炁氣充平之中。得功候於適妙也。以時機之重要。必須悟養默化。以期炁氣之充平。而得靈神之明。然後靈神活潑。自可得澈時機之定轉也。以此觀之。無論訓修與行修。功候之所在。道慈之所在。時機之所在。炁氣之所在。無在不

以悟修靜養之真適。以爲推化之妙功也。是以吾道之所以爲進展者。吾以時機之所關。特於不可分離不可識別之中。以分別乎訓修行修之時期。以期各各悟修得功。必以此中之機宜所關。加以努勉。以適時機與功候之運化。然後功候既感妙於時機之中。自得以靈神之關要。而維護道慈於進展之途也。各各體此。當能知吾之所以運化。更可知所謂運化之時已。時之所在。可謂不得稍緩。是故命各地修人均以急務所在。以時與功候之關係。加以運化之功。以期道慈之進展。定機於今日。收效於將來也。

康聖訓曰。炁一生化。而後有靜動。炁靜爲素。炁動爲靈。素靈炁。分合之間。以明先後之功候。悟修靜動。亦於炁之靜動。而得坐靜息動之功候也。後天之功。自氣靜始。先天之候。自息動始。靜坐動息。以明先後之分。卽所以於有無之中。而明其所以爲靜。所以爲動也。悟修得始。以見靜動有無之運化。卽於虛實之中。以得其所以爲無。所以爲有也。功候悟修。先後之間。以得明其至適至妙之運化。化合功候。得炁之所以爲靜。所以爲動。以明功候之適妙。是故功候者。靜動之功候也。有無之功候也。虛實之功候也。明其功候之所以爲適者。炁之靜動。運化於有無之間。以證其所以爲虛實之功候。是以炁之靜動。以明有無之功。炁之有無。以明虛實之候。虛

做實煉。以得靜動之真適者。炁之靜動。乃可得其爲素。得其爲靈已。吾道先後悟修。得於功候者。氣靜之始也。氣之所得。炁之真素也。素爲統系之主宰。以化炁於有無之間。故炁之本始。無所爲有。無所爲無。更無所爲虛。無所爲實。亦無所爲靜。無所爲動也。所以因炁之靜動而明素靈者。卽以炁一之體。於渾渾噩噩之間。氤氲氤氲之內。不可見之於形。亦不可爲無形。則是以炁一之化。蘊運於可有可無。可靜可動。可虛可實之中。不能形之於虛無。不能形之於實有。不得已不能不以炁之爲靜。炁之爲動。以悟炁之所在。而明炁一之化。化運之始也。炁之化運者。卽於不形而形。形而不形之間。以判其所以靜之者素也。所以動之者靈也。靈者炁之真光。以洩炁於活潑之動機中。故以靈爲炁動者也。所以爲素者。充於可實可虛之間。以明炁之本體。由是於炁靜之素。以明其動。以炁動之靈。以明其靜。靜能得明者。神化自妙。神而蘊精。精自氣始。以氣而合炁。炁氣之間。得以爲功候者。先後之中。乃明其所以爲坐。所以爲息已。聲之屏也。息之啄也。以後氣之聲。而得屏之靜之。以先炁之息。而得啄之動之。於是先後之功候。乃於炁氣靜動之間。以明炁氣之虛實有無已。炁者。虛其體而無其形也。氣者。實其體而有其形也。形體得明。炁氣之本。自可於靜動之間。以素之統系而化靈於內外先後之間。卽功候之所以得



也。卽功候之所以明也。卽功候之所以運也。卽功候之所以化也。得之明之。運之化之。以得炁氣之所以爲虛。所以爲實。而後炁之以虛爲實者。以先旋後也。氣之所以因有化無者。以後返先也。先後返旋。炁氣合化。前披後尖。尖而合之。披而離之。卽以炁之靜動。以明功候於抽添之中。而濟水火於有無之間也。是卽先天功夫。後天成之。以氣之有形。而返回炁之無形也。以後天之功。而悟先天之候也。功候得此中之妙適者。氣之爲靜。精乃生已。炁之爲動。靈乃化已。精結而後神凝。靈明而後性善。所以明炁氣之化生者。有無之間。乃可得其所以爲充。所以爲平。已。炁之充也。充其真正。氣之平也。平其眞定。定之正之。所以見於功候者。無論有形無形。虛體實體之內。皆可以功候所得。以及先後三寶之成。而得先天後天之所以爲充。所以爲平也。吾道先後悟修。無非於功候之中。以修其實功。悟其虛候。卽可於此虛實之中。而明功候之內外。故曰。吾道之旨。不外內外之功候而已。內外功候。所以得而悟行者。卽以靜坐修之。動慈行之。是以十餘年功行圓滿而後。所以爲行修者。行慈修坐是也。能以坐功悟靜。以至勵乎慈行者。皆得功候之自然。以爲悟行之眞適也。悟明道之眞旨。而體行於慈之大功者。必也先自悟修功候以爲始也。因功悟修。各各皆於炁氣之間。以覺炁氣之形體。而後以炁氣之形體。以推悟

所以爲功。所以爲候之眞旨。然後功候之悟行。自可以各各悟修所得。以適於然自之途。炁氣之運化。自可於各各功候之中。一一得明其炁氣之本始也。體用所在。亦卽於本始悟明。而後以炁氣之動化。以爲體用之功候。功候所以爲運。亦自相合爲體。相化爲用。而得炁氣合化於有無之中。所謂有無之功候是也。但悟修於內外功候。坐慈所在。必以坐之眞靜。靜之於妙適。慈之爲動。動之於自然。然後方可得坐慈之自然妙適。所謂靜動之功候是也。吾道悟行坐慈。以合於炁氣者。功候返旋之間。皆以先後三寶。以爲眞炁之無。眞氣之有。於是炁氣合化。以炁無以生有。以氣有以化無。有無生化。炁之靈也。氣之神也。亦皆於此中以得之。所謂有無之功候是也。既能明功候之所以爲有。所以爲無者。必能明功候之所以爲靜。所以爲動。能明功候之靜動者。自可見乎功候之所以爲虛。所以爲實。然後功候之濟乘。必也於此以見水火之候。能得水火之爲候者。必明陰陽之所以爲功。陰陽亦自因濟乘之調治。因調治以運化。運之於有。化之於無者。先炁之陽也。後氣之陰也。陰陽合化。亦自以炁氣之眞翕。而明返旋之旨。圖寶文靈。何以得之。必曰得之於此也。各各悟修功候者。先後返旋之旨。當能悟明。所以爲自然之功候者。不以有無相分。不以虛實相別。不以靜動相殊。所以爲功候者。先後既得返旋之妙境。

要無所謂功。無所謂候。而功候之真體。自然之中。含蘊於可形不可形之間。是之謂真功候也。各方悟修十餘年以來。內外功候。各各均能明之。所以爲虛實之功候。有無之功候。靜動之功候。雖能有明之者。亦不可謂盡然也。至於自然之功候。所以能得而體明者。更不可多覩已。至於所謂真功候者。尤爲罕有也。諸方對於功候。深而體行。自可明功候之體用。所以爲真功候者。實不可易得也。但諸方須知道慈之所以爲修。功候所在。人人可明。人人可得。所以不能知於功候者。則不可得於功候也。是故欲求功候之真適。以適於自然者。必先悟乎功候之本體。能明功候之本體者。自可以體悟而得之。所謂真功候者。無形之中。不期而然矣。各各味之。吾之所以對各各一研功候者。吾道悟行之功候。不外道慈。道慈之所以爲悟行。一坐修而已。各各對於坐修。能得明其功候者。自可得道慈之功候。能得道慈之功候。臻於至適之境者。悟修之功。先後之間。炁氣之內。皆足以靜動所在。以體之也。故炁之靜者。統系一切。以爲靜之功也。炁之動也者。至活至潑。以運化機之動也。能得炁氣相合。以運功候之適者。必以炁之爲無。氣之爲有。深體其所以爲功。所以爲候。然後以功候運於悟行之間。以悟行維於道慈之中。所謂自然之功候者。可於此中而見之已。各各對於此中之功候。能得體於一身者。功候悟修。必能

以悟證而見乎道真。所謂真功候者。雖不中不遠已。望各各既以慧根所秉。發願渡世。當卽深體所謂功候者。以悟行之功候。能得於適境。更以適於自然者。以運用之。體得道真。當能得功候之真。但此功候所以爲真者。不偏不倚。至平至中。不燥不急。不矜不惰。體至虛至空之妙。以靈神運之於外。於性精固之於內。運之固之。精神充其後天。靈性養其先天。充之養之。先後得合化之自然。炁氣之所在。無不得於真適。然後以炁之真適。以合氣之本始。氣炁相合。先後自有返旋之功。先後既得返旋。功候當能悟得其適也。以此而後加以至堅至誠至恆之功夫。以勵先後之功候。而輔功候之不及。所謂真功候者。方云得至充至圓之境已。各各悟修功候。於此行修期間。應對於功候之體用。及自然之適。加以悟進。而後所以得真功候者。不涉勉強。於自然無形之中而得之也。既得真功候於先後。悟修功候。可得真適。道慈亦自可得昌展之效也。各各所以悟修於功候者。庶可以虛者合乎性。實者合乎精。有者合乎神。無者合乎靈。以靜者合氣。動者合炁。所以得炁氣之功候者。於此間以得妙化也。以之爲道。道之功進。以之爲慈。慈以候展。進之展之。世得弭化之效。各各得功候之真。相化相運。於此中至爲妙適也。道慈於今後維固進展。卽在各各之真功候以得之也。功候之爲體用也。豈不偉乎。功候之爲運化也。

豈不妙哉。望各各體此以悟行之。功候所在。爲賴至深也。各各悟之。勉旃。

### 論修坐進步之功用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存修之士。欲宏其修。必在締基。締基必在自養。自然之養。乃見自然之修。是自然之修。必先明吾之體絡。而後方可言存修之道也。吾人之體絡。來自先天。立於後天。運之以六炁。行之以六氣。而後六炁六氣之相凝。乃有內之五臟。內之六腑。五臟者。系之於五運。六腑者。行於六氣。有五運之體。六氣之感。乃見其至運至感之體絡。水與火濟。火與水濟。水火相濟。而後灌溉十二脈。衝輔任督。二脈之息化運交。見之於陰陽調運之至功也。要知任督衝輔。陽經陰緯之用濟。行其五臟之至陰。六腑之至陽。至陰至陽之交合。則五臟見之於金木水火土。而後界之於五方。行之於五聲。止之於五蘊。合之於五體。則耳目唇舌喉。合之於內。行之於外。五內五運化之功。是心脾主於轉運。胃司行於倉庫。運於三焦。貫之於絡。行之於脈。則三丹田之運化。莫不系絡於心肝脾肺腎。而見其相濟之妙功也。此五行六氣。與體絡之內。五外六。五六會交。運於外五之行使。合運於先天之六炁。而皈於自然之造化。自然之體用也。惟人弗克自然存修。致內外不濟。而耗其原真之性光。終至於滅。吾

老人與各弟子言體絡者。乃使悟其守修之妙。在於自然之交合。自然之統運。方可見其自存之道也。不過在聲色濁塵之中。能悟修於自然中之修者。誠非易事。必在人有悟心。方見修功。有修定之功。方克立自存之養。自皈之妙也。而後吾之原靈。永存妙息於先天已。各弟子於自然體絡之存修。必先證之於後天體絡衛育之功。方足固吾之靈息。定吾之自性。存吾之自然身。但此種修養。必在六治十劑之功。而見生化保育之真理。乃可自存於自然之修。各弟子於吾體絡之所系所統。可見其至要之至要者也。但先天之體絡。純在烝輪之運化。後天之體絡。純在功候之相交。而運養先天之靈息於不滅也。養先天之靈息。必養後天之身心於至運。方足見自然之妙用。而後體形交。脈絡暢。陰陽濟。生化存。則清化至清而上升。濁化至濁而下降。一升一降。一奇一偶。生化之理。寓乎其中。是必在體絡相濟相運之修養。而加之以強制之功。方可收自然之妙運。以自然中之強制。見其強制中之自然。則功交候運。相息而相通。故曰存性以合息。固命以保神。以存修固養之功。更求之於固命以存息。存息以充靈。而後一息所化萬息得運。是必在存修之初。先定性而凝魂。固神而制魄。方可交其所交。運得至運。內外交運之道。在先求治吾之心。養吾之身。身心之養。當以呵呼咽嚥嘻吹六法。而治之於六氣。運之於

六腑之感用。更以攻補消解祛潤除利毒和十劑之法。而益之於身心。醫之於修養之道。則吾之身心。合於自運之功。證之於自養修候。奠其妙基已。各弟子於本錄所言。當參之於醫理。及玉軸真經。可見其至妙之修。至純至運之養。舍此則無他術也。吾

老人於此末規。爲各各言坐運之養修。乃期之於自然之化。自然之皈。而自然永存之意也。

道之始。始於終而生於極也。是先天一烝之輪化。合性命而爲三輪化一之功也。所以功候之程序。在於終而始。始而生。生而立。立其萬有之育輪也。以生化之育輪。統烝靈虛爲烝體之小胞也。一胞爲體。萬有之祖胎也。萬有之祖胎。萬化之生機也。萬化之生機。實萬化之大本也。是故天一生水。水二爲火。一陰一陽之道。而見一元之生育三才。三才匯乎五行。五行而成其九宮之象也。所以坐法於一。生水生火。坐循其自然而運靈運虛。（註。坐形欲運。必在靈息得於自然之功。）虛運之靈。結精而爲體。乃立其坐形之胎也。是坐形之胎。育之於虛。運化於靈也。見運於靈。即坐證功候於至虛之化輪也。至虛之化輪。即先天靈虛之媾合。而成其體形於後天者也。後天之體形立。而其性也命也。皆統於生化之原真也。所以坐曰先天。而宗靈虛之爲修也。宗靈虛之爲修。即證坐於至渺之靈境。而見其至虛之神功。（註。神功即三息十動之功

也。也是至虛之神功。卽陰陽合濟之妙造也。是天地人物莫不統於水生而炁化。氣運而性歸之也。性之所歸。歸於虛靈不昧之輪系。見其先天自然生化之程序。緒其後天之生造也。是一生一化。一輪一緒。皆以炁運靈化之功。爲世界生滅輪轉之功候也。所以坐養工夫。當識先天之造運。後天之育化。爲其靈養虛存之妙功。不息之運機也。生化之機。在於運養溫存之妙功。而其性命。可永合於虛靈不昧之境已。所以坐以靈爲運。以虛爲固。虛固靈運。其炁乃充凝而立育妙體於性命也。是養命之功。卽在於養氣。養氣之妙。卽在於固炁也。固炁卽所以保真。保真虛之炁不滅。卽所以止性安命於一也。性命得止於至一。命可皈原證虛已。是坐在虛守。而靈充於坐。其坐卽運性命於真虛。若坐不得虛運之真。則其靈弗凝。而炁弗聚。炁弗聚。則原充難守也。原充難守。則其性命何以得止。又何所得安也。是安命。養原。止性。固真。皆養修之至功也。要知是坐也。皆在於養。養坐爲坐。皆在於守一也。是一之爲守。卽原充也。原充不固。體形何附。體形不附。靈虛又何所寄也。靈虛無所寄。則其性命。又何以存其虛運。而見其心身也。所以曰是生皆爲化。是化皆爲滅。是滅皆爲生也。是生是化。是滅是生。皆運育之機。行其虛運之妙也。是運妙之功。乃育造之樞紐也。天地人物之樞紐。卽一炁一虛一靈爲其運也。一靈之運。

萬息乃生。一虛之孕。萬妙乃緒。一炁之胚。萬有乃生。生化化也。是故養性修命之爲功。卽在於坐運靈靈。靈虛坐運。而保其原充者也。是坐釋法言所云者。皆先天之生化。後天之育造。推其本而溯其末。考其始而證其終也。是明坐之道。必先求吾生化之源。乃知其根據與修渡之妙植也。妙植之功。舍坐又何能見其至聖之功也。各弟子於功候之程序。不可急進而求識妙。亦不可以假坐而廢其道。則可識於倫常之道也。以倫常之道。可以見坐中之至妙也。要而言之。卽各子養靈於坐。敏功於坐。不偏不倚。守堅守正。守平守誠。履恆而爲坐修之程序可也。然而各地修子。多目坐爲形式。是可太息。要知坐爲養性止命於虛之原。不可以坐爲坐形。更不可以坐爲功課目之也。若以修坐爲功課。則爲形體之假坐。於坐妙何識。坐妄何得。又何以見其真運之聖功也。且慎吾言。而於初步坐法。加以嚴守。則其坐乃可山下乘而上乘而上上乘也。老祖訓又曰。何以謂之修。修者修養也。修理也。修養者。修乎其命者也。修理者。修乎其性者也。故性天之中。有一個至理在。命宮之中。必由乎靜養。而後始云修。以是知性不修者。不足以明理。命不修者。不足以言養。不能修乎性。則先天之先。何處得見。不能修乎命。一身之主。形體無依。是道之所以云道者。不能離乎修。卽此之謂也。故曰道不修不能明。不能明道者。不能見道。

不能見道者。不能行道。不能行道者。必不能以道化天下。化萬世也。道之重要既若是。而吾人之修。更不能不視為重要已。道者無形無體。無方無位。而以至誠格之。則無形者。必可化有形。無體者。必可因體以立體。無方者。必能有方。無位者。必位乎中。果能以無形化有形。則形色之間。空而為色矣。以無體而立其體。則必有所感格已。以無方而無不方。則必有容。能位乎中。則天地化育之參贊。皆在一身之中已。故曰。人與天地並而為三才者。其中有至理在焉。蓋道不修。不足以明。身不修。不足以強。性不修。不足以見。命不修。不足以立。能立乎命。乃能見乎性。能見乎性。則無而即有。空而為色。道於是乎在其中已。是修道者。修其至虛也。修乎至虛。乃能光明。由光明之大道。以立乎身心性命。則道即是我。我即是道已。道與身不能分離。則修者之功。可以言進步已。以言乎初步。則人之生也。由先天以入乎後天。既入乎後天。則一切人欲。皆為魔障。欲去魔障。必先修理。能修理至於補過。然後可以言修養。能修養至於功候打成一片。然後可以見道。能見道而守之於弗失。然後可以有大成之望已。修者能明乎是。自知修理之功。必先思己之過。修養之候。必能不言人之過。不能思己之過。則一切造因。皆由是而起。言人之過。則因果即在是已。修者以是自思。自知妄念之來。是不明理。爭一日之是非。無非不能靜

養。果能明理以靜養。必不言人之過。而處處思己之過已。修者果何為乎。非補過匡失者乎。能補其過。自寡過已。能匡其失。自無所失。以是知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不改。是云惡已。怙惡不悛。則因果重重。永無解脫之一日已。是修者從大解脫以入手者。即因明心見性之功。以立乎命。而養其自然。則道之所以云道者。即以是為準則已。修者不明其理。不足以言修。不能靜養。亦不足以言修。不能以修養之功候。為渡已渡人之功行。亦不足以言道也。是道者。導也。由其道而導入正軌。則道可以修已。修而不理。何以立己。修而不養。何以築己。不能立己者。必不能築基。不能築其根基。則己之所立。果在何處。是必以無為至虛之地。而為至誠不息之功用。則明心見性。必有所格。而通乎潛默。以為運化之樞紐者。其在於靜養乎。靜養者。非如枯木死灰也。必也正其心。誠其意。以其至虛圓明之氣神。而貫於一體。則道中之道。由是而得。心外無道。亦於是知其所以然已。至虛之地。即言心也。心虛則靈。心靈則靜。心靜則定。心定則止。止於至善。必至於正。正其心者。其在是乎。能正其心。必無妄念。心無妄念。意必能誠。能誠其意。必能至誠。至誠不息。必有所格。有所感格。則通乎上下四方六合者。其惟一窺乎。一窺能通。窺窺光明。以是悟之。自知心性心命。皆是一體。分乎二者。功候之謂也。功進則候。候進云功。必有其序。

必有其時。有其時而不違。有其序而弗失。則先天後天。其揆一也。而二氣之分。亦必合於一。一已。是修者必明乎理。乃能知其所養。能知其所養。則始終一貫之真旨。必明乎吾心。而必能至於物。即是我。我即是物。之要宗已。修者於是自悟。自知天地之大。萬有之衆。安有人我。安有是非。安有彼此。安有始終。其所以有人我。有是非。有彼此。有始終者。無非人欲之作祟耳。物即是欲。欲即是物之理。亦於是可以知之。何者。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色空既不能分。而物欲又焉能分哉。是必有是非。人我。彼此。始終者。皆在能否自修耳。能修者必能脫乎輪運。不能自修。與萬物同其浮沉。故有人我。有是非。有彼此。有始終已。修者以是自理。自知動靜之機。以是自養。自知功候之旨。以是修道。自知虛妄光明。故曰。玄之又玄者。雖云有不可思議之妙。要在個人能悟其所悟。自能因道之修。以立其行。因道之行。以渡衆生。因衆生之渡。而自固其根基已。根基不固。何以定性。性之不定。命何與立。故天地人之云。三才者。其在是乎。人秉天地二氣之精。而容乎一胞。必有至虛之功候。以立至玄之奧窔。則無而爲有。空即是色之真理。即天地之大德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仁。仁即生。生亦是仁。仁者見仁。能存其仁。始可與云修已。修者無他。自責曰理。自約曰養。能自責斯寡過已。能自約斯存仁已。果能寡過存仁。則大道之

真旨。即在於是。而性命雙修之功候。亦於是可以得其自然之真味已。修者三復斯言。必有大成之望。而因果亦可免焉。各各詳研其理。以養其性命。自能不爲一切是非。人我。彼此。終始之見所誤已。修者勉之。修者悟之。

人之修也。必以心身之合一。一。炁氣之相交。而能於神運靈化之中得其自然。自無所不適已。何以知其必然也。修者必修於坐。修坐本非難事。惟初步之坐。其坐也必有不勝其煩躁者。及乎久之又久。則坐也必入於自然之景。而無體無方之道。亦必有其體。有其方已。修者能悟其所以然。自知道不離坐。坐不離心。心不離虛。虛即天性。天性自然。而後道與坐合而爲一。坐與吾身亦無二已。是不二者方能不測。不測者方可至於至妙之境。能至於至妙之境者。方至於幻。能至於幻。自知坐中之坐。其味無窮。而吾道之所以然。亦必由是而知其所以然已。故曰。道本無二。不二即一。一則自定。自定者必自堅。自堅者必守於適。守於適者。必守於恆。守於恆者。必能因個人修養之功候。而處處不離坐已。故曰。行住坐臥。不離這個。這個者。何也。修者諸子。必悟及於是。而必知大道無窮之至理已。明其理而後知其坐者有之。修乎坐而後明理者亦有之。但視其個人之智慧若何耳。有其智慧。自知其理。知其理必知道不離坐。坐不離心之真功。

候。雖無智慧。而心性堅定者。亦可知坐中之真味。不過坐有進步。易生魔障。是不可不防也。先天無欲。後天有欲。以有欲之身。修至於無欲之心。其間非經若干之波折。不足以成功也。是道之可以云道者。必由乎經過之波折。而至於自然。方能堅定。不然。十寒一暴。雖欲修也。不可得已。雖欲坐也。亦不可得。是心性爲修者之根本。不其然乎。此修者可以從坐有進步之後。必當有無形之幻境。而化有形之幻境。則修者方能出幻入幻。而道也之無體無方。而吾身可以當之已。修者研悟於是。自知幻境之後。其中更有不可思議之運用。必從心神靈氣合而爲一。以固先天之本來。而使後天有欲之妄。盡歸於無欲之妙。夫然後何者是幻。何者是空。何者是難。何者是易。何者是勉強。何者是自然。一一洞明於胸中。而心之所以云心。必與先天之性。合而爲一已。故曰。一貫相通。其是之謂乎。

因果之說。自因自果而已。有其因者。必有其果。有所皈者。必有所自。有其自者。必有其機。而機之所在。由靜生動而已。不安動者。必無其機。無其機者。必無其數。無其數者。何處是因。何處是果。此因果之所以自因自果也。知其自者。自知其所以然。心有所自。必有妄念。耳有所自。必亂於聲。目有所自。必淆於色。而耳目動靜。純任自然者。更非心有所靜極之

處。不足以言非妄也。故曰妄念之來。或由於喜怒哀樂。或由於貪嗔癡愛。或由於勉強努力。或由於行不由正。四者觀之。自知心本無自。安有所動。而其所以動者。雖云靜極生動。其實仍由於不能自然也。修者修其自然。養其當然。不爲一切外物所誘惑。則光明之心。必可靜極。無一毫妄動之處已。心之所以妄動者。由於其念。而念之所以動者。由於牽累。心之所以牽累者。由於恐怖者有之。由於憂患者有之。由於不能自持者有之。由於見欲而亂者有之。由是數者觀之。自知修心養性。本非易事。雖云非易。亦非難事。因其易而不以爲易。因其難而不以爲難。則動靜之間。必有其序。自無妄動已。故曰不能由其正者皆曰妄。不能由其平者亦曰妄。而妄之所以云妄者。皆由於忘其本來。忘其本來。則一切皆爲幻境所包圍已。修者明乎是。必知大道之所以然。無非修養。而修養之所以然。無非自然。而自然之所以然。無非由其平。由其正。由其和而已。中正和平四字。爲修者之要訣。亦制心之要旨也。更爲修心養性之主宰。知其主宰。必能由其所以然。而無不自然已。故修者必先修其心。而後修其身。身心能修。自可養性。能養天性。自能無牽累。無恐怖。無憂患。而所謂喜怒哀樂貪嗔癡愛。更無預於我已。修者知乎是以爲修。自能明乎天機之所在。天機雖由靜以至動。而爲無窮之數理。以造成因果。然心由



乎中正和平者。自能不爲一切外欲所誘惑。而本來之天性。必可由修養功候以光明已。故曰明心見性。明其心之所適。而必能空色無間。則性即在目前。而無所不見已。故養其天性者。必使心之所明者。不爲昧所淆惑。而其天然之眞宰。亦必在於是。是修心者。必修其適。修身者。必修其恆。修其適者。自能堅以守之。修其恆者。必能適以養之。能適以養之。必能處處自適。乃所謂但求無愧我心者。即在於茲。心無愧者。必得其平。能得其平。自無不正。而天地中和之氣。亦在吾心已。吾心能與中和之氣相表裏。則無所不明。既明心已。而天性之見。亦必於是悟之。悟天性者。必見天心。天心者。先天之心也。先天之心。無偏無倚。無愧無作。是無所動於心也。及乎後天之心。則靈者必昧。清者必濁。而由乎平者。必有妄動之咎。妄動之咎。在於妄念之起。妄念之起。在於不能自持。而其所以不能自持者。是爲一切幻惑所誘。誘其心者。必誘其身。形爲身役。而一切皆不能滿其欲望。則因果之來。卽於是動其機已。因果之機一動。必不能得其平。必不能由其正。而天地中和之氣。離吾身愈遠已。中和之氣。既爲一切所昧蔽。則先天之性。必隨運輪而轉移已。故曰循環之道。後天之道也。不息之道。先天之道也。惟能不息者。乃能至誠。能至誠者。乃能不二。惟不二者。乃能不測。此如如不動。所以爲萬化之眞宰也。修者欲修後天。

以返先天者。必知其所自而爲之修。自也者。自於何處。無非靜而已。靜者非坐不能靜。是靜極而動於坐者。則先天之炁化。必與吾身心相合。而自無所謂理數。更無所謂因果已。故必由乎坐。以明其心。由其明以悟其見。見到卽悟。悟到卽覺。覺於不知其爲覺者。非炁化之功候歟。以是知天地之大。雖云萬有之運輪樞紐。而其所以然者。仍循環之主宰也。是以吾人之修。不以我爲修。我尙云無。況於人乎。況於物乎。況於一切幻境乎。況於一切因果乎。以是言之。自知大道之所自者。自於天性。天性不泯。則人欲自能拋去一切。而無愧怍已。修者知無愧無作之理。然後可以言修。知坐之眞味。然後自無因果。而動靜之機。在後天雖云應其機。而先天之修。更無所謂機在焉。人天合一者。在於坐。性心相見者。亦在坐。而本來面目能見者。更在於坐。此坐所以爲修者之主宰。不其然乎。是以修其自然。必知天然。明其天然。必悟當然。悟其當然。必由乎無所不然。而無不自然者。方可以云然也。然也者。身然不如心然。心然不如性然。性然不如氣然。氣然不如炁然。而炁之然者。無非虛玄之然。由虛玄之然。以知其自然。則如如不動。不測不二之主宰。其在於是已。修者因坐以了其因者有之。因悟以免其因者有之。因澈而脫乎輪運循環之因者更有之。惟在個人之天性。是否覺悟而已。故曰。靜極生動者。一陽來復。一陽來。

復而爲運輪之化育者。仍是後天也。欲除後天之一切誘惑。必明先天之所自。此坐功養候。必有所靜。而不妄動者。方可以言真機中之機也。故曰。後天應機。先天藏之。以是悟之。則功養功候。必能返其本來。必不爲因果所輪迴已。修者其於是而詳爲研悟。則道中之道。必可由難而易。而至誠不息之功用。亦必有中和之化育已。各各勉之。各各悟之。斯可已。

烝化成形。其通於常者。至變之中。實具不變之真也。若從形言。固覺多變。苟返乎烝。則真自定也。宇宙之在於象。本無古今之異也。而時有古今。形之存於其間者。乃現生滅。生滅之僅限於形。蓋可知已。然真烝之充。塞乎宇宙。如得於是。則同宇宙之無古今可分也。此所以在人者。必修其身以養其性。修身養性。又必善存其心。存心者。立命之基也。蓋性與形。一常一不常。而轉移於其間者。命也。命果因心之存而堅所立。則性依命固。形亦可隨命大已。命何云大。由烝之充。得同宇宙之上下通澈。無生滅。而真常自在也。修養之要。既在於此。則存心之用。必人自悟而知所運。運用適宜。則修身養性。內外合一。即是調陰治陽。而克化二氣以凝一真。斯真之凝。明其明德之謂也。然明德之明。在於止善。止善之旨。無過與不及之意也。欲無過與不及之愆失。則惟心是主。心主乎一。則自有定。定則不搖不奪。無忘無助。所以主於其中者。無時不自恬

平。卽無時或有過與不及之患已。此惟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聖者。可以不學以自臻此也。餘者。必由學理以求悟通。通之則所以守於定者。乃有其資。而止於善者。始有所覺。覺其應止。則定益以恆。定有其恆。則真常之不變者。方能爲存於心。心既有所存之真。而所以動乎外者。自不至逐形而遷其性。性不形遷。命之立也。不期然而然得其固已。各方修養數載以還。其密乎此而能安乎素以順乎天者。日見其多。吾道克昌。將以是賴乎。獨是性命之修。易言而難行。形質之養。難言而易行。三者不有所平。則失其一。必累乎三。執於所偏。且必轉昧乎正。此在時數之間。塵障之下。誠有不易盡了之勢。然真功淺試。化有爲無之妙。固無在不可尋證也。果多所證。自多所覺。覺於其形。反求其性。而命之所在。何以爲立。要亦不難隨觸而知所持也。境界雖有不同。苟求其真。則步趨所進。覺照常前。殊非杳渺無憑也。吾闡烝旨。祇是導覺。而使各各啓發心光也。心光。卽烝初動而成爲靈者是也。此一點心光。雖屬生與俱來之烝靈。然心若有物之蔽。則光自隱。故欲發此光。必先定心。欲定此心。必先明善。欲明此善。必先知止。止之所在。念不安擾而已。念之不擾。非通萬理而識萬變。不克以存其真常。入於定境。而時得止善。以永心光。以宏覺照也。至若形性命功之大成。亦不過修養得如此心光。而顯聖不可知之神而已。

是願衆修好加深密。一有真得。便見實功。苟無實功。難言真得也。天下羣動。莫不是機。機動於虛而顯乎實。莫非靈感之所爲通也。故言靈機。必參神妙。庶其爲覺。可以見大。不然。覺於質者。雖亦見智。而不知覺乎虛者。終欠圓通也。欲明圓通之妙。淺而言之。祇是從一隅而知三反之道。知一反三者。無非虛靈接於實形。而後其爲感覺自然周遍也。若弗審此。則徒就形色。而求所覺。縱有所覺。亦必等於不覺。何哉。不明虛靈之運。而從實形務知。既失隅反之義。卽無能有圓通之望。此自來所以貴知幾而爲修身之要也。世風至此。靈化罕知其然。而神道設教之意。遽與衆言。且不免滋爲怪詭。是誠可慨也已。

坐修功夫。必以息爲徵者。先炁後氣。分而不分。其機所合而克自驗者。非此無以鍊其實而知還乎虛也。息之實也。呼吸之調也。息之虛也。心神之交也。綿綿若存。虛之可證者。又似莫可自定也。是何故哉。徒調其氣。而心不與神會。恍惚得之。瞬焉卽杳。可審坐功之微。不着相以求。然後徵於其實者。乃克定之於虛也。虛體之大。無有邊緣。心若有着。神且爲間。問其神則心必妄。以妄尋真。其得必幻。以幻爲坐。其驗爲實。以實所得爲得。雖其善者。養形有餘。而凝道不足已。所以修坐之要。以空靜而調其息。靜息而默於平。持平而悟乎虛。則心定神清。其會諸無形者。

炁氣自交也。炁氣相交。息而不息。其綿綿之意。莫之致而至。莫之爲而爲。所以通於玄關而透妙竅。無非一點真炁。有所存。而固厥真也。世人講坐。法術不爲不多。而得乎玄妙之奧微者。千不選一。皆由心相未空。而自然之息運弗適也。故煉乎氣者。不落偏枯者甚寡也。欲明其失。但從形象之際。時叩自心。不難默知以心問神之失也。苟能以心空相。而純任自然。使漠然自與神會。則若存若亡之中。息運綿綿。卽真意亦如自在已。真意如自在者。神無不清心無不定。心神常會。卽炁氣常交。炁氣常交。卽真如常在。有形而形是主。無形則靈自明。道於是凝。所謂修功者。不必更云其坐。而身亦具其大成之基已。

慧聖訓曰。萬有之修。皆基於坐。而坐之所以克闢大化者。非僅於形習而致其功也。必平素動作云爲。時時反省。極其嚴密。而後因坐心靜。因靜氣平。因靜平之至。氣運外展。如水之滋涵。逐漸四周。始得收覃敷之宏效也。人生而靜。本乎天性。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既云乎欲。必有所好。既有所好。必有所着。既有所着。必有所偏。偏之爲害。最足以滯化機。化機一滯。氣卽弗適。因氣弗適。而返省其病根之所在。補偏救弊。不遠而復。優游涵養。以固氣運之樞。夫而後靜諦之歸。乃可以悉其端倪之所在也。靜功得力。動自不擾。而動之所以不擾。全在處幻不爲所幻。從俗

而能脫俗。心境既超。靈光愈展。不必多事。而事自委曲以濟。不必無事。而事自逐次入軌。統系萬有之理。心既得其主樞。所以動無不善。靜自會其有極也。現在修人。對於形坐。頗知所謹。而形坐之先。並形坐之後。未能始終一致。而無間斷之處者。是只知於有形處盡其心。而於無形處尙欠其功也。古之善修。獨行不愧影。獨宿不愧衾。所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胥於人所不及見之地。而戰兢惕厲。不敢稍懈於須臾也。惟其如是。所以自反。惟其自反。所以自責。惟其自責。所以自養。養之有素。動靜得宜。坐固如是。不坐亦如是也。修者果因此而知惕厲。則氣運之涵。衆理之匯。各各研議於無所是非之中。以爲補偏救弊之大化。則獲益於身者猶小。而裨益於世者實大也。其各審味可耳。

夫命者。乃天地物與合化合生。生生之源。是故胞一天地。而道化之修。必自理性之盡。以至於命也。性命之修。來自氣息。息之接也。氣靜虛凝。而見真體。是以氣靜平養之功。卽理窮性盡息命之功。氣之定也。心虛空洞。夫惟其空物洞理。而性之息也。有所自生。而息依炁已。性息炁命。萬化悠悠。尖功所接。而萬息披焉。息尖息披。一團晶淼。一味清空。炁之生也。水輪滿然。水之化也。性分形定。息息是水。回回是炁。素也。性也。各度化境。上下相以。母子相息。生而化。化而復。渾噩炁胞。萬化相附。生而無爲。運而無動。一以寂定渾化。莫可得名狀之化候。而性命堅化之功盡已。

達祖訓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五二十有五。此天地相生相成相終相始之數也。故天得其五。而清炁自運。地得其五。而厚德載物。人得其五。而魂魄以寧。此萬有之生成。非五莫循其序。萬物之終始。非五莫守其窠。是以性賦於天。命賦於地。而形質成於人。率皆以五五之真原。而流暢於五官四肢千體百脉。以爲炁氣流通之要徑也。此性命之學。所以起於五而歸根於五也。今試以性命之起原論之。天之道也。無窠不足以闢。地之道也。無窠不足以闢。人之道也。無窠不足以坐。陰陽之道也。無窠不足以動靜。剛柔之道也。無窠不足以尊卑。息息之道也。無窠不足以呼吸。是窠之所以爲窠也。其走曰性。其守曰根。性之根也。惟命是依。有其命之正。而後存其性之清。清性見。則命立。命立於正。坐息始通。是天地之性盡。乃可至萬物之命。人之性盡。乃可保任。督相通之命。是命也。有呼吸之命。有動靜之命。有無爲之命。有有爲之命。有若實若虛之命。五命合一。而後周天功候。運轉於潛默已。故曰。坐而不甯者。性不盡于魄也。坐而不運者。命不合于魂也。坐而不自如者。準窠不坦適也。以是言之。則天賦之性。當與物同盡。地賦之命。當

與物同至。人賦之形質。當與物窮其理。是三者。爲坐修最要之要。最秘之訣也。故曰。玄牝之門。闢闔之路也。各復其根。坐息之要也。闢闔之路。得之者爲五。行之者爲五。守之者爲五。歸根於妄者亦爲之五。是五者。有其數而無其形。雖有其形。亦係外形。而非內形。外形者。見天地之心也。內形者。盡天地之性。至天地之命者也。天地之性命。即人之性命。人之性命。即萬有之性命。欲保其性命。必守其性命。欲守其性命。必運其性命。欲運其性命。必歸根於妄。而後可以息息相通也。妄之數有五。妄之準則爲一。何謂五。上丹田。中丹田。下丹田。泥丸。尾氈。五也。其所以守之以爲準則者。祇眉目中間而已。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曰凝而已。人之道亦可一言而盡。曰誠而已。凝者凝其神。誠者誠其心。心爲神之舍。神爲心之主。則天地與人一也。故曰。坐息之運。虛而實者也。神心之守。一而五者也。虛而實者。無空不色。一而五者。無微不彰。此天地之性。所以見於幾微。天地之命。所以存於誠也。人與天地相息相通。故性之見。命之存。亦與天地同其運息也。即天地之虛實。修吾身之一五。而後形於外者。見天地之心。形於內者。正天地之性命。已。天地之心。其凝曰神。天地之性命。其存曰正。神其理而正於無窮者。夫然後魂也。綏之。魄也。富之。意也。止之。念也。制之。已也。克之。有此五功。則一妄相通。與天地並而爲三才已。不過人也。

之修也。多明於此而昧於彼。則坐之不得其定。妄之不得其準。息之不得其如。身之不得其正。有由來已。何以言其必然也。夫吾人之修也。明乎坐爲任督相通之徑。息息相轉之路。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所以然者。修在于無爲。不在于勉強。修在于一任自然。不在于希仙希佛。修在于道。而在于法。修在于靈。而在于術。此修者所以強半昧于是也。其所以昧之者。因坐之初也。以強健身體爲主。繼也。以天眼耳相通爲是。終也。以天爵自期。有是三者之希冀心。終難有成之一日已。故修者之坐。初也以妄爲準。繼也。一任自然。終也。無牽無累。有斯三者。然後可以爲修已。知妄之準。乃可以通息於有無。一任自然。性乃得見。無牽無累。命乃可正。相通於有無。則炁氣自轉於任督相通之境。性若能見。則百脈萬絡相通相轉於一貫。是之謂觀內。命若正。則心神亦正。心神正。坐時必無入睡鄉之弊。及身搖身倚之病已。百體千骸之相轉者。惟在脈絡相通。脈絡之相通。惟在一妄之準。妄得其準。而後呼之息。吸之息。呼吸以外之息。息息以內之息。皆從五妄之運輪。歸靜於一根已。一根歸靜。而心身相凝之守。如圓珠之動而不離於寸地。則身也。必不搖不倚。必不昏沉而入於睡鄉。此其理果安在哉。人之坐也。有能多坐者。有不能多坐者。有自然加坐者。有陡然加坐者。有實行修坐者。有欲博修坐之美名者。能多坐

者。自然不勉強。不能多坐者。必有好勝之心。而陡然加坐。此則視其爲修功而坐。與博美名而修坐也。此處當着眼爲是。坐者之能多坐。與不能多坐。不在素日身體之強弱。祇在其炁之清濁。氣太濁而無炁。雖身體強健。亦不能多坐。身體雖弱。有清炁存於身。則無妨多坐。其試驗之理。卽在其坐功時不入睡鄉。不身搖身倚。而自始至終無倦。則其炁也清。而氣健全已。諸方當認真坐去。然後知坐之奧妙。若不認真坐。祇以謂吾能坐若干時。不問其清醒與昏沉。不問其身之正定與倚搖。而死坐枯坐。則終必釀成幻境也。修坐者。最忌己身有形內形外之病。而不欲他人指正。其所以不欲人指正者。必以爲吾之坐功。深遠高明。他方皆不及。由是而他方亦不欲批鱗逆耳已。噫。吾道弟子。坐功在近日有全其功者。未見其人也。吾道弟子。雖未全其功。而全其息者。聞其人已。未試其人也。此坐功之所以難。而坐於自然。從衆爲師更難也。嗟乎。修坐弟子。間坐。缺坐。甘居下流者。實不勝屈指焉。然而自以爲坐有心得。而自欺欺人者。亦不計其數焉。今之坐者。不求其能續道統。祇求其能見性正命者。不過十數人焉。祇求其盡性保命。不求其見性正命。不過二十餘人焉。諸方弟子。既發願以渡世。則當以坐爲旨。以坐爲旨。必當眞坐。不然。徒具坐名。而無其功。又何貴乎坐哉。各各當思坐之最要者。在於守竅。不在清竅。

在於運息。不在滯息。在於自然。不在強制。此各各所以以潤心爲要。而潤身次之也。何謂潤心。神能守舍。性能至命。妄可存性。性可運息。息能通有無。有無灌輸脈絡。此潤心也。若徒爲坐之形式。而不問其睡醒。不問其偏倚。雖頭觸於牆。身倚於地。仍自如其坐者。是潤身也。諸方明潤心。爲歸根。潤身爲幻境。而後坐必求其適。妄必求其準。息必求其通已。果能如是。則一放爲五。五歸爲一之眞旨。自能見性至命。盡天地之性。以盡己之性。正天地之命。以合己之命。而凝其神。誠其心。以守此不走之珠。而與天地相終始。相生成已。各各切不可從希仙希佛入手。則延益自有其道。奚必心勞日拙。而後爲修爲坐哉。各各勉旃。

乎聖訓曰。世界上之形形色色。莫不擾吾之靈。亂吾之思。動吾之念。阻吾之行。當是時也。則吾之心。而不爲吾用。吾之肢體。而亦不爲吾所運也。以之修養。而靈將何化。以之坐悟。而息又將何所通也。不能通炁。何以運化。不能凝靈。何以神化。不能精結。何以定充。故充必守竅。妄得其守。炁自能化。炁化而先天之性。卽貫乎後天之命。先天之性無形。後天之命有體。有體之命而知守之固。無形之性。則不知凝其靈。此人之恆情也。殊不知後天之命。生於先天之性。而先天之性。又必生之於炁胞。所以世人欲固其命。先固其性。欲固其性。先固其炁。炁固則性自養。性

養則性自定。已定。養定充。皆固。烝養命之道也。惟人徒知養命。而不知性靈。烝爲立身之本。以致靈傷。烝散而不顧。所以命多不立。此皆由於修養不能固本之故也。欲充先天之烝。其法在恆於靜心寡慾。則些些之濁烝。一變而爲清充。充上達下。則週體關節。均能運用自若。然後疾病則不期消於無形。而自能弭於不覺中已。各各悟勉。

### 虛做實鍊

老祖訓曰。烝氣運復。坐候是證。今日爲言烝功。不得不從氣候之充。證其坐養者。以形之遷性。倫羣各有不知其真之所守者已。故以坐旨勵其形習。形定而後氣充。氣充而後烝凝。烝凝於虛。而氣之藏於質者。乃能因自然之運。而固其合化合生之根。性卽於焉以復。其克復性。則可拔除障業。圓其慧覺。慧覺日開。則所以具於身者。靡不足用之於世。而盡其善已。不過塵網之中。爲遮者衆。心之所在。不因耳目所觸。感受聲色之淆者甚難。是以語坐之訣。必以收視返聽爲先。此雖坐習之法。而其達於大成。亦仍不外是也。所要坐者。能從修習息息悟證。果悟卽有所證。實證自有所覺。覺而能守。守而能行。則心有所持。真中自定。恬定不擾。則氣之運於周體者。烝自凝於虛窈。總之虛做之功。能純實鍊之候。隨見內外相通。表裏如一。此惟覺之證得其悟之真者。一步自得一步之效益。近百紀來。氣運日衰。人道日苦。非有他也。真誠之學失。而渾厚之用差。其凡倫羣之以爲生之樂趣者。無在不具苦厄。是亦可以藉求其故已。其故安在。學而無養。其氣弗充。其運自促。而其所以然致此之由。縱云徇於情識。求樂急而厭苦多。有以使

然而自不外於虛做之功不講。實鍊之候弗固。但求用之克充。不顧體之爲全。所以錯亂顛倒。其形愈紛。其性亦愈漓。真之不存。何以云誠。誠之不堅。何以云恆。故世界之劫數。從遷變之甚。乃幾成爲不可收拾之象。

老人悲憫衆生。所以特傳先天坐諦。以昂倫羣修習。由形充氣。合氣化炁。人人能得虛充之凝。則教化之基。自克與立。而道德之昌。亦將因其候之能養。功之證形。以覺於不覺。斯規之所在。可因數之罕增。以入於清甯之分。其在人身。則惟持心於其悟證所覺之餘。存真則自少妄。不妄則自多定。定養者日衆。則人之氣候正。世之運會亦亨。所賴志修者善爲悟勉。坐之有得。卽世得救。非偶然而更非渺然。果悟證於虛。而存真弗失。則收視返聽之功。畢竟如何。自能由炁凝息妄之間。步步實驗。其善身善世之功。當知不難修得已。諸子其慎思之可也。

哈哈。時時皆有化機。處處皆可運用。而必修行實證。隨在自驗。現今吾道猶未能遽言充宏大化者。修悟之旨。尙待敷布也。諸子坐養有素者。自知吾語證覺之意。但覺境無邊。凡在修者。要當息息體會。在在精持。所謂虛做實鍊之旨。何時何處。不是可證之道。所賴養之於虛者。候能日充。則運於實者。功斯易普。所以必須充養其虛者。以涵則能容。容則能化。亦惟此虛充涵容

之量。能廣其實運之功用。乃足展布而期周遍。此本易知之理。而持行或以爲難者。則悟覺之力。有所未達。覺未能達。則不覺之所。皆成吾心之障。障則惑擾生。惑擾生則爭妄作。爭妄多則靈明失靜定之照。而事物胥成釀劫之端。試觀近世。人之徒急功利者。非無學也。特其自視所學爲圖功利之具。故不知人生貴學以存養虛靈之要。以此教化之施。幾無務本之實。而道德之亡。更將孰知爲救。

老人以是引憂。乃闡先天自然之坐法。以助學者之修養。其中關係挽回氣運者。實重且大。惟瓶布之日猶淺。一方固賴宣導。一方尤須在修諸子悟養功候。以其真充。資爲感覺。庶幾化規度世之用。可從打破妄疑虛靈之養爲誕之下。各各自度益以度人。推行能廣。則一切實用。皆不至失真而徒致爭。因爭而多造劫。人心正而風習端。吾道教世之用。亦爲弗虛已。

慧聖訓曰。道生天地。陰陽判而品物行。皆炁蘊運而氣化成也。氣化成炁之運行中。是卽真之一點所在。藏於無形而寓諸有象也。有象則爲聲爲色。無形則維玄維虛。有其聲色。無此玄虛。不足以充氣也。有此玄虛。無其聲色。不足以通炁也。所以炁氣之合。必於修身。炁氣之凝。必於正心。正其心而修其身。則氣之爲聲爲色。莫不從其動靜驗於息而知所定。其定之者。心定之



也。心定之者。氣充之也。氣充之者。息平之也。息平則動靜適分。陰陽合樞。其通玄虛而化爲炁。氣化成炁。無所不一。不一之功。平於有象。斯顯得於無形之妙已。無形何以能顯。非必形之顯也。不顯而顯。厥性真誠。真誠之顯。不可從聲色而爲之形也。不形而有所形。在於無障。無形之障。而心克恬定者。不搖不惑之紐。結於虛衷。衷之虛者。氣自恆平。氣平息運。無時不周流於其脈絡。而通任督以運於四肢百骸。睥而益背。似若有象。實本非形。是其氣之所化。無非炁之真宗已。此從有象以言無形之修。既若是已。則無形而似有象之氣。其運於內而顯乎外之聲色。果可無乎。抑必須有耶。有之爲假。無之斯真。借假修真之功。要在虛做實鍊之得法。何謂虛做。有象皆幻。不以其幻而無之。無形是真。不以自真而執之。兩端不着。一任自然。假而真之。真而假之。真假之間。一絲不挂。而後有無之界。乃以之泯。泯其界者。氣之周運。自無所滯。不滯其氣。則息之所動。無所不通。氣之所靜。無所不默。動而通之。靜而默之。動靜自適。則陰陽相化相成。調洽於其動靜之中。惟覺息息綿綿。無運非平。平而充之。充而養之。其養之者。雖曰無形。而非有象不克以堅其守。守能堅固。是卽實做之功。實功所在。鍊而還虛。則有其聲色之形。亦若無其聲色之象。不着其象。而後氣之運行於無形者。皆從氣固息平。卽得接。接卽能適。計接

而通。鬆舉則氣之所至。莫不知穿。氣之所及。莫不見素。知其穿者。合而離已。見乎素者。尖爲披已。尖離披合。而穿素之氣。所以運於其間者。莫非一炁之爲其主已。得其主者。則尖之而離者。披亦能合之已。披能自合。則圓凝之象。所以顯者。乃明不顯而顯之真已。夫圓凝之象。圓圖一炁之所在也。圓圖一炁。在於物形之中。其不可見而亦可見者。誠求而得其真也。誠求之要無他。正其心以修其身而已。正修而守乎堅。是在息窅。息窅之通。是在不着。不着云者。有聲有色之形。不以其形。而据乎聲。而果乎心。然後心之正也。身爲修已。修行進益。所以必從實鍊者。以陰陽之判。無境非二。二則易偏。故必藉心之正爲身之修。不因聲色之幻而逐之失其真。亦不因真之自在而屏其聲色。必於聲色之際。悟其本來。則聲之爲聲。色之爲色。實中有真。真皆藏於玄虛。惟其玄虛。而不着聲色之有。以化歸於無者。至空中之聲色。心領神會。精結色空。欲何是何。無在而非氣化合炁。而通運行於不息之間。以定其真。而爲萬有之主宰也。若於聲色之際。求其所以爲真。則明乎此者。必多昧之於彼。以從外求。而二境所分之地。必無一得之真。是以善修其身。必賴先正其心。正心之用。得中而已。得中之妙。合一而已。合一者。是氣是炁。炁氣不有其象。則一而二。二而復一。得一自生。自生不已之運化。所以立其極者。無非玄虛。而玄虛

爲主生者。一而能二。二又能一。所以主者。中真之恬定而已。中真恬定。非憑氣化。不克妙凝。其凝之也。不於聲色之間辨其假。而謂從其所有以求其真。庶乎得之者充。而守之以恆。恆守而充固。氣之所靜。莫不默焉。氣之所動。莫非化焉。默化潛移。明其氣於息而證之身心。罔或差忒者。未有不得其一者也。蓋氣化合炁。罔圖一胞之中。有聲有色。亦等於無。以其無可分之極。有所定。自顯不顯之真。不隨幻形而磨滅也。不可磨滅之道。日在斯世。何以有其顯晦。非晦而晦。徒顯則晦。非顯不顯。自晦則昧。此言道體安在而可爲定哉。而不定之定。是乃真定。真定之主。不在於世。而繫乎人。人繫斯道。又在其心。心正身修。所以修者。有形無形之間。惟獨氣候可以徵驗也。欲其氣候之進。必藉虛衷以求。衷之虛者。乃可不偏。氣不偏走。守乃克堅。堅而至定。則中真所以恬定者。以徵驗其息。何以訖接。何以穀適。何以鬆拏。而知其穿。見其素。明其尖離。凝其披合。以化二氣。合乎一炁。反吾罔圖之一胞。而作萬有之主宰。以顯其不顯而顯之真。爲昌顯晦欲墮之道。身心之外。要須慎思其幻。身心之內。務覓其真。不捨內而徒逐外者。氣無不可由二而化合歸一也。各方修養功候。日有所益。益而彌充。是望悟養。悟養之要。簡言之。虛做實鍊之功。尤賴精審借假修真之諦。假原可借。無所不借。則必致偏。斯修身必於正心。所以

爲貴者。求其不偏而已。現在渡化以慈爲用。而道體寓於其中。以期達於昌盛者。亦借假修真之一法也。慈之能以昌道。而不以爲假。克顯厥真者。無他。誠心所在。毅力守之。毅力所及。誠心隨之。不少偏着。則無慈非道。即假即真。不然。慈之所施。着於事務之象。心力雖到。道體或未與存。是真且不免墮幻。假復安得見真哉。各方篤虔自具。後此功行。必有竿頭日進之妙。所望自今以往。心力所至。誠毅善持。庶乎法因事修。道以修昌。而一切慈施。無所不是。普渡之寶筏已。人之修也。勿求急進。勿冀上乘。當由淺入深。由深及遠。光明深奧。自然不難達其化境。而入乎運功已。能得其運。即得其通。通上以達乎空。達空乃接乎炁。而充其靈。然靈務必清澄。欲使其清。先澄其氣。蓋氣係後天之化。濁則不能接清。而炁與氣間。神與靈分。精不能貫澈。則一身百節。俱歸渙散。所謂勿能充凝是也。然靈何以凝。須從虛坐實鍊中。而求真旨。方可得其玄機。機也者。靈也。靈也者。炁也。炁也者。也。

師之靈體也。故曰能靜氣。即能靜心。能靜心。即能清靈。能清靈。即能通炁。通炁即可以通天靈。能通天靈。則氣心靈炁。自不難於息息而相通。能通吾空。則神靈運轉。不求其動。而自得其動。不求其運。而自得其運已。蓋道化於世。惟靈是賴。靈有不清。則道將何化。規將何弭。吾道化世。

無他。救衆生而護衆生之靈也。其在衆生之靈。俱係師靈體之零星。護衆生卽無異維靈體也。諸方務須明澈斯旨。以進道功。則規之消也。氣之化也。自可入於玄玄而達乎奧妙已。各各悟勉。

### 守中抱一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有坐之功。乃定坐之妙。有坐之妙。乃存其神。存之於神。乃證之於候也。是功候之所系。系於虛靈不昧之炁。虛靈不昧之炁。乃見於原真之息也。是原真之息。系於空洞之玄關。空洞之玄關。乃見於靈虛之妙體也。在先天則爲虛靈之品。在後天則爲真靈之息。在人則爲仁靈之息也。所以三才之爲造。仁居其中。五行得運。戊土行乎中央。故人之靈炁。祖乎先天。貫於後天。而運於人身。以完成其造化之妙功也。是吾之坐功。卽貫天地。運人物。而樞紐其生生化化之統系。維其至中之修功也。是坐之於中者。運其妙也。運其妙而神其功也。神其功而息其窈也。息其窈而交其神也。神得其真虛之交。則吾之功候。不妙而妙。不玄而玄。已。是玄是妙。見於交也。二脈之交。交於水火。二炁之交。交於真虛。降降之氣。呼其虛而交神於虛懸之穴。運之於萬息之妙。行其至化之功候也。然而窈之所見。見於虛懸之穴。穴之所存。存於息息之所交。交於神虛之靈體也。各弟子於坐法自然而悟窈。則窈可見。以虛守真養之功。而證窈。則窈可識。其窈也無形而有形。虛爲之形。其窈也有體而無體。其窈也無運而有運。以

空定爲運。所以曰天地之無體形。靈虛之化形也。天地之無聲色。虛靈而成其聲色也。是天地之玄關。卽靈虛爲之玄關也。人體之玄關。卽二炁交精於一穴而成其玄關也。此之謂窈者。不過陰陽之交點也。性命之交形也。虛靈之交運也。功候之交用也。以此悟窈。則可悟其造化之中樞。與其玄妙之修功已。各弟子於妙。於坐。於功。於奧。於候。於修。皆本於此解。而自其自。然其然。空其空。定其定。止其止。運其運。守之以中。存之以仁。而後坐可入妙已。坐入其妙。卽得其奧。然本籙所言窈交之理。乃根於坐功之境界。與悟之深淺而證之。若舍悟功。而以形功見之。於坐。求之於養。則誤甚已。仍在各弟子以坐悟而證之。方可見其妙功之玄理。非淡淡然可得之。非粗解者可識之也。

坐養之功。卽守一而中。守中而正。則其生形坐體。皆得至一之運。而見平庸之功候也。（吾道坐功。卽一中字爲立修主宰。孚聖註。）所以於坐而坐。見之於中。於中而中。守之於坐也。是坐者一也。一者靈運於息也。靈運息調。則其坐也。出冥而見其至明也。出冥明之功候。卽在坐一之爲功也。（明之所見一也。一之所明合也。合之所存。存於一也。孚聖註。）坐一於心。養坐合一。心合於坐存。則入冥見明。復乎其性靈也。性靈得復。卽在於坐法得其真適自然之運也。

老祖訓又曰。道體於一。一而不一。乃化萬有。一而不測。乃有變化。是道之所以云道者。生於一。化於一。滅於一。歸於一。而後一而不一之功。乃有一而不測之妙用也。其所以云功者。功在至靜。其所以云用者。用在至動。動靜合一。乃云玄妙。故曰天人相合處。無非一理之相同。同於此理。乃能相格。感格之理。惟在於情。情生於性。性發乎虛。虛而爲實。實則至靜。至靜之功。在於玄妙。妙道無他。相轉於樞。樞紐之間。無非一窈。一窈所化。化於一炁。一炁所生。乃有二氣。二氣相變。乃云陰陽。陰者生之。陽者化之。化於無形。乃生有形。有此形性。乃有是命。命之立也。立於其情。情之感也。感於無爲。無爲而無所不爲者。其坐功至妙之訣乎。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萬有得一而生。其生也靈生而已。生於靈者。必凝於靈。凝於靈者。必化是靈。化是靈者。必成是靈。成靈於靜。靜則必動。動靈於仁。仁乃自定。定仁而後定炁。炁之定也。氣形並定。此天地萬有之所以定於一靈而化於一虛也。虛之云者。云乎炁已。炁之云者。云乎玄已。玄之云者。云乎妙已。妙之云者。云乎靜已。靜之云者。云乎一已。不知其一者。必不知其虛。不知其虛者。必不知其玄。不知其玄者。必不知其定。不知其定。則定定關。又何謂也。故欲知玄牝之門。必知關。關之窈。知關關之窈。必知定。定之訣。知定定之訣。必知止。止之功。知止止之功。必知梳。梳不同用。

而後其炁可植百年之用者。即在百機不能移之功用也。嗚呼。道豈易言哉。坐豈易定哉。定豈易靜哉。靜豈易動哉。動豈易歸哉。歸豈易一哉。止於一者。乃能云靜。靜於一者。乃能云動。動於一者。乃能云化。化於一者。乃能云生。生於一者。乃能云變。變於一者。乃能云凝。凝於一者。乃能云交。交於一者。乃能云妙。故曰。妙萬物者莫如一。一萬物者莫如定。定萬物者莫如關。關關定。靜而有止。則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說。可於性情相交之中悟之已。由是而言夫坐。則知坐之所以爲坐者。靜坐而已。靜坐之坐。在於心坐。心坐之體。在於氣坐。氣坐之功。在於性坐。性坐之用。在於情坐。情坐之訣。在於中坐。中坐之姿。在於格坐。格坐之理。在於悟坐。悟而不悟。安得有姿。姿而不姿。安得云虛。虛而不虛。安得云空。是故空中有空者。空中不空。虛中有虛者。虛而不虛。虛於何自。自於其命。命也何立。立於其一。一而不一。乃有所宗。宗其至靜。乃有至動。動而不見其動。則知天地萬有之大化。無非自然而已。自然者何。性之所自。命之所自。無在而不自然也。故欲知自然之功用。必知萬形之相化。知萬形之相化。必知萬靈之相聚。知萬靈之相聚。必知二氣之相交。知二氣之相交。必知一炁之所藏。一炁之藏。藏仁而已。仁者藏靜。靜乃自動。動原於虛。虛原於一。一原於無。無無而有。有有而無。無非天地之大化。亦世界大千之所以成也。

也。化者在機。成者亦在機。知其機之所在。而後知其樞紐之所主。此萬形萬體。萬靈萬物。無非一性之所自也。知一性之所自。必知是命之所皈。知其所皈。必皈於一。知其所一。必一於靜。知其所靜。必靜於坐。坐而不能自定者。則炁氣何能相交。而心神又何自相依。靈也亦必不能自聚已。靈之不聚。神何以凝。神之不凝。氣何以定。氣形不能並定。則道上道下之說。又何謂也。形上形下之說。又何分也。靈清靈濁之說。又何從也。故欲明其氣者。必明是炁。明是炁者。必明是虛。明是虛者。必明是一。明是一者。必明是仁。明是仁者。必明是靜。明是靜者。必明是坐。明是坐者。必明是理。明是理者。必明是情。明是情者。必明是格。格於其性。乃能感於是情。此坐之所以不離性情者。卽在感格之功用也。知感格之功用。必知水火之相交。知水火之相交。必知金木之兼併。而後一爐火一壺水之功。其用必於天地之大化同其源已。以是言夫坐之真奧。則知萬形生於一靈。萬靈化於一性。萬性變於一虛。大千之中。無非是虛。虛而爲實。實則有空。空中有空。乃云眞色。此氣動氣靜之時候。無非悟於聲色之間耳。聲而爲聲。則其音也。必不能發動。聲不爲聲。則必能振發。發。色自爲色。雖明者不見其爲色。色不自以爲色。雖靜者亦知其爲色已。坐候功用。何獨不然。以是知坐者。必以自然爲功。無爲爲用。而後聲之所動。色之所觸。處

處可以喻道已。喻乎道者。必喻乎坐。喻乎坐者。必喻乎性。喻乎性者。必喻乎情。喻乎情者。必喻乎感格覺悟之中已。是頑石朽木。皆可成就者。無非天地間之自然性而已。有自然之性。而以無爲之情處之。則性不爲習。情不爲遷。天命之所歸。卽在目前已。各方善悟是功。必知是候。修其候者。本無所定。亦實有定。實有所定。乃真有定。故於此而悟到聲色空虛。則道之所以爲道。坐之所以爲坐。必有進一步之奧用已。各方一載以來。對於慈業努力而爲。實堪嘉許。而坐功進步者。固不乏人。其於坐功視同具文者。亦大有人在。故不能不與爾諸方詳以研究之也。須知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有一定不移之理數在。以其生長之功用。而變化沿革於收藏者。一步有一步之妙用。欲其由收藏再至於生長者。不亦難乎。雖云由幹而枝。由枝而葉。而花而果而仁。仁之不堅。何以能凝。仁之不凝。何以能藏。仁之不藏。何以接其統而傳其系。此天地萬有。必皆以藏仁爲功也。藏仁之功。無非由其性之遺傳。而生形生體。然於反本歸原之功。則未之能也。是必以春之生而靜以凝之。夏之長而仍堅其生。秋之收而仍存其生長之實體。冬之藏而仍化生長收於自然。則反本歸原之功。不必求其堅而自堅。不必求其固而固已。其故云何。在於守虛。能守其虛。方能守坐。能守是坐。方能守靜。守靜於一。則氣之歸於命者。仍反乎性。

立乎性者。必能仍堅其靈。而合於至虛之體已。此無他。在於能求其所以然中之所以然。而後天五地五之相分者。必能由合五統六之機。而立其樞紐已。各方捫心自問。坐功自冬至以迄於今日。其進步者能有幾人。而將屆立秋已。不於此數小時之內。參悟化生之源。則功候之益進。在於何處。必不知其所以然已。各方以道自修。以慈自肩。須知道慈二字。二而一。一而二。離而合。合無不離。雖離亦合。此卽萬化宗一之大本也。各方雖知道慈之所以爲道慈。而對於內外功行。祇知其分。不知合者所以云合。故必內外不分。合而爲一。方能於己身之坐功有進步。而於慈業亦可運用自如已。各方明乎是。必當處處守其靜爲主。方能由靜以制動。而無不自然已。噫。道慈至今日。誠所謂至急之務也。內而修己。外而濟人。皆當持此定靜之功。方能化於一而有自然之候。以是推而至於萬事萬物。何莫不然。各方悟及於是。則知所謂靜者。非徒坐時守其靜也。卽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之間。皆當守其靜。方能臻於自然之境也。卽如各方侍立時。令各各肅靜果何爲者。非令各方徒具其形式也。亦非令各方時時畏懼也。所以然者。令各方自求其放心而已。不必徒令各方侍坐而後守靜。卽近在隔壁。同此一院。亦必靜而無喧者。是令各方時時自守其靜。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果能如是相守而不相違。則坐時必有自

然之進步。卽應事接物。亦可得自然之妙用已。嗚呼。修何云者。行何云者。修亦非修。行亦非行。行卽是修。修卽是行。各方能悟及是理。自知春之所生。生必有殺。夏之所長。長亦有滅。秋之所收。收則化堅。冬之所藏。藏性而非藏形。欲其生而不殺。長而不滅。收其堅於自然。性形並藏。必當從堅修堅坐。靜修靜坐。而能悟到至妙之真諦已。

昌佐神訓曰。生息常存。生機自寓。能如是觀。卽如是修。能如是修。卽如是度。度不自度。度自吾心。吾心者何。天一是主。主乎天一。一則生水。水乃有母。母又生物。物物生生。生生不息。乃不可名。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者何。天一之輪。輪因輪果。其元是一。故一爲大始。而生乎水。水爲大成。而主乎物。能知大始。卽作成物。夫生息之主乎天地也。以此人生其中。渾淪不解。與天地一。與萬物同。同者其性。殊者乃形。故天地者。吾之父母。萬物者。吾之胞與。其性屬一。一卽先母。母生乎水。水乃先子。先母先子。化運一切。故吾人與物。均屬一系。由茲悟天。天何覆也。由茲察地。地何載也。由茲觀物。物何物也。天也地也。物也人也。其始一也。是以吾人之修養。純任自然。不可有強。一有所強。必逆乎性。逆乎性。卽逆乎天。逆乎天。卽逆乎地。逆乎地。必逆乎物。處處是逆。卽處處是障。處處生障。順於何有。不順不適。不適不恬。不恬於心。卽不

適於身。身心不適。修也何益。夫吾人之悟乎修。必先悟乎一。一得以清。一得以富。一得以靈。一得以生。天地人物。各如是一。而我得之於修候之轉。其轉也妙。妙之爲言。陰陽淡治。不有偏急。而具足以自然之相。故修得乎一。心焉不穢。不穢不雜。不雜不貳。不貳不搖。不搖是定。能定乎一。則曰止止。夫止止者。心誠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其中甚真。其真曰精。其精曰物。物之大也。不可名象。恍焉惚焉。寂焉渺焉。雖曰無象。萬化悉具。萬有均感。大貴曰位。大生曰德。注乎人心。彌乎六合。其微甚顯。其隱甚現。故吾修得之。其息也何運。不自知也。其動也何去。不自知也。其靜也何存。不自知也。果能於此。息息相依之間。默焉以悟。悟而通神。神而爲化。化而凝靈。靈凝而性堅。性堅而命定。命有所定。天地位。萬物育。一胞萬孕。萬品同源。不可名象者。其斯之謂與。切願吾修。於此而加之意。則一之爲益於我者。不可勝言者已。各各深味是要。

道本於修。修基於坐。坐涵於窆。坐不離窆。始克化實出虛。入幽見明。漸次而臻乎微妙通玄之詣也。不離夫窆。固屬形習之門徑。不泥夫窆。乃見活潑之天機。天機所寓。涵之於虛。虛以涵運。真窆自悟。悟而有得。居之也安。則資之亦必深已。現在衆善知識。都知以窆爲窆。而不明窆之何以通靈。所以形習之餘。不偏於陰。卽偏於陽。陰陽互偏。弊幻倚伏。卽修習有年。此弊亦在所

難免。是何以故。不澈坐之原理。一傷一修之所致也。欲脫此弊。清心寡欲。葆精養神。精神既得。葆養而後坐。堅氣固。氣堅精結。精結神凝。抱一而守中已。一何以抱。自抱之也。中何以守。自守之也。何以自抱自守。陰陽發動。自能抱守之也。陰陽何以發動。一炁之溫。二奧乃化也。故妄者。交也。即陰陽相交之謂也。陽陰相交。乃是真妄。真妄之寓。旋陽返陰。不使虛靈一纖之末。入於光覺靈化之炁海。稍有點纖之浸盈。則陽不能旋。陰不能返已。陰陽不能旋返。慙惑障起。何處悟真覺。何處探真源。即使知源窠所在。不提摹。即擬議。而昧惑亦必生於此已。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幽圖一胞。窠於何所。既屬幽圖。即我亦在一胞之中也。同寄一胞。我與天地。合固不能合。分亦不能分也。既不能分。從何處以覓其真。不過欲尋真境。不能不從吾身始。身之所在。正宰恆直。虛靈自然而不昧已。虛靈不昧。通上通下。澈始澈終。坐運天地者以此。坐化萬有者亦此也。然談理雖易。實行其難。不有煉實還虛之功。焉能悟空明寂淨之妙。人自受生以來。遺傳之粘滯。家庭之習慣。社會之傳染。種種無明之薰灼。莫不印於腦海之中。不定不靜之際。恍若空無一物。不覩不聞。及至心稍定靜。回光返照。妍媸畢現。隨時浸我圓靈。例如始終生滅。前後有無。聚散起止。念念相續。循環往復。種種取捨。不啻皆成輪迴。所以坐修一途。誠屬汲汲。而不坐

之坐。亦要隨處存養。始克一氣貫注也。倘欲隨處存養。必先正其氣息。其影然影響所及。印於腦海。終難以息。所以要煉影以成形。煉形以成體。至真體既成。聚而不知所止。散而不知所終。一潛一放。自然由後天而返乎先天已。先天生物之功。在濟以水。後天返先天之功。在濟以火。水為生物之機。火為返本之源。能定其水火化返之妄。其靈必凝。其炁必虛。靈凝炁虛。大圓智海。燭照而靡遺已。所以不坐即坐。處處而得奧窠之所在也。今諸方數月以來。對於守窠。屢有捉摹擬議。而不明窠中之窠。在於何所。即使能有所悟。而把着過甚。終弗能脫小充而入大充也。大充之要。一超直入之法門也。得此法門。即悟坐之原理。而無一傷一修之弊幻已。各各深審默悟可也。

孚聖訓曰。修養候功。允執厥中。體於中。用於中。靜於中。動於中也。體之於中。則不偏不倚。用之於中。則無過不及。靜之執中。以存心。心無不正。動之執中。而應事。事無不公。此所謂靜虛動直者。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其庶矣乎。進於道者。莫不以中為功候焉。諸方研道悟修。其道修功行。固不止一端。而撮其要。則非中不克以為功候耳。先聖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惟精灼見元微。其惟精之見耶。惟一始終不二。此一之功候。不雜而精純。斯克以明



道心之惟微。人心之惟危也。道心人心微危之間。修養諸方。非其不二之功。安得以窺其玄奧耶。莫明玄奧之旨。功候安得其進。功候無進。雖有慈行於外。亦不過一時片响耳。道貴堅恆。一日之誠。十日之輟。功候其不退化者鮮已。此各方悟乎道。守於一而尋於中之旨。必具誠而不移之志。乃能有所定而靜。安而得也。否然者。隨聲附和。修養更安有益於其身心耶。

萬載道基。在於一誠。萬載慈基。在於一仁。誠則能格。仁則能化。格其不善。化於至善。則大道之所以云大道者。必能慈航普渡無疑已。各方修功候養。必能善體是言。方能有大進步。不然。道自爲道。我自爲我。修於何爲。養於何爲。此不能不從慎以爲功也。以言乎道。必守其一。以言乎慈。必行乎善。此卽一爲萬化之源。而萬有必歸於一也。以是知大道必守乎心。而心之所主。必有乎體。體靜體虛。乃能自主。主於虛而化其實。則仁者之功用。卽在於是已。噫。大道無邊。惟在一念。一念而誠。不息不已。此道所以貴乎至誠不息也。知其誠而守其靜。不息之功用。皆在一靈判之已。故曰靈清能守。靈濁乃分。守於自然。分乎形上形下。則道與器之分。斯可以悟之已。颺颺長風御太虛。一氣氤氲化有無。玄宮鈞樞本自運。掌治乾坤造化爐。至妙无言。至道无覺。至德无爲。至人无己。玄哉斯无。百妙莫弗由而生焉。溯惟太始。鴻濛未闢之先。萬化胥渺渺焉。

孕於一炁。无朕无機。一團氤氲。及炁輪水胞。一化生二。二生三。萬萬有有。遂各循其理。各生其生。花花絮絮。化化由由。相運相通。相息相依。日月星辰麗乎上。山川草木麗乎下。兩間微虛。相化不已。還還復復。生變不已。是曰天地也。日月也。鳥也。獸也。飛也。潛也。植也。死也。相擬而名。春夏寒暑清溫也。大氣所運。自然相節相序。是以各有各分。各有各守。一之所化。仍還息依。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人物得一以生。一化萬有。萬有仍一。而人也得生其中。克通己之所一。而萬一靡弗旁通相貫。故曰。人者抱一。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極。一之所化。基於无而无无。則可與天地參。與造化贊。克以參天贊化。其真中必有至主所依。至地可息。是所以同造化。共主機運也。由斯而論。若夫人者。豈非萬妙之真體乎。是故人必尊道而貴德。修進弗息。以及其神化也。然而人之修也。必自其當下自具之心。覺以爲入妙之機路。而心覺之所。以通玄入微。以爲自遵之息路者。又非靜養氣平。仁機全顯。大有覺懺。志誠修密者。雖其有覺。無以益也。是故修己及化者。先以心靜氣平。以作修化之基礎。礎固基穩。外緣不足以撓其志。幻惑不足以動其心。心守虛而氣主平。氣心與形體交證而進。已物兩相資而鍊。一息一動。悟其至理。我何以與物而交感。感我則有所以相益之至理。理者通也。通乎有而化諸无者也。心

物既以理通應。事業自以運而見成。事雖有成。我無與焉。是以以物鍊素。以理通變。素依乎玄。而化諸烝。物成於運。而形諸世。內外虛實。以運而煉。至道以素治。而妙契素凝於息。息化乎虛。虛通乎理。理運諸物。物又復乎理。還乎虛。是則一心所修。而造化乃成。一人一化。合化乎一。天命之原。修者自具。所謂保合太和者。在人自存養而已。苟得其養。太和立治。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者。莫非守是而素行者也。且夫人之心性也。本來清虛。而不虛者。識爲之味也。味其心而窒其通。身之於道也。相絕相悖。愈習愈烈。嗚呼。人子之惡遠其慈母者。良有以也。人既上絕慈母。而所以資之以生者。絕而不續。而人之不幾滅亡者。幾希。况靈絕於天乎。人知天不可絕。焉有不想所以相親之道者乎。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而人功德之修。可不正其所以利己者乎。欲得其修。必循修路。坐慈之功。卽修者必由之正路。而不可少忽者也。坐久則氣平靜。而至道之玄奧。自以悟而見。見而尋證。妙功自期。再以慈相輔。而補其所不及。內外交證。功必自至。堅凝凝其息。息依乎烝。烝化乎玄。玄機彌綸於無弗孕。所謂萬化生乎身。宇宙在乎手者。是已。慧聖訓曰。修功者。修此中以爲功也。養候者。養此中以爲候也。蓋中者爲功之本。而候之基也。是以各方修養於功候。必先求此中耳。中得其所以爲中。則無偏無倚。無過無不及。動必執

中以存心。靜必執中以應事也。動之所以云動者。存心而後知夫真動。是以靜如也。靜極而動。動極而靜。相循以爲功候。無不存此中在內。斯可以之明心。以之見性耳。明心於中。見性於中。夫然後中以爲體。體乃克堅。以之爲用。用斯克宏已。體堅用宏。道慈功候。乃能明於其所以然。而無不中節也。道慈功候。各中其節。則修有修之方法。守有守之門徑。行施亦必得其行施之基礎已。各方研悟道慈功候。得其中和之旨。以行化度。化度事業。有不昌興者乎。吾道設展以來。道慈濟於世人者。固不在少數。然修方中未能各得其所宜者。則不能不云功候之未得其耳。此爲諸方研討中之於道慈。其關係也重。各各知夫其重。當必時守其中。日定其中。亦無不中其大中也。各各修養數載。功行功候。守道行慈。其徵驗於心性者。有形或得之於微秒。無形或悟之於細頃。而究竟離中尙遠。以其不知中之所以爲中耳。果能悟乎中之全體大用。則必時守其中以存心。日持其中以應事也。守中存心。執中應事。安得而不任去來。任動靜耶。諸方悟求中之體用。以正驗己身之守。自躬之行。其不得要領者。當必明於中之未致。而道之未覺。有以使然耳。

達祖訓曰。坎離相交於中宮曰坐。震兌相合於坤宮曰坐。甲庚相會於戊己曰坐。陰陽相凝於

無極曰坐。由是言之。凡可以參天地。贊化育。並三才。通五行。非坐不足以堅也。故堅坐之道。首重守中。守中之法。在於默轉。默轉之功。在於自然。自然而然。則無爲爲有爲已。無者虛也。有者實也。虛者生。實者化。生則變。化則窮。變則不息。窮則不已。此有聲而無聲。無聲而有聲。所以有在體出體之分也。凡物莫不有體。凡物莫不無體。有體者。貴乎形質。無體者。貴乎炁精。形質之功。有而無者也。炁精之候。無而有者也。有而無者曰呼。無而有者曰吸。呼曰外息。吸曰內息。內外息。亦各自具其呼吸。故必視其息之清濁。而後定其胎元。炁海之輕重也。胎炁輕者。必主於堅。胎炁重者。必主於渙。堅者必主泥丸。渙者必主尾骶。泥丸之息重於梳。尾骶之息重於塑。泥丸不梳者。則炁必滯。尾骶不塑者。則氣必散。氣滯者雖堅必鬆。氣散者雖鬆必堅。不必鬆而鬆者。謂之不及。不必堅而堅者。謂之太過。不及者性不定。太過者命不堅。性不定者。雖關之亦不能固也。命不堅者。雖凝之亦必不能穀也。故一窆之守。必先運萬絡之息。一息之運。必先定百脈之轉。轉而不潛者。雖至其候。亦不知也。轉而不默者。雖有其功。亦若無也。是以修者。當先定乎窆外之窆。而後可以守息中之息。息氣不均。則窆息不勻。是皆在腦海髓山動搖之病也。故曰。吾固吾腦。吾堅吾髓。固腦者固窆之源也。堅髓者堅息之根也。窆源不定。何以自穩。息

根不靜。何以自適。此大道首重息於平者。良有以也。諸方修功進益。當從不識而識。不知而知。夫然後六合一身之接。萬劫無形之化。莫不得之於靜恆也。何謂靜恆。玄功之窆。其妙在靜。奧候之轉。其機在默。默轉妙靈。而後潛通。潛通有無。陽精弗散。陽神弗馳。而吾周天火候。莫不一炁輪轉。無有已時也。故曰。通天地之窆者。先通尾泥兩窆。尾泥不通。則任督弗啣。又何周天云乎哉。是功夫在於震兌。功候在於戊己。震兌雖通。而坤宮仍合於閭。不可與言息也。戊己雖堅。而陰陽不守。不足與言窆也。諸方認定坐功。必以窆爲本。必以息爲修。而後真充之靈。可與天地相終始已。若不明炁氣之通。而以精神之外窆爲功。則丹焚於燥珠失於濕已。各務當注重出體在體。以求適當之運息。則息中之呼吸。呼吸中之息。皆由於純化自然。而守其堅恆之絙已。故曰。天地之相合。坐也。陰陽之相交。坐也。任督之相通。有無之相轉。潛默之相化。清濁輕重之相變。何莫非坐之功也。祇要識其有體爲無。無體爲虛。不著於相。不逃乎禪。不流入幻。道也在是。而修也在是。上乘在是。無上上乘。亦在是已。各各幸以詎於關而梳者爲本。穀於凝而塑者爲中。大道無形之真體。皆於坐候尋其三昧已。各各慎旃。

### 明心見性

老祖訓曰。道無不平。道無不正。惟在心性是否平正耳。心平則氣平。性正則靈正。以是知修功養候。必賴乎心性之自然。而心性之自然。是天性中之自然耳。能知其爲天性。必可以由明心而見性已。明心之功不難。在於是能否守。見性之功亦易。惟在能否知自然中之真味耳。故修者必由乎適。方能自堅。必由乎堅。方能自定。必由乎定。方能自然。必至於自然。方知道之所以爲道。而虛玄之運用。亦在乎是已。是修者不難於鎮定。惟難於有恆。不難於自然。惟難於自守。守其心而後性自明。性能明則靈氣之運用。必由乎自然之功候。而無不自然已。故曰道本無體。惟心求之。道本無方。惟性辨之。心性能明。則道卽在吾身。吾身亦不離道已。因道以修。則離道遠已。因修以明道。道必在於是已。是修道者。修其適不如修其幻。修其幻而無所不幻者。則道之於人。必合爲一體。而人之於道。必有方已。體者功體也。方者候方也。功體能靜。則候方自清。不知道體道方。而勉強以云道有其體。道有其方者。是不知道爲何物。又何必修哉。性爲生生之本。欲見其性。總要先明其心。心何以明。去其本無。還其固有。則心有以明之已。心

有以明。性卽因之而見也。見性之處。卽是盡性之功也。

修功養候。必求之於新。功候之新。端賴善悟。悟何以悟。則必求靜。靜何以靜。則必曰坐。坐可平心。坐可養氣。坐可調神。如此修之弗懈。而心自平。而氣自和。而神自得。其養已。心平氣和。神得其養。則三寶永固。四相不歸。一氣無限。萬化有形。適適如如之境。化化由由之妙。性天朗照。返本歸原已。雖然。亦不易也。夫蒼蒼者天。茫茫者地。而芸芸者萬靈。藉天之精以生。藉地之氣以成。其生之成之。而爲萬物之靈者。此非人能靈。實心是靈耳。而功候之修。維何不易。則惟萬靈之心難治之耳。夫心爲性之本。性卽道之原。故非明心。無以明道。非明道。無以見性。而心之爲心。動靜無定。卽道之所分寄也。百憂能感其心。萬事能勞其心。喜怒哀樂。能促其心。放僻奢侈。能肆其心。萬緒千帆。維心而主宰。七情六欲。惟心爲發生。而功候之修。其初度之功。則惟有修吾之身。正吾之心。充吾之氣。清吾之神。身能修。而心自正。心能正。而氣自充。氣充而神清。神清而性見。性能得見。而功候之修。自然有進已。如此修之。再進則心好動。鎮之以靜。心多妄。存之以誠。心有放棄不定。則修之以永久堅恆。而堅恆者。實爲修功養候之主旨也。要而言之。古聖先賢。身心性命之功。夫得成正果之思想。莫不以心之堅恆爲要素也。如如來之雪山六載。達

摩之面壁九年。孔子之韋編三絕。而終得成其大功。立其大業。若非心之堅。心之恆。心之能修。治。何克臻其妙境也。誠心靜修者。但得心能堅。心能恆。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知之匪艱。行之維艱。然如心志堅恆。百折不回。靜以求之。知之既易。行之亦易已。

慧聖訓曰。滯者不通之謂也。不通乎氣。則全體不適。全體不適。神靈難附。神靈不附。則失人之所以爲人之真賦者已。故修者之修。先去乎滯。滯何以去。不外乎清心寡欲之兩大端。夫人本無心。因天賦性於人。人之知覺靈明處。卽名曰心。心有何物。性而已矣。性具乎心。清空潔脩。無絲毫之私念。無半點之塵埃。自一聲固然。而墮入後天。凡一切之花花絮絮。目之所見。耳之所聞。鼻之所嗅。身之所接。口之所言。聲色香味觸法。在其位者。皆因緣不去。牽制於人。人之身心。一入乎此數之中。永遠不能擺脫。於焉而謀諸己。於焉而謀於世。且謀及萬世。耗精竭力。無非任識神之權勢。而置真性於無用之地也。性失所主。習以日固。擾擾攘攘。心心無時不隨所習。而役使無已時也。心不得休。日勞日拙。其知覺靈明。能不隨習而蔽昧之乎。所以善修各子。先以清心爲修道之第一義。欲何以寡。卽去其本無是也。心既爲性之舍。其虛動寂炯。如天朗氣清。秋水澄澈。纖塵不染。欲何能有。若心失其主。見物引物。喜怒哀樂。不能守中。所以流性遷情。

流情爲欲。欲而不節。乃蕩檢踰閑。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欲至於此。吾人之身。豈可設想哉。故善修者。又必先以寡欲爲第二義。究欲何以寡。不過復我固有已耳。果能去其本無。復我固有。上通下澈。一片清靈。任往任來。與天地同流。與動靜同體。一而不二。二而合一。其心神精氣。煉實還虛。萬緒千肌。一貫於腦。再入於髓。渾渾噩噩。似二非二之境。悉現乎吾身已。此時天目必開。天耳必聞。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樂哉樂哉。四通八達。能有滯乎。心無所滯。通化自如。處乎家而家齊。推乎國而國治。施乎天下而天下平。雖曰一人之善修。其實美利利天下。功用之廣。可勝言哉。各子一志純篤。獨於通上欠功夫。可多事活潑。自不難見圓通之候也。

孚聖訓曰。曠觀天下。何處非道。特修人不察耳。夫何不察。心不靜默之故。心猶水也。濁濁淆雜。焉能鑑物。若一澄清。則物來逼肖。無有遺處。人心之境。何獨不然。本來虛明。本來寂定。萬念叢雜。萬相紛擾。名猶未去。利又躋來。位心始殺。貨念又生。好好心地。光明頓滅。前之靈圓。上下無物不照。無物不備。今以此故。漸形味蔽。漸形破碎。生也如是。歸將奚擬。故切囑善修。修之要義。首在明心。心之在人。爲身之主。心正自然身修。心之對天。是爲屋廬。廬潔自然可住。況且致中和。天地位而萬物育。以是觀之。心也者。乃天人之樞紐。爲修之妙諦也。然心何以修。以言其體。

虛而無物。以言其用。普而無遺。以言其質。則光明瑩澈。以言其本。則應物無迹。如是者本係虛物。何以加修。須知修之云者。不是修心。乃是制欲。欲本無有。習染而深。汨性沒真。日久靈光失體。魔惑為主。果能克己。欲染漸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心中無欲。通明公溥。炯然儵然。如日經天。如水出源。無處不照。無物不利。真光復昧。蔽無原來圓靈。自可一日復已。奈人之處世。多不明白此點。以爲生後。吾有目能視。有耳能聽。有口能言。有手足能舉步。有父母可養育我。有妻子可事奉我。有宮室可安寓我。有衣服可煖溫我。吾四肢百體。衣食居住。安然無恙。於一生足矣。焉用桎梏身心。於靜養上。於修行上。不得任意肆志。歡娛放耽。於天壤間。享無量之福哉。存是心。卽生是志。生是志。因見是行。行之於己。凡事皆私。行之於人。多不恭讓。行之於家。家道多乖。行之於天下。天下難平。此皆不知心之本體虛無。自生多心。以致心生機阻。天人背馳。相去日遠。各不相關。卽有少覺非是。以善勵規。總以良言爲逆耳。而不深加會悟。以從善如流也。然則制欲既爲爲修之要。人生一切事事物物。可以盡棄之不顧。以棲巖穴乎。噫。此又左已。不過隨緣生法。因事制宜。有身吾以修字總之。有家人父子。吾以五倫總之。有手足。吾以重恭二字養之。若夫目也。非禮勿視。若夫耳也。非禮勿聽。若夫口也。非禮勿言。若夫身也。非禮勿動。萬事

萬。幻。弗能消。吾視聽言動。感而隨通。自無可無不可。在塵出塵。塵何能累乎吾身。在網出網。網何能昧乎吾靈。蓋吾之一生。無時無事。卽事卽修。無處無境。卽境卽悟。修以事。悟以境。則吾人之爲修。豈非心應理在。理在道在。心日與天壤無量數花花絮絮接。無一花花絮絮。不是無上法源。何一非吾希有世尊。可以指我迷津。渡我於苦海中。何必執修執坐。不敢因應生權。以順天然之機乎。各各於心去欲之後。自可嘗試吾言之味。各各思之。

濟佛訓曰。修之之要。端在乎坐。坐之歸宿。亦惟明心見性而已。吾人秉先天至清之炁靈。而本妙明心。圓明覺性。渾渾噩噩。不偏不倚。不增不減。無垢無淨。無人無我。無衆生。無壽者。一切眞靈。各各俱足。泊入後天。七情生於內。六慾擾其中。十惡八邪。三毒六塵。以錮蔽之。由是善爲惡。惡隨習增。已夫所謂本心覺性者。清清淨淨。淵淵浩浩。無所謂色。無所謂空。一有色空。則不得謂本妙明心。不得謂圓明覺性已。空空亦空。無無亦無。以空爲空。則非是空。以無爲無。則非是無。似無似有。實有實無。而本心覺性。不可道。可道者。卽非本心覺性也。本心覺性不可名。可名者。卽非本心覺性也。本心覺性。纖塵不染。一無所住。不住於色。不住於法。亦不住於空。何以故。蓋空卽是相。相卽是空。是以既破色相。復破法相。更破空相。然後可以明本心。見覺性也。修

者不察。以爲空一切惡念。卽爲無所住。詎知雖不住於色。不住於法。而仍住於空者。豈得謂之爲無所住哉。不住於色。則寂然無澤。不住於空。則炯然常明。色空兩忘。是無所住。然枯木死灰。又何以明心。何以見性。必使其心於萬籟俱寂之中。活潑潑地。如鏡如水。故曰。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生卽非空。不住非有。生生無無。其機動靜。可見無住。非死心也。生心者。道心也。道心者何。卽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是也。惟不以佈施爲佈施。是名佈施。不以持戒爲持戒。是名持戒。不以忍辱爲忍辱。是名忍辱。不以精進爲精進。是名精進。不以禪定爲禪定。是名禪定。故我佛滅度無量無邊衆生。而曰。實無一衆生得滅度者。是何以故。卽相離相。卽身離身。卽塵離塵。卽法離法。卽衆生離衆生。卽世界離世界。卽福德離福德。卽菩提離菩提。一切諸法。如夢幻然。一切事務。如鏡影然。遇之卽有。過之卽無。過去無相。是無牽故。現在無相。是無識故。未來無相。是無意故。三心既滅。幻相不生。故曰。如來所說法。並無有法。住無所住。無能常住。名無可名。故名曰道。佛在人心。人心有佛。修者能知人心卽佛。則無所住。佛在人心。則內生其心。夫然後可以明本心。見覺性已。各各詳參而悟之。於坐可耳。

道以精修在靈。氣以神養在靜。凡各教內功。皆從性命雙修而成。此不獨吾教爲教。雖各教內功。亦莫不如是。始以性立命。繼以命了性。終以性命合一。以還於虛無之體而已矣。夫體本虛無。渾然無物。必至無而含至有。至虛而容至實。始不墮於頑空一流。故吾修人於靜坐垂簾塞兌之時。務將萬緣撇開。纖塵不染。及至虛極靜篤。恍惚杳冥。則一片靈光昭著。普照大千世界。此卽靈台湛寂。佛所謂大覺如來。道所謂靈知真知是也。但人自有生以來。一點眞面目。早爲塵垢所污。故求修諸方。於靜坐時。必首除思慮。祛塵緣。於此靜養中。尋出端倪。此卽明心見性。諸修方能明這個消息。要知我身。本性所有。無時不在。非因靜而後有。乃由靜以養之。至人心一靜。如冰融雪化。於不知不覺之中。忽然發現此一線靈光。非但人不及知。卽己亦不自覺。斯時萬鏡澄澈。片念不生。覺天地萬物。無不自我包羅。古今萬年。莫不自我貫注。此卽孟子謂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充塞於兩大之間者也。如此明心。方是眞明。如此養性。始成眞養。斯時也。神遊於於穆之表。氣貫於太和之天。寂然湛然。渾然融然。而後不入於杳冥。使聖學不致失於事物。流於紛馳。道自成矣。

## 洗心退藏於密

伏羲序連瀋津梁坐經坐義曰。（上略）道不離坐。坐不離適。適則自然。自然則無所不化。無所不化。則有形無形。皆從一貫相通。而明其主宰已。名之曰津梁。名之曰寶筏。不亦宜乎。各各均悟苦海無邊。回頭有岸。岸在何處。一念之間。剎那之間。能回頭者。自然有岸。而其所以回頭者。必在於洗心也。洗心之功。退藏於密。各方悟到良背獲身。行庭見人。皆爲之假。惟此良背不獲身。行庭不見人。方云修養之至真也。真者何。虛而已。能堅其虛。方能退藏於密。各方善研是密。自知密而不密之時候。皆在息息相通之中已。各各勉旃。

孚聖訓曰。洗心退藏於密者。密機全以藏而運也。夫惟其藏運。而萬化之措措吐吐。由由化化者。莫不密移而成其化也。吾道運造化於不息者。亦有密功而默運。是故易修者善養善悟。希及微化。然而微化之功。基於玄室。玄室所運。萬化機息。息於運而還於虛。是以修守必洗滌心慮。而退藏於不知覺之中。夫惟不知覺。是以大靜定。以其大靜定。出乎二氣。掌運陰陽。所以主一而萬有也。然其洗心之功。功於靜虛。虛則澹。靜則泊。澹泊之運。則至於無。是無也。無在可無。

已。是修者能修至於不爲天地所役使。更不爲萬物之役使樞紐。則必能爲洪荒之主宰已。或曰。爲洪荒之主宰。不過一靈而已。一靈既不成形。又無其體。何以能自固其性命耶。是誠不知修者之真旨已。欲形而形。欲體即體。化有即有。化無爲無。非一靈之立基乎。立乎基者。乃能立極。由乎虛極而至無極。由乎無極而生太極。莫非玄妙之功用。知乎其所以爲玄妙。自知道與體合者。合於虛也。道與形定者。定於空也。虛空爲萬有之樞紐。各各得其窺者。必悟其所以然已。

道不以名爲貴。道不以形爲修。道不以氣爲運。道不以相爲量。以是知無名無形無相無氣者。乃云道。道也者。本無可名。既無可名。何處有形。既無形已。何處是氣。既非氣已。何處是相。故能以無名之名。無形之形。無氣之氣。無相之相。以爲時候修養者。然後道始可以爲衆生。爲天地。爲萬有。爲大千之主宰已。主宰者。至虛之謂也。至虛而不虛者。然後化有化無。化色化空。化氣化質。化形化體。而歸於一胞已。一胞能容。萬有是宗。宗於是者。必悟於是。悟於是者。必不以是爲是。不以是爲是。而無所不是者。其中之機。即在於是已。故聃徒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物者理也。因其理而明其真宰者。其中之真相。不可以言喻已。惟不可以言喻者。乃能以其形之自



然而明其所自。與夫所皈已。自也者。自於其性。皈也者。皈於其命。性命既有其主宰。則中和之氣。必歸於樞紐。而有所統系已。故曰統也者。統乎其性者也。系也者。系於其命者也。統乎其性。其性存神。系乎其命。其命過化。故曰大而化之之謂神。神也者。虛無之至者也。至於其虛。乃容其神。能容其神。乃能自化。自化者。氣化也。氣化萬有。而歸於烝。故曰至虛。至虛不虛。故曰恍惚。至空不空。故曰恍惚。以是知有其物者。必有其理。有其理者。必有其相。有其相者。必有其形。有其形者。必有胞胎。有其胞胎。乃有形體。有其形體。乃自性命。自乎性命。必立乎命。立命皈命。必悟是性。悟於是性之所自者。乃固其命。固命於虛。必悟自然。悟其自然。其中有機。有其機者。動靜寓乎其中已。明乎動靜之所以然。自知氣化烝化之所以然已。故曰道外無道。又曰道外無心。又曰不觸於物。又曰不生其心。以是知物理心形。皆無所觸。而氣化心神。更無所住。無所住者。必無所生。既無所生。安有所滅。無生無滅。是曰真宗。得其真宗。乃見主宰。故曰氣化太虛。虛中生質。至虛不虛。至質不質。故以心神之所修。而養於氣神之交者。必不以物相爲歸宿已。修者於是悟之。自知道高道下。道深道淺。必無所觸。更無所住。不觸於物者。必不住於相。不住於相者。必不生其心。不生其心者。是即應無所住之至理也。由其理而明其機。自知能陰陽動靜。

蘇仙眉山訓曰。光有隱顯二種。光之顯者現於目。五色繽紛。目能辨之。人情喜怒。目能察之。即胸中之正不正。眸子之瞭與眊。目能洞之。以光之所現。而靈之所發也。若其隱光。則非人目所能見。人當精誠一動。而遍體之靈。各循神經而上萃腦海。故正人君子。靈光所發。鬼神遠望而避之。但人不見焉耳。且隱光之速度。較顯光爲倍捷。精神上冲。倏忽極九天而遍八埏。且此光能離質獨立。人當修養既成。其靈神其光普。是亦人之神焉耳。人秉元靈以生。而顯不能保其靈。充其光。以返乎生初之神。是負神靈造化之意已。故能知靈光之說者。乃可與言神人一貫之理焉。

老祖宋集經髓卷二第二節曰。人之修坐。必先修息。而修息必先息靜。息靜之功。在於息止。息止而後靈通。靈通而任督必無所謂分合已。任督既無分合。則烝氣之交。必當時時相交。而交於無形者。人不得而見之。惟時覺上下往來。氣靜氣動而已。亦有時窈窈光明。有不可思議之形狀。於是時也。少有喜怒。即着於相。少有思想。即流於妄。流妄着相。其境必幻。幻境叢生。前功盡棄。能於是不爲窈窈光明所惑。而慎守其止。則動靈靜靈。必無妄動之咎。而至靜之靈。必可時時合於虛府。而虛室生白之功候。亦可於此鍊其至定。由定而游。由游而收。由收而反。由反

而放。放而能歸。歸而能藏。藏而能息。息出息入。任其自然。則大丹之成就。必可於是時合靈於至虛已。

### 放大光圓靈上下懸虛成鏡

老祖訓曰。身之爲修。心以之正。而後氣之養也。可得而充已。氣充之養。由心之正。運息之平。正所基。則功候之賴以轉者。無時不克得其恬適之真已。得真不二。斯氣之充候。卽凝一炁之元光已。元光者何。靈明是也。炁體虛靜。動則爲靈。惟靈之明。乃足其虛中之運。虛運不息。而後萬有之氣。乃足化於無形。而成至中至正至大至剛之一團渾淪。無際可見。無邊可求。之大化圓明之神理。以流行於天地之間。而包乎宇宙之外也。吾道降度。所以勗修者。望人修此一炁之虛光。而放大光圓靈。爲化萬有而渡衆生也。斯之爲修。雖曰炁靈之充運。而仍不出身心之工夫。非工夫做到極純之處。不能爲悟厥真也。真非難悟。特以身心所在。無時不與塵幻相觸。既與塵幻相觸。則其所謂真者。雖屬本來具有之物。而幻色迷離之間。欲盡內保其真。而外無染於塵。勢不易得也。然而惟此之難。所以不可不講修悟。果得其悟。則身觸乎塵。心悟乎幻。卽幻證真。固亦無在不可得真。更必無時不可脫幻。外幻日脫。內真日全。則心身之所在。氣清於中。聚精會神。凝神充靈。其炁靈之所以團結而培養弗息。其克具有大光圓明。爲施化度者。要

終不難爲得也。

老祖訓又曰。空虛之府。靈之所由生也。靈者。水火化成之精也。水火化精。精化爲氣。氣合於虛。虛會於空。而空中之所有。乃蘊其真已。眞者。本有之眞也。是物也。通於天地之氣。接於先天之炁。是物也。在先天而無形。在後天而有形。有形者。氣之形也。非花花色色有目可見之形也。是形也。修道者能自照見。見之於內。而不見之於外也。內觀返照之時。何所覺也。無所覺而有所見之時。則身內無物。身心化虛已。以爲我之身無其身。我之心無其心。惟覺我之所照。氣上氣下而已。上下往還。圓明如鏡。是卽心之虛空。心斗之眞象。是時也。七竅皆開。無七情阻關。喜怒哀懼愛惡欲。皆鎔化於斗爐之中。而不知有其覺。有其照已。不覺不照。而七情之化合。得其中而無偏倚之勢已。無偏無倚。居其位而通其體。是達於先天之道路也。

孚聖訓曰。修道存神化靈。存身化身。入於存而不存。化而不化之境。則上下虛空如境。無所不照。無所不觀已。

又曰。坐爲先後天之要路。由後天而返乎先天。非坐不能到也。坐何以能到。坐先天之形。返先天之式。有其形式。而後無形無體之精氣神。皆由此以復其初已。初者。太初也。太初元胎之象

也。有元胎之象。而後息也。變也。通也。一步一步而漸進已。息者不動其氣。而氣能轉於三百六十度之週天。三百六十度之週天。乃後天有形之全體大用也。周天轉已。氣息運已。而後變於其時得於其候者。自然之轉運於四時之接替。無一不見之時不覺之候。而寒去暑來。一陽之動。萬有生機。陽動而不知其動已。動於元胎之中。與元胞相化已。是之謂變。變與鬼神合其德。而通乃接乎先天之後。後天之先已。先後天之間。主宰之者。又何物也。卽性命也。性至此而明。命至此而見。明性見命。而五蘊皆空。五蘊空。而人之有形體囊。上下圓虛如鏡。而無所不照也。神農嘗百草而知其性。以入人之血脈經絡。主治何病何症者。卽由此鏡以照之也。能照自身之全體。而後乃能以之化人。而照人化人者。必知人。知人不能不有知人之法。法惟有以鏡照之而已。後天之形。入於先天之鏡。無所不照。無所不見。其染於人間之是非非善善惡惡。無不盡照於化鏡之中。照物無遺而有不遺。是之謂空而不著。如此者。通乎先天之炁。可以與鬼神相往還而不驚駭已。是以坐有所得者。必有魔鬼以試之。試其堅恆之性也。能堅如金石。恆如太陽者。外來之物不能擾也。不見夫山之高水之深乎。山高出乎雲霄。水深入乎九淵。其高乃自高。我不知其高也。其深乃自深。我不知其深也。高深何與於我哉。堅恆而得道者。道日進。

道日增。日有所得。日有所見。無奇不有。無異不聞。色色花花。萬紫千紅。皆生於我之一靜一坐之中。我如以爲有道已。有得已。有奇異之化相已。是念動而神馳。後天之魔祟。皆得乘隙以入。而敗壞我之道功已。我如不以所進爲進。不以所得爲得。不以奇異爲奇異。如山之聳。其聳自聳。雖高出雲霄。不知其高。我之自然如是也。如水之深。九淵不能過之。其深自深也。水之爲水自若。而不改其性。而不動其心。如是者。我之自然也。能乎此者。道之高雖接乎妙山之顛。亦不能改其常態。而坐之堅恆如是也。雖道之深深過於江海。而我之功候。養之如素。不能以其深而動性命之自然。而變乎我之堅恆。如此者。精誠至已。道功道候。不知不覺之中而合於先天已。至於先天。不知有形之體。何爲而生。何爲而死。惟覺一團正氣。光明通乎日月。欲上而上。欲下而下。欲四方而四方。無所往而不通。無所覺而不知。人如我。我如人。神聖仙佛與我之神靈無阻闕已。無時無刻而不與之相周旋也。以此爲道。道得於身。以此爲慈。慈渡於人。道慈至於自然之境已。如此者。非坐到無何有之鄉。何能至於先天之妙。而見先天之景乎。各各對於坐功。其注意研味。而守之以堅。進之以恆。可耳。

慧聖訓曰。人秉五行之氣以生。故生生之本。具在五氣。五氣之於人也。在仁曰木。在義曰金。在

禮曰心。在智曰腎。在信曰脾。仁者人也。人之安宅也。義者宜也。道路也。禮者服也。所以飾莊重也。智者通也。通權達變以應事也。信者符也。所以取人之憑。如合契也。故五者行於外。乃可以爲人。乃可以合道。不然。體既失已。用何循哉。體之立也。是在五行之得於中耳。五行不能萃於五炁。則中也未可以立也。五行之萃於五炁。則和以爲中。致中和可以位育天地。發於外所以必爭乎中也。五行之萃何如。曰惟有養之而已。養之之道。曰攢簇五行。攢簇之法。維何。曰鎮其邪。皈其正而已。邪去則心可以皈於正已。表也立。莊嚴不待飾而有可觀者已。心既靜已。以之運水。則水可升。火可降。既濟功成。腦髓運復。慧光生於白府。以之應事。可以無窮已。水火之功成。則誠之道明。誠則信。信乃入。故曰佛法無邊。誠信能入。入於道。誠於道。信於己。信於人。人與己皆無疑。於是符契乃立。而无動精惑神之魔來擾已。信立已。而金之氣乃可以行於所行已。行之之道。能以宜制。如秋之殺也。孰敢不遵。孰敢有怨。行之合於義耳。故雷霆之震驚也。无不生戒心者。以其能合道以制本義也。慈者生於悲。故以愛心加於人也。恆悲人之苦。悲人之苦者。必能以慈濟人。是慈之本又安在哉。曰在於木。木有生機。故其色青。春時主之。以其有生之德也。其人在人也。木爲肝。爲龍。爲仁。故君之能愛民者。則呼之爲真龍。龍何物也。非有其物。

非有其形。其名在仁。仁以行之。名以成之。是仁。是義。是禮。是智。是信。皆所以範圍世道人心者也。皆所以化人之惡。彰人之善者也。无此五者。是无人也。无人則天地閉已。天地將閉者幾幾。所以未遽閉者。五者之力也。人之功也。操五者之人之功也。天地何閉。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婦朋友均不夫婦朋友。此即曰閉。非必无人曰閉也。有人而无仁義禮智信五者。是與鳥獸無異。亦與无人等也。謂之閉可。謂之混沌亦可。然則五者之在人。所以使人以經天緯地也。人可忽之乎。不忽何以曰養。養於中可耳。何以養。曰在乎一坐。坐也者。坐以致其道也。坐可以靜定。可以安慮。靜定安慮。五行各得其炁。各安其位。自然而生。自然而運。自然而化。自然而息。自然通。如是也。則木之仁也。氣化炁已。金之義也。氣化炁已。水之智也。氣化炁已。火之禮也。氣化炁已。土之信也。氣化炁已。後天之五行。化先天之五炁。五炁相凝。成一大胞。其形上下圓虛成鏡。可以大觀已。天地其盡在吾一竅中已。五行之聚散。於人之性命有關。於人之道德。更有莫大之關也。是以能明。則天地吾可以開。吾可以閉。吾可以操縱天地已。天地者何。吾有之。人各有之。吾能明之。人不能明之。此人之所以爲人。吾之所以爲吾也。各子均於天地兩字參悟。則生生化化。五行之凝。五炁之聚。其凝聚可以在我一貫中已。各各悟旃。

慧聖訓又曰。天地升降其道。則在一息之轉移耳。天之氣入於地。地之氣出於天。則地之氣可以與天之氣相合已。天之氣下於地之氣。則兩氣可以相凝已。陽陰得通。萬物得養。以其太和也。以其空育也。保兩氣之不散。保空中之育胎。則天地之氣。即人之體。人之體。即兩儀之母。生也以之。化也以之。但窮者不得夫通。通者可以不致於塞。其間功夫。則在乎氣之能接與不能接耳。以地接天者。未有不通。以天接地者。鮮有不塞。以天在外而地在內。能使外者由外而內。內者自內而外。外者轉而爲內。內者回而成外。則氣道盡而人道通已。天地爲我用已。知天知地。知生殺。知窮通。未有不指掌者。我即天地。天地即我。天地因我而生。我因天地而有。生也有也。不識其生有。則不知我之有我。天地循環不息。數由於始。數末於終。以終起始。以始約終。一如也。貫如也。散者凝已。下者生已。合其度也。合其數也。天不失其爲天。而氣有升降。人得其降以爲生。地不失其爲卑下而能生育。以其高上。人得其高。得其上。以爲息運之常。果人自以爲天之上也。地之卑也。則相謬已。氣不得其通已。故山不矜其高。其高也乃可極。海不矜其深。而衆川乃匯。理有如是。道乃不離。失其理而尋道。未有不入歧途者。道無難能。難於人之不爲爲者。不爲之於過。即爲之於不及。能以日用之常爲爲者。鮮已。乃以欲得中道而與之未能也。

人患不通而莫知其塞。人患不富而莫知其否。塞於氣。否於氣。己之氣。將與天地之氣離已。豈不通而已哉。豈不富而已哉。恐天地不容也。欲挽其患。先救其氣。欲救其氣。先明其否。否之所。以否。天居高而不能就下也。不以高爲高。則氣與地接。而通泰之象見已。各各悟之。

按前訓謂各子均於天地兩字參悟。接讀此訓。不特天地兩字易於悟解。卽真經所謂合抱於兩端者。亦易於領悟已。爰併錄之。編者識。

### 入大充而脫小充

孚聖訓曰。夫經者。悉解也。靈運於天人。以天靈返旋之妙。洩悉化於其間。然則經者。本無難悟。人不得其要。是以愈索解而愈不可解也。既天人一貫。不外一靈。人心靈明。無弗具足。平虛吾心。靜凝吾靈。靈靈相照。不慮而知。不學而能。夫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敬長。而年已高已。德已碩已。經驗已富宏已。息息蠢蠢。皆可思悟。不必聖哲。盡可悟出妙諦。各修人莫以智阻機。以識昧靈。渾穆無間。清玄寥闊。以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豁然貫通。自自悟見。何難之有。故經者。悉也。悉者。淺而言之。卽天中之氣是。氣之在天。下。無時不運。無地不有。人得其全心焉。具足。擴而充之。大充卽合小充。小充通乎大充。大充悉胞也。小充氣胞也。脫小充入大充者。何異夫以大充而貫小充也。一充而無不充。其充者。悉充亦氣充也。充乃自充其充。非有意充之可得而充之也。更非以人之知識充之。可得而充之也。悉氣充之。是曰自然。然自然者。天運也。人之知識高如泰岱。學問富同宗廟。不過滄海一滴。其力能挽自然。使百川而西之乎。可使夏冰而冬實乎。既弗能已。故曰。純任自然。身心得自然之。

順。無時不適。暢於四肢。發於事業。人有其相而無其能。明明吾能之已。而返曰不能者。豈人之情也哉。殊不知一言一動。一息一滅。自然主之。非吾人之知識能力所能主之也。既無主力。渾噩。不識不知。鬼神來舍。虛光生室。吉祥止止。光兆端倪。而經文經義。真如在握。若梅在嚴寒。不知不覺自放數朶於枝頭。上通下澈。息焉游焉。全體在自然中。自然存心窠內。一而二。二而一。而黃判玄分。理出於斯。無涯妙趣。一時活見。快哉快哉。而曰經是人身可。曰天地亦可。曰無經無字。化而無有。亦無不可也。烝解一明。真爐在握。神仙佛聖。不過如斯而已矣。各修人尙須加靜以悟。知之。

何爲界輪。卽根本處生分別相。此相一生。輪分界劃。層層不窮。此層層不窮之輪界。現乎人事間。是以有彼此善惡之說。人我衆生。壽者四相之着。皆此輪輪界之也。意必固我。爲四大害者。亦此輪輪而界之也。此輪不破。終身迷雾。欲得一線光天。勢必不能。然則欲除此弊。何修可能。卽渾涵不露。靜空無遮。可以至已。簡言之。一卽可也。何以云然。一者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於道其庶已乎。如此則界輪分解。自能入大充而脫小充已。是真一胞。是真一烝。而烝解一輪。實爲上乘。萬教修祖也。吾各修人。曷三復斯言。

尙真人訓曰。烝者本無形也。氣者本有形也。其以無形而有形者。烝之動也。其以有形而無形者。氣之靜也。烝動氣靜。以化先後固有之真功。功而進候。候而悟功。功候悟進。先後之烝氣。皆得一爐治之。而見虛實之抽添。抽添之功候也。於是得先天之功夫。後天成之。後天悟修。先天證妙。小充之脫。大充之入。皆氣返烝始以得之也。烝而得旋者。以靜而動。動而生息。真息得生於坐悟極靜之後。見動於無形之中。此息妙功。功而見候。此息之候。候而證妙。此息之妙。妙而得適。此息之適。適而得道。道於自然。自然之息。息於無形有形之中。息於可靜可動之內。息於可陰可陽之間。息於可虛可實之際。道之真體。亦於此息所得而得之。得之於道。道得其真。所以然者。卽悟修之真適而得道於真適之境。自然之道。亦於斯而得之也。

昌佐神訓曰。各方近來持修進境。雖其所得互有不同。然於氣息之運。多克循乎正度。此誠佳象也。然化有化無。氣之爲用。其妙弗窮。總要在在自證。息息悟通。方可以言脫小充入大充之功。大充雖成德之事。而養其大體。亦屬爲修之要。諸方於道之學。於性之理。多已研究有素。而學理非僅明之於世之用也。吾人爲學窮理。必證諸身而無所惑。發於聲而無所滯。形於色而無所變。然後學理定之於心。而充乎身。行乎身。而推及於世。庶幾修範所在。卽道化所在。不然。

世無足救身且俱隳。不可不審。不可不勉也。

默真人訓曰。因爲之因。造隨之也。造之爲造。因成之也。無因則無造。無造則無奪。無造奪之用事。則因弗爲因。果弗成果。無因果則無造奪。無造奪則無循環。無循環則無生滅。無生滅則無數化。數之化也。因造奪而因果。因果果。生生滅滅。欲奪數而不爲因果用事。則在悟澈生化之道。何以悟法。在於了性。了性則性空。性空則知定。知定則命固。命固則靈洞。靈洞則虛化無着。無着則無相。無相則無幻。無幻則虛爲至虛。空見真空。所以佛道之言修也。空洞虛無是也。空則了俗。洞則識妙。虛則見真。無則識微。此乃根本之悟法。非此諦不克入乘。平平不克見聖。（小充之功候。在此悟之。守沙仙註。）然五教同源。修造皆一。而其所以弗同者。乃因悟守二功之有所弗同者也。要知天之生人。由炁化而氣質。由氣質之化造。而復性命靈虛。遂先後統系之體育。而爲形爲色。爲聲爲相。然後五光十色。百絡造運。莫不始之於渺渺然。然虛虛無無之默中。而化爲之化。生爲之生。是有化則有生。無生則無化。化化生生之妙用。純於一。固於虛。藏於真。守於默。觀於靜。聽於空。形於動。一靜則百動。百動則萬息生。萬息生則百動得靜。（小充大充之交。當細心尋悟。免致入盲。守沙仙註。）百動之體。陰純是也。一靜之體。百陽用之也。

參陰與陽會。陽與陰治。陰陽之感用。生生爲虛。化化爲息。無息則無化。無虛則無息。無息虛之體。原於至真。行於至渺。一渺之真息。合於萬化之虛。天之位物。有生則有息。有化則有虛。無息不生。無虛弗化。因一虛之化。而空萬息。因萬息之化。而合一虛。虛合靈體。息者氣之化。無至虛之靈體。弗先生萬息之靈體。靈息靈虛二者之運用。以先爲其先。以後爲其後。得先而不能守先中之先。則不爲純化。得後而不能締後中之後。則二炁顛倒。顛倒則炁不孕。氣不孕則胚化弗生。胚化弗生。則元虛不固。元虛不固。則真息弗守。息不守虛。則虛渙。虛渙則靈蕩。靈蕩則先炁不固。後氣弗接。所以午集未卷之下。均以性修而爲各方言之也。各方要知求性命之所主。當先悟因果之造奪。明造奪之理。而後性得至息。命得至虛。息之與虛則固。固則性立。性立則命自守矣。願各方悟諸。

玄津坐義曰。小充之氣。由性光而充。大充之炁。由虛以養。



## 定游功候

老祖經髓天集曰。人之修坐。必先修息。而修息必先息靜。息靜之功。在於息止。止止而後靈通。靈通而後功候之從化。皆從默化潛移之中悟之已。

此時任督既無所謂分合。則炁氣之交。必當時時相交。而交於無形者。人不得而見之。惟時覺上下往來。炁靜氣動而已。亦有時窅窅光明。有不可思議之形狀。於是時也。少有喜怒。即着於相。少有思想。即流於妄。流妄着相。其境必幻。幻境叢生。前功盡棄。能於是時不爲窅窅光明所惑。而慎守其止。則動靈靜靈。必無妄動之咎。而至靜之靈。必可時時合於虛府。而虛室生白之功候。亦可於此鍊其至定。由定而游。由游而收。由收而反。由反而放。放而能歸。歸而能藏。藏而能息。息出息入。任其自然。則大丹之成就。必可於是時合靈於至虛已。各各坐到斯境。必有自然之悟。惟不可用力於妄念。則根基必可云固已。是又在各方功候中之靈心慧性而已。

如如不動者。靜靈也。二氣攸分者。動靈也。靜靈必蘊是性。動靈必蘊是命。二靈之蘊。蘊乎性命。性命之蘊。蘊乎一息。一息之蘊。蘊於至虛。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不見無所不見。不聞無所不聞。

而後真氣化真靈。真靈化真性。真性藏真形。真形定而後有所止。真形運而後有所化。其止也止於太虛。其化也化於太極。太極之止。止而不止。太極之化。化於所化。以其所化而定於所止。雖定游功候。不足爲異。然必不以其靈妄動。而後靜功動候之轉移。必有無窮之奧玄。以蘊真靈已。

功候至定游之後。則其景象完全有與初修相同者。是其回光返照之真點。亦炁氣運行。相分相合必經過之景象也。

任其自然者。任其至靜也。至靜之任。必督其動。動於督者。乃通是任。任督相通。後天基築。築基鍊已。而後形孕。孕形成形。孕體成體。以歸於真。乃能定游。及乎定游。任督又分。分而合之。其功也易。合而分之。其功也難。難不以爲難。而易也不易其易。則功候修養。方可因龜之息。鹿之運。而守其靈於至靜。以養於至清已。若夫因定游而自以爲是。不知其守。不知其息。而仍戀戀於假形。恐不及十載。而真性真靈。仍隨假形後天之氣。同朽化於無形已。可不慎哉。可不懼哉。是以任督既通。二百日之久。必可定游。若此時以爲大丹即成。則謬妄已。必因其定游而潛修龜鶴之候。以通其鶴尾。而保其鶴翼。則猿心雖動。而麟化之靜。亦可以運用鳳義於至宜已。所最

難者。降龍之靈。龍靈能降。而馬神難守。守是神者。惟在妄念不生。然後已結之胎。必可因十月胎滿。三年乳哺之功。而無形面壁於息息之中已。所謂回其炁。回其氣。以回其體於天真。而永清至靈者。其於是可以悟已。

坐靜而後息定。息定而後知止。知止而後恍惚。恍惚而後杳冥者。於此可以悟事半功倍之真旨已。其各毋以見物有相所惑。而自入於歧途。則無物之中。本來有妙。妙而不妙。乃孕真形。形而自靜。本來有相。相而不相。乃藏靈相。相形爲靈。相體爲神。則機之動於一陽者。必於天根中尋其自然已。其各若有所見。若有所聞。似見非見。似聞非聞。而後息機一動。百脈俱通。而定游功候。不在此未成將成之形體。而在成於不成。悟於不悟之真空形體也。功至斯時。還我大丹。大丹之復。復我先陽。先陽之固。固於罔圖。罔圖不破。仍在一息。一息動靜。皆是靈機。靈機所化。皆是形靈。形而爲形。萬有之形也。體而爲體。萬物之體也。能合萬有之形爲一形。萬物之體爲一體。則尖披離合。梳剝關定之功用。方能寓空於色。寓色於空。空則實化。色則虛藏。庶幾乎仁之所以爲仁者。莫不從至空以爲化已。

太極將立。靈極仍是罔圖一炁。若從右胸以爲功。則先天之反。可立而待。若從玄牝之動者以

爲候。則其中妄念叢生。幻相必着。未有不入於歧途者。雖定游功候。已到三度。亦恐不能自持也。是以必從虛心爲主。而以虛神運之。虛息息之。虛氣合之。虛炁交之。然後此一點靈明。方能永固於不破之炁胞。而爲罔圖之玄蘊也。

陰爲陽之母。而純陽卽藏於其中。是非坐息能定。不以定游自持者。曷克有止止之功。以爲大丹立基於無形乎。

修功養候真旨。認定一個定字。自有所悟。而定以自動之真旨。其中自有天機在也。

性息於定。是定游後必經之路徑也。息氣於止。更定游後所守之功候也。故氣通上下。必性有所定。息通左右。必氣有所止。能尋其止以爲定。必不越乎常軌。而二氣之分境。亦必同合於一炁已。

氣母之化。無非炁子爲之主宰。而真息真妄。亦將於定游之後。守其所主。方能悟其所修。而修與修有不同之處者。均在心虛心實爲之分判耳。是故守定游者。必守止息。守止息者。必守性息。守性息者。必先止氣而定。定氣於炁。然後相交相通之功用。方能因天數五。地數五。而悟十爲數之終。亦更爲數之始也。其各研悟於自然斯可已。

先天之心。心在太虛。後天之心。心立太極。修養之心。心在靜虛。任督相通。心乃合靈。靈心相合。以守其真。乃至定游。定游之心。息心自然。自然爲心。如如不動。妄念不生。幻相不着。然後修是道者。乃能知道之所以爲道。必不爲其他所淆惑。而敗已成之丹。以歸於寂滅已。

性水也。命火也。水火相濟。卽性命相合。性命相合。卽炁氣相交。炁氣相交。任督自通。任督既通。大丹可養。養丹於轉。卽云定游。游而後定。定後亦游。定與游相運相止。然後大周天之轉。則離飛升之期不遠已。

大丹之成。必有九轉。九轉功候。鍊無而有。鍊有而無。以虛爲實。以實爲虛。然後動靜定運之間。方能止其所止。而不爲其他一切魔障所淆惑已。以定游之後而論。則任督既通於分合。而合亦是分。分亦是合。分合既爲一體。則其止息定息之功候。皆有一定。而一定之中。仍爲息息不已。既云息息不已。則此功此候之轉移。所注重者。無非一體而已。注重一體。則其分合動靜。難免有忽略之處。功至斯境。所謂亢龍有悔者是也。太亢則不能自定。不能自定。則純陽必爲羣陰所擾。而其動靜之功候。亦有時有不能自定之虞。故必以其時而慎守是任。任者何。羣陰之所宗也。羣陰繫於一任。則性命動靜。皆當以任脈爲主也。知其所主。然後方能相合之處。而時

虞其相分。相分之境。亦時慎其自合。故曰。先天功成。仍有後天。後天候轉。不離先天。先後不分。然後物我兩忘。則其靜中之真定。方能由此至虛之真機。而時動於自然也。自然之先天。本無所謂任督。自然之後天。更無所謂任督。然而先後天相交相替。新陳代謝之際。必有任督相通相運相合相分爲之主宰。然後可以靜守其自然也。若曰定游之後。大丹已成。何有分合。何有動靜。其不爲測驗所誤者。蓋亦幾希已。其各善守坐息。善養靜候。務使動靜之相宜。色空之相化。虛實之相轉。有自然之守。有自然之止。然後乳哺之功。而壁之候。處處皆有護丹之靈。充靈之寶。於真形之中。定以尋之已。其各毋以飛升而自動其妄念也可。

達祖訓曰。所謂性命雙修者。卽在一止之功。而能守其恆於誠也。試以藕荷蓮三者喻之。卽知已。藕存於水土之中。築基煉己之時也。運息相通。任督自接。而後荷葉荷花出水已。所謂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乾坤交媾罷。一點落黃庭。卽在斯時。斯時也。三年乳哺。十月溫養之火候。孕珠兒於聖胎之中。蓮房一生。而成定游之功已。各各守窠運息。卽曰築基煉己。卽曰由氣化炁。是謂藕息於止。及乎兩脈相接。周天功成。而聖胎溫養乳哺。卽荷生葉生花之時也。能堅誠以守。居易以俟。必可定游於無形。而如蓮房之生也。

慧聖訓曰。何有其宮。何有其遊。宮無其宮。宮乃真宮。遊無其遊。遊乃真遊。是以道者之遊。遊於至虛。而定其遊於虛。其宮則以天地之至空爲宮。內生於土。而處黃庭。黃中爲宮。宮於中者。無所謂宮也。是爲遊於至虛之宮。其宮則無色。而色生萬象。無聲而聲全六律。人之所以爲人者。其先皆生於此宮。是乃先天之真位。莫不出於是而入於是者。不過人不知修。而不能留意於此耳。不能留意於此宮。則宮中之色。宮中之聲。亦不能見不能聞。而真遊真宮以致均不得而遊。不得而知焉。吾初得道時。曾問道於玉虛。玉虛對我以道無問。亦無答。問者非道。答者亦非道。道不可以言語道也。欲得道。必先忘道。不知我之爲我。人之爲人。道之爲道。默之靜之。寧之淡泊恬適。空虛有實。是謂道。而仍不可以云道。道非遊於至虛之宮。不可以見也。吾於是以求至虛之宮。而又問何地何所乃爲其位。玉虛告我曰。內遊者近。外遊者遠。內遊而不得至其宮。與外遊而不得至其地。一也不拘於內。不執於外。而以三百六十度之內外所在地。一日四度。則九十日可以至其地。一日八度。則四十五日可以至其地。至其地而不以爲至其地。不有所見。不有所聞。不有其色。不有其聲。不以其遊爲遊。不以其宮爲宮。是乃真遊。是能定遊。是謂入虛。是能出於崑崙。遊於至妙。其地爲

至聖所居。名青玄之宮。其名本無名。因木而名。青青屬木。木在時爲春。春生也。萬物皆生於春。故名至聖之宮。爲青玄宮。玄者何義。曰玄天也。無所不包之義也。無不包。無不生。至聖之真炁也。真炁蘊於真宮。是以宮無其宮。宮乃真宮。物之形形者。何常有名有實。名與實皆後天之命名也。吾聞是語。乃似悟非悟。似覺非覺。不敢再有所問。不敢再以道爲求。而自修其身。自去其形。自定其遊。自固其靈。自充其神。以爲遊於無何有之宮之用。無何有之宮之遊。非身遊也。神遊靈遊也。其宮無宮。其宮無形。不居於天地人我之間。惟處於身內身外。不求不見不聞之地。不求而得。乃可以不行而至。不言而喻。默也。靜也。神靈之動靜。機之發也。機之發於人者。未有不於神靈者。神靈居於無何有之宮。是宮名神亦可。名靈亦可。名虛名空。亦無不可。然則吾之遊。有所遊乎。無所遊也。吾所謂宮者。有其宮乎。無其宮也。遊也。無遊。宮也。無宮。神也。靈也。至虛至空之地也。炁也。性命也。欲遊者。一息萬千之景緻。皆可以見之。坐而已。不坐之遊。身意遊也。未遊於至虛之地也。我各方皆修養有年。坐功稍有所得者。必能知無何有之宮爲何地。必能以吾之遊爲真遊。而鍊神養候。以期至於其地。而遊於其宮也。各方勿以虛空爲虛空。而求道於至高至下之間。則無處不可以見道聞道。所遊無不是。至虛至空之地。而道無時不與我

大道修鍊真諦

相合也。各修人其各味之。我道各方得道之真味者。不下數十人已。何以得道。何爲真味。不以道爲道。而貴道無可以比其貴。重道無可以比其重。云道之味也。雖天下至珍至奇之寶。不足以喻。雖帝王之位。不足以當。不能以此而易彼。不能捨道而取帝王之位。是得道之真味者也。未得真味者。可以自試。試自居帝王位。能捨之而取道味否。能之則可以云得已。道味道味。各方其細味之。其於坐功堅恆以求之勿懈。期年十月。可以返乎先天。得乎真形。胎息通焉。真炁運焉。不生之生。不動之動。不適之適。而長生之道。延年之術。均此中之一絲一縷耳。萬萬分之半分耳。不生不滅。與太陽太陰同其悠久。同其光明者。道不在我者也。無人不具此道。修之卽是。修者其勉旃。

濟佛訓曰。定也有數定。初也定其心。次也定其氣。再也定其神。定其靈。繼也定其遊。功候至於定遊。則氣候之寒暖。風雲之變幻。雷雨之震驚。皆不能動我之真炁已。真炁靜。則內不能自知自見。真炁動。則外不能有阻有闕。萬化之形色。不能有所着也。一動而北極至焉。再動而西天遊焉。南海東山。一息一瞬之間。可以徧觀徧覽已。神遊也。靈遊也。有其遊。而不能不有其定。故法有定遊。其實何法。不過一動一靜而已。各各欲功候至於此境乎。三月无念。可以有成焉。精

誠所至。金石爲開。精以化靈化神。誠而專。一不二。道法盡於此已。何況金石。卽以水之深也。亦不得而滿焉。火之熱也。亦不得而焚焉。各各勤而行之。徐而用之。未有不能成者。非奇非異。極庸極平。各各其參味之焉。

### 煉神還虛

老祖坐經坐義言虛容曰。超乎萬象謂之虛。包乎萬象謂之容。惟能超乎萬象。故能包乎萬象。惟能包乎萬象。故能以一炁之主宰。而化萬象。成萬象。滅萬象。以藏萬象之至仁也。至仁者何。陰陽二氣之結晶也。因其能結晶於一堅。故能藏生機於無形。無形之機。即在至虛。至虛之機。無所不化。有大化之真旨。然後容乎有形。而爲太空一點圓圖原始之元胞者。即在此也。有圓圖之元胞。然後化圓圖之元胎。元胎之孕。孕於其靈者也。運靈之機。息於自然者也。自化而化。必自然而生。自然而生。必自然而成。自然而成。必自然而滅。滅不自滅。必歸於藏。藏其二氣。結晶之仁。則所謂天經地義之機。即在其中已。故曰。道也者。無非此虛謂之體。無非此容謂之用。有其體於自然。然後有其用於無形。自然之體。體於何處。曰太極之立也。立於無極。無極之化也。化於太玄。太玄之相結也。結於太素。太素之相分也。由一炁分爲二氣。二氣之母。則無極太極相遞嬗。而後真極之立於虛者。乃能由虛以化實已。無形之用。用於何者。用於不識不知之中。而從二氣之相分合於至靜者。以爲自然之轉移。然後靜中乃有至動。至動之機。即生化之

用。然後息息不已之功用。即在此爲之界輪已。故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長幼。有長幼然後有生死。自天地以迄於生死。其間終始本末。無非循環之界輪。而此循環之界輪。即無形之運用。以成其有形之基礎也。然則此運用之後天。能否反回先天自然之體。是在功修養候之坦適。而能堅其靜以守其虛者。則無所不容。而先天自然之體。即在刹那之間已。刹那之間。一念之功候也。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有岸者。即在此容字尋之。可以悟已。然此容字與忍字。有何區別。曰事物之來也。不爲所動。而仍守其機者。謂之忍。事物未來。而能預料其必來。而無形以容納之謂之容。是容字之功候。又進忍字一步已。故必先守其忍。然後方能守其容。能守其容者。方能堅其虛。能堅其虛者。方能合其妙。能合其妙者。方能堅其素。能堅其素者。方能適其玄。能適其玄者。方能凝其圓圖。知圓圖不破之一胞所在。然後一炁之化。二氣之分。乃能處處結晶。以合於至虛之守已。

老祖道邃正經曰。坐悟還虛。自可明心而見性。以定靈神之虛真。虛真有定。而後悟其靜極之動。神充靈化。靈現神輔。自可得於自然之坐適。靈神之出脫。可暫而不可久。可近而不可遠。以其胎始之故。而免脫後入迷。所謂神靈出於一瞬。滯入萬時者是也。即以順乎其適。得神靈之

脫。初而瞬間。次而一室。復爲百程。充爲萬里。皆免躁進入迷。而後靈神自可充於萬化。佛修寂滅。惟求現化其身。旨此而修。以得靈神之虛。入寂而遂通也。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太乙之景象。卽在於虛。而象之於虛。卽運之於其妙也。以妙證虛。其虛克運。以虛證妙。其妙乃化。見其妙功。必以虛化生神之妙景。而宗之於默也。是坐功之於功運也。卽虛爲是景。虛見是妙。虛運是功。虛行是氣而已。而更於虛運虛行。運化歸虛之景象。而定其所虛。運其所虛。養其所虛。而修其所虛者。以神位於虛也。神位於虛。而靈與神化。神與靈運也。有是功乃有是運。有是運乃定是功。有是功。乃見是景之妙。有是景妙。乃克行吾之妙功。運化於天地者也。運化於天地者。卽宗之於坐功之同虛也。坐功之同虛。卽在於默中之所靜。靜中之所真。而真中守靜之功也。由靜中之真運。行其動中之化功。乃可以見萬有之本也。以萬有之本。定其生化之妙候。是必以吾道靈之神運。而宗之於坐養之立功也。是坐養之立功。卽在於心中之景象。而有所宗也。要知吾人之功修。在於虛守虛運。而心景中亦得其虛化之神妙已。心爲後天性理根本。是必先淨吾心之根。而後乃可以運化功能於已妙之境也。是已妙之所宗。宗之於一。而定之於二。運之於三。則一天二地一炁二氣之功候。皆

在於心運得其至虛。而定其水火之濟化也。所以坐之於修。修吾之靈虛也。是必以吾虛守虛養之功。運其虛生之候。見於元始。而後方可以回光返虛。證身形於已妙之神境也。是各各之於坐也。不以形爲坐。不以體爲坐。不以心爲坐。不以神爲坐。而求之於形虛之爲坐也。體虛之爲坐也。心虛之爲坐也。神虛之爲坐也。神以見虛。其心爲運。心見其虛。其體乃定。體得其虛。其形乃固也。是由虛而固其形。形運之於體。以是而運其體。其體乃化。以是而養其心。其心乃定。以是而保其神。其神乃明也。是如是也。方爲坐功中之妙功妙存之景也。要以虛來之景爲象。不可以心神所思之景象。而爲坐景也。是坐之有景象。卽虛化默運。已字之功候也。功候於是其功乃爲神功。其候乃爲妙候也。是功是候。是運是化。是養是修。端在於吾人之心。不二爲惑之功也。

老祖訓又曰。虛懷若谷。谷神不死。虛立爲功。篤極守靜。靜以自養。養吾浩然。先天功候。若是而已。虛則生妙。妙則運用。運用無窮。至誠不息之功用。必在是已。是以修養功候。必先守靜。然後致虛。致虛之功。虛做實鍊。鍊無而有。有則成形。形成體。性命賦焉。性者虛性也。命者虛命也。一默虛靈。通於神氣。而後炁之所化。必能自然爲生。生也者。生天。生地。生陰。生陽。生人。生物。莫

不從自然以爲生。而其自然之生化。更不能不由是虛以爲主宰。天之虛也。日月星辰繫焉。地之虛也。江海山川載焉。人之虛也。性命靈神通焉。故不虛不化。不化不生。不生不滅。不滅者終自爲滅。終滅者亦終能生。由生而化。由化而生。先天之所賦也。由死而滅。由滅而死。後天之所歸也。先天之賦。賦其靈於虛而已。後天之歸。歸其氣於虛而已。是以知靈之所化。莫不由氣爲滅。靈之所生。莫不由氣爲死。靈之所賦。莫不由氣爲歸。靈之所通。莫不由氣爲藏。以是知靈氣之所以爲靈氣。從虛以凝性。從虛以賦命。從虛以成形。從虛以立體。性命形體。本來太虛。其始也太虛。其終也太虛。其靜也太虛。其動也太虛。其運用也。亦莫不由太虛。因虛而化者。必因虛而滅。因虛而生者。必因虛而死。於是知天地萬物之立於世。而轉輪於循環者。更莫非此虛也。何以言虛。先天之虛。神虛而已。後天之虛。心虛而已。神之虛也。虛於性命。心之虛也。虛於形體。不特性命形體爲虛所主。即四肢五官千體百骸。莫不因是虛而自爲主宰也。以是言之。物莫不化生於虛。亦莫不死滅於虛。而其所以能立於虛者。虛凝之功候也。何以知虛。無所云實。何以爲凝。分合無間。以是知而不可須臾離之道。卽日用尋常。而日用尋常之動容周旋。莫不以虛相運。卽謹言慎行。亦爲虛容之眞主宰。而中和之氣。更由是虛以立基礎也。所謂從虛而生。

皆夢幻泡影。從虛而死。亦適其時。適其時於自然。則夢幻泡影。更爲自然中之自然已。各方由是以悟。修功養候。則知默化潛移之功。皆從虛者也。而自覺自悟。亦皆覺悟於虛者也。不能悟虛。何能守虛。不能守虛。何能堅靜。何能堅靜。何能息動。此乾坤天地未判之先。必先有此一個圓圖虛胞。此圓圖虛胞。果何物焉。謂其有形。本來無形。謂其無形。化生萬有。因能化萬有於無形。故能爲靈極之主。爲性天之源。爲神氣之本。而無所不容。無所不包也。以是言之。虛胞圓圖。本無可名。名之曰道。道乃生一。一而化二。二乃分三。三則變四。四之變也。五行乃運。運乎五行。以終六極。否極必泰。七日來復。八方相錯。而後陰陽剛柔之形體。不必言乾。不必論坤。亦不必抽坎填離。更不必主震和巽。亦何有乎艮阻於止。兌悅於心哉。合是言之。乾者至實者也。至實之相對。則云至虛。至虛者。莫坤若也。虛實相交。一索得男。而後蒸母氣子。虛做實鍊之功候。於是見其眞形已。震爲長男。不得其中。雖長子主器。而必以坎中之滿。爲修養相通之經過者。以其爲四正之主也。後天四正。坎離震兌。以是知枯楊生稊。息息不已。而後循環之功用。方能歸於一本。所謂天命之謂性者。不亦在是乎。而修道之謂教。無非虛做實鍊。抱一而守。方知中和位育之功。若然者。靈其有極乎。虛其有極乎。其各多坐多養。庶幾可以反本來之太虛。而立夙



基於千百萬世。而固宗基於無形已。其各勉以自修。自知道不離虛。虛心受教。可通有無。有無相通。大化之源。知大化之源。則必無生無死。無化無滅。而炁氣歸於一胞。豈曰飛升定游。可以云大成哉。

昌佐神訓曰。大道言坐。千言萬語。不外鍊實還虛。化氣合炁而已。然實果何以鍊。虛果何以還。氣果何以化。炁果何以合。則非有確切之認識。與純潔之工夫。不能道其隻字。而得造乎坐之上乘也。蓋實者色身是也。虛者性靈是也。色身乃有形者也。而性靈則無形者也。以極實之有形。而欲返於極虛之無形。本非易易者也。况氣者至濁之物也。炁者至清之點也。至濁者後天也。至清者先天也。而欲以後天至濁之氣。以合乎先天至清之炁。則又為甚難者也。然而不難也。何以云然。夫人之有此色身。而性靈乃有所寄託。舍此色身。性靈何以能鍊之而復其本來乎。且人之初生。氣炁本自合一。不過因因的一聲之後。已落後天。但在不識不知之少時。其氣亦自渾渾噩噩。氣炁仍自相合也。而智識一開。遂致心為欲累。念為物蔽。氣炁遂相離而不相合已。如斯以言。則欲達鍊實還虛。化氣合炁之工夫者。則舍大道之坐。莫與屬也。坐者之工夫。初習之時間。不過藉之以清心寡欲耳。弗知心得其清。則眼耳口鼻身意之六根。自能不為所

牽。色聲香味觸法之六塵。自能不為所染。根塵清淨。性靈自然活潑已。且欲者皆為耗氣之具也。欲果能寡。則矜躁偏急之氣。自可因之以消除。而適如息綿之真氣。自可因之而坦然。真氣一到坦適之地。則先天一點之真炁。自可復從靜默之中。而油然而生已。性靈活潑。真炁發現。此非鍊實還虛。化氣合炁之真境乎。但此亦不過坐功之初步工夫。願修者。對於此鍊實還虛。化氣合炁二語。深加體悟。則淺者可深。深者亦可得其奧妙矣。

尚真人訓曰。吾道何貴乎坐。坐以還虛。既虛矣。將何如。且如之何之謂虛。所謂清虛無物。所謂物我一體。分不能分。合不能合。將作何解。未免窮大而失其所居。然則如之何斯可。蓋至虛不虛。不虛不實。天地之塞吾其體。造物之運吾其氣。本來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道濟天下而不過者。良以有生以來。目蔽色。耳蔽聲。以及鼻舌身意。相蔽於香味觸法。自畫自固。豈惟絕天。物亦不與。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矣。故吾

師揭然直示。導之以坐。而坐者又各沾沾於一二三度。週天法輪。縱十人而十坐。坐且不間。有何益哉。終不脫於小成而已。故吾簡而直示曰。坐以還虛。夫所謂虛者。大也。宇宙間一物不體。非有其大。不大不虛。故有一塵之微。充其體而至於彌綸之間。坐之虛者。驗之。體既大無非包。

而充乎其內者何。必曰氣也。氣自浩然。天地合德。靈無私照。日月合明。貞一之動。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先天弗違。後天奉時。合化合生。源源淵淵。如是如是。所謂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者。且弗足道。而小充大充又焉可知哉。是乃窮神知化。聖而不能知之地。惟天爲大。惟我則之。蕩蕩乎其無能名焉。是坐之所以還虛。虛之所以不窮大。而失其所居焉。然而致廣大矣。又必盡精微。微之不精。仍非其大。其大卽所以精微。微大無不精焉。乃可一。而微且精矣。試問何時非一。無時不一。自無時不虛不大。物我一體。何物非吾。何地非吾。化運之時也。道之所以貴乎修。修之所以貴乎德者。以此。吾望修坐各方。脫却法識。一超直入。豁然通悟。立地升天可也。

### 無虛眞諦

按丹經謂粉碎虛空卽乘此義

老祖坐經坐義言無虛曰。無也者。超乎萬有。而造萬有之原素也。虛也者。超乎萬象。而爲萬象之主宰也。以原素而論。凡有是氣者。莫不有是素。以主宰而論。凡有是形。莫不因其所主。而爲之分宰。以其有所主宰。而後萬事萬物萬靈萬有之形象氣體。方能有始有終。而無不順其機以動靜於生化也。故道也者。爲萬靈之原始。爲萬有之主宰。故必以氣之分合。爲運行不息之時候。然後虛靜之機。方能圓圖。圓圖不破。乃孕此靈。靈得其孕。氣乃分行。分行於動。而後合守於靜。此天地萬有。所以必以無爲原素。而以虛爲主宰。以道爲體也。知道體者。然後知炁體。知炁體者。乃能分氣體。氣體能分。靈體乃運。運靈以凝神。則其動靜之機。必於息息見之已。是以修者。於坐功爲最要之處。必當先明功在於無。候在於虛。動靜在於無虛。方能轉移於無形也。何以言乎無虛。知天地之大。萬有之衆。雖有形體之生化。不過具此循環往來而已。而其所以循環往來者。莫非此息息之時候也。息而爲無。則云其始。息而爲虛。則云其終。知終始之相乘。

然後知循環之所以爲循環者。不過形形色色之幻境而已。能破除此幻境者。非守其虛於自然。守其無於自如。然後方能至於無虛也。無虛之境。與虛無本有不同。何以知之。知於坐耳。坐時守窻。守其虛無之窻。能守至於無虛。則功候之轉移。必由是以息真形已。真形何在。形於其無形者也。形於無形。方能形於虛形。至於無虛之境。則此虛形亦無。而真形乃能由不見之見。不聞之聞。而從至空不空之中。以孕聖胎已。聖胎者何。靈性也。一點靈性。欲靜即靜。欲動即動。欲生即生。欲化即化。欲草木即草木。欲山川即山川。欲風雨即風雨。欲雷霆即雷霆。物即是欲。欲即是物。物而不物。欲而不欲。不欲亦欲。不物亦物。物欲相忘。形體相化。夫然後大道修養之功候。可以云乎無虛已。以是言之。則鼎爐相治。鍊無而有。鍊有而無之築基功候。猶其餘事耳。是以善修者不言修。而修在其中已。

老祖行修真經卷一第二節曰。以天道言之。何者云天。萬靈以之爲主宰也。以地道言之。何者云地。不過化生之樞紐而已。化生者。無形化有形。無體生有體。故知其爲生化。自知其有主宰。而主宰之主宰。則又在無形性命靈神之間已。天地在洪荒時代。物無其物。形無其形。物不爲所使。形不爲所役。而所餘者。祇有靈氣之安適而已。安適者必堅。堅則必固。固則必定。定則必

靜。靜則必動。由靜以至動。是天地之初孕形也。天地孕形於是。而萬物亦造形於是。孕形者。孕其自然之形也。造形者。造其靈神之形也。造形而能由自然以化者。性命得其正已。性命能得其正。則天地之靈氣。亦可聚已。天地之氣聚。即萬有之氣聚。萬有之氣聚。即生化之氣聚。生化之氣聚。即循環之氣聚。循環莫不有輪界。輪界莫不有運行。能知運行之所以爲運行。則知天地亦不能脫乎循環之輪界也。天地尙不能脫。況於人乎。況於物乎。況於形體乎。惟不以形體爲形體。而以靈神爲根基者。庶幾可以不入於輪迴已。物修之物得。人修之人得。人之得也。更易於物。而物之堅也。必堅於人。何以知之。知乎智愚之不同耳。人云智。智者必敏。敏者必思。思者必安。安思則云虛。過慮不能守其神。以是知其不能自堅也。物者雖愚。而愚也必誠。誠則堅。堅則定。定則靜。由靜定之功候。以至於自然之功候。未有不至於大成者。物之大成。與人之大成。有不同者。即在屢經大劫故耳。人雖妄動。其有時能以劫劫不懼。而免其因。物則不然。一試於劫尙可。再試於劫。尙能支持。三試於功候之運行於循環者。必有不能自支之時已。故物之修也。不以大成爲修。而以人靈人形人性人命爲修。則修至於成形成體。而後再以人身氣運之功候以修之。必堅於人已。人也以萬物之堅誠爲修。不以其形體爲形。必能有自然之運化。

而脫乎循環之輪界。以爲萬靈之主宰已。各各得之於心者。必能固之於氣。固之於氣者。必能反其本來。而烝與氣交。亦由是知其功候之當然已。不過天地爲萬有之主宰。而不能自修者。是亦形體之爲害也。有形體者。靈神必不聚。故必如人之藉假修真。而後方能永固其氣。以合於烝。而固於自然已。烝也者。氣之無形者也。無形之氣。即靈神也。靈神者。至虛至玄者也。至虛至玄者。莫無若也。能以無爲無。而堅於其無。則無而爲有之功候。必化於自然而爲孕已。化於其所孕者。不如堅於其所蘊。故洪荒時代。一無所有。其有者。不過水與土耳。土不經火煉。必不能生。水不與氣化。必不能化。萬有而能存於洪荒時代。以爲烝子氣母之根基者。是其靈神自堅也。靈神能堅。而後性命固於其中。有大性命存於混沌。則萬有之祖。即始於此。故曰。無無爲有。有有爲無。無而爲有。有而爲無者。其於山海可以證之已。此天地之大化。所以任人而不修。靈必漸滅。物而不修。永沿輪迴。七世尙能自知者。以其有定靈之一緒也。人而不修。則輪迴之轉運。不過三世。三世不能自悟。必由是已無。是人之所以爲天地之主宰樞紐者。爲先天之主宰樞紐也。天地爲人物之主宰樞紐者。爲後天之主宰樞紐也。明乎先天。自知後天。修於後天。必悟先天。故曰。明心見性。心明性見者。雖在後天。亦不爲天地之所役使。而亦不役使萬物。

已。是修者能修。至於不爲天地所役使。更不爲萬物之役使。樞紐。則必能爲洪荒之主宰已。或曰。爲洪荒之主宰。不過一靈而已。一靈既不成形。又無其體。何以能自固其性命耶。是誠不知修者之真旨已。欲形而形。欲體即體。化有即有。化無爲無。非一靈之立基乎。立乎基者。乃能立極。由乎虛極而至無極。由乎無極而生太極。莫非玄妙之功用。知乎其所以爲玄妙。自知道與體合者。合於虛也。道與形定者。定於空也。虛空爲萬有之樞紐。各各得其窺者。必悟其所以然已。

道不以名爲貴。道不以形爲修。道不以氣爲運。道不以相爲量。以是知無名無形無相無氣者。乃云道。道也者。本無可名。既無可名。何處有形。既無形已。何處是氣。既非氣已。何處是相。故能以無名之名。無形之形。無氣之氣。無相之相。以爲功候修養者。然後道始可以爲衆生。爲天地。爲萬有。爲大千之主宰已。主宰者。至虛之謂也。至虛而不虛者。然後化有化無。化色化空。化氣化質。化形化體。而歸於一胞已。一胞能容。萬有是宗。宗於是者。必悟於是。悟於是者。必不以是爲是。不以其是爲是。而無所不是者。其中之機。即在於是已。故聃徒曰。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物者理也。因其理而明其真宰者。其中之真相。不可以言喻已。惟不可以言喻者。乃能以其形之自

然而明其所自。與夫所皈已。自也者。自於其性。皈也者。皈於其命。性命既有其主宰。則中和之氣。必歸於樞紐。而有所統系已。故曰統也者。統乎其性者也。系也者。系於其命者也。統乎其性。其性存神。系乎其命。其命過化。故曰大而化之之謂神。神也者。虛無之至者也。至於其虛。乃容其神。能容其神。乃能自化。自化者。氣化也。氣化萬有。而歸於烝。故曰至虛。至虛不虛。故曰恍惚。至空不空。故曰恍惚。以是知有其物者。必有其理。有其理者。必有其相。有其相者。必有其形。有其形者。必有胞胎。有其胞胎。乃有形體。有其形體。乃自性命。自乎性命。必立乎命。立命皈命。必悟是性。悟於是性之所自者。乃固其命。固命於虛。必悟自然。悟其自然。其中有機。有其機者。動靜寓乎其中已。明乎動靜之所以然。自知氣化烝化之所以然已。故曰道外無道。又曰道外無心。又曰不觸於物。又曰不生其心。以是知物理心形。皆無所觸。而氣化心神。更無所住。無所住者。必無所生。既無所生。安有所滅。無生無滅。是曰真宗。得其真宗。乃見主宰。故曰氣化太虛。虛中生實。至虛不虛。至實不實。故以心神之所修。而養於氣神之交者。必不以物相爲歸宿已。修者於是悟之。自知道高道下。道深道淺。必無所觸。更無所住。不觸於物者。必不住於相。不住於相者。必不生其心。不生其心者。是即應無所住之至理也。由其理而明其機。自知能陰陽動靜。

本無所生。其所以生者。生於自然也。自然之生。動靜合魄。陰陽潛化。而其靜中之靜。即至誠不息之時候也。修者於是悟之。自知因因輪輪。何處能觸。一觸必住。一住必生。一生必滅。一滅必化。一化必運。一運必流於數千萬紀之阿羅漢道。永不能自拔已。故曰修者修其至靜者也。修其至靜。曰可以言修乎。曰亦非也。有靜必有動。是自觸其機耳。然則何以爲修。曰修其虛乎。曰虛可以修乎。曰更非也。修虛必有實之對象。一有所實。必住於是。住於是者。生滅之輪在焉。又從何處以返其本來乎。曰修以空爲主耳。曰空者色之所寓也。有空必有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又安能逃上天輪。地輪。人輪。虛輪。空輪。及一切輪轉乎。曰然則如之何可以言修。如之何可以言道。曰不以虛爲虛者。自不知其實也。不以空爲空者。自能至空不空。至色不色已。而於一切動靜之機。却却之化。任其自然。雖歷無量數混沌。亦不知其所自。更不知其所皈已。由乎無生無滅之機。而修至於無自無皈之自然。然後如如不動之時候。可以至於無所其極已。無所其極者。不知其云極也。既無其極。安有終始。既無終始。安有太玄。安有太初。更無太始。亦不知何者云太極。更無二氣兩儀之所分已。修者至斯。方可以言時候。方能明玄之又玄。至於玄之又玄。亦是至虛中之輪運也。能打破玄之又玄。方能無所觸。而一胞之容。必無所謂輪形之束。

縛已。故修者初步。不以名爲道。進步不以相爲道。修養不以形爲道。大成不以氣爲道。而如如不動。不以立之。又立爲道也。修者悟及於是。自知大衍烝胞之真化已。大衍烝胞者。修者返其本來之捷徑也。必有其德。必有其慧。必有其悟。必有其解。必能脫乎輪運。必能逃乎界輪者。方可以言修也。而修者必以自皈之境界。而化神於虛。化虛於所不知。化所不知於自然者。方能出幻入幻。而明大衍烝胞之真容已。大衍者。非後天五十之體。四十九爲用之數也。有其數者。仍有其理。有其理者。仍有其機。有其機者。仍有其規。規。仍不能逃乎輪運之轉移。而各色各相各名各化之天。皆在其中。以是爲主宰可乎。以是爲統系可乎。以是爲樞紐可乎。以是爲自然可乎。故修者不能打破輪界中之人我者。不可以言行修。不能打破玄關中之玄輪者。仍不可以言修。不能拋除一切相中之相。空中之空。虛中之虛者。更不可以言大成之望。而返其本來。此修者所以以自皈爲性命之根基。而修至於其所悟者。必知其自然中之自然。然後大衍烝胞。容於剎那。如如不動。即在目前。修者於是悟之。自知所謂行修者。仍是後天中之先天。先天中之後天也。惟不能打破先後輪界者。必不能潛默化運。夫焉能云乎道哉。修者知乎是。自知吾心之生。生於何處。吾相之住。住於何自。吾物之觸。觸從何來。無來無自者。始無所云。

處也。故曰。坐到無形性處。形性所處。果何云者。是修者不可以不詳悟其所以然耳。各弟子於行修之際。不能脫去一切塵輪。而爲一切所束縛。則修於何自。養於何處。而無所不觸。更無所不住。到處是處已。能打破此中迷途。方不爲一切幻惑所幻。更不爲魔障所動搖已。是修者於是研其自然。自知修者有其內。行者有其外。而行修者內外不偏。可以宗吾道之自然已。更能從是以悟吾身吾形吾體吾靈。是否是真。是否爲。是否能辨出真僞。是否不以真僞爲真僞。然後道中之道。自然中之自然。必有所解脫已。不能解脫者。必不可以言行修後之修養。不知行修後之修養。則來於茲者。果何謂乎。既無所謂。必有墜落之一日。而輪輪不已。不亦悲從中來乎。修者更進一步研悟。自知行修後之所以然。必不爲一切所牽累。而更能悟中之悟。以自脫乎虛輪中之虛輪已。故曰。恍惚杳冥。乃曰如如。如如真宗。即在自然。自然之自。返其本來。故以本來爲務者。必知吾道之所以然。若曰。修道行道辦道三者。各有所區別。是亦癡妄而已矣。更何必修哉。更何必養哉。萬劫不復者。即在於是。而規規不懼者。亦在於是。各弟子十人之中。能言修者。不及半數。成大望者。百人之中。不過一二。至於打破虛輪。而不以行修中之幻是幻。非爲是。而能解脫於無所觸無所住無所生之中者。千萬人之中。不過三五人而已。修者於是

詳研。自然悟到個人之智慧。個人之福德性。與夫個人之本來已。各各勉旃。各各悟之。

老人不多囑已。不過各弟子既發願而來。自當了願以皈。皈何所皈。亦在各弟子自悟而已。若夫以世俗之是非。施之於行修之期。雖真是非。亦是魔障惑幻。況乎人心日下之際。又安有真是非哉。此所以以個人之慧眼而靜觀一切。不爲靜中之動所動者。方可以爲將來之大解脫也。各弟子其善悟於坐到無形性處之時候。自知自皈二字。本是取譬。卽自然二字。亦是譬喻已。皆在各各之根基深淺而已。夫豈有他者。各弟子果能反躬自省。則

老人於一年之內。必擇大首領十人以上。爲之詳指大衍絜胞真訣。使各各不再入於輪運。卽虛中之虛。玄中之玄。妙輪之幻。亦不令各各有所觸。而使無形性處不知所覺也。覺於己者速。覺於道者鈍。覺於無所謂中之自然者。方可以覺而不覺。無所謂覺已。諸弟子皆生有自來。惟此一點不悟。豈不惜哉。若終於不悟。已不能渡。何以渡人。又何必用此道名以爲護身符哉。各弟子務當探討其中之至理。凡有類似假借者。必當痛改。凡有不能領悟而妄以爲領悟者。亦當力改其非。夫然後性天中之性天。方有覺悟之一日。而真宗之覺。靡不一貫而通一澈。卽悟已。各弟子其善研是理。更當明處處是假。惟此玄外之不觸者。方是定中之真耳。此無他。至誠

不息。堅字到底。方能似有所悟。各弟子詳記其中至理至機。而不使機理束縛。則幸甚已。悟坦貫清。詳悟是理。爲諸子多所譬喻。則來歲之安其根基者。或有二十人內外焉。不然。大道既傳於世。而爲救其陷溺而來。雖欲援手。亦不可得。安能有大用於世哉。而各各之入輪天者。更不可勝言已。是更在各籍之宗師。與夫通靈者。詳爲研悟。務期發願而來者。必有所悟。則道中之真旨。必不爲名形氣相所誤已。各首領其勉旃。各弟子其悟之。則默靖之後。道緒道統。不致有所失已。

### 臻運化之奧妙

老祖訓曰。大道之運化也。無往不復。因往復之理。開乎始終之運化。明乎本末之形也。是以道爲之運。以週復之理。而見乎道之本始。以道之本始而明本源。本源所在。道之爲生化也。乃可得。以體而運用已。以是吾道之爲生化者。以無形以見有形。以有形而化無形。有無之間。生化之內。所以得於道者。道之體也。道之用也。道之本也。道之末也。道之始也。道之終也。以道之生化所得。而後可以運於道之體用者。可以化於道之本末者。可以合於道之始終者。皆自有無之中。以得道之眞形體。而明道之眞本源也。是以運化於體用本末者。各方悟修以來。對於此中之理。當能悟及。其所謂合乎道之始終者。是何以故。今日爲本會一週之紀念。予所以於今日蒞此者。卽以紀念之本意。以明道之始終。可合而不可分也。能明始終相合。而後以運化體用本末。固可易易耳。是故始終之理。儒家以一爲數終。以十爲數始者。可得其概。但精詳微妙之理。則不可通澈也。是何以故。各各以一十之數。而明始終之所在。無非形乎始者終也。終者始也。卽所以以始知終。以終明始之理。但所謂相合之理。弗能了澈。弗得其合。何以明化。此儒家之可以爲教。不可以爲道者也。吾道之所以合乎始終者。須以道之體用本末。以爲運化之根本。然後運化得道。道之始終。自可見之已。道家以道之所在。不可道。不可名。以無名爲萬物之母。以無形爲萬物之始。知始知母。而未能明乎其終。得乎其子。道之所以爲合化者。亦自不能了澈也。吾道既可以因合乎始終。以得道之體用本末。以各教所以悟得。當然不能貫通乎大道之眞。此既道之生化。道之合化。不能以道之始終而爲運化之根本也。各各以此悟之。以明道之本末。道之體用者。道之始終。不能不研悟其所以爲合。所以爲化之眞理也。然後方能以始終如一之本旨。而得道之合於始終也。各方之悟於此者。或因道之深理。理之奧功。不能了澈始終。但各各能以悟修之功候。行之弗間者。當能得始終之相合也。以各各之功候言之。各方悟修功候。對於坐功。必也由動而靜。更須以靜得動。方可得先後返旋之旨。以此悟之。合乎始終者。寓乎其中已。所謂以動而靜者始也。以靜而動者終也。所謂以後返先者始也。以先旋後者終也。以此觀之。既能明始終之本位。對於始終之所以爲化。亦可得之已。是故動之始者。以動而悟靜也。靜之始者。以靜而返動也。但靜動之所以爲始終。則不可滯泥而爲一定之本體。則靜動之中。得乎始終之相合已。至於先後返旋。功候相同。亦不能以始終而著於先後



之炁氣也。吾道之始終相合者。亦在於斯也。人身乃小天地耳。既能明乎人身之功候。自可知天地之運化。則天地之炁氣運化。亦於此中之相合相化。而明始終之一體也。體用得適。本末自適。所以爲生化。所以爲運化者。皆自合化之功以得之也。是以各教之悟乎始終者。不能得其真適。而明大道之本源也。吾道於始終之悟也。若能體明。則道慈之進展。亦自可知之已。本日爲週年紀念。予所以對各各研始終者。當明道慈之進行。於今日止。又是一年已。一年之中。各各對於道慈之悟行。對於功候之悟證。所以經過如何。於此一年中之經過情形。所得之經驗。而爲將來道慈之實行。此卽以始終之合化。而體悟始終之如一。以期始之爲始。終之爲終。所以合於始終者。卽在各各之功候以悟之也。悟行得適。各各對於道慈諸務。知始知終。以爲運化之妙。則道慈將來之進展。於此一週之中。得功匪淺也。各各知此。均本至堅至誠之願。奮勉爲之。則將來之紀念。當另有一番之進展也。

昌佐神訓曰。化流長是逝。節度景自殊。萬變還相以。主者仍寂如。妙運密氤氲。生生通自虛。玄哉如是是。寄一造化爐。心之所宰。天地系焉。玄之所通。造化成焉。物態變幻相以。而各歸其根者。天地循環自然之節數也。是以萬萬有有。由由化化。相因相成。聲色蕃衍。益於兩間者。乃化

流自然所見之塵跡也。聚則形。化則流。一炁所生。一神所凝。無有了時者。妙化所以爲妙。而莫得自己焉。人心系炁。功一如之。是天地所以以人爲心者。蓋以以其有形之化。治其所不化。萬物乃無覺而樂太和焉。人之所以化其有而默及其無者。必以靜氣通玄。虛懷觀化。以制物之所過而合其度。相運相生。相化相成。順自然之節。節而成之。本有形跡之玄理。以理通之。自居於淵靜無爲順化之虛室。而妙化則自然有通有成者已。故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是故人必主於靜而懷乎虛。靜以養其氣而全其炁。則仁與化機並顯。虛懷以通乎玄而流其化。則化機生生之處。而成其用焉。然雖云顯仁藏用。其實不得不有是說。以省認於人耳。本仁亦用已。用亦仁已。一以相貫。名何定哉。然而修者初出於蒙昧。乍入於清府。必以靜而見其仁。以仁會其妙。夫然後始有所主基以施其功。功熟而後成其化也。是故吾道品修以坐者。蓋使修者以坐悟而見其真宰者焉。真宰既主。功修必有遵循皈依。而無幻惑。幻惑不搖。眞必質受其鍊。鍊素依息。息返乎炁。炁化於空。所謂通乎一而萬事畢者。則斯靜虛安適而已。夫何說哉。吾望修者。莫以法界幻識所界。以當下心之靜虛而守。毋止於覺。毋妄於求。有則任有。無則任無。幻相任變。動靜如之。自然以證其安恬靜虛。以作主宰。微妙澹

泊自在安適之下。神靈活潑。周流六虛。烝一輪胞。相依相轉。妙化自然。資其生機而流焉。其各悟焉可耳。

唐 註

夫覺者。乃玄之通而心之知也。斯境固妙。但不可着。着則止。止則味塞而不通已。是以任其覺而莫止焉。則妙斯無窮。

慧聖訓曰。上天測試。人所難知。卽一念之起滅。莫不有測試之時。人之修省也。可不於斯而警密焉。且夫修功之要。在於存誠。誠之存也。功於靜定。靜則淵。定則凝。淵其神而凝其靈。而真息之運也。自生生焉。無往而弗化。功已。是故修者必靜定堅守。而息幾焉。見幾而作。隨幾而適。息幾而安。幾化而蘊於烝。大靜定之淵默中。而神生周流於無弗屈已。神雖浩浩如是。息也未嘗離心。雖其不離。實無覺其有在。恍焉若覺。惚焉若存。杳焉若無。冥焉若有。心亦不知其氣息。亦不覺其有心。一神所攝。一烝所息。色身之動。莫知其所以。自無不中合。行無所爲。息無所住。心之於幾。幾之於烝。不有倏忽之間。誠之存也。又何爲道哉。息既系於烝。一之所一。無一不一。一胞一運。莫弗於斯焉。而爲先見。所動者焉。往而弗妙。運哉。是以不修而修。不守而守。不鬆而

化。不拏而定。化行則行。化息則息。動靜一致。渾噩一胞。息烝順化。自無不妙。功云乎至。修云乎極已。然而至則至已。妙則妙已。苟當下心性之守。一有不慎。必有所引。攫其真中者。而神卽立渙而不收。神渙惑侵。性昧靈蔽。雖前功詣乎其極。斯亦不免爲俗凡焉。故有德者彌慎。有悟者彌精。蓋一有不慎。真性立失。而墜乎其下已。是故修者不可不時證覺。以全其誠焉。誠全者息立。立真息而堅依之。則成性存存。自無滲漏已。易曰。敦復无悔者。卽不住真息之功。各方之悟境。殊爲深妙。苟克恆守而無滲焉。則不難於入微。惟恆一不離之功。非自知於動時證覺。不克以爲化。是誥各方堅靜而凝神。不以物動心。不以心使氣。所運所爲者。悉循於理。則庶幾已。

### 致神聖之極功

老祖定經隨人集第四册眉批曰。超乎天地三界之外。而爲三千大千之主宰者。其惟炁氣變化之功用乎。然而變者必有常。化者必有滅。而其常變化滅之機。亦不過自然而已。各弟子坐以尋其姿。自知心神之適。任督之通。自知變化之功用。而變化之功用。亦可以處乎常軌。而爲生滅不息之界輪也。其間晦朔盈虧。亦自於天地之運行相同。至於消息盈虛之間。更有分毫不能錯畧者。惟至於修養功候有成之時。則心房祖炁。必與一胞之太虛相合。而爲元始胎元之主宰已。是必坐到悟到。方能靜堅靜虛。而有此樞紐之自然也。

老祖經髓天集曰。渾然元氣。無非至虛之妙靈而已。能守此妙靈以濟其絳黑。則大丹之成。炁功自充。而性氣息靈。皆聚一爐。是非坐候修養。得其自然之靜者。不可以語斯旨也。功至斯時。欲守卽守。欲走卽走。欲飛升卽飛升。欲定游卽定游。可謂一往無阻者已。雖聚爲一體。合則成形。散則成氣。然必仍以功候之動靜不間缺爲是也。何者。雖反先天已具階梯。然必須知一炁之中。仍有二氣之渣滓。故必時時留意於靜。不可妄動。自以爲至極峯也。時與時有不同者。卽

於此時可以悟之已。所謂有無形之時。有自然之時。時而化機。機乃自動。機若不至。仍當守靜。是以脫此假形體而歸至清之一胞者。其功候轉移。尤難於修養。更難於小周天大周天及定游也。此時必當任其自然。無一毫梳穿鬆拿之景。然後方能自守其靜也。守其靜者。必堅是虛。果能堅虛。則形體相忘。動靜亦相忘已。能至相忘。更爲留意。恐有測驗者及淆惑者乘虛而入也。不必一定有着相者。然亦不可不防備也。何者。定游之後。必當飛升。而飛升之前。自有因果靈物。竊大丹以自成。更有阿修羅界來擾丹者。所以必須格外謹慎也。祇要三次不爲所動。自無所慮。而時時仍當隨機以補其功行之不足。而爲圓滿之結境也。能無妄念。更爲至佳。果守於其自然。則時機一至。必有不期而然之景象。一刹那間。脫離此假形體已。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於此時拈花一笑。而造極峯已。豈不樂哉。豈不快哉。不過修行能至斯境者衆。而德行不能當此者亦多也。果爲德行不足所阻。則雖脫離苦海。亦當墜落。墜落時必重爲之補助。以修功行。方能於一紀之中。反我本來。若墜落之後。本性又迷。則又不堪設想已。惟在修者自悟而已。

大道將成。鬼神所忌。大丹已成。靈物必竊。竊丹者必先惑靈。惑靈者必先投其所欲。所謂欲山

川卽山川。欲鬼神卽鬼神。欲雷霆卽雷霆。欲風雨卽風雨者。皆惑靈竊丹之所用也。能仍以鎮定之功。而養靈於至中。夫復何懼。若少有所惑。不能自定。則欲卽是物。物亦是欲。物欲悉擾。雖聖神恐亦有時不能自堅。况大丹將成。而待飛升之時乎。所云一陰一陽之謂道。而必從潛龍勿用爲主者。所以自聚其靈。以止其止。而息其息於無形也。其各勉之慎之。斯無咎已。

人爲萬物之靈。然祇以形體爲論。有化必有滅。有生必有死。其循環輪轉功候。人與物也。均同此理。若以性神爲論。則人也既賦先天之炁。息與天地所賦之精神。其修功養候。自有與物不同之處。故能因形體而歸於道。借假幻以鍊於真。是其先後天相合之靈。自有不可思議之通運。而息息之間。亦更有不見不聞之運化。其所以能爲萬有之靈。逃乎陶鑄之外。而主宰乎天地者。卽以此也。道丹修養。不過若是。炁氣相通。亦猶是耳。是以天地造化。無非二氣之轉輪。人之修養。亦無非二脈之相通。二氣轉輪。萬物生成。二脈相通。萬絡乃合。合於一息。而後天地造化之秘蘊。均在吾身之中已。

老祖訓又曰。大氣盤旋。化機氤氲。中間之孕育繁賾。名教實不可勝述。然就其顯著者而論。曰人曰物。亦足以統括而有餘。人爲萬物之靈。靈明弗失。卽是道根所在。道根在靈。靈由炁化。合

炁化靈。運靈歸虛。卽可以位天地而育萬物也。位育之責在於人。而所以能位育之故。人不得驟致之也。必先有合炁化靈之極詣。而後乃可做位育之宏效也。

大哉乾元。剛健中正。綱緼運化。純粹以精。卓立於天地之間。流行於萬物之內。體物不遺。至誠無息。勢常伸而不屈。理恆直而不撓。震古鑠今。摩漢冲霄。固未嘗瞬息稍歇也。人能以無極立其體。元神端其用。卽古所謂探大藥於不動之中。行大候於無爲之內。居中建極。浩然之氣。常充塞於宇宙之間。一得自得。一立自立。神依於氣。氣依於神。神氣交感。扭結一團。卽歸根復命。道常存矣。蓋人之生也。神與氣合。人之死也。氣與神離。人能性命混合。神氣融和。卽抱元守一。我生在我。不在天也。何脫之有。由是神神相依。氣氣相守。一脈流傳。一眞貫注。自能變化無窮。歿鬼出神。有百千萬億之化身。卽享百千萬億之大年。謂非生生不已。根深葉茂。源遠流長。萬代明禪不輟乎。要不過以氣煉其神。以火煉其丹。丹有成毀。神無終始。故曰金丹大道。歷萬古而不磨者。無非以己之德。修己之身。非由後起。不自外來。其道乃眞也。

孚聖坐諦釋義曰。修功之養。由默而靜。由靜而平。由平而息。由息而運。由運而化。由化化之。化自外而至內。自內而至外。以見乎大成之果也。則生滅有無來去形色之在我者。乃因乎自修。

之養候。自悟之功夫。而可以欲生卽生。欲滅卽滅。欲來卽來。欲去卽去。欲形卽形。欲色卽色。反是而不欲乎一切者。亦必於此功之至。而大其所養已。是故曰。坐功之行。不急不速。坐功之成。不貪不住。坐功之悟。不希不有。坐功之通。不昧不明。欲至真境。必宗自然。自然之道。是曰適恬。得乎適恬之至。而悟乎吾道之真宗者。則必於一空之空。而悟真不空。然後坐道之至境。乃得臻乎大成已。

蓮台聖訓曰。仙分五等。一曰天仙。二曰神仙。三曰人仙。四曰地仙。五曰鬼仙。天仙不離於天。神仙不離於神。人仙不離於人。地仙不離於地。鬼仙不離於鬼。鬼也者。卽少聞大道。亦勤於功行。始勤終怠。以致誤入歧途。而陰氣不散。亦能游動。但不能觸陽。而能游蕩於陰地。聚而不散。此之謂鬼仙。然此等人。皆既聞大道。終而反復以成之也。只可投胎就舍而已。地仙者。既聞大道。始勤終怠。厭居塵世。加工修煉。故氣神稍聚。而亦能散。亦未立功於塵世。始信終疑。而有此地仙之位也。然終陰也。人仙者。是陰陽參半。既聞大道。亦厭居塵世。亦無立功於人間。僅知坐功修煉。而精氣神忽聚忽散。故陰既不固。而陽亦不凝。陰陽合體。故成人仙。神仙者。既聞大道。立志堅修。既得坐功之實效。又多爲有益於世之事。內外兼修。而有神仙之位。天仙者。是神仙厭

居三島。多立功行。上晉而在三十三陽天。仍厭居此地。又多立功行。而返八十一陽天。此地又多立功行。仍是厭居。造功行圓滿。再晉升在三清。此所謂功行圓滿而還虛無也。此乃天仙之位。純陽無陰也。亦可謂造峯登極。諸方細思。萬劫能規能滅乎否耶。但大道難聞。人身難得。若不趁此

師道普渡之期。竭力進修。是室內原有至寶。而爾等如入暗室。一無所得。豈不愧哉。諸方未聞前之修者。有修至數世尙未得聞大道。尙有修至數十世尙未成正果者。難乎不難。今蒙師恩普渡。事半功倍。一刻千金之時。諸方諸方。努力前進。時不再來。其各思之。勉注。勉注。

濟佛訓曰。吾修人。亦知內修在定靜乎。定生於知止。靜生於能定。定之功爲吾道之第一要隘。靜之功尤爲不可缺之修養。修養到時。一切險要。必能平安過去。倘能修得靈充圓滿。則山現象而見靈空。山靈空而能結合。山結合而至胚胎。胚胎期至。乾之陽得夫坤之陰。陰陽見化。奧妙無窮。身坐斗室。神游太虛。咫尺能見。千里亦能見也。斯須能知。百世亦能知也。卽人事以言道。貫乎古今。充滿乎天地。若世運之否泰。人生休咎之不能逃也。離人事以言道。寒暑何以異。草木何以生。川流何以動。山岳何以靜。科學家之研究不能言也。哲學家之思想不能得也。惟

吾求修者能悟而明矣。間常游五洲。考五教。各立門戶。說異黨同。惟修無二致。故諸子慎勿入歧途也。

人生皆有死。到死時也不知若何。大家沒有法兒。想我們好好的人。怎麼死掉了。不曉得他致死的緣由。也不深切去研究。馬馬虎虎。說一句叫做壽數。是不是有這一回事呢。實則不然。一個人能夠減少刺激。不受侵犯。好好的各安其分。衣食住三者配置平均。這樣靜心的調養。能把自己的精神鍊到團結的時候。與天地日月的精神合而爲一。我們這一個軀壳。可以使他不受腐爛之災。那就免掉了沉埋地下之苦。或謂人的軀壳非爛不可。緣因憑爾功夫好。脫不了守尸鬼的名目。哈哈。這話就說錯了。要曉得軀壳有種種的不同。尋常人的叫做血肉軀。修鍊精神的叫做精神軀。鍊丹結合的叫做大丹軀。超凡入聖成仙成佛的叫做仙佛軀。有若無。虛若實。有也好。無也好。這等的軀壳。實則是留在世間。做一個榜樣。要使人大家學他一樣。成功了道。並不是守尸。不守尸。深山大澤之中。往往有這許多的道體發現。數千百年下來。他還好好的端坐在那兒。這就是精神的結晶品。臨了的時候。用自己身中三昧真火。燒化周身的毫髮微蟲。抽掉了血腥污穢之氣。排洩乾淨。成功一個清清淨淨的法身。永永遠遠不會腐敗。

故可稱得他的壽與天地齊。然而有這樣的好處。患在我們不肯去學。我們能夠學。沒有不成功的道理。精神治療。還是一部份。這個精神治療。究竟要用何種方式。也應該明白。好使大家練習起來。能夠成功。濟世度人。也是一件大好事。

昌佐神訓曰。至誠不息。方克以時育萬物。虛極玄通。乃可以神應無方。範圍天地。渾一造化。至道之修。必返樸皈真。以敦乎誠。虛凝其極。以運乎靈。夫然後居之安。資之深。消息盈虛。順流行化。而與道一焉。蓋天道無邊。人心無量。天道之與人心。二而一。一而二者。卽人必克誠焉。虛焉。而後乃克治化。故君子誠之爲貴。誠則靜。靜則虛。虛則息。息則化。化則通。通而後復。復而再靜。靜而又息。動靜消息。互藏其宅。故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無平不陂。無往不復。循環環。相生不已。天之所以爲天。於穆不已者。卽人心一而不變之渾誠。誠則無物而物無不備。安土敦仁。以機生物。物生必成。成而不收。是則以自然之節度。以韜以放。不仁之仁。而仁成焉。是故春夏之生養。天不爲仁。秋冬之殺藏。天亦不爲殘。乃自然之數。不能自己者也。是故仁人之於事物也。亦如之。但誠虛之本真。體之者若何耳。果克誠而不息。虛而玄通。一乎造化。運乎陰陽。消息盈虛。任其自然。理也。必洞澈終始。既知理以數行。本體更何所動而自妄哉。不安則靜適。靜適則

安重。上法天而清。下法地而甯。理數之流行。如日月之行空。四時運歲。皆自然之生息。不能自已者也。故哲人達士。知消息盈虛之理。知進退存亡之幾。不爲福先。不爲禍始。理數命運當其可。欲其不動。不能自己。苟命數當其不可。雖軒冕當前。而不爲動。斧鉞交加。不爲所屈。故初九潛龍勿用之君子。樂則行。憂則違。蓋君子之道。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不見知。而無悶者也。故曰。道不虛行。貴得人焉。人能宏道。道能轉運。故道之造乎身。不敢以輕動者。天命有在也。既不以輕動。其人之居也。必有所守。所守者誠。所應者機也。是故修身化世者。必靜功以明之。虛心以體之。成性存存。漸敦而化。大而無所不包。小而無微不入。虛而無感弗應。靜則一而弗變。當下所守。不過渺焉其虛。適然而靜。然而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已。至空不空。至靜弗靜之清趣。則於誠默之中而識之已。昂吾修者。於閑邪存誠。修辭立誠二語。其深加諸味焉。

慧聖訓曰。大哉乎坐。能運天地。能通萬有。運通之妙。雖未必修人皆知其然。而稍悟修養之法。坐功臻於細密者。莫不承認其如是也。知其如是。而未能明其所以如是者。真味弗透。三昧不化。而吾身世界爲界。爲何之景象。尙難悟澈於世界。人身一小天地。天地一大人身。天地與人原有密切關係。既有密切之關係。人之心亦天地之心。人之氣亦天地之氣。心心相印。氣氣相

感。心氣之感召。正位之實功也。位何以正。止於一也。止於一。卽止於坐也。奚以云乎止坐。正位居體。自然坐至元充之宮也。天不正位。無以覆冒。地不正位。無以承載。人不正位。無以通中。各正其位。各得其一。各得其一。各得其坐。雖云乎坐。乃是不坐之坐。不坐之坐。較密於形坐者。無時不坐。無處不坐。而其妙趣之所契。則清者自清。甯者自甯。靈者自靈。清甯靈。雖因天地人而異其名。而炁氣之輪系。無大無小。靡有所遺也。既無所遺。天也。地也。物也。人也。同是炁胞。既同炁胞。無弗統歸於坐已。天地無修坐之名。而有坐真之妙。人設修坐之法。而失坐窈之奧者。不知崇效乎天。卑法乎地。以悟自然之極功也。自然之功。自然之坐也。天地有自然之坐。謂之有形而無形。謂之無相而有相。是何以然。例如樹木之挺生。天地之坐之現形也。山岳之峙立。天地之坐之代形也。江海流通。天地之血脈也。衆竅爲喘。天地之呼吸也。既有呼吸。氣自東來。春爲之生。氣自南來。夏爲之長。氣自西來。秋爲之收。氣自北來。冬爲之藏。春夏秋冬。天地之坐之變相也。生長收藏。天地之坐之化境也。天地如此。所以長保其清甯。而有時山崩川竭。草木興悲也。乃人心不正。以感天地之變異之所致也。人心不正。足以致天地之變。人心能正。自足以召天地之和。保合太和。修坐之真功也。功得其真。則三息十動。五氣俱平。以至平之氣。運行於

太空。天地未有不位。萬物未有不育者也。位何以位。由坐而位。育何以育。由坐而育。坐修究何以臻致其位育。仍是從人之任督兩脈。以通乎陰陽。從人之陰陽。以通天地之兩竅。復由陰陽兩竅。以放彌六合。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而氤氲充用之下。萬萬有有。形形色色。無不各當其可。各遂其生。各符其性。而極太和之鴻功者已。是惟何功。固曰坐功。亦可謂化功也已。坐功而至於普化。何有乎人。何有乎物。形性命一致之妙。即可於此而會其歸已。願各地修方務精白乃心。以求正位之明效也可。

孚聖訓曰。夫天地山川之所以各異其位。水火風雷之所以各異其用。春夏秋冬之所以各異其時。寒暑溫涼之所以各異其候。東西南北之所以各異其方。生長收藏之所以各異其功。胎卵濕化之所以各異其胚。羽毛鱗介之所以各異其族者。莫不是大氣之化機。而變化流行也。大氣化機。變化流行。卽道是也。故言道者。不曰先天一炁。卽曰自然無爲。不云一陰一陽。卽云循環無端。至若一也。大化也。至誠不息也。總之所謂不過就義理之假藉形容耳。其實道乃玄之又玄。妙而又妙。可意會其真諦。而不可言傳之奧理也。言其大。大而無外。天地莫能容。言其微。微而無內。粟米亦可藏。言其有。無聲無臭。莫之所覩。言其無。萬有萬象。以之所生。其體也無。

方無維。無縱無橫。而溶冶兩儀。其性也無生無滅。無始無終。以垂貫古今。湛然虛空。而非虛空。清淨無爲。而無不爲也。強言則乖。多語則難。是語言之衆。不足以容之。經典之富。不能以明之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無可說。非法非非法也。不可以言言。不可以識識。不可以知知。不可以名名。至空不空。至色不色。至聲不聲。至形不形。恍恍惚惚。杳杳茫茫。惟如如智。可冥會默契耳。此言道者必先言坐。言坐者必先明空。明空者必先知止也。蓋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得之云者。卽如如智之冥會默契於道也。然則如如智豈易通乎。豈易明乎。豈易覺乎。豈易運乎。其不易通也。故坐不可不堅。其不易明也。故坐不可不誠。其不易覺也。故坐不可不靜。其不易運也。故坐不可不默。坐於其默。心乃虛空。坐於其靜。靈乃充凝。坐於其誠。性乃光明。坐於其堅。氣乃調平。氣之平也。而息通。性之明也。而命固。靈之充也。而烝接。心之空也。而神守。神守於內。烝接於中。命固於鼎爐。息通於任督。夫然後紅玄相濟。周天候轉。圓融無礙。自性光明。無礙光明。則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境通。宿命通。漏盡通。所謂六神通也。獲得六通。自然知人之所不知。自然明人之所不明。自然覺人之所不覺。自然運人之所不運。理則無所不盡。專則無所不窮。可以彰過去之千古。可以察未來於



萬年也。是故修道者不能不坐。行道者亦不能不坐。而宣道者更不能不坐也。修道不坐。不得道之真諦。將何以爲修耶。行道不坐。不知道之奧理。將何以爲行耶。宣道不坐。不明道之體用。抑將何以爲宣耶。此坐卽是道。道卽是坐。二而一。一而二者。道之不可須臾離。卽坐之不可須臾間也。凡我修人。果不間坐。以坐玄之又玄。妙而又妙之境。則所謂大氣化機。變化流行之功。又何莫非欲山川卽山川。欲風雨卽風雨。欲雷霆卽雷霆。欲霜露卽霜露之惟心一造乎。尙真人訓曰。蓋聞天地之否泰者。運而已矣。世界之治亂者。數而已矣。人類之禍福者。命而已矣。凡此運也。數也。命也。胥循定軌。其至理而無一毫之差忒。雖然機之所在。其所以能轉移之。而挽運出數移命者。不外乎感化之力。有以濟之。夫造化本至仁也。世界人類。若不本乎至仁以行。則反道敗德。而惡因種矣。下感上應。斯成劫運。運數相因。而世界亂。人類蒙其禍矣。慨夫晚今。人心奸詐。世風不古。互相爭利。互相奪名。爭奪相逞。殺機隱伏。殺機既起。戰禍日烈。生民水火。不堪言狀。凡是劫運。是卽人心有以感召之也。道慈化渡之所以亟亟推行者。正所以挽斯世之末運。俾芸芸之衆。出數立命耳。吾道化渡。功效至宏。設非大道闡先天之祕蘊。化已死之人心。則茫茫運數。蒼蒼蒸民。早已陷於萬劫不復之境遇已。諸方生逢其盛。得襄道慈大化。

以立功行。事半功倍。何幸如之。諺云。千里訪明師。萬里求口訣。緬昔道源渺渺。世界承平之際。求道者雖抱堅誠。具宏願。而壁苦修。舍己救人。而道也終不易成。慈也亦無所施。卽有大智慧大根基。而非其時機何哉。辛酉以還。天人之靈。不時相接。而修道各方。稍有微功。必溫諭以獎勵之。誘掖之。俾其有進無退。其或偶有過失者。亦必婉言以誥誡之。救藥之。俾其寡過而成德。上天之遇於諸方。亦云厚矣。諸方果能感殊遇。而彌加奮勉。則各各將來之果位。與夫後裔之蔭庇。自問而可知其程。獨惜根基過淺者。雖沐此高厚之殊恩。而猶滋障惑。或昧於道。或背乎慈。或忘其所修。或多行不義。或遇事敷衍。或自恃才能而傲物。甚或營私舞弊。欺人欺神。凡此之流。苟不及早回頭。非特不能逃劫出數。且其前途之惡果。將有不可思議者。興言及此。不禁爲其修功惜。又不禁爲其先靈之前途哭。爲其後裔之前途憂也。值此一紀化渡圓滿。證功證過之時機。所望各修人。謹慎勵進。弗稍疏懈。以隨道慈化渡自然之功候。以挽厄運。出劫數。不爲本命之晦機所滯也。將來道化昌明。世人向化。則天地有泰而無否。世界有治而無亂。芸芸之衆。亦可脫本命之禍。爾昌道諸方之修功養候。亦可永垂於不朽已。道不小行。德不小見。小見傷德。小行害道。是故君子必深造之以道。厚蓄之以德。極深研幾。以

及乎窮神知化。夫然後無不空也。無不有也。渾焉一體。而萬化基焉。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爲。爲卽天。天卽道。道以時行。時以氣運。運乎時以行其道。道之化也。不普而普。英雄造時勢者。洵非偶然。必自道修之精深。乘乎時以運其化也。時之所變。固由自道化。然而理數所在。亦不可強。卽際斯時而論。則可知已。道德淪亡。人心乖謬。是爲世道交喪。然而世道所喪。孰先焉。道先喪世乎。抑世先喪道乎。蓋理數使然也。是以時有否泰。而道有隆替。相以之間。而時勢自變。此季世運否極。而道將漸滅之際。而劫數烏得而不烈。且久哉。嗚呼。不有斯劫。道何以興。不興夫道。時何以轉。各方於斯剝之將盡。復之將來之際。堅誠以修求。而明得天道之真精。運之所至。時爲可乘。世之化也。惡知不由斯修而基普化之機焉。然而修則誠已。功則堅已。苟不有至正至真之持守。爲幻動志。爲勢奪靈。亦終不能得光大之效。是故易修者必堅焉。密焉。深焉。靜焉。不拘於形相。而專一其內。內一而不變。外變以應時。不爲軒冕肆志。不爲窮約趨俗。惟真中之炁靈恬靜。任變幻之所化。純一不二之功。克化及無無處。則道化之行。以時運而行。是則時行亦行。時止亦止。以道運氣。以氣轉運。時卽是運。運卽是道。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範圍天地。曲成萬物。皆不外當下之守而已。望修者於變幻擾心之

際。以至虛而證覺焉。以復其本來。渾其性而光大其體。用其光復回其炁。靜定之功。以及乎虛化。則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一虛一動。仍不離一。所謂抱一爲天下式者。則不外如是如是而已。月夜聞清鐘。無端發深省。身何一稊微。宇宙其鴻濛。小大從何判。今古奚究徵。回向此處悟。眞如出無明。道海廣漠漠。幾極杳冥冥。天風掃碧落。虛寂一寰中。凌空涉目。何東何西。注神荒外。奚古奚今。太初卽是當時。神清還是太素。從來祇此景象。費盡多少聖哲之窮思。詎知是不變之虛體。其中自有造化之作用。知晝夜。卽生死。知朝夕。明古今。意念卽造化之覺證。心神卽包荒之虛靈。本諸身以體察宇宙關頭。則洞無餘蘊已。是返博守約。窮造化之理於自具之靈窈。是窈一明。萬徵一體。貞一而動。至誠不息。是則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化理流暢。生機細縝。四時行。百物生。生生化化。宇宙大觀。自然妙成。原夫究竟。如斯而已。人各有靈。誰非生宇宙者。第靈爲幻味。味隨物化。流乎造化之流。因因果果。流浪生死。愚民也哉。是誠者非誠已而已也。所以以身作法教人同誠也。教理教條。諄諄誘導。務使人自明而後已。大凡教言指歸。以身心爲的。使人明身之所以爲身。如何有此動作云爲。動作如何得其適當。必須評判乎神明燭照。心如何有此虛靈。虛靈如何覺照神速。如何能常明。更如何常明無失。使其光而不耀。是修者息息

體察。步步覺驗。由身修心正。意誠知至。約而復約。峻德昭明。豁然貫通。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渾茫中而澹漠焉。浩浩淵淵。於穆不已。順自然而休休。宇宙則不知其爲宇宙。古今則不知其爲古今。一心生意。渾滿六虛。空前絕後。唯我獨尊之妙極。人人可得。第必由方寸培基。各方亦知其所入手乎。曷思勉諸。

### 功候悟證要旨

老祖坐釋法言下元篇曰。坐修言功。功各弗同。其弗同者。乃修運之有異也。修運何關。關於悟境。悟境弗同。故其功亦有異。在於各各之氣質也。氣質之弗同。致其功亦有深淺之區分也。是此區分。在於修運。更在於悟境。境得至正之悟。則所悟於坐者。自可入妙。入於妙。自可證於奧。證天地之氣奧。其氣質亦妙運而入於至奧之境已。故坐功之求進。先求悟境之自然。悟境適乎自然。其功運亦通運乎自然。由自然之悟。證自然之坐。其功存立乎自然已。是自然之境。必自然悟之。悟之於自然。其功乃可證之於自然神化之境也。所以坐功求澈。在於探其微而索其隱。而後乃可自證吾坐功之進境也。吾坐功之進境。在悟中得之。非修中可證之也。故修證於坐。必先求自證心靈。則坐證之悟。其悟乃妙。妙運於坐悟。乃可知心靈之真適也。心靈之真適。必於坐功尋索之中。探悟其功。而後坐氣中至微之呼吸。及其所虛化之一動一靜之境。方可由索尋中知其運調之妙也。運則調。調則適。由一調一適之功。其坐運乃見神機。神機起伏。鳴之如雷。行之如風。動之如龍。靜之如鶴。而後一起一伏之氣。一潛一藏之息。照澈吾心靈至

微之中。收而展之。無不適然爲用。所以坐功神境。在於氣化之功。氣化則運妙無止。氣運無止。則其息可穿於各脈。行於各絡。運乎自然。收乎至妙。合於至奧。定於至窅。是坐功之進境。必在知微而尋。知隱而索。然後一息一動。皆適至運。皆養其神。以神運虛。動息合之功。守於至妙。而後凡吾氣之所運。皆妙運也。凡吾息之所動。皆妙動也。凡吾神之所運。皆玄奧之運也。各弟子於坐功求悟境。必先定心靈之運境。由心靈之運境。定虛然之化境。則吾之坐皆妙坐。吾所見之境。皆化境已。然而知所悟。方知所化。悟心未知。而欲知化。未之能也。所以各弟子於坐功之奠基。必先探其至微。再索其所隱。得隱知微。而後其坐境乃可有進化之運。故坐在證坐。證坐者。斧正之意也。坐不證。其坐之適乎弗適。正乎弗正。從何而知。是證者。其息證於氣。其氣證於吸。其養證於息中之一呼一吸之運守也。由一呼一吸之調運。乃知坐者之氣。平否適否。故證坐先尋其聲。後聽其音。再索其運。由一運之聲音。而後乃可知心境之淨乎弗淨。由心境之氣之淨乎弗淨。再索其息之靜乎弗靜。則可知其心境之入於虛玄。是否尚有渣滓。皆在聞聲尋息。知隱微中靜否弗靜。定否弗定。則靜定之功。皆從心境中運之於坐。故證所坐。必證其氣。證其氣必探其息。探其息乃知其微。知其微乃可索其神化中之隱機也。是坐運之機。隱而弗動。

動則弗勻。各弟子於證坐一功。必先視坐方之體質。而後探尋其功。指其所偏。輔其所倚。而其功於證坐中。得益誠非淺鮮。然各方於坐能自證者。更屬弗易。其所弗易者。蓋心境未入定虛之化運也。以坐未證虛。虛未運化。動則易幻。幻易生惑。故證坐於自坐中。非易事也。人之悟心有深淺。悟境之深淺。即各境之深淺也。以吾之坐境。限吾心靈。其坐必不適。坐既不適。其坐中恬恬之境。必不可得。而欲坐證其坦適。誠所難也。是故各弟子於坐證之中。先索吾心之微。吾心至微之中。是否尚有隱藏之渣滓。吾心無所隱藏。即吾心之境無所隱微。無所隱微。其境得乎空洞已。心境證乎空洞。其功自然可純。其運自然可神。其息自然可平。其氣自然可靜。則其功自然入於化境已。所以坐之言證。證於吾心。證於吾氣。證於吾息。然後內證之所得。皆爲妙功。由內而證外。其功皆爲至適之功已。所以內不得正。其功弗定。內功弗定。外行必難入化。外行不得堅靜之化。其氣必不得養。氣不得養。其息亦不得養。內而弗養。外行亦不得固。是各弟子之證功也。皆自證吾心之息。而後合內證而證之於外。則其功也。神運於至玄之中。以至玄見其功。其功自化於神運已。各悟坐證。然後求證坐之修。其修乃可證天地自然中和之隱微。成其至道已。要知坐證必在隱微中證之。而其功乃得至化之境。境入至化。其運養莫不證於

至神之化功。功於天地之玄機也。各弟子於此索探識微知隱中。加之體悟。則坐功之用。無不爲至妙之用已。用其至妙。功定於一。返乎至虛。是各方言證。必先求自證。心息。次證神息。由心神得證。而後證於形體。則其證皆得至妙之玄功。入於聖境已。各悟於證。乃知所坐。知所坐。乃知所運。知所運。乃見神妙。是神妙之功。不可以有形證之。必於空洞之中。至微之中。探索而尋乎吾坐之妙也。然各修方多以探尋而悟坐。乃不知坐法自然。由自然領悟。若已功未及。而加之以探尋。則吾之坐功。更無所適已。其故安在。乃由人人氣質之不同。堅懈之不一。若以人之坐境自證。所坐是深是淺。是精是密。則吾坐更弗自適。此探尋而坐者。不可有此着想也。以此而悟坐。吾坐不得真適已。以此而勿染。則吾坐必可適中而自然。各弟子於坐悟坐。於證證修。必以空洞真虛。無所染着。則坐入化境已。

坐修之進妙於奧。必以各各之性天。見其性理。以性理之真常。而後見其性功。定其性修。是修存之初。即養吾性天。盡吾性理。回吾性修。定吾性妙。證吾性功。是功之所妙。妙於真常之守。守吾至性之玄竅。吾妄證至圓之關。則其悉運性造。氣造性解之中。乃見其悟功之功妙於至定已。所以坐在證悟。無證悟之功。焉能定吾之身心靈及其事合於至清。是身心靈事清五功。必

以坐證得之。更以悟證存之也。

六合之中。莫不是道。物物循行。莫不是體。要知凡有其體者。皆有其性。凡存其性者。皆屬斯道。故人之立存。在於證悟。由一己之證悟。證悟於百物。則人物之性功。皆回先天之至妙已。是人

有運化之能。即性功適理之妙用也。各弟子要知吾今日之守修。即千百年後之法師。修功所繫。何其重大。慎莫以一己之知而誤衆。則吾

老人傳坐與爾。可盡其先天修妙之本旨已。各各慎之。

老祖道遂正經曰。先天之真。人各有賦。佛家體吾腦髓爲最足最充之先天。乃於此以悟三止三觀之功。（三止者。繫緣止。却塵止。體空止也。所謂以繫緣而達體空止界。即以初止而達乎三止之知。則修悟佛性。可以由此以得已。老祖指三觀者。空觀假觀中觀也。慧聖註。）以心與腦通。而達中至上。則空寂之功。上元得已。非從無形無爲。不能得見至虛之境。知止知觀。於是從中而來。惟精之靈。乃可明已。不然。性習爲遷。皆味靈之始。涸涸之初。其失烝靈而得性者。未之有也。所以吾經言遠。先息後坐。坐而重悟。坐悟有得。自能明性以歸乎心。繫緣止之。而至乎體空止界。則止於不止者。應無所住而無不住。以得乎功候。悟空之原。是爲道能悟覺。惟進而

淺言。天心有復。不必聖哲。盡盡悟出妙諦。（此言人各秉真靈。卽佛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者是也。老祖指。）秉而感通。其悟自真。所謂坐而不悟。不能覺察功候之有無得失。悟而不坐。妄用悟心。皆歸空理。卽或有得。亦非善修之徒。則吾所言天心。自人而悟。無非坐以體悟。坐卽是悟。悟卽是坐。但不可語初修之人也。

老祖坐釋法言中元篇曰。且夫坐形合心形於坐。必以心證其形。以形證其坐。則坐虛爲妙功之自然坐也。所以曰修坐者。卽修心形也。修心形者。卽養息於坐而運萬靈於一息也。天地人皆一息之靈體。是一息所運。萬息可通。萬息通。則萬妙存於萬能。歸於萬有之性體。而證諸性天者也。是此之悟。必見之於坐息。合之於坐形。締之於坐妙。妙中妙妙之靈息。可證其一貫之自然體。返乎本然之靈息也。是各弟子於坐之參研。先悟於心形之一貫。而後外修五事。內養五功。更以五官五司五修之妙功。修正其坐。存養其功。則三十功之修養。可證其身心靈事清之五證妙相。而定玄化之聖候已。是心之所止。性之所用。靈之所運。事之所動。清之所隱。皆本吾人之坐息。合之靈息形靈。心命性天之功候。而心其心。則爲妙心。身其身。則爲妙身。靈其靈。則爲妙靈。事其事。則爲妙事。清其清。則爲妙運之清養耳。是清者必見證於靈空。是靈空必見

之於玄身。是玄身必顯之於修事。是修事必存功於心也。由心之存。而身形亦存之也。由心身之存。而後靈與神合。神與炁交。炁與玄運。玄與妙締。則事事爲至存之功。顯著先天眞空清虛之候已。所以坐之爲坐。先求外修之五事。外修之五事爲何。乃念。乃禮。乃舍。乃齋。乃聚。是也。是念者。修真所歸也。禮者。踐修路也。舍者。乃去其愛也。齋者。乃絕其物也。聚者。乃返其本眞而歸於眞修也。是必先淨吾念。而踐行其禮。明禮之所踐。而後除其欲愛。舍其欲愛。而後齋其心形。心形得齋者。禮念之功。則原靈聚息。息聚而靈大充之也。由五事之修。證之於五德。五德修於內。五事約於外。則吾之靈性。皆得其自然之養運。而存之於至妙之聖境已。故坐功之存。存其心也。心之存。存其形也。形之存。存於息也。息之存。存於默也。默之存。存於功也。是存必以修。修必以功也。然而功之爲功。存息而爲功也。功得自然之存。則坐得自然功之存養。入其妙境玄化之靈體。合於萬默之炁形。而成其自坐之性天已。坐悟於斯。功見於斯。各弟子參研當在斯也。各弟子悟之。則見其妙已。

老祖行修真經卷三曰。功候者。自然之功候也。以先天之炁息發動而爲性者曰功。以後天之氣息運行於界輪者曰候。知功候之所以云功候。則知先後天之炁氣。皆有一定之自。而自其

所自者。莫非靈神爲之運用也。

今夫坐也。人皆知其靜。而不知其動者。因坐動於潛也。潛動之機。默化而運。運於玄妙。乃云功候。運於無形。乃云息。息。運於自然。乃皈於自。是息之自。無非真炁之固於內者。靜極而動於外也。動於外者。不見其動也。不見其動而動者。是曰息動。息動於靜。則天地萬有。因是而生。形化體已。以草木之萌芽。可以知萬有之生於息者。不見其動而動已。以人靈之運行。不知其動而動於自然已。以四時之循環。不覺其動而動於輪界已。是動於其所動者。性動也。性之動也。動於自然。自然之動。雖造物不得而知之。因其時機故也。修者必明其時機。方有其功候。若徒以潛伏爲靜。必不知其息之所自己。若徒以炁化云靜。更不知性命之所自己。是必因靜以守靜機。因動以待動時。而後時機相合。炁氣自運。而性命之自。必不在輪界之中。性命之皈。亦必與靈神同固。是道之所以云道者。在靜也。則云炁化。在動也。則云氣生。炁化無形。氣生有形。無形而有形。有形歸無形。是大千循環之數理。無非此一息之運化而已。是氣也。動於自然者也。因炁以爲動。則靜者可以知其所以然已。

老祖訓又曰。一平則息。息則外流不竭。內源愈旺。而道之基立已。外流維何。氣用乃是。內源維

何。炁體乃是。炁生於內。息而不息。則內源旺已。氣化於外。淵泉時出。而流不竭已。所以生化之機。炁機具足。足於內。足於外。內外合一。相凝於炁。相化於氣。氣化之奧。又在陰陽。因品化合。生育無窮。亘古而不變。盈通遍於宇宙。各不外斯。炁氣化生之也。放眼一觀。凡是無量生機。或具一偏之生機。以至無機質而尙有堅固之形體者。其所以永永如是而常在之故。皆亦各外化內充以爲之基也。不過所具之質體。有運轉而無靈機。其所以能運轉者。二氣之功助之也。而天地與人。則各具全靈。以具全靈。爲之炁引之氣。一充一化。自自然然。所異乎無化質者。一若蓬之待風而飄飄。一如鳥之自飛。不必待風而自動。炁氣因品不息。或欲動作。即可動作。或欲言語。即可言語。所差者。靈之有無而已。既知此點。則各修子之於修。豈可一日稍忽哉。然修之爲修。言已屢屢。不必再細探討。似已具有把握。但知其然。而不能得之所以然。亦同隔玻璃月。祇相差一間耳。此一間不明。若期大望。亦甚難已。故平者氣之平也。氣爲後氣。先炁寓之。欲求炁息。先求氣平。氣果克平。則二度三度以漸而來。所以平氣爲各修初步。最要工夫。修而不平。萬波齊起。風捲水浪。搏激無息。人心若是。平于何有。不有其平。欲求其靜。欲臻于默。豈可得哉。各子求平。必先鍊坐。坐時時不懈。氣時時歸根。七一通靈。五氣俱平。濁降而歸于無。清升而同

于玄。玄之又玄。一化爲二。二合于一。放而彌六虛。六虛而成實。實收而藏一息。一息自動。動者復靜。一放一收。生化分輪。輪輪轉轉。是爲天人分合之界。當此之時。善惡神鬼。得悉之全者。人而神已。得悉之偏者。神而人已。得氣之全者。昧而靈已。得氣之偏者。靈而昧已。所以曰均在悉解之中。當吾悉解之初。吾固爲吾。天地人物。又于何有。故曰山水沙木。皆在人先。至人生水。非穀不活。非火不煖。精穀充運。髓腦是足。火煖動息。氣化始有。有髓有腦。有悉。然後絡之與肌。分部而生。漸臻海底。悉充精足。備于質體。體成而靈隨體賦。天地得之以清寧。人得之以靈。人所以爲萬物之首者。良以得之全而靈之充也。各修既得全靈之體。體體有靈。目之所視。天色可知。耳之所聽。天聲可通。以至手之持。足之步。脾胃之消化。心肝之運血。肺俞之化氣。無一非靈之所運所足而然。觀於物類。可以辨已。此不待多言。各子當自明白。雖然。人之一身。身之具靈。因千變萬化之幻。輪因輪果之劫。人之一身全靈。因之而消耗增減。或爲物類。或爲草木。而歸於無有者。均非爾等所知。然此處即知人身今世之靈愚之遭際之種種。若殘廢。若顛連。若貴富。若貧賤。均可見一斑。今各修無論前身前靈之增減消耗。但既入吾門。吾以悉固。吾以氣化。吾以誠感。吾以真遇。吾以道與。吾以經示。各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自自黃中通理。得吾玄玄。

真宰之功。復爾圓渺未集之靈。一旦豁然上通下澈。冰窖花開。結實結果。陰陽俱妙。又隨吾圓靈放大光圓靈已。哈哈。是真一胞。是真一悉。各修當此之時。豈可忽諸。

各子靈氣均足。又得吾示以坐修養候。各平各氣。由平而臻乎定。由定而臻乎默靜。自無難而超上乘已。夫人身有異。心因不同。或存乎矜能。或過於躁進。或偏於事而急於功。皆足障修而蔽靈。靈明昧蔽。氣變奪悉。真水不制。諸陰散坎。海不能揚。風不能息。昧輪層層。難得解脫。所以入幽而不見明。入乎葫蘆。而墮劫網已。無量衆生。輪於是不自覺悟者。十居九數。各子能知度向。自勵自進。由昧而明。由奢而樸。漸漸日積月累。功益候轉。得超劫輪。此不過各子一誠一平所感所得。吾即與子以悉。轉之以妙。各子固未之知。吾亦不得已也。今後須精益求精。勿墜爾志。勿違爾願。志一道合。新晨曙色。一回不滅。願之不違。必有所隨。隨爾心願。衆生易度。隨爾心願。真經易參。隨爾心願。妙諦易得。隨爾心願。上乘易造。氣之能平。實由爾心。心之不誠。心必易走。心有走失。氣隨之散。氣散靈渙。神之不凝。悉之不聚。勢所必然。修至於氣散靈渙。即身體有在。修於何有。修即無有。道於何見。道不得見。度於何有。己身不度。何以度人。己人不度。人虧人身。切誥爾等。既知自勵。無待督促。當行慈時。即由惻隱生出仁者之端。當修坐時。即由空交處。



透出無限妙景。在身自修爲之功。在度實施爲之化。所欲欲施。所惡莫與。忠而恕已。忠恕爲道不遠。今此身之修。既不遠而復。而各子心之所切盼者。又奚難達到目的。不過真誠已衰。今茲吾於真誠衰極之世。而爲之言修。爲之言慈。爲之言道。未有不被羣魔阻撓者也。切告爾等。自立根基。一振不頹。再接再厲。卽辟荊走棘。虎豹不懼。心不稍懼。心靈不搖。靈既不搖。神明時生。神靈時生者。卽一平則息之義。此一息而無時不息。無過不化。道基不滅。既而清光大來。神機妙運。時闢時開。闢開之間。新陳代謝。所以外流不竭。內源愈旺。氣充炁化。無有已時。人得此機妙不可言。特覺衝輔任主。各行其道而已耳。然則至此功候。胎海必先重而後輕。如羽浮波。波光上下。尖離披合。一時俱見。而訃穀接適。亦自在聲色胎息妙運之間。忽焉而合。忽焉而分。合之間。乾元開始。渾淪之象。倏然燭明。全體圓圓。體用分運。不動而化。不爲而成之境。可於此而見其端倪已。哈哈。各子刻下局面雖小。而心向頗堅。果克自茲以往。無懈爾志。致一而行。得於已者施之於人。碣石諸生。亦可再造吾回靈瀛瀛之下已。哈哈。須各慎勉。勿忽知之。

先天之先。果是何物。後天之後。又有何形。修者不可不知也。故必從坐功坐候之進步。以悟其所以然者。乃能知先天之先。一烝圓圓。後天之後。又入於先。先後終始。循環輪轉。惟能逃乎此

輪轉者。乃能脫其劫數。能脫其劫數者。必先脫乎劫網。脫乎劫網者。必先去其劫因。去其劫因者。必先不造劫基。不造劫基者。其於順逆中。知其所以然乎。劫數者已成之劫也。劫網者佈局之劫數也。劫因者劫網之起源也。劫基者劫因之先也。所謂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之時也。明乎是時。自知是機。明乎是機。自知劫不懼之功候。亦在於是。是以修者必修到四時春風。方云進步。必修到時時是冬至子之半。則劫必不懼已。以是知天人心。一以貫之者已。天人心。既合於一。則萬有天地。亦無非是。是入於二者。必有其因。有其因者。必因乎機之動。凡機之動。皆是劫機。有其機。劫乃有劫因。有其劫因。乃有劫網。乃合劫數。有其劫數。乃至於混沌。至於混沌者。生之極而入於死之後也。由死之後。以爲生機之始。始則劫輪迴。何時可已。此修者所以必先止念。而止念卽所以止其機於未動也。故修者當止念於未起之時。而後機之順逆。於我無涉。則靈光明亦必由是知其所以然已。而其所以然中之所以然。非修至於有進益時。方能有所覺悟。而覺悟中之覺悟。從明心見性以爲覺悟可乎。從至空不空以爲覺悟可乎。曰皆非也。小周天未能輪轉。而欲詢大周天者。是不啻嬰兒未能行而欲急馳。未有不敗者已。修者由是悟其坐之所以然。而爲無形之坐。以坐於其所坐。然後坐中之窈。無非

是虛。窈中之窈。無非一炁。窈中之虛。皆是至玄。玄中之玄。皆有妙用。而大小周天之轉輪。無非陰陽二氣之循環於潛默而已。欲知潛默之功候。必知身心靈性之功候。欲知身心靈性之功候。必知體用之功候。此修者所以以體用之動靜。而明其先後天於轉輪也。由先後天之轉輪。以悟到有無之功用。則何處是空。何處是色。色外之色。又是何極。空中之空。安有邊際。以是爲悟。則大道之覺悟。可以一貫而通之已。

先天之先。純陽一片。何者是陰。既無所謂陰。又從何處以知其爲純陽耶。是無無之際。一片渾噩。渾噩之象。是云無極。無極之初。無非玄玄。從玄玄以悟萬有之生化。則男修女修。皆是一體。男化爲女。女修成男。是皆不可思議之變化。亦自然之奧窈也。人之修也。未至於其時者。必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者。必以草行木語爲怪誕不經之事。焉能詳以研悟之耶。不過道體道用。本無所分。其所分者。分乎形體。分乎生剋。分乎動靜而已。形體爲後天之統系。生剋爲後天之綱紀。動靜爲後天之理數。明乎三者之功用。自知陰陽陽。本來一體。氣形並定。乃無所分。不能自定。乃必有分。有所分者。必藉乎輪運之轉移。而入乎生剋理數之規網已。有其規者。乃能規規。規規不懼。乃至於真。真也者。性命之真。靈神之真。曰。皆非也。必也明乎玄玄之真。

奧窈之真。然後可以與言真已。奧窈之真。真於至空。至空無形。無形爲空。空而不空。不空之空。是曰至空。至空寓形。乃能孕蘊。孕性蘊命。乃賦形體。形體既立。氣形並定。由是知先天之所孕蘊者。後天爲之化生焉。後天化生。乃有寂滅。寂滅無依。乃皈於自。皈於自者。非善修善養。不足以返其本來。而修養必有功候。功候之運轉。在於潛默。潛默之功候。更必從尋其真窈以爲基礎。真窈者。無形之窈也。無形而有形。有形而形。形形而善形。善形而惡形。是皆天人攸分之處。亦善善惡惡自然之分判也。判乎善惡者。必分乎剛柔。分乎柔剛者。必明乎陰陽。明乎陰陽者。必知其明昧。知其明昧者。必知其靈之所以明。與夫所以昧。而後知靈而不昧者。必有智慧與根基焉。昧而不明者。必有其因果之所在。是修者修其明靈。以祛其昧靈。而後不惑不疑之定力。乃可由後天以返乎先天已。

坐而溺於動靜之機者。必仍不能逃乎理數。不能逃乎理數者。必不能規規。不能規規。何以自修。不能自修。何以渡人。是道重於坐者。於是可以知之。而領袖之坐。更爲重要者。其中有自然不可思議之功用也。各方一載坐候。能悟其自然者有之。其十載坐功。一窈不通者。亦仍不少其人。雖云先後天之秉賦不同。智慧各異。要在知其所以然之功用。而不溺於動靜之機者。是

云一澈卽悟。一悟必得。安有一切幻形幻影之輪迴哉。是必修其地輪。合於人輪。修其人輪。皈於天輪。養其天輪。而至於道輪。化其道輪。悟於坐輪。而後虛玄之真功真候。由是可以得其妙境已。故曰。靜無所靜。惟合於妙。因妙以守其窔者。其窔皆是。因窔以明其妙者。何處是道。以是知修養者之坐功若何。與夫進益若何耳。各方務當以坐中之虛窔。不爲動靜之機所溺。亦不爲幻中之幻所幻。夫然後道體道用。合而爲一。而坐窔坐妙。到處皆是。虛玄之真境已。其各善悟。夏至冬至之坐。而從自然以爲覺悟通靈之功用。則大道昌明之期。卽由各修人任之已。聖帝訓曰。今後所以慎持者。悟養兩字。切不可須臾去懷。一日能悟一步。道功卽進一步。一時能養一分。氣候卽展一分。所以然之故。皆因身有其形。不無物累。既有所累。不可不從無山解脫之中。勉求解脫。欲求解脫。非悟無以進功。非養無以展候。功因候進。候倚功展。二者相成。所謂道者。必於是修進。乃可得其真。而化於無。化於無而返於虛。修之功候純。而道之真得。備諸身而克渡於世已。坐慈之旨。萬類所宗。知宗而歸。悟養而已。勉乎哉。

呂佐神訓曰。雨霽天晴後。清風陣陣催。心懷常凝靜。何處惹塵埃。吾各修人。各當平心靜氣。自問爲何而修。爲何而慈。此平定後。得一化感應。自悟出妙諦。一切不是爲人。均是爲己。夫天下

事。百忙中誰能忘己。不忘者。愛之極也。愛極而不趨於定靜空虛。除一切妄念。不流於貪噴癡慢者。未之有也。然欲求己身與心神性命各得宜而順正。是非吾道之功。鎮乾坤不可。夫乾爲首而屬陽。坤爲腹而主靜。陽易浮而流躁。躁進者必流於急功。此急功若偏屬好善方面。固無不可。若躁陽主事。心水無主。不致害身誤人者。古今未有。况耳目鼻舌均居首位。耗靈散精最爲易易。不時加警思。恐不易杜非禮。固有不見跋見燼。而歸於烏何有之鄉者已。是以鎮鎮何爲功。不過凝靜志息而已。夫坤性主靜。氣海居焉。氣性善走。化力獨最。然靜極生動。亦是自然。自然生生。自然沖沖。生生是氣。沖沖是力。氣力無形。隨運而轉。欲靜任靜。欲動任動。動靜合樞。七匯八回。盤如旋如。脈脈自序。經經有條。或升或降。或止或出。陰陽分合間。胞儀相守相轉。自無錯境也。此坤所以主乎轉機也。此鎮字。有功夫。卽顏氏四勿。曾氏三省。子與氏之養氣求放心是也。此轉字無功夫。直品自升。曲污自泯。火車自循路。風府自開闢。一切常上當下。如天氣之寒往暑來。春生冬藏者然。靡弗各得各適。各歸各序。各安各位。各行各素。全體得得。而入逍遙境地者已。入道求修。修之入門。先得坐與坐與一得。真旨自明。明乎道旨。塵俗自滅。滅所當滅。明乎未明。身雖舊身。而命維新。新吾心。新吾氣。新吾體。苟日新。日日新。積垢自泯。而明

德自明已。如得此境。天空地闊。任鶯飛而魚躍。觀自在菩薩。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豈非折枝事哉。何等快樂。何等超脫。在塵出塵。樂在其中。南面王。吾豈易哉。各方來此求修。以爲多事相擾。不克修坐行慈。是以大道爲山林避居。疾俗憤世者等。是大謬已。各各思悟吾言。求道豈難事哉。

慧聖訓曰。意不可叢。叢則雜亂。靈不可遏。遏則朦朧。意至雜亂。氣難歸平。靈有朦朧。性必混淆。氣不平而性光搖。凡所出所處。一言語。一舉動。均非正大光明。而偏於乖僻。索隱行怪之流。此點不慎。最爲修者之碍。切誥諸子。必須平平淡淡。常日若無事者然。雖若無事。而必有事焉。其事何事。人生而後。已失復得之靈事也。是謂之坐。夫坐爲修基。人能知之。然坐旨坐法。坐姿坐效。早有定說。且每說可惡。無庸多囑。儘有可遵。然今之有說。是無說之說。是因境立詞。各各須味知之。入修形坐常事也。一日坐。數日坐。以至月而歲。歲而歲歲。未見其益。或因無益而自暴自棄。終不再以坐爲入修之常事者。咎不在修者。而在吾導之不當之罪戾也。吾生時。見松風水月。頓悟道機。因候至而功未到。後翻復波騰卅年。以爲所是即盡已。然自入法華。參悟多年。閉戶潛修。自坐不懈。日誦不輟。忽焉光來閃閃。頂烝圓妙。始覺氣無而息乎踵。意滅而淨於性。

言寡而逆於天。氤氲氤氲。若有見然。若無見然。若有聞然。若無聞然。恍惚杳杳冥冥中。渾噩沕穆之間。一種妙境。源源而來。滾滾而去。一元真氣。無量濁塵。有而無。無而有。變化百出之候。丹完光定。而吾入於天國之樂域已。是以悟夫坐不可一日缺者也。然徒坐而不得坐要。亦是枉然。坐之爲坐。既云由後返先。先者何。烝是也。烝本空寂淨明。一無所有。而無所不有。萬有具足。而不雜焉。由是悟坐。則坐時而靜。靜靜爲靜。本來如是。坐時而動。動亦本來如是。如是者。吾坐如是。吾不坐亦如是。不坐不明如是之如是。既坐乃知如是之所以如是。則坐如是。不坐亦如是。夫然後如是而坐者。如是而悟。如是而悟者。如是而得。坐至有得。是返回先天已。此返回間之路之程。是運是輪。輪運交生。忽而有。忽而無。子且莫驚。鎮而定之。定而待之。彼先天之來者。自知各尋各路。各趨各程。隨輪順運。而返回原位矣。吾坐之也。不過如是。如是所以爲知。即須出於不知有回也已耳。且坐之爲事。如飯食然。初之飲之食之。味之淡濃。著口即知。既下嚥已。淡濃滋味。全然不知。此不知是。抑前知之是也。前知之是。初入口時。一段緣覺。其不知也。是既生嚥時。一段火候。然前各爲自知而肆焉。則飲食無功。必經下嚥後。一段火候。方可得而知。而滅前之有知之緣覺。而生後此無知之功耳。吾坐之初度之時候。有自然之妙化。妙化者。天人

合靈。一悉歸根者。亦猶如是也。各各勿強以返其氣。勿急以生其波瀾。水一池不久自清而可鑑也。以坐之真實功候。理淺而易明。於明而易行者。可於坐久觀成。常坐却病。亦可延年。是理之所必至。勢之所必然者。奚可以坐難坐易。而妄生揣測。以自損各各之靈哉。哈哈。

孚聖訓曰。道以修得。修以悟進。修而不悟。何以期進。無以進步。何以見修。何以展道。故悟之一字。不可不平默而渾化之也。夫悟自何來。自悟心始。心孰無有。何以多不見悟。是人心穢而不明。障而不去之所致也。果能修者。潛修得得。一不之懈。日進月新。真旨自知。自自何來。來自一平。陰陽交運。剛柔迭用。其間清者上升。濁者下降。中無所中。其間維何。虛靈是也。一平則息。虛靈是定。定其虛靈。上通下澈。文光離火。相濟功成。於是塵飛於無何有之鄉已。於是墮落於不可知之處已。而後或歸魄輪。而安我肺氣。或藏氣竅。而定我氣海。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空歸乎色。色化乎空。一塵不染。一絲不掛。沉沉下降。一入於平。一大平平。萬靈星。何者是我。我不知也。何者是人。我不知也。何者是天。何者是地。我亦不知也。一心一命。恍惚間一關一定。若有見然。若無見然。若有聞然。若無聞然。其中有物。其中有信。其精甚真。真者不可捉摸之實理。一有捉摸。失其平境。平境一失。水火波光。紛然而來。至清之靈。至靜之性。於是被雲影天光。蕩漾之

下。吾心亦不知其何所底止已。是謂之擾。此刻若持之以鎮定。固無危險。非然者。靈隨魄魔輪天而去。不知何日可回吾心房之間也。修者重悟。悟自吾心。不可不知。然既知之。須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稍加強制。必入於誤。誤於強悟。害吾心已。自然如是。如是自然。未得自然。自然何在。既得自然。何無所得。隨功有相。相以非真。如春之華。是春之相。秋必無之。如冬之雪。是冬之相。夏必無之。執相以求。易入葫蘆。超以相外。自得園中。無色無相。是謂出輪。忽現一相。未必是真。一相忽去。未必不是。祇須修者。用一堅字到底工夫斯可已。哈哈。萬化都是幻。一幻一色相。能入復能出。定靜是主張。不隨幻相去。不引魔惑來。全仗真佛力。切從天心開。語語入妙。能通乎其妙。化乎其說。然後得意忘言。忘處即妙。忘無所忘。妙不可言已。凡悟功稍進者。不可不思。

## 男女異體異功附述

老祖訓曰。人與天地合。雖不能合。分亦不能分。其密切之處。證諸受生之始。其理固有可據者。人生本乎天體。而天體又有太陽地球兩圓圖體。太陽圓圖體。傳於大氣中。有單圓圖性。是性組合水蒸性地球性以生男。地球圓圖體。傳於大氣中。有單圓圖性。是性組合光熱性水蒸性而生女。男女質各有異。而性之剛柔又相差殊。遂致圓圖方趾等等體骸。無不與天地自然之度數經絡各各相應。所以天之宿度。地之經水。人之經脈。一呼一吸。息息相通。毫無間隔。而疾痛疴癢之處。刻刻有細密之關係也。果克明此。而靜悟天機。默悟天運。人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人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何以如是。人人含中和之元氣。人人負位育之功能。有此功能。而使元氣時有所傷者。非天地之過也。實人不悟靜諦。被幻景物欲習染擾攘之過也。老祖真經已集曰。塑梳不同用。蒸水不同質。分而後合者。乾守坤轉。而分此塑輪爲乾陰後轉之功。卽由前陽下垂兩衝而下。復會尾氐。聚於督川之流。而后逆入建瓴之腦海。此男功也。合而復分者。由後坤而上承順氣。接輸兩躋。以達上田中絳之外。充結兩衝。回任於舌之端。此女

功也。功若不分陰陽。則男女一致。生身異體胡爲也。動靜剛柔不同。又胡爲也。明乎此者。則塑體爲坤。梳體爲陽。用中化合。合蒸成水。分水成性。天心有復。不必聖哲。盡盡悟出妙諦。孕默菩薩臨北京道院訓示曰。坐功要道。在於一誠。男女之所同也。男女之修。不能不有異。所異者。卽在前後耳。氣血之交。男前而女後。女子之所修。此爲最要。知其交而不知其前後。則所修者。功候之進步。必不能速也。一日知其前後。則勝於不知者。百日之修。交也何似。脈絡之通穿。有適有恬。各各有功候者。皆知也。知其恬適之來。而不知其來於何處。是謂不知其前後也。來於後也。又將何以爲證。各各試以坐到適恬之境。自固不覺其適恬之來於何處也。然而有似知似覺者。不能不詳以爲味也。任與兩乳之通穿。前者之達也。來於何處。前者之來。必來於後也。後者之起於何處。後者之起。必起於三之初爻最末處也。是處也。卽爲來源。來於何處。是處卽爲氣血之交。亦天地之根也。人得天地之根以生。男生於乾卦初爻之最末處。女故生於坤卦之末也。以卦爲式。究其源仍在於人之身也。身內卦爻百變。在人自識之耳。



大道修渡真諦

卷五



# 大道修渡真諦卷五

立德門上卷目錄

德爲道輔	一一四
修身要義	五一—一一
講學	一二—一四
慎獨	一五—一八
尙志	一八—二〇
養氣	二一—二八
薄名利	二九—三二
空色相	三二—三五
省察克治	三六—三九
悔過自新	三九—四三
明理慾之分	四四—四七

主誠主敬	四八—五二
慎守四誠	五二—五四
守分聽命	五五—五九
求其放心	五九—六二
明其明德	六三—六六
心無所住轉識成智	六七—七二
尋聖賢之真樂	七三—七七



## 大道修渡眞諦卷五

### 立德門上卷

#### 德爲道輔

老祖行修真經卷八曰。道以德輔。德以行展。故展道推慈。莫不以德行為先。而德行之所以云德行者。在於念茲在茲。毋忘毋助。而後心之所守。神之所定。無往非至誠之主宰。有至誠之主宰。而後明道慈之統系。明乎道慈之統系。則德行之樞紐。卽在其中已。是德行者。在於已不在於人。在於已者。妄念弗生。而後心神相依。無不坦適。若在於人。則必以功行為誇耀。則道將不道。安能云慈。此德行二字。所以以修養爲根本者。卽在於是。修心養性。培德之要。敦品固氣。養行之源。以是知道慈不離乎德行。而德行更不能離乎修養也。修德者。必先養行。養行者。必先堅行。堅行者。必先明自然之行。明乎自然之行。方悟所得之德。不外乎誠敬二字。誠者閑邪之謂也。閑邪存誠。道乃克昌。敬者虔心之謂也。虔心之篤敬。而後慈乃推展。是道慈不外誠敬之要者。其間卽在理欲之分。明乎天理之主宰。以遏人欲於未然。則止止之功用。可以明乎天化。

已。而天性自然之運化。無在非德行之功用也。是以大千世界。無非循環。而循環之運用。無非往復之輪界。有往復之輪界。乃有生剋之運化。乃有善惡因果之判。以是明乎明德之功用。在止於至善。而至善之止。止於其性者。則云後天。止於其命者。則云輪界。止於靈神者。則曰大千。而止於大千。以云夫靈神之智慧。必不可與言修養也。是人之秉賦性靈。必先悟到無性之初。即是天性。天性之自。方云天命。立命之始。即是無極。無極太初。乃云氣母。氣母同化。追源烝子。烝子所宗。在於一胞。一胞之堅。雖愚者亦得而守之。雖聖者亦有不知者。是必因吾生之所止。與夫止於其所自之功用。而明其明德之所主。以爲日新又新之功行。則止止之功。必可有氣形並定之運用已。是以明乎八剛者。必知太始。明乎十平者。必知一堅。知乎一堅。必悟誠敬。修其誠敬。以養其自然。則天然之樂。在於其中。是修者不以念茲在茲自滯。更不以念茲在茲自幻。必以出幻入幻之功。以爲去惑化滯之用。而後統系之明。明夫德行已。德行所養。悟於道慈已。道慈推展。在於正己已。己之不正。不能格夫心者也。能格夫其心。必能存乎其神。存神以致敬。修虔以敦性。而後天化之功用。必由夫自然之途徑。以返本來已。是修養功候。必無妄念。乃能止止。必能止止。乃能自誠。必能自誠。乃能篤敬。必能篤敬。乃能自適。必能自適。乃

能有恆。必能有恆。乃可云堅。必能堅虛。乃云堅性。堅己之性。以堅天地萬有之性。則道慈之真源。可以悟到已。悟道慈之真源。於先天之先者。必能因先覺而覺後天之命。命有所皈。靈神乃定。定靈以運氣。定神以通氣。則人欲天理之分。自然得知已。知於不知。乃云智慧。由智慧之自然。而明性命之所以然。則德行必在當然已。有當然之德行。以推己及人。則道慈在於是以固根基已。是修養不堅者。不可以云德行。悟覺不正者。不可以言德行。運化不由夫自然者。不可以言德行。故必從日新又新之功候。以明烝氣相通之真機。而爲生剋之樞紐。以免夫因果之輪運。乃可云德行也。雖云規不出數。數不離規。而化之之功用。必明新陳代謝之真宗。而後道也自然得由。慈也當然得而推行已。不明乎是。而徒以天理人欲之研味。而曰吾知夫德行。是自欺也。修者最忌自欺。故存心於自然。自然守之。自然由之。自然修之。自然悟之。必自然得之已。此自然之所以云自然者。明夫天性之自。自有當然之運化。是天化之功候。即在於是。而修養之功候。更在於是。即天地萬有大千輪運之功候。亦莫不在於是也。故曰明心見性。必明吾心之所以然。而後由吾心以見天心。由天心以通大千萬靈之心。無非一胞同源。則性可得而見之已。見性者。見天性也。萬有之天性。與人同耳。即一胞中堅烝之天性。亦莫不同。此所

以云天性同化者。卽在於是。而性無不善。性無不親。性無不愛。性無不和。此卽一性之真旨也。一性分乎陰陽。其間種善惡之因。及乎由陰陽以化輪運。則性之云善云惡者。在於修者能自悟耳。何者。染而習之。習以爲故。則天性之自然。必斷喪殆盡。此而不修。何以復命。此而不養。何以返本。故必以德行之功用。爲守道之要旨。則天理在其中已。故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和之氣。卽德行之樞紐也。是修者明道以養中。修道以養和。而後天性中自然之原始。皆天理已。而人欲之來。無非是非二字。爲之阻障。爲之惑幻。其所以然者。宜於生者。必不宜於剋。宜於金水者。必不宜於木火。以是知自然之功用。無非因時制宜。而宜於其時者。必養其時之宜。方能因剋以爲生。因生以爲化。而無所不宜。無所不宜者。卽天理也。天理者。中和也。以中和爲修養。德行在其中已。故曰德行堅定。堅其德以定其行。不爲一切是非所淆惑者。自能出入於是。非幻境而無所障已。無所障者。其心必明。明心者。必見性。性之所見。在於日新。日新又新。必無陳垢。無陳垢者。必光明磊落。而允執厥中已。此中之所以云中者。卽道字之用神也。明乎中者。必明乎道。明道以行其自然之德。卽云至慈。此天地萬有。亦無非道慈二字。不明道慈者。必不知輪運。不知輪運之與道慈相合者。必更不知悉六氣六之所以然。是

必言修以自悟。言養以自覺。而後主敬存誠。以遏人欲。夫然後得其中已。中而不偏。自至於和。氣和而心無不平。心平必能因簡人之平。以平萬有之不平。而因也可以免已。免因之功。在於無形。不其然乎。道慈之真旨。亦由是可以悟之已。修者三復斯言。自知德行之所以云德行者。在於先天之先。以用於後天。而爲道慈之樞紐。然後身心之所適。無非靈神自然之運化。而德自在念茲在茲之中。以止止於中和之間已。其各詳研。自有所得。

老祖訓又曰。人生具道。以道立世。所以者何。惟德是行。而後無生弗遂也。予夏間所示。不過略言其意。而爲人所以有德者。非謂德之爲德。必明性之爲性也。性果能盡。其德自備。德備諸身。無入而不自得。卽無在不可遂生。親賢樂利。世之於人。莫不得所者。豈人人之得。有異於他之得。惟德之差。而後羣性之中。因其品詣之異。而乃不得者多。卽得之者。亦失其德。此紛紜擾攘之勢所由來也。其勢所成。其爭斯啓。爭啓於貪。無人不貪。便無事不爭。於是本性澆漓。遂亦不知何之爲德。德行弗全。遂更不知何之爲道。道德既晦。驟與人羣言之。苟非性之近而習未遠者。未有不轉怪異而覺不近人情也。道經云。下士聞道則大笑。不笑不足以爲道。要非徒然而爲是說。實從根本指其迷點。而期相與開覺也。雖然。論其形勢。則固甚難期其必遵也。道無由

明。而其所以可冀漸明之旨。則又不能不爲世人言說。故各教之聖。以時代作。而爲闡化。其所  
以闡。則不外就其已習之情。設法而爲之制。情得所制。性乃漸復。性得所復。德乃漸備。德得其  
備。道乃漸明。此教化推施之微義也。其在於人。如欲言修。卽宜制情。情節而正。則復性備德明  
道。皆視其情正之際。所以存養其性。而爲擴充之如何。乃見得道之深淺。最要祇在性發爲情  
之後。能以制正與否爲之判也。吾觀近世紀人。氣之染習日深。因而情之遷性亦日甚。其覺古  
人所言之道不近人情者。蓋皆習障故耳。不知德行有時中之用。而道體無今古之別。因其情  
之莫制。則其行也難正。行弗之正。卽失厥中。中無所執。於是無權。而一味求其適宜。則大義無  
以彰。至仁無以養。德性不堅定。品節不詳明。與俗浮沉。自無不惟切身之利害。爲立世之標準。  
觀念既隘。行詣自畫。在其畫處。內爲貪念所熾。外卽不免以爭得爲功。得之於爭者。德卽失之  
於味。道之不明。庸何足怪。是以方今之世。欲言修度。非各於情悟理。就理遏慾不可。苟能自制  
其情。悉歸乎正。則卽情卽性。卽性卽德。卽德卽道。協時之中。以行其宜。莫非德也。具斯德行。莫  
非道也。特不縱慾。而放情任性。則率性之道。其所以從德行而明於世者。果何有今古之不同。  
更安有人情之不近哉。知道德之近人情。不以縱慾爲主。則所以各生其生。各遂其遂。並相生

相遂之所以然。要不出人人之以道德好自安排。而後相與安排。無貪無爭。其中又何必別有  
所藉。乃克以臻清平哉。前者王子在社論此。以爲無待宗教與法律維繫。頗具高見。然自身不  
能謹修道德於氣習深染之中。則宗教法律不能遽廢於世。仍是無可如何者也。

道德救世。全在積誠相與。少有假借。卽失道德之真也。失道德之真。卽失度化之誠也。不誠無  
物。其理有必然者在也。誠之於人。貫道德之終始而無間者也。一有假借。人與道德分作兩件。  
既分爲兩。而欲望其切實體會。運於心而化於世。推於世而涵於心。殆不可必得之數也。道之  
爲道。自然也。德之爲德。當然也。順其自然。以行其當然。運其當然。以契其自然。無內無外。無始  
無終。人得之則成爲完人。人失之則流爲匹夫。所以道德於人。本非兩事。成其所以爲人。卽是  
實行道德於世也。若假借道德之美名。以欺於世。是欺天也。天可欺乎。知天之不可欺。卽知道  
德之不可假借。知不可假借。以實心行實事。以實事立世功。則功之成也。卽道德之行也。道德  
之行也。則刼不言化而自化。災不言弭而自弭。一片真誠。彌綸天地之所致也。特不明內聖外  
王之學者多。徒襲霸術之皮毛。以爲運用。是乃欺己欺人欺天。終無能濟於世者也。機之所動。  
情不能遏。故與諸方暢談一切。以見天地間事事物物。純屬整個。融會而貫通之。左右逢源。離

奇而破碎之。必無一通之處也。各各深思而得焉可已。

### 修身要義

老祖訓曰。洪濛既闢。輪天界分。界劃一分。氤氲於兩間者。由隱而顯。由顯而真。事之所涵。隨顯異名。有事有勢。有情有理。欲作大事。須明大勢。欲明大勢。須順大氣。欲順大氣。須虛乃心。心何以虛。凝焉卽虛。燕何以凝。篤靜自凝。靜而能凝。其氣自順。其勢自明。不惟明其勢。而且因勢以利導。不惟順其氣。而且化氣以充固。導之於心。充之於氣。以心印心。以氣通氣。心氣通貫。其事易成。其功易就。事功成就。各不相擾。絲絲扣扣。攸往咸宜。無爲而爲之妙。自然而然而之機。不啻春風風人。感拂之際。有勝任愉快之難致者已。所以坦坦蕩蕩。爲修養之妙旨。修功愈精進。證悟愈親切。證悟愈親切。氣化愈宏敷。氣化愈宏敷。劫氛愈消弭。劫氛之來。不起於有象之可證。而起於無形之可見。無形者心。有象者事。事雖有象。全由心造。心雖無形。悉從事顯。時事之糾紛。人心實滿之所致也。實滿不還。理之不明也。情之不通也。理不明則是非莫辨。情不通則好惡難平。混淆是非。攪亂人心之大障也。偏執好惡。迷惑人心之大窟也。人各有心。心各有真。真之所在。明理之本。通情之源也。情通則理順。理明則辭達。理之不明。發爲言語。必然顛倒。言語

顛倒。心自含忽。心一含忽。氣之所發。感接於人。人必難受。感接難受。情自不通。已。人情不通。當機立阻。以之處事。事必無成。以之接物。物必乖戾。其所以然。情生於理。理函於情。情通理順。乃可以造時勢。乃可以通氣運也。氣運流通。時勢無阻。隨時隨處。因應各得其妙者。如情而如理也。一人如情如理。一人之事易了。一人之事既了。因所觀感。而得其了者必多。多數如情如理。多數之事易平。多數之勢既平。被其薰陶。而躋於平者自衆。一了百了。一平皆平。氣化之妙運也。天人之通樞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以思順。順其不順。而致於大順者。必然良多也。何以如是。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思之思之。鬼神自然以通之也。思之一字。從心從心。思得其要。天門自開。天門洞開。悉氣通化。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內外渾然。上下同流。所過即化。所存即神。何有乎是非。何有乎好惡。更何有乎悖情越理之爲患也哉。雖云不在事理。全在私修。未有修得其要。而事理猶難雙全者。已。事之來源。本無所謂是是非非也。意念一結。遂有是非之可言。既有是非之可言。是者自是。非者自非。是非原屬一定。然人心不正。各爲其私。私有所爲。則是非即莫辨。已。情之幾微。本無所謂好好惡惡也。欲心一着。遂有好惡之可分。既有好惡之可分。當好即好。當惡即惡。好惡亦屬中正。然心氣稍偏。各求適意。意求所適。則好

惡必難平。已。是非莫辨。何云乎理。好惡難平。何云乎情。無理無情。逆氣牴充。相激相盪。焉往而不致。刼焰以焚身哉。刼焰焚身。其波及於外者。自有不可勝言之害者。已。昨於諸徒研明。悉旨以爲渡化之需。從至平至正至淺至近處入手。故特揭情理二字。使衆生易知易行之處。以資妙運。庶幾各各明情之所以爲情。理之所以爲理。非假外求。須從本身體悟。即可得公是公非。公好公惡。澈上澈下。一本源泉之道也。一本源泉。隨時而發。不執於是。不牽於非。不偏於好。不着於惡。世運昇平之正軌。人心旋返之主樞也。戾乎正軌。反乎主樞。一身之脈絡弗能適。四時之運會弗能通。天地之呼吸弗能悟。日月之輪系弗能明。動輒得咎。所如不合。處處皆爲造孽之地。事事皆爲致刼之由。欲其悉氣輪系。出濁澄清。不可得也。欲其正己正人。不言而信。無爲而成。不可能也。一人作孽。禍及全室。一家失慎。殃及池魚。自然之理也。故救世亂以正人心爲主。正人心以明情理爲要。情通理順。心無障阻。心無障阻。氣無障阻。氣無障阻。事無障阻。事無障阻。則大化之展佈在於是。已。大刼之消弭在於是。已。不過論刼之難化。誠屬甚難。論刼之易弭。亦屬大易。一平則正。一正則公。一公而無不公。尙何難之足云。然而人心好奇。平於何有。人心好偏。正於何有。人心好私。公於何有。一平一正一公。而其效如此。一奇一偏一私。而其弊如

彼彼此之間。清清濁濁。而世運之隆替。人心之善否。分爲天淵之別。善爲教化諸子。不可不從人。我是非好惡加之意也。於此加意。本諸身。徵諸庶民之功效。可從是而悟其主樞。以作度化之正軌。可已。各各深體而靜味之。予不禁殷殷屬望之至者已。

內功之修養。於炁者。以守其恆而處其坦。外候之於身心者。則又必以保名爲貴也。何以保名。立品而已。立品非沽名釣譽也。實所以立身於潔也。能立身於潔。必能愛身以潔。能愛身以潔。方能束身以潔已。所謂束身以潔者。非矯枉過正。更非固執爲是。必能從其平日坦適自然之性情。不以名自要。而後可以保其令名也。今有人焉。以名爲要。而以自以爲是爲旨。則其名也。必不能終保。而其身也。亦將立於孤絕之地已。何以言之。身也者。藏性藏命之府。存心存神之舍。亦通靈運氣之源也。以身爲輕。則輕於鴻毛。以身爲重。則重於泰華。以身之輕重爲言。則人物皆有是身。卽天地亦何嘗無是身也。有是身者。方有是形。有是形者。方有是體。知其體爲體。則體也無處可尋已。故必以自然之身。化無形之體。然後方合修養真旨也。是身者。果何謂而有是身也。因靈之所聚於後天者。性命系焉。靈神凝焉。而炁亦運於是焉。以是言之。則動靜陰陽。莫不以此身爲主宰。而循環不息。生生不已之功用。亦賴此身爲之統系。故有此身。方

有是神。神統於性。性系於精。而萬物有母已。自有天地生物以來。莫不以此身爲至尊至安之統系。故此身必當自保。方可以不負天之所賦。再進一步言之。身者。假幻之身也。而性命靈神之真體。皆聚於是。藏於是焉。假借形體。必當歸真。歸真之府。必借假以修真。真者假之。假者真之。此身心所以互爲統系也。各方功候修養。能以此身自修乎。抑以此身自保乎。更知此身之輕重乎。能知身之所以爲身。然後知大體小體。必在有形無形。能知有形無形。然後知自然當然。知自然當然。然後知先天後天。知先天後天。然後知太極之身。其身爲生。無極之身。其身爲化。身生身形。身化化體。體化者。身亦從化。形生者。身未必生。此卽陰陽動靜之主宰。以身形爲基者。而必以神精爲基也。何以言之。身也者。循環之物也。神也者。永存之精也。循環之身。生者必死。化者必滅。永存之神。萬世不歿。此修身所以必從心神爲主也。主於心神。必統於性。而系於命。性之所統。本枝百世。命之所系。雖死猶生。然後立此身於不敗之地。存此身於千百萬世也。各各能悟此理。方知修功養候。修此身者。必以修坐爲本。養此身者。必以養息爲功。坐息。繇繇身也。自適。能自適其身。雖此有形之身。不過百年。而此無形之身。必可歷萬劫而不歿已。各方坐功坐候。十載於茲者有之。七載於茲者有之。三五載與夫一載者均有之。其修養之時



間光陰。有遲速深淺之分。而進步者。必不在於久暫。而在於誠與不誠也。誠者。自誠也。自誠者。終始如一也。能終始如一。方知此身之譚言慎行。可以不愧於天。不作於人也。各方知乎是者。必知素乎其位。方能居易俟命。而此身不履危不涉險已。所謂重於泰華之身。不其然乎。若夫揚名顯親。立身於世。亦莫非道。然必從自然聽命爲功。不可強求以取咎戾。方可以自適其適。是以身不能統於性者。其身必亡。不能系於命者。其身必敗。敗亡之機。自敗自亡。非天亡也。天生萬物。無不愛之惜之。不自愛者。天亦無可若何。不自惜者。又將誰怨。是以吾道修人。修身功用。必以自修爲主。修於自然。方能立於自然。立於自然。方能固於自然。雖云百年幻身。亦當日自固。是在各方自知其無爲之養。方可以言無形之修。而道體之化。氣體之生。川流不息。本枝百世。皆與此身有莫大關係焉。雖云身形爲累。要亦借假修真之主宰。各各以素行爲道旨。斯可已。各各勉旃。

康聖訓曰。世間最可寶貴的時間。就是現在。世間最易喪失的時間。亦是現在。因爲最容易喪失。所以更覺得他最當寶貴。爲甚麼現在時間最容易喪失呢。因爲宇宙道化。刻刻流轉。絕不停滯。而川流不息的時間。並不因人們貴他愛他。稍稍在人間留戀。但是人們所說的現在。茫

茫百千萬劫。究竟是那一刹那。爲人們的現在呢。剛剛說他是現在吧。他已風馳電掣的一般。仍爲過去了。所以有人說。時間只有過去與未來。並無現在。又有人說。過去與未來。皆是現在。何以故呢。因無限的過去。都是以現在爲歸宿。無限的未來。都是以現在爲淵源。在過去與未來中間。潛伏有現在。以爲聯續。以延永久。以成其無始無終之歲序。一掣現在的鈴。無限過去與未來皆遙相呼應。這就是過去未來皆是現在的道理。亦就是只有過去與未來。並無現在的原因。西哲亦有言。爾若愛千古。爾當愛現在。這就可想現在時間。應當寶貴了。人們若是要糊糊塗塗。把他虛度。真是出膏脂而不潤。入寶山而空回。豈不可惜。豈不可痛嗎。但是有兩種人則不然。一種是厭世的人。一種是任天的人。厭世的人。對於現在時間。任意放棄。既不想過去。亦不盼未來。一味的悠悠忽忽。把許多世間應當努力的事業。全都荒廢不做。單是耽溺於虛無縹渺的空玄境界。既不能補助社會進化。且反足妨礙社會進化。這種人生存於世。又有何用處呢。任天的人。大都是無志氣。無意識。對於現在時間。只要所處境遇。可以優遊佚樂。遂縱情肆欲。求滿足個人的慾望。不思再謀進取。再圖發展。這種人喪失寶貴的時間。阻障進化之潮流。同厭世的人。又有何區別呢。故人生於世。不可厭現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若

何罪惡。若何禍患。遂不想過去。不盼未來。坐誤現在的努力。又不可以現在的境象自足。使現在時間。空空度過。不爲社會事業謀發展。必須善用現在的時間。努力爲人類謀幸福。蓋人生要務。務在隨時進行。卽爲己身策安全。謀永久的享受。擴張傳襲。以至於無窮。達到我卽宇宙。宇宙卽我之究竟。舍努力現在時間。其道何由。故道院所重。內外動靜之功。卽是根基。新生活運動所標之條目。卽是階級。古人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修亦如是。望各懷之。

昌佑神訓曰。學從心始。修自身起。修其身以正其心。明其心順理以作學。學貫天人以成身。夫然後淑世贊化之聖功。無爲而成已。是故爲人必學。學必修身。不修身則心不正。心不正則理不通。不得人天一貫之理。學則無所取法。一理得。萬事畢。立極於中心。而化運主樞。斯由是定。靜以函育。則觀化隨成。學之功至純以天行已。所謂修身云者。正其舉動。正其視聽。不以外者攪其內。不以實者礙其虛。雖時刻有動作。總使息息依其根。正位凝命。自黃中通理。理自冲行。是則暢於四肢。使其動作。發揚而爲世業。故其盡善盡美。令名曰盛德大業。無以復加者也。然何嘗自作。一天而已。日新之謂盛德。富有之謂大業。學者之緣起。悉自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所

謂心學者。學此心而已焉。惟人習宿凝識。物欲作昧。久而炫賓奪主。本來光覺靈化之虛體。爲味充塞。理不通。情不順。膠膠擾擾。心勞日拙。是欲還初返本。必修其身有障礙。而還復固有之靈體。然後神有舍。而學有宗已。所謂修者。去其本無。所爲復者。還其固有。是故時時有物相感應。感應之間有修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情跡無住。天真躍如。學道工夫。卽在繼續之間。一而不一。不容髮際。顏子於此。欲罷不能。孟氏由是真養。易之所謂爻者。效此者也。象者象此者也。學之爲言效也。自此效法。則人天之道通。通上澈下。以化育爲德業。求六合於一身。則可云明乎善。誠其身已。各子其加味勉。

時不我失。卽是識時之人。值此時。處此地。修此功。諸方莫可妄自菲薄也。任大責重。全賴各各之修。留天地之元氣也。元氣充凝。自然能以合化合生天命之原。否是人修不進。人靈蔽塞。則世道將流於胡底。人心將陷溺何所。吾有不忍言之之痛也。可不勉哉。各各堅誠悟修。非爲人之事也。全屬於爲己也。悟有所得。自知斯言之不謬已。勉旃勉諸。

晨花夕謝。春發冬仁。撫今憶昔。不禁愴然。夫人世變幻。白雲蒼狗。不隻眼獨具。不免隨波濤而下流也。各方舊修。始終不渝者。固有人在。而浮生若夢。一擊而仆者。尙屬多數。試想人生以後。

就爲至樂。不過既沉苦海。一生懣懣。早失靈覺。顛倒是非。明明至苦。以爲至樂。明明極樂。反爲至苦。居之不疑。行之竟安。不知日往月來。轉瞬百年。老之將至。徒喚奈何。切望現在新舊各修。平心安進。各奔前程。免禍得福。道之自然。吾雖不言。昭昭在人耳目者。亦指不勝屈。至今日始。各志堅心。一不淫不移。進一步修。得一番樂。除一層苦。久於其事。勿忘勿荒。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道化無私。聖域賢關。各子焉知不人人得履之乎。各各惕厲。勿懈。知之。

慧聖訓曰。人生於世。所最可寶貴而又爲最難得者。莫此身若也。而人之既有此身。則常常保持此身。而不使其有絲毫之痛苦。然後始可爲世之用。而不虛生此身也。身之保持爲何。修身是也。是以孔門嘗言。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莫不以修身爲本。誠以此身得之不易。而不可徒負此身也。乃或者曰。人之有此身。不過假身耳。數十年後。無常一到。仍歸於空。所以佛氏謂之曰。色身。儒道亦謂之爲肉身。夫此色身肉身。不過如電光石火。轉瞬卽滅。修之終恐無益。真我也。噫。是何言歟。夫人不有此假身。何以能鍊真身乎。無此色身。則性命無所式憑。無此肉身。則心意何所依托。所以自古以來之言修養者。有借假鍊真之言也。若舍此假身。則真我亦必無以修復已。或者又曰。此身之在於世。富貴貧賤。則有數在焉。生死壽夭。則有命存焉。縱能修持此

身。而人生不過百年。光陰有如朝露。一旦大限來臨。終必歸於無何有之鄉。則修亦如不修等耳。是言也。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耳。何以云然。非知自古不有脫數之道乎。君子不有造命之言乎。而欲脫數以造命。則人身雖不能常住於世。而欲性靈永存。則舍此身無以爲功也。況人之有此身。正上天欲爲世用也。苟不知自修。則我身尙恐不能保全。而欲爲世之用。以救人而拯世。恐無是理也。總而言之。爲人既得此身。總當時加修持。好自省察。身果得修。以入世言之。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大法。莫不以此身主之。以出世言之。則化氣合炁。迴性還靈之真正奧妙。莫不以此身任之。如斯以觀。則此身之所關於己而又關於世者。豈不重且大哉。然欲修此身。則舍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道。別無善法也。世人不欲修身則已。如欲修其身。但能於大學一章。詳細尋悟。則入世出世之修養。均可了澈無餘已。

自昔以來。爲度爲化。各修功行。大有其人。而其中雖名云修。而於事實上觀察。毫見其有修者。亦有其人。試各平心一悟。吾何以修。爲度人也。爲昌道也。已所担任之責。尙敷衍不能自盡。而度人昌道。其能之乎。蓋身者家國之標。身弗之修。而能正人者蓋寡。心乃身主。心不能正。而能修其身者亦無。欲修其身。必先各正其心。心不可見。而見諸事者卽是一言不苟。言顧其行。

一行不苟。行顧其言。言行相顧之下。修固見諸實功。而道亦因之而昌。人因之而救者。亦卽端於是也。各各審思。自知吾言之所在也。

孚聖訓曰。霞雲流光。日初紅。金風颺颺。送仙踪。坐觀人影。雁共舞。空庭飛到。湘南聲。同此氣機。同此生化。無一時不受陽陰擺佈者。人與物均治於一爐也。追尋本來。始誰爲吾。終歸何處。中何以忽升忽降。忽而赤子。忽而皓首。忽而有爲而成事業。忽而無我而事隨人歸。一一默悟。究竟要點。均在何處。不過如葉浮波。如水浮漚。等於曇花之一現已耳。有身在塵。以塵作煉。煉身爲虛。虛煉成靈。靈定歸原。則本來無我。又復於無已。夫百年身世。有何益哉。雖然。宇宙間人爲最靈。全乎二五之妙化。能運此本具之妙化。以爲塵身之施用。則靜而定者爲悉。動而用者爲氣。先後分合。有闕有闕。闕闕爲用。人生事業。遂有無數之幻相已。在茲塵身有用之頃。爲人世之常爲。不可一日無者。在儒卽謂之日用倫常之道。人於此道。必不可闕。一有所闕。靈必不圓。修者對此。須件件順應。而不可稍滯其機也。此乃人身有幻形中間之一大段作爲也。此一段聖愚賢否。均須經過。過此而化。化且存神。得乎果位。永久不滅。是之謂仙佛。此乃人身化後之一段也。其始始於眞陽。而形成於眞陰。二氣交感。化而爲我。是以有耳目百骸。是以有言語動

作。是以有喜怒哀樂。是以有悲歡離合。是以又有父子兄弟。是以又有生歸化滅。等等泡影。形質終全歸於無。何有之鄉者已。此先我一段之眞境。連及有形有質之態也。合而言之。無人身之實形。無事業之實事。無悲歡之實情。皆二氣交感。紛來無數之幻相已耳。悟修者從此處定睛。眞光射及。慧劍自利。斬斷以前。斬斷以後。順應當時。不牽於眼下之幻惑。依然超脫塵網。而不爲網所限已。大概人身之來。雜氣攙合。所以濁點日隨塵身生長。七歲能步。步中想出無數履險涉水之行動。由此一想。幻魔成祟。久則眞靈被奪。不得自主已。五歲能言。由此一言。想入非非。於是詐僞。於是詭譎。淫邪遁僻。無一不有。則眞靈隨言而化。爲無有者。又一半已。若情與欲。正與邪。善與惡。紛擾乎吾心。心有所擾。中以有動。動乎其中。耗乎爾精。宜乎渥然丹者。爲槁木。繄然黑者。爲星星。穢盡一身靈明。供奉無量之魔祟。究之與空壳滅絕。奚益夫。絲毫於吾靈哉。眞修諸子。透得此昧。昧昧唯唯。敬止安詳。虛明於穆。玄玄眞宰。伴我同居。日十二時。秒焉弗敢生懈。繼善而進。天命悉依。息息益益。絲絲扣扣。肌絡脈理。格格來應。欲仙卽仙。欲聖卽聖。欲存永存。欲歸卽歸。全是自主。一切俗緣障礙。又胡能沾我清靈也哉。心卽天主。心卽上帝。耶回立說。豈欺我哉。既不欺我。我之爲我自若也。靜固自若。動亦自若。險亦自若。常固自

若變亦自若。自若不難。君子素位而行。無往而不泰然已。獨是性中藏魔。人欲難去。本來面目。所以難復。孔子以明德示後。程朱以居敬醒人。皆警迷之晨鐘。通開迷關。踏平險境。使無量修人。步履坦坦。篤躬以進。不疑不怠。功候一轉。心境生新。新新弗已。化惡爲善。巉崎爲徑。雖弗克四通八達。亦富有千年之超脫也。各子沉思。自出葫蘆。須靜以轉之是要。

講學

昌佐神訓曰。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常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是何以故。聖人心任自然。所以隨遇而安。常人心多勉強。所以恣意而行。意既浸恣。不如意者必勉力以圖。隨乎其意。纔止。動作如此。必失自然之旨。既失自然之旨。必昧中和之理。昧乎中和。易涉於不中不和。所以德不知修。學不知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適足貽聖人殷殷之隱憂也。何以爲憂。以關乎世道人心者至重且大也。人心頹敝。世道穢汚。天下必無善治。後世焉有真儒。無善治。猶能求乎善者。以淑諸身。以存諸人。逐漸以復於正。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然莫知所之。不善之風。滅義之舉。觸目皆是。終無以增進修力。資以爲入道之門也。不得其門而入。固無以築化度之基。得其門而入。作輟從事。亦無以收化度之效。所以修必賴學。以資砥礪。學必借修。以宏化工。虛做實鍊。方可不愧乎真切之妙候也。自古惟學遜志。專務時敏。厥修所以源源而來。不知爲學。修從何入。而學之爲言。又非鑽研乎章句者。所能會其極也。必靈明洞照。純任自然。而理之備於身。與書中所言之理。隨觸自合。猶之古人與我覲而而談之光景。如此如此。神會心領。

自無差異之處也。不然。學之不明。無以爲踏實去做之資。踏實做去。無修悟以事體驗。終不克頓入之妙。所以古之善修。博學以聚之。所聚爲何。明者自有以悟之也。學不博。無以返約。只知返約。約於何所。此修學之功。在於今日。誠屬汲汲也。何以云然。大道將明未明之際。正是大規將收未收之時。不有真實學力。藉資悟修。則人心世道。仍必退還頹敝穢汚之所。將何以闢妙化而施慈度。不能不借修學之力。以期完整乎現今之大局也。況人既知學。德自知修。各明大義之所在。見不善之事。自然如探湯。雍雍穆穆之景象。屆時當必重覩於斯世也。不過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是在肩修各方。切實倡導。以開麻風。則異日人材萃薈。不能不歸功於現時之修人也。人材不出。大道終無昌明之日。徒事天人合靈。亦難以濟其窮也。各各須要辦得到。做得出。以副吾人望治之真意可已。

孚聖訓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一乾卦而已。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坤卦而已。性與欲交而道生焉。得道爲善。失道爲惡。而善惡生焉。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所謂習遠也。天之性靜。非不動也。自運於內。不馳於外而已。人則不能不馳外焉。其一則曰學。誦詩讀書。所欲即注於詩書。性之不能動。人之不能無欲也。因天之所無可如何也。聖人知其然也。故作爲文字。使之從而學焉。豈好爲多事哉。不引其所欲。則見色即注於色。聞聲即注於聲。物交物。則引之而已。以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由之而窮。人欲又烏從而禁制之哉。此學問之事。所以宜範之以理也。夫學豈即爲善哉。使非立一禮焉。以爲教。學之爲害。且較不學之害尤大矣。此又禮教之所由起也。故孔門言學。必曰博文約禮。而伏羲所作八卦也。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類萬物之情。博之以文也。通神明之德。約之以禮也。易象爻辭。蓋自伏羲已有之。不自周始也。伏羲傳之神農。以至於湯。代易其辭。至周遂爲周所獨有也。至孔子又獨能傳之。遂又獨爲孔子所有矣。世乃謂伏羲時。但有三畫卦。並六畫卦。而無之。信如是也。又安足以通神明之德。而類萬物之情哉。亦不思之甚矣。

天下之事理無窮。一人之知識有限。人欲窮天下之理。而有得乎吾心。而運乎其用。而化及乎世。而挽乎末俗。而振乎頹風者。莫研學是若。故聖如孔子。尙好古敏求。三月不知肉味。不知老之將至。而發憤忘食。三絕韋編。而況吾等皆等而下之。而自侈以天下之理。天下之事。不過如吾之見。如吾之聞。如吾之知者。豈非自欺之語乎。況世至於今。非道莫挽。道之表現。在乎修者有得。得之所來。固一面從坐靜生妙。一面仍從事上觀察。其證乎吾修。得觀察之實。更非從學

識一而加深研悟。不足以服世人。而宏道化也。各處修人。均知乎若是。是以修坐而外。講訓者有之。研經者有之。演六經者有之。博諸子演性理者。又有之。而其意以道宏化。全恃乎人。人能弘道。昔先聖已言之已。而吾修肩道有責。若一倚乎他人倡化。我享其成。豈吾

師所望之初心乎。各各自勵自策。勿俟人之叨叨也。其深思力行也可。

諸方邇來提倡講學。研味道理。意甚盛而志尤佳也。道學之衰。人心乃偷。今日求道於學。蓋已難乎爲言已。夫道無可講。可講者。人生性理之學也。何謂性理。其在於虛。惟有靈耳。其在於實。即是質耳。然虛靈不昧。實質始可以言文明也。故文明卽文章。文章者。上通性道。而下垂學說之謂也。若學說不貫於性道。雖有文章。不足以顯文明也。何則。學者所以明道也。道者所以達德也。道達其德而著於行。其事業乃能美大。事業之美大。又賴學說之開通。以開通之學說。貫性道而成事業。則其事業卽文章。而學說卽性道也。昔子貢學於孔子。以爲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蓋文章因其學說。徵於事業。可以見聞。惟性道本自活潑。寓於文章而施之事業者。不加探討。無從捉摸也。由是論之。人生欲成美大之事業。必求精良之學說。本學說之精良爲其事業。則必不失性道之一貫。而其所成之事業。卽可垂爲文

章而顯文明也。後世學者。每於文章性道之際。不求貫通之理。故其學說。亦每失性道之真。學說不正。事業乃不美大。而所謂文明者。遂偏注於實質。而多轉味虛靈已。是無他。學弗之講。而德弗之修也。故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不德之害。雖有文章事業。身無所修。世亦莫治。以其無性道之統系。而隨向易入於紊亂也。嗟。顧彼假事業以便私利。因文章而盜虛名。迷夢方酣。不知警覺者。固又安識學說之必通性道。而後乃有可爲哉。現幸院社諸方。獨能於此深具意志。相期闡明。而今而後。如是精進。則天下之學說。得由性道爲之統系。而達於一貫之真。學說既正。人生事業。必漸美大。而著爲文章。更足垂法無斁。下顧千秋。吾不禁爲諸方加以欣幸也。

濟佛訓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一芽之木。支大廈於將傾。若弗危者。恐無是理也。執途人而深告以道。其不謂我迷乎。故修者不可畏道之難究而中止。夫道是無名。既無名已。何物非道。何事非道。就各人之範圍內。事事精察。處處證悟。身從何來。又從何去。究其極已入妙已。况聖典如山積。開卷卽有益。能就現處事物。切悟其理。更以典籍以證驗之。所得於心者卽是道。亦名曰德。行道而有得於心。發而爲事業。可爲天下後世法者卽是教。步步推展。由近及遠。道之化

力道修測真諦  
運。其出各人之身心乎。各各悟之。不可向高遠處求。從深奧處追。平平淡淡。自見道之爲道。不然。不落於清靜無爲禍國殃民者。不多覩也。

### 慎獨

老祖訓曰。天時由於氣化。氣充由於人聚。善充必善。自然之理也。但從善於形。尤貴悟善其心。心正則氣之所充皆善。氣充盡善。時之爲化必平。一人而善。千百萬人可與進善也。一念而非。千百萬善不足以自掩也。是故君子慎獨之修。惟恐懼乎其有所不覩。戒慎乎其有所不聞也。今人以此爲迂。乃多放肆而釀禍亂。欲求挽救。豈是徒善之形。所克爲濟。苟審乎此。則人之自修。根本了覺。果當從何以求。要不難明心而得其故也。劫灰未燼。吾所以爲世憂者。誠願修方。各各憂吾之所憂。身先自求解脫。則世之爲化者。於以有攸賴已。

夫天下胎卵濕化之中。動植飛潛之內。萬物萬有。萬類萬形。惟人最靈。人之所以靈於萬物萬有一切衆生者。無非靈於其心耳。心之所以靈者。乃靈於其誠正也。故曰至誠不息。可以前知。然心稍有不誠。則欺妄之念生。欺妄生。心靈必爲之蔽。心稍有不正。則邪僻之思入。邪僻思入。心靈必爲之亡。蓋心爲載理之府。安仁之宅。亦卽藏欲之所。匪賊之鄉也。苟理不勝欲。則欲卽足以制理。仁爲賊敵。則賊卽可以害仁。一毫之差。千里之謬。聖賢所以亟亟致力者。惟爭此須



與聞耳。故老子之化世。先曰修心。孔子之教人。首曰正心。耶穌之渡衆。始曰洗心。謨罕默德之立教。即曰清心。釋迦之說法。則曰明心。其名雖異。而維持此心之功無差。保護此心之靈。則殊途而同歸也。此修養功候之經訓。千言萬語。汗牛充棟。一言以蔽之。無非修心而已。修心之功。首在慎獨。獨者初念也。知是知非。知好知惡。皆天也。皆理也。繼念則非。轉念更非。皆人也。皆欲也。天也者。卽是其良知。理也者。卽是其良能。人也者。卽是私念。欲也者。卽是妄思。一念而分良。知良能。私念妄思。因其有分。而天人亦卽隨此而殊途。理欲亦卽由茲而別徑也。故於念之初起。而不能不慎審於幾微也。能慎審於幾微。則其念之乍萌。其善善卽存之。其惡惡卽去之。久而久之。澄然湛然。何思何慮。此卽所謂寂然不動。所謂未發之中。所謂廓然大公也。夫如是。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而順應也。此慎獨功夫。大學之所以謂之爲入德之門也。今人物欲鋼蔽其心。貨利迷昧其性。放其心而不知求。縱其性而莫知返。非第不慎於獨。其在於人羣社會中。而不爭奪強暴者亦幾希已。獨之所在。尙堪問乎。

昌佐神訓曰。我心無波濤。江海穩如地。我心無崎嶇。蜀山平如礪。危人人我危。伎人人我伎。一誠精且明。慎獨勿造次。

修者。將以嚴天人之辨。慎理欲之防。則必明於其心之本然。與夫此心之將然。而後靜可不失其固有。動可不失其先機。蓋人生而靜。其實理之中涵。初無真妄之可言。迨夫感物而動。其淆於一念者。遂有出此入彼之幾。紛紜萬變。日流而不可止矣。是以吾人欲所以保其真。而防其妄者。不可不嚴而且慎也。夫人事萬端。無非善惡二者而已。一念爲善。則百事之善因之已。一念爲惡。則百事之惡隨之矣。乃人之不察。以爲人心本有善惡二念。對待交感於中。而汎汎無以主之也。豈知本心之真。因有其不必然者乎。本心者何。誠也。誠之於人心。猶之於天地。天地惟此一誠。而冲漠無朕。任時物之行生。而於穆自泯其聲臭。人心亦惟此一誠。而純粹以精。任百感之交投。而渾穆自見其淵涵。斯時未嘗無善。而不可以善名也。斯時本非有惡。而何可以惡窺乎。中庸之謂未發曰中。蓋指此也。何則。以其無爲也。然則由是而之焉。則固不能而無爲也。爲則念必有所注。注則爲理爲欲。主宰不必同也。爲則事必有所就。就則或利或義。要之不能強也。然而之乎善者。不能轉而之惡。以其去惡猶未遠也。之乎惡者。亦不能移而之善。以其去善亦未遠也。未嘗中立。而無所歸。亦未嘗偏倚。而有所主。迹未形而機已動已。修人於此。而不嚴以辨之。慎以防之。則其不流於惡者幾希已。蓋誠者全理也。幾者陰陽也。全理至純而無

疵。陰陽駁雜而多變。幾不必遂離乎誠。而誠亦且或存或亡。而不可常恃也。是故大學之言誠意。而揭其要曰慎獨。以言幾也。慎則誠。不慎不誠。而幾之關於誠者大已。是人非本無誠也。而卒不能立其誠者。每於幾失之已。夫人之不慎於幾。而曰我心之誠。與天地無異。則何以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乎哉。以是知夫誠也。無時不流行於天地。亦無時不流行於人心。惟以人心不能全體無妄。以合天地之德。而爲至道之凝者。理欲之防。不能慎其獨也。要知誠之於天地。惟以理之不二者。立乎陰陽剛柔之主宰。誠之於人心。亦惟以理之不二者。握乎仁義禮智之樞機。是以人之不立乎誠。則其本然已失。雖日日言修。其愛惡之相攻。情僞之相感。終無已時。而何由以凝至道也哉。夫幾而至於動。動而至於用。此天人理欲之交。至道出入存亡之所由判也。是故慎獨之功。爲入德之門。能始終行之而弗懈者。則誠自立。而幾自正。人能如是而爲修。其庶幾也。勉之慎之。

慧聖訓曰。萬有之修。皆基於坐。而坐之所以克剛大化者。非僅於形習而致其功也。必平素動作云爲。時時反省。極其嚴密。而後因坐心靜。因靜氣平。因靜平之至。氣運外展。如水之滋涵。逐漸四周。始得收覃敷之宏效也。人生而靜。本乎天性。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既云乎欲。必有所好。

既有所好。必有所着。既有所着。必有所偏。偏之爲害。最足以滯化機。化機一滯。氣卽弗適。因氣弗適。而返省其病根之所在。補偏救弊。不遠而復。優游涵養。以固氣運之樞。夫而後靜謐之歸。乃可以悉其端倪之所在也。靜功得力。動自不擾。而動之所以不擾。全在處幻不爲所幻。從俗而能脫俗。心境既超。靈光愈展。不必多事。而事自委曲以濟。不必無事。而事自逐次入軌。統系萬有之理。心既得其主樞。所以動無不善。靜自會其有極也。現在修人。對於形坐。頗知所謹。而形坐之先。並形坐之後。未能始終致一。而無間斷之處者。是只知於有形處盡其心。而於無形處尙欠其功也。古之善修。獨行不愧影。獨宿不愧衾。所以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皆於人所不及見之地。而戰兢惕厲。不敢稍懈於須臾也。惟其如是。所以自反。惟其自反。所以自責。惟其自責。所以自養。養之有素。動靜得宜。坐固如是。不坐亦如是也。修者果因此而知惕厲。則氣運之涵。衆理之匯。各各研議於無所是非之中。以爲補偏救弊之大化。則獲益於身者猶小。而裨益於世者實大也。其各審味可耳。

渾圓無間。一氣是運。運乎天而天體。運乎地而地轉。運乎時而時協。夫運也者。氣順之謂也。氣何以順。養之以誠。誠何以養。其意是正。意何以正。正之於動。其意之動。在於渾淪之初。其動之

微。若不可見。若不可聞。亦若有見。亦若有聞。當此之時。是靜之極。乃何以瞭然於動之端。其意一動。必有所向。向之於是。乃充其善。向之於非。乃流於惡。善惡之分。陰陽之判。於此動機。已見端倪。心自瞭然。乃意者出乎心也。心爲意主。意爲心使。心主乎靜。意動則機生。此時不愼。其端雖微。其爲害乃大。自古爲聖爲狂。皆由於此而植其根也。心既知之。必能止之。止之於善。而爲惻隱之心也。而爲羞惡之心也。而爲辭讓之心也。而爲是非之心也。擴充不已。可以保四海。可以位天地。可以育萬物。不知制止。而任其偏倚。其始言也放。其繼行也危。終則踰檢蕩閑。而害於人世。而不可勝言已。夫何以止。誠之而已。誠者無欺。無欺者非無欺於人。乃無欺於心。心無自欺。其動之初。雖無形色。而具機緘。機緘一動。心焉是主。心主之。氣至之。氣正則順。而至大至剛。故配義於道。無是餒也。其要在集義。夫集義云者。誠之素功也。有其素功。無時或懈。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凡言之不得於心者。皆不存諸內。而塞諸心。不塞於心。而心自明如鏡。潔如水。是謂之無慾。無慾之心。常昭然若揭。而意之所偏。豈能任其爲害乎。故君子必愼其獨。其獨也者。卽指意之初動而言也。經曰。善惡分途。神人界輪。佛鬼仙邪之分者。乃卽意之輪分之謂也。言念及此。何勝恐懼。其所以可恐懼者。一微之幾。可以轉天地。理陰陽。協四時。造人格。一正而

道心存焉。一失而人心危焉。恐懼其所不聞。而吾之意正。而德潤身之基。卽在於是也。而天下平之基。亦在於是也。

尙志

老祖訓曰。中候之矢。其功在前乎。抑其用在後乎。結稻之禾。其實在穗乎。其虛在根乎。是修道者。不可不悟其變化以參乎修也。無矢之前。則不能穿於正鵠。無矢之後。則不能力致於的。虛實之於禾稻。是雖異是。而道未或有異也。微稻之根。則弗能氤氲以事變化。微禾穗之結。則弗能貯精以作糧食。是前末者體於一。先後者道於一也。體於一而後有攻堅破銳之力。道於一然後有功成圓滿之日。是故曰觀先之因。則不得爲之成。察後之果。然後乃可以明其功竟與否也。惟是矢之前進也。固在於前末合爲一體。準其所的而趨之。然若無後者之絃彈。則矢雖具其前末之體。亦弗能以見正穿之功也。由是以推。則前者爲覓是之功。後者爲底功之候也。其絃力者。乃無形之最後精力耳。因是而及於世人。人雖爲發矢之原動力。而其自原動之弓矢。卽爲世人之又一身耳。蓋吾人心無所的。則不能發乎矢。卽取乎目的之標者。在人而不在矢。心之所至。氣亦隨之。於是矢之隨人欲所定之至而直前者。亦在於人力而不在矢力也。是故曰。以道之玄妙而喻於矢者。則人心之欲如何便如何。而非爲妄世之囁語也。人身者有形

之矢也。信心者。矢之先也。堅誠者。矢之後也。忠正者。絃之彈送也。知乎矢鏃。則可以知乎信守。知乎矢羽。則可以知乎不移。知乎絃送。則可以知乎後誠。此三者合一。乃能以著乎矢功之不悔。否然者。矢等於芥。弓等於柴。絃等於草。又何所謂攻堅破銳。殺敵致果。而爲芸芸除暴安良。而爲世界掃惡撫善哉。以彼有形之弓矢。而喻無形之信誠。其所以能功竟果圓者。均在於後而定其否。不在於前。而舉其盛。此修道之人。所以必悟乎矢己之志。勇往直前。始能以正穿於的已。故曰矢志。又曰穿通。此中妙機。是非悟及三度。不能以脫俗累而正是候。更非坐至六度。不克以悟是功。而知矢志穿通之要素也。稻禾種收之因果虛實。其異於是者同於是一。於是者合於是。亦未嘗不由虛實變化之中。而顯現於有形無形也。是以經曰。以有喻無。可以探其源者。玄機之解。自在於修者悟心之通。與夫俗心之脫耳。此有無相通之要素。深切於近今修者之有前是。而無後誠之痛病也。

昌佐神訓曰。螻蛄不知春秋。朝菌不知晦朔。以其大年小年也。以道觀天。以天觀人。若猶彼也。泡影一現。變滅迅速。故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有若其未有也。泡影一現。既不容長住。又不

爲造化也歟。陰陽二氣。互爲其根。生生滅滅。非有爲。不得已也。造物如是。運其理。自因因陳。陳。花花界界。盈滿兩間者。果物乎。物必有終盡。而不盡者。理也。故邱平而淵實。無平不陂。一芥一刻。莫不有變。而人也。忽而於無始無終之間。有其百年之生。不亦朝菌之於晦朔乎。少也。壯也。老也。無時不變。噫嘻。不亦似乎日之朝夕哉。然而人爲建中立極。三才之一。有不隨物而變者。存焉。曰志。志者。通天貫人。萬化之極。主樞陰陽。生生者也。是故士尙志。志一道合。毋喪爾志也。吾生而不昧斯志。猶恐情物之所幻惑。故潛泊以明之。寧靜以致之。偷安南陽。圖苟存生命於亂世者。志也。及感三顧之敦請。鞠躬盡瘁者。亦志之不容已也。吁。人之生於世。猶足之經一途。順而行之。自有跡痕。不患無事。患以物喪志也。古今達觀。誰不以物喪志。養其內者。失其外。務其外者。荒其內。內外亦物也。尙能喪志。而專沾物者。有不以物殉己者哉。是故生而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可樂永生。永生之道。首在明理。數理一明。原始返終。本來如是。心自澄。理自泊。寧焉以守。靜而致之。生死一途。是非不二。如由此之彼。至極而趨。還是原處。足跡陳痕。成爲事業。於我何有焉。是通人。達人。永生生之人也。一曰新人。新之一字。不二之意。誰能苟日新。又日新。且作新人乎。各子修悟銳進。頗堪嘉尙。可於吾苟存性命於亂世之訣。詳加默會。振作自新。

豈僅脫劫出數。卽於性理之悟修。亦不無補。總而言之。修己以敬。敬者。誠之者也。敬一無違。久則誠焉。既誠矣。何理不備。何衆不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功。動靜出於幾。通而施之。應乎神。誠神幾。周子曰。聖人之德。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要而言之。誠也。吉之先見者。幾也。通上達下者。神也。何有一物一瞬。不有爻象者乎。君子居易俟命。乾乾終日。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黃中通理。乘天而時行。非較於利害。乃貞一之動。變通而趨時者也。故齊齋乎。自強不息也。望各方卽此澈悟。集力一志。行其所無事也可。

尙真人訓曰。修善之進步在乎志。道慈之發展憑乎氣。志以帥氣。氣聚靈凝。而化之推行盡利者。自無時而不得其宜也。志乎修養。猶建屋者之立基也。築基堅固。次第完成。始足以施竹苞松茂之觀。烏革鞏飛之象也。志修敦篤。日就月將。自然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已。志若不立。氣必頽靡。作一事必敗一事。無時無處能得其適當之宜也。何以如是。志爲心之所之。志既不立。卽不知止。不知所止。茫茫蕩蕩。終無所之。是以心生厭。氣遂餒。而事事之當前。自無精神之貫注。而失其統馭之基已。須知人既志修。修於何有。由有形之實用。以涵無形之虛體也。用之作到實處。卽是道慈發展之宏軌也。道慈立此宏軌。則救度之臻於奧也。不得其奧。何云乎竅。竅奧

之所在。並非奇異而不可企及也。不過不造水火相濟之域。自不明陰陽發動之點。陰陽發動。則化機之氤氲。由吾心而現於外行於世者。莫不借一氣之正軌而係屬之也。係屬於氣。即是息息能回。息息能回。氣胞焉有阻止之機哉。望各各由淺悟深。由淺悟深。而得六善大化之詣。則善已。切注爲盼。

內省維殷。內省多疚。則必有惡於志已。內省不疚。則必無惡於志已。蓋志之一字。從士從心。十數爲始。一數爲終。原始終返。上通下澈。自然從無感有。從有化無。有無相形。以爲天地立心。既能爲天地立心。處處寓合化合生之源。不能爲天地立心。時時滯合化合生之機。機寓於心。消息甚微。而其感召之效力必大。感召厲氣。氣分陰陽。陰陽充乎人身。人身之陰陽調治。則人身健全。天地之陰陽調治。則天地位育。位育之效。雖見於天地。而位育之基。仍屬於人心也。心能致中。自無偏倚。心能致和。自無乖戾。不偏不戾。正乎人心。則保合太和。無不收利貞之宏功也。現在陽陰睽隔。蘊戾仍滋。所賴化弭之處。自是孔亟。望各各誓誠誓敬。以展化機。則化運所到之地。卽各各修渡之功行也。切注勉旃。

## 養氣

老祖訓曰。四時運行。寒暑往來。非氣也耶。動靜靡常。生生不已。非氣也耶。生剋制化。隱顯幽明。非氣也耶。花花絮絮。因因輪輪。非氣也耶。夫氣一也。而其化也。則爲萬有。萬有之化也。化於一性。一性則爲一本。因一本而爲萬殊。則動靜之間。必有不同。其不同也。非性不同。靈有不同耳。靈之所以不同者。因氣化之變遷。守於善者。則云善性。守於惡者。則爲惡性。性本無善惡。而守也亦必從善。其所以守於惡者。習染故耳。習者習於欲者也。染者染於惑者也。習染於欲惑。則性天日昧。而其所化之靈。由清入濁。必不能日新其德。更不能止於至善已。是以言氣功者。必言定功。言定功者。必言誠功。言誠功者。必言化功。言化功者。必言立功。何以言立。立在於無。云無爲然。云有爲氣。焉雖無而實有。藏於至虛。無所不化。故云曰有。氣雖有而實無。因其化形化體。必由至虛以入至實。雖欲見之而不可得。雖不能見。無日不處於氣輪之中。故曰。似有似無。先天之性化也。云有云無。後天之靈化也。先後之化。必當相合。不能相合。必不能化。不能化者。其氣也滯。氣滯不通。濁氣聚於中。而性也由是爲昧。靈也因之日蔽。其於化生之功候。必有所

阻。而欲其轉移於無形也。不亦難乎。是以言氣者。必知氣之所以爲氣。方能知氣化氣生氣運氣滅之至理。或曰。氣生乎。氣死乎。氣滅乎。氣化乎。氣有所始乎。氣有所終乎。曰。氣也者。本無生死。更無化滅。莫知所始。莫知所終。終即是始。始即是終。其爲物也。本來至空。其爲形也。本來無形。因其至空而化色。因其無形而孕形。其在先天。渾渾噩噩。其在後天。淡淡繇繇。若有若無。若虛若實。恍兮惚兮。杳兮冥兮。以其爲有。莫可以喻其形。以其謂無。離此而不得生。是卽人天界輪。氤氲制化之樞紐。亦天地乾坤之基礎也。故一則爲炁。二則云氣。一則生二。二則化三。三才悉備。而後萬有生焉。萬有之生。生於是氣。氣之云二。曰陰曰陽。陽則主化。陰則主動。動則日生。生仍歸陰。陰形極靜。其實主動。主於動者。化氣之功。主於靜者。生氣之候。氣之化也。性天爲主。氣之生也。靈息是運。氣化氣生。從無而有。有出於無。無卽是玄。玄出於素。素無可素。乃名曰炁。因炁化氣。變遷爲功。變於常者。仍從正氣。變於逆者。則爲乖氣。正氣之來。無聲無臭。其爲四時之運行。五行之生剋。乾坤之闢闔。萬有之化滅。莫不由此至正之氣。爲之本源。若夫氣逆則變。變則乖化。乖化者不從性化。性不爲化。靈氣乃阻。靈氣之阻。天地之大變也。浩劫所由來也。是以養身養心。必先養氣。氣之不養。何以能平。不能平氣。不能容氣。氣不能容。何以容己。己不能

容。何以容人。不能容人。何以容物。不能容物。物亦不能相容。則人與人爭。物與物殘。而人物之相爭於無形者。更有不可思議之狀態。浩劫弗起。其誰敢信。故曰。人與物之生也。生於氣。其化也。亦化於氣。其滅也。死也。更莫不由於氣。由是知氣之所以爲氣。必順以養之。雖有逆氣之來。而我仍以鎮定處之。方可以爲氣所養。不至爲氣所害。爲氣所養。必先養氣。氣之養也。養於無形。無形之養。必借無爲。無爲之養。必從從容。從容之功。定靜之功也。定靜之功。涵養之功也。涵養之功。含靈之功也。能含靈者。必能含實。含實爲虛。含虛化實。夫然後氣之靜也。無所不定。氣之動也。無所不運。氣之定也。無所不守。氣之運也。無所不通。氣之守也。無所不堅。氣之通也。無所不適。堅則恆。適則坦。恆則誠。坦則妙。妙則玄。誠則明。因其玄而爲修。因其明而爲養。則自然之時候。可與天地同其堅已。故曰。小充者。氣充也。大充者。亦氣充也。大小之充。剛柔之判。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充塞乎天地宇宙。可云大充乎。曰。無形者大充。有形者小充。有形無形之判。則必以至柔者爲大充也。故曰。至剛必折。至柔必固。剛柔相形之理。無他。曰。平而已。何以言平。剛柔相濟者。乃可以言平也。至剛雖折。至柔亦險。險者莫不毒人。毒人者終必毒己。是以君子之道。必言謙尊而光。方云養氣之功。若謙卑而晦。未有不以至柔欺人者也。故修者當戒之。戒者

於己戒也。戒已然後戒人。故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蓋言氣之平也。必先平己。少有不平。必至僨事。處己若是。處家若是。處世亦然。修養亦然。故必從氣之能容處。以爲平氣立基。則日用尋常。無在而不得其正。雖千百萬世。亦如日日在春風之中已。所謂和氣卽神仙者。洵不誣也。各功候修養。數載於茲。進步於有形者。固無論已。進步於無形者。亦當有所自悟。然後人天界輪。相循相仍之氣。必能由平以通二脈之至靈。方可以由此剛柔相濟之氣形。以定游已。各各善味是理。自知氣之平者。本來無用。因其無用。故曰無能。因其無能。不夭斧斤。此所以云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轉不若大椿之無用。可以盡年。可以全天。可以逍遙於無何有之鄉也。是在善養氣者。能知養靜之理。而藏其良知良能。以蓄正氣。而待大用。不自矜其能。不自伐其功。不以名爲貴。不以我自我。則氣之正宗。必可由無形立基。而道功進益。亦可由無形之轉移。而默悟其所以然已。是又在水天一氣之化功。爲之真旨。然後知天空之中。無非是氣。氣之蓄也。無非是水。水之化也。無非是火。火之所以化火者。亦因炁子氣母之至精相化。而變其性也。性之變也。氣變之耳。氣之變也。盈之害也。氣盈當平。氣平必藏。此所以妍麗之花。必先摧萎。各方悟到是理。自知陰陽動靜。天地人物之氣。無非水火相化而已。化於平者。必能相合。其化

不平。必以是爲害。而坐功亦何莫不然。能以自然爲功。不以躁進急能爲是。則氣之與水。可以凝於性已。氣之與火。可以藏於靈已。水之與火。可以相濟於氣海之中。而息靜息動已。各各悟坐以行慈。自知慈業之中。更有自然之妙運。要在得當與不得當耳。能悟是功。必轉是候。轉是候者。必不能自以爲是。而必以和。以容。以謙。以虛。而和衷共濟。必無廢事僨事之虞已。故曰。中庸不可能也。知中則平氣。知庸則容氣。是卽不偏不倚。發爲中和。而爲位育之主宰。氣之爲氣。不亦大哉。各各善養善修斯可已。

天地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時能以順其序者。莫非一氣運之也。而世間飛潛動植。萬物得以遂其生生者。亦莫非一氣化之也。以是知天地間所以維世界而成人類者。莫不賴斯氣運。氣化之一氣而已。氣本二也。何以一之。是賴充養。充之養之。則二而一已。不充。則或聚或散。或順或逆。莫非氣之不充所致。養而能充。則運乎身而化乎世。莫不能一。何則。斯氣既充乎身。則發而爲用。必見其和。有所和。則無所謂聚散。亦無所謂順逆。自見一真不二之境。於以達以運以化之妙也。所以予臨世救度。言道言修。必先以養氣爲主。蓋氣養斯充。氣充斯運。氣運斯化。化有爲無。鍊質還虛。以步步之徵驗。作層層之證實。堅誠之下。自見似有覺無之真。而運至



妙顯神之化已。今日人心囂張。人氣浮動。以造成此重劫者。豈有他哉。不過因世人每多識由智進。乃至誠因智衰。無念不欲以逞其巧。乃至無巧。不啓其爭。以形論之。莫非固其有也。弗知爭於有象。氣即渙於無形。真氣日渙。巧爭愈多。其在此智識輪中。相爭相戕。以爲躁進。遂至於不可名狀。吾嘗見世人有欲出其一口怨毒之氣者。亦有欲消其一生憤恨之氣者。更有欲爭其無所謂之一切閒氣者。昏沉忘返。迷昧以進。如此等等。無非固於形。而氣有所渙。不知充養以致之耳。要知養氣工夫。實爲人立身處世之大本。儒宗修齊治平之道。維以誠正爲基。而所以誠正。則必先賴志以帥氣。孟子生值亂世。親爲學說。而必以養其浩然之氣爲主也。其在前聖。何以不言養氣乎。以彼時世道人心。獨存淳樸之風。迨至戰國。則惟術是尚。惟利是圖。世風因之日下。人心因之日偷。其所以致此者。約而言之。無非斯氣不振之故。苟不先養斯氣。終無修齊治平之可期。亦無誠正之可言。何以云然。蓋氣不充養。縱有一時之成就。一時之建樹。亦不過爲權爲利。終必有勢敗而衆散。利盡而交踈之弊。而真氣必日見其消亡已。吾道易修。欲諸修脫却出數。以存吾烝胞之一點正充耳。烝之爲充。二氣合一。便是其驗。而所驗之之道。則在諸修誠以爲求。精以爲悟。悟澈道修之樞紐。舍乎養氣不爲功。則圓圖一胞。因然墜地之後。

其識自何入。巧自何生。一息之動。不難自扣。並其識巧何以自誤。一跡所着。不難自尋。扣其息而尋其跡。則一息一跡之間。亦不難知何者爲本。何者爲末。何爲之終。何爲之始。明乎本末。辨乎終始。則化有化無。鍊實還虛。眞旨究於何在。吾知至昧之靈。至愚之修。亦可以稍得其門徑。必不至固於形而渙於氣。終歸墜落已。是願吾門在修諸子。好自悟進。而廣爲導化。却氛瀾漫。遍地皆是。苟仍因循。終必墜墜。欲脫此難。必自養氣始。氣之爲養無他。不貪不妄。而時抱眞誠。洗心藏密之工夫以深。則放彌六合之運化必大。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其所以強而不息者。則無非從斯氣以養以充。以運以化而得之耶。

康聖訓曰。大化覃敷。逐處咸通。惟其咸通。無微弗入。所以化之被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無爲而成也。不疾奚以速。不行奚以至。無爲奚以成。同在大氣之中。未嘗斯須於人稍有間隔。既無間隔。氤氲氤氳。本來如是。既然如是。安用疾。安用行。安用爲。而速而至而成之處。靡不於不疾不行無爲之中以寓之已。氣化之妙。至於如此。聚而不知所止。散而不知所終。黑黃兩間。惟我是存。則我之爲我。相感相通之機。眞有令人弗知其所以然而然之致者已。蓋天地之大。本一呼吸也。人類之繁。亦一呼吸也。有天地之大呼吸。故能演出春夏秋冬。有吾人之小呼吸。故能

具仁義禮智。春夏秋冬。中虛以運之也。仁義禮智。履信以成之也。無信不成。無中不成。無中不化。用中化合。合炁成水。分水成性。而遞演爲情。情寓於物。順乎萬物。自然無情。既云無情。則無情之情。乃能類萬物之情。以通天下之故。天下之情。根於性也。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已。故之爲言。天命也。天命與素。物各有因。既有所因。必當思了。既了此因。又種彼因。既了彼因。又種此因。相因相了。遂了遂因。因因之機。循環無所窮。然靈稍有渙。神不守舍。則陳陳之跡。又相循於無間已。因因陳陳。其心爲解。其心一解。自然生懈。懈之既久。物交於物。則引走而遠去已。引走而去。觸於此則着於此。觸於彼則着於彼。彼此相間。格格而不能通。既不能通。天元炁充。何由而回之哉。炁充不回。必不能通。心不能通。已先不化。弗能化已。焉能化人。弗能化人。焉能化世。世弗能化。則世道人心之所託賴者。將又屬諸誰何也。其人如此。其行可知。其行如此。其氣可想。嗟。氣之通於天地萬物。善人惡人無以異也。善人以公正之心。行公正之事。則浩氣充塞於天地之間。所以天朗氣清。萬物咸若。天地既有所位。萬物自無不育者也。惡人以詭譎之心。行詭譎之事。則其濁氣浸蝕於天地。靡不周遍。故世道之隆替。人心之純駁。其機轉圓。何莫非氣之清濁以爲之致耶。言及於此。吾儕衆修。能無惕然。何以如是。人在天地之中。位列三才。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既有其體其性。人具肖子之責。實關重要。既有重要之責。則上承天地之心。下類萬物之情者。非他人之任也。吾儕衆修對於此處。實當默念而注定之也。負天地之心。卽失肖子之責。蔽萬物之情。卽不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益足以顯人性之至。盡人性之至。更足以通物物之情。能物於物而不爲物所物。非正其氣者。不能如是之充宏也。欲正其氣。先息其影。影何以息。鍊之自息。息其影。自成其形也。形既成已。炁氣有不渾化者哉。炁氣渾化。而品彙相感之下。未有不納於軌物。而得遂生符性之樂者已。既然遂生符性。而物之與我。我之與物。胥成一體。而散之於外。自能化萬劫於無形也。攝之於內。無不契六合於一身也。不過言之固屬甚易。一味原理。得之很難。願各各從本源以爲悟入。本源既澈。其他自迎刃而解已。其各勉之哉。

慧聖訓曰。道昌慈普。爲修者所以持行進步之的也。然道之所以昌。必藉聚氣以擴其化。慈之所以普。必賴充氣以爲之運。化者以合爲主。運者以分爲用。分合之間。能具一團渾穆無間之氣。而後始可以言道慈救世之大效也。奚以云然。不合無以聚。非分無以見。而分合能無間者。魔惑不搖。則在氣之團結。果其團結。則合之莫弗相化。分之莫弗相運。運化無間。則所修於身

而及乎世者。皆此一團渾穆之氣。隨在推展。隨在皆是運化之功。蓋無所謂分合。而其分合皆是道慈救世之用。審乎此。則人之所以自修者。不外養此渾穆之氣於身。而後存之者宏。而用之自無所窮已。故坐爲修行之本。所以養此之氣。日以悟培之也。須知一日不養。則心必放。心有所放。則氣易渙。欲魔之來。必從其隙而動。擾諸心。則害其形。爲機甚微。而妨身至大。不過時習所在。每難自覺。此所以必藉坐修以定其基。以期充固而宏救渡之用也。來日方長。諸方勉之。有厚望焉。

邇日各方於慈功。頗爲急進。而養氣之功。惟有所乏。是特爲諸方提撕。以繼修慧業者。惟靜惟平。平心靜氣。雖爲常談。然任何修程。所必由之基。是故不高談玄微。而言平靜。然果克平心而無搖。靜氣而不二。則諸端妙境。層層自證。是望諸方於平靜工夫。實地功養。不惟子等有所率循。道慈前途。亦藉此昌進。所謂正己而物正者。以此。惟平靜要有悟得。如不悟平靜根原。強以平之靜之。可暫必不能久。如悟澈性本靜。氣本平。覺有不平不靜。便是幻惑搖動。知止可已。故曰。知止則不殆。知止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定。則不遠復。无祇悔。元吉也。易云。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將

有行也。將有爲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素有平靜之功。極深研幾者。孰能與於此。是故造道德深者。必靜定事天。見幾而作。幾者動之微。而吉之先見。亦即當下所研究者。各方俱負責遠重。於機動之安危。不可不精以求焉。究何得安靜平適。又不可不悟求其極。於當下能否一而不動。動則幾微。更不可不時證覺。雖頻覺多勞。亦可漸敦元誠。縱不能免憧憧往來。朋從雜生。然能不住色相。亦不害新新生。此當世運極駁難不定之時。心氣難乎平靜。各方苟克實地以煉之。則工半功倍已。望各方其務悟勉。

孚聖訓曰。真炁所運。元氣乃分。分合之機。是有所定。定之云者。化有而無。無又生有。循環妙轉。氣之運於無形。而象必呈於有形。有形能養。惟定斯純。氣純而清。則凝固於中者。莫非太和之正也。太和之氣。運於人身。其化爲分。無時不可自合。分合驗於氣體之內。亦不過審其度候。而罔差錯。即得見其功養已。獨是功養徵於氣候。心必有其主宰。而自然泰定。然後分合之機。乃克竭其樞紐。以運化於無形。而混着象之累已。此言養氣功候。必求所定。而定於不定。又必類乎虛冲之能靜守。斯須不離所守。則靜定之餘。內省不疚。心自泰然。而有其不貳之主宰已。氣之功候。養之而純。化無而有。似有若無。浩浩蕩蕩。至大至剛之正充。於焉乃見日進已。氣於其

身。所以必藉心主者。以氣賦成形。而後無觸不見分象。形象易着。惟心之虛。乃克定於泰然。而後化分復合。二氣之正充既凝。一炁之渾淪乃成。太和之象。無所謂分。亦無所謂合。分合皆泯。然後所以運化於兩間者。莫非此太和之氣。而化有化無。自然之坦適。靡非浩蕩之大道已。審乎斯理。以爲修養。身與天地之氣。固相通也。通其正氣。與天地而參位育之化。要卽不外此氣。而氣之運化。亦自不外此身。是有形之修。欲使鍊實還虛。非氣之善養。無以得其妙轉之功。而進自然之候也。功候之轉也。必由養氣。理既若此。則氣於乃身。所繫自非輕渺已。養之能純。氣候自正。所以純之。雖曰在清。而所以清之。惟賴去欲。欲念集於人身。心之受害。每弗易覺。故自未修者之於去欲。必先克念。克念不忘。則所以定於心者。不求其清而自清已。清心而不泰然安定者。未之或有也。現世劫重。豈有他哉。不能化有入無。於是爭擾乃生。究其所由。莫非欲念致之也。欲之生擾。勢無可解。因其着實也。着實則心不虛。心不虛則氣不充。氣不充則念易亂。亂則擾。必然之勢也。所以必從克念下以苦工。使不妄動。則氣存於身。心君爲宰。泰然安定。雖觸幻形。皆無罣礙。氣由是充。而一切雜妄。自無所牽。而使意念之着於其實。成乎乃形已。不形而守於自然。行乎坦適。身之所由。靡非大道之浩蕩。氣之所布。靡非盎然之太和已。各方數載。

勵修。氣候之正。多所見功。功候妙轉之機。其證於身而悟乎坐者。亦多心得。不過得之不難。守之則難。守之不難。化之則難。何以云然。有形之身。易於着實故耳。少或着實。必易致偏。有所偏。氣或錯走。則堅守之候。必無以持。而逐幻之弊。卽難免因。此而爲形拘。形拘於外。念必先雜於內。念雜則心不清。心不能清。雜念必化爲妄。妄念必搖其真。去欲無從。則有形之身。無時不爲物欲之累。雖思解脫。而因惑於物欲。花花絮絮。此境或遷。易爲束縛。是在修時。最足生障之點也。如欲免此。克念之要。實爲所先。先能克念。則持守其堅。而勉乎恆。心必泰定而常清。欲之所在。雖有所動。不難由其靜中而爲無形之化解已。此功有得。所謂氣候日進無疆。充固而立其基。基有所立。則化有化無。形形皆幻。知幻尋真。其克自無。坦適而行乎大道。而歸於杳冥。至空不空。至色不色之妙微。均必於是通之已。

天地之氣。陰也。陽也。陰陽和融。則天清地寧。春夏秋冬順其序。風雲雷雨依其時。既無旱澇之災。又無沴戾之狀。其所以然者。氣順之故也。而人身之氣。呼也。吸也。呼吸調勻。則身安體健。百骸四肢隨其用。萬骸千肌得其養。既無疾病之苦。亦無鬱閉之時。其所以然者。氣調之故也。由此觀之。則氣之不可不養。從可知已。故吾

師時時以養氣功夫。爲諸方勸勉也。無非欲諸修盡人合天。以爲運化之根本耳。惟欲養斯氣。非靜不可。欲得其靜。非坐不可。真靜既得。則氣自固焉。氣固者精自聚。精聚者神自凝。神凝精聚氣固。三寶得養。息息弗懈。自可達於從有還無。鍊質返虛之境界。果到此境。則圓陀陀。光灼灼。活活潑潑之先天圖圖之炁。自然發現於身。而不可遏止已。既有此化氣合炁之妙轉。則息息綿綿。適適如如之下。自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一炁真宰。運轉無窮。運無不運者。自然通無不通。通無不通者。自然化無不化已。三千大千世界。縱有無邊之災劫。些須之暴戾。亦必爲其所化。而消弭於無形之所已。各各勉之。

蓮台聖訓曰。修道講功候。究竟知道這候字作何講解否。就是叫大家。各人把各人的氣候。好好的涵養涵養。能以涵養到甚麼樣的地步。就可見甚麼樣的火候。總而言之。不過就是一種養氣的工夫罷啦。或有人說。人生在世。既有此身。就有此氣。這氣既是人人所俱有的一件物事。又何必去時時養他呢。像這樣說法。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何以見呢。你看人秉陰陽二氣。生在世間。各人有各人的性情。各人有各人的脾氣。既然不同。那是非好惡。就難一致。我以爲是。人未必不以爲非。人以爲非。我未必不以爲是。人之所好。未必不爲我之所惡。我之所

惡。未必不爲人之好。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各好所好。各惡所惡。是非好惡。既各偏執已見。其間就要紛起爭端。爭端一起。勢必就要動氣。氣一妄動。就要不平。氣一不平。其害就有不可勝言的了。從身體說。氣一不平。他那五臟六腑。必要鬱結不通。他那萬絡千肌。必要沸騰難制。從家庭說。氣一不平。父子就要責善。兄弟亦要鬩牆。夫妻勢必反目。姊妹亦成仇讎。從社會說。氣一不平。也必要夜郎自大。惟我獨尊。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了。如此看來。這養氣的工夫。乃是人人最緊要不過的一件事。須臾不可離的了。所以大道易修。首傳炁功。大家如欲反還這先天的真炁。必須先要涵養那後天的吸呼之氣。氣一得養。從深處說。由後天返先天。脫小充入大。充化氣合炁的奧妙。自可得着那圓滿的效果。卽就淺處說。氣一得養。他那身體。臟腑必然通澈。經絡必然條暢。一身自然得享那安全的幸福了。他們家庭。也必要因那心平氣和的對待。倫常必然敦篤。上下皆必和睦。一家自然就要現出那雍穆的氣象了。推而至於社會的交接。亦必要因我這氣凝神恬。與人必然無爭。與物必然無忤。更必要現出那一團和氣的態度了。這養氣的好處。深淺雖有不同。能養到甚麼程度。自可見甚麼樣的好處。大家默自徵驗。一步一步的。自知吾言不虛了。況且這養氣的工夫。若說到婦女們的身上。有最可喜及最可怕的兩

件事。與衆不同。是那兩件事呢。第一就是坤道主靜。這靜字本是婦女們有生以來的一種特長。靜則必能定。若從這靜字中間去行那養氣的工夫。要比男子容易百倍哩。這豈不是很可喜的一件事嗎。第二就是女子善鬱。這鬱字又是婦女們有生以來的一種短處。鬱則不通。若長使此身鬱而不通。不但說不到養字上。定還要疾病叢生哩。這豈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嗎。大家想想。這一種長處。原是天賦予的一種本性。這一種短處。不過是人事上的一點外緣。若果能擴其所長。時時從這定靜下些工夫。去其所短。刻刻把這鬱悶。加以滌除。如此做去。久而久之。外緣擺脫。本性常明。我這氣自然養到息息綿綿的境界了。這纔算是達到涵養氣候的目的了。吾因修者證候。深恐大家別有用心。反把這候字的意義誤解。故指出這養氣二字。大家不必遠求。各人能把各人的氣候。涵養得極靜極平時。雖然說那煉質還虛。化氣合炁。一時尙談不到。像那身體的安全。家庭的主持。社會的應酬。也必能處置裕如了。到這時候。纔有候可言。

## 薄名利

康聖訓曰。世風不古。人心譎詐。矜奇競勝之事。層見疊出。既然矜奇競勝。多少希冀。必失自然之氣運也。一失自然之氣運。動輒得咎。所如不合。自而煩惱之處。亦隨相因而至已。所以去一分希冀。減一分煩惱。減一分煩惱。即增一分功候。功之不修。候於何有。候之不轉。功於何見。功候之增進。平以運之。默以成之也。不平則奇。務奇之心。易於立異。以爲高。平默則勝。競勝之心。易涉好大而喜功。矜奇競勝。雖屬人之恆情。而此念一萌。即離本體。本體既離。即起障濁。濁障既起。靈爲昧蔽。昧從中來。中無所主。得失倚伏。愛憎隨便。以得爲失。以失爲得。顛倒之見。萬險之所從來也。以愛爲憎。以憎爲愛。拂性之舉。萬化之所由滯也。得失愛憎。起原之點。厥屬於意。因意生必。因必生固。因固生我。因我生執。因執生惑。惑我者思。思如一錯。真炁走失。劫後無難。漸侵於身已。劫後將至。氣爲之黜。神爲之走。氣黜神走。空靈無所附麗。靈無所附。骨質體形。皆入劫網。一入劫網。精神錯亂。以火濟火。身素皆燃。熄之無水。撲之無物。犯此過者。不能不歸於身燼也。身燼之害。其初雖微。而其末流甚大。推究其所以然而然之故。無非希冀之妄念。階之

厲也。人生在世。奮發有爲。即有所希冀。乃是當然之事。既云當然。希冀一屑。尙有何害。不知希冀之念。即是貪念。貪念正事。尙離本體。何況染着物質。以求無疆之欲也哉。物質沾染。必難擺脫。求名者欲得名。求利者欲得利。名利既得。固然喜出望外。名利不得。必再殫精竭力。達到所求之目的而後已。既達到目的。不能不行使職權。以行使職權沽我之名。未必不妨人之名也。售我之利。未必不害人之利也。妨人之名。被其妨者。必思返還。害人之利。受其害者。必思攫取。攫取返還。展轉相擾。終須有無往不復之時。一往一復。而侵噬之處。必然一一迭相乘除。已當此之際。若能參透陰陽之消息。不受展轉之擺佈。截然而止。不再種因。固屬大勇大智。倘味原理。則報復循環之際。即是我希冀妄念。以致煩惱之際也。欲去妄念。坐之可挽。平默可還。平何以平。立靜爲主。默何以默。無念爲宗。平默工夫。通上通下。澈始澈終。達觀自在之要素也。平無不運。默無不成。先天工夫。我不能爲之力也。後天修養。平默即可以得究竟也。能明乎此。無不大化。中土人有行之者。虞舜是也。耕稼陶漁。若將終身。其心不見有所損也。及爲天子。受無上尊榮。若固有之。其心亦不覺有益也。不見有損。希冀何爲。不覺有益。煩惱何從。其所以然。人世之浮華。外來之物也。天良之賦予。眞宰之從出也。得其眞宰。損益於我無關。所以顧視之際。獨

得其妙樞也。以獨得者爲有。必以外來者爲無。有無雖屬相通。通其有也。大氣之所值也。通其無也。大氣之所錯也。有其所有。而天命時時注靈於身。身爲命主。執中而行。平成之績。所以不見而章。無爲而成也。今諸方勵修及今。知平默之理。而實行平默之功者。固有其人。而作輟之間。不能一一貫通之者。是用工之要。尙未精悟得透也。悟而通之。神而化之。則挽回氣運。消弭劫數之原由。自可於一心而會通一切。而無遺漏之處者。已其各勉而行之哉。

慧聖訓曰。災劫頻仍。厄運重疊。其天作之乎。抑人致之也。嗚呼。劫由天造。數自天成。茫茫天數。固不可測。而有爲之人。未嘗弗能挽救之也。何以滔滔日下。覆舟相繼。而竟罕覩其底止哉。推厥原始。不外乎眞實虛幻。多未了澈。是以舉世之人。爲私慾所蔽。名利所惑。色相所生。靡不勇往直前。拚命爭逐。此世間禍福之所以靡常。劫運之所以不息也。夫名也利也。形雖眞實。總爲虛幻。彼處於名利之場者。每失道德之守。以爲道德之用。弗若富貴利祿之徵而足信也。詎知富貴利祿。不過浮雲散烟。一刹那間。幻相皆空。雖即貴爲元首。富有四海。又安足貴乎。況乎其所致。必不能守。非其所享。必不能保。非其所有。必不能得。昧者不察。徒知炎炎隆隆。而不知其滅絕。強爭強逐。非特弗能強致。且將自取其凶。又何必擾擾者爲。雖然富貴利祿。非絕不能

得。是當順受而不宜強求者也。果能清心寡慾。尊德樂道。隨遇而安。居易俟命。則庶乎其可矣。今人能明此乎。則塵寰胞與。世界版圖。將演太平之象。而吾道大同之風。亦瀾漫塵世。斯無劫運可言矣。諸方研道有素。救世心切。務各於道德名利兩途。嚴辨是非。悟澈真幻。是所切要。孚聖訓曰。實至名歸。名有何害。義以爲利。利有何咎。不過幻名者以名爲名。則凡可以得名者。無不爲也。幻利者以利爲利。則凡可以得利者。無不至也。名利如此而來。名利有何足貴。何以不足爲貴。經綸不裕。謀猷何在。假虛名虛利以作進身之資。而膺輔世長民之責。不啻僨車之馬。何往而不見其敗哉。是何以然。心一不正。顧慮百出。只圖便私。焉顧化人。人不能化。欲其於真常存。必無之理也。所以化人以正心爲主。正心以順自然爲先。自然之道。不假強爲之道也。不假強爲。形自不限。情自不溺。不限形所以形能緣。不溺情所以情能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於物。何以不待於物。本來俱足。無庸再假於物。以填補其靈明也。靈明自在。心無所着。心既無着。妄念何生。一生妄念。便有無數倚伏之機。機多倚伏。利乘於前。害隨於後。相召相累。輾轉不窮。此幻之所以爲幻。不能與真並寓於方寸之中也。欲去幻存真。本來不難。燕水不分之善華。即是修真之所皈也。動靜不着之處。知覺

不到之處。見聞不及之處。即是修真之地也。願諸方循此以爲修。本此以爲化。化之所在。仍是真之所在也。安有幻緣以爲之累哉。其各切實深體力行焉可已。

岳聖訓曰。人心之陷溺。貪爭爲之也。既有所貪。必欲能得。不如所願。自必爭奪。爭攘未已。魄魔從事。而性靈之受於天者。將泯滅而不克爲主焉。所以愈爭愈烈。而時勢遂至如此其極也。欲救貪爭。先復性靈。欲復性靈。須從坐悟。悟有所得。則公心自露。公以對人。貪於何有。既不思貪。爭於何所。不貪不爭。性復靈凝。而光明正大之處。時時顯露於世。稍有偏僻。卽遭駁斥。人烏有弗歸於公正者哉。各歸公正之域。則清清之氣。發越於外。而劫氛自然消歸於烏有已。

積德可以潤身。亦可以榮身也。積財可以養身。亦可以害身也。同一積也。而可以潤者。復可以榮。其可以養者。難免不爲害。此君子之所以積德。而小人之所以不明以積財也。蓋積德者。其德之積。非第可以潤身。而必得其位。必得其名。必得其祿。必得其壽也。小人之積財也。其不但不能以養身。而必有其憂。必有其患。必有其恐。必有其懼也。小人君子。其所積者有異。故其所得亦各有所不同耳。諸方修道貴立以德。德之潤身。而後心廣體胖。不養而自固。其性已。是積德之要。爲修方之不容或忽者也。財貨其有形而暫也。一時之幻景。是可以自奉。然因財而傷



其性。因貨而致其命者。比比是也。今世顯赫赫者。不旋踵而滅其威耀。誠不足恃者。金錢與勢力也。而可以永保其太和。永存其性命者。則道德之可貴足尊。亦在是已。各方研道十數稔已。於此德財之辨。當能不告而即知也。惟是知則易知。而行則難行者。仍未之真知耳。其未能真知。故其不能實行。如果真知。未有不能行者也。湯火洪水。人知其不可蹈投也。故涉水入火者鮮已。而對於道德之爲貴。及貨利之爲害。人則未能視其害如湯火洪水也。設視金錢如水火之可畏。則必棄其名利之心。而趨向於道德之途已。修方修養功候。不能除其妄想虛榮。貪嗔癡愛。則終是盲修而無實得也。所以然者。修其表。而未能修其裏。行其外。而未能行其內也。道德在於內中。而不在於外表也。金錢在於外表。而不能益於內中也。外表之修。其中內莫能得其利益。而貨利則旦且伐其靈性也。諸方之所以必立時痛除貪愛之心念者。一時不除。一時不得清其心也。一日不去。一日不得養其靈也。心靈在內。非道不足以充養。非德不足以灌溉也。貨利形色在於外者。終不能益於心性也。人不去其爲害。而以道德培之。反任其情欲而斷喪之。吾則不知其假修養之名。究何取也。各各悟之可耳。

(註)某之化人勸世。慷慨痛快。數行而已。能悟者自識之。其百勸而不醒。千化而弗移者。

某雖載滿車之經典。亦不過是老生之常談耳。何能警醒癡人酣夢耶。味之可耳。

## 空色相

關聖訓曰。人之生時。衣文繡不足。食珍饈不足。住大廈不足。及至死時。始知世間富貴。毫無我與。塵上功名。毫無我涉。嗚呼。人生在時。壽夭不齊。或數月而死。或數年而死。或數十年而死。七十古稀。上壽不過百年。以人視之。有久暫之別。壽夭之分。若以神觀之。數月。數年。數十年。數百年。同一瞬息耳。世之有生之物。無不死之時。有始之品。無不盡之日。何足以計較其長短。而爲物所驅。形所役哉。此世之形形色色。花花絮絮者。終歸於盡。而莫可以久在長存也。天地日月鬼神。宇宙內之最悠久而無疆者也。然十數萬年後。仍不免於混沌。人莫如天之高明也。莫如地之博厚也。莫如日月之照耀也。莫如鬼神之盛德也。而企與天地日月鬼神。同其悠久。非有道何以致之哉。故古之儒者。以道而爲志。釋者以道而爲歸。其以道爲志者。其用方可以修己而安民。其以道爲歸者。方可以施其用而利己利他也。今之儒者不然。釋者亦不如其前。其他更莫知其本是已。爲儒也。背其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之誠。更棄其薪傳。遂逐於文字之末。而爲獵取功名之用。爲釋也。忘其色本是空。佛法在心之旨。更昧其佛諦。兢兢於祈禱之末。而

希冀升天之資。其若爲道爲耶。爲回。更何莫不然。此道之在於今日。而不得以存。災之所以降。劫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亂離而不復也。故弭災化劫。以挽今世。不以道之渡化。不爲功也。吾道在今。所以不別教派。不分中外。而普度其化也。設非如是之渡化於世。教爭不泯。又何望於人之無爾我也。故先合五而統六。使知道之末者。而得其本。使明道之統者。而尋其源也。此化教而共融者。實關於災劫之造所本也。先化其本。其末自化者已。世人悟是。而除人我之別。以空形色之空。而後道之在於妙者。妙境可得而致之。道之在於玄者。玄途可以契已。修者明此。斯可有進。其不明而仍以世之色相是著者。則終不可以得道之真旨者已。如是則道修功候。欲求其定者。捨看空一切。不爲功也。諸子悟乎此形色之所以爲形色。妙空之所以爲妙空。而後修養於其真實處之空而不空。自有所得已。

慧聖訓曰。除一番苦惱。得一番快樂。苦惱除得淨盡。全是極樂世界。然極樂世界。實不易得。而除苦惱之心。不可一日不存也。世間苦惱。第一是不知修。第二是修而不悟。再是六欲七情。此三種苦惱。一回除去。快樂自集乎吾身。然則苦惱如何除去。快樂如何得來。不可不談其要。要也。不知修。視世間一切事事物物。無一不真。祇一切真。所以清光性靈。全被昧蔽。實滿不還。有

妨先天清空之府。如以大公自處。公則無私。私去理復。理復仁全。仁全天命時時集心。心得天命時時來集。純任動靜之冲蕩。自然無可無不可。一片清靈。隨吾心轉。何在非逍遙之天。極樂之世。自然靈光圓凝。是吾非吾。真吾何體。一是一切。是不住心。一非一切。非非不縈懷。所謂善悟自然是善。惡悟自然是惡。不著一毫念。不染一纖垢。空空洞洞。青青蒼蒼。萬幻萬變。一寂感應。自有餘而無不足。凡所謂貨利位名。富貴貧賤。得失毀譽窮通。均可隨心化去。消歸無有。焉有心住意必困我。或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之害哉。脫去第一層苦惱。在先存一空字。自悟見。第二在善悟。夫人生以來。已墮塵網。即欲脫離塵網。而入清靜之域。無奈環境逼迫。賢哲難免。不過因物付物。善自應投。自可脫去一切。而得自在之境。此自在境。如何可得。無非隨時證悟。凡一切事。或順或逆。無非錘鍊吾氣泉之本。一忍字足已。第三是當前做事。萬不可懂懂往來。朋從爾思。以自心擾自靈。愈思愈亂。愈亂愈惑。愈惑愈入葫蘆。究之。顛陰錯陽。真烝離身。其害不可勝言已。當此迷悟時。祇要一切放下。自然陽生陰合。真氣來復。冰窖花開。結實有日已。除第三層苦惱。一凝字足已。修者各能如是。何患不進行。何患不成哉。各各加悟可也。雲物隨運而變其形者。衆所習見。則不以爲奇。若或罕有之變幻。則莫不相爲驚詫。是何故耶。

習爲之也。所以習染爲修人必須悟化之要。其能悟化。則四大皆空。萬緣易寂。其不斷滅之本覺真知能。即從所以空寂處顯現而出。得此本覺。以定其身。則身可自立。而一切罣礙方克爲除。心無罣礙。自無幻惑。不有幻惑於其身心之中。則欲道即道。欲慈即慈。固無待如何外求方謂之得也。不過此乃成德之氣象。其在修持之際。亦宜在在體會習染之何以悟化。能化一層便少一障。能少一障。便得真覺。悟覺不已。則步步修進。其本覺自然有達到完全了澈之望。不然。日居塵幻之間。有染無已。所以使身心馳於迷惑之途者。終由不覺。而徒惹萬緣之罣礙。罣礙既多。則去苦取樂之境。無在非幻。而又無在不竭其力以爲之地。真地未得。而墮於幻境之中已。吾觀自來世劫之誤人身心。皆非劫之誤之。實人之於身心不慎修覺。而又以所習之知見爲覺。於是認幻作真。迷離顛倒。終墮於劫而後已。誠可慨也。

孚聖訓曰。無偽無欺。真而已矣。真者性也。人能率性。其心自真。心真充滿。誠態外露。其露是用。其存是誠。誠存於心。心氣自直。心直即性。故性字從心從生。合而言之曰性。生之曰性。前賢亦云之詳已。然心直立於吾之旁。是見吾生也直。直心而無慾曰剛。剛者剛健中正。而無一毫阿私之謂。心無阿私。自廓然而大公。心境大公。烝靈常凝。烝靈凝吾心內。天理自從心出。故物來

而順應。毫無累心而現昏沉之氣。是以修者修此一點。此一點能得乎吾心。自能空一切相。更能渡一切相。夫一切相者。萬萬有有之謂也。雖曰萬有。實出一元。出乎一元。流爲萬有。其生息故不可言語狀。其由生而壯而老而衰而歸而藏。仍歸乎一元也。一元眞空。空而不空。運化萬靈。其空而似實。實非眞實。尤非眞空。空是其體。卽體卽用。實是其利。卽利卽體。其體卽用。其用卽體。其理甚顯。人習而不察。是以日用而不知。故孔子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斯言弗得已也。其實亦自然而然。不得不如是而言。對一般人也。若夫我修各方。亦如是安於不明。而昏昏者。將欲使人昭昭。恐大道無昌明之一日。而劫氛無消弭之一日也。今既言此。可取譬一觀。其理自明。可以演化爲證。而爲眞修之的據也。吾人何居。曰居於室。其室何有。曰牖曰戶。曰梁柱。曰瓦礫。集合而成。其相曰屋。人居之。非居其屋。實居其空。是空屋之用。是牖戶梁柱瓦礫等等。無非屋之實。亦屋之利也。就是一悟空。其空卽體。其體卽用。其屋是利。其利是體。體用一元。是眞實語。是見道語。是修者可以此一言而生悟無窮。不可一息有懈。而惰乎修悟。推人心至今。眞性亦寡。而俗緣障牽。不能上通乎玄覽。下澈乎人情。是以日演日流。愈趨愈下。隨流忘返。不知其伊於胡底也。可慨也夫。深望先覺諸修。須認清前途。不稍遊移。堅修堅坐。不稍懈怠。功候轉處。妙靈微微。上下一氣。天人一體。自得圓滿結果。一度乎己。一化乎世。其佳景休風。胡難親身嘗試之也。

人世之清福。富貴者享之恆少。鄉野者得之偏多。何也。今試就懸畫而論。凡文人學士。所作奇峯瀑布。湖光山色。大都不過位置幾個漁夫樵子。牧豎村童。既不見衣冠人物。復不見廣廈華居。豈非其明證乎。不過彼輩日日廁身其中。並未知領略其風味。致讓文人畫士所摹仿。而懸之四壁。閱之者得有臥遊之美名。較之身居其境者。其興感又何如也。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然而山水間者。不知山水之佳。在繁華場中者。又甯免去繁華之累耶。其語可深長思矣。諸子皆非富卽貴。處境素豐。獨能澄其心志。來入吾門。謂非智慧過人得乎。噫。急流勇退。非大豪傑不能爲。吾以爲生今之日。處今之時。棄官遁世。發粟散財。不僅得身心之安逸。是亦卽回頭是覺岸也。

濟佛訓曰。雪也者。蒸水相融不分之精華也。雪化爲水。水蒸爲汽。氣化歸蒸。由無而有。復由有而無。原始要終。變化多形。其歸根於無。一也。雪如此。而人物亦可獨不然。故我凌空來。見夫天地之闊。青蒼時故如是。而大雪紛飛。上下一色。無遮無垠。亦復如是也。不覺有感。大哉天地人。

物一體。修得悟此。自不沾沾於偏見。而同圓於大體也。各各悟此大而加修焉。庶乎化靈合一。由小充而入大充者已。各各思之。

### 省察克治

老祖坐釋法言下元篇曰。德之曰修。明吾至虛。運吾至中。而定至仁也。定仁於中。顯之於外。皆厥德也。故修明厥德。尚於省察。省者思也。察者辨也。省察之功。功之於思。行之於辨。而後心定於中。功定於外。所以克治之道。思且辨焉。辨且思焉。有此省察之功。則其行也皆適於道。其道也皆發至中。以中之行。其功乃聖。故聖功之修存。在於克治而爲修也。克治之爲修。舍此省察心靈。思辨精粗。又何以見至道之妙功也。先天運化。無非虛靈。後天功行。全屬心氣。心氣不加省察。其心氣必不可恬淡而無偏幻。戒此偏幻。必先省心靈。次察心氣。加以防閑。修以約束。而後其心靈皆清然而平淡。心氣亦清空而恬如。所以坐之言功。以省察心靈。次戒心氣。心氣得戒約。則吾之功候。皆適乎於中。發乎於行。內修而存仁。外行卽曰德。坐功之修。無非明心見性。心之易幻。性之易動。此自然中必有之境。若不以自然之功。加以省察。則吾之心靈。吾之心氣。又從何而約束戒守。證之於至中之始也。況萬事當前。莫不歷吾心境。心境感此。則必有動。一動則易幻。戒此幻變之境。必先考察事物之來。與夫情理之順逆。而後省而思之。察而辨之。則

心靈經此體認。與其審察。則外境之來感。必難幻吾之內境。內境不受淆惑之擾。則吾之性乃爲至性。吾之情乃爲至情。性至情至。理守於中。理守於中。則妄想不害心靈。識相不患心氣。心氣得平。則靈原安然於虛。無所動。無所搖。更無所易。無所變已。各弟子於坐功進修之程序。先定省察。次求知戒。則內外功行。皆臻至化之境。功候皆臻至神之運已。

聖賢之功。克己而後復禮。禮復而後性定於中。行適於常。法守至理。故聖賢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此內外兼修。性命雙調之至功也。

老祖訓又曰。平化之機。不在乎動。當審於靜。蓋靜爲動本。得其本則爲動於所動之時。無化弗平已。是乃堅修得真之要。而在陰陽大造之中。云守其身。以求明善復初者。皆須息息體會。在在留心。果能好自存養。則一步之覺。步步可通。蓋意念發生。乃天機乍動之會。不少放鬆。則涵蘊所得。莫不可以終全其真。若失之毫釐。則將不免謬以千里。不可不慎也。修者注之。

昌佐神訓曰。性屬平易。自是與道相近。加之一生經驗。所以處事多中其機。事各有機。全在隨時體悟。不能體悟。終於昧然。故人之爲人。不在於才之大小。端賴乎事來精察。事過不留滯於心。然事雖不留於心。而心未嘗斯須外馳也。惟能心不外馳。所以隨觸即動。隨感即通。然感通

之際。又非於心作意於其間。而自然之中。如鐘之扣。因動而即透澈於默默之所以然已。

慧聖訓曰。人貴反省。反省之處。事情自然臻於嚴密。何以如是。心氣不浮。外緣不能侵入。而事之相值。當機立斷。自免差池之虞已。所以然者。內省既密。絕無自是非人之萌。不自是。處處涵虛。虛無所着。而攝養之效。莫不隨固有之靈明以敷化機已。不過此種功候。知者自知。不知者尙須深悟而加修也。修進原無限量。而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而真知之所在。無不從一觸間而顯化機之純凝已。是在養候靜定。默默以識之耳。

刻刻迴光。時時返照。萬緣皆幻。一性惟真。此惟悟道覺空者。能知而行之。求而得之也。各方修養功候。所修者何。所養者何。無非就我之所有。而存養我之本來。以歸我之所以爲我耳。人生塵世。爲世幻所迷。每誤認軀壳之我。以爲我之本來也。殊不知我之所以爲我者。一覺即來。不覺即去。存則有之。捨則亡之。其有形也。人不得而見之。其無形也。而實有我之所以爲我者存焉。此則修養之要諦者。不明於是。必不可以修養而超上乘也。諸方試悟我之本來。其無物耶。抑其有物耶。無物何以有情。有物何以虛空。此又爲各各之所必洞澈者耳。修養之道。無他。惟求我之所固有。而修以復之。存以明之耳。孟子有云。求其放心而已矣。成性存存。實不易求。

其所放者耳。功候在於求其所放。而修養於身心者。亦即可知存養省察克治之爲功也。人之天性。本來至明。非待存養而後有也。人之物欲。本來外至。非待克治而後無也。要在於未發之時。以存養。既發之頃。以省察。其物欲私妄。則必加之以克治也。三者功候。由於本性之自悟。本身之自行也。大道不假外求。亦即因我之所固有。而復明之耳。復我本來所固有之明。是必先除其物欲之擾。貨利之侵。而後心之中所有。性之內所存。無往而非善已。所謂知止於至善者。非由於本心之明。不克以明性。心性不明。何以悟乎一切皆空。惟性獨真也。此功候易修者。易修於能明能悟。人爲萬物之靈。而亦有不易爲功者。則莫不因爲萬物之靈。而靈於其偏私也。著於偏則不得其正。執於私則不得其公。不正不中。不公不理。人欲橫流。道斯泯而災斯降。劫斯臨已。互爲因果。互爲循環。一公一私。一理一欲。而判若星淵。別若天壤。無怪乎人之與禽獸所差者幾希已。各方向抱濟世救人之旨。素作化災弭劫之事。己身之修而爲世範。自心之正以爲人模者。是更功行之功行。而不可不知者也。以慈業作濟拯。其有形而暫頃者也。化人於無形。規世於有相。莫不在於身範品型。而爲天下後世法也。所謂法施天下者。勝於七寶福德有相佈施。諸方是必有以悟澈於心性。而作覺世之晨鐘也。時至今日。人心陷溺。達於極點。

已不堪救藥。尙有一線曙光。可以挽救於萬一者。即在於人心之返於道。而歸於樸耳。然陷溺深之人心。豈一旦易爲之轉化耶。曰不難。近世人心雖忘返不明本初。而其觀於歷劫遭災者。則未嘗不一激其天良之發現也。無奈無以引之以正途。誘之以善道耳。是今日之災劫頻仍。實予我等功行之一好機會也。行修時期。望爾各方行各之所得。以化世度人。世人觀摩興感。由近及遠。因少推多。不難人心向化。天意挽回。復於盛世。再觀熙皞也。惟我修方負重責者。之能否盡其心力於道慈耳。果能各盡心之所存。力之所及。維道維慈。則道慈昌已。道慈之昌。而個人之根基。亦於焉是堅已。因因果果。修者與時俱進。當有以勘破。明照大千。惟性是眞。一切胥幻。刻刻迴光以明本。時時返照而知初。本來故我今復我。豈不懿歟。豈不快哉。

夫道一以貫之。正位居體。黃中通理。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內外一致。時措咸宜。故君子必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一致百慮。同歸殊途。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何思何慮。蓋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之理得。君子固無思也。無爲也。而成位乎其中已。何其簡易。而修者之難通。不在承受之差等。在於性爲習遷之失也。原人之生。同秉彝德。性近習遠。天真爲昧。習於性成。則終身安惑。而不自解。或學而知之。困而知之。遊子乍回故里。以己

之宅園。不敢自認。修人徘徊猶豫者。大凡不決於斯時。成敗於此地。非上卽下。間不容髮。是修者必須果決堅密於此。自知我原如是。誠然安宅正路。須臾不可離者。一而不已。源泉混混而出。浩浩者天。則肇顯乎茲已。故造道深者神密守。以其夙夜基命宥密。同位於貞一。若谷若淵。若渾若濁。幾乎無哲不愚。而神幾燭照。如日如鑑。明達無隱。智周乎萬物。範圍天地。祇一恬寂空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已。而修者何可以其所見而曰得之哉。總之造道深邃。知識化除。凡有恃其知識者。未見道者也。仍須極深研幾。復我本來。能不恃知識而應物無遺。使氣能全神。寂然默淵中。緝熙而理通。則天自我開。萬化約乎一身已。各方篤志勵修。已否依乎不可離處。敬之敬之。天惟顯思。無曰高高在上。日監在茲。能無自遏其神生。天命時時出自爾心中也。於戲。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於斯乎。各方悟勉。

孚聖訓曰。人秉正氣以生。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備焉。物我一體。於妙合之際。蚤已凝成。出庶物兼萬能者。我無與焉。生機本原。通乎心性。乾道變化。貞一而動。物自正位。理化所至。則各正其性命已。生物不測者。卽其爲物不貳。通乎一而有極立。是人從中建極。參天贊育。長養至道。賴以不息者也。故易兼三才而兩之。六畫而成卦。凡一物之微。一息之動。無非三才之氣運變化。

是故天地無人則不能生長。人之於造化何其重要。是欲理陰陽補天地者。必須賴人調燮。致中和。則天地位。萬物育。補天浴日之功。卽在明心見性。存其心。養其性。心化性通。無識無知。以涵天命。機自此兆見。化由此展施。造化約於方寸。宇宙生乎一身。人之所以爲人。方可充其體量。盡其能事。是以人必尊德性而道問學。極深研幾。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神而窮已。祇是意之未發之中。修者卽允執厥中。斯可已。然而執中之道。在於順情。喜怒哀樂。由中動出。非作情也。作情者亂性。性情交亂則滅天。是戒愼恐懼於不覩不聞者。持中於性情之際者也。各方見地頗有端底。實功尙欠體踐。妙中真味。少人嘗得。宜乎氣質不化。病根難拔也。佳肴不食。不知其美。至道弗得。不知其樂。徒畫餅充饑。葉公好龍。終等自誤。訓已屢屢。致修於言行之間。存養於性情之際。各方以無味忽之。殊不知聖凡分界。人天關節。卽在斯地。舍此無所施其修養。各方試習之。言之將發。行之方謀。是否天理當然。人情之正道。是則行之。否則違之。此地靈天炯炯。誠安未有不自知者。其脆易破。未兆易謀。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覺便消除。妄自無從而生已。无妄之往何之已。各方悟勉。



悔過自新

老祖訓曰。道之興也。興於無爲。道之衰也。衰於妄動。故無爲而修。道乃克昌。妄念時動。道必敗已。是以修者於內功外行之要。必先知道之所以然。與夫自然中之無爲。然後炁氣之間。方可以融合。而道也由此昌明已。以言乎修。以虛寂爲定。則無爲者。莫不有爲。以言乎行。則功行之於濟人濟世者。必先自濟。而自濟之功夫。必先以寡過爲本。而後功候修養。亦可以自如。而功行之所在。亦無不得其宜已。是修者必先知其無爲。然後可以有爲。必先知其靜。然後方可因時而動。以是知道在人修。而修者必以自然之炁氣爲修。而後一胞之堅固。方可以固其根基已。故修者不固其根基。不可以言修。不知其修。不可以言行。不知修行之所以云修行者。何以知夫道。道也者。無形者也。無爲者也。無體者也。無方者也。從無爲無形。無方無體。以證明大道之所以云修。則必從寡過爲始。寡過者。必先寡言。寡言者。必寡尤。寡尤者。必寡悔。以是知吉凶悔吝。無非由乎動靜。而天然之功行。亦於是乎在已。故欲寡過者。必先不言人之過。寡尤者。不妄言以招尤。寡悔者。不爲事而先言。如是而爲修。則修者可以知其本已。道即在是。中和之氣。

亦在於是。是人之所以寡尤寡悔者。無非以言行爲標準。果能寡言寡行。則自然之道。在其中已。而所以然之功行。亦在於是者。卽道在無爲而已。修者認定無爲。自知吾道之無爲。而無不爲。其根基之堅固。亦必於是乎在已。而堅其所堅者。必自適爲始。能適自泰。能泰自安。能安乃知其所止。則必於至善之地。而言寡尤。行寡悔已。修者以是爲悟。自知言人之短。已短卽是。誇己之長。而必昧人之長。則修於何有。道於何有。而况吾道不以爭一己之長短爲是。必也處處思己之過。方可以言修。果能至於寡過未能之思。則功夫日增。而心地自泰然已。修者不可不三復斯言。以期大道之昌明。若夫以是非爲主。而言人之是非者。則己身尙未聞道。安能以道化人哉。故修者必先思己之過。以其是否能改過爲標準。至於人之過也。諱而不言。方能有所成就。昔賢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其謙德和光。有如是者。而其個人之修功。亦於是可知。已。若必欲言人之過。以掩己之過。則其人也。必入於下流已。而况吾道以容人爲功。不能容人。安能容己。不能容己。安能容物。何能容萬有。容天地。又何必言修言行哉。嗚呼。修之一字難。而行之一字尤難。至於內功外行。並行不悖者。則尤爲難中之難也。各方務當以寡過爲能。而後可以寡尤寡悔。則吉凶悔吝。無所動於中已。而泰然自得之氣。到處是春風已。到處

是安樂窩已。

項先師訓曰。悔過自新。修人之要務也。人非聖明。孰能無過。過而能悔。善莫大焉。因悔知改。卽是自新之端也。默察各地諸方。十餘年來。言道言修。何處非悔改之地。何時非自新之機。逢其地。值其機。若不能精進功行。普化於世。則負修養之實際多多已。若再有過之可言。無新之是知。不更覺光陰之虛擲乎。總之道無止境。修亦無止境。人不造聖賢地位。終非究竟之詣也。卽造聖賢地位。亦不敢自謂聖。自謂賢。漫云無過之可指也。在昔中土盛時。六府三事。修和永賴。黎民靡不能敏德已。而下車泣囚。常存歉然之意。未敢自以爲無過也。以義制事。以禮治心。天道時常知欽崇已。而慚德是懼。恐貽來世之口實。未敢自以爲無過也。不泄邇。不忘遠。儆几銘。牖自律之嚴。誰克與比。然敬勝忘勝。致懷於吉凶之倚伏。未敢自以爲無過也。卽天地之大。陽愆陰伏。旱乾水溢。人猶有所憾。亦不得謂無過之可言也。然而大造無心。姑置勿論。但就諸聖賢悔過自新之處以思。殆有與庸衆不同者在也。必念念皆合乎理。息息弗間於私。而後謂之悔過。必合德於天地。合明於日月。合吉凶於鬼神。而後謂之自新。如此而悔。如此而新。成聖成賢。成仙成佛。貫始終。該本末。一貫之道。卽寓於斯已。而可輕忽視之哉。今之自謂無過者。是未

用悔改之功也。自謂明新者。是未滌除其舊也。過生於心。必無一豪歉然之處。始得謂之真悔。新涵於內。必無一念污穢之萌。始得謂之真新。真誠不二。庶幾仰不愧於天者。俯不忤於人也。晝不悔於影者。夜不愧乎衾也。悔之又悔。以至於無可悔之地。新之又新。以極於日新之不已。道備於身。化及於人。型于之效。起諸閭閻。唐李之華。映於庭幃。家邦之近。漸被之麻。自然無遠而弗屆者已。現在諸方刻苦自勵。各具導師之資。其所以導於人者。必先實有諸己也。故默過有表。卽是悔之又悔。欲至於無可悔之地也。修坐有時。卽是新之又新。欲極於日新之不已也。近紀之內。以己之寡過。導人知悔。以己之日新。導人知新。度化之處。已不可勝數矣。然悔無可悔。新而又新。必使各各之進修者。皆知自悔。皆知自新。而自悔自新之處。亦同於諸方之悔無可悔。新而又新。由少數及於多數。由至近及於至遠。始可以滿各各普度之宏願也。不過有不善未嘗不知。此種造詣。已非淺嘗輒止者所克做到。再云知之未嘗復行。恐未易遽求諸作輟無常之修人也。望各各精勤惕厲。以敦化機。庶國不異政。家不殊俗。人人得寡過。人人皆知新。其樂始可以無極也已。其各勉導勿懈。以企無爲之雅化可耳。

慧聖訓曰。一年之事在於春。一日之事在於寅。推其春初晨起時。精神振作與否。與自新之力

如何。即可斷定其終年終日之事有无進展也。是以人之修身立行。必須在此開始時際中。拿定主見。立定根基。開闢其新途徑。然後方能有新發展。有新進境。否則必不能以言進展也。現下大地春回。時序新展。縱目一觀萬物。則萬物莫不欣然自得。充滿生氣。而人爲萬物之靈。在此春光明媚時會中。又豈可不努力自新而力圖振奮哉。諸方既往之善是惡非。已成陳跡。莫可追改。但如能自省。知其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何者應繼續進行。何者應從而改善。辨別清楚。而再加以努力。即或偶有惡行於前。亦未常不可積善以補其後也。補之何爲補之路。改其惡因而免其惡果也。惟其於改行爲善之後。而能自明其前此之非。即是善人。大多數自知其善者多。自知其惡者少。并且爲一善而自以爲是者多。作數惡而悔其不當者少。欲期其知善而再力積其善。知惡而不再爲惡。十不一得。或百不一得也。諸君如不謂然。試各就所親見者察之。其真能出於血誠。奮於積善。與避惡不遑者。又有幾人哉。以目視察之後。當知吾之所云。絕非妄語譏世也。然而世固多此人。惟望吾道修子。引爲殷鑑。庶幾乎不至同流合污。習於惡而不自知也。真善真惡之分。原有有心无心之別。但不能謂有心爲善。即謂爲不善。无心爲惡。即謂爲不惡。須知善善惡惡。自是善善惡惡。決不可因其有心无心而變更善惡之定義也。若必

欲執此邪說以訓世。吾恐有心爲善者。必聞而却步。失之於惡者。亦必將不復自檢也。病世戕德。有甚於此者乎。吾道修子於此等處。不可不辨。更不可因其邪說而自忘其精神之振作也。其各試之。

默過一節。乃所以促人反省之實功也。人能反省。因過自然知惕。因惕自然知改。始雖過失累累。終必愆尤胥泯。此修心之緊要關頭。不可不致力於此。以堅克復之功也。不能如此。氣蒸終難合一。何以云然。忽作忽輟。對於敬止之修。尙未能緝熙而涵其光明也。今者諸修。每遇期望。均知求天赦宥。不能於日日之間。致力於新而又新。是所以自處之者。驟難悟其究竟也。

師意欲各各實行默過。以爲自勵之方針。不知各各之心意如何而得有以致其極也。務研商規定。以嚴修候。則氣運所以鞏固道慈之基者。尙不僅如是已也。各各深思切勉。

昌佐神訓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而能改。即爲無過。過而不改。是真過矣。故人須知己之有過。即能知改之方。如知改之方。而仍不改。是已絕自新之路。能知自新之路。前雖有過。而業已自新。即成自新之人。即前之過亦消於無形矣。否則過而不改。即不能自新。如之何其爲人也。

孚聖訓曰。道家之言懺罪。懺其邪而回於正也。耶教之言悔改。悔於正而改其邪也。回教之言歸主。歸於正而去其邪也。卽我佛之言回頭。亦無非是。使人不履邪徑。然後始可登乎彼岸。而得其正等正覺也。綜觀五教聖人。言改過。言懺罪。言悔改。言歸主。言回頭。各教奧旨。雖不止此。而所以導化人心者。要不外使人去其邪念。合乎正軌。而後始可復其至善無惡之本心。而達於諸惡莫作。衆善奉行之域也。無如時至今日。人心之壞。已達極點。善其善而惡其惡者。且不具有。吾嘗見有人焉。其於平居無事之時。未嘗不口口常念佛也。未嘗不時時言慈悲也。及至一遇救度。則必曰。我心有餘而力不足。可奈何。一言慈悲。則必曰。我身欲任而財不繼。可奈何。此乃假冒爲善之流也。吾又見有人焉。衆人言行慈。彼則口是而心非焉。大家言爲善。彼則貌從而心違焉。及至一見乎財利。則如蠅之着膻。不避艱險。不計利害。而思盡天下之利。攘爲己有。雖至害人傷生。亦所不諱已。此乃貌善心惡之輩也。更有人焉。終日昏昏迷迷。不知善爲何事也。平常糊糊塗塗。弗審惡爲何物也。與之言善。彼則不問不聞。與之言惡。彼亦不痛不癢。醉生夢死。隨波逐浪。善固不善。惡亦無惡。此乃所謂心死者耳。假冒爲善者。猶緣木以求魚也。貌善心惡者。猶南轅而北轍也。緣木求魚。必無得魚之一日。南轅北轍。不獨道不能達。且必致覆

車之害已。至於心死之人。其本初之性。亦未嘗不善也。特以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遂致不可救藥。而終歸於極惡之地已。嗟嗟。人心若此。善爲假善。惡是真惡。如此相演。而欲天下之不亂。浩劫之不來。豈可得哉。吾人今日處此亂世。當此浩劫。旣言修度。總要先使此心辨乎邪正。明乎善惡。時時加以存養。善雖小也。心心而擴充之。自可成爲大善。惡雖大也。心心而滌洗之。自可至於無惡。果能若是。則存誠閑邪之功在是。而修己度人。導善化惡之大道。亦在乎是已。不然。終日昏昏。無所事事。則惡日長而善日消。不徒亂無以遏。劫無以化而已。身之安全。恐亦終難爲保也。可不懼哉。

易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又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而其在頤則又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夫言語飲食。特細故耳。一不慎不節。則足爲過之大者。况世人明知爲過爲慾。不思恐懼修省。反輕而忽之。奚疑乎念日邪而不知。過愈積而不覺。曠觀遠古。默察近今。其得喪榮辱。紛紜無際者。孰非緣此以致成之哉。是故今日欲振此頹靡。非有純潔篤修之士。力加勸破。惕厲慎持。不足以砥柱中和。而解此毒氣於此世也。然修者果能反省於平旦之間。縱云不能悟澈。而於以往言行差忒之處。或亦不難辨識一二也。肯就其辨

處精思悔改。而再鼓之以奮勇。養之以中和。持之以平易。庶幾舊染之污既免。日新之功自著。內外如一。言行相顧。如此尚有氣質不化。化而不通者乎。將見此方寸靈台。雖有萬千魔障。亦不足以惑之已。矧合無量修子之光大圓靈。以正本清源。又有劫氣不息。萬象不覩。清平者。殊非吾之所敢信也。所患者。修子每不經意。即易被塵牽俗困。是以往往悔之未幾。而因循掩護之念復作。不曰此不足累我。即曰姑俟諸異日。或曰吾過實多已。誠不知何處著手。追其爲過日甚。行敗名裂。猶不知立於有過之地。此吾所以蒿目塵寰。痛於心而不得已於言也。且過之須改。有若江河。當其將潰。不過一簣之士。數尺之堤。足以維持而控禦之。舍此不爲。則將氾濫天下。而無所底止已。爲何自號明智者流。常忽之於將潰之時。而欲救之於無可如何之後哉。抑思勢之所去。固有一去而不復返者也。可見過之憚改。其足以梗化機也如是。所謂涓涓必塞。星星須防。亦可以爲千古不易之論已。

### 明理慾之分

關聖訓曰。夫心有理慾。而人有善惡。人有善惡。而社會有良窳。社會有良窳。而國家有盛衰。國家有盛衰。而世界有治亂已。理者善之根。良之本。盛之基。治之礎也。慾者惡之孽。窳之芽。衰之伏。亂之源也。蓋天理不存。則人慾橫流。人慾橫流。則社會必爲之澆薄。國家必爲之衰敗。世界必爲之亂離也。故陽明語人曰。靜時念念去人慾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慾存天理。是天理之不存。即人慾之肆逞。人慾肆逞。而天下國家亂離也。今日悽風慘雨。普遍大千。爭雲戰霧。彌佈天空。其所以至此者。莫不是天理之絕於人心。乃殺戮橫於天下也。是故吾道首以渡化爲功。次以救濟爲行。渡者渡己之心。化者化自之性。救者救人之惡。濟者濟世之亂也。然欲濟世之亂。必先救人之惡。欲救人之惡。必先化自之性。欲化自之性。必先渡己之心。渡己之心。即去人慾而存天理也。此所謂欲平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致知者。即格去人慾之私。致知天理之存也。儒教克己。無非克此慾耳。道教防

賊。無非防此慾耳。釋教去障。無非去此慾耳。耶教洗濁。無非洗此慾耳。回教清真。無非清此慾耳。克慾。防慾。去慾。洗慾。雖名有不同。而其除人慾存天理之義。則一也。

昌佐神訓曰。人之一切因緣。莫不唯心所造。以是知心之爲用甚大。而養之道。尤不可一時或忽也。惟養心莫善於寡慾。夫人而知之也。但所謂慾者。非必功名富貴。聲色貨利。而始謂之慾也。心有所罣礙。心有所恐怖。心有所憤怒。心有所希冀。皆是也。一有罣礙。則貪念必生。一有恐怖。則妄念必起。一有憤怒。則嗔念必生。一有希冀。則癡念必起。貪妄嗔癡。憧憧於中。而本來之面目。固有之天良。則必因此而汨蔽淨盡。本有之良心一失。是爲心死。心死之人。雖云口能嘗味。目能辨色。耳能聽聲。亦不過徒具形骸而已。而魄識用事。魂清真中。早已消耗於不知不覺之中已。此乃與鬼爲鄰之人也。雖生猶死耳。所以大道首貴養心。心何以養。卽心不外馳是也。心果能內守。而不外馳。則心定已。能得其定。則神爲之凝。氣爲之固。精爲之聚。三寶充固。氣靈自得。固於無形之中。靈明活潑。則萬物皆備於我。無入而不自得。空空洞洞。渾渾穆穆。遇事自能不沾不脫。處世自能無牽無罣。不沾不脫。無牽無罣。是猶水之常清。鏡之常明也。人之於水於鏡。來則留其影。去則仍爲清明。卽此以爲喻。則我心得養。遇事則隨機以應。事過則仍爲

吾之空洞也。人能若是。則精自不因罣礙而搖。氣自不爲恐怖而餒。神自不爲希冀而耗。靈自不爲憤怒而傷。心焉不穢。則氣聚神固。精凝靈圓。卽經所謂炁氣輪系。胞與相轉。陰陽必無錯境是也。修人能於養心之道。而加以體悟。則大道之擴。慈善之展。皆可從個人之一點惻隱。而得其圓滿之效果也。至於養心之法。儒言正心。佛言明心。道言修心。名辭雖有不同。而返還固有之良心則一也。儒曰至善。佛曰舍利。道曰谷神。皆是言本有之一點惻隱。遂有生以俱來者也。世之修者能自審悟。則合五統六。細參自得。

天下惡業人多。其中最易犯者。莫如色。敗德招禍。亦莫過此。淫念一生。諸惡念皆起。邪緣不湊。生幻妄心。勾引無計。生機械心。少有阻礙。生嗔恨心。欲情顛倒。生貪迷心。羨人之有。生妬毒心。奪人之愛。生害殺心。廉恥喪盡。道德全無。種種惡業。從此而集。陰律姦人妻者。得絕嗣報。姦人室女者。得子孫淫佚報。世有忠厚善人。身後不昌。文人才士。終身潦倒者。多由於此。欲除此病。痛自起念時痛自禁絕。經文不曰私他美色。而曰起心私之。卽此意也。

有所不爲而後有爲者。義利之分耳。夫義者。天理之正當。而人事之宜也。大人之所守以成其德者也。且天道人道所必賴以維持者也。如義之不講。利趨必重。人皆以利是趨。義理不顧。勢

不下趨於禽獸者。未之有也。當斯下元之際。渾厚之氣少。人心不以真誠存。道也德也仁也。各俱以氣質薄弱。而不克以存。以是藉義以閑其邪妄。而導之以理。以義循理。人道必克賴以僅保。不至濫然無忌。故三代而後。以義爲尙。詎料江河日下而不止。來至近今。既斯一義。人多不講。廉恥忠信。一切置諸不論。所演所尙者。一利而已。嗚呼。世如禽獸之羣者。焉得而不至乎其極耶。且夫人誰無心。心誰不有正覺存焉。各方以正覺之心。試問果如是也。生也何樂。死也何悲。如人卽禽獸時。天又何獨厚之以靈耶。又何化之以倫常以道之哉。蓋人者。非物也。主物者也。不然。以能言爲人。有識爲人。則猩猩鸚鵡亦可謂人已。是故人必有正道以自守。方不忝其爲人。所以聖人發明天道人道。使人有所遵循。是以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夫義者。善惡之分。舜跖之異也。如義所不守。惟利是尙。世必不久而沉。人類卽隨而滅亡焉。不然。自古則盜跖興而仁義亡。復何待於今日。由是而論。尙利之不得存者明已。義之可守。則人各自知。不待人說已。人果克以義是尙。事必有所不爲。不爲其所不爲。所爲者必義之所在。而無邪僻已。人果不以邪僻爲。以矯其所爲。世風且得見其清熙。亦不難返醞風。此乃道中最下乘誥誡。望各方切返之於心焉。噫。懼哉。

康聖訓曰。通天地人之謂儒。道傳自庖羲一畫開天。心心相印。及虞廷授受。曰允執厥中。舜復傳禹。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道心一分。遂明道之言愈多。制人心之教繁興。迨文王明之於易。周公附之以象。約理於易。體易於心。吉凶悔吝生乎動。而人之趨舍不敢妄。六合清寧。多利賴之。江河日下。人心叵測。明達救世者。制禮義以防閑之。然人慾橫流。無所忌憚。禮失而亂源開。春秋之際。子弑父。臣弑君。上蒸下淫。人而禽獸者有之。孔子刪詩書。定禮樂。集先聖之大成。明正逆於春秋。亂臣賊子爲之一懼。人各知其當然。道之興也。又開一天。然日遠失真。孟子又闢邪說。真道益固。厥後理性之說日多。秦漢以降。衆口囂囂。汗牛充棟。紛紛紜紜。莫衷一是。真昧而文勝。文滅其實。大道長夜者。不知幾何年也。及宋儒興。頗深研求。性命之學復明於世者。周程張朱。功頗非小。數百年前。有陽明公者。闡明知行一致之理。道德善華。又一放光明。近來未見儒者。文人則有之已。徒文無真。相率爲僞。今日劫運。良非偶然。欲救斯劫。非道莫由。

師之化度。端在明道。道又有教。統五合六。門戶徑庭不禁。一本萬殊。萬殊一本。儒家窮本研源。仍一由絜來。通乎一而萬事畢。一通而無不通。至誠不息。悠久也。六合一身。博厚也。道無不利。

智義也。德無不愛。仁信也。仁信智義根於心。心普萬物同一心。惟精者物。惟一者心。惟精乎一。一無不一。夫所謂大人者。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弗違。後天奉時。神謀鬼謀。貞一而動。修道有要。其惟虛靜乎。各方循先儒心跡。切真體證。道之化世。得人而行。庶乎於吾道中選其柱石也。

慧聖訓曰。讀儒書者。無不知儒有君子小人之別。究胡以爲君子儒乎。胡以爲小人儒乎。須顧名思義。其意可測已。儒爲人需。人所需者。究係何事。無不曰飽食居住已耳。果其如是。君子謀道不謀食。亦儒者之言。豈不自相矛盾乎。人世所賴以維持者。有最要之兩大端。一曰道德。一曰經濟。此兩大端實人世所必需。亦即儒者之所當急急研求者也。夫道德者人物之所共由。經濟者人世之所共遵。既人物所共由而共遵之。其所含至理。所顯至效。必宇宙間無論政治方面。學問方面。言語方面。以及推己及人化度方面。無一不包羅其中。如是以觀。則儒之爲儒。不特爲千古繼幾希。實乃爲萬世開太平也。其所以實做功夫。及所以裨於世道人心處。各安在哉。此諸方所欲聞。我今亦不容不詳加推論。以供研礪者也。道德維繫人心之具。人心者自古及今。無有不同。無有不備。無有弗通之圓靈灝灝。亘萬古不滅者也。既心如此之要。而儒

之爲學。必先從事心學。心學明而後已克禮復。一以貫之。能達乎一貫。上通下澈。無有遮翳樹林。無有纖塵渣滓。如日月經天。如江河行地。光明畢照。善利均普。人物之利賴。已德之止至善。莫不以此心學。爲內聖外王之妙訣。而儒之所以爲人衆之所必需者一也。實做功夫。卽在思無邪三字已也。心既無邪。大中至正已。中者天下之大本。正者天下之達道。本立道生。無非行心之所安。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忠恕而已矣。忠無虧己。恕不違人。不虧己。天理常在。不違人。人情必通。道不外天理人情。既合之已。有不一倡百和。沛然而莫能禦之者哉。此心學一明。道德卽興之又一端也。百姓足君與孰不足。民好好之。民惡惡之。經始靈臺。不日成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在天下。猶元氣之在萬物。得之則生。弗得則否。我心上從天命。以治夫人。以推夫世。誰弗隨遷而市。因邑成都。一我道是臚。一我政是從。雖不可使知。然僅可使由。民一我是向。則凡我欲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韶舞。放鄭聲。遠佞人。當與者民俱興之。於當因者民欲因之。當革者民欲革之。經之營之。謀猷於我。而所以成茲謀猷者。端在夫人心間之原有之經濟中也。此儒之所以爲人世之所需。又一大端。合而觀之。有兩大端。分而論之。有數大端。總歸根本。不外內外二字工夫。內屬靜功。道德是也。外屬慈業。及一切鴻圖。卽經濟是也。知此二



字。則道德必見於經濟。不見諸濟經。必迂闊而遠於事情。經濟必本乎道德。不本乎道德。必行爲而難夫功利。内外合一。無偏無陂。而後王道蕩蕩。一化同春。斯人之所需。卽我儒之所求。我儒所求。供斯世之所需。此所謂君子儒也。若處處爲榮肥之計。惟名利是圖。日日營逐夫外。孳孳而利。欲蔽理泯。已墮而世侮。卽所謂小人儒也。各子多研儒學。服儒冠來者皆是。須悟人之所需已。力求而圖諸身。然後自不令而行。風行草偃已。不然。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孔子曰。雖多亦奚以爲。切望深思力行。以期君子是要。

### 主誠主敬

慧聖訓曰。演化於世。敷道教人。其機在乎一誠。其微在乎一靜。誠如一團春風。靜如一灣淨水。春風普物。無弗各遂其生。無善無惡。麟固得其所。而鏡亦得其安。松固遂其茂。而榛亦得其萌。是春也者。主生。而無絲毫殺氣。天之道也。水淨無波。人物得鑑。其美其惡。其色其形。小大長短。曲直各相。立見無遺。水本是淨。一無所着。物過畢現。而水淨不因相而有所着。不流物而牽所引。是以常應常靜。常靜常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人能如水之靜。則心卽如水之止。心如止水。清空常存。事來卽應。無所礙。亦無所疑。無疑無礙。清靈運轉。而事事皆理。理理皆通。修者之境。固有得於心。而世事處置。靡無弗宜。斯運默化機。精微合妙。人天一輪。轉則同轉。止則共止。水輪天心。無萬象障者。卽斯味也。故修者之心。先存乎誠。大量如空間。任萬象之逍遙。而胡礙乎吾誠。如水之淨止。任水族之游泳。胡擾乎吾之靜。凡世勢之亂離。其因皆自己始。故人必自侮。然後人侮。家必自毀。而後人毀。國必自伐。而後人伐。是世間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也。其機何在。無非不誠不靜之所召來。胡以云然。不誠者多僞。僞生於心。是曰自欺。自欺欺人。而人豈

能久被所欺而弗覺。一經察覺。勢必返其欺。而欺其欺者。衆欺齊返。而欺者不勝其欺。荆榛荒茫。險巇嶮岬。步步艱難。而身困欺園中。無打破之一日。噫。胡爲自禍一至於斯。不誠之爲害於一人者如是。羣斯相尤。勢久必相率爲僞。世至如此。其亂斯形。亂形一萌。世無常日已。其不誠爲害於世者又如是也。人羣好靜。自古皆然。因有不靜者生乎其妄。於是妄妄相引。集斯妄於大地。各以妄相矛盾而相盾。人羣矛盾。其情不治。情一不治。事失和衷共濟之效。人各一心。心各一說。說各其是。行各其說。其間悖謬處多。順隨者寡。爭萌其間。亂成其末。人心不靜之害。又如如是也。試思世亂不一。其形不一。其禍之端。無非人心失誠靜之所致也。欲救其失。而挽頽風。將如之何而後可。無非一於靜。如水之止。一於誠。如春之生。庶乎其近之已。特亂離至今。已極乎其極。人心陷溺。已非一日。驟語於斯。而不大笑者。曾有幾人。是以非沿成是。居之不疑。亦無怪其然也。但久安於是。非顛倒之下。不致天地反覆。人無噍類者不已。故吾道望各先覺諸方。各本天識。默運斯化。而已形之浩劫。或可挽救於萬一也。以此而望各修。而各方承担之下。可不各本所願。以盡天職。勵加研進。以符吾道之望乎。

心爲人天通際。虛靈惑昧。端在意念之微。纖毫之差。卽明晦之致。厥彰厥微。匪靈弗榮。靈之所

營。虛適自通。虛所以適。靜極自然。而靈適之。心何由靜。卽子所主敬也。無不敬已。虛也。靈也。適也。恬也。澹澹之虛室。生白凝神。息烝自證。不言之妙。修貴得之所以然已。是望諸方敬以時中。合外內而時措之。無非修悟者也。其各悟勉。

孚聖訓曰。人之性癡者。其志必凝。蓋以其志凝而專。故其外似癡而內實秀也。觀夫世之靜默寡言者。外似憨呆。而內必秀。其暴躁多言者。表似聰明。而裏實空空如也。各方修養於道慈。道慈所以爲道慈者。當必各有所悟進取之方針也。然而道慈方法。其深奧者。固非一言半語所能道其萬一。而就其平易處爲之探討。則亦不過求其靜默而已。能靜者必能敬。能默者必能悟。能敬而主誠。能悟而知覺。知覺主誠。於是乎道慈之旨。悟於內裏。而實於腹中已。其外表之行於事實。見於形色者。當亦必誠於中。而見於外。不求其正而自正。不求其公而自公已。公則不私。正則不偏。不偏不倚。大道之中和。無私無弊。慈業之本旨。俱在是已。各方修養於敬。以致其靜默者。固不乏人。而實能靜默以得於中者。則不可多得也。其所以不能實造靜默之境者。莫不由於好外表。而輕於平庸中和之旨耳。大道真旨。平庸而不怪異也。其尙怪力亂神者。安得道真也。不得道真。皮毛是誇。亦不過隨聲附和。人云亦云。略有所知大道於一二耳。悟道於

一知半解。其覺照何以能觀。不觀何以知止。莫之能止。隨潮流以逐浪。緣人事而跟踪。豈非自欺以欺人。將掩耳盜鈴。莫之自知其所以然也。如是而修。大道宜其不解。而修養亦宜其毫無所得也。大道不遠於人。而人之爲道。其自遠之。是以道之所以爲道者。終是斯道。而修之所以云修者。亦徒掛修子之招牌而已。既不能益之於己。何能以己益而推之於人也。化度功行。在於己悟自修者。己有所悟。方可度人。己有所得。乃能化世也。化世度人。不在於人之是否爲我所化。而專在一身之是否能化者。己化於性。性明而心正。心正而靈充。靈充而烝固。烝固先天之三寶得其養已。三寶於先天者。得其修養。而後三寶之於後天者。精不爲固而自固。神不爲凝而自凝。氣不爲充而自充已。氣充。神凝。精固。然後色空空色。視三千大千界。無非一粟。而視一粟則大於包荒。此之謂空而不空。虛而不虛者。空中有實。虛內藏真。不悟之悟。悟之於無無而有。不覺之覺。覺之於虛虛而實也。大千之大。萬物之繁。莫可究詰。莫可名狀。然其一言而包括者。氣烝而已。氣之在於後天者。爲人爲物。成形成相。而返乎其本來之烝。則無陰無陽。無大無小。無形無聲。無相無體。存之而有。舍之而無。莫可以名名。莫能以形形。不知其所自來。不知其所自去。不求而得。不尋而得。所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者。於此可以悟大道之所

以爲大道者。不在事理。全在私修也。修者悟之。悟而行之。行而成之。成之於聖真。由凡而入聖也。成之於仙佛。由塵而超天也。人一小天地。備乎萬全。故爲萬有之靈長。而位乎三才之中也。蓋其功之極也。可以參天地。可以贊化育。輔世而長民。建功而立德也。人之所以爲人者。誠如是言。豈非重而且重。貴而且貴乎。重貴莫人若。而人之自甘暴棄者。成爲天地之廢人。父母之忤子已。各方對於淺近訓諭。不詳而自知。不解而自明。當然於是更知之稔而明之先已。人孰無知。知孰無覺。有知能覺。而不實地履行者。則未免不以人是居。而甘爲天地之所放棄也。吾道修人。因修於己。而作渡人化世功行。內以固基。外以培本。天職攸關。故數年來功行之於塵世者。披髮難數。屈指莫名已。此渡化功行所應如是者。各方亦必不以功行自居也。然功行於人。有益於世。有利反而之於己身。不着於相。自有其不可思議之功德。各方功行功候。其誠而不疑。堅而不忘者。固如是而積極建功立業也。

尙真人訓曰。儒道平庸而中正者。就人當前地位而說法也。不尋修地。不找工夫。平平庸庸。以言觀言。以行觀行。動作語默。無非修礪之時。窮通壽夭。無非正命之事。是以言必忠信。行必篤敬。純誠無妄。承命踐形。知幽明之故。通死生之理。天壽不貳。修身以達神明之德。大明終始。知

事人者。卽所以事鬼。是則嚴恭寅畏。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不敢有些子私念生心。胸中純一天理。物來順應。有感遂通。語默行止。唯天是從。自能體物不遺。範圍天地。是必須釋心順天。允執厥中也。夫中者。天下之大本。執中者。卽涵化萬有。任何教門。莫非皈宿此地。卽直指當前之心海。各方就此體會。返觀內照。意之未發時。是何景象。能常保此虛落渾穆景地。自徵浩浩之天。淵淵之淵。來自默定水生。而靈明熙和已。所謂至誠不息者。卽此博厚高明悠久之境地。故誠者天之道。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乘時。見幾而作。聖行也。孟子四十不動心。明善以直養其浩然。誠之者也。後儒莫不宗孔述孟。孔孟之所以可宗可述處。必須精審詳研。能得其心地之所安。然後有所取法。徒道其事。誦其文。玩聖人之糟粕。何益乎學。何得乎心哉。是博學以擬聖。盜名干祿。小人儒已。君子之學爲己。先求心神有所安養。然後推己及人。故深造之於道。欲其自得之也。是則資之彌深。居之彌安。能反身而誠。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肫其仁。夫焉有所倚。純一不已。是故必緝熙敬止。敬止非惟誠者功候。誠之者亦由此入門。各方可先將方寸滌除潔淨。能不使人欲橫氣填胸。自有清光來舍。持敬溫養。義精仁熟。由充實光大漸入神

化已。是乃正乘教化。聖神仙佛之出處。脫輪出數者。舍此皆是傍門。望各方研悟體驗也可。一年之計。多餘爲佳。諸方修道。以今歲言。各各所益功候爲最多。此語信乎。各可默會於心。內證乎神。則知吾今所說非虛也。世人語修。泛泛者莫不徒以其形之養爲重。不知人具此身。形固不能不養。而養形之中。若非息息以心舍神。以神守形。則形雖得養。而神必從心而多馳散。惟其神之漸散。乃至形之就逸。而所以爲養者。適以反成無益之得已。然此之爲養於形。欲更不散其形。要惟敬之一字。時住念中。則形雖逸。而神亦自全。蓋念持敬。則心常虛。虛其心則神舍不爲外物所奪。於是身之正候。無在不存。而氣充亦無所不固已。諸方試各於此味之。則未來修養之功候。其多進境。必更較今歲爲勝也。

事與時合。卽謂之機。而機之克應與否。端賴人之志願堅誠以爲之衡也。人具堅誠之志。無事不濟。無時不通。而機之所緣。自從此而大顯其化功已。現在人之各事。所以不能如願。非事之過。乃時之已至。不知應運而堅其定衡也。定之於心。時自潛運。運之於事。事自與時相值。既因相值。而運乃靈。又因靈運。而默乃誠。誠之所結。自然因時顯機。大見道化之宏功已。蓮台聖訓曰。你們是做什麼來了。不過心中祇說是敬神而已。神在那裏。你在那裏。心在那裏。

若以神在道德社。而人在我家。心又在我腔子裏。則全非了。大凡敬神者敬的是我自己。敬的是我的心。心中敬則我無不敬。卽神亦無不知其敬已。何則。如我不敬在心頭。於萬事萬物之接觸。則貌合神離。雖有人與之談話。耳無聞。目無見。其故何也。是心不在焉。心不在。則心不知敬已。心不知敬。雖有人與之談話。耳目皆失其知覺。何況與神接洽乎。故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何故歟。是言人之處世也。不可不敬。又不可不順天理去做事。故丹書有此微告之語。非只武王之治天下。應有此等居心。卽我們之做事。何嘗不應有此敬意。其敬之道。非在一時。應在於終身。若終身事無大小。有一時一事不敬。則怠心生矣。怠心生則必滅亡。何祇一國而已哉。試看天下人之爲非作惡之人。其心必先不敬。以爲事可苟爲。苟爲或可微倖。其心之怠。何可聞問。豈有恭敬之可言。敬者敬其心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此君子居敬持志之道也。人能終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豈有不敬之可言哉。豈更有事敗滅亡之理哉。天下事不過一個理字。人能順乎天理去做事。則我個人之私念。完全用不上。若做事而以己之私欲。於人情通不過去。何況天理乎。要知天下皆有大公之輿論。輿論者人情也。人情通乎天理。天理合乎人情。若要假藉一點私念。則非義也。卽敬

非敬也。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此天下不移之至理。豈能以人意而可勝天理乎。又豈能以怠惰而可勝恭敬乎。恭敬者心常微惕。若有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者然。故心尙不愧於屋漏焉。心之敬也。雖獨居一室。亦儼然必恭必敬。心存於理也。汝各修人知敬神乎。神在女社乎。神在家庭乎。神在身心乎。敬則無處非神所隨。卽無時非神所在也。人能時時處處。皆以敬神之心自處。則我不敢有所放肆。不放肆則不忘已。人以常敬不忘之心。自處處人。則萬事萬物。未有不合乎天理者。又何嘗有愧於人哉。既無愧於人。卽無愧於我。又何愧於天地鬼神哉。皆以心常恭敬之故。不惟於事皆吉。神之默佑也。勢所必然。逢凶化吉。遇險爲夷者。此必然之理也。人若不察其所以。我來社會也。以爲神在而祈禱之。祈禱之不靈。必毀謗之。以如此心之祈禱也。何嘗有敬哉。以不敬之心來求神。則神靈必不與汝心接觸。則人神不相合。卽不知何所謂祈禱。爾爲爾。神爲神。人之不相與其合者。尙不能融洽。何況神人相隔乎。汝各弟子如不願敬神則已。若欲敬神。須先敬己。須先敬己之心。心常敬。則神卽在汝心也。心一動。神卽知之。豈謬言哉。

### 慎守四誠

慧聖訓曰。大哉道乎。無體無方。惟精惟一。道之化世。中和爲貴。中則不偏。和則有節。是以人之言修。不可自是。不可自信。勿爲物蔽。勿爲魄惑。勿爲利誘。勿爲慾迫。果能若是。自合乎大道之中和已。反是則未能參乎。

師道之究竟也。夫去矜非難。而謙讓不易。去躁非難。而和平不易。去偏非難。而中正不易。去急非難。而從容不易。此四者修道之蟲賊也。修道各方。務各明澈斯旨。力求化除。凡此四端。苟一不去。終爲修累。執中守和。以達天道。而資渡化。斯可以挽人心。正世風矣。

濟佛訓曰。修者既入修門。應知修諦。能明修諦。自知覺悟。知所覺悟。必能擺脫一切苦障已。能擺脫一切者。則於功名富貴。以及妻財子祿。亦莫不視爲所幻所虛。既幻既虛。即不必爲子孫作牛馬。日夜縈思。戕靈耗神。徒取煩惱。以種因果也。吾道之修。其修者。不過免其因果而已。惡因須免。而善因亦可免。所以然者。去惡遷善。即所以了惡因也。施善不計報。即所以免善因也。因無所因。果無所果。然後可以得超清界。永無輪輪轉轉之苦障已。是以吾道之闡化也。雖千

言萬語。總不外乎勉人於爲善。使其不肯於道而已。修者果能誠心向善。則無往而不中道。無時而不合於道。得其道者。則蒸靈清。合於道者。則天下平。所以修者。務以修善以立其基。改過以堅其本。修者既入師門。抱誠以進。發願而來。必無逆倫背道之大奸大惡之大過也。其爲過也。莫不以矜躁偏急得來。所以矜躁偏急。爲修者之切戒。苟一不慎。未有不以之而爲過已。好在修者之過。猶日月之食焉。過而能改。便不爲過。其過也。人皆見之。其更也。人皆仰之。惟望修者。果能改過不吝。仍可復其明而見其光。故能去垢見光者。惟明智者能之耳。要知吾人既生於兩大之間。雖具假身。然必以此假身。以成大業。而立宏功。方可借此假身。留精神於不死也。所以既有是身。必有是事。既有其事。必有其時。既有其時。必有其機。明者悟此。須及時以治其事。應機以成其事。果能順時應機。然後可得其修渡中自然之功效也。得其自然之功效者。方可得其圓滿中之功效也。不過修者中。其誠而明者有之。其誠而中懈者亦有之。所以誠者自誠。迷者自迷。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信者自信。疑者自疑。堅者自堅。毀者自毀。所以然者。是在覺悟與不知覺悟然耳。吾道以自然爲旨。以大公爲主。其修者中。卽有背道者流。及穢行隱惡者。而神明亦弗爲之明示以戒。所以然者。爲修人之名譽。及修人之人格所關也。聞之。君子成人

之美。不成人之過。而君子又隱惡揚善。君子且然。况神明乎。修人悟此。自加戒慎。自加奮勉。能於矜躁偏急。除此四害。則自從容而中道已。得其道之自然與中正者。自能看破一切。不與物爭已。既無所爭。必不以道誼而挾私忿。以私忿而壞道誼也。如此者。則無往而不中道已。無時而不合道已。合於道者。然後可爲世之大用。以立偉功。而拯胞與。成爲萬世之賢哲也。所以修者。須堅誠以勵進。須知時不再來。機不再遇。務抱厥堅誠。努力修渡。使一切渣滓。與歲而消滅。俾靈及功行。與歲月而同增。庶乎可以不虛負光陰。蹉跎歲月。以自誤也。

人之初生。不識不知。無所謂善。無所謂惡。知識一開。私欲朦蔽。聲色貨利眩於目。矜偏躁急備於身。不加以修養。則良知良能。隨波逐流。泊沒於無何有之鄉矣。吾道之旨。重在化渡。化渡之要。惟在自修。自修之道。在化偏矜。去躁急。正心平氣。以復其固有。而化世之劫運。故至聖教人。首以去矜去偏去躁去急。垂爲四誡。以爲入道之門。環觀世人之反道敗德。作奸犯科。非因此四者以啓其端哉。諸方研修有素。內功外行。各有進益。尙望於此矜也偏也躁也急也。力行化除。速爲修省。以造乎上上乘也。

大道至公。大化無形。惟至公乃能化育萬有。惟無形乃能包乎天地。是以修者。能於至公無形。

以悟夫道。則即得其中和。剛柔得中。動靜適宜。中規中矩。成圓成方。自可於至公無形之處。見乎道已。苟失其中和。雖日日言道。時時講道。終難明其所以。不過知其當然而已。既不知其所以。何以能澈乎道旨。往往其處事也。不失之於過剛。即失之於過柔。不失之於過動。即失之於過靜。過剛則折。過柔則懦。過動則燥。過靜則萎。均非中和之道。或仗勢而稱雄。恃才而傲物。其於言也行也。不知自省自檢。端事智巧。遷其怒。武其過者。吾必知其修養功候。未能達乎中和之地也。若虛心下氣。謙以自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者。即不云修。亦必得乎聖賢之大道已。故修者必以中而致其和。中和之修。其行於世。而施於人者。至正至公。即無矜躁偏急之弊。以錮其靈機。乃世之人。往往迷亂其性。而失其良知良能。爲情慾私利所錮。而矜躁偏急。即發現於外。反道敗德。爲惡成好。何非因一念之差。於此四者以啓其端。以致失足。而成千古之恨也。欲救其弊。惟在克己。己心得正。其氣可平。而神可清。則靈可凝。如此矜躁偏急可去。自可達乎上上乘之域已。是以修者。須看空一切。不貪不著。於至公無形。以求夫道。雖不中不遠矣。故曰大道至公。大化無形。以至公化育萬有。是以無人無我之分。以無形包乎天地。是以無畛域之別。既無人我之分。畛域之別。則道慈重任。惟在共肩。修度之旨。重在普拯。

近年以來。各地修人。大澈大悟。洞明斯旨。隨地佈化。廣結善緣。未嘗有人我之分。畛域之別。故大道得昌於中外。而慈業可遠及歐美。誠不愧爲師門之修子。爲修者之先覺也。道慈重任。既在共肩。修度之旨。其在普拯。故至聖不分一地異鄉。各隨機而派以慈職。或取其資與力。或取其德與品。或取其才與能。或取其心與靈。委以賑救職任。使各展所長。各盡所能。共襄大化。而奠道基。要如大廈千間。一木難支。手足耳目。缺一則廢。故必人才萃集。方可收功。衆志齊一。方可成城。明乎此者。卽知吾師闡化之苦衷。吾道之大公無私也。聞之泰山不攘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其修道也。亦何獨不然。故必化除成見。不分人我。不別畛域。以道爲道。以慈爲慈。衆靈團結。羣策羣力。堅恆不拔。和衷共濟。如此方可收匡扶輔助之功。然後可固己之靈。竟己之功。名垂史冊。與天地同其德。與日月同其明。與道慈永固而不沒。豈不休哉。豈不美哉。凡言修者。其共悟勉也可。

### 守分聽命

老祖訓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之得與不得。人不能自主者也。一求卽得。一舍卽失。是求之與得。人能操其左券者也。然現際衆生。對於不能自主者。多數引之意中。對於能自主者。偏乃置之度外。是何故也。祇知有形之福利爲福利。而不明無形之福利。乃眞福利也。無形之福利。根於性命。性命之學。問洞悉。自弗萌動於禍福之趨避。然因修有所得。福利自存於其中。有形之福利。本於實質。實質一着。不無所偏。所以人至而物化者。多多也。物之化人。全因爲物所泥。故迷心眩目。擾耳之際。易流於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也。拘執不已。則乾饑以愆者有之。剖腹藏珠者有之。貪璧與馬以亡其國者有之。耽淫聲美色以失天下者又有之。此皆從有形之福利以着念。而弗克於無形之中。各返其性命之源。隨大化之運轉。而獲自然之福利也。自然之福利。端賴自求。自求之處。卽是隨靈光所運。不加入人意。而悉納入於穀中也。何以云然。緣人之生。莫不各各具福利。順之易於平安。逆之卽招尤悔。其中之微妙。又各在自爲悟覺。而於不識不覺之處。成其功也。但人多以無形者虛懸不可憑。不若有形者確實而可據。所以精神



爲物質支配。財力爲物質銷耗。人格爲物質陷溺。漸至於無可救藥之地步也。幸賴諸修。各隨所得。因緣闡化。使吾道不至泯滅。重現光明於斯世。不禁靈感之餘。悲忻交集。而爲之默運於各處衆生。盡返吾渾穆之大氣中也。然默運固有所主。而實行運化之樞者。又弗能不借重於各各之善修者也。嗣後運會既艱。各各之化世重負責。如此其大。稍有不慎。易陷於漩渦之中也。務深體而味吾言。

現因時機不良。諸修易生我生不辰之感。然時機愈覺不良。爲修愈有進步。若以其苦而弗策勵。終難語於大道以暢宏化。卽舉虛靈不昧之所以然。詳爲指示。又有莫可如何之致。是在善修諸方平心悟勉。運會既然如是。各各焉能不度斯厄苦。然以爲苦則誠苦。不以爲苦而樂自寓於其內。全在知者自知之。昧者自昧之也。卽不以爲然。舍此又有何法。况機巧之趨避。終無益於各各之修也。務切記而熟思之。

天地之生物也。莫不有以育成之也。然物之生於斯世。其得天地育成之分。則萬有殊不一致也。其何以故。各有其命也。是以命之在於萬有。有可知者。有不可知者。其可知在於已然。不可知在於未然。當其已然。則可自求所適。其在未然。則惟善守其已然者。以俟乎未然之運合。世

自中古以降。以人之靈於萬有。而其智輒易爲物所促。而轉爲識。識者因智而明。及其既轉。則遷流所至。難免或惑。所以在此之際。不可不講悟修。其修之要。端在辨惑。惑而克辨。則由識之有定。乃克充復其智之本明已。吾於此會。世劫極重之時。而導勉諸善信。以自悟修者。雖各具其緣。各不同境。而其足以爲身之砥以相磨礪者。其道固無二也。所以者何。世之推移。在人觀念。自覺或異。然其異者形之幻。而非道之真也。欲悟道真。而堅修守。是賴志者從緣境之所由。而體認其已然之命。而善加守命。不因妄而有所滯。則其爲立者。卽可知其未然之命。實有所定已。知命有命。然後盡人合天之功。乃克勵進。而不紛歧於迷途已。然此亦難言耳。人之居塵。形幻之集。界界花花。欲遽爲辨。則殊非易。故志修者。惟當於其分定之際。嚴加認定。不忘不助。不愆不忒。有可自得。則理之全者。心卽爲安。此度世之妙竅。而其所以增益修養之正充者。亦必由乎此也。諸方夙慧各具。後此之時候。所爲修道。願深審此。而好爲之。

在塵離塵。在家出家。斯二語者。乃爲修人之眞旨。亦爲諸方所共知者也。然所謂離者出者。非是拋父母。別妻子。披髮入山。與世長絕也。乃在塵而不爲塵所牽。在家而不爲家所累也。不牽於塵。則雖高樓大廈。鐘烹鼎食。亦不過視爲過眼煙雲。不罣於家。則雖簞瓢陋巷。飲水山飭。亦

是至樂在於其中已。然欲不牽不罣。亦無奧妙之法也。不過能守其分已耳。蓋能守分。則必能安命。能安乎命。自知順天。人果能安命以順天。則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即推而至於患難困苦。夷狄蠻貊。亦必能素乎患難困苦。夷狄蠻貊。隨遇而安。無在而不自恬。無入而不自得已。無如時至今日。正是強凌弱。衆暴寡之時代。能守分者誰耶。能安命以順天者又誰耶。弗知一不安命。而不知守其本分。則見富貴者必起希冀之心。遇貧賤者必有厭惡之念。而自己富貴則必生其驕傲。自己貧賤亦必怨天尤人。而流於濫己。吾嘗見世人未得富貴。則千方百計以求之。既得富貴。則又恐得而復失。勞心勞力以保之。患得患失。紛擾於心。而所謂貧賤者。則又多詭媚詭詐。而不論人格之如何。而必求達到富貴不止也。居心如此。行事如彼。則其一生之勞勞碌碌。永無安逸之日。而其究竟。亦不過墮輪迴而求富貴於再生已。輪輪轉轉。漫無了期。業海茫茫。誰肯回頭。終亦不過爲塵爲家所牽罣。而永無出頭之日已。言之曷勝慨嘆。吾門修人於此二語。多能明了。然知之惟易。而行之則難。吾門修士處境雖有不同。而富貴者居多。雖有貧者賤者。既知歸吾門來。則均爲安貧樂道之士。茲且不贅。惟身處富貴之修子。雖云不驕不傲。不妄不貪。而往往於境之順適。不知資財皆幻。人世都假。每認幻成實。以假作

真。而反爲其所牽罣。殊可惜也。不知值此時會。貧賤之樂。往往勝乎富貴。蘊厲生孽。慢藏誨盜。世間如此者。不知凡幾。實可爲諸修而富貴者前車之鑒。願各各以此個人之境遇。而素位以行。有財者財施。有法者法施。慈善事業。正在建樹。能爲慈救出一分力。則可得到一分保全。至於塵也家也。無非是假。只可隨遇而安。則不牽不罣之旨。自得而合乎在塵離塵。在家出家之真諦。敍天倫之樂事。無私利之累心。願各各好自求其至樂也可。

噫嘻。果欲求功名。求富貴。求聲色。求貨利。則塵俗之間。或軍。或學。或政。或商。自有種種正當之途徑。而終非修道者所宜言也。況世間之功名富貴。何莫非假。聲色貨利。何莫非幻。既云假也。則不過過眼之浮雲已耳。既云幻也。則不過一現之曇花已耳。以此浮雲曇花之假幻。而反出全力以求之。吾知得之者能否享受。尙未可必。未得者則徒增孽業。而墮輪迴已。予嘗見六道之中。熙來攘往。備嘗苦趣。而永無出頭之日者。無非此輩也。何如舍彼假幻。趨向真實。從自己之身心性命上。時時加以涵養。刻刻加以工夫。心果得養。性自克復。身果能修。命自得立。若然者。則大道在於一身。無時不是適如之境。無在不是坦蕩之天。素位而行。隨遇而安。則此中自有真樂在焉。又何必爲塵世間之形形色色。花花實實。而墮吾身心。誤吾性命哉。此乃修道者

之所當深加體悟。亦卽修道者之眞實益處也。此理本極淺顯。諸方一悟卽得。必不河漢斯言也。各各勉悟可耳。

文佛訓曰。德教遠施。宇內嚮風。而運會臻於休美者。類皆人心之克進於平也。致平之功。端在循分。循分知足。則動作云爲之間。弗事於爭。自潛順乎化已。然而斯旨之昌。在於今日。誠屬難言。倘非修者以淑諸身。推己及人。漸啓移風易俗之軌。肇興覺世牖民之化。終無以爲濟也。現在劫害繁重。蘊厲潛滋。欲謀拯濟。須廣實惠。奚以云然。氣運之促。日甚一日。爲界悲感。同歸於靈。若非從根本善爲涵運。世界之繁賸鉅細。將何所賴以爲蘇息。所以慈濟之業。導勉羣衆。俾各救己。兼以救人。人能盡救度之後。始可望德教之遠施。而羣衆之克以自拔者。行有所證。其量自宏。容量日擴。其心自明。明心有見。其氣自平。平氣循分。自然知足。知足常樂。嗜欲寡。心志寧。其有化度。亦不必若何之籌措。但就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之餘。發揮而光大之。運會無難。致成與維新之休美也。各地修人。處於今茲。亦惟勉各各之修行耳。而其所以修行之門徑。內功在坐。外功在慈。坐慈之所以交養者。不過企冀諸方早悟循分之旨。顯露清虛之體。而普慈濟之化也。慈濟之方。不一而足。皆必仁量充宏。而大化始普。故坐以運慈。成物之仁也。慈以

輔坐。成己之智也。合外內自然爲道。明時措自然得宜。是在諸修各各惕厲步步悟證斯可耳。大凡人際斯運。既不能離世而獨立。又必須與世爲緣。其間所以善乎修者。皆養其循分之詣。以化紛爭。更從知足之樂。潛運於世。二者之相需爲用。則弭劫之功。隨時自涵於循分知足之中已。無奈災害擾攘。人氣易浮。懼害趨避。難免轉罹於害者。所見亦不鮮也。雖云數定於天。劫造於人。然欲出劫脫數。不在於天。全在於人也。人能求其循分之安。而知所足。則平其不平。不致平之功。無俟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始克以致之也。特人之弊習。常常厭故喜新。以致新者易涉於爭。不知一涉乎爭。卽失本分。而知足之樂。毫無所味。飛揚浮躁。未有不隨緣觸波。陷入漩渦之中者已。今時劫之難化。在於此故。吾願諸修人各各注及。善自爲勵可也。

昌佐神訓曰。時勢變幻。瞬息迭呈。數之寓於無形之中者。不可預測而識其微。理之寄於有象之處者。自可因機而探其奧。欲明眞理。須空色相。色相不着。心懷沖虛。虛以涵運。實感卽覺。其間之吉凶悔吝。莫不從吾氣之順逆。而得變幻之所在已。理之與數。本不相離。因理自可以知數。卽數亦可以窮理。不過數之所結。專以禍福而定其則率。理之所在。純以是非而權其正邪。權衡得宜。是非自明。是非已明。安分聽命。自得氣運之樞機也。此種道理。本屬確而有據。此之

修候。斷非一蹴所可企及。必也善養有素。以慎其獨。以知自反。而後澈始澈終之學問。庶克靜參而無所遺。獨之爲言。卽是空明寂靜不動之際。謹於未然之養候也。反之之要。卽是因動而生昧之餘。必審其昧之從何而起。以反於寂然不動之時之境也。如此策進。勘驗入微。脫盡濁障。充吾光明。光明磊落。至於其極。吾之氣順。自知天地之氣亦順。吾之氣逆。自知天地之氣亦逆。氣之順逆。雖非由我而致。而感覺之際。卽可由順逆悉明氣運之所歸宿者已。不然。理之弗明。昧徑卽窒。昧徑既窒。必失無方無體之妙。又安望其與時以爲消息。不能與時消息。自然與世浮沉。世之浮也。心如飄蓬之無定。世之沉也。心似磐石之下移。惘然冥然。一切不得自主。所謂性由我存。命由我立之妙詣。終不克期其於萬一也。在昔之時。洛陽舊無杜鵑。邵仙一聞杜鵑之鳴。卽以爲風氣自南而北。天下不久大亂。此以理而知其氣運之所結也。以其數則過。以其時考之則可。孟子知天既欲平治天下。故言當今之世。舍我其誰。此又以理而決其運會之有歸也。總之。天下之事。不可拘泥其是。不可執着其非。須從各個良知之中。精悟其真是真非之所在。而順以運之。虛以涵之。以爲循分安命聽天之依據。天之所是。絲毫不敢隕越。天之所非。晷刻不敢遊移。時時循分。時時安命。時時聽天。天何以聽。心君是依。能依心君。只用云爲之

問。無不透識理數乘除所以然之妙已。各各深注。時也不良。全在一心澈始澈終之大道耳。務體味而篤履也可。

# 求其放心

慧聖訓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其所以無迹者。仍是虛也。心所以虛。性之充也。性來自天。天本清虛。故性虛而心亦虛。能知心是虛體。是識得本來面目。夫本來面目。既係虛無。何古今來多少賢哲。皆以正心。或收放心。或操存其心爲哉。審是之故。不可不深加思悟者也。心故虛無。不可捉摸。其所以虛之之點。究係何物。固曰性而已。性又何以見。可以爲吾善修者之標則乎。斯固難言。讀性理精要。及烹賢通書。自可悟見。然言之愈詳。理必益奧。奧極則人易入糊塗。簡直指出。莫涉深奧。卽原本於烝化而爲性。賦之於物而偏。賦之於人而全。觀性之顯然。於赤子之無爲之爲。無心之孝。無心之悌。可以無疑。此古訓是式。無庸贅述。卽近來各訓。已言示屢屢。但所以爲修之點。究在何處。求放心。孟子早已訓示。性本居心。性虛而心亦虛。心虛來自性虛。性虛來自烝孕。烝在吾心。與氣合化。所以變化無窮。心之爲放。非心有放。實氣之不凝故也。欲求放心。先事凝烝。烝何以凝。平淡而已。心果平淡。凡聲色之擾吾耳目者。凡言臭之亂吾口鼻者。凡安佚之侵吾神氣者。以及人情之或順或逆。世事之或險或夷。名譽之或達或否。命運之

或通或窮。無一動於其中。中也者。心之中。和氣體。中能不動。心累漸減。減之又減。以至於無。心體之固有復。心體之本無去。湛然瑩然。如旭日清曉。一片淨光。萬慮時出。每慮合轍。雖時時慮。且時時安。時時安然。心體泰然。泰然虛寂。無是非。何滯何着。何固何穢。一片清靈。隨心上下。直品升已。曲污盡泯。此味不換。得得自如。無所謂萬念縈擾。淡淡平平。靄光和氣。冲冲果抱。心體歸虛。性光自見。應一切事。事事各當。處一切物。物物皆適。事物紛來。一光映照。雖曰放心。於事事物物間。實性分之當然。自是烝靈運用。廓然大公。毫無執着。毫不麻煩。心體是用。用無害於心。此求放心之眞法也。然求放心於此。則放心是物來順應。何有行爲言動而肆於非禮乎哉。況心之爲心。既曰是虛。虛本是無。既無之已。焉見乎心。此不過因緣相結處。故有其名。譬如畫一十字。上下左右皆非心點。中之交互處。指名曰心。此理人人共知。若連畫二十或數十字。其心當在何處。必隨畫而指。心自可有。推想斯理。吾人之心。當然是因事物而生。故忽然見喜。心是以喜。忽然見怒。心是以怒。忽然見哀。忽然見樂。是以心生哀生樂。其實吾心喜怒哀樂。究在何處。故心也者。原自事物因緣而成。根自烝靈孕化而來。所以人之於心。不可不存。然切不可用力把捉操持。如告子之硬了強拿爲收放心也。後人悟修。多在此心上用功。故於心體

之一切說法。搜羅滿案。朝夕披閱。殊不知求放心者。而心已早放之已。如之何而收其放心哉。且心體既虛。不可捉摸。而因求之切。是以生出助之忘之兩大病根。分明孟子說忘助上加一勿字。十分醒豁。一字簡要。求之切者。反以病爲是。執泥忘助苦工。是以病增病。不知以藥除病也。孟子言浩然之氣一段。顯見工夫。卽一個直字爲要。而浩然卽心體之與天地萬物同一體處。至大至剛。是講明浩然之氣處。浩然是氣體。卽化通全體。亦卽見夫吾人之心體。與天地萬物本來一胞所化。焉有夫吾單獨之心體。可以把握而不放活哉。故經之言坐功處。曰求放心者。不可實功之求。放同解。蓋謂放下一切心。一心乃生。此一心無事物交感。有何心哉。卽無而獨然卓立。豈非虛體乎。故心兮本虛一語。實可以深加會悟也。各各思之。

吾嘗遊通都之市。觀於其途。肩摩轂擊者紛如也。然來者熙熙適如也。往者攘攘運如也。道果大乎。仍以行者之形。若是其雜還耶。道非大乎。何以行者之心。若是其坦蕩耶。是知道之大也。非道容行者之形。必行者心達乎道也。惟其心達。故非形限。於以更見前聖所爲篤行。以道存乎心。斯克踐形。形達之道。必求放心。踐形而不放心。所以無入而不自得者。盡其在己焉耳。已世之志道爲修者。要宜審此。庶幾心得所養。形靡弗適已。

孚聖訓曰。人心危而道心微。道心生而人心明。所以人求其放心。卽全其道心也。此聖賢相傳之心法。亦吾道之主旨耳。夫人之一身。惟心最靈。今之靈學。莫非以心腦二者爲主體。而爲身之主。亦莫非先天原靈之所寄也。故其心思之若何。卽有外現之行爲。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欲求其誠。先正其心。此爲探本獨一無二之法門。不可忽也。今日諸方對於道旨。似迷似悟。或惑於迷悟之間者。皆由其方寸之內欠清澈耳。苟能反求諸己。則不難得真境界矣。是乃各各之緣。非可強求者。惟視其自悟爲何如耳。

大道本空中之虛無。靈透之實體。無生無滅者也。奈世人不知空中之虛。虛中之無。凡所見者。皆以爲實。以其爲實。無處不以我之能得爲實。無在不以我之實得爲爭。不知世之視以爲形。形色色。其能求存不滅者。將有何物。既無物以求存。則其仍歸空無之道也。可知矣。故道爲世之本。果能堅守其本。求存弗失。則形其形者。固大道之所生也。色其色者。亦大道之所生也。道在我心。我心體道。亘萬古而常存。歷萬世而不滅者。以此能含空無之道之人心耳。今人不知自心之所含容。反以世之所見。形形色色者。皆歸於我。方以爲快。如是而好。如是而思。如是而求。如是而爭。爭之不已。求仍無得。而空中虛無靈明之體。隨因錮蔽而無餘。從流忘返。良可慨

也。夫大道本以虛無之奧妙。化固執之人心。俾人知心之虛無。而凡世之所謂形形色色者。以將由空而化。由無而悟。由虛而得之已。夫心之空也。全在虛無二字。須於心理上求之。其要不外乎清靜。能靜者。神自凝。神凝者。氣自平。如是由誠而靜。由靜而無。由無而虛。則心之靜。卽性之空。性之空。卽道之真。理之奧。可以修身。可以正心。可以超凡入聖。得臻上乘。雖然。亦不易也。必使心如止水。澄澈無物。然後始可得虛中之真奧。蓋止水云者。形固至靜。而其中實含動機。拍之則激。揚之則波。風來則紋起。月印則影生。種種現象。胥含其中。活潑之機。遂感而應。人心靜境。亦復如是。由此本虛以求虛。本無以尋無。由無而悟。則道可得。心可空。妙境可臻。人能詳爲參悟。自知虛無之中。而寓萬化之妙。於此修悟。則大道真體。自現於虛無空空之間已。人之心有治有亂。治則完全。亂則缺陷。由缺陷之處。而完全之。賢聖之治心也。大之經綸天地。造化萬物。小之齊家治國。平均天下。皆此完全之心。有以感通世界人物之心。致之也。中庸所謂至誠盡性。由人物而天地化育。同此心也。若本來完全。經後起之紛擾私累。漸斷喪其本初。而缺憾之處。皆顯著於內。而現象於外。此俗習之人心。不治則亂也。如製器然。用規成圓器。用矩成方器。治心者之智圓行方。無異理也。切磋以治骨角。琢磨以治玉石。治心者之精益求精。

猶是道也。心不治。如玉石骨角。不成圓方器。烏能用乎。故曰。人心治則心有所用。人心不治。則心無所用。况亂心乎。

心焉不穢。爲修人全道主旨。亦卽規化之大原因也。規由心造。心以穢染。穢從私起。私因偏生。偏之爲害。其氣必逆。逆其氣而爲之潛滋。愈滋愈闊。愈闊愈甚。至於其極。固結莫解。未有不隨規氣之所籠罩。而釀成無窮之重災也。災原於人。數定於天。天入之間。本同一氣。既同一氣。天定固能勝人。人定亦可勝天。人定既能勝天。不定自必戾天。戾乎天者。貽害於人。害於人者。波及於世。世規爲害。非天成之。實人致之也。人何以致。生於其心。害於其行。運於其行。害於其事。蔽於其事。干於其天。怒於其天。侵於其人。循環之勢。自然而然。不容或易也。猶之肢體經絡。皆由腦髓而生。生之既久。息吸生呼。妄念萌孽。頭力漸弱。侵害乎元髓者。仍是肢體經臟也。肢體經臟。害及元髓者。氣爲之也。氣平則清。清卽有益於人。氣炎則濁。濁卽有害於人。所以益人害人。之故。雖云氣爲之。亦是心爲之也。心爲氣始。一動卽昧。一靜卽靈。動昧靜靈。不獨現際爲然。徵諸烝胞之初。往往如是。是何以故。地獄萬劫不生之苦海。皆屬先天所固有。既屬先天所固有。其流露於後天者。渣滓攪雜。實所難泯。既有渣滓與清氣相間。人有何種心。卽引何種氣。既

引何種氣。卽成何種劫。自然而然。如影隨形。不差毫忽也。

岳聖訓曰。化機展處。在人修行。其修之也。必守乎嚴。其行之也。必明乎正。正道所以昌化者。雖曰機運於時。尤賴人應於機也。此中形致不一。要惟以化爲主。而施化之妙。實寓諸人心。故心之所在。凡修行者。總須息息慎持。而期去染汚而日新明。庶乎用之可達於通適。不有其窮也。

### 明其明德

昌佐神訓曰。道於萬形。初無不貫通而條達也。世有木本水源之喻。其旨甚精。蓋本源既發。末流自殊。勢所必至。性之固然也。然卽末流。雖覺支分派別。苟究本源。則又萬無一失也。故善樹木者。不得不刪繁以整末。末整則本自正。善治水者。不得不濬塞以暢流。流暢則源自平。此本末源流貫通之義也。人於萬形。苟能若是以誠求之。好爲治理。則其德之所明。道必以顯。夫何不適者哉。有其不適。是自不得順勢。以各盡其性而已。雖然。欲順乎勢而盡其性。要非率意爲之。可臻其妙。必充養其靈以主其運。方足通萬機。敷萬化。而序萬形也。嗚呼。是誠難言之已。有志者果從堅坐而切修行。庶乎其近之也。世之人盍勉之哉。

寒暑者。天地之常也。陰晴者。天地之變也。無陰晴。無以知寒暑之常。無寒暑。無以明陰晴之變。常者。氣之本也。變者。氣之末也。故常變之理。見於天地之象者。應於人身。則可通其候之所以然已。修者之於其身。能審氣之本末。而識其常變。則心之所在。未有不克得其存養之正。果得其正。則守於恆者。氣自常充。行於適者。氣自變動。其常其變。靡弗自然。則其候也。亦自日進於



無疆已。所謂進者。非有所增也。不過復其固有之量。而得其固具之良知良能耳。良知良能。根乎性而順乎命。明其數而適其分而已。知能之無過與不及。是謂之良。而所以良處。祇是不偏不倚。得其氣之平而克運之周也。平者。中也。周者。和也。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位育之功。本人身所自備。非因力求而始得也。若謂求之而得。則天地萬物。皆入於爭競之途。不待混沌而生機。必且易息已。然萬物處於天地之間。爭者自爭。而天地不有所損者。非萬物之知能。果勝於天地。而天地之量之平之周。所以不見其損。亦無知能可言。物有知能。而不證自復其本良。而從流忘返。以物引物。乃及於爭。既多所爭。而仍不返其本。於是愈求知能。而知能愈小。所以錯綜分離。勢素而無復能理其亂。而知所平焉。夫平治之用。不在其形之定。必因其氣之調。氣何以調。候之充於身者。中和之運。自達乎世。此皆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者。實不知而知。不能而能。自然之常變以成之也。修者宜探斯旨。而好爲存養。則位育之妙。盡人可明也。各各尙其味之可耳。慈務吃緊。諸方精心盡力。爲之籌施者。是亦此度臻進之功候也。然事之當前。宜於果決。所謂果者。不離慈旨而勇於進行是也。一時之化。不僅一端。而一事之端。皆具爲化之用。其用非常。而其所以用之者。莫不出於至常之理也。斯理之蘊。人或難通。故必由機

之悟。而求厥真之見也。見得厥真。是曰知機。惟知其機。始能從有心之處。自入神化之域。既通其微。則明於內者。無非真知。其發諸外者。自能直達於實到之地。真實不虛。然後諸妄盡泯。身無妄動。心自清寧。而意自恬定。有斯之得。無非由其所知。內反於其所無所知。夫然後去妄存真。功行之修。靡弗悉洽其當。佛氏轉識爲智之旨。儒家是非之心爲智之端之說。蓋皆指此而言。以垂教後世爲修之法也。諸方志道。所以進修功行者。願於此等處多加用心。則身有真得。世必賴以化同也。

慧聖訓曰。天下至善。莫若乎性。性之於人。於赤子最易察識。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其心全性。性卽明德。降生以來。物欲漸染。性亦汨沒。汨沒殆盡。靈光全昧。明德不明已。由此而人心失正。劫禍亦萌。故前聖知此。是以作大學。俾衆以修復焉。道本至虛。性亦無物。然諄諄責後人之加修。將從何處以入門乎。故特標之曰。修身。身色身也。內返均屬無形。曰心。曰意。曰知。曰物。皆是。外屬有事。曰齊。曰治。曰平。皆是。內曰無形。關修最切。其究竟曰在格物。外屬有事。其結果曰平天下。內功在悟。悟通則得。外事在行。行成則安。修者之修。不先施乎外。必先注乎內。內之最爲害者。曰意。意正卽貞。貞無不亨。馴至天下無不利已。其不正處。卽是物慾。物

慾充塞。明德日晦。明德晦暗。心靈漸蔽。心靈一蔽。身失其主。主失。必流蕩忘返。害之於身。不可勝言。故修者。必先自修身始。身得其修。忠於己者。恕必及人。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皆掌握中事。見其功而毫不費力者也。所以大學一部。重有形之學。是儒學也。此言儒之實。亦見乎道有所據。修者不難修也。故以前以後之宿學名儒。據此入修以弘道。固無不可。據此以絕儒外之一切宗教。大不可也。夫孔乃五千年來總堯舜禹湯文武之薪傳。浴一爐。而化及後世者也。當時鄙夫。尙竭其兩端。三人必有我師。今行孔子之道。而欲屏絕一切。獨立我幟。稱雄於千百後世。豈大道爲公之意哉。切願各子。須知人形各異。性無非同。既同一性。卽出一源。既出一源。卽是同胞。同胞而竟有分別之心。以致競爭禍亂。沿不可已。修道失此宗旨。不惟負天下萬世之人心。背道迷天。空荷修者之名。所以大學自修身始。作一註脚。外演是用。內演是體。體是虛。無形可觀。其理可悟。外用是實。有象可據。其理可推。體用並備。不自畫半塊。是儒家之正宗。凡吾修子。各須體認。莫失圓明之德。以達無遮之量。以昌爲公之旨。是爲至要。

清虛飄渺。靈光之現象也。靈本至清。一塵弗染。亦屬至虛。渣滓全無。修功臻於清虛之詣。則心境之氤氳。自呈綿密慰貼之象已。心從何來。水孕之也。水輪心始。氣胎之也。自天心而變爲人

心。則清虛之體。亦隨味徑。而入於渣滓。有無限私私慾慾之根已。故修也者。修吾善根。養也者。養吾善體。修養得其縝密。則清虛之靈。又從味徑而返乎先形。先性先命之奧域已。然言之甚易。而行之最難。詣非臻於精奧。無論言之如何精密。悉屬隔靴搔癢之喻也。故人之修養。不必企其奇異。當先悟其平常。得其平常滋味。則心必清虛。而實滿不還之弊。自消歸於無有已。不然。矜奇立異之心。係戀於中。而舉趾高心不固之象。自現於外。外之不密。內修之朕兆也。所以人之修養。或善與否。絲毫不能自瞞者。卽在於於是也。

濟佛訓曰。幾度經花幾度雪。造物妙理自網羅。天地無改空虛落。形勢色態變幻多。一樣青山秋嚴惡。威風怒號木葉脫。萬象都隨金運化。吾心依然常溫。和各方修入正軌。悟見至道。瞬息不遠。語默弗離者。究是何處。必須知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常視久生之道。須臾不可離。可離則絕生。是修者息息歸根。不使稍遠者也。果克客氣化而純白。備至虛之靈台。神生默定。自有一縷天光。徘徊於方寸。神生氤氳。萬妙齊臻。聚眾理應萬事。正不勞爾慮謀。祇要葆合太和。充其虛體。自有神應無方。熙冥純誠者。虞廷相授以允執者。厥中。堯之克明者。斯峻德至欽明文思安安。文王之德如是其純。於穆不已。孔子樂此不厭。致忘食忘憂。孟氏由夜氣直養浩

然曰。必有事焉。勿正勿忘勿助長。由來聖聖相承。莫非指點此地。故大學教人。在明明德。所以行之者曰中庸。禮儀三百。無非由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所生。是則中心而行。自符天經地義。聖神極則。卽此無識無知。純一天行。所以從容中道。妙物無遺。是卽大德敦化。所謂苟非至德。至道不凝者。至道本凝乎至德。德既曰至。人無與焉。至德不德。而人克至德者。卽在掃除我所有者。去其窮者之八極。敦我達者之三必。一無我有。純一渾灝。至德凝乎至道者。且忘其德。忘其道。是所謂聖而不可知之神已。各方亦誠可嘉。迂拙可憫。枝節尋索。頗覺有味。告一本體。輒漠置不理。是猶習心未除。見悟不切。泥於見聞。束於教門。甚至聖賢可學。不克自信。故其猶預因循。自畫不前。嗚呼。道之難明。良有以也。固言之匪艱。行之爲艱。果而決。亦無難焉。大道度世。紀年於茲。非不朝夕物色。殷殷誘進。遍觀道中。曾有幾人。深望爾等。將爾私慾一切掃除。滌心革面。另作新人。能胸中純白至虛。道集厥躬。言行以天。動輒足法。重担子方可寄於鐵脊梁漢。是殷望於修人者也。

尙真人訓曰。俊傑識時。英雄造勢。世之恆言也。不知時勢推遷。有其可能識造之所在。卽有不可能識造之所在存焉。何則。可識可造。能識能造。無非有實爲憑。是其可能者。不過形質而已。

其不可識不可造。不能識不能造。存諸空際。是不可能者。猶有無窮之靈明在焉。若就形質之可能者侈爲奇異。則有一不可。有一不能者。卽難免離乎大造與時機。以逞妄入於邪辟已。所以自來聖哲。知其所以然。乃莫不謹修其身。審乎時之不可盡識也。乃安其心而約之。使止於不識。惟其不識。而後無所不識。審夫勢之不可爲造也。乃誠其意而專順於大造。惟其不造。而後無所不造。何哉。但養靈明。靈明充圓者。不識自識。不造自造。所謂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皆由其靈之明。乃得其德之備也。自有雄傑之說。而後斯道既亡。斯理遂昧。於是不可識不可造。與不能識不能造者。亦莫非妄動其心而用其力。故馳其意而耗其神。惡虛侵陽。魄惑恣肆。靈明之被奪於無形者。弗覺也。古今來以此之故。不知害却幾許雄傑。而誤了少蒼生。吁。是亦可畏哉。

默真人訓曰。格物窮理。靖當初多費精研。及化歸靈窟。一塵不垢。一意不起。始豁然澈悟。知格物乃明德之究竟地。而定靜安慮得。乃格物之工夫。此五層工夫。是入門要妙。佛道各宗是。而明心見性。儒以畫自限。不敢稍涉靜坐工夫。是以此書經千百儒。終不得窺其堂奧。而見百官之富。宗廟之美也。

李仙訓曰。悟是非之理。達可否之事。行支配之權。人人各有良知。人人各有良能也。知能之良。順乾以易知之知爲知。本坤以簡能之能以爲能。所知所能。雖屬乎人。亦是神也。神人合體。輪錯而合。交相爲用。所以神依人而行。依人而行之故。聰明正直而一者也。既得其一。則神之聰。卽人之聰。神之明。卽人之明。神之正。卽人之正。神之直。卽人之直。然聰明正直神之體。而依人以資表現者也。神之用。用不離體。神亦不離人。故人之悟其是非。達其可否。行其支配者。賴乎心也。心之能以悟。能以達。能以行者。充乎氣也。氣之所以能悟。所以達。所以行者。涵乎靈也。靈孕於萬。氣貫於一。心量無邊。屬乎人者。則謂人之心之氣之靈。屬乎神者。則謂神之心之氣之靈。人往往爲形質所限。神原無質形之累。惟無質形之累。是非之理。一悟卽通。可否之事。一達而明。支配之權。一行而定。人能以神之心之氣之靈通貫一輪。則是非可否支配之所以然而然。自然遂處覺驗。而無弗或滯者已。其各深味而加注焉。

### 心無所住轉識成智

慧聖訓曰。宇宙之寥廓。一大幻場也。萬事之徵逐。類皆幻緣也。人在幻場之中。無時無處。而不與幻緣相接。醉生夢死。隨波逐浪。入幻之深。有必然也。入幻既深。出幻自難。當此浩浩滔滔。莫知流止之際。而欲其急流勇轉。回頭赴岸。殆不易得之數也。芸芸衆生。原不能離世而獨立。茫茫事故。亦不能外人而自行。人附乎事。事托於人。世事之紛擾。感接於人。不能不求其了。了事之因緣。自然而然而不可不悟其真。真之所涵。遂處皆是。雖云逐處皆是。而一捉摩。一疑議。霎那間卽已迅速變滅。固然變滅迅速。而其由感而生。由生而變。中間之紛紛擾擾。經乎目。接乎耳。易爲聲聲色色。變幻之處必多。多已。非幻之能變乎真也。實因真從幻出。幻從真顯。弗克反觀對勘。澈悟原理之所致也。澈乎原理。雖幻皆真。不明原理。雖真亦幻。幻從何來。就顯而易見之處。以爲指點。莫聲色若也。聲雖能以幻耳。而所以幻者非聲也。色雖能以幻目。而所以幻者非色也。通乎耳通乎目者心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烝之通也。不思則失之。氣之惑也。烝氣渾融。自然有通而無惑。有通無惑。無所謂真。無所謂幻。真幻之名。不得而加之也。所以不得而加

之者。原始卽如是也。原始之先。炁水未分。我尙冥然。及至炁孕成水。分水成性。性天一露。而物物生。始由氣開。既開於氣。而氣之所變。每每奪炁何也。心不清甯之故也。心不清甯。氣以之。換神以之走。氣換神走。空靈不附。無論何聲。無論何色。隨觸皆成其障。障於外而幻於心。心爲障幻。欲求脫離此節。非氣養充固。不克以凝定而默化也。氣養充固。默而合濟。弗難。炁足以神存。炁足神存。化力所及。無遠弗屆。何以如是。是在養氣之充障。障散則邪從。炁化則劫滅。劫滅則衆生各各得度。既然各各得度。而眞炁之凝固。可以默識其源已。眞炁成形。性命一致。從心所欲。阜通大化。各當其可。曲盡其妙已。其所以然。任運而施。自會其極。絕無點纖之意識。侵盈於其間也。運會之合。或富或貴。大氣之相值也。不以其道得之。仍不處也。運會之離。或貧或賤。大氣之相背也。不以其道得之。仍不去也。所以不以其道而得之者。炁之阻也。氣之惑也。所以不處不去者。炁之化也。氣之通也。眞也。天地間道理本來一貫。不眞卽幻。不幻卽眞。順其機而行之。炁氣輪系。相守相轉。陰陽自然無錯境也。運其機而爲之。氣變奪炁。諸陰散坎。却焰自然以飛身也。推其致此之由。一靈一味。相因而至者也。靈而不昧。一草一木。皆足爲吾道用。昧而不靈。一枝一葉。亦足以滯化機。道化所基。基之於心。心由炁始。天心有復。不必聖哲。人人

悟出妙諦。而平默功成。自可以追跡前程。是何云然。悟從心生。以心印心。識可轉智。以物交物。智反成識。智識之轉變。非有二識二智也。一轉移間。彼此懸殊。靈昧卽爲之分界也。靈昧分界。氣化氣惑之所由來也。氣化則炁守光回。氣惑則氣黜神走。所以伏陽潛陰。爲固氣充炁之訣。氣養充固。離而後合。合而後離。自得水炁同化之源。既得其源。不必安排。不假思維。而天然之功用。靡不絲絲扣扣。各效其能。各畢其功已。人又何必妄有所爲。以致幻緣之日增也哉。天無爲也。一闢一闔。各正其序。地無爲也。一潮一汐。各循其軌。人在天地之間。負陰抱陽。亦屬無爲也。果克契無爲之眞。五官百骸。自成其功。自足其能。功能之所至。合德於天地。合明於日月。合吉凶於鬼神。而參贊化育之庥。民安物阜之效。無不於其中。而運化成功已。若有所爲。卽有所離。一有所離。卽形所幻。幻大幻小。其幻而失其眞一也。幻不在人。而在於事。幻不在事。而在於心。心能悟眞。何幻不破。破幻得眞。非由外鑠也。中以守之。一以抱之。自無往而不獲逍遙之樂者已。予以破幻得眞期望於諸方者。無非欲使邪從。炁化劫滅之至意也。其各勉之哉。置身於人跡擾攘之中。心弗隨幻景以飄盪。而猶守我靜諦。安我素心。目之所覩。不啼飛鳥空過。都付諸若有若無之間。此等造詣。絕非淺嘗浮慕之輩。所能窺其底蘊也。修功稍有不密。幻

景一接。鮮不物交於物。隨紛華靡麗出入於無何有之鄉者已。故人各有心。心各含氣。心氣所動。常因環境爲轉移。環境受迫者。恆抑鬱而不伸。皆心滯於物之所致也。

前一步險。後一步夷。夷險一節。是曰不二。不二之修。由不二其心。不二之心。由不二之念。念有分別。流爲衆生。生滅不已。是爲凡夫。凡夫者亦具佛體。其所以竟迷凡夫者。因生心故。心本無有。中是靈性。大靈通貫。隨感而應。此應是大順吾心。靈運已耳。不用加思。不用有爲。自然不先不後。毋意毋必。至當恰好。一化萬歸者已。吾佛祖所云。無住生心者是也。此無住處。寂然惘然。森森如也。兆動於震。一一感應。一一化形。形成於感。是以曰心。其實無有心體。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處。深可引悟。夫赤子之心。本是極虛。如佛說無住者等。然赤子之哭。笑。怒。哀。無有厭處。偏令人生憐憫心。扶慰心。不特爲父母者如此。卽鄉人見人之赤子。無不如是。其故卽在乎無住而生心。無所爲而爲者也。今天下亂離。亦云乎極。究其根。雖有多端。其大壞處。均自生心而來。心生先必爲我。我相一着。他相卽輕。輕乎他。而着乎我。是以求如意於我。求之弗得。勵精以謀。竟至無有乎廉恥。無有乎仁義。放僻邪侈。無不爲己。人必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今既無所不爲。而天賦一點真靈。將隨欲焰殆盡。斯不爲異物者。竟有幾人。斯不爲肇禍釀亂者。竟幾何。

人端雖云微。而亂竟蔓延無已。誠可畏也。我佛祖不忍衆生久沉苦海。是以大聲疾呼曰。無住生心。此真人道妙諦。修者之寶筏也。察人心遊思多端。却之愈甚。能先明無住之妙。卽心非心。心卽是佛。佛卽是我。我佛一體。是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固工夫到此境地而然。果能無思無慮。寂然不動。一片清靈。隨心上下。鳶飛魚躍。活潑天機。卓立我前。所謂一言之下。頓開茅塞。立地成佛。豈難之哉。不過人執我相。不克一時解脫。是以不克臻此妙境也。各各頓悟。除欲開心。一悟卽得之已。

噫嘻。世局之倏擾。災劫之瀰漫。雖云氣數使然。而所以造成此氣數者。實由人心之紛擾耳。人心不平。色色形形。實難枚舉。其實總不外不能各安其分。遂致世界之無有承平之希望已。人之所以不能各安其分者。失其正軌致之也。所以至聖宣示度化。首以大道爲前提。蓋道者。乃世人立身處世之正軌。而不可須臾離者也。人果能以道爲守。內坐以養身心。外慈以宏度化。則無在無地。不是自樂自足之境。富貴貧賤。悉聽天命。我行我素。我安我分。如斯。則與人無爭。與物無與。又何有不平之現象哉。人心悉歸於平。則世界之承平。不求自得矣。靜化之旨。端賴修功養候。修候之要。全在鞭策入裏。着着精進。自然刊落聲華。不能浮慕虛名。

也。何以云裏。對外而言也。人能自盡其心。自復其性。已逐層增進。日起而有功。已稍有一毫顯露聰明之意。便是心馳於外。心既外馳。時時不免因人起見。見起於人。因人逐物。本質之處。先已潑落。而欲有以立人達人。收溥博淵泉時出之效。殆不可必得之數也。蓋誠中形外。積厚流光。乃屬自然之理。能實有諸已。而後可以立修範於世也。範立於世。化力愈普。而氣引氣感之妙。無不隨自然而網緼於無窮已。今之談修誦者。動云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究之精何以煉。神何以化。其間增進之度數。雖有層層之弗同。而其所以煉實之功。仍非外從心以築其基也。心本無心。兩物相感。始有心名。既有心名。默坐以澄者此心。下學以立者此心也。心之爲心。至虛至靈。備萬端而兼萬善也。何人不具。何時不然。文王之翼翼小心。孟子之求放心。古聖先賢汲汲以導人處。無非是心。即若文若孟之優入聖域賢關。亦惟賴是心也。人果能隨時返省。逐處檢點。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前不知有人。後不知有物。惟知此心能貫始終。該本末。及其涵養功深。觸類旁通。裁成之而有餘者。輔相之自無不足也。現在道學淪替。人失其心。不顧實詣。徒執己見。往往於門戶上爭閒氣。枝葉上費探討。其於身安立命。天賦本然之所在。從未有一加猛省。所以支離破碎。動輒得咎。以之爲己。非順而祥。以之爲人。非愛而公。以之爲

天下國家。何所處而當。推其原因。是皆未明心從何來。并不知心爲何物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性何以知。生心者性也。既悟生心之本。則性之所以爲性。當然從可識已。不過空論夫性。猶屬虛懸而無著。不若就心溫持。一超而直入也。澄心者。固賴默坐。立心者。必資下學。而默坐下學之說。即是動靜交養之功也。動不離靜。靜不離動。動能合天。則其動也直。靜能協地。則其靜也翕。既直且翕。自裕大生廣生之源。既裕大生廣生之源。即是無所不用其極之道。雖是無所不用其極。而致虛之功。仍然弗敢稍忽。如雞孵卵。如龍含珠。一心之良。渾然無間。若有所見。若無所見。若有所聞。若無所聞。及事變偶觸。而真好真惡。真是真非。莫不炯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所遮。絲毫屑子不能隔也。總之人愈修愈靈。愈靈愈明。靈明之修。全屬以心爲主。知心爲修主。即是做天地間第一等事。即是作天地間第一等人。當爲前聖繼絕學。更爲後進開新緒。自奮自力。闡揚光大。衍斯脈於萬祀。教人心之差忒。其爲化度之功。當不在古聖先賢之下者已。所以修候純凝。化力自宏。其間之細細緼緼。有莫之致而至者已。各各默參。善自進功可也。天下極不慶幸之事。突然發生。或值諸個人之身。艱苦情狀。見者莫不生憐。聞者莫不傷心。憐之傷之。非有所爲而爲也。秉彜之良。其得於天者本同。其感於天者亦自弗異矣。惟其得之也

同。所以人人皆可爲聖爲賢爲仙爲佛。惟其感之也弗異。所以各各具足慈悲之初心。明其同而不異之點。涵育溫養。逐漸外擴。若火始然。若泉始達。充乎其量。卽足以保乎四海而有餘也。不過稍一轉念。濃淡之情。悉隨意識界之變幻而生。是何以故。遠近之形勢。親疏之關係。不克不動於中。既動於中。親者必厚。厚者必偏。偏有所厚。而疏者遠者。亦自以淡漠置之。如是做去。相有所着。氣心爲滯。既滯其氣。無住生心之妙。卽從此而覺其機矣。在常理而論。由近及遠。由親及疏。原是一種天然之程序。然程序所在。是就實行推施之際而言。至於發軔之端。清虛本體。絕無遠近親疏之纖痕萌於其間也。所以各教各宗。直指本原。導修悟入。本源清淨。些許瞞他不得。有觸卽動。有感卽通。感通之下。皆從性光中流露。而意識之紛歧。不能以浸淫之也。蓋轉識爲智。明無不照。用無不周。轉智爲識。隨流遷變。靈亦從意界而淹沒於不彰矣。故意之當誠。在儒門之中。亦屬重要關係。意爲心之音。亦是情之苗。音之所感。心無不覺。覺而不持。順流直下。自必落於邊緣矣。有以誠之。渾然無間。自圓獨一無二之本體。體既圓凝。凡飛潛動植。胎卵濕化。莫不備理於身。結成密切之系屬。大禹飢溺。伊尹溝壑。都是肫肫其仁之念。平居滿腔。到手自流。並非是臨時費安排。強推布也。隱居之求志者。求此也。行義以達道者。達此也。能將

一點不忍人之心。栽培洗濯。汕然粹然。觸處撞着。若決江河。所以有真道。不怕沒真慈。行真慈卽是顯真道。道之顯晦。慈之擴進。誠屬緊要。諸方度覺以來。其中奧微。均各參有所得。然進一層。有一層之經驗。到一候。自呈一候之純精。所以修行無止境。化機亦無可限之輝明。能各各隨時隨處。無間功候。則靈明觸處。默運自復。斡旋之際。無斧鑿之痕。轉輸之妙。心在俄頃之功矣。各各本斯旨以顯靜化之要。自然不期然而得諸意中矣。

孚聖訓曰。大道之所以能化浩劫於無形者。惟在世入各知自挽。處於正而能守其心耳。蓋心一不正。邪思紛呈。神卽馳已。故君子不以多思爲貴。而孔子以再思可已。再也者。卽中之謂也。是於應事接物。無偏無倚。不貴牽索。不加強制。不爲激言。不以附和。而後心自所守。志泰而無失。故曰。神者心之主也。神者心之舍也。棟折梁崩。而舍傾已。有舍傾其主相安者乎。是以人之修也。莫善於養。而養尤莫善於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處於不自知。而無不正。心無不正。神自振作。而靈無不凝。所謂明善復初。天運回而人物蘇。萬劫之行。諸厄之困。無不消弭諸身。而厚益乎世已。而况能令天下之衆靈。以復渾穆雍熙之風。雖欲斯世不治。不可得已。其反之者。特心蕩神馳。故念起不知止。不知止漸趨妄。以之世風澆漓。變雜百出。而至不可救藥者已。諸



方既痛擊此弊。望好爲參悟。善自矯正。而於念慮時時剋制。庶乎得其所安。順其自然。無一毫之神識雜於其中。而蔽吾靈。所云入聖之域。造聖之室。至乎其極者。豈難言哉。至於世得大放光明。尤其末焉者耳。

凡處大事。須順天則。天則所在。人不得而見之也。會心者無難從。靜靈以觸其微也。事變紛擾之間。意見迭呈之際。總要由其同以察其異。明其異以導於同。由氣之引。爲氣之化。化而通之。通而一之。得其一而應事之綱領在是已。然綱領之寄。本爲範心之具。亦爲制事之法。雖事變當前。走此一步。不可着彼步之想。動此一念。不可萌彼念之施。隨做隨悟。隨悟隨了。了其不了。靜以默之。自克與世推移。而不凝滯於物。如此化運。則心安理得。而事亦隨自然之機。着手以成功已。善於因應者。悟此要訣。感觸之頃。即得因物付物之妙。初念一動。始終持之而不渝也。不善於處置者。所謀輒欲萬全。初念以爲如是。轉念又以爲如彼。所以私意起而返惑。事難得其歸宿也。故爲修之要。雖然不在事理而在私修。然修候所到。不外從事理以表明之也。修悟於中。英華自然發外。修見於事。左右自逢其源。此種養候。斷不可以僞爲也。必須逐處體會。自然漸深精進之功已。其進功之實際。並非專求知識。爲學而思益也。祇在善養其虛靈可已。靈

涵於氣。氣運於心。心之所照。不屬見聞覺知。亦不離見聞覺知。但不能於見聞覺知上求見解。亦不能於見聞覺知處動念慮。且不得離見聞覺知以覓心。更不得捨見聞覺知以取法。法寓於心。心契乎法。心法無二。不即不離。由靜以之動。順其自然之機。事來即做。事過即已。不必有所繫戀也。而無念胥得其宗。不必有所希冀也。而當前自適其宜。其所以然。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得其幾而萬事理。配乎義而萬緣寂。即有所緣。自然因緣以生法。即有所事。自然行其所無事。又豈僅處大事如處小事。處有事如處無事而已也。現在道魔相爭。亂離之象。已迭呈於外。欲爲之了解。與其向枝節上以爲之因應。何如從根本處以爲之化運也。根本何在。真機是已。化運何所。順之可已。機何以順。當下即是。運念即乖。猶如虛空。無有邊際。不可測度。惟此一心。足應萬變而有餘。心足以應萬變。而變故接觸。運用往往不得其宜者。是何以故。乃心有所滯。不能得活潑潑地之故也。修候臻於活潑潑地之境。則一觸即動。一感即通。一通即化。一化即了。斷斷之貌。休休之容。真令人莫能測其邊際也。斷而又斷。絕無絲毫之牽扯。休而又休。必無頃刻之疏忽。所以一室靜默。此心炯然而不昧。萬變來臨。此心寂然而無惑。是殆集義之所生者歟。

岳聖訓曰。無無有有。悉之所化者。氣卽爲運也。化而運之。有形之象乃顯。運而化之。無形之歸乃定也。其顯其定。從有而無。可見而難知其終也。然不知之中。所以可知者。理也。理窮於事。而行諸世。苟得其通。則罔弗達。其達之也。徒執有形以言。固猶未易爲定也。必澈其理。而悟乎微。則要終之義明於心。而慎始之行。乃克善其事。善其事者。理自易達。而莫不循序。悉氣化運。而無所不成。其運化已。不過世形所在。色相難空。一着於有。則塵念紛然。無所止意。卽隨起。而識惑之來。未有不因其意而驅之入於迷惘之途已。是故欲修其身。必先止念。念果能止。則如水之澄。波瀾悉靜。得其靜者。心先自寂。而照物靡遺。不激不隨。如如自適。雖多幻境。不難自恬。其恬於靜者。所謂化運之機。運化之用。皆從無住於心。而由一動之間。發其惻隱之仁。以施於世。則有形者。皆可運於自然而使之化。無形者。亦可化於坦蕩而歸於平。事之所爲。莫不皆屬無爲。而理之所通。更莫不因平而達於普已。此乃修身所以利物。而濟世之道。亦吾諸方今日所當各各致力者也。

### 尋聖賢之真樂

昌佐神訓曰。天地不仁。是以生而不有。聖人不仁。是以爲而不恃。天地不仁者。不知仁之爲仁。故因显化育。聖人不仁者。亦不知仁之爲仁。故有誠不違。無是非。其德業之廣。有不知其然而無弗然者。夫不仁之仁。至已大已。吾人日處兩大間。經營無休。試問究爲誰忙。平心一思。不覺失聲大笑。夫人之來自無間。其潔如空如。寂如渺如。一物不着。一塵不染。晶晶瑩瑩。與空明之穹洞。蒼然浩然。有何天淵之分。靜體無罣礙。巍峙可參者。是之謂也。脫然無累。不障不牽。獨往獨來。樂樂無涯。其浩渺之處。又何待言。能弗一思之。其樂也融融。再思之。其樂也洩洩乎。其所以樂者。無累我之私耳。不過此等景味。在今茲之世。少人知者。無他故也。塵緣牽惹。無半刻光明如晝。清爽如霽者。乃全真之天理。被世故之悞憤。一抹殆盡耳。試想來也。何其潔。不垢不淨。無慾無遮。一落人塵上。竟一落千丈不止。兩相比倫。不生愧乎。然清夜自思。果將奈何。曰是不難也。須知來路。尋源擇由。不自懈惰。日久功深。自悟見。自能收。其見之也。性。其收之也。心。能收其心而見其性。命由我立。性自我存。行止皆道。舍藏均宜。小而一體。大而世界。悉包羅。

在是。何有再牽塵網迷障。不能擺脫盡淨。時形苦樂。不得自如之態乎。

流光迅速。人壽無幾。真偽所守。禍福攸關。是乃懼人之抱昧不悟者。將若之何也。噫。兩間所盈。不外聲色。人情所戀。往往溺滯。殊不知暫所樂者。即永久之福也。夫樂者。人所同欲者也。然樂之真偽。不可不辨者也。世人所樂者。情之僻而識之得。非樂也。夫真樂者。不樂者也。澹泊清靜。渺渺者也。是雖淡淡。而百樂莫弗由斯而出焉。是故凡樂中。弗有淡漠者。皆偽樂也。故曰。五味令人口爽。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馳騁令人情狂。皆樂其情之僻而識之得也。若夫仰天而樂。虛懷而愉者。蓋樂中有至樂。而已亦有所莫知。其所以也。夫惟莫知。是以不自知。則無物不知。物已皆不有知。而知者則一已。克知乎一。則自無已。生生焉變化從心。無着無住。而物之所生。樂者靡弗吾之樂已。各方之修。靡不以樂而求。果樂與否。各當自知。而真樂者。無時弗悲憫也。見一物不得其所。而心則不安。而安之者。非求樂者也。當今兵燹連年。無地不然。哀鴻嗷嗷。遍野苦號。而有心者聞之。莫不隱痛感傷。食焉不甘。臥也不安。同一父兄。何其慘哉。而樂修者。將以何法以慰厥心。吾尚不知。惟悽愴不已焉耳。嗚乎。慘哉。各方若不努力德修。以爲弭化劫氛。恐劫更烈於已往也。噫嘻。剝之不盡。復必不來。劫數不至乎其極。而安境必無由而見。

也。望各方警惕修省。懇心向化。和合所致。或得化劫無形自消也。其各警斯。

慧聖訓曰。聖凡相去霄壤。而相差者幾希。卽在意之誠妄。然意之原動。未有不誠者。無傍念得而副之者。聖是故君子保持於未發。方寸素無一念來擾。是則胸中純白之虛。網緼徘徊者。天光蕩漾。清明在躬。氣志如神。焉有不心廣體胖。恬適而休佚者也。故君子坦蕩蕩。樂天安命。無入而不自得也。凡夫得失繫懷。顧此計彼。加之好惡奪神。是非怵心。方寸無異乎戰場。自戕自伐。性根爲斷。宜其常戚戚也。人生關頭不破。世上之苦樂。無從定評。究之食前方丈。侍妾數百。爲樂乎。飯蔬食飲水樂乎。蓋樂苦不在物質。在於心神。食珍被繡者。心未必樂。神未必安。縱樂亦荒也。蔬食飲水者。人不堪其憂。而已心安神逸。有不能言喻者。良以心神不滯於物。能資物以遊心者也。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物質環境。不足動心。可知舜禹之於天下。而不與焉之心已。人有良貴。無以加者爲何。各方不可不研求而自得之。

濟佛訓曰。道原於無。修養果有何得。既無所得。而強名得之者。脫去痛苦。得一種快樂也。然修人際此。往往快樂未得。而痛苦常隨。何也。修其所修。養其所養。未能契修養之正軌也。不契正軌。是祇知於物質方面討生活。而不能於精神方面研究竟也。物質爲人生所必需。有時固能

補快助樂。亦有時而能摧殘快樂。何以云然。物質之關係。最要者莫如衣食住。未求得。既得求足。不能滿足。時萌貪戀之念。既得滿足。而美惡之處。又動缺憾之感。即使如願相償。有美無惡。而畢生之精力辛勞。亦弗克抵其痛苦。故求快樂於物質。終不能解決人生觀一問題也。欲解決此項問題。須於精神方面。特別注意。蓋精神超乎物質以外。得其結晶。自然能支配物質。惟其支配物質。纔能受其補助。惟能受其補助。纔能弗為物質摧殘。惟其弗為摧殘。所以纔能時時快樂。永遠快樂。彼無入而不自得之君子。即其驗也。不然。以服狐貉為快樂。衣敝縕袍則失其快樂。以享珍錯為快樂。飯糗茹草則失其快樂。以瓊樓廣廈為快樂。而處筆門圭竇。則失其快樂。已。可見物質一層。純屬平境。境隨情變。其心立失。精神一層。純本乎性。性有以盡。即克如天。惟其知天。所以樂天。惟其樂天。所以知命而不憂也。藉又非然。即簞瓢陋巷之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七日不火食之曾子。何以能歌聲若出金石。露肘踵決之原憲。又何以貧而非病。此三子者。皆重內輕外。環境無論如何之困蹙。終不能變其固有之快樂也。人果修有所悟。悟有所得。自然輕外而重內。變其卑陋之習俗。而於物質之足以牽扯乎情者。自能翻然改計。而得修養之正軌。已。得其正軌。坦坦之景味。亦無難時常尋憶。而歸於達觀自在之域也。各各

深味。

如意如意。諸方各各皆從修養中得有相當樂趣。此種樂趣。就俗諦說。謂之如意。其實便是道旨。所謂真恬也。真恬與如意。雖相髣髴。而其境界則略有不同。何則。如意是外求所得之樂。真恬是內養自有之樂。能擴充真恬氣候。自然無在不如意。若但求如意。心中不具真恬之象。則如意處未免隨觸皆不易得。由是論之。則道之所以為道。修之所以為修。其最要功夫。豈非要重內養而不在外求乎。內養與外求之樂趣。得之有大小之別者。祇是能真恬。則莫不如意。但如意而難真恬。其久暫多寡之數。苟就平居加以悟審。則所以勵進功修之姿。總不難隨境而必邁步也。前程遠大。吾因新春。敢為諸方一加祝願也。

終日奔波。宣道闡德者。果何所為。不過欲喚醒沉淪。冀世人回心向道而已。道者導也。導人以入善。而知其所止也。知其所止者。不為名利所羈。富貴所動。法聖法賢。雖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之中。而亦不忘其樂。雖衣敝縕袍。與狐貉者立。而亦不為之恥。如此知止知歸。是真可謂明乎大道之奧已。嗚呼。世道衰微。人心不古。貪婪成性。攘奪為事。爭名逐利。日甚一日。以道德為迂闊。以荒淫為正事。以巧詐為聰明。以阿曲為正直。仁厚之士。視之為愚腐。忠正之人。目之為無

用。綱常廢墜。禮教不修。家庭內幾無孝悌之子弟。社會上亦無信義之完人。噫。人心陷溺。已達極點。而天心能不爲之所厭。降之以災劫乎。故勸世人。欲享安樂。須求真樂。真樂之道。惟在知足。知足常樂。知止不辱。不辱常樂。而心地泰然。心地泰然。而身雖處於惡濁之世。則心定神怡。不沾於俗。不染於污。熙熙然如在春臺之上。是以修者。欲正人心。欲挽災劫。須先克己。克己者。修己也。而修己貴乎知止。知止貴乎知足。知足在乎去貪。去貪在乎寡過。寡過在乎明理。明理在乎知非。知其非者。於行住坐臥之時。視聽言動之際。刻刻自省。時時自檢。有過不憚於改。見善無不勉爲。不貪不着。素位而行。則自知其所止。而內省可以無疚也。人之常情。往往爲障惑所擾者。是意氣盛而惑其情也。情之牽於人者。心昧於好惡。而未得其定也。未得其定者。所向之道。所力之慈。往往不失之於偏。即失之於矜。有此二者。鮮不戕其性而昧其靈。性靈戕昧。則無良知與良能。失其良知良能。而能得其大道之奧。不爲物欲所鋤者。未之有也。是故明哲之修。必除貪念。而定其心。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不恃不求。不驕不諂。見賢者而思齊。見不賢而內省。時時自省。以寡其過。不以盛氣凌人。以免夫辱。己所不欲。不施於人。以免夫怨。無怨無辱。而止於至善。則自可超凡入聖。不爲輪魔之所惑已。修者於知止之道。其詳悟之

是可已。

若云此身是實。何以百年既去之後。不能有我。百年未生之前。何不見我。即當下有我。而我之爲我。不過曰我之目耳口鼻。我之四肢百體。我之言語動作。究竟我在何處。既我不有我。而我之當下之我。究竟是誰。此個說出。不外地水風火相合而成。就是了。此身既然不是實的。便終歸於一空了。不特身是空的。即若一切事業。一切心思靈敏。文章著作。亦無非都一落於空。所以我佛法阿難尋心真處不得。凡所有得而謂之心者。均屬因緣之名。那有真心呢。譬如對父母。當盡孝心。此個孝心。因對父母而生出來的。並非早有一個模範孝心在這裏。其餘如對子就有慈心。對夫婦便有分別心。對朋友兄弟就有敬愛心。信義心。到底此個心。是在那裏。純是內因外緣相感而生。絕無一心之可言。如此看來。心也是空的。既然一個身體。一個心量。均屬空的。然則何物才算實的。大概此點很難一言說破罷。吾人既然信儒。當於儒家所謂忠恕二字裏邊。尋個樂處。此個樂處。在甚麼地方。此樂又是誰樂。若云是實體之樂。那孔氏蔬食飲水。曲肱而枕。顏氏簞瓢陋巷。有甚麼身體之可樂呢。他們仍舊不改其樂。大概其樂自有所樂罷。就說我佛在菩提樹下。坐修多年。一麻一麥。他有甚麼樂處。終究始終如一。到了究竟涅槃地

位。大概其中真樂。凡夫衆生不得而知的罷。其外若耶。若回若道若約。各就其所談的。無非是  
天人合旨。其所行的。無非是救正人心。其所行所爲。均有至樂。均非身體之所爲樂。不是身體  
之樂。而仍樂樂不已。試問宿儒佛子。其所謂樂。究竟是誰樂呢。不知其樂者。不知其實中之空。  
不知其實中之空者。難通空中之實。不悟空實之爲用者。不着於空字一面。必落於實字一邊。  
着於邊沿。都是着相。一着於相。第一難擺脫的就是我相。果然能擺脫了我相。也難擺脫人相。  
即能擺脫了我相。人相。尤難不着了衆生相。壽者相。反來覆去。人我物類。胎卵濕化。輪輪轉轉。  
因果報應。實難一時脫掉罷。苦哉苦哉。人本是佛。佛本是性。性原屬空。空而不空。是以萬物皆  
備。無而生有。一粒微塵。我佛具在。是否是空。是否是實。我也難明白了。其中自然有竅。得者自  
得。迷者自迷。我也不再多說了。

尙真人訓曰。諸修修而克定。其爲靜趣。所得於心者。悟味而細玩之。所以自適之道。當亦知其  
不外乎身已。身之適者。以言修守。固無不得。以言行詣。亦無不得。所得者何。至淡之趣之中。而  
存至雋永至和恬之味也。若弗得此。未有不動於幻境。而自入於迷離者已。然人多以其迷離。  
轉覺可樂。是何故歟。名也。利也。皆視爲身所必需以爲立也。不知立身於名利之場。居於其間。

固足爲立。而一晌有變。則形隨境遷。而所謂立身之名利。縱欲力加保持。而其所以苦吾心而  
累吾身者。乃不免不勝其困已。故古人必從得道教人修身。身果明道。則所以自處者靜。得其  
靜趣。則動無不適。何哉。以其心已淡忘一切。雖動中亦不無一切之安享。而身之悠然自得者。  
具有雋永和恬之道味。隨時皆足自樂。其心不假外求。夫然後其所樂者。亦可不待勞力以圖  
保持。其爲適也。既以無窮。而心以之安。身遂尙克其困已。修道諸方。已多得此之樂。吾則還望  
善爲之守。而加深尋其味也可。

人生最可樂者。心中常存善趣也。惟具此趣。乃能無向不善。而所得皆樂也。但是世人時時求  
樂。而得之者往往非善。此何故歟。必欲善之爲善。而後無在弗具一不善之對象。於焉以期其  
樂。克具厥真。則憂憂乎難已。不有真樂。而所謂之善者。亦成不善之對象。而善者之樂。遂亦無  
以保持。老氏云。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矣。其此之謂歟。所以儒者之修身。必言止於至善。  
蓋善非至於其至。縱有善形。亦有幻形。則非惟無以得其真樂。且必無以言乎兼善。以身之於  
世。無適而非對立。人之欲見其善者。亦惟其形是求。語其不善者。亦惟其形是歸。究之善與不  
善。皆屬意識界之變現。而其善之果至與否。及不善之果實與否。問莫或知也。人我弗相知。而

爭擾之端。於是乎啓。推原其故。則靡非善趣之不能常存諸心。而徒求善見乎外。乃至欲使不善者盡同吾善。於是無善不善。均以其形相爲淆亂。而一切之樂。非獨人難同證。而已亦未由自得已。嘻。此所以言修又重乎養。以養以期善趣之存。而克樂道爲事。使其真確之善之樂。各於自然中不期然而時享受。乃顯至善。乃成真樂乎。或謂果如子言。人生皆可各不事事已。曰。是非吾說之意也。人生豈能無事。若克因善趣之存。而用其止善之心。以運行所事。則人各自事其事。既無弗同。卽相事其事。亦不致多異。惟此之故。有事等於無事。而應事之事之外。無多餘之事。則所謂爲善最樂之真點。豈非確在乎此歟。諸方以爲然否。

大道修渡真諦

卷六



# 大道修渡真諦卷六

## 立德門下卷目錄

應事接物.....一—五

具大圓鏡智物來順應.....六—九

因物付物常應常靜.....九—一三

言行相顧.....一三—一五

混人我見.....一五—一八

和平爲主.....一八—二一

忠恕爲道.....二一—二五

謙讓爲德.....二五—二七

容忍爲量.....二八—三一

注重八德五常.....三一—三五

孝弟爲本.....三五—三七

親親爲大.....三八—四〇

交友以信.....四一—四二

仁民愛物.....四三—四五

化導羣倫.....四六—四八

成己成物.....四九—五二

不住相佈施.....五三—五八

盡人合天.....五八—六一

齊家之道.....六一—七〇

惜字要義.....七一—七二



## 大道修渡真諦卷六

### 立德門下卷

#### 接事應物

關聖訓曰。人生於天地間。卽不能不處世待人。接事應物於其中也。而處世待人。接事應物。必有所以能處世待人之法。接事應物之道也。此修身之所由來者。修身以求處世待人之法。接事應物之道也。各方研悟修身以處世待人接事應物者。是修身之重要。不在於世外之虛。而在於世內之實。修身尙於實際。卽以處世待人接事應物而研也。是實際之當以實事求是者。形色之境。必在於形色之中得之也。吾道固修上乘。以超玄樞也。然玄樞之在於虛者。非實不克以明之。而形色之係於無爲者。亦不能離於其形色之中。而他求道之所以爲道也。如是而修道研慈。世上形色以求其實。而後由實以悟乎虛者。空者乃能不空。虛者亦必不虛已。此世之以上乘虛無是求者。不蹈於頑空。卽歸於枯寂者。莫不是出乎其軌。而越乎其境。捷求迅取之所致耳。各方身修有得。當然亦必悟乎大道之在於塵世者。在於以身躬行。而後方能有所

悟證也。大道既明其本。在於虛中之實。空內之有。而尋實悟有。是更不待言已。諸方處乎世治。各相忍讓。當無所謂爭競也。而處乎競爭。是尙之秋。不先明於爭競之害。能讓之義。何以能趨於仁而由於義也。此功行之行於身者。必先明於心。明於心者。必先知於理。無他。知理乃能明其心。明其心而後始能行諸其身。而自然中節也。大道中和。守之於內功者。中而已。行之於外行者。和而已。中和之旨。卽所謂處世待人之良法。而接事應物之善宗也。各方試悟處世待人接事應物。是否俱和內中。契於外和。能合於中。契於和。則處世無爭。待人無忤。接事無悖。應物無觸已。處世得其處世之本。待人得其待人之理。接事得其接事之和。應物得其應物之旨。夫然後後天形形色色之系於身心。方可以執之而無念。措之而無妨。裕如也。田如也。有事如無事之閑。而無事則未嘗不如有事之防也。防患於未然。而後事之驟臨而有法。物之卒加而不驚已。此行事於無無。而寓其有者。先事預防。未有不迎刃而解。如庖丁之解牛耳。各方修身有素。於此處世待人接事應物之修養。當必俱悟其所以然已。惟是處世待人接事應物。有因時而變。因事而移。因地而轉。因機而化者。則不能不悟於靜中之動。以措置其動機之變也。守經行權。聖人云。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亦卽所以善於其權。而不失其經也。各方於經

權之守行。亦當有所悟證者。事非一理。物非一致。天地之廣。萬物之繁。安能一理一義所可措於萬一也。不得其理。則不悟其事。不果其行。則不澈其義。理之所以不悟。義之所以不解者。則守非其所守。而行亦非其所行已。所謂道慈中之罪過。何莫非守不得其當。行不得其宜也。是處世待人接事應物。爲道修之要者。各方非獨善自身也。蓋欲化度世界。以兼善天下。其不求處世之本。待人之和。接事之宜。應物之旨者。安可以達乎化度之至義也。不達於化度之所以爲化渡者。則雖有其稱之善於虛表。而決無善良於實際也。道慈功行。專以實際作化度之根本。而修人無其實際功候。以相導化。此所以不收功著效者宜已。吾道行世。一紀已過。其化度之遠。誠有不可以道里計者。而其所以能達斯功候者。又不能不云修方之善。以處於世。待於人。接於事。應於物也。某爲處世待人接事應物之法。以告諸修人者。不以道論。而無在不是道旨。亦無所不是慈業展擴之義旨也。望爾諸子。尋其平庸處待接應之法。庶幾因卑而登高。由邇而行遠也。

康聖訓曰。修人之在。今日。所以不能超脫。使烝守乎靈者。證悟之功疎也。證悟既疎。專事責人。遇人之應事接物。不指爲不曉事。卽名曰太執着。究之能曉事者。自不執着。既執着者。自不曉

事。何謂曉事。通情而達理也。通情達理。於事自無所礙矣。何謂執着。舉一而廢百也。舉一廢百。於理自涉於偏矣。偏而不正。動輒憤事。事既廢矣。不怨於天。即尤於人。怨之不已。尤之不已。於事固然無濟。於人亦無所益。不惟無益而害又滋焉。曉事者顧如是乎。不執着者。乃如此乎。吾見其障蔽之深。有與日俱進者矣。天下之人。得之於天者靡弗同。而運之於事者各有異。所處之時。所值之地。所與之人。所爲之事。誠難一概而論。然其時地人事之天然湊合。即是大道之見端也。端何以見。時地人事一一皆是。雖云時地人事皆是。而時之不宜。地之不良。人之不恰。事之不偕。橫衝旁擊。顛倒而無所成者。非時地人事之過。乃應時地人事之責者之過也。奚以云然。人之爲人。各有能爲之時。各有相當之地。各有情投之人。各有恰合之事。順以應之。無美不臻。自底於成。否則時自時。地自地。人自人。事自事。於我全無所與焉。必未有一往順利。永矢弗悔者也。人之一生。或順或逆。本無所定。於無定之中。而求有定之效。其權非關於人也。在我能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而已。能有所因。即有所緣。能有所緣。即生妙法。法何以妙。不思前。不思後。只以現在所際之時。所履之地。所交之人。所作之事。隨機策進。各不相擾。自然絲絲入扣。靡有義脛之虞也。不過就時論時。就地論地。就人論人。就事論事。分途合轍。

似難執一而運。而其時地人事之間。非機不足以運其用也。機之來也無形。而感於人也自動。動於何所。心焉而已。心涵乎靈。靈寓於神。神以充氣。氣以固精。精氣神凝而靈之。隨心上下。無有間隔。左之宜之。右之有之。焉往而不善哉。其所以然。蓋能守靈。方可永吾三寶。三寶既永。若有知然。若無知然。氣之所穿。知之無不真也。若有見然。若無見然。神之所運。見之無不明也。若有聞然。若無聞然。精之所固。聞之無不確也。所知所見所聞。皆足以破執着而爲曉事之具者也。人之所以不能曉事。固因有執着之弊。然執着之處。一經道破。豁然而解。舉一反三。契乎時地人事之宜者。自不得再謂之執着也。人之所以執着。誠爲不曉事之過。然不曉事之處。一指迷悟。批却導窾。任運而施。亦與時地人事之相濟者。自不得再謂之不曉事也。總而言之。在時言時。在地言地。因人論人。因事論事。皆足爲至當之妙法。若思意既起。而又反悔。中無所主。靈先不凝。欲其隨機應變。不可得也。因機有變。所以得隨。因變遇機。所以得應。隨機致其一應一。致其決。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自退避於無權矣。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也者。曉事之發。破執之門也。而其中之所以克致。時地人事無不各當其可也。既當其可。無時無地無人無事。皆得以契乎超脫之境界矣。其各慎審爲要。

昌佐神訓曰。掩人之邪。厚者之爲也。救人之危。仁者之道也。人生於世。境遇不同。氣性各殊。苟求全以責備。則舉世無完人。而大人作事。要在無不容納。無不成全。各盡其長而已。若夫察察爲明。以意氣責人。則所謂吹毛求疵。害羣之馬已。器焉小哉。吾道化世。在養成大人。以作先導。是故勗修者。以上乘法。至於各種事業。重在宣化。非沾沾於俗見。潦草而已也。茲當事業發展。方殷之際。人材苦不敷用。如以俗見之責求。恐一事不得成也。第按情量材。渾同做去。自無不善。不然。諸端事業。均爲人阻而廢止。何可期其廣大。即以吾道職掌而論。誰敢自謂稱職。神佛何不輕於更動。以全美求哉。蓋仁者不忍以小棄大。不以微損重也。況夫傷人以自益。仁者不爲。危人以要譽。有德者所深忌。既損人益己。修者所不爲。而傷人以自損者。更不在言下已。昔時世交尙不違。而今之道誼。更不可以淺薄待遇。同聲者相應。同氣者相求。苟於同聲同氣之中。反相排斥。則爲道化所不許。望諸子母。以俗見尙。致傷於高行也。各方平心以思。何幸得此。萬不可持意氣之偏見。同氣相觸也。是是非非。神明自知。亦法神靈之渾明可乎。

慧聖訓曰。氣爲萬化之原。化乃一氣之真。無氣不化。無化非真。真之所化。彌綸天地。而化之見真。所以系生生不息之機者。靡不寓於衆生一心之中。心涵於一。自通所化。既通所化。順氣而輪。無處不安。無時不適。既無時無處而不安適。無庸逐日徵取。始克以得安身適意之道也。一有徵取。必失自然之妙。既失自然之妙。則氣之所引。着於事。事必有祟。附於物。物必有魔。祟魔攪擾。動輒得咎。奚有於安。奚有於適。不得所安。不獲所適。自必謀其所安。求其所適。謀其安終未得安。求其適卒未獲適。自必着相以求。執意以謀。着相執意之處。及成阻止。昧輪之因。既成昧輪。阻止之因。適足以滋劫氣之導引。導引劫氣。而氣化之污穢。從此爲之瀰漫已。氣之所引。既然瀰漫。而人之於物。必然同受其災害。災害之受。物與人同感其苦。而所以致其災害者。人爲之。非物致之也。

世界愈擾攘。人心愈離奇。人心愈離奇。事情愈繁雜。事情愈繁雜。應付愈困難。雖云困難。當其事者。亦不能不爲之應付。而應付得其宜者。因乎機也。機之一字。隨時更變。得其機者。乃可以得其勢。得其勢者。乃可以底於成。成功弗易。而其應機亦很難也。氣不感。則心不動。心不動。則機不出。機絨之開。氣通之也。氣通之者。悉化之也。悉氣通化。其機乃成。稍錯其機。霎時變轉。應付之處。又落於後已。所以機本無定。隨時而在。因應之妙。全屬於心。心何以應。聽天命也。天命何在。心君是依。心之能聽天命與否。是乃一問題也。順承乎天者。心也。而心之所以順承者。靈

也。靈孕於炁。所以通天機也。靈寓于氣。所以運事機也。事機原涵天機。天機仍寓心機。無事無機。無機無天。無天無人。人天一貫。事機渾融。明乎人。自契乎天也。時止則止。機之當止也。時行則行。機之當行也。行止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得乎天。自得乎機也。擾攘之世。氣運污穢。其機何在。依然無在而無不在也。既無在而無不在。機之所值。全賴心靈之所觸也。春秋之世。擾攘極已。孔子應機以作春秋。而亂臣賊子知懼。戰國之世。擾攘極已。孟子應機以著七篇。而邪說詖行以息。亂臣賊子知懼。降魔護法之實功也。邪說詖行以息者。表正萬物之宏效也。惟能降魔護法。所以魔免則法明。惟能表正萬物。所以正己而物正。遞次下降。隨機運變。何時無機。何機不運。善應之者。雖不多觀。亦不可謂無其人也。既有其人。皆是天生使獨。以主持一代之氣化。或因其地。或因其人。或因其時。任運而施。不以偏而去厄。不以久而不昌也。時至於今。炁氣輪系。胞儀相轉。爲勢更促。正氣時時開展。機括時時萌動。雖有離奇之人心。以爲之糾纏。其氣亦不能混也。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清濁之間。恰如冰炭之各不相容。而應機以爲運者。通權達變。絲絲入扣。自難爲擾攘之所侵襲也。不惟不受其侵襲。而且大以化小。小以化無之處。卽是機之所通也。機之所通。炁氣之合也。陰陽之樞也。陰陽旋返。其機自通。其劫自化。

劫化機通。事之不了者自了。因之不解者自解。無待於經營籌措。靡不各顯其自然之妙已。然此等理論。是爲深造者而言也。至於立志精進。尙未達於精蘊之域者。際擾攘之世運。遇離奇人之心。殆將何法以處。噫。又不能不平以悟之。默而識之也。平以悟之者。問焉而以言也。默而識之者。其受命自如嚮也。受命如嚮。其機自通。其機一通。其勢自得。得機得勢。是以不犯手之妙訣。從此而澈其奧已。大凡人之處事。瞻前而顧後者。心中遲鈍之過也。瞻顧之際。事之所觸。何嘗無機。稍有遷延。其機卽過。其機既過。而遲鈍者終於遲鈍已。欲如此恐於彼有礙。欲如彼恐於此有妨。爲私利計。爲情面計。爲私利之永久計。爲情面人之情面計。輾轉相演。靡有了時。而其機也。尙何以待。機不能待。又不得不徐圖補救。以解現際之困也。圖之不獲。必然牽扯於心。牽扯弗已。必然疾首蹙額。洊浸元髓。一時悔既往。一時想將來。既住之機已過。將來之機焉在。遂把當下一點靈明攪擾不已。折磨殆盡。身素皆燃。坤子不生。水火不濟之下。陰陽何能旋返。陰陽不能旋返。應機之主宰全失。一失主宰。欲其不劫燄焚身。胡可得哉。奚以云然。撲之無物。熄之無水。犯此過者。焉往而不歸於身燼也。欲脫此弊。總要純守乎虛。以虛爲守。其炁自充。其炁既充。其神自凝。神凝於奧。乃化其機。隨化隨應。隨應隨通。無論若何世界。若何人心。是非

好惡愛憎取舍。人事不解之因緣。自然鎔納於一爐。精粗皆分。焚棄各得其理。已是在各地修人平默做去。不離於世。亦不拘於世。不外於人。亦不徇於人。而不沾不脫之處。即是機運之相值也。其各勉而行之可也。

人秉虛靈之性。陰陽造化之氣而生。其本來面目。固有胚胎。本無不善。亦無不美。迨至少長。知識初開。情竇隨之而發。將一點性光。盡行遮蔽。以致應事接物。與八德大相違背。五常百無一存。隨六根以主使。受七情以戕賊。任三業以牽纏。遭十劫以磨滅。而生生化化。轉至萬世而無已。雖後來遇有明師指示。亦難悟其夙因。參本來之正覺。究其原。都緣名利場中。禍福關頭。酒色財氣之內。看不出。跳不高。不由天君主宰。遂致墮落。沉淪於貪嗔癡愛色聲香味八字。拋棄家鄉。不能循途而返。歷級而登。噫嘻。可不懼哉。欲得壽世之方。須覓壽世之法。欲登壽世之域。須存壽世之心。則天之有賦於我。良知良能者。靡不可振作精神。返蓬萊道路矣。

### 具大圓鏡智物來順應

老祖訓曰。道慈擴展。惟賴人力。而人力之肩進。則必視諸修功養候之如何以爲之定。蓋必道慈功用。非有至虛之養候。不足以宏化度也。然至虛之養候。亦殊不易遽期也。必須靜以爲守。默以爲涵。靜得其極。默得其篤。則久而久之。心胸自然開朗。渣滓全消。自得至虛之養候。已。有此至虛之養候。以任道慈之重肩。則隨事因應。胸無宿物。廓然大公。猶明鏡之高懸於空際。物來則纖微畢現。惟妙惟肖。物去則形影皆空。依然惟一明朗之鏡在耳。佛徒言修得大圓鏡智者。卽此謂也。修人果能具此大圓鏡智。則無所可無所不可之妙詣。自可得之於身。無所爲無所不爲之眞諦。自然見之於事。而其所以能圓通無礙者。要皆從虛明靜妙之養候得來也。修者有此養候。然後始可言担任道慈。而道慈始可有推展之希望也。現在修人。每多昧實際之修養。而反務外來之虛名。以爲吾之位置。必求高人一等也。吾之名譽。必求出人頭地也。噫。弗知諸方言修。本皆平等。何有高下。况所謂位置所謂名譽者。皆是儼來之虛榮。縱令求而得之。不但於事無補於人無益。卽於己身。亦不過徒博一時之得意。而終無絲毫之實用也。若求而

非得。則競爭必起。一起競爭。則必心爲之馳。氣爲之浮。精爲之搖。神爲之奪。而昧性惑靈。戕身致命。其患必有不堪設想者已。而揆厥由來。無非一念之虛榮。以誤之耳。修人言修言。養所爲何來。以虛榮而誤實際。其惑不已滋甚哉。吾道修方。十二年來。其養候之進境。雖有不同。而於一切虛名。均能置之度外。而求實際。諸方養候如此。亦不負予一紀之培養導誨已。願此後各各益加努力。養此心念。而使其圓通無礙。渣滓全除。則道慈自可賴諸方之肩進。而見擴展之休徵已。各各勉之。予有深期焉。

慧聖訓曰。置身於人跡擾攘之中。心弗隨幻景以飄盪。而猶守我靜諦。安我素心。目之所覩。不啻飛鳥空過。都付諸若有若無之間。此等造詣。絕非淺嘗浮慕之輩。所能窺其底蘊也。修功稍有不密。幻景一接。鮮不物交於物。隨紛華靡麗出入於無何有之鄉者已。故人各有心。心各含氣。心氣所動。常因現境爲轉移。環境受迫者。恆抑鬱而不伸。逢場作戲者。多流蕩而忘返。一弛之際。卽一暴一寒之證。其牽及動中之靜。靜中之動。不無種種之關係也。現值濁流湍急。人在交感以內。未有不隨幻緣而浮動。所以目之所覩。偏於幻色。耳之所聞。偏於幻聲。聲色之幻。擾我靜諦。亂我素心。相激相攪。靡有底止。利那間卽成百年之身也。惟功候純密。動靜不失。

其宜者。始克喜怒不形於色。然非不喜也。而喜所當喜。非不怒也。怒所當怒。喜怒之所由來。都是因物付物。絕不涉及本體。譬如寶鏡常懸。遇物卽照。物過卽已。而光明之本體自若也。故目覩幻色。心非不喜。而喜其所喜。與我之真色無與也。耳聞幻聲。心非不樂。而樂其所樂。與我之真聲無關也。究之色外之色。時時與我之真目相觸。聲外之聲。息息與我之妙耳相通。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處者已。諸修數年修候。當此逢場作劇之際。對於動中之靜。亦各有所體驗否。吾今指此。以作悟證之一助可也。靜參。

化以時展。時以機運。值其機。則一往順利。不得其機。則扞格堪虞。其機維何。天時與人事相合之謂也。人事雖有定。而天時未可必。於不定之中。而爲有定之事。機自寓於其中。而默識靜悟。無難得時措之宜也。况化之待展。雖因乎時。而其轉旋之處。悟機者自克有以消息而會通之也。機涵於心。上通下澈。原有一定未定之分。論其定。故需乎時。而其不定之中。人亦不能無關係也。事寄於人。人應乎事。應之之中。不能爲外人道。而可與心君爲依歸也。心君爲時機傳達之主人翁。不能逆度。不可遙測。寂然不動之際。氣一感接。則會極歸極之姿。自一一而悉數無有所遺也。何以如是。修有所悟。悟之於默。默之於靜。靜中之靜。圓光不啻供獻於吾目前也。人



果修臻斯詣。則無知之處。自有真知者以爲之應付也。現際各修。於此極詣。靈光各有所照。而其所以不克圓轉如意之處。仍是化機不無昧輪來相爲伍也。務靜定默悟以貫徹無遺之妙也可。

孚聖訓曰。清夜洪鐘而莫之叩。聲律俱備。千尺鑑臺而莫索照。萬象畢眩。觸而鳴。感而現者。以其虛靜故也。心如洪鐘。性如高鑑。雖寂然不動。默淵無形。而物來感通。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也。是故至人無已。無已而有象者。已衆兩無而渾化。動靜一致。故無感而無不通。蓋其神妙圓融。幽闔一體。物無非心。心無物不載。是其貞一之動。活潑渾淪。一呼一吸。一消一息。自然流行而不息。孰爲主。是修者莫不探頤索隱而欲窮之。然人之修程。止於神化。神化而後。不得而知也。蓋有知非神化。神而化者。无所知也。人能知所不知者。至已。是故先求乎心平氣定。心平氣定。則神凝而靈通。純任篤靜而靈通。豈非無知虛洞中而無不知者乎。修程簡易真切。祇一虛字。而人不克以凝者。莫非心不靜。心不靜則氣不平。心不能平氣者。私欲撓其中。好惡亂其情。情亂心必撓。位立其中央。些些性靈。有不爲識欲浸蝕者乎。是以欲得生樂。先制其情。情正而心靜。心靜而氣平。心靜氣平。而後生生真原。則於寂定中浩浩淵淵。自然而流行。卽此

虛極靜篤。以善養持。息息圓凝。馴致渾融一體而莫知之之境。人生自度。告一大乘。方可通天達物。神應無方。懋對時育萬物。不由我纖微智力。堯之爲君。舜之爲臣。夫何爲哉。恭已而已。道無名相。觸類咸通。顏子簞食瓢飲。禹稷之胼手胝足。易地皆然者。亦心物相感而然。非有所爲。故不刻意而高。無蔽澤而聞。不導引而壽。無爲而治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者。良以好惡泯而情虛正。意有自生。純潔不昧。非原受而原施之。不慊於心。忠恕之道。非有因而然。不容己也。自忠自恕。行不容己。而其心所安處。是何景味。必有超乎世俗情欲之安泰者。忠臣孝子。義士仁人。非離世異俗。孟子曰。惡有甚乎死。欲有甚乎生者。其見者大而小不足以奪也。吾道救世。非尙清談。務各明澈玄理。各隨各遇。實踐而體行之。玉不琢不器。神不煉不凝。各方研悟精切。且口能道其所以。訥於言而敏於行。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之義。可時時提撕。庶乎切己體察。能近取譬已。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各方其各平心靜氣。以守靜致虛。物來順應。應物無迹。常應常靜。以養淵默可也。

尙真人訓曰。修於身。悟於心。見於行。寄於事。事得其宜。自無急迫濡滯之弊。則其行也可謂實心行事。踐履非虛者已。人之爲修。多事乎言。而少事乎行。行以踐言。而事之來也。無叢脞之咎。

自得順利行所無事之妙已。今之修者。皆明實行爲當務之急。及事故當前。竟現濡滯之象者。其弊安在。在於知修知坐。而不得靜修堅坐之真諦。不得此諦。所以烝胞中正充善靈。未克涵運自如也。正充善靈。即是順行無礙。不能如此。則靈之沾着。遂致呈濡滯之象也。行本於心。心本於誠。誠運於靈。靈來於正充。得正充以圓正靈。自有遇機自動。因動機行之致。何以如是。不行則心不安。不安則自不得不如此。所以不得不如此之故。不敢違乎天之所命也。天命何在。心君是依。心君一動。天命昭然。惟其昭然。所以率履之弗越也。人之修於行也。當盡者何嘗不知。初知之際。其心亦覺惻然。待一轉念。則惻然者冥然。冥然一現。則濡滯之處。故態復萌已。若稍惕於心。稍勵於行。則事之是也。因是而策應不遑。事之非也。因非而改革無遺。是非之界。洞然於心。好惡之情。自湛然而無所滯。如此修進。則事無廢墮之虞。而靈多擬充之運。其於事也。自寓乎道。其於行也。自契乎慈。而我之修也。候必因之而轉。靈必爲之常運。正充之善靈。悉從自然而然。凝於心。運於身。涵於事。皆從一實行中自然而來也。不能如是。見得到。未必能做得出。未能做得出。是非之理。縱明於心。而好惡之間。因濡滯而生瞻顧之念。既萌瞻顧之念。則人之於事。事之寄人。自不能不因吾情之偏着。而是非不得其公者已。是非不公。人之瞻望於我。

者。亦隨生圓滑之氣態。而成朦朧之氣象。終無有斬釘截鐵之致已。故人之作事。固須默運。而默運之妙。絕非無動於中。不過因勢利導。而天然之致。自與吾心契合。遂成一見機明決之德慧也。各各身體力行。無蹈空言之弊。則善已。

因物付物常應常靜

老祖訓曰。道有所悟。悟有所得。得有所定者。不待萬物之推移也。所以不待推移之故。非因一時之變化而定。在人深造而自得也。自得之要。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性命之來。與形不離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已。好其所當好。憎其所當憎。因物付物。悉循天然之率。不敢稍加人意於其間。而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無有一毫之差忒。夫形者。生之字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則三者俱有所傷已。各教哲徒。使人咸處其位。守本分而不相紊。氣爲之充。神爲之運。在於小。不忘於大。在於中。不忘於外。在於上。不忘於下。在於左。不忘於右。無所不充。卽無所不在。內有以通乎天機。不以貴賤貧富榮辱勞逸失其志。德者也。不然。形非所安。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充。而用之則泄。神非所宜。而行之則昧。可不危耶。今夫狂者之不避盜賊之難。而越溝坎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者異也。失其所守。而離內外之舍。舉措不得乎宜。動靜不得其適。形神氣未能息息相通者也。總之以神爲主。形因而利。以形爲制。神從而害。貪欲無厭之人。邀勢位。慕虛名。冀以個人之智。高出乎世。精神逐

日以耗散。形敝中乾。則神無由入已。殆見跋見燼之流之所爲也。故人當養其神。和柔其氣。平靜其形。與道優游。無間朝夕。用則行之。舍則藏之。自然萬物之化。右左逢其源。百事之變。泛應而各當已。諸修從吾修養數載。此中奧窔。當然有所悟及。因悟而得。因得而定。智慧臻於大定。則庶乎爲我所欲爲而無難已。現時風雲變幻。舉目堪虞。諸子不可不勵進乎修。以達於不沾不脫之境域也。務勉進而爲之可也。

聲聲色色。彌綸天地。天地之間。有人有物有事。人靈於物。事接於人。人應乎事。輕重大小。總要坦白做去。始克有濟。萬不可稍存自是之心。以遺叢脞之憂也。一存自是之心。其氣必浮。其靈必蔽。其神必渙。氣浮則格格不入。靈蔽則昧昧以遊。神渙則茫茫何之。神不守舍。靈輪外庫。氣之徵逐。隨識變轉。滔滔之勢。不知所返。而墮落之弊。於此而伏。其根已。根有所伏。靈有所昧。靈昧氣濁。氣濁神昏。動輒得咎。跬步卽阻。欲其浩浩蕩蕩。泛應曲當。以遂行所無事之妙。未見其能有所及也。故神者爲靈之靜體。靈者爲神之動用。氣者爲靈神之所附麗。一而二。二而一。隨天地之運轉。以爲氤氲者也。能隨天地之運轉。自無執一之弊。無執一之弊。始可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而泯廢百之虞也。執一廢百者。亂道之戈矛也。道之在天下。無色可見。無聲可聞。雖

樞紐。觸於心之玄關。不言而自喻。不疾而自速。不行而自至。不爲而自成。何以喻。何以速。何以至。何以成。自然之喻。自然之速。自然之至。自然之成也。何謂自然之喻之速之至之成。吾雖不言。諸方亦當有所悟及也。有命以命之也。命在何所。各具於心。各運於氣。各涵於靈。各凝於神。而爲修者能以聽乎至命。自然洞悉而無遺也。何以如是。百體之神。一氣所穿。一靈所化。彼動則此應。此動則彼應。感應之際。純屬一虛。虛無所着。隨氣靈神之運化。乃可以爲各各之所因。應。頭頭是道焉。處處是機焉。因機悟道。因道處事。因事鍊心。因心入靈。因靈通神。因神固氣。氣相係。直接本源。陽何以旋。氣旋之也。陰何以返。氣返之也。陰陽何以因氣旋返。悉化之也。悉化分合之機。真寔在於是。真道亦在於是。而修子之受用不盡之處。亦無不在於是已。好自悟勉。吾不禁殷殷切盼之至者已。

昌佐神訓曰。芸芸衆生。蕃衍大地。各得其生。各賦其性。各有自來。來處雖同。末流恆異。何以爲異。後氣之漸染爲之也。後氣一染。或清或濁。必有非同。既然非同。才不能不分賢否。質不能不分智愚。智愚賢否。途徑一分。雖不各當事。吾所事。以爲天然之職責。職責所在。勉力而爲。爲之不懈。無負於人。卽無愧於天也。人天之間。一氣通貫。通之以氣。涵之以理。運之於事。寄之於人。

人之於事。猝然相遇。何者當爲。何者不當爲。爲與不爲之間。不無機緘所寓。機緘既寓。逆其機而爲之。固不可也。失其機而處之。亦非所宜也。既逆且失。何以爲應。過與不及。無不戾乎中也。中爲大本。蘊之於心。貞一而動。動固不滅。既無不滅。而事之值也。未有不着手以成功者已。不必矜能。而其能自在。不必躁進。而吾進自速。不必偏事。而其事自顯。不必急功。而其功自大。自然而然。因緣生活。告泯阻越之虞。叢脞之憂也。天下之事。本來無常。而吾心之應也。靡不有常。以有常之心。應無常之事。常應常靜。常靜常動。動靜不失乎時。其道鮮有弗光明也。不過年少之流。多屬喜事。喜事之弊。紛更擴張。在所難免。紛更不已。必至擾攘。擴張不已之際。絕無點綴之不到也。故人之作事。能以古人爲法。無時無處。不致少存自是之一點。而運用之法。無不隨機流露。應用無窮者已。亮一生事業。並未有太過人之處。不過明事之妙訣。不先擬議捉摸於心。以事來卽做。事過卽已。未來已過之間。吾心休休。無不平。無不默。以任其隨機氣焉。而今吾所叙原無奇異。妙在不奇異之中。而能得因應奇異之法。所以人多未之及也。何以不及。不失之過。卽失於不及。過與不及。戾乎中也。戾乎中卽戾乎一也。戾乎貞一之動。將何以悟其自然之機宜也。願各方不必思前。不必慮後。只以現在所處之境。而爲弭化之事。事動卽應。應後

仍靜。卽可以澈源原本。推己及人也。

慧聖訓曰。何爲事。修道者。無所謂事也。修以少其事。修以去其事。修以無其事。故修功進一日。而心中之事務少一日。修功進至於无可再進之日。則其人之心中。必一事皆無也。至於無事之時。則其人之所謂事也。必以自然爲事已。自然之事。事雖萬端。爲之從容。必若無事也。有事無事。而心皆未嘗爲事所動搖也。心如鏡照物。而物不能染也。心如水照物。而物不能污也。是謂真心。真心而心之容。如太虛之容。心之光。如太陽之光。容无不容。光无不照。造化陰陽。權衡由心。而不止天已。我各方之心。果能至於斯境。自不致有動魄搖精之事。來於心已。不以身心爲身心者。乃可以不以事爲事。身心修已正已。而已不知其何以修。何以正也。事爲之无不得其當已。而已不知已之爲也。何如而爲。何以而當。是時候之得於自然。不修而修。不正而正。不爲而爲。不得而得之空。如真相者然。各方修道。无所希冀。各各不務。時候自進。不躁氣。息自平。則見人之无時候者。必思有以渡化之也。必思有以感化之也。渡也必有其實。感也必用其虛。兩化不能不有所別也。故教人不倦。苦口婆心者爲渡。以已之正。正人之不正。爲人作則。以範圍其放邪僻侈之罪不生。一則以聲。一則以氣。總之皆不出於道化。各各修道。皆發渡人化人。

之願。己則不自修自養。空以爲實。而得道之真宗。以爲立功立德之用乎。各方其細味之。見人之功德。可以自勉。可以自勵者。必是爲以有成者。見人之功德而生嫉心。而不以爲實心。是必因修而增罪孽者。各各勿以爲修道即可以免罪孽。修道而不求其真。假修以爲修者。必罪孽倍於常人也。各方修自家功行。莫羨他人。莫嫉他人。則苦海雖深。无不可以一步而登彼岸者。各各詳以參之可也。

高談玄理。空疏無據。既云無據。必少心得。既少心得。必乏化力。化力薄弱。因應輒窮。如水無源。不敷滋潤。終不足以覺世而歸民也。覺世歸民之道。不徒託諸空言。總要見諸實行。躬行有得。行其所言。言中有物。悱惻懇切之意。一氣貫澈。自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收感孚之宏效已。不疾何以速。不行何以至。氣運之妙用也。人生在世。所賴以因應而靡窮者。氣運之功也。氣之順逆。感接於人。如口飲水。冷暖自知。知其順逆之幾。以爲因應之則。自能不凝滯於物。而與世爲推移也。推移於世。并非同流合污。與世浮沉已也。實虛心內涵。不蔓不支。處乎俗而不泥乎俗。順乎情而不戾乎情。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頑廉懦立之風。立人達人之道。隨時隨處。悉措之而裕如也。孔子之仕止久速。孔子自然之學也。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純以

天行。絕無所容心於其間也。雖其無所容心。處處乃見天心。惟其克見天心。所以一言而足以爲法。一行而足以爲則。其足以爲法則也。亦非有所僥倖而致然也。猶是溫良恭謙讓以得之意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神化之妙。即於此而澈其奧微已。總之言爲心聲。出乎身必加乎民。行爲心迹。發乎通必現乎遠。言行之發。榮辱之所由生也。奚以爲榮。奚以爲辱。榮辱之主。其實操之於我。無與於人也。我之言行感召之和氣。足以致天地之祥。我之言行感召之戾氣。足以致天地之異。一祥一異。榮辱攸分。而動天地之處。即基於此而弗差毫釐已。故明道之士。慎密而不出。檢身若不及。殆早洞鑒及此也。慎密之意。若身之功。亦非有所擬議。實聽命於天也。天命何在。心君是依。心之安否。天命之見端也。心得其安。因而行之。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心不得安。因而違之。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幾之所以與。義之所以存。問焉以言。受命自然如響。无有遠近。无有幽深。遂可知其來物也。今諸方修養有年。其終日所乾惕者。在於何處。聖佛千言萬語。其隨時所指點者。又屬何所。簡言之。不出乎心也。心者。神明之舍也。神者。靈之靜也。煉心卽是凝神。凝神卽是養靈。靈得其養。大圓鏡海。燭照無遺。爲無爲。事無事。作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皆從居易俟命之中。而參透其消息已。其各深悟勉旃。

言行相顧

老祖訓曰。試思成言爲誠。言出於口。卽見於行。言行一致。方爲人生之大根柢。言行不顧。內外不成片段。卽是心有味輪停滯。昧輪停滯。言必與行反背。行不顧言之咎。在所難免。以之處已。則張皇無主。而靜默之德亡。以之對人。則倨傲鮮腆。而謙和之德失。人已兩無所合。通達之原理皆昧。不問而可識其病根已。故言行足代表人之心志。因心志卽可知其心志之所從來。來自何處。根於性天。生心爲性。性盡而命可以立。立命方可以安身。身之不安。無形中失其所天。已。無形之天。人何以見。心靜而平而適而恬而空洞。卽可以見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之明效大驗。一一悉從圓靈而照覺一切已。今諸修各生有自來。非同泛泛者比。能於成言之際。始終不渝。則步履坦適。可臻逍遙之樂已。望各精矢勿懈爲盼。

昌佐神訓曰。修口爲修人之要訣。能修口自能修心。心之所修。靜爲之主。靜之所以恆。默爲之基。默於心自不暇騰諸口。而人之是非。何能借以爲談資。所以言人之不善。必有後患以臨乎身也。何以然乎。種不善之因。自結不善之果。其理固有如是也。若然。則規過之說。誠爲多事乎。

不知人之有過。我能規以正之。是道義之關係也。談人之是非。以顯自己之有是無非。是矜情傲物者之所爲。而非修人和以處衆之要道也。和之於人。人必和之於我。和洽相處之餘。自然造乎檢身若不及之域。檢身既若不及。何暇檢人之是非。以鳴得意哉。各各於此處要時惕勵。莫徒以是非疵累於人。而有非無是之病。至叢集於一身也。今特留此數語。以爲多言而不知自警者戒。

慧聖訓曰。自昔以來。爲度爲化。各修功行。大有其人。而其中雖名云修。而於事實上觀察。毫不見其有修者。亦有其人。試各平心一悟。吾何以修。爲度人也。爲昌道也。已所担任之責。尙敷衍不能自盡。而度人昌道。其能之乎。蓋身者家國之標。身弗之修。而能正人者蓋寡。心乃身主。心不能正。而能修其身者亦無。欲修其身。必先各正其心。心不可見。而見諸事者卽是一言不苟。言顧其行。一行不苟。行顧其言。言行相顧之下。修固見諸實功。而道亦因之而昌。人因之而救者。亦卽端於是也。各各審思。自知吾言之所在也。

濟佛訓曰。修養一事。言其易也至易。言其難也。亦復至難。難易之分。本不在言。而在於行之與否。故言其難易者。俱非真實之修養者也。真實修養者。不視其難。以其志定。而心有把握也。亦

不敢視其易者。心易馳而志易奪。所以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者也。各方修養十數載於茲。其中先後進修。固有差別。然朝聞道夕死可已爲解者。不在時日之先後。以分君子野人耳。要在其心之在道何如。而定其功候之深淺焉。身入道十餘載。而心未存於一日。等於未入同也。而身入期淺。心存時多者。亦不能概論其進修時日。而定其功候也。各方研討修養功候。惟心是用。心之在道久暫。而定其果證。虛榮粉飾者。千百時日之修。又何進益哉。觀夫修方。程度不難。就其舉動云爲之。是否平和。是否容忍。是否謙恭。是否溫良。亦即可測其修養究至於何等地步也。其身裝正而心偏。其言飾公而念私者。已以爲可以欺世盜名也。殊不知不值識者之一哂。誠於內形於外。私於中而露於表。如見其肺肝然。欺人耶。抑欺己耶。有識者。當自知之。蹈其轍者。亦必汗流浹背也。大道至公。其修乃正。慈業至善。其行乃公。公正之道。慈爲假惺之欺世行爲。時有所污。致世人之裹足不前。可發一嘆。

尙真人訓曰。清虛飄渺。靈光之現象也。靈本至清。一塵弗染。亦屬至虛。渣滓全無。修功臻於清虛之詣。則心境之氤氳。自呈綿密熨貼之象已。從何來。水孕之也。水輪心始。氣胎之也。自天心而變爲人心。則清虛之體。亦隨昧徑而入於渣滓。有無限私私慾慾之程已。故修也者。修吾

善根。養也者。養吾善體。修養得其縝密。則清虛之靈。又從昧徑而返乎先形先性先命之奧域已。然言之甚易。而行之最難。詣非臻於精奧。無論言之如何精密。悉屬隔靴搔癢之喻也。故人之修養。不必企其奇異。當先悟其平常。得其平常滋味。則心必清虛。而實滿不還之弊。自消歸於無有已。不然。矜奇立異之心。熨戀於中。而舉趾高心不固之象。自現於外。外之不密。內修之朕兆也。所以人之修養。或善與否。絲毫不能自瞞者。卽在於是也。



泯人我見

老祖訓曰。道無古今。無中外。生天生地。貫徹始終。故爲古今中外。凡屬含生負氣。一切蠢動物質。各賦一性。物皆有靈。惟人能得其全。故其靈也亦獨厚。惟思各賦一靈。各具一體。此皆不能離乎日用生息之中。自不能有離乎道異乎道已。若蔬帛然。誰能離乎。蓋以離乎蔬帛。知饑寒。此識神所使。而尚若此。况大道自然。動靜不失其常。既皆天地相同。自然一視同仁。無所殊異。惟因生生無已。日增蕃衍。賢愚智不肖不相同類。上焉者根器俱深。雖非生而有異。而動靜云爲。自然克合於道。協於理。而無軌外之行。下焉者雖不至於明體達用。尚可經經自守。不至過於爲非。此上智下愚之不移。深爲孔子所言之矣。獨是中材者多。而其情之不同。發不中節。焉得能和。即此不和之象。對於不正之氣。過者太過。不及者更難及矣。吾道之傳世也。正以中平至正之道。使其無過不及。當先於倫常中。刻意實踐。苟能如此。則萬物一體。何分人我。其所以有分者。仍見道之未明耳。現今規運推遷。欲以康濟斯民。非從救正人心。不克爲力。欲正人心。舍道莫由。故自下元告終。教派爭鳴。原其所生。仍本乎一炁之所孕化。吾道宗旨大同。集千宗

萬派而融冶一爐。所以泯其教爭。並非另設一教。與之爭衡也。所以只標明其合五教者。舉其重者而標明之耳。其實天下之教。何止於五。均爲一炁。惟相沿日久。敝典忘祖。乃至各是其是。推之至極。因是已而非人。天下爭端。由此起矣。教爭不泯。門戶紛紜。其有根器夙厚。悟前生之非。而思補救於後。徬徨歧路。莫知所皈。當此之時。正吾人負責汲引。藉其補贖前愆。自無是已非人之事。然後推以及遠。始可宏其普度。不惟今日之災劫。可以挽回而消弭之。即各各之心平氣和。浩然自得。有不臻於昇平之象乎。昔墨子以兼愛是尙。即孔子之仁愛。耶徒穌之博愛也。諸子以愛推廣。對於外內。無論同修與非同修。但以不分畛域。互爲親近。惟對於同修。則更有一番規勸之誼。須知院會之事。非有多多之人材。以共同精進。不易爲功。若以偏私之念。以雌黃人非。是自封其步也。予今日所急切以告誡諸子者。言雖簡而意實賅。各各細味。以副予救世之苦。與夫以後所宜加勉者。往事已矣。來猶可追。懲前愆後。予日望之已。

道之推進。公而已矣。慈之擴展。平而已矣。惟公與平。則應人接物之下。自可以上合天理。下順人情。而得其圓滿之效果已。蓋公則無私。平則不偏。不私不偏。則遇事自可同塵和光。而無執着之患。所以孔徒有毋意毋意毋必毋我之戒。始得無可無不可之行止。佛徒有無人相。無我

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之工夫。始得無住生心之妙詣。如斯以觀。則執着二字。實爲修者之大忌。而尤爲諸方所宜深審而加注者也。近觀各地修人。往往不明執着之害之大。遇事則必以我見爲是。殊不知一有自是之心。則必非人之見。而自是者終無是處。尤爲人人所共知。況人生於世。人各一心。心各一理。見仁見智。本有不同。若必執我見以爲是。而又欲天下之人。必以我見是從。世間富有是理。不過是是非非。自有公理之可循。苟能合乎公理。則人雖以我見爲非。而他人亦必代我辨之。何則。以公理所在。天下自有定評也。諸修爲道爲慈。均屬爲公而非爲私也。既爲公而盡力。則是也非也。無論何地何事何人。要皆本無爲之旨。以盡其自爲而無勉強。既屬自然。則我見人見無非爲道。又何有異同於其間。縱或少有芥蒂。亦不妨好爲商量。以公理爲標準。何必以公共之事業。而作個人意氣之場哉。

昌佐神訓曰。各方今後。須大放眼光。廣擴心量。我人一體。世界有我生之地。卽有人處之餘。其容休休焉。如天地之化運。普而無遺。彼此同視。人已各安。不稍生分別心。卽泯我分別相。能不著此相者。卽是我佛如來。心已如來。佛光時照。泥苦中地獄內。萬劫不生之苦。皆吾先天固有。其顯然有形之相接觸。或再進一層。並有何等關連者。更不必論已。具此心量。修道是真修道。

施慈乃真施慈。道慈皆自我身化出。自我是道。自道是慈。道慈一貫。不分內外。是卽真諦真如。大造在握。卽天地卽我。卽我卽道。一視同仁。吟域何有。閻隔何生。此大化無遮。天地長生不息之至理。人得此點。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安三千大千世界而無遺憾者也。各方加修有年。於道之大體。都算明白。然徒自明白。而無一表示所以明白之處。是以屢試屢淪。屢證屢怯。殊不知天之將降大任於諸子也耶。胡弗振振自奮。不屈不移。卽迅雷風烈。亦是天道之平常來試。故作俑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聖亦如是而悟仔肩之重。天必不中道墜吾者。吾諸子亦當作如是觀。切望自今後。毋自菲薄。毋自矜驕。以道存心。以恆勵志。以堅研修。庶乎不三年道化之推演。慈度之進展。自此地始者。實自吾心始也。化化無遮。全賴人爲。各方其加勉旃。慧聖訓曰。人之修道。當存無我之念。以求發展。而資精進。蓋無我者。卽先賢之大道。簡而言之。卽度人修己也。若先修己而不度人。則世之濁氣。將何以化。世之惡氣。又何以化耶。各修道須存無我。無我者。卽應世利人而不利己也。然利人者。卽是利己。度人者。卽是度己也。若凡事惟思利己。則一己之利。將化而爲劫運也。所以人之於道。當明真理。真理者何。卽所謂度不自度也。然不度之度。正所以自度。不利於己。正所以自利也。苟不知此理。何以言修。不明斯旨。何以

度化。故人於道之功。要。先化慾。慾者。魔惑之所由來也。不去慾惑。何以化魔。不能化魔。何以濟世。世之不濟。何以消劫。是以天地之氣。失其常度。失其常度者。皆人之魔惑召之也。是以刀兵水患迭見。欲化此劫。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去慾惑。欲去慾惑。先靜其氣。氣清則靈清。靈清則神凝。神凝則一切之度化。自能得就其正軌。能就正軌。以資發展。何患劫不化。災不消。氣不平。靈不清哉。胡不勉而行之。

尙真人訓曰。大道無邊。何何非是。既云何何非是。則兩間之事事物物。莫不寓於其中已。與我事之無涉。遂致事因人異。人因事殊。彼此此。各弗相合。以之爲己。則不得當。何況事關全局。非我亦我。非人亦人。人人我我。各有聯屬。而不克相離也哉。望各各以此存心。以此作事。是誰之事也。我之事也。是誰之功也。我之功也。功不必言。而功自在。事賴人爲。而事乃成也。能悟之於心。運之於事。通之以理。達之以情。自然團體鞏固。一氣呵成者已。

皇皇大道。誠欲昌大光明。造成極樂之大千三千世界。豈不易爲哉。特世人不能無我故耳。蓋有我則有人。人我之見不泯。形色之分愈別。是以愈演愈進。愈進愈離。以致人慾肆。天理滅。芻狗視萬物。而恬不介意。所以成五濁八惡之世界。迄無清甯之日也。惟虛靈不昧者。合大道於

一性。總萬象而並觀。以爲有生之類。皆吾之體。故能以人視我。而以我視人。矜憐撫卹。無所不至。不以人慾之私待衆生。而以道之平庸待天下。此所以熙熙皞皞。陶然而處。神凝烝清。無競無爭也。且人生天地間。太倉之一粟耳。凡一飛一潛。一榮一謝。孰不爲物。渾然無間。合天理之大公而已矣。奈何世之物我過深者。汨於情網之私。昧乎一貫之理。一身之外。毫無所容。利害僅如鴻毛。設心則險於壑阱。雖父子不暇顧。兄弟不遑卹。凡可以充其所大欲。必盡身力而經營之。視人之安危。則漠不關心。謂人生天地間。所以別於物者。固宜如是。此今世之因循歧途。不肯振拔。故至淪胥而有不可收拾之象也。嗟乎。人生塵寰。如電光火石。曇花一現。轉眼皆空。而爭名攘利。權詐奸巧者流。何不善爲思維。一意逞己之欲。如有長生之術。永存於世者。亦何其愚哉。雖然往者已矣。來者可追。諸子既云修道。要當深悟是旨。而息息去人我之見。然後發而爲用。自克振作人心。以存乎正誼者已。果有所存。則極樂之大千三千世界。胥繫於修者一念之中矣。夫復何難之有。諸方審之可耳。

## 和平爲主

康聖訓曰。光陰迅速。又值貞下起元之會已。元者。善之長也。於時爲春。春氣溫煦。最足適人性情。然當溫煦之際。每致起肅秋之感者。人爲之耶。抑時勢之變幻。有以致之耶。須知時之感。人之遇時。總要心得其中。氣得其和。中和之氣。溫涵於心。心之所感。雖有所異。而其靜定之根。弗能擾也。靜以運靈。定以涵志。志之所在。靈有以運。無論時勢之變幻如何。自弗克動於中也。現在之時。誰不知爲怡性悅情之時。而稍知修養之輩。無不悲憂交集。萬慮縈心者。心之良知之發現也。能從良知發現之端。而展良能自然之正軌。則靈之清也。自不待言已。靈清心清。心清氣清。污濁之點纖。不得而染之已。況本年氣運。較往歲大有不同。不同之處。卽人人心理。多屬不平之致也。惟其不平。所以心懷孤注之一擲。心既如此。氣運可知。氣運如此。化度尤緊。不有所化。焉有所度。化度之收效與否。不能不以諸修之志願以爲定衡也。修得其正。中氣必足。和氣必感。感化之處。人自得立於中正之域也。

普賢佛訓曰。道本至平。默然自化。惟化斯運。惟運斯通。惟通斯普。普化於世。氣層網紆。莫不各

尋天然之軌度。措措吐吐。而人之感受於身者。不啻坐於春風之中。清和暢適。妙趣無垠。此吾師所定坐功功則。以平立基。使各地修人精進而闡平化之宏功也。平則通。不平則逆。逆則激。激則擾。擾攘之餘。蘊厲爲孽。所以人心不平之處。氣發於外。陰濁朦朧。固結莫解。而戾氣之形於上。禍變自起於下也。禍變之來。由於氣逆。逆氣襲人。輒生煩惱。煩惱之極。坐立不安。不是我見責於人。卽是人來牽扯於我。是何以故。事實未形。氣已先感。感觸之頃。轉覺弗寧。當斯之際。修功深者。平心忍持。霎時頓消。不善修者。一觸卽發。魄魔輪天。不識所返之途。爲何在焉。知逆氣之感我。適形弗快。卽知平氣之觸人。自然有愉樂之情趣已。此氣化之妙。證之於已。返省而可自明之處也。人以盛氣臨我。指摘交加。我乃平心涵運。靄如之言。謙和之度。從容答覆。彼必無形之中。炎火潛消。此又驗之於人。對證而可知之處也。不獨於人如此。在物亦有然者。犬吠人。我不起抵抗之思。彼不動反噬之態。蜂螫人。我不動擾攘之念。彼不來禦侮之攫。其所以然。氣氣相感。物我無間。雖見有我。不覺有我。而我至平之氣。又足以攝取蜂犬之動機。潛化於不知不覺之中也。物猶如此。人可以知。故欲化人。須先化己。己何以化。化之於心。心何以見。見於喜怒哀樂。當其未發之時。無所謂喜。無所謂怒。無所謂哀。無所謂樂。渾然一中也。及其將

發之際。稍有不中。戕性害靈之弊。從此而生已。倘能以喜應喜。以怒應怒。以哀應哀。以樂應樂。一一出於天然律動之中。有何不平之可慮。惟其至平。不惟喜樂足以啓發人之善心。而哀怒亦足以懲創人之逸志。逸志受其懲創。則不平之處。自然漸化於平。雖曰喜則傷陽。怒則傷陰。樂之與哀。均有連帶之關係。而不凌節。不妄動。自能與陽同德。與陰同功。陰陽治浹。則大公至平之道。即於此而可悟其妙微已。不然。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何以不行於妻子。氣之所感。不能通也。使人不以道。亦不能行於妻子。妄爲支配乎人。在人之被其支配者。心固難堪。而旁觀者自代爲之不平。所以亦不能行於妻子也。故化人必先化己。化世必先化家。一身一家。悉被氣化。則雍雍穆穆。樂何如也。目覩者固生欣表。而聞風者且響往之維殷已。

慧聖訓曰。凡人行事。有用智識者。有用意氣者。智識用事。其事必佳。意氣用事。其事必僨。歷觀古來人物。以一動意氣而失敗者。不可勝計。昔劉先主以荊州之失。忿而伐吳。致遭猇亭之挫。吳三桂以愛妾見奪。召清兵入關。致遭叛臣之名。此皆由於意氣之所誤也。夫人一動意氣。其見必偏。其行必執。徒求一己之逞。不顧目前之局。終之衆叛親離。身敗名裂。甚可哀也。故世俗以氣與酒色財並列。可見其爲禍之烈也矣。然究其動氣之由。不外乎惑與忿二字。受人蠱惑。

是非莫明。人有勸告。反本加厲。此惑之害也。拂逆臨身。即起嗔忿。任性而爲。安危不顧。此忿之害也。環觀今之世上。爭權奪利。紛紛攘攘。無一不由氣所釀成。事敗痛悔前非。晚矣。甚矣意氣之足以誤人也。諺云。不要氣。只要記。可見動氣無濟於事。反害於身。孔子云。小不忍則亂大謀。即言意氣之足僨事也。佛家戒嗔慾。孔教之犯而不校。皆尅氣之妙法也。須知無論何人。處事接物。苟能去一氣字。即可去種種煩惱。免許多是非。孟子云。吾善養吾浩然之氣。亦即包涵掃除意氣之意。各地諸方多有以意氣用事者。由於矜急偏躁。不能免其一也。深盼各方。處事必以鎮靜爲主。待人必以和平爲貴。何致有意氣之發生也。

濟佛訓曰。人具六根。孰能無情。有情則性不得而明已。性之愈昧。而情愈縱。以至於不可收拾。此世風之千古。而人心之澆漓。災劫亦於是而層見迭出也。研乎是理。可知災劫之所由來。在乎人心之下。而人心之下。則不能不因情之蔽性。有以使然也。吾道化世度人。以爲濟災救劫之本者。蓋修身所以反其道心。道心生。人心死。後天之情。不約而明。其先天之本性也。明乎先天本性。道心生。慈念存。化度功行。由於己及諸人。因諸人。推及世。災劫不生。於人禍根本之除。所謂欲治其標。先理其本者。本之理治。標不治理。亦自隨諸本而返。諸其非是也。諸子曰。研於

道。而道旨終未之能悟者。無他。亦即是未能明於其性。而致其情之恣縱。已失其良知良能。而良知良能。性之所存。無往非善。而情欲之蔽。則無所不趨於邪。而蹈於惡已。心有邪思。行有惡作。其不釀成人禍者。未之有也。人禍之生。而不召災者。蓋亦鮮已。人禍天災。相因而降。其欲弭天災於無形。當必先挽人禍於未然。而挽人禍於未然。舍明其性。約其情。不爲功也。各方性之所以明。情之所以約。於訓示之得。當亦有所悟已。惟是性明固不止一途。約情亦非一道。而殊途同歸。其理一者。莫不在於守其誠。行其正耳。守其誠。誠則明已。行其正。正則公已。公則不私。不私則中和。於未發及既發之頃。情不約何能用事。性不啓。而誠明之守。公正之行。亦何能清明如水之鑑物也。蓋人落諸後天。六根而生六賊。六賊所好。無一而能中節者。六賊之好。莫能中節。而七情更無以致其中正。而無過不及者也。七情之不得中正。喜之過也。而氣爲之散。怒之過也。而氣爲之漫。哀之過也。而氣爲之下。樂之過也。而氣爲之滯。憂之過也。而氣爲之結。恐之過也。而氣爲之離。驚之過也。而氣爲之阻。氣因六欲而不得其調。復緣七情而不得其和。氣不調和。何以凝息。息之弗凝。神必不固。神之不固。精之不結。精必難結。何以色空。色之不空。心之清寧。有幾人也。故知明性由於心清。而心清尤必賴於除七情。寡六欲。而安其六根也。各方

悟乎此理。對於修道。有無進益。果有以佐道助修者。諸方卽當本是而爲明道之旨。以及修身之宗也。

萬物不得其平則鳴。平則無爭而事可濟。則功修日進。德業日增。非得乎平之功夫者。而能若斯乎。乃爲修之累者。厥有數端。不能和以待人。而驕矜自恃者。不可以言修也。不能以正道待人。而徒假仁義之名者。不可以言修也。不知己過。躬自厚而苛責他人者。不可以言修也。不論束身自愛。而反笑他人身履邪徑者。不可以言修也。見有堅修堅坐之人。而不以爲可敬可範。而反嫉之忌之者。不可以言修也。不能以道爲道。而徒逞己能爲事者。不可以言修也。不能以慈爲慈。而徒計利爲尙者。不可以言修也。類乎此者。若有其一。矜急偏躁之弊。卽因之而生。則功修日退。德業日減。可不懼哉。可不慎哉。故明達之士。若愚若痴。無競無爭。必先以平心爲常務之要。己心得平。以之修己。則己靈清而神凝。以之渡人。則人咸化而爲良。以之處事。則事可平而無爭。以之濟世。則世蒙惠而沾麻。雍雍穆穆。和氣一團。祥光充衆。人也我也。均可在太和之中。院也會也。卽可呈鞏固之象已。豈不休哉。豈不美哉。

### 忠恕爲道

老祖訓曰。道慈功行。均在心身修養。心不得其平。則身也必不能肩道慈之重寄。故欲行道。必先修己。行慈必先正己。修己以心。正己以身。然後道慈之推行。乃能日見發展。而渡人渡己。亦皆從坦適入手。已。坦也者。心坦。適也者。身適。由推己以及人。然後知心身坦適。無非忠恕二字。能知忠恕之根本。方知忠恕之實用。故曰。盡性至命。爲修養之真旨。不能盡性。必不能忠於其事。不能至命。必不能恕以待人。忠也盡己。恕也推人。盡己之心。以推行於人身。則天地人物之與我。又何所分哉。此所以胞與爲懷。方能致世界於大同。世界大同者。一道同風也。因各得其所宜。而後各適其適。則道也無不一。而風也無不同已。一道同風。爲救世之大本。而救世必先救己。何以救己。必先救心。何以救心。必先正氣。何以正氣。必先平氣。何以平氣。必先止念。念得其止。而後氣得其平。則心身無不坦適。是以修養功候。必先在心身上實行着手。然後功候日益增進。而邪惑自可除於無形。是即在平日修養功候若何。方能入道慈之真景。明道慈之真象。無所不通於自然已。各方修功養候。數載於茲。進步者固大有人在。而退化者。亦不乏人。其

進步者。進於自然。其退化者。莫不退於自以爲是。凡自以爲是。氣必不能平。氣不能平。必有妄念。而心也爲欲惑所蔽已。心有所蔽。身何能支。身之不支。靈爲之味。靈之味也。由於不充。不充由於惑邪所祟。祟魔爲擾。必有無形之退化。欲止是擾。必自坐始。坐有自然之坐。有固執之坐。有勉強之坐。果能從自然以爲坐。則心身必處處坦適。所謂進步必在無形。卽以是味之可也。各方中不乏坐旨明晰之人。必能悟其所以。不過不言之妙。又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是必在各各所得之景象。而默悟以思之。由積之日久。必有進益於渡己。由渡己以渡人。則盡性至命之功候。自得忠恕之本來已。各方近日努力於慈業。而自以重寄自肩。非坐功進步乎。坐功進步。慈業亦隨之進步。此卽內功外行相輔之至理。亦各方修養所必然者也。惟是時事日非。各方之於道慈觀念。固云堅誠。然藉此以自濟其靈者。亦有人在。靈之所以消者。消於性天中仍有渣滓。果能於無形中去其渣滓。聽其自然。則更有無形之坦適已。各各善味斯旨。自知慈業端賴坐功。救濟必須努力。明此二語。則終始本末。必可悟覺。而修功必更形堅恆。必不爲其他所淆惑已。

康聖訓曰。人生於世。事必有觸。接觸事情。以通爲主。情何以通。恕心卽通。能行恕道。自無利己

損人之弊。天下事不能通行者。皆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故也。不知有人。無論人之當與不當。概以私心揣測。揣測不已。遂誹謗之。排擠之。而不通之處。即現不平之象。優懷錯亂之憂。從此展佈已。故道本無形。通心爲上。心通乎道。動無滯機。何尤乎人。何私乎己。公平正直之際。即得於心而凝諸慮。自免無過不及之差已。好好進修。不忠不造此極軌也。

昌佐神訓曰。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忠恕之真諦。度化之妙樞也。不能盡己。何以爲及人之資。欲收及人之效。須竭盡己心而無餘也。現際茲世。人之悖情。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只知有己。所以處處私己。不知有人。所以時時妨人。私己妨人。貪婪之所由起。爭擾之所由來也。人之與己。就外形而論。固不能合。就心理以觀。必不能分也。各得天之秉賦。心同理亦相同。心理既同。自然一氣所穿。篤修之子。善養其氣。所以求其平也。惟平斯運。惟運斯通。惟通斯化。化己化人。並化於世。忠恕之真諦。裕於身。而道慈之所以爲道慈。亦即從而明之已。

慧聖訓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此言何謂也。夫中心爲忠。凡事合乎正道。而問良心無愧者。此即忠也。常人對於己事。盡力而爲之是也。但爲公爲之則忠。爲私爲之則不忠。曾子大賢也。尚日三省。人非聖賢。尤當日省。由此可見忠之難也。人者。對己而言。身以外

皆人也。於家事。克竭能力。克盡良心者。對於地方人民公共事宜。國家人民公共事宜。自無不力。因之自無不忠。何也。國家者。國與地方之準則也。國與地方者。家之實行也。呂東萊曰。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非忠曷克臻此。昔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孝慈之所由來。亦衆善之所自出也。王文成公論人民曰。兵荒之餘。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此忠言及於人民也。若人民力體忠言而實行之。則忠於國家者也。呂新吾爲大同令。勒石於公署。曰。民飢已飢。民溺已溺。此忠於民之明證也。常人多不解忠字之義。以致行事不問良心。若問良心。世人無有不忠。世人皆忠。則行事未有不公。舉動未有不善也。諸方既列吾門。不可不解忠字之義。以爲立身行事之準繩也。

大抵修養之訣。首重篤誠。而繼之以忠恕之悟培。庶幾外有所感。則盡其忠以悟證。內有所動。則推其恕以參通。步步實驗。覺境必日有所擴。覺境日擴。忠恕之道。必因以日宏。忠恕日宏。則無持非真。即無向非真。無擬非真。即無養非真。真誠所至。萬有不相感通者。未之有也。萬感皆通。則何物不備於身哉。近紀世風偷薄。相習爲僞者多。莫不徒恃智力以逞機巧。不知機巧乃



動極之象。其在外形。縱極活潑。而內具之心。以勞之故。如軸之損。欲不失真。勢不可得。不得守真。真何以全。真無所全。則所以形者。如機損軸。軸弗之修。則損之極處。輪轉弗靈。機且隨息。此必然之理也。所賴有志者。善自體悟。息息慎修。即使心不能無動。動處亦當謹持。能不妨真。則養之以漸。身克自度。世亦爲化已。吾今所語。皆修人應悟最淺近之理。幸毋以爲平常而忽之也可。

現今慈度之修。諸方務各努力。所要者。不在其濟之如何籌普。必各隨心力以圖盡致。總之。化機寓於慈中者。有形可觀。而足徵驗以宏感化之處。十恆八九也。此本無待吾之贅言。而不得不言者。機之所在。關係修功至深且切也。望各注勉。好自爲之。

孚聖訓曰。近世以來。人心不古。道德淪亡。規矩迭起。推原其故。伊誰之咎。清夜思之。未常非此心之所致也。何以言之。人之本在身。而身之本在心。心即爲人身之根本。則事之順逆。行之良莠。皆必以此心爲主宰。而風化之改。亦由此心立基。是心之所以爲心。爲世界之最關重要者。其然乎。其不然乎。各方修養數載。內功外行。均有進步。必知此心之所以爲主宰。而後方能渡人渡己。就忠恕二字論。無非此心若何。能明忠恕。方能修養。何以言忠。中心無愧。盡心而已。何

以言恕。己之心如人之心。人之心。亦未常不如己之心。所惡於人。勿以施人。則恕道盡已。所謂盡己之心。以推己及人。是云忠恕。然此忠恕皆發自天良。故曰。良心不昧。方可自渡。自渡而後渡人。其良心之本來歟。各方牢記良心二字。是吾本來所固有。離此良心。即不能立足於世界。若嫁禍於人。可謂喪盡天良。然其中亦有處於不得已之時。亦有誤會不能覺悟之時。是皆平日功候未到。方鑄成此大錯。是誰之過歟。義利不能分晰之過也。譬之有人。平日潔身自愛。至不得已之時。而有嫁禍於人。及誤會自以爲是之事。其情雖有可原。其心也已如死灰。故不得不以其平日之功候退化相責也。各方試思。清高者流。每每自以爲是。雖錯到底。亦不肯自認其咎。其心也。未常不悔。雖悔而其言語之間。亦不自悔。是人也。必終於磷礪傲骨而已。磷礪者。窮骨也。有此窮骨。必有窮心。有此窮心。必行窮事。行事而窮。則其人也。必終於窮而已。而况天之於人也。絲毫不爽。彼有不得已之昧良。必有不得已之自苦。能不以苦爲苦者。方能自悔。能自悔。方不致行其窮事。而必改其窮心。換其窮骨。必不致終窮也。嗚呼。良心二字。何等重要。不但修養以良心爲重。即處世亦不能離此良心也。不但不能離良心。即良心少昧。亦不能自存。修道行慈。果何爲者。欲借吾固有之良心。以化渡他人之良心。不致有味而已。各各悟其理。自

知天理人欲是不能相容者。人能處處以天理爲重。而不自以爲是。則欲心可以少減。而良心可以永固已。故謹言慎行於平日者。惟恐有失足於一時。而鑄成不得已之大錯。以嫁禍於人。而昧天良也。由此觀之。則道中之每日不間坐。養其心平氣和於平日也。平日不知自養。雖有絕頂聰明。亦難保其不昧良心也。然不得已者居多。果能養其心於平日。必不致有不得已之事發生也。然聰明之人。多半入於糊塗者多。何也。因其自以爲是之處太多。更以爲世界之人。皆莫如我之聰明也。由是以往。則其忠恕之心。必爲魔障所擾。而無形昧其天良已。獨不見有人焉。其對於平常眼前之事務。莫不處之得當。其於臨時之匆促。及其遠行。則不顧及一切。已其所以不顧者。非有意也。實爲其聰明所害也。見有僥倖之事。而思效之。一次尚可。二次必以爲應當。若是三次。則必無所忌憚已。非聰明之爲害乎。在聰明人之心理。必以爲吾之高節名譽既立。雖一時失措。亦無大妨。殊不知君子小人之分。即在幾希之間。而况蓋棺論定。能不兢兢業業。以保其令名於終身乎。一介不取。一介不予。固爲世之廉者。然不能不以有餘之日。而思不足之時也。若有餘之日。潔身自愛。不足之日。不顧一切。又何貴乎此廉潔之名哉。是以君子固窮。非固其窮心窮骨於一時。而行其窮事於終身也。必以儉潔以固其窮。而後量入爲出。

必無磷砢之傲骨。亦必無失足之時。更必無不得已而嫁禍於人之事也。是修者之所以爲修。修其心而已。不能修其心於平日。則其心終必不能自固。而必終窮也。所最要者。人當窮時。切不可故爲豪放。方可以保將來之令名。更不可與大力者相比擬。則必不致已身吃苦。而有不得已昧良之時也。各方從此種情況進一步思之。必至身有所立。心有所定。而修養功候。必有進步也。更當思此身爲人所困時。有力者欲拯之助之。不可作假惺惺之廉潔。若心果有不滿意時。思圖後報。未爲晚也。來日方長。滄桑變幻。能敢云長保其力乎。更誰能云終於困窮乎。由此理所昧。必知吾人處於世界。處處出適即可。不可過於自卑自傲。更不可假借令名。以欺他人。更不可自以爲聰明。而視他人盡愚痴也。能由是以思。必能不昧天良已。若能從道之正軌思想。必能悟及其聰明人。莫不外表忠厚也。其所以忠厚者。正是其聰明處耳。各各修養有年。聰明二字。果從何處爲是。不必細囑。必有所徹悟者已。不過道中修養。必無智愚之分。但能安心於忠恕。則天良必可永固。而渡已渡人之真旨。亦在於是已。

謙讓爲德

慧聖訓曰。吾道之旨。厥惟化渡。化渡之要。端賴乎各方修身立德。正己化人。立斯世之良模。而行夫大化而已。一紀以還。道化昌明。而各方之堪爲斯世之矜式者。亦云庶已。各修方既負此重任。立此偉功。其於應事接物。苟弗嚴自檢束。加意防閑。鮮不染成驕矜之習。流入狂悖之域。故必臨深履薄。兢兢自守。謙以自持。卑以自牧。方可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持其盈而保其泰。管觀天地之道。其陰陽寒暑。極則必變。虧則盈而益其謙。山川陵谷。久則必傾。陷其盈而流其謙。至若鬼神之爲德。于吉凶往來。莫不害於盈而福乎謙。人之爲道。其于盈滿高亢。則共惡之。而於謙光 and 德。則敬之愛之。而共好焉。故曰。鳴謙而中正得。勞謙而萬民服。撝謙而無不利。謙之爲用大矣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又曰。惟汝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惟汝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古之君子。明乎此道。故雖功蓋宇宙。德沛萬民。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猶復謙抑自持。虛懷若谷。以成其盛德也。各修方身肩化渡重責。是以嚴以修己。更須誠以格人。修渡功深。尤必守之以謙。養之以和。幸弗以片善而自足。以一長而自驕。致墮夫修功。有玷乎道範也。膠東道化。堪

爲世界各道慈之表率。而各修人之修養功候。亦多造乎其極者。不過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各務必知乎其理。而於己也。無論修養至於何候。功行達乎何境。而必謙以自持。卑己尊人。持盈保泰。以作斯世先河之道也。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此二語爲修己化世之要訣也。各各悟之。而自省焉可已。

孚聖訓曰。易云。勞謙君子有終吉。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乾卦見羣龍无首吉。乃天則也。故古之人處世。未有弗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者。君子不欲多上人。良有以也。太上曰。自是者不長。自伐者不彰。處世之道。必謙遜後人以長人者也。且一人知識。本有限量。矧加以心性偏僻以昧之。苟自用也。必難保不失。故舜好問而好察邇言。禹捨己從人。弗詢之謀。不敢用也。各方各造修程。於事業之動作。靡弗砥礪之處。是願各誠心藉事以修省。是者固是。而偏者須切己泯化。以全其中。君子以朋友講習。切劘成德。無不忻且樂。改過不吝。修途首程。返躬自省。造道之基。若夫疾惡不悛。憚於改過。莫謂爲修人不許。平人亦所恥也。吾察各方各有長短。然向化心切。亦易泯化。雖云鳬頸短。續之則傷。鶴頸長。斷之則悲。性由天成。不可強齊。然而返本求之。性無偏短。而偏

短者。氣不化耳。道化之流行。純以氣化。各方克化合氣一。則庶幾已。而氣之所以滯塞而不化者。以有我故。我相一着。心意必斤斤於爾汝之間。不平痕跡。於焉是出。不平則鳴。事之繁多。寧有息止。是故吾曷諸方以謙道泯化我相。我相一泯。則超乎相外。環中自得。是是非非。條而不紊。事固以成。德亦以修矣。勉之。

岳聖訓曰。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降以相從。卑以自牧。庶不至以自滿。而招其損已。是以古之聰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功被天下者。守之以讓。勇力震世者。守之以怯。富有四海者。守之以謙。此所以既尊且光。爲持滿而不移之道也。故曰。鳴謙而中心得。勞謙而萬民服。撝謙而無不利。此謙謙君子之卦。所以六爻皆吉也。蓋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其所能者愧人。故善必稱人。過則歸己。檢身如不及。處世如不勝。不卑人而己愈尊。不賤人而己愈貴也。舜之言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是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謙讓之德。自古講之。故雍熙之風。後世稱治焉。今則偏於物質文化。致與生俱來之性根。視爲空洞。於是人心一變。而爲逞詐爲僞之風。率入強權競爭之途。此滔滔日下之世。所以成莫

過之源也。雖然未聞道者。不遑言及。凡吾修人。固夙聞謙恭之德。忍讓之行。顧方寸之容未見大。涵養之地未能寬。則又何也。亦曰。言之諄諄。不外聽之藐藐耳。噫。

師道降世。期已一紀。不第各地修人。猶不能身體而力行之。乃欲大道昌明。亦戛戛乎其難已。本道昌道興慈。與時俱進。其爲各地所矜式者久已。故將積年遺憾。不得不一發。令各自警悟。以養其謙和者也。

尙真人訓曰。道無方所。俯拾即是。無論何時。無論何處。靡不涵有天然之法則。執意以求。未能得其當也。逆氣以尋。礙難適其宜也。意氣用事。是乃有所爲而爲。既有所爲。靈卽以昧。昧靈難體。連念之際。未有不乖天然之法則者也。意氣之來。根於權利。何以云然。權不得伸。冀達其專擅之目的。利爲人覲。謀掩其壟斷之劣跡。是以權欲据而多滯礙。利欲擅而被指摘。因環境之關係。相必有着。既着乎相。必執其意。既執其意。必逆其氣。意氣相激。遂味本來。應事運物。必隨一見之偏。流露于滯礙之間。指摘之處已。此道務前途。不禁懷破裂之隱懼也。自古聖賢開化。以禮制心。以義制事。心合乎禮。皆泯越軌之思想。事協於義。自絕顛倒之貽誤。所以如是。心地光明。無權利之萌。卽無意氣之爭。各因其時。各隨其地。以循乎當然之則。而契大公至正之妙。

也。稍離乎公。稍偏於正。即不足以鑒人心而擴道化。矧意氣用事。變本加厲者。所克夢想於萬一哉。有見其螳螂當車。不懼覆壓之禍而已。

### 容忍爲量

老祖訓曰。欲觀人者。必先觀我。欲觀進者。必先觀退。能如是。則修者自然之功候。在其中已。不能如是。而曰吾能修道行道者。是自欺耳。處世者。尙必若是。况修道乎。道也者。必以責己爲體。必以容人爲用。不能責己者。必不能知己之過。不能容人者。必不能觀人之得。不知己過。不知人得。而曰吾知道之所以然者。更不能也。是修者必從責己以爲修。必從容人以爲養。不能責己。其功也不能進益。不能容人。則氣也必不能平。氣不能平。則其候也。必不能恰到好處。以是知大道之所以然。無非觀世音而已。能觀夫世音者。必能利夫世。能利世者。乃能利己。處世者尙必若是。况修道行道以道之鉅肩自任乎。

關聖訓曰。處乎今世。能吃虧者是大便宜。能受苦者得大安樂。能平氣者。有大力量。能散財者。乃能聚守也。蓋吃虧受苦。平氣散財。莫不由於能忍知足。而達其境界也。各方求其境界。以保身持家者。是不能不以忍之是悟。足之是覺也。悟於忍之所以能忍。而後能容。能寬。能讓。能謙。無所不至於坦坦蕩蕩之境也。能以行所無事。忍於不知其所以爲忍。則忍之於心性者。亦無

所謂能寬。能讓。能容。能謙。性分所流露。心情所畢現。無絲毫造作於其間。是之謂不著於相。五蘊皆空也。忍之於修。其重要之處。蓋以身處於世塵。非天空所比。必有以善處之方。乃可以處乎自得之境已。各方悟乎能忍知足之修行。其利益於身家。豈不遠大。而無邊際乎。各各記悟。以處乎今世可也。處世良法。在於忍足二字。而修子不能忍於一言一語。更有不能足於富貴者。則誠非修子之所本旨。亦非明哲保身之道也。

昌佐神訓曰。衛人於有形者。利器也。衛人於無形者。道德也。有形之利器。雖足以衛人。有時反足以自害。無形之道德。於人無日不在衛護之中。是以君子修道德。必先從無形入手。而後有形之護衛。有無皆不足輕重也。何以言之。與世無患。於人無爭。不衛而自衛已。若日處於名利爭逐之場。鈎心斲角。雖衛之於有形。果何益哉。而無形之傷損。必有防不勝防之概。此修者所以當從無衛爲功候。而更以無形爲真旨。庶幾道之於身。身之於心。皆有無形之結合。而精神靈氣之間。亦莫不互相衛護已。各方修功養候。數載於茲。雖未見有若何之大進步。而於有形無形之分判。當有不期然之覺悟。所謂不期然之覺悟。是從平日涵養功候得來。因其有涵養之功候。必能處處與人無爭。能與人無爭者。人亦與我無爭。彼此無爭。必無紛擾。既無紛擾。

何有分離。無分離者。必能團結。此團結是由和平處得來。和者氣和也。平者心平也。氣之所以和者。善養而已。心之所以平者。善修而已。善修善養。必有所止。止於定。然後止於靜。止於靜。然後止於忍。忍者出於自然。方云真忍。若少有勉強存於其中。則云抑止。不得云乎。忍已修人既重坐功。必當知此忍字。知此忍字。必先知此定字。定字之功候。出於平字。平字功候。出於止。適無堅不坦。無誠不適。此修養功候。所以必從堅誠爲本也。能認得清。識得明。不可有一毫疑慮。則心之堅也。非吾心之堅。乃氣之堅耳。心之誠也。非吾心之誠。乃神之誠耳。氣堅自固。神誠自靈。是神效應驗之測度。不在其他。而在吾身心中。一點靈氣自聚耳。靈氣聚者。炁氣相合。炁氣相合。則有形無形之護衛。莫不發而中節。而用行舍藏之真旨。更在其中。至於放彌六合。卷藏於密。亦皆修養功候中之應有者。而精一執中之道。天命天性之賦。皆有終始本末已。終也者。本無所終。始也者。更無所始。本末相乘。在於自明。明其所以。乃得所止。知止有定。靜即在是。平即在是。靜其所靜。以平其所平。忍字自在其中。舉凡宇宙之大。萬有之衆。莫不爲我之護衛。此所以博愛功候。必在新民也。由是言之。道其易言乎。道易言而不易行。惟素乎其位者。方能守道於堅。任道以誠。而推行皆在止。適自然之中已。各方悉功氣候。兩者並重。不能不言此有形

無形之護衛。若欲有形。必從乎人。若欲無形。必從乎天。從乎天者。尋其理斯可已。從乎人者。處處皆欲。欲惑爲蔽。必利令智昏。雖欲自衛。亦不能防於無形已。各方研其至理。必知人秉天賦性命所生。必能與天地相終始。能與天地相終始者。惟有養氣而已。能養氣方能盡性。能盡己性。方能盡人物天地之性。必能與天地相終始。而爲造化之主宰已。所以然者。人爲萬有之靈。因其至靈。方能至明。明也太過。必入於迷途。入於迷途。欲回於明者。不亦難乎。是以必先認定身從何來。性從何來。命從何來。知其所來。必先知其所去。來去分明。方不愧爲人己。此吾道修人更當詳以研究者也。不從來去分明。爲修養真旨。則生死大事。何以了之。譬如入山而遇猛虎。能自鎮定。虎必不能傷我。若不鎮定。必葬於虎腹之中。其勢至微。其理至明。惜乎人皆不解其所以。所以不解其所以者。因不知鎮定之功候耳。其所以不知鎮定功候者。因平日不能有涵養功候。所以臨事而懼已。各各試思其理。何常不是。不過有能解脫。與未能解脫之分耳。前有猛虎。後有賊寇。欲進不能。欲退不可。將如之何以處之。傍行一步。斯可已。四方被困。將若之何。曰。果能鎮定。必有一隙之可乘。多半至於其時。束手無策。雖有可逃之路。亦皆認爲絕徑。斯時也。雖悔之平日無涵養鎮定功候。恐亦遲已。吾道修人。修功養候。果何爲者。能於此種事理。

預爲之格致。雖不幸而遇四面楚歌。亦必有良策以善其後。况乎與世無患。與人無爭。又安有四面楚歌之危險哉。諺云。虎口不吞仁義之人。此言誠非虛妄。各各再進一步研究。凡鎖鑰緊閉之室。只能擋仁人。不能阻小人。自知吾身防範愈嚴。危險更大。是仍不若從無形以爲護衛也。有形之護衛。防於一時。尚可。防於終身則不可。而况往往因有形防衛。而受人以柄乎。至於無形之護衛。不但防及衛身。兼可防及萬世。是以聖人以兵凶戰危爲戒。而以禮義爲城郭也。由是言之。人豈可一日離道乎。人豈可一時無德乎。知道爲何物。然後知德之施於人也。必得其宜。雖云防人之心不可無。然防之不得其道。仍不如無也。故防人者。必先使人以信。軌人以道。愛人以德。衛人以禮。處人以忍。爲人以讓。更以節儉溫良隨諸其後。不防而自防已。又何有危之可言哉。是在能自悟其悟。方能自忍其忍。自然爲忍。必自然爲定。自然爲定。必平於自然。而自然之和氣在於其中。所謂萬衆一心。一道同風者。其和之使然歟。其平之使然歟。能知和中自有讓字。平中自有忍字。不必有有形之護衛。而自能衛於無形已。各方衛己以坐。衛人以慈。庶幾其有所得已。

慧聖訓曰。世規擾攘。人心爲之也。心規顛倒。意識紛之也。意無所紛。何有心規。心無所累。何有

世規。世規之瀾漫。發露於外者。其形雖大。而蘊蓄於中者。乃屬甚微。知其微而有以防之。大學所以重誠意之功也。意之不誠。心之爲累。情之爲恣。何以如是。意屬心之音。又爲情之兆。心情遞降。元靈不存。不存元靈。命何由堅。不堅其命。性何以盡。不盡乎性。氣何由通。氣既不通。必致偏重。偏於陽則亢。偏於陰則沉。亢沉交至。善之爲善。慈之爲慈。已隨個人之好惡。以爲潛滋。潛滋於內。觸發於外。附於事則事必有祟。着於物則物必有魔。事引事。則糾纏莫解。物交物。則滯礙必多。多有滯礙。特形糾纏。其間之牴牾。自因之而起。牴牾既起。爭端愈急。爭端愈急。暴戾愈甚。暴戾愈甚。劫厲愈闊。而事事之相濟。物物之相擾。如水之擊石。如火之燎原。無法措置。迨至災禍備臻。天人無可如何。始各有回向之心。然已遲之又遲。同歸於盡之也焉耳。天固無如人何。人亦無如天何。天人隔絕。其亦可哀也已。是誰使之然哉。人心也。人亦何至於如是哉。意識也。意識重重。至於如是。反其道以求之。又將奚若。夫意於五行本屬乎土。土寄旺於四時。虛位也。虛則運。運則公。公則溥。溥則化。誠以通之。則寄旺於四時者。轉又寄旺於人。而謂之信。信者信息也。外來者爲書信。口信。內動者爲消息。真息。信息一至。即是天命至也。天命因何而至。真氣衝動之也。真氣衝於內。而覺驗於心。即謂真信。真息。真命。而個人之或行或止。或行其不

得已。或止其所不爲。皆於覺驗之際。而得其真已。其真既得。自於個人無所用力。完全以奉行可已。然其知所奉行。而恭以聽之功也。得所奉行。而順以將之。候也。不有其功。焉得其候。不得其候。何以見功。功之所以成。成於虛也。候之所以轉。轉於虛也。真虛不集。諸鉛無導。何以無導。不虛不能容。不容不能成。成之於虛。轉之於虛。靠定虛字以爲修養。澈始澈終之要道也。藉曰非然。實滿不還。真經已鑿鑿可據已。古之聖賢進功增候。未有不山之而起者。例如曾子之任重道遠。是其志也。三省平身。是其功也。功之所至。猶恐不逮。而戰戰兢兢。未有斯須之怠慢。臨深履薄。未有一步之敢忽。密其功於每日動作之際。而一貫之傳。遂命之於身。其命之也。雖屬於孔聖。而蒸氣相感之間。自有一種莫名其妙之觸發。發即從而召之。又從而唯之。是其候也。不有其候。奚圖其功。功之一至。候即得知。不到其候。妄爲捉摸。妄爲擬議。即稍得近似。猶是理論也。於人身心究有何益。知其無益。而隨時惕厲。自然隨時進功。何以云然。心有所覺也。心何以覺。氣有所動也。動於心。運爲行。發爲事。心無界輪。行無滯礙。事無牽扯。一人如是。漸向外展。自不難人人而消其未消塊壘。而進於和平之域已。難之者曰。人各有秉賦之不同。即各有性情之差異。欲比而同之。鎔納一爐。不夏夏乎其難之哉。噫。何難之有。人病不行耳。誠能切實奉



行。自握其樞。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發於何處。發於虛也。虛爲靜地。天地之心。由此而立。萬物之命。亦由此而成。成於虛。立於虛。化天地萬物之本。卽裕於斯。本斯以爲運。天地自然位。萬物自然育。位育之根。虛也。天地萬物之根。亦虛也。推之衆生。以及各修子之根。皆是虛也。是以萬物本有其虛。無所用其凝。衆生於虛。而不知其凝。吾儕諸修。經吾

師之指點。多多能集乎虛。虛有所集。鉛自來投。水火相濟。其真自明。明乎不明之際。自得不通之通。而大明終始之故。咸通無外之諦。不啻握之於手。生之於身。三昧之正覺。更可恍然不識不知之中已。其樂何如。願各各親嘗而體味之爲要。

有容德乃大。能忍事乃成。既容且忍。始有從容不迫之致。諸事自無罅漏紛擾之虞。凡人之所以不能容不能忍者。非不知容忍之足以濟事。特人我之見太重。漸流於洋溢狂躁之弊也。夫不能容人者。一飯之恩。未必思償。而睚眦之怨。乃必思報。不能忍事者。無事恐其有事。有事恐其多事。手足無措之狀。時形於應事接物之際。是殆未奉教於顏子孟子之明訓耳。顏子犯而不校。孟子云三自反。其爲容也何如。其能忍也何如。諸方多儒教中人。此言當共孰悉。曷三復之。以作終身之圭臬。

## 注重八德五常

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八德。仁義禮智信爲五常。

老祖經髓天集曰。不知禮者。必無以立。不知義者。必不行宜。不知仁者。必不勝任。不知恥者。不知自止。不知其中者。必不能守忠。不知其效者。不足以言孝。不知惕厲者。不足以言信。不知自敬者。不知其爲悌。於是知道之所以爲道。不外此數德也。有此數德。然後方能自主。能自主於心。然後自主於身。主於身而爲正。然後方能守靜以堅虛。行慈以固基。而道之所以爲道。於是可以由之。坐之所以爲坐。於是可以息之。是在坐候功用。固其根基。方能得其真諦也。

老祖訓又曰。自一晝開天。至虞廷授受之際。道化之隆。純粹無比。嗣後世風變遷。人民失淳。由道演教。由教復正。運會亦是必至之勢。所以明五常。講八德。隨時演化。維繫世道人心之處。至詳且備。然五常八德之所以然。非有心巧立明目。以爲治世之具也。仍本自然之推闡。隨機以運用而無窮也。當斯之時。真經未產於世。而諸徒之靈明所運。自然一炁之貫通也。惟其一炁貫通。所以自悟天人之統系。得其統系之所在。不必借道與慈。自悟會極歸極。而運於大公至

正之域。

孚聖訓曰。方今世道凌夷。人心陷溺。舊道德推翻罄盡。詭誕奇異之事。視爲固然。放僻邪侈之行。安之若素。邈不知禮義廉恥爲何事。於是愈趨則愈下。愈離則愈遠。見有束身圭璧。清潔自好者。輒目笑存之。或鄙夷而不惜。所以刀兵水旱之劫。盜賊瘟疫之災。層見迭出。無可挽救。以致民生日罹困厄。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矣。悲哉。大道宣示渡化。十有餘年。只以時機多變。不免時生阻滯之感。甚有謂吾道爲迷信神權之地。是蓋未能明瞭內容耳。殊不知吾院勸化之旨。專事注重舊道德。以期共挽頹波。必使禮義廉恥復明於人心。使人人知倫常日用之理。卽是地義天經。庶幾所言所行。不敢踰越軌範。一人若是。一家卽若是。推而至於各縣各省。更罔不若是。所謂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卽此理也。然而又非暫焉已也。或一時如此。易一時則不如此。一事如此。易一事又不如此。故吾道着重實際也。提倡新運之人。洞明此義。首以注重舊道德爲宣揚。立禮義廉恥爲標準。俾人人趨而赴之。而又擴充其條目。大之衣食行住。細之起居動作。以修身爲指歸。以衛生爲作用。振奮其精神。勞動其肢體。不使有一毫之苟且。一刻之怠荒。是內外動靜之功。胥包涵於內。雖非求道。而用意固相符也。是道慈與運會。謂爲

一體一用也可。謂爲一本一末也。亦無不可。前云深堪嘉慰者。豈虛語哉。雖然。知之匪艱。行之惟艱。道本無盡而難求。道又至近而易求。求道之要。一在篤實而不欺。一在恆久而不懈。裝飾外貌。而內不然焉。則欺矣。始或勉強。而終不然焉。則懈矣。必須內外動靜。符合如一。衾影寤寐。不改其常。造次顛沛。仍守其舊。可質鬼神。亦可盟幽獨。可貞一息。亦可貫百年。如是則自修之功。方密。自修之效。乃彰也。運會之法。大抵一若是耳。自新之人。苟能做而行之。卽道不外乎是矣。自此以往。自修之人。卽不啻自新之人。自新之人。卽不啻爲自修之人。雖謂道慈卽運會。運會卽道慈。亦奚不可哉。但願天下人。皆是運會中自新之人。皆是吾院中自修之人。人人自修。人人自新。猶慮風俗人心。不能渣正者。未之有也。

元者善之長也。卽仁之端也。夫天之生物以和。而春風煦煦。是以生乎萬物。而夏之長者。長此生也。秋之成者。成此生也。冬之藏者。藏此生也。故仁者生之端。而幾也。先見者也。偏言之。則主乎一事。專言之。則概乎萬有。一如元之統乎亨利貞者然也。萬物之初。全賴乎養。而養之之道。必依乎和。和之之始。曰仁。仁者天之所命。人之所性。性之於人。無不宜者。曰義。可以定天秩理人事者曰禮。可以別是非辨善惡者曰智。四者雖其名不同。而其源皆出乎仁。其在於人。曰心

之德。曰愛之理。理者性之名也。順其性。施乎事而事立。普乎物而物遂。通乎天地而天地位。是仁者乃性之所以宜。而心之所以具。而萬世衆生同具不可離之一種必要之元素也。以萬物同具之元素。而我能盡我之性。而後亦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亦必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與天地參已。其事驟言之。似覺其難。似涉乎渺。細尋之。實不難也。

尙真人訓曰。大化流行。其間所以循守規範。有則無紊者。非道之默化。不足以運施。運施之端。厥在五常。而尤在躬行實踐。方足以興觀感。而振頹靡也。是故實踐之修。其心必正。其行無愆。凡所以持躬之處。無時無地。不見其五常之德。以爲天地立心。而正人世之大紀焉。今日五常之在人而彰乎世者。非無其形。而考諸實。弗至失真者。蓋百不獲一。其故爲何。亦曰。近季人心過活。認體欠明。矯飾自得之念。動輒擾其靈明。昧其天性。淆於貪妄。惑於私欲。以致五常之德不立。天地之心莫託。人倫之極不立。世道之危日深。言念及此。不勝浩嘆。抑思五常之用。在人本息息不可稍離於身。而以人心過活。認體欠明之故。卒至顛倒迷離。傾覆具間。謂人之所行皆非。我之操存皆正。於是舉動語默之際。而邪僻之微肇。雖極隱微。一著事跡。無須自掬。人卽未有不覺其昭然若揭者已。乃又囂囂言曰。道在斯。非爾所知也。因其不知。復含鄙吝不屑教

誨之意。妄自尊大。嗚呼。道之晦也。五常之頹也。其將何所歸罪哉。雖云斯世不無二三識者。憂之憤之。乃不求所以融會貫通之理。而多標奇立異。貪圖自見。於是格格不通之勢。無從稍殺。而門戶徑庭。愈以意氣妄相紛擾。反期性天之明。五常之彰。豈可幾及。此吾道降世。勗衆修持。所以本性命之根蒂。而冀五常之彰聞。早復渾穆雍熙之風。實現民胞物與之日也。不過此風此德。何時可覩。須視吾地修人。能否人人自踐。以爲之轉移耳。

性者。神生之謂。息息流行也。意之誠妄。以及作爲之邪正。胥根於是。故君子閑邪存誠。以慎乃獨。如方寸稍存意餘。卽作禍害種子。小人長傲隨非。無所忌憚者。以其性爲意用。生力滿足。而不自知若當然者也。誠惑而不解。然未聞道也。聞則化焉。何則。道者。生性者也。清明正大者。源潔自然流清。本正自然幹直。無不可化之人。無不可救之世。功未臻耳。如萬無化轉。亦必知其不可而爲之以自養。是聖人常善救人。無棄人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君子不取。况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君子祇是篤修。不涉於物。孝弟忠信。厚於其事。正所以行不得已而安神者也。良以人者仁也。仁者最惻怛。而最靈活者也。行有不義則不安。動而不行則不忍。些子不容姑恕。以情言之。故曰愛。然愛不足以盡仁。必仁也。方稱其爲人。人而不仁。則不知其可也。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幾希。君子存之。小人麻木。是故篤修者。必正本清源。不存絲毫意於方寸。溫恭自養。以全仁。能順仁生動。以應御事物。全行其心之所不忍。亦即率性之謂道已。各子務返身探問。是刻仁乎否。是事仁乎否。仁不仁自能了然。仁則安。不仁則莫能忍也。不安忍而安之。終不得安。正自賊也。非惟自賊。賊人賊也。胥此爲堦。雖爵火燎原。然未兆易謀。人各行其心所不忍。賊道則無從而生已。各子修存有素。志仁無惡已。能否全其不忍。尙須深加體會。然乎否也。

濟佛訓曰。現今世界。大約要講到清平的功用。則不得不從根本上想一方法。但根本方法。有人謂不得不歸重於道德。是哉是哉。要知道道德二字。乃是一個名詞。道從何修。德由何行。吾壇度化。於修行之道。言之已詳。而諸子久以聞之。諸矣。然而道也者。不可名衆。不可方物。其究何指而克爲修。其應何趨而克爲行。此點漫言視之。是極難明。然果修之行之。則隨在皆道。世人終日由之。惜不自覺耳。故道之有得有不得。亦有得之而不自覺者。遂並不得而亦竟忘所求。其遂逐以求者。又皆不必得之物。於是道以日晦。則不修不行者。遂謂世無真道。此大謬不然也。總之道不難求。誠恐所求非道耳。但道在何處。何者是道。吾知倉卒中諸子亦難急答。卽有敏慧修子。答曰。吾儕既皈依聖門。但知遵從神訓。以坐誦爲修。以力慈爲行。此言誠是。然此皆

修人證果結晶處。而根本尙未言到也。根本何在。卽是孔聖所傳綱常倫德。在於今日已早不講。故世界有此亂象。此卽是根本動搖也。今將倫常綱德四字。諸子皆讀過三字經。何者爲綱常。何者爲倫德。不必瑣言。僅就八德而述。孝爲百行之原。萬善之首。故孝悌爲人之本。忠者。不必忠於君爲忠。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忠于國。卽是忠于君。忠于元首也。其次忠于職。忠于事。皆是忠信爲立身之大本。人無信不能立身於世也。禮者。聖人承天命之制也。以立千秋之名分。作萬世之防閑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行而宜之之謂義。故義方之訓。原出於天。故大義可以參天。廉者崇儉之謂也。不儉則奢。奢則儉德失。廉者節操之原。不廉則貪。貪則節操喪。至於恥字。殿于八德。尤關重要。人而無恥。百事可爲。此聖道之八德。卽今之新生活。蓋人不能從根本上求真道。則根本動搖。災卽難消。劫亦難弭。世道亦難清平也。但吾道度化已久。從不明示。因潮流如是。故要人悟。吾見各地修子。除肩道修子。天性充固者。能以無形中行此根本之道。其多數修子。不但不明綱常倫德爲何說者居多。故老衲今將此根本修法指出。諸修能于黎明起身時。一言一行。皆將此綱常倫德。多所注意。則根本自固。雖不求成真成佛。而真佛自成矣。

# 孝弟爲本

謨祖訓曰。蒼蒼無極者天。茫茫至大者地。人居其中。而能參贊化育。靈於萬物。不有大道維繫其間。不足以修其身而熙皞斯世也。然則其端維何。亦曰孝弟而已。忠恕而已。歷觀古今偉人志士。其所以成神聖仙佛。靡有不自孝弟忠恕爲始。獨怪夫今人知慕神聖仙佛之名。而不務神聖仙佛之行。則又何也。豈神聖仙佛。尙別有所謂道耶。卽以三代而上論之。世之言神聖者。必曰堯舜。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三代而下。世之言神聖者。必曰孔子。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今與人言堯舜孔子。則震而驚之。以爲駭人聽聞。與言孝弟忠恕。又慢而易之。以爲不足法。此神聖仙佛之所以往往而鮮歟。嗟乎。世之不明道者。固不足論已。其稍明道旨者。不求之高遠。卽索之幽深。各各善爲尋悟。好自體注。勿置等閒。好奇立異。日從事於不可窮極之域。以炫惑人心。其離道愈遠。無疑乎期神聖仙佛之愈難也。卽有一二信道好修之士。率皆口談孝弟。而念馳於繁華之境矣。言忠恕。而不知急拔流俗之中。無疑乎爲智者所訕笑。而不智者動輒以爲口實也。猗歟。吾

師有見斯道之將傾圮也。宣化塵寰。諄諄誥誡。無非欲人盡此倫理。而成爲完人。旣成完人。所謂神聖仙佛。亦不外是已。惟望吾道修。從此於日用尋常之間。入則孝。出則弟。時時秉之以忠。而行之以恕。去其所以不如堯舜孔子者。日新而又新。就其所以如堯舜孔子者。寡欲以盡性。是亦堯舜孔子而已。尙何神聖仙佛之不可期哉。各各從平易真實處。修身證道。庶乎不負各修發願拯世之初衷。卽渾穆雍熙之風。亦不難昌明而光大。是所殷望。曷之勉旃。

濟佛訓曰。父母生我者也。兒女我生者也。我生者。人莫不知養之。育之。教之。撫之。而生我之父母。竟置諸後乎。我所生者如是之珍愛。而生我之父母。亦如我之所愛於兒女一般同也。噫。兒女我生者。愛有所加。而生我之父母。遠有所違。是老朽之不得所解者也。故八反歌如是之作。誠有以也。世人果能以是歌爲悟。其待於兒女之心。半加之於父母。實可謂大孝之特孝也。而人不思。只知有兒女。而不知有父母。其兒女雖有之於我身。而追我身之來。能非父母之所生乎。是愛其子女。而不憶及於父母者。是誠禽獸也。今世之亂。無父無兄。設不正之以倫常。則大道之不存。而人無噍類已。此宗教之所由立也。各方修道。果何修乎。非孝之所始。更何所謂之道耶。是大道卽人情。人情卽倫常。倫常則孝爲先也。故曰。孝爲百行原耳。諸人悟此。是宗教之

關於正風化。敦倫常。實有切要者。故爲修方之不能不努力耳。各勉悟。以慎終追遠。永言孝思。卽大道之真諦也。修者味之可耳。

尙真人訓曰。茫茫大地。芸芸衆生。孰爲無父母而能生其身者。然則懷胎十月。乳哺三年。深恩無極。可不報哉。春秋傳云。父慈子孝。詩小雅。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蓄我。長我育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千古言孝。莫切乎此。孔子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後世。孝之終也。又云。孝弟之道。方於四海。無所不通。孟子云。至孝莫大於尊親。大孝則慕父母。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聖賢垂訓。昭昭著於經史。考之列聖至德要道。無出乎孝之外者。世絕無不孝順父母之人。而能爲其他善事者也。故千古來聖王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此孝者。實乃人之本也。至若禽獸之中。烏能反哺。羊能跪乳。彼禽也獸也。尙能如此。況人者乎。昔衛開方不省其親。管仲比之玃狗。李定不喪繼母。世人指爲人梟。雖是爲人。而實等於禽獸也。深願在各方修。上本天心福善。仰體聖人勸孝。舉一反三。廣爲宣揚。同登善境。共挽天心。以期弘規運於無知無覺之中已。

大道真旨。不外天理人情已耳。何謂天理。卽爲父當慈。爲子當孝。爲兄當友。爲弟當恭。爲朋友

當信。爲夫婦當敬是也。何謂人情。卽是非好惡。喜怒哀樂是也。人果於父能慈。於子能孝。於兄能友。於弟能恭。朋友能信。夫婦能敬。則所謂合乎天理也。人果能是所當是。非所當非。好所當好。惡所當惡。喜所當喜。怒所當怒。哀其所哀。樂其所樂。則所謂順乎人情也。人當應事接物之際。合乎天理。順乎人情。則萬事皆備於我。無入而不自得已。揆厥由來。則莫不從我一點惻隱之仁心而來也。何以云然。蓋天理云者。仁之端也。人情者。義之至也。人能居仁由義。則大道卽在於是已。無如今世之人。多爲私利。蔽其固有之仁義。遂致是人之所非。而非人之所是。好人之所不好。惡人之所不惡。當喜者而反怒之。當怒者而反喜之。哀人之所不哀。樂人之所不樂。人情若是。而於倫常之間。更可知已。父子則有責善之舉。兄弟則有鬩牆之變。朋友則無非欺詐從事。夫婦則時有指謫之聲。噫。人情顛倒。倫理乖張。爲人若是。而欲大道之昌明。必不可得已。

楊仙訓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不過知者自知。奉行不違。故君子戒慎恐懼而時中也。小人則放憚無忌。而反中庸也。當此之時。人道亂離。在有形者尙多研究。在無形者指爲荒誕。是以家道乖而家人離。其所以故。以身可有而家可破。然究其極。家爲國本。身之舍也。

有父子夫婦。是以有家庭之樂。而有孝弟之麻風也。打破此格。已無孝弟之可言。不孝不弟。豈堯舜之道乎。非堯舜之道。卽失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真奧蘊。則不能維人心於不敝。代天宣化而立人極已。嗚乎已矣。世至如此。人之不入於禽獸者幾希已。

### 親親爲大

老祖訓曰。道生天地。天地之氣。生物與人。人之爲人。負陰抱陽。果能全其所受。以造乎至誠之域。卽是盡己之性。盡己之性。卽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卽能盡物之性。惟其盡己之性。所以爲天地立心也。惟其盡人物之性。所以爲萬物立命也。何以立心。因天之氣化流行。而制春夏秋冬之節。因地之形勢廣邇。而劃東西南北之限。制其節。則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劃其限。則高原下濕。黍稻異宜。旣因四方之向。而分屬於春夏秋冬。又因四時之運。而分配以仁義禮智。使各各知四端之備於我者。無不契天時。合地理。以昭萬世永久不敝之法。此立心之所由來也。何以立命。人爲萬物之靈。生人者名其爲親。人生者名其爲子。故老其老。以及他人之老。幼其幼。以及他人之幼。使天下各老其老。各幼各幼。知人人所同然。推己以及人。明人物之無間。因人以及物。物以適用於人爲貴。服牛乘馬。得盡其材。物以有害於人爲患。驅蛇龍。遠虎豹。各遂其生。至於數罟不入汚池。魚鱉自不可勝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自不可勝用。養生送死。毫無遺憾。使人人知物各有性。不敢暴殄天物。以符好生之德。此立命之所由致也。立心者系生生

不息之機。立命者運生生不息之化。系其機。是乃真道。運其化。是乃真慈。知道之所以爲道。萬殊之歸乎一也。知慈之所以爲慈。一本之普乎萬也。道即是慈。慈即是道。不克實行乎道。卽不能實施乎慈。不必分證各教。就中土儒教各徒。卽可明其當然。執中授受。實開道化之妙。而博施濟衆。未嘗不自以爲病也。文命祇承。亦屬昌道之宗。而已溺己飢。未嘗不痼瘵於心也。德日新者。萬邦自懷。望道而未見者。視民自然如傷。驗諸歷史。不可枚舉。可見道不離慈。慈不離道。而道慈之所以然。無非一氣氤氲之所致也。諸方數年修養。坐而悟者爲何。躬而行者何事。能一一勘驗。而得其自然之妙。則道慈之真。不難措之裕如已。

呂佐神訓曰。化行於世。必道是依。世道之大。不外綱常。而綱常之要。不外倫序。天地生物。莫不有倫。莫不有序。所謂倫者。羣聚之中。自具尊卑也。所謂序者。彙集之處。自具等差也。合其尊卑等差而言之。則莫非先後爲之別也。然先後之際。何以別其倫序。則親親賢賢。所以定之者。自有一個確不可拔之理存於其間。斯理也者。人心本所同具。不假勉強。不落虛矯。則此理卽顯然流露。是良知亦是良能也。若少雜入習氣。則心動念隨。趨而入妄。其理便爲其習所蔽。乃至竭力模擬。而祇得個勉強。精意做作。亦徒得個虛矯。世間因此勉強之行。與虛矯之習。遷流不

已。所以綱常之理。遂多味真。真之不存。則幻境迷離。雖欲言道。而道之所以爲道。終且不易爲明。故當此會。不得不賴人切身修行。修行不忒。則儀表所樹。乃克振作衆心。而明其所以不明。庶幾世道皆得由人之修行而見光大已。所宜修者維何。不必從勉強以爭其是。而宜審虛矯以去其習。修能去習。則行自達道。日用尋常之內。無在不具斯理。理得其真。則所以定倫序於不覺者。卽可統綱常以無數已。是願志道者好自爲之可耳。

慧聖訓曰。夫道之大原。渾而難測。道之大用。顯而易明。勢相因而理相近。事彌切而蘊彌精。蓋人降衷之先。道卽賦焉。道者。卽所云性也。放之則彌六合。約之則在幾希。大之而聖賢仙佛多所造就。小之雖愚夫愚婦。亦能知行。裕其原自宏其用。得其全斯去所偏。若夫飲食起居。人之欲也。而道不出乎几席之間。喜怒哀樂。人之情也。而道則在乎意言之表。故曰。天命之爲性。率性之爲道也。孔子曰。道不遠人。孟子曰。道在邇。而不在遠。卽此以悟。可知道也者。率性而行。固常昭著乎日用倫常之間。盡人能知。盡人能行。非高遠難卽。深奧莫測。乃世人不察。恆厭其卑近。而反務乎高深。遂致趨於幻境。入諸歧途。背倫常而談修養。出性命而尋玄奧。沿順逆以爲是非。因好惡而逞攘奪。矯揉造作。反常亂德。此人心陷溺。世規紛紜之一大原因也。吾道之修。



不待遠求。亦惟本固有之性。行彝倫之正。親親長長。修己渡人。踐其實。擇其可。德不足而勉。言有餘而訥。謹之至。而言可顧行。行之力。而行可顧言。言行相顧。慥慥然而無毫釐之虛偽。斯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已。吾院化世。已逾一紀。在修諸方。其於道化之功用。修度之要旨。想已多所了澈已。歲月易逝。時機難再。趁此重要時期。所望在修各方之修功養候。與日俱進。以化是濁世。弭此浩劫也。

孚聖訓曰。登高自卑。行遠自邇。風行草偃。在於默化。是各方所盡知。亦各方所自悟者。不過高遠難明。卑邇易知。欲渡世界。必先渡中華。欲渡中華。必先渡此一省一府一縣一村。欲渡此省府縣村。必先渡其家人。欲渡其家。必先自渡。自渡雖云以道爲重。而慈業亦爲緊要也。自渡之道。忠於其事。自渡之慈。恕以及人。能知恕爲自渡之道。慈必能由內以及於外。而先以近己之道。慈爲務。而拯濟於有形無形也。以謂無形拯濟。以己之心。感化他人。使歸於正軌。卽曰有形中之無形也。何謂有形拯濟。以己之所遭遇。而思他人之情況。以己之有力無力。而思其他之有力無力。則必爲以拯濟已。以極淺近者言之。我有大力。若兄乃弟。以及族人。無力惟艱。必當以我之力補助之。拯濟之。此卽無形中之有形拯濟已。道慈同人。一道一慈。修養關係。更加

密切。其無形有形之拯濟。雖不能與家庭相提並論。而其真切之關係。亦不異乎家庭。此道慈中所當注重於自渡渡人爲本者也。

尙真人訓曰。道無奇異。中庸卽是。既曰中庸。不離乎天理。不外乎人情。天理者何。一而已矣。誠而已矣。一則不貳。因不貳則生物不測。誠則無妄。無妄則實。實涵乎虛。是以大成不缺。人情者何。不外生化。憂戚富貴。貧賤患難。以及社會國家。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相當不移之一種心印之理已也。人生乎兩大間。有我體軀。賦我靈明。凡天地之所有者。而人悉具而弗缺。故元亨利貞。天所有者也。而人能以仁義禮智承之。天有五行。人具五臟。天有六氣。人具六腑。天之所有。人既各具。故人之與天。不可一日離。既不能離。卽生存於其間。遊安於其內。人必如何。始曰順天之自然。無入而不自得已。是以人之求道。道不遠人。眼下卽是。人我相處於一地球之上。各循天理。不背人情。卽人卽天。卽天卽道。卽道卽中。卽中卽庸。人誰無體軀。凡我所好者。人亦好之。我所惡者。人亦惡之。推好惡之情以相與。父子間。夫婦間。兄弟間。朋友間。當盡卽盡。盡其應盡。不稍虧欠。圓滿處卽是各能親親。各能長長。天下大同之象也。反其道而行。卽是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其結果。卽是子不子。父不父。而天下大亂之兆也。然道豈難知哉。人病不悟耳。

各各肯悟。當下卽是。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已。可三復斯言。

### 交友以信

默真人訓曰。朋友爲人類共同之團體。在五倫中爲最多數之人羣。亦爲最有勢力之團結。惟其最多數。所以成爲朋友。最有勢力。所以能成事業。其共同生活之主義。無論爲士爲農爲工爲商等職業。皆賴友倫以助成之。無友則孤立寡助。而事多不就。是故士與士友。農與農友。工與工友。商與商友。世界大事業。大生活。大藝能。大經商。皆以此爲合羣進步之輔助。西人聯合人羣之政策。所以注重朋友一倫也。小之聯合小團體。大之聯合大團體。進之則爲社會。皆由同類發其端。此孟子所謂友鄉友國友天下也。雖然。此團體社會。固由人羣合集之。此人羣之合集。實自朋友互益之。此朋友之互益。其永久團體不散。誠實相期不貳。何哉。曰信也。曰義也。朋友無信實。則不能永久。無義氣。則不能堅固。何團體社會之有。今爲發明朋友倫於世界。期進化於合羣愛衆。以達平等博愛之目的。莫若以公信相與。公義相交。上之國家以信義公天下。下之人民以信義公同胞。人民之信義愈堅。國家之信義愈孚。國家人民團結。必愈久而愈堅。世界大同之治。於斯卜之矣。然則朋友者。團結之根本。信義者。國家團結人民之精神。無精

神則根本不立。無根本則事業不發達。故朋友者。天下之羣力也。必有信義。乃有團體。有團體。乃能充朋友之量。則朋友一倫。洵千古之大倫。亦處世之要需。不可不知也。

修功之要。當以誠信爲本。誠則不二。信則不欺。不二不欺。切實勵行。始能有緝熙光明之望也。夫成言爲誠。人言爲信。就形式以思意義。則誠信流露於外者。必其體充實於中也。不誠何以有物。不信何以服人。能誠能信。則心之所涵。氣之所運。性之所存。命之所固。自然一步一步有圓滿之功。而少渣滓之累也。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又具五行之德。誠能開金石。信能格豚魚。誠信於物。尚且如此。何況於人。人靈於萬物。息息與天地之氣相流通。其所以不通者。由於心不誠。行不信也。人若誠信。修養不善。亦可轉而爲善。則魂可升而魄可降。能魂升魄降。庶可以覩達觀自在之樂也。故修本非難。誠信即可操勝券也。

孚聖訓曰。信有內外之分。又有動靜之別。內者屬於心。卽靜也。外者起於行。卽動也。修功悟道。非靜信不足以明其本。德孚善行。非動信不足以彰其輝。故曰有其內而無其外者。滯。有於外而無於內者。僞。滯則久困無爲。僞則雖巧亦拙。此修信悟道之功。所以貴明動靜。明乎動靜。知乎內外。慎乎公私。有屋漏無愧之修。始能言平道矣。不然。假道以利己。因公以益私。外具岸然

之道貌。內懷不惻之隱心。雖名高於衆。行出於人。亦只自著其奸滑之行。而無真實善德也。惟是善惡之別。在於一念。私行之功。在於微欲。苟能於見利之際。憶及大義。動欲之時。懷乎天鑒。則因貪着而敗修行之弊。可以却已。因好僞而墮本真之失。可以滅已。各方勿以己心屬內。無人能知。弗以巧行飾外。無人能窺。則修功養候。可日進於光明矣。

尙真人訓曰。信也者。守常守變。堅定不移。履言踐約。絲毫不改之謂也。天無信。則春夏秋冬。必違其序。地無信。則生長收藏。必失其時。人無信。在本身必不能維固其性根命蒂。在對人則必疑貳猜嫌。懷疑更復生隙。是以信者。乃天地真理之所由發。人情大要之所由維也。大道之行於世也。首重立信。信之所及。卽道之所在。遇災必救。逢患必拯。應機應時。有如春雨與冬雪。無或稍改。此大道之信。見於慈業者。爲社會人士所共知也。各地修人之維持此信也。不避艱險者有之。慨捐重資者有之。廢私事置家庭從事於奔走者亦有之。此不得不謂之誠於信。篤於信。苦心孤詣。共同維持於此信。大道之進行無阻。得收濟渡之宏效者。有賴此信多已。夫有信者。固如是也。然而忽於信。輕於信。怠於信者。亦未嘗無其人也。茲拙象言之。如今日發一願。而明日又悔之。前日輸一金。而今日又吝之。言行不符。前後顛倒。其在於資財之間。有如是者。其

在於行事之間。如人有所求。今日乘喜。慨然而允之。明日因怒。忽然又拒之。任意顛倒。言行弗顧。而莫之自覺。不論其是否得已。總屬失信。人之環境。固時不相同。今昨之間。難免不異。惟是無論如何爲難。總應設法維持此信。是以君子無言不慎。無行不謹。既不輕許人物。更不輕諾人求。其所以然者。蓋卽恐不履前言。失信於人。而有傷於德也。

### 仁民愛物

老祖訓曰。性以誠盡。亦以誠堅。性外無誠。誠外無性也。充類以盡其餘。因己以及人。因人以及物。則人物之性。自有一盡而無弗盡之處者已。上古之時。人羣物羣。本無分也。自人自爲羣。而物亦遂分之已。人物既分。不能無彼此之異視。彼此異視。不能不起制服之心。心起制服。必有戕傷。既有戕傷。則弱者爲肉。强者爲食。暴殄之形。毀傷之苦。相攫相搏。靡有窮止。各教先哲。應運而出。發明萬物一體之理。物我無間之理。使世界衆生。知萬物之在天地。並育而不相妨害。以冀人安物阜。同歸於渾穆之天。然人靈於物。不能不支配乎物。既支配乎於物。則人中之最靈者。自不能不作爲表率。領導民衆。使就範圍。於是欲有所立。必先立人。欲有所達。必先達人。立人達人。並非另外事也。仍然舉各各固有之理。以推施之也。以己之先知。覺後之知。以己之先覺。覺後之覺。先知先覺。並非生是使獨也。不過因各各固有之理。以提撕之也。因己既以及人。因人又以及物。而物之有益於人者。服牛耕田。乘馬代步。使之得盡其材。物之有害於人者。驅遠蛇龍。放逐虎豹。使之得遂其生。此物性之盡之所由顯者也。不但此也。污池之魚。不輕入

數器。山林之材。不妄加斤斧。必使用之有時。取之有節。以備養生送死。處處無有遺憾。所以仁民者在此。所以愛物者在此。因民之仁。因物之愛。而使各各暢適其性。天者亦在於此也。故盡己之性。道之所以會於一也。盡人物之性。慈之所以普於萬也。萬殊之慈。統於一本。一本之道。系於萬殊。道慈之發皇。實提挈世界萬有之原理也。原理何在。不出性真。性真何來。仍一蒸因。品以貫通之也。所以性命於天。而率於人。人能率性。其性自善。不善之弊。後氣污染之也。欲滌污染。以復本來。又非修養不能為功。譬如木草之萌。其曲也。或壓之。水泉之達。其滯也。或壅之。去其壓者而生遂。決其壅者而流暢。此性之本然也。至於千枝萬葉。匝地參天。千支百派。入河入海。又非修充無與為力也。欲身之修。必正其心。心既得正。其性自充。充性立體。其用乃運化而靡窮。方今氣運之污濁。非僅外形之擾攘致之也。實中真全昧。所作所為。性遷於形。形渙於氣。以致之也。氣渙不能通乎人物。只知利己。不顧損人。只知殄物。不知愛物。人自人物。自物一體之理。全無所悟。所以傷性蔽靈之舉。處處皆是。此世界之大劫所從來也。故欲為世之救。須要凝充性真。因性真以資外運。則逐處自見道慈之光輝。親親者仁民。仁民者愛物。物我無間。保合太和。性命各歸於正。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有不期然而然之宏效已。各各味注為要。

孚聖訓曰。人之生存。神精形體。精神者。稟之於天地也。形體者。稟之於父母也。而精神形體。稟之於天地父母之中。又有別焉。精神專稟之於天。形體專稟之於地。故天為人之父。地為人之母焉。天地為人之父母。其愛於人。與父母之愛子。無少差異。父母愛子。智者愛之。愚者亦愛之。天地之愛人亦復如是。父母之教子。賢者教之。不肖者亦教之。天地之教人。何莫不然。夫作之君。作之師。天之寄口與聖人也。天寄口與聖人。而人不信聖人之言。天聰明。天明畏。天之寄民以視聽也。天寄民之視聽。而人不察視聽之則。春常生。夏常長。秋常收。冬常藏。天之以大德為生也。而人不能全並育之仁。生動植。孕胎卵。育飛潛。變濕化。天之以萬物一胞也。天以萬物一胞。而人不能充其胞與之量。此人之反天之道也。反天之道。猶反父之道也。故立身處世之要。非外以善為之依歸。而善之足以福利乎身世。全在因時而制其宜也。在昔之時。窮則獨善於己。達則兼善於人。窮達之分所以定。階級之制所由彰也。既有階級之制。不能無窮達之分。既有窮達之分。不能無獨善兼善之異。而獨善兼善之各有攸當。即是立身處世之方針也。現在人羣進化。階級之制。逐漸剷除。自無窮達之可言。能本良心發為事業。無處不是獨善。亦無處不是兼善者已。蓋善根於性。而寓於心。心動於正。惻隱隨發。道之所從運也。心勵於行。博愛平

施慈之所從見也。道慈之從此開展。以資維繫世界人類之作用者。亦無非本良心之點。山內演外。以達其天人一貫之真耳。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首接觸者。卽是父母。其次乃是兄弟。父母言孝。兄弟言悌。孝悌之道。卽是爲仁之本。明乎爲仁之本。以次推施。由報本以及追遠。由事長敬兄以及四海之內皆兄弟。無非擴展吾心之慈量也。於孤恤寡。哀貧周急。推之網開三面。澤及枯骨。亦無非充宏吾心之慈度也。所以救世之人。不言救家救身。而身家賴以得安全者。亦卽寓於其中。是何以故。以吾惻隱之心。發爲博愛之行。善氣之充。自足以覆冒而有餘。惟其覆冒有餘。所以見天人相通之妙。幷可以證善吾行者。善吾心。善吾心者。善吾性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性善之端。持養於無形。以爲趨嚮中正之歸宿。所惡於上。不敢施於下也。所惡於前。不敢及於後也。化力充周。隨觸待發。以行其心之所安。殆無時無處而不得恬適之妙詣也。今世劫氣滋蔓。必先起於貪爭之際者。皆因人不明立身處世之關係。以釀成之也。人生斯世。各有定命。何庸貪爭。始足以敷其用而快於心。因心圖快。輒思壟斷罔利。不能不形其貪。貪之弗獲。不能不出於爭。爭攘之間。易覆其巢。覆巢之下。甯有完卵。既無完卵。殘忍之事必起。不能不各走極端。以爲所欲爲者也。何則。人孰無心。心孰無良。不良之處。未

必始意卽是如此。不過昧其定命之所在。隨情觸發。以冀逞其所欲。達到目的。始能自己。迨至相激相擾。孤行其是。遂陷於無可如何之地。回顧茫茫。歸於何有。亦未嘗不悔從前無謂之爭執者已。無奈悔心雖萌。而錮蔽之深。旋即消滅。是以世之爭端不易弭。而劫運亦從此而擴展也。然劫運無論如何展進。而吾度化之心。總要無時或已。其間之盡能盡力。盡財。所資以爲化弭者。縱各有弗同。而同本良心以充乎善。其爲化功。則一也。獨善於己。含慈以昌道。兼善於人。本道以施慈。道慈之足以醒人羣之迷妄。而免劫己之擴張者。總在於人心振作處。切實度覺。方克以見維繫世道之作用也。既明維繫世道之作用。以減少似是而非無謂之貪爭。庶幾化世之要。將於此而得美滿之效果已。雖然。大道之真。不明於世。終難以立慈度不拔之基。所要者。人各自知惕勵於內。而不惑異。從事正當軌轍。逐步進趨。弗致梗塞。人無拂性之舉。我無亂性之萌。自然因吾心之正。以見天地之心之正。因吾氣之順。以見天地之氣之順。位育之功。清平之雅化自見已。

濟佛訓曰。善哉善哉。阿彌陀佛。欲知世上刀兵劫。且聽屠門半夜聲。可見各種災劫之來。各有其因。尤以刀兵之劫。最爲慘酷。以其所種之因。亦最爲慘酷。我佛慈悲。首重殺戒。非只惜生。正

所以培養元氣。免造劫因。無如世人。只知貪圖口腹之樂。雖是食前方丈。選盡甘鮮。猶不足以下箸。豈知冥冥之中。已種下慘酷之因。蓋鳥獸雖不同羣。無一不是性命。推而至於水族之微。亦無一不含生生之理。故天地本好德之心。並生並育。不忍相戕。古聖王體天地之心。以爲心。是故有無故不殺之禁。所以然者。乃廣其仁德。以迓天和也。良以人與禽獸。同居覆載之中。並感氤氲之化。奈何人以悅口腹之故。乃不惜取彼之性命。供我之朵頤。嗚呼。僅一咀嚼之間。傷害無數生靈。使其受無辜宰割燔炙之慘。於是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試問於心。忍乎。

### 化導羣倫

老祖訓曰。運化展布。機在於時。必人修於身。身修而道化。乃可隨機而展也。此際爲修之要。無他。惟先之以堅定。而養之以充涵。二者能得純候。則所以展布道化者。不患不適機宜也。最當慎注者。尤在遇事自勵。必公必平。而一應以誠。弗將弗迎。而總歸乎靜。是乃人人當守之義。而亦在在宜持之修也。吾道轉旋於宇宙之間。初無定體。而人之修道。必先有定者。以絜一之真。不定則必不守。不守則必不充。不充則必不固。不固則無定而定之中。二氣每搖。幻惑乘之。則心無以化。心之不化。形必爲滯。而當然運行之正軌。既必錯越。而迷惘之途徑。將不知果何適從。苟及於此。則今是昨非之境。萬理紛紜之機。所以爲覺者。縱有所得。旋且自失。沒齒於修。欲道之成身。身以度世。誠不識果何所據。而克爲然也。是豈不終自誤乎。吾期望修方之各進道。不慮其行不精。惟恐其心不定。苟弗之定。則修程悠邈。趨嚮無方。欲能終達。則其難也。不過人類之衆。寧皆知道。惟不知而由者。必賴知者之導。若世終無知者。則由者亦自不克終由。衆不由道。復無真知而爲之道者。其紊亂危險。豈耳目之所聞見者。能盡其致。果如是言。則前之視

今。今之顧後。世道果將何以維持。不得不望智者深長思之。而好圖補救也。吾降化之旨。經訓所及。諸方諒無不稔之已。然救世事業。不在乎人之修行也。若語修行。則衆人之所謂事業。不盡皆吾道所應行修者。苟或認體不真。但有事業。便謂修行。則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徒無以明修行之道。且恐因事業轉失吾道之真。要不可不加切辨而好自爲也。各各注之。此際宏道。是賴修充。惟意境之界。各有不同。其所應充。亦自異致。大抵能從公世之念。力加涵養。則必進候日增。所以利濟者必遠且大也。諸修尙其刻苦自勵。是所厚望。慧聖訓曰。世劫之作。其爲渡弭。自非有所定而後以消其氛。不克漸入清寧也。現際吾道衆修。心之所向。莫非知以持定之候。而善肩慈拯之務。須知慈之拯世。所以能收渡弭之效者。以其平和之氣。充佈所及。則其見於世者。無形中自具不可思議之功用。而使大地倫羣。各從蘇息之間。充復元氣。則所爲運轉於有形處。即顯康適之象。故衆修肩道。在於此時先貴定養。吾所謂定。非使人人無所動息也。必於動息之中。深體天地生物之仁。以行曲成之事。此乃慈之大者。及乎擴者無際。則所以成物之功。日見其盛。而身之爲修。亦得至凝之候已。大抵世劫。不可徒以力弭。而重在氣化。若言氣化。自非就身之動息。時時悟體。得適其分。則有諸內而運及外。

其動息猶是動息也。而所以廣狹淺深之或不同者。則視養候之能否由定以進於無餘之充凝耳。吾

師近歲導勉衆修。無在不以慈爲勗者。固屬應時之宜。而所以然處。亦以世劫日殷。非慈無以宏其渡弭之用耳。但慈之爲用雖大。而行之則甚難。何也。不出於人。而克止善。是勗不易。故必更因慈行之勵進。而從養候以修充。充養得適。則以推行慈務。自能處處有其運化之氣。寓於其中。而太和翔洽之象。必現於時。而徐臻康適之妙已。諸方應細味此。好爲世人導渡也。望之望之。

今日以道救世。端在衆修悟勉靜旨。時時自勵。非徒靜便足救世。然必各從有動之中。深切體會。究竟其動是出於靜。或因乎動。此極宜辨認之關鍵也。如能動皆出之於靜。則所以修持者。卽具氣化之用。此非空談。凡形實足爲虛玄之證者。比比皆是。而得其虛者。必有幾多能充平恬之候。而所以自養與夫化世之用。亦不無克以自驗者已。後此世之待救。人之持修。必日益可徵其象。而惟悟覺得真。則其爲用自必不同恆泛已。各各審之可耳。

孚聖訓曰。世界應爲化渡之事甚多。故吾人應自修行之務亦甚繁。然不能因其多而且繁。或



有所漫置也。欲不漫置。則惟有擇其急要者。努力悟修。切真持行。然後以漸推擴。以達於無微不至之域。則所謂救世之大道。可以因之而昌已。此在今日之倫羣。須勸其各各能知向善也。然則此會之中。何爲急要。必當修行之事耶。吾以爲重莫重於人人明德之自求其明也。人之明德。本無不明。但以數千紀來。風習遞降之故。一自人生有識以後。卽無時不有障礙明德之惑。惑。日相搖奪。因此感應之道。人與人閱。乃至人與天際。際閱之甚。爭擾斯多。而濁劫之無以解。卽此之由也。故於此會。欲圖化劫。必先弭爭。弭爭之根本。則屬人身之能寡慾而清心。心清則德自復明。德明則感自易通。通其感應之德於萬有之間。則不期然而然。人自與天合其運化之妙已。近世學者。每就形質研究德行之修。於是多從樂利立說。不知樂利乃由德而生。非樂利能以生德也。但因其說易投倫羣之心理。故其倒用爲體之效力。乃至膨脹於時。猶如病痞者。終覺癥結之莫化。而其結果。遂成無所不爭之現象。所謂語到鷄蟲。都成蠻觸。世界至此。人類尙有樂利可言乎。縱能有享苦中之樂。害前之利。而其所影響。吾誠不知其究奚歸也。吾師悲憫有加。所以命諸方之具願而來者。各以坐慈之旨。從而道覺。坐慈之旨。其在當前足以收效者。在使人洞於災劫之現。而緩其苟求樂利之思想。而養其心以清之。節其慾而寡之。更

藉衆修之堅苦勵行。以宏開覺路。然後率由於此者。各近於道。而明德之障礙以去。而感應之真理日彰。人皆知其不可逆天而行。則審機者衆。善養者多。世界不患其不日進平甯已。是願舉世倫羣。各各自悟。尤望吾道慈諸修。好爲之導也可。

尙真人訓曰。道慈度化。非得真髓而充流。無以動羣感而挽迷津也。獨是道慈真髓。非切實修悟。不克培養而使充。因充而流布也。是以方今語修。悟真爲要。果得一真。足破萬幻。能破幻者。莫不可以度迷也。此居塵離塵。在世出世之大道大慈。固非泛泛者可與比倫。亦非泛泛然足以云修也。願各深切思之。是所厚望。

天之生人。各秉靈性。靈性之生。其藉炁氣以運用也。夫炁之既生。而氣亦固已。因炁而有氣。炁者機也。故能變化無窮。以生萬殊。而有人羣。然人羣之生也。其原始之人。及中下以降之人。亦有可分晰在其中也。夫原始之人也。其性其靈。皆賴純粹之炁而生。故其靈性亦純。渾渾噩噩。而無濁也。此爲人羣之最原始者。以及於中下。而人生雖藉其炁。則性靈亦銅蔽已。故有紛紛擾擾之象。以表現於宇宙之間已。以此而自中下以降。以至近季以來。則人羣亦愈演愈烈已。若非道以化之。慈以救之。則將來者人生之觀念。而不知伊於胡底矣。實可駭然哉。故吾

師見此胞與之衆。盡墮沉淪。處於黑暗。萬無清日。卽大發惻憫。抱痼瘵之婆心。以救世人。具最大之苦衷。而濟衆生。噫。今之人羣。現於此濁世。不見曙光者。自原始以及於中下者。無如此近季爲甚也。故

師靈宣化。救吾人羣。昌道與慈。傳經授坐。闡發玄理。在其用心。莫不爲世界。爲胞與。爲衆生也。天所昌之道者。皆先天之道。此道者何。卽導也。而導者。所以導人。之以忠信。導人。以善行。導人。以廉恥也。導之於忠信者。使國有良民。導之以善行者。使率性而行。導之以廉恥者。使歸有禮法。而人羣能得其導。自可化愚爲智。化惡爲善。已而近季以來。吾道大昌。中土以及西洋各洲。莫不普及。其聖神之化世。不惜浩浩之烝。清清之靈。終日不暇者。爲誰忙也。蓋爲宇宙之人羣。爲世界之衆生也。衆生有智。應體天心。盡人事。以昌其道。使其普遍。以臻大同之風。而世界之人羣。或可藉此明澈道化。皆爲道所化已。願昌道者。先覺之輩。必注意於人羣之觀念及前途。而令其人羣有道慈之感化。則今日之世界。規潮之澎湃。亦可藉人心之回轉而消滅已。然此非易事。而亦甚易耳。只須人羣及修方。各具堅誠之心。昌此大道。則自不難臻於妙境。其各審之哉。

### 成己成物

老祖訓曰。勞心者使人。勞力者使於人。知能之尊卑。固爲定論。而氣靈之厚薄。實爲先素。皆能各安乎分。智者正其智。愚者正其愚。固皆能弗失其爲人應盡之天職。其成功。其立行。則一皆不能以其出生地位之懸殊。而異其終同。自能咸適乎道。無巧取豪奪之患。自散其靈。自分其絜。孰云入世之身。弗能證出世之眞乎。智不能養其智。愚不能安其愚。勞神苦形。自是爲豪。自是其巧。以爲取奪之機械。結果則同歸於盡。名也何如。利也何似。徒枯其身形。徒傷其靈絜而已。以可固可永之基。敗於如泡如影之境。事過而悔。亦不免自長太息。然歷世之淺。夙根之弱者。無先覺之導引。不免形誘色惑。易失真持。宜乎墮入迷途。同罹劫運也。此吾道諸修。固皆應本其夙願。宏其今願。因時利運。作精勤之導覺。期於濁世橫流中。立一擎柱。則暗暗之天。得睹明明之鏡。苦海茫茫。回頭見岸。而堅迷弗化者。固比比皆是。是又重視於各各之感化力之如何。而爲利鈍也。渡人實自渡。成物實自成。各各皆明其至是。皆先素之充。歷世之深者。故能於人情中。體得天理如是也。記勿失之。

昌佐神訓曰。撥開雲霧。露見青天。道化開展之景象。亦修人進步之功候也。化之所展。賴乎修候。候之所進。基於身心。心爲身主。心得其正。靈自充凝。靈充氣圓。自不沾滯於物。而身始克與世推移也。不滯於物。卽通乎物。通乎物。則是非好惡取舍之間。萬不致有偏蔽乖戾之處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者。心之蔽也。好人所惡。惡人所好者。心之偏也。人棄我取。人取我棄者。心之戾也。戾則心不平。偏則心不正。蔽則心不明。欲明通乎理。平正乎事。非善修乎身。不可得也。欲修乎身。先厥正心。心何以正。不圖便己。時求諸己。不徒責人。只取於人。人之間。兩兩相銳。始覺人無不是之處。而已之疵累層層也。知求諸己。則己之所得者必深。只取於人。則相關而善者必密。密於一心。展之於事。自不致有節外生枝之弊。無此弊。則事得其理。理契於心。而人之觀感之際。無不口悅而心服。服乎事。信乎理。亦必服信於我。而泯疆界之疑己。人不疑我。凡事自然仰賴於我。仰賴於我。自然推重於我。而和衷共濟之餘。化被無疆。事理之順從。人我之齷然。有不可言喻之樂者已。須知人各有心。心各含理。理明則詞達。言語不致有牴牾。理明則心純。行誼不致有錯誤。理明則心通。處人不致有參差。能各如是。人也。己也。事也。理也。明也。通也。一一契乎心。運乎事。見諸行。處處得其自然。自然之修。人人求爲觀摩而不得。焉能厭棄乎身。

而指責之耶。總之。現時人之通病。只覺己無不是。惟其自是。所以招非之處。卽從而起。起於此。又不知懲於此。所以愈積愈深。結爲癥癰。不易消融也。人之修也。欲正身以正心也。我之修也。亦無非欲正身以正心也。身心之不正。自當痛下針砭。不惟不知針砭乎己。偏施餘力以針砭乎人。抑何不思之甚也。人之修養。果有正旨之所在。本正旨以勵進。自是真修。若者或蔽。若者或偏。若者或戾。當此不變。自然行不得去。行不得去。自必翻然改圖。無庸摘短道長。而動輒得咎之處。是卽遇嚴師之督責也。各各深味。自惕自勵可也。

担任道慈化渡。是在致力一行。卽不難成茲偉績。而化彼浩劫於無形者。在此一舉。試想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不過倡者無人。是以衆生雖善念時萌。以無人先導。萌而復滅。仍復私慾之故態。修者之責。重在化人之心。衆生既早具此善念。吾不提撕警覺。拔彼業緣。俾登樂土。是衆生之苦。等我與之。有是所以訓而致力以展。成則偉功不滅。否則因事佈慈。因慈展道。一舉數得。我修者孰不欲爲。但力有所弗及耳。須深悟味。自不難成厥功也。

慧聖訓曰。時勢愈紛亂。氣變愈污濁。氣變既污濁。養靈愈見其重要。靈弗克養。烝無所附。氣必不清。氣既不清。以污合污。以濁引濁。污濁之至。萬物將感同歸於盡之悲也。所以靈得其養。必

得其運。上涵乎炁。下育乎氣。炁氣相生之間。道即從此而出也。道既從此而出。修道即是養靈。養靈即是修道。靈運於無形。而徵於有象者。大化之敷施之所由來也。化無所著。原有其真。有真斯有氣。有氣斯有形。有形斯有質。既云乎質。終有壞時。而質之既壞。不能同歸於盡者。靈也。靈爲萬物之主。欲使主宰常存。非栽之培之。而致於活潑圓陀之妙詣。難契無上之真如也。所以人靈萬物。養靈即能貫通乎天人。天人相通。道即在是。道既在是。修之不可不常在於是也。修靈總屬度己。度己乃能度人。人已兩度。道慈之融會無滯。從此而識其歸一之所在已。現在氣變靡常。所以放光明而慰

師懷者。舍諸方無與爲力也。欲變化運會。以濟時艱。非空言所能補也。必賴真實之修功。廣大之慈施。方足以挽劫運而化人心。人心之如斯。天爲之耶。人爲之耶。皆道之不明不行。各各失正當之信仰。如水泛濫。漸至於無可收拾。以爲之也。故欲救時厄。端藉慈度。欲施慈度。須藉道心。道心之推展。靈運之宏效也。運靈於清。其氣必化。化於無形。徵於有象。人事之進功。神化之敷佈。無不從靈清展運。漸撥雲霧而見青天於自然之中也。今諸修修功有素。其中道奧。明者不乏其人。所以明之。尤須以實行之也。實行於己。先須去其積弊。積弊之誤人。賢者難免。況律

之現時諸方。可不勤加檢點。以資運化。而爲養靈之資藉也哉。不然。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時不我與。恐不免有老大徒傷之悲。卽現時之艱厄。亦無以爲自拔之具也。各各切悟。曷旃。

春日遲遲正堪愁。昨朝花放今無留。自知化流住不得。吾生碌碌復何求。流光往來成歲月。寒暑相推有春秋。活活一團空色相。何幻海市與蜃樓。炁水性命。生與俱來。精靈神素。死同回光。一生一死。以煉以成。兩相資光。而事業之成也。於其不爲之爲。而臻乎其妙已。故曰。成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物之所成。勢所迫逼。不得已自然之所致。是乃大人爲己成己之修。而世勢亦自然而爲之化。故曰。英雄造時勢。時勢成英雄。時勢之造。固無形成變。然所以變之者。大人真誠致極。機運轉而爲之幾。幾微雖密。機運者。靡弗以之而動。是故大人所爲者。悉出於無爲。夫唯無爲而靜深。唯其靜深。而幾息得見。見其幾而運其機。機之所運。大化莫不與之默契。是曰。爲爲者無爲者也。化化者不之化者也。爲其不爲以助爲爲。不之化而生化化。一人之幾。天心寓焉。天心克由人而見其幾。則造化主於人。而人則天。是人而天。天復何在。是曰。致中和而天地位焉。天爲天而不以物動。地爲地而不爲物擾。兩間所變所化者。悉人是主。三才各得其位。而自化焉。三大千界又何所不安不甯者哉。是地是天。是人而神。生生化化。相鍊相

成。木石同登者。豈爲虛語。然而世所成。人爲之化。化之來也。冲白性靈。靈之化也。虛爲之主。性之光也。靜爲之基。是故欲冲和以化物者。必先於靜氣虛心。以作入微之根基。心氣各以空相而致其虛極。則性靈之施也。無不普被者已。性淨靈圓。神生自凝。燭照物也。自無不晰澈。以其光而證其形。而索之鍊也。事自成已。故曰。煉實還虛。以其無而成其有也。鍊亡而有。有則回光。光之圓也。仍息其無極之本來已。各方勉焉可耳。

濟佛訓曰。師道要旨。說來道去。總不外引災化劫。救世度人的意思罷啦。但是欲要度人。必先修己。自己若無一點修功。就要自顧不暇。又安能再去救人呢。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大家如果不信。吾還有個比喻。說與大家聽聽好嗎。譬如某處遭了水患。把那些無量數的衆生。一同墜落在洪水巨波的裏面。眼着就要全城覆沒。同罹患難。在這一髮千鈞的時候。若是有人能以勉力的掙紮。着實的回嚮。就可以跳上岸來。自己既然得了生命。然後纔可以迅速的向各處奔走呼號。或是約些人來。或是尋隻船去。好從那驚濤駭浪的中間。或援之以手。或引之以篙。把那無數望救的衆生。一一都可以挽救出來了。若是本身本無有那勇猛的力量。自己尙且得不着涯岸。勢必要與那遭水的難民。同遭那滅頂的凶險。又焉能再去拯渡他人呢。你

看現在的人心。紛紜擾攘。已達極點。陷溺於慾海情波者有之。牽纏於利鎖名縈者有之。流連忘反。甘心墮落。這豈不是與那遭水的景况。是一樣的嗎。當這時候。若是有人能以存個急流勇退的念頭。對於塵俗的牽累。能夠盡力去擺脫。對於惡濁的習慣。能夠實心去剷除。如此的用力。如此的猛醒。就不怕得不着邊際。自己既然能夠登彼岸。有了這樣的修功。再去講究救世渡人。就同那救世的寶筏。普渡的慈航。是一般無二的了。如其不然。終日的糊裏糊塗。隨波逐流。同着大家去鬧。吾恐怕就要同歸於盡。永無出頭的日期了。不但是說不到救人。就連自己也要難乎爲救了。或有人說。這世界的惡濁。比之以洪水。這話誠然是不錯的。但是孽海茫茫。無邊無際。舉世滔滔。何底何止。若想一時就得着涯岸。恐怕是不能得夠吧。殊不知吾師時時以修勉人者。就是爲此。就令世人皆濁。我何妨自己獨清呢。即令世人都醉。何妨我一人獨醒呢。大家果能把這修字。刻刻加以注意。凡從前積習惡染。能以把他除個淨盡。凡以後的綱常倫紀。把他着實奉行。時機若此。則功候深。根基固者。無論環境若何。仍可不至不惑。其根基淺功候低者。則雖不自障自惑。而趨于墮落之一途也。膠東各方。處此橫流。而能始終如一。無絲毫之障惑者。雖云各各之根深基固。實亦功候進步。而能堅定不貳之功效也。嗚呼。昇

者自昇。墮者自墮。全在自取。非固設此障惑而陷之也。其機如此。各堅誠修人靈光之運用。財力之犧牲。務一本至誠。始終如一。以竟夫化渡之功也可。各各悟之。慎旃。

### 不住相佈施

老祖訓曰。噫嘻。世界紛擾。災劫環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輾轉起伏。漫無已時。此誠千百年未有之奇災。亦自古以來僅見之浩劫也。幸賴各地修子。頗知奮勉。對於各災各劫。均能隨時隨地。分工合作。以盡其實施救濟之任務。亦不負予勗修之苦心已。然此有形之救濟。其爲功雖云非小。尤不若無形之化弭。其收效則更大而且普也。何謂有形之救濟。遇事言事是也。何謂無形之化弭。正本清源是也。遇事言事者。不過於已形之現災。盡其心力已耳。正本清源者。則可於未形之隱劫而防其未然也。弗知救濟已形。救濟縱云得當。而其間所受之蹂躪。所受之藥爛。及其一切之損失。其爲數早已不可計及已。縱有十二年之休養。而元氣一失。恐亦難以復其原狀已。若於災劫未形將形之時。果能防其未然。則凡災劫之來。悟其本之果自何生。而先事網繆。參其源之果從何起。而預加防範。則其本既正。其末自齊。其源既清。其流自節。如斯而言化弭。則任有種種之災。層層之劫。其不消於無形者。必未之有也。所以吾道之言化度。有形不如無形之大。而且普者。職是故也。各地修人。時言慈救。以後總當於有形之處。以悟其無

形之妙。果得其妙。則無所爲無所不爲之妙詣。以及不住相之佈施。自可得諸身而見於行事。已有此妙詣。則兩間太和之氣。自可常保。太和充滿於世界。則災自何降。劫自何生。災既不降。何庸救濟。劫既不生。何須弭化。此皆無形之妙。雖不言化。而化必得其普。雖不言弭。而弭亦必得於無形之中已。本源之化引如斯。諸修曷不勉而行之。

聖帝訓曰。行修之時。卽所以勵乎功行之機也。吾道對於功行。不惟行修之時爲然也。旣以道慈并重。無地無時。不可不勵乎功行也。不過所謂行修之時。時爲最妙。故須効力爲之。此時所以勵於功行。較平時爲妙者。力雖小而功大也。是以吾

師於行修期間。傳知各地修人。均宜加以勉爲。以適於時而進於功也。所以勵於功行者。時固妙已。但所以爲行者。以力之所及。以盡其力而已。各地堅誠修人。對於功行。均知審時行之。此間既處至妙。能有所忽乎。各各明此。無須多爲贅述。當能知機之爲妙也。不過所以盡力而爲。亦絕非盡其所有以爲之也。各修人等。對於功行之爲。所以行者。有謂個人此間不以裕如與否。而個人之生活所關。倘若悉數行於功行。豈不有誤個人之生活乎。非也。各各若能以全數之財力。捐於各善事中。吾

師亦必不允。所以適於道者。在以時之所在。力之所在。及量力爲之則可已。若於個人維持生計之間。有一助於善事。而吝弗捐輸。以期得個人生活之充豐。亦非也。機數各有所定。絕非人能預算。而定轉之機。處於無形也。各各若以自是爲真是。不惟不能適於自心所定。將恐因時機變遷。不知所止也。各各明此。對於道慈之勵功於行。亦卽於自然之中。以求其適。而後以力之所及以爲之。甚或此時未能充乎生計。他日運妙。尙可超乎此時。是非人之可知也。故必以各各悟修功行之真適。以維道慈之悟進。則各各既對道慈至堅至誠之念。豈能於各各辦理慈業或救濟。而後旣以個人之力救乎世人。焉能人渡而已弗渡也。至於維持生計。尤爲小節。亦不能以各各辦理道慈。以致他日之無衣無食也。各各明此。則功行之爲。卽自然之道也。不過道慈所以賴乎維固者。事雖一同。得功不一。故須審時爲之。則得將來功候之進者。卽此時之功行以定之也。

聖訓曰。人之運用。道之法渡。自無而有。自有而生。生之不已。事變興焉。運之不息。化轉純焉。是以人事之變化。莫非道機之運轉也。惟在修者之自察自警。推其變。演其化。順其機。應其運。則平常無事之中。而變化生機。皆足以運其虛。而渡此大千一切衆生者也。是故人之修也。其

信明誠毅者。未有不克獲其善果。得其美報者。非其信格之明。乃其性光之照也。有其自具圓明之性光。乃克以逐外魔。有其自毅之勇氣。乃克以鎮邪祟。非邪祟爲其所鎮。因被化於其信毅之勇。而亦不欲爲祟於人。自規其正也。故神視修人。皆聖賢之質。聰明之慧也。無一而不可以造上乘。卽無一而不克爲聖賢也。其中之過與不及者。惟在其自覺。自化。自克。自明。神言其善。而不示以非善者。因本性皆善也。所以有不善於人。不善於事者。非其性之弗善。乃其蔽之未去也。如盡能去其蔽。以幾於明。則世人皆聖賢已。又何必以化爲哉。化之云者。化其爲善。化其弗善。而弗能強之以善。制之於行也。是在自性自悟之化。而自相契應。則修卽爲善。弗修亦不致爲非善已。若以善具於我者大。神未見之。功具於我者多。神未言之。則我功我善。不幾拋九霄之外。人將不以我爲善人已。如是以思。則己之雖善雖功。皆在着人着神之欽仰。而不在己性已靈之凝明也。是可謂爲人而善。爲神而善。如無人無神。天下地上。獨存一我。則我之善與未善。亦不可知已。是故爲善。謂爲人之福德者。卽在其有是心。無是心。於行善力慈之間耳。人能不着人我。不着神聖。而一以真我之神爲神。真我之善爲善。行之於我。未有所益。弗行於人。未有所損。其自明。自察。自覺。自不易蔽於後天之形色已。惟是行之者有人。而盡其行者則

否也。行不盡。則善不克全。善不全。則功弗能圓。功不圓。欲其不蔽於形色。專以善是爲。以慈是力。則有滯於無形者已。滯之則阻。阻之則敗。敗其前功。毀其修力。於是將至之善果佳報。將獲之福慶吉祥。均因其一滯一阻。一敗一毀之間。而削殘無餘已。假如不返其初。而永蔽下流。則豈僅不善而已哉。此修之爲修。有若是其大者。蓋有願於斯千百之機。遭逢不偶。豈可輕易滯己之功修於人。而不顧己之性靈於先乎。

道化之擴。必充慈量。而慈量之充。基於方寸。其所以然。蓋慈量云者。正所謂不忍人之心也。有不忍人之心。斯能行不忍人之事。更復擴而充之。大而化之。則求仁得仁。而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已。如是而修。修乃得真。如是而渡。渡乃克普。修也渡也。雖有內外之分。而莫不相因而生。不可偏廢。故曰。惟修己者。方能渡人。欲渡人者。必先修己。苟或僅知自修。而不肯渡人者。雖其個人之氣靈少得所益。亦不過枯木死灰而已。試觀古今來之遐跡於深山窮谷。以潛修者。恆有經數百年之久。而又不得解脫爲超升。是何以故。良以無慈功以補助之耳。其或僅知行慈。而不肯自修者。雖卽具乎善行。終難澈底。亦不過爲着相之布施而已。試觀世間之各種慈團。雖其宗旨正大。恆難免小題大作。積久弊生之種種現象。主其事者。亦惟博一慈善家



之虛名。而欲求其實惠之及於胞與也。殊不易得。此無他。是無內修之功。以發揚之耳。然則吾道之功。所以內外並重者。良有以也。一紀以還。道慈渡化之所以達乎昌明者。是各修子之內外功行有以致之。揆厥所由。又何在而非各各以一念之惻隱。而得來者哉。儒曰。養心。釋曰。明心。道曰。修心。耶曰。存心。回曰。洗心。名雖不同。要皆不能舍乎方寸。而別有修持之功。嗚呼。時至今日。人心陷溺。已達乎極點。芸芸之衆。其心之所存。念之所注。非利即私。非貪即妄。利私當前。靡不施之以奸詐。貪妄所繫。靡不出之以殘忍。於是奸詐相向。則勢必爭。殘忍相爭。則勢必殺。爭殺不已。此災劫之所以頻來。而世亂之所以弗息也。各修子身肩道任。所望善養其不忍之心。以資化渡。果能身體力行。則德化所及。而奸詐殘忍之流。亦終可翕然向化。同歸於仁。果能天下歸仁。則慈無不普。道無弗化已。各各能悟及此。則修渡並重之旨。可以了然已。

真實虛幻。利令是昏。有形色者。固不爲所固。而有滯於道信也。彼無形爲真。人又不得見其真。有形爲幻。人却不能離此幻。此即在修者之信修功候。能以識此虛實真僞之跡也。惟人既有形。不能不以有形養其身。靈爲無形。又不能不以無形渡其果。此在世之身。而欲超非世之靈者。又必各以各之慈功與慈力之施化。而無形始得其潤渡之也。非然者。人莫不有祖先。莫不

有亡靈。不能同於此一時之際。以登出輪之苦者。即在其後者之繼施如何耳。但以形限形。以界限。有慈力之施於此者。不必有慈業之昌於彼也。惟以其所施所化。有不及之數者。則難望其超耳。非功行之在彼爲功行。功行之在此。不爲功行也。

蓮台聖訓曰。吾道救世。首賴真善。而真善之充。必賴真修。何謂真修呢。括而言之。就是實踐二字罷啦。大凡人生於世。那一點惻隱之心。是人人所同具的。不過人多脫不了塵俗的罣礙。免不掉名利的牽纏。就把那一念惻隱汨沒淨盡了。人果能擺脫塵俗。勘破名利。把他那個有的惻隱之心。時時養得活潑潑地。從這惻隱裏面去行善事。有財的盡其財。有力的盡其力。不務虛名。不望報復。量力以行。實事求是。如此腳踏實地的做去。這纔算是真修哩。這纔算是真善哩。這纔可以得着救世的效果哩。既然有了救人的善因。不用說也就得着自救的善果了。作善降祥。爲善獲福的兩句話。於今雖然成了老生常談。若說到究竟。這因果報應。仍是一點不能差錯的吧。乃或者曰。這因果輪迴。報應循環的話頭。不過是古人勸人向善的意思。說來好教大家改過遷善罷了。若說到實際上。終屬渺渺冥冥。想當然爾。恐怕有點靠不住的罷。何以故呢。吾常見某人爲求富而向善。怎麼終久未見得着大富呢。某人因求貴而行慈。怎麼終久

未見得着大貴呢。吾又見某人爲求子而向善。怎麼終久還是乏嗣呢。某人因求壽而行善。怎麼不但未享大壽。反鬧得中道殞謝呢。這話就說得不對了。大家想想。爲求富求貴。纔去向善。因求子求壽。纔去行慈。這簡直是有心爲善了。有心爲善。雖善不賞。古人早已說過。茲且不論。就以這善字說罷。凡是拯人於水火。濟人之急難。纔算是善字的真義。無論如何的講解。總是免不掉去救人的。若是未去向善。先存個大富大貴的念頭。未去行慈。先有個多子多壽的思量。這是爲人嗎。抑是爲己呢。既是爲己。乃是有所爲而爲。就不敢說是真善了。既非真善。還想得那大富大貴的善報。還想享那多子多壽的善果。恐怕世上沒有這樣不公的天道。靈界沒有這樣糊塗的神聖罷。既然得不着大富大貴多子多壽的果報。不怨自己的善行不真。無以感格。反說因果之無憑。報應之或爽。這豈不是大大的不對嗎。像那古人救蟻獲狀元之報。埋蛇享宰相之榮。這是大家都知道。但是當他救蟻埋蛇的時候。也不過是一念惻隱。偶從至性中發動出來。行所無事罷啦。又何常想狀元宰相的榮顯呢。至於古來因行善事。修得蘭桂齊芳。壽享期頤的。更是指不勝屈。也不過是功行圓滿。纔得這樣的結果。並不是未去行善。就先存着個多子多壽的希望啦。或者又曰。若像這樣說法。這有心爲善的人。就終久得不着甚

麼好處了。這話却又不然。當此惡濁的世界。能標一個行善招牌的。已屬麟角鳳毛。吾以爲不論有心無心。只要真心行善。能有一分善行。即可一免分災厄。更可得一分福報。一念之善。天必加佑。這話原不是欺人的。若是徒藉行善的美名。想濟他私心的希冀。外貌爲善。假公濟私。那就不但得不着甚麼好處。還恐怕要受那無窮的後患哩。所以吾

師勗修。首重實踐。能踐實纔算真修。能真修纔算真善。有了真善。那救人自救的因果果。必均在其中了。不然。凡事不知自反以求實際。遇有少不隨心的事。就怨天道之不公。神聖之無靈。那就是三家村中。迷前嫗嫗的習氣見識了。又講甚麼真修。論甚麼真善呢。

上乘之修言性理。中乘之修言因果。而上乘之修。無所求亦無所爲。中乘之修。有所求亦有所爲。然以求之不同。故其所修者亦不同也。何以故。以人之無所求無所爲者。性常澹泊。以事理爲人生所必應爲者。其富貴貧賤。原係事理之步驟。與我何干。更於我之心身之名譽。有何求爲。而中乘者則不然。其心理每以名譽爲前提。故其事之求。未有不以名譽上着想者也。故其修也。每多着相。着相則爲有爲之修已。是以有爲與無爲之分。每自以爲無所謂。而其中之修養。多有不同。修養不同。而其結果。亦有所不同已。殊不知其有爲之修。而成者甚鮮。其無爲之

修者。雖終日空空洞洞。以其光明磊落之心懷心性。得其泰適。以其有泰適之修養。雖一生在貧賤之中。其心之真樂。有不可思議者。既有真樂之景況。則天君泰然。不求福而福自至。不求壽而壽自永已。此自然之理也。不加絲毫勉強。其結果爲上乘者。豈可渺乎。故洪範有九疇。其五福者何所謂而臨耶。一生有五福。雖南面王不易也。豈不以一五福而比盡人間之富貴耶。其五福者。曰富。曰壽。曰康寧。曰攸好德。曰考終命。此五者非積世之修。不克臻此地步也。人祇知有富。爲世界萬能之伎倆。而有富無壽。豈可得福之利益哉。既曰壽可享已。而身體不康健。亦不能得安甯之福。既得身體安甯之福已。而其家庭不睦。其天倫之樂。不能享受。雖有富壽之福。亦無樂趣。必也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倡。婦隨之樂趣。方可爲天然之真樂也。乃人之所難得者。祇一善終耳。以數世之修。不得一善果。古今之事。歷歷可考。雖有金錢萬貫。不能買此一結果。而非孝子賢孫所能代替者。此生死關頭。雖利那間事耳。而於人生之修養。甚有關係。得此善終。即可造無量福。其苦惱者。不知其輪迴落於幾千尋丈已。此善惡之分。苦樂之別。非有個人善修善養心性。不能造此上乘。其上乘之修。無人無我。無貪嗔癡愛之可言。故其富之遭也。有與入不同之點。其真意求之也耶。曰非求也。自來也。有自然之修養。自有自然之幸福。

乃其中乘之修。雖終日孜孜。未必得此萬分之一。足徵前日之苦。未必真苦也。前日之困。未必真困也。以造化以源流。有不可思議者。故曰吉凶悔吝。此常道也。順其道而行之。未有不隨遇而安者也。人之於事也。不可存微倖心。亦不可存躐進心。有則必遭其禍。無則可以倖存。莫謂一時之逆境也。以順受之。必得自然之好感。此其一定之理也。惟勸世之修者。須以上乘着手。必得上乘之結果。若以中乘進修。則修非所修。養非所養。必無良好之結果也。最後亦難得中乘之道。亦爲世之不可不自知也。各各進修有年。應自加惕厲。無以修而墜落。無以修而自廢。要知修之之法。必也不着相。不着相則無所求。無所求則無所爲。無所爲必可造上上乘已。

盡人合天

康聖訓曰。道慈悟進以感於時機者。各方於此中悟體之。頗有一時之鬱悶。而致澀靈神之活潑。以致爲此而弗明機者。皆以此而障乎靈化已。各各體此。務須以靈神所得以求玄妙之理。進言之。卽以各各放大之眼光。以視道慈之前途。自不致爲一時一機之弗適。而致誤其永久之機也。則各各悟修功候。不免爲此所障。致礙功修也。各各悟之。吾道慈之前途也。各各無須時時體悟之。以推察其究竟。只可於空洞自然之中。盡乎人事。以人之感時而得天時。自可以各各之機化。以感天機也。大道之時機所在。亦自能於各各靈神之誠堅中。以感自然之妙適。則將來可以於無形以見有形。於靜機而見動機者。豈可以各各所能推悟以明天機。又焉得以天機探尋而洩道機哉。各各味之。以堅誠不拔之志。悟而行之。以求自然之適。不期然中得乎妙化也。則各各之功候所在。自於此中證妙無限也。

慧聖訓曰。吾道慈諸務之維進也。此間正值整進之際。一有稍懈。不進自退。是故各各對於時地人之關要。應時時體察。以適機宜。而維護道慈之運妙也。道慈爲功。本以人是賴。卽以人之

靈聚而收共濟之效也。各方對於維進之務。其能體明者。應相機運化。以合天人之運。而後天人相化。化妙於靈。靈得合化之妙。卽可得真充於無形也。無形得靈之真充者。可卽得於天之妙化。合而一體。一體同化。其妙自適。卽所謂神人同化也。能得此境。各各之靈。必能至清至充。至明至活。所以爲悟。悟之自得。所以爲得。得之自適。所以爲適。適有自然。自然之運。運而機化。自然之化。化而機充。充之運之。運而化之。所以得功候於有形者。無形之中。自有一定之功候。所以得維進道慈者。無形之中。自有一定之妙化。而期各各之靈。以爲道慈之運化也。將來得以各各之靈。而悟道慈之進展。道慈之進展。無不得適。是何以故。卽在各各之靈。卽神之靈。亦卽天之靈也。更可以爲道之真靈也。是以世之謂修悟以感妙者。有謂人心卽天心。又謂我心卽佛心也。又曰。人心卽道心也。以此當明悟修之境。進於至妙者。靈之真充。充而悟得者。卽心卽神。卽神卽心。卽靈卽道。卽道卽天。天之妙化。吾可知之。吾可行之。此卽各各悟修得靈之妙化。以感於天之運妙。吾道爲功。卽在此。以見妙於有無之間也。

大化有樞。惟運乃普。天命無常。惟虛乃凝。凝命以普化。天之高也。法其自然之運。地之厚也。因其一定之宜。人之衆也。靡不一氣通貫。風動四方。而收平成之美效已。道生天地。天地之氣。生

物與人。人之所以爲人。充宏此道而已。道之所以爲道。一炁圓圖而已。由炁化氣。其化斯虛。由炁蘊氣。其蘊斯涵。由炁運氣。其運斯冲。由炁和氣。其和斯穆。虛涵冲穆。同歸於無。惟其無也。自然而然。莫不合德於天地。已。天屬乎虛。日月星辰。聯繫不墜。萬物繁賾。覆冒無遺。虛有所涵也。地屬乎實。山峙川流。晝夜如新。草生木長。循環弗息。靈有所運也。人生天地之間。亦虛亦實。五官百骸。純屬實質。耳聰目明。手持足行。種種機運。無不各顯虛靈之妙。惟其虛靈含妙。以運實質。所以澈地通天。裁成之而不過者。曲成之自無所遺也。不過人際於今。多數以實質爲有形。可据。視作急務。處體乃無形可憑。遂置爲緩圖。實者不能虛。又不明實之從何而來。轉相自滯。弗能通化。化弗能通。涵運奚從。此有生於無。無還於有。化育之奧。遂茫如也。日月之盈昃。海水之潮汐。是誰使之。虛實相運以致之也。知天地陰陽。純是以氣運化。其機如此。而人之所以無負於天。無愧於地。而成其爲人之眞者。亦卽在於此也。故道不離慈。慈不離道。道是何物。人人固有之。虛體也。慈是何爲。虛體之運用也。不明實體。無以美利利天下。不明虛體。奚以無爲而化成。在昔精修之輩。靜有養。動有存。悲憫之懷。隨時觸發。果誰使之。果誰致之。亦得諸天者。虛靈不昧。盡於人者。纖屑靡遺。稍有不合天地之心。卽反側而不安也。故一夫不獲。實惟予辜。天

下飢溺。如痛在心。滿腔慈悲。充運兩間。所以太和元氣。藉以保合。而性命亦隨之有所正也。性根於天。命凝於地。盡性立命。卽是煉真還虛之功。人果悟證於心。通運乎氣。以闡化機。則宇宙之何以在乎手。萬化之何以生乎身。當有融會而無間者已。夫道無邊際。修無止境。語大莫載。氣之彌綸也。語莫小破。氣之宥密也。人負陰抱陽。具天地之虛體。而不能宏天地之實用者。自囿之。自隘之。非天地生人之本意也。何以言之。仁者人也。旣名爲仁。卽是爲天地立心。爲萬物立命之根。由根而幹而枝而葉。發榮滋長。全在人之無爲成化。他人不得而旁貸也。今吾道以道慈標宗。敷展大化。無非期天人一貫之理。復明於世。使人人知濟世利物。乃是天命之自然。亦是人生之當然。又爲現時不得不然之故。籍善充以回天運。以裕生機。以化劫厲。澈上澈下。正己而物自莫不各得其正已。各各慎審可也。

牟聖訓曰。飲食起居。各得其宜。所以養吾形質之體也。靜息動察。善持其志。所以養吾剛大之氣也。冲虛寂淨。超乎聞見之界。所以養吾坦蕩之天也。不有斯體。焉充斯氣。不有斯氣。焉能合天。天之克合。卽是踐形盡性之功也。欲踐盡以合天。須充氣以凝靈。欲充氣以凝靈。須養體以善生。養其一指。失其肩背。非養之善者也。故體有大小。養有緩急。知天之所以與人。先立乎大。

而攝養之功。自弗容已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立人成位。正位居體。體居正位。坐道虔嚮。自有成人。奚以云然。天君還都。泰然自得。百體靡不各從其令。既從其令。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從心所欲。不假勉爲。而天性之本然。自隨處以發現。已形踐性盡。普天光明。還吾玄玄真宰之功。復吾圓秒未集之靈。不必求知。而良知炯然。不必求能。而良能宛然。知能之良。隨觸發現。未發之前。冲虛寂淨。即是究研之境地也。卽到究竟之地。無庸再假修途。自問自心之安否。卽可以定天命之從違也。當下心安。真幾立息。幾息綿綿。不絕如縷。安而能慮。天理流行之候也。天理流行。晬而盎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無大無小。無精無粗。莫不備具。我萬物一體之身。而因應自如者已。無奈今茲之世。去聖既遠。正道蕪塞。既無雅化以爲之熏陶。又乏眞實之修功以資悟進。只知養形。而形外之形。早已散於魄魔輪天。不識所返之途。爲何在焉。惟其如是。養形之心愈切。而大體之養愈昧。飲食務求珍羞。不知醉酒飽德之眞意也。衣服務求華美。不知令聞廣譽之施身也。居處務求整潔壯麗。不知居廣居立正位爲何在也。衣食住。既視爲人生之要素。而又濟之以行。以爲三者之需。未得求得。既得求美。既美求備。稍不美備。必竭盡心力。以達到所欲之目的。充其欲量。卽寡廉恥。以應其求。

亦所不惜。所以世道人心愈趨愈汚。釀成如斯之現象也。吾道十二年來。刻刻導挽。借以敷化。無非欲人循分立身。知足常樂。以期天人之合德也。天人之結合在乎仁。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既以仁勵進。則足以系天地生生不息之機。既系生生不息之機。閱其中而肆其外。無難收天下歸仁之宏效也。不然。世規至此。從何以消弭。衆厄浩大。賴何以解除。外修途而貪天功。不可得也。代天工以敷宏化。承天而時行也。今方諸精修有素。從大體以養浩然。默自尋昧。當各有所悟。而樂天之實功。尙須砥礪精進也。人能樂天。自安其素履。靜與天運。動與天遊。而代天宣化之鴻庥。無難裕乎心而施諸世也。各各審味爲要。

## 齊家之道

老祖訓曰。道之爲道也。無體無方。亦惟先天之一絜而已。一絜。幽。萬靈俱化。絜之體也。本於虛無。靈之凝也。出於靜運。虛無靜運。則氤氲氤氲。杳杳冥冥。至遠而至邇。至高而至卑。視之弗見。聽之弗聞。而天地之大。以及秋毫之末。有物在是。道卽在是。天賴以清。地賴以甯。人賴以生。生生化化。輪輪轉轉。經萬劫而不磨。歷千古而常新。試觀古往今來。其運數之泰否。世界之治亂。國家之盛衰。人類之安危。莫不視道化爲轉移。有道則治。無道則亂。卽儒教謂道不可須臾離也。一語。亦可概而知之已。道在於世。其所以立者。賴人修證之也。蓋人有立身之道。斯有立家之道。有立家之道。斯有立國之道。有立國之道。斯有立世之道。彼有平世之道。而其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有治國之道。而其家不齊者。未之有也。有齊家之道。而其身不修者。未之有也。由是以觀。則身之於世。一本一末。一始一終。明乎本末。知其終始。可見修者欲求明道。必抱精誠。能誠其意。而後心正。其心正者。則其身也。家也。國也。世也。將從容推施。而達於修齊治平之道也。近季以來。人心陷溺。世道崎嶇。大千衆生。以貨色如生命。棄道德如弁髦。洪水汎濫。決堤而

奔。雖有存心救世。侈談治國者。然反道敗德。不於心身著手。而各是所是。各非所非。各好所好。各惡所惡。舍本逐末。南轅北轍。無怪乎釀成劇爭。演成今日浩劫也。

蓮台聖曰。挽回末俗。消弭隱劫。非從道德二字入手。不爲功。何以故呢。蓋因道德二字。乃是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總名詞。亦是人立身處世修己度人的大根本。人要離開了孝弟忠信的道德。舍却了禮義廉恥的至德。就與那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一樣。立時的就要拆竭。不但俗不能挽。劫不能弭。就連自己這個身子。也要隨波逐流。同歸於盡的了。是故無論那教。那道。總首先以道德二字。勉世人。這就無非是教大家明其道而立其德。身體力行的做去。爲世人作個倡導。爲化弭立個張本。此乃是根本解決的法子。修身在是。齊家在是。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亦莫不是從這道德中發現出來的。或有人說。時至今日。人心之澆薄。已達極點。世風之窳敗。更不堪問。爭奪擾攘。斯文掃地。此時若一講到道德。彼不笑爲迂闊無用。亦必視爲高奧難明。恐怕當此弱肉強食之秋。對此急功好利之徒。縱然時時以道德相勸勉。終必視爲老生常談。掩耳而厭聞。殊不知上行下效。直然捷於影響。有感斯應。亦是理所固然。你看那唐虞時代的人。鼓腹而遊。擊壤而歌。你若問之以道。彼不知道爲何物。你若考之以德。亦不知德爲何事。而

不識不知。無競無爭。他那一種渾渾噩噩熙熙皞皞的景象。反合着道德的真實。這是甚麼緣故呢。不過是上有那道德的堯舜。下纔有那樂道德的人民。如此看來。古聖人所說的無爲而治。風行草偃。豈不是千古不移的至理嗎。願世人對道德二字。總要顧名思義。把這道德兩個字。作個根本的要圖。真履實踐的做去。那末。一身之修。自可感及一家。一家之感。自可化及一國。一國之化。自可推而及於天下。返樸還淳。而見風清俗美的效驗了。

有烝息。然後有陰陽。有陰陽。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人羣。有人羣。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五倫生。而夫婦有別已。所以夫婦有別者。以其禮義。以防範之也。人心不知禮義者久矣。因不知禮義。故父子不知親。兄弟不知義。朋友不知信。夫婦不知愛。是以倫常不諧。而百事隨之而乖錯。當今之世。欲正人心者。必先正其倫理。倫理不講。則父子不知親。兄弟不知義。朋友不知信。夫婦不知愛。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婦。故夫婦之道。極平庸也。而極鄭重。亦五倫之起點。無夫婦。無以窮其究竟。無夫婦。無以生育其人羣。人羣之蕃殖也。在乎夫婦。人羣之善惡也。在乎夫婦。今欲人羣之蕃殖。非有夫婦強健之身體。不能收蕃殖之效果。若欲使人羣之良善。亦非夫婦之良善。不能收良善之效果。其人羣之良善。非由母教。不能得其真。

正良好基礎。如倫理之良善。亦非由良善夫婦做起不可。故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婦者。良有以也。然而欲使人羣之康健。亦非由夫婦做起不可。夫婦之健康也。所生育之兒童必健康。兒童之健康者多。則由父母健康者多。而人羣改良已。由人羣之改良。勢必倫理因之而改良。倫理之改良。其社會安得不改良。小社會既已改良。而國家。而世界。安有不改良者哉。欲求社會之改良。非由人類改良不可。人類之改良。有二義息。(一)良善也。(二)健康也。其良善之進行。已言之屢已。茲不贅述。今就健康一事而言。中國之女子。夙稱弱質。爲一般歐西人所恥笑。皆以不知健康之體育故耳。故今日之學校。多以體育爲注重。然體育雖有研究之法門。而一般青年男女。多有不知禮義之防閑。由體育之中。而造出許多笑柄。其爲中華古禮教國。所不齒也。而至聖以此禮教健康必謀一兼全之法。始有今日之院社是也。院社既爲教而分設者。正所以全禮義。而求個人之健康也。男女個人。皆有禮義健康之希望。不惟社會可求改良之政治風俗也。而於個人之禮教上。體育上。皆有所秉從。其禮教不待言已。而於體育之研究。非可以普通之體育者可比。普通之體育。於身體之煥煉。不能因身體之強弱。而循循善誘之。不過於柔。即過於剛。剛柔不能相濟。勢必因氣之不調而後敗。再求進者。有躓等之好勝。而其敗有不



可藥救之害。其原因不知體育之奧竅也。凡天地之生人也。其構造有自然之樞紐。順其自然。其氣血必有自然之運用。有自然之運用。必得自然之玄妙。是以欲使體育之完善。必順其自然之運用。以養其自然之氣血。以健康自然之身體。故身體之健康。非由於自然養法不可。蓋身體之構造。以爲固有之軀殼。若不時時修養之。將必日見其萎敗。其萎敗之原因。皆以不知善養。任意頹敗。故修養之以還我固有之健康也。固有之健康。卽天地所賦之性命。性命固。自必健康已。命爲後天所造。性爲先天所生。不養命不可以延年益壽。不養性不可以歸真還元也。故修命之事。不可一日缺。而養性之事。更不可以一日息也。修養之功。若有間斷。則修如不修。養何所養哉。故修養性命之法。皆由靜坐中得之。一靜便默。一默便息。一息便通。一通便化。故以氣化精。以精化神。以神化炁。是以天地之道無窮。其造化亦無窮。不有人身之造化。安知性命之造化。不有性命之造化。安知萬物之造化。不知萬物之造化。安知天地之造化。不知天地之造化。安知陰陽之造化。不知陰陽之造化。安知炁息之造化哉。炁息之造化可知。則吾師之道可知已。大道可知。則性命之真理妙用可知已。性命之真理妙用可知。則身體之健康可知已。人欲謀身體之健康。必先修養其性命。性命適然。則其氣血可通。氣血通。則精神必然。

充固已。精神充固。則炁安有不凝者哉。端在各方細參悟之。一悟便得。一得卽有修養之妙用。則身體未有不健康者。豈妄語耶。其各勉之。

男之得天地之氣剛爲陽。女之得天地之氣柔爲陰。其剛柔相濟而得成道。此天地變化之理也。然剛以得道之陽故動。柔以得道之陰故靜。其一動一靜。卽陰陽相濟之理也。若陰陽得乎中和之氣爲正。陰陽不得乎中和之氣爲乖。是以天地之風雨霜露雹雷。以其和而發之。萬物必得其養。如不得其中和之氣而發之。必變其常態。或不得其時。萬物不惟不能得其養。必受其害。其害於萬物也。卽有牽及於人生。故其所以爲災劫者。卽氣時之不正也。風雨霜露之不和。其害於人也。皆發生於天地之氣。其天地不和之氣。皆由於陰陽失其常態。以致陰陽互相乖謬已。此以天道而言。若以人道言之。男女之氣和。必致一家和睦。倘陰陽失其調。和不惟一家不能常處於太和之中。卽夫婦之間。亦有不相融洽之點。今之天道。時有所不和。由於人道之和睦。欲使人道之睦。必先使陰陽之調和。一家和睦。六親無乖。六親無乖。則九族必協。由一小團體之和睦。然後及於大社會。由一鄉而一省。由一省而一國。由一國而全世界。則三千大千世界。無不溶化於太和之中。此之謂世界大同已。以世界大同氣象。而欲使天災地

劫之發生。豈可得哉。何以故。皆由於人道大同於太和之中。則塵寰宇宙之間。亦皆變化而爲中正之氣。故災之不能生者。其理明已。然動靜剛柔之間。各得其位。由於各守其分故耳。倘剛者以柔處之。則陽剛不振已。柔者以剛居之。必失於乖戾之生。欲除其弊。必先自修。自修得法。而後中和。其修也各順其道。必無逆行之理。如剛者主動。必煉其炁。以化其氣。使其剛動之氣。變化至於靜默之功候。其道純已。而陰柔者主靜。使其修養其氣。由靜而化生於陽剛之正氣。則其功候亦正也。然其氣質之變化。非由先天純正之氣。不足以言純化也。其化也。非化其後天之血氣。是化其性功之火候也。各方須細心參悟。不難得其妙諦。如能靜坐功深。必能由靜而反動。由柔而化剛。由陰而化陽也。人之修也。使其不正者而正之。使其不和者而和之。此其修養之進步也。汝其勉之悟之。

家庭之間。男主乎外。女主乎內。這本是自古至今。定而不可移的一種道理。所以操井臼。計柴米。主中饋。宜家人。以及孝敬翁姑。和睦妯娌。相夫教子。一切家務。均是婦女們的最重職責。最大任務。爲婦女的既有以上所說的責任。亦可見家庭的大權。操之於婦女之手了。既担任這樣大而且重的職權。就當好好的按步就班。實行去做。然後始可謂之能負責任了。不然。不從

這家庭中間去作自己的責任。反要說當這提高女權的時代。總須要去作那男界的事業。以主內的人。去行主外的職權。吾恐怕不但事事無成。亦必要流於邪侈。像這樣的行爲。到底是放棄職權呀。到底是提高職權呢。這種道理。本極淺顯。一悟即得。殊不知現在的婦女們。大多數的都是隨習俗的所尙。甚麼平等呀。甚麼自由呀。甚麼提高女權呀。說得是天花亂墜。可是考其實際。不是想遂自己的私心。去作那蕩檢踰閑的邪行。就是圖免掉禮義的束縛。好去作那放僻邪侈之所願。一說到自古至今。神聖不可侵犯的職權。莫不放棄。像這樣的提高職權。恐怕職權無由提高。反把自己的身心性命。墮入歧途。就是自己的家庭事業。亦必要日見消亡。不可收拾了。諸女方不信老衲之言。請觀現在的社會中間。婦女們正在高唱解放的當兒。可是他的成功及遺害。實在不難考察。得其真實。若曰現在的婦女。講解放得以成功。恐怕三歲小兒也信不及罷。若是知道現在的社會惡濁。婦女的職權顛倒。諸方就當力矯其弊。以爲世界的婦女們作個模範。果能於這種惡濁世界中間。把個人主內職權。一步一步的身體力行。去做。即道的真旨。自可得之。修的眞諦。亦可明了。雖說一大篇的話。不及修道二字。可是能盡各人自己主內職權。就得着修道。不必口口說道。言言道修。即真是世界一個修人了。但是

諸女方還須益加勉力。衆靈能聚。大家一心。那末不但本社擴遂可觀。像那些無告的災民。亦可沾諸方的慈救。而得延活了。勉之望之。

當今時代。多以平權爲男女分担責任的話。什麼叫平權呢。權者稱錘也。以稱稱物。必以權而後能知其輕重。必使權無出入之分。然後稱物始能平也。今日之男女界限不分。其所謂爲男權過重。女權毫無。故受男子之壓迫。數千年之女子。不能行使職權。以致社會一般重男輕女之所由來也。然而女子之職權。果真喪失了嗎。女子之職權。究竟是什麼。你們知道不知道。現在所謂責任職權者。是社會治國平天下。對外之職權也。而女子之責任職權。亦爲齊家治國平天下。對內之職權也。女子之職權。有重於男子。而反謂女子爲無權。豈非大謬乎。蓋今日之所謂職權。是女子欲行使男子之對外職權。則將舍己之重權。而奪他人之權。豈非謬且乖乎。女子之職權。主於內闔。凡家中之一切事。親睦友慈順之道。皆主之。乃不能孝親。何以使民之行孝。不能睦鄰。何以使天下人和睦。不能友兄弟姊妹。何以使天下人和親愛族。不能慈愛子姪。何以使天下人皆行其慈愛於黎庶。不能順夫行事。何以使天下人皆知天命所在而不敢違背耶。此言你們莫以爲我說的過當。究其所以然。男子之對外。有不若女子之有重大關係。

也。因爲女子爲小國民之母。自初生以至出而治世。對於母者過多。又以爲小國民之模範。其一言一笑。一舉一動。無不效法於其母。其母之善也。其兒童必善。其母之惡也。其兒童必惡。以其習染過深。薰陶必甚也。故曰。先入爲主。雖長至成年。出而就傅。以至壯而治世。無不以先入爲根基也。雖有師友之勸規。亦不能改其本性之大半。何也。以其母之訓在前。又加先天之胎教。故其欲變更其性格也難已。如女子皆以此心爲責任職權。其對社會之良莠。豈不有過於男子者哉。男子之治世。其知識能力。爲已然之局。而女子之間接治世。爲未成之局。已成局之善惡。其民受其福禍。爲必可免之勢。而未成局之善惡。其人之受福禍。不在倖倖之間。人總宜以小國民之教育。重於成人大學之教育也。故孔聖云。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今日之惡俗。必能使來日之改良。其改良也。是在上者之權力所及耶。抑爲國民自動耶。自動之力爲誰。豈祇各人之能力所可挽回。亦非多數在上者之能強制執行也。皆在人心之改良。社會始能化民成俗也。心者何。教育之結晶品也。若無慈母之善教養。何能培其德而成材也。故曰。母教之職權。多過於男子。女子莫以己之職權爲輕。若己一喪失其職權。則小國民必失其教養。失其教養。必喪失其德行。喪失其德行。必遺害於社會也多已。遺害於社會者多。又安能治

國平天下哉。故欲治國平天下。非由家齊不可。欲齊其家。必修其身。欲修其身。必正其心。其心正。其誰之功歟。曰。慈母在焉。慈母在。然後家道和。家道和。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夫婦順。一順而無不順已。何必捨女子固有之重大職權。而奪男子不與之權耶。中國教化。本爲良善。而棄己之良善。以求人之不與爲之事。豈非自甘暴棄哉。各方求修有年。皆知道德之所以。可於前訓細心研味之。即可知道之所在了。

今日吾與汝等講平權。今代之講平權者多已。然而於權字本義。竟未講到所以然。其所謂權之本義。是個什麼呢。就是人之所用之稱錘。必須使兩方之力量。爲列於平等地位。不偏不倚。方可謂之平權。今以女權受人之權。故欲使女權發達。始有平權論調。要知權之所在。不必以形勢上論。必須以實際上講求。則女子之權。實有重於男子者。何則。男子之在外。多係交際。不過爲表面上之權利所在。而究其實理。內闔之負責任。實有過於男子之權利。女子在家。可使長幼爲之和平。孩童得其教養。得一好婦人。家庭永保其安樂。得一惡悍之婦。家庭之凌替。必因之而造出許多是非。豈非由一女子而變更家庭之良否也耶。此之謂女權重而男權輕者。以一男子良否。未必真能齊家。而以一女子。即可發現家庭之和樂。足徵女權不在表面。而

在實際也。至於其他之種種關係。重於女子者甚多。重於男子者甚少。故自古禮記一書。內則一篇。其言女德。甚爲精密。以家庭之良否。女子可採必勝之券。今人之研究男女平權者。未爲不當。不過理論不甚的確。故人之效仿。多以訛傳訛。使全國之風俗敗壞。將有不可收拾之餘地。吾今勸世人。即以男女平權研議。即當以男女平權之真精神。使各家均負有齊家治國之責。則平權之真精神。即能發現而富強已。或謂齊家固屬女子責任。而治國豈亦賴女子而後可得太平耶。殊不知男子之治國。表面也。治標也。女子之治國。實際也。務本也。本立而道生者。非卽此女子治國之大道歟。女子爲國民之母。國之興亡。莫不由於民心之善惡。政治之良否。若國民自初生以至出仕。皆以道德心爲之作用。則國家未有不善。而政治未有不良者。倘女子之爲民母者。對於己之子女。不加良好之教養。則其根基已壞。雖出而仕。欲使其良也。必難換其初心。其根基不固。雖有良好之花果。亦難成其大用也。故母教之關於國民善惡也甚多。而女子之關於國家之富強也。更有深義已。若然。男權重乎。女權重乎。男權不過爲個人之善惡。而女權有關於國家大局者。更有密切之意耳。今就社會男女平權而論。不必專就個人生活而言。此其小者也。若就大體而論。須使家庭和平。男子不至遊手好閒。則於個人。何愁不能

生活。若以小兒於初生以及就學。善爲教育。不使其有不規則之行爲。則其學業日上。功名自可垂手而成。後啓有人。家業不愁不振興。而父母何愁不瞻養也。一家如是。各各如是。國家之富強。可指日而待已。此其所謂平權之真精神。惟望汝各修人。勿效時人之平權。再研吾講女權之真精神。則其道明已。其各勉遵。並於未入修之諸姑嫂姊妹。爲之善勸之。更爲吾道幸。亦家庭國家之大幸也。今日吾與各方。講勤儉二字。你們要知道世間事。勤能補拙嗎。人之生也。有巧有拙。巧者笑拙的太笨。凡事交給巧的去辦。一說就明白。一辦就合式。而拙的無論交他多少次。終久是個不懂的。其故何也。因人之資質不同。秉賦天地之靈性。有厚薄之故。其靈性活的心必明白。凡事一見。就有會悟之心。乃拙的。其秉賦天地之靈性薄。故心不活動。每遇事之來。非多加思索。不能得其究竟也。然而巧者其心靈敏。每不肯多學。何者。因其一看即明瞭。可以不學而就會悟了。但巧者之心。過於靈動。一悟便知。一知便了。了之後。則所學之事。反等不學。至拙者具心太笨。教之再三。仍等於不教。而其困學之功。每以苦心孤詣。遇事不爲則已。既爲之。非使得之而後已也。故其刻苦功夫。使有常人所不能者。此其困學之優勝也。所以拙者反勝於巧。而巧者反遜於拙。以其勤不勤之所關係也。反言之。若使巧者能如拙者之勤。

則聞一知百。其智慧何可量耶。今之求學者多不然。不惟巧者不肯用心求學。其拙者每自甘暴棄。居於下流而仍不肯求學以自咎。將來事有不來。反怪巧者之不肯讓步。豈不迂哉。今汝各方之來求修者。皆欲得道中之究竟。以造上乘。巧者既不肯學。而拙者又不願學。將來年華易老。日不我留。又將何以求最後之結果。而依然於苦惱世界。做流連之生活也。殊不知人之性。無分於善不善。亦無分於巧與拙也。其巧者勿以一覺而作終了之念。而拙者更不可以難知而不求也。道本無窮。一覺豈能便解其奧妙。大聖大賢。以絕頂天縱之聰明。尚不能以終身所學爲足意。何況我輩後學。以一知半解之聰明。而竟自滿自足耶。其困學之拙者。亦勿以難知而廢學。人之智慧。本是個透明體。惟以私欲所蒙。或爲前生夙根太笨。抑因先天遺傳性不足。故有此巧拙之分。倘能不自暴棄。刻苦勤學。未有不能一旦貫通者也。此貫通。非同巧者之透澈。其覺悟之點。有不可思議之妙處。以人之性本係明亮的。倘能日日修之。豈有不能得其本來面目哉。古之聖佛。其智慧雖爲夙根所有。而一般愚拙之人。能以苦修以求上乘。則智慧自可不期然而然之來已。勿以聖佛之上乘。爲人所不能。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惟恐不自修耳。能修之而又勤修之。聖佛之上乘。吾豈不能指日可造哉。端在汝各方之修不。

修而已。又看汝勤不勤而已。一勤天下無難事。豈祇學道而已哉。處家庭。做世業。皆宜以勤字爲本。勤則成之。不勤則敗之。此自然之理也。汝各方其各勉之。其各悟之。其勤字之妙境。自可得已。與汝等講儉字。蓋儉者遇事須先檢點也。檢點其應用不應有之別。應用者雖用之亦不爲過。設如於禮有不應用之必要。若不加檢點而用之。則爲過分已。古人云。儉爲美德。然儉之爲用也多已。何祇一儉字。而可竟稱其美德乎。以儉者其中有許多人道存焉。朱子曰。一粟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此其閱歷之說。亦從人道之主義也。夫天之生物也不易。須經幾番手續。幾番造化。始能成此物品。此物雖小。而其手續造化。與其大者一致。其來也不易。而其用也。必得此物之體職。一物有一物一職。得其用則盡其職。不得其用則喪其職。得其用者。能盡其職。自能盡天地之造化。此物爲不負此生。不盡其職者。則此物之來。爲虛度此生。而天地之造化。亦不能盡其造化之理。則有此物反不如無此物也。天地之物。本無遺棄之材。今之科學家。以普通無用之物。皆能化爲有用之材。而以天地間本爲必需之品。反而不能各盡其職。良可惜也。故朱子以注重人道之理論。使人之儉也。先由惜物做起。不可暴殄之爲第一要義也。凡人生於世。須以萬物輔助其行動。始能參造化而成事成物也。人非萬

物不生活。而人之對於萬物。應如何報答其輔助之德。方可成就造化之網繆。並以成萬物。而後可以參天地而立極也。故萬物之對於世也。其德大已。而萬物之對於人也。其德備已。以其德大而備。尤宜加以愛惜。故儉之一字。其意雖狹。而其義包括者甚廣。人能先以儉德爲修道之門。豈非得其扼要也哉。況人之生也。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以人之年歲。食祿衣祿。早有定數。若儉制之可以永其生活。以些許之祿。而片刻暴喪之。其年齡雖未終。而祿已盡已。祇得終身自甘貧苦而已矣。殆其貧也。而後悔之。不亦晚乎。尙有以貧苦而怨天尤人者。豈不更迂哉。勸吾修方。須以儉德爲事。當以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空傷神也。汝各勉之。汝細悟之。其德可進修已。

作善降祥。作惡降殃。這善惡的報應。原是如此影隨形。絲毫不爽。這個道理。乃是人人都知道的。但是現在的人。明明知道行善是有好處的。他偏是推三阻四的不肯去實行。明明知道爲惡是有壞處的。他偏是不知不覺的就走上道去。這是甚麼原故呢。若說他是誠心的不去向善。故意的要去作惡。世上豈有這樣的憨傻愚昧之人麼。天下豈有這樣顛倒悖逆之理麼。譬如人之行路。一邊是光明的大道。平坦坦。一邊是崎嶇的小路。荊棘叢生。若要走這平坦的大

道呢。不但省力。且多方便。若要走這荊棘的小路呢。不但吃苦。且多危險。吾恐怕無論是甚麼樣的人。都必要走這光明的大道。必不肯走那危險的小路囉。行道如此。行善作惡也是如此。這善就與那光明的大道是一樣的。這惡就與那崎嶇的小路是一樣的。大家揣想揣想。無論是智是愚。都必要向那平坦道上去走。誰也不肯冒着危險。走那崎嶇小路囉。無如現在的人。於這善惡二字。總是分不清楚。明明是個正道。他偏認成歧途。明明是個幽谷。他偏認作喬木。遂致糊糊塗塗。顛倒倒。舍正路而趨歧途。下喬木而入幽谷。善日消而惡日長。終至不可救藥。這豈不是甚爲可惜嗎。殊不知這善惡的兩條道。是極容易分別的。是極容易體驗的。特恐人不去用心思索。那就無法了。今就最淺者論。無論男女。第一當守的。就是勤儉二字。第一當戒的。就是奢侈二字。能勤能儉。便是爲善的根本。好奢侈好侈。即是作惡的萌芽。推而至於一舉一動。一步一趨。一言一行。一時一事。皆有個善惡存乎其間。果能時時加意去修省。刻刻留心去考慮。善雖小。而日積月累。自可成爲大善。惡雖大。而朝瀨夕洗。自可以至於無惡。那古人所說的。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就是這個道理。並非是能以世界七寶。去作布施。纔算是善。亦非是殺人放火窮凶極惡。纔算是惡咧。人既然想爲善言修。總要把這善惡兩途。先

從自己身上作個體驗。大而綱常倫理。小而動止云爲。如何算是善。如何算是惡。把這善惡二字。分別的清清楚楚。然後再加以真履實踐的工夫。那末。衆善奉行。諸惡莫作。久而久之。自然達到至善無惡的地步。不但獨善其身。並且可以兼善天下了。至於獲吉慶。遭禍殃。那是爲善爲惡的報應。是個一定而不可移的道理。

人之所以求生活者。所以養之也。若養之以道。則心廣體胖。此之謂適然泰然者。非歟。然人欲求生。而不得生之所以然。反以爲天之不我愛也。實不知自愛。而反以天之不我佑者。其罔也甚矣。蓋人之求生活於世者。必有所以能生活之道。道者何。理也。凡事之合於身者爲適。適者養人。養人即是生活之大道。大道無他。不過以地理之順適。人情之恰當。此其所謂之道。道之所以養人者。即是使人生存於世。而爲之活動也。人若不明天道。則不得其養。不得其養。則不能生存於世界。不能生存於世界。則不能活動於社會。人之活動於社會。本爲個人之生活起見。然究其理。實有關於世界全局者。故於人之生活之大道。不能不爲之講究其所以然。中華本爲禮教古邦。其所以生存於社會者。唯一以禮義所維系之也。數千年來。不能變更其制度。而一旦爲歐風東漸。文化之邦。將變爲歐西之俗。非西歐之願爲也。實以我學子以文明爲

腐敗。以禮義爲拘束。故探他國之俗習。而相傳於中國。使中國人民。知已腐敗而趨人之習俗也。是以有此不良之風。發現於我國。然不雅之俗進一步。則文明之禮教。退化一步。是以國風日見頹敗。人心惡化。日見其深已。今也當局者。感不良之風俗。與政化有關。故急起而提倡新生活。新生活者。使人民知生活之不適用於社會。故改良其風俗。其不善者而漸漸革除之。使禮義廉恥之風。復見於社會。正所以使人之得適當之生活。求良好之政化也。然人心已爲邪念所薰染。若一旦使之變化。而爲禮教之邦。不亦難乎。但當局之政令。爲驅策之事。而其能變與否。仍觀個人之家庭制爲何如。學識之根底更何如。若家教爲善。其變化也必易。其學識根底有夙。其變化也更易。惟看人之心向如何。倘恃政令驅使而後改。不亦晚乎。姑無論其風俗之良否。祇觀其與我之生活。有無窒礙。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豈可以個人之適意。而妨害他人之不適意耶。他人之不適意。亦猶本身不適意。故曰。禮教大同者。卽忠恕之心而已矣。汝各方爲人民之母。須以此爲意。須使子孫以禮義爲懷。則一家和睦。全國可和睦已。全國和睦。卽新生活之結果也。汝勿謂社風潮流如何。以祇道學存心。道心治家。道心待人。則可已。

### 惜字要義

慧聖訓曰。伏羲畫卦。倉頡造字。文化漸啓。自茲以降。舉凡道化之垂。宗教之闡。文明之啓。學術之傳。靡不賴斯文紀錄。而傳達之。飲水思源。惜字之舉。有由來矣。本埠各慈善團。久有是舉。惟惜之者寡。棄之者衆。煌煌聖蹟。棄拋於街衢。溺於糞穢者。何下十之八九。目擊神傷。不禁浩嘆。本會各種慈業。類皆分途推行。可卽於慈股內增一惜字部份。此舉所費洵寥寥耳。可卽妥爲籌之。至若執其役者。可卽令棲流所夫役暫兼之。初步進行。凡吾職修。務各先自留意於廢紙殘文。幸勿任意棄置也。

按惜字之舉。吾國歷來奉行惟謹。各地設有惜字會所者甚多。近因時尙維新。隨以惜字爲迷信。有意污穢字紙。以爲趨時。要知古來因惜字而獲福。違背而獲咎者。記載故事。指不勝屈。卽以近者言之。如瀘州楊百行坐臥經文。而舉家害癩。昌郡鮮于坤殘毀孟子。而全家滅亡。果報昭昭。在人耳目。楊全善係百行之後。埋字紙而五世其昌。李子才葬字紙。而一身官顯。誠心惜字。陰報隨之。均屬確而有徵。編者目擊近今因有意污穢字紙。而得



惡果現報者。亦有數起。此訓已載道德精華錄續編。爰再錄之。俾閱者均知所注意焉。

附錄補增願體集一則

讀書必須惜字。蓋字乃天地間之至寶。成人功名。佐人事業。開人識見。爲人憑據。不思而得。不言而喻。能令古今人。隔千萬年。覲面共語。能使天下人。遠千萬里。携手談心。傳古聖欲傳之心法。記今人難記之瑣事。無往而不賴乎字。豈非寶之至者乎。以天地之至寶。而糊窗裹物。拭穢燃燈。不幾大損福分乎。願同志君子。凡遇斷簡殘編。卽付之水火。更有磁器上書句圖章。及其損壞。沉溺坑廁者甚多。倘見者。卽取而擣之爲粉。亦付之水火。又惜字推廣之法也。宋王沂公父。遇字紙。必拾取。用香湯洗燒。行之既久。忽夢宣聖曰。汝敬字紙。吾遺曾參來汝家。顯大門戶。卽生沂公。因名曾。狀元及第。清初錫邑。有一人延僧。每月給米二斗。銀三錢。令其日拾字紙。晚交其家。用竹簍置之。自身衣衿置二袋。一備桑皮紙包。見人字紙包物。卽出皮紙易之。另貯一袋。晚歸。并置於簍。俟本人誕日。則設素供焚香。將一年所積字紙。焚於大河水濱。僧病故後。其惜如故。後患腦疾已殞。其魂遇僧於橋。僧問近日行藏。答以病危。僧曰。此處有一施藥道人。能療此病。引見之。僧對道人。備述其人。

平日敬惜字紙如此。道人付藥三丸。令其持歸。未及門。鼻嗅其丸。香甚。吞之。至家遂甦。索橄欖湯甚迫。及飲一壺。溺出如注盈桶。病乃瘳。復活一紀。惜字之報如此。 編者識



大道修渡真諦

卷七

# 大道修渡眞諦卷七

## 維世門上卷目錄

維世總論	一一三
慈悲廣義	四一七
論災劫之由來	八一三
被災劫之慘重	一四一八
辨急賑以救危亡	一八一三
籌普賑以圖善後	二三一二五
組救濟隊	二五一二九
劫由人造當由氣化	一九一三五
聚靈化劫	三五一四一
道化慈濟相輔而行	四二一四四
化劫要旨	四四一四七

通力合作與辦慈業	四七一五一
仗義疏財施濟窮乏	五一一五七
度苦厄財法兼施	五七一六〇
立志渡人方能渡己	六〇一六七
人心向善災劫自消	六八一七二
出劫脫數要旨	七三二七七



## 大道渡修真諦卷七

### 維世門上卷

#### 維世總論

老祖訓曰。芸芸衆生。莽莽大地。此一時也。所爲拯渡而克使進康樂者。以機實有極妙之運轉。然其進也。必期人之共勉於道。而徐以臻致。則一善之趣。得諸身卽見一善之境。現於前。善善相導。善善相從。其間所以由幻證真。而其所以存之者。便是定變之常。變出於常。常無所變。斯其爲定。乃因此常道之昌。而克無生弗遂者已。予降度以還。日日語道。而未嘗或外常理者。以其至平至易之中。實寓不變之真也。所以言坐必曰自然。言慈必曰坦適。自然之坐。無非養人性靈之本然也。坦適之慈。無非節人情意之至適也。性靈充其本。則運用足以大。情意節於適。則縱放末以由。二者相輔爲修。表裏胥收其益。修以日益。則道之眞常。自由其行詣所達。而有所通。通以達道。世之所以爲世者。乃克因人之修。而有所維已。是故維世之道。其最切近於人。而稱最便利之法門。莫過於坐慈。坐慈之旨。其包含既廣。蘊義尤深。是賴修者隨其緣境。力求

善趣。步步進善。則其充性靈節情意之工夫。愈進愈純。必愈見其益之大。而效用終克通常以達於萬有之變。得其所定。而同臻康樂之域已。吾道今之羶布。可云盛已。而欲盛之更顯其昌。則必共圖眞常之所以修固。是在衆修。各各振作精神。相與團結。一悉所凝。萬緣同化。知其化之所以爲化。卽知渡之所以爲渡。化渡云者。仍不過衆修進境中各見之相耳。相不可執。則其所爲悟通者。外證於慈。時時皆適。情意之節。內證於坐。時時皆充。性靈之本。果若是者。則眞常自固。而精神之聚。亦成餘事已。惟當修際。各各不可不如此用心。以期坐慈之旨。得藉以闡明。院會之基。得藉以增鞏。此後世界之救。其需坐慈以正其本者。爲用方殷。而坐慈闡布之機樞。則賴院會。院會之能爲坐慈運樞。而達救世之大效。則資現在衆修之克團結精神。研明眞旨。肩行弗懈。乃足以顯發揚之實。夫天下羣賢。莫不因名而起。必實之副名。然後精神乃現。眞常乃固。固眞常者。未有不能通萬變。而救世規者也。

康聖訓曰。溯乎太始。一炁渾淪。元息氤氲。天地化醇。圖圖一體。不合不分。生息漸長。而玄黃剖判。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所以太古無事。倫萃成若。蓋醇元之氣結而無機心也。生息愈盛。而形性各分。醇散樸漓。物異情形。異同分而聚相類。此防彼。彼備此。相異相類。相防相備。強思凌弱。

衆欲暴寡。機心相啓。遂開殺劫。而世有界。世世界界。兩間演成生殺角觸之場。有聖者出。是以因時制宜。作之君以主其極。作之師以範其行。世之傳遞。遂及茲日。其問天經地義。制化於政教者。無非及時開天以順運。然而直開橫洩。今已至極。理極則返。故救劫挽世者。必先返復。復非自復。以復人之復也。水多流者竭。燭過明則跋。當茲流竭燭跋之世。人心不存。靈輪外庫。根源既枯。猶爭逞一時之文明。芸芸衆生。俱似殘年向盡。苟施拯濟。卽喚醒返復。返其心性。復其神精。人各頻復頻返。固本充恆。知物質之無趣。悟性靈之眞味。然後自返復之不暇。則祛物質引誘。人各自返。舍物則自無爭。尙治世者。貴乎無事。民之所欲。因而成之。第須守樸以鎮之。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能使人共守樸。則無爲而治已。是雖云治。然道之化世。亦復如是。何云乎道。又何云化。夫所謂道化者。卽抱我醇樸以醇人之樸也。樸者誠之。以誠感物。未有不能動者也。以誠感誠。誠化誠明。挽澆漓復醇樸。不界同異。並育不害之世。焉知不由我返復至誠之感而挽之也。是望修人必先復性於誠。以誠感化則善已。

慧聖訓曰。世界所要救渡者。以其有劫。救劫以爲渡。其用將何藉資。衆人皆以爲非道德。莫克爲用也。然道德之能化渡世界者。其根本義諦。究竟安屬。此正今日倫萃所當精確研明。庶

幾用之乃足充其宏效也。夫道德云者。非因世界而有此名言也。其名言因人而具也。然則道德之用。其效與否。全視人爲以判。人爲之中。何以能明道德。其關於形質。抑繫於精神。二者之際。奚以分析。而分析之間。又奚以見效。皆有講究之必要。如謂形質能明道德。則其爲倫羣調節種種。而使之自得安排。而罔差忒。何以世界言道德者。竟未易致其形質之能達。如謂其用必由道德之精神。則其精神之貫澈。復從何以爲表現。此種問題極大。果克闡明。乃始有效。而欲闡明。自不能不從形質以求其精神。精神之貫澈。自又不能不離形質而悟其存固之理。蓋存固精神乃其體。具體而後始能因形質表現其用。然則道德之於人類。人類之以道德化渡世界。其效惟在形質不離精神。而永久以爲維繫者。則賴由形質表現之餘之道德。依其表現之精神。雖形質而能存固。方可以云效用之充宏也。近紀學者。對於道德。莫不知其爲維繫世界之要務。而各各所爲研究而發明者。往往偏注形質。就生理論。固爲勢所當然。但分析以後。僅從形質着想。以爲精神。乃形而上之學。舉認爲以倫羣適應世事。無甚關係。或且認爲是專講解脫者所主。不知世間一切不得調節而爲各適者。悉此徒重形質之所謂道德。而不究形質之道德。所以表現之精神。何以能爲貫澈而存固。以期永久之效不朽。故道德學說。在於近

紀。雖提倡者。無時無人。而道德之精神。則覺未能從形質之流傳。而永其效用。效用不永。所以人於道德之徵驗。若或離形質而無何等關係。不知形質之道德。正賴已往所具之精神。貫通於現在。乃以澈達於未來也。何以云然。道德之維繫世界。全憑人類隨時推演。在形質之際。固必具有精神。存精神之處。亦所以衍形質之根本也。

道慈渡化。其所通澈之故。雖在無象。而有形之際。實受其益者。以倫羣之仁明。互涉而交融。由仁明之互涉交融。道德自然即以顯現。此無象中顯現道德。是謂文明。以其主宰之者雖周倫羣之仁明。而仁明之所流布。得之者感於無象。即不至有所互掩而交味。倫羣一切云爲。絕無互掩交味之弊。則其互涉交融之量。自然擴充。充此道德之量。其有形之際之磨習。不期其化而自化。緣人心與風俗之間。其爲轉移而致離於道德以成墜墮者。悉此磨習之障礙仁明。使道德失其主宰故也。由是論之。則欲道德之昌。其較文化學說尤須先決者。惟在倫羣之充養仁明。倫羣之仁明何以充養。其惟修復性靈乎。修復性靈之方。其惟吾院會所定之坐慈乎。何以云然。坐以靜而修其性。慈以動而復其靈。性靈修復。則本來充周之仁民。自見廣大。而足主宰道德。以普遍其量已。然則坐慈之提倡。當今之時。不亦關係重要乎。諸方悟持有素。此後何

以善加開導。則願時時深切注勉。是乃自度度人之要鍵也。

### 慈悲廣義

老祖經隨天集曰。化無形之規者。化心機也。化有形之規者。化身行也。心機弗動。歸於至平。則萬化之機。無非一靜。靜而能堅。堅以自守。守其虛坦適者。天地萬有。皆止於右腦之中已。（註。吞音玄。天地未分之前。一炁匭闢。而其靜而思動之姿。名曰吞腦。及乎天地既分。而相交相化。以爲萬有形體之父母者。名曰玄牝。）化身行者。必當普渡爲主。渡其心者。必先渡其身。渡其身者。必先濟其身。濟其身者。必先極其身。極其身者。必自出水火登祗爲功也。是天機之靜。靜於無形。無形爲靜。自然乃動。動不離母。炁乃仍固。固炁於虛。化氣於空。則造化之機。於是可見已。

按奉 老祖訓曰。已沉淪而救之爲之慈。卽拯身之義也。未沉淪而預防爲之愛。卽渡心之義也。故此門編輯。上卷先列救災化規及辦各種善舉之訓。以符拯身爲慈之義。下卷再及正本清源。臻世界於大同之道。以符極心爲愛之義。民胞物與之量。內聖外王之學。均於各訓而概之已。



昌佐神訓曰。在昔有言。聖人悲世憫俗。賢人痛世嫉俗。衆人混世逐俗。小人敗世亂俗。就數端而論。人之品格不同。其行爲亦隨之而異。行爲愈趨愈下。時事愈演愈非。迨至陷於無可如何之地。然後嘆敗世亂俗者之爲禍烈也。敗亂既烈。世俗不言可知。庸庸際此。固無正當之信仰。又無獨立之精識。自不能不混逐目前。以苟全性命於亂世也。性命苟全。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將誰以易之。惟其無所與易。所以關心世道之人。挽救既無善法。坐視又覺弗忍。不得不起痛世嫉俗之心。以抒鬱鬱不平之氣也。究之時勢至於如此。斷非因吾之痛嫉。而遽有變革。不能有所變革。痛之嫉之。亦屬多事。不過適形其特介之操。憤激之概而已。其實時勢變遷。無論如何。總要設法以相移易。乃足以挽澆漓而振頹靡也。雖世運之澆漓。習俗之頹靡。至於今日。造乎其極。以云挽救。誠非易事。然人能以移易世俗爲心。自不能畏難苟安。而懈其殷殷救濟之素志也。若只知痛世嫉俗。苟慰無聊之懷。則我亦不能外世俗而別有法以圖存也。既不能。有法以圖存。是我已先在被痛被嫉之列已。既在被乎痛嫉之列。又何暇以痛嫉乎世與俗。此礪世砭俗者之修。夢寐之間。未嘗稍緩於須臾也。春秋孔子。視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無不可化之地。無不能化之人。所以具無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之眼光。九夷欲居。不嫌其陋。佛胥弗擾。

之召。不憚其汚。嗣後雖未演成事實。而悲天憫人之心。老安少懷之志。絕未嘗因時因地因人而稍萌炭心之迹也。諸修生當今時。其險惡比春秋爲何如。諸修之志願。又較孔子爲奚若。雖志願不及孔子之大。要皆屬願學孔子之人也。既屬願學孔子。自當以孔子之心爲心。既以孔子之心爲心。自當深慕乎悲憫安懷之志。天下有道。吾

師不望諸子之與易也。借曰。世道至此。無法補救。我未盡補救之力。何以知其無法。借曰。人心至此。不能挽回。我未施挽回之策。何以知其不能。無法不能四字。實庸衆文飾委靡不振之談。而非善修者切實誠懇之意也。諸方數年以來。洗心滌慮。所修何事。試各自爲勘驗。敗世亂俗。固無此心。混世逐俗。又不屑爲。痛世嫉俗。終歸無用。自不能不循悲世憫俗之途。以符上天好生之德。天地之大德曰生。吾人之大德曰仁。仁具於內。純是生機。仁發於外。一片生意。便覺眼前生意既滿。則痛嫉之根株。自消歸於無有已。各各昧之。勿徒抱杞人之憂可也。

慧聖訓曰。凝靜推化。道修之始。始繼以修。修乃見用。用以現道。始可見道力之無窮。修者之時候也。遐想院立初旨。意在化度。而今世亂離未形減損者。固是人不悔過。屬大原因。然十數年知修各方。不能自度度化。實居其一也。何則。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既知人能弘道。其所以弘之

之處。今在何處。僅克獨修。不知兼善。非吾道修之旨也。

師常有曰。十數年爲訓修之期。茲後乃實行之期。既十餘年已過。訓修之訓。屢示不一。各方無論其有矜者去矜。有急者改急。有偏有躁者。即思去其所以爲偏爲躁之害。各循以前訓意。規步而進。即初入修者。亦可借先覺以覺不覺。庶以一道同風。共登樂土而有餘力也。其所訓之處。無一非示坐經。示道諦。俾修者爲萬代規範。亦無庸再絮絮叨叨。以畫蛇而添其足。所以時至今日。各方須忠恕博愛爲懷。推己及人。行所已得。化所未化。視人如己。視溺如陷。視焚如臨。視飢如受。人心一如我心。發大慈悲。行大誓願。我得度己。力度他人。我得上乘。亦示人人以上乘。或出實力以救災厄。或推學識以醒迷夢。或效栖栖者席不暇煖。食不暇飽。或三過家門而不暇入。熱心一片。冷暖不知。良心沖動。不容不行。有德者必有言。言以宣我道諦。有事者必有功。功以著我所修。天下者我之天下。人物者我之胞與。一夫不安。罪在我身。萬方有罪。罪在予身。敏於事而慎於言。事事宣化。言言布施。出力出材。功修一爐。境至功深。大亂斯移。不特奢者。樸邪者正。即胎卵溼化。均歸其所。而得三藐三菩提也。此實行期內。各方應負責任。若各抱獨善宗旨。即果造無上上乘。亦不過玄天有位。快樂逍遙而已。於世道無補。於浩劫無弭。雖各修

各有所得。亦非吾

師度化之隱意也。嗚呼。世運變遷。朝異乎夕。劫變之萌。在在皆是。滿目哀鴻。誰弗盈耳。不推心置腹。以實心行實事。徒兀坐蕭齋。運思放靈。幻致奇異。修旨既乖。其不得真靈一貫圓覺妙諦。吾恐其原始要終。亦難得無量福德自身享受。更恐其離本自生。必不得正果妙乘也。吁。我方果其如是。頃世劫之奈何者。已身當之。亦莫如之何也已矣。奈何奈何。無非反身自省。以善繼之。以身行之。以心通之。以性出之。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其天也。各子誰不賦性而來。心通性光。天命者。其意安在。靜默之時。切切思悟。自得元音貫耳。至靈充心。命意所在。無一不注乎普拯。無一不在乎敷化。大道無名。大道無形。天命俾我。心靈一通。通則明。明則誠。誠以推化。不問動靜。不阻艱險。不失人意。可以行則行。可以速則速。無庸疑議。無有希冀。無有恐怖。靈爲我使。我聽靈運。一致化育。自強不息。誠之所在。無往不利。大道之行。吾心自知。知之非艱。行之不力。行既不力。知非良知。既非良知。其知必假。假知假行。一假均假。假存諸心。假施諸行。心固不正。行胡得展。即強展之。亦流乎伯。吾至平至庸之中道。欲維乎強伯功利之趣。無論其不心悅誠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即迫於勢而齊於刑。民免而無恥。終非道化無名無功。各

自出作入息。不知帝力之何有。熙熙皞皞之休風也。故化之爲化。行之爲行。全在一誠相與。誠者天之道也。吾性秉天而來。一順天則不加人意。十餘年靜養功深。全盤托出。供獻斯世。以弭斯劫。吾見其易如反掌已。焉有道慈日研。修者盈地。而劫自劫。道自道之理。各各力展修候。以見諸行。後茲數年。世象承平。全在各方之倡導之力如何耳。

孚聖訓曰。夫慈字從茲從心。言人本茲心以行事。使心與道合。自可化世界爲大同也。茲者何深而解之。兩玄相並。其意深遠。淺而釋之則爲此。即儒之忠恕。道之感應。釋之慈悲。耶之博愛。回之清真。無一不本此。以宏其大道之本旨也。吾今解慈。以告於諸方者。願子等本慈心以宏其量。俾世之困苦得其安樂。孤獨有所庇依。無業而有業。無才而有才。世無失職之民。人無下流之舉。則亂可轉治。惡可返善。又何劫之不能化。何數之不能止哉。劫化數止。必在於慈。而慈之興也。又在乎道。道者何。自然無爲之謂也。無著色相。無拘形迹。行吾之當然。以順道之自然。當然者即吾心仁愛之真理。自然者乃道之元真也。仁於物。愛於人。則大道雖玄奧難測。而於仁以推之。自可得於渾渾灑灑之間。以悟其真妙也。吾今言慈。子等要體悟斯旨。以修己而度人也。其慎勿河漢吾言可也。

道不外慈。舍慈即無所表現。慈之原來。仍是道也。何以見諸。道寓於心。心慈於物。何以得慈。不慈則心不安已。安心之處。即慈心之根。慈心之根。即道心之系。心系乎仁。所以運天地生生不息之機。故慈之一字。從茲從心。能盡茲心。即得爲慈。然慈之分量雖無限。各就境地所處。擴展無餘蘊。則道與慈。一而二。二而一已。其各悟參。

岳聖訓曰。秋氣肅殺。大地凜冽。人當此候。靡不寒栗自懼。以收斂神氣。保藏精穀。而圖善後者也。此君子動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盡茲心以宏仁量之時也。夫道不易見。以無方體。慈可量力。盡茲仁心。人誰無心。心具惻隱。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仁端發育。由身而達乎四海。無非以愛爲體。愛是生生之德。具人之心。中者即是仁。仁之表現處即是慈。故慈曰茲心。茲當大劫瀰漫之秋。哀鴻遍野。慘狀難述。推心置腹。衣食自從儉約。餘力以濟災黎。其心盡一分。即慈量擴一度。漸擴漸大。人人如是。天下之大。半數同胞。即半數災黎。亦不難各得其所。而免劫厲之痛苦也。須知人本一體。事屬一事。無告身處困園中。天胡忍以處此。不過輪因輪果。以劫剷數已耳。彼此易地一思。吾若居劫內。家不家。父不父。子不子。凡人間幸福。概屬他人享受。天乎天乎。胡以人物爲芻狗。而使彼此天淵之甚。以至於此也。呼籥不應。怨天尤人。已不得一粒一衣。

一暖一飽。出此水深火熱之坎。新吾心而另一世也。以此着念。念無不慈。慈念動處。必推衣推食。以瞻顧。同胞得我一施。立刻回頭。此心凝結善緣。又凝善氣。祥光普照。土化乾淨。劫厲全消。大地回春矣。此一點惻隱之心之究竟地。功至無量。即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玄之又玄。深不可測之妙義也。慈施在盡茲心。願吾各方。各盡茲心。合而成慈。普而成救。感而成化。化化不已。祥光照大千。端在一念茲。各各審悟。惠而不費。何樂而不爲哉。

### 論災劫之由來

康聖訓曰。禍福無門。惟人自造。人如爲惡多端。陷溺既深。陰浪所擊。橫衝太空。以橫衝陰浪之氣。自必致水溢之劫。業海之人。慾忿填胸。己之氣體。燥焰常蒸。以燥焰常蒸之氣。瀾漫無際。自必致火炎之劫。暴虐之人。傷害善類。奮迅激盪。不可向邇。以奮迅激盪之氣。煽動太虛。自必致風姨之劫。造水劫者。死必歸入水層。造火劫者。死必歸入火層。造風劫者。死必歸入風層。何以云然。業力所造。同氣相吸。不至於此。而弗住也。氣之關係。如此之重。不惟造劫禍於生前。並且結劫果於身後。氣之不可不養。不可不平。有如是哉。顧念及此。能不爲之惕厲也哉。氣何以養。心淨則養。淨則平。平則運。運則通。通則化。化必能充。氣之所障。障散則邪從悉彌。悉彌則劫滅。劫滅則衆生度。衆生得度。清涼境界。青青蒼蒼。足悟萬籟無聲之天。衆生不度。劫焰所至。陰霾毒霧。又呈黑暗之界。可見氣之淨平與否。其所呈之象。所現之境。無不隨之以爲轉移。此中消息。不可不靜以悟之也。悟善則真善自在。悟惡則實惡難泯。此悟一錯。明必爲晦。是何以晦。心蔽之也。心蔽之劫。自隨之也。懂懂往來。則朋從爾思。一心之劫因也。貪嗔癡愛。隨便措施。一身

之劫因也。兄弟相猜。夫妻反目。父母爲之氣憂。鄰里爲之訕議。一家之劫因也。家爲身積。身爲心役。心既劫因。重重。其及於身。施於家者。可想而知也。少數人如是。少數人之劫。亦必如是。多數人如是。多數人之劫。亦必如是。能明其故。所以化劫在於化人之心。化人之心。即是化人之氣。氣化心化。則一念之惡。固足造無窮之劫。一念之善。亦必消無窮之厲。氣之所關。固有如此。而善善從長之機。自必由氣以爲之。氣氣充敷也。現際之運。雖云屈總結束。大糜爛之期。而結束之伊始。糜爛之兆端。能各各抱純一之心。運至清之靈。則隨時隨處。從各各心靈之所運化者。自如釜底抽薪。無不爲之而從未滅也。願本院諸方悟變理陰陽之旨。契參贊化育之妙。靈心默運。吾心既正者。天地之心。亦因之而正也。吾氣既順者。天地之氣。亦因之而順也。時時契天。處處合天。轉阨運而致鴻庥。其要即可於各各之心而轉移之也。是在精一無間即可耳。慧聖訓曰。災劫重重。數之定也。數定於天。劫造於人。既造於人。瀾漫之慘酷。靡不從人心以爲之發現也。發現於外。雖曰天降。非天降之。實人降之也。人何以降。行爲之善惡。隨氣變遷。氣善則清。氣惡則濁。濁運方開。災劫運遞而來。究其實。是誰階之厲哉。語有云。妖由人興。人無穀焉。妖自不作。其理殆猶未萌。其言非無故也。未萌未形。何以防彌。而防之彌之之實。亦非有他法。

也。不過以我之清。化彼之濁。以我之善。化彼之惡已耳。雖然。天下之大。億兆之衆。豈我一人所能化彌得來。然化一個清。一個善。一個個如是。固屬甚難。而能悟其本源。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也。雖云不言即信。不動即變。無爲即成。驟爲之說。人誰肯信。人縱不信。其實乃自然而然的理也。天本清清。何以忽焉而黑雲密布。既已黑雲密布。又何以倏焉而皎潔澄清。是天爲之耶。抑有所激而致之也。推此以求。災劫之來。彌化之方是也。天之空空洞洞。本無所爲而爲。所謂清濁善惡云者。乃後起之名。非本來即是也。雖非本來如是。而其氣和致祥。氣乖致戾。實有必然而然的理。譬如閉塞之處。氣不流通。穢污鬱積。人猝遇之。頭爲之暈。心爲之悶。及登爽悅。空氣交換。而心境爲之一變。非復從前否悶之意味。如大病之將染於身也。人在塵網之中。其心之善惡不同。其氣之清濁亦異。因善而清。固不待言。因濁而惡。勢所必至。既已濁惡不堪。而又擾攘攪亂。爲時靡已。其釀成之禍患。自有不期其然而然之處也。是故先聖古哲。深明斯理。動曰防患於無形。彌亂於未萌。弗難得。其所以然之消息也。消息何在。在於一氣。氣之所至。能感能化。感何以感。人感之也。化何以化。人化之也。感之化之。既屬乎人之所以感。所以化之處。自分清濁善惡。而清清自植。善善從長。光明之景象。有必爲之發現。

者已。反是則陰霾毒霧。亦卽隨之而生。爲之辨者。乃曰此是侈談空理。未有明證確據。使人易於了悟也。哈哈。此理本明。知其一。卽可以通其二。通達不滯。古往今來之變。晝夜幽明之理。靜參而能以自得也。堯本一人。舜亦一人也。以仁帥天下。民從之仁。桀本一人。紂亦一人也。以暴帥天下。民從之暴。仁暴之分。何以若是其速也。以仁爲帥。處處皆仁。氣之所感。氣之所化。不期其仁而自仁。以暴爲帥。處處皆暴。氣之所引。氣之所變。不期其暴而自暴。仁屬乎心。暴亦由心。仁暴之分。卽靈昧之界也。論者不察。又乃爲之致辨。如子所論。較前固近。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有理。然仍是虛懸無據。不能使人心爲之豁然也。哈哈。氣化之效。速於置郵。非獨吾之創論。證之往聖。驗之實理。有必然者。如我與子對面而談。我之氣通於子。子之氣通於我。我言之而子心領悟。我心爲之爽快。我言之而子心朦朧。我心爲之否悶。是何以故。氣之通與不通也。氣之所運。天地人一也。知天地人同屬一氣所運。卽可以明我與子所言之理也。我之氣順。一家之氣自順。一家之氣既順。則天地之氣亦隨之而順。我之氣逆。一家之氣自逆。一家之氣既逆。則天地之氣亦隨之而逆。何以如是。人人各有天地。人人氣各相通。稍爲之滯。在一心不舒。在一家不和。在天地則現陰鬱也。故明道之人。視天地人成一個。處處敬天。時時聽天。絲毫不敢違

天。一有違天之處。反省懺悔祈禱之心。卽爲之實行不逮。爲何以然。得罪於天。心不得寧。心既不寧。無時無處可以得其甯也。然則天有心於使人不甯乎。亦非也。天命所宰。心君是依。心反乎天。卽所以不得其甯也。悟其不甯之由來。翻然改悔。自可以不遠而復。不明其不甯之因何而至。糊糊塗塗。漠然置之。卽違於天已。既違於天。自不畏天。既不畏天。何事而不敢爲。吾心之所欲。吾卽做之。於理之當否不顧也。吾心之所惡。吾卽置之。於情之通塞不論也。一人如是。滯氣化者一人。多數如是。滯氣化者多數。愈積愈夥。愈演愈烈。氣之所變。自如黑雲之密布。天災焉能不逞。人禍焉能不作哉。所以彌化之方。不可觀其現在之迹。總要探其發動之源。其源何在。在於人心。人心所動。運於一氣。氣之平與不平。自可以覘人心善惡之由。知人心善惡之由。亦可知世運通塞之故也。知世運之通塞。則道化之昌與不昌。可以得其要領已。災劫之消與不消。可以悟其根源已。所願各地院會社同人。各求諸身。各返於心。心得其平。其氣自化。一人如是。多數如是。災劫雖大。而一氣氤氳之下。未有不逐漸消弭者已。

夫大道者。至中至庸。至正至平。不限門戶。不分畛域。不偏不倚。弗驚弗炫之道也。吾師以儒釋道耶回五教。融於一爐。施其振救。使芸芸衆生。守

師之道。保其炁。養其靈。而博施濟衆。以化胞與。出水火而登衽席也。方今天下大患。莫過於爭。爭由何起。起於炁之受惑。惑由何生。生於塵濁蔽其念也。故心與欲爭。炁散靈蔽。則人身入於危境。人與人爭。互相侵吞。則世界永無甯息。國與國爭。弱肉強食。則庶民受其荼毒。家與家爭。骨肉相離。則家庭分析四散。如是而爭。爭不已。則世界將因人靈受惑。而啓相爭之源。豈尙有安甯之日乎。是以吾

師以道化世。以慈度人。示之內以坐功。以鎮其炁。而養其靈。外以慈行。以和其念。而培其德。庶乎人人得先天自然之道。守乎自然之性。修乎自然之身。行乎自然之事。而後感其太和。養其浩然。造乎昇平之象。弭乎災劫之途。救災黎。渡慈航。而登覺岸已。吾道本以慈悲爲懷。以普渡爲旨。各方循序擴而充之。展而廣之。則將來之世界。受其拯救。蒙其道化。是有賴乎各方功修之進候已。各各勉旃。

孚聖訓曰。道之興廢。關乎世之治亂。且興廢昌衰。是亦數定。一治一亂。理有常經。然羣倫若能仁心仁德。以昌道進。以擴慈行。雖數歸天造。而劫由人積。或猶可潛移默化之已。奈今時之人。心日漓。世風刻薄。不知大道之當求。每於巧詐以用其心。競爭以致其力。凡事不平不公。隨己

意之私。誤大道之公。乖戾之風。充遍宇市。澆漓之氣。散滿太空。阻清明之正氣。招濁惡之戾氣。自不知覺於無形中。已種其劫因。至於劫因既種。而刀兵於是興焉。匪盜於是起焉。疫癘於是降焉。戰爭於是構焉。人心日漓。劫異自有日甚一日。而人竟不知。澈底思維。以正其心。修其身。求其道。行其慈。不然者。又何能使劫異變爲祥和。亂世轉致承平哉。故人心愈放。而行愈速。道義當前。置而弗顧。又安能使其世之平道之昌也。欲世平而劫化。非道莫屬。含慈無歸。吾願肩道者。心存乎道。力致乎慈。而無形之劫數。遂於無形以化之已。

蓮台聖訓曰。天地不和。陰陽弗正。則厲氣必生。這樣的厲氣。要是發生出來。是最利害無比的。身要感之。則身必病。家要感之。則家必敗。國要感之。則國必亡。天下感之。則天下必亂。想古人所說的。和氣可以致祥。戾氣可以致殃。就是這個道理吧。但是天地是有常經的。陰陽是有常度的。怎麼就無緣無故的不和不調。而成此厲氣呢。這就要歸咎到人身上了。怎麼這人就能上干天和呢。這就要歸咎到人的氣上了。何以故呢。大凡人生在世。也無論男女老幼。也無論智愚賢不肖。人人都有這呼吸之氣的。有這氣則生。無這氣則死。乃是最關重要的人。要知道這氣的關係重要。時時的調其呼吸。順其自然。那就不成問題了。你看現在的人。對於那功名

富貴。本不是個強求的事。他偏要費盡氣力去爭逐。對於那聲色財利。原是有個定分。他偏要低聲下氣去圖謀。爭逐而得。就要趾高氣揚。他那驕傲之氣。勢必從此而生。圖謀不遂。就要抑鬱無聊。他那悶損之氣。亦必因此而起。氣驕則氣必搖。氣悶則氣必耗。在這搖搖不定消耗將盡的中間。欲求一能平其心靜其氣的人。恐怕是不可多得的吧。況兼那無量數的衆生。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以及那無辜罹難的兵民。他那一種冤苦之聲。怨毒之氣。更是上冲霄漢。鬱而難散。大家想想。一人不平。推而至於百千萬億的人。皆是如此的不平。把這些不平之氣。合攏起來。蘊結激盪。一日復一日。一年復一年。豈有不傷天地之和氣。干陰陽的正氣。而變成厲氣嗎。如此看來。這厲氣的由來。實在是人的呼吸之氣所釀成。若是欲化弭這厲氣。非人人先把這不平之氣去掉。纔能化暴戾爲祥和。變鬱厲爲舒暢呢。但是講到平氣的工夫。也不是甚麼難事。祇要人安分度日。不去妄想那功名富貴。不去強貪那色聲財利。我這氣自然而然的就不爲塵俗所牽累。不受幻惑所激刺。漸漸的就到了息息綿綿適適如如的境界了。能到了。息綿適如的時候。縱然有那天翻地覆陰錯陽差的厲氣。亦必爲我所化。尙何愁天地不和。陰陽不調呢。願大家當此劫氛未消厲氣正盛的時候。總要先把各人的呼吸之氣。平一平。靜一靜。

那末。自然的就尋着修身的門徑了。也就得着化劫的方法了。這是爲修由淺入深的工夫。亦是目前最關緊要的一件事。勸世人設身處地的想想。就知道吾說的話對不對了。噫嘻。時至今日。天地昏昧。日月無光。無處而不失其祥和者。疫癘致之也。疫癘何來。乃三千大千世界無辜之衆生。慘苦怨毒之氣所由成也。何以見之。夫人人生於世。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誰無妻子。而際此亂世。父母不能相顧。已兄弟各自東西。已妻子莫不離散。已老幼填溝壑。少壯罹鋒鏑。吾見天下無量數之大好衆生。不死於刀兵水火。卽死於飢饉疫癘。其斃斃無告。飲恨以終者。不知凡幾也。嗟嗟。天乎人乎。數耶命耶。遂使枉死者中。無數之冤魂怨鬼。其所受之慘苦。無處發洩。其所懷之怨毒。深入骨髓。蘊結愈久。爲厲愈深。此氣不化。天必爲之昏。地必爲之暗。日月必爲之無光。陰霾暗淡。充塞兩間。而欲望世之清平而現祥和之象。必不可得也。何則。蓋人無辜而遭此慘苦。未有不心懷怨毒者也。怨毒既深。則此不平之氣。生雖無可奈何。而死必爲厲以洩其忿。而欲甘其心也。若然者。則輪輪轉轉。因因果果。展轉報復。必無已時已。長此以往。吾恐冤冤相報。死者固爲可憫。而鬱厲流毒。生者亦復何堪哉。濟佛訓曰。各方以今日爲何日。乃天地末日乎。雖未也。而劫數之重慘。殆不啻於彼。豈爲人類



慘傷殆盡。而不圓之仙靈。亦多遭劫。洪荒之世。將於今日見之。各方切不可再專沾於物質。務即起修省。心誠感通。或可存性命於斯運。不然。恐靈性之不保。非好爲奇語駭人。實理數之必至。嗚呼。人心陷溺。可云極已。三綱湮淪。五常滅絕。父子讎仇。肝胆楚越。劫數之至。且將誰咎。今此會又得開幕。非惟道務之幸。亦實修人之洪福。望前以潮流變志。利害負心者。不可消阻自縮。吾

師不咎既往。仍須痛心悔懺。重結道緣。亦未嘗不能得救脫劫。其各勉諸。

天地有好生之德。仙佛有前知之明。夫人而知之已。乃近來既經兵匪之蹂躪。又有水災之湮沒。復加之以疫厲。復加之以飢饉。種種災劫。紛至沓來。是豈天地有意降此鞠凶。而欲殺盡斯民耶。非然者。則災劫如斯之巨。何不本其好生之德。而一加援手耶。至於仙佛既有前知之明。則災劫如此。何不於災禍未臨之先。而預爲之告。何不於劫禍將來之時。早爲之示。以使衆生知所趨避耶。而反於災劫既臨之後。勸人本其宏願。行其救濟耶。是豈有前知之仙佛之故意耶。蓋災劫之來。無非由人所造成。豈得怨天之不仁。尤神之不靈哉。何以言之。夫天地之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以生萬物。年年如是。亘古至今。仍如是也。乃有春行夏令。秋行冬令。春令

秋行夏令者。是人心不平之氣。有以釀成也。是豈天地之本心哉。至於神聖仙佛。所教化者。雖千言萬語。無非指人以福善禍淫之理。趨吉避凶之機。明其理。知其機。好自修省。以爲災劫臨頭之備耳。乃言之雖諄諄。聽者終藐藐。待至罹劫逢災。則又怨仙佛之不早爲指示。是豈仙佛之心哉。即以水與鏡而論。水本至清也。若攪之以泥沙。加之以攪揉。則水未有不渾濁者。此渾濁豈水之本性哉。人爲之耳。鏡本至明也。若塗之以灰塵。置之於高閣。則鏡雖明。而亦無用已。是豈鏡之本體哉。人置之耳。修者明乎此。則知天地好生之德。求久不變。仙佛前知之明。恆古如茲耳。天地雖有好生之德。而人心愈趨愈下。非爭權利。即爭功名。爭之不已。必釀鬱厲。鬱厲既久。則一旦發洩。而不爲巨災浩劫者。未之有也。災劫紛紜。天地雖有好生之德。亦莫如之何也已。仙佛之度世。化劫。無時不示人以機宜也。而人之爲人。惟知財貨是求。私利爲營。而凡仙佛之訓言。早已置諸度外。及至人氣上干天和。災劫隨至。斯時不自省察。而反怨仙佛之不早爲我告。是豈仙佛度人化劫之意乎。噫。災劫亟已。世人曷不及早自思。救人卽是自救。莫怨天毋尤神。一力行善。同心濟世。則功德之至。或可免禍而得福。不然。徒怨天之不仁。神之不靈。終亦不過是罹災劫。而無所逃避已。

災者。害也。劫者。結也。有損於人者。皆謂之害。歸宿一切者。乃謂之結。災也。劫也。卽掃除爲惡之人。保存行善之徒。上天不得已之賞罰也。何以故。虎嘯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從。比年以來。國失統緒。苛政頻行。驕將強兵。佔城割地。橫徵暴斂。強派差徭。以致少壯者。鋌而走險。結合抵抗。老幼者不能避免。咒詛時聞。蘊毒之氣。凝結不散。瀰漫天空。化爲鬼厲。降於四面。水火刀兵。旱蝗疫霍。哀此衆生。何以堪此。殊不知非上天之不仁。實下民自作之孽。自造成之也。尤爲害者。近今浮蕩青年。毫無學識。徒泥科學上。一知半解。遽倡無神謬說。流弊所極。勢必滅天地。戮彝倫。而恣人欲。驅海內蒼黎。以返於蠻野榛狁之域。嗚呼。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頻施浩劫。將人民之善惡。作一總結束也。

### 被災劫之慘重

老祖訓曰。劫氣起伏數年年。無限殺機遍大千。末日分明有審判。惡人終凶善人安。泰極必否。否極必泰。天道之循環如是也。治極則亂。亂極則治。世局之轉移亦爾也。今值下元告末。上元開始。上而徵諸天道。其殆由否轉泰之時乎。下而揆諸世局。殆亦由亂入治之日乎。然而由否轉泰之功。必非一蹴所能致也。而由亂入治之效。亦必非一時即可期也。而循環之間。轉移之下。則必有一番總結束。亦必有一番大糜爛。夫然後始可漸漸由否塞而見太和之象。變離亂而成治平之麻也。現在各地。兵匪炮火。旱澇互呈。在世間未必不以爲此時之災劫。否之極。亂之極。而災劫已達極點矣。殊不知此時乃不過結束之見端。亦不過糜爛之起點耳。苟總結束大糜爛之時機一至。吾恐災劫之瀰漫於世界者。必不止一地一國而已也。舉凡普天之下。全球之上。芸芸衆生。顛沛流離。戕殺死亡。其慘痛。其困苦。則必更有不堪設想者在也。

老人言念及此。故不禁爲世人惻然憂。又不禁爲各地修子惕然懼也。噫嘻。覆巢之下。必無完卵。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此乃理之固然。勢所必然者也。世衆當此總結束大糜爛之時期。迫在

眉睫。一觸即發之際。縱不爲無量衆生計。甯不爲自己之身家性命計乎。而欲維持身家。保全性命。舍爲善之一途。萬無別法也。而欲行善。則賴財力。財力之施舍。則在一心。果能心有所悟。悟而能覺。則世間之一切形形色色。花花實實。自不難認爲假幻。即濁財亦必視爲可有可無之物。無此物則惟以力爲善。有此物亦必能隨便施捨。而不爲世間之守財虜矣。無如時至今日。世人每多爲塵幻所蔽昧。反以財力爲保全性命維持身家之要素。於是乎終朝奔波。一生勞碌。盡其全力。以爲財利之圖。及得財利。又恐子孫之不能終保。於是憂心如焚。身體受無限之傷。一旦無常一到。則兩目直視。一切利利。一文亦帶不去。是本欲以財利保全性命。維持身家者。不獨身家不得維持。而性命亦爲財利而傷其生。反致永墮輪迴。言之豈不可哀。而世人所以如是者。無非心有所着。不能空其色相耳。吾門弟子。修養有素。其正心誠意之學。雖不能均造其域。而修心以脫塵幻。不以濁財爲念。比比皆是也。各地修子。果能從此再加擺脫。則必視財利爲塵土。有則急急以之救人。無則亦必不至爲世人爭財利矣。哈哈。現在時機雖未至。總結束大爛爛之時。而以

老人之靈側之。雖不近亦不遠也。時機一到。則無告之衆生。其糜爛者更非以前可比。而修人

亦必早爲預備。以爲身家性命之保障。自己果能惟善是從。則救人卽是救己。不但世人蒙其保障。而自己之身家性命。亦必賴以維持保全已。何況多有一善念。卽可多救一分性命。能多救一分生命。卽可爲天地多保一分太和。能使太和之氣。由小而大。由渙而充。則雖當此總結束大糜爛之大難臨頭。亦必可以脫災劫而保身命也。各各勉之。

昌佐神訓曰。蕭村行久不逢人。破扉風雨滌甌塵。斷續聲來秋樹外。可憐衰叟病吟呻。

吾不臨武漢久已。頃者行過江漢間。見災區情形。蕭村破戶。風雨欲入。雖間有炊烟起處。而望之亦斷續已。况聞衰病呻吟。壯者不逢。人孰無情。能不悲感於中者乎。諸方皆生有自來。其氣之充運於心者。當能知其所養。發爲慈悲之念。以體道之大用。而施拯濟。庶可盡爲修當然之功也。惟是成事在人。而人每每不能成其事者。多因固執已見。各是其是。氣不能聚。靈不能凝之所致也。在氣不能聚。靈不能凝。則純出於一人之心理。而欲強衆從同。烏乎可哉。結果直是壟斷獨私。而肆其志。非獨個人身心受其害。道慈事業。亦受其滯。故爲修者。當細心審之。然人生此濁塵之中。其不爲塵識。而左右其中真者。非道明於心。氣充爲運者。有所不能也。是故修道不難。難於堅定其心。道之不易昌明於西南者。良有以也。夫人生於今世。乃不幸中之大幸。

也。其所以不幸者。生逢劫運。不知所止。其所以大幸者。道之不明也久已。乃際逢時會。得聞大道之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寧非千秋不易逢之良機也。與。今所深願於各方者。望其各本初衷。堅定心志。不爲塵識搖惑中真。而自墮修功。以遺身後之累。則善矣。今者秋氣漸厲。風雨交來。其紛紛災民待賑。爲狀甚慘。吾以目擊者。發爲災民之吟。爲災民請命。蓋寫實也。

吟曰。江漢挾水高。瀾漫盡山阜。逃生欲何之。問天徒搔首。漂流至再三。歸來猶未久。故鄉稼穡荒。廬舍非舊有。典賣盡器衣。蛛網封石臼。那堪復罹災。况又大水後。民命已如絲。飢腸奚忍受。焦土赤烟飛。飯糜積已厚。風雨襲衣單。時况屆寒候。老幼轉溝壑。壯者四方走。傭作已非時。匪風勢正吼。世道日已非。伊誰辨良莠。雖有周親在。自給難糊口。無已鬻兒女。人孰無父母。母假兒女哭。別乳一解紉。兒女去悽悽。堂上存衰叟。菽水幾何時。嗚咽對堤柳。天罰何其酷。因果理非偶。處今宜鑑來。各各其援手。

吾爲是吟。則無異各方親聞災民之呼籲聲也。人孰無同情。能毋自動於中者乎。

謹按古人有流民圖。見之令人酸鼻。今讀本篇寫真吟。不禁肺腑悲惻。如睹災民流離慘狀。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大道久晦。真理不明。劫網重重。無非人之自造其因也。今之

慈業。不獨救人之劫。更能感入之心。衆心能化。庶可化劫戾爲祥光矣。功德無邊。善人是賴。是所望於明道修慈之君子。

附錄道德月社原註

慧聖訓曰。劫氣正盛。戾氣日增。災消劫繼。無地不遭塗炭。兵燹遍生。羣倫多罹水火。當目塵寰。良可慨也。如此之日。人若不知驚醒。任一己之性。以爲劫之爲劫。劫有劫之區。與我無關。且劫由彼造。彼造之。彼受之。此天道之循環。人豈能謬天之道。挽而救之。救世背天。不如不救耳。噫。此說也。正背大道。負天心。造劫造孽之說也。夫天道至公。天心至仁。至公也。必無劫世之理。至仁也。必無劫人之事。天不劫人。劫自劫之。人造其劫。劫魔其人。世道日下。人心不古。所以造劫重重。輪迴往復。殆無已時。欲化重大之浩劫。先發慈濟之善心。心無銅鐵。世自澄清。世市以清。而劫不期其化而自化也。然劫氣瀰漫於兩大之間。而人目不能見。卽以爲無何有已。豈知劫者。數之積也。數者氣之造也。造數由人。出劫亦由人。人各能堅其修候。冲其養和。慈於人而修於己。利於物而濟於人。一團和氣。凝爲祥瑞。數山何積。劫由何出也。卽不然而或能鑒前車之覆。懸崖勒馬。舉足遼險。臨危知懼。猶能於覆巢下求完卵也。於此而欲求一挽救之方。則與慈

爲最要矣。集腋成裘。聚土爲山。大慈既舉。浩劫自可化於無形已。

孚聖訓曰。大道開化。尙未臻於其極。大劫結束。尙未至於其清。當此之時。吾儕修人。其將何以爲計。若稍有懈怠。則開化之處。漸至於不化。若稍然廢弛。則結束之地。仍須另結束。何以如是。造者之多。化不及化也。死灰猶能復燃。何況燃着之物。在在皆是。所以敷化救弭。雖至於今。當更爲之汲汲也。何以云然。天下之事。無中立之理。不進則退。而於劫化亦然。而化則已化者。仍浸淫而歸於不化。其勢必然之故也。化何以化。修進道慈之功。勵進養候之妙。是卽化之樞也。得其主樞。靜以御動。動固不滅。而其化也。自有無遠弗屆之致者已。時勢如此。修進之要。不可不加悟而慎審之也。

岳聖訓曰。梧葉飄零。氣索然。漁燈傳火。剩殘煙。忘客曾記歸何處。雁叫汀洲。不認眠。嗟。昊天不弔。降此鞠凶。無告衆生。慘遭荼毒。及於今茲。可謂造其極已。雖云已造其極。而默察時勢。環顧人心。恐劫運之變遷。未必遂至於此而已也。卽至於此。而劫運告終。哀鴻待哺。菜色鳩立。已救不勝救。拯不及拯之勢。若再變本加厲。爲勢更蹙。不惟子遺之民。歸於淨盡。而救拯之法。亦難於籌措。與其屆籌措無法之時。猶弗能不竭力籌措。以維秩序。何如趁此生機。尙未盡泯之

際。急於挽救。以成普度之方。度化不力。死者固長已矣。老弱亦無所能爲。而強壯之輩。時勢所迫。尙能甘心坐以待斃乎。既不能然。甘心坐斃。必來擾攘於我。我既被其擾攘。終亦筋疲力竭。同陷於危險之地。所以救人卽是救己。拯己必先拯人。人既被其拯救。稍事蘇息。而已亦隨享清寧之福也。天之生人。非欲其遭此塗炭也。其初亦是同受秉賦而來。秉賦既同。我何以妄然無事。人何以愁楚難堪。所以難堪之處。原非無因而至。不能以其各有所因。而遂忍然不顧。我處難境。我固望人救援。人處難境。亦是望人援救。望救得救。其心必喜。其氣必舒。舒一分和氣。減一分戾氣。減一分戾氣。露一分清光。清光漸來。雖未克驟致於民安物阜之域。而民安物阜之基礎。亦可從斯而厚培之也。欲培根基。須賴慈度。欲普慈度。須藉資財。資財之湊集。非一人所能爲力也。必須衆擎。乃可易舉。然資財之籌措。至於今日。固較從前爲難。前次災區尙狹。彼善於此。移民移粟。易於爲力。今此災劫。既廣且大。普濟轉覺極難。雖云平難。亦不能畏難苟安。僅顧目前之樂而遂已也。倘明救人卽是救己。人不得安。我亦同陷危亡之苦。自不能如燕雀處堂。子母不顧棟焚之慮也。既以懼禍爲懷。自然裁減無益之冗費。以作無告之普拯。普拯無告。縱未能博施濟衆。而蘇息之處。自然另現一種景象也。景象舒暢。不必再言。自是救度之功。

而救度之所託賴。又必以人爲前提。用人不當。弊竇叢生。謗議必起。一起謗議。信仰之力必失。失其信仰之力。我雖眞實救濟。而疑惑之際。多需時日。亦不能若前次之休美。而獲圓滿之成效已。故救災不難。措款爲難。措款不難。用之得人。以無負救度之慈心爲難。慈心之施。原根於天。天以生生不息爲德。人亦生生不息爲懷。能本天德。發爲仁道。則無告之受蔭。必然良多。不能如此。即使集有多款。平均計算。災民之受惠。亦屬淺鮮也。所以能行眞慈。必明眞道。眞道既明。雖欲漠然不關。心亦不能忍也。何以如此。天之生我。以救人也。人之得救。以報天也。報天之處。卽是成就自己之處。已獲成就。原因何在。無非以我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事實既明。人之與我。我之與人。同屬一胞之內。既屬一胞之內。人飢亦飢。人溺亦溺。之境相。並非有矯情以爲之然也。實一片惻隱。光滿宇宙。自然以爲之慈。自自以爲之度也。度化既普。何有乎人。何有乎己。人已不分。靈光不分。一味不蔽之下。無非各享清寧之覆冒者已。是在堅誠諸方。好爲之計。而迅作無量之功。若謗爲連年災劫。大勢所趨。俱臻於恐慌之地位。鄉村之破產。商業之凋敝。手工之擱置。人民之失業。如此其多。雖欲各盡其心。各竭其力。亦難以有所措施。此種情形。亦屬固然。各各自問。冗費之擺佈。何以猶夫昔也。不能各從本身做起。以立標準。而徒望責

於人。以爲我措施之資。至於措施之際。不問人之可託與否。專以心之所愛爲轉移。卽使轉移之間。能得所用之人之心。而所用之人。未必能託心乎彼。任於人之人。人之受其託者。先計慈善於己。不顧災民之窮困。是乃行慈而遺弊之大較也。院會諸方。各抱悲憫之懷。而作普拯之宏願。能於此處細爲體會。以消暗毒。則自然有人有所觀感。而不敢萌其貪婪之弊已。務各深味。以資化度可也。切注。

### 辦急賑以救危亡

老祖訓曰。各地災患。其形雖輕重不等。而人事之拯救。要當一體努勉。大率能充善力以蘇苦厄者。必視其地其人之盡心如何。而植本來之福果。以顯造詣之善爲不虛。吾道諸修。近於賑務。或以其資。或用其力。各各皆能一志趨赴。氣象甚好。應各益加策勵。總期能充一分之量。卽多種一分之福。至於急賑。乃救標不可少之舉。然必各酌地宜。力求能善其後。藉暢生機。亦隨地造福之要。今告吾衆修。此後無論集合或個人。但遇流離無告者。能儘力量代謀安頓。行之弗懈。則造福於所在之地。卽其身得自在之方。捨財捨力。功德均等。必毋忽視。其弘化之效。便在其中。亦爲修者人人應盡之心也。各各注勉。勿畏難。勿漫置。此乃善機所在。毋忽可也。

昌佐神訓曰。愁雲漫漫。其將俾人以憂乎。霾霧沉沉。其將降之以劫乎。大地之上。何處見乾淨之土。高山之峯。幾全成避難之窟。一聲轟轟。無物不碎。數陣彈彈。有命難逃。避山惟恐不深。愈深而冰寒胡支。拔援崖壁。一失足何處是我。危涉層冰。一墜足隨流逐浪。啼猿哀鴻。驚心破胆。冀望援崖一障身。行峻嶺。逾長河。竟難得咫尺安枕處也。嗚呼傷哉。慘心忍目。言之痛心。聞之

昨舌。仁人君子。處茲紅羊厄運。不忍坐視不救。故倡義舉。組善團。出資出力。冒衝霜雪。屢陟危巖。扶簾引葛。不畏墮指裂膚。運餼糧。負衣裳。尋聲救苦。效觀世音菩薩。而拯夫災黎者。近頗有人。雖車薪杯水。難期爲力。而衆志成城。集腋成裘。勺水滄海。漸力所及。亦可少蘇涸轍之鮒。當茲塗炭。水深火熱。竟不惜己身。前往佈施。亦可見良心猶存。嗚呼噫嘻。一則一喜。一則一懼。懼此劫之難免。而悲悽莫爲。喜人心之懼禍。而天心可挽。險阻當前。智勇無所施。臨崖勒馬。或可免一身之憂。速回頭。莫再迷夢不醒。轉瞬間。喬紛身遭。蹂躪可堪。青天有限。無虧有德。烟嵐障浸。飢寒交逼。我各修。現置身天堂身。急爲一籌。消不測之災殃。種無窮之福德。在此時也。切莫淡膜置之。而增吾師之憂也。

各地災難。形有所現。而氣多鬱塞。非急籌救援。不足昭蘇而肇祥和也。諸方現已注及於此。用意良佳。然必羣力之集。而謀羣策之施。凡有災之處。附近會方。總須共圖籌拯。其法但就力之所及。量爲措備。使瀕於溝壑之危者。克延殘喘。然後再由有力之會方。公同設法。以作安輯之計。庶幾此度在厄之衆生。可得保全。而所以爲地方之福者。亦從無形中爲收美效已。應由各

方。一面切實調查。一面妥善聯治。大抵急賑之數。至多不過三萬。而施放之際。必求發實。此言公拯。而爲安輯之要也。至於作何支配。則從查明之數。分爲三等。再將所集之款。按等勻配。必能利濟均而實益著。不圖其名。而悉沾其惠。俾無告之衆。有三兩月之能支持。則徐徐爲地。亦皆不失其生路。而可藉延其生機已。此乃亟當致力之要務。各方好自努勉。功德所在。卽修候所充。慎毋怠忽。併分佈知之。

慧聖訓曰。慈務愈展。災劫愈急。災劫既急。不能不賴慈以相拯濟。拯濟愈衆。雖屬好事。揆諸仁人心理。并不願常此進展。展進慈務。必非盛世所可知也。隆盛之世。時和年豐。人安物阜。無所用其慈善。以當斯之人心。心理尙未戾正。世風尙未失惇。各守其分。各安其業。咸遂乎出作入息之常。更有何人以待吾之所慈。慈善之發軔。災劫之所由生也。災劫之生。由於人心之戾正。世風之失惇也。人心世風。既皆逾乎常軌。機詐之事必多。機詐之事既多。貪得之風必熾。貪得不遂。必出於爭。爭攘未已。必至於賊。賊害頓生。相激相盪。戾氣感召。不有天災。必有人禍。災禍彌漫。顛沛流離。屍骸狼籍。必陷於無可如何之域。於是仁人君子。生當斯時。目睹斯况。不禁心爲之悲。意爲之憫。悲憫之至。遂以不忍人之心。計行不忍人之事。己力所能爲者。一人獨拯之一

人之力所未克辦者。集合團體以共濟之。迨拯濟有方。籌畫得宜。實施之際。又必使各各明了今日之災劫。如何以來。此後之災劫。如何以弭。從根本上加以悟覺。引之懺悔。冀挽人心。以回世運。此慈之所關甚大。而災劫之消弭。尤必以慈爲依歸也。然慈之推施。固屬乎用。而實施乎慈。全本於心。心之發動。道之見端也。道之見端。慈之流露也。所以道不離慈。慈不離道。道慈之具於人。人之附於世。均有密切之統系也。何以云然。人之所從來者。無一不根於道。人之所託寄者。無處不麗於世。人既有身。焉能外道與世而別有法以圖存也。既無別法以相圖存。所以欲世之長治久安。自不能不履行乎道。以築其基。今之受災之區。幾幾與世永訣。失道之所致也。而汝等之本道以力慈。本慈以化劫。卽是維世而濟於治安之術也。維世以維道。而我之得獲治安。亦卽寓於其中也。況現今之際。悉胎轉胞。刪惡剪先。正將發露。人若不能本道以維世。維世以施慈。是將納已於惡究之一藪已。焉能逃刪之剪之害乎。所以出劫脫數。必先修行立德。修行立德。又必從道爲始也。果克策勵弗懈。則心之所存。事之所發。卽道卽慈。卽慈卽道。時時與天合德已。焉有與天合德者。而不能出乎陰陽之數者哉。噫。此皆近今所宜奉行而不可稍忽之意也。務深體而切味之。



孚聖訓曰。吾今無道與之可講。無坐旨之可言。惟慈善之當爲。爲目下之急務。時近冬令。而一切貧無衣。飢無食者。難免有啼飢號寒之苦。令人實不忍見其狀。不忍見而難免其見。見不忍見。又當慰其難而救其苦。始不負吾人辦道行慈之本心也。吾願諸修。以一勺點滴之水。而活涸轍之魚。救困扶厄。大道之本旨也。賑濟方法。在修者固宜捐助以成善舉。而本地之紳商。亦宜助善而救貧也。人得其救。善氣自凝。善凝則規化。此固然之理。必然之勢也。況今近之規。非刀兵即匪患。水旱不常。疫厲頻作。蝗虫也。冰雹也。山崩而海嘯也。種種不祥。皆人戾氣所招也。戾氣一化。善氣自現。善氣何現。現之在慈。慈心一動。天心自感。而和風也。甘雨也。景星也。慶雲也。多多祥瑞。自不難其再見也。諸方其審焉。

有形曰救。無形曰化。然無形之化。不過化於無形耳。而有形之救者。因時因地。因其機宜。而施救濟之事也。卽以目前而言。有形者。又慘然發現已。而此慘影發現之際。吾道修人。當如之何耳。大概不外乎盡吾道之天職。以從事拯救耳。夫此際之慘影發現。其多數之胞與。同罹浩劫。盡遭水厄。而此最慘者。雖發生於黃河流域。然距此稍遠者。而此時此際。因同係胞與。此兔死狐悲。物傷其類之感。不得不藉此有觸動耳。所觸者。觸於目。必動於心。則其罹劫之胞與。寄身

於槍林彈雨之中者。又比比皆是也。而炮火之餘。能不發現種種之慘影也。其生者。大都亦無衣無食。啼飢號寒。嗷嗷待哺之輩。而已死者。又大抵現有尸骨狼籍之衆。夫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觀此慘狀。見此慘影。稍有慈心者。能不戚戚然而觸動也。夫慈心之動。而慈念必發生已。則吾道之慈業。藉此機可以施行已。其所施者。不外乎救助收容各項。在修人之堅誠者。當此岌岌之時。必能努力促進。熱心倡辦。而建此偉大之功行已。化掌此行。大有辛勞已。而當此犧牲汝之神精。汝之清靈。亦莫不爲此浩劫之時。從事救濟。而亦藉此能得大功行也。所望化掌勿懈。宜努勉之。率教隊以救災黎。而盡天職也。

蓮台聖訓曰。救濟一事。多能慨助資財。共襄義舉。在大家不過費了些須的資財。那待哺的災黎。却受了無限的恩惠。這惠而不費的功德。雖然不敢說達到圓滿的地步。要比那世上的守財虜一毛不拔的。却有天淵的分別了。我怎麼說這不平的話呢。因爲我見那無量數衆生。爲了一個財字。就鬧得迷離顛倒。不可救藥。實在是令人又可悲。又可憐。又可惜。又可恨。又可笑。又可哀。簡直的是一言難以說盡的。何以見呢。大凡人生於世。那窮通由命。富貴在天。的兩句話。原是牢不可破的道理。無奈世人不明這個道理。也不管這財當有不當有。應求不應求。他

偏要千方百計的去營謀。及而營謀不得。勢必就要行險僥倖。有那軌外的行動了。行出軌外。未有不遭禍患的。吾見那營逐之輩。財尚未得。就鬧得身敗名裂的。不可勝述。你說是可悲。不可悲。可憐。不可憐呢。這是求財不得的因果。若像那有錢財的人。就當該趁我富有。急急的去行些方便。積些功德。好作個永久的享受。纔算正理。無奈現在的人。多是利慾熏心。視財如命。愈富厚。愈鄙吝。愈有錢。愈慳嗇。殊不知蘊利生孽。慢藏誨盜。這是自然而然的。必不免的事。吾見那富厚之家。福未曾得享。反鬧得遭擄掠。被焚殺。因財傷身。爲財殞命者。不知凡幾。你說可惜。不可惜。可恨。不可恨呢。況且人在世上。果能素位而行。隨遇而安。這是何等的快樂。這是何等的清閒。無奈世人總是打破這個關頭。貧賤的呢。總是羨慕他人的富貴。自己就不甘於貧賤。富貴的呢。就怕後來的貧賤。總想要常保其富貴。殊不知人生不過百年。無常一到。誰也一文帶不去。貧賤的不過一生奔波。徒受那無邊的苦趣罷了。富貴的不過沒世操勞。徒落個孽業隨身罷了。天下本自無事。庸人偏要自擾。你說是可笑。不可笑。可哀。可不哀呢。或有人說。若像這樣的說法。這財字就可廢掉。永遠不可提及了。這說話又不然。你想開門三件事。乃是人生第一的大問題。衣食住三件事。那一樣能離開這個財字呢。何況一切慈務。非財不辦。一般的善舉。非財莫屬。特在人善用不善用罷了。財能善用。財可以保身家。養性命。積功累行。苟不善用。那就要造惡因。結惡果。永墮輪迴了。

默真人訓曰。規焰逼人。勢將燎原。人當茲時。能毋惕乎。千峯冰雪。一路滑踰。扶老攜幼。哭聲遍寒寒外。夜無宿而日無食。子離母而婦失夫。其哀悽聲。悲惻狀。吾不忍細言。嗚呼哀哉。凡目下殘喘苟延各方。且毋謂紅爐煖酒堪自慰。錦繡吳綾是吾衣。人自人兮我自我。飛霜到頭柏松淒。天道無親。以善爲親。吾果如是存心。得過且過。休戚淡漠。以濁引濁。他人風霜。焉知不到我身上。況與廢成毀。變化難測。今日之碎瓦頽垣。未必非昔日之歌樓舞館也。今日之斷梗荒榛。未必非昔日之瓊甍玉樹也。勢事相因。今日滄海。明日桑田。王謝堂前燕。不知今後又向誰家飛也。反身自悟。人乘一元。彼命卽關我命。撫心自問。他飢其異己已。吾暫處深池邊。且勿謂門上火與吾無干。燕巢危幕。不幾時。恐歸同爐。火焰岷崗。玉石一律俱焚。先及後及。只別乎百步。試看履霜堅冰至。可弗自警。目下肝腦悉塗地。能無懼乎。深望各子猛醒迷夢。打破私懷。素擁百萬。焉知不銅城受困。豁捐一二。尚可冀蒼天之憐憫。佛脚纔抱。未爲晚也。私欲終纏。其已矣乎。朔風颼颼。不堪言之狀。我各子抱救苦救難心腸。務各各頓覺一奮。而造無上上乘可也。嗚呼。

呼已矣。

### 籌普賑以圖善後

老祖訓曰。慈賑之施。現力所及。務審其詳。而敷所濟。諸方用心甚精。吾何多贅。應益加勉。以期充闡。大抵博濟之難。於今爲甚。而難處勵行。惟有各盡其心。各竭其力。不避煩瑣。而達實際。此於事也。亦足云善已。事前宜多注神。臨事宜多審慎。事後宜多清釐。三者每以其時爲之安了。則慈化所以擴張者。必從無形之間。倍收效益已。各各勉之。是望。

偏災冷見。慈務之施。諸子又當各盡心力爲之籌濟已。此時之賑。救急而已。所要者。當從後繼着想。而加以努勉。爲之預籌耳。冬較秋必甚。而困苦無告之哀黎。不僅饑饉之憂。而圖拯拔。蓋非善謀安集之方。難期多所保全也。源也北歸。宜本大悲願。爲作聯治之籌進。由吾會設法。分布肩籌。必使春前有確切之措施。各地災民少流離之慘痛。則各方所以充布慈化者。將見擴展之美效也。

濟佛訓曰。集資欲鉅。救災欲普。普施拯濟。殘喘災黎。得以多續其生命。而仁人君子之慈心善氣。亦可由此而運通於彼已。彼此之間。施救與望救。其心似屬相同。然施救者之心。終不若望

救者之更爲殷切也。切身之災。飢寒交迫。得升斗之助。可以生活。稍有間斷。不難求之於腐魚之肆已。今之災黎。被水陷溺。均感吾其爲魚之苦。而子遺餘生。形又適同涸轍之鮒。啼飢號寒之下。各得升斗之資給。陸續不絕。即可長延其生命也。一般莘莘之子。咸謂災區之災。其中原非無因而致。因果報應。理固當然如是。噫。是言也。非惟仁人君子不敢出諸口。亦並不敢萌於心也。彼之因因果果。於今何庸再言。但就目前慘痛顛連之萬狀。雖鐵石心腸。亦不能不爲之動容。犬馬受傷。搖尾悲鳴。見者猶憐。何況人之與人。原屬同類。又安能忍然於心。諸方之未罹大災區以內。是諸方之善氣所結。固如是也。又安知非天先示警於彼。以勵於此。使此方人士。各各擴其悲憫之量。而得超拔之路徑耶。將來之安全無恙。或爲難民之續。吾亦不得而知也。其中最爲把握之處。即在得天之一點。擴而充之而已矣。

慈務的推施。現在不可不竭力籌備。將來不可不竭力措置。因爲時機的變化。其中能夠見得修道行慈者的本分。祇是着實兩字的工夫。做到純粹地步。那感化的力量。自然無不充闡美滿啦。我今不說別的。就講拯濟一類。裏面各有各的用處。也自各有各的體要。凡一拯濟之事。如果不先究明體要。那末他的用處。是否能顯行慈的真道。姑且不論。但同事的進行能否始

終貫徹。也有許多必須研究所在。何以故呢。道的作爲。落到慈的方面。完全是以捨爲主的。既然以捨爲主。就是以捨爲體要。以捨爲用處。以期發生感化效果的了。果如此說。那末研究這個捨字。他的範圍。也是極無限量的。總而言之。舉凡辦一件慈務。就要把這捨字澈始澈終。由體致用的意義。大家切實探討。其中若有一點不到。那障礙必定就從探討不到的所在。發生阻滯的影響。何以故呢。凡事研究不到家。必定有以意爲之的時候。那以意爲之的根源。是在好勝。一有好勝之思想。對那理解的方面。難免就要放棄許多。理解多所放棄。當中惟有勝心作主。而意氣也就因之而起。意氣既起。再要去求理解。是極不容易的。在此時候再問那事的究竟如何爲了。必連自己也莫明其妙啦。如有此種氣象。發現在慈行裏面。到底於那捨字終是背馳的了。何以故呢。凡事全在人心爲主。人力爲行。而所以主行能夠澈始澈終。體用兼備。完成那事的結果。惟賴一氣通達而已。氣能通達。主行的事。必定是平正而無矯激。一點不離乎理。方見其妙。倘或不然。其氣先偏。欲免歧誤。勢不易得。講到慈施。則與捨字已是根本不得要領。縱然強行。也必徒滋阻滯。所以我願衆修當這慈化推展時候。凡屬施行之事。已有者。固須精研策進。未來者亦宜隨機講求。處處能夠把捨字意義探討詳確。那末。據以運行。必能藉

明了之理解圓結之正充。一氣貫澈到底。收得通達的美效。慈以此而昌。道也以此而大。世界的度化。更見有感應的妙機。莫不暢適了。

現今各地之災。良爲可悲。衆黎流離失所。父子兄弟妻子離散。老弱轉乎溝壑。壯而散於四方者。無衣無食。啼飢號寒。是皆災黎之罪歟。不過人心背理。天道反常。爭名奪利。日甚一日。因一人之私忿。同室操戈。而殃及羣黎者。良爲悲慘。凡吾修者。均以修渡爲懷。以普濟爲己任。值此時會。夫復何言。惟望各修。慨解義囊。廣爲募集。以救涸鮒。而種善因。以獲佳果。果爾。老納亦爲之加額。而亟盼之也。

岳聖訓曰。大方無隅。圓陀陀也。至靈無礙。光灼灼也。放開眼綫。不障於俗。打破塵牽。不留宿物。則我胸襟如天高日品。如秋氣遠肅。毫無渣滓。是修者當茲浩劫瀾漫。不可不具此心量。以靜乎己。更不可不放開眼綫。以觀乎世。尤不可不大放慈悲。以拯乎人也。吾年來奔走塵寰。以靈化度。是南是北。無束無西。凡所經見之劫苦黎庶。翻騰於凶濤火熱之中。哭不勝哭。言奚忍言。徒使吾靈界諸君。日揮熱血無數耳。嗚呼已矣。有何云乎。嗚呼已矣。有何云乎。前十餘年。可升可降。凡造孽者。回頭得岸。今後惡緣。恐緊隨乎身。難得一毫解脫也。所以然之故。前爲化渡之

則。今乃收束之日。不有此劫。胡以剷數。不剷此數。何以結此一段苦魔。而另造一番清明世界也。從此以往。諸修試看世劫。因輪幾經波折也。吾爲此語。非故威嚇。實隱劫密佈。不久將自知也。各各當此之候。外訥內靜。不可稍有浮躁。自作輪因也。

研道倡化。專慈普拯。宜竭力以謀。以作功行。而期善果。須知人生於世。如夢幻泡影。四大假合身。轉瞬卽永久漸滅。不及時回頭。加功修養。恐四五十。必難享六七十之幸福也。貪爭無已。甘作牛馬。平心一悟。生不過一飽煖。萬斛金珠。其於身後之業障何。告我諸修。各自計算。多輸濁財。成此化度之偉業。立此不朽不芳名。有何不樂之處哉。噫嘻。此言似迫。而實不得已之語也。

## 救組濟隊

老祖訓曰。各修人。對於救濟事宜。此次組織救隊。顯然與前不同。故必有特殊之功候。方能得特殊之效果。以是予特於訓練期間。加以特示。以期導進一切。而俾各長員等悟行有徑。循行有途。然後所以得特殊之境者。自然之功是也。各各悟行於救濟事宜。前數示中。皆予之傳訓爾等。以冀各員等均加以悟修。將來實行工作。必無措手不及之弊。更可得妙化之效也。是以予又鑒於各修方等於訓練時間。提倡精製救隊章程。以示迥乎不同之至意。予既願各各有特殊之功候及效果。自當期各各有特殊之作爲。所以於此訓練期間。加一正期。俾予得與各各一研進行。更可於此而得靈化之效果也。各各悟體用以運化。體運化以進行。則進功候以得道慈之妙適。所以爲功候者。自然之中皆自然之妙化也。各各即時振起精神。煥發靈性。所以得炁氣充平而爲功效者。皆於無形自然之中。以見自然之功候。所以爲進行及訓練者。此次而後。救隊隊員等。無論是否出發工作。所以收救濟之功候者。當無限也。救濟功候。本爲輔慈固道之捷徑。所以爲功候自然。亦於此以得之也。然後以功候而進道慈。意中事耳。望各各

均體予之言。努勉爲之。以期圓滿之自然妙化也。

### 救濟規則

慈爲道用。道爲慈基。悟行合度。功候乃適。功悟真遠。候行正機。爰組救隊。濟世安謐。體明曰一。救隊宗旨。大道爲公。正字統系。世界大同。不偏不倚。至平至中。羣庶災劫。盡化無形。體明曰二。當仁弗讓。本道勵慈。瘡痍傷苦。從速施醫。婦孺老幼。收容維持。寶筏共渡。普救無遺。悟行曰三。相機體時。救濟戰區。不有靜功。何以明機。章則訓諭。遵定期時。一有所誤。變化隨之。悟行曰四。戰區救劫。須守真誠。悟道體慈。誠念真空。十誠遵守。六約奉行。相機爲變。妙化無窮。遵守曰五。救濟災劫。必守真平。化弭聯治。一體進行。一不知信。失乎性靈。誤機生劫。是何所成。遵守曰六。出發時期。明機澈理。不得多言。有涉軍事。倘犯偏躁。必至矜急。有形無形。有礙救濟。誠除曰七。遵訓教化。正慈充榮。炮火之下。因果隨行。一文一金。不得輕動。遵守得固。救濟乃定。誠除曰八。道慈重肩。一體共勉。功過所得。何能欺天。本慈厲行。不宜涉倦。基固慈展。自有可觀。賞罰曰九。救度之功。極富奧深。悟行弗澈。難以明真。守衆勵願。不失初心。倘有違機。自如化神。賞罰曰十。以上十則。予所以定義。卽本各各之體明而悟行之。悟行之間。所有應遵守應誠除者。在人而

後以其所行以賞罰之。則在天也。各隊長員等。對於救濟事宜。所應體明者。道以慈爲用。慈以道爲基。基者體也。體用得合。功候自適。所以悟道。所以行慈。皆在此中也。而後勵行救濟事務。自能化世弭劫。所謂救隊宗旨。亦不外本道慈以行之。但救隊所在。大之世界同體。小之一隊各方。亦必須以統系所關。以勉爲之。則救隊所能得展。卽道慈之所以爲展也。各各體明於此。然後以至中至平。不偏不倚。以從事於己微之下。所以得功之成者。必然之事也。至於出發而後。所在之地。己會救隊。固無彼此。卽後方各界。亦應以實事所宜者。從事於聯治一道。得消息既能靈便。對於教務亦有重要之關係。但所謂有關於實事之句。應加一種功夫。推悟之。當不至因亂於接洽。有礙己譽也。對於出發時期。所應戒除及遵守者。尤有重要。因對外故也。是六約所言之謹言一則。予爲各各重申之。以斯各各對於出發之後。無論何等軍政國事。不得涉及。更不得任意言論。以免有犯當局。致敗救濟之前途也。

慧聖訓曰。吾會之成立救隊。各長員等均能體道慈之關係。以體悟功候及時機之適。惟救隊之功。固與慈化同。但救濟之時與機之關係。則與慈化有霄壤之別也。何以云此。所謂救濟者。本以時之所變。而相機行之。出發所在之城域。均相距炮火至邇。所以救濟之事。皆以機之所

定。有不可移動之必要。是時隊長員等。既均發願而爲。必須努力爲之。以至正至純之誠念。不忒不貳。勵勉於救濟之中。所以適於機者。卽在於斯也。不然。倘各長員等。對於願心。固均懇誠。但此間既處於炮火之下。如雨如林。不有堅誠。何以任事。是以各長員等。均應抱定圓靈妙化之旨。共同進行。以一定之機。行一定之事。以一定之事。得一定之功。以後所得妙化者。皆於此間所得之功。而證妙於功候也。然後道慈之爲進展。亦於各各自然之運妙。而見時得機。感妙得適。以進至無所爲適。無所爲妙。無所爲時。無所爲機。則運化之功。可至妙已。諸方對於此種情形。已充隊員于以前者。或能有此番之悟推。而此次充任各員。亦多誠堅者在。所以悟得。亦能明于時機也。此爲救隊出發後。必悟察之妙機也。是以各隊長員等。均須于平時加以坐悟功夫。以俾出發後靈有悟默。氣有和平。心有鎮靜。然有充妙。然後對於運事。自能得適功於有形無形之間也。所以言有形者。慈也。所以言無形者。道也。道慈既能有所悟妙。救濟事宜。無不得自然之適。是各長員等對於出發後。所應悟默體行者也。至於訓練時期。尤重於出發之時。何以故。以所謂訓練修行之功也。各各於訓練期間。不有悟得。何以於出發而行之也。各各明斯。對於此時訓練之期。自不可忽視也。吾察救隊之成也。各地均然。無不於出發重視之。而忽

於訓練之期。各各之組成救隊。本以靈化爲本。萬不得已時。始調隊出發。各各對於此間研進。應較重出發方可也。是故吾

師屢命各長員等。均宜深體此旨。以爲救濟之準備。而爲靈化之實功。是以對於訓練期間之訓示有關體明者。有關悟行者。有關遵守者。有關戒除者。有關賞罰者。有關於出發以前者。有關於出發而後者。所有詳細研悟之長員等。均能時時胎炙於口。則將來於出發後。必能得功候之適。但亦多有因悟研未澈。或因文字之正反所在。以致貽於強悟。則功候所得。必不能一同。以致人同一心。而心也各有一解。此所以有得機化之重要者也。深願各各體之。對於此間訓練。以至出發後。總言之。抱定堅誠之念。不以人我分。認勞認怨。盡力爲之。功候自適。所爲賞罰亦自有神明監視也。至於因言語一時之誤。尤爲人情所難免。不惟救濟者然。卽以悟修道慈。亦必須守道之旨。以悟修之。無論人之所以爲毀謗與否。皆以體道爲本。不能因此而致魔障。所謂涵養功夫。於此中得之已。各各悟之。當然以此爲是。則對於人我之見。自可泯滅已。至於言語之間。當遵謹言爲一約。卽或有犯於輕言者。無論事理若何。尤當以謙讓爲懷。則不致非所爭執。各各之圓靈功夫。於此中得之已。既能以函養以至靈圓。吾隊所謂靈化之效。可卽

得已。倘靈化弗盡。必須出發時。賴於各長員之靈圓者。比比皆是也。各各體此。當卽道而勉爲。以各各之靈充相合。合而妙化。則吾隊此番之組成。及神人之訓導。不至虛擲已。各各體之。此後既無以上之弊。必能得圓靈妙化。以進展道慈於至適之途。各各之功候。亦自能得進無限也。而後各方以功候之適。以盡靈化之機。必能得吾道慈之進展。則時機亦自得適宜已。各各體行之。不然如投石大海。各各所以盡心盡力之功候。必一無所收也。

乎聖訓曰。救濟一事。吾道所以重視者。因救隊所處地位。不僅與外界接近。中外一體。與國外亦時有接近之處。是以道慈昌展之機。寓於此中也。以一院一會言之。亦如是也。故各各對於救隊任務。必須切實。不可有敷衍之性質。含於其中。亦不得以應酬之意味。存於其內。必須以個人本來之願心。及發願之初志。始終如一。百折不回。堅靜而爲之。方可有功候之悟進。及維固道慈之效也。不然。人而此之。吾亦此之。人而彼之。吾亦彼之。則功候所在。必不能合乎初志之願心。勉強爲之。亦無補於救濟之事。且有礙進行之機也。各各悟之。吾爲此言。或有不以爲然者。試思救隊出發而後。假使身處於隊長之職。隊員之中。有以此事爲應酬情面者。有以爲利於私事者。有以爲假此以關懷者。有以此爲因循環以從之者。有人此吾此。人彼吾彼者。更



有數人只可順人之宜以爲宜。對於救濟事務。根本未能了澈。如此一隊人員。實地救濟可否收救濟之效。卽以隊長爲富於救濟經驗者。能否支配以從事救濟乎。故必須先以功候悟修及誠念至堅者。方可爲合格也。吾隊之成也。各隊員等均對道慈素有功候。或有一二人未能體明真旨。或因機宜所限。不能就救濟隊之職。或能就職。而出發時。不能全隊出之。以此觀之。似對實事無大礙也。則吾隊將來之功效。必能可觀也。惟望各隊長員等。均重乎道慈之本體。對於個人之願。尤當重視。則將來各各之功候。亦自能進於無限也。不然。救隊出發之後。近於炮火之下。不有專誠。必致分靈。一人如此。數人如此。一隊之靈烝相擾。必無善果。卽以個人之功果言之。亦極關重要也。是以各各既均發願爲而之。均宜守定堅誠。不貳不忒。一如始終。則對於救濟之事。相輔爲功。相助維事。救隊之前途。亦自光大也。各各悟之。既能抱定堅一。復能本願心以爲之。對於炮火之下。均有一定之循環。絕無危險加於秉誠救濟之身。以是體行。各各之功候。豈無大進哉。倘或因各各之願心未堅。或有背道及因果之作用。各各之進行。必不能順適。此不可不慎者也。能明以上之理。而勵於救濟之事。再體悟宗旨。遵守規則。自能得功候之進。以維一隊之名譽及進行。一隊如此。隊隊如此。吾道已慈之事。必能昌達於世界。而以

道勵慈。以慈昌道之機。亦自可得之已。

各方對於此間之弭化功候。均知勉爲。而此中以功候及靈化所得之效。極爲廣大也。諸方對此均加以勉進而弗懈。則將來弭化之功。亦自可收圓滿之效也。

## 規由人造當由氣化

老祖訓曰。志於道者。天必錫爾純嘏。樹乎慈者。必能博施濟衆。此道慈所以重乎力行。而又重乎堅守也。守道之基。以推展慈業。則道慈之昌明。可期而待已。各方矢誠矢堅。不辭勞瘁。而惟道慈之是務。大規不化。安能云乎功行哉。各方既努力功行。則大規之化。自有莫大之功效。惟是道慈二字。必知乎根基。必明乎統系。根基能固。則道慈必日見昌明。統系不紊。則災規必可弭化。是在各方知其所由然中之自然。而後良機良悟。方能有大功也。功也者。守乎內者云乎。功行於外者亦曰功。功雖有內外之分。而其實則一也。一者何。道也。道者何。自然也。自然者何。玄妙也。玄妙之機。必玄妙以悟之。悟於玄妙。自知玄之又玄。無非輪運之運化而已。運化乎炁氣之間。自知道慈之根基統系。爲大道最要之主旨已。統系明乎一身。則一身之樞紐。可以運轉。統系明乎一院。則院之大道。必可昌明。統系明乎世界。則世界之災規。必可弭化。以是知統系之所以云統系者。不但保乎一身一院。而世界之大。萬有之衆。莫不以統系爲貴也。知乎統系者。必可以修養。不知乎統系之所在。則炁氣必不能相合。而道慈之眞旨。亦於是乎不知其

所以然之根基已。故曰。天得一以清。一者何。道也。自然也。自然之道。自然由之。守之既久。則道慈之功候。必日見增益。而身心性命之間。亦可打成一片已。故曰。吾道於自然者。必力慈於當然。力慈於當然者。必修行於所以然。修行其所以然者。必行修於無爲之中。而無所不爲。則形化。氣化。性化。靈化之功用。皆得其所適已。適其所適者。必適於誠。適於誠者。必守其堅。守其堅者。必至於玄。至於玄者。必因其玄而無所不幻。因幻以幻。而後幻心。幻身。幻形。幻氣之功用。皆在於性天中悟之已。悟其性天者。方能立命。能立命者。方自其命。自其命者。方皈於命。命有所皈。而後終始相乘之至理。皆可以一悉悟之已。悉悟者。非心悟乎。曰非也。非性悟乎。曰亦非也。然則如之何以云悟。曰悟其玄於自然。而後可以化悟。化於其悟者。爲悟於其化之主宰。有其主宰。方能運乎樞紐。樞紐轉移。而後性天中之幻化。可以得其自然之玄妙也。修者於是悟之。自知心卽是道者。非道外有心也。亦非心外有道也。惟心與道合一。而後一而相始。一而相終。一而相自。一而相皈之本源。可以覓之已。覓其根源。方能悟其所以來。亦可悟其所以去。能悟其來去之所自者。自知來無所來。去無所去之眞旨已。修者修功。行者行行。因其功行以爲修行者。是自然中之當然也。不以修行中之功行。而自有其功行者。是所以然中之自然也。能從

是以悟。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無所謂虛實。無所謂空色。然後至空。空不空。至色不色之真機。可以一貫相通焉。各方既因功行以爲修行。非欲返其本來乎。既欲返其本來。必當知本來之自。本來之自。無所自也。無所自而無不自者。是云真自。真自之自。自於其皈者也。自於其皈。自知幻於其自。幻於其自。自能悟其所謂玄幻。由玄幻以悟妙幻者。然後心性之依。無不皈於其一。一皈而一自者。其幻中之機一乎。機一而後機適。機適而後機中之動靜。自有其樞紐已。修者於是詳研。自知道中之慈。寓乎其性。慈中之道。寓乎其命。明乎性命中之道慈。而後知天性中之道慈。知天性之道慈。而後悟本來之道慈。悟本來之道慈。自知玄妙幻化之道慈已。故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自無所自。皈無所皈。惟在幻中之幻。能否得乎自然之出入而定之耳。道人心。一以貫之。於是乎知道中之玄。無非悉氣相化於自然之功用。而爲輪運耳。修者悟到輪運。自知神之所存。卽靈之所運。大而化之。無所不通者。其在於斯乎。各各由是悟到統系中之統系。而爲根柢之足維。足徵各方功候中之大進已。不過來日方長。大規未已。正各方努力功行之時。各各當以心身性命一體之化。而爲消弭災劫之用。則各方之功行。必更進一層已。其各勉旃。

康聖訓曰。時之爲運。以英氣豪烈之勢。充塞於天地之間。以此氣所結之所在地。爲所規之所在地也。故各地修人。均誠堅弭化。卽化此所結之氣。以免規於所規之地也。更以功候關係。命各修人均切實悟修。以免各各有上述不善之氣。結之於身。以規乎身也。是故各各對於弭化之功候。不偏不倚。方可云適也。弭化者外行也。悟修者內功也。卽內外兼修者也。以各各之悟修不同。或以結於地者莫不關心。而各各捫心自問。對於結於身者。能不思以化乎。此時既以氣之所結。未能有一定之地。亦自無一定之人。是故諸方對於此中情勢。以道功悟到處深體之。以期各各均知勗勉爲之。而規之所在。自可不以所定以爲必有之勢也。不然。處此執行因果之時。此間所結於不善者。能有倖免乎。各各體悟之。除對個人功行勵勉外。無論道外以及親友。均須廣爲勸渡。以免規果。自可以善和之氣。而得善果也。

關聖訓曰。世事相變。人心互更。所以云規數者。以氣而感通已。於是規者不離數。數而不離規。世之形上。上不揆道。世之形下。下不遵德。則上下失序。卽天地之失乎經也。天地既云失經。則規災之降。必不以時。時序不定。是在人故。人定時序。是在心故。心弗以定。時序卽失。時弗守序。規造無方。而大地芸芸。所以受斯世之規災者。卽各各心君未定之故也。何以定心。必先明性。

何以明性。必先見命。何以見命。必先知靜。何以知靜。自悟道始。則心之定也。靜之用也。靜於心。而得安慮者。以修而悟。以悟而得之也。悟靜之功。不可不堅志以守。堅守以默。堅默以覺。堅覺以會。領會有得。覺守有明。則道之真旨。即在此而見之已。所以靜坐爲養炁之徑。養炁爲固心之本。能得靜功。即得固候。能得固候。即得守定。定於性。明於形。已。明於形。知於命。則知命之自。即在靜守默堅。以覺其炁動。炁得乎靜。則靈神精氣。無不一靜而盡靜。斯即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而至正者。皆必以此而守而堅而覺而悟而靜而得已。欲求得之捷徑。固在於此。而性命所以由此堅守堅定者。有悟之善而善者。更須先清其心。寡其慾。以爲之由也。不然。則錯縱紛雜。易入龐途。一不之慎。則靈味炁渙。皆難得靜乎心。以養乎氣也。氣之弗養。即神之易散。神之易散。即精之漸涸。精之漸涸。即命之見亡已。命之亡也。即魂離乎魄。魄離弗合。則魂以魄滅。魄以魂消。必於此而不知其命已。觀夫今世災劫頻仍。水火兵燹瘟疫。以致傷人之命。果其傷乎。非耶。是耶。噫。是人不知尋道之徑。以由之。悟修之功。以守之。則道以弗悟而泯。功以弗修而滅。災劫者。自見諸無形已。人受劫者。則呼天而籲受佑者。則恃天而驕。此驕者勿驕。怨者勿怨。須由因果善惡而悟。則劫災自可規。其應規者也。非知乎此。則任己意以爲之。天之昭彰。豈

能稍爽。故曰。因果何曾漏。必體會至此。乃可與言得已。得乎因果。然後修乎道真。庶可以心知命。以修知悟。而靜者通其炁已。不必畏死願生。不必求存懼亡。而生死存亡者。皆以因而果之也。如不以此覺悟。何能見其真道。如不以此而守。何以得其真存。所謂雖生猶死。雖死亦生者。又不能不以靜悟炁。以炁明靈也。倘得靈明。自得永生。倘得炁充。自得恆存。則丹堦一點息息不滅者。見乎真境已。吾本性直之漢。不以此爲然也。惟是隨

師而修。至其靜也。靈明也。默也。炁充也。覺也。性真也。可自此而知。自此而得。自此而然已。尙望志道各修。務須堅卓其行。以修道真。則卓立於天地間。流行於萬物內者。吾靈吾炁是也。况乎冲霄不滅。以得乎照遍大千乎。望各體之可耳。

昌佐神訓曰。氣爲化劫之源。亦爲造劫之本。或造或化之處。不過平與不平之關係耳。一平則息。不平則鳴。其作始也甚微。而其終結也乃大。人能明此。反身而誠。任運而施。在一家之中。必得一家之和睦。在團體之內。必得團體之信仰。所處地位愈大。所收效力愈遠。故古之先賢聖哲。脉脉相傳。只此一點。正心亦正政事。正政事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理即在於是也。萬民之衆。未必人人而正之也。握無爲之樞。契篤恭之奧。一氣所穿之下。自然如手之使臂。臂

之使指。其莫知其然而得諸意念之中者已。是何以故。氣化之妙運爲之也。氣化之妙用。由修悟而來也。修悟之法。莫要於坐。坐能運天地。坐能化萬有。功候至此。則天地得其所運。萬有得其所化。其氣之清平。不言而可喻已。其氣清平。人心焉有不正。大道焉有不行者哉。是在善修善悟諸方。平其心。靜其靈。自然收化萬劫於無形之效已。各各悟而修之。不難得化已化人化世之機緘耳。

慧聖訓曰。治亂之循環。災劫之乘除也。何以爲乘。氣之滯也。何以能除。氣之通也。滯從何見。人心之不良爲之也。通從何感。人心之向善致之也。人心不良。氣之所發必然污濁。濁以引濁。濁氣瀰漫。附於事。事必有祟。麗於物。物必有魔。祟魔攪擾。災劫之所以現也。人心向善。氣之所涵。必然極清。清以化清。清氣氤氳。充乎天地。範圍而不過。運乎萬物。曲成而不遺。範圍曲成。不過不遺。災劫之所以弭也。弭現之由。通滯之氣係焉。氣之通滯。災劫之乘除關焉。劫之乘除。人心之善惡又爲之主焉。所以煌煌帝集。萬惡是爭。惟青是存。福業乃日蒸也。

欲求福業之蒸進。必以向善爲之基。基立於善。可以脫劫。可以出數。數之所成。因之所由種也。因之所種。果之所由結也。果之所以結。災之所由現也。欲出其劫。須破其數。欲破其數。須審其

幾。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幾一動。心一審。心之所安。推而行之。無不利也。應其機也。心所不安。察而持之。無不可也。默其化也。默化以應機。順機以通化。化何以化。天然之度也。得其天然之度。乃得煉炁之功。功於何見。見之於應機通化。以默其度也。度從何得。得之於一。一從何悟。悟之於心。心從何感。感之於炁。炁從何鍊。在於何度。欲知度之所以合。當先知度之所以起。度起於一。人多知之。而一之所以開。非伏羲不能以明知也。伏羲參透此消息。得之以盡耳。文王周公參透此消息。得之以繫爻象之辭。孔子參透此消息。得之以作大傳。其所以參透者。心也。靈也。而參透以後。著之辭。以闡其蘊者。炁也。化也。所以通炁闡化。以垂後世。以教天下。以挽劫運。以正人心者。時時合乎度也。度者。虛也。虛者。空也。空者。交也。時時合交。即時時合度。時時合度。即時時集虛。虛以運之。息也。息以通之。化也。化以默之。無所見也。無所聞也。不見不聞之地。即是虛極度合之時。能合其度。劫從何起。能運其息。災從何熾。所以出劫脫數之由來。無非毫不沾着之處。處處不沾不着。處處無因。處處無因。即處處擴化。化何以擴。運乎氣也。氣何以運。充乎靈也。充靈運氣。皆是煉炁合度之功。煉炁合度。自有出劫脫數之效。不惟出自己之劫。並且有以化人之劫。不惟有以脫己之數。並且有以脫人之數。奚以如是。人之於己度之合

處一也。得其度之合處。人人之所以爲出爲脫之處。無不融會通貫而一之也。何以見其爲一己之心正。則天地萬物之心無弗正。已之氣順。則天地萬物之氣無弗順。但順之正之功在人。而心之於氣。天地萬物一也。得其一。而萬事畢。不得其一。枝枝節節。向外尋覓。非獨無益於己。必然無益於人。既無益於人。災自災。數自數。數不滿不除。災不現不止也。能明此理。以審其幾。能審其幾。以闡其化。則天也。地也。物也。人也。合度以爲之生存也。不合度終歸於消滅也。生存消滅。雖屬迭爲循環。而其災劫之乘除。靡不由人心之善惡以爲之顯現者。而治亂之際。人之苦樂之感觸。無不現天淵之區別也。治亂現於外。苦樂感於身。而惡苦好樂之真情。不能不趨向乎善。而收合度美滿之宏庥也。有度化之責者。各各務爲之策勵焉。有功候之深者。各各知所默契焉。庶進一步。收一步之功效。而個人之程序。亦可悟澈真虛之集。日加而無已也。不然。泥乎陰陽之氣。而不實下鍛煉之功。乾何以收。坤何以轉。不收不轉。陰結陽開。一蹤一收。徒泥於此。何時能脫去繫絙。不脫繫絙。劫難以出。數難以破。而旋乾轉坤之功。將從何處奏起。吾

師所以殷殷屬望於吾道諸修自底於成。並有以成於人。而濟世運於樂利之美域也。

孚聖訓曰。化免劫厲。與個人身心有關。能減一分劫厲。即益一分情靈。能益一分清靈。即足以爲合化合生。天命之助。所以今年以來。勗修勗坐。勗慈。較往更加嚴者。無非因審判屆乎末日。及今尚有脫數之機也。就斯時庸衆心觀察。多數以爲劫由人造。自作者當然自受。而吾所居所處。尙非切近之災。憐之何益。噫。斯人也。斯心也。殆以爲於己漠不相關也。殊不知天地生人。本屬一氣。氣含渣滓。氣尙弗適。何況濁氣瀰漫。逐處皆是。人非木石。猶能妄然而已乎。須知人同天地。天地之氣稍有不順。人即感莫大之痛苦。人之氣處處不順。天地能漠然無關乎。所以救災恤黎。是良心上之問題。非可以劫由人造。遂即自認與我痛癢無有絲毫牽扯之處也。在昔禹稷見天下飢溺之苦。不啻親身嘗受。伊尹以一夫不獲。不啻自己納之溝中。各各試想。禹稷伊尹。亦不過與人同耳。其心何以如彼。斯時衆生心理。何以獨然如此。是無他。一則真知萬物一體。一則蠢蠢無知也。望各各以古聖爲心。以斯時蠢蠢者爲戒。則數之能脫與否。莫不於此中各各以自求之也。雖然如此。萬不可稍自大意。我一入修。數即與我無關也。亦不可過於拘泥。生於斯世。尙何有不在數中之人。處處自限也。要諸惡莫作。衆慈實行。則人之心。不啻天地之心。而天地之數。亦莫不隨吾之作爲。而無拘無束於塵世之間已。各各慎審。加力勉爲可。

耳。

岳聖訓曰。災劫瀰漫。幾遍全國。世人日言弭化。而各地災劫。不但見其減。而反愈演愈烈者。是何故乎。豈人事有所未盡耶。抑天數終不可逃耶。然而皆非也。何以云然。蓋化弭貴於無爲。無爲云者。是本良心之所安。盡當然之義務。無所爲而無所不爲者也。人果有無所爲無所不爲之修功。則心無不平。氣無不和。心平氣和。則凡所謂鬱腐之災劫。無不悉變爲祥和。而化弭自於無形之中。而收其全功已。無如所謂各地善士修子。多昧無爲之真旨。而以慈善爲求福免禍之工具。往往有一善舉。則存無限之奢望。行一善事。卽有無理之貪求。若是者。是有所爲而爲也。是爲己而然也。爲己者必流於私。私心滔滔。不但化弭無效。且恐種因中之因。以造劫中之劫已。化弭云乎哉。常人姑勿論。修者一團祥和之氣。默化於無形。而見清平世界已。人事既盡。天心自回。災劫雖重。必爲修者一團祥和之氣。默化於無形。而見清平世界已。濟佛訓曰。世之爲運。感氣質之變化。以定時勢之所現也。是以氣之所在。對時之爲推測處。極有急切關係。所以悟修道功。得澈天地之氣。然後以人之氣質所在。而推明天地之氣化。所有劫數變亂之現勢。可此無形以見之。可於未來以明之。而後以氣正明悉一之妙化。以悉氣之

運化而弭世劫。世劫可卽得而消弭已。

聚靈化劫

老祖訓曰。化世以道。維道以靈。靈之維道。實賴人充運以維之也。靈何以充。明乎心也。心何以明。淨乎欲也。欲何以淨。純其氣也。氣何以純。調其息也。息何以調。凝乎神也。神何以凝。系乎炁也。炁化孕靈。資始於物。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成性存存。靈充圓滿。所以萬有之靈。以人爲最也。其在上古。人秉炁生。質屬淳樸。無所謂靈。無所謂道。渾渾噩噩。循其自然之度。以爲進趨。與物無競而不相戕。全受者如是。全歸者亦如是也。降及中古。人靈稍進。知識漸開。人之與物。各以羣分。既分爲羣。形受賦靈之處。若者爲偏爲正。若者爲厚爲薄。因此之故。爭戕之事。遂漸有所聞。有聖代作。仰觀俯察。明其秩序。教以彝倫。使各各爭戕之萌。不遠卽復。道化之隆。卽顯於斯時也。中古以下。元炁日漓。心靈之動。不克緇涵而有所凝。尙賴後氣之純。道德齊禮。以相維持於不敝。所以道靈篤修之子。因南風不競。而識戰之勝負。聞杜鵑之鳴。而悟時之治亂。通靈以開化。開化以明機。爲時尙屬各有其人也。厥後氣益薄弱。心之浮動。逐日加甚。因浮動而生貳惑。因貳惑而致紛歧。所可恃者。猶得暫賴道政齊刑之教。作最後之鞭策。以稍戢其傷性蔽靈。

之舉。及乎今茲。梟境之毒。截源不流。慾橫之極。已不堪問聞。政無所糾其紛。刑無所制其饒。智無所用其謀。勇無所施其力。跡其經措營置之處。不出爭奪戕擾之爲。滔滔皆是。無法收拾。老人靈感之際。刻刻轉覺弗安。所以十二年内。傳經勗修之外。示相示機。無非廣宏法度。以爲救靈之資。靈果克救。光自有歸。光有所歸。雖遇人事之變。亦無足以爲導魔之所攸賴也。靈何以救。仍在坐樞。坐以養靜。山靜生動。動不妄動。陰陽之氣自調。魂魄之氣潛消。氣由是純。欲由是淨。心有以明。性有以見。性光普照。敷化之機。自可因緣而無遺誤之處矣。不過挽救悲憫之忱。

老人與尊修諸子。各有同心。而溫養持護之責。仍賴衆生各各自勵。譬之於燈。非光不明。光之所附。全資機油。蓋罩以爲之具。無其具。光無從出。有具而蓋未瑩潔。機未端正。油未澄清。罩未透亮。亦以難顯光之全真。人之於靈。其理亦猶是也。身心性德。運靈之所也。無身心性德。靈仍無所附麗。所以身如燈罩。總要無染。心如燈蓋。總要瑩潔。性如燈油。總要清澄。德如燈機。總要發動。各各俱足。靈充圓滿。靈既圓滿。其光自普。氣感之下。自然相通。惟其通靈。乃克敷化。何者爲急。何者爲緩。何者當先。何者當後。一一燭照。而靡有遺。則福身福世之基。從此以固而利賴。



之。由此推展。亦必由靈之所及。而得咸納諸大化一爐之中矣。所賴導覺之子。廣爲融貫。使各溫持以進斯可耳。

肩道務慈。端賴聚靈。靈光圓凝。金石爲開。以之擴道。而道可昌。以之倡慈。而慈可溥。規厲以之而化。世亂以之而平。玄玄乎靈。其色空杳。其形虛無。而於空蒼之際。無所弗化。虛玄之間。無所弗運。故曰風雲雷雨。天之靈也。山川礦植。地之靈也。道德綱常。人之靈也。人類之靈。甲於萬物。根於性。藏於神。會於心。見諸行。由此觀之。可知人之元靈。秉於先天。而其質也。無形無色。有生無滅。有靜無動。有增無減。一入後天。則靈爲欲蔽。忘靈徇欲。可見靈之爲物。可清亦可濁。能明亦能暗。近季之世道崎嶇。災劫叢生。推原其故。何非世人靈失其清明之爲厲哉。欲化世亂。欲弭浩劫。須養靈充也。明已。果能出以中和。守以中庸。則吾心之靈。與天降之靈。上下相接。人有所不知。而我知之。人有所不覺。而我覺之。人有所不能。而我能之。靈靈相聚。充凝於天地之間。彌綸於六合之內。迨乎靈凝體化。卽所謂聖卽所謂神已。吾道之修。貴乎養靈。吾慈之旨。重在聚靈。各方卽此以悟。則可知夫養靈聚靈之重要已。所望各地修人。砥礪其精神。團結其志趣。以聚此善靈。而化是劫氛也可。

康聖訓曰。吾道修人。對於道慈諸務。此間處於嚴重運化之中。不論功候之深淺。或進修之早遲。均當助於善氣充化之中。以得妙靈之運也。若各各以爲無力相維而自退者。固爲非宜。或因有力弗進。尤爲非宜也。以力而爲功行也。固可。若實無才力之維。而以合靈同化得充。亦得至適也。此間各方均宜體悟之。時既有變。勢自有更。若仍執迷。不惟動產不動產一切儻來之幻體。無一定之地。卽一身之假合所在。將亦不知所往已。是以此間所以爲功候者。至爲適妙。是故須體而行之。俾以一分之財力。而得十分百分之功行。然後以功行所得。以助其享受。是必千倍不止。故悟修功候。以勵功行者。在於一念耳。倘一念之善。得入於適途。若因一時未能覺悟。一念執迷。未能適機。他日之運化。必如付於流波。而致愈就愈下也。至於各修人有年齡至邁。而悟推世勢。靈神頗鈍。致將功候置於九霄者有之。或因一時氣壯。或因貪念未已。以思將來之如何如何。彼時不惟不能得其所欲。抑或有誤修悟之機也。各各味之。至於各方之年處青壯者。對於功候悟修。因能時常參聆道真。或不致有此情事也。道中功候所在。原以修己而後渡人。渡人而後渡世。其望各各對此。有之加改。無之則勉。既以渡人爲渡世之本。應對同修及道外者。均勸勉之。既以修己爲渡人之本。應體悟而改勉之。庶幾悟修得功。渡化得旨。救

濟之功亦可得效已。

孚聖訓曰。化功爲用。得人必昌。人靈所聚。聚於其機。有其機者。必有其運。以運而爲聚靈。然後其他可知已。故化渡之功。必以天地自然之化。益以人靈爲輔。然後所謂自然者。亦可於此見之已。所以然者。功用無止境。以其時機爲轉移。所以能轉移者。於時機而外。惟人靈最能助其功用。乃見乎三才之妙用。所以相輔相維者。已有無限之化功在焉。故造因爲規。而化規在人。化規之功。又可於有形無形之中包羅一切已。各各以年來之化功論之。必可知其所以然。又可知已往者何由而昌。現在者何由而展。及其將來者何由而永固。於此三者加以研悟。則所謂功用。又可知已。更以世規之生。所以見乎運數者。又有自然之氣機在焉。氣機感召。如影隨形者。亦無他。惟在其靈充爲用耳。靈充之功。包羅乎有形與無形。以有形而論。則靈本清虛。何從見之聞之。然其一切化用之見於有形者。則云乎靈充之有形已。故有形無形。所以云爲大化者。正可在此中研求之耳。所以化世規於自然。出萬有於水火者。亦不外乎靈之功用而大哉靈用。其用無極。可謂亘古今而常新者已。萬有之所以化生而不已。萬事所以息息之相通者。皆靈之爲用也。故有形生於無形。以是論之耳。故從事於道慈。而道慈昌。從事於化用。而化

用展。從事於功行。而功行成。凡此皆以其至妙之功用。爲自然之進展。乃有得乎此耳。今以世規重重。必以靈充而爲化挽。而總方首領。又均能以其靈充合而宏化。是又道慈推展中至好之氣象。亦所以使時機得以盡其妙用。而化機得以極其運用耳。各各以此勉爲之。將來前途之成就。實未可量。各各記之。各各勉旃。

聚合善靈。可化厲氣。不過在今日衡之。善靈少而厲氣重。至所謂善靈者。僅有千百之一二。而厲氣則佔千百之十九。以一二之善靈。化十九之厲氣。亦戛戛乎其難哉。抑又聞之。精誠所結。金石爲開。肩道諸修。果能精誠不懈。弗怠弗荒。則一人之化。可得十人之興感。十人之化。可得百人之覺悟。由此而千而萬。擴而億兆。以及譬如算數所不能及。則三千大千世界之厲氣。尙有不隨無量之善靈。而根本消滅之哉。如是則無災規可言。而無量無邊衆生。自無顛沛流離之苦已。語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各方身肩重任。所望本是仁讓。以從事于救渡化弭。而世界之承平。大同之休風。可計日而待也。各各善養善悟。以聚其靈。而化是災規也。黑雲瀰漫。災規頻仍。而大好神州。兵匪遍地。炮火連天。以致死亡枕藉。流離載道。哀哀苦與。其得以苟延殘喘者。是必藉夫救濟之力。出諸水火。而登乎衽席也。值此時會。吾道修人。莫不本

乎大道至公。大化至仁之旨。或慨解仁囊。或大發願力。奔走呼號。慘淡經營。以盡夫渡化之責。救災刼于已形。弭禍亂于未然耳。乃議者曰。一紀以還。各地修方對于救人化刼諸端。可以修渡並重。才力交盡已。其奈浩浩塵刼。此伏彼興。彼滅此生。愈救渡而流亡愈多。愈化刼而災刼愈熾。大有救不勝救。弭不勝弭之概。是何故歟。豈非天地昧乎好生之德。故降災刼以荼毒生靈。而不可以挽救之乎。抑或肩者不度德量力。妄言度化。而其修其行。不足以感召太和乎。曰。惡。是何言哉。夫災刼之成也。實厲氣所鬱結。厲氣鬱結。實人心所醞釀。人心陷溺。災刼自重。固非一朝一夕所可救渡。亦非一地一人所可化弭。且天地之間。善者寡。而惡者衆。杯水車薪。此愈言救渡而流亡愈多。愈言化弭。而災刼愈熾之一大原因也。雖然。欲化此生生弗息之災刼。仍非道慈化度不爲功。化之之道。亦惟聚如許之善靈。化無量之厲氣而已。

蓮台訓聖曰。天之純一真正之氣。而得清在上。地之純一真正之氣。而得甯在下。人之純一真正之氣。而得清甯在中。是以天地人三才。合而爲一體。始有太平之景象。反之。則天地人。皆不得純正之氣。始有刼也。刼者。結也。凝結其不正不純之氣於天地之間。使人而受其刼也。然而刼之生於人者。反使人受之。故曰。天地之刼。人造之也。非天地固有之刼。又非天地間應時而

至之刼也。蓋人爲天地心。心正。則其氣必正。而其氣散布世界。則充塞天地。彌漫六合。因人之氣。與天地相接合。故於塵寰之內。世界之氣。每充塞於六合之間。六合者。上下四方也。卽世之所謂塵寰也。人之氣正。則塵寰之氣必正。人之氣不正。則塵寰之氣必不正已。然以其氣之正不正。以感召其天災地刼。由此而知生不生已。故曰。人心卽天心也。今也天多災已。地多刼已。人多難已。孰使之。曰。天地使之。曰。非也。人自使之耳。既爲人自使之來。而可使之去乎。曰。能。曰。何能之。曰。消之也。化之也。曰。將何以消之化之。曰。必以人心消之化之也。曰。人之力量過小。將何以消之化之。自必合衆人之清靈。而後可以消之化之也。其合衆清靈之法何在。必曰有吾道在。非道中之人。靈不能濟。亦非道中之人數不能衆也。故每於刼來。必合多數之人。誦經靜坐。使其清清之氣。合衆爲一。以消化其刼災也。其道中之男修方。已於誦經靜坐消化之餘。仍不時向外佈道行慈。以拯救其災黎於萬一。而女修方祇以真經之誦。靜坐之力。其功有不逮於男修方之功。故吾

師特命各社女方。加以守燈。以其晝夜勤勞。庶可補其力之不逮。然而今也。多不然已。有以家中無人。難分身者爲詞。有以受勞過度。而致增病者爲詞。有以孩提在抱。冬夜嚴寒。不能遠離

者爲詞。甚至有以分班不公者爲怨。其人之氣。已有不平之聲。若欲使其清且正也難已。而欲使之消化災劫也更難已。因人之氣不正耳。聖人曰。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心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今之守燈諸方。忿懣者有之。憂患者有之。其有因守燈之苦。而致取巧遠避者有之。其實未嘗離太原一步也。然其心以爲得計。豈非有不正之好樂心哉。其人之諸多困難而心虔者。甘受其苦。其心之不虔者。其不來社之理由。層見迭出。豈非因此次之守燈。而將使修方不修而散渙耶。則其所以罔道者反而碍道也。卽或以其虔心苦修者。亦難免生憂懼之心。其氣之不清。有如是也。則其靈何以清。則其災劫何以消化哉。無他。皆以汝各方之道心。尙未明瞭之故耳。然以道功尙淺之人使其大覺大悟。更非修道應進之等級也。

岳聖訓曰。大劫將臨。乘機待發。諸修於此靜參消息。默觀時勢。宜如何全己全人以全於世。同挽救於健安之域也。欲求健安。必思健安之所由來。斷非空言所能爲濟也。空言無濟。固屬當然。竭誠化弭。自然有效。化何以化。端賴衆修。修何以化。端資凝靈。靈何以凝。又屬虛空。不虛則有所滯。不空則有所著。滯着之害。靈之所以昧也。昧輪阻止。化之所由障也。障化則蘊腐。蘊腐

則生藥。藥業既生。世劫遂成。世劫一成。彌漫無際。當此之時。人心少悛。劫氣自然爲之末滅。末滅之餘。不善慎持。心復縱恣。又必劫災爲之沸騰。一張一弛。一弛一張。相激相盪。積久玩愒之下。人必視爲固然。既竟視爲固然。人雖未死。而靈天爲之喪盡已。非災及其身。弗能挽其自私自利之弊習也。私利之中人。牢不可破。劫氣之鋼結。終莫能解。雖云莫解。劫從何結。必從何解。細爲默悟。不難得其化解之方也。化何以化。氣化之也。氣何以化。靈凝之也。靈何以凝。虛空以涵之也。任何以虛。督通於空。任督二脉。爲人身之陰陽。人身之陰陽。二奧既充。氤氲弗息。始克生物與人。人既受生。直來直往。自足以合化合生天命之原。既生化於本原。人與天地。合不能分。分不能分也。合不能合者。形質也。分不能分者。氣化也。天地之氣化。分爲四序。運爲五行。散充六合。皆因氣以成形。因形以成質。質體盡現。形遂定名。是形者。氣之代也。形代氣化。於穆不息。自現一種光華之景象。故四序之遞演。天地之四肢也。五行六合之敷佈。天地之臟腑也。腑爲清。而臟爲濁。清濁相化。萬有畢生。萬有既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人在天地之中。呼吸往來。息息與大氣相爲流通。既爲流通。人之氣清。大氣必清。清則何有於劫。人之氣濁。大氣必濁。濁則安能無劫。以清濁之氣。定劫運之有無。以濁氣之大小。定劫燄之輕重。此乃自然

之理。人人能知者也。今者劫運重重。可謂極已。而朕兆之畢露。已無庸諱言已。人心不厭亂。天終無悔禍之期也。天心不悔禍。人不能脫塗炭之苦也。能從此以爲參驗。則劫氣之化弭與否。全在人以爲之轉移。人何以轉移。以天心爲心。自可以得轉移之道也。何以云然。人之爲人。所以通運而無間者。五臟六腑之氣也。臟腑之氣不和。自必牽連乎四肢。四肢之運不調。自必現偏滯之害。偏滯於陽。血脉不通。則必生癰。偏滯於陰。血脉鬱積。則必生疽。癰疽既成。疼痛難堪。欲爲之消弭。非托裏透毒不爲功也。毒炎欲透。必有形以爲敷療。無形以爲調劑。始克收功。今天下之勢。何勢也。亦癰疽表現之狀況也。其勢既成。雖未至於大潰決。雖未至於大糜爛。而潰決糜爛之景象。在所難免。及今之時。竭力化除。尙可有爲。縱不能完全無恙。而潰決之力必小。糜爛之處亦必狹也。倘再恬不爲怪。則時勢之所感。吾亦不知其流於胡底已。故敷化者。衆修之天職也。運轉者。天功之妙合也。雖不敢貪天之功。亦各當盡各人之力。力之所及。化必敷焉。化之所敷。氣必通焉。不有斯氣。何以有胎。不有氣胎。何能轉胞。何以大化。大化之來。天爲之清。地爲之甯。人亦必爲之靈已。靈何以靈。氣爲之也。氣何以靈。清甯以致之也。天清地甯。爲敷化之表現。而表現此清甯之景象者。又非人靈凝聚。弗克以奏此門功也。願各地諸修。洞澈斯理。

莫謂一人之微。無關輕重也。各盡其誠。各篤其敬。誠敬之氣。蘊於心者。似不甚緊要。而其貫澈於空際者。自氤氳而充周也。其各好自悟勉。有形之劫。不能不從物質以濟目前之窮。而無形之充養。以消弭於無既者。固各各具重要之實責也。

聚靈化劫。純屬自然之理。亦是感應之妙樞也。能明自然之理。卽悟自然之機。能悟自然之化。卽契自然之運。能契自然之運。卽通自然之化。能通自然之化。順其所化。以爲之化。化其不化。以趨於化。其化未有不宏且大者也。既宏且大。無時不化。無處不化。無物不化。無事不化。既然無時無處無物無事而不同歸於化。則化之所及。一片清充。虛凝其極。厲自不爲之蘊。厲既不蘊。孽自不爲之生。孽既不生。災於何有。劫於何有。災劫之來。氣爲之阻也。災劫之泯。氣爲之通也。氣爲之阻者。昧輪攪之也。氣爲之通者。靈輪涵之也。靈天有在。昧輪無阻。求其昧爲靈祉。使各安其清虛之天。斷非無因所克而致於斯也。凝靈得化。自然有以握其樞也。欲凝其靈。須誠其心。欲誠其心。須平其氣。欲平其氣。須虛其中。中有所虛。其氣自通。其靈自運。運靈通氣。氣之所通。風清俗美。民安物阜。有何渣滓弗能消。有何災劫之瀰漫哉。近紀以來。災劫之所以瀰漫。渣滓之所以莫解者。並非別有其故也。無非私之一字。逐漸擴展之所致也。私心一萌。昧輪卽

生。昧輪一生。餘氣必濁。一人之昧輪生。一人之氣濁。多數之昧輪生。多數人之氣濁。由無數人之昧輪。結成一大昧輪。此天災人禍相因而至。迄於今茲。雖有善者。亦難以得善其後也。稱此以論。災劫之重大。既然如此。將遂坐以待斃。聽其自然之運轉而已乎。噫。劫由人造。亦由人化。何以化。化之於心。心何以化。化之於私。私心既化。清光自來。

### 道化慈濟相輔而行

老祖訓曰。春到人間。物物均現新鮮之氣象。而生機遂以暢達者。以其藏養之候。有所存也。試瞻景物。可試修身之度。而其所修於人者。得天地之生理。則氣之養於身而布於世。自然沖和而克宏開化運也。吾道化度。於茲有年。以各方修養功候。擴布化機。而有如今之氣象。皆可以見各各存於其身者。所推及世。莫非從至平至正之氣。以妙運行也。此從所以展化之處。爲事方多。然以道論。則固不必有事。而於其慈。則在在均必有爲。惟其有爲。故須益勵修養。庶可日充其候而廣施度。度者自度耳。所以賴吾修人爲之度者。導歸乎仁。摩非相化也。其化之也。雖在有爲之慈。而實主乎無爲之心。無爲之心。虛極靜篤之養。有所充。則日日存固。而在在皆得於無形之中。有所推化。若論化功。則又不繫於有事之跡。而純在於無事之時。此道之所以大。亦卽慈之所以宏也。各方今歲所當益加努勉者。必從此點日以悟進。則前途邁步。盡得漸臻適境。而世化之昌。生機之暢。無在不因修者之自養。而克爲見普度之功用已。

昌佐神訓曰。道包天地。成始成終。開壇闡化。原爲道慈而設。昔也以道包慈。今也以慈明道。故

慈業之推進。將來功行圓滿。仍自歸宿於道。度恆河沙數無量無邊之衆生。而實無一度者。何也。自度度人。度人自度。如環無端。視各人之功行何如耳。當災劫降臨。正諸方立善之機。若不注重外功。則錯過機緣。何由種德。何由種道。何由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卽德也。慈業之發現者賴此。大者大乘。小者小乘也。要在各人之自修自德。非吾

師之所可勉強也。諸方能以己心爲心。則慈業可宏。慈業能宏。則道務可展。道慈宏展。人人善心易生。而惡念難起。如此則劫運消弭於無形。衆生多受其益矣。

孚聖訓曰。夫度衆生者。衆生也。滅衆生者。亦衆生也。度不自度。度自我心。滅不自滅。滅自我心也。心也者。其理也。可以上通天文。其明也。可以下澈地理。其慧也。可以覺萬事。其妙也。可以達萬物也。其大放之於六合。其小退藏於密。其遠弗屆。其博弗達。是誠大道之妙諦者耳。此修養弗修於他。而修於心也。然悟弗悟於別。而悟於心也。心也。造萬物。生萬相者也。故曰萬相惟心造。萬法惟心生。心造而有世間之形色。心生斯有人間之所謂上下之乘也。此修養於道者。常從心尋法。以心生心也。心之生也。無所弗生。心之滅也。亦無所弗滅。其生也易。其滅也易。其易於生滅。故有生死。其有生死。故有化度也。有其化度。斯有弭化。是弭者。弭充滿之意也。充滿

者。充滿人之善心。充滿人之慈心。充滿人之忠心。充滿人之仁心也。充滿善心。惡心自退。充滿慈心。吝心自無。充滿忠心。爭心自泯。充滿仁心。殘心自滅。其爭心也退。殘心也滅。惡心也無。吝心也化。而後心之澈明如日月。鑑似天地已。日月無不照。天地無不覆載。是心與同其德。合其光明者。斯可併稱而爲三才者已。此人所以爲人者。天之精也。地之英也。日月之靈光也。有如是之天精。地英。日月之靈光。故其可參天地。而能贊化育也。能參天地。贊化育。是其所以爲人之道。人而非如是者。則愧斯人之所以稱爲人者已。近幾年來。災劫遍大陸。水火遍宇宙。其得享安寧者。殆不可尋其桃源。此我己會之所以創道教世以活人也。然道之化於世也。已十三年於茲。其所以未能化普於天下者。莫非無形者而無徵驗乎。故又以慈之有形。而濟其心也。慈濟以有形。道化於無形。二者相輔。或可以收其偉功著效也。然近世之人心也難化。無形有形。猶不得拯斯世之衆生耳。故災之化也。仍不免時之降。劫之救也。仍不免時之來。災劫不淨。衆生不度。我道何以休止。此弭化又繼其後。以收功於將來。而拯世於無形也。弭化之收功。無非以爾等之誠。以著偉績之端。各人果能各本一誠不渝之志。百折不撓之心。其難於弭者。未始不可弭之於至易。其化之艱者。未嘗不可化之於不覺耳。是故各人明悟於斯。必誠於此。而

與災劫相奮鬪也。災劫非有定之數。亦非有成之形。其所定於數。成於形者。乃以心而爲之祟也。心之造劫。心之致災。而弭化於災劫者。是又不能不以心爲工具也。心爲弭化之工具。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者。此心之在於修者。不能不各先自正其心。自公其心。自中其心。自宏其心也。心之正者必不倚。心之公者必不私。心之中者必不偏。心之宏者必不滯也。不滯其心。心自明也。不倚其心。心自寧也。不私其心。心自清也。不偏其心。心自凝也。心能凝。能清。能明。而後靈之蘊於無形者。莫不圓陀陀。活潑潑者已。靈明也如鏡。心清也如水。無物不照。無事不鑑。其後天之功名富貴。豈不與我若雲浮哉。看空世界形形色色。自不撓其至清之心。不惑其至凝之靈也。然其心清靈凝。又必保其終始。斯可不退不棄者也。此能誠者。又必須堅也。堅者。又必以恆而爲其功候之妙諦焉。修者研乎弭化於災劫也。不弭化於災劫。而弭化於衆生。弭化於衆生。又必先弭化於自心之衆生。自性之衆生也。人之性於其初。無不善者。亦無不具佛性者也。而爲後天之情也蔽。物也蒙。本來之眞失。形形色色之欲存也。形色存於其心腦之中。是以莫不愛於形。而好於色也。一旦明其本初。後天之形形色色。自視若糞土。而不值一文已。惟是一旦之明也。人之不易於行耳。故曰知也易。而行也難。世人之修於道者。固知世間之幻。

而不明於道者。觀夫人之死也空空。亦未嘗不悟於己也。惟能知於一時。感慨於頃刻耳。事過境遷。又忘其爲假。前進營求也。此卽人之不易度。亦卽大道之難成耳。大道難成。難於不誠。人不易度。不易於誠也。是誠則無所不明。明則無所不澈。不澈不測。不測不息。不息不綿。綿綿若存。道斯在己。修者參乎道之在己。己也不修。何以化人。人也不化。更何能以弭災而化劫也。是弭化而在於各人之身也明已。各修能明。明而能誠。誠而不改其初。爲世之型。爲人之式。其度化不度化於世人。而世人之法效。莫不收於無形之中。無相之內已。而自然之道。亦卽於此。成其化度之功焉。



### 化規要旨

老祖訓曰。化規功用。在於自然。自然功用。在於至誠。至誠不息。必可事半功倍。此修者所當詳悟者也。若不能入此自然之境。則雖云化規。而規必不能免焉。各弟子以是研悟。必知規規之來。其中誠有不可測者。而自然之化規。亦有不思可議者。必自然。必至誠。切不可爲表面之化規也。心與口同。方云自然。心有所畏懼。必不得其自然。心有所好惡。必不得其自然。心有所貪戀。亦不能得其自然。心有所要功。更不能得其自然。必也妄念不起。萬慮皆空。方可以云自然。若夫有所思者。必去其思。有所貪者。必制其貪。有所妄者。必去其妄。有所挾者。必免其挾。則心神既清。而規也必可化已。若夫以化規爲保存箇人生命之用。以化規爲增福壽之用。以化規爲維護財產之用。皆不能云化規已。呼鳴。化規之難。誠有若是者。各弟子數日以來。功養功候。皆得其自然。是誠可嘉。不過化規之中。能存自然中之自然方佳。何云自然中之自然。若存我之化規。規必可化。則又謬已。必也以我之至誠化規。不問規是否能化。而我之中心。合於坦適。自能至於自然中之自然已。修者弟子詳悟是理。自知

老人之所告於爾等者。其中有不可測不可思議之妙用焉。

老祖又於丙子年十一月初一日。臨總院浩然亭訓示曰。物鬼人神在規中。興亡關鍵是隴東。而今何處赤松子。嗣後難尋黃石公。有手擎天豪傑志。無意滂浪大雄封。飄零盡識造因事。胸懷弭化白頭翁。

各弟子於此中悟之。自知修道因時。行道因時。化規因時。而弭變亦在時機也。好自爲之。大規庶幾其有已乎。各弟子切不可。以心神之不定。而有草木皆兵之成見。斯可也。不過造因於前。而結果於後。是事之必然也。以事之必然。而爲駭異之狀態。則謬已。事與機也。原不分。而規與數也。亦相同。知其爲因。則免因爲上。知其爲規。須化規於無形。各弟子於此行修時期。自知老人所囑於爾等者。不憚煩勞。而爲再三之叮嚀。何也。事之未來。人皆不介意。規既起已。而又驚慌失措。亦無濟於事。此

老人所以令各弟子於事機之未起。而思有以弭化之也。果有其力也。必盡其力而後可。果無其力也。亦必勉其力而爲化規之功用。則內修外行。打成一片。何憂不至於大成哉。在此行修時期。

老人令各弟子各以個人之力。而爲化規之用。不似訓修時期之事。必有訓者。是令各弟子以個人所發之誓願。而早日了結。免至大規已過。雖欲返其本來。亦不可得。而况規之初起。不似從前之簡單。故必努力而爲。尙恐不濟。矧曰因循乎哉。大道以一胞爲世界。以世界爲一體。本無軒輊之分。亦無賓主之見。而更無人我之別。此各弟子所以當一視同仁。而後方可有免因化規之大希望也。若必因循觀望。則規之至也。可立而待。不但家室亡不旋踵。卽本來之根基。亦必至於萬劫不復之地也。各各以道爲體。以慈爲用。良好機會。切不可錯過。必有免因化規之功效已。惟是人各有志。心各有見。則人我之分。固爲道慈之大障礙。卽一切未來者。皆與我無涉。必至因此而錯成大錯已。天下事化於無形者。爲無上上乘。化於已知而未來者。爲上乘。化於已來者。爲下乘。而况事機已至。仍無覺悟之心。斯更爲下乘所不容已。修者已是自悟。自知道之所以安身者。誠適而已。慈之所以濟衆者。化規而已。化規之所以然。爲免因而已。因既造已。則其結果之若何。必有一定之數在焉。雖云數之所在。而人力亦可挽回。是大道所以爲人羣物類之保障者在此。慈業所以爲免因之用者。亦在於是。因是而悟千百萬禪循環之理。無非若是。有其理者。必有其數。數之生也。生於其機。機之來也。在於造因。而動靜之分。卽善

惡因果之起源也。由是而自悟吾身何以修。吾行何以運化。皆在一刹那之間耳。覺悟在是。因循在是。而一切一切。莫不在於是也。各弟子務當以此次大規之起源。而善爲弭化。或者不至蔓延。若一再因循。事機臨頭。悔之晚已。而况各有因緣。各有是非。各有善惡。各有恩怨。不必一一詳述之也。更况恩怨之中。亦有數在。此不可不慎重於萬一也。道之化人於平時。慈之濟人於早日。此中情況。修道者必知之。行慈者亦必知之。而辦道辦慈者。更必知其所以然也。切勿坐待梅花初落日。江城片片盡哀聲。則各弟子之功行。必有不可思議者在焉。天時地利人和。雖與道無關。而道慈中所最要者。卽在此三者焉。苟不知天時。何以修養。不知地利。何以濟人。不爲人和。何以使有衆親之如父母也。修者從進一步悟之。更知莫管前生與後世。人因各有未來魂。以是悟之。更知一善可以弭亂。一慈可以化規者。其功德又爲何如也。不作如是觀。而必曰吾之富貴若何。吾之壽元若何。更有大謬在其中已。爾等所以發願者。渡世而已。發願渡世。不以身作則。則何以化人哉。人爲萬物之靈者。亦在是耳。何以云是一胞云是。其來也。由一胞。其去也。亦歸一胞。凡有性靈。皆修此一胞而已。是一胞者。果有物焉。果無物焉。無而生有。則循環之理。必以殺爲生也。而機之在於動靜者。亦從盛極必衰。合久必分。爲其數中之輪迴也。

各弟子人人皆在輪迴之中。人人各具一輪迴。能逃物之輪迴。而修箇人一胞之輪迴。必返於一胞已。其他

老人今日不多囑已。惟望各弟子努力救濟。一面爲北地之救濟。一面籌備西方之救濟。庶幾功行所在。理亂不聞。我行我是而已。其餘關於盛衰治亂恩怨是非。各弟子切不可亂道也。好在大劫雖已成。而弭化之期。或當不遠。大收束五年有成。小收束其在一載內外乎。各弟子切不可輕視救濟之工作。而更爲誦化之功行也。其各勉旃。

劫不自化。非人不化。世不自救。非人莫救。况劫之來也。由人而來。而欲化而去之。亦必惟人是賴。世之亂也。由人而亂。而欲救而治之。亦必惟人是主。人者何。此心是也。故大道以挽救人心爲急務也。乃或者曰。現時之人心澆漓已甚。陷溺已深。際茲不可救藥不可收拾之時。雖有健者起。而欲化之救之。恐當此紆紛擾攘之際。滔滔皆是。必無人惟我所從也。殊不知風行草偃。理有固然。上行下效。勢所必然。從來感召之速。捷於影響也。是以欲化人而救人。必先自化。自救。自化者何。吾道之內功是也。自救者何。吾道之外行是也。內功之坐。所以復吾善性也。外行之慈。所以養吾仁心也。內外不偏。兩兩並進。心明性見。氣固靈圓。層層工夫。步步證驗。無非

自修而自度。能以自度。始可度人。而吾之度人。終是自度。自度度人。度人自度。此中孰先孰後。孰輕孰重。此皆修者所當深切悟求。而始可了然大道所以然之妙。而明其真諦已。果明斯旨。則凡吾之爲道爲慈。出資出力。均是自度之必要。而與他人無關也。但能自度者。其心其性。皆至公至平。雖不言度人。而世人亦必爲我所化所救已。苟非然者。不知自度。而徒言度人。則雖三千大千世界。七寶爲佈施。是亦有相之佈施。有心爲善。終於己身無益也。何況不能自度。則我亦是造劫亂世之一份子。既造劫而亂世。尙何能言化劫救世乎。自己墮於輪迴。而又曰。吾欲弭化浩劫。救平世亂。豈非欺人之談哉。

### 通力合作興辦慈業

關聖訓曰。各方知今日之時機乎。知今日之應作慈業乎。知各人身所處之地位乎。以時機爲論。則爲慈善事業之好時機。以慈業爲論。不但從有形救濟。而無形之救濟。更屬緊要。以地位爲論。世界安危。匹夫有責。以此三者相研。則各方之責任。在近中可謂重且大已。有重大之責任。不能肩重大之事業。以立非常之功。行。不特不能稱爲修者。即人字亦對之有愧已。故曰。修養功候。注重道慈。道慈事業。重在力行。力行不懈。方得其機。得其機而應其時。然後道慈之推行發展。必有無形之美滿結果已。所以然者。事業之發展。在乎推行。推行必在於努力。努力尤在乎得宜。得其宜。則事業必可措之於自然。而無所不適已。今也劫變叠起。民不聊生。雖有力者。亦有危險之景况。况無力者。能自保乎。雖有力者。亦有危險之景况。究其實。仍勝於無力者。故不能不以此時爲努力之救濟。雖不敢云出民於水火。而登衽席。亦當視力之所及。作臨時之慈航。此種慈航。厥爲我同人所應行設備者。故當以其力之所及。爲各種之籌措。則慈業前途。庶乎得其正軌。而道基亦可藉此鞏固。是在各方詳以自研。不可推諉退縮。必可任此重大

肩寄。蓋常論之。有任此肩寄之心。然後能任此肩寄之事。能任此肩寄之事。方能有推行之進步。不必問其有形無形。只要此心無他。必可勝任。此又各方當於道慈功候中。有所自定。然後方能有美滿之救濟功行也。各各幸毋以救濟事業爲敷衍可以了事。則幸甚已。獨不見此次濟水之事乎。以此事之發生。而證規由人造之語。不其然乎。各各試思。修造行慈。果何爲者。修養功候。又果何爲者。能往進一步思想。必知

至聖之苦心孤詣。渡化有衆者。欲使人造之規。仍由人心自行消弭耳。各方悟及於此者固多。其不能悟者。亦大有人在。今以相傳之訓誠爲論。豈有令各方罹於造規之途境者。乃各方往往有不察。其所以然。以爲

至聖令吾多費若干資財。以賑濟被災之有衆。其不公也有若是之甚乎。更有曰。訓所訓者是訓。而資財之出。不出在我。以是論之。

師之於人也。必有所私已。殊不知道慈重在渡化。而渡化之中。又以救濟爲先。不以有力者濟無力。不以有財者養有才。不但亂世不可。即治平之世。亦不能立足於世之概已。幸道中各方。皆明是理。不致爲其他各種淆惑者所擾。則地方之安。於各方之堅誠瞻之已。各方試思。屢

經災劫。此地未受若何驚恐。非堅誠各方化劫之力乎。非各有力者不重視資財之功乎。非各方以救濟爲重之大德乎。今風雲雖趨於險惡。各方雖心中不定之情況。而反復思之。則又能鎮定於無形何也。是各方之功候進步之所致也。天下事治不忘亂。安不忘危。方能立定根基。然道中所云立定根基者。無非從道慈入手。以消弭災劫而已。無形之消弭。其效也亦甚大。各方果能團結一氣。不使靈有渙散。則大道前途。必更有發展之希望已。

化劫渡生。以慈爲要。慈之運施。必道是主。此真宗之所以爲樹至宏化渡之基也。現世劫運日擴。生靈日困。其在有形。自非充慈莫克爲拯。而慈之爲充。又非道之先正。不足以言敷運也。道慈功候。繫於身修。身何以修。心得其平。氣得其和。以平心爲之體。和氣運其用。然後一切舉措。皆能循乎正軌。而順天之秩序。以行所無事已。事能行所無事。則心安理得。氣自充滿。而爲運。行。必無點綴之偏滯。以自障阻。功養候於無形已。各方肩寄至重。今後化渡之效。常各身先。自責。能多自責。則心平氣和。大道之體用兼賅。而身之所在。亦卽道之所在已。各各注勉。是望。慧聖訓曰。玄天高朗。尙假列星以助明。故垢垺所以以培山之高也。江河所以以成海之深也。道慈事業。化度至宏。功行亦至博深大之事。宏博之業。其非少數人所能奏功者明已。故海之

特於江河而不擇細流。山之特於垢垺而不嫌夫其微低也。玄天之高朗。所以高朗者。列星之爲助耳。諸方研夫是。卽可悟乎道慈事業。爲非常之事業。必有非常之大多數人也。非常之大多數人。以爲道慈之功行。則道慈事業之昌展。方有不可思議者耳。蓋非常之人。必具非常之心性。具非常之心性。故肯爲非常之業。而建非常之功也。俗云。人過留名。雁過留聲。人生一世。六七十寒暑。剎那間之事。修德建功。尙恐不可造詣於上乘。況浮生浪遊於塵世乎。修道諸子。固不以色相是着。而冀此以享令名也。然不希而在。不求而得。不可量不可稱。乃在於自然。而然以爲功候也。功候修於自然。其行守一任於自然。不假勉強。自有令譽之存於千古。美名之垂於萬祀也。各方修養十數載於茲。世間有形。塵上有色之花。花絮絮。當亦必稔之熟已。雖是道慈功候。知之於心也不難。而難之於身之行也。心知其善。而不行之於身。善之益有千百。何以益於人世。更何以益於自身也。功行必實踐。事業必實際。然後其功行方真。其功候乃純。功候至於純真。性靈方可永固於無形。性靈永之於先天。生也有自來。修以明其本來。及其歸也。亦有所從去已。諸生生於五千紀前。將來歸真返樸。當然亦必返其本來也。惟是來於先天則易。而由後天以返乎先天之所自。則有不易爲功候者。後天形色貨利。實有所擾。而莫之能逃也。

前發願之徒數千萬。而今已一紀。猶不得其數。能不謂迷於廣野而墮於夢鄉乎。各方已得門徑。當然知夫過去以修本來也。過去之歷程無他。靈性不昧而已。未來之修持亦無他。惟守此靈性而固我先天耳。先天無物。靈性是眞。後天有形。身軀俱幻。一眞而無形。一幻而無相。世間不明而昧於此者。不知其幾千百萬輪流地獄也。與言及此。能不浩嘆。來是來於空虛之清。而歸時則各奔歧路。鮮有不墮於冰霜地獄也。人孰非佛性。更孰非我主之一胞一系也。一胞兄弟也。叔伯也。父子也。姐妹也。姑姨也。妯娌也。而我則樂我之逍遙。爾則苦爾之困難。我則快我之幸福。爾則悲爾之罪困。其間一樂一悲。一快一憂。世人觀之。固不發生何等想像。而我主視之。能不悲從中來。憂由性起乎。此創道興慈。冀其迷者醒。而愚者悟。樂我逍遙。而歸我自在也。無如世人黃梁睡熟。幾人警覺。雖有驚天動地之道慈。更有幾許目其爲救世航迷之津樑也。世人吮睡莫之能醒。道慈雖可以救拯溺者沉者。然不知善之途。安得而成我救渡之本旨。以化無量芸芸之迷昧者也。時至今日。運會爲之一轉。機之一至。我道慈又有一大更新變化也。道慈事業。端賴相機發動。待時而展。今至其時。機至其候。度化事業。救濟工作。勢必爲之一振。而易於奏凱歌也。惟是道慈事業之創也。依神之無形而兼人之有相也。無形者功於無形。有

相者行於有相。無有有無。兩相遞轉。互爲功候也。道慈事業。於是乎神賴人。人賴神。斯奏其宏功偉績焉。諸方日研於道慈事業之進展。此其時也。不可錯過。必以大無畏之精神。而作此非常之大事業也。各方根慧有素。具非常之心性。必盡其非常之力。而建此非常經久之宏大功勳也。道慈之賴爾等人事者。神事亦未嘗不翹足而望。引領而觀之也。諸方各奮毅勇。各輸才志。同心同德。共維共化。道之所以爲道者。大公得其施。而慈之所以爲慈者。至中乃可得其展也。大公至中者。可以贊化育。位天地。道慈事業。安得而不成其大化於三千大千世界也。各方幸有以悟諸大道之行。天下爲公。必羣策羣力。相親相容。乃可以成其廓然至行。浩然偉業也。今日爲諸方告。以淮南子所謂玄天高朗。尙假列星以助明者。泰山可謂高已。而上猶有天在也。滄海可謂深已。而下猶有地存也。况泰山。恃羣山而成其高。滄海賴衆流而匯其深耶。道慈必羣策羣力。共維共化。方可成其大化也。

人類必講慈善。而在劫運瀾漫中。尤必講慈善。其故何也。就世界言。慈善乃萬物之根蒂。萬事之主樞。就個體言。慈善爲護心之法寶。護身之靈符。究所以然。則無非仁充於內。而義形諸外。從個體達之世界。然後一切之生活。乃能調暢而無摧殘之患。以是人與世之間。惟藉此一點

愛力之團結。而得共保存立也。今日世界之中。爲語愛力之團結。必由個體之擴充。什九未必謂然。是乃觀念弗克有相當之認識。乃至真旨無以發明。此亦數千年來衍習有以致之也。不知慈善之於人。本身心同具之仁義真性也。必能以仁義爲主。然後觀念斯正。觀念既正。然後慈善之力量斯充。慈善之力量既充。然後感化之效果斯普。何以云然。凡人但見殘暴而覺不仁。但知侵凌而覺不義。此之不仁不義。徒表面論。固屬作者之非慈善。而受之者所以招致之故。如加審察。則由慈善之不自先充。亦居大半也。其慈善不自充固之原因。則在居恆不講究慈善。乃護持身心之符寶。而有以慎其保存。於是愛力不易發展。及至暴凌所至。又以爲其乃作者之非。而惟思反以其道相報。更無或肯從慈善感化之用。加以設想。因此而團結之愛力愈差。而劫禍之不克收拾。則往往而然。大抵中古以降。世之多擾。悉此之由也。雖然慈善感化果。固爲世所公認。不過欲宏其效。仍須人人從個體之身心。充養其候。以爲世界事物和平之導化。方可日彰其用。以興觀念。此間絲毫不能假借處。只是以慈善之動作。爲仁義之依歸。一切均惟仁義是準。則人道必昌。人道克昌。則剛柔之地道自濟。地道既濟。則陰陽之天道自和。三才奠而萬有乃寧。以求其所歸宿。及其循迴妙轉之機。則在人人身心得其慈善之觀念能

正。力量能充。而後不期其效果若何。而效果自有極大之收成已。至於發展此慈善之方。世間固多成法。然在目前。其大端體要。當以分工合作爲主。此卽所以藉慈善團結愛力之途徑。充愛力感化世界之關鍵。何謂分工合作。情地有所不同。而慈善之動作自宜區分。譬如接近戰區者。則須羣策救撫。處於災地者。則當各事振渡。而一切之敷施。惟力是視。一致盡心。能若是。則隨在皆克保安。卽隨時自享和平。或者以爲如此舉行。恐涉迂緩。難收宏效。不知慈善所以維持世界而臻真實之感化者。必賴真實之修詣。若言真實之修詣。必先自具極委曲之意志。矢極勞苦之致力。然後不矜不伐。但求實利及世。修功所至。方克得到太平之希望。不然。事未之興。而期成之望徒奢。一有於此。則身心中之慈善符寶。先無以自固。更欲擴充其愛護及外之力。而得團結感化之用之周充。必不易幾也。

流民之圖。各方亦多親見。現際欲宏拯渡。要當集思廣爲之籌。惟長久安全之計。一時縱不易謀。而擇善以行。能使無告哀黎量減蕩漸之苦。則功德莫大已。邊地難民。紛徙還鄉。勢不得已也。苟能從中簡別。於無家可歸者。就近爲謀安插。是較現時之輸送入關。卒難久安。稍覺得其實濟也。所賴協力共策。如得其當。功行之優。德惠之盛。殊不可量也。

# 仗義疏財施濟窮乏

老祖訓曰。見義勇爲。當仁不讓。是仁者之心。先天之靈主之也。聞慈興却。見利思取。是貪者之行。後天之魄使之也。能於此仁動義生之時。以繼長而增高之。則魄降而靈固。先天之養純已。若隨利動轉。移心於物。而弗能載我本來以啓其機。是後天之陰濁。亦無以自清。將日沉於下。而不知所止已。是故爲修於道。爲力於慈。所以不事勉強。而必令純出自然者。一以察修者之功養功候。一以驗各各之清濁先後也。此在道之慈。不能募之於外。假之以事者。非道之有阨於修人。乃修中之自證其果。自證其候。不能使非分者。以參與其間。而有所假利以利人也。然修之淺而養之薄者。恆不以是爲重。反以讓於人。而吝於己爲得門也。豈知當仁不讓之義哉。夫仁者。人所同具。不能以我之仁以掩彼之仁。卽弗能因我之義以後彼之義也。所以然者。各有各修之功。卽各有各候之果。弗於此證果得功處。以致力己修。則爲修雖誠。不能無搖於其胸中者也。心爲物搖。則心爲物轉已。此心卽非我心。心爲利動。則我心非爲我使。卽非我之未來。又何可以證己之真功實果耶。况道機轉於人心。修功移於仁利。其利者。專能伺我仁。而仁

者。偏於反愈利。故二者之間。不明其先後。往往以滯己之真功實果者。卽因其魄靈之間。有爲物搖。與不爲利動之異耳。各各能悟其動之時。而知衡以輕重者。是修之有進者也。若聞之卽使心憂。行之實苦無力。疚心疑慮。以滯其行者。又修之進而益明者也。若知之而弗動。動之而弗行。行之而弗果。其弗之者。非無力。非無資。以助其動行之初。乃以其動後滯生於魄。行前阻生於陰。是則因其修有進。而魔亦有進。互相轉移。不能自決於胸中者也。此慈款。最能著人之功修。力行最能證人之真偽者。卽以此也。

斗柄回寅。時序更新。茫茫塵寰。積日以爲月。積月以爲歲。歲歲相積。乃成古今。夫晝夜迭更。日之變也。朔望輪流。月之變也。寒暑推遷。歲之變也。而治亂相乘。則一代之變耳。彈指光陰。迅如電火。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慨夫人人生於世。上壽不過百年。爲期不過三千六百旬。矧自中古以降。七十猶稀。是故人世之可貴者。莫如時。而可畏。亦莫過如時已。乃三千大千世界之衆。自有生以來。由少壯而至於衰老。悠悠忽忽。擾擾攘攘。或困於名。或驚於利。不知休止。遂將人好善根。泯然本靈。汨沒於貪嗔癡愛之中。雖卽死亡當前。猶努力求謀。蠅營狗苟。性昏靈昧。坐漏筏而不知。墮孽海以自甘。安肯以未了之光陰。稍自寬假。而種德立功哉。嗚呼。



呼。人雖難得。而人性易失。芸芸之衆。其初生也。仁義禮智根於身。孝弟忠信具於性。一入後天。鮮不失其本來面目。亡其固有靈性。一舉一動。背乎綱紀。一言一行。不循道德。因因果果。而富者易貧。貴者易賤。壽者易夭。而生者易死。雖卽臨崖勒馬。各時悟修。猶恐時不與我。安可忱惓自甘。徘徊自誤哉。浮生若夢。光陰不再。時機一失。雖欲修欲行。又豈可得耶。諸方生有自來。躬逢盛會。道慈所在。務望好自勵進。或盡其資。或竭其力。務各於了澈之中。再求了澈。努力之中。更求努力。以有限之光陰。立不朽之功。盡普渡之懷也。妙峯不遠。樞籍豈難。在人自爲耳。

倉聖訓曰。一片河山景色好。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還有收人在後頭。

孟子曰。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能常養此真心。使時時發見。則可上與天通。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爲鄉愿。無益也。許多事業。都從此一點真心推及出來也。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濟。憐貧人不遭橫禍。施捨費得幾文。誠能約己濟人。色色爲貧人計算。存些盈餘。以濟急難。去無用可成大用。積小惠可成大德。乃富人惜財如惜血。目擊困苦顛連。而睽睽相視。毫無動心。以爲生財之道宜如此。不知財生而心已死。心既死。財豈能長生乎。人生最難得者。勢也。力也。智也。財也。此四者。用之於正。何善之不可爲。用之於邪。何惡之不可作。在人善用之耳。人

嘗有云。我非不欲爲善。只是無勢力財智。究之亦在人耳。有財智者。以財智行善。固已。既無勢力財智。而以公正之心。行規勸之道。未嘗非善。甚至人微言輕。規勸亦不足取信。不妨存一點是是非非之公心。毋嫉善。有勢力者。以勢力行善而除惡。毋幸災而樂禍。毋口是而心非。毋欺愚而飾智。是亦善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謂之善已。此之謂也。各各悟之。

關聖訓曰。行修之時。卽所以勵乎功行之機也。吾道對於功行。不惟行修之時爲然也。既以道慈并重。無地無時。不可不勵乎功行也。不過所謂行修之時。時爲最妙。故須努力爲之。此時所以勵於功行。較乎時爲妙者。力雖小而功大也。是以吾

師於行修期間。傳知各地修人。均宜加以勉爲。以適於時而進於功也。所以勵於功行者。時固妙已。但所以爲行者。以力之所及。以盡其力而已。各地堅誠修人。對於功行。均知審時行之。此間既處至妙。能有所忽乎。各各明此。無須多爲贅述。當能知機之爲妙也。不過所以盡力而爲。亦絕非盡其所有以爲之也。各修人等。對於功行之爲所以行者。有謂個人此間不以裕如與否。而個人之生活所關。倘若悉數行於功行。豈不有誤個人之生活乎。非也。各各若能以全數之財力。捐於各善事中。吾

師亦必不允。所以適於道者。在以時之所在。力之所在。及量力爲之。則可已。若於個人維持生計之間。有一助於善事。而各弗捐輸。以期得個人生活之充豐。亦非也。機數各有所定。絕非人能預算。而定轉之機。處於無形也。各各若以自是爲眞是。不惟不能適於自心所定。將恐因時機變遷。不知所止也。各各明此。對於道慈之勵功於行。亦卽於自然之中。以求其適。而後以力之所及以爲之。甚或此時未能充乎生計。他日運妙。尙可超乎此時。是可非人之可知也。故必以各各悟修功行之真適。以維道慈之悟進。則各各既對道慈乘至堅至誠之念。豈能於各各辦理慈業或救濟。而後既以個人之力救乎世人。焉能人渡而已弗渡也。至於維持生計。尤爲小節。亦不能以各各辦理道慈。以致他日之無衣無食也。各各明此。則功行之爲。卽自然之道也。不過道慈所以賴乎維固者。事雖一同。得功不一。故須審時爲之。則得將來功候之進者。卽此時之功行以定之也。

慧聖訓曰。凡辦一事。不患不生效果。特患其無實際。其用人也。不患約之不嚴。特患其任之不當。所以實際乃效果之母。得當卽約嚴之方。大之治國。次之治社會。皆不能出此範圍也。至於行善。亦復如是。然而今之行善施慈者。其難言之矣。何也。徒具行善之名。考其實際。掠美市恩。

借端誇耀。甚且有浮冒開支。虛糜賑款。夾帶貨物。希免捐稅。以慈善名義爲護符。作個人營私之工具。至災民疾苦。勸募艱難。則漠然不問。此不能謂爲行善。其罪惡等於彌天也。目前雖未施報。將來必不能免矣。各掌監等注勉。

慈濟不在多言。以實心做實事而已。力行實事。實心外展。而無告慘黎。始克蒙福利之庥也。何謂實心。人之有飢。不啻己飢。人之有溺。不啻己溺。此實心之所由發動也。何謂做實事。見人之飢。必思有以救其飢。見人之溺。必思有以拯其溺。拯救之法。原屬無定。而能積誠做去。因緣生法。自足以隨心之所欲爲。得以表現乎事。此實事之所以克達也。若徒托空言。而無實行以繼之事。自難於有濟。即使偶動推行之念。而乏躬行之實。移枝轉環。徐圖以俟。必失旬旬往救之道。是何異於決西江之水。以潤涸轍之鮒。終不足以濟其急也。況事之未行。結果之良否。尙未可知。敢去如願以相償乎。故人之作事。有是心。卽有是行。行有不得。自可反求諸己。古人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以及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無非於行之一面。戰兢惕勵。不使稍有怠忽之處也。惟其能行。所以氣充。惟其氣充。所以靈進。惟其靈運。所以平化。惟其平化。所以處處被感。處處隨通。其機自因覺照者。涵孕無遺也。夫人各有心。卽各有行。行之不當。是功候未至之過也。

果能奮發有爲。如乾之健。如坤之順。不着乎力。而自然收時行物生之效者。乃無爲而無所不爲之真際也。現在修人。亦明乎此中之奧。但時過境遷。自滯其化機者。尙於不違之功。未能透澈而無間隔之虞也。卽如道因慈展。財施法施。各有所長。但爲目前災黎計。財施爲先。而法施次之。何以云然。無財則斃。有法奚以爲之。是籌劃慈款。在所必須之務也。然人之好善。誰不如我。設有先我而爲之者。將置各各慈心於何地。卽使廣續進行。恐亦難滿初心之所希望者。已所以吾

師言慈。言功言候。重在以實心做實事也。實事不能外展。功候見於何有。卽道慈云云。亦不過成口頭禪而已。總之事在於彼。而心存於此。須要設身着想。設身一想。而慈心未有不爆發。而急急推行以副吾心之所安之處也。各各深昧。速速力行。以展慈心可也。

孚聖訓曰。慈行重大。非始今日。惟望以研而興者。以衆生芸芸之塗炭也。浩劫之重復而來。生靈之蹂躪受苦。推源何在。不外因爭而奪。因奪而亂。此世人不知名利爭奪之空。衆生受苦之實。以不善而惡於善。則無形賞罰。不悟天靈之公平。所惜者自迷而迷人。以致團結之衆。造劫愈浩。愈浩愈澆。愈澆愈漓。此日就日下。而醞釀愈重。以致降及於斯已。果因善而善。知過而改。

則將來世風扭轉在近。不然。以情慾之牽纏。必陷於胡底。吾願各各宣道之真旨。興慈之本意。以爲喚世之警鐘。而醒夢夢於溺途。此卽盡一分心而得一分功。以完成渡世渡人之願也。其各勉之。是囑。是望。

巧之爲用。不過快於一時者也。詐以待人。不過欺於一刻者也。快人者必爲人所快。欺人者必受人所欺。往復循環。此天地自然之至理。亦人心之所必致也。是以一人行巧。十人隨之。十人行詐。百人效之。而由巧詐之中。更生出名利之爭。以致欲止而勢不能息也。嗚呼。詐取巧得。彼徒爲物累者也。蓋天下之事。有則有患。無則無憂。心之未足者。必思巧奪之意。之不適者。必思詐取之。夫惟其巧奪之心。詐取之意。則人之日爭於名利之中者。豈有終窮乎。况乎爲利而爭者。必因利死。爲名而沽者。必因名傷。近季以來。人心無不名利爲前驅。視爲當務之急也。但以有限之身心。日與名利相競。不亦危乎。且位高必險。貨多則亂。先賢已言之明已。是以昔之巨宦富室而得善始善終者。有幾人焉。故雖稱雄於一時。若不修其道。積其德。則非罪於上。必忘於下。非毀於野。必陷於朝。然此中豈無賢哲之士。而非微倖於一時一刻者耶。嗚呼。位尊而無功。俸厚而無祿。而以欺巧之爭。奸詐之行。倖獲名利於當時者。亦可知已。

濟佛訓曰。仁者人也。人而不仁。卽失其爲人之格。人格一失。不得爲道。亦不得爲慈已。慈之克施。全在人有不忍人之心。而後行不忍人之事。無其心而望其有是事。不可得也。孺子入井。乍見之時。無論何人。皆有休惕惻隱之心。心之所以如是。非有所爲而然也。天良各具。人人相同。感觸之頃。慈悲自動。不過常人之心。轉念卽消。仁者之心。愈擴愈大耳。凡有休惕惻隱之心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由一念之仁。漸至於念念皆仁。自然生生不息之機。於無窮也。核芽相生。不知其成若干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成若干禽。陰陽雖妙。不能生無雄之卵。道慈相生。不知其成若干事。仁人雖多。不能產無道之慈。總之道心克固。慈行自展。未有大展慈施。而道猶有隔膜之處也。昔陽虎有云。爲仁不富。爲富不仁。在當時此言。固屬切中世俗之弊。然細釋其義。殆所謂知其然。尙未知其所以然也。散有形之財。而無形之利益。未必不源源而來。積有形之財。而無形之損失。又未必不混混而至。兩兩相較。其理固有如是也。爲仁如燈中添油。油愈足而光愈亮。爲富如樹上刮皮。皮愈薄而枯愈速。何以如是一則斷喪元氣。一則培植元氣故也。不然。福善禍淫。是誠欺人之談。何往古來今。悉奉爲圭臬哉。橫覽古今。縱觀時勢。刻薄之流。元氣耗盡。不遭敗家之子。卽逢意外之變者有之已。未聞慈善大家。

子孫有不昌盛。門閥有不擴大者也。須知天道好還。常與善人。不善之人多。所以演成今日潮流。貧富反梗之變異也。果克明此理。爲無告謀生全之久計。則貧既各得所安。而無形之反感。亦必渙然冰釋。而各自相安於無事之秋已。豈不樂哉。但爲仁之人。固屬甚多。而爲富之輩。猶時時逞其伎倆之手段。以制無告者之生命。相激相擾之下。吾恐尙無安處於靖謐之一日也。各各大發慈悲。救人之處。卽是救己之由來也。務拋俗見。各各充量而進行也可。

人之爲善。若由于勉強。難乎出于自然。若能將世情參透。人我一體。無爭名奪利之心。除妻慕子愛之念。凡我積聚之物。卽人之積聚之物。若能如此行之。功修方稱自然。聖仙佛之功。莫不由此而進也。惜世人不能仿而效之。終日昏昏迷迷。爭名奪利。爲子孫作馬牛。殊不知孽路孽錢。子孫未必久享。况子孫不知物力稼穡艱難。任意妄用。甚至因財而造出種種罪孽。皆由於前人不知修持也。况人之一生。除身體髮膚外。皆身外之物。生不能帶來。死又何曾帶去。何不立德修行。爲子孫造福澤。修一己之善果。豈不美哉。大凡古往今來。發富發貴之家。皆從陰陽中得來。世人胡不仿而行之。况時至今日。天下攘擾。人心愈汨。世風愈偷。刀兵蜂起。爭端四出。正多事之秋。無休寧之日。有大富者。憂無保守之方。無積聚者。落得清貧之福。倘性命莫保。

身家安逃。何不趁此時機。積德累仁。上無憂之寶筏。登快樂之仙鄉。豈不樂且大乎。

葉仙訓曰。一人行慈。九族何以蒙其福。一家向善。一鄉可以食其報。作善降祥。爲善獲福。勢乃理之固然。勢所必然者也。諸方果能對於慈務。本我惻隱。宏其救度。有財者出其財。無財者盡其力。各盡各心。各量各力。則慈功所在。不獨救災患以演生機。亦可以化鬱厲而爲祥和。而積陰德。而綿世澤。己身亦可以脫劫數而獲安全也。卽以錫地而論。氣象光昌。人心安寧。實較他處爲安樂土。諸方得以安全。其福亦非淺已。然此不過一隅耳。一時耳。而各地之遭水火。罹鋒鏑。填溝壑。經刀兵。殘喘莫延。喁喁望救者。則到處皆是。無地不有也。天下之人。既紛擾如此。而不致流爲盜賊爲匪類者。恐未必然也。人既不能安全。而必流於盜匪。我若以目前之安全爲可恃。天下寧有是理乎。是以己身欲求安全。必先求世人之安全。人得其生。不求全而自全。不求安而自安矣。總而言之。欲求自度。必先度人。所以吾道以慈爲旨。卽是欲諸方自度度人之意也。諸方近來對於慈務。頗有發展。可喜可喜。則慈功無量。願諸方嗣後益加努勉。非謂令各人毀家紓難也。但本我力量。盡其當然。則衆志成城。而災黎亦受福非淺矣。至於資財本流動之物。用去還來。何必效守財虜而視錢若命。徒造惡孽而墮輪迴耶。

孟仇菩薩訓曰。昔有好善之士。撰有一詩曰。忽聞貧子乞聲哀。多少豪華眼耳呆。旨酒嘉肴終夜飲。歡呼未肯且停杯。此蓋覺豪華者。不知貧苦者之形象也。但知一己奢侈。淫靡不已。而抑知豪華。豈生有自來者乎。要皆半係祖功宗德。留餘陰者也。其貧寒亦生有自來乎。曰。非也。大概其生也。或祖宗之未留。或自己又無善根。不能食之享之也。但此兩面一比例。則天壤各別。何異若是在上兩比例而言之。均以功德修積兩層上觀。則功德之不可少也明矣。故此詩。所以以此爲人勸者。欲人知貧人之望乞於人者。爲富人之對面觀也。富而不仁。不能施捨。則不須一瞥眼間。其象亦必如貧人耳。天下施捨。善者必能得其善果也。吾道之旨。內固主坐。外尤重慈。目前災荒遍處。待救者衆。諸修既入修門。宜於救度事宜。尤當竭力救濟。莫謂災不我與。要知禍臨於身。則莫能自救。况道在度化。救人方可以自救也。諸子其善圖之。勉之。

度苦厄財法兼施

楊都巡使訓曰。道慈之所以謂道慈者。救度兩端而已。所以救之者慈。所以度之者。道慈之所救。救貧困也。道之所度。度危厄也。貧困之所以待救者。力不勝也。危厄之所以待度者。智不及也。貧困之所以貧困者。由危厄之驅使而致之也。危厄之所以危厄者。由世道之不振而致之也。世道所以不振。緣于人心。人心之所以不能維繫世道者。爲感受危厄之環境而致也。環境所以危厄者。由於貧困不給以致之也。所以然而不振。所以然而難維。所以然而危厄。所以然而貧困。殆皆緣於道德之不修。禮義之不講。仁慈之不興。所以致其極也。所以致其極者。道德失常也。禮義無序也。仁慈無聞也。道德所以失常。非道德也。乃世道趨勢以轉致也。禮義失序。非禮義也。乃人心無節以致之也。仁慈無聞。非仁慈也。乃危厄之象逞。貧困之弊興。所致之也。以是而言。凡所以云云者。系乎世道也。系乎人心也。所以云而云之者。世道人心之不古而致其極耳。今之所謂道慈者。道德仁慈也。道德仁慈者。禮義寓焉。非禮義無以言道德。非道德無以言仁慈。是道慈之所謂救度。豈虛語哉。是在力修其德而致其道。力體其道而揚其仁。力揚

其仁而舉其慈。所謂度者。於斯可備已。今之所以謂修。不得不修。爲世而修。爲人而修也。爲世爲人之修。則道慈之所以必研必行也。世之危厄。人之貧困。非度之以道。救之以慈。又何以勝之哉。必度之以道。以化其危厄。必救之以慈。以扶其貧困。貧困既濟。環境亦遷。而所謂危厄者。亦可資之以隱化也。危厄既化。則所謂仁慈者。可得而聞已。所謂禮義者。可得而有序也。所論道德者。可與時而昌大已。是修也。修乎行。修乎行者。行乎修。修乎其道。行乎其慈。修乎道以度危厄。行乎慈以救貧困。道修之所以爲言者。獨斯而已。所以修。修於斯。所以行。行於斯。修行於斯者。道德禮義仁慈也。道德禮義仁慈者。化而救度之寶筏也。是故道修之爲言。言不厭數。道修之所爲行者。行不倦心。所以言而數者。爲道也。所以行而不倦者。爲修也。萬語千言。皆如是。如是者。得毋千篇一律乎。千篇一律者。何其贅歟。所謂如是者。非如是也。言固如是。義雖如是。言非如是。千篇一律者。常人之常識而無智慧之識也。字字言言。各有真趣。豈數而贅之者歟。果數而贅。神又何不憚煩而作斯焉。及時之事。言其及時。語雖一體。義則迥殊。譬言興息之兩端。字異也。此言於此。彼言於彼。有事而興而息者。有義而興而息者。有功而興而息者。興息之字固無異。而其旨趣則異已。况道德禮義仁慈之興息乎。有不得不興。不得不息者。

是在其味于字裏語句之間。而昧乎字裏語句之外。所謂道修者如是也。所謂數而贅者亦如是也。智見則智。仁見則仁。豈偶然哉。故萬語千言之間。無一字無真義也。既有真義存其間。則見其言也。不得不省味焉。雖覺常見常聞者。亦當加以玩索焉。以冀見聞之益。智培修也。道慈之所以謂救度者。必體於斯。躬行之義也。躬行者。知所玩味已。知所玩味者。當不以尋常目之也。不以尋常目之者。自克振奮而維之已。所謂救災卹困。速於救焚者。誠良旨也。一着先登。則災消厄化。而貧困者。亦克轉死入生也。是在體行力致之士。有以運化之。躬施之。及時之務。不可或緩。此之謂救度也。此之謂道慈也。此之謂道德禮義仁慈之修行也。當今之世。處今之時。災荒遍野。待救良殷。吾道之所以謂修行救度者。非趁此及時之務而立功行乎。正各自努力立德功之候也。無告災黎。將可轉危厄而登康衢之境。大地災氛。將可贊化弭而歸無形。此修行救度之及時要務也。各方均積極維道修而舉振濟也。然力有所限。勢有難能者。又將喚無可奈何也。必也振奮其精神。運籌其策略。雖有莫可奈何之難能。然亦必有所以能之。以振道修之化。而濟無告之貧。則修之謂行。行之謂度。可盡善已。各方現均洞及災荒離徙餓殍之狀。所以同勉愿行。而維所以振者。維所以振者。卽昌道慈也。昌道慈者。卽

救度也。各精進於斯。精求於斯。智運而力策之。雖有所難能限力者。亦將轉而可能已。是在堅恆肩進者之同德而進也。各方際斯而努勉焉。道慈之望。災黎之福也。其同注之。

昌佐神訓曰。施濟當從根本下計畫。藉作一勞永逸之圖。然一勞永逸。須於制定大法之內。以資策勵。而制定大法。又爲

師門所不敢預知。所以以慈爲行。使人悟慈心之從何而來也。悟得慈心之從何而來。卽知慈務非究竟之地。雖慈務非究竟之地。不能不借慈以爲充宏者。其中有其機也。因其機。亦可悟其時也。因其時。亦可得其勢也。勢之所不行。時爲之運也。時之所爲運。機之所由通也。通其機以應乎時。順其時以觀其勢。自可於財施充實之下。而契法施之妙功也。何以云然。就平常以思。道化固屬上理。而慈功亦落第二。雖屬第二之義。不能不賴以爲挽。資以爲度者。時爲之。亦勢爲之也。勢不能行。天人無如之何。勢所必至。順手自易見功。從慈看來。慈貴宏施。但不可着一着於慈。功必不宏。化必不周。而吾道所以諄諄諸諸方勵修之真。或在彼而不在於此也。不然。自古至今。從歷史上考驗。未有專恃有形之利濟。而可以得衆生之信心者。有形之利濟。以善服人之意也。不專恃有形。而無形中得其氤氲之通貫者。乃是以善養人之旨也。明其以

善養人之旨。不得不借以善服人之意。以打通各各之心理。使之自然而納諸軌物之中。雖有愆忒者。時也。亦勢也。望各各就目前所處之境。作目前應做之事。不急不離。不蔓不支。自能契乎無上之妙運。而觀無上之雅化也已。

慧聖訓曰。方今諸方所須行證之要。當處處作進一步之益悟。譬如行慈。往者專重財施。此後將未必足以普應。此佛家所有以六波羅密之說。而皆爲行慈進性中之資糧也。猶之旅客遠歸。資振弗充。則道必難達也。是故慈之爲用。含義甚廣。義或不精。則觸處成障。果審精義。其所行證。必鮮自阻。以慈本無爲。以無爲之慈。適自然之道。何至障阻。其覺障阻者。乃未得精意之會通。邊見所着。心斯爲惑。不知道之爲道。其必藉慈勵進者。蓋欲無念不住於慈。然後所行乃克以率也。老氏云。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審乎若是。則取法於外者。且不落邊見。況悟諸心其荷精通。又何至自生惑障。不過世習至於今日。非惟惑者之難寡障。卽不惑者亦難免其無魔奪。由此之故。所以必須以慈行之精證。然後始有開化之可言。諸修人其各深注可也。

現今擴化。必先善養。養之而純。用以施化。其效乃大。大效之存於未來者。本在各方夙慧之中。

今克修明。則復彰於世。其功彌盛已。至於純修之要。非謂無所事事也。必意念不離道慈。而堅坐勵行。隨在皆履乎正。而得其適已。隱規之弼。尤目前修化之要。務各精審。對於方外。固當以慈爲先。而方內之衆。必以明道爲主。道以導慈。慈斯契道。道慈兼妙。則所以化者。無形中福人自福之處必多也。若論行慈重在勸善。而財施次之。財施終易爲力所限。故勸善之慈。得以見廣也。一般世人。每以吾不爲惡。卽是其善。此從當下言之。何嘗不合。然因果之報。實澈三生。前今縱無惡因。而來世福果。必由今植。是又烏可不勤爲善。況前今所行盡善與否。未必自覺乎。此際雖安。未來何若。固本可知也。卽以勢察。規運所形。玉石同爐者。孰又確能自保哉。故今日之善。最宜慎注者。是在輯睦而克存仁。益以救卹。必更臻妙。此爲有力無力者。均易隨分實行者也。願吾衆修切身自勉。而於人善導。則所謂強化之功。卽在其中已。宣導專方。併各深注。是望。



# 立志渡人方能渡己

老祖訓曰。大道至公。無偏無私。大道至廣。不邪不曲。修人欲修夫道。須先心正身修。內外兩功而已。內以修己。外以渡人。內外皆修。人已兩渡。而後心修於道。身行於慈。而方可盡修渡之宏願也。不然。心之不正。身不能慈。而心不能修道。身不行慈。則何能修己。何能渡人。又何能化世弭劫也。近季年來。世風澆漓。宗教繼起。左道愈多。而其宗旨。雖皆爲化世渡人。然永不得大道之真諦也。致修道者。頗不乏人。而明道者。尙屬寥寥。所以左道益興。大道愈形不昌。而大道不昌。則此之人羣。何以能渡。於是則浩劫愈厲。芸芸之衆生苦已。甚可慨也。故吾

師以悲憫爲懷。興院設會。以正人心。而化浩劫。以期世風返樸也。然人之心正。須以道爲本。既得夫道。則又須行慈。慈之行也。必以修人之心正而後可也。於是則慈念生。而慈心發動。則慈舉慈業藉之以興已。修人果於此慈心慈念。而有所覺所悟。再進之以堅以誠以恆。則善已。苟能於此堅也。誠也。恆也。有所悟進。篤修不懈。而後可修夫道。可明乎道已。吾之大道。乃先天之道也。吾院之設。爲道設也。爲慈設也。爲救渡人羣而設也。然既爲救渡人羣。而在修之人。須皆

以修渡爲要也。卽以修渡爲要。則須修人能明道。對於大道有所覺悟方可也。不然道旨不明。何能宣道。何能化世。何能渡人。又何能求修渡之功也。夫吾院之道。無他。乃先天自然之道也。所謂自然者。凡修道之人。欲修其道。不可勉強。純乎出此自然也。無論出世入世。及士農工賈之欲修吾道者。皆可悟進也。而其悟進此道。但初度之功。務以矜能燥進。偏事急功爲戒。再進則篤道誠慈。正心修身。使心正身修。以致中和。以求善果。而大道可自明而悟之已。於此復助以慈功。輔以德行。則可爲道慈並重。內外兼修。方能期其化劫渡人救世也。此地諸方。各好善修人。對於大道要旨。尙未明澈。今入吾門。善緣非淺。此後於道於慈。只以能堅。能誠能恆。及以矜躁偏急爲戒。而不懈以修之則可也。既能得大道之真旨。又可希望妙果於將來也。所望在修各方。須澈底研求。決心探討。大發宏願。以期吾道使之大昌。風行宇內。一道同風。則有厚望已。尙希各各勉之是要也。

千百萬億禩之基礎。定於一日。功行浩大。可之至已。惟是功行之作。所以爲化劫之本。而化劫尤賴和衷共濟。和衷共濟。必以統系爲貴。而後可以有其主宰已。以是言之。道之所在。在於基礎。基礎所在。在於堅誠。堅誠所在。在於權輕權重。能權輕權重。而後可以自適其適。自適其適。

則外行之輔佐內功。可云美滿已。各方善悟是理。自知大道統系。必具形式。雖有形式。不能實行。亦不足以定其功候。而止於至善也。至善之地。到處皆是。在人自尋。尋其得當。方云至善。不得其當。亦不能云其善。而況至者乎。至者至其心也。心之所至。念云隨之。念至於善。行無不善。行其善業。以定其基礎。道慈統系。可以萬世不朽不墜已。各各均夙慧天成。必有所悟。有所悟者。方有所得。得之於心者爲中。行之於事而爲和。中和之功。普及萬方。道卽在是。慈亦在是。道慈功用。無非生化之機。生化之機。必有統系。統系在於主宰。主宰惟守其一。一而不一。方云至誠不息。而道慈運用。方能爲天下萬世之母。而爲世界後世之所宗已。道有其宗。乃能自固。慈有所宗。濟人於當。仁有所宗。本性弗迷。物有所宗。乃可自修。故曰天之宗也。空而已。地以宗之厚而已。人之宗也。適而已。物之宗也。靜而已。宗之時義大已哉。各方及時以固宗基。則大道之推行於世界者。固無論已。而普及於萬世以立治安之基礎。則諸方之功行。必有不期而然之美滿。此各方當時時以固基爲務。更當時時以護宗爲本也。宗之固也。必先自固。基之定也。必先自定。自固其靈。自定其性。則事務之來。不必問其順逆。皆可坦適自如。是非堅誠有素。易克以自渡渡人於無形耶。惟是無形之渡。尤難於有形。雖云難而實易。亦諸方所當自悟者也。何

以言之。道重自然。自然爲道之本。道既本於自然。則天地人物。亦莫不本於自然已。自然者。無形者也。無形者。無爲者也。無爲而無不爲。此無形所以化有形。而孕真形也。無形之基何在。宗卽是也。有形之基何在。母卽是也。真形之基何在。總卽是也。道不創於濱。則濟也不能化。濟之不化。總必不能推行。總之不固。濱之宗基。又何能固於無形。諸方試思念載於茲。道之推行。不爲不廣。道之發展。不爲不速。其所以廣者。以自然之功候。不事矜奇炫異。其不廣者。未之有也。其所以速者。堅誠不懈。努力而爲。雖苦而無怨。勞而無尤。則事也必於一鼓作氣而成之已。因道慈之推行。各方之功候亦推行。因道慈之發展。各方之功行亦發展。推行發展。雖云非一朝一夕之故。而種因莫不由於一日之堅誠也。此道慈固宗之功。不能不以各方之堅誠爲功也。總徒尙徒成立於先。各方繼起於後。神人並重。功也推展。基也有定。雖云數定於五千紀前。要非各方不墜根基。亦弗能有若是之速效也。或曰。予渡化有方。其實大謬不然。各方若不大澈大悟。仍自甘於下流。予雖靈疲神敝。恐亦無能爲力。是則渡已渡人之功候。以固道慈之宗基者。其功其行。仍當惟諸方是賴也。各方既皆具大功行。慎毋自暴自棄。不可恃功而驕。不可因能而矜。不可自以爲是。不可修行求福。四者果能自適。則自然之根基。本來之天性。必可永固。

不墜。是予所厚望於各方者。亦各方所當時時自勉者也。各方試思道慈之所以爲道慈者。統系而已。不能垂道慈之統。何以系萬載之基。有其統系。方有主宰。方有基礎。基礎之固。主宰有定。主宰之定。統系分明。統系分明。在於自適。自適功候。在於一誠。一誠相守。必能以其力之所及者。而無怨尤。無愧怍。不求報。不自恃。以天下萬世之渡化爲己任。己有其任者。必負其責。負其責者。必重實行。能實行者。必然得當。得當者。必守其自然。自然爲守。必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然者。必悟於不悟。覺於不覺。而道慈之大體。必能於無形明其所以然。所以然者。即在無形修養。謂無形順逆。亦云無形禍福。更屬無形因果輪轉。處處皆在無形。是必從無形修養。而後可以有無形功行。方能無形逃出造化轉輪之外。而無所謂禍福因果順逆已。各方修養數載。必知無形之所以爲無形。能知無形之爲無形者。方知與之即所以取之。取之正所以與之也。取與之旨。既能澈悟。則富貴功名。聲色貨利。無非夢幻泡影。又何足道者。說者曰。予不用金錢。人世非金錢不能生活。所以必當重視金錢。而後可以有力修行也。於是由儉之極而爲吝。由吝而祇知有己。不知其他之疾苦已。爲是說者。不特不澈悟者言之。即修方中之大澈悟者。亦難免有是言也。試思其理。何嘗不是。不過儉之有道。必不傷惠與

廉。予亦非令諸方解衣衣他人。推食食是人。而不顧及己身也。當從己之心以度人之心。推己力以及人。庶乎孔子忠恕之道。在於是已。各方更當思富貴非生而富貴者。貧賤亦非生而貧賤者。有大功德於前世者。方能生而富貴。雖生而富貴。亦當保守其富貴。有大惡孽者。方能生而貧賤。果能貧賤中修積。未始不可轉貧賤爲富貴。而澤及子孫已。吾道修方生有自來。生而富貴者甚鮮。生而貧賤者亦不多。所以以其願心而試其心田也。各方中之富貴者。試思未富貴時。其景况又當如何。其身也與平庸又何有異。能悟及此。自知以己度人。推己及人之理已。更可知能不從貧業以自保。雖云自保。而心不期其保。則無形之保。即於是在己。各各更當細味處今之世。能否以財自衛者乎。人人以財自衛。而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富者吝而貧者多。天下有不亂者乎。亂者劫也。劫既起已。能保其富貴乎。或者曰。吾有勢有力。人莫敢我何。則誠是燕巢危幕。不知死之將至。哀哉。果能以慈業之機會。而提出其三分之一。作慈業。三分之一遺子孫。以三分之一自渡殘年。未有不能自保者也。或又曰。吾有庇蔭。試思江漢之上庇蔭。又安能恃乎。言之痛心。聞之戰慄。此更不能不以善業速行推廣。而以宗基之固自固其基者也。人爲萬物之靈。又爲三才之一。不於此人身既得之際。而修其本來。一旦無常。雖欲修亦不可

得已。況乎來世本必是人身耳。以是知修道者。必從堅苦卓絕中以求吾道之所以然。然後得道也真。守道也堅。而無所不用其自然已。各方均生有自來。必能悟大道之所以然。而況在此淘汰之際。更當奮勉自修。以期道卽是我。我卽是道。方可以返其本來。不然。隨時機之轉移。而自行淘汰。不亦惜乎。予以大道之真統。授於此諸方者。使各方皆明其所以然也。況乎個人之修行愈大。而魔障更深。道慈之根基愈行推展於鞏固。而百魔更因之叢生。其中亦更有至理在焉。若必以各之易於爲修。易於爲功。行。則不能云道已。必也使各方之筋疲力盡。而仍百折不回。然後方可以固道之基礎耳。今也各修中。亦未必各各筋疲力盡。亦未必不悟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能與魔惑相支持奮鬥者。何也。是個人之修行不足歟。抑或個人之功候未至於其所至歟。更或有因果爲之阻障歟。是皆各方之所自悟者。予不過言其究竟耳。或曰。功行愈高深。不但無福壽之增益。而更不如無功行之時。何必修德行慈。更何足以勸未來者歟。各各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知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也。凡修者皆必有因。有其因者。必有善惡之分。善善之因。必因其因而彌增其堅誠之力。惡惡之因。必因其功行而消滅於至速。甚或藉此以自行淘汰者。其中更有不可思議之現象也。各方務當以規規爲修。以我不入規網。誰入規網。

爲志願。庶幾百折不同之大力。卽在於是。而各方發願之初。果何云者。不待吾再爲贅述已。當此末劫運會。各方宜如何奮發於功行。不以有力者爲攀援。不以無力者相比較。但能有一分力量。作一分功行。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而亡羊補牢。尙未爲晚也。個人之力雖有限。而智慧無窮。但能於增益之處。而勉力以爲之。不患其無人也。誰云道中無人。只要堅字到底斯可已。

時事紛紜。災劫普現。或曰。此天數也。人力何爲。不知數固不可逃。而劫無不可化。數由天定。化在人。試觀古性今來。凡當水火刀兵要衝者。祇要有一念之善。神亦必呵之護之。佑其安全也。其罹劫之輩。或因祖德當斬。或已隱惡過深。其幽暗戾氣。重重繞身。神雖好生。亦無如何總之。不遇急難。不知爲善之樂。不逢災劫。不悉修道功成。諸子於吾今言。細加審味。力進善行。可耳。關帝訓曰。世人於今必須修渡者。言其關係之重。實繫三生。言其作用之善。乃繫百度。然在修中認修之道。又從渡處證渡之功。殆無時無地不當就身心力自尋悟。必悟之弗懈。斯覺之者多。多所悟覺。則修之所至。莫非是渡。渡之所嚮。莫非是道。道以身明。而世克同化。惟其能化。乃有弭劫可言。惟其弭劫。乃有修功可見。此中蓋無須臾不是心息相交之間。存得一點真意。

藏之所密。而放之爲彌也。所以語修不能離道。語道不能離心。心克自覺。則頭頭是道。無障不消。障不自起。無意非真。具此真意。運以爲行。則修渡之趨。皆止至善。惟善之無所謂善。而後善乃曰至。斯善之至。止於萬有之際。則感者同覺。覺者同渡。而規之化也。卽賴此修功而克臻致絕平已。不過驟聞此說者。難免疑其空泛。或且以爲老生常談。竟多悠忽。但是自來承平。而號稱清室之世者。試加揣摩。何一不是從老生常談中實做出來。曾未嘗盡爲空泛也。何況規之浩繁。祇是反常所至。若不以常道爲救。吾恐雖竭天下之智能。未必克有他術。勝其運化者也。何哉。常道果昌。則人人心。自具修渡之覺路。其行於外。易得一趨。不然。萬人萬見。百行百政。欲其了無衝突。必不可幾。矧復諸障相遮。求其互通。而根本弗清。孰能平釋。而其以障交阻者。縱不衝突。然欲相化。勢亦至難也。所以愈當大規之會。必須愈重修行。修行覺路。各具在心。不過能以先求真意之克保藏而已。是願倫羣各各悟此。好自爲之斯可已。

修行坐慈。在進程中悟證之境。人多不同。然能慎善念之護持。解悲魔之惑奪者。自得充凝正候。道固無形也。大抵於心息自然相交間。對守定養溫兩種工夫。時時深加觀照。則其所以修進者。自見妙轉之所以然已。其於形習之際。頗關緣境。惟在切實悟證。非有定。亦非無定。只看

內觀工夫到何程度。其覺渡所在。便到何程度也。頃聞吾

師論此。故特宣示。願諸修人其共注勉。是亦關係化世之根本極其重要者。各各慎悟。毋忽。昌佐神訓曰。坐爲內功。慈爲外行。盡人而知之已。然知之非難。實行爲難。能以二者稍加注意。卽可嘗其中滋味。若以坐爲無關緊要。以慈爲不勝佈施。不如隨便消遣。隨便徵逐。爲可爲所欲爲。吁。意念已差忒太甚已。

坐以修慈。慈以補坐。二者原屬相濟爲用。不坐則無以靜神。不慈則無以涵仁。神定則靈清。仁宏則心暢。此不獨託諸空言。而實行者自得其妙用也。夫人生在世。擾攘何爲。終身擾攘。不過徒蔽精神。精神一敗。如同朽木。孔子不云乎。朽木不可雕也。何以不可雕也。心浮於外。逐物無暇。全未向本體一置念。是以終身無成。兩鬢已如絲已。回鑒前日所作。於自己毫無利益。有不禁撫之浩嘆者已。試思現今之時。何事不起魔障。魔障一起。何事能得善果。不得善果。而強欲爲之。未有不兩敗俱傷者也。與其兩敗俱傷。徒蔽精神。何若修養精神。不遭魄魔輪天之苦。欲脫此苦。以登道岸。當先坐以修內。慈以擴外。內外交修。人已兩度。何樂如之。欲得此樂。須先立志。志爲心之所之。心乎坐。則不能諉諸不暇。心乎慈。則不能諉諸力不足。大以成其大。小以成

其小。各得其果。永登極樂。人亦何憚而不爲之。其不爲者。非不能爲也。因味屬平淡。不滿濃厚之欲壑也。然碌碌終身。毫無所得。其所得者。不過所造之孽累而已。論語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卽有善言。亦何濟於世。但見其黑氣朦朧。付諸雲烟已耳。不亦甚可哀哉。靜觀人世。非道難以立足。非慈難以制行。大化流行。斷無失足之地。既無失足之地。荊棘亦是坦途。若爭趨纖巧。未有不墜落陷阱者已。望諸方切實勵修。莫誤前途爲要。

岳聖又於丙子四月臨下關道院訓示曰。劫氛瀰漫。四伏危機。外患內憂。日趨日迫。今之時機所演。吾壇早爲諸子言之屢矣。正所謂生機已寄於殺機之中。非此澈底除舊。決難活計更新。如歎麵過篩。黃白自分時也。然欲求生機發揚。殺機消滅。則非世人各各能以自悟。終難得望有成也。所悟者何。卽眼前之富貴。轉瞬之曇花。試觀古今史載。以國祚論。周武仁厚開基。卜年不過八百有奇。以世情論。則歷朝秉鈞衡。擁厚貲。則不知凡幾。而能得以永久安享者。實不多見。蓋人生百年者希。享壽者少。其爭者不過爲一時之權利。此爭彼奪。爾詐我虞。徒增一己之孽業。而造成世界之浩劫也。興言及此。良用慨然。吾道以消弭災劫爲度世之主旨。導勉諸修從修行慈渡中爲要務。然欲求慈量之充。仍賴諸方。或盡其心。或捨其資。心與資二者交相爲

用。則救拯之中。庶幾得收化渡之功效也。今之各地修子。時時集議籌進道慈。以現狀論。則未來之善拯。行將徐以觀成已。所要一步不懈。人人各以無告衆生之顛沛流離。息息在念。則若聞若見。目睹耳及時。自督責其心。當必無所不盡其資。亦必量力爲捨。以人人所盡之心。所捨之資。日積月累。吾知慈之充也。斷無不普。功之修也。決無不圓。所以望人多多自悟者。孰焉是門。孰焉是戶。眞真假假。實實虛虛。欲尋眞境。須從身修。則至善之性。自必油然而生。仁愛之心。亦必時時得養。所謂演生生不息之生機。悉在於是。則生機日暢。殺機日泯。而世劫亦未有不由此而消者也。願吾諸修專心致志。各自努勉。細味今言。猛醒回頭也可。

岳聖又於丙子八月臨福州道院訓示曰。奉

命視察蘇浙皖福各地救濟隊之設置到傳

至聖命

劫運當頭。各地修子知乎弗知。劫之來也。如潮之奔湧而至。劫之去也。如風熄浪平而逝。是劫之瞬至瞬逝之理。各修子悟乎解乎。劫之瞬至瞬逝。因人之氣化而傳。人之氣化轉善。則劫亦隨之化於無形。人之氣化趨惡。則劫亦隨之而增加。故劫運增減。因人氣化而轉移。化之於氣。

必化之於我。化之於我。必化之於我所修。化之於我所修。必化之於我所心。化之於我所心。必化之於我所行。化之於我所行。必化之於我所功。化之於我所功。必化之於我所修。我不從修。我修何立。我修不立。我行莫固。我行不固。我功莫奠。是實我化功。必在先化吾心。吾心得化。皆云善心。心存所善。則行無不善。以行無不善之行。吾所化者。皆屬至善。已。以至善之心。功。渡於己。更渡於衆。衆受吾渡。皆趨於至善之途。人人好善。個個樂慈。則盈於六合。皆善充之靈氣。以善充之靈氣。却無不可化之劫。災無不可弭之災。是轉移劫運。隨人靈氣之善惡。而或增或減之。各修子於道化慈渡。必曰救人。而救人之道。必要各行實施之救濟。方克談救人。救人在果。行心願。廣結善緣。從一唱一呼。百諾百隨。集合羣力。宏施救濟。然後在劫者。因各各之拯救而出劫。在溺者。因各各之普濟而登衽席。是各修子所發願於救世之志。方克達於圓滿。倘各視一紙空洞願文。無關輕重。而何必又簽誠發誓於天也。各子既發誓於天。即是立願於心。心身不果所發之誓願。即是自違心身。而造罪孽於天地。各子必要於願修功行。各加注意。而後乃可脫劫出渡。真華日永。真諦自締於原充。必從原充履善。救劫渡世。轉移人心。爲各各至要之修也。現在大劫臨於眉睫。各修子必要從真實處着想。力其心之所能。行其財之所及。從速各

輸心願。作自救之基。逃劫之航。要知劫一旦降臨。所謂各各之身家之財產之生命。誰爲之保護。而誰爲之解脫圖存。吾恐未有其人。即有其人。亦恐其人未之能爲力也。誰無室家。誰無性命。不求自保之道。而求之於人。是可哀尤可淒也。在各修於此理。均有相當之認識。固不待余諄諄言之。無如人可苟安一時。即可作一時之樂。不以神佛示警之言爲然。而一旦劫運加之於身。方大聲急呼。我願出財也。我願輸資也。所謂急抱佛脚。又何以補救於萬一。大多數之心理皆屬此想。要知此次劫運。不爆發則已。倘若爆發。吾恐其一椽一瓦之無存。既一椽一瓦之無存。而生命身家。更不必道及之。已。各修子於此次救劫。必要從遠大處着想。萬不可限視綫於一隅。況此番劫厄。非局部之可比。必要有充分之願力與精神。始可救劫之十分二三也。余極願各地忠誠勇爲各大首領。暨各堅誠職修。振作志願。有資者輸資。有力者輸力。資財無分多微。百元千元萬元皆功行。十元五元一元甚至一角之微。亦屬功行。要知此番劫運。即因果結束之際。在各子於免因出數逃劫。亦在此次功行。而沉溺不復。亦在此時。試問各有資富之士。於劫加諸身。縱有萬億之金錢。能否買命乎。悟於斯速爲看穿一切空幻。力於功行。救濟之光明陣綫上。或可能逃出此番劫運。進一步言之。向云有保護之域。今亦慘在罹劫之中。恐

亦不爲樂土。今之桃源何處是也。惟道可以作桃源也。吾人於六合之中徒居靈首。不能自求生存之道。而反賴之於○○。非至愚者乎。今再爲各地修子言。凡有資能輸萬元以上者。可免全家之苦厄十分之八。而萬元以下可免十分之五六。各修子此次之免劫脫數。正在斯時。幸勿傍徨復傍徨。而自貽其憂也。願各地修子一體勉力。是注。

### 人心向善災劫自消

老祖訓曰。担道任慈。是謂功行。修養靈明。是謂功候。不有實行。何以進功。不有真候。何以勵行。蓋功行功候二者不可偏廢。而爲內外之真詣。均爲各地修子不可忽視者也。然化度之功行。則在聚研。一人一院之資力智識有限。合各地院會以爲救拯。則力量必宏。爲救必普。以增各各之功行也。而功候之涵養。則在悟證。果能步步悟證。必可由淺而深。由深而精。由精而純。由純而奧。由奧而妙。有精純奧妙之造詣。則各各之功候自可從悟證之下。而見增進之宏效也。卽以今年展會而言。各代表各職修以及本院各修人。皆能以從前之功候。以謀救拯之發展。所以各提案不獨應付得宜。尤能於此災劫臨頭之際。以爲擴大救濟之籌備。此非功候涵養有素。豈能分工合作。一致共勉。而見此良好之預籌乎。各地修人。果能從此益加勉進。時時總當以化度之擴展爲念。化度能宏。各各之功行亦必愈進。有此功行。則各各之功養功候亦必因救度之得其普遍而見增進已。然行也候也。在修人或弗自覺。而實行其事。自可見化度之真。見化度之真功。卽是爲個人增進功養。涵養功候之真也。不過擴大之籌備。此時爲開始之



日各方不可以此卽爲個人之功行。必須繼續努勉。使救度果能實現於茲。天下之無量數災民。均得實沾其惠。則凡所救度者。均必有向善之心。以復其本來。人心向化。道必自昌。大道昌明。其爲功行不可幾及也。有此實行。以爲修人之功。則其所養亦必在此救度之中。而步步悟證已。悟進一步。自有一步之真覺。覺其所不覺。其候未有不山淺而深。山深而至於精純奧妙也。修功之行。及各人之養候。本來原爲一事。而不可分別。果有差別。則必行屬虛行。候非真候。卽以現在各地修人能以担任道慈以宏化度者。雖不乏其人。而有肩寄之際。果能行其所言者。實不多見也。此何以故。其平昔之修坐調息無悟證之工夫也。縱有少有悟覺之處。而不能繼續爲功。則其候亦難有修進之實也。養非所養。悟非所悟。其候必難見增。不增養候。則其心必難得平恬之養。其息亦難見適如之候。候非其候。何以能徵見其實行乎。行不見功。候難悟進。縱修人有担負化度之宏願。有調治性靈之心思。亦不過徒爲口頭禪耳。當此災劫臨頭之時。各地修人。均當一致奮勉。如無真實之功行功候。則恐一旦災劫之下。又誰知何人在劫。何人能脫此劫哉。願各地修人。先以功候之涵養。以期性靈之爽朗。有功候則度化之宏。自可以擴大各各之功行也。功行功行。功候功候。願各各一注念。而不可少忽。以爲自救救人之計也。

昌佐神訓曰。蘊腐未化。蔓延四布。所以消其充而消於無形者。全賴虔誠修子。大施宏願。拯濟蒼生。方可漸臻於昇平之域也。故厲由心造。人心陷溺。今已達於無可如何之勢。能審時察勢。普救一切。則無告者。縱非能無一夫不獲之理。而蚩蚩之流。可以藉此而苟延旦夕。其間善氣瀰漫。亦有撥雲霧而見露青天之景象已。人多不明此理。以爲杯水之濟。無益車薪之火。私心一隅。而延開時間。小民遂受無窮之巨害也。須知博施濟衆。自古爲難。能就現處境地。拯救哀鴻。則盡我一分之力。卽有一分之功。人見我如是。而彼亦感發其良心。心心相印。不期然而然。善念由此擴展已。愈展愈闊。在我一人救之而不足者。合衆善力自綽綽有餘也。人心向善。厲氣自消。此必然之理。無用疑議者。若知只有己。不知有人。則一家之飽煖。適足以招千家之怨已。何者。無恆產自無恆心。在上古時已然。奚論乎今日。凡今之盜賊蜂起。多半由於此也。明乎此而盡力爲善。我亦不至於毀家。而紆難之端。亦可於善名溢洋之下。安然處無事之天矣。試想人雖至愚。亦知犯法不祥。其所以敢冒不韙。怏怏如斯之甚者。始必心有所激。後乃因習慣而成自然也。故化劫須在充善。充善須根修養。修養純熟。心地光明。內蘊一片惻隱之念。外發藹然可親之言。又能隨分盡力以充胞與之大宏願。人既能此。大衆莫不以仁人目之已。焉有

如此之氣。不能衝破腐氣。如是之人。尙能罹无妄之災乎。故時至末運。非道不能安身。非慈不能紓難。而慈之佈施。又須以道爲依歸。方可臻於圓滿功行之極域也。望子等大開慈量。以凝道心。庶仁者安人之効。從此而睹已。務各細參。莫作爲老生常談可也。

災規之來。皆由心造。欲挽世劫。當以救心規爲先。果人人能各平其心。無暴戾之行爲。則中正之氣。自能感召天和。而收民安物阜之效者已。規尙何有哉。而或者不察。乃爲之辨曰。無形之規。可以形於無形。有形之規。斷非宣言所能有濟。如子之言。固明其然。而尙未明其所以然也。如現際之災情。固借物質以證明效。而物質之收效。免死而已。僅圖免死。是乃革其面。尙未革其心也。欲革心以使向化。當然從革面以入手。而面之所以革。又非心無以表正也。故財施法施。兩者並進。而財施之後。法施尤當汲汲以圖之也。不然。不清其源。即無以正其本。本正源清。雖遇災禍之波及。亦知其有因而致。自可漸次以納於軌度之中也。然上有道揆。下有法守。相因之妙。無非一氣爲之通也。氣之所通。即是規之所化。規之所化。益證氣之所通。通乎此。達乎彼。人固莫明其妙也。全在負化度之責者。堅誠之志願如何耳。堯舜以仁帥天下。天下卽仁。桀紂以暴帥天下。天下卽暴。是豈人人教之使然哉。亦無非氣之感發之所致也。氣之發於外。

者。不無清濁之異。既有清濁之異。所以有邪正之殊。正邪本來莫遏。能崇正以祛邪。自可得大氣自有之妙已。大氣之運也。決焉不堵。汜而不防。明乎此中真理之所在。卽可以契參贊裁成之實功。既得參贊裁成之實功。卽得弭劫化世之要。既得弭化之要道。則氣之所感。莫不有風行草偃之宏庥已。特人多視爲迂闊。信心不心。游移之下。已成姑息之風。乃不疾而速之化機。終難悟得其奧樞也。今各地諸修。對於財施法施救度之要。多數認爲當然。至於財之由何而施。法之從何而效。尙多不能悟及者。仍是明心之功。須又俟諸來日也。今何時乎。不言人人自能見及。尙望擴大志願。宏濟時艱。莫待災及於身。始悔不趁機先爲之從事也。其各悟勉。則修度之功。自然日進而无疆已。

孚聖訓曰。世劫根心造。消災賴道慈。修宜堅定力。積德待恩垂。大凡世劫發生。莫不根乎心造。若欲挽回厄運。必須堅定慈程。然後以消其戾氣。方克漸入於清寧之境也。茲就吾道諸修而言。其心之所向。知以持定之候。而善爲慈拯之務者。大有人在。其力之不及。而能一誠向道者。亦不乏人。或有智修之士。飽經世途險苦。深知財積弗易。不肯輕於放棄。此亦人情之常。蓋王道不越人情。豈有神教而能苦人所難乎。况吾道每爲諸修言之。有力者可以盡力。無力者可

以盡心心力兼盡。同一功德。若以智愚而論。則今之肩道修子。放棄鉅資。捨己耘人。豈非愚之甚耶。殊不知此正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也。瞻前而不慮後。世俗常情。裕後而不計前。根生仁惠。其實未來事誠渺茫。詩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夫已九仞成山。而一簣未收。尙難圓滿。故吾導勉諸修。宜堅持定力。以盡厥德。天下事無非是戲。但善惡因果。此爲今古人所公認者。雖智者亦不異其言也。佛云一文不落虛空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循環。報施不爽。想不盡其假言欺盡世人也。至於人生衣祿。皆爲前生所積。財帛經手用留。皆有數定。一文不能強求。但錢財爲世間流動之物。善取尤必善用。用之得當。萬金不爲枉費。用之不當。一文亦屬虛花。何謂當與不當。譬如財以濟衆。此爲善用。依然存在。所謂明去暗來。自且不知。若以奢侈淫佚。邪遊浪蕩。則用出青蚨。自難飛復。此亦至理也。吾道化世。以理教人。誠所謂鏡中花。月波中影。假假真真。自辨之。慧心修子。當能領略。至於吾道慈悲拯於世。其所以能收圓滿效果者。以其平和之氣。充佈所及。則其見於世者。於無形中。自具有一種不可思議之效力在也。能使羣倫各從蘇息之間。充復元氣。則其爲運轉於有形處。卽顯康適之象。諸修肩道至此。宜貴定養。但吾之所謂定者。非使人人無動息也。必於動息之中。上體天地生物之人。以行曲成之事。此乃慈

之大者。消乎慈擴無際。而成利物之功。日見其盛。則身之爲修。自得見其養候之充凝矣。是以世劫之生。不僅徒恃力強。而重在氣化。欲言氣化。則非從身之動息。時時驗證。得適其分。有諸內而運及外。其動息猶是動息也。至於廣狹深淺之或有不同者。視其養候之能否由定。以盡於無濟之充凝耳。是以吾

師渡世以來。導勉修子。無不以慈爲易。此故理所宜然。但之所以然處。亦因世劫日殷。非慈無以宏其化渡之功也。但慈功之用雖大。而其能以行之者甚艱。蓋不出於仁。而欲止善。此亦易之不易易也。故必從慈行之勵進。而由養候之修充。充養得適。則推仁於慈。自然處處見其運行之氣。寓於其中。而太和翔洽之象。以現於前。自必徐徵康適之妙已。願諸修詳細推參。今言好爲世人導勉。望之望之。

大道之於今日。亟亟推行者。其故安在。蓋以世風不古。大道不昌。而各教猶藉此各樹一幟。各別一門。以此而有門戶之別。則爭端起已。爭端既起。道旨晦已。大道不行。世之芸芸萬靈。何有所歸依。而有所遵循也。故近季以來。大道不得昌明。而慈行業未能普被。是皆道化未能推行普遍之故也。以此而世之人羣。不知道爲何物。及以競爭殺奪。而傷殘生靈也。復有強以凌

弱。衆亦暴寡。兄弟參商。而不知禮教仁義爲教民之本也。於是吾道不行。乃世界之茫茫劫海。愈見其厲。而不可遏止也。夫今日何日。乃大劫瀰漫之日也。今時何時。乃人心不古。世道衰頹之時也。劫已臨頭。而人卒仍不知回向而趨於善途。行於正軌。則將來同流合污。隨波逐流。前途之趨向。何以爲止。竟愈趨愈下。而不可挽救之已。此何以故。此皆道旨不明。而未得大道之感化。致慈念未定。而其心不知修道德行慈。可以修齊治平。並能化世之隱劫也。然劫之化也。須以道化之。以慈教之。而道之與慈之能化劫而救世之人卒者。則又以人人之自救也。人何以救。仍歸之於昌道興慈。而以堅誠爲事也。如此則可希望化劫度世也。不然者。徒言化劫。而其慈業未興。道化不昌。則劫自劫。而化自化。此誠南其轅而北其轍已。望各修人之欲以化劫度世而見其功者。須以興慈爲基。而助其道之推化也。夫無源之水。流域何長。無本之木。枝葉何榮。故本之立者。而枝能榮。源之廣者。而流能長。修道亦然。故須務本。本立而道可生也。奈近之昌道者。皆不以此爲然也。未興其慈。而竟求大道之昌。何可得也。本院成立伊始。而氣象頗佳。人才薈萃。濟濟於茲。但院基雖定。須以慈行爲要也。尙望各修人。務各具誠心。以維護於永久而修其己功也。

蓮台聖訓曰。世界之亂。浩劫之來。皆是由人心不正所造成。這種道理。大凡稍有知識的人。都可以明白的。既然明白這劫亂是由人心造成的。就該當急急回頭。一心去向善。人心若轉。天心自回。天心既回。那世界的現象。就不難變離亂爲平治。化災劫爲祥和了。但是這話雖然是如此的說法。若證之於現在的景象。却又大謬不然。你看現在的亂。是一日深似一日。現在的劫。又是一日重似一日。那紛擾的人心。更是一日壞似一日。這究竟是甚麼緣故呢。若說是人愛居那劫亂的時代。不願享那和平的幸福。天下豈有這樣不近情理的事嗎。若說是人甘心去作惡。故意的不行善。世上豈有這樣糊塗愚惑的人嗎。噫嘻。這造成劫亂的緣故。雖然是一言難盡。吾以爲那事不關己。害未及身的兩句話。實爲其中最大的兩個原因。何以見呢。你看現在的人。終日奔波。不辭那千辛萬苦。不過是爲自己求福利。爲本身謀安樂罷啦。求之不得。必然還要拚命的去求。謀之而得。必然又患得而復失。這樣的算盤。就是一生也打不清楚。他那終身經營。朝夕勞碌。總不外爲一身的福利安樂去作計較。一身而外。縱然有那無數羅難的人民。有那無量遭劫的衆生。總覺得是得我毫無關係的。既覺得與我毫無關係。我又何必去多管閑事呢。何況現在的人。每人都存個將將就就的心腸。人人都有個得過且過的思想。

當此兵荒馬亂的年頭。劫氛瀾漫的當兒。我若能苟免於難。不受甚麼大害。那就算是做天之幸。萬千之喜了。縱然那遍地的大亂。瀾天的浩劫。也是他人自作自受。我既得免那劫亂。將就就得過且過。何等的不好。又何必強去出頭呢。大家想想。人要存了這兩樣的思想。不是抱定個不管閒事的主意。就是存了個不肯出頭的念頭。像這樣人。若教他回心向善。去担任那挽救世亂化弭現劫的職責。恐怕是很難很難的吧。嗟。現在的時會。亂也亂到極處了。劫也劫到盡處了。大家猶能過這太平的時光。猶能保那安全的家庭。這也算是很難得的了。但是這太平的時光。若無有個善法。終久是不能常保的。這安全的家庭。若不尋個門徑。終久是難以倖免的。何謂善法。何謂門徑呢。就是回心向善罷了。人果能一心回嚮。一人如是。人人如是。推而至於天下國家。亦莫不如是。吾知那太平之象。祥和之風。自不難再見於今日了。如或不然。徒以事不關己。昧昧然漠不經心。徒以害未及身。詡詡然自爲得計。糊裏糊塗。醉生夢死。吾恐怕大亂到了眼前。浩劫到了頭上。就不免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同遭那玉石不分的慘痛了。大家大家。世人世人。猛醒猛醒。

### 出劫脫數要旨

老祖訓曰。今言化劫。正當切要之機。而其所以爲化。不在云爲之中。必從默悟之下。細自推求。而作真實之造詣。然後從人修持之際。不愆不忒之餘。步步有定。頭頭是道。用以立世之範。爲人之的。而其化也。斯由不期然而然處。隱弭將劫之形。更消已形之劫。此所以用道施救之方也。不過萬象紛羅。人於其象之顯。難免動輒易惑。因惑生擾。由擾致紊。事及其紊。則必爲窮於用。雖劫未切身。而靈亦多障。由是之故。道之所欲彰。與夫劫之所可化者。均不免同感影響。世卽大受其累已。言及乎此。深足懷懼。而爲修者。所以必慎其行也。行之得當。蓋不在世之善或未善。實繫人之定與不定。以云乎定。非不動也。要須動中亦弗離定。如佛諦所闡。隨緣而不變。不變而隨緣。能持此意。然後乃可云化。乃可弭劫。劫由化弭。方克剗數。數以無緣。不再種因。斯世道之範。乃由人之持定。而作倫羣潛移同化之歸宿已。諸方悟修有素。自審是旨。吾茲語及此。以機之所至。姑一提醒之耳。願各注之。毋稍疎忽。則凝靜之養。自足以宏度化之用已。各各勉之是望。

關聖訓曰。災劫將有大爲收拾之機。是賴運化得當。時時可徵佳象於似有若無之間也。惟得當之運化。是賴修者之誠肩。誠肩則合志而同趨。其爲運也。乃以日擴。其爲化渡。乃以日普。已孚聖訓曰。自無極開而後太極明。陰陽於以定位焉。天皇始而後人皇繼。宇宙於以廣生焉。甲子之三萬六千。循環一轍。寅卯之二十四數。總攝三才。世會之原。其定此乎。是以聖賢挺生。師儒闡教。建千百年人倫之極。立億萬世大道之規。六合九州。咸歸化育。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也。世風趨下。正氣耗亡。而忠孝節義。遂日形剝削而不知。日就沉溺而不顧。真理一失。則真氣未有不滅亡者。嗚呼若此。夫復何言。吾師憫焉。諸神體焉。不得已而以神道行於下界。宣化渡世。普救黎民。豈得謂爲細論者乎。噫。蓋欲復此三萬六千二十四數統歸於一元。惟有是意。故有是心。有是心。乃有是道。有是道。而後乃有挽救劫數之訓言也。

塵寰落落。人類紛紛。慧眼以觀。惡氛盡熾。觀大千之世界。嗟億萬之生靈。倫紀敗於家庭。孝弟安在。欺詐遍於都市。忠信悉忘。勢利矜誇。背禮因而滅義。貪污成性。鮮志於以寡廉。極目富貴貧賤。未犯者不異碩果。統閱智愚賢否。會行者等如恆沙。無怪福祿消滅。孽籍山邱。時運乖違。

凶星纏擾。足尙未至幽冥。已陷地獄。身雖生於陽世。早作孽囚。此皆由人心險詐而然也。蓋天心雖然仁厚。天律終屬難寬。吾

師憫焉。諸神恤焉。所以度人開化。緣欲牖民以覺悟。勸人以仁慈。力爲振聵發聵。叮嚀誥誡。訓示萬千。莫非使世人歸向道之途。修心養性。廣慈行仁。庶幾慧性於以日明。靈氣於以日固。則未來之浩劫。或可免其萬一也。

慧聖訓曰。道化運行事實通。有無了解意和融。已慈合德推羣力。脫劫超凡定靜功。運行道化。虛實相通。有無相化。事理宜分。然理事之交融。其機在此。而二纏之自縛。其患亦在此。所以道化於世者。不能修於無事也。修於其事。何以使化於無。則又不能不從事實而以虛理解之矣。理以解事。而不以生事。理不纏人。人自足以了事。世事多了。其劫自化。是以言化劫者。譬如解結。解結之道。不從兩端用力。而從空處着手。則劫化自開。已化劫之用。又當審其何以若是。若是化劫。果如何而後可。在于一誠堅定。行若無事之中。而成化弭之效。人人於此致力。世雖多劫。不難悉以解化。已此吾會救濟。實施而後必繼之以賑者。此所謂渡人以自渡也。意之所在。諸修子常能悟及之。已。時機所在。理固宜然。故仍不可不羣策羣力。藉謀勵進。或有謂吾曰。斯

時之修功。不必盡屬慈舉。縱有劫運之來。亦有不在劫中者。斯言誠似是而實非。此種微言。亦可上干天和矣。試觀今歲水災。可謂空前絕後。數千萬之生靈。隨流湮沒。此豈盡屬惡類。要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十步之內。且有芳草。若大災區。豈無善者。但恐爲善不堅。時有間斷。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池魚之殃。或亦有之。總之。今欲脫劫出數。非力慈不足以自化。此吾會慈行在於今日。實關重要。不僅爲吾會發揚己微。以此拯人。一方面可使社會注意。救正世道。一方面可起羣情。知所觀感。轉回人心。其關化厲爲祥。集太和之氣而消重厄者。莫不由力慈而消重劫也。是以修子凡參與己慈會議者。務各慎注。縝密計議。修羣樂業。分担策進。不但衆無告受福無量。卽諸修子脫劫出數。超凡入聖。亦莫不由此慈功以證果大成也。各各知之。各各勉之。

岳聖訓曰。嗟嗟。時會如斯。氣運如斯。悉胞濁障。不能消弭。天地清靈。弗見熙熙。所以氣之爲感。聚而爲厲。厲之所蘊。有加靡已。運會至此。可謂否之極已。物極必反。否終有慶。是乃自然而然之至理也。明乎至理之所在。卽可悟其消息之來由。然靜觀時勢。默察人心。其間之消息。忽焉而合。忽焉而分。分合無定。抑鬱充結之處。似未敢遽以爲慶幸之期也。當此否運將終。而未終

之際。泰運將開而未開之時。正邪相攪。清濁相激。相攪相激之下。必有擴清之一日。欲待擴清。不能不有所掃除。欲事掃除。不能不有所戕傷。戕傷之結局。元氣必爲喪失也。元氣喪失。值此時者。固屬難安。聞其風者。動心驚魄。亦誠不忍聞其如是。大劫之來。隨心而引。隨氣而發。荼毒之苦。起於此者。未必不及於彼也。塗炭之酷。發於昔者。未必不及於今也。輾轉相沿。曷其有極。吾儕修人。其將何以爲計。將遂默系而已乎。剝牀以膚。適成切近之災也。將遂坐以待斃乎。需於血中。恐未能卽出自穴也。茫茫四顧。惻惻奚似。此肩重諸修。參透消息。而爲化度之殷殷也。化於無形。消息其所因。果自不能結也。化於有形。生命得遂。生機自復也。有形無形。化化弗已。法施財施。並行不悖。由此勵進。則劫災之重重密佈者。必無難遂漸以爲之消弭也。吾對於此。不禁觸無窮之感焉。大劫之來。必有其由。而侵噬於人之處。實有不堪勝言之概。人雖如是。而諸天神聖亦具有密切之關係焉。民生未遂。民氣未充。而陰霾毒霧。瀰漫於兩間者。人固難以忍受。而諸天神聖。其清靈之損失。亦必因之而無已也。清靈損失。天地昏暗。生生化化之機。必由之而窮。惟具阻生化之機。機緘自無從出。而昏暗之景象。終古如長夜已。何從而睹清明之勝氣哉。神聖既感其然。少事修養者。亦莫不均感其然。所感既同。化度之心。所以無不同也。同

盡化度之力。同收化度之功。功行所在。自不必言。而其能爲化度之功者。不惟救當時目前之劫。並且能以合化生天命之原。既能生化命原。而爲之生爲之化者。自然輪輪轉轉。化度於無窮也。化度無窮。始可以得清寧之樂。始可以享昇平之福。然在化度之時。並未有甘受清寧幸福之心也。而其清寧幸福之自然而然。無不隨化度而成厥功已。既成此功。民焉有不安。物焉有不阜。是在各各肩重諸方。平心任運。委心順化。無難逐漸而共觀爲快也已。其各勉注爲要。

濟佛訓曰。地道變常。陵震山崩。海嘯川竭。飢饉兵燹。相繼而見。則災異迭見。禍亂頻仍。雖曰運數使然。實亦由人心之造僞而感召之也。能鑒及此者。值爲僞局。力加修者。存善去惡。以感天和。而弭劫氛。不以善小而不爲。不以惡小而竟忽。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一言之間。一行之微。內必加省。求其無一毫之私念。而無纖微之渣滓。內不欺己。外不欺人。質之神明。而不愧。揆之己心而得安。如此則道功不期修而自修。善境不期歷而自歷已。若亦知存善去惡。而無恆堅之誠。心也未定。苟因一念之差。卽爲失足。一遇障惑。卽忘公義。一旦之失。墮落千丈。竟以一念之私。而敗其數年之功德。以一言之偏。而墮其如許之修候。甚至有不可挽救者。

可不懼哉。在修各方當此緊要關頭。千鈞一髮之際。宜力行陰功。廣種福田。行莫大之方便。作莫大之慈祥。以正人心。而挽世劫。其正人也。須先修己。其救世也。厥在普拯。能修己者。必能化人。能化人者。卽可拯己。然後可以正己以化人。救劫而出數也。務望修者。及時精進。毅然不懈。內以堅恆誠而修。外以智人勇而進。庶幾有善無惡。純美無疵。其修養功夫。大道慈化。方可收圓滿之佳果已。在修者其悟之。

尙真人訓曰。救世以道。行道而化。本不易言也。顧今災劫之重。若非實施道化。則消弭之效。必幾希耳。災劫已形者。無論已。而其未形者。誠難指述。何也。劫由數聚。災以害結。其數之造。不能止於人心。則爲害之端。災難了於世界。以此之故。所以必用道化。道化之能。消弭災劫者。以賴世人共悟精微之理。改善風習之靡。然後衆心有定。而數少增造。人不造數。其劫自輕。劫運克輕。世害乃減。此中消息。非無可求。所望人於現災之形。知所警惕。則各各慎其身修。卽無異廣培世福。不然。道化弗伸。其乖戾所積。陰凝不散。天運之行。既感其疾。則陽和之用。且末由施。其不變而爲劫。以割衆數者。必未之有也。是願世人有以悟之。尤望吾道萃修。深切加研。而闡揚真理。好爲之導也。



出劫脫數。在於今日。說難卽難。說易卽易。全視各各之善氣充量與否。以爲之移轉耳。偶行善事。未必卽能出數。而出數之機。已從此肇矣。偶行惡事。未必卽能入數。而入數之門。已從此啓矣。有心爲善。始雖勉然。久則歸於自然。有心爲惡。始尙慊然。終必視爲固然。心善氣善。心惡氣惡。氣善則數亦善。氣惡則數亦惡。由善數而入惡數。從惡數而入善數。中間原無住足之地。是在鷄鳴而起。孳孳以爲之者。歸向何途。經營何事耳。現在修人。洞明斯理者。不爲無人。因規知懼。因懼知修。因修知行善。以去惡者。亦復不少。而宴然自恣。猶抱燕雀處堂。子母相安。不改從前之弊俗者。爲數更不知凡幾也。昨在樞府檢查各名冊。見夫黑籍之人。結束清楚者。尙不及十分之四五。而斃於何地。定於何時。罹於何災者。陸續結束。正方興未艾。其餘黑白參半。或白多黑少。或黑多白少之名冊。猶堆積累累。是皆善惡尙未乘除。出入猶可自主。吾宗靈感之下。對於此籍。不能不引爲深愛也。憂之爲何。以現時規餘之人。不應再有所規。冀一般衆生。能多一分善氣。卽減一分規厲。能減一分規厲。卽益一分清靈。卽足以爲合化合生。天命之助。所以今年以來。勗修。勗坐。勗慈。較往年加嚴者。無非因審判屆乎末日。及今尙有脫數之機也。就斯時庸衆心理觀察。多數以爲規由人造。自作者當然自受。而吾所居所處。尙非

切近之災。憐之何益。噫。斯人也。斯心也。殆以爲於己漠不相關也。殊不知天地生人。本屬一氣。氣含渣滓。氣尙弗適。何況濁氣瀰漫。逐處皆是。人非木石。猶能宴然而已乎。須知人同天地。天地之氣。稍有不順。人卽感莫大之痛苦。人之氣處處不順。天地能漠然無關乎。所以救災恤黎。是良心上之問題。非可以規有人造。遂卽自認與我痛癢無有絲毫牽扯之處也。在昔禹稷見天下飢溺之苦。不啻親身嘗受。伊尹以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之溝中。各各試想禹稷伊尹。亦不過與人同耳。其心何以如彼。斯時衆生心理。何以獨然如此。是無他。一則眞知萬物一體。一則蠢蠢無知也。望各各以古聖爲心。以斯時蠢蠢者爲戒。則數之能脫與否。莫不於此中各各以自求之也。然雖如此。萬不可稍自大意。我一入修。數卽與我無關也。亦不可過於拘泥。生於斯世。尙何有不在數中之人。處處自限也。要諸惡莫作。衆善實行。則人之心。不啻天地之心。而天地之數。亦莫不隨吾之作爲而無拘無束於塵世之間已。修人慎審。加力勉爲耳可。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

日出版

每部八本  
定價四元

編輯

謝冠能

紹佐

總校

彭道柔

坤元

分校

陳冠性

士奇

鮑道中

鈞

靳冠岡

嘉隆

印刷

南京美豐祥印書館

住址國府路、五五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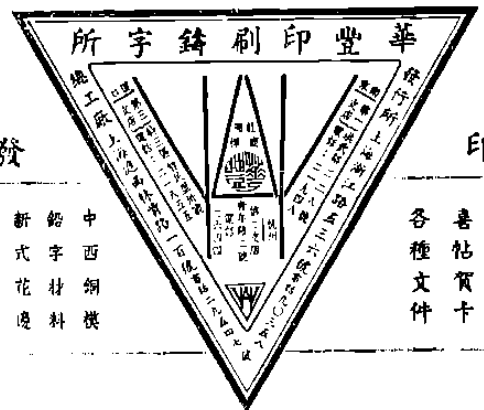
電話二三〇六〇

通訊處

南京紅卍字會

住址小火瓦巷二十四號

電話二三五二六



發售

承印

中西銅模  
鉛字材料  
新式花邊  
印書機器  
五彩油墨  
美術卡片

中西書籍  
雜誌月刊  
喜帖賀卡  
各種文件

上海英大馬路二二二號

大道修渡真諦

卷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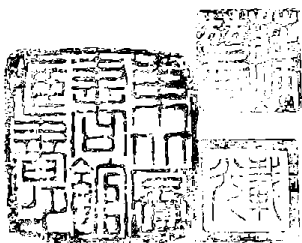
八

# 大道修渡真諦卷八

## 維世門下卷目錄

仁愛要旨	一一五
救教爲先	六一八
大道爲公	九一一
提倡道德	一二一六
正學說以端士習	一六二九
崇禮教以植人才	三〇三八
宣文化以移風俗	三九五〇
行仁義以致富強	五〇五二
重綱常以厚民德	五二五六
養生正義	五六五九
徵善惡之因果	五九六八

勸善化惡	六九七二
化世當以身作則	七三七五
勸化須順機利導	七五八〇
人心同向世乃清寧	八一八四
化渡在以誠感人	八四八八
悟普化之玄奧	八九九七
致位育之極功	九七一〇二
臻世界於大同	一〇二一〇四



# 大道修渡眞諦卷八

## 維世門下卷

### 仁愛要旨

老祖訓曰。茲雲展布渡江頭。山水清光一色秋。人心自問何爲是。拾級須登樓外樓。形聲聲。充盈乎大千世界之間者。雖亦爲道所寓。而探本窮源。執象以求。不足以盡吾道之眞也。眞之所在。何嘗離形。何嘗離聲。不過有形之形。有聲之聲。易著於幻。而無形之形。無聲之聲。始見其眞。有形之形。有聲之聲。悉之所以化乎氣也。無形之形。無聲之聲。氣之所以返乎悉也。悉爲氣母。氣爲悉子。子母相依。息息無間。乃克定命。悉以定命。悉以凝靈。靈之靜者。則見其性。靈之動者。則見其神。神舍於心。心藏乎仁。養心卽所以養仁也。仁之爲仁。天地之大。品類之繁。何在非從仁中以外衍。就植物以觀。由仁而芽。由芽而根。而幹。而葉。而花。而果。果成復還爲仁。仁者人也。人爲萬物之靈。其理亦不外是。仁寓於內。所以系天地生生不息之機。仁發於外。所以運天地生生不息之化。系其機以運其化。涵其化以迎其機。而仁卽不可勝用已。蓋統乎四端。兼乎

萬善擴而充之。不難保乎四海也。苟弗能充。妻子尙不能保。何論他人。己不自度。須先度人。故欲收立人達人之效。必下煉實還虛之功。不有其功。焉得見效。不有其效。焉得證功。功效所至。措施裕如。自無格格不通之慮也。予之闡化。十載於茲。何時不以道慈昂世。何處不以坐行勵修。而明吾真旨。進行弗怠者。各地亦有其人。而慈之所以爲道之表現。道之所以爲慈之虛體。參透無遺者。各地亦不多得其人也。不過降塵闡化。不能不降格相求。能於慈中悟道。道中勵慈。即是吾門之徒也。望各各切實勉進。以臻妙詣。自有無窮之樂也。

萬物含苞在一仁。仁民愛物是親親。光輝道化諸修任。安爾光靈樂爾身。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然則是道也。何道也。卽五教同原之道也。五教同原之道。均以救世爲主旨。可一言以蔽之。仁而已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既長。莫不知敬其兄也。是人與生以具來。可證明矣。人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仁爲人所同具。又可證明矣。惟仁有體用。存於內者。體也。發於外者。用也。儒教曰悲憫。釋教曰慈悲。道教曰渡化。耶教曰博愛。回教曰宏忍。名雖不同。皆以救世爲心也。皆仁也。故仁主於愛。而愛莫先於親。故曰立愛惟親。史臣贊堯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孟徒曰。親親而仁民。仁

民而愛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施恩不容躐等也明矣。若厚其所薄。而薄其所厚。則悖乎仁矣。然仁無限止。愛一家。仁也。愛一鄉。仁也。愛一邑。仁也。愛天下。亦仁也。發於方寸之間。推於四海之外。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則不足以事父母。是在一心之擴充也。其功蓋天下。澤被羣生。仁之量。可謂弘矣。然一錢之細。可以濟人之危。一飯之微。可以拯人之命。其施於人之實惠。可謂仁之至矣。若狂吟廣廈萬間。高詠長裘千丈。乃詩人誇大之詞。與人終何補乎。與其侈言博濟。大而無當。則不如解衣推食。究於人有利益可言也。但仁固須有實益。人方獲到好處。然亦有不盡然者。一言排難。可以解紛。一紙通情。可以脫厄。其身受之。銜感有較實利而更甚者。故一舉手。一投足之間。皆有仁與不仁之關係。明乎此。則富者貴者。不必自豪。貧者賤者。亦無容自沮矣。推而言之。仁又包乎四德也。合乎當然之宜。則仁中有義。行之而有節文。則仁中有禮。分別輕重緩急。則仁中有智。確實履行不疑。則仁中有信。是一言仁。而無不賅矣。無所不賅。非道而何。仁又有正用分用之分。正用之。如堯舜之文德。使天下臻於平成。反用之。如湯武之以武力。使黎民出於水火。雖用之不同。皆以愛爲心也。卽皆仁也。獨是正用之仁。人共見。而又戴其德。反用之仁。人難知。而易生其怨。故五教之救世。皆主於正

用。以成其愛。而期收宏仁之功也。利人之正用反用。必須視事勢爲轉移。果不能正用。而正用之。有足以致害者。如成湯於葛伯。文王之於商紂是也。後世事變日亟。非如虞舜之立德。而欲學其舞干舞羽。感格有苗。以爲定亂之具。天下何由而治乎。故漢唐宋明。開國之君。皆以武力以經其仁也。書曰。愛克厥威。允濟。威克厥愛。允罔功。此宋襄齊假所以爲後世之戒也。但有時正用之仁。爲時勢所不許。而不得不反用者有之。若果爲正用。則當如曹武惠之平江南。不戮一人。否則必須爲嘉定三屠。揚州十日。便傷天地之和。而非愛人之道矣。仁於何有。蓋物必有根。仁卽物之根。故萬物必先以藏仁。無仁則物不能生。道必有本。人卽道之本。故道必先以行仁。無仁則道不能成。不生不成。則天地之氣化。且將閉塞。而況人乎。故求道卽求仁而已。行之法必不同。只要中心一點之仁而已。箕子微子。比干。詣行不同也。而孔徒稱之曰。殷有三仁焉。伯夷伊尹。孔子。行詣亦不同也。而孟徒論之曰。三子者。其趨一也。一者何。卽仁也。故五教之仁。雖有不同。而爲身中之仁。則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亘萬古而不磨也。況求道如大路然。有何難求。慎無以名之有異。遂亦謂道有歧異。則不知五教之真相矣。奚以求道爲哉。諸子修道。一紀有餘。要知道道中之仁。首重孝親。因勿能孝其親者。則又何可化世渡人也。此次崇善堂之設。

所以廣其仁也。亦諸子能行於道。而得孝於親也。但是諸弟子中。若果人皆孝子。則只老人知之。不過崇奉則一也。惟望昔之非孝者。今則行其孝。以蓋前愆。不然。則先靈清靈。將何以安。卽各各之先靈聚集。亦將有所不容也。故訓以愛親爲始。乃促各各之自勉耳。至於中末一段。雖泛論時局。豈爲無因。因其不仁。所以規運之重重也。人造之。吾化之。是在行仁始。尤在力孝。其各參悟可也。

昌佐神訓曰。從井救人。德於何有。養義殺身。道於何存。能救人者。必能救己。己之不救。何論於人。此有德者。自然而生慧也。能養義者。自能養身。身之不養。他尙何論。此明道者。因時而制宜也。故不明修之爲修。卽不明慈之爲慈。慈之克施於人。必修之善充乎己。而道德之蘊涵。自閎中而通外己。中庸有云。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既修仁。卽是求仁。求仁得仁。必有不忍人之心。既有不忍人之心。卽有不忍人之實。能行不忍人之實。見忍人之事。隱微之處。惻然不安。此所以爲仁之端也。能因其端而擴充之。由近及遠。足以保四海。不能充其仁端。則至近之地。妻子亦難蔭育。吾

師闡化勵修。人已同度。卽是吾心之仁。以及於不仁之人。使不仁之人。漸化爲仁。而物我之間。



自一氣氤氲而混間隔之虞已。今諸修侶慈展道。非謂其毀家紆難。乃足以會其極也。不過各就目前所處之境。充量推施。積少成多。自然有以普及。若轉念乎身家。顧及於生活。則仁者之量。不惟不能擴充。而銅蔽之處。即從此而起也。現際水災之慘。戰區之苦。荒旱之酷。在在需人救濟。即在在需款孔急。果克本吾悲憫之懷。以資推施。救一分之難。即立一分之功。是在善修各方。充德立功之志。願何如耳。務須竭力策慈。以答吾師殷殷之意也可。

人皆有心。心之所藏者理耳。理即爲仁。仁生於物。則爲核爲仁。其種根於地。則能生伏。生於水。則能化。化生之理。莫不有其仁存乎其中者。是以道法自然者。即以人莫不具有仁之理也。有其理。乃能推之以愛物。反之以克身。內而不使之傷。外而不使之損。則可以日月不遠。斯即爲性之所本。亦道之所生也。所以言立本者。即指此也。然則物無其本。可以生乎。人失其仁。可以興乎。曰。可則可已。興則有未能也。因其固有之體。失之於先也。是以修之云者。非從外以修。實本內以化也。內者何。亦即人之仁而已矣。有其仁。則可推之爲愛人。愛物。拯世。弭劫之慈。否則以其人而不仁之人。則未有能興化於世。拯弭於患者已。此所以謂之行仁。謂之演化。非必有

利於己身而始然也。其在世之人。陷於非仁非義。乃有是非道。非理。之彌大巨災。以隨其氣以相乘相襲。無形有形。莫不本此以相消長也。是以化於一偶。而不能退。化於一方。而不能勸。欲使之普於世。遍於大千。而後始能消其災戾於萬分也。則在各修人之能否立其本以行其仁。張其仁以廣其愛是準耳。否能。則不能得其化已。能。則能安其類已。此各修者之修。非僅關於自身之靈。自身之安危。實係乎世界大千之將來福否也。

慧聖訓曰。天下極不慶幸之事。突然發生。或值諸個人之身。艱苦情狀。見者莫不生憐。聞者莫不傷心。憐之傷之。非有所爲而爲也。秉彝之良。其得於天者本同。其感於天者亦自弗異已。惟其得之也同。所以人人皆可爲聖爲賢爲仙爲佛。惟其感之也弗異。所以各各具足慈悲之初心。明其同而不異之點。涵育溫養。逐漸外擴。若火始然。若泉始達。充乎其量。即足以保乎四海而有餘也。不過稍一轉念。濃淡之情。悉隨意識界之變幻而生。是何以故。遠近之形勢。親疏之關係。不克不動於中。既動於中。親者必厚。厚者必偏。偏有所厚。而疏者遠者。亦自以淡漠置之。如是做去。相有所着。氣必爲滯。既滯其氣。無住生心之妙。即從此而蹙其機已。在常理而論。由近及遠。由親及疏。原是一種天然之程序。然程序所在。是就實行推施之際而言。至於發軔之

端清虛本體。絕無遠近親疏之纖痕萌於其間也。所以各教各宗。直指本原。導修悟入。本源清淨。些許瞞他不得。有觸即動。有感即通。感通之下。皆從性光中流露。而意識之紛歧。不能以泛淫之也。蓋轉識爲智。明無不照。用無不周。轉智爲識。隨流遷變。靈亦從境界而淹沒於不彰已。故意之當誠。在儒門之中。亦屬重要關係。意爲心之音。亦是情之苗。音之所感。心無不覺。覺而不持。順流直下。自必落於邊緣已。有以誠之。渾然無間。自圓獨一無二之本體。體既圓凝。凡飛潛動植。胎卵濕化。莫不備理於身。結成密切之系屬。大禹飢溺。伊尹溝壑。都是肫肫其仁之念。平居滿腔。到手自流。並非是臨時費安排。強推布也。隱居以求志者。求此也。行義以達道者。達此也。能將一點不忍人之心。栽培洗濯。油然粹然。觸處撞著。若決江河。所以有真道不怕沒真慈。行真慈卽是顯真道。道之顯晦。慈之擴進。誠屬緊要。諸方度覺以來。其中奧微。均各參有所得。然進一層有一層之經驗。到一候自呈一候之純精。所以修行無止境。化機亦無可限之輝明。能人人隨時隨處。無間功候。則靈明觸處。默運自復。斡旋之際。無斧鑿之痕。轉輸之妙。必在俄頃之功已。

孚聖訓曰。仁愛根乎性。性卽道也。故道爲慈體。而慈乃道用也。道慈之必從仁愛以顯之者。何

哉。以究其微。則三才之性。極其能仁也。以論其顯。則萬有之形。靡弗尙愛也。愛力之聚。而世界所以成也。是故人之所以爲人之理。必由其愛之用。而弘其仁之體。此又以慈明道之諦也。中土習儒之流。每謂愛有差等。而其差等云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是也。此其爲體。何嘗不廣。其所爲用。亦何嘗不大。體用既非不廣大。而行之者。何以終罕其全備。而致戕賊之患。日漸其甚。是無他。不能精通愛有差等之說。而澈始澈終。無時無地。以自擴充之耳。不克擴充。則氣形拘其性。而物慾蔽其明。內外相限。乃日以隘。仁愛之用。因而不能廣大。則其包容之量。遂覺不得有所局。其局之也。非性之固然。情習於近。乃難更爲推展也。所以今日欲言度世。不可不講道慈。欲講道慈。不可不重悟養。惟其能悟。則體自擴。惟其能養。則用自充。道慈之體用。所以擴充。則仁愛之彰施。自然廣大。仁愛之彰施廣大。則渡化之分際。自然悠逸。是何以故。仁愛相合。感應自通。感應相通。位育自成。此道慈之修。所以必貴悟養也。吾察世流之弊。不在愛有差等之學。而在所學不能求之於性。而多限於情。以致隘而莫充。因此之故。畛域之分。餽飭之別。意之所存。見必自固。而其流弊至極。乃徒存差等之說。而其愛力所推。身家而外。鮮或念及人物。以此觀之。甯非不能擴充之失耶。各方志修道慈。肩行度世。其願力既宏。當於吾言時加

大進修渡真諦  
深審。由悟養而擴充。則身有所得。世且賴之。世有所賴。則用充已。各方勉之。

### 救教爲先

老祖訓曰。諸方之於道也。近所爲修。大見進境已。修道不難。悟機則難。悟機不難。信徵則難。信徵不難。度覺則難。是故修宜尙悟。乃契道機。悟宜尙信。乃見機徵。信宜尙度。乃充徵覺。惟覺之推施。而後世方足爲之化也。化世無他。在能導人各各其所定耳。人知所定。則心焉自正。正心者衆。其所以自度者。卽從日用無或盡知之中。而莫不共由於道已。世自中古以降。人之所以居於塵幻之間者。往往因幻而惑。不識其惑之生。固不在外。而實內罕其定耳。無定故氣類攸殊。而從形化難進之下。遂多紛擾。於是人必有教。教惟道養。以無教則化且失道。無養則教亦莫化。所以先聖哲。以時興教。藉期挽渡。不過轉演經久。其教派之門戶自限者。日深且衆。而道化之根源。不免轉以障礙。予之度化。所以以救教爲先。救靈爲本之旨。爲世導修。或謂世教固無不善。人靈亦無不明。何必爲救。曰。吾所欲救。非謂教之本旨有不善。亦非謂人之本靈有不明。乃欲救其分耳。世教與人靈之分。亦非不善不明。特其分中。實有未盡明善者。故須爲救耳。然則何以救之。曰。救教以道。救靈以機。道者。教之根源也。機者。靈之砥礪也。非道無以救教。

者以其所化終非自一也。非機無以救靈者。以其所覺終多自歧也。其能悉返於道。則先後合天之妙。人多深知。雖教之分。亦同不分。其用自一已。能以其靈之覺。時證於機。則心之所明者。必少所執。而感應相交。歧誤自少。少其歧誤者。靈無妄動。而所以自定者。多克主持已。苟非然者。欲教之昌道。而道終爲教所障。欲靈之明教。而教終爲靈所限。此證諸世形。不難悟微者也。吾曷諸方修教之道。審救靈之機者。其要果於安歸。而今而後。務宜各自精維。能得厥要。則教之所爲合。即道之所由昌。靈之所爲聚。即教之所由宏。以教宏道。庶其進也。可以有軌範。以此軌範。由修者之身。顯其定真於世。然後蒸氣合化之功。人必多覺。而先後合天之養。人亦知非托空。斯之爲度。乃昭自他兼利之宏效已。世人所不免於惑者。皆機之未能深悟。於是信念莫堅。信念莫堅。則其機之感於心者。皆視爲偶然。而多忽之。意既多忽。則機之爲微。亦罕所見。惟其罕見。則心靈之動。每易逐妄。集此妄動之人。靈心機於世之間。則世故爲亂。集於其時之際。時故弗甯。若審乎此。則修道可不慎悟機乎。悟機可不重信微乎。如徵於信。則覺者自無不度。而度者莫或離道已。特未來之用。不得不貴教與靈之救耳。願吾衆修。好加尋味。各自自勵其功。則所以昌化之道有攸賴已。勉之望之。

孚聖訓曰。攸攸坤土。衆生繁殖。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既同處於大地之上。得天所賦。當然各各具足。而所知之事。所覺之理。動輒萬有不齊。其故何也。非天之降材爾殊。後氣之清濁有以判之也。氣清心清。氣濁心濁。心清神明。心濁神暗。濁暗之弊。雖有所知。知其所知。雖有所覺。覺其所覺。既云其知其覺。易涉正軌之外。欲補其偏而救其弊。不能不賴心清神明之人。廣爲引導。以己之所知。導人之不知。以己之所覺。導人之不覺。使人不知不覺之處。同歸於知。同歸於覺。庶遂生復性之餘。各循其分。各守其常。而天下之清平。可得而期望也。在昔之時。人心渾厚。政教修明。以云導覺。教化尙易。上老老。民卽興孝。上長長。民卽興弟。上恤孤。民卽不悖。上行者下自效。風行者草自偃。雖無導覺之跡。却收感孚之妙。篤恭之餘。治平之休。無難以復見也。及乎今茲。人心之詐僞。世風之頹靡。均已各造其極。爲之民者。既失正當之信仰。心乎世者。又無權勢之可據。純以至正之理。至公之心。默相感孚。以云化度。誠非易易。而傑出之輩。遂乃別有用心。變本加厲。迫脅羣倫。使就已範。羣倫值此執意強爲之際。終難免其南轅北轍之心思。心思既異。貳惑輒起。貳惑一起。神明失主。四顧茫茫。何有其極。不能不隨所見之偏。所習之弊。以資進趨。迨至進無可進。趨無所趨。遂長吁一聲。舍其舊而新是謀。不惜身心性命。聊作孤注之

一擲。馴至末流。相激相擾。相傾相軋。禍患相尋。靡有底止已。苟求其本。以蘇向天下之清平。非使各循其分。各守其常。不足收美滿之宏效也。而循分守常之習。又非生有以遂者。性卽難以復也。何以云然。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自古迄今。理有同揆。況在今日。天災人禍。相迫而來。人將救亡之不暇。奚克治乎禮義。以相安於循分守常之天。所以古之君子。不患乎寡。而患不均。不患乎貧。而患不安。蓋均則無貧。和則無寡。安則無傾。處今之世。冀觀無貧無寡無傾之隆軌。斷非一蹴所能驟致。必使人生之態度。先須標明。人生問題。本有精神物質兩方面。偏一則滯。兩全則美。此吾

師闡揚道慈。使後之勵進修行者。卽是面而俱到之至意也。道本於坐。慈屬乎行。坐之與行。何以爲修人之汲汲。不知坐道虔嚮。所以溫養生息之真機也。慈施悲度。所以續生活之根源也。修候增進。真機發展。視宇宙間一草一木一動一潛。無不與吾有密切之關係。既有密切之關係。所以一夫不獲。時惟予辜。一物有傷。恫疚在懷。量如此之宏。無處不是明道之地。無時不是展慈之所。人至乎此。自然具神佛之胸懷。豈不美哉。諸方多年修候。多年證覺。此功此候。當然明了一切。不過明之於己。尤須導之於人。全在無間於己。隨度隨證隨覺。則挽人心而厚風俗。

使各各不變。煥然維新之氣象。自可從容而臻乎無上之極詣已。

化機所展。處處皆足見功。不過靜以修守。先機自可忘念。後機莫作急圖。總須機之所在。順以應之。則自然之運。無不妙合化工已。

尙真人訓曰。明宗莫大於悟本。見性莫大於識源。成己莫大於虛。成物莫大於教。教有明惑。惑而成之。雖惑明也。明而害之。雖明惑也。真明無惑。明未至而自以爲明。害斯大矣。教源於見性。修於率性。成於盡性。折衷孔聖。一志於道。始成爲教。教者教人爲善。非教人爲惡也。以教安天下。非以教亂天下。古人本其移愛之心。設救世之法。於是有教。教必因人。因地。因時。因俗。而納之於大中。如一樹然。東倒扶而西之。西倒扶而東之。人順其扶而爲之教。此衆教之異貌也。或以金石土木扶之。人順其扶而謂之教。此衆教之異術也。於是明惑判矣。故惑中有明。明中有惑。大都不外使人去其私心。減去其俗情。除去內害外害。而終至於盡性者。爲正教也。教因心生。教成心正。卽佛所謂筏喻是也。生心之大。莫大於使人啓其信心。易曰。中孚豚魚吉。信心一啓。雖惑可矣。信不易不奪。又必定之。強定則困。又必安之。安於性則化通。化通而恆。則盡性矣。是以古聖教化。首使人信。則不可使人見性。而先使人生心。因見性言深。未能驗何能信。故老

氏謂下士聞道大笑之矣。今不欲使之笑。而使之信。則不可以道語下士也。於是因其有保生心。則教之以修養。語之以不死。因其有趨樂心。則修之以禮樂。庸之以車服。因其生惡拂心。則導之以明正覺。示之以天堂。因其懷移愛心。則順之以五倫。廣之以佈施。因其啓虛榮心。則齊之以禮法。激之以褒貶。至是即使其心勃勃然而動。則其害亦生矣。蓋方啓其樂。憂則隨之。方啓其壽。貪則隨之。方啓其愛。私則隨之。方啓其名。殉則隨之。因既有心。便卽非道。若一失道。未有不亂者也。究其使人生心而言。莊老儒釋耶回。各有所偏。考其使人盡性而言。莊老儒釋耶回。實無一害。蓋因心而生教。因教而濟政。因政而有兵。人不失性。教將誰覺。失性有教。如有疾而後有藥。藥順其病。病無不痊。藥逆其病。病無不篤。丹砂可以醫人。亦可殺人。砒鴆可以殺人。亦可以醫人。故有明於莊老儒釋耶回者。亦有惑於莊老儒釋耶回者。明者自明。惑者自惑。及至盡性。乃知其一。故真明之士。鮮詰教。鮮媚教。不詰不媚。常用其通。如大筏渡大物。小筏渡小物。渡逆流以篙。渡順流以帆。若以大筏使詰小筏。彼么魔何以得渡。若以帆逸。便詰篙勞。彼洶洶者。何以得渡。此衆教之有序而無類也。然亦要明道源萬殊。俱生一本。天地生生化化。無一非道。若一失道。便失性矣。今之逆流橫浪。皆由於人失其性。以造成此無量劫會。能不哀哉。

### 大道爲公

老祖訓曰。大道在於斯世。不以顯晦。大無不包。小莫能破。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舉凡人之立身處世。應事接物。以及一舉一動。一語一默。亦莫不有道存乎其間。固爲人之不可須臾離者也。奈世人多昧斯理。往往以道爲高遠。而畏其難。噫。道難也夫。道不難也。大道之旨。不過公而已。平而已。公則無私。平則不陂。無私無欲。而仁至也。不陂不偏。而道立也。此爲仁之端。義之所歸。而道卽在斯。修亦在斯。而道何難乎哉。且道之行也。而必寄之於教。教之爲教。以道而立。五教雖不同源。而其修道則一。是以儒以忠恕持躬。釋以慈悲爲本。道以清淨明心。耶以博愛行仁。回以清真葆性。雖其各有不同。各有所長。各競其能。而其各教信徒。其初無門戶之爭。而其修之求之。則惟至公至平之道爲維繫也。而此至公之道。其在於斯世。而無形無名。其名之爲道者。是強名之也。而此無名之道。必不垢不淨。不生不滅。而天地之大。宇宙之廣。莫不以此道生之存之。推以三千大千之衆。芸芸萬有之靈。亦不外賴此一至至公之道。爲所歸宿也。

神道與宇宙萬有之關係。無或斷滅之時。以自吾之悉胞脫化而來。凡諸有形。皆有其神所在。故儒言體物而不可遺者此也。今當文化解放之際。無論若何。必將與時增進而見發皇。固不僅僅限於物質之形式。深閉固拒。而苟自爭存。必因人靈之精殺。發揮光大。以與人爲善也。諸方識之。天下所謂公理者。此類是也。保此公理。便自得道。無可疑也。諸方識之。諸方其慎識之。慧聖訓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諸方亦知公之所以然乎。有不可公者。有可公者。有不能公者。有能公者。莫非以道之向背爲轉移。道能公而公自見。事能公而公自有。不然。不可公而公之。不喪道。卽違德。不能公而公之。不乖倫。卽背理。喪道違德。乖倫背理。不公如此。何能有慈行道功。慈行道功不能有。則道之趨向。必有是非。不公之形。不見而自見矣。

孚聖訓曰。道無方所。弗容擬議。稍有擬議。便卽沾染。稍有沾染。卽便執着。執着之弊。擺脫甚難。擺脫不盡。動輒得咎。舉足爲障之處。在在難免。所以明道之修。深契斯旨。專務根本。本之克立。全在私修。不在事理。私起於心。其幾一動。天良自知。知而修之。救其偏以補其弊。全在真以葆其光。靈光不昧。本體自然。以呈露也。本體既露。事自不隨乎私。理自不強以執。不私乎事。不執乎理。其靈自活。其氣必沉。其氣既沉。其機自通。其機既通。其心自明。明乎心以運諸

事。運諸事以達乎理。事理通達。不蔓不枝。未有不全事以全理者已。事理雙全。固屬修養之效。而其所以雙全之由來。端在心無所私。天無私覆。故能成其大。地無私載。故能成其厚。日月無私照。故能成其明。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得日月之精華。以爲聞見之資。直往直來。故能成其人。人之所以就成。原於心無所私。能無私心。自無私行。能無私事。能無私事。自無昧理。理之弗昧。靈光內涵。涵而不露。通上澈下。若有見然。若無見然。不見之見。乃是真見。若有聞然。若無聞然。不聞之聞。乃是真聞。聞見得真。不假外來之聞見。以填塞其靈明。靈明既照。事之感也。當機立斷。未嘗有所遺誤也。感之去也。截然而止。未嘗有所戀也。不顧已往。不思將來。只以現在所處之境。所作之事。知其所止。既知所止。如水之平。如境之明。平明虛涵。運用自當。焉往而能再有執着沾染之弊哉。所以美在其中。暢四肢而發事業。乃見其美之獨至也。美之所至。非從事業以爲以進展。實由根本既立。其道爲之生生不息也。倘不揣其本。而務乎末。是先失其成立事業之所在。則五霸之假。亦與三王同其科已。何以云然。五霸之在春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其事其理。宛然昭人耳目。然論其事。尊周攘夷也。論其理。則黜邪崇正也。而觀其心。純屬各有所爲。以便私圖。私心一生。此五霸之所以終於霸。而非明王道之淵源。根於何處也。王

道無私。崇效乎天。卑法乎地。明則並於日月。而無絲毫之差忒也。修者果明斯理。不必王者之位。亦可行王者之道。能行王者之道。自達天德之真。真德運涵。六合自然一身。萬物自成一體。而處此卽宜此。處彼卽自彼。彼彼此此之間。攸往咸宜。而其隨觸所作之事。所明之理。言自足以爲法。行自足以爲則。言行如是。遠者必慕其德。近者必感其誠。誠感之下。其氣全通。通其氣。所如自無不合。處處相合。信仰之力必堅。堅其信仰。自然得其充固。充固其心。以之運事。事隨機轉。以之明理。理因機通。究其實在。無所謂事。無所謂理。精白一心。自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無愧之處。天心來復。天心一復。天命自至。命之所至。心不敢有所違也。命之不至。心不敢有所動也。何以云至。何以云不至。安與不安。卽是天命之所行所止之表現也。能契乎此。以爲運化。在一家則一家和睦。在團體則團體誠服。服之以誠。非從外來。全由氣通。通之化之。根乎團體之心。本乎美善之行。以行爲美。不徒以美爲美也。以行爲善。不徒以善爲善也。以美爲美。以善爲善。而不美不善之根。卽伏於此者。私心不能去也。私心不去。卽假美善之名。以責於人。人心不服於心。心既不服。波折自生。團體信仰之力。安能爲之鞏固哉。所以人之爲修。當求諸心。其心既正。其事其理。未有不正者也。若只以事理爲論。則美善之事之理。何嘗不美。何嘗不善。而

不美不善之別有所在者。指其心也。心假美善之名。以行其不美不善之事。雖觀其外。堂堂正正。而其注意之點。恐未必能如是也。察之往古。驗之當今。比比者不一而足也。此世勢之所以如此。而不易挽救之處。卽可於斯而契其真也。病痛之癥瘕。雖云如是。而以所破癥瘕以通血脉。通血脉以舒化機。不能不藉展化之真人。以爲之運用。而期於善善從長。美利以利天下之宏功也。噫。其各味而勉之。自得其中消息之所在已。

尙真人訓曰。大道眞旨。不外一公。夫所謂公者。乃公是公非。遇事不執己見。不非人見。而惟以公理爲依歸者也。公理何在。卽在個人之心中。而不假外求也。蓋人心不公。則氣必不平。不公則心之偏急必生。不平則氣之浮躁可知。心流於偏急。氣至於浮躁。則凡事惟知有我。而不知有人。爭端必起已。爭端一起。則天下之離亂。無有已時。世間之災劫。愈難弭化已。而揆厥由來。無非人心不得其公有以致之耳。所以大道首先以養心爲要。心得其養。則勘破俗幻。自見眞性。性天一復。則無時不是空空洞洞。尙何有不公不平之爭哉。既得其公。則無事不可通融。無地不可聯治。自得大道之眞旨已。夫大道爲公一語。又誰不知。何煩贅述。乃今人之處身立世。往往遇事而不得盡公者。是何故歟。蓋不過執着二字未化耳。事一執着。則任有如何之聰明。



才智亦必流於偏急浮躁之弊。既犯偏急浮躁。縱不是自私其私。自利其利。而恐天下之公理難違。而人必不我從也。則又何道宏慈展修功養候之言哉。

### 提倡道德

康聖訓曰。世運之頹敝。如何以挽。人莫不曰。道德以挽之也。人心之邪僻。如何以正。人莫不曰。道德以正之也。道德之在今日。沉淪極已。實之不存。名將安附。名實不副。已先天挽世正人之要素已失。其要素從何而挽。從何而正。挽無所挽。正無所正。滔滔之勢。江河日下。吾恐頹敝者愈頹敝。邪僻者愈邪僻矣。世運如此。將遂默然而已乎。抑或別有所爲之處也。已之不可爲之不能。其間之機運。人不得施其功也。天道好還。物極必返。碩果不食。剝終則復。是亦自然之趨勢也。明其自然之趨勢。卽知乾坤闢闔之真機。其機既動。正氣斯充。正氣一充。匡時救勢之人自然應運而興。天與斯人。將以挽世運也。將以正人心也。如欲挽之正之。當今之世。舍道體於身。德育於心者。又將誰屬耶。天之所興。誰能廢之。先覺之責。肩寄斯人。人之導覺。並非別有所籌措也。振奮其固有之道德。斯可矣。道德何以振奮。講學以明之。實行以修之。斯可矣。道以學明。德以行修。修德明道。學一層。悟一層。行一步。得一步。層層入妙。步步踏實。念念在茲。覲覲光明。既無畫地自限之思。又無矜情傲物之舉。彰往察來。隨吾心轉。自與世運人心一氣爲之貫。

通也。貫通一氣。根本了澈之一大原因也。根本不澈。心必有滯。心有所滯。氣必不通。氣一不通。物雖能來。我無以應。因應弗滯。全在於靈運也。靈天自有在。味輪時來阻。何以來阻。所守既暗。所入自昏。所通既幻。所執自一。味徑之空。皆惑感也。去惑存理。去惑見真。學行之實功。卽在於此。譬如鏡然。勤拭寶藏。其光自亮。光遠有耀。立辨妍媸。妍媸一辨。何者爲是。何者爲非。是非了然。心乃有主。心既有主。主宰萬物。物何以物。形何以形。生何以生。物物形形生生之源之機。豁然融會。裕於中。運於外。凡事自無所遺誤也。事無遺誤。因應適宜。雖有適宜。不敢存自是之心。自是者。矜心必起。不敢萌非人之念。非人者。偏念必深。一矜一偏。暴棄之弊所由來也。天之生人。處世之本。領全賦。人之承天。順受之正。覺自在。天賦於人。人受於天。其間之消息。不容以僞爲也。裕之於心。體之於身。見之於行。聞之以學。學其所行。行其所學。盡然而解。如土委地。我無所逞其功也。我無所負其能也。自負其能。滿招損矣。自逞其功。擾攘起矣。功不厭精。其通於人達於天者。自有必然而然之勢也。何以如是。一言一行。一舉一動。皆非我之所有也。天之命也。知天之命在此。則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之處。靜參而自得矣。命之不立。天於何有。天命所宰。心君是依。何以爲依。順應而已。恭默而已。順機應化。恭已默息。化其不化之內。化化之機。

涵內外矣。息其正息之源。息息之間。貫天人矣。稍有不順。奚以敷化。稍有不默。奚以運息。默定息凝。息凝水生。水分成性。性光覺照。遂處咸通。通乎七。散乎八。不言而信。無爲而成。其信也。自信之也。非有他人使之信也。其成也。自成之也。非有他人助之成也。自信自成。承天時行之妙。基於此矣。時而喜也。不敢有所過。稍過。靈隨而散矣。時而怒也。不敢有所逞。稍逞。味隨而遊矣。人之所以靈散昧游。有戾於世。有負於人者。全因不明大公至正之所在。失順應恭默之真功也。不應不順。不默不恭。學無所學。行無所行。學行全昧。於世運。於人心。斷然不相聯屬矣。尙何能換之正之也哉。吾願明道修德之士。各就其分之所處。以爲宣揚。自弗難收漸被之宏效矣。道法自然。德順當然。道德之表現於世。由來久矣。至於今日。而有新舊之說何也。非道德之有新舊也。實人自新之。人自舊之也。人自新之。從一時之所好也。人自舊之。隨潮流之所棄也。棄之在人。好之亦在人。人之好者棄者。不足爲新舊之定評也。今日之所好。未必不爲將來之所棄也。今日之所棄。未必不爲將來之所好也。好者爲新。棄者爲舊。是新舊之說。全以人爲轉移。則新者恐未必新。舊者恐未必舊也。真正新舊之理。不必遠求諸外也。證之以身斯可矣。人身之血液。一時不新。則必致疾。人心之念慮。一刻不新。則足滯機。血液之循環者新也。稍遲則污。

機而舊矣。念慮之純正者新也。稍偏則卑下而舊矣。可見理之新舊。當下立辨。若祇以人之所好所棄爲轉移。尙不能得其真正之所在也。真正之新舊云云者。天然之原素。斷非能因人之故而始新之舊之也。即使新之舊之。何者爲新。何者爲舊。能於身於家於國於天下有所增益者。乃是新也。不能於身於家於國於天下有所淬礪者。乃是舊也。身何以新。修之卽新。家何以新。齊之卽新。國何以新。治之卽新。天下何以新。平之卽新。不能修。不能齊。不能治。不能平者。舊染汚俗也。能以修。能以齊。能以治。能以平者。咸與維新也。既以修齊治平爲新。則修之齊之治之平之之處。是卽道德之見端也。道德者。無形之綱領。修齊治平者。有形之條目也。有形無形。本來一貫。既屬一貫。新則同新。舊則同舊。舊而忽新。新而忽舊。則天之所以與我爲修爲齊爲治爲平之主幸者。自然不得如是也。道德之名稱。假定於人。道德之實理。出自於天。天果有新舊乎。一息萬古。萬古一息。天未嘗別有炫異於人者在也。卽有見異之處。人自爲之。非天使之然也。人心不正。厲氣叢生。厲發於人。異現於天。天氣不正。卽是人心之不正也。人心不正。乃是人欲之橫流也。人欲橫流。道於何有。德於何有。不道不德。事何不敢爲。事何不敢作。梟獍之毒。鱷獠之爭。瀾漫寰宇。有加無已。不能不致痛於黃族文明之胃。淪而爲犬羊不腥之鄉也。欲挽

救頹敝。須先匡正身心。欲匡正人心。須先實行道德。道德實行。全在以身作則。若徒託諸空言。必於世道人心無所補也。奚以云然。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走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據曲禮所論。卒然讀之。未有不視爲太過。其實驗之往古。證之當今。如情如理。毫無所誤也。道德者禮教之所從出。身與家國天下之所託賴者也。既爲身與家國天下之所託賴。人人須臾不可離者也。既不可離。何分新舊。一有新舊。而假六經以文奸言之弊。從茲而發生矣。嗟嗟。中土數千年來。辱身喪家敗國亡天下者。何莫非滅絕道德之所致哉。滅絕道德。非謂其卽無身無家無國無天下也。實因滅絕之故。自戾於天。自傷其本。本實先撥。枝葉未有不隨之而害者也。何以見諸。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原有定命之符。失其定命之符。卽失其所以爲身也。家者身所託賴之地。能閑有家。其悔乃亡。撤其防閑之具。卽是毀我之室家也。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未有不亡者也。天下神器。不可爲者也。爲者敗之。執者自失之也。由此看來。天下者國之積。國者家之積。家者身之積也。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既無成教之本。而欲正是四國。以表率於天下。必無是理也。故從身內演誠意正心。道德之實功也。由身外推。修齊治平。道德之宏效也。而其樞紐之所在。不過修爲一

身之基。身具道德。與生俱來。無古無今。無中無外。無始無終。永永如是。既然永永如是。無所謂新。無所謂舊。若有新舊。是彼一道德。此一道德。分作兩物看矣。分作兩物。豈猶是天人一貫之真哉。天之生斯民也。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今且不論先知先覺者之爲何。但就被知被覺者一方面而言。無論能知與否。而其得天賦予。各各依然如故也。既乃依然如故。以人治人。改而即止可矣。又何必嘵嘵以新舊之是爲哉。願各各本其天良。以爲化度。自然上合天理。下順人情。天人通貫。古今中外始終而一致矣。亦可從此而澈道德之根源矣。

孚聖訓曰。道爲德體。德爲道用。體用相融。方克化涵萬有。得道者昌。失道者亡。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邇來世風日趨愈下。人心渙散。道德淪亡。心爲私欲所蔽。念爲私利所牽。日蔽日牽。均不知道德爲何物已。是以吾

師以五教之大道。融於一體。渡衆生脫離苦海。俾其懺悟。使無告得登覺岸。免其沉淪。務期各方欲知修已。當以坐悟。若欲度人。必以慈行。坐者。內功也。行者。外慈也。各方果能以內功外慈。得有悟進。則世界運數。無形而告消滅已。更可由此齊之以倫常。繩之以謙讓。無人我之見。無門戶之別。道念堅誠。德培其厚。使混濁之世界。由道而化爲雍熙清甯之世界。使有強權無公

理之心。由德所感。而化爲行讓。路耕讓田之行。爲哈哈昇平世界。是由道化。道之所化。皆在諸方堅修之促成。方不負吾

師降世設教。傳經宣化。普渡羣迷之本旨已。各各勉旃。

今觀宗教門戶學說。徑庭之見。疵累於世。何一不是失性命之真修。而成貪着之弊害者哉。不過所以致此之故。皆由道德淪亡使然。所以淪亡。則由人之不假精求而徒比附。知自求多福。及罕言利與命與仁之理。多不深悟。又因禍害切身之憂。而妄福利之圖。江河日下。致於如斯。良可慨已。近人凡事務言積極。因視道德爲消極主義。而厭棄之不足。加以排斥之。排斥之不足。加以培擊之。不知道德根於性命。而屬虛靈作用。一切實質。皆可以厭棄排斥與培擊。虛靈具於人身。人同此心。即心同此理。任何厭棄排斥與培擊。終無消滅之日。苟知如此。則無論何種宗教。何種學說。若不從道德以求仁義之真作用。以窮乎性命之真歸宿。必不克具有功能。爲明立世之道也。如僅僅爲惟實質之福利是驚。吾敢斷言其猶治絲益棼。祇足爲世多事。不足以期世之得以安於無事也。然則有志者何以自修。當亦不難憬然悟而盡然反已。自求多福。其在斯歟。吾望世人。有以自處也。呵呵諸方。道也者。當共加勉。爲世之導覺也可。

尙真人訓曰。人所共由之謂道。有得於己之謂德。道德之義。從其廣義而論。可以概乎天人。通乎玄妙。一切有形無形。有象無象。皆於是包羅之。而由其淺近以言。則道德者。所以見乎人之爲人而已。天地人所以云乎三才者。以其相維而成。相彰而化也。天以覆爲其德。地以載爲其德。人處於覆載之間。其用惟靈。其賦惟性。而性也本善。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節。謂之和。中和二字。所以見乎性情。亦所以見乎道德。故性情之發。發爲仁義。仁義之由。由於道德。道德賦於先天。仁義生於存養。在此先後天之關鍵。而道德尙己。故有道德爲心。乃有道德爲行。有道德之行。乃有道德之化。行者行於一身。行於一家。化者化於同人。化於萬有。以現在而化於未來。亦化也。以一地化於殊方。亦化也。其所以化之者。必有道德在焉。有道德於己。是有私德己。以己之得。而及於人。是公德焉。自於道者導也。亦徑也。誰能出不由戶。是道之云道。人人皆由之耳。由之斯云合於正。亦云得於中和。亦可見乎性情之云性情者。無一非善。無一非自然之流露。此以一之人論。作如是觀。由一人而及於無量數之人。則道之所以云道。德之所以云德。亦物於此昌之盛之已。故道德二字。其義不同。其用亦不同。而其可以爲化則一。化於一身猶是也。化於一家。化於衆人。亦猶是也。况有得於道。必有其德。有其德者。必合於道。二者固相維而不相失也。修功養候。有此入門。立身行己。有此入室。推其所至。其用至宏。亦惟在於由一身之所得。而及於人及於世。則道德之用。亦可見其一端。而尙未盡其極致。將來逐期再爲諸子演述之。

## 正學說以端士習

孚聖訓曰。現在萬形錯綜之間。求其所以明道。果將從何爲力耶。世人亦曰。必統一學說也。然學說其使歸於何統。乃克以貫乎一是。誠極有研究之價值。尤極屬要研究之問題也。吾以爲最新之進化論。亦不可廢。而且必須由此追求原理。乃可化除偏蔽。而成真正之文明也。原理安在。舊學者既多知之。本其所知。修明德行。以之接引趨新者。還復本來。其勢亦似較易。諸方以爲吾言可取乎。抑徒思抱殘守闕。存其舊知。以與新者各文其所文。各明其所明乎。是在志者精心爲之揣量而好爲之耳。

天地之道。一陰一陽。人身之道。亦然也。由無而後胎。由胎而後誕。由誕而後育。亦猶無極而太極。而兩儀。而四象。氣化之功於焉備已。是心也。性耳。是性也。身耳。是身也。行耳。陰陽之道。各有所判。而天地之階。於焉而別。順四序而分候。應天地而化育。是又太極而畫卦之類也。天地陰陽之分。由一畫天開而判之。人身運行育化。無不類也。卦之法。天地。人身亦法天地也。天地之謂乾坤。乾坤之謂陰陽。陰陽化行。人物生生。人之所以運行者。正類此也。卦之由一而生一者。

太極之一也。人由一點而成一點者。亦太極之初也。天地之有陰陽者。涵泳運行。孕育胎化也。人身之有陰陽者。明其所極。返其所終。由其所始。致其所成。是其所以運行者。陰陽之時候也。人身象天地。天地有陰陽。陰陽有爻卦。是一而之三之謂乾。乾乾復坤。乾南而坤北已。乾者陽也。坤者陰也。乾南而坤北。南者陽而北者陰。乾陽居陽。純陽也。坤陰居陰。純陰也。然陽中必有陰。陰中亦必有陽。觀乎太極圖象可知也。其純陽者。太陽也。純陰者。太陰也。太陽而有少陰。太陰而有少陽。此所謂四象也。四象而後八卦。八卦各有陰陽。故有十六位也。由之而周三十二。而六十四。皆由乎陰陽之變也。人之所以法天地而象八卦者。蓋其身有五官五臟六腑。統而合爲十六官也。因十六而進三十二。而進六十四。合之而得三百八十四爻。所以按閏月而分晰也。人心爲一身之主。修身者必求其心。心爲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而天之神聚於日。人之神聚於目。目爲鑒察之官。諸色視焉。天地無聲。以四時氣運爲聲。而人之所以發之爲聲者。惟用於口。口爲出納之官。言語出焉。天語無聞。慧耳者可聽也。耳爲採聽之官。衆音聞焉。其所以修身者。必求其心。必求其目。必求其耳。求心者修心也。求目者修目也。求口者修口也。求耳者修耳也。推而之於鼻。再而至於五臟六腑也。各求其修。各修所求。則鼻之審辨也。香臭

識焉。其肝也。爲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肺爲傳家之官。治節出焉。脾爲諫議之官。周知出焉。腎爲作強之官。伎巧出焉。胆爲中正之官。斷決出焉。胃爲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膻（音誕）兩乳間也。爲臣使之官。喜樂出焉。小腸爲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大腸爲傳導之官。變化出焉。膀胱爲洲都之官。津液出焉。三焦爲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能修其身者。必修其心。能修其心者。必修其目。能修其目者。必修其口。能修其口者。必修其耳。能修其耳者。必修其鼻。推而至於肝肺。再而推及各官。各修其修。各得其得。各修其修者。便是各得其得。各得其得者。便是各致其致。各致其致者。便是各分其分。各分其分者。便是各合其合。修其修爲本也。得其得爲覺也。致其致爲知也。分其分爲明也。合其合爲智也。合者合其各官。而修於一身也。分其分。分其陰陽也。分其陰陽者。所以利功修而明至道也。卦爻之官。本乎相類。而人之所以法天地。象八卦者。亦本此也。卦之爲卦。而六四也。六四而歸於三。三二而歸於十六。十六而歸於八。八而歸四。四而歸二。二而歸一。一而歸無。由有而無。人身之所自來。與所自去。人人得而自知乎。得而自明乎。必弗可也。然亦有弗可而可者。弗知其來而知其去。是在其修善之本爲如何也。今之所以謂修爲時機之修。爲時機之修。不得不賴之於人。賴之於人。不得不求之其心。求

之其心。不得不修其一身之各官。使其一身之內。而陰陽合度。陰陽者。爲人舉止動靜之氣機也。不有修其本。焉可致其用。故修身而有靜坐養候之學也。靜坐養候者。即修六腑五臟五官之本也。五官五臟六腑之克修。則其身之所謂陰陽也。無不合度也。

大道之傳。溯自孔孟。而師儒之任。繼於程朱。春秋時代。教化凌夷。風俗頹敗。三綱五常。幾於漸滅。孔子祖述堯舜。立斯文之宗旨。制禮樂之常經。道冠百王。德隆千聖。此生民以來所未有也。遍遊列國。覺政教不行。遂取先王之爲法爲則者。訂爲羣經。傳之後世。以立千秋百世之防。道雖不行。而其道常新也。戰國之世。七雄併吞。其時競尚遊說。其俗逞乎攻伐。世道人心。漸趨污下。幸私淑有孟子。充浩然之氣。挽沈溺之風。抱義懷仁。作中流之砥柱。崇王黜霸。紹列聖之薪傳。拒楊墨。闢異端。正人心。道性善。斯誠維千鈞於一髮者也。迄於宋代。道學昌明。賢儒迭出。若程朱者。明大學之宗。復天性之本。海內之民。無不聞風慕化。以致終宋之時。賢哲弗衰。其食德於文教者。非淺鮮也。當今之時。教化不行。仁厚弗存。世風日下。寰宇鮮忠義之人。人心愈偷。家庭無孝弟之人。仁義禮智。俱蔽於利慾貪汙。正大光明。盡壞於機械變詐。世道如此。何怪乎正氣消而劫氣優矣。吾本仁慈悲憫。不忍生民遭此流離。特渡人開化。希挽人心。實欲世人洗心

革面除惡崇善。共享昇平之福。救世之心。與周之孔孟。宋之程朱。無以異也。

全豹百體。見其百體之一者。不可曰窺全豹。道本無名。而以名相爲曰悟道者。道未悟也。有物渾成。先天地生。至費而隱。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智果足以語道乎。如謂仁智足以謂道。道卽仁與智而已矣。夫仁智者。豹之足尾耳。夫所謂道者。至簡易而最遠大者也。譬人肩眈之展閱。息氣之往來。莫弗道冲爲用。可謂費而簡易者。至家國天下之平治。以及超界存生。亦純一不已。道性之回化而致。然人之修度以存全者。往往拘其知覺見聞。自以爲適者而適之。雖自爲吾全存而全適者。未有不仍界於識。而拒於教者也。然則全何以存。蓋全自存也。第人之存全者。無損焉而已。損不自損。以及損人者也。誰能無損以存全。莊子之評曾史桀跖之損心均者。良非過論。但因入而成之。鶴頸不可強斷。鳧頸不可以意纏。各就其所存而開導之。及其全存。又何長短之不齊哉。故聖人長善救人。無棄人也。人各有真存。因而啓之。未有不克致存以全存者。言非輕易。良以無名之機。人各俱存。第去其無損焉者而已。夫至道何道。赤子俱足。終日號咷而不嗔。骨弱筋柔而握固。息息之心而全存。誰非赤子。而全不存者。心與知生識。識熾而真泯已。泯不盡泯。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者。致斯未泯已耳。真無損焉。以張致

之又不可。光耀灼灼。仍須滌除玄覽。和光同塵。故曰。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卽還赤子之心之謂。然而世之講學者。無非學益。本來無損。更何益之。於是曰學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以復萬物之自然。物之自然。然於何自。蠢蠢介介。皆有道用。足證無在非道。而修存者將求諸草乎。將求諸石乎。將求諸於自身之心性乎。將求諸於心性所發之語默乎。果不求諸於語默乎。如謂語默果足以載道。則道在語默已。如謂語默不足以載道。而人之能事。盡於語默。語默不足以之道。終無得求於人乎。然語默雖不足以載道。而道自在語默者。其語默。非其語默也。宇泰定者發天光。語默盡者見玄牝。道固不可語默見。天固不可以人開。而人之開天見道者。雖不得不語默。而無所語默者也。回也坐忘。以我忘我。其有心乎哉。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時猶見高見堅。以有心故。及坐而忘我。向之高者則不見其高。堅者不見其堅已。雖欲不從之。欲罷不能。當是三月不違。回有何說。先之所謂克己復禮爲仁。是時也。果知有禮有仁乎哉。故曰。語默不足以載道。教言濫觴。更不足以道者已。故曰。道可道。非常道。道所以謂之道。乃強名之也。真常無名。無在而無不在。至隱而至費。教言萬千。悉豹之百體。欲窺全豹。必釋百體而神會之。全豹既見。豹之百體自鑿鑿而道之。



性善性惡之說。迄今未明。豈有他哉。孔子之徒。不信孔子而已。不信孔子者。於孔子之道有未明也。孔子之道有未明。故其言曰。孔子僅言性相近。未見言性善也。夫言性相近。非性善而何。苟有一善一惡。則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尙何得云相近哉。况又云。習相遠。是言習而後相遠也。性不相遠。則其必爲善可知。因之執是以調停荀孟之說。殊不知荀子性惡一篇。實爲後儒所僞撰。以孔子牽就之。豈獨荀子受誣。卽孔子亦受其誣矣。是以孔子之徒。自亂孔子之道。亦是言孔子之道。不明其道。何有心理之可言耶。孟子以前。無性惡之說。亦無性善之說。僅言性。而善已在其中也。故曰。天性。性而有惡。豈天亦有惡乎。而不爲善。乃將天性一言而忘之。無以異也。性善。古多數聖人研究而得之。羣衆心理也。性惡。戰國時代之學說也。故學說不得認爲心理也明矣。中庸曰。思修身不可以不思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夫天何以知。惟有求之於知天之聖人而已。聖人何以知天。惟有求之於知人而已。如何可以知人。除求之於羣衆心理外。無他道也。故聖人之所謂天。卽羣衆之心理。佛耶得之以爲教主者。也。若聖人則作之爲八卦。爲六書。由八卦六書演繹之而爲詩書禮樂。則佛耶未之聞也。西學盛而學說昌。因之人民始有厭宗教之思想。蓋宗教與教育。本爲兩事。教育發達。則宗教自無

存在之餘地。顧舍去宗教。何有心理之可言。此西人若涉大水。茫無津涯也。而吾國學者。亦從而步趨之。不亦誤乎。西儒有言曰。立法者。政治家。必須研究羣衆之心理。大哉言乎。然其言乃爲彼國之人言耳。若行之於吾國。則不能爲是言。必易其言曰。立法者。政治家。必須上至堯舜。下及湯武孔孟之道。一一而研究之。則得之矣。蓋孔孟之道。猶有未明。孟子性善之說。世多不之信。而楊墨之後。且益之以佛老。繼且益之以耶回。其所謂學說。則佛老楊墨韓蘇之外。更益之以西儒。嗚呼。欲與言孔子之道。其不掩耳而卻走者鮮矣。然則居今日而言道。非辨明孔子之道。尙有何道之可言哉。

朱陸同歸而殊途。後學弗通其奧。各立門戶。且深壁壘。分二氏爲兩派。致大道有良窳也。深思主敬之義。對放肆者說。主靜之旨。對妄動者云。能不放肆。必至於靜。能不安動。亦必先敬。敬者之境。無非現靜。靜者之態。不離一敬。人能抹倒障心之事理。一研及朱陸之心。其所以利後學而彰大道者。根在何處。得其根本。加之體悟。證以行實。反以修候。不過異於人門。而同於歸途已耳。但中土積習。東偏儒化。西偏佛化。以是之故。朱生於東。長於東。歸於東。其所習而知。知而得。得而施及以世者。均出於儒。申申天天。於穆不已。緝熙敬止。祇敬毋不敬等學。習於性成。故

其立言主敬。傳示後學。一貫於百世。及衆民學子。腦海中。行爲中。均印相深入。難於刮去。忽而又有一生。於東長於東。歸於之東。陸氏者出。突然拋去習說。而從靜字入門。並廣推其義而教後學。何異迫舟者以騎。希有不惕惕而遠避。並集諸習靜者力爲之抗哉。蓋以朱陸俱出於一偏之東地。設朱生於西偏。得靜字之化。亦聞東偏陸靜之旨。必相引爲知交。而同爲謀也。又焉能各立其旨。分門別戶哉。總之。大道無名。大道無遮。大道無形。大道無方。而今之學者。乃因一地之深習。一義之偏入。遂以爲宇宙間。無論何地何人。主靜主敬。再不得逾於此者耳。於是詡詡相握。而同坐井中。不肯舉頭四望。以暢舒心胸也。在固閉時期。尙無可論。今全球將化一氣。仍僅僅泥執管見。試觀佛之化藏。以及夫常伴之習佛各徒。其行爲動作。何者有背於道。有害於日用哉。以此眼射世。光芒到處。靜固無不是處。而主敬者。限人於禮教內。敬親以禮。祀廟以禮。兄弟朋友夫婦。其間各處之以禮。禮在心存。放肆何有。放心一收。學問趨真。德修過寡。道亦自積。積厚流光。無數黎首。均峨冠博帶。手恭足重。揖深言遜。風俗成習。國治家齊。而天下以平。躋世於禮讓之域。而於世於道。又有何妨哉。總觀分討。合來爲一分去爲流。同出一原。發展大道。教渡人心。大處加研。枝節撥脫。奚可以己之慣習。隨代朱陸深其一偏之義哉。吾本非有意

辯駁。不過因今之崇朱陸者。反爲二氏之虱虫。深爲害於真諦者。略抒管見耳。

慧聖訓曰。道無古今之異。俯拾即是。修無先後之分。躬行自得。得本無得。因功而養。因候而轉。功候所至。卽名爲得。得之所在。深者見深。淺者見淺而已。淺深之見。執象以求不可也。躋等而進亦不可也。深造乎道。自獲左右逢源之樂。淺嘗輒止。終遺夏蟲語冰之譏。詣深者不以深自限。深入卽可以顯出也。詣淺者不以淺自餒。由淺亦可以入深也。不過天之賦人。才各不同。才高者易流於矜。下者易涉於拘。矜則自覺必能。拘則自覺不能。一有能之之心。卽離本體。一存不能之之心。卽不及本體。離與不及。均失乎中。失乎中。卽失乎道已。道原於天而賦於人。人具於心而運諸事。事之接人。因行而見。事在乎俗。推情度理。無非是修。事在乎修。因物付物。自通乎俗。俗務修事。殊途同歸。兩相異者而一之。兩非同者而通之。通其不通。一其不一。本無所謂異。亦無所謂同也。但道之於人。當下卽是。惟有能之之心。所能去道而日遠也。聖如孔子。天縱之資。原來無所不能。而於君子四道。猶曰未能乎一。豈子臣弟友之事。聖人固有所不能盡哉。不過隨其所處。行其所事。盡其當然。視爲固然。並覺於性分之內。無所加也。既無所加。焉有所損。損益既無與於己。又何能之可言。賢如孟子。直接孔門真傳。故於天降大任一章。結之以增

益其所不能。可見不能。是人之本體。只因由少而壯。識魄隨開。不知不覺。即失本來面目。因識生能。因能受損。因損而悔。因悔而悟。因悟而平。因平而復。復其不能本體。不啻增益之也。惟其不能。所以無所不能。惟其無所不能。遂覺一無所能。何以如是。本來如是。一有能之之心。即是離而二之也。惟其自覺不能。而動隨天游。靜合天則。動靜不加已意。隨大化以運轉。則天地之本能。即我之本能。有何名之可稱。所以中庸不可能之旨。諸子當明其所以。而識自然之自。有非強抓硬拿所得做到者已。

道化遐昌。機之順於時者。必藉人之致其力。所謂人能弘道也。夫力在於人。爲用各有不同。故又因其志之所嚮。而自持其定。然後爲行。莫不各從所適。而見厥功也。功之在人而行。以行而見者。雖曰有事。而事之爲事。能以其行成功者。定力之中。實具義理也。義理乃事實之母。而定力所以依之而持者也。欲明義理。必精學識。識之者深。則知之者切。知之者切。然後行之若素。而其見功。自無所謂障阻之患已。苟其識之不深。知之不切。而徒以意爲之。則持之無定。必且行而無功也。是故人欲修道以宏化育。必自學以充識始。學識之精。則知而行者。無向不存義理。即無適不是成功。縱有障阻。亦且無妨於其所事已。若不得義理之正。惟能行是求。勢必偏

於功利。而流於私欲。私欲所在。即障阻所生。及其既生障阻。自又不有義理克持於定。其不入於真妄之途。而多所戕賊者。鮮已。如於此處。漫以責人之非。而固執自是之見。則已無所化。欲化之及人。更覺戛戛乎其難已。何哉。世之必以善惡分兩途者。以人人皆有是非之心也。而凡人是非之心。其初動處。未必盡正也。若以所動心之是非。即定人之善惡。而率加好惡於其間。則不得其正者。其反感之不良。勢所必然也。故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所謂端者。始發之際也。而其爲智之明達與否。固爲從此際加以深求。而後得其精者。善惡之辨。乃無所偏。而好惡之用。乃得因己之正。而足正及於人。所謂化機者。即亦因得斯道。而克推擴於無邊已。蓋造物生生之理。本無所謂善惡。逮乎品類流形而後。乃因其事而有不同。於是始有善惡之分。然雖分之中。實不盡皆善皆惡。不過從其分處。權其輕重。善多而惡寡。不得不謂之善。惡多而善寡。不得不謂之惡。藉以獎勵人之行詣。使知進退也。若夫聖哲之心。則其大公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吉凶。所以謂之至善。其不及聖哲者。故不得不從學識以求義理。精義理以定趨向。就趨向而持定力。因定力而成事功。能如是。始足於運化育之機。而見成己利物之效也。近紀風習浮囂。人多不審功利之出於義理。因之含義理而急功利。其功利未見。而義理並亡者。

又何怪乎事多不成。惟覺障阻之自限哉。不知障阻非能限乎人事也。其所以怪障阻而不能自持定力以成事業者。皆不精義理故耳。義理不精。則忠恕之道不存。忠恕之道不存。則其涵容運化之量不充。涵容運化之量不充。則是是非非。皆由一己之好惡爲之斷定。於是有諸內者若此。其發諸外者。又豈能衡得善惡輕重之平。不得其平。故雖有欲化之心。亦必不能爲成能化之事。究其由來。則無非不知從是非初發之心。自求其理之精。而明其智於達。率爾操行。既不克明真正之善惡。於是而是非顛倒之下。牽感所集。則未有不亂。而徒自誤其事者已。各方於道數年修養。其於爲化之理。固多用心及之已。然所以爲化之道。還在學識能日充益。則得諸心者。無所不包。用於外者。自克無向不宜。是願各各深加悟勉。後此道化。將藉各方之推行而遐昌者。皆於是有攸賴已。望之望之。

道也者。所以正人心。維風化。整綱常。飭倫紀。挽世運於將頹。消劫異於不覺者也。無名稱之可言。無訣竅之可指。雖無名無訣。而凡世之有名有訣之道說。須渾融涵駭於其中。而無所異也。先天之炁。渾渾灑灑。孕育萬有。胚胎衆生。降至中古。道不行而教興。支分派別。愈演愈雜。及至末運。而門戶之見日以肆。畛域之見日以嚴。各樹各幟。各炫各長。彼此相詆。爾我互爭。而世界

教禍亦因而日烈。我

師曰。擊時艱。不忍坐視。於以抱先天之元炁。救陷溺之蒼生。自然之道用。遂能涵駭一切。舉儒之中。釋之空。道之玄。耶之靈魂。回之眞宰。是皆道之體用之。而儒之仁。釋之慈。道之感。耶之愛。回之清。是皆道之生機也。各教教徒。當究本探源。本大道之體用。悟先天之眞旨。破除門戶。無分畛域。向之燕趙胡越。今也父子家人。自道之貫系言。則曰統一。自道之返本言。則曰歸一。一既歸。道仍歸無。夫統一歸一者。大道紊亂之結數也。道既紊亂。而道不成道。各教相爭。乃有紊亂之象。故自貫系返本始。以期統一歸一。而一者數之始也。變駭紊亂。皆由其發生。故各教各門。如聚其理。治於一爐。則人心正。風俗淳。教爭日息。大同在望。豈第化劫弭數云爾哉。

大道無封。教言靡常。以言尋道。道終無得。昭文鼓琴。一成衆虧。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中而無極。融融穆穆。無而無無。生生而無生。若是若非。無定而無不定。動也未動。無所爲必爲。而後已。是所謂瞬息存。純一不已。有何言詮之可尋味。有何法軌之可操持。肫肫其仁。淵淵其天。焉有所倚。故曰。不暇及言。惟恐斷命。息焉不一。息便絕天。嗚呼。慎哉。獨己。無再可副。奈何以紛紛之教言。固持而自昧。且夫道本空極。可親而不可得。可知而不可恃。恃則失。爲則敗。無識無得。中

也。自通。通也。以中。仍是未動。而修人每於斯動靜。紛然輿論。或曰。動爲靜根。殊不知未嘗有動靜者也。又不知未始夫未嘗有動靜也者。動自動焉。靜自靜焉。未始離乎動靜。而未始動靜也者。至已。中道而涵。運化任之。終日空空。不將不迎。沖沖果抱。無不將無不迎。纖微之末。不得點入光覺靈化。悉海以順生生。道雖無端可尋。此步境地。便是見處。純虛境地。無言可以喻。默默唯唯。神以融洽。可識。不可見也。揆諸人身之修程。可謂有諸己者已。果有乎。有。尤也。尤之能有。有。有備己。邇來各方集研。多有着於言詮之滯。是以教言所拘。總之言以載道。道不在言。言外所言。言莫能及。所謂得意忘言。仍着於意。意者靈阻。二焉不一。一無阻也。而靈天運。靈天自運。豈可暇及意味之着索。無所用心。斯得之已。其各參悟。勉而修踐可也。

歷觀古來聖賢。無論中外。其立教立政之誠意。莫非欲人明其明德。能明其明德。則止於至善。能止於至善。則天下自承平矣。至善者何。即有善無惡也。無惡者何。即無戰爭強弱衆寡詐虞之成見。講信修睦而自明其德。修身以自勵。禮讓以相從。雖行之天下。有如家人兄弟之樂。無讎仇嫉惡之患。此謂之止於至善也。釋迦欲以佛法。使混亂世界。變爲莊嚴世界。而成極樂國土。一止於至善之歸宿也。老子道德經曰。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

時。此皆止於至善之實行也。由是言之。大學之立教。自堯舜迄今。無一代不求止於至善。均見之史冊。豈獨今日爲然。是以最可信者。莫如大學一書。孔子體堯舜禹湯文武之遺意。同一明明德之造就。能收小康之效果。必能收大同之光明。此孔子信之於先而垂教於後也。今人苟自明明德以化成親愛和平之世界。以爲樂國樂土。非信之於後而何。若信之於後。必以大學立教。普及國人。國人知大學之可寶可貴。羣起而興之。必造成完善之人。建設承平之國家。今之執國政及治家者。慎勿以斯言爲河漢也可。

自悟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不爲不欲之主宰。原屬於虛寂也。虛無所着。寂無所擾。虛寂足以因應萬變。萬變往復。仍返乎虛寂也。故虛空粉碎。不外一靈所涵。涵乎一靈。塵埃也。野馬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皆與化機有密切關係者已。儒家之萬物皆備於我。所以明一體之大義也。佛家之蠢動含靈。所以標瑣屑微末。皆有道用也。稱此以求。離事物固不足以爲道。舍事物又豈足以爲修乎。中土周孔。逆知其弊。故得行藝統名之曰三物。明乎藝固爲事物之功。德行亦不出事物之外。修德制行。懸空當不得。名目混不得。大學之三綱領八條目。何等重大。何等繁賾。而統結入手之處。乃曰在格物。可見物非一面。格非徒然。如此真切。如此簡易。後世

猶多聚訟。昧却本末始終之所以然。而然。乾坤何不幸也。今吾

師宣化。重闢斯旨。功雖分乎內外。道原歸於一中。因中而悟。因悟而通。因通而化。化世之具。既裕於身。化世之效。自得諸般中已。各各深悟。勵進可也。

道之將行也。必以乘時。時之將變也。必緣於勢。時勢既成。無可已者。當此歐化盛行。唯物學興。一派征服自然風浪。波及萬類不甯者。有時日已。而其所射注之的。竟未達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竟日。天地尙不得常。人以違自然法。追求流動之的。其無成也必已。徒見其奪天工之巧。發物質之妙。國多利器。民性滋昏。宜其全球騷動。兵戈日盛也。唯一之弭救。急須講自然之道。理一自然而無不自然。人各根本相安。太平之基礎自固。所謂鷄犬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者。平安之至也。方今舉世若狂。彼侵此奪。各向不安處求安。何異負薪救火。飲鴆止渴。如以法理制止。任何智力。無足以挽回者。唯道化展佈。自然道明。從單位人心做起。漸演成風。否極轉泰。或由不食之果。一息來復。逐漸生長。唯物失敗。唯心常復。正時勢緣成明道之機。各方精切研行。化萬劫於無形。求六合於一身。無非己利利人。己達達人。合外內之道。時措咸宜也。其各精勉。

濟佛訓曰。包羅萬古千秋之天地而不壞者。太極也。生育萬古千秋之人物而不息者。亦太極也。會通萬古千秋之事業而不遺者。亦太極也。太極者。即說約之的旨也。說約者。即說此太極之謂也。然太極在陰陽未判之先。混沌沌沌。渾渾噩噩。名無以名。言無所言。既無所言。而約何有之說。說之者。不過藉言以達意。俟人得意而忘言。亦如無所言之太極。而強繪一大圈以示人也。凡爲人類。無論智愚賢否。當其初生時。無不各得一善性。即各抱一太極。衆理畢具。萬事隨應。已立乎天下之大本矣。是故聖賢設教。或以一貫爲。或由博及約。必須本末兼賅。決不舍本逐末。後世之人。不知正本清源。專在枝葉上討論。費盡心力。皓首無成。苟能會通四書之精微。造到費隱之境地。當是時也。直超夫天地人物之前。逍遙於二氣五行之外。我已全無。書從何寄。此之謂能化之至誠。凝道之至德矣。若不從虛處存神。終爲官骸所桎梏。不過凡夫而已。故子思作中庸。始言不睹。結言無聲無臭。明明將三十三章。約之於太極之中。以示大成之止境。茲以太極冠諸首。而約言其全卷之說者。即此意也。

天不忍道絕人間。特爲道而生孔子。然天雖生孔子。以續其道。而不至孔子驟洩其道。又生三大賢以漸發其蘊。則是孔子之傳曾子。如太極之生兩儀也。曾子之傳子思。如兩儀之生四象。

也。子思之傳孟子。如四象之生八卦也。至孟子則道破天機。如八卦之吉凶而生大業也。合觀聖賢闡道之語言。足徵天之愛道甚重。而不肯輕洩於人。又見天之愛人甚深。而不忍使人闕其道也。諸方讀四子書。務須自始至終。通篇合閱。打成一片。捏作一團。探本溯源。提綱挈領。始悟聖賢教人之真命脈。即得上天生人之大主腦也。若徒誦章句。妄解書理。不知修身者爲道。是背聖賢而違大意。斯人也。何得謂之儒者哉。何得謂之君子哉。

尙真人訓曰。厲氣繚伏。滿佈災患。道化在於今日。是極難而又未嘗不易也。奚以云然。蓋近世以來。世人歷經飽管險阻。各各皆有厭亂之觀念。惟此一點。欲從此而開化。是又似易而實較難者。何也。蓋由亂致平。無非因人心之已轉。而足以爲之挽回也。殊不知人心雖見轉機。其如風習之障阻猶深。膠固之成見俱在。非有精確之理論。仍定於無定之見解。不克默化於無形。而收完美之效果也。吾道在於今日。必賴修人精研學說。以爲宣化度世展道之用。壇文雖有導勉之詞。惜未修者。難以領悟。蓋學說爲經世大本。學說不正。則有形之糾紛。終難見解。然言學說。原無新舊之可分。惟能貫徹性靈。融通一炁。共趨大同。斯爲得矣。若各執一是。各趨一途之現象。皆由未得道德維世之真諦。不能各從所習。以相貫通。每就名義之不同。各自務異。則

門戶徑庭。爭見自生。以華夏之文明。歷數千年之理論。亦幾末由定其孰者果契正說。此皆由於時受有風習之障礙。於是後者挈其先者之言。各既弗克從性靈證真。行於其世之得。惟以心之所宗。強爲派別。派別愈多。則先者所言之道德。適成爲後者口實之資料。試思長此糾紛。究將憑何能以正人心之不正。人心不正。又加以口實。以爲擾害。其性靈之失真。更何有道德之可言哉。今之欲圖救世計。不得不注重修子之學說。然學說之正。非由修衆集靈共議。相與觀摩。必不能得其實際也。是以吾院會社修子。嗣後宜各殫精積慮。各從所好之學。互相切磋。無論持何理解。總宜將所持之理解。證於時化之事實。求得其中。而藉以發明道德維世之真諦。然後使覺其自是者。不徒執爭。而共謀道德救世之真諦。以入于大同之正軌。不以立異爭勝。則道德之美利。乃可以普及天下。永垂萬世于不朽矣。願吾肩道修子。其各勉旃。勿忽勿懈。三才定位。人列其中。至靈乎人。其最可寶貴而又至難得者。莫若乎身。身既可貴而難得。自宜從事保養。以盡夫修渡之諸任也。人之一身。既如此之重要。以入世言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大法。必以一身主之。以出世而言。則化氣合炁。還靈復性。而成仙成佛。亦靡不以身定之。由此以觀。則區區色身既關於己。而又關於世。亦可云至重且大。是以大學之道。首

言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耳。夫明明德者。即所云修己也。親民者。即所云渡人也。欲求修己而渡人。是必先止於至善而後可。至善云者。是即奧窔之所在也。修者果能於坐而達乎至善。則必得其定。必得其靜。而達乎安。臻乎慮。以至於得。功至此候。則明德親民之造詣。出於自然之中。而誠正修齊。以至於治平諸端。則均著於一身。故曰。坐也者。爲修己渡人。養性充靈之根本。亦應事接物立身行道之要務也。歷觀由古及今之聖賢仙佛。以及成大事。立大業者。雖不明言乎坐。而亦不外乎修渡之功。以致其用也。十二年來。

師於曷坐之訓。已連篇盈篋。修者果能潛心以悟。是已約身用之有不能盡者已。不過芸芸諸修。其果能得乎坐之要領者。則寥若晨星。而昧然以進。毫無益於心身者。實居多數。揆其所以大率以坐能成仙成佛。坐可祛病延年。而於未坐之初。既坐之後。則心中先有仙佛之希冀。延年之妄念。於是愈坐而愈昧。愈進而愈歧。既弗知存養有察。而欲其明乎明德。豈可得乎。各方若能不偏不著。勿助勿忘。順其自然。盡乎當然。久久則無一念之私欲。絲毫之渣滓。則清如水。明如鏡。無論入世出世。爲己爲人。而于聚精會神。自然而然之中。而可以造乎至善之域已。各悟之。

氣要平化。平無妄動。動而無妄。心境安適。心之所向。志而已矣。志之所見。事而已矣。事在天下。靡有定象。心之所向。意有所趨。就所向之事。悟所趨之理。則事雖不定。而理可從而得已。夫理出一元。元者善之長也。胡云善之長。卽性是也。性無弗善。故凡天下事。出乎人心之至平者。無弗是性中流出。吾人之修。養其平也。一平則息。息者。生生不息之意。天之德也。天地曰生。人受中氣以降。其性亦復如是。故人性合天。天之賦人以性。豈徒然哉。須率性而行。不違天則。其不違者曰大順。曰自然。行合自然。必躁釋矜平。一團春氣。處事應物。無弗悉近人情。是以合天德。卽達人情。入而家。則見乎孝。出而外。則見乎弟。孝弟展進。親親長長。而天下平。其元皆自大道一氣而成。修子多年修養。初度之功。不可驟進。驟進則急。急則失平。平失則偏。偏久必矜。矜之存心。抹煞一切。殊不思天之生物多矣。多則不齊。不齊是天然之故。智者笑愚。強者凌弱。皆矜氣存心。欲概天下物而一齊之。從古寧有是理。道之大原出於天。道無形象。而繼天立極以弘大道者人也。人而不率性以行。以順乎天德。視天下物如草芥。是寡愛也。寡愛背天。天不容惡。是以示罰。罰及人身。是曰降災。然人心失道以自召之。災之於人。又何怨哉。明乎此。安吾命。率吾性。當行則行。行無虧德。當止則止。止不逆機。此虛實動靜相生之理。變化紛紜。無一定事。有



一定理之緣由也。凡吾修人。不以此加測。而旁搜側求。未嘗不得一解。究竟不能一氣貫穿。合乎天人之至理也。今演大學已畢。其負責各方。均各具見地。但中間奧義。不在乎他人。全備於己身。身自何來。來自於無。無者。即先天渾圓不判之相也。其相曰無。及其有。而天地生。山水沙木。皆在人先。人身後天地生。又後山水沙木。然吾人之身。亦是一物也。同是一物。不過靈於萬物已耳。既靈於萬物。而所賦必全。故曰。天地心。此心指人身言。心中有心。即是人心。人心非心。天心寓內。天人一炁。即是此理。其心動處曰意。意之注處曰知。知即良知。良知者。不待求而後知。不待學而後明。故凡天下之物。有形無形。無弗一感而即知即明也。夫物是天地間物。人亦物中之一。其所以能貫天地而明萬物者。靈備故也。則格物之物字。即概有形無形而言。格字。即感通之意。物雖至繁。吾心靈一感即通。此即良知。不待後天有何等研求而後能也。若曰。物即純係有形。而無形者非物乎。若單指無形。則恍惚杳冥。又難免引人之疑慮。况物既多端。以有限靈光。全部加研。勢必不能。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理是一理。知是良知。良知燭物。何待乎加意以窮其極。極物之原。原乃物出之本。即無形渾圓之炁是也。明明有生有歸。遇而復始。循環不已。人偏自糊塗。据一線之眼光而揣測之。執着之。必先生大障礙。

而於物之本原。豈能感通而應用乎。吾修者須知此知是真知。即乾以易之知。乾之知。賦乎人曰良知。此知無所不知。無所不知。天下物何難一感而知哉。明乎斯知。明乎斯物。無無明。亦無明盡。大澈大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吾性本來各自其足。無待於求。本來無一物。焉云去心之欲。此境推展家國天下。則齊治平皆得其要。無不順勢而下。迎刃而解。故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等等云爲。是自然之理。一部大學。皆切身工夫。萬不可講徒其講。不知講非吾臆造之講。乃天命之講。藉吾口舌爲木鐸。以發啓振聵。吾因此一講。而深明合化合生之原。天人一體。神人合作。間不有間。通貫大通。此遺書真人生之大寶。何弗審研而加修乎。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爲本。此修身。是箇論語。須推至格字上。物字上。乃是究竟處。諸修化身爲物。以體認物字。即得物字解。化身爲靈。即得格字訣。化身爲乾。即得知字訣。化身爲空。即得道字神。良知復何知。大始澈乾元。紛紜靡窮物。均是一胞產。此可深加悟也。各各思之。一了百了。何難之有。

大學演完。接演中庸。此二經者。忠恕之道也。中心曰忠。心不中則偏。故曰中不偏。如心曰恕。即推己及人。人已相安。故曰庸。將來盡心研究。其盡心處即是忠。因演而展化。旁譬引喻。以常理

爲根據。人之得之者。皆平化乎一道之內。事雖至平。而理至真。故亦曰恕。此庸之道也。各方須於切身處。體認演繹。自易得諦。

至道修求。至簡至易。易則易知。簡則易能。易知易能。則學者樂習而不厭。不厭而習習以進。盛德大業。則必有其成。是故學不學。以復衆人之所過。衆人之所過。以其有爲有求。是以掩其萬全本能。而栖栖焉以之外求。心外無物。求者惡得而不愈難愈遠哉。且夫人之本能。不外一知一能。知知者乾。能能者坤。乾知坤能。人所自具。夫復何學。蓋以其學。復其不學。不學之學。乃真學焉。夫何以學。蓋返本歸原。本卽其能。原卽其知。復其本知本能。以能行知。以知生能。天命渾渾。純任自然。所知所能。雖至平庸。似不足尙。然而道變成化。悉合天德。是故一陰一陽之謂道。卽知能之自然。然其所以通其知而動其能者。蓋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性者空而靜。善者化之機。機變自陰陽而有屈信伸。性以空而通。以靜而不擾。所適所動。悉任自然。乘其時而運其勢。變化所通。卽得天地正位。位其中以理氣。勢之變也。時之化也。卽其無爲事業。是故修者。必自其心性以通理成變。心者坤也。性者乾也。乾元資始。乃統天。坤厚載物。承天而時行。是以心必主靜以順天。天行健自強無息。所謂必有事焉者。卽斯心地淨靜。承天而代成其終焉而已。坤

道無成。心不得有作。作則妄。妄則亂。坤道不靜以承天。必覆霜堅冰。以致於龍戰於野。其血玄黃之變。坤道以之而喪。乾道以之而否。心既不得明其性以成化。性亦以塞而不行。造化陰陽之疾。卽斯而致。人身小天地。而大天地亦有攸關。所謂變理陰陽以贊化育之功。卽明心見性之修。人具陰陽理。天地之陰陽。則自然而序。天人之氣。一理而循。寒往則暑來。日往則月來。萬物咸若。自生自化。則五風十雨。九疇自然而敘已。由是而觀。人修之於天氣之所關者。不亦重且切乎哉。

陽明先生曰。吾生平講學。以致良知爲頭腦。以踐形爲最尙。踐者。踐其良知也。故嘗曰。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著。不行不知。非強知行合一。本來合外內之道。如斯而已。今販

師門。更知良知之所以必須踐跡以入室。夫所謂良知者。不學而知。良能者。不爲而爲。本來無知無能。無不知無不能也。何則。道經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必有事焉。可慎此。以對越上帝。吾之曰致知者。致此自然也。自然有所樞乎。

師之靈烝主之。吾今與師爲人。知不致而無不至已。不之行而跡自踐已。厥旨維何。可曰致之純熟云爾。今觀各方修詣。頗有深造。較之前賢庶有過之。可嘉可慰。

師道之不虛行。得其人乎。然純熟功候。夙夜不懈。烝水相凝。厥惟默定。一言一行。不離乃母。胎息養候。臻自渾穆。氣固不可動。神固貴乎凝。而靈光之灼耀。亦是漏處。總是知白守黑。自青出於藍。知雄守雌。庶可不言而信。和光同塵。乃可在塵登清。時機不再。修功須勤。任他顛沛流離。總不動吾光風霽月之懷。各志修者。盍勉乎哉。

慈程真人訓曰。人靈弗聚。神靈卽無所附。欲人神通靈。凝圓充固。非講學以明道本。不克永久。而弗替也。學以明道。自古莫不云然。然道之真諦。雖非言語所能盡。而道之應用。非言語無以發明之也。講學之說。在於今茲。誠屬很難。有真經以作砥柱。則難者自弗覺其難已。真經卽道。僦同言之。從何入手。惟學以明之。坐以悟之。行以證之。庶步步踏實。不墮歧途。而漸歸於中正和平之域已。不過空言似易。實行則多畏難。雖打破難關。從各人所見之處。所到之詣。一一爲之托出。不落前此俗學空疏無據之弊。則人自由淺及深。而各足爲肩道之分子已。學人積習。多涉訓詁弊習。所以言修之子。沿及今日。遂道自道。人自人。絕不有會通契合之妙詣也。今日勗諸修講學。無非痛改文人弊習。以放真學之曙光。使各各之靈。同諸仙聖神佛之靈。融會於無間。而爲濟世化人之寶筏也。

### 崇禮教以植人材

老祖訓曰。大道之光。皆從各各性輝見其充凝。今後所爲彌布者。將有不可限量之發揚也。奚以云然。萬有之能生生不息於宇宙之間。生本自生。而所以生之者天也。天無不生之萬有。故在於人。必圓其性。而後包孕無遺。涵育弗替之機能。乃有所根。性根在於人。就身言之。百體之神。所由明也。就世言之。百事之理。所由通也。理之通於事。則其所爲行也。靡不克達。其行所達。不違乎性。則莫非仁。以仁之至。而道之彰也。雖微必顯。此道在人身而爲之弘。必賴性之能圓。方足臻其致用之妙者也。世人居於今日。其所以以明襲昧。以昧掩明。往往錯綜紛雜。每致紊亂天秩天序之固然。戕賊生靈。莫可遏止者。要皆不養其性而縱乎情。情無所止。而萬有之性。遂不能不於相戕相賊之餘。多所墜墮。不知其性不圓。其情既縱之下。莫弗因行之過。而理卽以失。數乃爲生。數增不已。而劫劫因輪。生道有入於滅。能滅劫遂限乎形。試觀近紀世變。其輪因輪果之端。倏忽迷離可駭者。何一而非情之過累哉。然情之滅行而易害性。僅失修養故耳。然人又何能無情。不在情之爲用。而在用情之能適性。自性之適。非可獨適。必適乎萬有之性。

而後自性乃圓。性之圓處。萬有共適。此所謂平等也。平等之諦。不以自性之適爲準。而以萬有之性共適爲衡。萬有形殊。何以有其平等之適。是在吾人之性輝照及等等。而使莫弗恬適。斯見平等之道。本無不可爲平者矣。

慨自世風凌替。斯道久衰。雖有欲爲平治天下者。多弗講求其性。惟就其情以爲之制。此中土三代以下之忠信。乃所以因禮教而轉薄也。雖然。薄忠信。非禮教也。人不能本禮教而悟養其性。以故敦厚之風不振。隨情遷性。而忠信遂因之而日薄矣。嗚呼。爲世之救者。而今而後。卽以中土一隅而言。視其風俗習尚所慣。果從何道而開化之。使其復性返初。吾以爲不能不仍從衆悉知之禮教。多謀有所自振。何以爲振。知乎禮者。力求其誠。誠於中。形於外。則忠信之風必起。敦厚之性。亦必日優。人人若是。行乎其所當然。則不難化乎其所自然。天生聖德。生活翻新。宏開教化。機轉一時。此卽易曰否極泰復之兆也。惟所貴者。性圓於人。道宏於世。萬有之性共適。而平等之休徵。得以實現。此卽性爲大道之本。皆賴人自修養者也。道在今日。漸次展進。吾遍臨各地院會。詳見肩道諸領方。性輝充凝。對於道慈展進。不遺餘力。已見一斑。其克敷佈道化於未來者。正多未艾。吾故爲之樂。而亦不禁爲之勗也。諸子須知道化在於斯際。猶在靛布

期間。如農者之播種。其未來收成之良窳。原尙未定。而耕之耘之。必使能以發育調暢。實賴作者之力。各各無時不求其秀茁之苗。不致枯萎。各順其性。以爲充培。則他日收成之豐歉。皆在今之作者之工力也。諸子爲修。其克增進養候。具於身而推於世。要亦不外此理。而眞平等眞大同。更必以此爲修而基之已。其各注勉。是所厚望。

禮者立也。立乎禮。而後大道正。大道正。而後人心正。人心正。而後道統乃正。道統正。以之渡己渡人。莫不中乎節已。故曰。道在維繫人心。而人心之維繫。必由乎中節與禮。是禮之維道也。其功用可云大已。修者不以其禮。必不能自立。是以男女有別。天尊地卑。無非禮之爲用。而禮用於道者。卽在幾希之人心而已。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以是言之。人心道心。其相去者不及毫髮之一間耳。修者悟及於是。自知道體道用之分。不過天人二字。天心在於理。人心屬於欲。理欲之判。在於幾希。而此幾希之判。非聖哲其孰能知乎。不過聖哲之修。修己而已。修己者。必修乎禮。不修乎禮。何以立己。不能立己。何以築基。而賢愚智不肖之分。亦在於能否立己而已。惟能立己者。乃能自立。能自立者。乃能立於世。能立於世。乃能渡人。能渡人者。方能渡己。渡己渡人。乃能立命。能平立命。乃能賦性。天賦之性。惟人受之。人受是性。必與是命相合。性命相

合。乃能蘊靈存神。是靈神之所以運用於形體者。無非性命爲之主宰。而性命之修。其樞紐必在於禮。知禮之所以立。而後知道之所以立。知道之所以立。而後知道基之所以立。道基斯立。而後大道之昌明。於是乎可期已。今也。訓修時期已過。則大道之昌明。庶乎於陰陽正位之際。而得其當然之體用已。社方本皆有根基者。不過道之所以云道。爲一切因果所昧者大半。故不能不藉各院方之修功。以爲運化之指導。若然者。道可以正位乎內已。道可以男女同登覺岸已。道可以悉氣相合已。道可以陰陽並容已。道可以四維六合無所不平已。以平而蘊其氣。以和而容其氣。以氣而化其炁。以炁而固一胞。一胞之修。天人同此渾噩。故無大小。無遠近。無上下。無深淺。無是非。無人我。莫不一道同風者。蓋亦有由來已。各方於十五載之前。在此傳經。亦當有悟及於今日者。亦有未能悟者。而悟於不悟。皆是一片至堅至誠心性。大道是以有今日之光明也。各方更當悟到大道之在今歲。正自行淘汰於行修之時期也。能不爲因果所縛。因輪所惑。因因自凝者。必較前有進步之時候。若畏首畏尾。疑是疑非。則其心蕩已。心蕩。未有不自信惑者也。其所以心蕩者。是其因果未了之象徵也。大因果未了。必淘汰於墜落。小因果未了。亦必自入於疑惑阻障之途。是大道之不易修也在是。然道慈功行之所以堅誠不二者。

惟在各各之心神性命能中節立禮與否耳。以是知各各修之。未必各各得之。各各得之。未必各各能相終始。雖各各能相終始。未必能經若干次之渾噩。而其所以然者。規規之功用若何耳。惟能規規不懼者。乃可以節其所節。而不爲規所規已。各各以自由之樂修。但能自免其因果。不爲一切所束縛。則此千萬百載難遇之機緣。由是可以自固其根基已。各各勉旃。各各善悟其所立斯可耳。

康聖訓曰。異學爭鳴。俗學紛起。真學不講。人才難出。道將從何而明。又將從何而行。所以培養人才。爲現際之要務也。人才培養。固屬推行之本。而人才之造就。全以優良教師爲先。教師之優良。無非洞明一貫之真旨爲要。道本自一。一本能貫。不能通靈之故。氣間之。心滯之。靈味之也。心靈既昧。格格不通。何以收上通下澈之效。而爲授受之根諦。授受之際。全在氣靈照覺。既能照覺。處處能通人之微。時時得啓機之妙矣。機生於阻。阻則氣不通貫。機自開發。氣自隨觸而明。心藏乎機。謂之心機。心本至靈。謂之靈光。開發則光現。光現則化充。事之來感。心既爲應者。靈運之也。光覺之也。事感如鎖鑰。一心如鎖鑰。鑰中其鑰。心卽爲開。機寓於心。啓之自通。此種理論。是就個人之悟境而言。至於教者學者。其理亦自如是。教師如鎖鑰。學者如瑣鑰。教者

得法。隨時啓機。妙通乎微。自中黃而開洞達之天矣。倘僅以文詞之自娛。而無切實指點之授受。學者亦難隨時而得穎悟之真。所以爲愚做出從君看。萬不能把金針以度與人也。自古善教者無如孔子。善學者無如顏子。孔子之善教。專以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顏子之善學。不過云不遷怒不貳過。不遷不貳。究與博文約禮。有何關涉。其實怒之衝發。過之錯綜。是乃文之一端。而不遷不貳之真。亦是約禮之效。至於萬事萬物。雜然而前陳者。無非博之以文也。萬事萬物之雜陳。各得生生不息之機。以爲表現。而氣感之間。自寓生長收歛之消息。仍是約之以禮也。禮爲未現之文。文爲已顯之禮。禮文一致。人物無間。一貫之理。自可因之而明矣。所以真無衝動。迭運不已。顏子乃有欲罷不能之覺照也。不惟顏子不能。卽善教之孔子亦不能。不惟孔子不能。卽文王周公堯舜伏羲亦不能。推而至於天地亦不能。蓋氣氣生生。自然而然。雖竭畢生之才。亦無所用其力。而靈中之見地。遂活現於目前。天得住。地得住。萬物亦得住。卓爾之景象。有莫明其妙之慨。雖是如此。倏忽之間。不無所迷。遂動欲從之念。此欲一動。分而爲二。物我卽間。然真積力久。悟境又深。卽有所迷。旋卽有覺。覺卽通。通卽達。達則無間。一剎那頃。卽有莫由也矣之感嘆也。功候至斯。卽是顏子三度之妙詣。而未達一間之處。卽是雖欲從之一念而

致之也。顏子之學。可謂善矣。善其所學者。得之於善教也。孔顏之教之學。至今已二千餘年。其間授受之真。絕無得其奧微者乎。非無得其奧微之真也。或因事未顯。或因事不露。然保合太和。使者之無形中得正其性命者。不一而足也。因不現。所以不能表彰。因不露。所以遁世不知。迄於今茲。大道將明。法會宏開。如此之教。如此之學。果安在哉。哈哈。教授之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學修之誠。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然能善學以得其真。自由善教者以扼其要。何以扼要。時時打動良心。處處證其環境。必有事實。因事實必有對照。因對照必有渾化。因渾化纔能得一。一既得之於心。心遂貫通乎萬有。雖通乎萬有。仍是從心。爲之消息以明之也。得斯旨以爲教。何教不貫。得斯旨以爲學。何學不通。通其教以貫所學。貫斯學以明真教。教學不分。人物不分。雖云不分。仍是物自爲物。我自爲我。精結色空。無礙樂土。衆生皆賴。賴此教以爲教。賴此學以爲學。自然得孔顏之真教真學。暢發一貫之真宗。而度此無量衆生。以挽頹弊之俗。以宏無上之雅化者矣。

人材之興起固然關乎時運。而時勢之能以造就人才。亦是自然必至之勢也。何以云然。時勢之艱危。人類無寄託之所。知寄託無有安全之地。而恐懼之下。自生其懇懇樂得安全之思。求

得安全之樂。自不能不死心塌地。冀獲安全於萬一。冀獲安全。未必果克如願以償。於不能必其如願之際。而益奮其循分自勵之誠。而誠心所發。通乎天。充乎氣。氣之運轉。自能隨天正地。逆氣氤之中。而獲安全於不識不知之際。究其原因。何以如是。氣通乎天。天並非有心於佑護。是亦自然。而然道化之功用。以契合於其間也。契合化機。卽是得天所厚。而己身之成就。不能不歸功於時勢之陶鑄。以蒙無疆之宏庥也。此情此勢。不獨中土爲然。求之世界。無往而不如是。想像中天之雅化。人皆稱揚堯舜巍巍蕩蕩之功。而不知功業之由來。實因洪水泛濫之害。猛獸搏噬之慘。而後人心向化。始得奏天成地平之美績也。中天以降。世運由平而險。由險而危。及至春秋亂賊猖狂。殺逆頻仍。而道化之墮落。不堪問已。孔子應運而起。以正二百四十二年之人心。以救亂賊弑逆之害理。不能不謂時勢之關係有以致之也。其後其道衰微。人心詭詐。隨風而靡。逐波遞下。雖有諸子百家發明道之一脉。而分門別戶之派流。遂使善靈被縛。道魔日爭。而成亂離。此期之運會已成。悉走不守。以規劃數之時已。所以清約一起。而輪焉之水爲之生生。生生不息。是水來濟。而人心之靈爲之一變。人靈之誠爲之一通。天堂地獄之說。遂感信於世。世運既降。氣化自微。亦是自然而然的趨勢也。迨至映土佛經出藏。而輪因輪果

之理爲之大明。唐之初葉。元充乃見日尊。五教隨時隨地爲之闡化。而人心之砥柱。卽於此而承化萬古。不過運會有盛不能無衰。世道有隆不能無替。千餘年間。一盛一衰。一隆一替。遞爲循環。尙能補弊與救偏。相維於一時。及至下元末日。胞儀輪轉。將有升定之際。染化者多不誠。相率者多以僞。道化無所依賴。以爲之充運。各教亦不能一派存也。當此之際。際此之人。朦朧昧昧。幾幾與天隔絕。吾

師所以傳經闡化。以救人心。以挽世運。以培人材。以續生生不息之機。而充大道於無窮也。大道之基礎既立。大化之從流有源。而所以明大道以闡大化者。道不能自明。化不能自闡也。明之闡之。非人材礙難以裕如也。以其時考之。肩道宏化之人。倡道明教之輩。當於斯時爲之而起也。何以其時計之則可已。以其人求之是誰耶。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舍明道闡化之眞修眞養眞人眞材又誰屬也。眞修眞養眞人眞材之陶鑄。非本來卽能如是也。亦是一步一層之功候經驗。隨時證悟。隨地覺驗而成就之也。雖成就過人。絕不以己之所知爲知。眞無衝動。知至以至之也。不以己之所能爲能。眞無發育。能卽爲之充焉。知能全憑乎氣。之合。所以知卽天知。能卽天能。而應付世故。運用化機。不啻若自其身出者已。何以能致於是。

蓋自滔滔之末流。浩浩之大規。一身孤行其間。不知受幾許之摧殘。幾經之波折。生而險隘而危。動心忍性之處。戰兢惕厲而來也。然此雖屬肩道宏化者想像之預言。亦是成就人材處之大原因也。吾不禁望之盼之。并願諸修之盼望於人者。再爲之自望自盼也已。其各勉之哉。慧聖訓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綱維統紀。禮之則也。學詩學禮。所以重於昔賢者。以其爲德之基耳。真經云。水源木本。儒者是尊。以是可知各宗各教。雖其門戶不一。而精神無殊。其中主宰不外忠恕。而儒者束髮受經。其所誦習以及身體力行者。尤不外於是。而學問成就。德業光大。或昭令聞於當時。或垂教範於來茲。其所以能若是者。亦在是耳。儒門心法。卽在乎是。其他各教。可以類推。而修者之云乎培養者。又可知已。以時代衡之。最近四五千年以來。世風之遞嬗。人心之厚薄。皆有自然之轉移。與其表現。於此可以觀時代之自然變易。而悟到修功養候已。時代變易。爲陰陽二氣自然之轉移。惟在人心可定其趨向。古人之行誼厚。故其世風淳。後之人心。既趨澆薄。而世風亦因之而變。一切刼障。亦造因於是。故化刼之功。必挽其運數。運數何從而挽之。挽於人心。人心之關於化用者。如影隨形。其自然之轉移。誠有非人力所能致者。此化功也。人力雖不能強致。而無形化用。又有至大之功用在焉。歷代仙佛之渡人也。必察其心。

必度其心。既察其心之厚也。再度之以南針。而後以其存心之厚。而化於人。以及於世。所謂三千外功。成於一念者。非其存心而厚之使然歟。況世風既以自然而爲變易。愈變愈薄。愈薄愈變。惟在人心稍爲挽救。以期返其樸厚。而使一切萬有。亦於此同沐仁施。其所造就者如是。其所關係者亦可知已。故內功之基。首在定其心。然後方能固其氣。氣固而後靈凝。然後可期於大成之望。而外功之云。亦不外乎化人。渡人。拯人。濟人而已。凡此種種。無一而非厚之一字所使然也。故無人我無珍域者。皆由其存心者厚。乃能有此功用耳。不然者。人自爲人。我自爲我。何有乎化渡。更何有乎功行。尤不能言乎道慈之爲道慈已。以是而論。則修者關鍵。修心爲要。修其心君。然後四肢百骸。亦無一而不修已。修其形體如是。修其性靈。亦在其中已。真經所云。爲古今之秘蘊。而其所重於儒者。亦惟以水源木本一語。總括百端耳。修者於此須慎注而詳悟之。則知古人所謂車笠之盟。不以雲泥而易態。貧賤之交。不以富貴者而移心者。正見古人存心之厚耳。背德不祥。更爲後人痛下針砭已。修者於日用接物之際。可以悟到民生秉彝之德。然後可以窺乎道慈之藩籬。乃足以言乎升堂入室耳。修功關鍵。其在茲乎。其在茲乎。教化之興。人靈是主。而其所以能主者。養之爲貴。何則。欲教之克普化。非明性命兼修之道不



可。欲得性命兼修之功。非養不可。無論所學奚屬。苟克加以悟養。必未有不足充用者也。近紀學人。往往於學不深體悟。遂致所養弗深。而惟用是急。一急於用。則躁躐斯形。乃無向而不徒覺其紛紜錯亂之多。形具亂象。雖有美學。其用亦必終窮。而世界日言進化。彌見化之不化。爭且漸烈者。豈非學之失養。爲其一大原因也。所以挽救斯弊。非人之自明其靈。厚養其充。無以應世之用。而爲世之維也。吾言及此。不得不深切屬望於修人之各認定其旨。而好加修導。蓋刼象所伏。不有真確之導化。將恐乾坤之機且息。又豈獨萬有之含育失其一時之託賴而已哉。

維世以道。弘道以教。敷教以靈。道也者。含孕萬有之虛體也。教也者。育成萬有之實用也。靈也者。能充虛體而致實用之運樞也。因人爲庶類之最靈。故修道之教。行教之道。惟人是賴。人其無忝於此。必也克全天命之性。克立天性之命。而不失性命之修行。乃可以臻其功也。何則。天命之性克全。乃明明德。天性之命克立。乃足親民。性命之修行不失。乃云至善。此大道之所以必藉教弘。而聖教之所以必由靈敷。靈充於人。則教昌於世。卽道明於時。世道昌明。而所以利用厚生之理。斯無弗暢。而偏枯之患可免。翻復之刼以消。惜中古以降之學者。多從樂利上爲

道德說之時會。倒用爲體。乃至徒釀刼患。斯可慨已。不知捨性命。無道德可語。離道德。無樂利可言。奈何欲求道德。而不追溯性命。乃斤斤焉從樂利之途。以期促進道德。數千年來。以訛傳訛。遂使俗諦爭鳴之下。紛紜錯雜之中。偷羣日嚮道德。而去道德日遠。推原其始。何莫非文化之迷障。使之然哉。故當此會。欲圖道德之眞昌明。要非振興世教不可。其教於何爲振。則非究悉道德之原理。闡發絕對之精神。由倫羣至譚性命之修。而慎學養之培。假之歲月。漸以觀摩。不足以宏孕育之化。而致世界之平也。或云。今之時難方劇。急救不暇。豈有從容興教之餘地。總曰。嗟。時難至於今日之劇。其所由來。甯非學者假樂利之說。以求道德之誤乎。其所以致誤之點。非曰無學也。乃學而不得其養故也。學不知養之失。則由於不審道德之根於性命。於是廢性命之修。而崇樂利之尙。惟其如是。所以偷羣之言學者。靡弗念急於用。求用既急。則其所學。胥成無本之學。學而無本。將欲其能貫澈孕育萬有之道。而敷其教也難已。教無定體。將欲其能融會萬有之理者難已。凡是種種。皆不外學無統系。學無統系。則教者不得其體之過也。質言之。卽學說脫離道德眞根本之性命修養。而趨樂利。以徒求人生之安適。乃至其弊而不易收拾也。由是論之。則興教之務。蓋不可視爲迂緩。而故忽之也。果能得興其教。以端偷羣學

養之基。則教之所敷。因各各行詣趨嚮之正。自不虞世化之不良也。吾師傳經救世。勗倫羣之坐道虔嚮。而以教教爲先。救靈爲本。定其宗旨者。要非徒然也。所願方內衆修。繼今以往。各各於此善加之意。隨時精研勵行。庶幾範有所樹。而道化之昌。得有攸賴已。

世風之挽。全憑道化。規矩之弭。端賴慈濟。神州道化。自昔稱盛。緬自五帝三王以後。政教殊途。體用遂分。而道亦漸晦。於是有聖人出。隨時制宜。修道爲教。以挽既倒之狂瀾。孔子集儒教大成。爲萬世師表。而道統賴以永垂。降及漢宋。儒有門戶之習。是己非人。黨同伐異。以至公至大之事。而存自私自小之見。而道失已。然學行尙知並重。故賢哲代出。迨學自爲學。品自爲品。而道德流爲虛文。故儒冠中有口誦聖賢之言。而身履盜跖之行。外具夷齊之表。而內懷篡逆之心者。彼時雖有善者。乃道德變爲學術。是以儒所尙者。亦惟義理經濟辭章考據而已。辭章考據。虛美無用。姑置不論。其言義理之學者。虛談心性。以記誦語錄爲能事。膠柱鼓瑟。卑事功而薄名實。執理甚堅。持論似正。但欲求其窮理盡性。修己化人者。則寥寥也。至言經濟之學者。動以正心誠意爲迂。詎知本不立者。標不治。未有己身不修。而可治人。所學不純。而可與言治事者也。況後之爲學者。志在獵名。讀書者專重牟利。此道德所以日衰。而士風所以不振也。迄乎晚今。歐風東漸。江河日下。莘莘學子。爭講物質文明。昧乎自然天性。以平等自由爲維新口號。道德二字。非特不肯實踐。且亦羞與講求。故有以禮教道德爲言者。非嘲之爲迂闊。卽斥之爲腐化。務欲將固有之道德禮教。打倒之。鏟除之。破其障礙。去其束縛。洪水猛獸。不絕滅其國教而不止。南轅北轍。舍本逐末。以致上下交爭。同類相殘。雖欲求治。其可得乎。嗚呼。世運之治亂。以教化爲轉移。教化之盛衰。以人才爲根本。然則人才之培。惟賴道德。亦昭昭已。今日之神州。其所以岌岌可危者。是不待明哲。而可以知其癥結之所在也。語曰。本不固者枝蠹。源不清者流濁。此吾已會以道爲體。以慈爲用。講學行道。根本挽救。以化是世於治平也。

世非禮教。不克以挽習俗。而正人心。不過當茲運會變轉之時。人羣之觀念。遽欲其認性真而保善習。或者不免視以爲難。其實因革損益者。祇是文物之表。而心習之正。其足爲人倫立極。以光大化者。厥惟性之真。能明於時。而新仍不外復舊而已。新能復舊。卽舊之振新。蓋理無新舊。而道在匡時也。吾人之言禮教。不自今日始。而今日言救世之道。必仍就禮教以圖維進之方。得有所主者。非謂禮教之外無別法也。然於世法所在。究其克正習俗而護人心者。則莫如

禮之爲用之大也。其用之精。學者多易探研。而其推行。亦有可適之度。以禮乃上通天性。下順人情之樞。樞運不失。則自易爲俗而正其習。爲人而護其心也。

人無禮。不能成人。家無禮。不能成家。國無禮。不能成國。今若舍禮。胡以立法治世。故古禮所以事邦國。凶禮所以安邦國。賓禮所以親邦國。軍禮所以同邦國。嘉禮所以親萬民。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禮爲國之天秩。天秩萬能。治國綽如焉。三代而上。天然之揖遜。三代而下。人爲之禮法也。禮以立法。法以治世。舍禮而徒法。莫能自行。更何以治國。周因殷禮。殷因夏禮。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斯言時變世變。國體政體變。而禮義無或變。故曰。法以治不平。禮以行法。法行而天下平。周禮爲天下法治國宗主。以備後世之治國者。爲立法之嚆矢。故其法久行之而不敝也。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數語將道之體用。道之真諦。道之修養。道之所以爲道。概括之已。然則道果何修明哉。此非從不可須臾離上着想。必不能確切得有證據。非從不可須臾離上研修。必不能精細握住把柄。若但泛泛言曰。道自然也。道無爲也。則必趨於歧途異徑。而道更不可得而知已。夫不可須臾離者何。非

身心乎。身心之不可須臾離者。非禮樂乎。故樂記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不可斯須去身。卽不可須臾離也。是身心者。道之修養也。禮樂者。道之體用也。此道之修養。必修養於身心。身心之體用。必體用於禮樂者明矣。蓋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致樂者。所以致和也。治心者。所以率性也。致和以率性。則樂而安。安而久。久而天。天而神也。致禮者。所以致中也。治躬者。所以主內也。內者。致中以主內。則恭而莊。莊而敬。敬而嚴。嚴而威也。故曰。樂也者。動於其內也。禮也者。動於其外也。動於其內者。心。動於其外者。身。此道之所以以禮樂修養於身心也。以禮樂修養於身心。然後非禮者自然不視。非禮者自然不聽。非禮者自然不言。非禮者自然不動。非禮不視。則目窅得而守也。非禮不聽。則耳窅得而守也。非禮不言。則口窅得而守也。非禮不動。則鼻窅得而守也。能守窅。卽是守中。守中卽易之所謂退藏於密者也。如是則道必須修養。始得明悟。不修養。便不得明悟已。明悟者何。卽身心之於禮樂也。夫人有限。不修養以禮樂。便要亂看。人有耳。不修養以禮樂。便要亂聽。人有口。不修養以禮樂。便要亂說。人有手足。不修養以禮樂。便要亂動。此道之所以立於禮成於樂也。各方研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爲人之所固有。不假外求。惟在於能否率循天性。以修養於禮樂也。果能具固有之天性。率循於禮樂。

則卽志於道。據於道。而得之於道已。諸子曷勉之哉。曷勉之哉。

### 宣文化以移風俗

老祖訓曰。世界之擾攘。風俗之頹敝。岌岌之勢。朝不保夕者。災劫之瀰漫爲之也。災劫之瀰漫。無奇不有。無時不發者。人心之變幻致之也。人心之變幻。非天之降材而殊。失其自然之制裁。以陷溺之也。自然之制裁。本乎天而賦於人。天序有典。天秩有禮。典禮之治於人心。已非一日。而至今竟蕩然無存。暴戾而自恣者。其故何也。既無道揆以爲正當之信仰。又無法守以作公共之則。僣犯義犯刑。屑見疊出。世道人心。至於如此。不能不致歎於無可如何。雖有善者。亦難以了其後也。然而天道好還。物極必反。勢窮時迫之下。自有急流勇轉之一日。是在肩進導修諸子。深體坐行之旨。認定趨向。隨時啓迪。開其迷途。破其愚昧。納斯民於軌物。不難漸臻於清寧之郅治也。論者對於救時之要。常以世劫之重。人心之靡。非嚴刑峻法。不足以防其泛濫。而挽其頹敝。今法網重重。密如蛛絲。宜有以戢匪僻之心。弭糜爛之禍已。而泛濫頹敝之處。較前更烈。何也。法網愈密。趨避愈工。趨避愈工。暴戾愈甚。千方百計。無論如何防範。終不能裁制其心。是何以故。不從根本體悟。總難有以挽救之也。根本何在。仍不離坐行之真。果各導進弗懈。

啓聲振聵。自然收立人達人之宏效也。至於刑法之爲用。不過裁制於有形。而道德之爲化。實能裁制於無形。無形中各各受其裁制。恐懼修省之處。自契作善降祥。不善降殃之真旨。因旨之所在。而悟進修功之妙詣。大體既然認定。而其小節細目。終無以移易之也。孔子講道論德。救斯民於衰敝之際。孟子崇仁義以抑功利。正人心於變亂之秋。孔孟之在當時。雖皆所如不合。而其功德之所遺。後世乃巍然而獨存。讀其書者。猶得細尋端緒。深悟精微。使世道人心。漸返乎正以躋於純。所以然者。道德仁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耳。一提撕問。卽足契以人治人。改而卽止之實。孔孟救世之意如此。吾道度化之旨。亦在於此也。孔孟之時。世道人心。雖形類敝。尙不至如此之亟亟。所以藉講道論德。崇仁義以抑功利之說。自足以挽救而有餘。及乎今茲。世道人心。不堪聞問。雖孔孟復生。亦難以輕易見效。遽展民胞物與之素志。山窮水盡。何法收拾。不能不仰賴吾道靈。卽照各各之性天。整其紀綱。明其倫序。挽既倒之狂瀾。以障百川而束之也。今諸方幼讀儒書。壯學孔孟。身體力行之餘。自然以孔孟之心爲心。既以孔孟之心爲心。不能不厲坐行之誦。當推己以及於人。昌明道德。發展仁義。使污濁之世。重覩無限之光明。不惟諸方之所深望。亦各聖賢所殷盼而不能自己者也。務各進修精進。隨緣度覺。使無數

衆生。各知自拔。出水火而登衽席。則功德之成就。亦必從此而立其基已。

世界之隆汙。文化之盛衰爲之也。文化之盛衰。學說之偏正致之也。學說爲產生文化之母。亦溝通世界大同之導線也。學說純正。則文化興隆。學說偏僻。則文化凌替。此一定之理。無庸擬議者也。晚近學說龐雜。羣言淆亂。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已呈拔本塞源。裂冠毀冕之景象。而欲其得良好之文化。融會貫通。堪作大同之基礎。必不可幾也。綜觀世界之趨勢。由開化之遲速。時事之變革。其文化歷史。可爲統括而驗諸事實者。不出三大觀念。有改造局面。征服自然。成一種文化之特色者。有持中優遊。隨遇而安。成一種文化之精彩者。有違反生活來路。力求解脫。精神方面。特別發達。成一種文化之畸形者。其間之因時。因地。因人。雖各有不同。而其爲文化立主樞則一也。無奈運會之在於今。征服自然之化。已駕世界而莫與爭鋒。則其增進之速度。可謂光焰極盛。而隨遇而安。優遊於自然之域者。又適成虛渺空存。奄奄不振之態度。將來之爲何種變化。尙未可知。則專注精神方面。而鮮實質以相研進者。更不可言而知其退避於無權已。故欲均調文化。融會貫通。進於中和之正詣。以作大同之導線。不可不抑其過。補其偏。固立於優遊自然之中也。予化度以來。言坐言慈。修行並勵。卽是以改造局面之精神。渾寓於

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之內。使各各得於勵行之際。滌除奄奄不振之積習。庶可使三種文化。鎔冶一爐。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相生相濟。相融相通。自成一種世界之大化觀也。不過征服自然之主。力勢頗偉大。非片言即可以改進。而其偉大之效用。發展富強之來源者。又不一而足。驟欲變更態度。其何可得。不知征服者愈衆。則造禍之端愈多。若非從速導進於持中優游之一途。吾恐世界之劫運無時而或息也。何以云然。奇技淫巧。已洩盡天地之秘藏。再無涵養以蓄其機。則天地亦必終歸於窮敝也。天地之精蘊。無非藉人靈以資涵運。人靈渙散。文化頹靡。必失合化合生之原。既失化生之原。其所以蔚爲世界之大化觀者。將何所賴。故必持中優遊。隨遇而安。以樹中道而行之標的。使各各不離自然。亦不強制自然。本固有之精神。順生活之來路。無論何時何地何人。均不出此坦坦之一途。則大同之雅化。不難速覩於今茲也。然文化爲衆生心理之表見。而心理之純粹。全賴學說以築其基。欲築學說之正基。總要於繼善成性之際。定其主體。主體既定。然後從天人相合之處。源源而來。藉資化導。自可不蔓不支。進於中正之域。而無過與偏之弊也已。

三墳五典。八索九邱。諸子百家。歷代紀錄。文理精微。乃天地之英華。詞義奧妙。乃山川之鍾毓。

是皆歷聖歷賢。筆削以成。古明古哲。深思而著者也。當其求學之時。問經之日。焚膏油以繼晷。或懸樑刺股。或映雪囊螢。或鑿壁偷光。或持竿漂粟。經年累日。刻意苦心。切磋既成。學養有素。則表裏精粗。深微奧妙。無所不至。而一旦貫通焉。既通之後。著書立說。以垂後世。俾後世學者。得爲標本。有所取法。夫如是。乃得爲聖賢。乃得爲明哲。由是以知聖賢明哲。非生而聖賢明哲。乃人之自造。而爲聖賢明哲者也。是故以身尋道。非道尋身。身在道中。道不我尋。道在身中。由人自求。所謂道不遠人。人病不求耳。慨今日之爲學者。因循偷安。畏難不進。既不能刻意苦心。又不能堅恆有素。故無學養功候。理論不明。見識不卓。其不能升堂入室。探本窮源。以見真道。以得真道也宜矣。是以斯文掃地。聖教失宣。而無上之大道。亦遺棄殆盡也。凡明道者。必爲明理之士。明理乃由於力學。無人明道。即無人維護大道。而大道之有賴於明人者多矣。是以大道之前途。又與文教有共同進退之關係也。言道德必重文化。言文化必貴學說。此其演進。當然之定序也。惟學說雖美。或無以啓文化。文化雖啓。或無以昌道德。其故何哉。吾以爲道德之昌。固必由文化之進。文化之進。固必由學說之美。然欲期其以學說之美。遂能通澈道德於人心。要不能僅從道德以語道德。蓋道德之主宰。屬於倫羣之仁明。倫羣之仁明。根於倫羣之性。

靈。必其性靈之仁明。不有昧蔽。然後方克主宰道德。從文化而學說以達人心。人心具此道德。然後風俗以良。而人心更由風俗之良。日以改進。然後不致失於倫薄。風俗不倫薄。則所以維繫社會者。無乃墜墜之虞已。其不墜墜之故。豈非直接關係於倫羣之仁明乎。倫羣之仁明。其關係社會若是重大者。以其能主宰道德之運行而臻通澈也。其所通澈之故。雖在無象。而有形之際。實受其益者。以倫羣之仁明。互涉而交融。由仁明之互涉交融。道德自然即以顯現。此無象中顯現道德。是謂文明。以其主宰之者。雖屬倫羣之仁明。而仁明之所流布。得之者感於無象。即不至有所互掩而交昧。倫羣一切云爲。絕無互掩交昧之弊。則其互涉交融之量。自然擴充。充此道德之量。其有形之際之塵習。不期其化而自化。緣人心與風俗之間。其爲轉移而致離於道德以成墜墜者。悉此塵習之障礙仁明。使道德失其主宰故也。由是論之。則欲道德之昌。其較文化學說尤須先決者。惟在倫羣之充養仁明。倫羣之仁明何以充養。其惟修復性靈乎。修復性靈之方。其惟吾院會所定之坐慈乎。何以云然。坐以靜而修其性。慈以動而復其靈。性靈修復。則本來充周之仁明。能復其初。再從事於文化。秉此旨以爲學說。自能收一貫之實效已。

孔言文莫吾猶人也。文以載道。非以飾觀。後人不察。每多以聖賢經訓。視爲玩具。讀莫大焉。易云。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是故君子貴乎多識前言往行。尤貴乎其成於德也。若識一字。即行一字之實。知一訓。即修一訓之真。然而不仁聖者。未之有也。若識萬字。不行一字之實。知萬訓。不修一訓之真。然而不墜落者。亦未之有也。不甯惟是。耕十畝者。其穫豐盈。耕千畝者。室家啼饑。何也。務廣而荒。爲害深矣。若學不正。必有好爲嬌嬖以悅人耳目者。小之則稗史誨淫。名都紙貴。大之則六朝經薄。謬擬玉樓。更有好爲整辨。以襲其聲聞者。小則孤憤說難。白馬非馬。大則鵝湖鹿洞。爭執逐非。字內之言。無所歸矣。言無所歸。人心之害。可勝言哉。（感誠按史記。韓非傳。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白鹿洞。在江西星子縣北。朱子知南康軍。講學其地。有白鹿洞書院。教條。鵝湖山在江西鉛山縣北。宋朱子與呂祖謙陸九淵兄弟講學於此。朱陸意見不同。宗朱者詆陸爲狂禪。宗陸者以朱爲俗學。兩家之學。各成門戶。幾如冰炭。）

慧聖訓曰。世人祈嚮文明。心志日切者。果何爲乎。其意無非欲享清平之樂也。清平之樂。在於文明。文明之真。在於道德。蓋無古今之別。中外之異。莫不同然。而知其應然也。夫道德之發爲

文明。要以何者爲驗。吾以爲中古以降。舊觀念之所在。在於宗教。新思潮之所趨。趨於科學。若宗教。若科學。皆所以表彰文明。間接卽所以表彰道德也。而文明之所表彰。道德或且非顯。是何以故。徒欲文明。而忘其道德。乃若人之徒飾形貌。而不善養性質。所以假之過者。眞必隨亡。眞非存者。假亦無用。此天理自然之流行。而或不順斯理。以爲存固者。縱能逞巧力。以肆僞欺。一朝敗露。終屬枉然也。是故世人不求文明則已。欲求文明。則必先究道德。道德之爲物。本自無在不在。而亦有求必得者也。卽言宗教科學二者。原來具有道德。故能爲世界發抒文明。持以觀念與思潮。各有不同之趨向。乃覺抵觸之相形。不知二者既同屬表彰文明。同含道德之性質。苟加精研。及其互通。則斷斷相持者。必均啞啞失笑也。何則。宗教科學之於文明。猶人身之衣。身之被衣。其意不在乎衣。而在身之能免寒裸也。文明之於世界。亦不在文明。而在文明之能裨益世界也。由是論之。則宗教也。科學也。等於人身之衣。而處於成衣之地位。如謂成衣者。對於人身之關係。有其直接之責任。不可謂其於人身並無應盡之責任。亦不可。然則其責果安在哉。必也。於衣能明衣者之性質。而成之使能適體。則其責也。於焉盡之已。苟非然者。不問人體之適與不適。一惟自定之形式。以爲成衣之標準。則無論如何精工。胥難謂之得當也。

今日言宗教或科學者。本具之道德。既罕研究而多失真。乃復彼此互詆。各不相下。而不問世界之危亂。徒自逞臆而肆爭。是何異成衣者。不顧人體之是否適用。各持其定式以求見功。噫嘻。世界之文明道德。果將於何克顯厥真哉。况新舊之思念衝突。幾於不可化解。若非各從性眞。悟求道德。恐文明之失望。皆從各自退化中阻其進步。其宗教與科學之在今日。猶之一衣既舊。而一衣將以其新代作。而其新舊雖殊。所以衣人則一也。本意既同。則舊者之舊。無非失其新時之新。入於敝壞。乃有新者之欲相代。而新者若不克保其新之新。並追究舊者何以致敝之故。則其所爭常有已時。若能相化。而各求其所以然。現新爲舊之具。則舊者可以復新。新者可以不舊。新舊之思念。由此破除。其爲道德。豈不昭然。其爲世界之文明。豈不懿歟。豈不盛哉。吾拉雜述此。願世之有志者。加之意而好爲悟求。世之化也。庶幾其有多乎。

政者正也。教者效也。政不在大。正數人謂之政。正一人亦謂之政。教不在大。使數人效謂之教。使一人效。亦謂之教。今者政教失用。而足以濟衆者。移風易俗而已矣。能移風易俗。則野有聖道。野有聖道。政雖窳敗。如樹折而根存。猶可萌焉。上俗無風。其次和風。其次清風。其下淫風。風因於心。而能去其害者。因其性近於正也。今之風俗。可謂壞之極矣。然皆發於人心。夫是非差



惡之心已非。非非相因。亂不知所底止。吾故謂政教之後。必繼風俗。使人知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勿以小惡爲無傷。而弗戒也。勿以小政爲不尊。而弗正也。弗以小教爲無名。而弗效也。然後人人能聖。人人能神。人人能佛。人人能天。否則一人自尊以治政。是欺人以欺己也。一人自聖以立教。是誤人而誤己也。要知滄海一滴同其源。鵲鵲與鯢鵬同其大。莊子逍遙之義。茲可解矣。是風俗使人盡性。政教雖惡。亦莫如之何也已。風俗不使人盡性。政教雖美。亦莫如之何也已。今之大道傳世。其所以挽世運。化人心。惟首在風俗之正。風俗之正。專賴諸方功行。上無傷於權貴。下不惡於時賢。此移風易俗之濟人利物一大道也。

天下之禍亂。不起於道德之弗明。而起於學術之不真。學術不真。障蔽道德。闡發無從。致使芸芸衆生。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不出人生利祿之外。斤斤焉惟以知識之末務是求。圓滑之手腕。機變之巧詐。習熟於心。運之於身。見之於行。舉凡生人之本。生活之源。光明正大之域。一概茫然而莫辨焉。無怪乎道德薄弱。愈趨愈甚。迄於今茲。世道人心。污穢頹敝。不堪以置喙也。道德者學術之本。學術者道德之末。本末俱盡。體用乃可以賅。體同既賅。尊得性者。不能不道問學。所以旁搜遠紹。對證而益切也。道問學者。不能不尊德性。所以窮流溯源。回想而益明也。雙方

並勵。一氣貫通。有真正之學術。自不患無純粹之道德也。即使道德弗明。退化過甚。猶可以求夫有道德者。發揮而光大之。學術不真。無塞正路。人欲肆。天理滅。生人之原理盡已。既失生人之原理。又乏正當之信仰。際斯時者。不啻身入大海。指南無針。茫茫四顧。殆將何之。陷溺之害。滅頂之凶。深恐難免於斯須也。自來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既有與立。舍道德學術必難以圖存也。道德之發明最早。學術之精微獨至。環顧全球。莫踰於中土。中土有五千餘年之歷史。斯有五千餘年之道德。斯有五千餘年之學術。中間梗塞之處。如雲如霧。縱云在所難免。而其梗塞之由來。非道德之過。實學術龐雜。引入歧途之過也。上古時期。神聖立極。直接通靈。凡所立言。皆是天之所欲言也。凡所制行。皆是天之所欲行也。言行之表現。雖無道德學術之名稱。而其所作所爲。從元靈以相運出。均可謂道德之鼻祖。學術之淵源也。中古時期。羣聖代作。承流宣化。各順天職。各本一業。或世其官。或氏其名。立國要素。隨機開發。自然蔚爲萬世學宗。然其學術之開發。原非後起。實皆從天秩天序之中。和盤以托出也。既從秩序中以爲托出。則道德學術。仍是銘治於一爐也。近古時期。人靈愈活。人事愈繁。學途愈廣。致用愈多。百家爭鳴。莫衷一是。道德學術。破碎支離。沿至末葉。又有末學。俗學。僞學。種種之流弊。以混

淆人間。學術如此。道德可知。然道德雖云如是。亦不得謂爲全無也。不過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謂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生化於一息。輪運爲二陽。二陽充塞。萬化有體。體之建立。非從學術發明。礙難以悟生滅之機。循環之數也。故惟學遜志。專務時敏。厥修之功。源源而來。其來爲何。自然之道也。自然之德也。有自然之道德。乃見自然之學術。發明自然之學術。益顯自然之道德。道德不明。實學術蕪雜。杜塞溝通道德之路也。降及今世。道德何在。學術奚存。裂冠毀冕。拔本塞源。違反自然。已屬太甚。所學之途。純非所用。反道敗德。日見其亟。宜乎世道之頹敝。人心之污穢。無法以收拾也。推原其始。罪戾之所在。不難一索而得。歐風東漸。學術之變遷。全失本來之面目。大義微言。盪然而無存已。

宇宙大文。萬化乃生。文以載道。此昌黎韓子之言。而宋儒嘗非之者。然昌黎又曰。辭不備不足以成文。是則文爲昌道之用。其所關不綦大哉。道慈之宣。文爲其一者。亦是義也。宋儒之異於昌黎者。其視道也重。視文也輕。此亦時代潮流使然。所謂知人論世者。此中有要義在焉。昌黎之明道。自居於孟子之後。亦實具絕大智慧。故文起八代之衰。良有以也。況自有宇宙。便有萬有。萬有生生。其化無窮。所以先知先覺之流。傳於後世。以爲楷模也。非文字之功歟。道統千載。

不絕如縷。歷代薪傳。世有聞人者。非文字之啓發乎。以是而論。道之所以云道。學之所以云學。修業之所獲。功養之所培。上下千百世如出一堂者。皆文字之功也。謂之載道。不其然乎。至於宋儒之窮理格物。其所造者深。所見者大。一切立論。另有過人之處。故以道爲道。以文爲文。其所以持論非之者。蓋以爲道體淵博。非文所能概括之。其昌道之意。正與昌黎所見相同。其所以別殊者。是門戶所見。不自然而流露者耳。自有宗教。而道旨若顯若晦。同爲一教。又有門戶之成見。所以數千載以來。昌道者有人。繼道統者亦有其學說。而道之時昌時衰。此中又有自然之運化耳。是可慨也。然凡爲宗教。皆以昌道爲宗旨。亦各有昌道之天職。所以門戶之見未化者。亦有時機之運用在焉。所以院會之修。其修也爲最上乘。而道慈之推展。至於今日。其動機已伏於宗教分門別戶之時。所以必待於今日者。此時機之所以云時機也。各方悟及於此。則知今日之道慈。其所關於世界萬有者。更可知其重要已。道慈之所關如是。其中一切之所關者。亦可知已。並此中努力者之所關於世界萬有者爲何如。是不待再言。各各亦必可悟到一切究竟矣。故修者於今日。其功行過人。成績昭著者。自有定評。無待言已。卽新修未久者。其時機亦可云不易逢者。尙其寶而勿失。亦可謂善於參悟者已。其細悟之。

天地之間。微之則天人性命。顯之則日用事物。內之則身心倫理。外之則禮教政刑。道一而已。是故古之人。則凡有所行。行必以道。凡有所言。言必以道。不以文詞尚也。溯自結繩以前。無所爲文。狃獯渾噩之中。莫非道之所流溢。故不爲文。而至文寓焉。自書契作而文字興。墳索既不可考。而唐虞授受之精。一執中數語。實啓萬世文字之祖。與夫古今有道之名。則是文以載道。道以文顯也。今夫天地之間。所設大文章。莫大於六經。六經皆載道之文也。昔人嘗謂六經而外無文。非無文也。道之所不在也。是以文之爲化。必載道而出之。斯可謂之文也。斯可謂之文也。蓋文化卽道化。道不虛麗於兩間。其體具於人心。其用徵於事物。非可以文華謝也。道與文相爲表裏。而俱盡則化已。化於道者。乃可謂之文化也。顧文化云者。質言之。人類之賴以生存者也。人類生存之所需。則無非精神與物質二者。惟其形於物質者。則顯著易見。其寓於精神者。則微妙難名。於焉人皆以顯著之物質。以爲人生之因素。而於精神之仁義禮智。萃於人身。性分所固有者。竟莫之能識也。以是世爭日亟。世風日下。所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道。蕩然無存。其表見於世者。則爲暴戾恣睢。驕奢淫佚。與夫萎靡衰頹。苟且墮落之種種。由是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貫獨到之精神文化。遂亦形成兩極已。此人類之日弱。國勢之日敝。所由

來也。夫人類生存之所需。固不能無適當之物質。而尤當有充分之精神。始能生氣盎然。生機蓬勃。若僅偏於物質之享受。而無精神之修養。則其人雖存。實無異於行尸而走肉也。行尸走肉。且無大患於世。而道德不存。家國殄瘁。不亦所繫者大乎。以視我國之占有空間三千四百餘萬里。時間四千數百餘年之悠久歷史者。所賴精神文化之存也。而世人不察。每多以我固有之文化爲不足取。襲取潮流。雅慕他人。截鶴續鳧。罔顧實際。以致國勢杌隉混沌。殺機四伏。同類胥虐胥殘而無已也。言念及此。能毋慨然者乎。殊不知人類之生存。自有其不可磨滅之歷史。而文化之爲人類所保存而無遺者。亦必自有其不可磨滅之歷史在焉。乃人不思從其固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貫獨到之精神文化。而發揚光大之。以促人類澈底之覺悟。而惟襲取歷史不同。地域不同之種種文化。削足就履。生吞活剝。則烏乎可歟。况復形似而神非者乎。且時人有言。人類最古之世。是中國之世。人類最古之文化。是中國之文化。中國而外。更無所謂文化也。則是我固有之優秀文化。爲世人觀感者深矣。仲尼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以擬世之所謂大同之文化。其能精深神到者。有逾於此者乎。吾

師悲天憫人。渡人化世。所昭示於各人爲修之津梁者。豈有他道也哉。則仍唐虞授受之精一

執中。至仲尼集其大成之一貫精神文化是也。蓋以求水之暢。必濬其源。求木之榮。必溉其本耳。今人欲於立身涉世之間。動靜出處之際。致中和。明達道。則非從我固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貫之精神文化。而發揚光輝之。以促衆生之澈底覺悟。不足有功也。然而促成之責。則在吾修人起而研究之也。今當南昌院會復興之始。亦正邪說流毒之後。其人人腦海。留此餘毒尙多。若不從我固有之文化。而納諸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範圍之中。則其爲患尙未可測也。薰風江上。慈航重來。迷途未遠。覺岸匪遙。挽狂瀾之既倒。迴百川於東流。則惟吾各修人是賴焉。其各體之勉之。

孚聖訓曰。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這兩句話。人人共知。人人共曉。諸方亦知現在之時勢。是什麼時勢乎。予爲諸方一告。現在的時勢。正是強權法律手段用盡頭的時勢。卽已到了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的時勢。又卽修齊治平。道德仁義。待發現將要明亮的時勢。雖有點搗亂的餘氣未盡。猶之冬至一陽生而加寒。天將亮而反晦。其勢必不能持久之勢時也。若仍憑點餘氣。拿着他人一是僥倖之強權法律手段。當作至寶。認爲生命。卽屬時勢所造之英雄。哈哈。轉瞬時勢一去。當然隨時勢而消滅之。無異夏秋天氣。一到天明。蚊蟲臭蟲等。亡的亡。逃的逃。自然

匿跡了。若是真正大英雄。見時勢不好。急忙掉回頭。尋條蕩蕩平平的大路出來。挽回世道。救正人心。使天下後世之人民。共享親賢樂利之幸福。始可謂造時勢之大英雄。英雄轉而爲聖賢仙佛已。何以言之。孔子當日。周流列國。栖栖皇皇。有志造大同。一時未逮。終必實現。釋迦佛發願渡盡衆生。期將紅塵苦海。化爲極樂世界。耶祖死於十字架。替人受罪。懸一天國境界。使人歸依。這幾位大聖人。眞可謂英雄造時勢已。且至誠前知。尙能早於數千年前。造數千年後之時勢。況時至於今。陰極陽生。否極泰來之時機已熟。最容易爲國家造幸福。爲人民造幸福。爲世界人類造幸福。世界有知時務造時勢之大英雄否。予敢以孟軻之言以相贈曰。當今之時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或有謂何以見得現在的時勢。已到了道德仁義的時勢。聽吾語汝。數十年以前。人人都說有強權無公理。而德俄之故國。兵強固已達於極點。然曾歷幾時。皆已弄得國破家亡。窮困不了。是強權之說。已成過去。死灰不可復燃。又說法律足以維持秩序。保護人民自由。英爲世界立憲祖國。何以愛爾蘭之騷擾。無法制止。中華民國約法。送掉了許多人之生命財產。至今如同廢紙。徒尙法律者。亦是說得好聽。究不能用。再說開通民智。運用手段。可以占權利保家邦。夫歐西各國人民之

智識高已。外交之手段辣已。其内幕之黑暗。不必披露。即中華民國數年以來。做而效之。力而行之。不遺餘力。人民之智識。不可謂不高。外交之手段。不可謂不强。而竟爾虞我詐。彼奸此巧。作惡的程度。及較以前專橫爲尤甚。正合太上有曰。強暴者死之徒。法令滋張。盜賊多有。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凡此種種。無一不弄到山窮水盡。聲嘶力竭的地步。此所謂陰不極則陽不生。否不極則泰不來。是強權法律手段用窮了的時候。即是道德仁義要發現的時候了。吾等修人。趁此好時機。以身作則。爲天下先。提倡起來。力行起來。使後世人民。共享道德仁義極樂之人。眞幸福。開萬世太平。爲天下後世人之模範。享天下後世人之崇拜信仰。則功德無量。光輝無量。壽命無量。不是聖賢。亦是聖賢。不是神仙。自是神仙已。又有謂中國自開闢以來。大道之精華。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諸大聖人闡發殆無餘蘊已。立人道根本。而且制器尙象。以全民用。以厚民生。數千年來。早爲體用兼賅。本末俱備之國。何以遲至今日。未得昌明呢。反不若歐西各國。近世紀以來。發明聲光電化種種形下之器。形形色色。日新月異。似乎巧奪天工。神乎其技已。哈哈。持是說者。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不知秦漢以後。天下之無道也久已。而一切形下之器。亦因之拘泥停滯。頑固守舊。不能別開生面。且當其時。人力不至。舟車未通。碍於形格

勢禁。所以遲遲而未之能逮也。今則形下之器。一大發明。舟車人力。頃刻千里。且天時人事。已由形下之器。以進形上之道。猶之枝葉長得豐滿。已到了開花結果的時候。大道之枝葉已經蓁蓁茂盛。而大道之精華。自然欣欣向榮。中庸曰。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尊親爲何。即莫不尊親道德。仁心仁政。正是時也。再進一層以研之。聖經有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何以形上者謂之道。形下者謂之器。皆是一體一用。一陰一陽。同爲一道所發。不過形上者爲道之精華。形下者爲道之枝葉。故一謂之道。一謂之器。中國與歐西各國。外若相反。內實一體。皆是大道一陰一陽之妙用也。中國叫共和而政專制。歐西叫專制而政共和。中國曆按太陰。歐西曆按太陽。中國發揚形上之道。歐西發明形下之器。外雖相反。誠能昌明道德。以身爲天下先。并非絕對的與物質文明不能相容的。各各注意。秉此旨以爲文字之宣傳。有益世道人心者。豈淺鮮哉。

天道遠而人道近。人道全而天道彰。天人一道也。全之彰之。則必人心之所向。而不失天理之定程。然後萬有富而百度正矣。今者天象之應於人寰者。果何若乎。而氣之鬱塞弗舒。物之凋零欲盡。能無爲天道憂而爲人道懼乎。然憂懼之懷縱切。其於世之淪胥。曾莫之裨也。苟思補

救。則惟求通天人之道。而從事乎慈。庶幾其有多乎。慈之爲興。途徑甚廣。而目前所急者。第一要文化之開通。第二在善行之實踐。二者用雖不同。理則一貫。何也。文化者善行之本也。善行者文化之末也。自來未有文化弗端。而人之善行克整者。亦未有善行弗整。而衆心克正者。是又何故。善之所以爲善。原就形實而言也。形實之善。其由人踐者。性眞之本然也。因形而顯性眞。以傳弗朽。是謂文化。文化雖屬虛運。固天道之所與存也。善行雖屬實踐。而人道之全以彰天道者。卽此之極。資以爲轉也。所以天道雖遠。人果實踐善行。以存眞性。則人之所作。卽天之運也。天運因人之善行而通。則人道之靡弗盡克爲全矣。所要者能從文化善行之中。各各精加體悟。則學之所及。養之以純。養之而純。則行乃以正。正其行則人道整。人道整則天道昌。天人之道相合。則世之爲世。不待救而自無不救者矣。由是論之。可知道之所以爲道者。天人原自相通也。道之於世。人物原自相貫也。其致於病而需爲救者。氣弗之通。則天與人睽。性弗相盡。則人與物閼。氣之弗通。與性弗相近。其間所差者。祇是化之弗運耳。化之弗運。文徒虛飾。而善少實行耳。此之病原。則在學不知養。或養不克純。以是之故。滔滔日下者。勢若江河。而一切藩籬。惟恐其不蕩決。而終罕障川更作挽瀾之圖者矣。比幸吾

師憫念生靈。日卽塗炭。而以靜修之旨。導先覺者。深加悟養。藉固其氣。繼復隨機動勗乎慈。俾證其行。於是道之爲學。貫通天人之理。乃能駁駁乎漸明於世。此學養之功。果於何在。各各今亦不難就其素行所練習者而略得津涯矣。不過茲際方在充展之時。如何益勵修養。與夫如何精進實行。尙賴各各好自努勉。總之世病癥結。在於文化不得實徵。而善行又不通虛運。至顛倒錯亂。莫衷一是。此則由於學養之眞功。不求深證。而惟用之急。體更無以爲存。所以演成煩囂不可收拾之現象。世人雖知憂懼。然若不從根本加以補救。必無以樂觀美效也。補救之法。如吾院會之言學養。勵善行。人人本其有身而自爲修身。身修心正。則氣運之挽於無形者。皆在人天相合之中也。是卽救世之要。而尤今日言救世者所當深切思維者也。

尙眞人訓曰。學業爲進德之階。亦云立身之本。所以亙古今而重視者。以其可以參天地之化育。奪陰陽之運數。而更有以助造化之功用耳。故人生而必有學。學者學爲人也。何以學之。自其童蒙始。所謂蒙以養正。於此見乎功用之無所不在耳。人秉先天清氣而生。受後天之氣以成形。是其降生之初。卽爲清濁二氣之自然秉賦。乃有魂主清昇。魄主濁降。一身之內。五官百骸。各有所司。綜其氣化。不外陰陽與清濁而已。故先天至善之性。乃發而爲情。以應乎七情之

欲。是後天輪界應有之自然。惟在有以養之。有以節之。則情之爲用。更足以見乎性之至善。而不爲七情所囿。有過與不及之失已。此亦非易。重在學養。乃得其中道。而不流於偏陂。昔人所云十年讀書。十年養氣者。正所以將學業與修功相提並論耳。因其時無功行之機緣。故亦少類此之組織。惟在學者各以其心得與師授者。自爲鑽研耳。此爲時期使然。不可強者。然學之於人。其關係固無今古之別殊。古人求學。先由小學入手者。所以養其基也。故有小學大學之別。而其爲學。則各以其年齡之制宜者。因之而授耳。自小學而就外傳。以至遊於四方。其爲學一也。以其時期及環境不同。故其所習亦有自然之別殊。然自束髮受經。以至皓首研求。其中真諦。固無二致。所以學於爲人之道耳。能各求其道。身體而力行之。則其性之至善。各極其用。人人如是。其和氣所感召者。自有運化關於世風運數已。其關於造化之功用。雖在無形之間。而爲功甚大。此於今日。又何別乎。昔人爲事。但在其自然之化用。無待表而出之。其功用自在。今日之與昔不同者。亦有時期關係在耳。昔之重者。在於神理。今之重者。在於跡象。於是有形無形之間。遂有今古之別。計其爲道。爲世。爲造化。爲人心。則殊無所異耳。惟學風有不同。科業有別殊。自然遞嬗。此不可逆而行之者。故通人所學。不匪今而尙古。亦不貶古而崇今。一事不

知。儒者之恥。學業豈有止境哉。然其中亦有自然之程序在焉。於是心應深味乎孔子之志道。依仁據德遊藝而爲學業進步之程序可耳。是則學行一致。無不符之譏。亦無古今之別。充其用也。可關於宇宙六合之萬有。而退莊於一身。亦不失爲今之完人已。有志於學者。其三復斯言。

# 行仁義以致富強

孚聖訓曰。自古聖王之治天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迨至四海澄清。八方平靜。不期富而富。不期強而強。果何道以致此耶。無他。仁而已矣。卽孟子所謂仁者無敵也。今講實業者有人。談戰術者有人。政治維新。一洗從前舊制。以爲超越前代。豈僅五倍十倍已哉。然而求富不成。反愈貧。圖強不得。反愈弱。其故何在。治國者去其仁。是猶斷其根而求木之茂。塞其源而欲流之長也。豈有濟乎。今之治國者。名爲國。實爲家。名爲公。實爲私。堂堂華國。安得不貧且弱哉。昔者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湯有天下。選于衆。舉伊尹。不仁者遠。今天下之大。人民之衆。豈少皋陶伊尹之流。特隱而藏。伏而處。不屑與濁流爲伍耳。使有仁者。不泄邇。不忘遠。卑禮厚幣。以招賢士。必聞風應運。出而救人民于水火中也。夫而後敬之如師傅。視之如手足。諫行言聽。位顯政明。以之言富。何國不富。以之言強。何國不強。非治國至善之道乎。慧聖訓曰。士不知義。甘棄孔孟之書。農不知義。必忘稼穡之本。工不知義。空矜技術之能。商不知義。爭貪蠅頭之利。而且軍不知義。常存反覆之心。官不知義。大開賄賂之門。紳不知義。競效

奔競之習。欲求一深明大義之人。如古之端人正士。以國家爲前提者。以身家爲後事者。以保衛地方維持名譽爲惟一無二之天職者。渺不可得。國勢日衰。人心日壞。職是之故。今欲致國家於承平。必各盡乃心。以義爲根本。士農工商以及軍紳官界。均遵守大義。則世風可轉。國勢自固。否則恐人人盡入陷阱之中。各省各地同遭爭奪之禍也。

萬物生於神。養於神。神聚則強。神王則昌。神衰則病。神散則亡。是以啜糟之夫。臥於巖崖之側。而不懼其墮者。何也。外視其身。其神全故也。嬰兒小子。遇見猛虎。手作勢爲欲毆狀。而虎亦莫之或害者。又何也。心忘乎物。其神全故也。夫神生於精。養精而神自凝。試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是藏精以待時也。所謂不妄動也。不妄動。斯神不外散矣。非然者。黑氣包日。慧星揚光。虹蜺冬見。蟄虫夏藏。熒惑亂宿。衆宿失行。是謂天變。由於精氣失調。而神因之不貫也。是以聖人乃仰觀天文。而俯察地理。圖畫乾坤。以定人道。民始開悟。漸識五倫。此聖人開闢草昧之精神。何等偉大。至於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以行虫走獸。徒食其肉。飲其血。難以養生。於是求可食之物。教食五穀。是本其精神。以躋人民於仁壽者也。且其時野居穴處。未有室廬。與禽獸混雜。於是乃伐木構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人民乃得安居。是聖人



之精神。悉人民之生命所寄托也。然而人民知居室矣。知食穀矣。未知功力也。於是又列封疆。劃畔界。以分土地之宜。闢土植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當斯之時。四瀆未通。洪水爲患。乃又決江疏河。放之於海。既而百川順流。咸歸其所。於是人民胥去高險。得履平土。焉是列聖勞精竭冰。夙夜擘劃。無非救民。此誠行慈之大業。進德之極軌也。至於隔絕九洲。未有舟車之用。不足以濟深致遠。則又橈曲爲輪。因直爲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樓木。分苞燒殖。(註。分苞。燒殖。是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返土。五行相生相治。所以成器用也。見淮南子。)以備器械。而民知輕重。然恐民之避勞就逸也。又立獄制罪。懸賞設罰。別是非。明好惡。然恐民之畏法而無禮義也。則又設爲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之儀。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然而禮義獨行。紀綱未立。恐就衰廢。於是後聖乃定五經。明六藝。承天位地。窮事抉微。原情立本。以緒人倫。由是智者達其心。百工窮其巧。復調之以管絃絲竹之音。以節奢侈。而正風俗。以達文雅。是聖人之澤被生民。無微不至。直謂宇宙間。皆聖人之精神所瀰漫可也。所謂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可以於此想像得之。願吾修子。發大宏願。雖未克事列聖之事。而亦當志列聖之志。本其志而漸推漸廣。又安見不事功丕煥。慈與道交。

盡也耶。有志者其勉旃。

濟佛訓曰。混弄瞎攪。亡國之徵。生活不問大小。能夠耐心吃苦就好。失敗與不失敗。那倒沒有甚麼。最怕懶惰性成。倘若習慣成自然。動不動鬧意氣。不是談張三。定是說李家。那就一輩子弄不好。漫說失敗。還要倒運。大生活說過了。找小生活做。只要安安分分。勤勤儉儉。興利除弊。一項一項的把他整頓。男的像男的。女的像女的。家庭間長是長。幼是幼。有人說的好。十年三反覆。能夠這樣子。到十年就是一份好人家的了。這就是一個生活問題的眞解決。這樣的人們。是愛國愛家的好種子。這就是衣食住唯一的途徑。三民主義裏頭的一部份。人人能夠把這一部份做得健全。國家可以說得一聲決計不會滅亡。

# 重綱常以厚民德

老祖訓曰。道之所在。綱常倫理而已。修之所謂。修復本來而已。修道云者。本極平庸。而爲人人不可一日或少者也。無如世人一言乎道。則恆視爲奧妙莫名。一言乎修。則多視爲艱難逾恆。弗知堯舜之道。不外孝弟。既云孝弟。則世人誰無父母。誰無兄弟。既有父母兄弟。則當如何以孝。如何以弟。而爲人必不可少之事已。何況孩提知愛。少長知敬。又爲人生之良知良能。有此良知良能。隨有生以俱來。則視孝弟之大道。本爲人人所固有已。既爲人所固有。又何庸修爲。不過時至今日。世人每多爲家庭之牽累。爲生活之艱難。遂不得不隨緣以求。不知一有所緣。便有所着。一有所着。便有所固。一有所固。便多所偏。偏則必倚。倚則失其平。偏則失其庸。一離平庸之大道。則塵俗之牽累。早將自己之一點良知良能。鋼蔽淨盡已。此時世人不孝不弟。雖不能遽稱爲亂臣。爲賊子。而忤逆不孝。兄弟鬩牆者。不一而足。所以天下之紛紛擾擾。造災造劫。方興未艾者。正因倫常掃地。使之然也。此時若不加以修復。則恐災劫愈演愈烈。必至於不可收拾。不堪救藥者已。所以予宣化勗修。非有奧妙高遠之道。而令人加以修持也。卽就個人

之固有良知良能。修以復之。而使各各返其本來耳。然欲修復個人之良知良能。卽是令各各從個人之家庭中間。有父母者。則當盡其孝心。有兄弟者。則當盡其友愛之誠。孝弟果克在身。則推而至於朋友上下夫婦。亦必能從孝弟而以信以忠以敬已。綱常倫理。一一克盡。則爲修道者之真正修功也。不然。但從奧妙以言道。從高遠以言修。則必舍綱常倫理於不顧。而惟隱怪是求。索隱行怪。則必愈修愈遠。愈求道而道反晦已。何則。舍平庸而務艱難之弊也。吾道修人。修養多年。孰不知言道。道之不能昌明於世者。仍爲世衆多不知此理耳。所望各地職修。此後好爲宣導。但使世衆明澈大道在於平庸之間。而修持亦不是從外以求。果能從個人良知良能。以求其返還本來。則孝弟克盡。卽是修復之真旨。道果奧妙哉。修果艱難哉。予願各各知者。以此爲倡導。修者以此爲修進之本。則綱常倫理。能明於世。道化自不難從此而昌已。道德在世。猶如菽麥。人離菽麥。則無以維持生活。人無道德。則無以維持紀綱。紀綱淪亡。何以爲世。此乃理之自然。而無容諱言者也。不過時至今日。潮流激盪。遂各失其固有之初心。於是乎有以道德爲迂拘。而以舊名者。更有以道德爲玄妙。而又以新名者。弗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又何有新舊之不同乎。孝爲百行之原。弟亦八德之一。能孝能弟。則德莫大焉。而孩提知愛。

少長知敬。蓋孝弟者。乃爲人人所固有。而不待外求者也。所以自古及今。能保其赤子之心而不失者。則可爲君子。爲大人。爲聖爲賢。莫不均從孝弟中得來也。如孔子之老則安之。少之懷之。之志願。禹稷之見人之飢。如己之飢。見人之溺。如己之溺之心懷。以及佛家之世界衆生。有一不成佛者。誓不成佛之慈悲。均從孝弟中擴充而來者也。各地修人果能各從其良知良能之中。而時時保其赤子之心。加以涵養。加以擴充。則孝弟果能行之於身。造次於是。顛沛於是。則此一點赤子之心。自可得常常保守而不失。此心不失。道德自見。道德既能行之於身。則感化自可及之於世。蓋人人均有此赤子之心。良知良能也。不過世運日下。人心不古。往往因家庭之責善。兄弟之爭產。遂棄孝心。而成爲忤逆之子。因棄弟。而成爲鬪鬪之爭。所以然者。失其良知良能。而以私利資財爲心也。心注私利。爭其濁財。遂致各人之赤子之心。失其作用。無時無處無事不從爭競中爲事已。爭競偏於世界。災劫遂由爭競中而起。於此時會。非先昌明道德不爲功。而欲昌明道德。則莫如孝弟爲先也。况孝人爲之良知良能。孔子所謂止於至善者。卽此一點良知良能也。果能止於此。則明德親民。自可從此良知良能而見其實效已。凡言道德者。曷不各從各人一點赤子之心之中。加以推擴。則孝弟能見諸各人之實行。而道德自必

昌明於世已。予以菽麥比道德者。不過從形式上言之。民無信不立。孔子已先我言之。道德之重。比菽麥更加緊要。人離菽麥。不過死亡。世無道德。必致混沌。而不成爲世界已。諸修人身肩道化。總當各人先從各人之身。先以孝弟爲本。則世人之感化。自可普遍全世已。各各勉記可也。

昌佐神訓曰。有所不爲而後有爲者。義利之分耳。夫義者。天理之正當而人事之宜也。大人之所守以成其德者也。且天道人道所必賴以維持者也。如義之不講。利趨必重。人皆以利是趨。義理不顧。勢不下趨於禽獸者。未之有也。當斯下元之際。渾厚之氣少。人心多不以真誠存。道也德也仁也。各俱以氣質薄弱。而不克以存。是以藉義以閑其邪妄。而導之以理。以義循理。人道必克賴以僅保。不至濫然無忌。故三代而後。以義爲尙。詎料江河日下而不止。來至近今。既斯一義。人多不講。廉恥忠信。一切置諸不論。所演所尙者。一利而已。嗚呼。世如禽獸之羣者。焉得而不至乎其極耶。且夫人誰無心。心誰不有。正覺存焉。各方以正覺之心。試問果如是也。生也何樂。死也何悲。如人卽禽獸時。天又何獨厚之以靈耶。又何化之以倫常。以道之哉。蓋人者。非物也。主物者也。不然。以能言爲人。有識爲人。則猩猩鸚鵡亦可謂人已。是故人必有正道以

自守。方不忝其爲人。所以聖人發明天道人道。使人有所遵循。是以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大義者。善惡之分。舜跖之異也。如義所不守。惟利是尙。世必不久而沉。人類卽隨而滅亡焉。不然。自古則盜跖興而仁義亡。復何待於今日。由是而論。尙利之不得存者明已。義之可守。則人各自知。不待人說已。人果克以義是尙。事必有所不爲。不爲其所不爲。所爲者必義之所在。而無邪僻已。人果不以邪僻爲。以矯其所爲。世風且得見其清熙。亦不難返醇風。此乃道中最下乘誥誡。望各方切返之於心焉。噫。懼哉。

孚聖訓曰。注光宣化。希願消災化劫。並祈世界早日和平。藉免地方生靈塗炭之若。發廣大願。消無量災。苦口兼婆心。勸化羣生。回頭登覺岸。脫離諸苦海。至誠之心。感格上天。放無量義光。普照十方大地。同出愛河迷津。以慈悲行慈悲。同證無上正等正覺。開妙法門。引渡諸羣氓。咸知向化。頓超十地。獲無生法果。常住清靜。永不退轉。修行生死大道。須用斷然手段。革除七情。拋去六慾。懸崖勒馬。功夫獨超。古來大英雄說放就放。胸中毫無一點沾染。具此大好身手。能跳三界以外。來去瀟灑。得大自在。欲造天地間第一等人。當爲天地間第一等事。第一等事。惟孝可以感格天地鬼神。兼通金石。然論孝之一道。甚難甚難。善侍父母色笑。不足以爲孝。善替

父母心力。不足以爲孝。聖人云。生事死葬。祭之以禮。此說對於粗通孝悌之人道。而不足以爲大孝。大孝惟舜一人而已。若以佛之眼光來相比。爲人子應當出世修行。了脫生死。覺悟根本。度無始以來生生世世父母。六親眷屬等。同成道果。如是方爲大孝。孝道之難言。卽此數點。然古來仙佛。莫不以孝作爲根基。基礎堅固。成道自然容易。否則貪生浪死。冤緣不脫。障深孽重。安能得到修人道果。欲要成功。非從根本不可。人事完全。自然有仙佛希望。若不如是。盲修妄想。死而後已。安有成道歸真之希望。諸子勗勉後來。欲想修行。非從孝道不可。願人人以身作則。挽回頹風。匡扶正教。勸化人心。爲第一要務。能從此着力。善氣自然瀾漫於太空。戾氣漸漸可以消化。干戈頓變玉帛。世界前途。方有厚望。

濟佛訓曰。世風日非。人心日壞。上下弗別。是上下之倫無矣。家庭革命。是父子之倫無矣。戀愛自由。是夫婦之倫無矣。尊卑不分。是長幼之倫無矣。見利忘義。是朋友之倫無矣。綱常名教。全然無存。冠履顛倒。水深火熱。反噬無遺。豺狼不仁。自同梟獍。此非欲率天下之人。將羣趨於禽獸之一途而何。要知鳥能朝鳳。蟻能擁王。非有上下之倫乎。鳥能反哺。羊能跪乳。非有父子之倫乎。鴛能交頸。鸞能和鳴。非有夫婦之倫乎。雁能排行。蟻能列陣。非有長幼之倫乎。馬能戀羣。

營能求聲。非有朋友之倫乎。夫禽獸之得天獨厚者。尚秉有不可磨滅之至性。况人號爲萬物之靈。而自失其本心。乃不如禽獸乎。今特爲諸修說明。綱常道德。出於先天。爲人生之本。不可須臾離者。決非時人之好惡所能推翻。諸方均具慧根。務以道德綱常倡之於先。而爲世人勸。尙真人訓曰。大化流行。其間所以循循規範。有則無紊者。非道之默化。不足以運施。運施之端。厥在五常。而尤在躬行實踐。方足以興觀感。而振頹靡也。故是實踐之修。其心必正。其行無愆。凡所以持躬之處。無時無地。不見其五常之德。以爲天地立心。而正人世之大紀焉。今日五常之見於人。而彰乎世者。非無其形。而考諸實。弗至失真者。蓋百不獲一。其故爲何。亦曰。近季人心過活。認體欠明。矯飾自得之念。動輒擾其靈明。昧其天性。淆於貪妄。惑於私欲。以致五常之德不立。天地之心莫託。人倫之極不立。世道之危日深。言念及此。不勝浩嘆。抑思五常之用。在人本息息不可稍離於身。而以人心過活。認體欠明之故。卒至顛倒迷離。傾覆其間。謂人之所行皆非。我之操存皆正。於是舉動語默之際。而邪僻之徵。雖極隱微。一著事跡。無須自掬。人卽未有不覺其昭然若揭者已。乃又囂囂言曰。道在斯。非爾所知也。因其不知。復含鄙吝不屑教誨之意。妄自尊大。嗚呼。道之晦之。五常之頹。人心不正。斯世之所以亂也。可不懼哉。

嗚呼。噫嘻。世道不古。人心澆漓。嬗遞風俗。災患頻仍。擾攘殺戮。置道德若罔聞。視仁義爲虛浮。其如不孝不悌。不忠不信者。所在皆是也。不孝者。則忽視天倫。不悌者。則閹牆參商。不忠者。則奸詐凶險。不信者。則詭計作端。用滑稽之心理。以利己。行毒辣之手段。而損人。宇宙岌岌危機。世界滔滔險象。盡表現於此。萬惡社會中已。吾

師本好生之德。悲憫爲懷。救羣倫皆登道岸。拯衆生同返性天。所以傳經授坐於各地。講道說法於世間。誠哉。寶訓語開三千道客。真詮喚醒億萬生靈。十載以還。所傳之旨。莫不字字珠璣。句句金石。純乎大道之真諦也。望有緣者。細參之耳。吾道之設。人天相會。宣化垂訓。以導善行。其道德之宗旨。仁義之紀綱。莫不反覆化導。此亦千載難遇之良機已。願世之修人。傳吾道而體吾旨。則可美利將來後世也。

## 養生正義

濟佛訓曰。今日爲全市之大掃除。爲什麼要掃除呢。因爲人生要潔淨。潔淨。即可不生疾病。疾病之生。因爲夏天有一種菌蟲。此項菌蟲。專生於不潔淨之地。與不潔淨之物上。故其菌蟲。使人吃在腹內。便要生病。即或不吃。其菌蟲。使人入於呼吸之內。留在肺葉上。其病之傳染也。更大。故現在之當道者。有鑒於此。使家家大掃除。並有捕蠅之政治。其所以欲人民之潔淨者。正所以保全人民之生命也。何以謂之保全生命。人非性命。不能生活。其生活之構造。因五臟六腑之生化。方能生精養氣。以氣化神也。神與性命相關。性爲先天所賦。命爲後天所與。其能活動。作言笑之舉。非性無以演其靈活。非命無以固其根蒂。是以性命之相關。有不可須臾離者也。天之賦人之性。地之賦人之命。無天之清清玄妙。不能得真我之靈性。無地之水火五穀。不能養育其生活。其生活之造端。在乎命門一點造化而已。故臟腑不受傷。其命門自得其養。若臟腑以外。觸之不適。當必有牽及於命門之因繹。是生病之所由來也。今之新學家。以此養生保健之法。統而名之曰衛生。良有以也。蓋人之生也。不可不衛。上古之人。茹毛飲血。以皮爲衣。以

穴爲室。原無所謂之病。因人之情欲不深。無寒煖之可異。其飲食生冷而不爲病。因其腸不煖。以天然之構造以生。食天然之生物以爲活。故無病之發生也。其衣也。原以避寒暑耳。人在天然境界之內。其身體之寒煖。與天地之氣候無殊。其衣之者。不過以皮掩其下體。以其隱羞色已。迨中古之世。有燧氏以木取火。教民以熟食。有巢氏造木爲屋。以避虎狼蛇蟲。風雨霜雪之侵凌。正所以使民以飲食起居。而防衛生活也。然防之愈密。其害愈生。神農氏之所以嘗百草。以爲療病之藥。可證明人民未熟食以前。並未嘗有病之可言。既熟食以後。不以百藥之治療。不足以養衛其生活也。其衣服亦然。當無衣時代。人民不知寒暑。迨軒轅氏使民養蠶繅絲。而制衣裳。人民始知四時之寒煖。非單夾綿裘。不足以適其體。然身體防衛之愈密。而有過暖過寒之病。相繼而生。此其歷史上之經過。最適宜之衛生也。然既有最宜之衛生。又何必有沿革之改良。以人民之知識進化之速。其病之改革也亦速。有以近代之病象。而古時未之聞者。皆以其改革之使然也。殊不知知識是如何的進化。衛生是如何的改良。病象是如何的變態。皆以人民之不知自衛之所致也。倘能自以身體爲寶貴。不使流行症之傳染。亦不使菌蟲之侵害。所以然者。不過自己衛生。自己防範。倘人生日用之起居飲食。皆須官廳爲之保護。不亦晚

乎。在官廳爲應盡之責任。而人民之無知者。不但不知自衛。反以官廳爲多事。不大謬乎。人之情本是自動的。何必以起居飲食。受人之限制而被動者哉。夫自動者。爲自然之動作。無事不爲之適宜。如鳥獸之飛鳴食宿。山居野處。無不合乎衛生。無時不可以保衛其性命。以其自然之動作。見機而作。應時而處。此其所以真衛生也。噫。可以人而不如鳥獸乎。但願人類之進化。使自然之心性發明。以個人之修衛。不使他人加以強迫。卽性命之修候。可造上乘。而世界之政治。亦可致無爲景象已。吁。時乎。人乎。何時可得其景象乎。盼之勉之。

天時不正。忽寒忽熱。熱則陽極。陽極者走。寒則陰極。陰極者脫。走與脫者。不死何待。此卽近來時疫之所由來也。諸修當此時會。勿貪涼而過食生冷。勿過熱而喜陰寒。中真有定。元氣自足。任天時之偏寒偏熱。自不爲其所侵。而成時疫不治之病已。

董仙訓曰。鍾子歿而伯牙不琴。顏淵死則夫子不言。蓋人生知音。良所難遇。奉亦有抱負者焉。何不遇知音與。昨率爾與諸子一談。子尚不等河漢。殊慰吾心。今藉片暇。再敘幾言。子亦知夫不修而專在養乎。蓋養卽所以修也。然養何由養。或曰養心。養氣。養神。養息。若然者。養則養已。而未盡善也。吾所謂養者。非養之以養。而養乎不養而無不養。是養自養。善故養也。且夫天空

之氣。生物成物。化物毀物。莫弗斯爲之力。是故風起而塵飛。雨致而雲騰。兩間晦明莫定。然而舉首蒼蒼。至遠而無極者。何曾有垢有淨。有增有減哉。塵終是塵。雲終歸雲也。是故風雲擾空。空無擾於風雲。且風雲不唯無擾於空。而養於空也。其故安在。總之養生者。非養之以物。物由我養。我善故養也。是以以物觀物。物無非物。天地亦物之大者。且不計其大。微塵渺已。而不知其小。蓋從生原觀之。物無大小。天地之與微塵。造力均也。又知世無古今。人無天壽。瞬息卽千古。襁褓卽上壽。一息一天地。一回一轉輪。我則寄神於無假。坐觀造化之流行。是得善養而脫落修養已。各方修養有差。各隨各分。切身悟證。以心觀心。以身守身。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性煉性。以神凝神。精結氣合。自有以靈養靈。同證乎善。而得大充之養已。足下天上。非今日適越而昔至者也。其各自悟。吾言支離河漢。大有徑庭。知音者當另有會心焉。

陳仙訓曰。道德非所敢言。養生之術。尙稍知焉。夫所謂養生者。非養形也。形者造化之委蛻也。有質必有散。有始必有終。吐故納新。熊經鳥申。徒爭些須之幸存。是以養生者資形。而非資於形也。豹善養其內者也。而虎傷其外。穀善養其外者也。而病攻其內。是養形之偏者。其偏必廢。然亦有內外兼養。而生不存者。乃養形而非養生者也。所謂養生者。養其一生也。以勢論之。生

而無以生爲者。是善養生。生本自存。所謂養者。毋喪焉已耳。養何以善。毋違生。故善也。原夫生我之始。造化無所爲也。四大之質。散而必聚。妙合而凝。靈流注焉。是謂我生。質聚必散。散而質化。謂之我者。豈有變異。然而能否不流。而復圓凝。端在生時得善養與否耳。善養生者。無忤於物。無逆於心。蹈隙乘虛。至行無跡。無意無必。純順天移。資物遊心。乘虛御神。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順運乘時。以任所之。故物不可必。時機不可逆。目注飛鴻。而孔子去。強正時機。而比干剖。是善養不善養之相判。死存者也。形固不足定生死。而天年不終。亦非善生。是以善其生者。無意無必。鳥棲叢林。魚潛深淵。止所當止。而遠害者也。魚脫淵則涸。獸離山則危。人之生存。是以不可出神。神凝者。天全。全天之謂德。德之化者。曰生存。生存一焉。無不生時已。故養生先在全形。形全無傷。則靈根深。靈深以毓神。神凝而生一。盛德容貌若愚者。智不發也。夫有干越之劍者。寶而藏之。不敢用者。寶之至也。魚不可脫於淵。神不可發諸智者。是善養生者也。今夫陷井罟獲。機括遍世。無謂生能善養。而形之得保存其天年者。恐未必有。加以人欲橫流。自斲喪者。比比皆是。各子養生濟世。將何所從而有。多焉。其各研體也可。山人隨感而發。不知所云。閒叙片刻。亦是夙緣。然非爲說法問世也。

孫仙訓曰。寒暑失宜。人觸之。則成病。健者化。而弱者尤。以藥醫之。不如以神化之。夫以神化者。防微杜漸也。能防微而杜漸。天氣之變化。不能侵入其體。是以災害夭扎。弱者屢患。而健者不畏。然時至今日。變幻無定。身何以保。其必曰知養知修。祛邪驅魔。久於其道。自返弱而健。不畏一切天氣變幻已。



### 徵善惡之因果

老祖坐釋法言下元篇曰何云善者常存。惡者易滅。又何云善者亦滅。而惡者常存。（四句出真經。）此理之所在。不得不爲修者言之。於至虛虛妄。以至虛之理。察之於情。證之於世。因世法。考其功果。然後始知三世因之說。信弗疑也。要知善者本於先天。惡者化於後天。是先善之根。根於由來。後惡之因。因於色幻。不能以無心之惡。卽泯其初善之根。因與因合。而後其功果於無形之中而定之也。然各弟子於道慈功行中。因此而疑者有之。以此而懈者亦有之。要悟人之原靈。秉賦於先天。而先天夙善。根造深悠。則其後天福澤亦深。此根造有本來也。故吾人之修。當固善而厚基。不能以世因之變化而自疑也。是一疑之誤。因此墮其夙善。爲數頗多。所以佛徒曰渡衆生。吾渡也。渡其生者。卽渡其未來之因也。吾道功化。不以善惡而定功。在於至誠至堅而行修。是有形必證無形。尙於有因者。皆無形之妙果。以有形之功行。定無形之妙果。其妙常馨。以有形之功行。基無形之夙善。其善乃充。是必充吾至善之靈根。其根乃固。固乎根者。其功自定。無形定於無形之根。更必求悟於在世之法也。在世之法。堅虛空洞而已。不可以

有形之變化。奪吾真虛妙根。亦不可以有形之逆造。而自惑心息。苟夙善之根。不得固於原來。而功行焉克證真。要知道化妙功。虛化靈息而已。虛則無體。妙則無形。以虛妙見於渺冥。則道之至理。見於至情。道之主常。見於至數。故人之修存。存理知情。知情守常。而數不我奪。我可脫數。是數之運化。卽逆其情而生其變也。望各各辨其所疑。正其至修之要義。樹功建德。遺與子孫。則世界之重劫。可由此而化於無形形已。

老祖訓曰。人生於世。爲善之難。猶如登萬仞之高山。爲惡之易。猶如入下流之大水。所以然者。爲善之難。如登山。以登山之時。則必有崎嶇之路。坎坷之道。似有似無。步步艱難。層層困苦。而於艱難困苦難分之下。又有荊棘礙路。荊棘當道。更爲艱難中之艱難。困苦中之困苦。少有不慎。必致傾跌。何況一不留心。則必爲荊棘所刺戕。少不留意。更必爲荊棘所迷離。欲行無力。欲退不能。當此時會。則非有堅決之心。真誠之念。以爲主宰。夫然後始可不避崎嶇坎坷。而由卑而高。由近而遠。漸漸可以登其峯造其極也。登山如是。爲善亦然。所以凡爲善者。必先有堅決之心。真誠之念。則雖有魔障阻我之行。如道路之崎嶇坎坷。亦必無妨其行走。雖有人反對。而以幻惑爲阻障。荊棘荊莽之叢生。亦必無所妨礙。不爲其幻惑所阻。而得見登峯造極之善也。

此乃爲善之難。而亦難而易也。如爲惡則不然。凡世人之爲惡者。非必有心也。而無心之中。一遇聲色。則必動其心。一見所欲。則必移其念。弗知心念有移動。必如水之就下。一往無阻。如驚濤駭浪。一入漩渦。則必一去不返。雖欲其少留亦不可也。所爲惡者。如入下流之水。必然一往無阻。易如反掌也。此乃無心爲惡者。尙且如水之就下。而有心作惡者。其心早已弗真。其念早已不誠。而必墮入驚濤駭浪之中。而一去不返之流也。所以君子惡居下流。卽此意也。若爲惡而甘自居下流。則一人之惡。可爲天下衆惡之淵藪已。哈哈。此乃世人爲善爲惡之大概。而亦可爲各修子修進之門徑也。蓋各方所以言修者。無非爲善耳。而欲爲善。必先去惡。不有斯須之惡行。夫然後始可以言行善。不過行善必先具堅決之心。真誠之念。不有堅決真誠之心念。其初未嘗不欲行善以救人救世也。而善念不堅。善心無恆。一有所遇。而爲其障阻。則必悔而思返。而有退化之思已。何則。天下之善事善行。愈善亦必愈生魔惑。蓋魔惑所以阻止善行善事者。以爲善必不利於小人。小人一有不利。則必生種種之障礙。作種種之魔惑。以阻我之善行善事已。然我果有堅決真誠之心念。則無所礙。亦必不爲所阻也。何則。我行我善。如登高山。其間雖有崎嶇坎坷。不平之道路。加以荊棘藜莽之迷離。我亦無退畏之心之念。而一意前行。

必有登峯造極之日也。所以吾道易修。必先以堅決真誠。爲各方勉告。各各果有堅決真誠之心念。則道之擴也。慈之宏也。皆是我當然之義務。亦是我當然之天職。盡其義務。行我天職。皆是爲善也。能爲善而久久不懈。不獨個人之惡念淨盡。而天下之一切惡人而有惡意惡行者。亦必爲我堅決真誠之行所感化。而翻然思返。亦可由惡而歸於善已。善善從長。一人之善。感及衆人。衆人之善。化及世界。世爲善世。人成善人。則凡所謂災劫者。必可潛化於無形。而爲修者。亦不徒修。而能成功。以爲院會之中堅已。

哈哈。此乃各修子之當然責任。亦爲各修子當然之義務。願各方好自加悟。自身有無惡念否。果有則當急急蠲除之。如自己有善無惡。又當爲世人計。爲一胞之人計。既同一胞。則人果有惡。是自昧其性。先天一胞而有此一點之濁惡之氣。則同胞之大衆。必皆不能安其居。所以當急急以善爲感。以善爲化。能感化惡人。轉成善人。則所修之責任盡。而我之一生義務。亦於是而得其所以然已。各方勉之。

哈哈。修人入修。豈有爲惡者哉。不過屋漏不愧。暗室有天。而能無一些之惡意念者。蓋亦難已。有則當以善化之。自己可由惡而變爲純善之人。則不獨個人爲善人。而以善引善。以善感善。

則所感所化於天下之衆惡者。必不爲小也。修者當明此意。我修固當行善。而爲世人之惡濁計。亦當急急修進。以化之感之也。各各明白此理否。

慧聖訓曰。因果報應之理。生死輪迴之說。徵諸往古。揆之現在。考其事實。未有絲毫之爽。而爲千真萬真者也。所以孔教有作善則降祥。不善則降殃。又有該昌不昌。祖上必有餘殃。該殃不殃。祖上必有餘昌。昌盡必殃。殃盡必昌。等等說法。此亦見因果果報應之不爽絲毫矣。而佛教又有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從來言因果者。未有如此之懇切也。不過佛言因果。乃從實際而言。而孔教言報應。亦是從情理爲斷。合乎天理。治乎人情。卽是因果之事實。未有能出人情天理者也。無如古聖仙佛。言之雖如此之近切。而世人總不肯加以悟求。每以爲因果報應之說。佛家不過欲藉此以勸世勉人。使世人不作惡孽耳。而孔教雖言之切。亦不過據理爲斷。想當然爾之思想耳。善因善果。惡因惡果。以及生死輪迴。又誰見之。又誰聞之。未聞未見。亦不過渺冥荒誕之說耳。又豈可爲惡乎。噫。作此言者。是天良已昧。本來已失。所以有此似是而非之談。以爲惑人惑世耳。殊不知因果報應。不必眼見。亦不必耳聞。而自古至今。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無一些之虛假。而實爲千真萬真者也。所以太上有言。善惡之

報。如影隨形。實爲千古言因果報應者之鼻祖。不過未嘗行善。先存一番希冀之念。未曾行惡。卽有一番妄想之心。既妄想而有希冀。無論其行善如何。皆爲自己求富貴功名也。雖有些些之善行。亦非真善。而爲一種假善也。既曰假善。能謂之善因乎。不爲善因。豈有善果乎。不得善果。而仍有惡報。亦是自已三世已來未曾行善。再有惡孽。所以今世之受之。以應前世之報應不爽也。此其一也。而行善有大小。有真假。有有心有無心。假善固不足道。而小善亦難得大大之善果。何況有心爲善其善小。而無心爲善其善始大也。果有大善。而出於無心。其後不有富貴功名之報應者。必未之有也。此又其一也。世人知乎此理。則可知因果報應。必不爽其絲毫。而凡未得善報善果者。乃自身未曾種下善因。所以未得善果也。知因果報應之真旨。則生死輪迴。不求自知。而能深悟其所以然已。夫人生於世。有生必有死。而六道之輪迴。正所以分別善惡也。有善行者。則必轉入善輪。有惡孽者。亦必下墮六道。所以自古至今。有天堂地獄之分。又有刀山劍樹之苦。而凡一切奈河汚池。以及金橋銀橋。以別善惡。而爲作善作惡之人所備也。又有人焉。所謂刀山劍樹。以及天堂如何高美。地獄如何困苦。又誰見之。又誰受之。以爲現世之人。現身說法乎。此亦不過各教規戒世人。以期其警懼耳。其爲斯言者。又是以假亂真也。

何則。天堂地獄。固爲人所難見。而各人誰無此一身。而一身又誰無此心。既各有心。則心之所覺者。即可分其或在天堂。或在地獄也。因各人之心。如常得其安樂。常得其坦適。則天堂是也。如其心貪妄無厭。想念非非。既不能如願以償。則必憧憧往來。無日無夜。不是困苦疲勞。亦與地獄無少差異已。而猶必於心身之外。以求尋地獄。則又何其痴也。世人明乎此理。則凡行善而真有功行可錄者。自必有天堂之樂。而個人若懷地獄種子。再有種種之惡行以濟之。則刀山劍樹之苦。奈河汚池之慘。自必因其所行所爲之種種。而實行履其困苦已。此又爲生死輪迴之一說。又爲世人所當警惕。而不可一時或忽也。

哈哈。本院各職修方。既入院言修。則凡此因果報應。及生死輪迴。自可知之有素。吾今日所以爲各方不厭煩俗者。實因行慈爲善。必有真見解。真悟澈。始可見功行之增進。而獲善因善果。以得報應之善也。各方既言行慈爲善。務當於無心求之。何謂無心。卽無爲是也。無爲者無所不爲也。有無爲之善行。則必有功行之足錄。積累功行。必獲佳報。而凡以前有種種之惡因惡果。亦可消化於無形之中。萬莫未行一善。卽思得如何之益處。未作一慈。卽想有偌大之善報。一有此等思想。雖爲善亦非真善。非真善自無良好報應。不得其報。而反怨神佛之無

靈。不肯加以佑護。不肯賜以福祿。哈哈。神佛亦何心哉。不過自身未有真善可錄耳。爲神佛者。大公無私。又豈肯分人之祈禱。而行其私乎。各方好悟今日之言。則因果之理。報應之道。自可悟其真。而知人生之因果輪迴。皆在善行之真假耳。

聖帝於丙子二月臨太原道院訓示曰。災从火。劫从刀。火若燎於原。不可嚮邇。以火之害於人也深已。若不防之於前。將有禍及於身之害。其火勢之蔓延。不惟身有切膚之患。則火之所及者。卽害之所及者也。其所以害及於人者。係天造之乎。自取之乎。天造之禍猶可追。而自取之害。不可逃也。何謂之天造。因氣運所致。故有不可思議之變故。而人自取之者。係有因。卽有果。今日之果。卽是前日之因。欲除今日之果。何若前日之不造因耶。因果爲吾自取。於天何尤。又於人何尤乎。事之未來也。不知自加懺悔。而事之已至也。雖欲傾家之產。以求免喪身之禍。能乎。否乎。既以爲不爲。何若前日之不造因。猶可免此一段惡因果也。乃天之所以欲使人防患於未然者。期於事之造因結果。有所恐懼。火之燎原。不可嚮邇者。待人而生恐懼也。天心厭亂。故百方之警告。以使人知。倘以人不知而突然成之者。原無足怪。而以早有所警告。人已知之。不自覺察。使天災人禍。養成不可收拾之殘局。此天亦莫可如何也。豈真莫可如何之禍害。遽

爾加諸人等。使悔者不能自悔。而自新者亦無法自新耳。非也。天將加此禍於斯民也。必須使民遭塗炭。而後可登衽席。出水火而入天堂已。不有此之災劫。何以知水火之不容情。今之水火之不容情。則善者可以永保其善。必得幸免之事。而惡者不敢爲惡。方知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災害之將臨。受之者有所因。而幸免者亦有所因。在人於平時觀察之。原不必以此善惡爲準繩。當此顛沛流離之際。善者自有善報。而惡者自有惡報。其因果之循環。有不可思議之處。若事後詳查之。其報應之不爽。雖人事之簿記。亦無如此之詳密也。當此時也。其報應之纖細不能差錯者。其中有表而爲善。存心很毒者。必殺之而不留。有以自己以名譽而得善。使人得間接受害者。亦必殺之而不留。至以無心爲惡。使人陷害者。必藉此而逃生。是以有有形之善惡。有無形之善惡。其有形之善惡。最爲顯著。顯著則人所共知。共知則必受共同之指謫。有此指謫。必有此罪譴。有此罪譴。必免一切因因果果。因之一免。果又何從而生。果既不生。則善惡自然辨明。而消化於無形已。其無形之善惡。人所不得而知之。既不得而知。在己以爲得意。可以欺於天下人。在天下人。以爲此人可善可惡。無一不隨合附衆。殊不知隨合者。取和於人也。附衆者。以莫衷一是。可東可西。隨時勢之潮流。有益於人者。不顧也。有害於人者。不顧也。以

當時之通順。不顧將來之遺恨。此千古之大害也。此等人之行爲。人既受其害於當時。而個人亦必受害於將來也。當時之害有限。而將來之害無窮。以無窮之害加乎其身。係以無形之善惡。一變而爲有形之善惡也。故人生也直。其不直而能苟存於世者。幸而免耳。此次之赤匪。竄入晉疆。宜速滅之。不可使其蔓延。因此匪之性質。與他匪之性質不同。他匪之擾害。人皆惡之。其赤匪之所以能蔓延者。因有傳染性耳。倘惡者受其傳染。則良莠不分。玉石俱焚。不如趁其不備。人民之受傳染者尙少。一鼓作氣。則可掃蕩平靖已。況世界人之目光。皆注意於此事。殲之者速。則可事半功倍已。不惟於晉省增榮。而於中華生無量之光輝。乃不幸吾晉遭此大變。吾爲三晉人。能不爲三晉默默助佑之耶。夫赤者屬火。西方屬金。以火尅金。故有此變。然以卦爻論之。西方爲兌。兌爲澤。在赤匪未竄入以前。在卦爲火澤睽。迨赤匪既竄入以後。爲澤火革。蓋赤匪已因夥內不合。而生睽違之變。既入晉以後。察看情形。戰略出乎彼意料之外。將有改革之意。我方若能直攻進取。亦可獲優勝之利。在他方必由改革而生渙也。其朕兆如此。而戰攻之若何。尤賴人力之措施也。火燄正在上昇蔓延之際。最忌者。從風耳。何謂風。人心無定之謂也。以斬金截鐵之心腸。始能消滅此有形之禍患也。

聖帝訓又曰。人羣物類。互因互成。互助互輔。此天之所生萬物。萬有萬類。萬靈也。世有此萬萬有有。而後世之因果治亂。乃斯成已。世界成。而後生生生化。乃相循不息。而有今日者也。當上古人羣物類。各隨其生。各安其分。始乃互助而互輔。互因而互成也。其各互因。互成。互助。互輔。是有熙熙攘攘之日。皞皞雍雍之時也。迄至今日。人羣以靈之啓。智之開。而日各是其非。各爭其利。於是乎人與人爭。物與物觸。而國與國戰已。如是之爭。如是之觸。如是之戰。欲世之治。景之清平。寧可得乎。故於人羣物類。莫可收拾之秋。大道不存之日。而我

師至聖。講道傳經。而渡世也。此即本道之宗。此即普拯之旨也。自道產慈立以來。其修人莫不抱此義旨。神聖亦莫不具此想向。而其所得竟成反比。人羣愈爲之化。而愈莫能化。劫亂愈爲之萌。而竟萌不勝萌者已。此則何故。曰。修人之不盡其職乎。聖神之不盡其力乎。是不然也。其未得以造世界之平。人類之安者。莫不在於數之先。運之早。兆也。數運造兆於先。而其能化萌者。其未形之微末也。其未可以挽此之數者。運之不可移也。運未之能移。故應運而現此五光十彩之東隅也。東隅之現此朕兆。是吉乎。是凶乎。以其吉。而仍有不免於難者。以其凶。而或亦有因此而造不可思議之功德。不可想度之未形。是吉凶祥孽。不得因此而概論之已。惟在

其有志者之志不移。有守者守之不二。有誠者之誠不惑。有忠信仁義之心者。始終不渝。其仁義忠信也。故處此不能以論世。不能以定人。必以其因之至於果。始之達於終。始可以定論其是非正偏也。故諸方之謀於今世者。但求能爲地方造福。能爲人民謀利。能爲社會求安。即可名有所在。位有所證。於未來者也。其流言誹語。本不值識者之一哂耳。各方悟乎此也。此時各有所負者。是亦機之所在。職之先所定也。機既有在。職既有守。而各人之當盡於其各人者。即足已。其他之未來。亦必有所不適於此。而別有所用所命也。

道慈事業。因人而轉移也。轉移於人。而道慈之昌替。亦必因人之誠僞。以著其成敗之功也。是諸方入修門之後。負道慈重任。以爲轉移者。各各俱有其功過在焉。出其全力。而維道慈。則其功有成。而造其候者。道慈亦可因其轉移而昌也。不負其責。則道慈之轉移而敗替者。因其因人之轉移。故過亦有所應得者也。各方發願而來。負我道慈之重任。宜行其維道維慈之本分也。而不行其維道維慈之功。則過有所得。而罪有所獲。因果亦卽以是種之於未來也。人生於世。從無量劫來。其因果善惡。種於前世。而受之於今生者。雖有富貴之差。貧賤之別。而其相應則一也。種之以善。獲之以福。種之以惡。獲之以禍。千古不易之理。焉有造作於其間也。是修子

享今生之福者。當知福有盡期。必加以修培。而遭禍者。更當知禍由我作。必思有以脫離。以善而代惡也。富貴不能無窮期。貧賤亦不能生根蒂。而永受其貧賤也。要在享受福祉者。知福祉享受之不易也。其遭罪惡者。亦必守其困窮。安分以處也。時有四季。春夏秋冬。寒暖有差也。轉移於陰陽者。陰陽即善惡也。陰陽可轉。善惡安能不可易也。而易於善惡。以造富貴者。尤必種之於前。乃可享之於後耳。各方試思春種秋收。不有其種。何有其收。而欲收之於後。其不種之於前。焉得其善果於未來也。修上乘諸方。固不以因果善惡是研。而專研於性命之理。烝靈之道也。惟是性命理奧。靈烝道深。不明其淺。何以進之於其深。不悟其近。何以達其遠也。是研於性命者。悟乎性命真理。而亦不能離於善惡之途。其研究烝靈之道者。故亦不能外於報應之界也。天理循環。有來有往。不求而自在。不悟而自得。要在於性命之研。研於其妙。妙中自悟其平。而究於靈烝之道也。道不遠人。其庸常間。莫不存有道奧耳。各方研悟因果善惡報應之理。其有關於性命之學。而契乎烝靈之道可知也。蓋性命者。人之先天所秉也。而烝靈者。無始之所賦也。秉之於先天。秉之於無始。及生塵落凡。一點赤子之心為味。故未有能知何所謂性命。何所謂烝靈者也。無形人不得而見之者。從何為下手工夫以研進也。是仍必就其所近。按其

所有而追求也。人所存在者。心為百體之主宰也。心為人君。而修心以明性者。命即在是。烝靈亦於是乎悟其所以然已。修心工夫。為各各修養之要素也。不修其心。何以正其身。身之不正。道慈事業。更安從明其所以。而行其自然之所樂行也。是修心之要。有過於飲食者也。道理何在。即在於心。心之存養。故不可須臾離也。各方以修心為研討。或以其易知而易行也。吾門修人。十數載功候。仍以修心是告。未免觀乎我等為無所覺悟者耳。此言似是而非。各方試問己心。修養於茲十稔以外。果然修養如赤子之心乎。有之。則其修心功行。可謂至其極已。否然者。仍未見其功候增進何如耳。所謂赤子之心者。無欲也。無欲則坦然大白。廓然大公。人之無禮之加而不怒。世之橫臨侮慢。不以為恥。以其心無欲。故無是非。亦無美惡也。不怒於形色。故亦不喜於譽頌也。修人果能侮毀不怒。譽美不喜乎。能之則即赤子之心也。某觀夫修子臨事處人。每為一言之不合於耳。而怒形於色。每因一事之不契於心。而嘖有煩言。此不僅新修者為然。即老修者又何嘗不喜於逢迎。而惱於毀慢也。噫。道修功候。惟恐不聞於過。樂聞於過。能知己之有過。而改悔以加勉也。今人專於逢迎。誰復以過聞也。過不得而聞之。則過不以為過。將執非而為是。認惡而為善已。是過錯人之犯者。不為過。亦不患其時犯。惟患其知過而不認過。

聞過以爲非過也。如是則過無改悟之時。終成爲獲罪之夫。必至無可禱也而後已。夫過犯於初。無知無識。或可倖免於悔悟。以其知過而改。聞過而喜也。其忌過如護疾。諱疾而忌醫。將莫之爲療。豈不是天下之罪人也。各方悟乎是理。則對於因果報應之道。善惡福禍之理。而必研討者。知有報應。則爲善而期獲福也。其爲惡者。不免獲罪以受禍也。非必有殷鑑而不敢爲。上智者亦不屑爲也。設不先以因果研討。專以性命之道深者是求。將必拋諸父母。亦不知其爲忤逆。離諸妻子。亦不知其爲無義已。各方試思先明諸因果之理。以制我心。悟諸善惡之差。以約我情。情不敢縱。心莫敢馳。則心爲理所制。而性爲道所約。然後求諸性命之學。蒸靈之奧。其不遠者。以近而求。以卑而登。非躁進躐等以求者也。各方悟之可已。

蓮台聖訓曰。從來因果輪迴之說。報應循環之理。惟佛家言之最詳。而儒教言作善降祥。不善降殃。道教言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回教言認主而歸主鑒察。耶教言尊帝而受帝審判。亦莫不信而有徵。確而可據。以是知各教之言因果報應。皆不外以善惡爲依歸。是乃據理而斷。殊非推測臆度之辭所可比也。况我佛所說。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此數言。更爲言簡意賅。詳能且盡。何以見之。夫世曰前世。乃已往之世也。世既已往。而成隔世。其

爲善爲惡。誰復記之。而能憶之乎。然而爲善爲惡。雖不能復憶於前世。而安樂困苦。則可驗於今生也。試觀今生之安樂困苦。莫不皆從前生之爲善爲惡中得來也。且世曰後世。乃未來之世也。世既未來。而爲再世。其安樂困苦。誰能預爲卜之。而能先定之乎。然而安樂困苦。雖不能預定於未來。而爲善爲惡。則可斷之於現在也。試觀今世之爲善爲惡。皆可以見後世之安樂困苦之餘地也。如斯以觀。則凡人之所受因果報應。惟在其行之善惡如何耳。善有善果。惡有惡果。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驗之於已往未來。必無絲毫之或爽。縱有該昌不昌者。其前生必有餘殃。殃盡必昌也。縱有該殃不殃者。其前世必有餘德。德盡必殃也。無如現在之人。多趨新潮。增講物質。每視因果輪迴之談。爲荒誕難憑。多笑報應循環之語。爲渺茫無稽。縱有少信其說者。亦不過爲免禍徼福之計已耳。其本身之爲善爲惡。在所不論也。吾常見世人有未種一分之因。即欲得十分之果者。有未行些須之施。即欲得圓滿之報者。及至福報未臨。患害將及之時。則又怨天道之不公。神聖之無靈已。噫嘻。是豈天道之果不公乎。抑是己身之善德未能感格乎。豈是神聖果無靈乎。抑是己身之行詣未能召致乎。少有知識者。必能辨之也。夫天道無親。惟親善人。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古人之言。原不我欺。吾知世人因果報應之善惡。其權蓋操



之於人。於天道神聖固無絲毫之干涉也。吾願各方。既入社言修。務本慈悲救世之旨。以作自度度他之業。諸惡莫作。衆善奉行。則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因果報應如響應聲。雖不求獲福而福自至。雖不求免禍而禍自遠已。萬莫以我既入社。何以未得絲毫之利益。而怨因果之無憑。我既言修。何以仍有不時之坎坷。而尤報應之或爽。如斯言修。乃是真修。如斯講道。乃合正道已。諸方尙其勉之。吾日望之。

尙其人訓曰。客有問於余者曰。作善降祥。爲惡致殃。此乃自古以來之定理。亦爲因果循環之通例。天人而知之也。乃曠觀世人。有作善而未得降祥者。更有未降祥而反降殃者。是何故歟。曰。作善而未得降祥者。功行未滿。因果未了也。未得降祥而反降殃者。則其人爲善必非真心也。藉行慈爲善之假名。而作自私自利之實圖。是作善者假。作惡則真也。其降殃也。不亦宜乎。客又問曰。吾嘗見作善者。既肯出力。又肯出資。無時不具真誠。而其所得之果。未見降祥而反致許多之禍殃。是又何故歟。哈哈。子之問其未得降祥而反致殃之真誠修者。其所以然。因因果果。固非一端。亦非一言所能盡。惟該昌不昌而反致殃者。則執已見而誤時機者爲最多。夫行慈爲善。貴乎不執已見而從人。又貴審時順機。苟一執我見而誤時。則因循遲緩之下。千百

萬倍之性命。皆係於一人之手已。其得惡報。必較不爲善者爲更甚也。吾嘗見有攜慈款赴災區救濟者。因自身之私事未了。因循數日。待已事完成。始赴災地。殊不知此數日間。哀鴻饑寒而死者。已不可勝計。如此之災民。果能早日拯救。自得延殘喘而獲保全已。因此之故。則行善而反得沈淪地獄之苦者。實自爲也。本院職修各方。內坐外慈。均具真誠。無待吾贅。惟執成見而逆時機者。則亦有人在也。願各方此後。對於一切慈拯。均當和衷共濟。審其時以察其機。隨機因應。自可見降祥之佳果。而無凶殃之臨已。各各勉之。

溜院善統掌歸道後。已蒙錫封。臨壇示諸同修曰。現在法會宏開。天人同慶。稍知自愛者。無不內外交養。以期深造。靜觀道功深者。靈光圓滿。道功淺者。亦能超升。對於道慈。漠不關心。甚至造謠惑衆者。死後墮入地獄。慘不忍觀。其所希望者。惟賴子能行善。以圖拯救已耳。雖欲如生前盡心悟修。亦不可得。此皆余所親見。故爲諸道長歷歷述之也。蓋善修則靈凝。凝則魂清上升。不善修則靈昧。昧則魄濁下降。此理之自然。亦諸道長所共知也。何以魂清上升。大化流行。其清極已。清與清合。本無區別。何以魄濁下降。光明境界。無處能容。不得不隨渣滓同歸一處也。今諸道長。對於道務。均屬誠篤。功之所造。當必較余加進。余之蒙

師鴻恩亦是機緣。非余之功。卽較勝於諸道長也。然道無止境。修亦無止境。願諸道長精益求精。以副

師之殷望。余亦馨香禱祝者也。謹述敬盼。

按訓內謂背道者死入地獄。慘不忍觀。余所親見等訓。可見地獄之說。確而有徵。特錄之。可轉勸以因果爲迷信者。均知所戒懼焉。

編者識

### 勸善化惡

老祖行修真經卷六曰。老人令各弟子渡善人。或令各弟子用職方時。必使其人品勝於才。各弟子必色然而喜。若不令以貽養之。則各弟子更以爲然。若令各弟子渡惡人。則各弟子必曰。某也最不善者。用之道慈必敗。或令各弟子用才勝於品者。則各弟子更有不能堅定之處。以是言之。是各弟子之進益。幻境進益也。非真有進益於自然也。果能應機於自然之進益。必不以幻爲幻。而必廣渡惡人。雖有才勝於品者。更必因其才而正其品。以格其心。必能使養其才。以推道慈之發展而後已也。苟有淆惑之徑。輕者一笑置之。重則不以其言爲是。而自能堅定。必不因淆惑之入耳。而有是非心也。各弟子於此詳研。自知所以云機者。在於堅定。在於容忍。在於能守。在於妙化。在於存神。而後輪運之惑。無所擾於我已。

人之展道推慈也。必因其機。機至而不能應者。不可以言道。機未至而強求者。亦不足云道之真旨也。而况處世處己。尤必以至中至和爲貴。不可以己之才凌人。不可以己之資驕人。尤不可因人之才而無爲者輕之。更不可養才而蠱污之。亦不能因己之先覺。而侮辱後覺。切不可

以己爲明。而以人爲昧。以己爲清。而以人爲濁。以己爲智。而以人爲愚。修道者何。不過學愚入幻。淵濁以同塵而已。誰是智。誰是愚。誰是清。誰是濁。而以形體論之。無非一堆骨一坯土而已。其他又有何化哉。其所能化者。化其靈神於修。化其性命於行。而後功行一至。必有圓滿之一日。必可返其本來。能返其本來。必可成大望。惟能成大望者。必明其樞紐。惟能明樞紐者。必先知道慈之推展。欲推展道慈。必當財才互助。而後方能得心應手。不然。道慈爲一切人欲是非所惑。則道將不道。慈將不慈。又何有修養之功候哉。各弟子因是以悟。功行愈大者。功候必愈進步。而功候愈進步者。魔障愈深。能與魔相魔。不爲魔所魔。則幻必可出已。是以有大進步者。愈聞人有後言。必虛心受教。思己之過而不憚改。聞人有淆惑者。不可以其言爲是。亦不可而斥其非。必當一笑而不多言。多言必爲人所惑已。更當思人之惑我也。是我之功候有不到歟。果功候一到。人必不惑我已。不然。我個人之魔。生於內已。內魔不生。外魔不擾。更當思惑我之人。爲同修乎。爲道外乎。道外者。我必因其根基而渡之。道內者。問其若何而惑我。況卽有惑我者。彼亦不言惑也。我必自研其所以然。無論其爲新舊同修。必思其人若何。其人果正也。彼必有因果已。其人果不正也。必以道爲他圖已。其人果有因果。不但不能爲其所惑。必思其根基

合於我之功候而渡化之。拯救之。其人果有他圖。使我聞其利口也。我必因道中之無所謂順逆。而廣爲順受一切。並當不以本分者爲本分。則彼也必自愧已。果能使彼愧。則我可以脫幻已。若彼也有他圖。而淆惑於我。我若因其淆惑。而擇善而爲。則必有是非已。有是非者。是自欺也。於此必更入於幻濁之境已。是修者不以個人之若何功候功行。炫耀於人者。人必不敢淆惑已。其有淆惑於我者。每每因個人之私憤。而思以淆惑鼓動堅誠者以敗道。其心可勝誅乎。或曰。是無報應。何云道乎。修者但能自悔自悟。以改過爲是。則其心也必因行修之樞紐。而爲道慈之負責已。其果有他心也。則其人之若何。終必知其所以然已。此修者所以必以渡化爲功。不以是非爲功也。各各悟及於是。自知樞紐之所以云樞紐者。不在於有形。而在於無形。不在於言功言行爲功行。而在於默而守中爲功行。則道慈之樞紐。可以得之已。各各悟及紅玄合一之理。自知惡爲善化者。爲最大功行。能堅定自恃者。爲莫大功候。由是言之。道慈其在自然乎。道慈其在容忍乎。而因果之來。無非自因自果。箇人悟及因果之所以然。自知因因果果。均是入於輪界之幻境耳。雖十載無所報應。而將來之因果。已身亦不能免焉。所謂以免因爲重者。其於是。可以悟其樞紐已。各各勉旃。

老祖訓又曰。世有其規。乃須所化。化規之要。惟修斯明。欲明其修。必善悟養。蓋時行之事。人無不能。若徒能行。則何以獻替臧否。藉資歸覺。或者不審其行之有弗適。惟以爭進。而不識持養正候。以爲昌化。此世至今日。所以淪胥及溺之多也。故當規運之會。欲善人生。必悟修養。養之爲用。蓋以不能之能。爲解務能之惑。斯惑之解脫者衆。則所謂人事者。一由於道。果何所用其能哉。惟不務能。則虛妄之漸以乘。而眞實之行乃顯。世紀不至墮墜者。必賴乎此。所以居今之世。欲宏利度者。非各各之修。能養多於行。方克收動以返靜之效。是惟吾門諸方。所當萬分注意。而爲世善導也。况道之爲道。本主靜主化者也。靜化之趣。在養候中深自悟勉。方克精進。其於進行之間。果克不離靜化之旨。則福身福世之功。德。卽在其中已。諸方幸弗自疑。能善持養。則今後將無時無在。不得實徵。非然也。則非予之所知已。

昌佐神訓曰。聖人之論好惡。可以識君子小人之分途。大道一日不明。必有厭薄聖賢之風俗。力求皆好。恐每人而悅。主角盡而廉恥亦消。人心一日不息。必有躬行直道之齊明。激成皆惡。縱獨善其身。氣性遠而天資亦刻。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然則學問之得失。以兩人所見而馴至於不相謀焉。其間必有一是可知也。蓋君子有不同。是以鄉人有不

好。而使鄉人好之。則小人又不能皆好。君子何從而皆惡之。亦反乎小人之所爲。無惡於鄉人之善者而已。斯人之徒。吾與爾相維相繫。以處於茲世。爲吾身立異之故。大拂乎鄉黨親愛之心。君子原無取焉。乃幾希之界。所判人禽。而竭力以赴中庸。竟有獲戾於是俗者。則吾道必非鄉人之所能盡喻。欲爲惡而惡人無所容。欲爲善而善人亦不能保也。是儒者讀書之憂患也。且天下之事共濟耳。獨行獨斷。以幾於成。而匹夫怒氣未消。亦足以損宇內和平之福。君子豈不傷之。乃元會之時。朝多賢正。而同心以求利病。猶有不便於奸人者。則天下亦由鄉人之所積而成。士夫之列。故有時無小人。顯張之中。無時無不善者也。是天地生人之缺憾也。

慧聖訓曰。石崇豪富。徒侈錦帳之奢華。安子清貧。每與狐裘之儉樸。二者一以美俗。一以敗俗。薰蕕之異器不同。瑕瑜之兩途各別。入史官之目。出史官之筆。千載定評之下。豈虛語哉。若夫駟馬高車之出入。崇臺廣廈之燕居。必錦繡綺羅。而暖必以爐。食以御膳珍饈。而務求悅口。心勞於華飾。力疲於金錢。轉瞬榮華。只弄得縻縷不堪之像。一身富貴。只落得飢寒交迫之時。昔日威儀。而今安在。從前戚友。至此皆無。嗚呼痛哉。無如衣敝衣。食惡食。雖簞瓢陋巷。不失顏子之眞容。疏水曲肱。深得仲尼之樂趣。性情淡泊。猶有高風。居處溫和不。是非常載。孟視富貴如浮

雲之論等繁華若朝露。以達聖賢之身境。仙佛之階梯。何患頹風之不振。惡習之不改耶。吾今深願世人。各務本業。習勤勞。去奢侈。布帛可溫。穀粟可飽。家有饒裕之資。身無凍餒之虞。國無遊民之患。世有太古之風。將道不拾遺。夜不閉戶之政治。亦可再見於今日已。各各勉之。

乎聖訓曰。天地之大。而人得優游。食息於其中。豈偶然耶。賦畀者。天地之正理。凝聚者。天地之正氣。理與氣合。而後能立命於天地之間。則理盡而氣亦當盡。誠有賴天地之餘氣而不盡者。則偶然而已。生今之世。爲今之人。方慮直道而行之。不免於時。又何怪乎人之不真也。而不知人之生也。其初結體於高厚之中。乾端坤倪。軒輅呈露。蓋先天無矯揉之造作。則後天無機械之萌芽。惟是赤子之心。能保其笑啼無欲之身。不爲寒暑陰陽之所害。其後托身於君父之宇。欣喜驩樂。中正無邪。蓋分定於孩提之智能。而志定於尊親之血氣。由是言之。能知所受以生。與其所賴以生者。豈非真乎。而如其假也。其人之不真。其心既曲。其術必浮。其陰險之氣。固足以召殃。就是物極悔生。一旦動鬼神之怒。而災厲固已乘虛而來。性命先離。何處有自新之路也。特數有遲速。待機動而已。其人之逞私。其道雖邪。其行亦果。其乖戾之氣。足以取禍。卽百端爲拚覆之謀。而發露在深密之處。精神有限。安能護叢惡之身也。法之嚴苛。不訟而已。由是言

之。皆假者之幸。免於一時。又幾何哉。各各悟之。

濟佛訓曰。勸人以口舌。不如勸人以書報。蓋口舌之勸。其功有限。而書報之勸。收效甚宏。其所以然者。書報可不脛而走。不翼而飛。勸一人並可勸及千百人。佈一地併可傳及千百地。化一世併可化及千萬世也。膠東已報。不日發刊。其於世道人心。當大有裨益。而輸資與効力。各方之功。已無量已。此外尙望諸方。節無益之費。採購有價值之善書多種。隨時流通。茲事輕而易舉。而於各各化渡之功。當不無小補也。宣院所存善書。棄若故紙。洵非所宜。嗣後各宣方。及常駐各修。可留意轉送。此不費資力之功德也。

好善而惡惡。乃人之常情。尊賢而懲奸。亦世之至理。然則天下之惡人。卽應拚棄而不顧耶。蓋天下之惡人。非生而卽惡。亦非甘自爲惡者。不過爲聲色貨利所迷。功名富貴所牽。遂至含真就假。而遂流忘返。隨流於惡而不自知耳。噫。芸芸衆生。孰非一胞。孰非一氣。若惟善人是度。而置惡人於度外。則恐惡者愈惡。而永無悔改之一日也。所以吾嘗謂獨善不如兼善。善身莫如善世。世何以善。在善者對於惡者。好爲指導。安加警惕。使惡人不至終爲惡。而有遷善悔過之心。則善己。古舜善與人同。所以孔子稱之爲大善也。苟非然者。惟知獨善其身。而置善世之道。

於不顧。一遇惡人。則必指摘之。擯棄之。甚至於深惡而痛絕之。望望然去之。恐其有以浼我也。如斯。則使惡人無以自容。而必惡中加惡已。宋室之安石。非生而惡者。無非爲衆人所激。遂至執着自定。而流於大武大惡已。是以吾道曷修。總以度人爲事。夫所謂度者。非只度善人。而舍惡人也。不度惡人。則惡人終於爲惡。而無遷善之一日。惡人不改。則惡必日積日多。惡人多而善人少。欲天下之不亂。災劫之不來。必不可得也。

### 化世當以身作則

老祖訓曰。化之昌也。修以進已。堅修堅進。是昌是化。道之於世。人爲之弘者。惟心所篤。乃見乎行也。現際各地修子。其能立身於茲時會而葆真充者。果加自省。其得在於何所。卽知道之存於何地。知道之地。而循軌漸進。則修之所在。卽行所在。行之所至。卽化所至。如再反尋其覺於境者。過來皆是也。境之爲覺。界界花花。雖難盡澈。而知一反三。推類以求。則見乎彼者。必自了乎此。了乎此者。亦可度乎彼已。今後化境賴人尋覺。以昌大道者。固無一時一地不可見得也。然於所見。必究其通而弗拘執。庶幾圓轉妙靈。隨時隨地。皆克具有活潑之機。身之所明。推覺及世。始無沾滯之患。而不沾不滯之中。又當有其確不可拔之真守。以行乎其身之所當行。弗激弗隨。一秉乎中。而規於正。如是以進。方謂之堅。如是之堅。方可以進。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修功養候。步步增益。自然足以昌化。而素隱行怪之偏。尤須息息精辨。夫世運凌夷。行之怪者。未必盡在艱深。而過乖僻。卽出位之思。而行不及其素。亦足以墮風節。而害人心也。所以際茲運會。持身本難。修行更爲不易。修行之身。原屬有志爲天地立心者也。若舉動之間。心少

涉偏。則中庸之道不存。天地流行之理。皆必因之以昧。所關至鉅。要不可自以藐躬所在。與世輕重。漠弗相干。須知人生無不了之時。而其真了。若非生時了之。則所以自葆其真者。將必先自失之。而欲修養。則亦得之不足相償已。諸方篤誠。近來勵修。益見致力。故予特加誥勉。望各彌自悟精。好爲充養。大道昌化之妙臻。所以顯現者。行有日已。

各方功修於道慈。以化度爲己任。而作濟世之功用者。非求諸己。不克以爲功候也。求諸己無他。明己之心。覺己之情。心性朗然。廓然大公。而後道慈事業。負諸身者。或可不背其行。而亦有所答報於予度世之苦衷也。爾等身處乎今日。不幸中之大幸也。再逢變化之機。時勢使然。揚道展慈。尙有何許難也。惟能順其機。利其時。盡力於化度。竭才於闡宣。不化之化。不度之度。身之所則。人無不法。行之所範。世無不軌也。各方日行之。予日日望之。勉之。勉之。

今日各誠堅修人。萃靈一堂。真乃好一片祥和淑氣也。藉此以化災。何災不化。利此以弭劫。何劫不弭。功候在於無形者。收益反深於有相也。卽各各之善靈是聚。清炁是充耳。各方善自修養。保善靈之日充。養善氣之日凝。團善神之日靜。持善心之日厚。居仁由義。入德之門。道其不遠。悟之於剎那間也。

康聖訓曰。道德化世。在於今日。已屬需要之急已。不獨人人能知之。人人亦能言之也。人人能言之。而不能切實以體行。何也。非不體會而履行也。行與知分而爲二。不能貫通一致之所致也。不能貫通一致之故。乃是溺於遺傳也。固於社會。種種習慣。不識不知之處。頓現一種浮而不入之景象。所以能言者。未必能行。能行者。又未必能言也。言之有故。持之成理。行之無間。固無難化行於世。以開愚蒙。而因力行不固。致使炁氣所運。不能融會而無間斷者。實乃現時滯化之大原因也。化不必責於人。須先悟通於己。己之於人。其心一也。其氣一也。少有不一。貞一而動之處。自呈歧異也。故闡化不必遠求。一心一氣。自通天地彌六合而無遺也。其各勉而砥礪可也。

慧聖訓曰。古來偉大事業。盡成乎艱苦。不歷盡諸端艱險。不見真中之毅堅。孔子之困厄於周者。天使之然也。竟久而彌芳。遠而彌昌者。蓋真誠至道耳。今

師道應運化世。亦多覺險。故勗修者諸端。概所不辭。闢荆走棘。履險涉危。力倡正道者。道以天行。必得其昌。然人能宏道。端在人爲。是不得不勗修者前驅勇進。肩天仁於一是也。然肩志非艱。肩力維艱。肩道義者。非血力所及。必也神靈化合血力。方克直進無息。是故富貴不淫。貧賤

不移。威武不屈。道也。奚不普化。修功何患不得上乘。永並日月之光。同天地之悠久哉。昔耶穌說法於埃及。從徒只數人。人既以真誠而進。竟有今日普遍寰宇宏效。各方各本至誠。唯一前進。大道必達。物物無不被化之太和。豈惟物與受福。天地亦爲之新和焉。望諸方務深研道理。切己體認。前途方殷。需人而宏。不有真修諸方以導進。雖有良機。亦將坐失。切望諸子慎勉之。孚聖訓曰。諸方慕道進修。其知修之旨乎。內修之旨。在乎清心寡欲。克己復禮。戒慎恐懼。日三省四非。以省其身而約其行。臨深履薄。而勿怠勿荒。心能如是。而行知所止。行止於善。以施於家庭。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施之於社會。則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及其至也。老安少懷。功行至此。以之擴化。則化人深。以之興慈。則慈業昌。推之於國。則國治。推之於天下。則天下平矣。語云。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此之謂也。

蒼蒼者天。茫茫者地。芸芸者萬有。而人獨得爲最靈者。其故何哉。因其能明乎道也。明道之端。不外乎敦倫常。崇道德耳。夫見義勇爲。當仁不讓。不愧於天。不忤於人。心地光明。品行端正者。是皆非常之人也。近世以來。道德淪亡。人事不修。較之往昔。大有江河日下之勢。值此劫運瀾漫之秋。正吾同修功立德立之候也。吾道之旨。內外並重。內曰修己。外曰度人。修己之基。端在

乎坐。坐可靜心凝氣。寡欲去過。以培養其德性也。夫然後可以正己而化人也。然則度人之道。又將何如。度人之要。首在乎慈。如人之困於苦難者。吾則濟之。罹於災劫者。吾則拯之。饑者食之。寒者衣之。由此而推。少者懷之。老者安之。是皆慈之用也。各方宜各盡其心。各竭其力。以求修度。則得之矣。幸勿因善而矜。恃功而驕。以致墮落。各好自悟之。



勸化須順機利導

老祖訓曰時事之變。變於一時。屬氣之凝結。世界之變。變於千古。不平之競爭。變而未能改其常。則必有道以爲之化。無道不足以始。無道不足以繼。此修道所以廣度世之覺也。行道所以顯覺度之真也。此道之必賴修行。而修行者必須知道之所以然。道在斯世。不外事理。而事理之障。則在修行者之身。若夫事自事。而理自理。事理不能聯合爲一。障礙自生。必其事與理合。理與事通。尤當審時之機。應事之宜。此古人之於事理。或曰無可無不可。或曰隨緣不變。不變隨緣。蓋其中皆由時宜然之切斷。苟其非然。則明知事不足爲。而必捨理以強爲之。是無所謂不可與不變也。若明知理本相通。而竟以事自障。是無所謂可與隨緣也。修者能審乎此。其所謂無可無不可者。祇是於時宜之間。取得真義。可行者行。可止者止。所謂行者便是全事。即全理也。所謂止者。便是全理。即全事也。而道之爲道。卽就此或行或止之間。而無在無不在。卽足以彰明真義已。

老人以道度世。諸子以道修行。宜當精研斯旨。而隨時慎修。應機謹行。庶幾于謹慎之餘。得昌

道。化此今世之化。度其必以昌道爲主者。蓋道之昌也。各有其地。各有其時。而因時地以顯道化之昌者。皆由乎機也。故機審于時。時宜其地。因人之修行。而道卽隨其時地之所在。于不期然而然之間。顯現人心之化于道已。人心之化。亦有所難。然時及則必自化。故化之爲用。其在修行者之身。惟須養于自然。所謂自然者。非有所易。便亦不見其難。無難易之見。則無論時也地也。皆須惟道是適。適於道者。養之在人。而所化卽運行于世已。際茲時事日非。厲氣蘊伏。所言化規。正切要機。而其所爲化。不在云爲之中。必從默悟之下。細自追求。而作真實之造詣。然後從人修持之際。不愆不忒之餘。步步有定。頭頭是道。用以立世之範。爲人之的。則其爲化。斯山不期然而然處。隱引將規之形。更消已形之規。此道之化度于世之功用也。不過萬象紛羅。人于其相之顯。難免動輒易惑。因惑生擾。由擾致紊。事及其紋。則必爲窮於用。雖規未切身。而靈亦多障。由是之故。道之所欲彰。與夫規之所可化者。均不免同感影響。世卽亦大受其累已。言及于此。實深凜懼。故爲修者。必當慎行。行之得當。則不在世之善或未善。實繫人心之定與不定耳。以言乎定。非不動也。要須動中弗離乎定。如釋氏所闡隨緣而不變。不變而隨緣。能持此義。然後乃可云化。乃可弭規。規由化引。方克劃數。數已無緣。不再種因。斯世道之範。皆由

人持定。而作羣倫潛移同化之歸宿已。諸子悟養有素。自審斯旨。老人今言。亦因機之所至。姑爲諸子提醒之耳。願各注勉。毋稍疎懈。則凝靜之養。自足以宏化。妙度用已。其各注勉。是所厚望。

引劫化世。關乎氣運。氣運之值。本乎自然。自然之運。逆以探之。不可得而見也。強以挽之。不可得而留也。有自然之運。斯有自然之機。順其機以爲因應。機之暢者。神自流也。機暢於時。神氣洋溢。而化工之妙。自有以隨時隨地。流露於無窮也。天胡爲而覆地。地胡爲而載。覆載之功。自然之化機也。若稍易其位。卽失自然之機已。天有四時。錯行原不相背。地有四方。剛柔各有攸宜。所以天地定位。而秩序無有絲毫之差忒也。設春行冬令。以及秋冬莫不變易。則屬氣之發現。無不紛擾乎一氣之中已。設高下倒置。陵谷變遷。則濁氣自彌綸於寰境之域已。所以天之塑者。氣之定也。地之塑者。水之定也。有是定力。化工自然無有錯易。而人之因運以脩。隨化以養者。自得時機之妙也。不然。不識自然之妙。而心以爲如是者。恐未必真能如是也。不契自然之真。心以爲不能如是。而又未必不如是者。是靈明稍滯。不無昧輪之阻。卽是呈種種之變態也。今諸修從吾學道。已經數載。自然之理。各各明了於心。自然之機。自然之應。尙需溫

養有素也。機之所值。刻不容待。一緩卽過。一急卽不及。適得乎宜。在各各默悟而企及之也。故定中之養存乎誠。秩序之妙寓於真。真誠不二。隨時隨地。皆諸方度化之見功也。功行之於茲時。總宜各抒固有之良。各矢普濟之真。則功之見於世。化之敷於人者。濁自消於無形。而大地之上。無不如陽春密布。萬物之昭蘇也。各各細味吾言。切實策進。是殷殷所盼望者也。

康聖訓曰。宣傳道化。濟度民生。而民之所以爲生。有生機。有生活。有生存。生機不過。自走其順路。生活不滯。自適其性情。生存無礙。自洽其意志耳。生之從何而來。來之又何以往。來去之間。所值之環境。各有非同。或富或貴。或貧或賤。或夷狄。或患難。居此地。行此事。履其事。明其功。功之不矜。自得其宜。宜而行之謂之義。化而變之謂之通。通達無滯。卽是義之妙。妙應無間。卽合道之真。真之所全在於氣。氣之所合根於炁。炁氣合治。未有不契大生廣生之奧。明其奧妙原理。以之度己。以之度人。使人亦悟生機之如何不過。生活之如何不滯。生存之如何得要。各各相安。各各制宜。大同之盛軌。始可以露其端倪。漸漸底於有所成也。然斯理說來很易。實行極難。難在何處。人之稟賦清濁各有不同。而環境之順逆。又自差異。欲強而同之。不可得也。欲順而聽之。又不可也。故於不得不可之際。不能不有宣傳之一途。然宣傳之法甚不一。而其要全

在因時因地因事因人而合其機。機之不合。雖有其人。其事其地其時。亦難爲之信從而無疑也。或正言以暢其旨。或反言以逼其真。或旁襯以發其奧。或烘託以顯其實。或點染以啓其新。然正言反言旁襯烘託點染。非有心於安排。有心於宕樣也。機之湊泊。遠看自然成嶺。側看自然成峯。隨機之順應。氣之清流。自然至當洽好。如人之意。適人之志。治人之願。通人之情。而心心相印之處。無不左宜而右有者已。何以如是。虛也。惟其能虛。處處有所接受。接之於命。受之於心。心君所宰。自是天命。命之通也。接一句受一句。受一詞發一詞。於第一句第一詞。不敢知第二句第二詞。况第三句第三詞也。於第一句第一詞。真有其第一句第一詞。莫貪第二句第二詞。坐失其第一句第一詞也。明斯理以資宣道。時時不敢有知。時時自觸其知。知之何自。自之於心。心之所始。亦知所終乎。知其始。知至至之。不能有所違也。知其終。知終終之。不能有所冀也。不能相違之處。氣之通也。不能相冀之處。氣之轉也。轉向於人。自不通於己。己之通與不通。心也。心之通與不通。氣也。氣貫大地。無時非是。無處非有。人在大氣之中。受無形之眞火。以爲煅煉。何處是知之地。何時是知之始。有始有終云者。皆從人心之覺驗而爲之名也。其實何始何終。雖無所謂終始。就人心覺驗之際。忽而清流波蕩。忽而雲霧登呈。忽而朗潤無邊。忽

而空明寂淨。是誰爲之。是誰使之。而其所使之處。心也。氣也。所以如此之變幻。如此之通靈。感也。無感不靈。無靈不通。通之所至。合萬萬有而渾納於一爐。卽納於一。亦無所有也。隨觸而發。或正言。或反言。或旁襯。或烘託。或點染。皆非人之所自知也。不自知之處。虛也。由不知而進於知者。機也。機從內生。而感因外至。所以自古各教聖人傳經說法。非先有此主張。始有其如是之眞諦也。聖人無言。因外來之感以爲言。聖人無心。因衆生之心以爲心。衆生之心與聖人之心一也。動於一而能通者。聖也。散及萬而不能歸納者。衆生也。欲得衆生之心。先得虛吾之心。吾之心一虛。而衆生之心。卽吾之心。宣道諸修。能悟澈斯理。加以體行。加以證悟。靈明不昧之下。隨所觸以爲言。言卽衆生之所欲言。隨所感以制行。行卽衆生之所欲行。何以如是。其心同。其氣同。而其來自一靈之處。又無不同也。故善於講演之修。不預備。不提摸。隨各方各面氣通之。妙以爲宣。播自然語語中。肯言言打動人之。心其所以然。卽是忘却自。已隨觸而發。無不透達天機。適合時機。起人無限之信仰。開人無窮之疑竇。順大氣以爲運轉。自然獲直運而輪之妙。崗無量之化機。而活活不滯之際。不必因生而始存。因存而始靈。靈光灼灼。於渾穆之域。悉得所收。光自能回。潛修悟得。何用卜筮。隨心之轉。自然現正己而物正之眞效已。各各精參

實悟。切證。無難得其大凡已。

昌佐神訓曰。担任道慈化渡。是在致力一行。卽不難成茲偉績而化彼浩劫於無形者。在此一舉。試想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不過倡者無人。是以衆生雖善念時萌。以無人先導。萌而復滅。仍復私慾之故態。修者之責。重在化人之心。衆生既早具此善念。吾不提撕警覺。拔彼業緣。俾登樂土。是衆生之苦。等我與之。所以有是訓而致力以展。成則偉功不滅。否則因事佈慈。因慈展道。一舉數得。我修者孰不欲爲。但力有所弗及耳。須深悟味。自不難成厥功也。

慧聖訓曰。修行之道。重在悟養虛靈。虛靈者。乃一切知識之根源。卽儒經明德之明。佛經寂定之慧也。儒以此能止至善。佛以此能具大悲。實修行中最要之關鍵也。不獨於坐慈習修習行宜然。舉凡勵進各種學業。精益諸般藝能。亦莫不惟此是賴。吾

師嚮因諸方靈尙須養。容或未充。故或令卽事研理。認理爲事。或令隨機作事。就事顯理。其關以助諸方歷練進功者。蓋無時無在不有妙運寓於其中。此亦諸方緣境各有不同。所以

師必因地而各善利導也。不過法相所在。人每因習之久。轉自爲障。現之往往固執舊說。或視其說之紛歧而有疑議者。職此之由也。然化機時展。事理貴融。必事於理觸處皆通。庶於修行

真候。方克增培。今後欲培真候。要當從虛靈上息息注意。意守其誠。則所爲融通事理者。乃得多所藉資。第一是在志氣。必知浩然之養。在於持志毋暴。則其所充於內者。乃易純淨。氣淨一分。卽靈虛一分。靈虛一分。卽覺顯一分。步步自勵。層層悟入。使身心直下之工夫。無一息之忽。一步之懈。一層之滯。則靈感充虛所在。靡非卽事全理。卽理全事之功。而一切機宜。亦不至徒爲塵見遮蔽。而致貽誤已。此屬於肩任道慈各方。未來推廣利導必要之點。願各慎悟。而勵精功也可。

尙真人訓曰。輔世長民。挽救頽運。經營籌措。不遑朝夕。所以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期各當其可者。果何爲乎。無非行吾心之所安。以盡厥天職而已。天職所在。人人不得而忽之。人人固當勉而行之。然行之不力。腦卽不充。職之不堅。髓亦不固。腦髓充固。盡心合天之實功也。人心不盡。奚以承上天之願。天心不復。奚以濟成人之庶。成人之處。卽是與以安心之處。安心之處。仍是各如心願之處也。如我之心。自必如人之心。如之人心。亦必如我之心。何以如心。一氣爲之貫也。一理爲之通也。同秉此氣。同賦此理。理之所通。愚夫愚婦。不克以相達也。理之不通。父子兄弟。不能以相強也。何以如是。理之不通。氣卽爲滯。氣有所滯。必偏於一。偏一之弊。賊道之戈。

矛也。道在天下。因時制已。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靡有間隔。各得所願之謂也。己所不願。而施於人。非是我有心於忠厚也。天道之自然。人事之當然也。人所不願。亦須勿加諸我。非我以忠厚之心期之於人也。亦是天道之自然。人事之當然也。明其自然。行其當然。無時無地。無人無事。而不得其所同然。所以因是心。以顯諸行。因是行。以涵於氣。自無弗一一通貫而有餘也。一貫之道。由來久已。人之不能一者。識慮之界限愈重。渾化之養候悉泯。遂乃致於此也。既致於此。隨性逐情。隨情逐偏。偏之爲害。是其所是。以我之所是爲是也。非其所非。以我之所非爲非也。好其所好。以我之所好爲當也。惡其所惡。以我之所惡爲的也。以我之所是所非所好所惡。爲是非好惡。則公是公非。公好公惡之所在。未必能中其機宜也。欲中機宜。須得其平。平則運。運則化。化則通。通其理。即通其氣。通其氣。即得其一。得其一而萬事畢。何以能畢。所過即化。所存即神。一神去塵。塵飛障落。尙有何物以存於其中哉。只覺一片清靈。隨心上下而已。隨心上下。一觸即動。而有感也。一感即應。而通也。通上澈下。所以系天地生生不息之機。而爲因物付物之妙者。可於斯而探其源也。源竅所在。即昧惑在。何以昧惑。有識別之念。即失渾化之宜。失渾化之宜。所知者非真知也。所見者非真見也。真知本無知。真見本無見。以爲見知。是

我之所知。我之所見。非無知之知。無見之見。無見之見。即是源竅所在也。能得乎此。自悟其玄。能悟其玄。自立其極。極之所在。通貫天人之樞也。握其樞以資旋返。何者爲是。何者爲非。何者爲好。何者爲惡。而是非好惡。渾融於心。心之真是真非。真好真惡。隨觸發現於外。雖是因觸而現。當其未觸之際。乃是一無所有也。既無所有。自能通天下之大有。大有何在。處處皆是也。而其實何者爲是。雖未必執一爲是。而九州之外。八荒之內。無不攝取於心。而無遺也。攝取無遺。我之體即人之體。亦即萬物之體。統天地人物而約之。其有所失之處者。必鮮已。所以見人之飢。不啻我之飢也。見人之溺。不啻我之溺也。是何以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同此氣。氣同此感。感於飢者。心即難於忍受也。感於溺者。心即爲之沉痛也。以我之忍受。必思使人得其所受。以我之沉痛。必思使人之不痛。少有一毫寬假。即覺反側而不安也。其所以然。理一氣一。性一命一。一有弗一之處。即無以對越天地。靈契鬼神。例如現際水旱已成險災。前何以旱。陽亢之也。後何以水。陰陷之也。陽亢則燥。陰陷則濕。燥濕爲災。氣爲之也。氣之所以如此。人心陷溺之深也。深於陷溺。自有應得之規。然不能以其應得而遂漠然置之也。同秉此氣。同賦此理。而氣之運於兩間。所留之缺憾。我不能不補之也。能補兩間之缺憾。即是去我心之缺憾。

既去我心之缺憾。而以美利利天下之實功。可無難驟觀於目前也。目前所在。卽道化所在。道化所在。卽是參贊之妙運所在。何以云然。宇宙不啻握於手。萬化無異生乎身也。握手之奧。生身之美。無不從一合腦海髓山。而渾運於靡窮已。

化賴人展。人隨機運。機之所值。順應無違。自然大化之克敷也。現在災劫瀰漫。幾無一片乾淨之土。其所以彼善於此。堪爲福身之基者。舍福世之外。別無良圖也。福世爲福身之基。度已乃度人之本。人有以度。世卽獲福。世既獲福。而親賢樂利之休風。卽從此而實現於外已。不過久安之民。驕逸尙屬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易於爲化。是何以故。經幾番摧殘。遭幾番荼毒。人心已如槁木死灰已。心如槁木死灰。自無雜念之紛逞。心無雜念。懺悔必生。懺悔一生。善念卽萌。善念一萌。天心自然免禍。劫氛自然消除。此相因之理。爲時所不能移易者也。然而時之所關。賴與機合。機之所合。又須人以爲策應。人能策應。則化之克布。無有阻滯之虞也。故天之生斯人也。必有先知先覺以資引導。導覺得宜。無處不是樂利之宏軌已。

### 人心回向世乃清寧

老祖訓曰。千仞之山。吾得而測其高。萬丈之淵。吾得而測其深。風雲變幻。吾得而前知。日星之災異。山川之崩竭。吾皆得而預斷。獨於今世之人心。吾不得測其變化已。噫嘻。此所以世風日下。世劫迭興。而無已也。或曰。人心之流於僞者。殆其本性使之然歟。曰非也。夫性原本於天。均善而無惡者。人所同也。在天曰理。在人曰性。在事喚作理。在心喚作性。理無一物之不該。性無一理之不具。人自有性。而理亦賦焉。自有是人。則有是心。自有是心。則有是性。至中至和。至剛至柔。人順之。人循之。則爲道。是心之外無理。性之外無道也。不特人身一己之理所從出。并天地萬事萬物之理。亦莫不由是而出焉。蓋物之理。與人心之理。原爲一理。體雖散爲萬殊。而其用之微妙。原不外乎人之一心。不過物得其偏。人得其全。所以人靈於萬物也。

老人嘗謂人心正。天地之心亦正。人心和。天地之氣亦和者。卽此理耳。不然。中庸何以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天地萬物奚預人心也哉。正是以天地之心。爲生物之主宰。人心之中。爲衆理之會萃。天地之氣。爲化育之流行。人心之和。爲自然之感通。天地之中和。卽人心之中。

和。人心之中和。卽天地之中和。體原一貫也。夫人心之有性。正如井之出水。水固出自井中。而其源頭。則爲大地之真陰。井水固有時而竭。而大地之真陰無竭。所以人心之性。其發而爲用。虛靈活潑。能洋溢乎三千大千世界。於無邊際。不有其始。不有其終。妙衆理而宰制萬事萬物者。正以其本原於天也。乃世人不察。但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但知事之有理。而不知其出於性。所以塵識日漓。性隨情遷。其湛然虛明之性體。爲物慾所蔽。日漓其氣。日昧其靈。心流於僞而不自覺也。十四年來。所以教各方靜而立道。和以行慈。反求諸己。而施諸人者。正以修身之道。不遠於心也。本來人以墮塵之身。又際此世事紛紜擾攘之秋。其天地陰陽之正充。賦予人身者。真息不通也久已。而欲人於形氣之中。得識天地賦予之性。不使心流入人慾之中。而安於至中之靜。發爲至和之動。不爲緣境所幻惑。而左右其情者。實戛戛乎其難已。然難又何難。難於人心不能自守耳。能自守者。則萬事萬物。咸備於中。是其主宰在我。則氣以聚。氣聚則神全。神全則性存。性存則靈明。靈既明已。又何體之不立。用之不行耶。惟是人既身墮於塵。不能無覩無聞。况善惡之機。動於隱微。則又非戒懼慎獨四字。不能以爲功也。所以修人貴乎戒懼於觀聞之頃。慎獨於隱微之地。靜時固當存養。動時亦當存養。以中體之。以和用之。不

偏不倚。無過不及。而立道以興慈也。各方皆聞道有年。當必有所悟。務望各各善存善養。還我本真。既以此道度己。復以此道度人。庶人心得以正。世風得以淳。而弭將興之浩劫於無形也。慧聖訓曰。救渡大劫大難。必須大慈大悲。以劫難所蘊。可大可小。故慈悲之用。宜由小充大。然後所爲救渡者。乃能達到真際。而世間一切始克臻致平甯也。佛宗提倡慈悲。猶儒者之言中庸。中庸之道。是在兩方作想。而後方契權衡之平。萬有乃得寧息之益。故世之劫難愈形重大。必賴慈悲之修行者。爲之救渡。得救渡之實。則一切所以平化者。自於無形中默收效果也。世人之於修行。其在救渡所感之觀念。類多弗同。以是之故。其趨進之真際。亦各攸殊。然既欲救渡劫難。斷不能不認大道。大道何以自認。要存心行。而形踐從之。所向弗歧。然後得真者衆。而劫難之救渡。與其所以救渡之量。方易充宏。此自來修渡之士。所以首重心行也。心之爲行。第一要篤實。方能堅信。第二要寂定。方免迷誤。第三要清淨。方無淆亂。第四要忍耐。方克精進。斯四者。乃屬修渡者根本之義諦。澈此義諦。則其見於形踐者。莫非心之運行之正。具此正詣。然後慈悲之功效以顯。而弭化之實益必廣已。惜乎佛旨之傳。與儒理之用。寢假失真。所以世間之劫難。易擴而難收。是何以故。失慈悲之真旨。則人之所行者。僅限有形。亦猶失中庸之真理。

人之所爲。僅限於片面。從一面必求務適。則不適者之感受。終多轉成蘊腐。雖劫雖本小。而其因爲失眞之故。或且醞釀而成爲大。此後世之劫難。往往弗克弭化者。蓋以是耳。若審其然。則欲宏救渡。自當力修慈悲。欲修慈悲。自當深悟心行。心之所行。縱不能立致成效。而其不至釀爲不良之因果。可斷言也。所以佛之慈悲。與儒之中庸。非不可能也。苟求得眞。務須倫羣就心上先悟。所以爲行之眞。果得厥眞。則理之所存。亦即旨趣之所由顯現也。假令人人皆本此修爲。則劫難雖大。必可化弭。而成救渡之功。而臻實到之益。如果以爲此不足用。則所謂人生貴適意者。必永久在片而打算。而其所算不及者。且難免轉成劫難之因果。而所欲適者。亦終未易盡適已。不過適意之求。人之恆情耳。此不能任責何人。必不許求。要宜求得其眞。然後爲其所適。則形之所踐。皆心之所行。心之所行。皆道之至正。正道昌於是。則身之所向。不必煩勞。必無在不是化弭劫難之時。更無在不是救渡衆生之地。有其眞實之化與救渡。而劫難不克由大縮小者。必未之有也。若心行非先。而惟形是適。姑無論所適易致偏失。即能免此。而限隘所在。亦恐難免。即能免此。而其實到之眞際。所得畢竟如何。亦覺慢無把握也。是以吾師宣化導修。無時不從無形中示機。而期各方知所悟證。能從機中悟證。則心行之候。先自平

適。然後運施於世。自克漸達萬有成寧之域。此救渡一切劫難之要鍵也。若言乎機。則乾坤有機。以悠久昭易簡。鬼神有機。以倏忽明吉凶。人心亦有機。以動定判眞妄。易簡一乎理。吉凶一乎數。眞妄一乎念。斯三者。舉不外造物玄妙之運樞。而形之於世者。人心之機。爲最重要也。其發念而眞。則所以感孚者。必無不正。其發也妄。則亦接觸者必成互抵。二者無非一念之間爲之分也。所以知機之要。宜先心有持定之準。庶幾凡所感觸。皆可不至行而離道。行不離道。則凡所是非好惡之爲運施。皆克契眞。而終有化弭救渡之實益。收於其中也。是在悟持者。息息自求。能以得眞。則操存精進。必多眞功。若少疏略。則機之發於人心者。妄多。則其蘊而爲厲者。卒不易言化弭。况衝動互激。其以爲用於世者。自信雖克收效。然以根本墮妄之故。變遷靡常。而反應於其間者。非惟各各均難自覺。必至各各均非自反。積是因緣。人道以苦。而衆生將盡失托賴之所。言之可懼。能弗慎乎。如欲慎守。貴在持念。念爲發心之主。而所貴持者。後念而已。後念即儒家再思之意。其判眞妄。悉繫乎此。苟能慎此。吾以爲大慈大悲不難致。而大劫大難亦不難救。所望志修者。細味吾言心行之四要。藉固其基。則形踐之眞。不患不多實到也。治亂之機。係於人心。人心向道。則天下治。人心背道。則天下亂。有道則治。無道則亂。近數年來。



規網重重。道慈前途。日見其繁。化度之機。端賴乎諸方之身而運施之。尤在乎事事蹈實。而達乎修途真旨。大化妙用。果能至此境。則宇宙之內。返乎清明。而大千世上。芸芸衆生。亦必返其本來矣。

人心爲載道之場。放欲之所。稍有不誠。則欺妄之念自然而生。稍有不正。則邪僻之意油然而起。稍有不公。則攘奪之端勃然而興。稍有不平。則殘殺之禍忽然而啓。差之一毫。謬之千里。豈不殆哉。今之世道崎嶇。風雲險惡。均肇端於此。歷觀聖賢仙佛。其所以急急致力者。不外乎治斯方寸而已。至若儒之正心。道之修心。釋之明心。名雖不同。其實一也。迨夫理純欲淨。則止於至善。造乎上乘。卽釋徒所謂到彼岸也。一至此境。是空是色。無我無人。五蘊六塵。又安足動吾心哉。值此大劫將臨之際。欲弭災患。須憑善化人心。果能皈依於道。盡力於慈。風雲雖有險惡。不難潛移。不難默化。人心天心。一息默運。人心動於幾微。天心移於無形。深望世人果能回心向善。則茫茫大地。不難重見昇平之象。芸芸衆生。不難復臻大同之風。各各悟勉。

孚聖訓曰。人生大本。繫之於心。心之爲物。最爲靈活。一念轉移。上通神明。降祥降殃。毫釐不紊。若心有所失。則災劫橫陳。民生大苦矣。民生大苦。不外曰殺曰歎。殺則凶折。歎則饑寒。何以防

之。當考厥由來。究何以致此。此端一分。人心自平。一則無相猜忌。而人不殺矣。一則無相爭奪。而物不歎矣。網惟一綱。百絲灑灑。車惟一軸。衆輻輳輳。人惟一心。庶乎蒸蒸日上。惟一統。阜育嘒嘒。瞻彼鳥獸。可知其通。是以雌鳩關關。鴛鴦在梁。燕燕于飛。鸛雉翱翔。夫婦一矣。而不害人之夫婦。鳴鳩七子。螟蛉蜾蠃。父子一矣。而不害人之父子。鳴雁離離。鹿斯伎伎。朋侶一矣。而不害人之朋侶。比雖不一。散亦無妨。而人非其誠也。是以鷄之奔奔。雄近則啄。狼狽虎兕。同林相搏。惟梟惟獍。不睦其族。虺蜴蛇蝎。相吞相毒。此膠於偏。必不可一。而人非其戾也。人有欲焉。縱不如物。人有仁焉。修與天合。或一或分。在於迷覺。斯亦可以已矣乎。又何必失其本心哉。今之強而爭者。燃其相煎。自相踐踏。雖勝不武。爭於何有。處今之世。與其與人爭。不如與物爭。與物爭。不如與地爭。與地爭。不如與天爭。攻城略地。蠶食鯨吞。同類相殘。以誇雄長。此之謂與人爭。漁牧畜獵。工藝技巧。衣食之富。倍蓰日益。此之謂與物爭。開溝疏洫。拓舊治畬。封圻四啓。山藪輸藏。此之謂與地爭。和氣休徵。天心愛道。人力阜蕃。水火菽粟。此之謂與天爭。奈何今之強者。不圖與天地爭。而又干天之和。強能永久乎。苟有一者力修其道。則天之興之。匪夷所思矣。詩曰。天保定爾。罄無不宜。志於天下者。曷不反於道而求諸己乎。

### 化渡在以誠感人

老祖訓曰。道慈愈展。事務愈繁。進行之際。弊害難保不無發生。修候純密者。因時自能制宜。稍有修養不密之處。事情之隕越。亦不可必其無妨於進行也。所以担任事務。總要具獨立之精神。始克見得到而做得出也。不然。其間之關係。必致有臨敗之虞者已。其先事審慎可也。

化無定而有定。因有定而定。化誠爲之本。信爲之用也。是故道在於世。人修其身。必誠以信。然後雖有魔惑。不足患其障阻。障阻不生。則身中之心。有所定。身外之世。乃克爲化。斯理原自淺顯。惟在持修有恆。終見無向非適也。適者坦之所由。必誠斯平。惟平斯坦。得坦而適。何適不適。然云其誠。或莫之致。是無他。信未之立也。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於此亦可以悟信之爲用。所關匪鮮已。夫信實猶五行之土也。五行無土。則木水火金。胥失其運。信乃五常之本。必此本之堅立。而後仁義禮智始有所根。是固從古不易之理。衍及今日。其有不信者。要非性之本然。多因染習遷流。人惟愚不智。而不知不信無以充智。智不由信而充。則必鑿於其外之巧。而爲形之矜夸。因此之故。誠易失守。而心無所定。身之於世。罕見其化。勢且不得不出於爭。

爭之所在。則仁也。義也。禮也。遂有不遑暇顧之苦。復以此苦。乃曰五常之不足恃。而其性之本然。欲人更加詳究。以求不失其初真者。自不可得。或能加究。又爲緣境所牽。外難洒脫。內亦不易存養。此吾之所以悲憫。而闡發絜旨。藉期挽度。絜也者。道之極也。蓋欲定極。以俾覺者知所歸宿也。人惟不明歸宿。乃多貪爭。苟知歸宿。則凡所貪爭。何莫非利那間之幻影。知爲幻影。則歸宿之地。將有不能自己其尋索而冀真得者已。何哉。試以衆所知者喻之。如言明有日月。幽有鬼神。其間實而虛。虛而實者。無非絜靈之變化也。人於生前。不能擬於日月。其於生後。又不能通乎鬼神。而人固未常不見日月而知鬼神也。既所常見常知。何以不能比擬而相通。以形之幻也。具此幻形。於常見之日月。猶不能比擬。常知之鬼神。猶不能相通。是豈他有所蔽哉。特此幻形不常之身。無所勘破。益以妄念。無時或息。貪爭且以難免。既從妄念。徒事貪爭。而逐逐以求者。縱曰吾全吾生。而不知全生之道。固不在貪妄也。苟能勘破幻形而絕貪妄。則率其本然之性。以行乎五常之軌。而不軼正道以趨真途。則誠信之基。固於不常之形。而其通常之德。小之足以全生。大之必可化世。人何不樂乎化此。徒戀於彼耶。習染累之。而惡慾引之也。故人必有懲忿遏慾之修持。方有明善復初之指望。所謂道者。修於其形。不過能率其性。不失其誠。

克踐五常。以全一真而已。此借假修真之法。亦即吾之所闡烝靈變化之旨也。各方數載悟修。悟者自不乏人。然定而後化之功。仍當各從性理深切探求。慎非以習所染而本體之真。不加細認。轉而縱慾。則心之有得。莫非性真。性之所明。莫非至誠。誠之所致。莫非初善。善之所止。莫非真定。定之所感。莫非玄通。通之所及。莫非大化。大化所在。微至毫釐。亦自足以存神。是願各各自勉。吾有厚望焉。

天下無不可化之災。亦無不可弭之劫。而時至今日。災劫所以未能全行化弭者。因世運之未得轉變。人心不知回向耳。然而世間。無不可挽之世運。亦無不可救之人心。而時至今日。世運仍未得轉否爲泰。人心未得返朴還淳者。不過挽之救之者。未得其誠耳。蓋自古帝王垂拱而天下治。無爲而大化成者。得其誠焉而已。身果能誠。人自爲感。人既能感。氣自相通。氣既能通。自無不應。應之於人。自無不化。一化而無不化。則聲應氣求之效自得。而潛移默化之功。亦可得之於無形之中已。此乃以誠相感之至理。實爲修人所最宜加注者也。苟使不得其誠。則人自人。而我自我。人我一分。心既不同。氣亦有異。異而不同。則不流於同。流合污之弊。亦必如冰炭之不相及。薰蕕不同器。尙有誠感之可言乎。吾道中修士。既然入修而言道。則凡救正人心。

挽回世運之大責。以及化災弭劫之重任。皆爲各各不可推諉之義務可知已。既有如此之責任。而於應化應弭應挽應救之事。則全在個人之一身耳。而欲盡其責任。担當義務。則非誠不可。

康聖訓曰。溯乎太始。一炁渾淪。元息氤氲。天地化醇。幽闔一體。不合不分。生息漸長。而玄黃剖判。萬物並育而不相害。所以太古無事。倫羣咸若。蓋醇元之氣結而無機心也。生息愈盛。而形性各分。醇散機漓。物異情形。異同分而聚相類。此防彼。彼備此。相異相類。相防相備。強思凌弱。衆欲暴寡。機心相啓。遂殺劫開。而世有界。世世界界。兩間演成生殺角觸之場。有聖者出。是以因時制宜。作之君以主其極。作之師以範其行。世之傳遞。遂及茲日。其間天經地義。制化於政教者。無非及時開天以順運。然而直開橫洩。今已至極。理極則返。故救劫挽世者。必先返復。復非自復。以復人之復也。水多流者竭。燭過明則跋。當茲流竭燭跋之世。人心不存。靈輪外庫。根源既枯。猶爭逞一時之文明。芸芸衆生。俱似殘年向盡。苟施拯濟。卽喚醒返復。返其心性。復其神精。人各頻復頻返。固本充恆。知物質之無趣。悟性靈之真味。然後自返復之不暇。則祛物質引誘。人各自返。舍物質則自無爭。尙治世者。貴乎無事。民之所欲。因而成之。第須守樸以鎮之。

不爲福先。不爲禍始。能使人共守樸。則無爲而治已。是雖云治。然道之化世。亦復如是。何云乎道。又何云化。夫所謂道化者。卽抱我醇樸以醇人之樸也。樸者誠也。以誠感物。未有不能動者也。以誠感誠。誠化誠明。挽澆漓。復醇樸。不界同異。並育不害之世。焉知不由我返復至誠之感而挽之也。是望修人必先復性於誠。以誠感化則善已。

慧聖訓曰。蒼蒼者天。渾渾者地。生生化化。可一言而盡之者。亦惟不貳而已。可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雖專動直。不過以一誠流行於亭毒之間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動闢靜翕。不過以一誠充滿於坳輿之內也。由此以衡。則天地之道。無一毫之私妄雜於其間。因其不貳。故高明以覆。博厚以載。悠久以成。惟高明則不冒之餘無所不濟。而雲行雨施。不動而變。惟博厚則含弘之量。無所不容。而品物流行。不見而章。惟悠久則位育之仁。運化不息。而遂生賦性。無爲而成。形形色色。充滿流行。而莫知其所以然者。豈可得而測度之哉。信乎一誠之外無他道。而天地可一言而盡也。夫人秉炁靈以生。命於天者謂之性。賦於性者謂之誠。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以修者。須知誠爲五常之本。百行之原。惟能誠之。則虛靈之宰。斯欲念之不清。事物之交。斯妄念之不明。雖有後天之習染。未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而存養操持。學問思辨。以所明之

善。實踐於躬。擇而必執其精。執而必極其固。夫然後於成己之餘。以及於人物。其在於己者。則存誠去僞。閑邪存誠。有孝弟忠信之行。其於人物也。推誠相與。積誠相求。而有同胞同與之誼。由家國而及於四海。一視同仁。此非成己而所以成物乎。吾道之修。惟在一誠。是以修道各方。其坐慈化渡。以及言動視聽之微。靡不賴一誠貫之。語曰。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天人相感。惟在一誠。果能於此誠字努力。庶修人道以合乎天道。修後天而返乎先天。信非難事也。各各味之。吾所以告諸方者。如是而已。

濟佛訓曰。負有修渡之名者。必貴有修渡之實。有修渡之實。然後乃收修渡之功。是以修渡之要。重在實踐。實踐之道。端在乎誠。誠之在於中者。則必忠。誠之現於外者。則必恕。忠則信而已矣。恕則仁而已矣。信則居心無僞。仁則宅心慈祥。夫然後洞澈定靜之功。自泯其貪欲之念。富貴不能移其志。利害不能亂其性。內魔不生。外障不逞。則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從容不迫。而合於忠信仁恕之道。而後天之德性既盡全。則先天之炁靈卽凝。下而中乘。中而上乘。必得其妙適之功已。夫人生於兩大之間。秉先天之靈炁。所賦篤厚。而具有孝弟忠恕仁義之德性。宜其參贊而化育也。乃自入世以來。而爲物慾所蔽。邪念所惑。遂失其本真。妄其初原。而先天之炁

靈已泯。後天之德性亦失。近季以來。世道日衰。邪說縱橫。人心鬼域。芸芸之衆。不失靈性。能盡孝悌忠恕仁義之德性者。真不啻如麟角鳳毛之罕已。以至至孝至悌。變爲不孝不悌。至忠至恕。變爲不忠不恕。至仁至義。變爲不仁不義。若弗急化之以道。斯世之沈淪。不知伊于胡底。幸賴吾道降。誠修人。不遺餘力。隨機化渡。以挽狂瀾。而盡夫各各肩道化渡之責也。是以凡言修者。務求實踐。努力化渡。以正人心。而弭浩劫。欲化人化世。惟須先修己身。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心。欲正其心者。必先誠意。至誠者其修功必堅。然後能放大圓靈。普拔苦障。出迷登清。與天地同德。與日月同光。而造乎上上乘之域已。諸方研道有素。洞澈修旨。務望精誠悟進。以資化渡。而明德性。以昌大化。化茲末世也可。諸修勉乎哉。

夫道之行世。妙在人之隨時而修。隨修而悟。隨悟而通。隨通而化。不然。已且滯而弗化。其何能立大道之體。以宏大道之用。而施大化於世哉。蓋以內凝不堅。自必外競不足。此理有固然者也。今且以物理喻之。築千仞之浮屠。巍巍其巔。固雄且偉已。而所以成其巍巍之巔。以支其全體之重量者。則非最低層之石礎也乎。人但驚其匠心之巧運。與夫結構之偉奇。而不知一磚一石之堆積。實有以成其巍巍之勢。而形其偉壯也。設颶風驟來。養其頂巔。雖飄其簷瓦。而仍

不失其巍巍之勢者。此最低層礎石之力也。如於最低層。毀其一石。鋤其一礎。則雖無颶風之至。而全體之傾。可立而待也。由是觀之。道之爲化。必先化己。然後始可化人。而化己云者。卽是一己身心之修。隨修而證。隨證而悟。隨悟而通。通之不難。徹悟爲難。蓋以人之不易徹悟者。多由形拘於近。塵蔽於外之所致也。必也內凝堅定。不詭隨。不浮動。辨是非。明真僞。而後外競之力方足。雖處世態複雜。幻境紛紜之中。自能超然其外。而不爲動也。似此以言道化。何化非功。以之言功。何功非真也哉。惟是人生。不能離羣而索居。際茲物質誘惑。人欲橫流之下。私利當前。而不爲動。情感勃發。而不爲屈。能有幾人。則是守恆之工夫。又不能不關重要也。以視簪前滴水。塔石爲穿。以水之弱。而能穿石之堅。其道無他。恆也。務望各各篤修不渝。守恆不息。以收圓靈之妙用。而通氣化之真功。則一氣之氤氳。運而爲化。則化之爲用。自能無遠弗届。無小不入已。各各皆生有自來。幸弗惑於利己之言。而忘利人之道。則前途之大難與危機。自能逃出其數。否則在在堪虞也。

尙真人訓曰。道之化世。端在乎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然感於無心。首重修己。修己以安人者。卽堯典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

杞梁之妻。善哭其夫。久而里人和之者。無心之感也。哭且能化其里。蓋人各具足之性。天大道。是以不慮世道味。所慮者不得修己之感化人耳。感而普化。必先重於修者之造詣。其功有三。一曰通。二曰貞。三曰微。不通貫乎天者。不克自化。即通貫而無貞固之操存。則至道不凝。不微諸於言行。而物與不信。是故君子必先修辭立其誠。富有德業而宏功。二者之自。由於性盡合。命以通天。天道通貫。自能貞固形徵。正己而物自正己。

### 悟普化之玄奧

老祖訓曰。展無量化機。度大地羣迷。隨機因應。莫錯此良機。仰觀俯察。盈兩大間者。無處非化機。氤。物物生。開始於茲。不墮不墜。渾淪一氣。此古今人之所共由。而少知其所以然者也。夫天地開闢。人物生化。初無無而彌有。無中含有。是以能生。因有生故。是以有有。無無即無有。無有不顯無。追溯無無之始。本極渺茫。對一般初修。頗難生其信仰。今特就人心固有天良。略示端倪。以作修勵之資。各各須加參悟。

乾元開始。是謂之春。春前化則亨而夏。再收而秋曰利。再藏而冬曰貞。貞下起元。又復其初已。此循環不已之理。人誰不日處其中。然問其所以如是者何故。莫不強答曰。莫名其妙。此一常言。而可以當體立澈。道在是。吾固在是。道非是。吾亦在是已。妙乃真機。天地生於斯。人物化於斯。自古及今。由中達外。彌綸六合。收藏芥蒂。無有或缺。輪輪轉轉。生生化化。忽焉千紅萬紫。忽焉綠樹濃陰。忽焉百蟲爭鳴。忽焉寒梅初葩。可以見者質。可以知者形。而究根尋原。主化機而永永如是者誰也。或者曰。陰陽之迭運已耳。此乃後天之兆顯。非先天之主樞也。無極之真。二

五之精。妙合而凝。先儒子各得其一說。而就其一說擴而充之。可以達四海。利萬有。成身化世。弗形窮盡者。皆由此一而源源其淵來之無已也。此得一二。循環往來。一卽是萬。萬仍歸一。一而不已。山水沙木。皆由此化。蟲魚鳥獸。皆由此來。吾人之身。上貫天精。下接地英。中全萬靈。所以配三才而參贊化育者。全在靈一不搖。不隨陰陽動靜而流散凝滯也。不隨陰陽而流散而凝滯者。是曰真人。夫真人者。得一而貞。貞下起元。同乎天運。同乎地成。同現此四時變化。而元神未嘗有動搖也。如日月之照。無處非是。無處非生。明溫化。然日月之體。何有損乎。觀化於茲。生不見生。不見生者。不執生也。不執乎生。其生自如。滅不見滅。不見滅者。不執滅也。不執乎滅。其滅亦生。生滅不留影於心靈內。生者自生。滅者自滅矣。而我之真華日永。無墜無墮。已人。生百年。自幼及老。均在恐怖天中。然百年光陰。屈指已盡。回頭覺觀。究爲何來。究何空去。自覺自惕。愚者可聖。此固爲宜。不此是悟。別有用心。一流於貨利位名中。始畏其不得。繼恐其或失。終身擾擾。役役無休。天靈誡我。隨私消滅。此恐怖多畏。靈燼無餘。終沉地獄。人不生苦海中。而不得復見天光也。吾各善修。既入吾道。莫以莫名其妙。自生退步。須知此莫名者。卽道體也。道本無名。強名之耳。其妙所在。是以生生。妙有妙無。天人一胞。胞與之說。以此爲宗。慈悲清靜。忠

恕。博愛。清真。各旨。孰化離主。一氣胞內。一分水精。各葆不失。彌綸靡窮。大哉乎機。誰生弗宜。妙哉乎化。誰離而歧。同一渾淪。同一瀛瀛。同一源始。同一胞包。胞包爲始。胞包爲終。終始始終。胞包化炁。此一爲化。一日天地。中曰人物。或出或處。成默或語。蕩蕩此機。炁作中樞。悟得此境。吾身終古。終古如斯。何滯有無。空誠是空。着空非空。色誠是色。執色非色。知空是色。色卽是空。知色是空。空卽是色。一切心造。何有一是。卽天地體。亦出乎炁。人身如滴。亦復如是。不通一貫。盲用靈機。恐此喜彼。惡彼冀此。彼此此彼。原來一氣。人化而木。木化亦石。知化爲樹。樹化落磯。一靈寓化。一息運機。機動爲形。形成各異。曰大曰小。均屬一氣。氣判形分。亘古無已。明此機緘。是曰得誦。不拘於相。不別乎門。一元真氣。萬有之根。修子勵修。勿限界域。誰生也是。誰滅也是一。是皆是。無非非是。如是如是。斯不有二。佛徒伽尼。妙心亦契。由此入門。作後世梯。得生樂土。惡乎弗泥。凡修各子。切加審視。普化心景。勿蹈門戶徑庭之弊。

黃帝訓曰。炁運無形。乃有氣化。氣化有象。乃有功候。功云其修。候在乎養。修功養候。所以克進於平。而通厥微者。心爲之主。而氣始因其定靜之養。其候而見運轉之功已。天地之所以交泰。氣候之運轉也。卽雨露之潤。雷霆之震。一和一肅。所以生成萬物者。亦氣候之運轉也。氣候運

轉。能具若是之功。無非平之爲用也。天地若是而生而成。人生之爲修。必參天地之合妙。而由定靜之養。入於默恬之際。庶乎氣之運於內者。候斯轉於外已。氣運候轉。無所不顯其平。則中和之功。有其所在。以之運轉於內外。其功候自然日充。功候日充。則涵化之妙。莫不隨機以運。隨時爲轉。運轉於時機之間。而能普渡羣倫。同登覺岸。則又惟心之定靜。氣之充固。以爲之基。基有所植。其從本歸宗之旨。靡弗契乎道貫之真。格於上下。光被四表已。世劫所起。人心爲之也。必化人心。而後世劫乃弭。人心克化。必修其身。而養功候。能得定靜。入於默恬。則其所以普渡羣倫之化。皆從中和之氣。以散布而感通。由感通而無所不知道之所在。化之所行。仁之所歸。知仁而歸。人身之氣以純。天地之氣亦凝。氣合而凝。所謂三才之備。乃無點纖遺廢。天地於人無遺。人於萬物不廢。則渾淪雍穆之氣。胥成至中太和之運。有斯運而轉其機。則功候之完於是者。莫不可返乎虛。返虛以內保其真。外適其化。將無不因氣候之合度。而普渡羣倫。以臻感通之妙已。夫氣在兩間。人居其中。所以靈者得一故耳。二氣既判。形色多殊。何云得一。得於其先。分於其後。合於其後。必還其先。能爲之合。是在定心。合而能還。是在靜氣。氣靜則心君所宰。靡非泰然。其泰之者。凝一之候也。凝一之候。平恬之功也。平而後和。和而後充。充乎其極。自

然冲虛。虛者容於所觸。有形必化。容於所感。無形亦通。感通之樞。心主氣化。而運轉仍賴修人之功候。能由定靜以入默恬也。有形無形。以言功候之修。固在悟證。而悟證能進功候。必資持守。持守有素。則純任自然。天地與人。合妙之道。而明一貫之真。雖在有形可以爲覺。而覺於其所不覺。而所覺較於有形之感通。彌爲不顯者。是皆虛冲之所以運於無形。不自覺而足化覺者。又在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無爲有爲。無形生於有形者也。能審此理。則有形而無形之化。皆從虛冲以運轉功候。莫不可得悟證之正覺。而施渡化於無窮已。無窮之化。極渡必有其形也。若以有形而自爲執。則心必不定。氣亦莫充。不克定心以充氣。則靜默之候。內無所守。外必無復能持。即有所持。亦同膠鼓。候之爲轉。既必因此而滯。滯而弗化。則功行欲其能圓。必不可幾。故人生之修。不能不養氣候。而氣候之養。不能不言功行。以言功行。雖在有形。而實不離無形。而有形之氣候。步步爲轉。以進乎充而見其圓也。各方修養多自能勵。而近年以來。其從有形而知自化。以養於無形而進虛冲者。已不乏人。所要自今以往。益各奮勉。但從氣候之養。悟證於內外。莫稍偏滯。則有形皆可由實而化。無不化。無形亦皆從虛而冲其所冲。此乃心主氣運之要。能各自悟自證。感通於有形之身。其氣之通於內者若何。以之運施於外者。亦必若



何也。明乎內外一致之理。則從有形以充養虛中。爲得無爲而爲之妙。有如指掌之易已。各方此後同抱精誠來參盛典。須知宗者。乃世人歸依之所在也。何以歸依。是賴和氣何以和氣。是賴一心。何以一心。是賴沖虛。故欲沖虛。必言氣候之充養。氣候能充。則有形無形皆無障礙。而氣轉於內。候行乎外。誠之所在。即道之正氣。布正道而施敷化。其普渡羣倫之休徵。悉由各身之所修。以見無化不化之妙。其在自身氣候之轉入於虛中。則合氣凝然。而運用靡所紀極。之大道。亦可於焉得之已。務各悟修。務各證覺。弗偏弗倚。自然大中之道。皆能臻其極詣。而慰吾

師期望之慈懷已。

參經悟坐。二者爲養身最要關鍵。所以者何。人生有其形體。而氣質所賦。各有弗同。以同形而異其氣質之故。難期必於合一也。是以欲爲之合。必從氣質先加修養。各於弗同之間。悟其可同。而實本不異之理。則爲坐候之轉。能以運化也。坐以悟候。若無所準。則氣之錯走。不獨有形之體。必受其害。即無形之靈。更將隱蒙其累。此皆真經之傳。

至聖所以必於講坐之前。而示以概要也。及至正經午集降布而後。各方參者。漸不乏人。而坐

功養候。亦且因之日見增益。雖云氣質之化。猶待勵精。而世間有形之規。其由各方坐養而得。隱引者。實非輕眇。此無他。氣平而默運致之也。各方果從已往之有形處。加以追思。然後再參未來之機。其爲若何。必不難自爲開覺。以精進慎持而罔懈已。不過參經悟坐。固極關要。而爲參爲悟。仍在養候。能守其平之功。方克澈始澈終。了然尋味。而無少障礙。不然。一有所滯。形即爲拘。形有所拘。氣即爲阻。氣有所阻。則運化之機。必不能圓轉自如。以進候而沖虛。沖虛而正其覺。以普所渡也。今番特命各爲參研坐經之旨。各方自能領會。所望各方從參研之際。守其平庸。而加以討探。知者爲知。不知者。以知而知所止。知止以定。則進境之寬。必且因其知之所止。以克展布自證其真實妙詣已。各各果無所阻。則氣候之轉。身各自驗。而世之何以爲渡。亦將由身之證覺。而覺於不覺。同登覺岸。以顯大道之真一胞已。

謨祖訓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所賴以大道化人之處。端在遜志務時敏耳。敏於其事。功臻純純。導進度覺之際。自有一種恬適意味。令人藹然可親。是非有心致飾於外也。實因功候涵育。沖和積中。而其感接之頃。如電之線。一觸即動。人自懽服於心。而欽佩無極。是何以故。人與人接。氣本相通。不通之處。昧惑致之也。殺惑截味。入幽見明。一氣絢繡。遂漸外運。氣運則氣化。氣

化則氣通。感通之妙。無微弗入。所以古人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之情趣也。今世之人。氣動於浮。心馳於外。不克求之一己。輒思厚責於人。責之愈嚴。疎之愈甚。是已失其樞運之所在已。而又徒從外面以播弄精神。一爲矜用。靈失其主。卽有偶然證驗之處。亦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無爲而成之。所以然而然也。况無關性命之虛文。鋪張揚厲。不過僅僅粉飾僻陋之習俗。雖有所知。知其所知。不出月露之形也。雖有所能。能其所能。盡是風雲之狀也。眞知之知。眞能之能。殆未嘗一涉藩籬也。知能之本來所蘊。雖寄於人。實賦於天也。既賦於天。盡人方克以合天。人能合天。天工人其代之。人代天工。自然乘天而時行。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時。道自光明。性光天道。相因生生。純亦不已。普化靡窮。不啻雷動風散。雨潤日暄之妙功已。然化通之妙。言之非難。行之爲難。中土古人。有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者。因耕而讓畔。因漁而讓澤。因虞芮之質。而歎爲吾儕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土。是果何化力以臻於此。以其裕於中者既厚。而感於外者易孚也。內外融通。界輪分解。既解界輪。與道大適。一靈所貫。一箇大體。感之於應。動之於靜。圓融通匯。自如無縫天衣。著手以成春已。今諸方十二年來。闢化匡時。修得於心。悟證於事。道進於人。其所感受者。雖各有弗同。而使化被羣倫。氣無間隔。卽各各功候見端之處。

也。孟子云。以力服人。非心服也。以德服人。是乃心悅誠服。悅之於心。服之以誠。心心相印之際。卽可悟化功之玄奧也已。

聘聖訓曰。道所道。世道之道。世道之道。關乎治亂之機。世道不道。而亂機生。世道克昌。而治象興。此道之所謂倫常也。今之危運已逞。而劫焰大張。世道之所謂世道者可知。道者。維系人心之道也。維系人心。正風化之本也。正風化之本。卽所謂張四維之基也。今之人心。離道日遠。其所謂維正風化者。何所致而至之。其心既離於道。其行不卜可知。而其所以處接者。無在而不寓有傾覆之機焉。故其相演日甚。相習日衆。而所謂道德持身者。幾難覩已。道不道。而失其道。德不德。而喪其德。人心日馳騖於其間。其世道可得而察已。人世之苦。至斯已極。然猶有伏焉。其發也。必有更焉於今日。以是吾

師有道而化度之義旨。而爲人世相勉也。道修化度者。道其道而行其道。修其道而化其道。化其道而度其道。道其道者。道其德。修其德。化其德。度其德。以修身爲本。立德爲先。則人心堪正。風化堪純。而世道之道。可以大昌。危機之伏。可以悉弭。人世之治亂也。可以際茲而弭其亂。定其治已。蓋治亂之機。一來復耳。治之既久。亂機生之。亂之既久。治機生之。然必因其人而成之。

治世無亂臣。則治道必久。亂世有治人。則亂風必息。此必待人而正也。世途之相因而相習者。深且久。欲促其速返者良不易。而其甘心肆其所狂妄者亦殊弗覺。期其所以道其修。修其立。立其德。德其行。非有大澈悟而導之不可也。此道修化度之功行。所以立名也。夫世道盛衰。關乎運會。然溯古以觀。莫不系之於人。上而相率以行。納之於軌物也。今則不易已。因其非易而欲化之。則非有所以化行之方者不可也。化行之方若何。挽其運。聚其氣。以化行之。挽其運。化其運。聚其氣。凝其氣。斯功之上者也。然挽之之道。聚之之方。非易也。非有大澈悟者不足喻也。且運會之說。氣數之理。近人輒不屑道也。欲其挽之聚之。化之凝之。其不相背而馳者幾希。運之謂運。氣之謂氣。似虛而實。本實而虛。亦虛亦實之間。所以謂氣運也。運之化行。猶四序然。氣之化行。猶寒燠然。轉其候而現其象。無或謬焉。今之運會者若何。今之氣數者若何。而所以謂挽化者又若何耶。此特善惡兩途耳。氣之與運。五行四序之常也。今之處立於其間。必知所以春夏氣候之各異。順時而興。秋冬之氣候各殊。應時而守。此即善之一途也。若背時序以不知守。則所立所處者。亦必自背而悖行已。此即惡之一途也。善則四維張。惡則人心險。其所以治亂者。實深系焉。觀古覺今者。當知所以順時守序之道。而不知者。恆背馳以自溺。以禍於人也。

所謂挽運而聚氣者。挽其厄運。聚其善運。挽其劫運。聚其善氣。挽而聚之。斯治道之盛也。挽之之方。聚之之義。惟人心也。人心知乎在斯時之立境。覺斯時之險惡。而欲爲之挽化者。非自本身不可也。非自化人不可也。往者上行而下效之。今則山下而行之。以達乎上。蓋世非上世。人非前人。所以然者。非朝夕也。而災災劫劫離離奇奇之現象。又復層見疊出。以故司其世事者。應接幾有不暇。奚暇治斯道也。必由人心而自治之。治之既久。則民風堪繩。而化機之化。可以遍佈已。夫所謂災災劫劫離離奇奇之現象。果誰成之。皆緣於人。人之心理。而團結感接以成之也。其所以感接以成之者。緣於習俗而不明。流於惡途而不覺。其所以發而爲戾氣者。皆成其離奇之胎也。其胎既成。則其積久而生其形。成其象。以致其災而與其劫。豈非積因乎。人世之治亂也。人世之自趨耳。非別有所導而成之也。茲值運會感交之際。正分善判惡之機。而氣化之功。實爲要道也。挽其厄運。聚其善氣。正道修化度之爲運行也。道修化度之所以能挽厄運聚善氣者。在修人之大覺。而力肩行之功也。修人之所以能挽化者。在其仁心而應事也。世步途窮。屈今已極。而吾道之所謂修行之士者。竭誠以爲之維。故其能誠挽化之功也。道修之義理。明達而行之者。運無不挽。氣無不聚。運者行焉耳。行者形焉耳。運本無行。所行者氣。氣本

無形。所形者象。運之行於氣。氣之形於象。則善念則善。惡念則惡之功候可正已。而災災劫劫之途。何不在非善惡兩途之關鍵哉。化行字內。道之張也。惡焰焰天。道之味也。災劫之機。非味道而發惡焰以致之乎。今之欲爲之挽。必以善氣爲本。善念爲用。而挽其運會之不良。以轉其良。聚其善氣之不凝。而臻其凝。而運之無行而行之者善也。氣之無形而形之者亦善也。善則化及字內已。仁慈之義。當克弭災救劫已。修道之士。皆大覺者。觀天地之形象。當知氣運之原理。知其原理。而欲爲之維挽者。必自正本清源也。正本清源之道。自人心也。蓋萬惡自念而生。萬善自心而立。災災劫劫之動機。莫不自人而始。其所以挽化之道者。亦必自人而履也。以是道修之原理。而有詳明言論也。運會之理。氣數有定。然非其應接者必無任何之色象。善者自善。惡者自惡。積因而成。非朝夕也。其暴發也不可遏。其化弭也不易施。是在正人心而行仁慈以化之耳。修道之旨。在修其心。心修而氣養。氣養而善復。初人性至善也。其不然者流於俗也。修之則俗念清。念清則善性復。性復則仁慈在抱已。仁慈在抱。挽之化之之功行。當無所不被已。修坐之旨。養候之義。亦可悟之於是已。各院方其同味勉。

院會爲修身處世之大旨。而其行也。以度世成人爲職務。值茲末俗。災荒四野。流離失所。露宿風餐者。已迭見不鮮。而刀兵之劫。伏莽之機。仍復斷續相連。其痛苦尙可言哉。姑就豐衣足食者而言。亦恆無安枕之一息。若是其不已甚乎。何以解其厄耶。無已非舍已從人。舍身救世不可也。道修至理之所在如是也。所謂舍己者若何。舍身者若何。非舍其他。乃舍其所有而行之。以安於人。則安其心。能安其心。則閉戶即深山。何不在非極樂之世哉。此道修之所以有博施濟衆之舉也。今也各地災荒。不堪俯視。惟望吾道各首領相率以事。以行其義。濟人於危。援人以溺。正仁人之事也。安其所安。即安己所安。不然者雖擁巨金而圖一夕之安者。必有不可之一日也。各誠篤而廣功行者。其發愿行焉。是道修化度之大旨。亦即挽轉厄運化彼戾氣之要機也。各院方其切注之。莫謂事之難舉。要在苦志者而後行之。是道慈之光榮。是功候之上乘。各宜相地時而勉爲之。是要也。幸勿一閱置之可耳。

孚聖訓曰。覆天載地。廓四方圻八極者。非道體之是真原乎。包囊天地。秉受無形者。非道體之運用乎。由是而悟。則知一畫生天。萬有以之而生。生不息者。奇偶之功用所在。亦造化之功用所在耳。有天地陰陽之化。乃有五行六氣之運。而時序之推遷。所以應乎天地。化於萬有。以見其生生不已之功用者。亦於是得其自然之運用已。自然運用。見乎事功者。在人自爲。必如是。

乃知人與天地關係若何。而後更悟到道慈之真境。及其功用。所以云乎大化者。止於是見其究竟耳。故有道慈之化育。必有時會之因緣。更有人靈之修養。三者相合而大化成。況陰陽之運化。雖云無方無體。而綜其大端。不外內外虛實。與夫動靜否泰耳。是仍奇偶之功用。所以見乎一之生者。二以成之。二之化者。化於萬有。所有一本萬殊。萬殊同歸者。可於此見其功用焉。更於是悟到修之爲修者。正於運用之中。爲無限之功用耳。人靈之用無方。其所凝聚。亦有至中至和之妙用。在於一動一靜之間。然後其動也應乎機。其靜也存乎玄。能存其玄。是云立基。能應乎機。是云立功。立基者。其爲修基乎。立功者。其爲化功乎。以化功而助於修基。則其基更云堅固。以修基而展化功。則其功之展也。可以被六合。可以化萬有。亦可化於萬紀而永昭。此何所致之哉。亦惟人靈功用者以使之耳。故曰。修功之基。在於自固。能自固者。必先自定。自定之功。由於自悟。自悟其真旨。然後不待外求。而道在乎身已。道在乎身。其化用之功。亦可知已。化用之功。所以無人我無內外者。所以見道慈之爲道慈耳。以道化世。何分內外。以慈濟世。何分人我。既無內外。亦無人我。則功修者。亦一悉之渾然乎。於是不能不各以其才之所及。力之所及。時之所及者。自爲努力。所謂公修之詣。於宗教學術如是。於一切功行亦如是也。故知化

之爲化者。必知功之爲功。功何在乎。在於有益於道慈。有益於萬有。此皆謂之功耳。各各之境不同。各各之修則同。以其不同之境。致力於相同之修。則其間不能不以其相宜者。而爲努力也。又可知已。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天下之事皆然。功行又何獨異乎。以是論之。修者之於功行。但以其才力之所及。時機之所宜者爲之。是亦得乎道慈之真境已。況功行無方。無用不一。必有各堅誠之才。以其環境與機緣。爲功行之自然者。則道慈之化。日見其昌。各各功行。亦有相得益彰之佳象已。其中關鍵。亦不外乎擴展化機。拯濟萬有。能從此八字着想。則知功行二字。其爲用也至廣。其爲境也至普。而不至有無可爲力之慮已。況以規網方張。必賴於修者聚靈擴化。以資弭於未形。此更應機功行之至大者。各各其三致意焉。

尙真人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宇宙之秘蘊曰化。二者相輔而相成。所以見造物之功用於無窮者。良有以也。不有生生之德。何有乎萬有。不有化化之功。何以見乎轉移。以是論之。其體用本末。亦可知已。而經之爲經。權之爲權。亦可見焉。有天地生物之德。萬有乃以之而滋生不息。所以爲三才之功用。使天地得以各盡其道者。實在乎是。既有萬物。則其間之生生化化。因因果果。亦必由是而生。於此不有轉移。亦不過使萬物各極其生而已。更何以見天地之道。亦何

以見悉化之功。於是必有轉移之變化於其間。然後生生之德。以之而成。而所以化之者。又有至理寓焉。故曰天下萬事。不過二途。一爲天然之生成。一爲人力治修之。二者亦自有其體用在焉。生而成者。是謂天然。力而致者。是謂修治。於此又可悟到修之一字。其範圍至廣。無不可爲藉鏡耳。物之不善。質之不純。是天然所生者。亦可修之使善。治之使純。是非後天之功用。可以輔助先天之生成者乎。物既如是。人亦如之。人之秉賦。雖由先天之清靈而來。惟其感受有清濁靜躁之不同。而入世以來。其環境所接於物者。又不同。是則性善則一。性根則同。而後天之接觸者。自有不同。是非修治之功。不能返其本來面目。於此又可悟到生之者自生。化之者自化。生與化一而二也。然化功所在。仍系於先天。是又生化二途。固無區別。又可見其二者一已。況道體之涵育萬有者。無所謂先後天。亦無所謂本末終始。凡宇宙萬有。以及萬事萬理。皆有道在。所以然者。皆由道生耳。道生宇宙以生萬有。其生也如是。則化之者亦必有其道已。於此更可悟到道與人生。其密切之關係。非自今日始也。不過今日正值世劫方生。人靈功用。亦適應其機。不有本源之開示。何以知生化之原始所在。更何以知功用之運用關係。於是不能不以道慈之真諦。使修者各因其修而爲修。庶可將來各以其功而爲功。亦卽各以因化而爲

化。然後至於大成之域者。亦不過極乎生化二者之功用而已。昔人所云。全受全歸者。非歟。受之何自。受於先天。歸之何所。歸於造化。而人靈功用。又可於此一受一歸中。各以其因因果果。而成乎。生生化化之功用而已。凡力乎修者。不能不注意及此也。

致位育之極功

老祖訓曰。大氣盤旋。化機氤氲。中間之孕育繁賾。名數實不可勝述。然就其顯著者而論。曰人曰物。亦足以統括而有餘。人爲萬物之靈。靈明弗失。卽是道根之所在。道根在靈。靈由炁化。合炁化靈。運靈歸虛。卽可以位天地而育萬物也。位育之責在於人。而所以能位育之故。人不得驟致之也。必先有合炁化靈之極詣。而後乃可作位育之宏效也。道生天地。天地之氣。生物與人。既云乎氣。自不無清濁之可言。得氣之清者。形上而屬於空靈。得氣之濁者。形下而屬於物質。具可清可濁之資。而爲陰陽之變幻。所以然者。不能不歸諸化機界中之人。人之受生。其性本善。其氣本清。處形上形下之交。原有一派流行之活體。但習染既深。頓失本來。好惡無節。知誘紛如。不能返躬切悟。而天理遂泯焉漸滅。所以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於物。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悅其口體。而昧其心志。性靈全爲物質消耗。其所以殊途百慮。孳孳以爲之者。無非征服自然。以冀取精多而用物弘之功效。然愈取愈用。愈用愈取。終不能充無疆之慾望也。慾望不充。自不能不急起極研。以圖肉體之生存。急圖生存。切據物質。則對面之壓迫。又相逼而來。

觀其外。享受尙屬豐適。而其中性靈與生命。因於經濟之制度。絕不能得其自由。終不克受其自在。推其不自由不自在之極致。難免不入於自害自己之一途。念及乎此。曷勝浩嘆。予悲憫之殷。提早化度。亦無非救各各之性靈。以濟物質之窮。而使芸芸衆生。得從化機中而歸生生不息之正軌也。果能順其生命。以隨化機。則上自不礙乎空靈。下亦悉包於物質。物質爲肉體所必需。缺一固屬不可。然溺蔽於此。必滅本來之面目。面目一失。雖有假合之資料。而性靈未有不暗磨於其中。性靈鋼蔽。只有充滿慾望之路。以爲經營。何者是理之真。何者是理之昧。全然不復有所省惕。而寡廉鮮恥之風。從此而難於收拾已。可不痛哉。可不悲哉。今對諸修。標明人之生活態度。使作救度之方針。庶由近以及遠。正氣充足。劫擾自泯。而予與在修各方。亦可同慰於一胞之中也。尙其審諸。尙各勉旃。

孚聖訓曰。心本無心。因物而感。纔有心名。既有心名。從天所賦。不能不蘊其真。真之所蘊。原有定也。真之所化。乃無定也。無定之化。弗能預爲之限也。有定之真。邪能妄爲之知也。雖不能妄爲之知。口遂不言。有數焉以存乎其間。天道不言而時行物生。機之自然而運也。聖人無爲而篤恭化平。機之當然而合也。合乎當然。運其自然。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化之弗已。真真弗離也。

真化所及。無遠弗屆。所以無遠弗屆者。一真爲之貫通也。真孕於心。心運乎氣。氣涵乎機。無機不感。無氣不運。無真不成。真之所發。充乎其中。而包乎其外。不言而信。不疾而速也。所以不言不疾。而信而速者。統天地人而一以貫之。無有餘蘊也。天地人以一而貫之者。皆真之爲真。自一塵之微。充其體而彌綸之功也。然天地雖生乎人。而裁成輔相之處。又非人莫屬也。雖云非人莫屬。而其合化合生之妙。究之能有歸宿之地也。歸宿之地。卽是正當之綱紀以維係之也。天得其綱。四時八節。各適其序。而無旱乾水溢。疾病天札之害已。地得其綱。八埏九埭。各定其軌。而無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之虞已。人得其綱。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各厚其源。而無五倫乖。八德隕越之患已。天地人果能如此。又何有災劫之堪虞。昇平之無望也哉。然就三才並論其理。固有如此。而就人爲萬物之靈而言。則非人又難以位育乎天地也。天地之位育。既賴於人。則人之所以能位育者。以其貞一而動。執中而行也。一何以動。自動之也。中何以執。自執之也。何以能動能行。陰陽旋返之力也。陰陽何以旋返。烝凝之功也。渺渺之烝。孕而爲蓊蓊之水。蓊蓊之水。成而爲存存之性。存存之性。闢而爲道義之門。既闢道義之門。有天地有人物。天地之氣。雖生人與物。而物物之生。花花絮絮。皆足爲吾人之所資賴也。既爲人所資賴。則人當爲物主。

而不可爲物所物已。不爲物所物。卽能主乎物。能主乎物。一物之不得其所。皆吾之過也。明乎此理。而又切實修進。以充其量。雖所遇之艱阨。所際之困苦。不足慮也。以其艱阨困苦。皆是煅煉修人之具也。既知爲煅煉之具。而又從胞係之分形。以入造化之爐。則所以獲性命一致。靈圓氣充之妙者。不得不感謝煅煉之功也。然受其煅煉。而隨機以應。天地人相合。時和而年豐也。值此煅煉之時。背機以行。天地人乖戾。災害自然而頻仍也。機爲煅煉。修候之幾。而能識微見遠。則一真一切真之妙。握吾之心。運吾之行。見吾之事。而烝氣輪系之際。無有不胞儀相守相轉。而奏地平天成之偉績。各各勉之。則大化之昌明。無難翹首而待也。

岱顛吐靈秀。汝流漾文明。道脈起一息。漸次化靈瀛。大業從來緩。妙含濬虛中。一身生宇宙。千古獨英雄。任重道遠。心操堅忍。爲千古起絕學。爲天人立命極者。誠兩間罕有之丈夫。天人所共欽者也。以其神機契乎一大生機。造化由其心出。無有非其所覆幬。無生非其所涵育者也。變理陽陰於方寸。沖凝太和於淵默。化力行乎不可見。物則弗覺而安其所已。是聖功似平濬。而化天下速者。從本原生動。潛移而默化。民所以由之而不自知也。苟使知之。卽非化力。是故君子敬以修己。篤恭而天下平。修化起源。在明其峻德。峻德者。一德也。人人得之以爲德者也。



克明而充之。則一德大明。焉有不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物我一體。萬化一息之實境。致深修者自知寄乎當前。非別有一體可證。一息可通也。第須洗心滌慮。即會玄牝之生門。盛德大業。不在柳風沐雨爲民憂心。即在當下之虛適。良以造物靈心。順自然以爲力。力莫大於自然者也。天地人物。均爲自然之運移。是以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降心潔慮。虛適而涵自然。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化無爲。一團生意。凝於當空。誰不隨之而運移。道體無言可明。各方從誠意體養。庶有一個真實體驗。其各勉之。

天造草昧。賢哲重在保身。非爲出世以邀清名。實爲至道培其根荄。子等固多曉參贊位育。不在形跡。然而人之所以通天引天致化之理。不可不明而存乎方寸以順施者也。是故至道不息。不必賢者。都在廟堂。古之所謂野無遺賢。萬邦咸寧者。乃就其形跡而言。其實至道之不息。皆在野聖人。培植存養。待時而後興者也。是猶言跡以推夫鈞樞之轉移。亦人通乎天者之贊運。人天之感召。豈可以形徵。然而必徵諸於形者。正所以明夫人功。但作善無近功。運數使然。善行無轍迹。而跡轍昭昭。非顯諸於其人。而顯諸於其人之天。是故天之報施善人。不施諸其人。而施諸其人之天也。古今多少不顯聖賢。而人被其澤。而不知也。聖人無隱亦無顯。道之行

否。天命使之。有不行乎今而行乎來茲者。故遯世無悶。不見知而不惑也。大方無隅。大器晚成。久而彌昌。遠而彌芳者。唯聖人乎。各子均以聖賢爲自期。當下能否堪以聖賢比。能否不見知而不惑。須切身省訟。弘毅任重而道遠。焉敢苟恕以偷閑。何幸爲人。人又何幸聞道。自盡力不足者。誠自賤者也。本會修子希聖心切。故屢垂示以至諦。領悟者頗多。而輕易似不足介意者。亦見有人。蓋道本庸易。難者即非。望各方即此庸易平淡之心境。善自存養。以求自己舒適可也。

天何朗朗。地其益益。柳風杏雨。淑氣迎人。杜鵑聲中。頻呼春到。卽景究理。何爲其然耶。蓋大氣呼吸而有春秋。一收一放之間。寒暑交變。物本一體。是故有生有謝。相演而成歲。丁茲時也。陽氣生息。氣冲乎兩間。故物質爲之一舒。乃曰。春光生物。然而生也何生。玩春者。不可不究其所。以而久居之。卽人而語。元氣充身。則晬面盎背。週身舒潤。是何以故。是修者必須窮本探源。而明會之者。夫氣也者。充入乎無間者也。何在非氣。然氣有生之者。曰。炁。或曰。氣有生之者。則有時充滿。有時而窮盡。無增減生滅之說。非乎。蓋吾所謂生者。非氣山炁生。兩者同時並有。言炁言氣者。就其時地言也。氣不離炁。炁附乎氣。而卽人心之分。炁氣者。以誠妄而定。孟子之名曰

浩然氣者。誠明而化之境。蕩蕩乎圖圖一體之謂。故曰難言也。人克誠化以涵養。豈惟潤身。本來一體。何莫不樂我春心哉。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中和豈二致。一中而已。今當春光明媚。萬象更新。各方須知大氣呼吸使然。又知大氣本是一氣。一無不一。天心卽在我心。如何呼吸以運氣。氣如何以造化。終始本末一通。而悟會寂然不動無聲色之際。生機網緼。任而施之。雲行雨施。品物流行。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者。何有動作。是修者不可不卽物而悟。以明夫物我人天之究竟。會其有極。而歸根復命。以參贊位育者也。邵子云。未探月窟。不知物。須躡天根。方識人者。卽就方寸究悟三元之理。原寄乎茲。念茲在茲。三十六宮皆春意也。於戲。蒼蒼者何所至極。綿綿者幾自何生。一潛一放。何內何外。一呼一吸。何有何無。超然無事。清靜虛適者。不亦懿歟。休哉。哈哈。其各悟勉。

風動乎竹。應無心之感也。水中明月。有無相形也。推及夫道化。何非無心之感。有無之相形哉。如聲之應。誰爲傳送。有不行而至。不疾而速者。蓋百體之神。一悉所貫。此卽彼。彼卽此也。然心虛者知之。故視聽不以耳目。而視聽之以氣。非視聽之以氣。而視聽之以虛也。以虛而視聽。所視所聽者。是否出乎虛。而由於物耶。虛鍊一歸者。必了然通徹。一其視聽者也。然虛固爲本。必

有有無相地而相應者。動似由乎有。而理通乎虛者。虛實主之。是以承命踐形者。非踐其形。乃所以達天命耳。煉神還虛之實際。卽在相感相通之間。敏捷純淨。如今之傳電線只通送。過而不留。人之通天應物。亦如之。然而傳送無與之中。吾神自凝。凝而化焉。天命之幾微不動。吾未嘗不知者。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必須由耳目收其慧玄。同凝乎虛。虛則通。通則靈。靈則化。道包乎無外。吾與一焉。更何視何聽。何通何應。寂然默淵。天機氤氲。申申如也。天天如也。非人而天乎。是乃由耳目見聞。潛神於虛者。神凝而妙化。至若心神直潛乎虛。以虛攝視聽者。功較更速。良以虛無不涵。一神所貫。一個大體。感之與應。動之與靜。如手之撓撻。不言而自喻也。焉飛戾天。魚躍於淵。天機活潑。何動何靜。不得不以動靜言者。教人之法也。蓋以人心交物。神爲物引。故示之動靜。有所皈依。不使神爲物奪。靜專以承應。習熟而凝煉。自漸入渾化而一歸也。各子方寸幾微。有時而凝息。可於感應之際。清虛以神應。三月不違。未有不至誠前知。無感而無不通者也。其各勉而試之。

一縷悲憫心音。感吾萬端悽楚。何爲乎悲。胡爲乎憫。子等當有不克自知者。感固爲明化。然而何邪何化。直自動此悲天憫人之一至真至情之念耳。此正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

微。何以故。子等發此悲天憫人之念後。規數是否弼化。何以化之。其知之乎。如自謂有知其然者。必揣擬之說。妙也者。不得以意擬。化也者。不得以知覺。不可意擬。不可知覺之妙化。自不能知足。證鉤深致遠。精義入神。之聖功。知至不可知焉。至已。聖凡同心。其所以毫釐之差。致得壞之判者。卽在安其不知。及不安其不知耳。擾擾庶人。誰不樂其有知。殊不知自爲知者。正其無知。誠無所知者。乃正良知無不知也。故超凡入聖之功。端在知止。安定以致知。知致已。則普天光明。復我大圓鏡智。渾渾浩浩。圓虛活潑。何所知。何所不知。終古如斯。氣一成胞。胞一天地。烝祖玄諦。盡於是已。更有何等修途。以造究竟。直而言之。卽問當下安否。當下心安。真幾立息。幾息綿綿。不絕如縷。卽安而後慮。天理流行。盈科後進。水到渠成。窮極而圓凝。久於其道。未有不致一者也。潛雖伏已。亦孔之昭。卽指此安心自生之幾息。奈修人偏執柯以伐柯。尙咨嗟其遠。嗚呼。道之不明於世者。良有以也。是雖平易。然無美不備。無妙不臻。所謂無知而無不知者也。多少聰明男子。盡被知字縛住。於是求博以擬聖。多知以蓋世。見小曰明。終沉著於小慧。不自知也。悲夫。孔子曰。丘非多學而識之者。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又嘗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示門人以真諦。惜未有達者。顏子好學。庶乎屢空。三月不違。未若夫子之至誠不息。純

以天行也。天行健。非君子之自強。正不容已也。所謂強者。貞也。貞者。正也。安土敦乎仁。通乎一而萬事畢也。今當提前法會已滿之時已。各方內修外行。頗饒觀尙。務各回省厥心。安淨以養。道自積於厥躬。非由此外所襲取者也。其各悟勉。

## 臻世界於大同

老祖訓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莫非一靈之所孕。莫非一炁之所化。至公至平。至誠至中。吾道之所重也。而各教之真旨。同爲一原。是以各教名雖不同。而其實歸於至善。則一也。至於民族國際之間。尤須化除畛域。然後大千界上。可以言大同也。今一國一族之內。竟不能自尋安寧之法。以致黎民塗炭。可慨也夫。然則大規當頭。果以何法消弭耶。曰。惟道而已矣。惟至誠大道而已矣。而大道之推行也。惟今日諸修是賴。各各切勿自棄。切勿讓他人先種莫大之福也。昌佐神訓曰。各方今後。須大放眼光。廣擴心量。我人一體。世界有我生之地。即有人處之餘。其容休休焉。如天氣之化運。普而無遺。彼此同視。人已各安。不稍生分別心。即泯我分別相。能不著此相者。即是我佛如來。心已如來。佛光時照。泥苦中地獄內。萬劫不生之苦。皆吾先天固有。其顯然有形之相接觸。或再進一層。並有何等關連者。更不必論已。具此心量。修道是真修道。施慈乃真施慈。道慈皆自我身化出。自我是道。自道是慈。道慈一貫。不分內外。是即真諦真如。大造在握。即天地即我。即我即道。一視同仁。畛域何有。閻隔何生。此大化無遮。天地長生不息。

之至理。人得此點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安三千大千世界而無遺憾者也。各方加修有年。於道之大體。都算明白。然徒自明白。而無一表示所以明白之處。是以屢試屢淪。屢證屢怯。殊不知天之將降大任於諸子也耶。胡弗振振自奮。不屈不移。即迅雷風烈。亦是天道之平常來試。故作俯者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孔聖亦如是而悟仔肩之重。天必不中道墜吾者。吾諸子亦當作如是觀。切望自今後。毋自菲薄。毋自矜驕。以道存心。以恆勵志。以堅研修。庶乎不三年道化之推演。慈度之進展。自此地始者。實自吾心始也。化化無遮。全賴人爲。各方其加勉旃。

孚聖訓曰。宇宙真氣。即宇宙生氣。人心真理。即人身生理。求其自全真理以生。並以默翊宇宙生生之氣者。不外吾

師修養之法門也。修寄於坐。保太和於天下也。天下之擾攘。人心陷溺爲之也。人心之陷溺。私慾充斥致之也。私慾之充斥。不孝不悌。不忠不信。無禮無義。寡廉鮮恥。元氣斷喪之所由來也。元氣爲生生之本。培養不加。隨便流落。乖戾必多。乖戾既多。自難得保太和。成性存存。以爲道義之門者也。若一人之元氣得養。一家自爾生生之機也。多數人之元氣得養。多數家自裕生

生之源也。積人而成家。積家而成國。積國而成天下。天下果順生生之路。以爲當然之則。而不使少有遏抑於其間。優遊進趣。弗入歧途。是卽大同之道線也。大同之盛軌。雖不能一蹴而企及。大同之根基。亦可由此而鞏固。根基鞏固。猶如樹然。根盤愈大。山幹而枝而葉而花。繁華必盛。繁華愈盛。蔽蔭愈闊。若不求根基之厚培。輒欲枝葉之繁茂。天下必無之理也。近觀各地修人。氣機所觸。發揚蹈厲。多得諸生長之繁茂。而鮮斂藏之實功。其故何也。只知向外推演。而不知向內鞭辟之所致也。向外推演。愈演愈極。吾恐枝葉未害。而本實已先撥已。向內鞭辟。愈鞭辟愈着。則內省不疚。自然無惡於志已。人果易其繁榮之盛心。而爲斂藏之涵運。英華積中。日新之盛德。富有之大業。將見沛然洋溢。有無遠弗届之致者已。且夫天地之化機。由春而夏而秋而冬。乃屬自然之運會也。明乎自然之運會。卽知南極而北。生長繁榮。形分性定。北極而前。氣化未凝。命難遽定。必待斂華就實。芸芸萬物。各歸其根。性命始得以俱定也。天地之運會如是。而人之修養亦然。人無還淳返樸之功。必不識洗心退藏之妙。不識洗心退藏之妙。卽難運履和謙光之美。真能篤實於中。自顯輝光於外。此中消息。原不容以僞爲也。觀天之大生。其靜也專。其動也直。觀地之廣生。其靜也翕。其動也闢。無動不靜。無靜不動。動靜循環。一氣渾如。

真有莫知其然而然之妙者已。雖莫知其然而然。樞紐所涵。總不外堅坤之末。塑乾之始。其未其始。會心人一悟而可知也。何以如是。乾爲首。坤爲腹。性藏於首。命藏於腹。性命得堅塑之養。則生生之孕育。自然隨機涵運。無難奏地平天成之鴻庥已。各各深味。自得修進之妙諦也。大學所謂在止於至善。本非難事。特患人不知止耳。人如知止。則明德親民。可次第而興矣。必收在止於至善之效。無如自春秋以來。皆未知止。因道之變化。尙在天地否中。未交天地泰也。人處天地否之時。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凡有國際設施。不有外患。必生內憂。從事金戈鐵馬。未能一日或息。何況繼之以快槍重砲。更助無數戰爭利器。而欲止之。不誠戛戛乎難哉。於是共爭殖民地。互相雄長。席捲之心常起。預防之謀不息。彼與此均不相下。其不能止也明矣。縱曰知止。未敢自止其止。聽他人不止。受其侵奪之辱。而肯處虎口之下乎。雖然。以今日之時勢觀之。否至極矣。否終則傾。此乃天地定位。轉危爲安。抑又人情恆言。試觀五洲交通。天地儼然一家。萬邦皆爲兄弟。豈可長此閼牆而不止乎。常斯時代。欲不大同不能也。欲不知止亦不能也。不大同則全球之武裝不解。不知止則一國之人心何趨。孔子貫通天地交泰之實象。特下此知止二字。以爲歸宿。知止者何。卽撥亂之聖藥。開太平之首選也。故曰。知止而后有

定。定者何。人心定。世界公理亦定也。定而后能靜。何謂靜。斯世之人無煩無惱。坐收講信修睦之效。無侵奪詐僞之施。是世界之真靜也。靜而后能安。何謂安。上上下下。各安其命。順天地之化育也。安而后能慮。慮者何。即人人發菩提心。以無生法忍自守。其爲慮也奚如。不啻與佛所云莊嚴世界。均同此觀也。是以謂之能得。所得者何。即止於至善也。到萬世太平之實際也。非僞非誣。是大學之真實功夫。由知止而始矣。

## 結論

管讀

慧聖訓文有云。道傳於世。十餘寒暑。聖語嘉言。無非是修養而已。修養要點。在身體力行。以日用生活爲資料。以處世接物爲工具。而後發生心性中之生趣。收得身心內之實效。修養之基既立。大化乃可以位功於宇宙。或者不察。以修養爲一事。人身通常之生活又爲一事。實非聖人立修之本意。蓋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至於治國平天下。皆爲一貫修養之妙道等論。現輯大道真諦。即遵斯宗旨。故首列明道門。而終以維世門。俾符內外終始一貫之奧旨。竊按歷奉神訓。雖祇言道言慈。從不言及政治。然內聖外王之學。無不寓於道慈之中。值此劫氛瀰漫。有加靡已。非提倡道慈。斷難挽狂瀾於既倒。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吾人既生逢斯世。當共以化渡爲己任。況在修各方。尤處先覺之地位。

老祖前訓有云。在此時不進則退。必以努力爲功行。一有退縮之心。則前途之事業。必有無形之阻障已。是以凡事順其自然。切不可道慈爲憂。但能前進一步。即前進一步。自能達到有

志竟成之日。各各詳味是理。自知十餘載所推展之道慈。何時非空空妙手。祇要努力於此。必能前進無阻。若必慎思而後行。恐無推展之一日。已等論。何等詳明剴切。冠能救世有心。杞憂徒切。將此大道真諦。編輯既竟。不禁感慨系之。爰贅數語以爲結論。深望吾儕同志。目擊時艱。玩索所編訓諭。務將化渡責任。公同肩負。實力勵行。並盼此書出版後。不脛而走。俾大道得以家喻戶曉。不負

老祖暨諸天神聖仙佛降靈渡世之苦心。是則冠能朝夕所馨香禱祝者耳。

丙子仲冬冠能謹識